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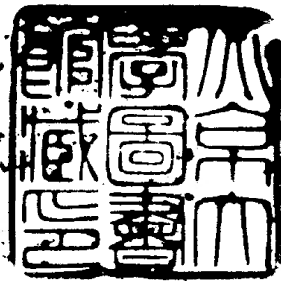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三一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35-3



21302/05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三一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5.875 印張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 圓

史部第三一冊目次

史部·別史類

晉史刪四十卷(二)

〔明〕茅國縉輯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明刻本

一

南宋書六十八卷

〔明〕錢士升撰

首都圖書館藏清嘉慶二年掃葉山房刻本

一三六

刪補晉書一百三十卷(一)

〔唐〕房玄齡等撰

〔明〕蔣之翘刪補並輯評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崇禎十二年蔣氏家塾刻本

五四六

晉史刪四十卷(二)

〔明〕茅國縉輯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晉史刪四

十卷》提要

晉史刪卷之二十九

茅國縉

王敦

沈亮

張鳳附

龍甫

王敦字處仲司徒導之從父兄也父基治書侍御史敦少有奇人之目尚武帝女襄城公主拜駙馬都尉除太子舍人時王愷石崇以豪侈相尚愷常置酒敦與導俱在坐有女伎吹笛小失聲韻愷便歐殺之一坐改容敦神色自若他日又造愷愷使美人行酒以客飲不盡輒殺之酒至敦導所敦故不肯持美人悲懼失色而敦愀然不視導素不能飲恐行酒者得罪遂勉強盡觴導還歎曰處仲若當世心懷剛忍非令終也洗馬潘滔見敦而目之曰處仲蜂目已露但豺聲未振若不噬人亦當爲人所噬及太子遷許昌詔東宮官屬不得送敦及洗馬江統等冒禁於路側望拜流涕時論稱之惠帝反正除青州刺史永嘉初徵爲中書監於時天下大亂敦悉以公主時侍婢百餘人配給將士金銀寶物散之於衆單車還洛後爲揚州刺史元帝初鎮江東威名未著敦與從弟導等同心翼戴以隆中興時人爲之語曰王與馬共天下中興建拜侍中大將軍江州牧尋加荊州牧及劉隗用

事頗疎間王氏等甚不平之敦上疏申理表至
封以還敦敦復遣奏之初敦務自矯厲雅尚清談口
不言財色既素有重名又立大功於江左專任閭外
手控彊兵群從貴顯威權莫貳遂欲專制朝廷有問
鼎之心帝畏而惡之遂引劉隗刁協等以爲心膂敦
益不能平於是嫌隙始構矣每酒後輒詠魏武帝樂
府歌曰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以
如意打唾壺爲節壺邊盡缺及湘州刺史甘卓遷涼
州敦欲以從事中郎陳頒代卓帝不從更以譙王承
鎮湘州敦復上表陳古今忠臣見疑於君而蒼蠅之
人交構其間欲以感動天子帝愈忌憚之以劉隗爲
鎮北將軍戴若思爲征西將軍悉發揚州奴爲兵外
以討胡實禦敦也永昌元年敦率衆內向以誅隗爲
名敦黨吳興人沈充起兵應敦敦至蕪湖又上表罪
狀刁協帝大怒下詔曰王敦憑恃寵靈敢肆狂逆方
朕太甲欲見幽囚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今親率六
軍以誅大逆有殺敦者封五千戶侯召戴若思劉隗
並會京師敦兄舍時爲光祿勳叛奔於敦敦至石頭
欲攻劉隗其將杜弘曰劉隗死士衆多未易可尅不
如攻石頭周札少恩兵不爲用攻之必敗札敗則隗

自走敦從之札果開城門納弘諸將與敦戰王師敗
績旣入石頭擁兵不朝放肆兵士劫掠內外官省奔
散惟有侍中二人侍帝帝脫戎衣着朝服顧而言曰
欲得我處但當早道我自還琅邪何至困百姓如此
敦收周顗戴若思害之以敦爲丞相江州牧進爵武
昌郡公使太常荀崧統拜僞讓不受還屯武昌多
忠良龍樹親戚及帝崩敦諷朝廷徵已明帝手詔徵
之語在明帝紀敦移鎮姑熟帝使侍中阮孚齋牛酒
犒勞敦稱疾不見使王簿受詔以王導爲司徒敦自
爲揚州牧敦旣得志暴慢愈甚四方貢獻多入已府
將相獄牧悉出其門以兄舍都督揚州江西諸軍事
從弟舒爲荊州彬爲江州遂爲徐州敦以沈充錢鳳
爲謀主諸葛瑾鄧嶽周撫李恒謝雍爲爪牙充等並
凶險驕恣共相驅扇殺戮自已又大起營府侵人田
宅發掘古墓剽掠市道士庶解體咸知其禍敗焉敦
從弟豫章太守稜日夜切諫敦怒陰殺之敦無子養
舍子應及敦病甚拜應爲武衛將軍以自副錢鳳謂
敦曰脫其不諱便當以後事付應敦曰非常之事豈
常人所能且應年少安可當大事我死之後莫若鮮
衆放兵歸身朝廷保全門戶此計之上也退還武昌

收兵自守貢獻不廢亦中計也及吾尚存悉眾而下萬一僥倖計之下也鳳謂其黨曰公之下計乃上策也遂與沈充定謀須敦死後作難敦又忌周札殺之而盡滅其族常從督冉曾公乘雄等爲元帝腹心敦又害之以宿衛尚多奏令三番休二及敦病篤帝將討敦微服至蕪湖察其營壘敦以溫嶠爲丹楊尹欲使說伺朝廷嶠至具言敦逆謀帝欲討之知其爲物情所畏服乃僞言敦死於是下詔專討錢鳳之罪又詔曰敢有拾王敦姓名而稱大將軍者軍法從事敦病轉篤不能御眾使錢鳳鄧嶠周撫等率眾三萬向

晉書

卷之九

王敦

四

心抑奸細不逞之計當還武昌盡力藩任卒奉來告乃承與犬羊俱下雖當逼迫猶以罔然兄立身率素見信明於門宗年踰耳順位極人臣仲玉安期亦不足作佳少年本來門戶良可惜也兄之此舉謂可得如大將軍昔年之事乎昔年佞臣亂朝人懷不寧如導之徒心思外濟今則不然大將軍來屯于湖漸失人心君子危怖百姓勞弊將終之日委重安期安期斷乳來幾日又於時望便可襲宰相之迹邪自開闢以來頗有宰相孺子者不諸有耳者皆是將禪代意非人臣之事也先帝中興遺愛在人聖主聰明德洽

晉書

卷之九

王敦

五

朝野思與賢哲弘濟艱難不北面而執臣節乃私相樹建肆行威福凡在人臣誰不憤歎此直錢鳳不良之心間於遠近自知無地遂唱姦逆至如鄧伯山周道和恒有豪情往來人士咸皆明之方欲委任與共戮力非徒無慮而已也導門戶小大受國厚恩兄弟顯寵可謂隆矣導雖不武情在寧國今日之事明日張膽爲六軍之首寧忠臣而死不無賴而生矣但恨大將軍桓文之勲不遂而兄一旦爲逆節之臣負先人平素之志既沒之日何顏見諸父於黃泉謁先帝於地下邪執省來告爲兄羞之且悲且慙願速建大

計惟取錢鳳一人使天下獲安家國有福故是竹素之事非惟免禍而已夫福如反手用之卽是導所統六軍石頭萬五千人宮內後苑二萬人護軍屯金城六千人劉遐已至征北昨已濟江萬五千人以天子之威文武畢力豈可當乎事猶可追兄早思之大兵一奮導以爲灼烜也舍不答帝遣中軍司馬曹渾等擊含于越城含軍敗敦聞怒曰我兄老婢耳門戶衰矣兄弟才兼文武者世將處季皆蚤死今世事去矣語泰軍呂寶曰我當力行因作勢而起困乏復臥鳳等至京師屯于水南帝親率六軍以禦鳳頻戰破之

晉書

卷之九

王敦

六

敦謂羊鑒及于應曰我亡後應卽位先立朝廷百官然後乃營葬事初敦始病夢白犬自天而下嚙之又見刁協乘輅車導從瞋目令左右執之俄而敦死時年五十九應祕不發喪裹尸以席殯塗其外埋於聽事中與諸葛瑤等恒縱酒淫樂沈充自吳率衆萬餘人至與含等合充司馬顧颺說充曰今舉大事而天子已扼其喉情離衆沮鋒摧勢挫持疑猶豫必致禍敗今若決破柵塘因湖水灌京邑肆舟艦之勢極水軍之用此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上策也籍初至之銳并東南衆軍之力十道俱進衆寡過倍理必摧

晉書

卷之九

王敦

七

陷中策也轉禍爲福因敗爲成召錢鳳討事因斬之以降下策也充不能用颺逃歸於吳含復率衆渡淮蘇峻等逆擊大敗之充亦燒營而退旣而周光斬錢鳳吳儒斬沈充金傳皆京師有司議曰王敦滔天作逆有無君之心宜依崔杼王凌故事剖棺戮尸以彰元惡於是發瘞出尸焚其衣棺踞而刑之敦充首同日懸於南街觀者莫不稱慶敦首旣懸莫敢收葬者尚書令却鑒言於帝曰昔王莽漆頭以輓車董卓然腹以昭市王凌餽土徐馥焚首前朝誅楊駿等皆先極官刑後聽私殯然春秋許齊襄之葬紀侯魏武義王脩之哭袁譚由斯言之王誅加於上私義行於下臣以爲可聽私葬於義爲弘詔許之於是敦家收葬焉含父子乘單船奔荊州刺史王舒舒使人沉之於江餘黨悉平敦眉目疎朗性簡脫有鑒裁學通左氏口不言財利尤好清談時人莫知惟族兄戎異之經略指麾千里之外肅然而麾下擾而不能整武帝嘗召時賢共言伎藝之事人人皆有所說惟敦都無所關意色殊惡自言知擊鼓因振袖揚枹音節諧韻神氣自得傍若無人舉坐歎其雄爽石崇以奢豪矜物厠上常有十餘婢侍列皆有容色置甲煎粉沉香汁

有如廁者皆易新衣而出客多羞脫衣而致脫故着新意色無作群婢相謂曰此客必能作賊又嘗荒恣於色體爲之弊左右諫之敦曰此甚易耳乃開後閣諸婢妾數十人並放之時人歎異焉 沈充字士居少好兵書頗以雄豪聞於鄉里敦引爲參軍充因薦同郡錢鳳鳳字世儀敦以爲鎧曹參軍數得進見知敦有不臣之心因進邪說遂相朋構專弄威權言成禍福遭父喪外託還葬而密爲敦使與充交構初敦參軍熊甫見敦委任鳳將有異圖因酒酣謂敦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伎倖在位鮮不敗業敦作色曰小人阿誰甫無懼容因此告歸臨與敦別因歌曰徂風颯起蓋山陵氛霧蔽日玉石焚往事既去可長歎念別惆悵復會難敦知其諷已而不納明帝將伐敦遣其鄉人沈禎諭充許以爲司空充謂禎曰三司具瞻之重豈吾所任幣厚言甘古人所畏且丈夫共事終始當同寧可中道改易人誰容我禎曰不然舍忠與順未有不亾者也大將軍阻兵不朝爵賞自己五尺之童知其異志今此之舉將行纂弑耳豈同於往年乎是以疆場諸將莫不歸赴本朝内外之士咸願致死正以移國易主義不北面以事之也奈何協同

逆圖當不義之責乎朝廷坦誠禎所悉也賊之黨類猶宥其罪與之更始況見機而作邪充不納率兵臨發謂其妻子曰男兒不豎豹尾終不還也及敗歸吳與充失道誤入其故將吳儒家儒誘充內重壁中因笑謂充曰三千戶侯也充曰封侯不足貪也爾以大義存我我宗族必厚報汝若必殺我汝族滅矣儒遂殺之充子勣竟滅吳氏勣見忠義傳

恒溫

恒溫字元子宣城太守舜之子也生未朞而太原溫

嶠見之曰此兒有奇骨可試使啼及聞其聲曰真英物也舜以嶠所賞故遂名之曰溫嶠笑曰果爾後將易吾姓也舜爲韓晃所害涇令江播豫焉溫時年十五枕戈泣血志在復讎至年十八會播已終于彪兄弟三人居喪置刃杖中以爲溫備溫詭稱弔賓得進乃彪於廬中并追二弟殺之時人稱焉溫豪爽有風采姿貌甚偉面有七星少與沛國劉惔善惔嘗稱之曰溫眼如紫石稜鬚作蜎毛疎徐仲謀晉宣王之流亞也還尚南康長公主拜駙馬都尉累遷徐州刺史溫與庾翼友善恒相期以寧濟之事翼嘗薦于明帝曰恒溫少有雄略願陛下勿以常人遇之常培畜之

宜委以方召之任異卒以溫爲都督荆梁四州諸軍事荆州刺史假節時蜀李勢微弱溫志在立勳永和二年率衆西伐初諸葛亮造八陣圖於魚復平沙之上壘石爲八行行相去二丈溫見之謂常山蛇勢也文武皆莫能識之及軍次彭模乃命參軍周楚孫盛守輜重自將步卒直指成都勢使其叔父福及從兄權等攻彭模楚等禦之福退走溫又擊權等三戰三捷賊衆散自間道歸成都勢於是悉衆與溫戰於笮橋參軍翼護戰沒衆懼欲退而鼓吏誤鳴進鼓於是攻之勢衆大潰溫乘勝直進焚其小城勢面縛輿櫬晉書卷之二十九請命溫解縛焚櫬送於京師溫停蜀三旬舉賢旌善百姓咸悅振旅還江陵進位征西大將軍開府封臨賀郡公及石季龍死溫欲率衆北征先上疏求朝廷議水陸之宜久不報時知朝廷狀殷浩等以抗已溫甚忿之然素知浩弗之憚也以國無他憂遂得相持彌年雖君臣之跡亦相羈縻而已八州士衆資調殆不爲國家用聲言北伐拜表便行順流而下行達武昌衆四五萬殷浩慮爲溫所廢將謀避之又欲以騶虞幡住溫軍內外噂喑人情震駭簡文帝時爲撫軍與溫書明社稷大計疑惑所由溫卽迴軍還鎮時殷

浩至洛陽脩復園陵經涉數年屢戰屢敗器械都盡溫因朝野之怨乃奏廢浩自此內外大權一歸溫矣溫遂統步騎四萬發江陵水軍自襄陽入均口至南鄉步自淅川以征關中命梁州刺史司馬勲出子午道別軍攻上洛獲苻健荆州刺史郭敬進擊青泥破之健又遣子生弟雄衆數萬距溫溫進至霸上健以五千人深溝自固居人皆安堵復業持牛酒迎溫於路者十八九耆老感泣曰不圖今日復見官軍初溫恃麥熟取以爲軍資而健芟苗清野軍糧不屬收三千餘口而還初溫自以雄姿風氣是宣帝劉琨之儔有以其比王敦者意甚不平及是征還於北方得一巧作老婢訪之乃琨妓女也一見溫便潛然而泣溫問其故答曰公甚似劉司空溫大悅出外整理衣冠又呼婢問婢云面甚似恨薄眼甚似恨小鬚甚似恨赤形甚似恨短聲甚似恨雌溫於是褫冠解帶昏然而睡不怡者數日溫欲脩復園陵移都洛陽表疏十餘上不許進溫征討大都督委以專征之任溫遣督護高武據魯陽輔國將軍戴施屯河上勒舟師以逼許洛以樵梁水道旣通請徐豫兵乘淮泗入河溫自江陵北伐行經金城見少爲琨邪時所種柳皆已十

圍慨然曰木猶如此人何以堪攀枝執條泫然流涕
于是過淮泗踐北境與諸僚屬登平乘樓眺矚中原
慨然曰遂使神州陸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諸人不得
不任其責表宏曰運有興廢豈必諸人之過溫作色
謂四座曰頗聞劉景升有千斤大牛噉芻豆十倍于
常牛負重致遠曾不若一羸將魏武入荊州以享軍
士意以況宏坐中皆失色師次伊水姚襄屯水北距
水而戰溫結陣而前親被甲督弟冲及諸將奮擊襄
大敗自相殺死者數千人越北芒而西走追之不及
遂奔平陽溫屯故太極殿前徙入金墉城謁先帝諸
帝史補
卷之十九
三

水入河曄將慕容垂傳末波等率衆八萬距溫戰於
林渚溫擊破之遂至枋頭先使表真伐譙梁開石門
以通運真伐譙梁皆平之而不能開石門軍糧竭盡
溫焚舟步退自東燕出倉垣經陳留繫井而飲行七
百餘里垂以八千騎追之戰于襄邑溫軍敗績死者
三萬人溫甚耻之歸罪於真表廢爲庶人真怨溫誣
已據壽陽以自固潛通苻堅慕容暉溫發州人築廣
陵城移鎮之時溫行役既久又兼疾癘死者十四五
百姓嗟怨表真病死其將朱輔立其子瑾以嗣事慕
容暉苻堅並遣軍援瑾溫使督護竺瑤矯陽之等與
水軍擊之時暉軍已至瑤等與戰於武丘破之溫率
二萬人自廣陵又至瑾嬰城固守溫等長圍守之苻
堅乃使其將王鑒張蚝等率兵以救瑾屯洛澗先遣
精騎五千次於肥水北溫遣桓伊及弟子石虔等逆
擊大破之瑾衆遂潰生擒之并其宗族數十人及朱
輔送於京都而斬之溫以功詔加班劔十人溫既負
其才力久懷異志欲先立功河朔還受九錫既逢覆
敗名實頓減於是叅軍却超進廢立之計溫乃廢帝
而立簡文帝詔溫依諸葛亮故事甲仗百人入殿溫
多所廢徙誅庾倩殷涓曹秀等是時溫威勢翕赫侍

中謝安見而遙拜溫驚曰安石卿何事乃爾安曰永
有君拜於前臣揖於後時溫有脚疾詔乘輿入朝既
見欲陳廢立本意帝便泣下數十行溫兢懼不得一
言而出及帝不豫詔溫曰吾遂委篤足下便入與得
相見便來便來於是一日一夜頻有四詔溫上疏未
及奏而帝崩遺詔家國事一稟之於公如諸葛武侯
王丞相故事溫初望簡文臨終禪位於已不爾便爲
周公居攝事既不副所望故甚憤怨與弟冲書曰遺
詔使吾依武侯王公故事耳王謝處大事之際日憤
憤少懷及孝武卽位復遣謝安徵溫入輔及溫入朝
赴山陵勅尚書安等於新亭奉迎百僚皆拜於道側
當時豫有位望者咸戰懼失色或云因此殺王謝內
外懷懼溫既至以盧懷入宮乃收尚書陸始付廷尉
責替慢罪也於是拜高陵左右覺其有異既登車謂
從者曰先帝向遂靈見既不述帝所言故衆莫之知
但見將拜時頻言臣不敢而已又問左右殷涓形狀
答者言肥短溫云何亦見在帝側初殷涓既爲溫所
廢死涓頗有氣尚遂不詣溫而與武陵王晞游故溫
疑而害之竟不識也及太亦見涓爲崇因而遇疾凡
停京師十有四日歸於姑熟遂寢疾不起諷朝廷加

已九錫累相催促謝安王坦之聞其病篤密緩其事
錫文未及成而薨時年六十二初冲問溫以謝安王
坦之所任溫曰伊等不爲汝所處分溫知已存彼不
敢異害之無益於冲更失時望所以息謀溫六子熙
濟頡禪偉玄熙字伯道初爲世子後以才弱使冲領
其衆玄嗣爵別有傳 孟嘉字萬年江夏郢人少知
名太尉庾亮領江州辟部廬陵從事嘉還都亮引問
風俗得失對曰還傳當問吏亮舉麈尾掩口而笑謂
弟翼曰孟嘉故是盛德人後爲桓溫參軍溫甚重之
九月九日溫燕龍山僚佐畢集時佐吏並著戎服有
風至吹嘉帽墮落嘉不之覺溫使左右勿言欲觀其
舉止嘉良久如廁溫令取還之命孫盛作文嘲嘉著
嘉坐處嘉還見卽答之其文甚美四坐嗟歎嘉好酣
飲愈多不亂溫問嘉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嘉曰公未
得酒中趣耳又問聽妓絲不如竹竹不如肉何謂也
嘉答曰漸近自然一坐咨嗟卒于家

桓玄

殷仲文附

桓玄字敬道一名靈寶大司馬溫之孽子也其母馬
氏嘗與同輩夜坐於月下見流星墜銅盆水中忽如
二寸火珠罔然明淨競以瓢接取馬氏得而吞之若

有感遂有娠及生玄有光照室占者奇之故小名靈寶妳媼每抱詣溫輒易人而後至云其重兼常兒溫甚愛異之臨終命以爲嗣襲爵南郡公年七歲溫服終府州文武辭其叔父冲冲撫玄頭曰此汝家之故吏也玄因涕淚覆面衆並異之及長形貌瓌奇風神疎朗博綜藝術善屬文常負其才地以雄豪自處衆咸憚之朝廷亦疑而未用年二十三始拜太子洗馬時議謂溫有不臣之跡故折玄兄弟爲素官太元末出補義興太守鬱鬱不得志嘗登高望震澤歎曰父爲九州伯兄爲五湖長棄官歸國玄在荆楚積年優游無事荆州刺史殷仲堪甚敬憚之及中書令王國寶用事謀削弱方鎮內外騷動知王恭有憂國之言玄潛有意於功業乃說仲堪曰國寶與君諸人素已爲對唯患相弊之不速耳今旣執權要與王緒相爲表裏其所迴易固不如志孝伯居元舅之地正情爲朝野所重必未便動之唯當以君爲事首君爲先帝所拔超居方任人情未以爲允咸謂君雖有思致非方伯人若發詔徵君爲中書令用殷顓爲荆州君何以處之仲堪曰憂之久矣君爲計將安出玄曰國寶姦兇天下所知孝伯疾惡之情每至而當今日之會

晉書

卷之九

恒玄

七

以理推之必當過人君若密遣一人信說王恭宜興晉陽之師以內匡朝廷已當悉荆楚之衆順流而下推王爲盟主僕等亦皆投袂當此無不響應此事旣行桓文之舉也仲堪持疑未決俄而王恭信至招仲堪及玄匡正朝廷國寶旣死於是兵罷玄乃求爲廣州會稽王道子亦憚之不欲使在荆楚故順其意隆安初詔以玄爲廣州刺史假節玄受命不行其年王恭又與庾楷起兵討江州刺史王愉及譙王尚之兄弟玄仲堪謂恭事必克捷一時響應仲堪給玄五千人與楊佺期俱爲前鋒軍至湓口王愉奔於臨川玄遣偏將軍追獲之玄佺期至石頭仲堪至蕪湖恭將劉牢之背恭歸順恭旣死庾楷戰敗奔于玄軍旣而詔以玄爲江州仲堪等皆被換易乃各迴舟西還屯于尋陽共相結約推玄爲盟主玄始得志乃連名上疏申理王恭求誅尚之牢之等朝廷深憚之乃免桓脩復仲堪以相和解初玄在荆州豪縱士庶憚之甚於州牧仲堪親黨勸殺之仲堪不聽及還尋陽資其聲地故推爲盟主玄逾自矜重佺期爲人驕悍常自謂承籍華胄江表莫比而玄每以寒士裁之佺期甚憾卽欲於壇所襲玄仲堪惡佺期兄弟虓勇恐赴玄

晉書

卷之九

恒玄

七

之後復爲已害苦禁之於是各奉詔還鎮玄亦知仲期有異謀潛有吞并之計於是屯于夏口隆安中詔加玄都督荊州四郡以兄偉爲輔國將軍南蠻校尉仲堪慮玄跋扈遂與仲期結婚爲援初玄既與仲堪仲期有隙恒慮掩襲求廣其所統朝廷亦欲成其釁隙故分仲期所督四郡與玄仲期甚忿懼會姚興侵洛陽仲期乃建牙聲云援洛密欲與仲堪共襲玄仲堪雖外結仲期而疑其心距而不許猶慮弗能禁復遣從弟適屯于北境以遏仲期仲期既不能獨舉且不測仲堪本意遂息甲南蠻校尉楊廣仲期之兄也

晉書

卷之三十六

六

欲距桓偉仲堪不聽乃出廣爲宜都建平二郡太守仲期弟孜敬先爲江夏相玄以兵襲而召之既至以爲諮議參軍玄于是興軍西征亦聲云救洛與仲堪書說仲期受國恩而棄山陵宜共罪之今親率戎旅徑造金塘使仲堪收楊廣如其不爾無以相信仲堪本計欲兩全之既得玄書知不能禁乃曰君自汚而行不得一人入江也玄乃止後荊州大水仲堪賑恤飢者倉廩空竭玄乘其虛而伐之先遣軍襲巴陵梁州刺史郭銓當之所鎮路經夏口玄聲云朝廷遣仲期爲已前鋒乃授以江夏之衆使督諸軍並進密報

兄偉令爲內應偉追遽不知所爲乃自齋疏示仲堪仲堪執偉爲質令與玄書辭甚苦至玄曰仲堪爲人不能專決常懷成敗之計爲兒子作慮我兄必無憂矣玄既至巴陵仲堪遣衆距之爲玄所敗玄進至揚口又敗仲堪弟子道護乘勝至零口去江陵二十里仲堪遣軍數道距之仲期自襄陽來赴與兄廣共擊玄玄懼其銳乃退軍馬頭仲期等方復追玄苦戰仲期敗走還襄陽仲堪出奔鄆城玄遣將軍馮該躡仲期獲之廣爲人所縛送玄並殺之仲堪聞仲期死乃將數百人奔姚興至冠軍城爲該所得玄令害之於

晉書

卷之三十六

七

是遂平荆雍乃表求領江荆二州詔以玄都督荆襄雍秦梁益寧七州後將軍荊州刺史假節以桓修爲江州刺史玄上疏固爭江州於是進督八州及揚豫八郡復領江州刺史玄又輒以偉爲冠軍將軍雍州刺史時寇賊未平朝廷難違其意許之玄於是樹用腹心兵馬日盛屢上疏求討孫恩詔輒不許其後恩逼京都玄建牙聚兵外託勤王實欲觀變而進會恩已走玄奉詔解嚴以偉爲江州鎮夏口司馬刁暢爲輔國將軍督八郡鎮襄陽遣桓振皇甫敷馮該等戍淝口詔徵廣州刺史刁遠豫章太守郭昶之玄皆留

不遺自謂二分有一知世運所歸屢上禪祥以爲已
瑞初庾楷既奔于玄玄之求討孫恩也以爲右將軍
玄既解嚴楷亦去職楷以玄方與朝廷構怨恐事不
克禍及於已乃密結於後將軍元顯許爲內應元興
初元顯稱詔伐玄玄從兄石生時爲太傅長史密書
報玄玄本謂楊士飢饉孫恩未滅必未遑討已可得
蓄力養衆觀變而動既聞元顯將伐之甚懼欲保江
陵長史卞範之說玄曰公英略威名振於天下元顯
口尚乳臭劉牢之大失物情若兵臨近畿示以威賞
則土崩之勢可翹足而待何有延敵入境自取虜弱

晉書

卷之九

桓玄

王

者乎玄大悅乃畱其兄偉守江陵抗表率衆下至尋
陽移檄京邑罪狀元顯檄至元顯大懼下船而不克
發玄既失人情而與師犯順慮衆不爲用恒有迴旆
之計既過尋陽不見王師意甚悅其將吏亦振庾楷
謀泄收繫之至姑孰使其將馮該符宏皇甫敷索元
等先攻譙王尚之尚之敗劉牢之遣子敬宣詣玄降
玄至新亭元顯自潰玄入京師矯詔曰義旗雲集罪
在元顯太傅已別有教其解嚴恩甲以副義心又矯
詔加已總百揆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丞相錄尚書
事揚州牧領徐州刺史玄表列太傅道子及元顯之

晉書

卷之九

桓玄

王

惡徙道子于安城郡害元顯于市于是玄入居太傅
府以兄偉爲安西將軍荊州刺史大赦改元爲大亨
玄將出居姑孰訪之於衆王謐對曰公羊有言周公
何以不之魯欲天下一乎周也願靜根本以公目爲
心玄善其對而不能從遂大築城府臺館山池莫不
壯麗乃出鎮焉既至姑孰固辭錄尚書事詔許之而
大政皆諮焉小事則決於桓謙下範之自禍難屢構
干戈不戢百姓厭之思歸一統及玄初至也黜凡佞
擢儒賢京師欣然後乃陵侮朝廷幽損宰輔棄縱
欲衆務繁興於是朝野失望人不安業玄諷朝廷發
詔爲桓溫諱有姓名同者一皆改之元興二年玄詐
表請平姚興又諷朝廷作詔不許玄本無資力而好
爲大言既不克行乃云奉詔故止初欲飾裝無他處
分先使作輕舸載服玩及書畫等物或諫之玄曰書
畫服玩既宜恒在左右且兵凶戰危脫有不意當使
輕而易運衆咸笑之是歲玄兄偉卒偉服始以公除
玄便作樂初奏玄撫節慟哭既而盡懼玄所親仗唯
偉偉既死玄乃孤危而不臣之迹已著自知怨滿天
下欲速定篡逆殷仲文卞範之等又共僞促之於是
先改授群司又矯詔加已相國總百揆封楚王揚州

牧加九錫備物玄偽上表求歸藩又自作詔留之遣使宣旨玄又上表固請又諷天子作手詔固留焉玄好逞僞辭塵穢簡牘皆此類也謂代謝之際宜有禎祥乃密令所在上臨平湖開除清朗使衆官集賀矯詔曰靈瑞之事非所敢聞也斯誠相國至德故事爲之應太平之化於是乎始六合同悅情何可言又詐云江州甘露降王成基家竹上玄以歷代咸有肥遯之士而已世獨無乃徵皇甫謐六世孫希之爲著作并給其資用皆令謝而不受號曰高士時人名爲充隱議復肉刑斷錢貨迴復改異造華紛紜志無一定

晉書

卷之五

三

曰建始趙王倫僞號也又改爲永始復是王莽始執權之歲其兆號不祥冥符僭逆如此遷帝居尋陽追尊其父溫宣武皇帝廟稱太宗封子昇爲豫章郡王元興三年玄之永始二年也尚書答春蒐字誤爲春蒐凡所關署皆被降黜玄大綱不理而糾摘纖微皆此類也性好畋遊以體大不堪乘馬作徘徊輿旋轉關令迴動無滯既不追尊祖曾疑其禮儀問於群臣散騎常侍徐廣據晉典宜造立七廟玄曰禮云三昭三穆與太祖爲七然則太祖必居廟之主也昭穆皆自下之稱則非逆數可知也禮太祖東向左昭右穆

晉書

卷之五

三

於是劉裕劉毅何無忌等共謀興復玄聞之大懼乃召諸道術人推筭數爲厭勝之法乃問衆曰朕其敗乎曹靖之對曰神怒人怨臣實懼焉玄曰人或可怨神何爲怒對曰移晉宗廟飄泊失所大楚之祭不及於祖此其所以怒也玄曰卿何不諫對曰輦上諸君子皆以爲堯舜之世臣何敢言玄愈忿懼使桓謙何澹之屯東陵下範之屯覆舟山西衆合二萬以距義軍裕至蔣山使羸弱貫油帔登山分張旗幟數道並前玄偵候還云裕軍四塞不知多少玄益憂惶遣武衛將軍庾順之配以精卒副援諸軍於是東北風急

晉書

卷三十九

桓謙

王

義軍放火煙塵張天鼓譟之音震駭京邑劉裕執鉞麾而進謙等諸軍一時奔潰玄率親信數千人聲言赴戰遂將其子昇兄子濟出南掖門西至石頭使殷仲文具船相與南奔初玄在姑孰將相星屢有變篡位之夕月及太白又入羽林玄甚惡之及敗走腹心勸其戰玄不服答直以策指天而經日不得食左右進以餽飯咽不能下昇時年數歲抱玄胸而撫之玄悲不自勝劉裕以武陵王遵攝萬機立行臺總百官遣劉毅劉道規躡玄玄至襄陽江州刺史郭昶之給其器用兵力殷仲文自後至望見玄舟旌旗輿服備

晉書

卷三十九

桓謙

王

帝右之饑歎息曰敗中復振故可也玄於是逼乘輿西上玄於道作起居注敘其距義軍之事自謂經略指授筭無遺策諸將違節度以致虧喪非戰之罪於是不遑與群下謀議唯耽思誦述宣示遠近玄至江陵石康納之張幔屋於城南署置百官於是大修舟師曾未三旬衆且二萬樓船器械甚盛謂其群黨曰卿等並清塗翼從朕躬都下竊位者方應謝罪軍門其觀卿等入石頭無異雲霄中人也玄以奔敗之後懼法令不肅遂輕怒妄殺人多離怨殷仲文諫曰陛下少播英譽遠近所服遂掃平荆雍一匡京室聲被八荒矣既據有極位而遇此圯運非爲威不足也百姓喁喁想望皇澤宜弘仁風以收物情玄怒曰漢高魏武幾遇敗但諸將失利耳以天文惡故還都舊楚而群小愚惑妄生是非方當糾之以猛未宜施之以恩也荊州郡守以玄播越或遣使通表有匪寧之辭玄悉不受更令所在表賀遷都何無忌劉道規等進師尋陽玄率舟艦二百發江陵戰於崢嶸洲於時義軍數千玄兵甚盛而玄懼有敗軼常漾輕舸於舫側故其衆莫有關心義軍乘風縱火盡銳爭先玄衆大潰燒輜重夜遁入江陵城馮該勸使更下戰玄不從

欲出漢川投梁州刺史桓希而人情垂阻制令不行
玄乘馬出城至門左右於闇中斫之不中前後相殺
交橫玄僅得至船時益州刺史毛璩使其從孫祐之
泰軍費恬送弟璠喪葬江陵有衆二百璠弟于脩之
爲玄屯騎校尉誘玄以入蜀玄從之達枚回洲恬與
祐之迎擊玄矢下如雨玄嬖人丁仙期萬蓋等以身
蔽玄並中數十箭而死玄被箭其子昇輒拔去之益
州督護馮遷抽刀而前玄拔頭上玉導與之仍曰是
何人邪敢殺天子遷曰欲殺天子之賊耳遂斬之時
年三十六昇云我是豫章王諸君勿見殺送至江陵
市斬之初有童謠云長干巷長干今年殺郎君後
年斬諸桓其凶兆符會如此郎君謂元顯也 殷仲
文南蠻校尉顯之弟也少有才藻美容貌從兄仲堪
薦之於會稽王道子卽引爲驃騎參軍甚相賞待會
桓玄與朝廷有隙玄之姊仲文之妻疑而間之左遷
新安太守仲文於玄雖爲姻親而素不交密及聞玄
平京師便棄郡投焉玄甚悅之以爲諮議參軍時王
謐見禮而不親卞範之被親而少禮而寵遇隆重兼
於王卞矣玄將爲亂使總領詔命以爲侍中領左衛
將軍玄九錫仲文之辭也初玄篡位入宮其牀忽陷

群下失色仲文曰將由聖德深厚地不能載玄大悅
以佐命親貴厚自封崇輿馬器服窮極綺麗後房妓
妾數十絲竹不絕音性貪吝多納貨賄家累千金常
若不足玄爲劉裕所敗隨玄西走其珍寶玩好悉藏
地中皆變爲土至巴陵因奉二后投義軍而爲鎮軍
長史轉尚書帝初反正抗表自解曰臣聞洪波振壑
川無恬鱗驚颺拂野林無靜柯何者勢弱則受制於
巨力質微則無以自保於理雖可得而言於臣實非
所敢譬昔桓玄之代驅逼者衆至如微臣罪實深矣
進不能見危授命以身殉國退不能辭粟首陽拂衣
高謝遂乃宴安昏寵叨昧僞封錫文篡事曾無獨固
名義以之俱淪情節自茲兼撓宜其極法以判忠邪
會鎮軍將軍劉裕匡復社稷大弘善貸佇一戮於微
命申三驅於大信旣惠之以首領又申之以繫維於
時皇輿否隔天人未泰用忘進退是以僥倖從事自
同今人今宸極反正唯新告始憲章旣明品物思舊
臣亦胡顏之厚可以顯居榮次乞解所職待罪私門
違離闕庭乃心慕戀詔不許仲文因月朔與衆至大
司馬府府中有老槐樹顧之良久而歎曰此樹婆娑
無復生意仲文素有名望自謂必當朝政又謝混之

徒疇昔所輕者並皆比肩常快快不得志忽遷爲京陽太守意彌不平劉毅愛才好士深相禮接臨當之郡游宴彌日行至富陽慨然歎曰看此山川形勢當復出一伯符何無忌甚慕之東陽無忌所統仲文許當便道脩謁無忌故益欽遲之令府中命文人殷闡孔寧子之徒撰義構文以俟其至仲文失志恍惚遂不過府無忌疑其薄已大怒思中傷之時屬慕容超南侵無忌言於劉裕曰桓胤殷仲文乃腹心之疾北虜不足爲憂義熙三年遂以謀反伏誅時仲文照鏡不見其面數日而遇禍仲文善屬文爲世所重謝靈運嘗云若殷仲文讀書半袁豹則文才不減班固言其文多而見書少也

王彌

王彌東萊人也家世二千石彌有才幹博涉書記少游俠京師隱者董仲道見而謂之曰君豺聲豹視好亂樂禍若天下騷擾不作士大夫矣惠帝末妖賊劉伯根起於東萊彌率家僮從之伯根以爲長史伯根死亡入長廣山爲群賊彌多權略凡有所掠必豫圖成敗舉無遺策弓馬迅捷膂力過人青土號爲飛豹後引兵入寇青徐兗州刺史荀晞逆擊大破之彌退

集亾散衆復大振所在陷沒朝廷不能制會天下大亂進逼洛陽司徒王衍等率百官距守彌屯七里澗王師進擊大破之彌謂其黨劉靈曰晉兵尚彊歸無所厝劉元海昔爲質子我與之周旋京師深有分契今稱漢王將歸之可乎靈然之乃渡河歸元海元海聞而大悅遣其侍中郊迎及彌見元海勸稱尊號元海謂彌曰孤本謂將軍如竇周等耳今眞吾孔明仲華也烈祖有云吾之有將軍如魚之有水於是進彌征東大將軍與劉曜寇襄城遂逼京師時京邑大飢人相食百姓流亾公卿奔河陰曜彌等遂陷宮城縱兵大掠遇害者三萬餘人遂遷帝於平陽彌之掠也曜禁之彌不從曜斬其牙門王延以徇彌怒與曜阻兵相攻死者千餘人彌長史張嵩諫曰明公與國家共興大事事業甫爾便相攻討何面目見主上乎平洛之初誠在將軍然劉曜皇族宜小下之晉二王平吳之鑒其則不遠願明將軍以爲慮縱將軍阻兵不還其若子弟宗族何彌曰善微子吾不聞此過也於是詣曜謝結分如初彌曰下官聞過乃是張長史之功曜謂嵩曰君爲朱建矣豈况范生乎各賜嵩金百斤彌謂曜曰洛陽天下之中山河四險之固城池官

室無假營造可徙平陽都之曜不從焚燒而去彌怒曰屠販子豈有帝王之意乎遂引衆東屯項關初曜以彌先入洛不待已怨之至是嫌隙遂構劉敞說彌據青州彌然之乃以左長史曹嶷爲鎮東將軍給兵五千多齎寶物還鄉里招誘亡命初石勒惡彌驍勇常密爲之備彌之破洛陽也多遣勒美女寶貨以結之時勒擒苟晞以爲左司馬彌謂勒曰公處苟晞而用之何其神妙使晞爲公左彌爲公右天下不足定也勒愈忌彌陰圖之劉敞又勸彌徵曹嶷詰其衆以誅勒於是彌使敞詣青州令曹嶷引兵會已而詐

晉書

卷之九

正傳

三

要勒共向青州敞至東阿爲勒遊騎所獲勒見彌與嶷書大怒乃殺敞彌未之知勒伏兵襲彌殺之并其衆

陳敏

陳敏字令通廬江人也少有幹能以部康吏補尚書舍部令史及趙王倫篡逆三王起義兵久屯不散京師倉廩空虛敏建議曰南方米穀皆積數十年時將欲腐敗而不漕運以濟中州非所以救患周急也朝廷從之以敏爲合肥度支遷廣陵度支張昌之亂遣其將石冰等趣壽春都督劉準憂惶計無所出時敏

統大軍在壽春謂準曰此等本不樂遠戍故逼迫成賊烏合之衆其勢易離敏請合率運兵公分配衆力破之必矣準乃益敏兵擊之破吳弘石冰等敏遂乘勝逐北戰數十合時冰衆十倍敏以少擊衆每戰皆赴遂至揚州迴討徐州賊封雲雲將張統斬雲降敏以功爲廣陵相時惠帝幸長安四方交爭敏遂有割據江東之志其父聞之大怒滅我門者必此兒也父亡去職東海王越當西迎大駕承制起敏爲右將軍假節前鋒都督時越討豫州刺史劉喬敏引兵會之與破

晉書

卷之九

正傳

三

陽會男三子敏爲揚州刺史并假江東首望顧榮等四十餘人爲將軍郡守榮等僞從之敏爲息娶卓女遂相爲表裏敏弟昶將精兵數萬據烏江弟恢南寇江州弟斌東略諸郡遂據有吳越之地敏命僚佐以已爲都督江東軍事大司馬楚公封十郡加九錫列上尚書稱自江入河奉迎鑾駕東海王軍諮祭酒華譚聞敏自相署置而顧榮等並江東首望悉受敏官爵乃遣榮等書曰石冰之亂朝廷錄敏微功故加越次之禮授以上將之任庶有韓盧一噬之效而本性凶狡逆天而

動阻兵作威盜據吳會上負朝廷下孤宰輔天遣伐
惡神所不祐雖阻長江命爲朝露忠節令圖君子高
行屈節附逆義士所耻王蠋匹夫志不可屈於期墓
義隕首燕庭况吳會仁人並受國寵或剖符名郡或
列爲近臣而便辱身姦人之朝降節逆叛之黨稽顙
屈膝不亦羞乎今願勝之謀潛運幃幘發荊州武旅
順流東下徐州銳鋒南據堂邑征東勁卒耀威歷陽
飛橋越橫江之津汎舟涉瓜步之渚威震丹陽擒寇
建鄴而諸賢何顏見中州之士邪引領南望情存舊
懷忠義之人何世蔑有上欲與諸賢效翼紫宸建功
帝籍如其不爾亦可汎舟河渭擊楫清歌何爲辱身
小寇之手以陷逆亂之禍乎昔爲同志今已殊域往
爲一體今成異身瞻江長嘆非子誰思願圖良策以
存嘉謀也敏凡才無遠略一旦據有江東刑政無章
不爲英俊所服且子弟凶暴所在爲患周玘顧榮之
徒常懼禍敗又得譚書皆有慙色玘榮遣使密報征
東大將軍劉準遣兵臨江已爲內應準遣揚州刺史
劉機寧遠將軍衛彥等出歷陽敏使弟和及將軍錢
廣次烏江以距之又遣弟閔爲歷陽太守戍牛渚錢
廣家在長城玘鄉人也玘潛使圖和廣遣其屬何康

玘投募送白事於昶昶傾頭視書康揮刀斬之稱
州下已殺敏敢有動者誅三族吹角爲內應廣先勒
兵在朱雀橋陳兵水南玘榮又說甘卓卓遂背敏敏
率萬餘人將與卓戰未獲濟榮以白羽扇麾之敏衆
潰散敏單騎東奔至江乘爲義兵所斬敏母及妻子
皆伏誅於是會稽諸郡並殺敏諸弟無遺焉

蘇峻

蘇峻字子高長廣掖人也少爲書生有才學仕郡主
簿年十八舉孝廉永嘉之亂百姓流亡所在屯聚峻
糾合得數千家結壘於本縣於時豪傑所在屯聚而
峻最強遣長沙徐璜宣檄諸屯示以王化又收枯骨
而葬之遠近感其恩義推峻爲主遂射獵於海邊青
山中元帝聞之假峻安集將軍會周堅反於彭城峻
助討之有功除淮陵內史王敦肆逆尚書令郗鑒議
召峻及劉琨援京都數遣峻死詭峻曰富貴可坐取
何爲自來送死峻不從遂率衆赴京師頓于司徒故
府道遠行疲軍人疲困沈充錢鳳謀曰北軍新到未
堪攻戰擊之必尅若復猶豫後難犯也賊於其夜度
竹格渚拔橋將戰峻率其將馳見於南塘橫截大破
之又隨庾亮追破沈充進使持節冠軍將軍封邵陵

公峻本以單家聚眾於擾攘之際，順之後志在立功。既有功於國，威望漸著。至是有銳卒萬人，器械甚精。朝廷以江外寄之，而峻頗懷驕溢，自負其眾，潛有異志。撫納亡命，時明帝初崩，委政宰輔，護軍庾亮下優詔徵峻爲大司農，以弟逸代領部曲。峻素疑亮欲害已，表曰：「昔明皇帝親執臣手，使臣北討胡寇，今中原未靖，無用家爲乞補青州界一荒郡，以展鷹犬之用。」不許。峻嚴裝將赴召，而猶豫未決。參軍任讓謂峻曰：「將軍求處荒郡而不見許，事勢如此，恐無生路。不如勒兵自守，峻從之。遂不應命。朝廷遣使諷諭之。」峻

晉書

卷五

三

曰：「臺下云：我欲反，豈得活邪？」我寧山頭望廷尉，不能廷尉望山頭。往者國危累卵，非我不濟，狡免旣死，獯犬理自應烹。但當死報造謀者耳。於是遣參軍徐會結祖約謀爲亂，而以討亮爲名。浚率眾萬人乘風濟自橫江，次于陵口，與王師戰，頻捷。遂據蔣陵，覆舟山因風放火，臺省及諸營寺署一時蕩盡。遂陷宮城，縱兵大掠。驅從百官裸剝，士女皆以壞席苫草自鄣，無草者坐地。以土自覆，哀號之聲震動內外。驕詔大赦，惟庾亮兄弟不在原例。於是改易官司，置其親黨，朝廷政事一皆由之。時溫嶠陶侃已唱義於武昌，峻聞

兵起，用參軍賈寧計，還據石頭嶠等，將至峻，遂遷天子於石頭嶠等。既到，乃築壘於白石，峻率眾攻之。幾至陷沒。由是義眾沮，人懷異計。朝士之奔義軍者，皆云峻狡黠，有智力，其徒黨驍勇，所向無敵。惟當以天討有罪，誅滅不久。若以人事言之，未易除也。溫嶠怒曰：「諸君怯懦，乃是與賊及後累戰不捷，嶠亦深憚之。嶠與趙胤率步兵萬人從石首南上，欲以臨之。峻與其將匡孝將八千人逆戰。峻遣子碩與孝以數十騎先薄趙胤，敗之。峻望見胤走，曰：「孝能破賊，我更不如乎？」因舍其眾與數騎北下，突陣不得入。將趙胤白

晉書

卷五

三

孫恩

孫恩字靈秀，琅邪人。世奉五斗米道，恩叔父泰師事錢唐杜子恭，而子恭有祕術，嘗就人借瓜刀，其主求之子恭曰：「當即相還耳。」既而刀主行至嘉興，有黑躍入船中，似魚得瓜刀，其德神效，往往如此。子恭死，泰傳其術，誑誘下。愚者敬之如神，皆竭財產進子女以求福。泰見天下

私集徒衆會稽內史謝輔發其謀誅之恩逃於海衆聞泰死惑之皆謂蠅蛇登仙故就海中資給恩聚合以命得百餘人自海攻上虞殺縣令因襲會稽窖內史王凝之有衆數萬於是會稽新安等凡八郡一時俱起殺長吏以應之旬日之中衆數十萬於是恩據會稽自號征東將軍號其黨曰長生人畿內諸縣處處蜂起朝廷震懼內外戒嚴遣衛將軍謝琰鎮北將軍劉牢之討之金轉聞而前吳會承平日久人不習戰所在破亡諸賊皆燒倉廩焚邑屋刊木堙井虜掠財貨相率聚於會稽其婦女有嬰累不能去者囊籠盛嬰兒沒於水而告之曰賀若先登仙堂我尋後就汝初恩聞八郡響應告其屬曰天下無復事矣當與諸君朝服而至建康既聞牢之臨江復曰我割浙江不失作勾踐也尋知牢之已濟江乃曰孤不羞走矣乃虜男女二十餘萬口一時逃入海懼官軍之躡乃緣道多棄寶物子女東土殷實繁麗盈目牢之等遽於收歛故恩復得逃海朝廷以謝琰爲會稽戍海浦隆安四年恩復入餘姚破上虞害謝琰朝廷大震劉裕乃總兵緣海距之及戰恩衆大敗狼狽赴舩尋又集衆欲向京都朝廷駭懼劉裕復破之庾清遠遂進

海中及桓玄用事恩復寇臨海臨海太守辛景討破之恩窮蹙乃赴海自沉妖黨及妓妾謂之水仙投水從死者百數餘衆復推恩妹夫盧循爲主

盧循

盧循字子先小名元龍司空從事中郎諡之曾孫也

雙眸炯徹瞳子四轉善草隸奕基之藝沙門惠遠有鑒裁見而謂之曰君雖體涉風素而志存不軌循娶孫恩妹及恩作亂與循通謀恩性酷忍循每諫止之人士多賴以濟免恩亡餘衆推循爲主元興二年正月寇東陽八月攻永嘉劉裕討循至晉安循窘急汎

晉書

卷之五十九

三十一

海到番禺寇廣州逐刺史吳隱之自攝州事號平南將軍遣使獻貢時朝廷新誅桓氏中外多虞乃權假循征虜將軍廣州刺史義熙中劉裕伐慕容超循所署始興太守徐道覆循之姊夫也使人勸循乘虛而出循不從道覆乃至番禺說循曰朝廷恒以君爲腹心之疾劉公未有旋日不乘此機而保一日之安若平齊之後劉公自率衆至豫章遣銳師過嶺雖復君之神武必不能當也今日之機萬不可失既剋都邑劉裕雖還無能爲也循甚不樂此舉無以奪其計乃從之初道覆密欲裝舟艦乃使人代舩材于南康山

偽云將下都貨之後稱力少不能得致即於郡賤賣之價減數倍居人貪賤賣衣物而市之贛石水急出船甚難皆儲之如是者數四故船版大積而百姓弗之疑及道覆舉兵按賣券而取之無得隱匿者乃并力裝之旬日而辦遂舉寇南康廬陵豫章諸郡守相皆委任奔走鎮南將軍何無忌率衆距之兵敗被害循造道覆寇江陵未至爲官軍所敗馳走告循曰請并力攻京都若尅之江陵非所憂也乃連旗而下戎卒十萬舳舻千計敗衛將軍劉毅於桑落洲徑至江寧道覆素有膽決知劉裕已還欲乾沒一戰請於

晉史刪

卷三十九

廬陵

手

新亭至白石焚舟而上數道攻之循多謀少決欲以萬全之計固不聽道覆以無斷乃歎曰爲公所悞事必無成使我得爲英雄驅馳天下不足定也裕懼其侵軼乃柵石頭斷植浦以距之循攻柵不利船艦爲暴風所傾乃進攻京口寇掠諸縣無所得循謂道覆曰師老矣弗能復振可據尋陽并力取荊州徐更與都下爭衡猶可以濟因自蔡洲南走復據尋陽裕先遣群率追討自統大衆繼進又敗循於雷池循又遁還豫章乃悉力柵斷左里裕命衆攻柵循衆雖死戰猶不能抗裕乘勝擊之循單舸而走收散卒得千餘

人還保廣州裕先遣孫處從海道據番禺城循攻之不下道覆保始興因險自固循乃襲合浦尅之進攻交州至龍編刺史杜慧度譖而敗之循勢屈知不免先鳩妻子十餘人又召妓妾問曰我今將自殺誰能同者多云雀鼠貪生就死實人情所難有云官尚當死某豈願生于是悉鳩諸辭死者因自投于水

譙縱

譙縱巴西南充人也祖獻之有重名于西土縱少而謹慎蜀人愛之爲安西府參軍義熙元年刺史遣縱及侯暉等領諸縣兵進兵東下暉有貳志因梁州人

晉史刪

卷三十九

譙縱

手

不樂東也將圖益州刺史毛璩與巴西陽昧結謀於五城水口共逼縱爲主縱懼而不當走投于水暉引出而請之至于再三遂以兵逼縱於輿上攻璩弟西夷校尉瑾于涪上城陷瑾死之縱乃自號梁秦二州刺史璩聞縱反自洛城步還城都遣參軍王瓊率三千人討縱又遣弟瑗領四千兵繼瓊後進縱遣弟明子及暉距瓊於廣漢瓊擊破暉等追至綿竹明子設二伏以待之大敗瓊衆死者十八九益州營戶李騰開城以納縱毛璩旣死縱以從弟洪爲益州刺史明子爲鎮東將軍屯白帝自稱成都王明年遣使稱藩

於姚興將順流東寇以討車騎將軍劉裕爲名乞師於姚興且請桓謙爲助興遣之九年劉裕以西陽太守朱齡石爲益州刺史寧朔將軍臧喜下邳太守劉鍾蘭陵太守蒯恩等率衆二萬自江陵討縱初謀元率衆難其人齡石資名素淺裕違衆拔之授以麾下之半臧喜裕妻弟也位出其右又隸焉齡石次於白帝縱遣譙道福重兵守涪齡石師次平模去成都二百里縱遣其大將軍侯暉尚書僕射譙悅屯平模夾岸連城層樓重柵衆未能攻齡石謂劉鍾曰天方暑熱賊今固險攻之難拔祇困我師吾欲蓄銳息兵伺

晉史刪

卷之九

九

四

隙而進卿以爲何如鍾曰不然前楊聲言大將由內水故道福不敢捨涪今重軍逼之出其不意侯暉之徒已破膽矣正可因其機而攻之勢當必尅尅平模之後自可鼓行而前成都必不能守若緩兵相持虛實相見涪軍復來難爲敵也進不能戰退無所資二萬餘人爲蜀子虜耳從之翌日進攻皆尅斬侯暉等于是遂進縱之城守者相次瓦解縱乃出奔其尚書令馬軌封倉庫以待王師及齡石入成都誅縱同祖之親餘皆安堵使復其業縱之走也先如其墓縱女謂縱曰走必不免祇取辱焉等死死于先人之墓可

也縱不從投道福于涪道福怒謂縱曰大丈夫居如斯功業安可棄哉今欲爲降虜豈可得耶人誰不死何懼之甚因投縱以劍中其馬鞍縱去之乃自縊道福謂其徒曰吾養爾等正謂今日蜀之存亡實係在我不在譙王我尚在猶足一戰士咸許諾乃散金帛以賜其衆衆受之而走道福獨奔廣漢廣漢人杜瑾執之朱齡石徙馬軌於越僞追殺之軌之徙也謂其徒曰朱侯不送我京師滅衆口也吾必不免乃盥洗而臥引繩而死須臾齡石師至遂戮尸焉

載記序

茅國綰刪

古者帝王乃生奇類淳惟伯禹之苗裔豈異類哉反
首衣皮飡糲飲漣而震驚中域其來自遠天未悔禍
種落彌繁其風俗險詖性靈馳突前史載之亦以詳
備晉帝患其干紀所以徂征武王竄以荒服同乎禽
獸而於露寒之野候月覘風覩隙揚埃乘間騁暴邊
城不得緩帶百姓靡其室家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
髮左衽矣此言能教訓卒伍整齊車甲邊場既伏境
內以安然則燕築造陽之郊秦重臨洮之險登山
絕地脉苞玄菟欵黃河所以防夷狄之亂中華其備
豫如此漢宣帝初納呼韓居之亭鄣委以候望始寬
戎狄光武亦以南庭數萬徙入西河後亦轉至五原
連延七郡董卓之亂則汾晉之郊蕭然矣郭欽騰箋
於武帝江統獻策於惠皇皆以爲魏處戎夷繡居都
鄙請移沙塞之表定一股周之服魏則憂諸并部欽
則慮在津盟言猶自口元海已至語曰失以豪釐晉
卿大夫之辱也聰之誓兵東兼齊地曜之馳旆西踰
隴山覆沒兩京蒸徒百萬天子隴江御物分據地險

廻首中原力不能救劃長淮以北大抵棄之胡人利
我艱虞分鑣起亂晉臣或阻兵遐遠接武效尤大凡
劉元海以惠帝永興元年據離石稱漢後九年石勒
據襄國稱趙氏先據河西是歲自石勒後三十六
年也重華自稱涼王後一年冉閔據鄴稱魏後一年
苻儁據長安稱秦慕容氏先據遼東稱燕是歲自苻
健後一年也僞始僭號後三十一年後燕慕容垂據
鄴後二年西燕慕容冲據阿房是歲也伏乞國仁據
枹罕稱秦後一年慕容永據上黨是歲也呂光據姑
咸稱涼後十二年慕容德據滑臺稱南燕是歲也充
髮烏孤據廉川稱南涼段業據張掖稱北涼後三年
李玄盛據敦煌稱西涼後一年沮渠蒙遜殺段業自
稱涼後四年譙縱據蜀稱成都王後二年赫連勃勃
據朔方稱大夏後二年馮跋殺離班據和龍稱北燕
提封天下十喪其八其爲戰國者一百三十六載抑
元海爲之禍首云

劉元海子

劉元海匈奴冒頓之後名淵以犯高祖廟諱故稱其
字焉初漢高祖以宗女爲公主以妻冒頓約爲兄弟
故其子孫遂冒姓劉氏元海父豹爲左賢王魏武分

其衆爲五部皆家居晉陽汾澗之濱豹妻呼延氏祈子于龍門俄而有一大魚頂有二角軒髻躍鱗而至祭所久之乃去巫覡皆異之曰此嘉祥也其夜夢旦所見魚變爲人左手把一物大如半鷄子光景非常授呼延氏曰此是日精服之生貴子寤而告豹豹曰吉徵也自是十二月而生元海左手文有其名遂以名焉幼好學尤好春秋左氏傳孫吳兵法略皆誦之史漢諸子無不綜覽嘗謂同門生朱紀范隆曰吾每觀書傳常鄙隨陸無武終灌無文道由人弘一物之不知者固君子之所耻也二生遇高皇而不能建封

侯之業兩公屬太宗而不能開庠序之美惜哉於是遂學武事妙絕於衆猿臂善射膂力過人姿儀魁偉太原王渾虛襟友之命于濟拜焉咸熙中爲侍子在洛陽文帝深待之泰始之後渾屢言之於武帝帝召與語大悅之謂王濟曰劉元海容儀機鑒雖由余日碑無以加也濟對曰元海儀容機鑒實如聖旨其文武才幹賢於子遠矣陛下若任之以東南之事吳會不足平也孔恂楊珧進曰臣觀元海之才當今懼無其比陛下若輕其衆不足以成事若假之威權平吳之後恐其不復北渡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任之

以本部臣竊爲陛下寒心若舉天阻之固以資之無乃不可乎帝默然後秦涼覆沒帝疇咨將帥上黨李熹曰陛下誠能發匈奴五部之衆假元海一將軍之號行而西可指期而定孔恂曰元海若能平涼洲之機能恐涼州方有難耳蛟龍得雲雨非復池中物也帝乃止後王彌從洛陽東歸元海餞彌於九曲之濱泣謂彌曰王渾李熹以鄉曲見知每相稱達讒間因之而進深非吾願適足爲害吾本無宦情惟足下明之恐死洛陽永與子別因慷慨歎縱酒長嘯聲調亮然坐者爲之流涕齊王攸時在九曲比聞而

馳遣視之見元海在焉言於帝曰陛下不除劉元海臣恐并州不得久寧王渾進曰元海長者渾爲君王保明之且大晉方表信殊俗懷遠以德如之何以無萌之疑殺人侍子帝曰渾言是也會豹卒以元海代爲左部帥元康末成都王穎鎮鄴表元海行寧朔將軍監五部軍事惠帝失馭寇盜蜂起元海從祖劉宣等密共推元海爲大單于乃使其黨詣鄴以謀告之元海以計得歸至左國城劉宣等上大單于之號二旬之間衆已五萬都于離石劉宣等謀曰司馬氏父子兄弟自相魚肉此天厭晉德授之於我天與不取

反受其咎元海曰善當爲崇岡峻阜何能爲培塿乎
夫帝王豈有常哉雖然晉人未必同我漢有天下世
長恩德結於人心是以昭烈崎嶇于一州之地而能
抗衡於天下吾又漢氏之甥約爲兄弟兄兄弟紹不
亦可乎且可稱漢追尊後主以懷人望乃僭卽漢王
位追尊劉禪爲孝懷皇帝立漢高祖以下三祖五宗
神主而祭之永興二年其侍中劉殷王育進諫元海
曰殿下自起兵以來漸已一周而顓守偏方王威未
震誠能命將四出決機一擲梟劉琨定河東建帝號
鼓行而南尅長安而都之以關中之衆席捲洛陽如
晉書
卷之三
指掌耳此高皇帝之所以創啓鴻基克殄彊楚者也
元海悅曰此孤心也遂進據河東攻寇蒲坂平陽皆
陷之王彌及石勒等並相次降之永嘉二年元海僭
卽皇帝位遷都平陽汾水中得玉璽文曰有新保之
蓋王莽時璽也得者因增泉海光三字元海以爲已
瑞大赦境內于是命其子聰與王彌進寇洛陽劉曜
與趙固等爲之後繼聰恃連勝不設備弘農太守垣
延詐降夜襲聰軍大敗而還元海以永嘉四年死在
位六年子和立和字玄泰元海死和嗣僞位其衛
尉西昌王劉銳宗正呼延攸恨不奉顧命也說和曰

先帝不惟輕重之計而使三王總強兵於內大司馬
握十萬勁卒居于近郊陛下今便爲寄坐耳願陛下
蚤爲之所和卽攸之甥也深然之召其領軍劉盛及
劉欽馬景等告之盛曰先帝尚在殯宮四王未有逆
節今忽自相魚肉臣恐人不食陛下之餘四海未定
大業甫爾願陛下且塞耳勿聽此詩云豈無他人不
如我同父陛下旣不信諸弟復誰可信哉銳攸怒曰
今日之議理無有二於是命左右刃之景懼曰惟陛
下詔臣等以死奉之乃相與盟於東堂使銳景攻聰
攸率劉安國攻裕使侍中劉乘武衛劉欽攻魯王隆
尚書田密武衛劉璿攻北海王又密璿等使人斬關
奔于聰聰命貫甲以待之銳知聰之有備也馳還與
攸乘等會攻隆裕攸乘懼安國欽之有異志也斬之
是日斬裕及隆聰攻西明門尅之銳等奔入南宮前
鋒隨之斬和于光極西室銳攸梟首通衢
劉聰字玄明元海第四子也母曰張夫人十五月而
生聰幼而聰悟好學十五習擊刺後臂善射臂力驍
捷冠絕一時聰旣殺其兄和擊佐勸卽尊位聰初讓
其弟北海王又又與公卿泣涕固請聰久而許之曰

父及羣公正以四海未定禍難尚殷貪孤年長故耳此國家之事孤敢不祇從今便欲遠遵魯隱待父年長復子明辟於是以永嘉四年僭即皇帝位尊元海妻單氏曰皇太后其母張氏爲帝太后父爲皇太弟立其妻呼延氏爲皇后封其子粲爲河內王單氏姿色絕麗聰忝焉單卽父之母也父屢以爲言單氏慙而歎聰悲悼無已父寵因此漸衰命王彌劉曜及石勒進師河南遂寇洛陽時城內飢甚人皆相食百官分散莫有固志宣陽門陷曜於是害諸王公及百官已下三萬餘人於洛水北築京觀遷懷帝及惠帝

晉史刪

卷之三十一

七

羊后傳國六璽于平陽聰后呼延氏死使大鴻臚李弘拜太保劉殷二女爲左右貴嬪位在昭儀上又納殷女孫四人爲貴人於是六劉之寵傾於後宮聰稀復出外事皆中黃門納奏左貴嬪決之聰假懷帝儀同三司引帝入譙至日夕乃出以小劉貴人賜帝謂帝曰此名公之孫今特以相妻卿宜善遇之聰母以聰刑怒過差三日不食弟父子衆並與觀切諫聰怒曰吾豈桀紂幽厲乎而汝等生來與人正旦聰譙于光極前殷適帝行酒光祿大夫庾珉王儁等起而大哭聰惡之會有告珉等謀以平陽應劉現者聰遂燒

帝而誅珉儁復以懷帝劉夫人爲貴人立左貴嬪劉氏爲皇后聰將爲劉氏起鵲儀樓於後庭廷尉陳元達切諫聰大怒曰吾爲萬機主將營一殿豈問汝風子乎不殺此奴沮亂朕心朕殿何當得成邪將出斬之時在逍遙園李中堂元達抱堂下樹叫曰臣所言者社稷之計也而陛下殺臣若死者有知臣要當上訴陛下于天下訴陛下于先帝朱雲有云臣得與龍逢比干游於地下足矣未審陛下何如王耳元達先縶腰而入及至卽以縶繞樹左右曳之不能動聰怒甚劉氏時在後堂聞之密勅左右停刑於是手疏切

晉史刪

卷之三十一

八

諫聰乃解引元達而謝之易逍遙園爲納賢園李中堂爲愧賢堂愍帝卽位於長安聰遣劉曜等寇長安時大都督麴允率衆襲曜連戰敗之曜遂歸平陽時流星起於牽牛入紫微龍形委蛇其光照地落于平陽北十里視之則有肉長三十步廣二十七步臭聞于平陽肉旁常有哭聲晝夜不止聰甚惡之旣而劉氏產一蛇一猛獸各害人而走等之不得項之見在墮肉之旁俄而劉氏死乃失此肉哭聲亦止自是後宮亂寵進御無序矣以其子粲爲丞相領大將軍錄尚書事進封晉王劉曜爲太司馬曜復遣趙染次新

豐索糾自長安東討染染徂于累捷有輕糾之色長史魯徵曰司馬君臣必致死距我將軍宜整陣案兵以擊之弗可輕也困獸猶鬪況於國乎染曰索糾小豎豈能汚吾馬蹄刀刃邪要擒之而後食晨率精騎數百馳出逆之戰於城西收績而歸悔曰吾不用魯徵之言以至于此何面見之於是斬徵徵臨刑曰恨不得一見大司馬而死者無知則已若其有知要當訴將軍於黃泉使將軍不得服牀枕而死叱刑者曰令吾面東向大司馬曜聞之曰蹄涔不容尺鯉染之謂也趙染寇北地夢魯徵大怒引弓射之染驚悸

晉史刪

卷之三十一

十一

而寤旦將攻城中弩而死聰以繫為相國總百揆時雨血於其東宮延明殿徹瓦在地者深五寸太弟又心惡之以訪其太師盧志太傅崔瑋太保許遐志等曰主上往以殿下為太弟者蓋以安眾望也志在晉王久矣王公已下莫不希肯歸之相國之位自魏武已來非復人臣之官今忽以晉王居之羽儀威尊踰於東宮萬機之事無不由之專勢已去殿下非止不得立而已宜審為之所四衛精兵不減五千相國輕佻正可煩一刺客耳大將軍無日不出其營可襲而得也殿下但當有意二萬精兵立便可得鼓行向雲

龍門宿衛之士孰不倒戈奉迎大司馬不慮為異也

又弗從乃止聰如中護軍斬準第納其二女為左右貴嬪大曰月光小曰月華皆國色也數月立月光為皇后東宮舍人荀勗告盧志等勸又謀反又不從之狀聰於是收志瑋遐於詔獄假以他事殺之使冠威上監守東宮禁又朝賀又憂懼不知所為乃上表自陳乞為黔首并免諸子之封褒美晉王粲宜登儲別攝又抑而弗通時聰以其皇后靳氏為上皇后立貴妃劉氏為左皇后右貴嬪劉氏為右皇后左司隸陳元達以三后之立也極諫聰不納其上皇后靳氏有淫穢之行元達奏之聰廢靳斬慝慝自殺靳有殊寵聰迫於元達之勢故廢之既而追念其姿色深仇元達時聰中常侍王沉宣懷俞客中官僕射郭荷中黃門凌脩等皆寵幸用事聰游宴後宮或百日不出羣臣皆因沉等言事多不呈聰率以其意愛憎而決之故或有勲舊功臣而弗見敘勳舊倭倭小人數日而便至二千石者軍旅無歲不興而將士無錢帛之賞後宮之家賜賚及於僮僕動至數千萬沉等車服宅宇皆踰于諸王子弟中表布衣為內史令長者三十餘人皆奢僭貪殘賊害良善斬準人足宗內外諂以事

晉史刪

卷之三十一

十一

之郭荷有憾於劉又謂劉榮曰殿下高祖之世孫主上之嫡統萬機事大何可與人臣昨聞太弟與大將軍謀若事成許以主上爲太上皇大將軍爲皇太子又又許衛軍爲大單于二王許之矣二王居不疑之地並握重兵以此舉事何不成事成之後王上豈有全理殿下兄弟故在忘言東宮相國單于在武陵兄弟何肯與人許以三月上巳因譙作難事淹變生宜蚤爲之所春秋傳曰蔓草猶不可除况君之寵弟乎若不信臣言可呼大將軍從事中郎王皮衛軍司馬劉惔假之恩顧通其歸善之路以問之必可知

晉書

卷之十

十一

也榮深然之荷密謂皮惔曰二王逆狀主相已具知之矣卿同之乎二人驚曰無之荷曰此事無疑吾憐卿親舊并見族耳於是歔歔流涕皮惔大懼叩頭求哀荷曰吾爲卿作計卿能用不二人皆曰謹奉教荷曰相國必問卿卿但云有之若責卿何不先啓卿卽答云臣誠負死罪然仰惟主上重臣寬慈殿下篤於骨肉恐言成讎僞故也皮惔許之俄而召問二人至不同時而辭若畫一榮以爲信然斬平又說榮曰聞風塵之言謂大將軍衛將軍謀奉太弟尅季春構變殿下宜爲之備不然恐有商臣之禍榮曰爲之

奈何事曰主上愛信於太弟恐卒聞未必信也宜緩東宮之禁勿絕太弟賓客使輕薄之徒得與交游太弟既素好待士必不思防此嫌輕薄小人不能無逆意以勸太弟然後下官爲殿下露表其罪殿下拘所與交通者考問之窮其事原主上必以無將之罪罪之不然今朝望多歸太弟主上一旦晏駕恐殿下不得立矣於是榮命十抽引兵去東宮聰自去冬至是遂不復受朝賀軍國之事一決於榮雖殺生除授王沉郭荷等意所欲皆從之又立市於後庭與官人讌戲或三日不醒聰臨上秋閣誅其特進基母達等皆

晉書

卷之十

十一

羣閣所忌也侍中卜幹泣諫曰昔秦愛三良而殺之君子知其不霸以晉厲之無道尸三卿之後猶有不忍之心陛下如何忽信左右愛憎之言欲一日尸七卿詔尚在臣所猶未宣露乞迴雷霆之威且陛下直欲誅之耳不露其罪名何以示四海因叩頭流血王沉叱幹曰卜侍中欲距詔乎聰拂衣而入免幹爲庶人太宰劉暉御史大夫陳元達等詣闕諫曰王沉等矯弄詔旨欺誣日月內詔陛下外使相國威權之重倖於人主政以賄成殘毒忠善知王璜等忠臣必盡節於陛下懼其姦萌發露聞之極刑陛下不垂三察

猥加譴戮怨感穹蒼痛入九泉四海悲惋賢愚傷懼
今遺晉未殄巴蜀未賓石勒潛有跨趙魏之志曹晏
密有王全齊之心而復以沉等助亂大政陛下心腹
臣支何處無患復誅巫咸戮扁鵲臣恐遂成膏肓之
疾後雖欲療之其如病何請免沉等官付有司定罪
以表示沉等笑曰是兒等爲元達所引遂成癡也
寢之沉等頓首泣曰臣等小人過蒙陛下識拔幸得
廁灑掃宮閣而王公朝士疾臣等如仇讐又深恨陛
下願以臣等膏之鼎鑊皇朝自然雍穆矣聰曰此等
狂言恒然卿復何足恨乎更以訪聚聚盛稱沉等忠

晉書

卷之五

十三

清乃心王室聰大悅封沉等爲列侯太宰劉易詣闕
又上疏固諫聰大怒手壞其表易遂忿恚而死元達
哭之悲慟曰人之云亡邦國殄悴吾旣不復能言安
用此默默生乎歸而自殺聰譴羣臣於光極前殿引
見其大弟又容貌毀悴髮鬢蒼然涕泣陳謝聰亦對
之悲慟縱酒極歡待之如初劉曜陷長安外城愍帝
銜壁出降聰以帝爲光祿大夫勸允自殺時聰子約
死一指猶踰還不殞殮及蘇言見兄海於不周山經
五日遂復從至崑崙山三日而復還於不周見諸王
公卿將相死者悉在宮室甚壯麗號曰蒙珠離國元

海謂約曰東北有遼須夷國無主久待汝父爲之汝
父後三年當來後國中大亂相殺害死亡略盡但
可承明輩十數人在耳汝且還後年當來見汝不久
約拜辭而歸道遇一國曰猗尼渠餘國引約入宮與
皮囊一枚曰爲吾遺漢皇帝約辭而歸謂約曰劉
郎後年來必見過當以小女相妻約歸置皮囊於杭
上俄而蘇使左右机上取皮囊開之有一方白玉題
文曰猗尼渠餘國天王敬信遼須夷國天王歲在攝
提當相見也馳使呈聰聰曰若審如此吾不懼死也
及聰死與此玉并葬焉時東宮鬼哭亦虹經天南有

晉書

卷之五

十四

一岐三日並照太史今康相歎曰天下其三分乎劉
聚使王平謂劉父曰適奉中詔云京師將有變勅衷
甲以備之又以爲信然命宮臣表甲以居聚馳遣告
靳準王沉等準白之聰大驚曰豈有此乎王沉等同
聲曰臣等久聞但恐言之陛下弗信於是使聚圍東
宮聚遣沉準收氏羌酋長十餘人窮問之皆懸首高
格燒鐵鉤目乃自誣與父同造逆謀聰謂沉等曰而
今而後吾知卿等忠於朕也當念爲知無不言勿恨
往日言不用也於是誅父素所親厚大臣及東宮官
屬數十人皆斬準及閹豎所施也廢父爲北部王聚

使準賊殺之坑士衆萬五千餘人平陽街巷爲之空立祭爲皇太子聰所居冬寒斯則百堂災焚其子會稽王衷已下二十有一人聰聞之自投於牀哀寒氣絕良久乃蘇中常侍王沉養女年十四有妙色聰立爲左皇后尚書令王鑒中書監崔鑠之等諫曰王者立后將以上配乾坤母臨天下必擇世德各宗幽閑淑令副四海之望縱沉之弟女刑餘小醜猶不可塵瓊寢汚清廟况其家婢邪六宮妃嬪皆公子公孫奈何一旦以婢主之何異象犧玉簪而對腐木朽楹哉臣恐無福於國家也聰覽之大怒使宣懷謂祭曰鑒等小子慢侮國家狂言自口其速考竟光祿大夫王延馳將入諫門者弗通鑒等臨刑王沉以杖叩之曰庸奴復能爲惡乎乃公何與汝事鑒瞋目叱之曰豎子使皇漢滅者坐汝鼠輩與斬準耳要當訴汝于先帝取汝等於地下鏐之曰斬準鼻聲儼形必爲國患汝既食人人亦當食汝皆斬之時聰子約已死至是晝見聰甚惡之謂祭曰吾往以約之言爲妖比累日見之此見必來迎吾也聰死在位九年

名義

祭字士光少而儁傑才兼文武自爲宰相威福任情疎遠庸賢昵近姦佞既嗣僞位聰后斬氏樊氏宣氏

王氏等年皆未滿二十並國色也祭晨夜丞淫於內志不在哀立其妻斬氏爲皇后斬準將有異謀私於祭曰如聞諸公將欲行伊尹霍光之事陛下若不先之臣恐禍之來也不晨則夕祭弗納準謂二斬氏承間言之祭乃誅其太宰劉景等以斬準爲大將軍錄尚書事祭荒耽酒色游譙後庭軍國之事一決於準準矯祭命以從弟明爲車騎將軍康爲衛將軍準將作亂以光祿大夫王延耆德時望謀之於延延弗從馳將告之遇斬康刼延以歸準勒兵入宮使甲士執祭數而殺之劉氏男女無少長皆斬于東市發掘元海聰墓焚燒其宗廟鬼大哭聲聞百里準自號大將軍漢天王置百官遣使稱藩于晉準將以王延爲左光祿延罵曰屠各逆奴何不速殺我以吾左目置西陽門觀相國之入也右目置建春門觀大將軍之入也準怒殺之陳元達字長宏後部人也少而孤貧常躬耕兼誦書樂道行詠忻忻如也至年四十不與人交通元海之爲左賢王聞而招之元達不答及元海僭號人謂元達曰往劉公相屈君蔑而不顧今稱號龍乘君其懼乎元達笑曰吾固知之矣卿但識之吾恐不過二三日驛書必至其篡元海果徵元達

爲黃門郎既至引見元海曰卿若蚤來豈爲郎官而
已元達曰臣惟性之有分盈分者顯臣若蚤叩天門
者恐大王賜處于九卿納言之間此則非臣之分臣
將何以堪之是以抑情盤桓待分而至大王無過授
之謫小臣免招寇之禍不亦可乎元海大悅在位忠
譽屢進讜言退而創草雖子弟莫得而知也聰每謂
元達曰卿當畏朕反使朕畏卿乎元達叩謝曰臣
聞師臣者王友臣者霸臣誠愚闇無可採幸遇陛下
故使微臣得盡愚忠耳及其死也人盡冤之

劉曜字永明元海之族子也少孤見養於元海幼而

晉書

卷之三

七

聰慧有奇度年八歲從元海獵於西山遇雨止樹下
迅雷震樹旁人莫不顛仆曜神色自若元海異之曰
此吾家千里駒也從兄爲不以矣性拓落高亮雄武
過人鐵厚一寸射而洞之好兵書略皆闇誦常輕侮
吳鄧而自比樂毅蕭曹時人莫之許也惟聰每曰永
明世祖魏武之流何數公足道哉冠冠游於洛陽坐
事當誅人歷朝鮮遇赦而歸隱迹營澤山以琴書爲
事嘗夜閑居有二童子入跪曰晉洛王使小臣奉謁
趙皇帝獻劔一口置前再拜而去視之劔長三尺光
澤非常曜遂服之劔隨四時而變爲五色元海世頻

歷顯職後拜相國都督中外諸軍事鎮長安新準之
難自長安赴之至于赤壁太保呼延晏等自平陽奔
之上尊號曜以大興元年僭卽皇帝位尋誅準徙
都長安立其妻羊氏爲皇后子熙爲皇太子以水承
晉金行國號曰趙長水校尉尹車謀反潛結巴酋徐
庫彭曜乃誅車囚庫彭等五十餘人于阿房將殺之
光祿大夫游子遠固諫曜不從子遠叩頭流血曜大
怒幽子遠而盡殺庫彭等尸諸市十日乃投之於水
於是巴氏盡叛推巴歸善王句渠知爲主四山羌氏
巴錫應之者三十餘萬關中大亂城門晝閉子遠又
從獄表諫曜怒甚毀其表曰大荔奴不憂命在須臾
猶敢如此嫌死晚邪叱左右速殺之劉雅朱紀呼延
晏等諫曰子遠幽而尚諫者所謂忠於社稷不知死
之將至陛下縱弗能用奈何殺之若子遠朝誅臣等
亦暮死以彰陛下之咎天下之人皆當去陛下蹈西
海而死耳陛下復與誰居乎曜意解乃釋之子是勅
內外戒嚴解親計渠知子遠進曰陛下誠能納愚臣
之計者不勞大駕親動一月之中可使清定曜曰卿
試言之子遠曰彼匪有大志希竊非望也但逼于陛
下峻竊耳今死者不可追莫若赦諸逆人之家老弱

沒梁官者使迭相撫育聽其復業與之更始彼生路
既開不降何待若渠知自以罪重不卽下者願假臣
弱兵五千爲陛下梟之曜大悅以子遠爲車騎大將
軍都督雍秦征討諸軍事大赦境內子遠次于雍城
降者十餘萬進軍安定氏羌悉下惟句氏宗黨五千
餘家保於陰密進攻平之遂振旅循隴右陳安郊迎
先是上郡氏羌十餘萬落保不降苻大虛除權渠
自號秦王子遠進師至其壁下權渠率衆來距五戰
敗之權渠恐將降其子伊餘大言于衆曰往劉曜自
來猶無若我何況此偏師而欲降之率勁卒五萬晨
壓壘門左右勸戰子遠曰吾聞伊餘之勇當今無敵
士馬之彊復非其匹又其父新敗怒氣甚盛且西戎
剽勁鋒銳不可擬也不如緩之使氣竭而擊之乃堅
壁不戰伊餘有驕色子遠候其無備夜督衆露食晨
大風霧子遠曰天贊我也躬先士卒掃壁而出遲明
覆之生擒伊餘悉俘其衆權渠大懼被髮割面而降
子遠啓曜以權渠爲征西將軍西戎公分徙伊餘兄
弟及其部落二十餘萬口于長安西戎之中權渠部
最強嘗冀其命而爲寇暴權渠既降莫不歸附曜大
悅諸羣臣於東堂語及平生泣然流涕遂下書加贈

大司徒崔岳中書令曹恂晉陽太守王忠太子洗
劉綏等初曜之亡與曹恂奔于劉綏綏匿之於襄陽
載送於忠忠送之朝鮮歲餘飢窘變姓名爲縣卒岳
爲朝鮮令見而異之推問所由曜叩頭自首流涕求
哀岳曰卿謂崔元嵩不如孫賓碩乎何懼之甚也今
詔捕卿甚峻百姓間不可保也此縣幽僻勢能相濟
縱有太急不過解印綬與卿俱去耳吾既門衰無兄
弟之累身又薄祜未有兒子卿猶吾子弟也勿爲過
慮大丈夫處身在世鳥獸投人要欲濟之而况君子
乎久之岳從容謂曜曰劉生姿宇神調命世之才也
四海脫有微風搖之者英雄之魁卿其人矣曹恂雖
於屯厄之中事曜有君臣之禮故皆德之曜命起鄧
明觀立西宮建陵霄臺于瀉池又將于霸陵西南營
壽陵侍中喬豫和苞上疏諫曰奉詔書將營鄧明觀
市道芻蕘咸非之曰一觀之功可以平涼州矣又奉
勅旨復欲擬阿房而建西宮模瓊臺而起陵霄此則
費萬鄧明功億前役以此功費亦可以吞吳蜀則
親矣陛下何爲於中興之日而隳亡國之事自古聖
王入誰無過陛下此役實爲過舉過貴能改終之
難又伏聞勅旨將營建壽陵周廻四里下深二十五

丈以銅爲棺槨黃金飾之恐此功費非國內所能辦也且臣聞堯葬穀林市不改肆顓頊葬廣陽下不及泉聖王之所終也如是秦皇下銅三泉周輪七里身以之後毀不旋踵閭主之所終也如此自古無有不以之國不掘之墓故聖王知厚葬之招害也故不爲之臣子之於君父陵墓豈不欲高廣如山岳哉但以保全始終安固萬世爲優耳曜大悅下書曰二侍中懇懇有古人之風烈矣可謂社稷之臣也非二君朕安聞此言乎詩不云乎無言不酬無德不報其封豫安昌子苞平與子金領諫議大夫可敷告天下使知

晉史

卷之三

三

區區之朝思聞過也自今政法有不便於時不利社稷者其詣闕極言勿有所諱省鄧水圍以與貧戶終南山崩長安人劉終於崩所得白玉方一尺有文字曰皇天皇帝敗趙昌井水竭構五梁罅首小衰困驚喪嗚呼嗚呼赤牛奮刺其盡乎時羣臣咸賀以爲勸滅之徵曜大悅齊七日而後受之於太廟以終爲奉瑞大夫中書監劉均進曰臣聞國王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爲之不舉終南京師之鎮國之所瞻無故而崩其凶焉可極言昔三代之季其災也如是今朝臣皆言祥瑞臣獨竊所未同皇天皇帝敗趙昌者此言皇

室將爲趙所敗趙因之而昌今大趙都於秦雍而勒跨全趙之地趙昌之應當在石勒不在我也井水竭構五梁者井謂東井泰之分也五謂五車梁謂大梁五車大梁趙之分也此言秦將竭滅以儆成趙也罅者歲之次名作罅也言歲取作罅酉之年當有敗軍殺將之事因謂因敦歲在子之年名玄寶亦在子之次言歲馭於子國當喪亡赤牛奮刺謂赤奮若在丑之歲名也牛謂牽牛東北維之宿丑之分也言歲在丑當滅亡盡無復遺也此其誠悟蒸蒸欲陛下勤修德化以禳之縱爲嘉祥尚願陛下夕惕以答之書曰

晉史

卷之三

三

雖休勿休願陛下追蹤周旦盟津之美捐鄙號公夢廟之凶謹歸沐浴以待妖言之詩曜撫然改容御史劾均狂言鼓說誣罔祥瑞請依大不敬論曜曰此之災瑞誠不可知深戒朕之不德朕收其忠惠多矣何罪之有乎曜親征氏羌仇池楊難敵率衆來距時曜寢疾班師秦州刺史陳安請朝曜以疾篤不許安怒且以曜爲死也遂大掠而歸曜疾甚篤馬輿而還使其將呼延寔監轎重于後陳安率精騎要之于道寔與長史魯憑俱沒於安安謂寔曰劉曜已死子誰輔哉孤當與足下終定大業寔叱安曰狗輩汝荷人榮

寵處不疑之地前背司馬今復如此汝自視何如主
上汝不久梟首上邽何謂太業可速殺我安怒遂殺
之曜親征陳安圍安于隴城安帥騎數百突圍而出
南走陝中曜使其將軍平先率勁騎追之於陝中格
戰安左手奮七尺長刀右手執丈八蛇矛近交則刀
矛俱發輒害五六遠則雙帶鞬服左右馳射而走平
先亦壯健絕人勇捷如飛與安搏戰三交奪其蛇矛
而退安棄馬步踰山嶺尋其徑迹斬於澗曲曜大悅
安善於撫接吉凶夷險與衆同之及其死隴上吹之
曰隴上壯士有陳安軀幹雖小腹中寬愛養將士同

晉史刪

卷之五

三

心肝驕驍交馬鐵鞍七尺大刀奮如湍丈八蛇矛
左右盤十盪十決無當前戰始三交失蛇矛棄我驕
驍窟嚴幽爲我外援而懸頭西流之水東流河一去
不還奈子何曜聞而嘉傷命樂府歌之時劉岳與涼
州刺史張茂相持于河上曜自隴長驅至西河茂卒
二十八萬臨河列營百餘里中鐘鼓之聲沸河動地
自古軍旅之盛未有斯比茂臨河諸成皆望風奔逸
揚聲欲北道俱渡直至姑臧涼州大怖人無固志諸
將咸欲速濟曜曰吾軍旅雖盛不踰魏武之東也中
軍宿衛已皆疲老不可用張氏以吾新平陳安師徒

殷盛以形聲言之必怖而歸命受制稱藩吾復何求
卿等試之不出中甸張茂之表不至者吾爲負卿矣
茂懼果遣使稱藩獻貢不可勝紀曜大悅仇池楊難
敵以陳安既平內懷危懼奔於漢中曜以田松爲鎮
南將軍鎮仇池楊難敵自漢中還襲仇池尅之執田
松立之於前難敵左右叱松令拜松瞋目叱之曰氏
狗安有天子牧伯而向賊拜乎難敵曰子岱吾當與
子終定大事子謂劉氏可爲盡忠吾獨不可乎松勵
色大言曰若賊氏奴才安敢欲希覬非分吾寧爲國
家鬼豈可爲汝臣何不速殺我顧排一人取其劍前

晉史刪

卷之五

三

刺難敵不中爲難敵所殺曜遣劉岳攻石生於洛陽
進圍金墉石季龍率步騎四萬入自成臯關岳陳兵
以待之戰於洛西岳師敗績曜親率軍援岳次于金
谷夜無故大驚軍中潰散遂歸長安季龍執劉岳等
送于襄國石勒遣石季龍率衆四萬自軹關西入伐
曜河東應之者五十餘縣進攻蒲坂曜東救蒲坂盡
中外精銳水陸赴之自衛關北濟季龍懼引師而退
追之及於高候大戰敗之斬其將軍石瞻枕尸二百
餘里收其資仗億計季龍奔於朝歌曜遂濟自太陽
攻石生于金墉決千金塢以灌之曜不撫士衆專與

嬖臣飲博左右或諫曜怒以爲妖言斬之續知勒自率大衆已濟始議增榮陽戍杜黃馬關俄而洛水候者與勒前鋒交戰擒羯送之曜問曰大胡自來邪其衆大小復如何羯曰大胡自來軍盛不可當也曜色變使攝金墉之圍陳於洛西南北十餘里曜少而淫酒末年尤甚勒至曜將戰飲酒數斗常乘赤馬無故踟躕乃乘小馬比出復飲酒斗餘至于西陽門搗陣就平勒將石堪因而乘之師遂大潰曜昏醉奔退馬陷石渠墜于水上被瘡十餘通中者三爲堪所執送於勒所曜曰石王憶重門之盟不勒使徐光謂曜曰晉史刪

今日之事天使其然復云何邪舍曜於襄國永豐小城給其妓妾遣劉岳劉震等乘馬從男女衣帽以見曜曜曰久謂卿等爲灰土石王仁厚全宥至今而我殺石佗負盟之甚今日之禍自其分耳畱宴終日而去勒諭曜與其太子熙書令速降之曜但勅熙與諸大臣匡維社稷勿以吾易意也勒覽而惡之後爲勒所殺熙及劉胤劉咸等議西保秦州尚書胡勰曰今雖喪主國尚全完將士情一未有離叛可共并力距險走未晚也胤不從怒其沮衆斬之遂率百官奔於上邽勒使石季龍乘勝追戰執其僞太子熙南陽王

劉胤等及其諸卿校公侯已下三千餘人皆殺之曜在位十六年而敗始元海以懷帝永嘉四年僭位至曜三世凡二十有七載以成帝咸和四年滅

晉史刪卷之三

晉史刪卷之三十一

茅國縉刪次

石勒

子弘

張賓

程遐

徐光

石勒字世龍初名匄上黨武鄉羯人也其先匈奴別部羌渠之甥幼生時赤光滿室白氣自天屬於中庭見者咸異之年十四隨邑人行販洛陽倚嘯上東門王衍見而異之顧謂左右曰向者胡雛吾觀其聲視有奇志恐將爲天下之患馳遣收之會勒已去長而壯健有膽力雄武好騎射所居武鄉北原山下草木皆有鐵騎之象父老及相者皆曰此胡狀貌奇異志度非常其終不可量也時多嗤笑唯鄆人郭敬陽曲寘驅以爲信然並加資贍勒亦感其恩爲之力耕每聞鞞鐸之音歸以告其母母曰作勞耳鳴非不祥也大安中并州刺史東瀛公騰執諸胡於山東賣充軍實勒時年二十餘亦在其中既而賣與往平人師爲奴有一老父謂勒曰君魚龍髮際上四道已成當貴爲人主甲戌之歲王彭祖可圖勒曰若如公言弗敢忘德忽然不見懼家隣於馬牧與牧率魏郡汲桑往來勒以能相馬自托於桑嘗僞於武安臨水爲游軍所囚會有羣鹿傍過羣人競逐之勒乃獲免俄而

晉史刪

卷之三十一

石勒

一

晉史刪

卷之三十一

石勒

二

又見一父老謂勒曰向羣鹿者我也君應爲中州主故相救爾勒拜而受命及劉元海稱漢王於黎亭成都王穎故將公師藩等起兵趙魏衆至數萬勒與汲桑帥牧人乘苑馬數百騎以赴之桑始命勒以石爲姓勒爲名焉濮陽太守苟晞討藩斬之勒與桑入潜苑中招山澤亡命桑乃自號大將軍以勒爲前驅屢有戰功後桑爲晞所敗死勒單騎歸劉元海署爲輔漢將軍元海使劉聰攻壺關命勒率所統七千爲前鋒遂陷壺關寇魏郡及元海僭號遣使授勒持節平東大將軍勒并軍寇鄴鄴潰進攻趙郡陷冀州郡縣堡壁百餘衆至十餘萬其衣冠人物集爲君子營乃引張賓爲謀主以刁膺張敬爲股肱襲安孔萇爲爪牙及元海死劉聰授勒征東大將軍劉粲率衆四萬寇洛陽勒率騎二萬會聚於大陽大敗王師於浞池退屯文石津將北攻王浚會浚率遼西鮮卑萬餘騎來津北勒乃燒船棄營引軍攻襄城勒又南寇襄陽攻陷江西壘壁三十餘所蓋欲有雄據江漢之志也張賓以爲不可勒勒北還弗從元帝慮勒南寇使王導率衆討勒勒軍糧不接死疫太半納張賓之策乃焚橋斷道渡河寇江夏進陷許昌先是東海

王越討勒薨於軍衆推太尉王衍爲主率衆東下勒輕騎追及之衍軍大潰勒分騎圍而射之相登如山無一免者於是執衍及襄陽王範任城王躋等坐之於幕下問以晉故衍躋等懼死多自陳說惟範神色儼然意氣自若顧呵之曰今日之事何復紛紜勒甚奇之勒於是引諸王公卿士於外害之死者甚衆勒重衍清辨奇範神氣不能加之兵刃夜使人排墻填陽洛陽既陷勒歸攻彌先是勒襲破大將軍苟晞于蒙城執晞署爲左司馬王彌惡之僞卑辭使謂勒曰晉史刪

卷之三十一

公獲苟晞而赦之何其神也使晞爲公左彌爲公右天下不足定勒謂張賓曰王彌位重言卑恐其遂成前徇意也賓曰觀王公控御之懷可誘而滅之勒以爲然勒時與陳午相攻於蓬關王彌亦與劉琨相持甚急彌請救於勒勒未之許張賓進曰明公常恐不得王公之便今天授我矣陳午小豎何能爲寇王彌人傑將爲我害勒因廻軍擊琨斬之彌大悅謂勒深心推奉無復疑也勒詭請王彌譙彌長史張嵩諫彌勿就彌不從旣入酒酣勒手斬彌而并其衆苟晞謀叛勒勒害之初勒被鬻平原與母王相失至是劉琨

遣張儒送王於勒勒遣書招之勒報現曰事功殊非腐儒所聞君當還節本朝吾自夷難爲效遺琨名馬珍寶厚賞其使謝歸以絕之勒於葛陂繕室宇課農造舟將寇建鄴會霖雨歷三月不止元帝使諸將大集壽春勒軍中飢疫死者大半檄書朝夕繼至勒會諸將計之右長史刁膺諫勒先送款於帝求掃平河東壽春退之後徐更計之勒喟然曰中堅嬰安陽城就擒而壽春勒曰將軍何其怯乎

晉史刪

卷之三十一

登其城斬吳將頭得其城食其倉米令其守破丹楊定江南生縛司馬家兒勒笑曰是勇將之計也各賜鎧馬一匹顧問張賓曰於君何如賓曰將軍攻陷帝都囚執天子殺害王族妻略如王權將軍之髮不足以及數將軍之罪奈何復還相臣奉平去年誅王彌之後不宜於此營建天降霖雨方數百里中示將軍不應雷也鄴有三臺之固西接平陽宜北徙據之伐叛懷服河朔既定有處將軍之右者乎晉之保壽春懼將軍往擊爾今卒聞廻軍必欣於敵去未遑奇兵荷擊也輜重徑從北道大軍向壽春輜重旣過大軍徐廻何懼進退無地乎勒攘袂鼓髯曰賓之計是也

於是擢賈爲右長史號曰右侯發自葛陂遣石季龍率騎二千距壽春勒所過路次皆堅壁清野採掠無所獲軍中大飢士衆相食行達東燕聞汲郡向水有衆數千壁于枋頭勒從文石津縛筏潛渡擊破之因其資軍遂豐振長驅寇鄴攻北中郎將劉演於三臺時諸將議欲攻取三臺以據之張賓進曰劉演衆猶數千三臺險固攻之未可卒下舍之則能自潰王彭祖劉越石大敵也宜及其未有備密規進據罕城廣運糧儲西稟平陽掃定并薊桓文之業可以濟也夫得地者昌失地者亡邯鄲襄國趙之舊都依山憑險形勝之國可也此二邑而都之然後命將四出授以奇略則羣凶可除王業可圖矣勒曰右侯之計是也於是進據襄國王浚遣督護王昌及鮮卑段就六眷末杯匹磾等部衆五萬以討勒頗爲就六眷所敗又聞其大造攻具顧謂將佐曰今寇來轉逼彼衆我寡外救不至內糧罄絕縱孫吳重生亦不能固吾將簡練將士大陣於野以決之何如諸將皆曰宜固守以疲寇張賓孔萇進曰就六眷以我軍勢寡弱意必懈怠今段氏之悍末卑尤最可勿復出戰示之以弱速鑿北壘爲突門二十餘道候賊列守未定出其不意

直衝末杯帳敵必震惶計不及設所謂迅雷不及掩耳末杯之衆既奔餘自摧散勒笑而納之卽造突門于北城鮮卑入屯北壘勒候其陣未定躬率將士鼓譟于城上孔萇督諸突門伏兵俱出擊之生擒末杯就六眷等奔散收其遺衆屯於渚陽遣使求和并以末杯弟爲質而請末杯諸將並勒勒殺末杯以挫之勒曰遼西鮮卑健國也與我素無怨讐爲王浚所使耳今殺一人結怨一國非計也放之必悅不復爲王浚用矣於是納質遣石季龍盟就六眷於渚陽結爲兄弟就六眷等引還建興元年石季龍攻鄴三臺鄴潰劉演奔於廩丘勒以段末杯爲子署爲安北將軍遣還遼西末杯感恩在途日南而拜者三段氏遂專心歸附自是王浚漸衰勒攻乞活李憚於上白斬之將坑其降卒見郭敬而識之曰汝郭季子乎敬叩頭曰是也勒下馬執其手泣曰今日相遇豈非天邪賜衣服車馬署上將軍悉免降者以配之勒謂張賓曰鄴魏之舊都吾將營建慨風俗殷雜須賢望以終之誰可任也賓曰晉故東萊太守趙彭忠亮篤敏有佐時良幹唯將軍任之勒於是徵彭彭泣辭曰臣往策名晉室食其祿矣明公應符受命可謂攀龍之會但

受人之榮復事二姓臣志所不爲恐亦明公之所不許若賜臣餘年全臣一介明公惠也勒默然張賓進曰自將軍神旗所經衣冠之士靡不變節未有能以大義進退者此賢以將軍爲高祖自擬爲四皓所謂君臣相知此亦足成將軍不世之高何必吏之勒大悅曰右侯之言得孤心矣於是賜安車駟馬養以卿祿勒以石季龍爲魏郡太守鎮鄴三臺季龍篡奪之萌兆于此矣時王浚署置百官奢縱淫虐勒有吞并之意欲先遣使察之議者僉曰宜如羊祜與陸抗書相聞時張賓有疾勒就而謀之賓曰浚雖曰晉藩實

晉史制

卷之三十一

七

遺策高書而厚賂之浚謂子春等曰石公一時英武據趙舊都何爲稱藩于孤其可信乎子春對曰石將軍英才雋拔士馬雄盛實如聖旨明公州鄉貴望威播八表區區小府而敢不歛衽神聞者乎昔陳嬰豈其鄙王而不王韓信薄帝而不帝者哉知帝王不可以智力爭故也項籍子陽覆軍不遠是石將軍之明鑒明公亦何怪乎且自古胡人爲名臣者有之帝王則未之有也石將軍非惡帝王而讓明公也顧取之不爲天人所許耳願公勿疑浚大悅封子春等爲列侯遣使報勒浚司馬游統時鎮范陽陰叛浚馳使降

晉史制

卷之三十一

八

百官自言漢高魏武此匹期之至也勒撫几笑曰王彭祖真可擒也沒使達幽州具陳勒形勢寡弱款誠無二浚大悅以勒爲信然勒纂兵戒期將襲浚而懼劉琨及鮮卑烏丸爲其後患沉吟未發張賓進曰夫襲敵國當出其不意軍嚴經日不行豈顧三方之慮乎勒曰然爲之奈何賓曰將軍懸軍千里以征幽州輕軍往返不出二旬就使三方有動勢足旋趾宜應機電發勿後時也且劉琨王浚雖同名晉藩其實仇敵若修牋於琨送質請和琨必欣於得我喜於浚滅終不救浚而襲我也勒曰吾所不了右侯已了復何

晉書

卷之三十一

九

疑哉於是輕騎襲幽州以火宵行至栢人殺王薄游綸以其兄統在范陽懼聲軍計故也軍達易水浚督護孫綽馳遣白浚將引軍距勒游統禁之浚將佐咸請出擊勒浚怒云石公來正欲奉戴我也敢言擊者斬乃命設饗以待之勒晨至薊叱門者開門疑有伏兵先驅牛羊數千頭聲言上禮實欲填諸街巷使兵不得發浚乃懼或坐或起勒升其廳事命甲士執浚立之於前使徐光讓浚曰君位冠元台爵列上公據幽都驍悍之國跨全燕突騎之鄉手握強兵坐觀京師傾覆不救天子而欲自尊又專任奸暴殺害忠良

肆情恣欲毒徧燕壤自貽於此非爲天也使驛送浚襄國市斬之數朱碩聚嵩田矯等以賄亂政責游統以不忠於浚皆斬之置守宰而還時襄國大飢穀二升直銀二斤肉一斤直銀一兩勒以幽冀漸平始下州郡閱實人戶戶貲二匹租二斛劉琨遣將軍姬澹率衆十餘萬討勒琨次廣牧爲澹聲援勒將距之或諫曰澹兵精盛其鋒不可當宜深溝高壘以挫其銳勒曰澹大衆遠來體疲力竭犬羊烏合號令不齊可一戰而擒之何強之有立斬諫者以孔萇爲前鋒都督令三軍後出者斬設疑兵于山上分爲二伏勒輕騎與澹戰僞收衆而北澹縱兵追之勒前後伏發夾擊澹軍大敗琨長史李弘以并州降于勒琨遂奔於段匹磾孔萇追姬澹於桑乾澹死之河朔大蝗初穿地而生二旬則化狀若蠶七八日而臥四日蛻而飛彌亘百草唯不食三豆及麻并冀尤甚劉琨與段匹磾涉復辰疾六眷段末杯等會於固安將謀討勒使參軍王續齋金寶遺末杯以間之末杯既思有以報勒恩又忻於厚賂乃說辰眷等引還琨匹磾亦退後匹磾害劉琨琨將佐相繼降勒劉聰死子黎襲位其大將軍斬畢殺黎於平陽劉曜復僭號署勒大司

馬大將軍加九錫勒遣其左長史王脩于曜曜用護
殺之勒大怒下令曰孤之奉劉家人臣之道過矣根
基既立便欲相圖帝王之起復何常邪趙王趙帝孤
自取之石季龍與張敬張賓及諸將佐百餘人勒勒
稱尊號勒下書不許石季龍等復請依劉備在蜀魏
王在鄴故事以河內十一郡并前趙國十三郡合二
十四郡爲趙國勒乃許之大興二年勒僞稱趙王始
建社稷立宗廟重其禁法不得侮易衣冠華族號胡
爲國人加張賓大執法專總朝政位冠僚首署石季
龍爲單于元輔自是朝會常以天子禮樂登其群下

晉史刪

卷之三

十一

威儀冠冕從容可觀矣勒官殿及諸門始就制法令
甚嚴諱胡尤峻有醉胡乘馬突入止車門勒大怒責
官門小執法馮翊不彈白翊惶懼忘諱對曰向有醉
胡乘馬馳入甚呵禦之而不可與語勒笑曰胡人正
自難與言恕而不罪石季龍攻段匹磾於厭次匹磾
勢窮輿輓出降於是冀并幽州遼西巴西諸屯結皆
陷於勒時晉征北將軍祖逖據譙善於撫納自河以
南多背勒歸順勒憚之乃下書曰逖北州士望也儻
有首丘之思其下幽州修祖氏墳墓爲置守冢二家
逃聞之甚悅修結和好自是兗豫又安人得休息矣

祖逖牙門童建害新蔡內史周密遣使降於勒勒斬
之送首於逖曰天下之惡一也叛臣逃吏吾之深仇
將軍之惡猶吾惡也逖遣使報謝其後兗豫間壘壁
叛者逖皆不納二州之人率多兩屬焉勒令武鄉耆
舊赴襄國既至勒親與鄉老齒坐歡飲語及平生初
勒與李陽隣居歲常爭麻池迭相毆擊至是謂父老
曰李陽壯士也何以不來溫麻是布衣之恨孤方崇
信於天下寧讐匹夫乎乃使召陽旣至勒與酣讌引
陽臂笑曰孤往日厭卿老拳卿亦飽孤毒手因賜甲
第一區拜參軍都尉令曰武鄉吾之豐沛萬歲之後

晉史刪

卷之三

十二

魂靈當歸之其復之三世勒以百姓始復業資儲未
豐於是重制禁釀郊祀宗廟皆以醴酒行之數年無
復釀者先是勒世子興死至是立子弘爲世子清河
張披爲程遐長史遐甚昵之張賓舉爲別駕遐疾披
去已又惡賓之權盛勒世子弘卽遐之甥也自以有
援欲收威重于朝乃使弘之母譖而殺之賓知遐之
間已弗敢請無幾以遐爲右長史總執朝政時祖逖
已卒勒始遣其將王陽屯於豫州有關關之志於是
兵難日尋梁鄴之間騷然矣勒以參軍樊坦清貧擢
授章武內史旣而入辭勒見坦衣冠敝壞大驚曰樊

參軍何貧之甚也坦性誠朴率然而對曰頃遭羯賊無道資財蕩盡勒笑曰羯賊乃爾輩掠邪今當相償耳坦大懼叩頭泣謝勒曰孤律自防俗士不聞卿輩老書生也賜車馬衣服裝錢三百萬以勵貪俗勒雅好文學雖在軍旅常令儒生讀史書而聽之每以其意論古帝王善惡嘗使人讀漢書聞酈食其勸立六國後大驚曰此法當失何得遂成天下至留侯諫乃曰賴有此耳其天姿英達如此石生攻劉曜河內太守尹平于新安斬之剋壘壁十餘降掠五千餘戶而歸自是劉石禍結兵戈自交河東弘農間百姓無聊晉史刪

卷之三十一
三

矣勒將狩於近郊主簿陳琅諫曰劉馬刺客離布如林變起倉卒帝王亦一夫之敵耳且枯木朽株盡能爲害馳騁之弊古今戒之勒勃然曰吾幹力自足裁量但知卿文書事不須白此輩也是日逐獸馬觸木而死勒亦幾殆乃曰不用忠言吾之過也賜琅爵關內侯勒如苑鄉召記室參軍徐光光醉不至以光物情所湊常不平之因此發怒退爲牙門勒自苑鄉如鄴徐光侍直懷袂仰視勒讓光曰何負卿而敢快快邪幽光于獄勒既將營鄴宮又欲以其世子弘爲鎮密與陳遐謀之石季龍自以勳効之重仗鄴爲基雅

無去意及修構三臺遷其家室季龍深恨遐遣左右數十人夜入遐宅姦其妻女掠衣物而去勒以弘鎮鄴車騎所統五十四營悉配之時劉曜敗石季龍於高侯遂圍洛陽襄國大震勒將親救洛陽左右長史程遐等固諫勒大怒按劍叱遐等出於是赦徐光召而問之光對曰劉曜乘高侯之勢而不能進臨襄國更守金墉此其無能爲也懸軍三時亾攻戰之利若鸞旗親駕必望旌奔敗定天下之計在今一舉勒笑曰光之言是也佛圖澄亦謂勒曰大軍若出必擒劉曜勒尤悅使內外戒嚴有諫者斬勒統步騎四萬奔金墉濟自大塌先是流漸風猛軍至水泮清和濟畢流漸大至勒以爲神靈之助也命曰靈昌津勒顧謂徐光曰曜盛兵成臯關上計也阻洛水其次也坐守洛陽者成擒也諸軍集於成臯勒見曜無守軍大悅舉手指天又自指額曰天也乃卷甲銜枚而詭道兼路出於鞏營之間知曜陳其軍十餘萬於城西彌悅謂左右曰可以賀我矣勒統步騎四萬人自宣陽門季龍步卒三萬自城北而西攻其中軍石堪石聰等各以精騎八千城西而北擊其前鋒大戰於西陽門勒躬貫甲冑出自閭闔夾擊之曜軍大潰石堪執曜

斬首五萬餘級勒下令曰所欲擒者一人耳今已獲之其勒將士抑鋒止銳於是秦隴悉平涼州牧張駿大懼遣使稱藩貢方物於勒勒羣臣議以勒功業既隆祥符金華奉皇帝璽綬上尊號于勒勒弗許群臣固請勒乃以咸和五年僭號趙天王行皇帝事未幾僭卽皇帝位大赦境內改元曰建平勒將營鄴宮廷尉續咸上書切諫勒大怒曰不斬此老朕宮不得成也勅御史收之中書令徐光進曰陛下天資聰睿超邁唐虞而更不欲聞忠臣之言豈夏癸商辛之君邪其言可用用之不可用故當容之奈何一旦以直言

晉史

卷之三十一

十五

而斬列卿乎勒歎曰爲人君不得自專如是人家有百匹資尚欲市別宅况有天下之富乎終當緒之且勅停作成吾直臣之氣也因賜咸絹百匹時大雨霖中山西北暴水流漂巨木百餘萬根集於堂陽勒大悅謂公卿曰諸卿知不此非爲災也天意欲吾營鄴都耳於是勒營鄴宮親授規模勒因饗酒酣謂徐光曰朕方自古開基何等主也對曰陛下神武籌略邁于高皇雄毅卓犖超絕魏祖自三王已來無可比也其軒轅之亞乎勒笑曰人豈不自知卿言亦大過朕若逢高皇當北面而事之與韓彭競鞭而爭先耳脫

晉史

卷之三十一

十六

遇光武當並驅於中原未知鹿死誰手大丈夫行事當礪礪落落如日月皎然終不能如曹孟德司馬仲達父子欺孤兒寡婦狐媚以取天下也朕當在二劉之間耳軒轅豈所擬乎其羣臣皆頓首稱萬歲電起西河介山行人禽獸死者萬數歷太原千餘里樹木摧折禾稼蕩然勒正服東堂以問徐光光對曰周漢魏晉皆有之雖天地之常事然明主未始不爲變所以敬天之怒也去年禁寒食介推帝鄉之神也歷代所尊或者以爲未宜替介山左右晉文之所封也宜任百姓奉之勒下書議有司奏以子推歷代攸尊請普復寒食黃門郎韋謏駁曰按春秋藏冰失道陰氣發泄爲雹自子推已前雹者復何所致且子推賢者曷爲暴害如此求之冥趣必不然矣今雖爲冰室懼所藏之水不在固陰沍寒之地多皆山川之側氣泄爲雹也以子推忠賢今綿介之間奉之爲允於天下則不通矣勒從之於是遷冰室於重陰凝寒之所并州復寒食如初勒令其太子省可尚書奏事使中常侍嚴震泰綜可否自是震威權之盛過於主相季龍之門可設雀羅季龍忿怏怏不悅勒如鄴臨石季龍第謂之曰功力不可並興待官殿成後當爲王起第

勿以卑小悒悒也季龍免冠拜謝勅曰與王共有天下何所謝也勅疾甚召石季龍與其太子弘中常侍嚴震等侍疾禁中季龍矯命絕弘震及內外羣臣親戚勅疾之增損莫有知者許召石宏石堪還襄國勅疾小瘳見宏驚曰秦王何故來邪使王藩鎮正備今日有呼者邪自來也有呼者誅之季龍大懼曰秦王思慕暫還耳今謹遣之數日復問之季龍曰奉詔即遣今已半路矣更諭宏在外遂不遣之勅疾甚遺令三日而葬征鎮牧守不得輒離所司以奔喪大雅冲幼恐非能構荷朕志中山已下其各司所典善相維

晉書

卷之五十一

注

持司馬氏汝等之殷鑒也中山王深可三思周霍勿為將來口實以咸和七年死時年六十在位十五年夜瘞山谷莫知其所弘字大雅勅之第二子也幼有孝行以恭謙自守其所親昵莫非儒素勅謂徐光曰大雅惜惜殊不似將家子光曰漢祖以馬上取天下孝文以玄默守之聖人之後必世勝殘天之道也勅大悅光因曰皇太子仁孝溫恭中山王雄暴多詐陛下一旦不諱臣恐社稷必危宜漸奪中山以權使太子蚤參朝政勅納之程遐又言於勅曰中山王勇武權智羣臣莫有及者觀其志也自陛下之外視之蔑

如兼荷專征歲久威振外內性又不仁殘忍無賴其諸子並長皆預兵權陛下在自當無他恐其快快不可輔少主也宜蚤除之以便大計勅曰今天下未平兵難未已大雅冲幼宜任弼輔中山佐命功臣親同魯衛方委以伊霍之任何至如卿言也卿以幼王之日不得獨擅帝舅之權故耳吾亦當參卿於顧命勿為過懼遐泣曰臣所言者至公陛下以私賜距中山雖為太后所養非陛下天屬陛下若不除中山臣見社稷不血食矣勅不聽遐退告徐光曰主上向言如此太子必危將若之何光曰中山常切齒於吾二人

晉書

卷之五十一

六

恐非但國危亦為家禍當為安國家之計不可坐而受禍也光復承間言於勅曰陛下廓平八州帝有海內而神色不悅者何也勅曰吳蜀未平書軌不一司馬家猶不絕於丹陽恐後之人將以吾為不應符錄每一思之不覺見于神色光曰臣以陛下為憂腹心之患而何暇更憂四支乎中山王籍陛下神略天下皆言其英武父子爵位之重勢傾王室觀其耿耿常有不滿之心近於東宮曲譖有輕皇太子之色陛下隱忍容之臣恐陛下萬年之後宗廟必生荆棘此心腹之重疾也惟陛下圖之勅默然而竟不從及勅

死季龍執弘使臨軒命收程遐徐光下廷尉召其子
遂率兵入宿衛文武靡不奔散弘大懼讓位於季龍
季龍曰君薨而世子立臣安敢亂之弘泣而固讓季
龍怒曰若其不堪天下自當有大議何足預論遂誅
程遐徐光弘策拜季龍為丞相魏王大單于加九錫
季龍府寮舊昵悉署臺省禁要勒后劉氏謂石堪曰
皇祚之滅不復久矣王將何以圖之堪曰先帝舊臣
皆已斥外宮殿之內無所措籌臣請出奔兗州挾南
陽王為盟王宣太后詔於諸牧守征鎮令各率義兵
同討桀逆劉氏曰事急矣便可速發恐事淹變生堪
晉書
許諾微服輕騎襲兗州失期不克遂南奔譙城季龍
遣其將郭太等追擊之獲堪于城父爰而殺之徵石
恢還於襄國劉氏謀泄季龍殺之時石生鎮關中石
朗鎮洛陽皆起兵於二鎮季龍留子邃守襄國統步
騎七萬攻朗於金墉金墉潰獲朗則而斬之進師攻
長安石生部下斬生而降季龍還襄國石宏齎璽綬
親詣季龍論禪位意季龍曰天下人自當有議何為
自論此也弘還官對其母流涕曰先帝真無復遺矣
俄而季龍廢弘為海陽王弘安步就車容色自若謂
羣臣曰不堪篡承大統顧慚羣后此亦天命去矣又

何言百官莫不流涕幽弘及程氏并宏恢於崇訓宮
尋殺之時年二十二張賓字孟孫趙郡中丘人也
少好學博涉經史濶達有大節嘗謂昆弟曰吾自言
智弄鑒識不後子房但不遇高祖耳及永嘉大亂石
勒為劉元海輔漢將軍與諸將下山東賓謂所親曰
吾歷觀諸將多矣獨胡將軍可與共成大事乃提劍
軍門大呼請見勒亦未之奇也後漸進規模乃異之
引為謀主機不虛發筭無遺策成勒之基業皆賓之
勳也及為右長史大執法任遇優顯寵冠當時而謙
虛敬慎開襟下士士無賢愚造之者莫不得盡其情
肅清百寮屏絕私昵入則格言出則歸美勒甚重之
每朝常為之正容呼曰右侯而不名之勒朝莫與為
比也及卒勒親臨哭之哀慟左右顧左右曰天欲不
成吾事邪何奪吾右侯之蚤也程遐代為右長史勒
每與遐議有所不合輒歎曰右侯捨我去令我與此
輩共事豈非酷乎流涕彌日

石季龍

子邃宣稱世道鑒冉閔附

石季龍勒從子名虎以犯太祖廟諱故稱字勒父朱
幼而子季龍故或稱勒弟焉永興中與勒相失後剗
現送勒母王及季龍于葛陂時年十七矣性殘忍好

馳獵游蕩無度勒白王將殺之王曰快牛爲犢多能破車汝小忍之年十八稍折節趨捷便弓馬勇冠當時所爲酷虐忌害前後所殺甚衆降城陷壘不復別善惡坑斬士女抄有遺類勒屢加責誘而行意自若然御衆嚴而不煩莫敢犯者指授攻討所向無前故勒寵之仗以專征之任及勒僭號授太尉守尚書令進封爲王季龍自以勳高一時謂勒卽位之後大單于必在已而更以授其子弘季龍深恨之私謂其子遂曰主上自都襄國以來端拱指授而以吾躬當矢石二十餘年南擒劉岳北走索頭東平齊魯西定秦

晉史制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雍尅珍十有三州以大趙之業者我也大單于之望實在於我而授黃吻婢兒每一憶此令人不能寢食主上晏駕之後不足復留種也咸康元年季龍廢勒子弘稱居攝趙天王立其子遂爲太子荒游廢政多所營繕使遠省可尚書奏事遷於鄴徙洛陽鍾虜九龍翁仲銅駝飛廉於鄴時衆役煩興軍旅不息加以久旱穀貴金一斤直米二斗百姓嗷然又納解飛之說於鄴正南投石於河以起飛橋功費數千億橋竟不成於襄國起太武殿於鄴造東西宮太武殿基高二丈八尺下穿伏室置衛士五百人於其中東西七

十五步南北六十五步皆漆瓦金錯銀楹金柱珠簾玉壁窮極技巧又起靈風臺九殿於顯陽殿後選士庶之女以充之後庭服綺縠玩珍奇者萬餘人內置女官十有八等教宮人星占及馬步射置女太史於靈臺仰觀災祥以考外太史之虛實又置造庭燎高十餘丈上盤置燎下盤置人絙繳上下季龍試而悅之庭燎油灌下盤死者七人咸康三年僭稱大趙天王以子遂爲天王皇太子遂自總百揆之後荒酒淫色驕恣無道或盤游於田懸管而入或夜出於宮臣家淫其妻妾粧飾宮人美淑者斬首洗血置於盤上

晉史制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傳共視之又內諸比丘尼有姿色者與共交接而殺之合牛羊肉煮而食之亦賜左右欲以識其味也河間公宣樂安公韜有寵於季龍遂疾之如仇季龍詰此耽內游威刑失度遂以事爲可呈呈之季龍恚曰此小事何足呈也時有所不聞復怒曰何以不呈請責杖捶月至再三遂甚恨私謂中庶子李頌等曰官家難稱吾欲行冒頓之事卿從我乎頌等伏不敢對季龍聞遂有疾遣所親任女尚書察之還呼前與語抽劒擊之季龍大怒收李頌等詰問頌具言始末誅頌等三十餘人幽遠於東宮旣而赦之引見太武東堂

遂朝而不謝俄而便出季龍遣使謂遂曰太子應入朝中宮何以便去遂徑出不顧季龍大怒廢遂爲庶人其夜殺遂及妻張氏并男女三十六人同埋於一棺之中誅其宮臣支黨二百餘人廢遂母鄭氏爲東海太妃立其子宣爲太子宣母杜昭儀爲后僕射張離欲求媚於石宣因訟言諸公侯吏兵過限宜漸削弱以盛儲威宣素疾石韜之寵甚說其言乃使離奏奪諸公府吏秦燕義陽樂平四公聽置吏一百九十七人帳下兵二百人餘兵五萬悉配東宮於是諸公咸怨時石然於泰山八日而滅東海有大石自立大

殿畫古賢悉變爲胡旬餘頭悉縮人肩中季龍大惡之佛圖澄對之流涕季龍命石宣石韜生殺拜除皆迭日省決不復啓司徒申鍾諫曰名器至重不可以假人太子國之儲貳朝夕視膳而不及政也庶人遠往以聞政致敗殷鑒不遠且二政分權勢不及禍周有子頽之憂鄭有叔段之難唯陛下察之季龍不從太子詹事孫珍問侍中崔約曰吾患目疾何方療之素狎珍戲之曰溺中則愈珍曰目何可溺約曰卿

比晚正耐溺中珍恨之以白宣宣諸子中最胡狀目深聞之大怒誅約父子珍有寵於宣頗預朝政自

誅約之後公卿已下憚之側目季龍性既好獵其後體重不能跨鞍乃造獵車千乘自靈昌津南至榮陽東極陽都使御史監察其中禽獸有犯者罪至大辟大發百姓女三萬餘人郡縣媚旨務於美淑奪人婦者九千餘人季龍臨軒簡第諸女大悅封使者十二人皆爲列侯光祿大夫逮明因侍切諫季龍大怒拉而殺之自是朝臣杜口相招爲祿仕而已季龍常以女騎一千爲鹵簿皆著紫綸巾織錦袴金銀鏤帶五文織成鞞游於戲馬觀觀上安詔書五色紙在水鳳之口鹿盧迴轉狀若飛翔焉遣涼州刺史麻秋等伐

張重華尚書朱軌與中黃門嚴生不協會大雨霖道路陷滯不通生因而譖軌不修道又訕謫朝政季龍遂殺之於是立私論之條偶語之律聽吏告其君奴告其主威刑日濫公卿已下朝會以目吉凶之問自此而絕軌之囚也冠軍苻洪諫曰臣聞聖主之馭天下也土階三尺茅茨不剪食不累味刑措而不用臣君之馭海內也傾宮瓊樹象箸玉杯截脛剖心脯腎剗孕故其亡也忽焉今襄國鄴宮足康帝宇長安洛陽何爲者哉盤于游田耽於女德三代之亡恒必由此而忽爲獵車千乘養獸萬里奪人妻女十萬盈宮

尚書朱軌納言大臣以道路不修將加酷法此自陛下政之失和陰陽災沴暴降霖雨七旬霽方二日縱有鬼兵百萬尚未及修之而况人乎刑政如此其如史筆何其如四海何特願止作徒休宮女赦朱軌允衆望季龍省之不悅憚其疆但寢而不納弗之罪也季龍貪而無禮既王有十州之地金帛珠玉及外國珍奇異貨不可勝紀而猶以爲不足翼代帝王及先賢陵墓靡不發掘而取其寶貨焉邯鄲城西石子崗上有趙簡子墓季龍令發之初得炭深丈餘次得木板積厚八尺乃及泉其水清冷非常作絞車以牛皮

晉史

卷之三十一

三十五

囊汲之月餘而水不盡不可發而止又使掘秦始皇冢取銅柱鑄以爲器時沙門吳進言於季龍曰胡運將衰晉當復興宜苦役晉人以厭其氣於是近郡男女十六萬運土築華林苑及長牆於鄴北廣長數十里趙攬申鍾石璞等極諫季龍大怒曰牆朝成夕沒吾無恨矣乃以燭夜作死者數萬人命石宣祈於山川因而游獵戎卒十八萬出自金門季龍從後宮升陵霄觀望之笑曰我家父子如是自非天崩地陷當復何愁但抱子弄孫日爲樂耳宣馳逐無厭所在陳列行宮四面各以百里爲度驅園禽獸皆暮集其

所文武跪立圍守重行烽炬星羅光燭如晝命勁騎百餘馳射其中宣與嬖姬乘輦觀之嬉娛忘反獸殫乃止其有禽獸奔逸當之者坐有爵者奪馬步驅一日無爵者鞭之一百士卒飢凍而死者萬有餘人所過三州十五郡資儲靡有孑遺季龍復命石韜亦如之出自并州游於秦晉宣素惡韜寵是行也嫉之彌甚石韜起堂於太尉府號曰宣光殿梁長九丈宣視而大怒斬匠截梁而去韜怒增之十丈宣聞之恚甚謂所幸楊杯半成趙生曰凶豎敢如是汝能殺之當盡以韜之國邑分封汝等韜既死主上必親臨喪因

晉史

卷之三十一

三十六

行大事杯等許諾時東南有黃黑雲經天貫日韜素解天文見四惡之顧謂左右曰此變不小當有刺客起於中不知誰定當之是夜韜譙其寮屬於東明觀
吾酣慨然長嘆曰人居世無常別易會難各不歡飲因宿於佛精舍宣使楊杯等緣牆候梯而入殺韜置其刀箭而去旦宣奏之季龍哀驚氣絕久之方蘇將出臨之其司空李農諫曰害秦公者恐在蕭牆之內慮生非常不可以出季龍乃止嚴兵發哀於太武殿宣乘素車從千人臨韜喪不哭直言呵呵使

舉金看戶大笑而去季龍疑宣之害韜也謀召之懼其不入乃僞言其母哀過危假宣不虞已之見疑也入朝中官因而止之建興人史科發其事季龍馳使收之楊杯牟皮亾去執趙生而詰之生具首服季龍悲怒彌甚幽宜於席庫以鐵環穿其頤而鏢之取害韜刀箭舐其血哀號震動宮殿積柴鄴北使韜所親宦者拔其髮抽其舌鹿盧絞上四面縱火煙炎際天季龍從昭儀已下數千登中臺以觀之火滅取灰分置諸門交道中殺其妻子九人宣小子年數歲季龍甚愛之抱之而泣兒曰非兒罪季龍欲赦之其大臣

晉史則

卷之五十一

晉書

主

不聽遂於抱中取而戮之兒猶挽季龍衣而大叫時人莫不爲之流涕季龍因此發病季龍議立太子其太尉張舉進曰燕公斌彭城公遵並有武藝文德請擇而樹之初戎昭張豺之破上邽也獲劉曜幼女年十二有殊色季龍得而嬖之生子世封齊公至是豺以季龍年長多疾規立世爲嗣劉當爲太后已得輔政說季龍曰陛下再立儲宮皆出自倡賤是以禍亂相尋今宜擇母貴子孝者立之季龍曰卿勿言吾知太子處矣又議於東堂季龍曰吾欲以純灰三斛洗吾腹腸穢惡故生凶子兒年二十餘便欲殺公今世

方十歲比其二十吾已老矣於是勅公卿上書請立世大司農曹莫不署名季龍問其故莫頓首曰天下業重不宜立少是以不敢署也季龍曰莫忠臣也然未達朕意遂立世爲皇太子劉氏爲皇后季龍疾甚以石遵爲大將軍鎮關右石斌爲丞相錄尚書事張豺爲鎮衛大將軍並受遺輔政劉氏與張豺謀免斌官以王歸第石遵自幽州至鄴勅朝堂受拜配禁兵三萬遣之遵慟泣而去是日季龍疾小瘳問曰遵至未左右答言久已去矣季龍曰恨不見之季龍臨於西閭龍騰將軍中郎二百餘人列拜於前季龍曰何

晉史則

卷之五十一

晉書

主

所求也皆言聖躬不和宜令燕王入宿衛典兵馬或言乞爲皇太子季龍不知斌之廢也責曰燕王不在內邪呼來左右言王酒病不能入季龍曰促持輦迎之當付璽綬亦竟無行者尋惛眩而入張豺矯季龍命殺斌劉氏又矯命以豺爲太保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侍中徐統歎曰禍將作矣吾無爲豫之乃仰藥歿俄而季龍歿季龍僭位凡十五歲於是世卽位石遵聞季龍歿於季城欲聲張豺之罪戎卒九萬以石閔爲前鋒豺將出距之耆舊錫士皆曰天子兒來奔喪吾當出迎之不能爲張豺城戍也踰城而出

豺懼而出迎遵命執之夷三族假劉氏令以遵嗣位
封世爲譙王尋殺之世凡立三十三日於是以石斌
子衍爲皇太子石閔爲輔國大將軍錄尚書事輔政
初遵之發季城也謂閔曰努力事成以爾爲儲貳既
而立衍閔甚失望自以勳高一時規專朝政遵忌而
不任閔益有恨色遵召石鑒等入議於太后鄭氏之
前欲誅閔鄭氏曰季城迴師無棘奴豈有今日小驕
縱之不可便殺也鑒出遣宦者楊環馳以告閔閔遂
密謀廢遵使將軍蘇亥周成率甲士三十執遵于如
意觀遵時方與婦人彈碁閔成等曰反者誰也成曰

晉書

卷之二十一

二十九

義陽王鑒當立遵曰我尚如是汝等立鑒復能幾時
乃殺之遵凡在位一百八十三日鑒乃僭位以石閔
爲大將軍錄尚書事時石祗在襄國與姚弋仲符洪
等通和連兵檄誅閔閔使王簡帥衆數千守鑒於御
龍觀懸食給之令城內曰與官同心者住不同心者
各任所之勅城門不復相禁於是趙人百里內悉入
城胡羯去者填門閔知胡之不爲已用也班令內外
趙人斬一胡首送鳳陽門者文官進位三等武職悉
拜牙門一日之中斬首數萬閔躬率趙人誅胡羯無
貴賤男女老少長皆斬之死者二十餘萬戶屯據四方

者所在承閔書誅之於是高鼻多鬚濫死者半鑒鑒
殺之誅季龍孫二十八人盡殪石氏鑒在位一百三
日始勒以成帝咸和三年僭立二王四子凡二十三
年以穆帝永和五年滅

閔字永曾小字棘奴季龍之養孫也本姓冉勒破陳
午獲閔父瞻時年十二命季龍子之閔幼果銳季龍
撫如孫及長善謀策勇力絕人以軍功名大顯胡夏
宿將莫不憚之永和六年殺石鑒僭卽皇帝位國號
大魏復姓冉氏遣使者持節赦諸屯結皆不從石祗
聞鑒歿僭號於襄國諸六夷據州郡擁兵者皆應之

晉書

卷之二十一

三十

閔遣使臨江告晉曰胡逆亂中原今已誅之若能共
討者可遣軍來也朝廷不答閔率步騎十萬攻石祗
於襄國爲土山地道築室反耕祗大懼去皇帝之號
遣使詣慕容儼姚弋仲以乞師會石琨自冀州援祗
弋仲遣其子襄率騎二萬八千至自滎陽儼遣將軍
悅綰率甲兵二萬自龍城三方勁卒合十餘萬閔將
出擊之衛將軍王泰諫曰窮寇固迷希望外援今彊
救雲集欲吾出戰腹背擊我宜固壘勿出觀勢而動
以挫其謀今陛下親戎如失萬全大事去矣請慎無
出臣請率諸將爲陛下滅之閔將從之道士法饒進

曰太白經昂當殺胡王百戰百冠不可失也閔懷袂大言曰吾戰決矣敢諫者斬於是盡衆出戰姚襄悅綰石琨等三面攻之祗衝其後閔大敗與十餘騎奔鄴誅法饒父子支解之石祗使劉顯帥衆七萬攻鄴時閔潛還莫有知者內外兇兇皆謂閔已沒矣射聲校尉張艾勸閔親郊以安衆心閔從之訛言乃止劉顯次於明光宮去鄴二十三里閔懼召衛將軍王泰議之泰恚其謀之不從辭以瘡甚閔親臨問之固稱疾篤閔怒還宮顧謂左右曰巴奴乃公豈假汝爲命邪要將先滅羣胡却斬王泰於是盡衆而戰大敗顯

晉史綱

卷之三十一

三十二

軍追奔及於陽平斬首三萬餘級顯懼密使請降求殺祗爲效閔振旅而歸誅王泰夷其三族劉顯果殺祗傳首於鄴時慕容儁已剋幽薊略地至于冀州閔帥騎距之與慕容恪相遇於魏昌城閔大將軍董閏車騎張溫言於閔曰鮮卑乘勝氣勁不可當也請避之以溢其氣然後濟師以擊之閔怒曰吾成師以出將平幽州斬慕容儁今遇恪而避之人將侮我矣乃與恪遇十戰皆敗之恪乃以鐵鑕連馬簡善射鮮卑勇而無剛者五千方陣而前閔所乘赤馬曰朱龍日行千里左杖雙刃矛右執鉤戟順風擊之斬鮮卑三

百餘級俄而燕騎大至圍之數周閔衆寡不敵躍馬潰圍東走行二十餘里馬無故而歿爲恪所擒送之於薊儁立閔而問之曰汝奴僕下才何自妄稱天子閔曰天下大亂爾曹夷狄人面獸心尚欲篡逆我一時英雄何爲不可作帝王邪儁怒鞭之三百送於龍城斬於遼陘山山左右七里悉枯蝗蟲大起五月不雨至於十二月儁遣使者祀之謚曰武悼天王其日大雪是歲太和八年也

晉史綱

卷之三十一

三十二

晉史刪卷之三十二

慕容廆

六義附

茅國縉刪次

慕容廆字弁洛瓌鮮卑人其先有熊氏之苗裔世居北夷邑於紫蒙之野號曰東胡其後與匈奴金盛控弦之士二十餘萬風俗官號與匈奴略同秦漢之際爲匈奴所敗分保鮮卑山因以爲號曾祖莫護跋魏初率其諸部入居遼西從宣帝伐公孫氏有功拜率義王始建國於棘城之北時燕代多寇步搖冠莫護跋見而好之乃歛髮襲冠諸部因呼之爲步搖其後

晉史刪

卷之三十二

慕容廆

一

音訛遂爲慕容焉或云慕二儀之德繼三光之容遂以慕容爲氏廆幼而魁岸有大度安北將軍張華雅有知人之鑒廆童壯時往謁之華甚嘆異謂曰君必爲命世之器匡難濟時者也因以所服簪纓遺廆結殷勤而別廆以大棘城卽帝顓頊之墟也元康四年乃移居之教以農桑法制同於上國永嘉初廆自稱鮮卑大單于遼東太守建武初征虜將軍魯昌說廆曰今兩京傾沒天子蒙塵琅邪承制江東實人命所係明公雄據海朔跨總一方而諸部猶估衆稱兵未遵道化者蓋以官非王命又自以爲彊今宜通使琅

邪勸承大統然後敷宣帝命以伐有罪誰敢不從廆善之乃遣其長史王濟浮海勸進及帝卽尊位遣謁者陶遠授廆將軍單于時二京傾覆幽冀淪陷廆刑政修明虛懷引納流亡士庶多襁負歸之廆乃立郡以統流人冀州人爲冀陽郡豫州人爲成周郡青州人爲營丘郡并州人爲唐國郡於是推舉賢才委以庶政以河東裴嶷代郡魯昌北平陽耽爲謀王北海逢美廣平游遠北平西方虔渤海封抽西河宋夷河東裴開爲股肱渤海封奕平原宋該安定皇甫崑陵繆愷以文章才儁任居樞要會稽朱左車太山胡

晉史刪

卷之三十二

慕容廆

二

母翼魯國孔嘉以舊德清重引爲賓友平原劉讚儒學該通引爲東庠祭酒其世子號率國曹束修受業焉廆覽政之暇親臨聽之於是路有頌聲禮讓興矣廆嘗從容言曰獄者人命之所懸也不可以不慎賢人君子國家之基也不可以不敬稼穡者國之本也不可以不急酒色便佞亂德之甚也不可以不戒乃著家令數千言以申其旨咸和八年廆卒年六十五裴嶷字文興河東聞喜人廆以嶷爲長史委以軍國之謀及將遣使於建鄴妙簡行人令嶷將命初朝廷以廆僻在荒遠猶以邊裔之豪處之嶷盛言廆威

略又知四海英賢並爲其用舉朝改觀焉歲將還帝試畱疑以觀之歲辭曰臣世荷朝恩濯纓華省因事遠寄投迹荒遐今遭開泰得睹朝廷復賜恩詔卽畱京輦於臣之私誠爲厚幸願以皇居播遷山陵幽辱慕容龍驤將軍越在遐表乃心王室慨慷之誠義感天地方埽平中壤奉迎皇輿故遣使臣萬里表誠今若畱臣必謂國家遺其僻陋孤其丹心使懷義懈怠是以微臣區區忘身爲國貪還反命耳帝曰卿言是也乃遣疑還廐後謂羣僚曰裴長史名重中朝而降屈於此豈非天以授孤也

晉書

卷之三十一

慕容皝

三

慕容皝

庶兄翰

慕容皝字元貞廐第三子也雄毅多權略廐卒嗣位初皝庶兄翰驍武有雄才素爲皝所忌母弟仁及昭並有寵於廐皝亦不平之及廐卒並懼不自容翰出奔段遼仁勸昭舉兵廢皝皝殺昭遣使按仁仁知事發殺皝使東歸平郭於是盡有遼左之地自稱遼東公段遼弟蘭與翰圍柳城皝遣慕容汗及封奕等救之皝戒汗曰賊衆氣銳難與爭鋒宜顧萬全慎勿輕進汗性驍銳遣千餘騎爲前鋒而進封奕止之汗不從爲蘭所敗歿者太半咸康初皝將乘海討仁羣下

晉書

卷之三十一

慕容皝

四

咸諫以海道危阻宜從陸路皝曰舊海水無凌今自仁反已來凍合者三矣昔漢光武因滹沱之水以濟大業天其或者欲吾乘此而尅之乎吾討決矣有沮謀者斬乃率三軍從昌黎踐凌而進仁不虞皝之至也軍去平郭七里候騎乃告仁狼狽出戰爲皝所擒殺仁而還使其世子儁伐段遼諸城封奕攻宇文別部皆大捷而歸立納諫之木以開讜言之路封奕等以皝任重位輕宜稱燕王皝於是咸康三年僭卽王位皝以段遼屢爲邊患遣將軍宋回稱藩於石季龍請師討遼季龍於是總衆而至皝率諸軍攻遼令支以北諸城遼遣其將段蘭來距大戰敗之掠五千餘戶而歸季龍至徐無遼奔密雲山季龍入令支怒皝之不會師也進軍擊之至于棘城戎卒數十萬四面進攻郡縣諸部叛應季龍者三十六城相持旬餘左右勸皝降皝曰孤方取天下何乃降人乎遣子恪等率騎二千晨出擊之季龍諸軍驚擾棄甲而遁段遼遣使詐降於季龍請兵應接季龍遣其將麻秋率衆迎遼恪伏精騎七千於密雲山大敗之獲其司馬陽裕將軍鮮于亮擁段遼以歸段遼謀叛皝誅之皝雖稱燕王未有朝命乃遣其長史劉祚獻捷京師兼

言權假之意并請大舉討平中原又聞庾亮薨弟冰翼繼為將相乃表曰陛下命世天挺當隆晉道而遭國多難殷憂備嬰迹其所由實因故司空亮居元舅之尊執政裁下輕侮邊將故令蘇峻祖約不勝其忿遂致敗國前事不忘後事之表而中書監左將軍冰等內執樞機外擁上將昆弟並列人臣莫瞻陛下深敦渭陽何不封以藩國豐其祿賜阻其勢利使上無偏優下無私論如此榮辱何從而生疇咨何辭而起乎臣與冰等名位殊班出處懸邈而獨矯抗此言者上為陛下退為冰計疾苟容之臣顛而不扶昔徐福陳霍氏之戒宣帝不從至今忠臣更為逆族良由察之不審防之無漸臣今所陳可謂防漸矣但恐陛下不明臣之忠不用臣之計事過之日更處焦爛之後耳又與冰書引梁竇為諭冰見表及書甚懼遂奏聽號稱燕王初段遼之敗也翰奔於宇文歸自以威名夙振終不保全乃陽狂恣酒被髮歌呼歸信而不禁故得周游自任至於山川形便莫不練之號遣商人王車陰使察翰翰見車無言撫膺而已車還以白號曰翰欲來也乃遣車遺翰弓矢翰乃竊歸駿馬攜其二子而還咸康七年號遷都能城以牧牛給食家田

于宛中公收其八二分入私有牛而無地者亦田宛中公收其七三分入私號記室叅軍封祿諫曰臣聞聖王之宰國也薄賦而藏於百姓分之以三等之田十一而稅之自永嘉喪亂百姓流亡中原蕭條千里無煙先王以神武聖略保全一方故九州之人襁負萬里若赤子之歸慈父流人之多舊土十倍有餘人殷地狹故無田者十有四焉殿下以英聖之資南摧疆趙東滅句麗開境三千戶增十萬宜省罷諸苑以業流人人至而無資產者賜之以牧牛人既殿下之人牛豈失乎善藏者藏於百姓若斯而已矣且魏晉之世官牛田者官得六分百姓得四分私牛而官田者與官中分百姓安之人皆悅樂臣猶曰非明王之道而況增乎且水旱之厄堯湯所不免宜濬治溝澮循鄭白西門史起溉灌之法旱則決溝為雨水則入於溝澮上無雲漢之憂下無昏墊之患殿下聖性寬明思言若渴故人盡芻蕘前者叅軍王憲大夫劉明並竭忠獻款以貢至言主者奏以妖言犯上削黜禁錮其言是也殿下固宜納之如其非也宜亮其狂狷罪諫臣而求直言亦猶北行詣越豈有得邪號乃令曰覽封記室之諫孤實懼焉農者國之本而二千石

令長不遵孟春之令情農弗勸主者明詳推檢具狀以聞苑囿悉可罷之以給百姓各賜牛一頭若私有餘力樂取官牛懇官田者其依魏晉舊法溝洫溉灌有益官私主者量造務盡水陸之勢大人臣聞言於人主至難也妖妄不經之事皆應蕩然不問王憲劉明可悉復本官仍居諫司封生靈寢深得王臣之體詩不云乎無言不酬其賜錢五萬明宣內外有欲陳孤過者不拘貴賤勿有所諱時有黑龍曰龍各一見於龍山號親率羣僚觀之去龍二百餘步祭以太牢二龍交首嬉翔解角而去號大悅號新宮曰和龍立

所憚作鎮遼東高句麗不敢爲寇善撫接愛儒學士大夫至於卒伍莫不樂而從之及奔段遼深爲道所敬愛柳城之敗段蘭欲乘勝深入翰慮成本國之害詭說於蘭蘭遂不進後石季龍征遼號親將三軍略於支以北遼誠欲追之翰知號躬自總戎戰必尅勝乃謂遼曰今石氏向至方對大敵不宜復以小爲事燕主自來士馬精銳若其失利何以南禦乎蘭怒曰吾前聽卿誑說致成今患不復入卿計中矣乃率衆追號蘭果大敗翰雖處仇國因事立忠皆此類也及遼奔走翰又北投宇文歸旣而逃歸乃追勁騎百餘追之翰遙謂追者曰吾旣思戀而歸理無反面吾之弓矢汝曹足知無爲相逼自取也吾處汝國久恨恨不欲殺汝汝可百步豎刀吾射中者汝便宜反不中者可來前也追騎解刀豎之翰一發便中力鏖追騎乃散旣至旣甚加恩禮建元二年從號討宇文歸旣陣爲流矢所中臥病積時後疾漸愈於其家中騎馬自試或有人告翰私習騎疑爲非常旣素忌之遂賜歟焉翰臨歟謂使者曰翰懷疑外奔罪不容誅不能以骸骨委賊庭故歸罪有司天慈曲愍不肆之市朝今日之死翰之生也但逆胡踰據神州中原未

靖翰常尅心自誓志吞醜虜上成先王遺旨下謝山海之責不圖此心不遂沒有餘恨命也奈何仰藥而死

慕容儁

傳 卷之五十五

慕容儁字宣英號之第二子也初嵬常言吾積福累仁子孫當有中原既而生儁嵬曰此兄骨相不恒吾家得之矣及身長八尺二寸姿貌魁偉博觀圖書有文武幹略號次永和五年僭即燕王位是時石季龍次趙魏大亂儁將圖兼并之計簡精卒二十萬以待期明年儁率三萬南伐出自盧龍石季龍幽州刺史

卷之五十五

九

史王午棄城走儁陷其城因而都之及冉閔殺石祗僭稱大號遣使人常煒聘於儁儁使記室封裕詰之曰冉閔養息常才負恩篡逆何敢僭稱大號煒曰湯武親行誅放仲尼美之魏武養於宦官莫知所出衆不盈旅終成大功暴胡酷亂蒼生屠膾寡君奮劍而誅除之黎元獲濟可謂功格皇天恭承乾命有何不可裕曰石祗去歲使張舉請救云璽在襄國其言信不又聞閔鑄金爲已象壞而不成奈何言有天命煒曰誅胡之日在鄴者略無所遺璽何從而向襄國此求救之天之神璽實在寡君且妖孽之徒欲假

奇眩衆或改作萬端以神其事寡君今已握乾符類上帝何所求慮而取信此乎鑄形之事所未聞也儁旣銳信舉言又欣於閔鑄形之不成也必欲審之乃積薪置火於其側命裕等以意喻之煒神色自若抗言曰結髮已來尚不欺傭人况于乘乎巧詐虛言以救次者使臣所不爲也直道受戮殊自分耳益薪速火君之大惠左右勸儁殺之儁曰古者兵交使在其間遂赦之慕容恪進尅中山討冉閔於安喜閔懼奔於常山恪追及於泝水擒閔送之斬於龍城遂進攻鄴尅其城送冉閔妻子于中山先是蔣幹以傳國璽送於建鄴儁欲神其事言歷運在已乃詐云閔妻得之以獻賜號曰奉璽君因以永和八年僭即皇帝位建元曰元璽時朝廷遣使詣儁儁謂使者曰汝還白汝天子我承人乏爲中國所推已爲帝矣立世子曄爲皇太子初段蘭之子僉因冉閔之亂擁衆東屯廣固自號齊王稱藩於建鄴儁遣慕容恪討之恪旣濟河僉率衆來距遇於濟水之南大敗之遂進圍廣固諸將勸恪宜急攻之恪曰軍勢有宜緩以尅敵有宜急而取之若彼我勢均且有彊援慮腹背之患者須急攻之以速大利如其拔彊彼弱外無冠援力足制

之者當羈縻守之以待其斃兵法十圍五攻此之謂也龔恩結賊黨衆未離心濟南之戰非不銳也但其用之無術以致敗耳今憑固天險上下同心攻守勢倍軍之常法若其促攻不過數旬尅之必矣但恐傷吾士衆自有事已來卒不獲寧吾每思之不覺忘寢亦何宜輕殘人命乎當持久以取耳諸將皆曰非所及也乃築室反耕嚴固圍壘遂尅廣固振旅而歸僞太子曄死僞謚獻懷復立次子曄爲皇太子初僊有駿馬曰赭白有奇相逸力石季龍之伐棘城也僊將出避難欲乘之馬悲鳴踴齧人莫能近僊曰此馬見

晉書

卷之三

石季龍

三

異先朝孤常仗之濟難今不欲者蓋先君之意乎乃止季龍尋退號益奇之至是四十九歲矣而駿逸不虧僞比之於鮑氏驄命鑄銅以圖其象親爲銘贊僞勒其飭置之於城東掖門是歲象成而馬死僞自薊城遷於鄴繕修宮殿復銅雀臺常山大樹自拔根下得壁七十珪七十三光色精奇有異常玉僞以爲獄神之命以太牢祀之僞譙羣臣於蒲池酒酣賦詩因談經史語及周太子晉潸然流涕顧謂群臣曰昔魏武追痛倉舒孫權悼登無已孤常謂一主緣愛稱奇無大雅之體自曄以以來孤髮髮中白始知二主有

以而然卿等言曄定何如也孤今悼之得無貽怪將來乎其司徒左長史李績對曰獻懷之在東宮臣爲中庶子聖質志業臣實不敢不知先太子大德有八未見闕也僞曰卿試言之績曰至孝自天性與道合此其一也聰敏慧悟機思若流此其二也沉毅好斷理詣無幽此其三也疾諛亮物雅悅直言此其四也好學愛賢不耻下問此其五也英姿邁古藝業超時此其六也虛襟恭讓尊師重道此其七也輕財好施勤恤民隱此其八也僞泣曰卿雖褒譽然此兒若在吾死無憂也景茂幼冲器業未舉卿以爲何如績曰

晉書

卷之三

石季龍

三

皇太子天資岐嶷聖敬日躋而八德闡然二闕未補雅好游田娛心絲竹所以爲損耳僞顧謂曄曰伯陽之言藥石之惠汝宜戢之僞夜夢石季龍齧其臂寤而惡之命發其墓剖棺出尸踢而罵之曰死胡安敢夢生天子鞭之棄於漳水俄而僞寢疾謂慕容恪曰吾所疾悒然當恐不濟脩短命也復何所恨但二寇未除景茂冲幼慮其不堪多難吾欲遠追宋宣以社稷屬汝恪曰太子雖幼天縱聰聖必能勝殘刑措不可以亂王統也僞怒曰兄弟之間豈虛飾也恪曰陛下若以臣堪荷天下之任者寧不能輔少主乎僞曰

若汝行周公之事吾復何憂李績清方忠亮堪任大事汝善遇之偶死時年四十二在位十一年偶雅好文籍覽政之暇唯與侍臣錯綜義理性嚴重慎威儀未曾以慢服臨朝雖閑居宴處亦無懈怠之色云韓恒字景山濯津人也少能屬文師事同郡張載載奇之曰王佐才也永嘉之亂避地遼東廐召見嘉之拜泰軍事咸和中宋該等建議宜表請燕王之號恒獨以要君以求寵爵者非爲臣之義廐不平之出爲新昌令後與李產俱傳東宮從太子曄入朝偶謂左右曰此二傳一代偉人未易繼也其見重如此

晉書

卷之三

三

李產字子喬范陽人也少剛厲有志格初仕於石氏後任偶歷位尚書固辭年老不堪理劇轉拜太子太保謂子績曰以吾之才而致於此始者之願亦已過矣不可復以西夕之年取笑於來今也固辭而歸死於家子績字伯陽少以風節知名清辯有解理弱冠爲郡功曹時石季龍親征段遠師次范陽百姓飢餓軍供有關李龍大怒太守惶怖避匿績進曰郡帶北裔與寇接壤疆場之間人懷危慮間與駕親戎將除

身膏草野猶甘爲之敢有私吝而關軍實但比年災

儉家有菜色困弊力屈無所取濟逋廢之罪情在可矜季龍見績年少有壯節嘉而恕之於是太守獲免及仕偶累遷太子中庶子後曄立慕容恪欲以績爲尚書右僕射曄憾績往言不許恪屢請乃謂恪曰萬機之事委之叔父伯陽一人曄請獨裁績遂憂死

慕容暉

父父恪

皇甫

慕容暉字景茂偶第三子也偶死僭即帝位以慕容恪爲太宰錄尚書行周公事慕容評爲太傅慕容根爲太師曄既庸弱國事皆委之於恪慕容根自恃勲舊驕傲有無上之心忌恪之總朝權將伺隙爲亂乃

晉書

卷之三

十四

言於恪曰今主上幼冲母后干政殿下宜慮楊駿諸葛元遜之變思有以自全且定天下者殿下之功也兄亾弟及先王之成制過山陵之後可廢主上爲一國王殿下踐尊位以建大燕無窮之慶恪曰公醉乎何言之悖也昔曹滅吳札並於家難之際猶曰爲君非吾節况今儲君嗣統四海無虞宰輔受遺奈何便有私議公忘先帝之言乎根大懼陳謝而退恪以告慕容垂垂勸恪誅之恪曰今而新遭大凶二虜伺隙山陵未建宰輔自相誅滅恐乖遠近之望且可容忍根潛謀誅恪及評因而篡位入白可足渾氏及曄曰

太宰太傅將謀爲亂臣請率禁兵誅之以安社稷可足渾氏將從之曄曰二公國之親穆先帝所託終應無此未必非太師將爲亂也於是收根等於禁中斬之慕容恪有疾深慮曄政不在已慕容評性多猜忌乃召曄兄樂安王臧謂之曰吾以常才受先帝顧託之重每欲掃平關隴蕩一甌吳而疾痼彌留沒有餘恨也吳王天資英傑司馬職統兵權吾終之後必以授之國家安危實在於此不可昧利忘憂以致大悔又以告評月餘而死其國中皆痛惜之苻堅將苻謏據陝降於曄堅恐曄乘機入關大懼乃盡精銳以備

曄遣其將慕容厲與溫戰于黃墟厲師大敗單騎奔還溫軍大振次於枋頭曄懼謀奔和龍慕容垂曰不然臣請擊之若戰不捷走未晚也乃以垂爲使持節南討大都督慕容德爲征南將軍率衆五萬距溫乞師於苻堅堅遣將軍苟池率衆二萬出自洛陽師於潁川外爲赴援內實觀隙慕容德屯於石門絕溫糧漕溫頻戰不利糧運復絕及聞堅師之至乃焚舟棄甲而退德率勁騎四千先溫至襄邑東伏於澗中與垂前後夾擊王師大敗死者三萬餘人苟池聞溫班師邀擊於譙溫衆又敗死者萬計垂既有大功威德彌振慕容評素不平之遂謀殺垂垂懼奔於苻堅先是曄使其黃門侍郎梁琛聘於堅琛還言於評曰秦揚兵講武運粟陝東以琛觀之無久和之理兼吳王西奔必有觀釁之計深宜備之評曰不然秦豈可受吾叛臣而不懷和好哉琛曰隣國相并有自來矣況今並稱大號理無俱存苻堅機明好斷納善如流王猛有王佐之才銳於進取觀其君臣相得自謂千載一時桓溫不足爲慮終爲人患者其唯王猛乎曄評不以爲虞皇甫真又曰苻堅雖聘使相尋託輔車爲論然抗均隣敵勢同戰國終不能守信存和以崇久

要項來行人累績兼師出洛川夷險要害具之耳目
觀虛實以措奸圖聽風塵而伺國隙者寇之常也又
吳王外奔爲之謀主伍員之禍不可不慮曄召評而
謀之評曰泰國小力弱仗我爲援且苻堅庶幾善道
終不納叛臣之言不宜輕自擾懼以動寇心也曄從
之俄而堅遣其將王猛率衆伐曄曄使慕容評等率
精卒四十餘萬距之評以猛懸軍遠入利在速戰議
以持久制之猛乃遣騎五千夜從間道起火高山燒
評輜重火見鄴中評性貪鄙鄴固山泉賣樵鬻水積
錢絹如丘陵三軍莫有鬪志曄遣使議評曰高祖

晉史制

卷之三十一

慕容

二七

之子也宜以宗廟社稷爲憂奈何不務撫養勲勞專
以聚歛爲心乎評懼而與猛戰於潞川評師大敗死
者五萬餘人評等單騎遁還猛遂長驅至鄴堅復率
衆十萬會猛攻曄曄散騎侍郎徐蔚等夜開城門納
堅曄與評等數十騎奔于昌黎堅遣郭慶追及曄于
高陽堅將巨武執曄將縛之曄曰汝何小人而縛天
子武曰我梁山巨武受詔縛賊何謂天子邪遂送曄
於堅堅詰其奔狀曄曰狐死首丘欲歸死於先人墳
墓耳堅哀而釋之令還宮率文武出降封曄新興侯
淮南之敗隨堅還長安既而慕容垂攻苻丕于鄴墓

晉史制

卷之三十一

慕容

二八

容冲起兵關中曄謀殺堅以應之事發爲堅所誅時
年三十五始廐以武帝太康六年稱公至曄四世曄
在位二十一年以海西公太和五年滅通廐凡八
十五年慕容恪字玄恭號之第四子也幼而謹厚
沉深有大量數從號征伐臨機多奇策使鎮遠東甚
有威惠號將終謂僞曰今中原未一方建大事恪智
勇俱濟汝其委之及僞嗣位彌加親任累有大功封
太原王拜侍中假節大都督錄尚書僞寢疾引恪與
慕容評屬以後事及曄之世總攝朝權初建鄴聞僞
死曰中原可圖矣桓溫曰慕容恪尚存所受方爲大
耳慕容與根之就誅也內外危懼恪容止如常神色自
若出入往還一人步從或有諫之者恪曰人情懷懼
且當自安以靖之吾復不安則衆何瞻仰哉于是人
心稍定恪虛襟待物諮詢善道量才處任使人不踰
位朝廷謹肅進止有常度雖執權政每事必諮之於
評罷朝歸第則盡心色養手不釋卷其百僚有過未
嘗顯之自是庶僚化德稀宥犯者恪爲將不尚威嚴
專以恩信御物務於大略不以小令勞衆營內不整
似可犯而防禦甚嚴終無喪敗臨終曄親臨問以後
事恪曰吳王文武兼才管肅之亞陛下若任之以政

國其少安不然恐二寇必有闕關之計言終而死

皇甫真字楚季安定朝那人也弱冠以高才廩拜爲遼東國侍郎及僞備位從慕容評攻拔鄴都珍貨充溢真一無所取唯存恤人物收圖籍而已僞臨終與慕容恪等俱受顧託累遷太尉侍中苻堅密謀兼并欲觀審機隙乃遣其西戎主簿郭辯潛結匈奴左賢王曹轂令轂遣使詣鄴辯因從之真兄典仕苻堅爲散騎常侍從子奮覆並顯關西辯既至鄴歷造公卿言於真曰辯家爲秦所誅故寄命曹王貴兄常侍及奮覆兄弟並相知在素真怒曰臣無境外之交斯言

晉史刪

卷之三十三

九

何以及我君似姦人得無因緣假託乎乃白晡請窮詰之晡評不許辯還謂堅曰燕朝無綱紀實可圖之鑒機識變唯皇甫真耳堅曰以六州之地豈無智識士一人哉真亦秦人而燕用之固知關西多君子矣真性清儉寡慾不營產業飲酒至石餘不亂雅好屬文王猛入鄴真望馬首拜之明日更見語乃卿猛猛曰昨拜今卿何恭慢之相違也真答曰卿昨爲賊朝是國士吾拜賊而卿國士何所怪也猛大嘉之謂權翼曰皇甫真故大器也從堅入關爲奉車太尉數歲而死

終

晉史刪卷之三十三

苻洪

子健

健子生

洪季子健

茅國綰

苻洪字廣世略陽臨渭氐人也其先蓋有扈之苗裔世爲西戎酋長始其家池中蒲生長五丈五節如竹形時咸謂之蒲家因以爲氏焉父懷歸部落小帥先是隴右大雨百姓苦之謠曰雨若不止洪水必起故因名曰洪好施多權略驍武善騎射屬永嘉之亂乃散千金召英傑之士訪安危變通之術宗人蒲光蒲突遂推洪爲盟主石季龍將攻上邽洪請降季龍大悅委以西方之事冉閔言於季龍曰苻洪雄果其諸子並非常才宜密除之季龍待之愈厚及石季龍位洪有衆十餘萬時有說洪稱尊號者洪亦以讖文有草付應王又其孫堅背有艸付字遂改姓苻氏自稱三秦王初季龍以麻秋鎮枹罕冉閔之亂秋歸鄴洪使子雄擊而獲之以秋爲軍師將軍秋說洪西都長安洪深然之旣而秋因宴鳩洪將并其衆世子健收而斬之洪將死謂健曰所以未入關者言中州可指時而定今見困豎子中原非汝兄弟所能辦關中形勝吾以後便可鼓行而西言終而死年六十六

苻健字建業洪第三子也初母羌氏夢大罪而孕之及長勇果便弓馬好施善事人甚爲石季龍父子所親愛季龍雖外禮苻氏心實忌之乃陰殺其諸兄而不害健也及洪死健嗣位時京兆杜洪竊據長安健密圖關中懼洪知之乃僞繕宮室於枋頭課所部種麥示無西意有知而不種者健殺之以徇旣而盡衆西行遣其弟雄率步騎五千入潼關兄子菁自軹關入河東健執菁手曰事如不捷汝死河東我死河南比及黃泉無相見也自統大衆繼雄而進諸城盡陷三輔略定兵至長安杜洪奔健入而都之永和七年

借稱天王大單于立子萇爲天王皇太子八年健僭卽皇帝位于是置來賓館于平朔門以懷遠人起靈臺于杜門與百姓約法三章薄賦卑官垂心政事優禮耆老修尚儒學而關右稱來蘇焉新平有長人見語百姓張靖曰苻氏應天受命今當太平外面者歸中而安泰問姓名弗答俄而不見新平令以聞健以爲妖下靖獄會大雨霖河渭溢蒲津監寇登得一屐於河長七尺三寸人跡稱之指長尺餘文深一寸健嘆曰覆載之中何所不有張靖所見定不虛也赦之太子萇死立其子生爲太子健寢疾菁勸兵入東宮

將殺苻生自立時生侍健疾菁以健爲死廻攻東掖門健聞變升端門陳兵衆皆舍杖逃散執菁殺之數日健死時年三十九在位四年生字長生健第三子也幼而無賴祖洪甚惡之生無一目爲兒童時洪戲之問侍者曰吾聞瞎兒一淚信乎侍者曰然生怒引佩刀自刺出血曰此亦一淚也洪大驚鞭之生曰性耐刀槩不堪鞭撻洪曰汝爲爾不已吾將以汝爲奴生曰可不如石勒也洪懼跣而掩其口謂健曰此兒狂勃宜蚤除之不然長大必破人家健將殺之雄止之曰兒長成自當修改何至如此健乃止及長力舉千鈞雄勇好殺手格猛獸走及奔馬擊刺騎射冠絕一時萇旣死以讖言三羊五眼應苻故立爲太子健卒僭卽皇帝位時永和十二年也僞中書監胡文中書令王魚言於生曰比頻有客星孛于大角彗惑入於東井於占不出三年國有大喪大臣戮死願陛下修德以禳之生曰皇后與朕對臨天下亦足以塞大喪之變毛太傅梁車騎梁僕射受遺輔政可謂大臣也於是殺其妻梁氏及太傅毛貴車騎尚書令梁楞左僕射梁安未幾又誅侍中丞相雷弱兒及其九子二十七孫生雖在諒闇游飲自

若荒耽淫虐殺戮無道常等弓露刃以見朝臣錘鉗
鋸鑿備置左右繫羣臣于太極前殿飲酣樂奏生親
歌以和之命其尚書令辛牢典勸既而怒曰何不強
酒猶有坐者引弓射牢而殺之於是百僚大懼無不
引滿昏醉汗服失冠蓬頭偃仆生以爲樂生發三輔
人營渭橋金紫光祿大夫程肱以妨農害時上疏極
諫生怒殺之長安大風發屋拔樹行人顛頓宮中奔
擾或稱賊至宮門晝閉五日乃止生推告賊者殺之
判而出其心左光祿大夫強平極諫生怒以爲妖言
鑿其頂而殺之生下書曰朕受皇天之命君臨萬邦

晉史刪

卷之三十三

四

嗣統已來有何不善而謗謠之音扇滿天下殺不過
千而謂刑虐行者比肩未足爲稀方當峻刑極罰復
如朕何時猛獸及狼大暴盡則斷道夜則發屋惟害
人而不食六畜自生立一年獸殺七百餘人百姓苦
之皆聚而邑居遂廢農桑內外兇懼羣臣奏請禳災
生曰野獸飢則食人飽當自止天豈不予愛群生正
以百姓犯罪將助朕專殺而施刑教故耳但勿犯罪
何爲怨天而尤人哉生如阿房遇兄與妹俱行者逼
令爲非禮不從生怒殺之又譙羣臣于咸陽故城有
後至者皆斬之有司奏太白犯東井東井秦之分野

必有暴兵起於京師生曰星入井者必將渴耳何所
怪乎姚襄有衆二萬七千進據黃洛生遣苻黃眉苻
堅鄧羌率步騎萬五千討之襄深溝高壘固守不戰
鄧羌說黃眉曰傷弓之鳥落子虛發襄頻爲桓溫張
平所敗銳氣喪矣今謀固壘不戰是窮寇也襄性剛
狠易以剛動若長驅鼓行直壓其壘襄必忿而出師
可一戰擒也黃眉從之遣羌率騎三千軍于壘門襄
怒盡銳出戰羌僞不勝引騎而退襄追之于三原羌
迴騎距襄俄而黃眉與堅至大戰斬之盡俘其衆黃
眉等振旅而歸黃眉雖有大功生每於衆中辱之黃

晉史刪

卷之三十三

五

眉怒謀殺生自立事發伏誅初生夢大魚食蒲又長
安謠曰東海大魚化爲龍男便爲王女爲公問在何
所洛門東東海苻堅封也時爲龍驤將軍第在洛門
之東生不知是堅以謠夢之故誅其侍中太師錄尚
書事魚遵及其七十孫時又謠曰百里望空城鬱鬱
鬱何青青瞎兒不知法仰不見天星于是悉壞諸空
城以禳之生凶暴嗜酒連月昏醉左右或言陛下聖
明宰世天下惟歌太平生曰媚於我也引而斬之或
言陛下刑罰微過曰汝謗我也亦斬之所幸妻妾小
有忤旨便殺之流其尸於渭水又遣官人與男子裸

交於殿前生剥牛羊驢馬活爛鷄豚鵝三五十爲羣放之殿中或剥死囚面皮令其歌舞引羣臣觀之以爲嬉樂宗室動舊親戚忠良殺害略盡王公在位者悉以疾告歸人情危駭道路以目既自有目疾其所諱者不足不具少無缺傷殘毀偏隻之言皆不得道左右忤旨而死者不可勝紀至于截脛剝胎拉脅鋸頸者動有千數太史令康權言于生日昨夜三月並出彗星入於太微遂入于東井兼自去月上旬沉陰不雨迄至於今將有下人謀上之禍深願陛下修德以消之生怒以爲妖言撲而殺之生夜對侍婢曰阿

晉史刪

卷之三十三

六

苻堅 子宏附 王猛 苻詠 苻朗

苻堅字永固雄之子也其母苟氏嘗遊漳水祈子於西門豹祠其夜夢與神交因而有孕十二月而生堅焉有神光自天燭其庭背有赤文隱起成字曰艸付臣又土王咸陽臂垂過膝目有紫光祖洪奇而愛之名曰堅高平徐統有知人之鑒遇堅於路異之執其手曰苻郎此官之御街小兒敢戲於此不畏司隸縛邪堅曰司隸縛罪人不縛小兒戲也統謂左右曰此兒有伯王之相左右怪之統曰非爾所及也健之入關也夢天神遣使者朱衣赤冠命拜堅爲龍驤將軍

晉史刪

卷之三十三

七

與法訣於東堂慟哭嘔血謚曰哀封其子陽爲東海公堅自臨晉登龍門顧謂其群臣曰美哉山河之固權翼薛讚對曰吳起有言在德不在險深願陛下追蹤唐虞懷遠以德山河之固不足恃也堅大悅秋大旱堅減膳徹懸金玉綺繡皆散之戎士後宮悉去羅紈衣不曳地開山澤之利公私共之偃甲息兵與境內休息王猛親寵愈密朝政莫不由之特進樊世氏豪也有大勳於苻氏負氣倨傲衆辱猛曰吾輩與先帝共興事業而不預時權君無汗馬之勞何敢專官大任是爲我耕稼而君食之乎猛曰方當使君爲宰

晉書

卷之三十三

九

拾遺風化大行堅歎曰吾今始知天下之有法也天子之爲尊也堅僭位五年鳳皇集於東闕大赦其境內初堅之將爲赦也與王猛苻融密議於露堂悉屏左右堅親爲赦文猛融供進紙墨有一大蒼蠅入自牖間鳴聲甚大集於筆端躍而復來俄而長安街巷市里人相告曰官今大赦有司以聞堅驚謂融猛曰禁中無耳屬之理事何從泄也於是勅外窮推之咸言有一小人衣黑衣大呼於市曰官今大赦須臾不見堅歎曰其向蒼蠅乎聲狀非常吾固惡之諺曰欲人勿知莫若勿爲聲無細而弗聞事未形而必彰者

晉書

卷之三十三

九

豪且其初至吾告之至誠今而害之人將謂我何王師既旋慕容暉悔割武牢之地遣使謂堅曰頃者割地行人失辭有國有家分災救患理之常也堅大怒遣王猛與梁成鄧羌率步騎三萬署慕容垂為冠軍將軍以為鄉導攻慕容苻於洛陽大破之太和五年又遣猛率楊安張蚝鄧羌等率步騎六萬伐暉堅親送猛于霸東謂曰今授卿精兵委以重任可從壺關上黨出潞州所謂疾雷不及掩耳吾當躬自率眾以繼卿後猛曰臣籍宗廟之靈稟陛下神算殘胡不足平不煩鑿軫冒犯霜露但速勅有司部署

晉書

卷之三十三

晉書

堅大悅於是進師上黨所經郡縣皆降于尹

太傅慕容評率眾四十餘萬以拒猛評憚猛不敢進

屯於潞川猛進師與評相持猛遣將軍徐成規燕軍

近猛怒將斬之鄧羌請之曰今賊眾我寡諸朝將戰成大將也宜且有之猛曰若不殺成規軍法不立羌固

諫曰成規之郡將也雖違期應斬羌願與成規戰以

斷之猛弗聽羌怒還營嚴鼓勸兵將攻猛猛問其故

羌曰受詔討賊今有近賊自相殺欲先除之猛謂

羌義而有勇使語之曰將軍止吾今赦之成規免羌

于郡將尚爾况國家乎吾不復殺成規矣

于是遣銳卒五千夜從間道出評營後傍山起火燒其輜重火見

鄒中暉恩遣使讓評催之速戰猛知評賣水鬻薪有

可乘之會評又求戰乃陣於渭原而誓眾曰王景略

受國厚恩任兼內外今與諸軍深入賊地願戮力行

間以報恩顧受爵明君之朝慶觴父母之室不亦美

乎眾皆勇奮破釜棄糧大呼競進猛望評師之眾也

惡之謂鄧羌曰今日之事非將軍莫可以捷成敗之

機在斯一舉羌曰若以司隸見與者公無以為憂猛

曰此非吾之所及也必以安定太守萬戶侯相處羌

不悅而退俄而兵交猛召之羌寢而弗應猛馳就許

之羌於是大飲帳中與張蚝徐成等跨馬運矛馳入

評軍出入數四傍若無人塞旗斬將殺傷甚眾及日

中評眾大敗俘斬五萬有餘乘勝追擊又降斬十萬

晉書

卷之三十三

晉書

於是進師圍鄒堅聞之留太子宏守長安以苻融鎮

洛陽躬率精銳十萬向鄒七日而至於安陽過舊閭

引諸耆老語及祖父之事泣然流涕乃停信宿猛潛

至安陽迎堅堅謂之曰昔亞夫不出軍迎漢文將軍

何以臨敵而棄眾也猛曰臣每覽亞夫之事常謂前

却人主以此而為名竊未多之臣奉陛下神算擊垂

囚之虜若摧枯拉朽何足慮也監國冲幼鑾駕遠臨

脫有不虞其如宗廟何堅遂攻鄒陷之慕容暉出奔

高陽堅將郭慶執而送之堅入鄒宮閱其名籍凡郡

百五十七縣一千五百七十九諸州郡牧守及六夷

渠帥盡降于堅堅散曄宮人珍寶以賜將士以王猛持節鎮鄴赦慕容暉及其王公已下皆徙于長安堅嘗狩于西山樂而忘反伶人王洛叩馬諫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萬乘之主行不履危故文帝馳車袁公止轡孝武好田相如獻規陛下爲百姓父母蒼生所繫何可盤於游田以玷聖德若禍起須臾變在不測者其如宗廟何其如太后何堅曰善昔文公悟愆于虞人朕聞罪于王洛吾過也自是遂不復獵堅聞桓溫廢海西公也謂群臣曰溫前敗霸上後敗枋頭十五年間再傾國師六十歲公舉動如此不能思

晉史刪

卷之三十三

三

愆免退以謝百姓方廢畧以自悅將如四海何諺云怒其室而作色於父者其桓溫之謂乎自永嘉之亂庠序無聞及堅之僭學校漸興關隴清晏百姓豐樂自長安至於諸州皆夾路樹槐柳二十里一亭四十里一驛旅行者取給於途百姓歌之曰長安大街夾樹楊槐下走朱輪上有鸞栖英彥雲集誨我萌黎以王猛爲丞相以苻融代猛爲冀州牧融將發堅祖於霸東堅母苟氏以融少子甚愛之比發三至灞上其夕又竊如融所內外莫知是夜堅寢於前殿太史令魏延上言天市南門屏內后妃星失明左右聞寺不

見后妃移動之象堅推問知之驚曰天道與人何其不遠遂重星官王猛至長安加都督中外諸軍事彗星出於尾箕長十餘丈經太微掃東井太史令張孟言于堅彗起尾箕而掃東井此燕滅秦之象因勸堅誅慕容暉及其子弟堅不納更以曄爲尚書垂爲京兆尹冲爲平陽太守苻融聞之上疏切諫堅報之曰朕將混六合以一家同有形于赤子夫天道助順脩德則禳災苟求諸已何懼外患時有人於堅明光殿大呼曰甲申乙酉魚羊食人悲哉無復遺堅命執之俄而不見秘書監朱彤等因請誅鮮卑堅不從及王

晉史刪

卷之三十三

三

猛卒堅置聽訟觀於未央之南遣其武衛苟萇中書令梁熙步兵校尉姚萇等率騎十三萬伐張天錫於姑臧天錫率中軍二萬次金昌又遣司兵趙充哲爲前鋒率勁勇五萬與萇等戰於赤岸哲大敗天錫慙而奔還萇至姑臧天錫降於軍門萇送之長安封歸義侯初萇等將征天錫堅爲其立第於長安至是居之堅既平涼州又遣其安北將軍苻洛率幽州兵十萬討代王涉異犍犍戰敗遁於弱水其子翼主縛父請降堅以翼犍荒俗未叅仁義令入太學習禮以翼主執父不孝遷之於蜀堅嘗之太學召涉異犍問曰

中國以學養性而人壽考漠北噉牛羊而人不壽何也翼隼不能答堅以關中水旱不時議依鄭白故事發其王侯已下及豪望富室僮隸三萬人開涇水上源鑿山起堤通渠引瀆以溉岡鹵之田百姓賴其利大宛獻天馬千里駒皆汗血朱鬣五色鳳膺麟身堅曰吾思漢文之返千里馬咨嗟美詠今所獻馬其悉返之庶克念前王髣髴古人矣乃命群臣作止馬詩而遺之時苻丕又圍晉南中郎將朱序于襄陽御史中丞李柔劾丕以師老無功請徵下廷尉堅曰不等費廣無成實宜貶戮但師已淹時不可虛返其特原

晉書

卷之三十三

十四

之令以功成贖罪因遣黃門郎韋華持節切讓丕等仍賜以劔曰來春不捷者汝可自裁不足復持面見吾也不大恩促圍攻之遂陷襄陽執朱序送於長安署爲度支尚書又以苻洛鎮成都命從伊闕自襄陽溯漢而上洛健之兄子也雄勇多力而猛氣絕人堅深忌之故常爲邊牧及是遷也恚怒謀於衆曰孤帝室至親主上不能以將相任孤常擯孤於外旣投之西裔復不聽過京師此必有伏計沈孤於漢水矣爲宜束手就命爲追晉陽之事以匡社稷邪諸君意如何其治中平頽妄陳祥瑞勸洛舉兵洛因懷袂大言

曰孤計決矣沮謀者斬於是自稱秦王率衆七萬發和龍將圖長安於是關中騷動盜賊並起堅遣使數之曰天下未一家兄弟匪他何爲而反可還和龍當以幽州永爲世封洛謂使者曰汝還白東海王幽州福阨不足容萬乘須還王咸陽以承高祖之業堅大怒以苻融爲大都督授之節度使徑襲和龍海行四百餘里與洛戰於中山大敗之執洛送於長安堅徙洛於涼州洛旣平堅以關東地廣人殷思所以鎮靜之引其羣臣于東堂議曰凡我族類支胤彌繁今欲分三原九嶠武都汧雍十五萬戶於諸方要鎮不忘

晉書

卷之三十三

十五

舊德爲磐石之宗於諸君之意如何皆曰此有周所以祚隆八百社稷之利也于是分四帥子弟三千戶以配苻丕鎮鄴如世封諸侯堅送不於灞上流涕而別識者以爲喪亂流離之象於是以石越鎮龍城韓胤鎮平城梁謙鎮薊城毛興鎮枹罕王騰鎮晉陽各配支戶三千苻暉鎮洛陽苻融鎮蒲坂先是高陸人穿井得龜大三尺背有八卦文堅命太卜池養之食以粟及此而死藏其骨於太廟其夜廟永高虜夢龜謂之曰我本出將歸江南遭時不遇隕命秦庭又有入夢中謂虜曰龜三千六百歲而終終必妖興亡國

之徵也堅自平諸國之後國內殷實遂示人以侈懸珠簾於正殿以朝群臣尚書郎裴元略諫堅大悅命去珠簾以元略爲諫議大夫太元七年堅宴群臣於前殿樂奏賦詩秦州別駕姜平子詩有丁字直而不曲堅問其故平子曰臣丁至剛不可以屈且曲下者不正之物未足獻也堅笑曰名不虛行因擢爲上第堅兄法子東海公陽與王猛子散騎侍郎皮謀反事洩堅問及狀陽曰禮云父母之仇不同天地臣父哀公死不以罪齊襄復九世之仇而況臣乎皮曰臣父丞相有佐命之勲而臣不免貧餒所以圖富也堅流涕謂陽曰哀公之薨事不在朕卿寧不知之讓皮曰丞相臨終託卿以十具牛爲田不聞爲卿求位知子莫若父何斯言之徵也皆赦不誅堅銳意入寇引群臣會議曰吾統承大業垂三十載夷通稱四方略定惟東南一隅未賓王化吾每思天下不一未嘗不臨食輟鋪今略計兵杖精卒可九十七萬吾將躬先啓行薄伐南裔於諸卿意何如秘書監朱彤曰陛下應天順時恭行天罰必有征無戰然後迴駕岱宗告成封禪起白雲於中壇受萬歲於中嶽終古一時書契未有堅大悅曰吾之志也左僕射權翼進曰臣以

爲晉未可伐夫以紂之無道天下離心八百諸侯不謀而至武王猶曰彼有人焉迴師止旆三仁誅放然後奮戈牧野今晉道雖微未聞喪德君臣和睦上下同心謝安桓冲江左偉才可謂晉有人焉未可圖也堅默然久之曰諸君各言其志太子左衛率石越對曰今歲鎮星守斗牛福德在吳且晉有長江之險無昏貳之釁臣愚以爲利用修德未宜動師堅曰吾聞武王伐紂逢歲犯星天道幽遠未可知也昔吳孫皓因三代之業龍驤一呼君臣面縛雖有長江其能固乎以吾之衆投鞭於江足斷其流群臣各有異同庭議者久之堅曰所謂築室於道沮計萬端吾當內斷於心矣羣臣出獨留符融謂曰自古大事定策者一兩人而已群議紛紜徒亂人心吾當與汝決之融曰歲鎮在斗牛吳越之福不可以伐一也晉主休明朝臣用命不可以伐二也我數戰兵疲有憚敵之意不可以伐三也諸言不可者策之上也願陛下納之堅作色曰汝復如此天下之事吾當誰與言之吾雖未稱令主亦不爲闇劣以累捷之威擊垂亾之寇何不克之有乎吾終不以賊遺子孫爲宗廟社稷之憂也融泣曰吳之不可伐昭然虛勞大舉必無功而反臣

之所憂非此而已陛下寵育鮮卑羌羯布諸畿甸舊
人族類斥徙遐方今傾國而去如可風塵之變者奈
宗廟何臣智識愚淺誠不足采王景略一時奇士陛
下每擬之孔明其臨終之言不可忘也堅不納游于
東苑命沙門道安同輦顧謂安曰朕將與公南遊吳
越謁廩陵於疑嶺瞻禹穴於會稽泛長江臨滄海不
亦樂乎安曰陛下應天御世居中土而制四維端拱
而化與堯舜比隆何爲櫛風沐雨蒙塵野次乎且東
南地下氣癘虞舜遊而不返大禹適而弗歸何足以
上勞神駕下困蒼生若鸞駕必欲親動不願遠涉江

晉書

卷之三十三

晉書

卷之三十三

准可暫幸洛陽明授勝略堅不納先是群臣以堅信
重道安謂安曰主上欲有事於東南公何不爲蒼生
致一言也故安因此而諫符融及尚書原紹石越等
上書面諫前後數十堅終不從堅少子中山公詵有
寵於堅又諫曰臣聞季良在隨楚人憚之宮奇在虞
晉不聞兵國有人焉故也今陽平公國之謀主而陛
下違之晉有謝安桓冲而陛下伐之是行也臣竊惑
焉堅曰國有大謀孺子言焉將爲戮也冠軍慕容垂
言於堅曰臣聞小不敢大弱不御強况大秦之應符
陛下之聖武強兵百萬韓白盈朝而令司馬氏偷現

假號以賊虜遺子孫哉詩云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
于成陛下內斷神謀足矣不煩廣訪朝臣以亂聖慮
昔晉武之平吳也言可者張杜數賢而已若採群臣
之言豈能建不世之功堅大悅曰與吾定天下者其
惟卿耳賜帛五百匹晉車騎將軍桓冲率衆十萬攻
襄陽堅大怒下書悉發諸州公私馬人十丁遣一兵
良家子年二十已下武藝驍勇富室材雄者皆拜羽
林郎下書期克捷之日以帝爲尚書左僕射謝安爲
吏部尚書桓冲爲侍中並立第以待之良家子至者
三萬餘騎遣征南符融驃騎張蚝撫軍苻方衛軍梁

晉書

卷之三十三

晉書

卷之三十三

成平南慕容暉冠軍慕容垂率步騎二十五萬爲前
鋒堅發長安戎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前後千里
旌鼓相望堅至項城涼州之兵始達咸陽蜀漢之軍
順流而下幽冀之衆至于彭城東西萬里水陸齊進
運漕萬艘融等攻陷壽春番攻陷項城梁成率衆五
萬屯于洛澗晉遣都督謝石徐州刺史謝玄豫州刺
史桓伊輔國謝琰等水陸七萬相繼距融去洛澗二
十五里憚成不進龍驤將軍胡彬先保硤石爲融所
逼糧盡潛遣使告石等曰今賊盛糧盡恐不見大將
軍融軍人獲而送之融乃馳使白堅曰賊少易俘但

懼其越逸堅大悅捨大軍于項城以輕騎八千兼道赴之令軍人曰敢言吾至壽春者拔舌故石等弗知晉龍驤將軍劉牢之率勁卒五千夜襲梁成壘克之斬成士卒死者萬五千謝石等遂水陸繼進堅與苻融登城而望王師見部陣齊整將士精銳又北望八公山上艸木皆類人形顧謂融曰此亦勅敵也何謂少乎憮然有懼色堅遣其尚書朱序說石等以衆盛欲脅而降之序謂石曰若秦百萬之衆皆至則莫可敵也及其衆軍未集宜在速戰若挫其前鋒可以得志石聞堅在壽春也懼謀不戰以疲之謝琰勸從序

晉書

卷之三十三

晉書

三

言遣使請戰許之堅列陣逼肥水王師不得渡遣使謂融曰君懸軍深入置陣逼水此持久之計豈欲戰者乎若小退師令將士周旋僕與君公緩轡而觀之不亦美乎融於是麾軍却陣欲因其濟水覆而取之軍遂奔退制之不可止融馳騎略陣馬倒被殺軍遂大敗王師乘勝追擊至于青岡死者相枕堅爲流矢所中單騎遁還於淮北飢甚人有進壺飧豚髀者堅食之大悅曰昔公孫豆粥何以加也命賜帛十匹辭曰臣聞白龍厭天池之樂而見困豫且陛下蒙塵之難豈自天乎且妾施不爲惠妾受不爲忠陛下臣之

父母也安有子養而求報哉弗顧而退堅大慙顧謂其夫人張氏曰朕若用朝臣之言豈見今日之事邪當何面目復臨天下乎潛然流涕而去聞風聲鶴唳皆謂晉師之至其僕射張天錫尚書朱序等皆歸順初諺言堅不出項群臣勸堅停項爲六軍聲鎮堅不從故敗諸軍悉潰惟慕容垂一軍獨全堅以千餘騎赴之垂子寶勸垂殺堅垂不從乃以兵屬堅堅收離集散比至洛陽衆十餘萬百官威儀軍容粗備未及關而垂有貳志說堅請巡撫燕岱并求拜墓堅許之權翼固諫以爲不可堅不從堅至自淮南次於長安

晉書

卷之三十三

晉書

三

之行宮哭苻融而後入告罪于其太廟衛軍從事中郎丁零翟斌及於河南長樂公苻丕遣慕容垂及苻飛龍討之垂南結丁零殺飛龍盡坑其衆引丁零烏丸之衆二十餘萬以攻鄴城慕容暉弟泓聞垂攻鄴亡命東奔收鮮卑數千還屯華陰慕容暉乃潛使諸弟及宗人起兵於外以爲之爲泓所敗泓衆遂盛自稱濟北王推叔父垂爲吳王堅以廣平公苻熙鎮蒲坂徵苻融爲大將軍以賓衝爲長史姚萇爲司馬討泓于華澤平陽太守慕容冲起兵河東進攻蒲坂堅命賓衝討之苻融勇果輕敵泓聞其至也懼率

衆緣奔開東敵馳兵要之姚萇謀曰鮮卑有思歸之心宜驅出關不可遏也敵弗從戰于華澤敵敗績被殺堅大怒萇懼誅遂叛資衝擊慕容冲于河東大破之冲率騎八千奔于泓軍泓衆至十餘萬遣使謂堅曰秦爲無道滅我社稷今秦師傾敗吳王已定關東可速資備大駕奉送家兄皇帝還返鄴都與秦以武牢爲界分王天下永爲隣好堅大怒召慕容暉責之曰泓書如此卿欲去者朕當相資卿之宗族可謂人面獸心殆不可以國士期也暉叩頭流血泣涕陳謝堅久之曰此自二豎之罪非卿之過復其位待之如舊

晉書

卷之三十三

慕容

三十三

初命暉以書招喻垂及泓冲而暉密遣使者謂泓曰吾既籠中之人必無還理且吾燕之罪人也不足復顧勉建大業以興復爲務聽吾死問汝便即尊位泓于是進向長安改年曰燕興堅率步騎二萬討姚萇于北地使護軍楊壁游騎二千斷其奔路萇軍渴甚有死者俄而降雨於萇營營中水三尺周營百步之外寸餘而已於是萇軍大振堅方食去按怒曰天其無心何故降澤賊營萇又東引慕容泓爲援泓謀臣高蓋宿勤崇等以泓德望後冲且持法苛峻乃殺泓立冲爲皇太弟承制行事堅聞慕容冲攻長安引師

而歸使苻暉距冲河間暉師敗績冲遂據阿房城初堅之滅燕冲姊爲清河公主年十四有殊色堅納之寵冠後庭冲年十二亦有龍陽之姿堅又幸之姊弟專寵宮人莫進長安歌之曰一雌復一雄雙飛入紫宮又謠曰鳳凰鳳凰止阿房堅以鳳凰非梧桐不栖非竹實不食乃植桐竹數十萬株於阿房城以待之冲小字鳳凰至是終爲堅賊入止阿房城焉冲進逼長安堅登城觀之歎曰此虜何從出哉遣使以錦袍遺冲稱詔曰朕於卿恩分如何而一朝忽爲此冲命詹事答之稱皇太弟有令孤今心在天下豈顧一袍

晉書

卷之三十三

慕容

三十三

小惠苟能知命便可君臣束手自當寬貸以酬曩好終不使既往之施獨美于前堅大怒曰吾不用王景略陽平公之言使白虜敢至于此苻不在鄴糧竭馬無草創草木而食之會丁零叛慕容垂垂引師去鄴始具西問知苻敵等喪敗長安危逼乃遣從弟就請救於謝玄堅遣鴻臚郝稚微處士王嘉于到獸山既至堅每日召嘉與道安於外殿動靖諮問之慕容暉入見東堂稽首謝曰弟冲孤背國恩臣罪應萬死陛下垂天地之容臣蒙更生之惠臣二子昨婚明當三日欲暫屈驢駕幸臣私第堅許之暉出嘉曰稚微作

遽除不成文章會天大雨不得殺牢堅與群臣莫之能解是夜大而晨不果出時鮮卑在城者猶有千餘人晦密與之結謀伏兵請堅因而殺之事覺堅乃誅暉父子及其宗族城內鮮卑無少長及婦女皆殺之慕容垂復圍鄴城朝遣劉牢之等率衆二萬水陸運漕救鄴時長安大飢人相食慕容冲僭稱尊號於阿房改年更始堅與冲戰各有勝負暉屢爲冲所敗堅讓之曰汝吾之子也擁大衆屢爲白虜小兒所摧何用生爲暉憤恚自殺堅復遣領軍楊定率精騎擊冲大敗之俘掠鮮卑萬餘而還堅怒悉坑之定果勇

晉書

卷之三十三

晉書

卷之三十三

善戰冲深憚之鄴中飢甚丕率鄴城之衆就晉穀于枋頭劉牢之入屯鄴城慕容垂軍人飢甚多奔中山幽冀人相食初關東謠曰幽州缺生當滅若不滅百姓絕缺垂之本名與丕相持經年百姓幾絕先是姚萇攻新平新平太守苟輔將降之郡人遣西太守馮傑等諫曰天下喪亂忠臣乃見昔田單守一城而存齊今秦之所有猶連州累鎮臣子之於君父死而後已豈宜貳哉輔大悅于是憑城固守斬獲萬計至是糧竭矢盡外救不至萇遣使謂輔曰吾方以義取天下豈仇忠臣乎卿但率見衆男女還長安吾須此城

置鎮輔以爲然率男女萬五千口出城萇圍而坑之男女無遺初石季龍末清河崔悅爲新平相爲郡人所殺悅子液後仕堅爲尚書郎自表父仇不同天地請還冀州堅愍之禁錮新平人缺其城角以耻之新平酋望深以爲慙故相率距萇以立忠義時長安雖危逼馮翊諸堡壁猶有負糧冒難而至者多爲賊所殺三輔人爲冲所略者遣使告堅請放火以爲內應堅曰哀諸卿忠誠何復已已但時運厄喪恐無益於國空使諸卿坐自夷滅吾所不忍且吾精兵若獸利器如霜而勦於烏合疲鈍之賊豈非天也宜善思之

晉書

卷之三十三

晉書

卷之三十三

衆固請曰臣等投身爲國沒無遺恨堅遣騎七百應之而冲營放火者爲風焰所燒其能免者十有一二堅深痛之身爲設祭而招之歔歔流涕悲不自勝衆咸相謂曰至尊慈恩如此吾等有死無移冲毒暴關中人皆流散道路斷絕千里無烟先是謠曰堅入五將山長得堅大信之告其太子宏曰脫如此言天或導予于是付宏以後事將中山公詵張夫人率騎數百出如五將宣告州郡期以孟冬救長安宏尋將母妻宗室男女數千騎出奔百寮逃散慕容冲入據長安縱兵大掠死者不可勝計初堅之分臣戶於諸鎮

也趙整因侍援琴而歌曰阿得脂阿得脂博勞舊父是仇緩尾長翼短不能飛遠徙種人畱鮮卑一旦緩急語阿誰堅笑而不納至是整言驗矣堅至五將山姚萇遣將軍吳忠圍之堅眾奔散獨侍御十數人而已神色自若坐而待之召宰人進食俄而忠至執堅以歸新平幽之別室萇求傳國璽于堅堅瞋目叱之曰小羌乃敢干逼天子璽已送晉不可得也萇又遣尹緯說堅求為堯舜禪代之事堅責緯曰禪代者聖賢之事姚萇叛賊奈何擬之萇乃繼堅于新平佛寺時年四十八中山公詵及張夫人並自殺是歲太元

晉史刪

卷之三

苻堅

十年也宏之奔也假道歸順朝廷宏于江州歷位輔國將軍義熙初以謀叛被誅初堅強盛之時國有童謠云河水清復清苻詔死新城堅聞而惡之每征伐戒軍候云地有名新者避之時又童謠云阿堅連牽三十年若後欲敗當在江淮間堅在位二十七年因壽春之敗其國大亂後二年竟死于新平佛寺王猛字景略北海劇人也家于魏郡少貧賤以鬻舂為業嘗負舂于洛陽有一人貴買其舂而云無直自言家去此無遠可隨我取直猛利其貴而從之行不覺遠忽至深山見一父老鬚髮皓然踞胡床而坐左

晉史刪

卷之三

王猛

右十許人有一人引猛進拜之父老曰王公何緣狂也乃十倍償舂直遣人送之猛既出顧視乃嵩高山也猛瓌姿偉博學好兵書謹重嚴毅氣度雄遠細事不干其慮自不參其神契略不與交通是以浮華之士咸輕而笑之猛悠然自得不以屑意少游于鄴都時人罕能識也惟徐統見而奇之召為功曹遁而不應遂隱于華陰山懷佐世之志希龍顏之主歛翼待時候風雲而後動桓溫入關猛被褐而詣之一面談當世之事捫蝨而言旁若無人溫察而異之問曰吾奉天子之命杖義討逆為百姓除殘賊而三秦豪傑未有至者何也猛曰公不遠數千里深入寇境長安咫尺而不渡霸水百姓未見公心所以不至溫默然無以酬之溫請與俱南猛還山諮師師曰卿與桓溫豈並世哉在此自可富貴何為遠乎猛乃止苻堅將有大志聞猛名遣呂婆樓招之一見便若平生若玄德之遇孔明也及堅僭位累遷尚書左僕射司隸校尉居中宿衛時猛年三十六歲中五遷權傾內外宗戚舊臣皆害其寵後率諸軍討慕容暉軍禁嚴明師無私犯猛之未至鄴也劫盜公行及猛之至遠近帖然燕人安之進封清河郡侯留鎮冀州俄人為承

相加都督中外諸軍事猛表讓久之堅曰卿昔螭蟠布衣朕龍潛弱冠朕奇卿于暫見擬卿爲卧龍卿亦異朕於一言迴考槃之雅志豈不精拜神交千載之會雖傳巖入夢姜公悟兆今古一時亦不殊也自卿輔政幾將二紀朕且欲從容於上望卿勞心於下弘濟之務非卿而誰遂不許猛宰政公平流放尸素拔幽滯顯賢才外脩兵革內崇儒學勸課農桑教以廉耻於是兵強國富垂及升平猛之力也堅常勅其太子宏長樂公丕等曰汝事王公如事我也其見重如此廣平庠思流寄開右因母歸葬請還冀州猛謂思曰便可速裝是暮已符鄉發遣及始出關郡縣已被符管攝其令行禁整事無留滯皆此類也性剛明清肅於善惡尤分微時一餐之惠睚眦之忿靡不報焉時論頗以此少之及寢疾堅親祈南北郊宗廟社稷分遣侍臣禱河嶽諸祀猛疾小瘳大赦其境內殊死已下及疾篤堅親臨省病問以後事猛曰晉雖僻陋吳越乃正朔相承親仁善隣國之寶也臣沒之後願不以晉爲圖鮮卑羌虜我之仇也終爲人患宜漸除之以便社稷言終而死時年五十一堅哭之慟比飲三臨謂太子宏曰天不欲使吾平一六合邪何奪

吾景略之速也謚曰武侯朝野巷哭三日 符融字博休堅之季弟也岐嶷夙成弱冠有台輔之望堅僭號拜侍中融聰辨明慧談玄論道雖道安無以出之耳聞則誦過目不忘時人擬之王粲旅力雄勇騎射擊刺百夫之敵銓綜內外刑政脩理進才理滯王景略之流也尤善斷獄奸無所容後爲司隸校尉京兆人董豐遊學三年而返過宿妻家是夜妻爲賊所殺妻兄疑豐殺之送豐有司豐不堪楚掠誣引殺妻融察而異之問曰汝行往還頗有怪異及卜筮不豐曰初將發夜夢乘馬南渡水反而北渡復自北而南馬停水中鞭策不去俯而視之見兩日在水下馬左白而濕右黑而燥寤而心悸竊以爲不祥問之筮者筮者云憂獄訟遠三枕避三沐旣至妻爲具沐夜授豐枕豐記筮者之言皆不從之旣乃自沐枕枕而寢融曰吾知之矣周易坎爲水馬爲離夢乘馬南渡旋北而南者從坎之離三爻同變變而成離離爲中女坎爲中男兩日二夫之象馬左而濕濕水也左水右馬馮字也兩日昌字也其馮昌殺之乎於是推檢獲昌而詰之昌具首服曰本與其妻謀殺豐期以新沐枕枕爲驗是以誤中婦人在冀州有老母遇劫於路

母揚聲唱盜行人爲母逐之既擒劫者劫者返誣行人爲盜時日垂暮母及路人莫知孰是乃俱送之融見而笑曰此易知耳可二人並走先出鳳陽門者非盜旣而還入融正色謂後出者曰汝真是盜何以誣人其發奸摘伏皆此類也所在盜賊止息路不拾遺微拜錄尚書事融善謀略好施愛士專方征伐必有殊功堅旣有意荆揚時慕容皝等常說堅以平吳封禪之事堅謂江東可平寢不暇旦融每諫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窮兵極武未有不亡且國家戎族也正朔不歸江東雖不絕如縷然天之所相終不可滅堅曰帝王歷數豈有常哉惟德之所授耳汝所以不如吾者正病此不達變通大運劉禪可非漢之遺祚然終爲中國之所并吾將任汝以天下之事奈何事事折吾沮壞大謀汝尚如此况於衆乎堅之將入寇也融又切諫曰陛下聽信鮮卑羌虜諂諛之言採納良家少年利口之說臣恐非但無成亦大事去矣垂莫皆我之仇敵思聞風塵之變冀因之以逞其凶德少年等皆富足子弟希關軍旅苟說佞諂之言以會陛下之意不足採也堅弗納及淮南之敗垂莫之叛堅悼恨彌深 苻朗字元達堅之從兄子也性宏

達神氣爽邁幼懷遠操不屑時榮堅嘗目之曰吾家千里駒也徵拜青州刺史後遣使詣謝玄求降玄表朗許之詔加散騎侍郎旣至揚州風流邁於一時驃騎長史王忱江東之偶聞而詣之朗稱疾不見沙門釋法汰問朗曰見王吏部兄弟未朗曰吏部爲誰非人面而狗心狗面而人心者乎王忱醜而才慧國寶美貌而才劣於弟故朗云然汰悵然自失其忤物侮人皆此類也謝安常設讌請之朝士盈坐並机樽壺席朗每事欲誇之唾則令小兒跪而張口既唾而舍出頃復如之坐者以爲不及之遠也善識味醎酢及醬史制 卷之三十三 三十一

苻丕 苻登

徐嵩附

苻丕字永叔堅之長庶子也少而聰慧好學博綜經史堅與言將略嘉之命鄧羗教以兵法文武才幹亞于苻融爲將善收士卒情出鎮于鄴東夏安之堅敗歸長安丕爲慕容垂所逼自鄴奔枋頭堅之死也不復入鄴城將收兵趙魏西赴長安會幽州刺史王永平州刺史苻冲率衆三萬進屯壺關遣使招丕丕乃去鄴率男女六萬餘口進如路川驃騎張蚝并州刺史王騰迎之入據晉陽始知堅死問舉哀于晉陽三軍縞素王永留苻冲守壺關率騎一萬會丕勸稱尊號

晉書卷之三十三

三十三

號不從之乃以太元十年僭卽皇帝位改元太安置百官堅尚書令魏昌公苻纂自關中來奔拜太尉進封東海王於是王永宣檄州郡曰大行皇帝棄背萬國四海無主征東大將軍長樂公先帝元子聖武自天受命荆南威振衡海分陝東都道被夷夏仁澤光于宇宙德聲侔于下武永與司空蚝等謹順天人之望奉公紹承大統銜哀卽事栖谷總戎枕戈待旦志雪大耻慕容垂爲封豕于關東泓冲繼凶于京邑致乘輿播越宗社淪傾羗賊姚萇我之牧士乘釁滔天親行大逆永累葉受恩世苻將相不與驪山之戎榮

澤之狄共戴皇天同履后土諸牧伯公侯或宛沛宗臣或四七勳舊豈忍捨破國之醜暨縱弑君之逆賊乎主上飛龍九五實協天心永謹奉乘輿恭行天罰君臣終始之義在三忘軀之誠戮力同之以建晉鄭之美於是天水羌延馮翊寇明河東王昭新平張寔京兆杜敏等咸承檄起兵各有衆數萬丕皆就拜將軍郡守時枹罕諸氏以衛平年老不可以成事業議廢之而憚其宗彊連日不決氏有啖青者謂諸將曰大事宜定東討姚萇不可沉吟猶豫一旦事發反爲人害諸軍但請衛公會集衆將青爲諸軍決之衆以

晉書卷之三十三

三十三

爲然於是大饗諸將青抽劍而前曰今天下大亂討復塞路非賢明之主莫可濟艱難也衛公朽老不足以成大事宜反初服以避賢路狄道長苻登雖王室疎屬而志略雄明請共立之以赴大駕諸軍若有不同者便下異議乃奮劒攘袂將斬貳已者衆皆從之莫敢仰視於是推登爲帥遣使於丕請命丕以登爲征西大將軍南安王持節不畱王騰守晉陽楊輔成壺關率衆四萬進據平陽慕容永以丕至平陽恐不自固遣使求假道還東不弗許遣王永及苻纂攻之戰於襄陵王永大敗死之初苻纂之奔丕也部下壯

士三千餘人不猜而忌之及承之敗懼爲纂所殺率騎數千南奔東垣晉揚威將軍馮該自陝要擊敗之斬不首執其太子寧長樂王壽送於京師朝廷赦而不誅歸之於苻宏不在位二年而敗登字文高堅之族孫也少而雄勇有壯氣廡險不脩細行故堅弗之奇也長而折節謹厚頗覽書傳度量不群好爲奇略登旣代衛平遂專統征伐是時歲旱衆飢道殣相望登每戰殺賊名爲熟食謂軍人曰汝等朝戰暮便飽肉何憂於飢士衆從之戰死人肉輒飽健能鬪及不敗不尚書寇遺奉不子渤海王懿濟北王昶自杏

晉書

卷之三十三

三十三

二堡之間至是各率衆降登登復改葬堅以天子之禮又偕立其妻毛氏爲皇后弟懿爲皇太弟遣使拜苻纂爲魯王纂弟師奴爲朔方公纂怒謂使者曰渤海王世祖之孫先帝之子南安王何由不立而自尊乎纂長史王旅諫曰南安已立理無中改賊虜未平不可宗室之中自爲仇敵願大王遠蹤光武推聖公之義梟二虜之後徐更圖之纂乃受命於是登率衆下隴入朝那姚萇據武都相持累戰互有勝負登軍中大飢收萇以供兵士姚萇退還安定登就食新平畱其大軍于胡空堡率騎萬餘圍萇營四面大哭哀

晉書

卷之三十三

三十三

丘俘斬二萬五千進攻長將吳忠唐匡于平涼尅之
登進據苟頭原以逼安定長率騎三萬夜襲大界營
陷之殺登妻毛氏驅掠男女五萬餘口而去登收合
餘兵退保胡空堡長密遣其將任龜宗度詐爲內應
遣使招登許開門納之登以爲然雷惡地馳謂登曰
姚萇多計略深宜詳思登乃止萇聞惡地之詣登也
謂諸將曰此羌多姦智今其詣登事必無成登聞長
懸門以待之大驚謂左右曰雷征東其殆聖乎微此
公朕幾爲登子所誤馮翊郭質起兵廣鄉以應登宜
檄三輔曰義感君子利動小人吾等生逢先帝堯舜
管史刪
之化累世受恩非常伯納言之子卽卿校牧守之胤
而可坐視豺狼忍害君父裸尸薦棘痛結幽泉山陵
無松隧之兆靈主無清廟之頌雖茹荼之苦銜蓼之
辛何以諭之姚萇窮凶肆害毒被人神而敢妄竊重
名厚顏瞬息皇天絕之假手忠節凡百君子皆風漸
神化有懷義方含耻而有執若蹈道而沒乎衆咸然
之唯鄭縣人苟曜不從聚衆數千應姚萇登渡渭水
進據曲牢時曜有衆一萬據逆方堡復應登登次于
馬頭原萇率騎來距大戰敗之斬其尚書吳忠進攻
新平萇率衆救之登引退復攻安定爲萇所敗據路

承堡時萇疾病登聞之秣馬厲兵進逼安定萇疾小
瘳夜引軍過登營三十餘里以躡登後旦而候人告
曰賊諸營已空不知所向登驚曰此爲何人去令我不
知來令我不覺謂其將死忽然復來朕與此羌同
世何其厄哉遂罷師還雍萇死登聞之喜曰姚興小
兒吾將折杖以笞之於是大赦盡衆而東自甘泉向
關中從六陌趣廢橋興將尹緯據橋以待之登爭水
不得衆渴死者十二三與緯大戰爲緯所敗其夜衆
潰登單馬奔平涼收集遺衆入馬毛山興率衆攻之
登遣子汝陰王宗質于隴西鮮卑乞伏乾歸結婚請
管史刪
援乾歸遣騎二萬救登登引軍出迎與興戰于山南
爲興所敗登被殺在位九年時年五十二始健以穆
帝永和七年僭立至登五世凡四十有四歲以孝武
帝太元十九年滅 徐嵩字元高苻堅時舉賢良遷
長安令貴戚子弟犯法者嵩一皆考竟請託路絕堅
甚奇之謂其叔父成曰人爲長吏故當應爾此年少
落落有端貳之才遷守始平郡甚有威惠及壘陷姚
方成執而送之嵩厲色謂方成曰汝姚萇罪應萬死
主上止黃眉之斬而宥之叨據外位爲列將無犬
馬識養之誠首爲大逆汝曹死輩豈可以人理期也

晉史刪卷之三十四

姚弋仲 子襄 襄

茅國經刪

姚弋仲南安赤亭羌人也有虞氏之苗裔其後燒當雄於洮罕之間漢中元末率種人內附處之於南安之赤亭弋仲少英毅不營產業唯以收恤爲務衆皆畏而親之永嘉之亂東徙榆眉戎夏繼負隨之者數萬劉曜之平陳安也以弋仲爲平西將軍邑之於隴上石季龍執權拜西羌大都督封襄平縣公及季龍廢石弘自立弋仲稱疾不賀季龍累召之乃赴正色

卷之三十四

襄平縣公

謂季龍曰奈何把臂受託而反奉之乎季龍憚其強正而不之責性清儉鯁直不脩威儀屢獻諫言無所迴避季龍甚重之朝之大議靡不參決公卿亦憚而推下之武城左尉季龍寵姬之弟也曾擾其部弋仲執尉數以迫脅之狀命左右斬之尉叩頭流血左右諫乃止其剛直不回皆此類也季龍末梁犢敗李農於滎陽季龍大懼馳召弋仲弋仲率其步衆八千餘人屯於南郊輕騎至鄴時季龍病不時見弋仲引入領軍省賜其所食之食弋仲怒不食曰召我擊賊豈來覓食邪我不知上存人若一見雖死無恨左右言

之乃引見弋仲數季龍曰見死來愁邪乃至子疾兒小時不能使好人輔相至令相殺兒自有過責其下人太甚故反耳汝病久所立兒小若不差天下大亂當宜憂此不煩憂賊也犢等因思歸之心共爲姦盜所行殘賊此成擒耳老羌請効死前鋒一舉而了弋仲性狷且俗無尊卑皆汝之季龍怒而不責于坐授使持節征西大將軍賜以鎧馬弋仲曰汝看老羌堪破賊不于是貫鎧跨馬于庭中策馬南馳不辭而出遂滅梁犢以功加劔履上殿入朝不趨進封西平郡公再閱之亂弋仲率衆討閔次于混橋石祗僭號于

襄國與閔相攻弋仲遣其子襄救祗

襄曰汝才十倍於閔若不梟擒不須復見我也襄擊閔於常盧澤大破之而歸弋仲怒襄之不擒閔也杖之一百弋仲有子四十二人常戒諸子曰吾本以晉室大亂石氏待吾厚故欲討賊以報德今石氏已滅中原無主自古以來未有戎狄作天子者我死汝便歸晉當竭盡臣節無爲不義之事乃遣使請降永和八年卒時年七十三

襄字景國弋仲之第五子也年十七身長八尺五寸臂垂過膝雄武多才藝明察善撫納士衆愛敬之咸請爲嗣弋仲弗許百姓固請者日有千數

乃授之以兵晉遣使拜襄持節平北將軍弋仲死襄單騎渡淮見豫州刺史謝尚于壽春尚命去仗衛幅巾以待之一面交欵便若平生襄少有高名雄武冠世揚州刺史殷浩憚其威名乃頻遣刺客殺襄刺客皆推誠告實浩潛遣將軍魏憬率五千餘人襲襄襄斬憬而并其衆浩愈惡之襄遣權翼詣浩浩曰姚平北每舉動自由豈所望也翼曰將軍輕納姦言自生疑貳愚謂猜嫌之由不在於彼浩曰姚君縱放小人盜竊吾馬王臣之體固若是乎翼曰將軍謂姚平北以威武自強終爲難保校兵練衆將懲不恪取馬者得史別

襄之三一四 姚翼

三

欲以自衛耳浩曰何至是也浩遣謝萬討襄襄逆擊破之浩甚怒會聞關中有變浩率衆北伐襄乃要擊浩于山桑大敗之斬獲萬計鼓行濟淮屯于盱眙遣使建鄴罪狀殷浩襄將佐部衆皆北人咸勸襄北還襄方軌北引遂攻洛陽踰月不尅晉征西大將軍桓溫自江陵伐襄戰於伊水北爲溫所敗率麾下數千騎奔於北山其夜百姓棄妻子隨襄者五千餘人襄前後敗喪數衆知襄所在輒扶老携幼奔馳而赴之時或傳襄創重不濟溫軍所得士女莫不北望揮涕其得物情如此先是弘農楊亮歸襄襄待以客禮

後奔桓溫溫問襄於亮亮曰神明器宇孫策之儔而雄武過之其見重如是襄尋率衆西引苻生遣苻堅鄧羌等要之襄長驅而進戰于三原爲堅所殺時年二十七 苻字景茂弋仲第二十四子也少聰哲多權略廓落任率不脩行業諸兄皆奇之隨襄征伐每參大謀襄之敗于麻田也馬中流矢死襄下馬以授襄襄曰汝何以自免襄曰但令兄濟豎子安敢害襄會救至俱免及襄死襄率諸弟降于苻生苻堅立襄累有大功及堅寇晉以襄爲龍驤將軍謂襄曰朕本以龍驤建鄴龍驤之號未曾假人今特以相授山南

得史別

襄之三十四 苻生

四

之事一以委卿堅左將軍寶衝進曰王者無戲言此不祥之徵也堅默然堅旣敗於淮南歸長安慕容泓起兵叛堅堅遣子叡討之以襄爲司馬爲泓所敗叡死之襄遣長史趙都詣堅謝罪堅怒殺之襄懼奔于渭北遂如馬牧西州豪族咸推襄爲盟主襄將距之天水尹緯說襄曰今百六之數旣臻奉亡之兆已見以將軍威靈命世必能匡濟時艱故豪傑驅馳咸同推仰明公宜降心從議以副羣望襄乃從緯謀以太元九年自稱秦王時慕容冲與苻堅相攻襄進屯北地厲兵積粟以觀時變襄聞慕容冲攻長安議進趨

之計群下皆曰宜先據咸陽以制天下長曰燕因懷舊之士而起兵若攻城事捷咸有東歸之思安能久固秦川吾欲移兵嶺北廣收資實須秦弊燕迴然後垂拱取之兵不血刃坐定天下此卞莊得貳之義也因畧地至安定嶺北諸城盡降之時苻堅爲慕容冲所逼走入五將山冲入長安長遣驍騎將軍吳忠率騎圍堅長如新平俄而忠執堅殺之慕容冲既率衆東下長安空虛盧水郝奴稱帝于長安長進攻奴降之以太元十一年長僭卽皇帝位於長安國號大秦改長安曰常安立子興爲皇太子置百官以其太子

晉史綱

卷之三十四

五

興鎮長安而與苻登相距登馮翊太守蘭犢與苻師奴離貳慕容永攻之犢遣使請救長將赴救尚書令姚旻左僕射尹緯等言於長曰苻登近在瓦亭陛下未宜輕舉長曰登遲重少決每失時機聞吾自行正當廣集兵資必不能輕軍深入兩月之間足可赴此三豎吾事畢矣遂師次於渥源師奴率衆來距大戰敗之盡俘其衆又擒蘭犢收其士馬長乃掘苻堅尸鞭撻無數裸剥衣裳荐之以棘坎土而埋之初關西雄傑以苻氏旣終長雄略命世天下之事可一旦而定長旣與苻登相持積年數爲登所敗遠近咸懷去

就之計敦煌索盧曜請刺苻登長曰卿以身殉難將爲誰乎曜曰臣死之後深以友人隴西辛暹仰託長遣之事發爲登所殺長以暹爲騎都尉登進逼安定諸將勸長決戰長曰與窮寇競勝兵家之下吾將以計取之于是留其尚書令姚旻守安定夜襲登輜重于大界剋之諸將或欲因登駭亂擊之長曰登衆雖亂怒氣猶盛未可輕也遂止時雷惡地率衆僞降長拜爲征東將軍魏弼飛自稱大將軍衝天王率氏胡數萬人攻安北姚當城于杏城雷惡地應之攻鎮東姚漢得于李潤襄議將討之群臣咸曰陛下不憂六

晉史綱

卷之三十四

六

十里苻登乃憂六百里弼飛長曰登非可卒殄吾城亦非登所能卒圖惡地多智非常人也南引弼飛東結董成甘言美說以成姦謀若得杏城李潤惡地據之控制遠近相爲羽翼長安東北非復吾有于是潛軍赴之長時衆不滿二千弼飛惡地衆至數萬氏胡赴之者首尾不絕長每一見軍至輒有喜色群下怪而問之長曰今同惡相濟皆來會集吾得乘勝席卷一舉而覆其巢穴東北無復餘也弼飛等以長兵少盡數來攻長固壘不戰示之以弱潛遣子崇率騎數百出其不意以乘其後弼飛兵校亂長遣鎮遠王超

平遠譚亮率步騎擊之裨飛衆大潰斬裨飛及首級萬餘惡地請降長待之如初惡地每謂人曰吾自言智勇所施足爲一時之傑校數諸雄如吾之徒皆應跨據一方獸嘯千里遇姚公智力摧屈是吾分也惡地猛毅清肅不可干以非義領北諸豪皆敬憚之長命其將當城於營處一柵孔中蒔樹一根以旌戰功歲餘間之城曰營所至小已廣之矣長曰少來鬪戰無如此快以千六百人破三萬衆國之事業由此尅舉小乃爲奇大何足貴長性簡率群下有過或面加罵辱太常權翼言於長曰陛下弘達自任不脩小節駕馭群雄包羅僞異素嫌錄善有高祖之量然輕慢之風所宜除也長曰吾之性也吾於舜之美未有片焉漢祖之短已收其一若不聞讜言安知過也鎮東苟曜據逆萬堡密引苻登長與登戰敗於馬頭原收衆復戰姚碩德謂諸將曰上慎於輕戰每欲以計取之今戰旣失利而更逼賊者必有由也長聞而謂碩德曰登用兵遲緩不識虛實今輕兵直進逕據吾東必苟曜登子與之連結事久變成其禍難測所以速戰者欲散敗其事耳進戰大敗之登退屯於郿登將金槌以新平降長長輕將數百騎入槌營群下諫之

晉書

卷之三十四

七

長曰槌旣去苻登復欲圖我將安所歸且懷德初附推款委質吾復以不信待之何以御物乎群臣果有異謀槌不從而止長如陰密攻登勒其太子興曰苟曜好姦變將爲國害聞吾還北必來見汝汝便執之苟曜果見興于長安興遣尹緯讓而誅之長大敗登於安定東置酒高會諸將咸曰若值魏武王不令此賊至今陛下將宰太過耳長笑曰吾不如亡兄有四身長八尺五寸臂垂過膝人望而畏之一也當十萬之衆與天下爭衡望麾而進前無橫陣二也談古知今講論道藝駕馭英雄收羅僞異三也重率大衆履險若夷上下咸允人盡死力四也所以得建立功業策任群賢者正望算略中一片耳群臣咸稱萬歲長寢疾召其太子興詣行營征南姚方成言於興曰今寇賊未滅上復寢疾王統苻胤等皆有部曲終爲人害宜盡除之興於是誅苻胤王統王廣徐成毛盛乃赴召興至長怒曰王統兄弟是吾州里無他遠志徐成等昔在秦朝並爲名將天下少定吾方任之奈何輒便誅害令人喪氣苻登與竇衡相持長議擊之尹緯言於長曰太子英略未爲遠近所知宜遣太子親行可以漸廣威武防關闕之原長從之戒興曰賊知

晉書

卷之三十四

八

汝轉近必相驅入堡聚而掩之無不剋矣北至胡空堡衝圍自解登聞與向胡空堡引還興因襲平涼大獲而歸咸如長策使興還鎮長安長疾篤夢苻堅將天官使者鬼兵數百突入營中長懼走入宮宮人迎其刺鬼誤中長陰鬼相謂曰正中死處拔矛出血石餘寤而驚悸遂患陰腫醫刺之出血如夢長遂狂言或稱臣長殺陛下者兄襄非臣之罪願不枉臣至長安召太尉姚弋仲尚書左僕射尹緯等入受遺輔政長謂弋仲曰有毀此諸人者慎勿受之汝撫骨肉以仁接大臣以禮待物以信遇黔首以恩四者既備吾無憂矣以大元十八年卒時年六十四在位八年

姚興 尹緯

姚興字子略長之長子也長死興祕不發喪以其叔父緒鎮安定碩德鎮陰密弟崇守長安碩德將佐言於碩德曰公威名宿重部曲最強今喪代之際朝廷必相猜忌宜奔秦州觀望事勢碩德曰太子寬明必無疑阻今苻登未滅而自尋干戈所謂追二袁之蹤授首與人吾死而已終不若斯及至興優禮而遣之興自稱大將軍以尹緯為長史秋伯支為司馬率眾伐苻登苻登自六陌向廢橋尹緯據廢橋以抗登登

因急攻緯緯將出戰興馳遣狄伯支謂緯曰苻登窮寇宜持重不可輕戰緯曰先帝登遐人情擾懼今不因恩奮之力梟殄逆豎大事去矣緯敢以死爭遂與登戰大破之登眾溺死者十二三其夜大潰登奔雍州乃發喪行服太元十九年僭即帝位于槐里遂如安定與登戰於山南斬登散其部眾與母地氏死哀毀過禮不親庶政群臣請依漢魏故事既葬即吉興尚書郎李嵩上疏曰三王異制五帝殊禮孝治天下先王之高事也宜遵聖性以光道訓既葬之後應素服臨朝率先天下仁孝之舉也尹緯駁曰帝王喪制漢魏為準嵩矯常越禮愆于軌度請付有司以專擅論既葬即吉乞依前議興曰嵩忠臣孝子有何咎乎尹僕射棄先王之典而欲遵漢魏之權制豈所望于朝賢哉其一依嵩議興每於聽政之暇講論道藝錯綜名理給事黃門侍郎古成詵等以文章雅正參管機密詵風韻秀舉確然不群每以天下是非為己任時京兆韋高慕阮籍之為人居毋喪彈琴飲酒詵聞而泣曰吾當私刃斬之以崇風教遂持劍求高高懼逃匿終身不敢見詵興以日月薄蝕災眚屢見降號稱王於是其太尉趙旻公等三十三人上疏諫興曰

殷湯夏禹德冠百王然猶順守謙冲夫居崇極况朕寡昧安可以處之哉立其子泓爲皇太子遣姚平狄伯支等率步騎四萬伐魏姚碩德姚穆率步騎六萬伐呂隆碩德至姑臧大敗呂隆之衆俘斬一萬先是秃髮利鹿孤據西平沮渠蒙遜據張掖李玄盛據敦煌與呂隆相持至是皆遣使降興率戎卒四萬七千自長安赴姚平平攻魏乾城陷之遂據柴壁魏軍大至攻平截汾水以守之興至蒲坂憚而不進姚平糧竭矢盡將麾下三十騎赴汾水而死狄伯支等萬餘人皆爲魏所擒魏軍乘勝進攻蒲坂姚緒固守不戰

晉書 卷之二十四 十一

魏乃引還晉輔國將軍袁虔之等貳于桓玄懼而奔興興臨東堂引見謂虔之等曰桓玄雖名晉臣其實晉賊其才度定何如父也能成大事不虔之曰玄籍世資雄據荆楚屬晉朝失政遂偷竊宰衡安忍無親多忌好殺不如其父遠矣今既握朝權必行篡奪既非命世之才正可爲他人驅除耳此天以機便授之陛下願速加經略廓清吳楚興大悅興立其昭儀張氏爲皇后封子懿弼沆宜謀情璞質遠裕國兒皆爲公以王尚行梁州刺史鎮姑臧尚綏撫遺黎導以信義百姓懷其惠化翕然歸之興如逍遙園引諸沙門

于澄玄堂聽鳩摩羅什演說佛經羅什通辯夏言尋覽舊經多有乖謬不與胡本相應羅什持胡本興執舊經以相考校今之新經皆羅什所譯興既託意于佛道公卿已下莫不欽附沙門州郡化之事佛者十室而九矣時劉裕誅桓玄迎復安帝劉裕請通和自是聘使不絕晉末南鄉諸郡興許之群臣咸諫以爲不可興曰天下之善一也劉裕拔萃起微匡輔晉室吾何惜數郡而不成其美乎遂割南鄉順陽新野舞陰等十二郡歸于晉秃髮傉檀獻興馬三千匹羊三萬頭興以爲忠子已乃署傉檀爲涼州刺史徵涼州刺史王尚還長安涼州人申屠英等二百餘人遣主簿胡威詣興請留尚興弗許引威見之威流涕謂興曰臣州奉國五年王威不接銜膽棲冰孤城獨守者仰恃陛下威靈俯杖良牧惠化忽違天人之心以華土資狄竊聞以臣等質馬三千匹羊三萬口如所傳實者是爲無人貴畜苟以馬供軍國直煩尚書一符三千餘家戶輸一匹朝夕辦何故以一方委此姦胡昔漢武傾天下之資開建河西隔絕諸戎斷匈奴右臂所以終能屠大宛王母寡今陛下布政玉門流化西域奈何以五郡之地資之儼仇忠誠華族棄

晉書 卷之二十四 十二

之虐虜非但臣州里塗炭懼方爲聖朝肝食之憂與
乃遣西平人車普馳止王尚又遣使諭僓檀會僓檀
已至姑臧脅遣王尚遂入姑臧尚旣至長安坐匿呂
氏宮人檀殺逃人薄禾等禁止南臺涼州別駕宗敞
主簿胡威等上疏理尚曰臣州荒裔降帶寇讐居泰
無垂拱之安運否離傾覆之難自張氏頽基德風絕
而莫扇呂數將終梟鶚以之繇翔群生嬰罔極之痛
西夏有焚如之禍幸皇鑒降眷純風遠被刺史王尚
受任垂滅之州策成難全之際輕生率下躬儉節用
勞逸豐約與衆同之勸課農桑時無廢業然後振王
晉史刪 卷之三十四 魏興 十三
威以掃不庭迴天波以蕩氛穢則群逆水摧不俟朱
陽之曜若秋霜隕籜豈待勁風之威何定遠之足高
營平之獨美經始甫爾會朝筭改授使希世之功不
終於必成易失之機踐之而莫展當其時而明其事
者誰不慨然自至京師二旬于今出車之命莫逮斐
斐之責惟深以取呂氏宮人裴氏及殺逃人薄禾等
爲南臺所禁天鑒玄鏡覽免囹圄譏繩之文未離簡
墨裴氏年垂知命首髮二毛年邁姿陋何用送爲邊
藩要捍衆力是寄禾等私逃罪應憲墨以殺止殺安
邊之義也假若以不送裴氏爲罪者正閭閻官之一

女子耳論勲則功重言瑕則過微而執憲吹毛求疵
忘勞記過斯先哲所以泣血於當年微臣所以仰天
而洒淚且尚之奉國歷事二朝就有微過功足補
宜弘固極之施以彰覆載之恩臣等生自西州無翰
飛之異久沈僞政絕進趣之途及王化旣沾投竿之
心冥發遂策名委質位忝吏端主辱臣憂故重蘭披
歛惟陛下亮之興覽之大悅謂其黃門侍郎姚文祖
曰卿知宗敞乎文祖曰與臣州里西方之儒典曰有
表理王尚文義甚佳當王尚研思耳文祖曰尚在南
臺禁止不與賓客交通敞寓於楊桓非尚明矣興曰
晉史刪 卷之三十四 魏興 十四
若爾桓爲措思乎文祖曰西方評敞甚重優於楊桓
敞昔與呂超周旋陛下試可問之興因爲超曰宗敞
文才何如可是誰輩超曰敞在西土時論甚美方敞
魏之陳徐晉之潘陸卽以表示超曰涼州小地寧有
此才乎超曰臣以敞餘文比之未足稱多琳瓊出于
崑嶺明珠生于海濱若必以地求人則文命大夏之
棄夫姬昌東夷之擯士但當問其文彩何如不可以
區宇格物興悅赦尚之罪以爲尚書晉義熙二年華
山郡地涌沸廣袤百餘步燒生物皆熟歷五月乃止
赫連勃勃殺高平公沒奕于收其衆以叛先是魏主

拓跋圭送馬千匹求婚于興與許之以魏別立后遂絕婚故有柴壁之戰至是復與魏通和興從朝門游於文武苑及昏而還將自平朔門入前驅既至城門校尉王滿聰被甲持杖閉門距之曰今已昏闇奸良不辨有死而已門不可開興乃迴從朝門而入旦而召滿聰進位二等伏乾歸以衆叛攻陷金城執太守任蘭蘭厲色責乾歸以背恩違義乾歸怒而囚之蘭遂不食而死初天水姜紀阿附奸與子弼有寵於興紀遂傾心附之興以弼爲尚書令侍中大將軍既居將相虛襟引納收結朝士勢傾東宮遂有奪嫡

晉史刪

卷之三十四

主

之謀矣興以勃勃乾歸作亂西北傳檀蒙遜檀兵河右疇咨將帥之臣隴東太守郭播言於興曰廣平公弼才兼文武宜鎮督一方願陛下遠鑒前車近悟後轍興不從以其太常索綽爲太尉領隴西內史綏誘乾歸政績旣美乾歸感而歸之時客星入東井所在地震興公卿抗表請罪興曰災譴之來咎在元首近代或歸罪三公甚無謂也公等其悉冠履復位乾歸爲其下人所殺子熾磐新立群下咸勸興取之興曰乾歸先已返善吾方當懷撫因喪伐之非朕本志也以楊佛嵩北討赫連勃勃嵩發數日興謂群臣曰佛

嵩驍勇果銳每臨敵對冠不可制抑吾軀節之配兵不過五千今衆旅旣多遇賊必收今去已遠迫之無及吾深憂之其下咸以爲不然佛嵩果爲勃勃所執絕亢而死時廣平公弼寵愛方隆所欲施行無不信納乃以嬖人尹冲爲給事黃門侍郎唐盛爲治書侍御史左右機要皆其黨人漸欲廣樹爪牙彌縫其關右僕射梁普侍中任謙京兆尹尹昭承間言于興曰父子之際人罕得而言然君臣亦猶父子臣等理不容默並后匹嫡未始不傾國亂家廣平公弼奸凶無狀潛有陵奪之志陛下寵之不道假其威權傾險無

晉史刪

卷之三十四

主

賴之徒莫不鱗湊其側市巷諷議皆言陛下欲有廢立之志誠如此者臣等有死而已不敢奉詔興曰安有此乎昭等曰若無廢立之事陛下愛弼適所以禍之願去其左右減其威權非但弼有太山之安宗廟社稷亦有磐石之固矣興默然興寢疾其太子泓屯兵于東華門侍疾於諮議堂姚弼潛謀爲亂招集數千人被甲伏於其第姚裕遣使告姚懿于蒲坂并密信諸藩論弼逆狀興疾瘳朝其群臣時姚懿姚洸姚宣姚湛來朝使姚裕言于興曰懿等今悉在外欲有所陳興曰汝等正欲道弼事耳吾已知之裕曰弼苟

有可論陛下所宜垂聽若懿等言違大義便當肆之刑辟奈何距之于是引見諮議堂宣流涕曰先帝以大聖起基陛下以神武定業方隆七百之祚爲萬世之美安可使弼謀傾社稷宜委之有司肅明刑憲臣等敢以死請興曰吾自處之非汝等所憂撫軍東曹屬姜虬上疏曰廣平公弼懷奸積年謀禍有歲業成逆著取咄戎裔文武之化刑于寡妻聖朝之亂起自愛子今雖欲含忍其瑕掩蔽其罪而迎黨猶繁扇惑不已弼之亂心其可革耶宜斥散凶徒以絕禍始興以虬表示梁喜曰天下之人莫不以吾兒爲口實將何以處之喜曰信如虬言陛下宜蚤裁決興默然興如三原顧謂群臣曰古人有言關東出相關西出將三秦饒僞異汝穎多奇士卿等宜明揚仄陋助吾舉之梁喜對曰今也可謂乏賢興曰自古霸王之起不採將於往賢求相于後哲卿自識拔不明求之不至奈何厚誣四海乎群臣咸悅時興藥動姚弼稱疾不朝集兵於第興聞之怒甚收其黨唐盛孫玄等殺之泓言于興曰臣誠不肖不能訓誥子弟致弼構造是非仰慙天日陛下若以臣爲社稷之憂除臣而國寧亦家之福也若垂天性之恩不忍加臣刑戮者乞聽

臣守藩興慘然改容召姚讚梁喜尹昭欽曼鬼於議堂密謀收弼囚之中曹竊責黨與將殺之泓流涕固請之乃止并赦弼黨興如華陰以泓監國因疾篤還長安泓欲出迎其宮臣曰今主上疾篤奸臣在側廣平公每希覬非常殿下若出進則不得見主上退則有弼等之禍安所歸乎泓從之乃拜迎於黃龍門弼黨尹冲等先謀欲因泓出迎害之尚書姚沙彌曰若太子自備不來迎侍當奉乘輿直趣公第宿衛者聞上在此自當來奔誰與太子守乎冲等不從欲隨興入殿中作亂復未知興之存亡疑而不發興命泓錄書事使姚紹胡翼度典兵禁中防制內外遣欽曼鬼收弼第中甲杖內之武庫興疾轉篤興妹僞南安長公主問疾不應興少子耕兒出告其兄愔曰上已崩矣宜速決計于是愔與其屬率甲士攻端門殿中上將軍欽曼鬼勒兵距戰右衛胡翼度率禁兵閉四門愔等既不得進遂燒端門興力疾臨前殿賜弼死禁兵見興喜躍貫甲赴賊賊衆奔潰興引紹及讚梁喜尹昭欽曼鬼入內寢受遺輔政義熙十二年興死時年五十一在位二十二年 尹緯字景亮天水人也少有大志不營產業魁梧有爽氣每覽書傳至

宰相立勲之際常輟書而歎待堅以尹赤之降姚襄
諸尹皆禁錮不仕緯晚乃爲吏部令史風志豪邁郎
皆憚之堅末年祆星見于東井緯知堅將滅喜甚向
天再拜旣而流涕長歎友人略陽桓識怪而問之緯
曰天時如此正是霸王龍飛之秋吾徒杖策之日然
知已難遭恐不得展吾才志是以欣懼交懷及姚襄
奔馬收緯與尹詳龐演等扇動群豪推襄爲盟主遂
爲佐命元功襄旣敗待堅遣緯說堅求禪代之事堅
問緯曰卿于朕何官緯曰尚書令史堅歎曰宰相之
才也王景略之儔而朕不知卿臣也不亦宜乎緯性

卷之三十四

十九

剛簡清亮慕張子布之爲人馮翊段鏗性傾巧長愛
其博識引爲侍中緯固諫以爲不可襄不從緯屢衆
中辱鏗鏗心不平之襄聞而謂緯曰卿性不好學何
爲憎學者緯曰臣不憎學憎鏗不正耳襄因曰卿每
自比蕭何眞何如也緯曰漢祖與蕭何俱起布衣是
以相貴陛下起貴中是以賤臣襄曰卿實不及胡爲
云也緯曰陛下何如漢祖襄曰朕實不如漢祖卿遠
蕭何故不如甚也緯曰漢祖所以勝陛下者以能遠
段鏗之徒故耳襄默然乃出鏗爲北地太守襄死緯
與姚興滅苻登成興之業皆緯之力也

姚泓

姚泓字元子興之長子也孝友寬和而無經世之用
又多疾病興將以爲嗣而疑焉久之乃立爲太子博
學善談論尤好詩詠時尚書王敏右丞郭播以刑政
過寬議欲峻制泓曰人情挫辱則壯厲之心生政教
煩苛則苟免之行立上之化下如風靡草君等泰讚
朝化弘昭政軌不務仁恕之道惟欲嚴法酷刑豈是
安上馭下之理乎敏等遂止泓受經于博士淳于岐
岐病泓親詣省疾拜于牀下自是公侯見師傅皆拜
焉興之如平涼也馮翊人劉厥聚衆數千據萬年以

卷之三十四

二十

叛泓遣鎮軍彭白狼率東宮禁兵討之斬厥赦其餘
黨諸將咸勸泓曰殿下神算電發蕩平醜逆宜露布
表言廣其首級以慰遠近之情泓曰主上委吾後事
使式遏寇逆吾綏御失和以長姦寇方當引咎責躬
歸罪行間安敢過自矜誕以重罪責乎其弟弼有奪
嫡之謀泓恩撫如初未嘗見干色姚紹每爲弼羽翼
泓亦推心宗事弼以爲嫌及僭位任紹以兵權紹亦
感而歸誠卒守其忠烈其明識寬裕皆此類也興旣
死秘不發喪南陽公姚愔及大將軍尹元等謀爲亂
泓皆誅之以義熙十二年僭卽帝位將封官臣十六

人五等子男姚讚諫曰東宮文武自當有守忠之誠未有赫然之效何受封之多乎泓曰懸爵於朝所以懲勸來效標明盛德元子還家不造與宮臣同此百憂獨幸其福得不愧於心乎讚默然姚紹進曰陛下不忘報德封之是也古者敬其事命之以始可須來春然後議之乃止晉太尉劉裕總大軍伐泓次于彭城遣冠軍將軍檀道濟龍驤將軍王鎮惡入自淮肥攻漆丘項城將軍沈林子自汴入河攻蒼垣姚紹言於泓曰晉師已過許昌豫章安定孤遠卒難救衛宜遷諸鎮戶內實京畿可得精兵十萬足以橫行天下

晉史刪
卷之三十四
三

假使二寇交侵無深害也如其不爾晉侵豫州勃勃寇安定者將若之何事機已至宜在速決其左僕射梁喜曰齊公恢雄勇有威名鎮人已與勃勃深仇理應守死無二勃勃終不能棄安定遠寇京畿若無安定虜馬必及于郿雍今關中兵馬足距晉師豈可先自削損泓從之時吏部郎懿橫密言於泓曰齊公恢於廣平之難有忠勳於陛下自陛下龍飛紹統未有殊賞以答其意今外則致之死地內則不豫朝權安定人自以孤危逼寇欲思南遷者十室而九若鼓行而向京師得不爲社稷之累乎宜征還朝廷以慰其

心泓曰恢若懷不逞之心微之適所以速禍耳又不從姚懿嶮薄惑于信受其司馬孫暢姦巧傾佞好亂樂禍勸懿襲長安誅姚紹廢泓自立懿納之乃引兵至陝津泓聞之召姚紹等密謀於朝堂紹曰懿性識鄙近從物推移造成此事惟當孫暢耳但馳使徵暢道濟軍讚據陝城臣向潼關爲諸軍節度若暢奉詔而至者臣當遣懿率河東見兵共平吳寇如其逆蒙已成違詔詔勅者當明其罪于天下聲鼓以擊之泓曰叔父之言社稷之計也于是懿遂舉兵僭號傳檄州郡姚紹濟自蒲津執懿囚之誅孫暢等泓以內外

晉史刪
卷之三十四
三

離叛王師漸逼歲旦朝群臣于其前殿悽然流涕群臣皆泣時征北姚恢率安定鎮戶三萬八千自北雍州趣長安移檄州郡欲除君側之惡姚讚聞恢漸逼留寧朔尹雅守潼關率諸軍還長安泓謝讚曰元子不能崇明德義導率羣下致禍起蕭牆變自同氣既上負祖宗亦無顏見諸父懿始構逆滅亡恢復擁衆內叛將若之何讚曰懿等所以敢稱兵內侮者諒由臣等輕弱無防遏之方故也因攘袂大泣曰臣與大將軍不滅此賊終不持面復見陛下泓於是班賜軍士而遣之恢衆見諸軍悉集咸懼而思善其將齊黃

等棄恢而降恢進軍逼紹讚自後要擊大破之殺恢
及其三弟泓哭之悲慟葬以公禮泓以晉師之逼遣
使乞師於魏魏遣師爲泓聲援關中郡縣多潛通于
王師劉裕至潼關進據鄭城泓使姚丕守渭橋胡翼
度屯石積姚讚屯霸東泓軍于逍遙園王鎮惡夾渭
進兵破姚丕於渭橋泓自逍遙園赴之過水地狹因
丕之敗遂相踐而退泓單馬還宮計無所出謀欲降
於裕其子佛念年十二謂泓曰晉人將逞其欲終必
不全願自裁決泓慨然不答佛念遂登宮牆自投而
死泓將妻子詣壘門而降裕盡殺之送泓於建康市

晉史刪

卷之三十四

義熙

三十三

斬之時年三十在位二年建康百里之外草木皆燃
死焉姚萇以孝武太元九年僭立至泓三世以安帝
義熙十三年而滅凡三十二年

晉史刪卷之三十五

茅國綰刪次

李特

弟
二

李特字玄休巴西宕渠人其先原君苗裔也原君後
種類遂繁秦并天下以爲黔中郡薄賦歛之口歲出
錢四十巴人呼賦爲實因謂之實人焉漢高祖爲漢
王募實人平定三秦旣而求還鄉里高祖更名其地
爲巴郡土有鹽鐵丹漆之饒俗性剽勇又善歌舞高
祖愛其舞詔樂府習之今巴渝舞是也漢末張魯居
漢中以鬼道教百姓實人敬信之魏武帝尅漢中特
將五百餘家歸之魏武帝拜爲將軍遷於洛陽北
土復號爲巴特雄武善騎射沉毅有大度元康中
氏齊萬年反關西擾亂頻歲大飢百姓乃流移就穀
相與入漢川者數萬家特隨流人將入于蜀至劍閣
箕踞太息顧盼險阻曰劉禪有如此之地而面縛於
人豈非庸才邪初流人旣至漢中上書求寄食巴蜀
朝議不許遣侍御史李苾持節慰勞且監察之不令
入劍閣必至漢中受流人貨賂反爲表曰流人十萬
餘口非漢中一郡所能振贍蜀有介儲人復豐稔宜
令就食朝廷從之由是散在益梁不可禁止永康元

年詔徵益州刺史趙厥爲大長秋以成都內史耿勝代厥厥遂謀叛傾介原挾施流人以收衆心特之黨類皆巴西人與厥同郡厥厚遇之以爲爪牙故特等聚衆專爲寇盜蜀人患之勝密上表以爲流人剛剽而蜀人懦弱客主不能相制必爲亂階宜使特還其本若致之險地將恐秦雍之禍率于梁益必貽聖朝西顧之憂厥聞而惡之時益州文武千餘人已往迎勝勝率衆入州厥遣衆逆勝戰于西門勝敗死之厥自稱大都督大將軍益州牧特弟庠等以四千騎歸厥厥以庠爲威寇將軍使斷北道庠素東羌良將曉

晉書

卷之三十五

三

兵大掠遣使詣洛陽陳厥之罪狀先是惠帝以蜀尚爲益州刺史督牙門將王敦廣漢太守辛冉等率兵七千餘人入蜀特等聞尚來甚懼使其弟驟于道奉迎并貢寶物尚甚悅以驟爲騎督特及弟流復以牛酒勞尚於縣竹王敦辛冉並說尚曰特等流人專爲盜賊可因會斬之尚不納冉先與特有舊因謂特曰故人相逢不吉當凶矣特深自猜懼尋有符下秦雍州凡流人入漢川者皆下所在召還特兄輔素留鄉里託言迎家既至蜀謂特曰中國方亂不足復還特以爲然乃有雄據巴蜀之意朝廷以討趙厥功拜特

晉書

卷之三十五

三

旬月間衆過二萬流亦聚衆數千特遣閻式詣羅尚求申期式既至見冉管柵衝要謀擒流人歎曰無寇而城讎必保焉今而速之亂將作矣又知冉及李苾意不可迴乃辭尚還綿竹尚謂式曰子且以吾意告諸流人今聽寬矣式曰明公惑於奸說恐無寬理弱而不可輕者百姓也今促之不以理衆怒難犯恐爲禍不淺尚曰然吾不欺子子其行矣式至綿竹言于特曰尚雖云爾然未可必信也何者尚威刑不立冉等各擁彊兵一旦爲變亦非尚所能制深宜爲備特納之冉苾相與謀曰羅侯貪而無斷日復一日流人得展奸計李特兄弟並有雄才吾屬將爲虜矣宜爲決計不足復問之乃遣廣漢都尉曾元等潛率步騎三萬襲特營特素知之元等至特安臥不動待其衆半入發伏擊之殺傷者甚衆以元首示尚尚謂將佐曰此虜成去矣而廣漢不用吾言以張賊勢今將若之何於是特自稱使持節大將軍承制封拜一依竇融在河西故事兄輔爲驃騎將軍弟驤爲驍騎將軍長子始爲武威將軍次子蕩爲鎮軍將軍少子雄爲前將軍時羅尚貪殘爲百姓患特與蜀人約法三章施捨振貸禮賢拔滯軍政肅然百姓爲之謠曰李特

尚可羅尚殺我尚頗爲特所敗乃阻長圍緣水作營自都安至犍爲七百里與特相距時蜀人危懼並結村堡請命于特特遣人安撫之益州從事任明說尚曰特旣凶逆侵暴百姓又分人散衆在諸村堡驕忌無備是天亡之也可告諸村密赴期日內外擊之破之必矣尚從之明先僞降特特問城中虛實明日米穀皆欲盡但有貨帛耳因求省家特許之明潛說諸村諸村悉聽命還報尚會惠帝遣荊州刺史宋岱建平太守孫阜救尚特遣蕩距阜尚奄襲特營特軍大敗斬特及李輔李遠皆焚尸傳首洛陽

李流字玄通特第四弟特之承制也以流爲鎮東將軍特旣死流人大懼流與兄子蕩雄收遺衆還赤祖流保東營蕩雄保北營時宋岱水軍次于墊江前鋒孫阜破德陽蕩馳馬傷死流以特蕩並死而岱阜又至甚懼太守李含勸流降流將從之雄與李驤迭諫不納流遣子世及含子胡質於阜軍胡兄離聞父欲降自梓潼馳還欲諫不及退與雄謀襲阜軍曰若功成事濟約與君三年迭爲主雄大喜乃攻尚軍尚保大城流野無所略士衆飢困涪陵人范長生率千餘家依青城山尚叅軍涪陵徐舉求爲汶山太守欲要

結長生等與尚犄角討流尚不許暴怨之給流軍糧故流軍復振流素重雄及疾篤謂諸將曰驍騎仁愛固足以濟大事然前軍英武殆天所相可共受事于前軍遂死時年五十六諸將其立雄為主

李雄

蕩子班

雄子明

雄子壽

雄子第

李雄字仲偁特第三子也母羅氏夢雙虹自門升天一虹中斷既而生蕩有孕十四月而生雄常言吾二子若有先亡在者必大貴蕩竟前死雄美容貌少以烈氣聞有劉化者道術士也每謂人曰關隴之士皆當南移李氏子中惟仲偁有奇表終爲人主流死雄

晉史

卷之三十五

李雄

六

自稱益州牧以西山范長生巖居穴處求道養志欲迎立爲君而臣之長生固辭乃以永興元年僭稱成都王范長生自山西乘素輿詣成都雄迎之于門執版延坐拜丞相尊曰范賢長生勸雄稱尊號雄于是僭卽帝位改年曰太武其後將立蕩子班爲太子雄有子十餘人群臣咸欲立雄所生雄曰起兵之初舉手扞頭本不希帝王之業也值天下喪亂晉氏播蕩群情義舉志濟塗炭而諸君遂見推逼處王公之上本之基業功由先帝吾兄適統不祚所歸大事垂冠薨于戎戰班姿性仁孝好學風成必爲名器其叔父

李駿與司徒王達諫曰先王樹冢適者所以防篡奪之萌不可不慎吳子捨其子而立其弟所以有專諸之禍宋宣不立與夷而立穆公卒有宋督之變猶子之言豈若子也深願陛下思之雄不從竟立班驥退而流涕曰亂自此始矣張駿遣使遺雄書勸去尊號稱藩於晉雄復書曰吾過爲士大夫所扶然本無心于帝王也進思爲晉室元功之臣退思共爲守藩之將掃除氛埃以康帝宇而晉室凌遲德聲不振引領東望有年月矣會獲來覲情在閭室有何已已知欲遠遵楚漢尊崇義帝春秋之義於斯莫大駿重其言

晉史

卷之三十五

李駿

七

使聘相繼巴郡嘗告急云有東軍雄曰吾嘗慮石勒跋扈侵逼琅瑯以爲耿耿不圖乃能舉兵使人欣然雄之雅譚多如此類雄以中原喪亂乃頻遣使朝貢張駿領秦梁先是遣傅穎假道于蜀通表京師雄弗許駿又遣治中從事張淳稱藩于蜀託以假道雄大悅謂淳曰貴主英明蓋世土險兵彊何不自稱帝一方淳曰寡君以乃祖世濟忠良未能雪天下之耻鮮衆人之倒懸日昃忘食枕戈待旦以琅邪中興江東故萬里翼戴將成桓文之事何言自取邪雄有慙色曰我乃祖乃父亦是晉臣往與六郡避難此地爲同

盟所推遂有今日琅邪若能中興大晉于中夏亦當
率衆輔之淳還通表京師天子嘉之時李驥死以其
子壽爲大將軍咸和八年雄生瘍于頭六日死時年
六十一在位三十年雄性寬厚簡刑約法威震西土
時海內大亂而蜀獨無事故歸之者相尋雄乃興學
校置史官聽覽之暇手不釋卷事少役稀百姓富實
閭閻不閉後雄嘗酒醉而推中書令杖太官令褒進
曰天子穆穆諸侯皇皇安有天子而爲醜也雄卽捨
之雄無事小出褒於後持矛馳馬過雄雄怪問之對
曰夫統天下之重如臣乘惡馬而持矛也急之則慮
自傷緩之則懼其失是以馬馳而不制也雄寤卽還
班字世文立爲太子謙虛博納敬愛儒賢自何點李
釗班皆師之性汎愛動脩軌度時諸李子弟皆尚奢
靡而班常戒厲之及雄寢疾班晝夜侍側雄少數攻
戰多被傷夷至是疾甚痕皆濃潰雄子越等惡而遠
之班爲吮膿殊無難色每嘗藥流涕不脫衣冠其孝
誠如此雄死嗣僞位以李壽錄尚書事輔政班居中
執喪禮政事皆委壽及司徒何點尚書令越環等越
時鎮江陽以班非雄所生意甚不平至此奔喪與其
弟期密計圖之李珣勸班遣越還江陽以期爲果州

刺史鎮葭萌班以未葬不忍遣推誠居厚心無纖芥
時有白氣二道帶天太史令韓豹奏宮中有陰謀兵
氣戒在親戚班不悟咸和九年班因夜哭越殺班於
殯宮時年四十七在位一年遂立雄子期嗣位期在
位三年刑政紊亂李壽廢之自縊死雄之子皆爲壽
所殺
壽字武考驥之子也雄死受遺輔政封漢王壽威名
遠振懼不自全乃聘禮巴西龔壯問以自安之術壯
以特殺其父及叔欲假手報仇未有其由因說壽曰
節下若能捨小從大以危易安則名高桓文動流百
代矣壽從之陰與長史略陽龔桓巴西解思明共謀
據成都稱藩歸順乃誓文武得數千人襲成都尅之
桓與思明等勸壽稱藩於晉而任調等勸壽自立壽
命筮之占者曰可數年天子調喜曰一日尚爲足而
況數年乎思明曰數年天子孰與百世諸侯壽曰朝
聞道夕死可矣遂以咸康四年僭卽僞位聘龔壯爲
太師壯固辭特聽縞巾素帶居師友之位立世子勢
爲太子遣其散騎常侍王嘏聘於石季龍先是石季
龍遣壽書欲連橫入寇約分天下壽大悅乃大閱軍
士七萬餘人舟師派江而上過成都鼓譟盈江壽登

城觀之異壯諫曰陛下與胡通孰如與晉通胡豺狼國也晉既滅不得不北而事之若與之爭天下則疆弱勢異此虞虢之成範已然之明戒願陛下熟慮之群臣以壯之言為然叩頭泣諫壽乃止士眾咸稱萬歲壽承雄寬儉新行篡奪因循雄政未逞其志欲會王嘏從鄴還盛稱李龍威強宮觀美麗鄴中殷實壽又聞李龍殺罰御下控制邦域壽心欣慕人有小過輒殺以立威又徙傍郡戶以實成都與尚方御府發州郡工巧以充之務於奢侈百姓疲於使役呼嗟滿道其左僕射蔡興切諫壽以為誹謗誅之壽疾篤常見李期蔡興為崇八年壽死時年四十四在位五年壽初病思明等復議奉王室壽不從興壯作詩七篇託言應璩以調壽壽報曰省詩知意若今人所作賢哲之話言也古人所作死鬼之常辭耳動慕漢武魏明之所為耻聞父兄時事上書者不得言先世政化自以已勝之也壽死子勢嗣偽位初蜀土無獠至此始從山而出北至犍為梓潼布在山谷十餘萬落不可禁制大為百姓之患勢既驕吝而性愛財色常殺人而取其妻荒淫不恤國事夷獠叛亂軍守離缺境宇日蹙加之荒儉性多忌害誅殺大臣刑獄濫加人

懷危懼大司馬桓溫率水軍伐勢勢與視面縛軍門溫解其縛焚其視遷勢及親族十餘人于建康封勢歸義侯在位五年而敗始李特以惠帝太安元年起兵至此六世凡四十六年以穆帝永和三年滅

呂光

子紹

呂光

呂光

呂光字世明略陽氐人也父謏樓佐命苻堅官至太尉光沉毅凝重寬簡有大量喜怒不形于色唯王猛異之曰此非常人言之苻堅舉賢良除美陽令夷夏愛服遷應揚將軍從堅征伐數有功堅既平山東士馬強盛遂有圖西域之志乃授光使持節都督西討諸軍事行至高昌聞堅寇晉光欲更須後命部將杜進曰節下受任金方赴機宜速有何不了而更畱乎光乃進及流沙三百餘里無水將士失色光曰吾聞李廣利精誠玄感飛泉湧出吾等豈獨無感致乎俄而大雨平地三尺進兵至焉耆其王泥流率其傍國請降龜茲王帛純距光急攻城帛純乃傾國財寶請救獫狁胡弟訥龍侯將虓率騎二十餘萬并引溫宿尉須等國王合七十餘萬以救之戰于城西大敗之斬萬餘級帛純收其珍寶而走王侯降者三十餘國光入城大饗將士見其宮室壯麗命參軍段業

著龜茲宮賦以譏之胡人奢侈厚於養生家有蒲桃酒或至千斛經十年不敗士卒淪沒酒藏者相繼矣諸國憚光威名貢款屬路乃立帛純弟震爲王以安之光撫寧西域威恩甚著桀黠胡王昔所未賓者不遠萬里皆來歸附上漢所賜節傳光皆表而易之光既平龜茲有雷焉之志時始獲鳩摩羅什羅什勸之東還光於是大舉文武博議遣止衆咸請還光從之以馳二萬餘頭致外國珍寶及奇伎異戲禽獸獸千有餘品駿馬萬餘匹光還入姑臧自領涼州刺史開符堅爲姚萇所害奮怒哀號三軍編素大臨於城

書史

卷之三十五

呂光

十三

南於是自稱涼州牧酒泉公時王穆襲據酒泉自稱涼州牧光西平太守康寧自稱匈奴王阻兵以叛初光之定河西也杜進有力焉以爲武威太守權高一時光甥石聰至自關中光曰中州人言吾政化何如聰曰止知有杜進耳實不聞有舅光默然因此誅進光後讎群寮酒酣語及政事時刑法峻重叅軍段業進曰嚴刑重憲非明王之義也光曰商鞅之法至峻而兼諸侯吳起之術無親而荆蠻以霸何也業曰明公受天聰命方君臨四海景行堯舜猶懼有弊奈何欲以商申之末法臨道義之神州豈此州士女所望

於明公哉光改容謝之其將徐晃與張掖太守彭晃謀叛光遣師討晃晃奔晃晃東結康寧西通王穆光議將討之諸將咸曰今康寧在南阻兵伺隙若大駕西行寧必乘虛出于嶺左晃穆未平康寧復至進退狼狽勢必大危光曰事勢實如卿言今而不往當坐待其來大事去矣今晃叛逆始爾寧穆與之情弊未密及其介卒取之爲易光於是自率步騎三萬倍道兼行誅彭晃王穆以其黨索椒爲敦煌太守既而忌其威名率衆攻椒光聞之謂諸將曰二虜相攻此成擒也光將攻之衆咸以爲不可光曰取亂侮亡武之

書史

卷之三十五

呂光

十三

善經不可以累征之勞而失永逸之舉率步騎二萬攻酒泉穆單騎奔追斬之是時麟見金澤縣光以爲已瑞以孝武太元十四年僭卽三河王位置百官年號麟嘉是歲張掖督郵傅曜考覈屬縣而丘池令尹興殺之投諸空井曜見夢於光曰臣張掖郡小吏案校諸縣而丘池令尹興賊狀狼籍懼臣言之殺臣投於南亭空井中臣衣服形狀如是光寤而猶見久之乃滅遣使覆之如夢光怒殺興初光徙西海郡人於諸郡至是謠曰朔馬心何悲念舊中心勞燕雀何徘徊意欲還故巢頃之遂相扇動復徙之於西河樂部

光于是以太元二十一年僭即天王位改年龍飛立世子紹爲太子諸子弟爲公侯者二十人中書令王許爲尚書左僕射段業等五人爲尚書乞伏乾歸從弟軻彈來奔光下書曰乾歸狼子野心前後反覆朕方東清秦趙勒銘會稽豈令豎子鳴峙洮南于是戒嚴親討次于長最使呂纂等攻金城光弟延以抱罕之衆攻臨洮武始河關皆尅之呂纂尅金城擒乾歸金城太守衛鞬鞬曰謂光曰我寧守節斷頭不爲降虜也光義而免之乾歸因大震泣歎曰死中求生正在今日也乃縱反間稱乾歸衆潰東奔成紀呂延

晉史制

卷之五

十四

信之引師輕進延司馬耿稚諫曰乾歸雄勇過人權略難測破王廣尅楊定皆廢師以誘之雖最爾小國不可輕也因默猶闔况乾歸而肯望風自散乎且告者視高而色動必爲姦計宜部陣而前步騎相接徐待諸軍大集可一舉滅之延不從與乾歸相遇戰敗死之光還于姑臧光荒羣信譏殺尚書沮渠羅仇三河太守沮渠鞠羅仇弟子蒙遜叛光屯兵金山蒙遜從兄男成先爲將軍守晉昌聞蒙遜起兵扇動諸夷進攻建康說太守段業曰呂氏政衰權臣擅命一州之地叛者連城瓦解之勢昭然在目府君豈可以

蓋世之才而立忠于垂亾之世男成等既唱大義欲屈府君撫臨鄯州使塗炭之餘蒙來蘇之惠業不從相持二旬而外救不至郡人高達史惠等言於業曰今孤城獨立臺無救援府君雖心過日單而地非卽墨宜思高筭轉禍爲福業乃許之男成等推業爲涼州牧建康公光命呂纂討業太常郭磨明天文善占候謂王許曰於天文涼之分野將有大兵主上老病太子冲闇纂等凶武一旦不諱必有難作以吾二人父居內要恐禍及人深宜慮之吾當與公唱義許以爲然夜燒光洪範門許爲內應事發光誅之磨遂據

晉史制

卷之五

十五

東苑以叛光馳使召纂諸將勸纂曰業聞師廻必蹕軍後若潛師夜還庶無後患纂曰業雖憑城阻衆無雄略之才若夜潛還張其姦志乃遣使告業曰郭磨作亂吾今還都卿能決者可出戰于是引還業不敢出磨遣軍邀纂於白石纂大敗光西安太守石元良率步騎五千赴難與纂共擊磨軍破之遂入於姑臧磨之叛也得光孫八人於東苑及軍敗甚悉投之於鋒刃之上枝分節解遂奔於乞伏乾歸光疾甚立其太子紹爲天王自號太上皇帝以呂纂爲太尉呂弘爲司徒謂紹曰吾疾病唯增恐將不濟三寇關關

迭伺國隙吾終之後使纂統六軍弘管朝政汝恭已無爲委重二兄庶可以濟若內相猜貳衆起蕭牆則晉趙之變旦夕至矣又謂纂弘曰永業才非撥亂直以正嫡有常猥居元首今外有彊寇人心未寧汝兄弟輯穆則貽厥萬世若內自相圖則禍不旋踵纂弘泣曰不敢有二心光以安帝隆安三年死時年六十三在位十年 纂字永緒光之庶長子封太原公光死呂紹秘不發喪纂排闥入哭盡哀而出紹懼爲纂所害以位讓之纂不許及紹嗣僞位呂紹言於紹曰纂統戎積年威震內外臨喪不哀步高視遠恐成大

晉史制

卷之三十五

十六

變宜蚤除之紹曰先帝顧命音猶在耳兄弟至親豈有此乎我方賴二兄以寧家國縱其圖我我視死如歸終不忍有此意也卿慎勿過言超曰纂威名素盛安忍無親今不圖之後必孽臍矣紹曰吾每念袁尚兄弟未嘗不痛心忘寢食寧坐而死豈忍行之超曰聖人稱知幾其神陛下臨幾不斷臣見大事去矣旣而纂見紹於湛露堂超執刀侍紹目纂請收之紹弗許初光欲立弘爲世子會聞紹在仇池乃止弘由是有憾於紹遣尚書姜紀密告纂曰先帝登遐主上闇弱兄總攝內外威恩被於遐邇輒欲遠追廢昌邑之

義以兄爲中宗何如纂於是夜率壯士數百踰北城攻廣夏門弘率東苑之衆斫洪範門左衛齊從逆問之曰誰也衆曰太原公從曰國有大故主上新立太原公行不由道夜入禁城將爲亂邪因抽劍直前斫纂中額纂左右擒之纂曰義士也勿殺纂升于謙光殿紹登紫閣自殺呂超出奔廣武纂以隆安四年遂僭卽天王位謚紹爲隱王以弘爲大將軍錄尚書事纂謂齊從曰卿前斫我一何甚也從泣曰隱王先帝所立陛下雖應天順時而微心未達惟恐陛下不死何謂甚也纂嘉其忠善遇之纂遣使謂征東呂方曰

晉史制

卷之三十五

十七

超實忠誠但不識權竊竊其忠節誕濟世難可以此意諭之超上疏陳謝纂復其爵位呂弘自以功名崇重恐不爲纂所容遂起兵東苑請宗燮俱行燮曰老臣受先帝大恩不能隕身受命而復從殿下親爲戎首者豈天地所容乎且智不能謀衆不足恃將焉用之弘曰君爲義士我爲亂臣乃率兵攻纂纂遣其將焦辨擊弘弘衆潰出奔廣武纂縱兵大掠以東苑婦女賞軍弘之妻子亦爲士卒所辱纂笑謂群臣曰今日之戰何如其侍中房岍對曰天禍涼室纂起威藩先帝始崩隱王幽逼山陵甫訖大司馬驚疑肆逆

京邑兵戈接刃雖弘自取夷滅亦由陛下無棠棣之義宜考已責躬以謝百姓而反縱兵大掠幽辱士女繫自由弘百姓何罪且弘妻陛下之弟婦也弘女陛下之姪女也奈何使無賴小人辱爲婢妾天地神明豈忍見此遂歔歔悲泣纂改容謝之召弘妻及男女于東宮厚撫之呂超擅伐鮮卑思盤思盤訴於纂纂召康龍拉殺之呂超擅伐鮮卑思盤思盤訴於纂纂召超將盤入朝超至姑臧纂見超怒曰卿恃兄弟桓桓欲欺吾也要當斬卿然後天下可定超頓首不敢纂因引起及諸臣譏於內殿呂超屢勸纂酒已至昏醉乘輓車將超等游於內至現華堂東閣車不得過纂親將賓川駱騰倚劍于壁推車過閣超取劍刺纂洞胸川騰與超格戰超殺之初纂嘗與鳩摩羅什基殺羅什子曰斫胡奴頭羅什曰不斫胡奴頭胡奴斫人頭超小字胡奴竟以殺纂纂在位三年 隆字永基光弟實之子超既殺纂讓位於隆隆有難色超曰今猶乘龍上天豈可中下遂僭卽天王位以弟超有佐命之勳拜大將軍封安定公姚興將姚碩德率衆至姑臧呂超出戰大敗遁還於是羣臣表求與姚興通好隆弗許呂超諫曰應龍以屈伸爲靈大人以知幾

爲美陛下宜思權變苟卜世有期不在和好若天命去矣宗族可全隆從之乃請降碩德表隆爲涼州刺史建康公於是遣母弟愛子質于長安碩德乃還姚興謀臣皆曰涼州險絕世難先違道清後順不如因其飢弊而取之興乃遣使來覲虛實時姑臧殺價踊貴斗直錢五千人相食餓死者十餘萬口城門盡閉樵採路絕禿髮僭稱及蒙遜頻來伐之隆以二寇之逼也遣紹多齎珍寶請迎于姚興與乃遣其將齊難等步騎四萬迎之難至姑臧隆隨難東還至長安其後隆坐與于弼謀反爲興所誅呂光僭立至隆凡十有載

慕容垂

慕容垂字道明，號之第五子也。少岐嶷，有器度。手垂過膝，號甚寵之。常目而謂諸弟曰：「此兒濶達，好奇終能破人家，或能成人家，故名霸字。」道業恩遇踰於世。子儁，故儁不能平之。垂少好畋遊，因獵墜馬，折齒。慕容儁偕卽王位，改名缺，外以慕容缺爲名，內實惡而改之。尋以讖記之文，乃去夫以垂爲名焉。及儁稱尊，號封垂吳王。慕容暉嗣，僞位慕容恪爲太宰，恪甚

晉史刪

卷之三六

慕容垂

重垂，常謂暉曰：「吳王將相之才，十倍于臣先帝。以長幼之才，以臣先之臣死之後，願陛下委政吳王，可謂親賢兼舉及敗桓溫於枋頭，威名大振。慕容評深忌之，乃謀誅垂。垂懼禍及與世子令奔於苻堅，自恪卒後，堅密有圖暉之謀。憚垂威名而未發，及聞其至，堅大悅，郊迎執手，禮之甚重。堅相王猛惡垂雄略，勸堅殺之。堅不從，以爲冠軍將軍。王猛伐洛引令爲參軍，猛乃令人說傳垂語於令曰：「吾已東還，汝可爲計也。」令信之，乃奔暉。猛表令叛狀，垂懼而東奔。及藍田爲追騎所獲，堅引見東堂，慰勉之曰：「卿家國失和，委身

投朕，賢子志不忘本，猶懷首丘，書不云乎？父子無相及也。卿何爲過懼而狼狽若斯也？于是復垂爵

位，恩待如初。

王猛之發長安也，請慕容垂于令，奉其

垂口，令當遠別，何以爲鄉導？將行，造垂飲酒，從容謂垂曰：「今當遠別，何以爲贈？我使覓物，思人垂說，厚刀而謂令曰：『吾父子來此，以迷死也。』今王猛疾人如讐，秦王雖外相厚，善其心，難知。丈夫迷死，而卒不免，將爲天下笑。吾聞東朝比來始更悔悟，主后相九吾今還東，故遣告汝。吾已行矣，便可速發，令疑之躊躇終日，又不可審覆。乃將舊騎許爲出獵，遂奔樂安。王猛於石門猛表令叛狀，垂懼而出走，及藍田爲追騎所獲。秦王堅引見東堂，勞之曰：『卿家國失和，委身朕，賢子志不忘本，猶懷首丘，書不云乎？父子無相及也。卿何爲過懼而狼狽若斯也？于是復垂爵及堅擒暉，垂隨堅入鄴，收集諸子對之悲慟，見其故

晉史刪

卷之三六

慕容垂

更有不悅之色。前郎中令高弼私于垂曰：「大王以命世之姿，適道棲伏，此乃鴻漸之始，龍變之初。深願慰納舊臣，以成爲山之功。奈何以一怒捐之，竊爲大王不取。垂深納之。垂在堅朝，歷位京兆尹，進封泉州侯。所在征伐，皆有大功。堅之敗於淮南也，垂軍獨全。堅以千餘騎奔垂。垂世子寶言於垂曰：「家國傾喪，至尊當隆中興之業，建少康之功。但時來之運未至，故韜光俟奮耳。今天厭亂德，授之于我，千載一時，今其會也。且夫立大功者，不顧小節，願不以意氣微息而忘社稷之重，五木之祥。今其至矣。」垂曰：「汝言是也。然彼

以赤心投命若何害之且縱令北還更待其釁既不負宿心可以義取天下垂弟德進曰秦強而并燕秦弱而圖之此爲報仇雪辱豈所謂負宿心也昔鄧祁滿不納三甥之言終爲楚所滅吳王夫差違子胥之諫取禍勾踐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表若釋數萬之衆授于將之柄是却天時而待後害非至計也垂曰吾昔爲太傅所不容投身於秦王又爲王猛所譖復見昭亮此恩何可忘也如使秦運必窮吾當懷集關東以復先業關西之地會非吾有以兵屬堅初寶在長安與韓黃李根等因譙樛補實危坐整容誓之曰

晉史刪 卷之三十一

世云樛稱有神豈虛也哉若富貴可期頗得三盧於是三擲盡盧寶拜而受賜故云五木之祥堅至渑池垂請至鄴展拜陵墓因張國威刑以安戎狄堅許之權翼諫曰垂世豪東夏志不爲人用頃以避禍歸誠冠軍之號豈足以稱其心哉且垂猶鷹也飢則附人飽便高颺遇風塵之會必有凌霄之志惟宜急其羈絆不可任其所欲堅不從時堅子不先在鄴會丁零翟斌聚衆謀逼洛陽不謂垂曰翟斌兄弟因王師小失敢肆凶勃非冠軍英略莫可以滅於是配垂兵二千遣其將苻飛龍率兵騎一千爲垂之副不戒飛龍

日卿王室肺腑年秩雖卑其實帥也垂爲三軍之卿爲謀垂之主用兵制勝之權防微杜貳之略委之於卿卿其勉之垂請入鄴城拜廟不許乃潛服而入亭吏禁之垂怒斬吏燒亭而去石越言於不曰垂輕侮方鎮殺吏焚亭反形已露終爲亂階將老兵疲可襲而取之矣不曰淮南之敗衆散親離而垂侍衛聖躬誠不可忘越曰垂既不忠於燕其肯盡忠於我乎今不擊之必爲後害不從越退而告人口公父子好爲小仁不顧天下大計吾屬終當爲鮮卑虜矣垂至河內殺飛龍悉誅兵召募遠近衆至三萬濟河焚橋翟斌聞垂濟河遣使推垂爲盟主垂距之垂進欲襲據洛陽故見苻暉以臣節退又未審斌之誠款故距之垂至洛陽暉閉門距守不與垂通斌又遣長史河南郭通說垂乃許之斌率衆會垂勸稱尊號垂曰新興侯國之正統孤之君也若以諸君之力得平關東當以大義喻秦奉迎反正無上自尊非孤心也謀於衆曰洛陽四面受敵北阻大河至於控馭燕趙非形勝之便不如北取鄴都據之以制天下衆咸以爲然乃引師而東初垂之發鄴中子農及兄子楷紹弟子宙爲苻丕所聞及誅飛龍遣田生密告農等

晉史刪 卷之三十一

使起兵趙魏以相應於是農宙奔列人楷紹奔辟陽
衆咸應之衆至十餘萬垂引兵至滎陽以太元八年
自稱燕王承制行事以翟斌爲河南王翟檀爲弘農
王弟德爲范陽王兄子楷爲太原王衆至二十餘萬
濟自石門長驅攻鄴農楷紹宙等率衆會垂立子寶
爲燕王太子封功臣爲公侯伯子男者百餘人符丕
乃遣侍郎姜讓讓垂垂謂讓曰孤受主上不世之恩
故欲安全長樂公使盡衆赴京師然後修復國家之
業與秦承爲隣好何故闇於機運不以鄴見歸大義
滅親况於意氣之顧公若迷而不返者孤亦欲窮兵

行史制

卷之三

五

勢耳今事已然恐單馬乞命不可得也讓厲色責垂
曰將軍不容于家國投命于聖朝燕之尺土將軍豈
有分乎主上與將軍風殊類別臭味不同奇將軍于
一見託將軍以斷金寵踰宗舊任齊懿藩自古君臣
合契之重豈甚此邪方付將軍以六尺之孤萬里之
命奈何王師小敗便有二圖夫師起無名終則弗成
天之所廢人不能支將軍起無名之師而欲興天所
廢竊未見其可長樂公主上之元子居陝東之任爲
朝廷維城其可束手輸將軍以百城之地將軍欲裂
冠毀冕拔本塞源者自可任將軍兵勢何復多云但

念將軍以七十之年懸首白旗高世之忠忽爲逆鬼
竊爲將軍痛之垂默然左右勸垂殺之垂曰古者兵
交使在其間大各吠非其主何所問也乃遣讓歸垂
攻拔鄴鄴不固守中城垂墮而圍之翟斌請爲尚書
令不得斌怒密應符丕事洩垂誅之斌兄子真率其
部衆北走邯鄲垂謂諸將曰符丕窮寇必死守不降
丁零叛擾乃我心腹之患吾欲遷師新城開其逸路
進以謝秦主疇昔之恩退以嚴擊真之備於是引師
去鄴北屯新城慕容農進攻翟嵩於黃泥破之垂謂
其范陽王德曰符丕吾縱之不能去方引晉師規固

行史制

卷之三

六

鄴都不可置也進師又攻鄴開其西奔之路慕容農
慕容暉爲符堅所殺勅垂僭位垂以慕容冲稱號關
中不許晉龍驤將軍劉牢之率衆救符丕至鄴垂逆
戰敗績遂徹鄴圍退屯新城垂自新城北走牢之追
垂連戰皆敗又戰於五橋澤王師敗績符丕棄鄴城
奔於并州垂定都中山群僚勸卽尊號垂從之以太
元十一年僭卽位立寶爲太子畱守中山垂率諸將
南攻翟遼以楷爲前鋒都督遼之部衆皆燕趙人也
咸曰太原王之子吾之父母相率歸附遠懼遣使請
降垂厚撫之以其太子寶錄尚書政事巨細皆委之

垂總大綱而已。翟遼死，子釗代立。垂引師伐釗於滑臺。次於黎陽津，釗於南岸距守。諸將惡其兵精，咸諫不宜濟河。垂笑曰：「豎子何能為？遂從營就西津爲牛皮船，百餘艘，載兵列杖湖流而上。釗先以大衆備黎陽，見垂向西津，乃棄營西距垂。潛遣慕容鎮於黎陽津，夜濟壁於河南，釗聞而奔還。士衆疲渴，走歸滑臺。釗携妻子率數百騎北趣白鹿山，農追擊盡擒其衆。釗單騎奔長子西燕主慕容永，以釗爲大將軍。於是議征長子，諸將咸諫。垂笑曰：「吾計決矣，且吾投老扣囊底智，足以尅之，不復留逆賊以累子孫也。」乃發步

晉史綱

卷之三十六

慕容

七

騎七萬，遣慕容楷出自滏口，慕容農入自壺關。垂頻於鄴之西南月餘，不進。永謂垂說道伐之，乃攝諸軍還杜太行，軼關垂進。師入自天井關，至於壺壁。永率精兵五萬來距，阻河曲以自固。馳使請戰，垂列陣於壺壁之南。農楷分爲二翼，慕容國伏千兵於深澗，與永大戰。垂引軍偽退，永追奔數里，國發伏兵馳斷其後。楷農夾擊之，永師大敗，斬首八千餘級。永奔還長子進圍之。永奔北門，爲前驅所獲。於是數而戮之。垂遣其太子寶及農與慕容麟等率衆八萬伐魏。慕容德慕容紹以步騎一萬八千爲寶後繼。魏聞寶將至，

晉史綱

卷之三十六

慕容

八

徙往河西。寶進師臨河，懼不敢濟，還次。參合忽有黑氣如隄，臨覆軍。上沙門支曇猛言於寶曰：「風氣暴迅，魏軍將至之候，宜遣兵禦之。」寶笑而不納。曇猛固以爲言，乃遣麟率騎三萬爲後殿，以禦非常。麟以曇猛言爲虐縱，騎遊獵，俄而黃霧四塞，日月晦暝。魏師大至，三軍奔敗。還者十一，二紹死之。寶耻參合之敗，請更擊魏。慕容德亦曰：「魏人益於參合之役，有輕太子之心，宜及聖略，摧其銳志。」垂從之。留德守中山，自率大衆出參合，鑿山開道，次於獵嶺，遣寶與農出天門，征北慕容龍征、西慕容盛、踰青山、襲魏陳留公虔於平城，陷之，收其衆三萬餘人而還。垂至參合，見往年戰處，積骸如山，設弔祭之禮，死者父兄一時號哭，軍中皆慟。垂慚憤，歔血因而寢疾，乘馬輿而進過平城北三十里，疾篤，築燕昌城而還。卒于上谷之徂陽，時年七十一。凡在位十三年。

慕容寶

盛

熙

雲

慕容寶字道祐，垂之第四子也。垂死，嗣僞位。初，垂以寶家嗣未建，每憂之。寶庶子清河公會多材藝，有雄略，垂深奇之。垂之伐魏，以龍城舊都宗廟所在，使會鎮幽州，委以東北之重。臨死，顧命以會爲寶嗣。而寶

寵愛少子濮陽公策意不在會寶庶長子長樂公盛自以同生年長耻會先之乃盛稱策宜爲儲貳寶大悅立策母段氏爲皇后策爲皇太子盛會進爵爲王策字道符年十一美姿貌而恭弱不慧魏伐并州驃騎李農逆戰敗績寶引羣臣於東堂議之慕容麟曰魏乘勝氣銳其鋒不可當宜自完守設備待其弊而乘之於是脩城積粟爲持久之備魏進據博陵魯口諸將望風奔退寶聞魏有內難乃盡衆出距敗績而還魏軍進攻中山其尚書慕容皓謀殺寶立慕容麟謀泄皓斬開奔魏麟懼不自安出奔丁零初寶聞魏之來伐也使慕容會率幽并之衆赴中山麟既叛寶恐其逆奪會軍與其太子策及農隆等萬餘騎迎會於薊以開封公慕容詳守中山會步騎二萬列陣而進迎寶薊南寶分其兵給農隆會以策爲太子有恨色寶以告農隆俱曰會一年少專任方事習驕所致豈有他也臣當以禮責之左右勸寶殺會會聞之彌懼奔于廣都黃榆谷會遣壯士二千餘人分襲農隆隆見殺農中重創既而會歸於寶寶意在誅會誘而安之潛使慕容騰斬會不能傷會復奔其衆於是勒兵攻寶寶率數百騎馳如龍城會率衆追之遣使請

誅左右佞臣并求太子寶弗許會圍龍城侍御郎高雲夜率敢死士百餘人襲會敗之衆悉逃散單馬奔還中山踰圍而入爲慕容詳所殺詳僭稱尊號荒酒奢淫殺戮無度慕容麟率丁零之衆入中山斬詳復僭稱尊號與魏師戰於義臺麟軍敗績魏師遂入中山麟乃奔鄴慕容德遣侍郎李延勸寶南伐寶大悅以慕容騰爲前軍大司馬慕容農爲中軍寶爲後軍步騎三萬次于乙連長上段速骨因衆軍之懼役也殺司空樂浪王宙逼立高陽王崇寶單騎奔農馳還龍城蘭汗潛與速骨通謀速骨進師攻城農爲蘭汗所誦潛出赴賊爲速骨所殺衆皆奔散寶與慕容盛慕容騰等南奔蘭汗奉太子策承制遣使迎寶寶以汗垂之季舅盛又汗之壻也必謂忠款無貳乃還至龍城汗引寶入於外邸弑之時年四十四在位三年卽隆安三年也汗又殺其太子策及王公卿士百餘人汗自稱昌黎王盛字道運寶之庶長子也少沉敏多謀略待堅誅慕容氏盛潛奔於冲及冲稱尊號有自得之志盛年十二謂叔父柔曰今中山王智不先衆才不出下恩未施人先自驕大以盛觀之鮮不覆敗俄而冲爲段木延所殺盛隨慕容永更如長子

謂柔曰今崎嶇於鋒刃之間在疑忌之際愚則爲人猜智則危甚巢幕當如鴻鵠高飛一舉萬里不可坐待罟網也於是與柔及弟會問行東歸于慕容垂遇盜陝中盛曰我六尺之軀入水不溺在火不焦汝欲當吾鋒乎試堅爾手中箭百步我若中之宜慎爾命如其不中當束身相投盜乃堅箭盛一發中之盜曰郎貴人之子故相試耳資而遣之歲餘永誅僞垂之子孫男女無遺盛旣至垂問以西事盛地成圖垂笑曰昔魏武撫明帝之首遂乃侯之祖之愛孫有自來矣於是封長樂公寶卽僞位進爵爲王寶自龍城南伐盛留統後事及段速骨作亂馳出迎衛寶幾爲速骨所獲賴盛以免後寶爲蘭汗所殺盛馳進赴哀將軍張真固諫以爲不可盛曰我今投命告以哀窮汗性愚近必顧念婚姻不忍害我旬月之間足展吾志遂入赴喪汗妻乙氏泣涕請盛汗亦哀之遣其子穆迎盛舍之宮內親敬如舊汗兄提弟難勸汗殺盛汗不從慕容奇汗之外孫也汗亦有奇人見盛遂相與謀盛遣奇起兵于外衆至數千汗遣蘭提討奇提驕佞淫荒事汗無禮盛因間之於汗曰奇小兒也未能辦此必內有應之者提素驕不可委以大衆汗

因發怒收提誅之遣其撫軍仇尼慕率衆討奇汗兄弟見提之誅莫不危懼皆阻兵背汗襲敗慕容汗大懼遣其子穆率衆討之穆謂汗曰慕容盛我之仇也奇今起逆盛必應之兼內有蕭牆之難不宜養心腹之疾汗將誅盛引見察之盛妻以告于是僞稱疾篤不復出入汗乃止有李阜衛雙劉志張豪張真者皆盛之舊昵蘭穆引爲腹心阜等屢入見盛潛結大謀會穆討蘭難等斬之大饗將士汗穆皆醉盛夜因如廁袒而踰墻入於東宮與李阜等誅穆衆皆踴躍進攻汗斬之于是內外恬然士女咸悅盛以長樂王稱制初慕容奇聚衆於建安將討蘭汗百姓翕然從之盛旣誅汗命奇罷兵奇阻兵叛盛盛擊敗之執奇而還盛於是僭卽尊位遣西太守李朗在郡十年威制境內盛疑之累徵不赴以母在龍城未敢顯叛乃陰引魏軍將爲自安之計因表請發兵以距寇盛曰此必詐也召其使而詰之果驗盡滅其族遣輔國將軍李阜率騎討之師次建安召阜旋師則聞其家被誅也擁二千餘戶以自固及聞阜中路而還謂有內變不復爲備聞其子養守今支躬迎魏師於北平阜候知之襲剋今支遣廣威孟廣平率騎迎朗及于無終

斬之初盛之追早還也群臣莫知其故早既斬朗盛謂群臣曰前追早還者正爲此耳朗鳩合同類未可卒平故非意而還以盈忌其志卒然掩之必尅之理也群臣皆曰非所及也盛立其子遼西公定爲太子譙其群臣于新昌殿盛曰諸卿各言其志朕將覽之七兵尚書丁信年十五盛之舅子也進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臣之願也盛笑曰丁尚書年少安得長者之言乎盛以威嚴馭下驕暴少親多所猜疑故信言及之左將軍慕容國等謀叛事盛誅之死者五百餘人前將軍段瑛等因衆心動搖夜於禁中鼓譟大呼

晉書

卷之三十六

盛聞變率左右戰衆皆披潰俄而有一賊從閭中擊傷盛遂輦升前殿申約禁衛召叔父河間公鷹屬以後事鷹未至而盛死時年二十九在位三年盛幼而羈賤流漂長則遭家多難夷險安危備嘗之矣懲寶闇而不斷遂峻極威刑纖芥之嫌莫不裁之于未萌防之於未兆於是人不自安忠親皆貳安忍無親所以卒於不免是歲隆安五年也

熙字道文番之少子也及盛死其太后丁氏以國多難宜立長君群望皆在平原公元而丁氏意在於熙遂廢太子定迎熙入宮群臣勸進熙以讓元元固以

讓熙熙遂僭卽尊位元以嫌疑賜死元字道光寶之弟四子也初熙蒸于丁氏故爲所立及寵幸苻貴人丁氏怨恚呪熙大怒逼丁氏令自殺爲其昭儀苻氏鑿曲光海清涼池季夏盛暑士卒不得休息暍死者大半立其貴嬪苻氏爲皇后昭儀苻氏死僞謚愍皇后二苻並美而艷刑賞大政無不由之其后好游田熙從之北登白鹿山東過青嶺南臨滄海百姓苦之士卒爲豺狼所害及凍死者五千餘人熙伐高句驪以苻氏從爲衝車地道以攻遼東熙曰待刻平冠城朕當與后乘輦而入不聽將士先登于是城內嚴

晉書

卷之三十六

十四

備攻之不能下會大雨雪士卒多死乃引歸爲苻氏起承華殿高承光一倍貢土於北門土與穀同價苻氏嘗季夏思凍魚膾仲冬須生地黃皆下有司切責不得加以大辟其虐也如此苻氏死熙悲號躑躅氣絕而蘇大飲既訖復啓其棺而與交接服斬縗食粥制百僚於宮內哭臨使有司哭者有淚以爲忠孝無則罪之于是群臣震懼莫不含辛以爲淚焉號苻氏墓曰徽平陵熙被髮徒跣步從苻氏喪輜車高大毀北門而出衛中將軍馮跋等結盟推慕容雲爲主發尚方徒五千餘人閉門距守中黃門趙洛生奔

告之熙曰此鼠盜耳朕還當誅之乃收髮貫甲馳還赴難夜至龍城攻北門不尅遂敗走微服隱于林中雲得而弑之及其諸子同殞城北時年三十三在位六年垂以孝武帝太元八年僭立至熙四世凡二十四年以安帝義熙二年滅初童謠曰一束茅兩頭然秃頭小兒來滅燕藁字上有艸下有木兩頭然則木艸俱盡而成高字雲父名拔小字秃頭三千而雲季也熙竟爲雲所滅如謠言焉

慕容雲字子雨寶之養子也祖父高和句驪之支庶自云高陽氏之苗裔故以高爲氏焉雲沉深有局量

新史記

卷之三十六

七

厚重希言時人咸以爲愚唯馮跋奇其志度而友之實之爲太子雲以武藝給事實子之賜姓慕容氏熙之葬符氏也馮跋詣雲告之以謀雲懼跋等彊之雲遂卽天王位復姓高氏署馮跋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雲臨東堂幸臣離班桃仁懷劍執紙而入稱有所啓拔劍擊雲雲以几距班桃仁進而弑之馮跋遷雲尸于東宮雲自以無功德而爲豪傑所推常內懷懼故寵養壯士以爲腹心離班桃仁等並專典禁衛委之以爪牙之任賞賜月至數千萬衣食臥起皆與之同終以此致敗云

馮跋 弟素弗

馮跋字文起長樂信都人也其先畢萬後萬之子孫有食采馮鄉者因以氏焉跋寬仁有大度飲酒一石不亂所居上每有雲氣嘗夜見天門開神光赫然燭下庭內及慕容寶僭號署中衛將軍初跋弟素弗與從兄萬泥及諸少年游於水濱有一金龍浮水而下素弗謂萬泥曰頗有見否萬泥等皆曰無所見也乃取龍而示之咸以爲非常之瑞慕容熙聞而求焉素弗秘之熙怒及卽僞位密欲誅跋兄弟跋懼乃與諸弟逃于山澤時賦役繁數人不堪命跋兄弟謀曰熙

新史記

卷之三十六

七

今皆屠業忌吾兄弟不可坐受誅滅當及時而起立公侯之業事若不成死其晚乎遂與萬泥等二十二人結謀遂殺熙立高雲爲主及雲爲其幸臣所殺衆遂推跋爲主于是僭稱天王于昌黎而不徙舊號卽國曰燕署弟素弗爲大司馬封遼西公馮弘爲驃騎大將軍封中山公分遣使者巡行郡國勵意農桑勤心政事乃下書省徭薄賦墮農者戮之力田者褒賞每遣守宰必親見東堂問爲政事之要令極言無隱以觀其志於是朝野競勸焉跋又下書曰今疆宇無虞百姓寧業而田畝荒穢有司不隨時督察欲令家

給人足不亦難乎桑柘有生之本此土少桑人未見其利可令百姓人殖桑一百根柘二十根又下書曰聖人制禮送終有度重其衣余厚其棺柩將何用乎人之亡也精魂上歸於天骨肉下歸於地朝終夕壤無寒暖之期衣以錦繡服以羅紈寧有知哉厚於送終貴而改葬皆無益亡者有損於生申下境內自今皆令奉之跋又下書曰自頃喪難禮崩樂壞閭閻絕諷誦之音後生無庠序之教子衿之歎復興于今豈所以穆章風化崇闡斯文可營建太學以長樂劉軒營丘張熾成周翟崇為博士簡二千石已下子弟年

晉史制

卷之三十六

書

十七

十三已上教之有赤氣四塞太史令張穆言於跋曰兵氣也今大魏威制六合而聘使斷絕自古未有隣國接壤不通和好違義怒隣取亡之道宜修和結盟跋曰吾當思之翌而魏軍大至以有備引還跋立十一年至是元熙元年也此後事入於宋至元嘉七年死弟弘殺跋子翼自立後為魏所伐東奔高句驪居二年高句驪殺之始跋以孝武太元二十年僭號至弘二世凡二十有八載

馮素弗跋之長弟也慷慨有大志姿貌魁偉雄傑不群任俠放蕩不修小節故時人未之奇惟王齊異焉

曰撥亂才也弱冠自詣慕容廆尚書左丞韓業請婚業怒而距之南宮令成藻豪俊有高名素弗造焉藻命門者勿納素弗逕入與藻對坐旁若無人談飲連日藻始奇之曰吾遠求騏驎不知近在東隣何識子之晚也當世俠士莫不歸之及熙僭號為侍御郎小帳下督跋之偽業素弗所建也及為宰輔謙虛恭慎非禮不動雖廝養之賤皆與之抗禮車服屋宇務於儉約修已率下百僚憚之初為涼尹及鎮營丘百姓歌之嘗謂韓業曰君前既不顧今將自取何如業拜而陳謝素弗曰既往之事豈復與君計之待業彌厚

晉史制

卷之三十六

書

十八

好存亡繼絕申拔舊門問侍中陽哲曰秦趙勲臣子弟今何在平哲曰皆在中州惟桃豹孫鮮在焉素弗召為左常侍論者歸其有宰衡之度跋之七年死跋哭之哀慟比葬七臨之

乞伏國仁

乞伏乾歸

乞伏熾磐

乞伏國仁隴西鮮卑人也國仁父司繁始遷于度堅山尋為苻堅將王統所襲部眾叛降於統司繁歎謂左右曰智不距敵德不撫眾劍騎未交而本根已敗見眾分散勢亦難全若奔諸部必不我容吾將為呼韓邪之計矣乃詣統降於堅堅大悅署為南單于留

之長安以司繁叔父吐雷爲勇士護軍撫其部衆俄而鮮卑勃寒侵斥隴右堅以司繁爲鎮西將軍以討之勃寒懼而請降司繁遂鎮勇士川甚有威惠司繁卒國仁代鎮及堅興壽春之役徵爲前將軍會國仁叔父步頽叛於隴西堅遣國仁還討之步頽聞而大悅迎國仁於路國仁置酒高會攘袂大言曰苻氏往因趙石之亂遂妄竊名號窮兵極武跨僭八州疆宇旣寧宜綏以德方勤心遠略騷動蒼生違天怒人將何以濟且物極則虧禍盈而覆者天之道也以吾量之是役也難以免矣當與諸君成一方之業及堅敗晉史綱 卷之三六 十九 歸乃招集諸部有不附者討而并之衆至十餘萬及堅爲姚萇所殺國仁謂其豪帥曰苻氏以高世之姿而困於烏合之衆可謂天也夫守常迷運先達耻之見機而作英豪之舉吾雖薄德藉累世之資豈可睹時來之運而不作乎以孝武太元十年自稱大單于領秦河二州牧以其弟乾歸爲上將軍明年南安祕宜及諸羌虜來擊國仁四面而至國仁謂諸將曰先人有奪人之心不可坐待其至宜抑威餌敵嚴師以張之軍法所謂怒我而息寇也于是勒衆五千襲其不意大敗之苻登遣使者署國仁苑川王太元十三

年國仁死在位四年 乾歸國仁弟也雄武英傑沉雅有度量國仁之死也其群臣咸以國仁之子公府冲幼宜立長君乃推乾歸爲河南王遂遷於金城太元十四年苻登遣使署乾歸金城王氏王楊定率衆四萬伐之乾歸謂諸將曰楊定以勇虐聚衆窮兵逞欲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定之此役殆天以之資我也于是遣其涼州牧乞伏軻殲秦州牧乞伏益州立義將軍詰歸距之定敗益州於平川軻殲詰歸引衆而退翟璠劾諫曰吾王以神武之姿開基隴右東征西討靡不席卷威振秦梁聲光巴漢將軍以維城之重受間外之寄宜宣力致命輔寧家國秦州雖敗二軍猶全奈何不思赴救便逆奔散何面目以見王乎昔項羽斬慶子以寧楚胡建戮監軍以成功將軍之所聞也璠誠才非古人敢忘項氏之義乎軻殲曰向所以未赴秦州者未知衆心何如耳敗不相救軍罰所先敢自寧乎乃率騎赴之益州詰歸亦勒衆而進大敗定斬定及首虜萬七千級於是盡有隴西巴西之地太元十七年署其長子熾磐領尚書令呂光率衆十萬將伐乾歸咸勸其東奔成紀乾歸不從謂諸將曰昔曹孟德敗袁本初於官渡陸伯言摧劉玄

德於白帝皆以權略取之豈在衆乎光雖舉全州之軍而無經遠之算不足憚也且其精卒盡在呂延廷雖勇而愚易以奇策制之延軍若敗光亦遁還乘勝追奔可以得志衆咸曰非所及也建安元年光遣其子纂伐乾歸使呂延爲前鋒乾歸泣謂衆曰今事勢窮蹙逃命無所死中求生正在今日涼軍雖四面而至然相去遠遠山河既阻力不周接敗其一軍而衆軍自退乃縱反間稱秦王乾歸衆潰東奔成紀延信之引師輕進果爲乾歸所敗遂斬之乾歸所居南景

晉書

卷之三十六

三

之入自南安峽與潛師繼發乾歸謂諸將曰姚興盡中國之師軍勢甚盛山川阻狹無縱騎之地宜引師平川伺其怠而擊之存亡之機在斯一舉卿等勉之于是遣衛軍慕容允率中軍二萬遷于柏陽鎮軍羅敦將外軍四萬遷於侯辰谷乾歸自率輕騎數千候與軍勢俄而大風昏霧遂與中軍相失爲興追騎所逼入於外軍旦而交戰爲興所敗乾歸遂走金城謂諸豪帥曰吾才非命世謬爲諸君所推叨竊名器年踰一紀今人衆已散勢不得安吾欲西保允吾以避其鋒卿等宜安土降秦保全妻子群下咸曰昔古公

杖策幽人歸懷玄德南奔荆楚襁負分岐之感古人所悲况臣等義深父子請死生與陛下俱乾歸曰自古無不亡之國廢興命也苟天未忘我冀興復有期德之不建何爲俱死公等自愛吾將寄食以終餘年於是大哭而別乃率騎數百馳至允吾禿髮利鹿孤遣弟儁檀迎乾歸處之於晉興南羌梁弋等遣使招之乾歸將叛謀洩懼爲利鹿孤所害謂其子熾磐曰利鹿孤忌吾威名勢不全立姚興方盛吾將歸之若其俱去必爲追騎所及今送汝兄弟及汝母爲質彼必不疑吾既在秦終不害汝於是送熾磐兄弟於西

晉書

卷之三十六

三

平乾歸遂奔長安姚興見而大悅遣乾歸還鎮苑川盡以部衆配之元興元年熾磐自西平奔長安姚興以爲興晉太守姚興應乾歸終爲西州之患因其朝也留爲主客尚書以熾磐監撫其衆熾磐攻剋枹罕遣使告之乾歸奔還苑川收衆三萬遷於度堅山群下勸乾歸稱王乾歸從之義熙二年僭稱秦王姚興力未能西討恐更爲邊害遣使署乾歸河南王乾歸方圖河右權宜受之遂稱藩於興乾歸敗於五溪有梟集於其手甚惡之六年爲兄子公府所弑熾磐討之并其四子輟之乾歸在位二十四年

熾磐乾歸長子也性勇果毅臨機能斷權略遇入
乾歸死熾磐襲偽位僭立十年有雲五色起於南山
熾磐以為已瑞大悅謂群臣曰吾今年應有所定王
業成矣於是繕甲整兵以待四方之隙聞禿髮儁
西征乙弗投劍而起曰可以行矣率步騎二萬襲樂
都禿髮武臺憑城距守熾磐攻之一旬而尅遂入樂
都遣平遠健虔率騎五千追儁檀徙其文武及百姓
萬餘戶于枹罕儁檀遂降熾磐既兼儁檀兵強地廣
在位七年而宋氏受禪以宋元嘉四年死子慕末嗣
偽位在位三年為赫連定所殺始國仁以孝武太元
十年僭位至慕末四世凡四十有六載而滅

晉史刪卷之三十七

茅國縉刪次

禿髮烏孤

禿髮利鹿孤

禿髮儁檀

禿髮烏孤河西鮮卑人也祖壽闡之在孕母胡掖氏
因寢而產於被中鮮卑謂被為禿髮因而氏焉壽闡
卒孫樹機能壯果多謀略泰始中據有涼州之地武
帝為之旰食後為馬隆所敗部下殺之以降從弟務
丸立死孫權斤立死子思復健立部眾稍盛烏孤即
思復健之子也及嗣位務農桑修隣好呂光遣使署
為廣武縣侯烏孤登廉川大山泣而不言石亦于進
呂光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大王所為不樂者將非
呂光乎光年已衰老師徒屢敗光何足懼也烏孤曰
光之衰老亦吾所知但我祖宗以德懷遠殊俗憚威
及吾承業諸部皆叛邇既乖連速何以附所以泣耳
其將苻淠曰大王何不振旅普眾以討其罪烏孤從
之大破諸部隆安元年自稱西平王烏孤從容謂其
群下曰隴右區區數郡地耳兵亂分裂遂至十餘乾
歸檀命河南段業阻兵張掖唐氏假息姑蕪吾猶父
兄遺烈思廓清西夏三者何先楊統進曰乾歸本我
所部終必歸服段業儒生且與我隣好乘其危舉非

義舉也呂光衰老嗣紹冲開二子纂弘內相猜忌若天威臨之必應鋒瓦解姑臧既拔二寇自服矣烏孤然之遂陰有吞并之志烏孤因酒墜馬傷脅笑曰幾使呂光父子大喜俄而患甚顧謂群下曰方難未靜宜立長君言終而死在王位三年弟利鹿孤立

利鹿孤以隆安三年卽僞位使記室監麴梁明聘于段業業曰貴主先王創業啓運有子何以不立梁明曰先王之命也業曰昔成王弱齡周召作宰雖嗣子冲幼而二叔休明左提右挈不亦可乎明曰宋宣能以國讓春秋美之孫伯符委事仲謀終開有吳之業

晉書

卷之三十七

利鹿孤

二

晉書

且兄終弟及殷湯之制也何必胤已爲是紹兄爲非業曰美哉使乎之義也利鹿孤伐呂隆大敗之獲其右僕射楊桓僞檀謂之曰安寢危邦不思擇木老爲囚虜豈曰智也桓曰受呂氏厚恩位忝端貳實耻爲叛臣以見明主僞檀曰卿忠臣也以爲左司馬利鹿孤謂其群下曰吾承業統三載于茲戎車屢駕無闕境之功務進賢彥而下猶蓄滯豈所任非才將吾不明所致也二三君子其極言無諱祠部郎中史嵩對曰古之王者行師以全軍爲上破國次之今不以綏寧爲先惟以徙尸爲務安土重遷故有離叛所以

斬將尅城土不加廣今取士拔才必先弓馬文章學藝爲無用之條非所以來遠人垂不朽也利鹿孤善之於是田玄冲趙誕爲博士祭酒以教胄子時利鹿孤雖僭位尚臣姚興與開楊桓有德望徵之利鹿孤餞桓於城東謂之曰本期與卿共成大業事乖本圖分岐之感實情深古人但卿有佐時之器當振纓雲閣耀價連城區區河右未足以逞卿才力善勗日新以成大美桓泣曰臣往事呂氏情節不建陛下宥臣於俘虜之中顯同賢舊每希攀龍附鳳立尺寸之功龍門旣開而臣違離公衡之戀豈曰忘之利鹿孤

晉書

卷之三十七

三

晉書

爲之流涕遣僞檀又攻呂隆昌松太守孟禕于顯美剋之僞檀執禕而數之曰吾方耀威玉門掃平秦隴卿固守窮城稽淹王憲國有常刑于分甘乎禕曰明公開剪河右禕敢距天命樂鼓之刑禕之分也僞檀釋其縛待以客禮拜左司馬禕請曰呂氏將亡昭然已定但爲人守而不全復忝顯任竊所未安明公之恩聽禕就戮于姑臧死且不朽僞檀義而許之利鹿孤寢疾令曰內外多虞其令車騎嗣業以成先王之志在位三年而死弟僞檀嗣

僞檀少機警有才略其父奇之謂諸子曰僞檀明識

幹藝非汝等輩也是以諸兄不以授子欲傳之於僊
檀及利鹿孤即位垂拱而已軍國大事皆以委之以
元興元年僭號涼王遷于樂都乞伏乾歸之在晉興
也以世子熾磐爲質後熾磐逃歸爲追騎所執利鹿
孤命殺之僊檀曰臣子逃歸君父宜垂全宥乃赦之
至是熾磐又奔允街僊檀歸其妻子姚興遣使拜僊
檀車騎將軍廣武公僊檀大城樂都姚興涼州刺史
王尚遣主簿宋敞來聘敞父爕呂光時見僊檀於廣
武執其手曰君神爽宏拔逸氣凌雲命世之傑也必
當尅清世難恨吾年老不及見耳以敞兄弟託君至

晉書

卷之五十七

四

是僊檀謂敞曰孤以常才謬爲尊先君所見稱詩云
中心藏之何日忘之不圖今日得見卿也敞曰大王
仁侔魏祖存念先人雖朱暉眎張堪之孤叔向撫汝
齊之子無以加也僊檀以姚興之盛乃去其年號遣
叅軍關尚聘于興興謂尚曰車騎投誠獻款而輒造
大城臣道固若是乎尚曰王侯設險以自固先王之
制也車騎僻在遐藩密邇寇南則逆羌未賓西則
蒙遜跋扈蓋謂國家重門之防不圖陛下忽以爲嫌
興笑曰卿言是也僊檀率師伐沮渠蒙遜及其禾苗
而還獻興馬三千匹羊二萬頭興乃署僊檀爲涼州

刺史鎮姑臧僊檀率步騎三萬次於五澗興涼州刺
史王尚出自清陽門僊檀入自涼風門宗敞以別駕
送尚還長安僊檀曰吾得涼州三千餘家情之所寄
唯卿一人奈何捨我去乎敞曰今送舊君所以忠於
殿下僊檀曰吾今新牧貴州懷遠安邇之略爲之若
何敞曰涼土雖弊形勝之地道由人弘實在殿下段
懿孟禕武威之宿望辛晃彭敏秦隴之冠冕裴敏馬
輔中州之令族張昶涼國之舊胤以大王之神略撫
之以威信農戰並修文教兼設可以從橫于天下河
右豈足定乎僊檀大悅僊檀謙群僚于宣德堂仰視

晉書

卷之五十七

五

而歎曰古人言作者不居居者不作信矣孟禕進曰
張文王築城苑繕宮廟爲萬世之業此堂之建垂及
百載十有二主唯信順可以久安仁義可以永固願
大王勉之僊檀曰非君無以聞讜言也僊檀與赫連
勃勃戰于陽武爲勃勃所敗與數騎奔南山幾爲追
騎所得軍諮祭酒梁襄輔國司馬邊憲等七人謀反
僊檀悉誅之姚興以僊檀外有陽武之敗內有邊梁
之亂遣其尚書郎韋宗來觀蒙僊檀與宗論縱橫之
略機變無窮宗出而歎曰命世大才經綸名教者不
必華宗夏士撥煩理亂澄氛濟世者亦未必八索九

丘五經之外冠冕之表復自有人車騎神機秀發信一代之偉人由余日磾豈足爲多也宗還長安言于興曰涼州雖殘弊之後僭檀權詐多方憑山河之固未可圖也興曰勃勃以烏合之衆尚能破之吾以天下之兵何足尅也宗曰形勢變終始殊途陵人者易敗自守者難攻陽武之役僭檀以輕勃勃致敗今以大軍臨之必自固求全臣竊料群臣無僭檀匹也雖以天威臨之未見其利興不從乃遣其將姚弋弼及歛成等率步騎三萬來伐又使其將姚顯爲弋弼等後繼遣僭檀書云遣尚書左僕射齊難計勃勃懼其西晉東制

卷之三十七 僭檀

逸故令弋弼等於河西邀之僭檀以爲然不設備弋弼至漠口昌松太守蘇霸嬰城固守弋弼勸令降弋弼曰汝違負盟晉伐委順之藩天地有靈將不祐汝吾寧爲涼鬼何降之有城陷斬霸弋弼至姑臧屯於西苑僭檀命諸郡縣悉驅牛羊於野歛成縱兵虜掠僭檀率騎分擊大敗之弋弼引師而歸僭檀將親率衆伐蒙遜太史令景保諫曰今太白未出歲星在西宜以自守難以伐人僭檀曰大軍已集卿欲沮衆邪保曰陛下不以臣不肖使主察乾象天文不虛必將有變僭檀怒鎖保而行曰有功當殺汝以徇無功封汝百戶侯

既而蒙遜率衆來距戰于窮泉僭檀大敗單馬奔還景保爲蒙遜所擒讓之曰卿明於天文爲彼國所任違天犯順智安在乎保曰臣匪爲無智但言而不從蒙遜曰昔漢高祖困于平城以婁敬爲功袁紹敗於官渡而田豐爲戮卿策同二子貴主未可量也卿必有婁敬之賞者吾今放卿但恐有田豐之禍耳保曰寡君雖才非漢祖猶不同本初正可不得封侯豈慮禍也蒙遜乃免之至姑臧僭檀謝之曰卿孤之蒼龜也而不能從之孤之深罪封保安亭侯僭檀懼爲蒙遜所滅遂遷於樂都僭檀始出城隄謀王侯等閉門作難降於蒙遜僭檀欲西征乙弗孟愷諫曰連年不收上下飢弊南逼熾磐北迫蒙遜百姓騷動下不安業今遠征雖尅後患必深不如結盟于熾磐畜力繕兵相時而動僭檀曰孤將略地卿無沮衆謂其太子武臺曰今内外俱窘事宜西行以拯此弊蒙遜近去不能卒來旦夕所慮唯在熾磐彼名微衆寡易以討禦吾不過一月自足周旋汝謹守樂都無使失墜僭檀乃率騎七千饒乙弗大破之獲牛馬羊四十餘萬熾磐乘虛來襲一句而城潰僭檀謂衆曰今樂都爲熾磐所陷歸還無所卿等能與吾籍乙弗之資取

卷之三十七 僭檀

契汗以贖妻子是所望也遂引師而西衆多逃返僊
檀曰蒙遜熾磐皆皆委質於吾今而歸之不亦鄙哉
四海之廣匹夫無所容其身何其痛也與其聚而同
死不如分而或全樊尼長兄之子宗部所寄吾衆在
北者戶垂二萬蒙遜方招懷遐邇汝其西也吾年老
矣所適不容寧見妻子而死遂歸熾磐惟陰利鹿隨
之僊檀謂利鹿曰吾親屬皆散卿何獨留利鹿曰臣
老母在家方寸實亂但忠孝之義勢不俱全雖不能
西哭沮渠申包胥之誠東感秦援展毛遂之操負羈
勒而侍陛下者臣之分也惟願開弘遠猷審進止之
籌僊檀歎曰知人固未易人亦未易知大臣親戚皆
棄我去終始不虧者惟卿一人歲寒不凋見之於卿
僊檀至西平熾磐遣使郊迎待以上賓之禮初樂都
之潰也諸城皆降于熾磐僊檀將尉賢政固守浩疊
不下熾磐呼之曰樂都已潰卿妻子皆在孤城獨守
何所爲也賢政曰受涼王厚恩爲國家藩屏雖知樂
都已陷妻子爲擒先歸獲賞後順受誅然不知主上
存亡未敢歸命妻子小事豈足動懷熾磐乃遣武臺
手書諭政政曰汝爲國儲不能盡節面縛于人棄父
負君虧萬世之業賢政義士豈如汝乎旣而聞僊檀

至左南乃降熾磐以僊檀爲驃騎大將軍封左南公
歲餘爲熾磐所鳩左右勸僊檀解藥僊檀曰吾病豈
宜療邪遂死時年五十一在位十三年武臺後亦爲
熾磐所殺烏孤以安帝隆安元年僭立至僊檀三世
凡十九年

晉史刪卷之三十七

晉史刪卷之三十八

慕容德

慕容德



慕容德字玄明號之少子也母公孫氏夢日入膺中
晝寢而生德年未弱冠身長八尺二寸姿貌雄偉性
清慎多才藝慕容儁之僭立也封爲梁公及辟嗣位
改封范陽王德兄垂每與共論軍國大謀謂之曰汝
器識長進非復吳下阿蒙也暉既從於長安得堅以
爲張掖太守及堅以兵臨江拜德爲奮威將軍堅之
敗也從垂如鄴及垂稱燕王復封范陽王居中鎮衛
行史刪 卷之三十八 慕容德
參斷政事垂臨終勅其子寶以鄴城委德實既嗣位
以德鎮鄴專總南夏魏師入中山慕容寶出奔于薊
慕容詳又僭號於是德之群臣勸德即尊號德不從
德兄子麟自義臺奔鄴說德曰中山旣沒魏必乘勝
攻鄴城大難固及魏軍未至擁衆南渡就晉陽王和
據滑臺聚兵積穀伺隙而動魏雖拔中山勢不久留
不過驅掠而返人不樂徙理自生變可一舉而取之
德於是自鄴徙滑臺遇風船沒魏軍垂至衆懼議欲
退保黎陽其夕流漸凍合是夜濟師且魏師至而水
泮若有神焉遂改黎陽津爲天橋津及至滑臺晨星

見于尾箕漳水得白玉狀若璽於是德依燕元故事
稱元年慕容寶自龍城南奔至黎陽遣其中黃門令
趙思召慕容鍾來迎鍾本首議勸德稱尊號聞而惡
之執思赴獄馳使白狀德謂其下曰卿等前以社稷
大計勸吾攝政今天方悔禍嗣帝得還吾將具駕奉
迎謝罪天闕然後用巾私第卿等以爲何如其黃門
侍郎張華進曰爭奪之世非雄才不振陛下若蹈匹
婦之仁捨天授之業威權一去則身首不保何退讓
之有乎德曰吾以古人逆取順守其道未足所以中
路徘徊悵然未決耳慕容讓請馳問寶寶德流涕
而遣之乃率壯士數百隨思而北因謀殺寶初寶遣
思之後知德攝位懼而北奔護至無所見執思而還
德以思開習典故將任之思曰思雖刑餘賤隸荷國
寵靈乞還就上以明微節德固留之思怒曰周室衰
微晉鄭夾輔漢有七國之難實賴梁王殿下親則叔
父位則上台不能率先群后以匡王室而幸根本之
傾爲趙倫之事思雖無申胥哭秦之効猶慕容賓不
生莽世德怒斬之初符登旣滅登弟廣率部落降於
德會吳感守東井或言秦當復興者廣乃自稱秦王
敗德將慕容鍾時德始都滑臺介于晉魏之間地無

十城衆不過數萬及鍾喪師反側之徒多歸于廣德乃留撫軍慕容和守滑臺親率衆討廣斬之初寶之至黎陽也和長史李辯勸和納之和從辯懼謀泄及德此行也辯又勸和反和不從辯怒殺和以滑臺降於魏時將士家悉在城內德將攻之韓範言於德曰魏師已入城據國成資客主之勢翻然復異人情既危不可以戰宜先據一方爲關中之基然後奮力而圖之計之上也德乃止德右衛將軍慕容雲斬李辯率將士家累二萬餘人而出三軍慶悅德謀於衆曰苻廣雖平而撫軍失據進有疆敵退無所托計將安出張華進曰彭城阻帶山川楚之舊都地險人殷宜攻而據之以爲基本慕容鍾等固勸攻滑臺潘聰曰滑臺四通八達非帝王之居且北通大魏西接彊秦此二國者未可以高枕而待之彭城土廣人稀地平無險又密邇江淮水路通浚且水戰國之所短吳之所長今雖尅之非久安之計也青齊沃壤號曰東秦四塞之固負海之饒可謂用武之國廣固者曹魏之所營山川阻險足爲帝王之都宜遣辯士馳說于前大兵繼進於後辟間渾首負國恩必翻然向化如其守迷不順大軍臨之自然瓦解既據之後閉關養

晉史制

卷之三十八

慕容

三

銳伺隙而動此亦二漢之有關中河內也德猶未決沙門朗公素知占候德因訪其所適朗曰敬覽三策潘尚書之議可謂興邦之術矣今歲初長星起於奎婁遂掃虛危而虛危齊之分野除舊布新之象宜先定舊營巡撫琅邪待秋風戒節然後北轉齊天之道也德大悅引師而南兗州北鄆諸縣悉降置守宰以撫之存問當年軍無私掠百姓安之牛酒屬路德遣使喻齊郡太守辟間渾渾不從遣慕容鍾擊之鍾傳檄青州諸郡曰自我永康多難長鯨亂華夏四分黎元五裂逆賊辟間渾父尉昔同段龔阻亂淄川太宰東征勦絕凶命渾於覆巢之下蒙全耶之施曾微犬馬識養之心復釁凶夫樂禍之志盜據東秦遠附吳越割剝黎元委輸南海皇上應期大命再集矜彼營丘暫阻王略故以七州之衆二十餘萬巡省岱宗問罪齊魯昔韓信以裨將伐齊有征無戰耿弇以偏軍討步尅不移朔况以萬乘之師埽一隅之寇傾山碎卵方之非易孤以不才忝荷先驅都督元戎一十二萬皆烏丸突騎三河猛士奮劍與火爭光揮戈與秋月競色以此攻城何城不剋以此衆戰何敵不平渾若先迷後悟榮寵有加如其敢抗王師敗

晉史制

卷之三十八

慕容

四

滅必無遺燼稷下之雄岱北之士有能斬送渾者賞
同佐命脫履機不發必玉石俱摧渾聞德軍將至徒
八千餘家人廣固諸郡皆承檄降於德渾懼將妻子
奔于魏渾參軍張瑛常與渾作檄辭多不遜德擒而
讓之瑛神色自若徐對曰渾之有臣猶韓信之有刺
通通遇漢祖而蒙恕臣遭陛下而嬰戮比之古人竊
爲不幸德初善其言後竟殺之德遂入廣固僭卽皇
帝位後譏其群臣酒酣笑而言曰朕雖寡薄可方古
何等主也其青州刺史鞠仲曰陛下中興之聖少康
光武之儔德顧命左右賜仲帛千匹仲以賜多爲讓

晉書

卷之八

慕容

五

德曰卿知調朕朕不知調卿乎韓範道曰臣聞天子
無戲言忠臣無妄對今日之論上下相欺可謂君臣
俱失德大悅賜範絹五十匹自是昌言競進朝多直
士矣德母兄先在長安遣平原人杜弘如長安問存
否弘曰臣至長安若不奉太后勳止便卽西如張掖
以死爲効臣父雄年踰六十乞本縣之祿以申烏鳥
之情張華進曰杜弘未行而求祿要利不可使也德
曰吾方散所輕之財招所重之死况爲親尊而可吝
乎且弘爲君迎親爲父求祿雖外如要利內實忠孝
乃以雄爲平原令弘至張掖爲盜所殺德聞而悲之

厚撫其妻子明年德如齊城登營丘望晏嬰家顧謂
左右曰禮大夫不逼城葬平仲古之賢人達禮者也
而生居近市死葬近城豈有意乎青州秀才晏謨對
曰孔子稱臣先人平仲賢則賢矣豈不知高其梁豐
其禮益政在家門故儉以矯世存居湫隘卒豈擇地
而葬乎所以不遠門者猶冀悟平生意也德深嘉之
拜尚書郎德故吏趙融自長安來始具母兄因問德
號慟吐血因而寢疾德嘗宴樂高遠賜顧謂其尚
書魯邃曰齊魯固多君子當昔全盛之時接慎巴生
淳于鄒田之徒陰脩檐臨滑沼馳朱輪佩長劍恣飛

晉書

卷之八

慕容

五

馬之雄解奮談天之逸辯指麾則紅紫成章俛仰則
丘陵生韻至于今日荒草頽墳氣消煙滅永言千載
能不依然遂答曰武王封比干之墓漢祖祭信陵之
墳皆留心賢哲每懷往事陛下慈深二主澤被九泉
若使彼而有知寧不銜荷時桓玄將行篡逆誅不附
已者冀州刺史劉軌襄城太守司馬休之征虜將軍
劉敬宣廣陵相高雅之並內不自安皆奔於德於是
講武於城西步兵三十七萬車一萬七千乘鐵騎五
萬三千周亘山澤旌旗彌漫鉦鼓之聲振動天地德
登高望之顧謂劉軌高雅之曰昔卻克忿齊子胥怨

楚終能暢其剛烈名流千載卿等既知投身有道當使無慙昔人也雅之等頓首謝俄而德寢疾于是罷兵初德迎其兄子超于長安及是而至德夜夢其父曰汝既無子何不蚤立超爲太子寤而告其妻曰先帝神明所勅觀此夢意吾將死矣乃下書以超爲皇太子其月死在位五年時年七十乃夜爲十餘棺分出四門潛葬山谷竟不知其尸之所在

慕容超

附子

慕容超字祖明德兄北海王納之子苻堅破鄴以納爲廣武太守數歲去官家於張掖德之南征畱金刀

晉書

卷之三十八

慕容超

二

而去及垂起兵山東苻昌收納及德諸子皆誅之納母公孫氏以老獲免納妻段氏方娠未決囚之于郡獄獄掾呼延平德之故吏也嘗有死罪德免之至是將公孫及段氏逃於羌中而生超焉年十歲而公孫氏卒臨終授超以金刀曰若天下太平汝以東歸可

拘以爵位召見與語超深自晦匿與大鄒之謂紹曰諺云妍皮不裹癡骨妄語耳由是得去來無禁德遣使迎之超不告母妻而歸及至廣固呈以金刀具宣祖母臨終之言德撫之號慟起身身長八尺腰帶九圍精彩秀發容止可觀德甚加禮遇始名之曰超封北海王德無子頃之立爲太子及德死以義熙元年僭嗣僞位以慕容鍾爲青州牧段弘爲徐州刺史公孫五樓爲武衛將軍內參政事封平言于超曰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鍾國之宗臣社稷所賴宏外懿戚望親賢具瞻正應參翼百揆不宜遠鎮方外今鍾等出藩五樓內輔臣竊未安超新卽位害鍾等權逼以問五樓五樓欲專斷朝政不欲鍾等在內屢有間言乎說竟不行鍾宏俱有不平之色相謂曰黃犬之皮恐當終補狐裘也五樓聞之嫌隙漸遠初超自長安行至梁父慕容法時爲兗州鎮南長史悅壽還謂法曰向見北海王子天資弘雅神爽高邁始知天族多奇玉林皆實法曰昔成方遂詐稱衛太子人莫辯之此復天族乎超聞而恚恨及德死法常懼禍至因此遂與慕容鍾段宏等謀反已而段宏慕容法出奔于魏慕容鍾奔姚興超母妻先在長安爲姚興所

拘責超稱藩求太樂諸伎超下書遣群臣詳議左僕射段暉議曰太上囚楚高祖不廻今陛下嗣守社稷不宜以私親之故而降統天之尊尚書張華曰昔孫權重黎庶之命屈已以臣魏惠施惜愛子之頭捨志以尊齊况陛下慈德在秦方寸崩亂宜暫降大號以申至孝之情超大悅曰張尚書得吾心矣遣韓範聘于興及至長安興謂範曰封愷前來燕王與朕抗禮及卿至也欵然而附爲依春秋以小事大之義爲當專以孝敬爲母屈也範曰陛下光宅西秦本朝定鼎東齊中分天曜南面皇帝通聘維好義尚謙冲使至

晉史制 卷之三十八 九

矜譴折行人殊似吳晉爭盟滕薛競長恐彼我俱失竊未安之興怒曰若如卿言便是非爲大小而來範曰雖由大小之義亦緣寡君純孝過於重華願陛下體敬親之道需然番慙興曰吾人不見賈生自謂過之今不及矣於是爲範設舊交之禮申敘平生謂範曰燕王在此朕亦見之風表乃可於機辯未也範曰大辯若訥聖人美之况爾日龍潛鳳戢和光同塵若使負日月而行則無繼天之業矣興笑曰可謂使乎延譽者也許以超母妻還之慕容疑自梁父奔于姚興言于興曰燕王稱藩本非推德權爲母屈耳古

之帝王尚興師徵質豈可虛還其母乎母若一還必不復臣也宜先制其送伎然後歸之興意乃變遣使聘于超超遣其僕射張華送太樂伎一百二十人于姚興興大悅延華入燕酒酣樂作興黃門侍郎尹雅謂華曰昔殷之將亡樂師歸周今皇泰道盛燕樂來庭廢興之兆見於此矣華曰自古帝王爲道不同權誦之理會于功成故老子曰將欲取之必先與之今總章西入必由余東歸禍福之驗此其兆乎興怒曰昔齊楚競辯二國連師卿小國之臣何敢抗衡朝士華遜辭曰奉使之始實願交歡上國上國既遣小國之臣辱及寡君社稷臣亦何心而不仰酬興善之于是還超母妻義熙三年超祀南郊將登壇有獸大如馬狀類鼠而色赤集于圓丘之側俄而不知所往須臾大風暴起天地晝昏其行宮羽儀皆振裂超懼密問其太史令成公綬對曰陛下信用姦臣誅戮賢良賦歛繁多事役殷苦所致也超懼而大赦謹責公孫五樓等俄而復之是歲廣固地震河濟凍合而泅水不冰時公孫五樓爲侍中尚書專總朝政時人爲之語曰欲得侯事五樓劉裕率師將討之超引見羣臣議距王師公孫五樓曰吳兵輕果所利在戰初鋒勇

晉史制 卷之三十八 十

銳不可爭也宜據大峴使不得入曠日延時沮其銳氣可徐簡精騎二千循海而南絕其糧運別勅段暉率兗州之軍緣山東下腹背擊之上策也各命守宰依險自固校其資儲之外餘悉焚蕩芟除粟苗使敵無所資堅壁清野以待其饟中策也縱賊入峴出城逆戰下策也超曰京都殷盛戶口衆多非可一時入守青苗布野非可卒芟今據五州之疆帶山河之固戰車萬乘鐵馬萬群縱令過峴至于平地徐以精騎踐之此成擒也慕容鎮曰若如聖旨必須平原用馬爲便宜出峴逆戰戰而不勝猶可退守不宜縱敵入

晉書 卷之三十八 慕容垂 三

峴自貽窘逼昔成安君不守井陘之關終屈于韓信諸葛瞻不據東馬之險卒擒於鄧艾臣以爲天時不如地利阻守大峴策之上也超不從鎮出謂韓謨曰主上旣不能芟苗守險又不肯徙人逃寇酷似劉璋矣今年國滅吾必死之卿等中華之士復爲文身矣超聞而大怒收鎮下獄乃攝苻梁父二戍脩城隍簡士馬畜銳以待之其夏王師次東莞超遣其左軍段暉等進據臨朐俄而王師度峴超懼率卒四萬就暉等于臨朐謂公孫五樓曰宜進據川源晉軍至而失水亦不能戰矣五樓馳騎據之劉裕前驅已至川源

五樓戰敗而反裕遣銳卒攻破臨朐暉戰死超奔還廣固徙國內人入保小城使其尚書郎張綱乞師于姚興慕容鎮進都督中外諸軍事鎮進曰百姓之心係於一人陛下旣躬率六軍身先奔敗羣臣解心士庶喪氣內外之情不可復恃聞西秦自有內難恐不暇救人正當更決一戰以爭天命如其不濟死尚爲美不可閉門受圍慕容惠曰不然晉軍乘勝有陵人之氣敗軍之將何以禦之秦雖與勃勃相持不足爲患必分兵救我但自古乞援不遣大臣則不致重兵尚書令韓範德望具瞻燕秦所重宜遣乞援以濟時艱于是遣範與王薄乞師于姚興未幾裕師圍城四面皆合人有竊告裕軍曰若得張綱爲攻具者城乃可得耳是月綱自長安歸遂奔於裕裕令綱周城大呼曰勃勃大破秦軍無兵相救超怒伏弩射之乃退尚書張俊自長安還降於裕說裕曰今燕人所以固守者外杖韓範輿得秦援宜密信誘範啗以重利範來則燕人絕望自然降矣裕從之遣範書以招之時姚興遣其將姚強率步騎一萬隨範就其將姚紹于洛陽并兵來援會赫連勃勃大破秦軍與追強還長安範嘆曰天其滅燕乎會得裕書遂降於裕翌日

晉書 卷之三十八 慕容垂 三

裕將範循城由是人情離駭無復固志明年朔旦超登天門朝群臣于城上超幸姬魏夫人從超登城見王師之盛握超手相對泣韓謨諫曰陛下遭百六之會正是勉強之秋而反對女子悲泣何其鄙也超拭目謝之於是賀賴廬公孫五樓爲地道出戰王師不利河間人玄文說裕曰昔趙攻曹嶷望氣者以爲滎水帶城非可攻拔若塞五龍口城必自陷石季龍從之而嶷請降後慕容恪之圍段龕亦如之而龕降降後無幾又震開之今舊基猶在可塞之裕從其言至是城中男女患脚弱病者大半超輦而升城尚書悅

晉史刪

卷之三十八

慕容超

十三

壽言于超曰天地不仁助寇爲虐戰士疴病日就凋隕守困窮城息望外援天時人事亦可知矣宜追許鄭之蹤以存宗廟之重超歎曰廢典命也吾寧奮劍決死不能銜璧求生於是張綱爲裕造衝車覆以版屋蒙之以皮并設諸奇巧城上火石弓矢無所施用又爲飛樓懸梯木幔之屬遙臨城上超大怒懸其母而支解之城中出降者相繼裕四面進攻殺傷甚衆悅壽遂開門以納王師超與左右數十騎出以爲裕軍所執裕數之以不降之狀超神色自若一無所言唯以母託劉敬宣而已送建康市斬之時年二十六

在位六年德以安帝隆安四年僭立至超二世凡十一年以義熙六年滅封孚字處道渤海脩人也幼而聰敏和裕有士君子之稱實僭位累遷吏部尚書及蘭汗之篡南奔辟問渾渾表爲渤海太守德至莒城孚出降德曰朕平青州不以爲慶喜於得卿也常外總機事內參密謀雖位任崇重謙虛博納甚有大臣之體及超嗣位政出權嬖殘虐滋盛孚屢諫匡救超不能納也後臨軒謂孚曰朕於百王可方誰乎對曰桀紂之主超大慙怒孚徐步而出不爲改容司空鞠仲失色謂孚曰與天子言何其亢厲宜應還謝孚曰行年七十墓木已拱惟求死所耳竟不謝以超三年死於家時年七十一文筆多傳于世

晉史刪

卷之三十八

慕容超

十三

沮渠蒙遜

茅國綰刪次

沮渠蒙遜臨松盧水胡人也其先世爲匈奴左沮渠遂以官爲氏焉蒙遜博涉群史頗曉天文雄傑有英略滑稽善權變梁熙呂光皆奇而憚之故常游飲自晦會伯父羅仇麴粥從呂光征河南光軍大敗麴粥言於兄羅仇曰主上荒老驕縱諸子朋黨相傾人側目今軍敗將死正是智勇見猜之日可不懼乎吾兄弟素爲所憚與其經死溝瀆豈若勒衆向西平奮

晉史刪

卷之三十九

沮渠蒙遜

一

臂大呼涼州不足定也羅仇曰理如汝言但吾家累世忠孝爲一方所歸寧人負我無我負人俄而皆爲光所殺宗姻諸部會葬者萬餘人蒙遜哭謂衆曰昔漢祚中微吾祖翼樊寶融保寧河右呂王昏耄荒虐無道豈可不上繼先祖之志使二父有恨黃泉衆咸稱萬歲遂斬光中田護軍馬遵臨松令并祥以盟一旬之間衆至萬餘屯據金山與從兄男成推光建康太守段業爲涼州牧建康公業以蒙遜爲張掖太守男成爲輔國將軍委以軍國之任業偕稱涼王懼蒙遜雄武微欲遠之乃以蒙遜爲臨池太守業門下侍

晉史刪

卷之三十九

沮渠蒙遜

二

郎馬權雋爽有逸氣武略過人業以權代蒙遜爲張掖太守甚見親重每輕凌蒙遜蒙遜亦憚而怨之乃譖之於業曰天下不足慮惟當憂馬權耳業遂殺之蒙遜謂男成曰段業愚闇非濟亂之才所憚惟索嗣馬權今皆死矣蒙遜欲除業以奉兄何如男成曰業羈旅孤飄我所建立有吾兄弟猶魚之有水人既親我背之不祥乃止蒙遜既爲業所憚內不自安請爲西安太守業亦以蒙遜有大志懼爲朝夕之變乃許焉蒙遜期與男成同祭蘭門山密遣司馬許咸告業曰男成欲謀叛許以取假日作逆若求祭蘭門山臣言驗矣至期日果然業收男成令自殺男成曰蒙遜欲謀叛先已告臣臣以兄弟之故隱忍不言以臣今在恐部人不從與臣尅期祭山返相誣告臣若朝死蒙遜必夕發乞詐言臣死暴臣罪惡蒙遜必作逆臣投袂討之事無不捷業不從蒙遜聞男成死泣告衆曰男成忠於段公枉見屠害諸君能爲報仇乎男成素有恩信衆皆憤泣而從之羌胡響應蒙遜至張掖業左右皆散遂斬之業京兆人也博涉史傳有尺牘之才無他權略故爲奸佞所誤隆安五年梁中庸房晷田昂等推蒙遜爲涼州牧張掖公擢任賢才文武

咸悅時姚興遣使人梁斐張構等拜蒙遜沙州刺史
西海侯亦拜秃髮傉檀爲車騎將軍封廣武公蒙遜
聞之不悅謂斐等曰傉檀上公之位而身爲侯者何
也構對曰傉檀輕狡不仁欸誠未著聖朝所以加其
重爵者褒其歸善卽敘之義耳將軍忠貫白日勲高
一時當入諧鼎味匡贊帝室安可以不信待也聖朝
爵必稱功官不越德如尹緯姚晃佐命初基齊難徐
洛元勲驍將並位纔二品爵止侯伯將軍何以先之
平實融殷勤固讓不欲居舊臣之右未解將軍忽有
此問蒙遜曰朝廷何不卽以張掖見封乃更遠封西

晉史綱

卷之三十九

漢書

三

海邪構曰張掖規畫之內將軍已自有之所以遠授
西海者蓋欲廣大將軍之國耳蒙遜大悅乃受拜時
張掖城每有光色蒙遜曰王氣將成百戰百勝之象
也遂伐秃髮傉檀次於西郡大風從西北來氣有五
色俄而晝昏至顯美徙數千戶而還傉檀追及蒙遜
於窮泉蒙遜將擊之諸將皆曰賊已安營弗可犯也
蒙遜曰傉檀謂吾遠來疲弊必輕而無備及其壘壁
未成可以一鼓而滅進擊敗之乘勝至于姑臧傉檀
懼請和許之而歸及傉檀南奔樂都魏安人焦朗據
姑臧自立蒙遜率步騎攻朗尅而有之遂遷於姑臧

以義熙八年僭卽河西王位立其子政德爲世子蒙
遜聞劉裕滅姚泓怒甚門下校郎劉祥言事於蒙遜
蒙遜曰汝聞劉裕入關敢研研然也遂殺之其峻暴
如此顧謂左右曰古之行師不犯歲鎮所在姚氏舜
後軒轅之苗裔也今鎮星在軒轅而裕滅之亦不能
久守關中蒙遜西至白崖謂太史令張衡曰吾今年
當有所定但太歲在申月又建申未可西行且當南
巡要其歸會主而勿客以順天心計在臨機慎勿露
也遂歸浩聲而蛇盤於帳前蒙遜笑曰前一爲騰蛇
今盤在吾帳人意欲吾迴師先定酒泉燒攻其而還

晉史綱

卷之三十九

漢書

四

次于川巖聞平士業徵兵欲攻張掖蒙遜曰入吾計
矣但恐聞吾迴軍不敢前也兵事尚權乃露布西境
稱得浩聲將進軍黃谷士業聞而大悅進入都湊澗
蒙遜潛軍途之敗士業于壞城遂進尅酒泉百姓安
堵如故軍無私焉以子茂虔爲酒泉太守士業舊臣
皆隨才擢敘蒙遜以安帝隆安元年自稱州牧義熙
八年僭立後八年而宋氏受禪以元嘉十年死時年
六十六在僞位三十三年子茂虔立六年爲魏所擒
合三十九載而滅

赫連勃勃

赫連勃勃字屈子劉元海之族也父衛辰入居塞內
苻堅以爲西單于屯於代來城及堅國亂遂有朔方
之地控弦之士三萬八千後魏師尅代來執辰殺之
勃勃乃奔於叱干部叱干佗斗伏送勃勃於魏佗斗
伏兄子阿利先戍大洛川聞將送勃勃馳諫曰鳥雀
投人尚宜濟免况勃勃國破家亡歸命于我縱不能
容猶宜任其所奔今執而送之深非仁者之舉佗斗
伏懼爲魏所責弗從阿利潛遣勁勇募勃勃於路送
於姚興高平公沒奕于奕于以女妻之勃勃身長八
尺五寸腰帶十圍性辯慧美風儀興見而奇之寵遇
踰於勳舊與弟邕言於興曰勃勃天性不仁陛下寵
遇太甚臣竊惑之興曰勃勃有濟世之才吾方收其
藝用與之共平天下有何不可乃以勃勃爲安遠將
軍助沒奕于鎮高平姚邕固諫以爲不可興曰卿何
以知之邕曰勃勃奉上慢御衆殘貪暴無親輕爲去
就寵之踰分終爲邊害興乃止頃之以勃勃爲持節
安北將軍五原公鎮朔方時河西鮮卑杜崙獻馬八
千足於姚興濟河至大城勃勃留之召其衆三萬餘
人僞獵高平川襲殺沒奕于而并其衆衆至數萬義
熙二年僭稱天王大單于自以匈奴夏后氏之苗裔

也國稱大夏其將楊丕姚石生等言於勃勃曰陛下
將欲經營宇內南取長安宜先固根本使人心有所
憑係高平險固山川沃饒可以都也勃勃曰卿徒知
其一未知其二吾大業艸創衆旅未多姚興亦一時
之雄關中未可圖也且其諸鎮用命我若專固一城
彼必并力於我衆非其敵亡可立待吾以雲騎風馳
出其不意救前則擊其後救後則擊其前使彼疲於
奔命我則游食自若不及十年嶺北河東盡我有也
待姚興死後徐取長安姚泓凡弱小兒擒之方略已
在吾計中矣昔軒轅氏亦遷居無常二十餘年豈獨
我乎於是侵掠嶺北嶺北諸城門不晝啓興歎曰吾
不用黃兒之言以至于此黃兒姚邕小字也勃勃求
婚於秃髮儁檀儁弗許勃勃怒伐之自楊非至于
支陽三百餘里殺傷萬餘人驅掠二萬七千口牛馬
羊數十萬而還儁檀率衆追之其將焦朗謂儁檀曰
勃勃天姿雄鷲御軍齊肅未可輕也今因抄掠之資
率思歸之士人自爲戰難與爭鋒不如從溫圍北渡
趣萬斛堆阻水結營制其咽喉百戰百勝之術也儁
檀將賀連怒曰勃勃以死亡之餘率烏合之衆犯順
結禍幸有大功今牛羊塞路財寶若山寤弊之餘人

懷貪競我以大軍臨之必土崩魚潰今引軍避之示
敵以弱我衆氣銳宜在速追傳檀曰吾追計決矣敢
諫者斬勃勃聞而大喜乃於陽武下陝鑿陵埋車以
塞路傳檀遣善射者射之中勃勃左臂勃勃乃勒衆
逆擊大敗之追奔八十餘里殺傷萬計以爲京觀號
觸髅臺嶺北夷夏降附者數萬計勃勃于是拜置守
宰以撫之姚興鎮北叅軍王買德來奔勃勃拜軍師
中郎將以叱干阿利領將作大匠發嶺北夷夏十萬
人於朔方水北黑水之南營起都城勃勃自言朕方
統一天下君臨萬邦可以統萬爲名阿利性尤工巧
然殘忍刻薄乃蒸土築城鎗入一寸卽殺作者而并
築之勃勃以爲忠故委以營繕之任又造五兵之器
精銳尤甚旣成呈之工匠必有死者射甲不入卽斬
弓人如其入也便斬鎧匠又造百鍊剛刀爲龍雀大
環號曰大夏龍雀銘其背曰古之利器吳楚湛盧大
夏龍雀名冠神都可以懷遠可以柔邇如風靡草威
服九區世甚珍之復鑄銅爲大鼓飛廉翁仲銅駝龍
獸之屬皆以黃金飾之列於官殿之前凡殺工匠數
千以是器物莫不精麗於是議討乞伏熾磐王買德
諫曰明王之行師也軌物以德不以暴且熾磐我之

晉史刪

卷之三十九

赫連勃勃

七

與國新遭大喪苟恃衆力因人喪難匹夫猶耻爲之
而况萬乘哉勃勃曰甚善微卿朕安聞此言其年下
書曰朕之皇祖自北遷幽朔姓改奴氏音殊中國故
從母氏爲劉子而從母之姓非禮也古人氏族無常
朕將以義易之帝王者係天爲子是爲徽赫實與天
連今改姓曰赫連氏庶協皇天之意其非正統皆以
鐵伐爲氏庶朕宗族子孫綱銳如鐵皆堪伐人立子
璜爲太子及劉裕入關勃勃笑謂群臣曰劉裕伐秦
水陸兼進且裕有高世之略姚泓豈能自固吾驗以
天時人事必當剋之裕旣剋長安利在速返正可留
子弟及諸將守關中待裕發軔吾取之若拾芥耳不
足復勞吾士馬於是秣馬厲兵休養士卒尋進據安
定姚泓嶺北鎮成郡縣悉降勃勃於是盡有嶺北之
地俄而劉裕滅泓入于長安遣使遺勃勃書請通和
好約爲兄弟勃勃命其中書侍郎皇甫微爲文而陰
誦之召裕使前口授舍人爲書封以答裕裕覽其文
而奇之使者又言勃勃容儀環偉英武絕人裕歎曰
吾所不如也旣而勃勃還統萬裕留于義真鎮長安
而還勃勃聞知大悅謂王買德曰朕將進圖長安卿
試言取之方略買德曰劉裕滅秦所謂以亂平亂未

晉史刪

卷之三十九

赫連勃勃

八

有德政以濟蒼生關中形勝之地而以弱才小兒守之非經遠之規也狼狽而返者欲速成篡事耳無意于中原陛下以順伐逆百姓望義旗之至以日爲歲青泥上洛南師之衝要宜置遊兵斷其去來之路然後杜潼關塞崤陝絕其水陸之道陛下聲檄長安申布恩澤三輔父老皆壺漿以迎王師矣義真獨坐空城逃竄無所一旬之間必而縛麾下所謂兵不血刃不戰而自定也勃勃善之以子瑣都督前鋒諸軍事南伐長安前將軍赫連昌屯兵潼關以買德爲撫軍右長史南斷青泥勃勃率大軍繼發瑣至渭陽降者

晉史別

卷之三十九

赫連勃勃

九

屬路勃勃進據咸陽長安樵採路絕劉裕聞之大懼乃召義真東鎮洛陽勃勃入于長安于是勃勃大饗將士舉觴謂王買德曰卿往日之言一周而果効可謂筭無遺策雖宗廟社稷之靈亦卿謀猷之力也此觴所集非卿而誰于是爲壇于灊上僭卽皇帝位徵隱士京兆韋祖思既至而恭懼過禮勃勃怒曰吾以國士徵汝奈何以非類處吾汝昔不拜姚興何獨拜我我今未死汝猶不以我爲帝王吾死之後汝輩弄筆當置吾何地遂殺之群臣勸都長安勃勃曰朕豈不知長安累帝舊都有山河四塞之固但荆吳僻遠

勢不能爲人之患東魏與我同壤境去北京裁數百餘里若都長安北京恐有不守之憂朕在統萬彼終不敢濟河諸卿適未見此耳其下咸曰非所及也乃於長安置南臺以瑣領大將軍雍州牧錄南臺尚書事勃勃還統萬名其南門曰朝宋門東門曰招魏門西門曰服涼門北門曰平朔門勃勃性凶暴好殺常居城上置弓劍於側有所嫌忿便手自殺之群臣忤視者毀其目笑者決其脣諫者謂之誹謗先截其舌而後斬之夷夏鬻然人無生賴在位十三年而宋受禪以宋元嘉二年死子昌嗣僞位尋爲魏所擒弟定僭號於平涼遂爲魏所滅自勃勃至定比二十有六載而亡

晉史別

卷之三十九

赫連勃勃

十

晉史刪卷之四十

茅國繙刪次

東夷

夫餘國

夫餘國自先世以來未嘗被破其王印文稱穢王之印國中有古穢城本穢貊之城也武帝時頻來朝貢至大康六年為慕容廆所襲破其王依慮自殺子弟走保沃沮有司奏護東夷校尉鮮于嬰不救夫餘失於機畧詔免嬰以何龕代之明年夫餘後王依羅遣請龕求率見人還復舊國仍請援龕上列遣督郵賈

晉史刪

卷之四十

二

肅慎氏

肅慎氏一名挹婁在不咸山有樹名雒常若中國有聖帝代立則其木生皮可衣其俗婦貞而女淫貴壯而賤老父母死男子不哭泣哭者謂之不壯相盜竊無多少皆殺之故雖野處而不相犯有石砮皮骨之甲檀弓三尺五寸楷矢長尺有咫周武王時獻其楷矢石砮逮于周公輔成王復遣使入賀爾後千餘年

雖秦漢之盛莫之致也魏景元末來貢文帝詔歸于相府賜其王錦罽絁帛至武帝元康初復來貢元帝中興又詣江左貢其石砮至成帝時通貢於石季龍向之答曰每候牛馬向西南眠者三年矣是知有大國所在故來云

裨離等十國

肅慎西北有裨離國養雲國寇莫汗國餘一羣國其風俗土壤並未詳泰始三年各遣小部獻其方物至太熙初復有牟奴國帥逸芝惟離模盧國帥沙支臣芝于離末利國帥加牟臣芝蒲都國帥因末繩余國

晉史刪

卷之四

西戎

二

西戎

吐谷渾

吐延

葉延

樹洛干

吐谷渾慕容廆之庶長兄也其父涉歸分部落一千七百家以隸之及涉歸卒廆嗣位而二部馬闕廆怒曰先公分建有別奈何不相遠離而令馬闕吐谷渾曰馬為畜耳闕其常性何怒於人當去汝萬里之外矣於是遂行廆悔之遣其長史史那樓馮及父時耆舊追還之吐谷渾曰先公稱十筮之言富有二子克

冒旂流後裔我卑庶也理無並大今因馬而別殆天
所啓乎諸君試驅馬令東馬若東我即相隨還矣樓
馮遣從者二千騎擁馬東出數百步輒悲鳴西走如
是者十餘輩樓馮跪而言曰此非人事也遂止鮮卑
謂兄爲阿干廐追思之作阿干歌吐谷渾乃西附陰
山屬永嘉之亂始度隴而西其後子孫據有西零已
西甘松之界極乎白蘭數千里然有城郭而不居隨
逐水草廬帳爲屋以肉酪爲糧其官置長史司馬將
軍頗識文字國無常稅調用不給輒斂富室商人取
足而止殺人及盜馬者罪至死他犯則徵物以贖地

晉史刪

卷之四十一

西零

三十一

宜大麥而多蔓菁頗有菽粟出蜀馬羣牛西北雜種
謂之爲阿柴虜或號爲野虜焉吐谷渾年七十二卒
有子六十人長曰吐延嗣吐延身長七尺八寸雄姿
魁傑羌虜憚之號曰項羽性倣儻不羣常稱大丈夫
生不在中國當高光之世與韓彭吳鄧並驅中原定
天下雌雄使名垂竹帛而潛窺窮山隔在殊俗生與
麋鹿同羣死作殯喪之鬼雖偷觀日月獨不愧於心
乎性酷忍而負其智不能恤下爲羌酋姜聰所刺劒
猶在其身謂其將統拔泥曰吾死後吾相葉延速保
白蘭言終而卒在位十三年子葉延嗣時葉延年十

歲每旦縛草爲姜聰之象哭而射之中之則號泣不
中則瞋目大呼其母謂曰姜聰諸將已屠鱸之矣汝
何爲如此葉延泣曰誠知射草人不益於先讐以申
罔極之志耳性至孝母病五日不食葉延亦不食長
而沉毅好問天地造化帝王年曆司馬薄洛鄰曰臣
等不學實未審三皇何父之子五帝誰母所生延曰
自藝皇以來符命玄象昭言著見而卿等尚猶何其
鄙哉語曰夏蟲不知冬水良不虛也又曰禮云公孫
之子得以王父字爲氏吾始祖自昌黎光宅於此今
以吐谷渾爲氏尊祖之義也在位二十三年卒子辟

晉史刪

卷之四十一

西零

四

奚嗣辟奚性仁厚慈惠初聞符堅之盛遣使獻馬堅
拜爲安遠將軍時辟奚三弟皆專恣長史鍾惡地恐
爲國害謂司馬乞宿雲曰昔鄭莊公秦昭王以一弟
之寵宗祀幾傾況今三孽並驕必爲社稷之患吾與
公忝當元輔若獲保首領以沒于地先君有問其將
何辭吾今誅之矣宿雲請曰辟奚惡地曰吾王無斷
不可以告遂執三弟以誅之辟奚自投于牀因恍惚
成疾謂世子視連曰吾禍滅同生何以見之於地下
國事大小汝宜攝之吾餘年殘命寄食而已遂以憂
卒在位二十五年視連嗣視連既立通聘於乞伏乾

歸拜爲白蘭王視連幼廉慎有志性以父憂卒不知政事不飲酒遊田在位十五年而終有二子長曰視罷少曰烏紇堤視罷性英異有雄畧乞伏乾歸遣使拜爲使持節都督罷涸已西諸軍事沙洲牧白蘭王視罷不受謂使者曰自晉道不綱姦雄競逐劉石虐亂秦燕跋扈河南王處形勝之地宜當糾合義兵以懲不順奈何私相假署擬僭羣兇寡人承五祖之休烈控弦之士二萬方欲掃氛秦隴清彼沙涼然後飲馬涇渭勦問鼎之豎以一九泥封東閣閉燕趙之路迎天子於西京終不能如季孟子陽妄自尊大乾歸

晉史刪

卷之四

五

大怒然憚其疆初猶結好後竟遣衆擊之視罷大敗退保白蘭在位十一年卒子樹洛干年少傳位於烏紇堤烏紇堤一名大孩性懦弱耽酒淫色不恤國事乞伏乾歸之入長安也烏紇堤屢抄其境乾歸怒率騎討之烏紇堤大敗亡失萬餘口保于南涼在位八年卒樹洛干立樹洛干九歲而孤其母念氏聰惠有恣色烏紇堤妻之有寵遂專國事洛干十歲便自稱世子年十六嗣立率所部數千家奔歸莫何川自稱大都督車騎大將軍大單于吐谷渾王化行所部衆庶樂業號爲戊寅可汗沙漲雜種莫不歸附乞伏乾

歸甚忌之率騎二萬攻之於赤水樹洛干大敗遂降乾歸乾歸拜爲平狄將軍赤水都護其後屢爲乞伏熾磐所破又保白蘭慚憤發病而卒在位九年熾磐聞其死喜曰此虜矯矯所謂有豕白蹄也子拾虔嗣其後世嗣不絕

焉耆國

焉耆國四面有大山道險隘百人守之千人不過其俗丈夫翦髮婦人衣襦著大袴好貨利任姦詭武帝太康中其王龍安遣子入侍安夫人猶胡之女姪身十二月剖脇生子曰會立之爲世子會少而勇傑安

晉史刪

卷之四

五

病篤謂會曰我嘗爲龜茲王白山所辱不忘於心汝能雪之乃吾子也及會立襲滅白山遂據其國遣子熙歸本國爲王會有膽氣籌畧遂霸西胡葱嶺以東莫不率服然恃勇輕率嘗山宿於外爲龜茲國人羅雲所殺其後張駿遣沙州刺史楊宣率衆疆理西域宣以部將張植爲前鋒所向風靡軍次其國熙距戰於賁崙城爲植所敗植進屯鐵門未至十餘里熙又率衆要之於遮留谷或謂植曰漢祖畏於柏人岑彭死於彭亡今谷名遮留殆將有伏植單騎嘗之果有伏發植馳擊敗之進據尉犁熙率其羣下四萬人肉

祖降于宣呂光討西域復降于光及光僭位熙又遣子入侍

龜茲國

龜茲國城三重中有佛塔廟千所男女皆翦髮垂項王宮壯麗煥若神居武帝太康中其王遣子入侍惠懷未以中國亂遣使貢方物於張重華符堅時遣其將呂光率衆七萬伐之其王白純距境不降光進軍討平之

大宛國

大宛國俗娶婦先以金同心指鑲爲聘又以三婢試之不男者絕婚姦淫有子皆卑其母與人馬衆不調陸死者馬主出斂具太康六年武帝遣使楊顯拜其王藍廋爲大宛王藍廋卒其子摩之立遣使貢汗血馬

大秦國

大秦國一名犁鞞在西海之西有城邑其屋宇皆以珊瑚爲稅栴琉璃爲牆壁水精爲柱礎其王有五宮宮相去各十里每旦於一宮聽事終而復始若國有災異輒更立賢人放其舊王被放者亦不敢怨有官曹簿領而文字習胡亦有白蓋小車旌旗之屬及郵

驛制置一如中州其土多出金銀寶物明珠大貝有夜光璧駭雞犀及火浣布又能刺金縷繡及織錦縷罽以金銀爲錢銀錢十當金錢之一安息天竺人與之交市於海中其利百倍鄰國使到者輒廩以金錢途經大海海水鹹苦不可食商客往來皆齎三歲糧是以至者稀少漢時都護班超遣掾甘英使其國入海船人曰海中有思慕之物往者莫不悲懷若漢使不戀父母妻子者可入英不能渡武帝太康中其王遣使貢獻

南蠻

林邑國

林邑國本象林縣則馬援鑄柱之處也後漢末縣功曹姓區有子曰連殺令自立爲王子孫相承其後王無嗣外孫范熊代立熊死子逸立其俗皆開北戶以向日四時暄暖無霜雪人皆裸露徒跣以黑色爲美貴女賤男其王服天冠被纓絡每聽政子弟侍臣皆不得近之自孫權以來不朝中國至武帝太康中始來貢獻咸康二年范逸死奴文篡位文日南西卷縣夷帥范椎奴也嘗牧牛湖中獲二鯉魚化成鐵用以爲刀刀成乃對大石嘯而說之曰鯉魚變化冶成雙

刀石嶂破者是有神靈進斫之石卽瓦解文乃懷之
隨商賈往來見上國制度至林邑遂教逸作宮室城
邑及器械逸甚愛信之使爲將文乃諧逸諸子或徙
或奔及逸死無嗣文遂自立爲王乃攻大岐界小岐
界式僕徐狼屈都乾魯扶單等諸國并之遣使通表
入貢於帝其書皆胡字至永和三年文率其衆攻陷
日南害太守夏侯覽遂據日南告交州刺史朱蕃求
以北鄰橫山爲界初徵外諸國當齎貢物日海路來
賁貨賄而交州刺史日南太守多貪利侵侮十折二
三至刺史姜壯時使韓戢領日南太守戢估較太半
害史刪 卷之四
又伐船調枹聲云征伐由是諸國患憤且林邑少田
貪日南之地戢死繼以謝擢侵刻如初及覽至郡又
耽荒于酒政教愈亂故被破滅旣而文還林邑是歲
朱蕃使督護劉雄戍于日南文復攻陷之四年文又
襲九眞害士庶十八九明年征西督護滕駿率交廣
之兵伐文於盧容爲文所敗其年文死于佛嗣升平
末廣州刺史滕含率衆伐之佛懼請降含與盟而還
至孝武帝寧康中遣使貢獻義熙中每歲來寇日南
九眞九德等諸郡殺傷甚衆交州遂致虛弱而林邑
亦用疲弊佛死子胡達立上疏貢金盤碗及金鉦等

物

扶南國

扶南西去林邑三千餘里在海大灣中其境廣袤三
十里有城邑官室人皆醜黑髮裸身跣行性質直
不爲寇盜以耕種爲務一歲種三歲穫又好雕文刻
鏤亦有書記府庫文字有類於胡其王本是女子字
葉柳時有外國人混漬者先事神夢神賜之弓又載
載舶入海混漬且詣神祠得弓遂隨買人汎海至扶
南外邑葉柳率衆禦之混漬舉弓葉柳懼遂降之於
是混漬納以爲妻而據其國後胤衰微子孫不紹其
害史刪 卷之四
將范尋復世王扶南矣武帝泰始初遣使貢獻穆帝
升平初有竺旃檀王來貢馴象帝以殊方異獸恐
爲人患詔還之

北狄

匈奴

匈奴之類總謂之北狄前漢宣帝時匈奴大亂五單
于爭立而呼韓邪單于失其國攜率部落入臣於漢
漢嘉其意割并州北界以安之於是匈奴五千餘落
入居朔方諸郡與漢人雜處其後戶口漸滋彌漫北
朔至漢末天下騷動羣臣競言胡人猥多懼必爲寇

宜先爲其防建安中魏武帝始分其衆爲五部部立其中貴者爲帥選漢人爲司馬以監督之魏末復改帥爲都尉其左部都尉所統可萬餘落居太原故法氏縣右部都尉可六千餘落居祁縣南都尉可三千餘落居蒲子縣北都尉可四千餘落居新興縣中部都尉可六千餘落居大陵縣武帝踐阼後塞外匈奴大水塞泥黑難等二萬餘落歸化帝復納之使居河西故宜陽城下由是平陽西河太原新興上黨樂平諸郡靡不有焉泰始七年單于猛叛屯孔邪城武帝遣婁侯何楨持節討之楨素有志畧以猛衆凶

晉書

卷之四

北狄

悍非少兵所制乃潛誘猛左部督李恰殺猛於是匈奴震服積年不敢復反其後稍因忿恨殺害長史漸爲邊患侍御史西河郭欽上疏曰戎狄疆廣歷古爲患今雖服從若百年之後有風塵之警胡騎自平陽上黨不三日而至孟津北地西河太原焉翊安定上郡盡爲狄庭矣宜及平吳之威謀臣猛將之畧出北地西河安定復上郡實焉翊於平陽已北諸縣募取死罪徙三河三魏見士四萬家以克之裔不亂華漸徙平陽弘農魏郡京兆上黨雜胡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萬世之長策也帝不納至太康五

年復有匈奴胡太阿厚率其部落二萬九千三百人歸化七年又有匈奴胡都大博及姜沙胡等各率種類大小凡十餘萬口詣雍州刺史扶風王駿降附明年匈奴都督大豆得一育勒等復率種落大小萬一千五百口來降并貢方物帝並撫納之北狄以部落爲類其入居塞者有屠各種鮮支種寇頭種烏譚種赤勒種捍蛭種黑狼種赤沙種鬱鞞種姜沙種禿童種勃蔑種羌渠種賀賴種鍾鼓種大樓種雍屈種真樹種力羯種凡十九種而屠各最衆貴故得爲單于統領諸種其國號有左賢王右賢王左奕蠡王右奕

晉書

卷之四

北狄

蠡王左於陸王右於陸王左漸尚王右漸尚王左朔方王右朔方王左獨鹿王右獨鹿王左顯祿王右顯祿王左安樂王右安樂王凡十六等皆用單于親子弟也其左賢王最貴唯太子得居之其四姓有呼延氏卜氏蘭氏喬氏而呼延氏最貴則有左日逐右日逐世爲輔相卜氏則有左沮渠右沮渠蘭氏則有左當戶右當戶喬氏則有左都侯右都侯又有車陽沮渠餘地諸雜號猶中國百官也其國人有秦母氏勒氏皆勇健好反叛武帝時有騎督秦母倪那伐吳有功遷赤沙都尉惠帝元康中匈奴郝散攻上黨殺長

史入守上郡明年散弟度元又率馮翊北地并
破二郡自此已後北狄漸盛中原亂矣

晉史刪卷之四十

晉史刪四十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明茅國縉撰國縉字薦卿歸安人萬曆癸未進士
官至監察御史謫浙江通志中卷數與此本相合大
事是書之名載浙江通志中卷數與此本相合大
旨以晉書原本繁冗故刪存其要然不深知史例
刊削者多不甚當如諸志彙行刪去使一朝制度
典章無可攷證是以新五代史繩諸史而不知新
五代史先非古法也至所併紀傳尤往往乖於體
例如羊祜杜預同傳以其同鎮荊州涉吳事也郭
璞葛洪同傳以同爲方技之流也陸機陸雲同傳
以同爲文士也阮籍嵇康諸人同傳以同爲放達
也陳壽王隱諸人同傳以同有記述也此斷不可
移易者而國縉隨意改併甚至以庾亮入於葛洪
傳後以謝安入於陶回傳後其尤疎舛者如阮籍
諸人傳後史臣論詞專爲放達之流而言國縉以
傳元諸人俱合於阮籍傳而其卷末仍載史臣論
曰云云矛盾殊甚且晉書所以猥褻者正爲喜採
小說耳而國縉所取乃多在瑣碎故實及清談諸
語與房喬等所見正同是如塗塗附矣至於以一

傳原文而前後移置又有節錄傳中數語移爲他
傳之分注大都徒見紛更而毫無義例以是而改
晉書恐無以服修晉書者之心也

南宋書六十八卷

〔明〕錢士升撰

首都圖書館藏清嘉慶二年掃葉山房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南宋書六

十卷》提要

叙

南宋書六十八卷明嘉善相國錢公士升撰世無刊本世臣從述弇王少司寇家借得鈔本而梓行之是書大指蓋患宋史之冗長故取南度以後事蹟刪繇就簡別成一書其於官階之複沓奏疏之汙湯刊落甚多而列傳之分合亦多所移置有者或增之無者或補之雖取諸稗官野史而事無關係言不雅馴者槩不叙入如據蔡絛北狩行錄以闢南爐竊憤錄之謬是其卓識也卷皆有贊許君重熙為之許君吾邑人博學有史才著述甚富相國為是書多其贊助之力云

嘉慶丁巳十月上澣南沙席世臣撰

南宋書

序

掃葉山房

南宋書目錄

本紀七卷

卷第一

高宗

卷第二

孝宗

卷第三

光宗

卷第四

寧宗

卷第五

理宗

南宋書

卷第六

度宗

端宗

卷第七后妃紀

孟太后

高宗元妃邢后

吳后

孝宗郭夏謝三后

光宗李后

寧宗韓后

理宗謝后

度宗全后

南宋書卷一

南宋書卷二

南宋書卷三

南宋書卷四

南宋書卷五

南宋書卷六

南宋書卷七

附蔡絛北狩行錄

汪元量燕中卽事詩

列傳五十四卷

卷第一皇子皇父列傳

元懿太子塲

秀安僖王子偁

魏惠獻王愷

鎮昭肅王玠

卷第二李綱趙鼎列傳

李綱

卷第三呂好問等列傳

呂好問

呂頤浩

南宋書

卷第四宗澤等列傳

宗澤

李光

卷第五張邦昌等列傳

張邦昌

黃潛善

范宗尹

卷第六杜充等列傳

杜充

劉豫

卷第七張浚劉子羽列傳

張浚

劉子羽

南宋書卷八

信王璩

景獻太子詢

懿文恭王希範

南宋書卷九

趙鼎

朱勝非

南宋書卷十

王庶

王彥

南宋書卷十一

南宋書卷十二

汪伯彥

權邦彥

南宋書卷十三

張孝純

南宋書卷十四

南宋書卷十四

卷第八岳飛世忠列傳

南宋書卷十五

岳飛

附子英 張憲 牛皋 趙鼎 成方 張用

韓世忠

附子英 張憲 牛皋 趙鼎 成方 張用

卷第九吳玠吳玠世忠列傳

南宋書卷十六

吳玠

附子英 張憲 牛皋 趙鼎 成方 張用

劉光世

附子英 張憲 牛皋 趙鼎 成方 張用

卷第十張楊劉王列傳

南宋書卷十七

張俊

附子英 張憲 牛皋 趙鼎 成方 張用

楊沂中

附子英 張憲 牛皋 趙鼎 成方 張用

王德

附子英 張憲 牛皋 趙鼎 成方 張用

卷第十一宗室趙子崧等列傳

南宋書卷十八

趙子崧

附子英 張憲 牛皋 趙鼎 成方 張用

趙令巖

附子英 張憲 牛皋 趙鼎 成方 張用

趙不忌

附子英 張憲 牛皋 趙鼎 成方 張用

趙汝談

附子英 張憲 牛皋 趙鼎 成方 張用

趙希鑑

附子英 張憲 牛皋 趙鼎 成方 張用

趙善湘

附子英 張憲 牛皋 趙鼎 成方 張用

趙汝騰

附子英 張憲 牛皋 趙鼎 成方 張用

趙彥輔

附子英 張憲 牛皋 趙鼎 成方 張用

許翰

附子英 張憲 牛皋 趙鼎 成方 張用

李邴

附子英 張憲 牛皋 趙鼎 成方 張用

張守

附子英 張憲 牛皋 趙鼎 成方 張用

洪擬

附子英 張憲 牛皋 趙鼎 成方 張用

張懋

附子英 張憲 牛皋 趙鼎 成方 張用

沈與求

附子英 張憲 牛皋 趙鼎 成方 張用

許景衡

附子英 張憲 牛皋 趙鼎 成方 張用

趙彥輔

附子英 張憲 牛皋 趙鼎 成方 張用

趙希言

附子英 張憲 牛皋 趙鼎 成方 張用

趙與權

附子英 張憲 牛皋 趙鼎 成方 張用

趙孟堅

附子英 張憲 牛皋 趙鼎 成方 張用

趙士嶽

附子英 張憲 牛皋 趙鼎 成方 張用

趙孟堅

附子英 張憲 牛皋 趙鼎 成方 張用

胡安

附子英 張憲 牛皋 趙鼎 成方 張用

滕康

附子英 張憲 牛皋 趙鼎 成方 張用

卷第十三胡世將等列傳

南宋書卷二十

胡世將

附子英 張憲 牛皋 趙鼎 成方 張用

盧法原

附子英 張憲 牛皋 趙鼎 成方 張用

李迥

附子英 張憲 牛皋 趙鼎 成方 張用

李璆

附子英 張憲 牛皋 趙鼎 成方 張用

林勳

附子英 張憲 牛皋 趙鼎 成方 張用

卷第十四衛眉敏等列傳

南宋書卷二十一

衛眉敏

附子英 張憲 牛皋 趙鼎 成方 張用

章誼

附子英 張憲 牛皋 趙鼎 成方 張用

翟汝文

附子英 張憲 牛皋 趙鼎 成方 張用

鄧肅

附子英 張憲 牛皋 趙鼎 成方 張用

趙遠

附子英 張憲 牛皋 趙鼎 成方 張用

劉一止

附子英 張憲 牛皋 趙鼎 成方 張用

尹

附子英 張憲 牛皋 趙鼎 成方 張用

朱震

附子英 張憲 牛皋 趙鼎 成方 張用

張九成

附子英 張憲 牛皋 趙鼎 成方 張用

富直柔

附子英 張憲 牛皋 趙鼎 成方 張用

張致遠

附子英 張憲 牛皋 趙鼎 成方 張用

陳淵

附子英 張憲 牛皋 趙鼎 成方 張用

潘良貴

附子英 張憲 牛皋 趙鼎 成方 張用

魏紅

附子英 張憲 牛皋 趙鼎 成方 張用

常同

附子英 張憲 牛皋 趙鼎 成方 張用

廖剛

附子英 張憲 牛皋 趙鼎 成方 張用

胡安國

附子英 張憲 牛皋 趙鼎 成方 張用

范冲

附子英 張憲 牛皋 趙鼎 成方 張用

蔡崇禮

附子英 張憲 牛皋 趙鼎 成方 張用

陳公輔

附子英 張憲 牛皋 趙鼎 成方 張用

勾濤

附子英 張憲 牛皋 趙鼎 成方 張用

辛次膺

附子英 張憲 牛皋 趙鼎 成方 張用

程瑀

附子英 張憲 牛皋 趙鼎 成方 張用

| | |
|-----------|---------|
| 呂木中 | 孫道夫 |
| 黃中 | 曾幾 |
| 吳表臣 | 家愿 |
| 張綱 | 張嶠 |
| 辛炳 | 婁寅亮 |
| 卷第十七許忻等列傳 | 南宋書卷二十四 |
| 許忻 | 晏敦復 |
| 薛徽言 | 曾開 |
| 李彌遠 | 范如圭 |
| 王居正 | 黃龜年 |
| 張翥 | 張闌 |
| 陳橐 | 胡銓 |
| 胡寅 | 五 |
| 卷第十八李植等列傳 | 南宋書卷二十五 |
| 李植 | 韓公裔 |
| 向子諲 | 王衣 |
| 陳桷 | 程俱 |
| 季陵 | 汪藻 |
| 卷第十九仇念等列傳 | 南宋書卷二十六 |
| 仇念 | 陳規 |
| 郭永 | 唐重 |
| 李彥仙 | 徐徽言 |
| 卷第二十劉汲等列傳 | 南宋書卷二十七 |
| 劉汲 | 陳淳 |

| | |
|--------------|------------|
| 楊邦乂 | 趙立 |
| 翟興 | 李興 |
| 張玘 | 馬擴 |
| 卷第二十張翥等列傳 | 南宋書卷二十八 |
| 張翥 | 胡舜陟 |
| 沈晦 | 薛紹 |
| 卷第二十一宇文虛中等列傳 | 南宋書卷二十九 |
| 宇文虛中 | 曹勛 |
| 韓肖胄 | 王倫 |
| 洪皓 | 朱弁 |
| 張邵 | 卷第二十二陳東等列傳 |
| 陳東 | 汪若海 |
| 宋汝為 | 王忠民 |
| 卷第二十三秦檜湯思退列傳 | 南宋書卷三十一 |
| 秦檜 | 湯思退 |
| 卷第二十四虞允文等列傳 | 南宋書卷三十二 |
| 虞允文 | 史浩 |
| 陳康伯 | 葉原 |
| 陳俊卿 | 葛郊 |
| 卷第二十五汪應辰等列傳 | 南宋書卷三十三 |
| 汪應辰 | 薛季宣 |

| | | |
|-------------|---------|---------|
| 陳居仁 | 劉琪 | 附周淳 |
| 范成大 | 汪澈 | 附莫澤 |
| 李薺 | 王十朋 | |
| 吳芾 | 陳良翰 | 附王佐 |
| 卷第二十六李薺等列傳 | 杜莘老 | 南宋書卷三十四 |
| 李燾 | 李衡 | |
| 王希呂 | 王大寶 | |
| 黃祖舜 | 尤袤 | |
| 金安節 | 李浩 | |
| 周執羔 | 袁樞 | |
| 顏師魯 | 王質 | |
| 李椿 | | |
| 南宋書 | 目錄 | 七 |
| 蔣繼周 | | 掃葉山房 |
| 卷第二十七汪大猷等列傳 | 程大昌 | 南宋書卷三十五 |
| 汪大猷 | 王信 | |
| 唐文若 | 張大經 | |
| 劉章 | 劉儀鳳 | |
| 蔡洸 | 胡沂 | |
| 陳良祐 | | |
| 沈夏 | | |
| 卷第二十八施師點等列傳 | 蕭燧 | 南宋書卷三十六 |
| 施師點 | 黃洽 | |
| 李彥穎 | | |
| 王蘭 | 附王自中 謝亨 | |

| | | |
|-------------|---------------|---------|
| 卷第二十九洪适等列傳 | 洪邁 | 南宋書卷三十七 |
| 洪适 | 洪邁 | |
| 洪邁 | 熊克 | |
| 陸游 | 徐夢莘 | |
| 鄭樵 | 附章汝愚 馬端臨 | |
| 卷第三十李顯忠等列傳 | 李賢 | 南宋書卷三十八 |
| 李顯忠 | | |
| 魏勝 | 附王友直 陳俊 | |
| 卷第三十一辛棄疾等列傳 | 陳傅良 | 南宋書卷三十九 |
| 辛棄疾 | 陳亮 | |
| 楊萬里 | 鄧若水 | 附潘枋 |
| 華岳 | | |
| 南宋書 | 目錄 | 八 |
| 卷第三十二周必大等列傳 | 留正 | 附胡晉臣 |
| 周必大 | | 南宋書卷四十 |
| 趙汝愚 | 附朱子 必愚 夏淳 朱子 | |
| 余端禮 | 附劉道 李祥 楊去中 徐范 | |
| 卷第三十三徐誼等列傳 | 劉光祖 | 南宋書卷四十一 |
| 徐誼 | 彭龜年 | |
| 詹體仁 | 羅點 | |
| 黃裳 | 李大性 | |
| 樓鑰 | 林大中 | |
| 黃度 | | |
| 陳騭 | 附黃機 湯靖 | |
| 卷第三十四倪思等列傳 | | 南宋書卷四十二 |

| | |
|---|----------------------------|
| 倪思 | 王介 <small>附子聖</small> |
| 項安世 | 王阮 |
| 游仲鴻 <small>以字似</small> | 柴中行 |
| 胡夢昱 | 楊大全 |
| 何異 | 孫逢吉 |
| 章穎 | 莊夏 |
| 戴溪 | 曾三聘 |
| 徐邦憲 | 宋德之 |
| 黃黼 | |
| 卷第三十五王淮等列傳 | 南宋書卷四十三 |
| 王淮 <small>附蔡奇</small> | 趙雄 |
| 林栗 | 京操 |
| 謝深甫 | 九 楊葉勝 |
| 卷第三十六朱熹陸九淵列傳 | 南宋書卷四十四 |
| 朱熹 <small>附李燾 陳洽 陳淳 李方子 袁顯 吳愚明 任希夷 曹道 蔡元定 詹子旂 張栻 何基 王柏 沈瀛 舒頌 姜榮</small> | |
| 陸九淵 <small>附子時之 楊簡 姜榮</small> | |
| 卷第三十七張栻等列傳 | 南宋書卷四十五 |
| 張栻 <small>附姪思恕</small> | 呂祖謙 <small>附弟相餘 祖泰</small> |
| 陸九齡 <small>附弟九韶</small> | 劉清之 <small>附伯英</small> |
| 蔡幼學 | 劉燦 <small>附弟永之 劉思</small> |
| 卷第三十八真德秀等列傳 | 南宋書卷四十六 |
| 真德秀 | 魏了翁 |
| 洪咨夔 | 許奕 |
| 史彌鞏 | 劉宰 |

卷第四十三趙方孟宗政列傳 南宋書卷五十一

趙方 附子泰 范 孟宗政 附子再興 孟玘

卷第四十四李全列傳 南宋書卷五十二

李全 附子襄

卷第四十五喬行簡等列傳 南宋書卷五十三

喬行簡 李宗勉

董槐 杜範 附范鍾 徐元杰

謝方叔 程元鳳

吳潛 王煥

葉夢鼎

卷第四十六傅伯成等列傳 南宋書卷五十四

傅伯成 葛洪

南宋書 目錄 土 指葉山房

黃疇若 袁韶

危稹 程公許

羅必元 王遂

吳淵 吳昌裔

卷第四十七高稼等列傳 南宋書卷五十五

高稼 高定子

曹彥約 范應鈴

呂午 徐鹿卿

孫子秀 胡穎

冷應澂 王萬

馬光祖 許應龍

包恢 常憐

曹叔遠 附從子 黃簪

孫夢觀 徐應龍 附子榮興 黃玘

卷第四十八丁大全賈似道列傳 南宋書卷五十六

丁大全 賈似道 附子

卷第四十九徐僑等列傳 南宋書卷五十七

徐僑 姚希得

陳貴誼 曾從龍 附孫性之 陳卓 鄭應龍

洪天錫 陳宗禮

馮去非 陳嶸

徐宗仁 陳仲微

朱龜孫 趙景緯

歐陽守道 徐經孫

張處 李伯玉

劉應龍 洪芹

劉敞 湯漢

高斯得

卷第五十王伯大等列傳 南宋書卷五十八

王伯大 附張瑄 龐傑 李抗 韓虎臣 蔡慶列 皮龍榮

李曾伯 袁甫

蔣重珍 唐璘

黃師雍 陳垣

危昭德 度正

吳泳 李韶

| | |
|-------------|---------|
| 王邁 | 徐霖 |
| 楊棟 | 楊文仲 |
| 王應麟 | 黃震 |
| 卷第五十一江萬里等列傳 | 南宋書卷五十九 |
| 江萬里 | 李庭芝 |
| 陳文龍 | 汪立信 |
| 楊大異 | 李誠之 |
| 李芾 | 曹友聞 |
| 卷第五十二曹友聞等列傳 | 南宋書卷六十 |
| 曹友聞 | 張珏 |
| 密佑 | 張順 |
| 馬瑩 | 張順 |
| 卷第五十三文陸謝張列傳 | 南宋書卷六十一 |
| 文天祥 | 謝枋得 |
| 陸秀夫 | 謝枋得 |
| 張世傑 | 謝枋得 |
| 卷第五十四馬章陳家列傳 | 南宋書卷六十二 |
| 馬廷鸞 | 章鑑 |
| 陳宜中 | 家鉉翁 |
| 卷第五十五儒林文苑列傳 | 南宋書卷六十三 |
| 儒林 | 高閌 |
| 洪興祖 | 郭雍 |
| 程大昌 | 陳澧 |
| 方慈 | 陳澧 |

| | |
|-------------|---------|
| 王庭珪 | 陳德一 |
| 唐仲友 | 俞 |
| 郭緒 | 葉秀發 |
| 喻偁 | 曾民瞻 |
| 魯伯能 | 饒魯 |
| 輔廣 | 方逢辰 |
| 吳玠王遇陳淳 | 熊禾 |
| 何夢桂 | 尹起莘 |
| 劉有益 | 鄭君老 |
| 文苑 | 鄭君老 |
| 陳與義 | 陳克 |
| 曾紆 | 張即之 |
| 王綸 | 康與之 |
| 羅椿 | 劉過 |
| 劉辰翁 | 王伯魯 |
| 龔開 | 王伯魯 |
| 卷第五十六循吏酷吏列傳 | 南宋書卷六十四 |
| 循吏 | 許子良 |
| 趙汝儼 | 邱未 |
| 鄭輪 | 張珩 |
| 莊王 | 石銘 |
| 黃瑀 | 石銘 |
| 酷吏 | 林復 |
| 林復 | 趙希漢 |

卷第五十七獨行方技逸民列傳 南宋書卷六十五

獨行

龔明之

翁蒙之

趙廣

方技

許公言

康庶

皇甫坦

王克明

何中立

孫守榮

逸民

褚承亮

蘇摩

姚平仲

沈珩

吳君

蘇雲卿

南宋書

目錄

譙定雍孝閔尹天民

胡嶧

龍可趙九齡

南安翁

王鼎翁

張潤之

陳存章鑄

游汶徐俊

孫潼發

卷第五十八烈女列傳

南宋書卷六十六

王氏二婦

徐氏

榮氏

何氏

董氏

譚氏

劉氏

張氏

師氏

王氏

廖氏

王氏

曾氏婦

王義妻

徐端友妻

詹女

陳孝女

劉生妻

謝泌妻

謝枋得妻

王貞婦

趙淮妾

譚婦

吳中孚妻

呂仲洙女

林老女

童八娜

韓希孟

王貞婦

鄭覃妻

劉全子妻

毛惜惜

卷第五十九外戚列傳

南宋書卷六十七

孟忠厚

鄭興裔

南宋書

目錄

韋淵

錢忱

邢煥

吳益吳蓋

潘永思

夏執中

李道

韓同卿

楊次山

附卷六十八

卷第六十宦官佞倖列傳

南宋書卷六十八

宦官

邵成章

關禮

監廷康履

馮益

張去爲

陳源

甘昇

董宋臣

佞倖

王繼先

張說

姜特立

曾觀

王井

南宋書目錄終

清宋書

目錄

七

掃葉山房

高宗本紀第一

南宋書卷第一

明錢士升增削許重熙贊

掃葉山房校刊

高宗憲孝皇帝諱構字德基徽宗第九子母賢妃韋氏顯仁皇后
大觀元年五月乙巳生於東京大內累封蜀國公廣平郡王宣和
三年封康王養性期博學強記日誦千餘言挽弓至一石五十
靖康元年正月金人薄京師徽宗親王議和軍中欽宗召帝諭旨
慨請行遂命少宰張邦昌與金帥宗傑留之旬日帝意氣閉
二月姚仲半夜襲金營金人見責邦昌恐懼涕泣帝不為動金帥
疑非親王更請肅王帝得還八月金人分兵破太原真定須帝再
至乃議和十一月帝被命即發京師為磁人所沮汪伯彥以蠟書
請帝還相州閏月帝同耿南仲募兵勤王欽宗遣人持蠟詔至相
拜帝為河北兵馬大元帥汪伯彥宗澤副之十二月壬戌朔帝開
大元帥府乙亥帝率兵離相州丁丑次大名府宗澤梁楊祖各以
兵數千至張俊苗傅楊沂中田師中皆在麾下兵威稍振會密詔
金人議和可屯兵近甸毋輕動宗澤請直趨澶淵帝用汪伯彥等
議趨東平
建炎元年春二月庚辰帝如濟州三月丁酉金人立張邦昌為帝
尋挾徽宗欽宗北去夏四月癸亥張邦昌尊哲宗廢后孟氏為宋
太后遣人訪帝於濟州丁卯謝克家以大宋受命之寶至濟州宗
澤來言南京乃藝祖興王之地取四方中消運尤易遂決意趨應
天是夕張邦昌手書上延福宮太后尊號曰元祐皇后入居禁中
自是垂簾聽政甲戌皇后手書告中外曰比以敵國興師都城失
守殿遷宮闕既二帝之蒙塵及宗祊謂三靈之改卜眾恐中原
之無統姑令舊弼以臨朝雖義所於色而以死為辭然事迫於危

而非權真濟內以振黔首將亡之命外以紓隣國見逼之威遂成
九廟之安坐免一城之酷乃以衰癯之質起於閭閻之中迎置宮
闈進加位號舉欽聖已還之典成靖康欲復之心慨思運數之屯
坐視邦家之覆撫躬獨在流涕何從緬惟藝祖之開基實自高穹
之眷命歷年二百人不知兵傳序九君世無失德雖舉族有北轍
之繫而敷天同左袒之心乃眷賢王越居近服已徇羣情之請俾
膺神器之歸暫康邸之舊藩嗣宋朝之大統漢家之厄十世宜光
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茲為天意夫豈人謀尚
期中外之協心同定安危之至計庶臻小惕川底丕平爰敷告於
多方共深明於吾意癸未帝至應天府乙酉張邦昌至伏地慟哭
請死帝慰撫之王時雍等奉乘輿服御至羣臣勸進者益眾命築
壇府門之左五月庚寅朔帝登壇受命禮畢慟哭遙謝二帝即位

南宋書

卷一 本紀一

於府治改元建炎大赦張邦昌及應于供奉金國之人一切不問
中外臣庶許直言雖詆訐亦不加罪蔡京章惇朱勔李彥孟昌齡
梁師成譚稹及其子孫更不收叙內外大臣限十日各舉布衣有
材畧者一人以黃潛善為中書侍郎汪伯彥同知樞密院事元祐
皇后在東京撤簾卒卯遙尊乾龍皇帝為孝慈淵聖皇帝尊元祐
皇后為元祐太后詔史官辨宣仁聖烈皇后誣謗壬辰張邦昌封
同安郡王癸巳遙尊母賢妃韋氏為宣和皇后遙立嘉國夫人邢
氏為皇后耿南仲罷甲午以李綱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趨
赴行在乙未以生日為天申節馮澥罷以呂好問為尚書右丞命
統制馬忠張換率兵趨河間追襲金人丁酉貶王時雍黃州安置
已亥召太學生陳東赴行在庚子論靖康大臣誤國罪李邦彥與
敵蔡懋李稅宇文虛中鄭望之李邦並貶遠州安置丙午以誣謗

宣仁聖烈皇后追貶蔡確蔡卞邢恕蔡懋官以姚古知河南府金
人破河中府權府事和仲連死庚戌以宗澤知襄陽府丙辰罷監
察御史張所舉黃州安置是月置御營司命黃潛善兼御營使
汪伯彥副之以王淵為都統制劉光世提舉一行事務韓世忠張
俊為左軍前軍統制楊惟忠主管殿前公事西道北道總管王襄
趙野坐勤王稽緩連貶永州邵州安置張叔夜北遷至界河死六
月己未朔李綱至行在獻十議辛酉貶徐秉哲梅州安置癸亥以
黃潛善為門下侍郎張邦昌貶潭州安置偽命臣僚王時雍吳玠
莫俤孫觀李攢並遠州安置顏博文王紹以下論罪有差甲子命
李綱兼御營使賊李孝忠陷襄陽辛未子塽生還元祐黨籍及元
符上書人恩數戊寅以汪伯彥知樞密院事遣傅雱使金軍通問
二帝已卯置沿河沿淮沿江帥府別置水軍七十七將壬午以張

南宋書

卷一 本紀一

慈同知樞密院事兼提舉措置戶部財用癸未呂好問罷知宣州
乙酉以宗澤為東京留守丙戌詔陝西河北京東西路募兵入衛
行在丁亥以張所為河北西路招撫使括買官民馬勸出財助國
戊子以錢蓋為陝西經制使秋七月己丑以王瓌為河東經制使
庚寅詔王淵劉光世張俊喬仲福韓世忠分討陳州軍賊杜用京
東賊李昱及黎驛魚鱉潰兵皆平之辛丑復議吳玠莫俤等十一
人罪遠竄之王寅詔奉元祐太后如東南六宮及衛士家屬從行
脫當留中原與金人決戰以許翰為尚書右丞甲辰諫議大夫朱
齊愈斬和甫丙午以范致虛知鄧州脩城池繕宮室儲錢穀以備
巡幸丙辰上皇自燕山密遣舍人曹助至賜帝絹半臂書其領曰
便可即晝來援父母帝泣以示輔臣關中盜史斌犯興州僭稱帝
八月戊午軍校陳通作亂於杭州壬戌以李綱為尚書左僕射兼

門下侍郎王潛善爲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庚午更號元祐太后爲隆祐太后辛未召河東經制副使傅亮還行在壬申召布衣譙定赴行在癸酉耿南仲貶南雄州安置乙亥川張浚言罷李綱壬午用黃潛善言殺上書太學生陳東布衣歐陽澈乙酉許翰罷九月壬辰詔曰祖宗都汴垂二百年比年以來圖慮弗臧禍生所忽肆朕纂承顧瞻宮室何以爲懷是用權時之宜法古巡狩駐蹕近甸號召軍馬朕將親督六師以援京城及河北河東諸路與之決戰歸宅故都迎還二聖以稱朕夙夜憂勤之意庚子金人徙二帝居霸郡壬寅以王圭代張所尋貶所廣南安置戊申都統制王彥渡河擊金人破之復新鄉縣壬子張邦昌賜死併誅王時雍乙卯王彥及金人戰敗績奔太行山其裨將岳飛引部曲自爲一軍建州軍校張員等作亂軍賊趙萬陷常州又陷鎮江府金人分軍南來書

卷一 宋紀一 四 捕集山房

據兩河州縣冬十月丁巳朔帝登舟幸淮甸先是宗澤屢疏請還京爲黃潛善汪伯彥所沮至是復疏請不聽已卯次寶應縣後軍將孫琦作亂丙戌王淵張俊誘趙萬等悉誅之十一月戊子貶李綱鄂州居住真定軍賊張遇陷池州壬辰遣王倫等爲金國通問使丙午以張慤爲中書侍郎戊申以顏岐爲尚書左丞許景衡爲尚書右丞郭三益同知樞密院事十二月辛酉王淵入杭州執陳通誅之王戊青州貶將王定作亂殺帥臣曾孝序甲戌金人聞帝幸揚州分兵南侵破同州守臣鄭驤死已卯金人破汝州入西京庚辰金人破華州辛巳金人破潼關經制使王瓚引兵遁入蜀軍賊丁進犯壽春府已而詣宗澤降

二年春正月丙戌朔帝在揚州戊子金人破鄧州安撫使劉汲死之京西州郡皆沒乙未金人破永興軍前河東經制副使傅亮以

兵降經畧使唐重等死東平府兵馬鈐轄孔彥舟叛渡淮犯黃州辛丑殿內侍邵成章南雄州編管金人攻鄭州通判趙伯振死之辛亥王淵招降張遇以所部萬人隸韓世忠金人破穎昌府殺守臣孫默二月丙辰金人再薄東京宗澤將閻中立拒戰死甲午金人攻滑州宗澤將張撝戰死乙丑河北城楊進詣宗澤降復諭降河東賊王善葵酉金人破蔡州執守臣閻孝忠丙子金人克淮寧府守臣向子韶死之丁丑遣王貺充金國軍前通問使祕書正字胡瑄以張浚言其黨李綱奪官編管梧州三月辛卯金人破中山府丁酉金帥黏罕焚西京去庚子河南統制程進復西京金人畧鳳翔涇原吳玠擊敗之夏四月丙辰詔文臣從官至牧守武臣管軍至遙郡各舉所知二人戊午宗澤將趙世興復滑州庚申帝諭輔臣曰故事自五月至八月罷講筵朕以寡昧屢茲艱難方夙夜孜孜于經史若如故事則累月當廢疑義無所質朕欲勿罷可乎羣臣皆稱善乙丑金帥兀室復入西京尋棄去隴右都護張嚴及金人戰於五里坡敗績死五月乙酉許景衡罷丙戌命參酌元祐科舉條制立詩賦經義分試法戊子以朱勝非爲尚書右丞辛卯以金兵渡河遣韓世忠逆戰丙申復命宇文虛中充金國祈請使虛中降金癸卯中書侍郎張慤卒甲辰金帥裴寂破絳州已酉秀州卒徐明作亂命張俊討平之因擅殺前秀州守趙叔近以王庶節制陝西六路軍馬曲端爲節制司都統制秋七月丙戌東京留守宗澤卒辛丑以春霖夏旱蝗詔監司郡守條上闕政甲辰以杜充爲東京留守八月甲寅初鑄御寶三甲戌殿中侍御史馬伸言黃潛善汪伯彥罪詔罷伸尋貶監濮州酒稅捉殺使李成叛犯宿州金人徙二帝居韓州九月癸巳金人攻冀州將官李政死甲午

卷一 宋紀一 五 捕集山房

金人再攻永興軍辛丑陝西節制使兵官賀師範及金人戰於八
公原死丁未東京統制官薛廣及金人戰于相州死己酉同知樞
密院事郭三益卒冬十月甲子命孟忠厚奉降詔太后幸杭州親
進擊楊進於鳴皋山戰死劉正彥擊丁進降之十一月辛巳朔既
李綱萬安軍安置壬辰金人破延安府通判魏彥明死乙未金人
破濮州執守臣楊粹中不屈死又破開德府守臣王棣死以魏將
可充金國軍前通問使壬寅冬至祀昊天上帝於圓丘以太祖配
大赦金人破相州守臣趙不試死甲辰破德州兵馬都監趙叔駿
死是月金人破普寧軍守臣徐徽言拒却之知府州折可求以城
降濱州賊蓋進陷棣州守臣姜剛死之建州賊葉濃降復變張俊
禽斬之吳玠襲誅史斌王淵繼東京降賊李民之衆留民爲將十
二月庚申金人破東平府又破濟南府守臣劉豫以城降甲子金
人破大名府提點刑獄郭永昌敵死丙寅初命脩國史已巳以黃
潛善爲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汪伯彥爲尚書右僕射兼中書
侍郎顏岐門下侍郎朱勝非中書侍郎盧益同知樞密院事戊寅
以禮部侍郎張浚兼御營參贊軍事高麗遣使尹彥顯來報聘且
謝過

三年春正月庚辰朔帝在揚州甲申以路允迪簽書樞密院事辛
卯都統制邵興復號州庚子張川王善遂淮寧府守臣馮長寧却
之丙午金帥黏罕破徐州守臣王復死韓世忠軍潰於沐陽其將
張遇戰死金兵執淮陽守臣李寬殺轉運使李跋以騎兵三千取
彭城間道趨淮甸二月庚戌朔聽士民從便避兵劉正彥都兵衛
皇子六官如杭州壬子帝被甲得小舟渡江知軍錢伯言迎入鎮
江黏罕游騎至瓜州遣官李陵奉九廟神主行道失太祖神主王

淵請幸杭州以呂頤浩爲江淮制置使劉光世充行在五軍制置
使駐鎮江府楊惟忠節制江東軍馬駐江寧府吳玠鎮江次呂
城鎮丙辰次平江府戊午次吳江縣命朱勝非節制平江府秀州
提扼軍馬張浚副之又命勝非兼御營副使留王淵守平江用勝
非計錄用張邦昌親屬謝金人庚申呂頤浩拜同簽書樞密院事
屯京口命張浚守吳江壬戌駐蹕杭州卽所治爲行宮金人破普
寧軍守臣徐徽言死癸亥下詔罪已乙丑復遣士大夫被虜斥者
惟李綱罪在不赦用黃潛善計以謝金人也戊辰金人焚揚州而
去己巳黃潛善汪伯彥以罪罷以葉夢得爲尚書左丞張浚爲
尚書右丞未幾夢得罷呂頤浩遣將陳彥復揚州三月己卯日中
有黑子庚辰以朱勝非爲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以王淵同簽
書樞密院事以呂頤浩爲江南東路安撫制置使知江寧府時旭
從統制苗傅僉王淵驟進劉正彥怨賞功薄又疾閹宦用事恣橫
乃勸兵向闕殺王淵及內侍康履以下百餘人迫帝遜位於皇子
請隆祐太后臨朝帝移御顯寧寺甲申尊帝爲睿聖仁孝皇帝以
顯寧寺爲睿聖宮大赦丁亥分黨內侍監珪曾擇等于遠州苗傅
追擇還殺之戊子以王孝迪爲中書侍郎盧益爲尚書左丞張浚
呂頤浩及張俊劉光世韓世忠會兵勸王已丑改元明受庚寅百
官始朝睿聖宮苗傅等以御營中軍統制吳玠王管步軍司王寅
盧益罷癸卯呂頤浩張浚傳檄中外討傅正彥丁未呂頤浩張浚
次吳江朱勝非召傅正彥至都堂議復辟傅等遂朝府壘官盜卻
背掠泗州金人破東京諸郡挺嶺以劉豫知東京府節制河南州
郡趙立復徐州夏四月戊申朔太后下詔還政皇帝復尊位帝還
宮詔尊太后爲隆祐皇太后庚戌復紀年建炎命張浚知樞密院

事苗傅劉正彥並檢校少保呂頤浩張浚敗賊將苗翊馬柔吉於臨平傅正彥引兵夜遁辛亥皇太后撤簾呂頤浩等入見癸丑右相朱勝非及執政顏岐王孝迪張浚路允迪俱罷以呂頤浩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李昉為尚書右丞鄭致叟書樞密院事甲寅劉光世韓世忠張俊及勤王所僑屬將佐進秩有差斬中軍統制吳湛工部侍郎王世偁于市已卯大赦舉行仁宗法度應嘉祐條制與今不同者自官制役法外賞格從重條約從寬罷上供不急之物元祐石刻黨人官職恩數追復未盡者令其家自陳丁巳禁內侍交通主兵官庚申重正三省官名左右僕射並帶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改門下中書侍郎為參知政事省尚書左右丞併省館驛寺監等官以李昉參知政事丁卯帝發杭州留鄭致叟衛皇太后壬申立子塽為皇太子劉文舜寇漳州西北賊薛慶據高郵軍南來書

五月戊寅朔帝次常州以張浚為宣撫使置使以川陝京西湖南北路隸之聽便宜黜陟辛巳次鎮江府癸未以滕康同簽書樞密院事乙酉至江寧府改府名建康起復朝散郎洪浩為金國通問使金人拘之丁亥召內侍監珪等速還朝辛丑張浚諭降薛慶還復命知樞密院事韓世忠追獲劉正彥苗傅送行在翟興擊殺楊進其黨復推劉可拒官兵六月己酉以久雨求直言庚申皇太后至建康府辛酉以久陰下詔以四失罪已一曰昧經邦之大畧二曰昧戡難之遠圖三曰無緩人之德四曰失馭臣之柄仍榜朝堂徧諭天下丁卯右司諫袁植請誅黃潛權邦彥等九人罷植知池州乙亥京西賊賁仲正降金人破磁州秋七月辛巳苗傅劉正彥伏誅甲申詔以苗劉之變當軫大臣不能身衛社稷朱勝非顏岐路允迪並落職張浚衡州居住丁亥皇太子塽薨戊子簽書樞

密院事鄭致叟卒己丑以王絢參知政事周望同簽書樞密院事仙井貢士李時雨上書乞還立宗子帝怒斥之辛卯帝將定都杭州升為臨安府壬辰范瑗請貸左言等死劉子羽乞誅之詔名瑗赴都堂收之即賜死乙未遣謝亮使夏國丁酉遣崔縱使金軍前王質命李昉滕康權知三省樞密院事扈從太后如洪州以杜充同知樞密院事乙巳山東盜郭仲威陷淮陽軍八月庚戌李昉罷壬子以劉珪權同知三省樞密院事辛卯遣杜時亮使金軍前閏月己丑以呂頤浩為尚書左僕射杜充為尚書右僕射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庚寅起居郎胡寅上書言二十事呂頤浩不悅罷之辛卯命杜充兼江淮宣撫使守建康前軍統制王處謙之韓世忠為浙西置制使守鎮江劉光世為江東宣撫使守太平池州皆受充節制九月丙午朔日有食之壬子金人破單州興仁府進克南京南來書

癸丑以張守同簽書樞密院事以周望總兵守平江命劉光世移屯江州丙辰遣張邵充金國軍前通問使金人囚之張浚承制罷知潭州辛炳起復直龍圖閣向子諲代之甲戌金帥吳玠攻長安冬十月癸未帝至臨安復如越州辛卯李成陷滁州殺守臣向子偃戊戌張浚治兵于興元府庚子金人破黃州守臣趙令歲死辛丑金人自黃州濟江劉光世引軍遁江州破金人趨洪州京西賊劉滿陷信陽軍殺守臣趙士貞十一月戊申金帥兀朮攻和州守臣李倚以城降鈴轄宋昌祐通判唐琛等死己酉兀朮攻無為軍壬子太后退保皮州丁巳金人攻臨江軍戊午遣孫格等充金國軍前致書使金人破洪州權知州事李積中以城降撫安二州守臣王仲山王仲凝皆降庚申金人破真州辛酉太后至吉州壬戌金人破溧水縣尉潘振死之癸亥金人破太平州甲子杜充遣都

統制陳淳岳飛等及金人戰於馬家渡王瑛先遁淳敗績死丑
太后如太和縣護衛統制杜彥及後中楊世雄率眾叛犯承豐縣
知縣事趙訓之死金人至太和縣太后自馬安陸行如虔州丁卯
詔曰國家遭金人侵逼無歲無兵朕纂承以來深軫念慮謂父兄
在難而吾民未撫不欲使之陷於鋒鏑故包羞忍恥為退避之謀
冀其逞志而歸稍得休息自南京移淮甸自淮甸移建康而會稽
播遷之遠極於海隅中辭厚禮使介相望以至願去尊稱甘心貶
屈請用正朔比於藩臣遣使哀祈無不曲盡假使金石無情亦當
少動累年卑屈卒未見從生民嗷嗷何時寧息今諸路之兵聚於
江浙之間朕不憚親行據其要害如金人尚容朕為汝兵民之主
則朕於事大之禮敢有不恭或必用兵窺我行在傾我宗社塗炭
生靈竭取東西金帛子女則朕亦何愛一身不臨行陣以踐前言
南朱
以保羣生朕已取十一月二十五日移蹕前去浙西為迎敵計惟
我將士人民念國家涵養之恩二聖拘縻之辱悼殺戮殘焚之禍
與其束手待斃曷若并計合謀同心戮力奮厲而前以存國家金
人破古州又破六安軍已已帝發越州以周望同知樞密院事范
宗尹參知政事辛未金人至建康府宣撫使杜充叛降通判楊邦
乂不屈死帝如明州淮西兵馬都監王宗望以濠州降於金淮城
劉忠入舒州殺通判孫知微盜桑仲自唐州犯襄陽據之十二月
丙午帝至明州丁丑江淮將威方叛犯鎮江殺守臣胡唐老辛
巳金人破常州又破廣德軍守臣周烈死壬午定議航海避兵甲
申張浚承制拜曲端為威武大將軍都統制乙酉元北薄臨安府
守臣康允之棄城遁錢塘縣令朱輝死已丑帝次定海縣乙未杜
彥犯潭州殺通判孟彥卿趙民彥金人破洪州戊戌金人攻越州

安撫使李穎以城降衛士唐琦死庚子帝移幸溫台高麗來貢詔
却其使
四年春正月甲辰朔帝舟居于海丙午次章安鎮庚戌張俊乘明
州丁巳金帥裏宿破陳州守臣李彥仙死己未金人破明州乘勝
破定海以舟師來襲御舟張公裕擊退之甲子帝舟泊温州港口
丁卯京西賊劉可死其黨復推劉超據荆門軍二月甲戌朔河北
盜鄺瓊詣劉光世降叛將傅選請虔州降乙亥奉安祖宗神御於
福州以盧益李回並權知三省樞密院事金人破潭州將吏王曉
劉价趙丰之戰死守臣向子諲奪門亡去金兵屠其城丁亥金人
自臨安引兵北還入汴京權留守上官昭出外丙申張浚承制以
王似知成都府金游騎至平江周望棄軍奔太湖元北入城焚掠
死者五十萬人辛丑鼎州民鍾相作亂自稱楚王陷澧州殺守臣
南朱
黃崇權湖北制置使傅秀招降孔彥舟以為湖南北提殺使三月
甲寅潰盧益等奉迎太后於虔州丁巳金帥元北至鎮江府韓世
忠屯金山寺邀擊之辛酉御舟發温州御營前軍將楊勛叛甲子
張浚請便宜辟官不許戊辰孔彥舟擒鍾相及其子昂檻送行
在誅之己巳威方陷廣德軍殺通判王傳夏四月戊寅吳玠及金
帥塔察戰於邠州收績部將楊展死癸未帝越州還甲申下詔親
征巡幸浙西韓世忠駐軍揚子江要金人歸路元北引軍走建康
丙申罷呂頤浩韓世忠及元北再戰江中世忠敗績己亥以張浚
為浙西江東制置使王德信州賊王宗石誅劉文輝於饒州金
人攻江西者自荆門引去留守司統制牛皋潛軍復敗之五
月甲辰以范宗尹為尚書右僕射兼御營使壬子金人焚建康府
執李棣陳邦光而去淮南統制岳飛還擊於靜安鎮敗之癸丑詔

臺諫等官各舉所知二人以張守參知政事趙鼎簽書樞密院事
乙卯王綱罷甲子周望罷乙丑置京淮湖南諸路鎮撫使以翟興
孟汝趙立劉位趙霖李成吳翊李彥先薛慶分領之淮西敗將崔
增陷焦湖水砦六月辛未朔詔侍從臺諫諸將集議駐蹕事宜甲
戌罷御營司以范宗尹兼知樞密院事庚辰復置鎮撫使六人以
陳規解潛程昌萬陳求道范之才馮長寧分領之內戌戌方請張
俊降則事仲威為真揚州鎮撫使乙未郭仲威復叛犯鎮江府元
祐即六合引兵趨陝西秋七月癸卯詔軍興以來諸州得便宜指
揮者並罷戊申以孔彥舟為辰沅靖州鎮撫使乙卯金人徙二帝
陷五國城庚申以岳飛為通泰州鎮撫使辛酉建州民范汝為作
亂丁卯金人立劉豫為齊帝張用降八月辛未朔以謝克家參知
政事壬申李成請降於江州詔撫納之庚辰薛慶及金人戰於揚
州城下死癸未盧益罷丙戌命李成吳翊捍禦上流湖廣城去戊
戌范宗尹請官桑仲以為襄陽鎮撫使九月甲辰太上皇后鄭氏
崩於五國城戊申劉豫僭位於北京乙卯桑仲陷均房州丙辰金
人攻楚州鎮撫使趙立死丁巳李成復叛遣馬進犯興國軍戊午
荆襄賊趙延壽犯德安府陳規拒却之癸亥張浚合五路兵軍於
富平為其室所襲不戰而潰遺棄軍資無算戊辰金人克楚州鎮
撫使李彥先敗死冬十月庚午朔張浚遷怒於環慶經畧使趙哲
斬之哲將幕府以環慶附於西夏涇原將張仲彥趙彬叛降金浚
退保秦州陝西大震辛未秦州自金將撻懶軍中歸丁亥以李回
同知樞密院事馮長寧叛附劉豫江東賊張琪犯建康府庚州賊
李敦仁破石城縣鍾相王善餘黨楊華祝友復亂十一月癸卯呂
頤浩復南康軍甲辰趙鼎罷丁未以富直柔簽書樞密院事以秦

檜為禮部尚書壬子日南至帝率羣臣遙拜二帝丁巳王彥政桑
仲於黃水破之張浚承制以王彥為金均房州鎮撫使張浚退軍
興州吳玠收餘兵保和尚原崔增謂呂頤浩降十二月甲午金人
再克興州總管劉惟輔被執死丁酉范汝為降未幾復叛交趾請
入貢却之張浚奔曲端兵安並興州
紹興元年春正月己亥朔帝在越州帥百官遙拜二帝自是歲如
之戊申以羣盜據湖南命張浚為江淮路招討使岳飛副之辛亥
謝克家罷辛酉詔太祖創業垂統德被萬世子孫為安定郡王有
司其上應襲封人名依故事舉行二月辛巳以秦州參知政事三
月丙午孔彥舟復叛焚掠潭州趨衡州金人逼興州張浚退保興
州夏四月庚辰皇太后孟氏崩京西賊李忠陷商州五月戊戌以
張用為舒蕪鎮撫使癸卯作大宋中興寶成金人攻和尚原吳玠
擊敗之丙午初復召試館職之制劉光世遣將王德襲揚州執郭
仲威以獻伏誅壬戌邵青圍太平州劉光世招降之趙延壽據分
寧縣呂頤浩招降之是月張浚及李成戰於黃梅縣殺馬進成敗
遁歸劉豫張用復叛寇江西岳飛招降之六月壬午權攢孟皇后
於越州邵青復叛犯江陰軍廣賊鄧慶襲富南安賊吳忠宋破瑄
劉洞天並作亂張浚承制以吳玠為陝西諸路都統制時關隴六
路盡陷止餘階成岷鳳洮五郡鳳翔之和尚原隴州之方山原鞏
罕既得陝西地悉與偽齊秋七月丙午捷懶自宿遷北歸癸亥范
宗尹罷庚州賊陳作亂八月丙寅以孔彥舟為蕪黃鎮撫使丁
卯張浚殺曲端於秦州欲伐辰參知政事張守等上紹興重修數
令格式戊寅張守罷以李回參知政事富直柔同知樞密院事丁
亥以秦檜為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下

詔追贈程頤直龍圖閣九月辛亥大饗明堂太祖太宗並配大赦
錄用元符上書人子孫癸丑復以呂頤浩為尚書左僕射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知鄂州曹成諒湖西犯沅州與知復州李宏合屯瀏
陽既而攻宏宏奔潭州冬十月乙丑李回罷已已王德復招邵青
降之庚午以孟庾參知政事癸酉元朮攻和尙原吳玠及弟璘力
戰大敗之已丑升越州為紹興府十一月丙申遣內侍撫問孔彥
舟桑仲丁酉榜諭福建江東羣盜赦其脅從者戊戌詔移蹕臨安
以孟庾為福建江西荆湖宣撫使韓世忠副之辛丑詔續紹興
太常因革禮庚戌富直柔罷十二月戊寅以玠出求直言已丑起
復吳玠為鎮西軍節度使吳玠始遣人通信夏國

二年春正月癸巳朔帝在紹興府甲午詔復賢良方正直言極諫
科辛丑韓世忠拔建州范汝為自焚死丙午帝至臨安府辛酉江
南宋書 卷一 本紀一

西副總管楊惟忠誘楊勅誅之二月甲午降盜楊華復叛擾鼎澧
潭三州庚午以李綱為湖廣宣撫使仍命岳飛等共討曹成諸盜
丁丑分崔增李捧邵青邵延壽李振單德忠徐文所部兵為七將
名御前忠銳軍隸步軍司非樞密奏旨不許調遣知商州董先叛
入劉豫三月壬辰朔再貶徐乘哲吳玠莫儔戊戌以李光為江東
安撫大使庚子金人攻方山原統制楊政拒退之辛丑又攻隴安
縣吳璘擊走之桑仲請合諸鎮兵復中原鄂州守將崔明發殺仲
仲將李橫擊走明發四月丙寅賜進士張九成及第庚午以翟汝
文參知政事壬午詔內外侍從監司守臣各舉中原流寓士大夫
以備任使癸未詔曰朕登庸二相倚遇惟均其所薦用之人不得
偏私離間朋比害政戊子命呂頤浩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庚寅
劉豫徙居汴京王彥破董先復商州閏月乙卯宣撫使劉光世父

喪起復五月辛酉以權邦彥簽書樞密院事辛未選宗室子伯琮
育宮中丙子呂頤浩總師至常州部將趙延壽兵叛於呂城鎮頤
浩稱疾不進尋召還甲申親慮囚自是歲如之丙戌置備政局命
秦檜提舉詔侍從以下暨監司守令條具省費裕國強兵息民之
策戊子手詔用建隆故事命百官日輪一人轉對兩浙轉運副使
徐康國獻銷金屏障毀之奪其二官韓世忠招曹成降之六月辛
丑以李橫為襄鄧鎮撫使壬寅參知政事翟汝文致仕孔彥舟叛
降偽齊頒黃庭堅所書戒石銘於州縣秋八月壬辰以孟庾兼權
同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甲午禁買花木珍禽臨安諸門不得放
入戊戌召朱勝非提舉醴泉觀兼侍讀戊申給事中胡安國以論
朱勝非罷甲寅秦檜罷給事中程瑀等二十餘人坐論駁朱勝非
並落職尋出閤九月戊午朔落秦檜職辛酉以玠出大赦求直言

壬戌王倫使金還復遣潘致堯等為金國軍前通問使附茶藥金
幣進兩宮乙丑復以朱勝非為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兼知樞密院事丙戌以王似為川陝宣撫處置副使是月韓世忠
將解元破劉忠子斬陽忠奔劉豫冬十月甲辰潘致堯至楚州通
判劉晏劫其禮幣奔劉豫守臣柴春戰死十一月甲戌命李綱劉
洪道程昌寓解潛會兵討湖寇楊太戊寅范汝為餘黨范忠復作
亂馬友黨坊諒詣李綱降綱入潭州其黨郝政降王進吳錫禽王
浚湖南盜悉平十二月甲午李綱罷甲辰召張浚還未至金人攻
和尚原將士乏食自潰吳璘拔砦棄去虔賊謝達犯惠州臨安
連大賑被災家封李陽煥為交趾郡王高麗來貢
三年春正月丁巳朔帝在臨安甲子李橫復領昌府乙丑金人破
金州王彥焚積聚退保西鄉辛未遣渾天儀庚辰詔春秋望祭諸

陵二月已丑權邦彥卒辛卯王彥引兵會吳玠于饒風關金人分兵攻之關破師潰四川大震已亥金師入興元劉子羽走三泉縣吳玠退屯仙人關張浚急起王庶經畧庶散榜境上景至金牛恐庶危之乃由斜谷還興元庚子以宗子伯琮為和州防禦使賜名玠辛亥以席益參知政事徐俯簽書樞密院事壬子胡舜陟諭王全隆三月甲子李橫傳檄諸軍收復東京金兵援劉豫橫敗走穎昌復破李綱擊李宗諒降之夏四月辛亥水軍統制徐文振奔偽齊湖寇楊太僭稱大聖天王立鍾相少子子儀為太子張憲斬彭友劉忠為其下所斬五月壬戌潘致堯使金還言金人欲重臣通使以取信遂寢出師之議丁卯以韓肖胄同簽書樞密院事充金國軍前通問使乙亥禁邊兵犯齊境丙子王彥復金州金兵棄均房去已卯詔周隨享李愿宣押王似盧法原至閬州張浚始解

宋書

卷一

本紀一

使事庚辰詔李橫等收軍還鎮辛巳罷宣撫司便宜黜陟六月甲午命王玠率諸軍討楊太丁未置國子監及博士弟子員已酉岳飛平虔廬盜自虔州班師秋七月己未復置博學宏詞科癸未宰相呂頤浩以旱乞罷詔曰與其去位曷若同寅協恭交修不逮恩所以克厭天心者頤浩乃視事乙亥右僕射朱勝非母喪起復九月戊午呂頤浩罷乙亥以劉光世置司池州韓世忠置司鎮江王玠置司鄂州岳飛置司江州冬十一月己未以王倫為都督府參議官於亥崔增吳全遇湖賊於陽武口死之甲子韓肖胄使金還乙亥復元祐十科舉士法臨安展火偽齊兵陷襄陽鄧州李橫等棄城去南丹州蠻莫公晟圍觀州焚寶威監殺知監陳烈大理求入貢及售馬詔却之

四年春正月辛亥朔帝在臨安府乙卯遣張誼為金國通問使已

卯韓肖胄罷二月癸未席益罷乙酉以徐俯兼參知政事已亥詔三衙管軍及將帥觀察使以上舉忠勇知畧可自代者一人三月辛亥朔吳玠率楊政吳玠田晟王喜諸將與兀朮戰於仙人關大敗之兀朮遁去戊午以趙鼎參知政事壬戌召孟庾還罷都督府以其兵屬張俊乙丑張浚連貶福州居住夏四月癸未劉子羽白州安置丙戌吳玠復鳳秦隴三州甲午制置使關師古叛以洮岷二州降齊吳玠并將師古軍丙午徐俯罷五月庚戌朔以岳飛兼黃復漢陽德安制置使癸丑以范冲直史館重修神宗實錄甲寅岳飛復鄂州丙寅李成棄襄陽遁岳飛復取之丙子復選宗室子伯玖育宮中六月岳飛將牛阜復隨州秋七月戊申朔以胡松年簽書樞密院事壬戌岳飛將王貴張憲復鄧州已巳湖賊萬餘人詣鼎禮二州降庚午王貴張憲復唐州信陽軍襄陽悉

宋書

卷一

本紀一

平八月庚辰以趙鼎知樞密院事改命川陝荆襄都督諸軍事乙未遣魏良臣為金國通問使丙申毀王安石舒王諸王寅王似罷王玠討賊無功貶以岳飛為湖北制置使討湖賊九月辛酉大饗明堂用皇祐典禮諸神配祀大赦庚午朱勝非罷金齊台兵來攻癸酉以趙鼎為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沈與求參知政事冬十月丙子朔與趙鼎定策親征癸未召張浚提舉萬壽觀兼侍讀戊申韓世忠邀擊金人于大儀鎮敗之又將董收敗之于天長鴉口橋己丑金人攻承州韓世忠將成閤解元合擊于北門敗之丙申命後官自温州泛海如泉州戊戌帝御舟發臨安劉錫錫沂中以禁兵扈從壬寅帝次平江加贈陳東歐陽澈官追咎汪伯彥黃潛善更不追復十一月壬子下詔聲劉豫逆罪以厲六師吳玠將楊從儀等敗金人于臘家城乙卯韓世忠夜

劫金營于承州破之已未復命張浚知樞密院事癸亥王德擊金人于滁州之桑根敗之已巳劉光世將王師晟等襲金人於南壽春府敗之執偽齊知府王靖詔張浚視師江上十二月壬辰金齊兵逼廬州岳飛將徐慶牛勳敗走之張宗顏敗之于六合庚子金人退師命吳玠通信夏國保靜州夷人來貢
五年春正月乙巳朔日有食之帝在平江府已酉詔羣臣各條上攻戰備禦措置緩急之策辛亥名張浚還壬戌以韓世忠駐鎮江劉光世駐太平張俊駐建康已巳金主晟殂兄之孫亶立壬申以劉光世韓世忠有隙賜酒諭釋之皆感激奉詔二月壬午帝還臨安丙戌以趙鼎為尚書左僕射張浚為尚書右僕射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都督諸路軍馬丁亥吳玠楊政投秦州已丑建太廟於臨安齊商元寇信陽軍守臣舒繼明破禽閏月丁未胡松年罷丁卯王瓌貶三月乙未初權鉛錫張浚視師潭州夏四月丁未召解潛還諸州鎮撫使恣能壬子訪柴氏後襲封崇義公甲子太上皇帝崩於五國城五月辛巳遣何夔等使金通問二帝已丑以孟庾知樞密院事戊戌進封瓌建國公以待制范冲兼資善堂翊善起居郎朱震兼贊讀辛丑命川陝訪求元祐黨人子孫六月乙巳班統元歷湖賊楊欽全琮劉詵詣岳飛降飛急攻湖賊木砦賊將陳瑁降楊太赴水死湖湘平戊午滅福建貢茶歲額之半秋七月戊寅趨張浚還朝乙卯孟庾罷甲午韓世忠復鎮淮軍八月已未下詔暴章惇蔡卞誅誣宣仁聖烈皇后罪子孫不許在朝冬十月乙卯以席益為四川李綱為江西呂頤浩為湖南各制置大使十一月丙戌命張浚視師荆襄川陝十二月已亥朔以岳飛為荆湖南北招討使楊沂中權主管殿前司

六年春正月壬午賜宗子伯玖名璩為和州防禦使二月庚子與舊田甲寅以折彥質發書樞密院事癸亥沈與求罷張浚至江上會諸將議事命張俊進屯盱眙夏四月甲辰齊兵陷唐州丙午岳飛母喪去官詔起復六月已巳朔夜地震已酉求直言甲寅張浚撫淮上諸屯命劉光世進屯廬州岳飛進屯襄陽楊沂中屯泗州秋七月劉光世復壽春府八月庚子吏部員外郎陳公輔言今日之禍實王安石邪說所致帝喜授左司諫賜三品服甲辰詔親征劉豫岳飛破齊將李成孔彥舟於蔡州九月丙寅朔帝發臨安岳飛復廬州縣癸酉帝次平江壬午岳飛還鄂州劉豫起兵三十萬命子麟姪覲入寇冬十月丁酉劉麟寇淮西甲辰楊沂中大敗劉覲于藕塘覲遁在順昌聞之拔砦去孔彥舟解光州圍去十二月甲午朔張浚入見請幸建康趙鼎請還臨安戊戌韓世忠敗金人于淮陽軍王寅趙鼎罷丙午折彥質罷辛亥以張子參知政事已未左司諫陳公輔乞禁程氏學詔士大夫之學宜以孔孟為師庶幾言行相稱可濟時用
七年春正月癸亥帝在平江府詔移蹕建康癸未以陳與義為參知政事沈與求同知樞密院事乙酉復置樞密副使等員以張浚兼樞密使丁亥以秦檜為樞密使何夔范寧之使金還始聞上皇及寧德皇后鄭氏崩二月癸巳朔日有食之庚子遣王倫等使金迎奉梓宮丙辰果州守臣宇文彬等進禾登九穗圖俱奪一官罷之三月丁卯以呂祉為兵部尚書都督府參謀軍事辛未帝至建康癸酉岳飛乞併統淮西兵以復京畿陝右許之命飛盡護王德將諸軍秦檜以合兵為疑事遂寢戊寅以沈與求知樞密院事已卯下詔畧曰宣和皇后夙擁慶祿是生眇冲迺骨肉之至親偕父

兄而時適十年地阻懷陽岷凱風之思萬里使還奉上皇寧德之
諒宜尊為皇太后令所司擇日奉上冊寶甲申劉光世罷以其兵
緣都督府張浚因分爲六軍命呂祉節制夏四月戊戌洛陽建康
城池丁未岳飛乞解官持餘服遂棄軍還廬山庚戌以張浚累陳
岳飛積慮專在併兵奏願求去意在要君命張宗元監其軍五月
乙酉命侍從官通舉材堪知縣者二十八人六月丁酉岳飛引過自
劾詔放罪慰諭之乙巳知樞密院事沈與求卒秋七月戊辰詔侍
從各舉堪任監司郡守者一二人八月乙未命鄭瑁率兵赴行在
瑁尋叛以兵四萬人奔劉豫殺張景岳趙康直九月壬申張浚
罷癸酉罷都督府甲戌以臺諫累疏落張浚職領祠丙子以趙鼎
爲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辛巳大饗明堂大
赦冬十月丁酉夜救張浚安置嶺表以趙鼎請改永州居住閏月

南宋書

卷一

宋理宗

丙寅徵涪州處士尹焞至命爲祕書郎兼崇政殿說書張俊棄好
貽還建康十一月丁酉金人執劉豫廢爲蜀王癸丑詔來春復幸
浙西十二月癸未王倫使金還言金國許還梓宮及皇太后又許
還河南諸州丁亥復遣王倫奉迎梓宮
八年春正月戊子朔帝在建康府戊戌張守罷二月壬戌岳飛乞
增兵不許丙寅以胡安國春秋傳成書進寶文閣直學士戊寅帝
還臨安三月庚寅以劉大中參知政事王庶爲樞密副使壬辰以
秦檜爲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甲午陳與義
罷己亥封李陽煥子天祚爲交趾郡王夏五月壬寅貶劉子羽漳
州安置丁未金人遣使與王倫偕來六月壬戌賜衍聖公孔玠衢
州田秋七月乙酉朔復命王倫及監公佐奉迎梓宮辛亥韓山東
方冬十月丁巳劉大中罷甲戌趙鼎罷丁丑金人遣張通古詣

與王倫偕來曰江南詔諭使十一月甲申以孫近參知政事辛丑
詔金國遣使入境欲朕屈已就和命侍從臺諫詳思條奏從官張
憲晏敦復魏杞曾開李彌遜尹焞梁汝嘉樓照蘇符薛徽言御史
方廷實皆言不可甲辰王庶以沮和議罷辛亥編修官吳鉉上書
請斬王倫秦檜近貶昭州編管十二月己未以李光參知政事
戊辰王倫言金使稱詔諭江南其名不正秦檜以未見國書疑爲
封冊帝曰朕嗣守祖宗基業豈受人封冊癸酉西館職胡瑄朱松
張擴奏景夏常明范如圭上書極論不可和甲戌以韓肖胄簽書
樞密院事丁丑詔金國使來盡割河南陝西故地通好於我許還
梓宮及母兄親族餘無需索令尚書省榜諭庚辰帝不御殿以方
居諒陰難行吉禮命秦檜攝篆受金使書以進始定都於杭
九年春正月壬午朔帝在臨安府丙戌以金人通和大赦河南新

南宋書

卷一

宋理宗

復州軍以王倫同簽書樞密院事戊子遣判大宗正事士褒兵部
侍郎張燾詣河南修奉陵寢三月丁亥進封瑋崇國公丙辰王倫
爲東京留守受地於金帥兀朮得東西南三京寄春宿衛曹州
及陝西京西之地兀朮還燕辛丑以樓照簽書樞密院事夏人陷
府州夏五月丙午鄭延剛將李世輔自夏國率所部三十人來歸
賜名顯忠六月庚戌皇后邢氏崩于五國城辛亥夏主乾順卒子
仁孝立以其屬子金自是廢封冊癸酉澧州推官韓綱坐上書排
和議循州編管乙亥王倫使金議事金帥兀朮以提懶主和有陰
謀告金主遂拘倫于中山秋八月庚午遣蘇符等使金賀正旦冬
十月辛亥王倫見金主拘于河間遣其副監公佐先歸甲戌日中
有黑子建炎三年至此凡九見十二月甲寅命續編紹興因革禮
甲子李光罷改奉祀戊辰兀朮留蘇符等于東京謀復取河南

十年春三月丙申蘇符自東京還命胡世將與夏人議入貢夏人不報夏四月癸亥命部使者嚴果廉吏一人壬申韓肖良罷五月已卯金人渝盟兀朮等分四道來侵乙酉金人入東京留守孟庚降河南諸州皆降丙戌金人破其州守臣王慥死之撤離易趨永興軍陝西諸州皆降丁亥金人破南京留守路允迪降已丑金人破西京留守李利川棄城遁癸巳知亳州王彥先叛降于金金人被永興軍趨鳳翔丁酉以福建廣東盜起命兩路監司共討之已亥以劉光世為三京招撫處置使時劉錡駐兵順昌府命光世為援王寅金人圍順昌府劉錡力戰敗之六月甲辰朔以韓世忠張俊岳飛並兼河南北諸路招討使乙巳劉錡將聞充敗金人於順昌之李村已酉吳玠將李師顏戰敗金人於扶風壬子兀朮及孔彥舟劉玘趙榮等率眾十餘萬攻順昌府劉錡將士殊死戰初秦檜奏命錡擇利班師錡不奉詔戰益力遂大敗之乙卯順昌圍解兀朮還丙辰岳飛將牛皋及金人戰于京西敗之己未郭浩將鄭建充攻破金人於澧州復其城壬戌樓炤父喪去位甲子撤離易攻青谿嶺王彥率兵戰敗之秦檜奏遣李若虛詣岳飛車諭班師庚午韓世忠將王勝成閔至淮陽與金人遇擊敗之岳飛援劉錡與金人戰於蔡州敗之閏月癸酉朔張俊將宋超敗金人於永城丙子金人攻涇州經畧使田晟率兵來救金人敗走甲申晟及金人再戰於涇州敗之金人引歸鳳翔丙戌王德復宿州壬辰岳飛將張憲復穎昌府丙申張憲復淮寧府丁酉郝長復鄭州李興復汝州又復伊陽等八縣李成道去韓世忠將王勝王權復海州戊戌王德復亳州鄭瑄及葛王襄道去庚子趙鼎連敗潮州安置秋七月癸卯岳飛將張憲韓清入西京會李興復永安軍丙午

以王次翁參知政事已酉岳飛及兀朮戰於郾城追至朱仙鎮大破之遣使修治諸陵甲寅岳飛遣將楊再興王蘭擊金人於小商橋皆戰死乙卯金人攻穎昌岳飛將王貴姚政合兵力戰敗之王戊岳飛自郾城還軍皆潰金人追之不及河南諸州郡復失于金八月壬申朔以張九成喻樑陳剛中姜景夏樊光遠毛叔度元鼎等七人不主和議皆降黜之丁亥楊沂中自宿州夜襲柳子鎮軍潰而歸金人屠宿州九月壬寅朔遣使諭韓世忠罷兵時秦檜力主和議諸大帥皆還鎮戊申金人復入西京庚戌大饗明堂大赦知代州王忠植舉兵復石代十一州冬十月金人攻廣陽府胡世將命王忠植赴援張俊趙惟清執之降於金忠植不屈死之十一年春正月金人破壽春府廬州商州相繼失二月癸酉邵隆破金人於洪門復南商已卯朔師古等擊敗金人復巢縣癸未王德田師中復含山縣奪昭關劉錡自東關擊敗金人于青谿甲申金人復攻昭關王德又敗之李顯忠遣將崔阜擊敗金人於舒城縣丁亥楊沂中劉錡大敗兀朮軍于柘皋已丑又敗之乘勝逐北遂復廬州庚吉州盜賊悉平三月甲辰張俊楊沂中劉錡議奉詔班師丁未金人破濠州鈴轄邵青死之戊申楊沂中王德入濠州遇伏敗績明日韓世忠至亦不利而還壬子金人渡淮北歸甲子行營統制張彥及金人遇于沂陽之劉坊第八將張宏戰沒夏四月己卯孫近罷壬辰以韓世忠張俊並為樞密使岳飛為樞密副使六月壬辰劉光世罷秋七月庚子以范同參知政事甲寅劉錡罷八月甲戌岳飛罷九月癸卯鄂州副統制王俊告副都統制張憲謀謀變賜為變張俊收憲屬吏以聞辛亥吳玠拔泰州壬子楊政克隴州郭浩復華州八陝州丙申吳玠及金人戰于剡家灣

大敗之遂圍臘家城癸亥吳璘受詔班師楊政郭浩皆引軍還冬十月戊寅下岳飛張憲大理獄命御史中丞何鑄大理卿周三畏鞠之工午遣魏良臣爲金國裏議使癸巳韓世忠罷金人破泗州楚州亳州十一月辛丑金帥兀朮遣審議使蕭毅與魏良臣借來由是定和議乙卯以何鑄簽書樞密院事遣使金奉表稱臣約以淮水中流畫疆割唐鄧二州界之歲奉金絹各二十五萬休兵息民各守境上李光降秩藤州安置范同分司鈞州居住張浚自福建安撫大使加節鉞充萬壽觀使十二月丁卯貶待制劉洪道柳州安置乙亥兀朮遣何鑄等如會寧見金主且趨割陝西餘地遂命周鼎將鄭剛中分書京西唐鄧地界癸未岳飛賜死於獄斬其子雲及張憲於市家屬徙廣南官屬于賜等論罪有差十二年春二月丁丑進封瑗爲普安郡王癸巳金主許歸梓宮及南來書

卷一 本紀一 高 福葉山房

皇太后遣何鑄等還三月辛亥齊安王士儉坐黨岳飛貶建州居住夏四月甲子朔遣孟忠厚王次翁使金奉迎梓宮及兩宮丁卯皇太后偕梓宮發五國城金人遣使護送辛巳皇后邢氏崩訃初至五月乙未遣審議使等賀金主生辰六月辛未貶王庶道州安置秋七月壬辰胡銓再貶新州編管八月辛酉朔兀朮使來求商州及和尚方山二原丙寅何鑄罷甲戌以萬俟卨參知政事充金國報謝使壬午皇太后韋氏至入居慈寧宮已丑徽宗及顯肅懿節二后梓宮至帝易總以迎奉安於龍德別宮鄭剛中分書陝西地界割商秦之半界金存上津豐陽天水三縣及隴西成紀餘地棄和尚方山二原以大散關爲界九月乙未以孟忠厚爲樞密使壬寅大赦詔曰上穹悔禍副生靈願治之心大國行仁遂子道事親之孝可謂非常之盛事敢忘莫報之深恩禮備送終天啟固陵

之吉壤志仲就養日承長樂之慈顏宗社再安遐邇同慶乙巳加秦檜大師封魏國公丙午金使劉箐完顏宗表等入見戊申以王次翁等充金國報謝使藏金國誓書於內侍省甲寅始遣楊愿使金賀正旦冬十月乙丑始聽中外用樂丙寅權贊徽宗皇帝及顯肅鄭皇后於會稽永固陵以懿節邢皇后附乙亥以程克俊簽書樞密院事庚辰何鑄坐黨岳飛貶徽州居住甲申皇太后生辰上壽於慈寧宮十一月癸巳張俊罷庚戌孟忠厚罷十二月壬申秦檜上六曹寺監通用敕令格式

十三年春正月癸卯作太學二月辛巳祕書少監秦熈修建炎以來日歷成乙酉建景靈宮三月己亥製鹵簿儀仗乙巳建社稷壇丙午築園丘賑淮南饑民夏四月癸亥頒鄉飲酒儀于郡國己丑立貴妃吳氏爲皇后乙卯王次翁罷五月甲子張九成坐黨趙鼎貶南安軍居住丁丑天申節始上壽錫宴如故事六月壬寅程克俊罷庚戌金人遣洪皓張邵朱弁來歸秋七月甲子詔求遺書八月己亥遣鄭樵等使金賀正旦王師心等賀金主生辰庚戌詔監司守臣講求恤民事宜九月甲子洪皓出知饒州戊辰命諸路置敦宗院冬十月己丑秦檜上監學敕令格式庚寅製渾天儀十一月庚申日南至合祀天地於闕丘以太祖太宗並配大赦十二月癸未朔日有食之雲陰不見秦檜率羣臣稱賀賜太師秦檜詔曰省所奏辭免生日賜宴朕聞賢聖之典必五百歲若君臣之遇蓋亦千載夫以不世出之賢值難逢之會則其始生之日可不爲天下慶乎式燕樂衍所以示慶也非喬嶽之神無以生申甫非宜王之能任賢無以致中興今日之事不亦臣主俱榮哉宜服異恩毋守冲節所請宜不允金人遣使來賀正旦自是正旦交遣使歲如之

南來書

卷一 本紀一 高 福葉山房

十四年春正月戊寅命普安王解官為守備持服二月丙午萬俟
高罷已酉以樓煥簽書樞密院事尋罷三月丁卯避金太祖嫌名
改岷州為西和州川陝宣撫司為四川宣撫司已巳幸太學壬申
解潛坐黨趙鼎貶南安軍安置夏四月丁亥禁野史五月丙辰帝
以所作先聖七十二子贊及序文御書揭學官序曰朕自睦鄰息
兵首開學校教養多士以遂忠良繼幸太學延見諸生濟濟在庭
意甚嘉之因作文宣王贊機政餘閒歷取顏回而下七十二人亦
為贊贊用廣列聖崇儒右文之聲復知師弟之間綴介森森卓精
釋思之訓其於世道人心庶幾焉乙丑以李文會簽書樞密院事
秋七月戊午金人殺王倫於河間丙子幸秘書省至右文殿降輦
頒手詔曰蓋聞周建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漢選諸儒定九流七
畧之奏文德之盛後世推焉仰惟祖宗建開明府凡累朝名世之

南宋書

卷一

本紀一

士由是以興而一代政治之原益出於此朕嘉與學士大夫共宏
斯道迺一新文觀親御榜題肆從望幸之忱以示右文之意嗚呼
士習為空言而不為有用之學久矣爾其勉修術業益勵猷為一
德一心以共赴亨嘉之會用丕承我祖宗之大訓顧不善歟九月
壬申趙鼎移吉陽軍安置竟卒貶所冬十月甲午以右正言何若
言戒內外師儒之官黜伊川程氏之學十一月癸酉李光移瓊州
安置十二月己卯命諸郡收養老疾貧乏之民復置漏澤園葬死
而無歸者丁酉李文會罷庚子以楊愿簽書樞密院事是歲閩浙
大水賑之楚州監城縣海水清交趾來貢金人遣使來賀大申節
自是生辰交遣使歲如之
十五年春正月丁未朔初御大慶殿行大朝會禮二月己亥進封
璩恩平郡王夏四月丙子朔賜泰槍第一區戊寅彗星出東方丁

亥大赦六月乙亥朔日有食之冬十月丙子楊愿罷癸未以李若
谷簽書樞密院事庚寅以泰槍為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
讀恩數視執政甲午以汪勃言折彥質黨趙鼎貶柳州安置
十六年春正月壬辰行籍田禮詔曰朕惟兵興以來田畝多荒故
不憚卑躬與民休息今疆場寧謐流徙復業朕親耕籍田以先黎
庶三推復進勞賜耆老嘉與世躋於富厚昔漢文帝頻年下詔首
推農事之本至於上下給足減免田租光於吏册朕心庶幾焉咨
爾中外當體至懷二月辛丑朔豐陽乾祐二縣界金人三月庚午
朔建武學秋七月壬申張浚上疏論時事貶連州居住八月辛丑
築高禪壇九月甲戌復命何鑄等使金請國族冬十月戊戌帝觀
新作禮器於射殿撞景鐘奏新樂十一月丙子合祀大地於闕丘
大赦十二月戊戌書出危

南宋書

卷一

本紀一

本紀一

十七年春正月辛卯命州縣每三歲行鄉飲酒禮以貢士壬辰以
李若谷參知政事何若簽書樞密院事二月辛酉李若谷罷尋貶
江州居住三月乙亥何若罷已卯以段拂參知政事夏四月己亥
以汪勃簽書樞密院事五月甲子詔舉賢良已巳洪皓忤秦檜貶
英州居住冬十月辛丑朔日有食之己未臨安府甘露降迄紹興
甘露降者三十一月丙寅秦檜上重修免役敕令格式是歲四川
宣撫副使鄭剛中忤秦檜貶桂陽監居住
十八年春二月乙未段拂罷尋貶興國軍居住夏四月戊子朔日
有食之五月癸未李顯忠坐獻策恢復貶台州居住徽州慶雲見
秋八月丙申汪勃罷丁酉以詹大方簽書樞密院事未幾卒貶辛
道宗房州羈管冬十月丙辰以余堯弼簽書樞密院事十一月己
亥胡銓移吉陽軍編管壬寅鄭剛中再編復州安置是歲浙東西

淮南江東饑賑之

十九年春正月甲申朔日有食之甲辰鄭剛中移封州安置子良嗣等除名編管剛中竟卒貶所冬十月己未湖南副總管辛永宗貶肇慶府編管十一月壬辰合祀天地於園丘大赦十二月丁巳金宗室亮弒其主自立

二十年春正月丁亥秦檜入朝殿前司軍士施全道刺之不中王辰礫全於市三月癸未以余堯弼參知政事丞發書樞密院事丙申李光坐私史譏謗詔遇赦永不檢舉子孟堅竄峽州胡寅程瑀潘良貴張壽等八人緣坐降黜有差戊戌詔改正經界法之厲民者夏四月癸酉置力田科秋九月甲申太常主簿吳元美坐譏毀大臣貶容州編管冬十月戊辰右進功郎安誠坐文字謗訕貶惠州編管庚午秦檜有疾命執政赴檜第議事十二月甲子命秦南榮書

檜肩輿八朝二孫扶掖升殿不拜

卷一 本紀一

天

檜葉山房

二十一年春二月乙卯詔諸州置惠民局壬戌遣巫伋等使金諸歸淵聖皇帝及皇族等事所請皆不從秋七月辛亥罷薪米稅八月辛未秦檜上重修諸路茶鹽法冬十一月庚戌余堯弼罷乙卯命提舉常平官修暇湖是年朝散郎王揚英上書薦秦檜為相二十二年春三月丁酉編管王庶二子之奇之荀於遠州甲辰直龍圖閣葉三省監都作院王遠坐黨王庶趙鼎各貶庶丁巳籍福建路寺觀絕產田宅入官歲入錢二十四萬緡夏四月丙子巫伋及龍辛巳以章夏簽書樞密院事秋九月癸丑章夏罷冬十月甲戌以朱熹簽書樞密院事庚辰以黃巖縣令楊煥誹謗貶萬安軍編管知台州蕭振貶池州居住十一月戊申合祀天地於園丘大赦丁巳立薦舉受財刑名是年戊州軍卒齊述殺統制吳進同統領

馬晟據州叛命將李耕等討平之

二十三年春二月辛未改虔州為贛州秋九月庚子以廷臣言禁採鹿胎冬十月戊辰宋樸罷壬申以史才簽書樞密院事十一月乙丑以經筵終帙賜宰執講讀等官宴於祕書省遂為故事是歲潼州路及平江府湖秀二州大水賑之金主亮徙都燕京

二十四年春三月賜進士張孝祥第時擬泰壇帝自易之夏五月癸丑朔日有食之六月癸巳史才罷甲午以魏師遜簽書樞密院事秋七月張俊罷八月壬辰禁百官避輪對甲午罷溫州市黃柑福州貢荔枝冬十月壬午蠲旱傷州縣租賦十一月乙丑魏師遜罷丁卯以施鉅參知政事鄭仲熊簽書樞密院事戊辰秦煥封嘉國公通判武岡軍方疇坐通書胡銓貶永州編管十二月丙戌毀程瑀論語解刻板鋼其子孫知饒州洪興祖京西轉運副使魏安南榮書

卷一 本紀一

元

檜葉山房

行並緣坐遠竄王寅刺諸路編管人充廂軍是歲南丹州蠻莫公展及宜州界外諸蠻內附羅殿西南蕃來貢二十五年春二月壬寅通判常州沈長卿仁和縣尉苗煜作詩譏訕除名編管夏四月乙酉施鉅罷五月丁未朔日有食之癸丑宗室令矜竹秦檜貶汀州居住六月庚辰鄭仲熊罷辛巳以湯思退簽書樞密院事癸卯言者追譖岳飛改岳州為純州岳陽軍為華容軍秋七月甲戌進封李天祚為南平王八月辛巳命大理鞠趙汾及令矜交通獄丙戌以董德元參知政事冬十月乙酉命大理輔張祈附麗胡寅獄乙未幸秦檜第問疾檜諷右司員外郎林一飛臺諫徐嘉張扶等請拜檜為相帝不聽丙申進封檜建康郡王煥為少師並致仕是夕檜卒丁酉檜姻黨知臨安府曹泳貶新州安置朱敦儒薛仲也王彥傳杜思且皆罷辛丑徐嘉張扶坐黨秦

檜龍言職十一月追封檜中王壬子以魏良臣參知政事癸亥合祀天地於圓丘大赦乙丑復洪皓官權獄庚午詔監司郡守事無巨細須奏聞裁決毋得止上尚書省平未知建康府王會及列郡守臣王响王鑄鄭僑年鄭震方滋俱以請附食冒罷王會尋貶循州編管十二月甲戌朔詔曰臺諫風憲之地北川非其人黨於大臣濟其喜怒殊非耳目之寄朕今親除公正之士以革前弊繼此者宜盡心乃職毋令黨繇交敗亂成法當謹茲戒毋自貽咎詔聽張浚折彥質方俟禹段拂各自便李光量移郴州壬午詔前後告訐者莫汲汪召錫陸升之等九人除名廣南編管甲申命胡寅張九成等二十八人並令自便仍復其官乙酉董德元罷甲午以沈該參知政事丙申復張浚折彥質趙分葉三省王趙劉岑官移胡銓衡州丁酉禁閩浙川廣貢珍珠文犀是歲交趾貢麒麟解

南宋書

卷一

本紀一

十六年春正月壬子省諸州稅場以寬商賈甲子追復趙鼎孫近鄭剛中汪藻舊職二月乙酉進士林東上書追誦秦檜送英州編管右朝奉郎林一飛坐指使林東責監高州鹽稅辛卯魏良臣罷庚子左朝散大夫王曦直徽猷閣呂愿中坐黨秦檜各貶竄三月甲寅以邊事定罷宰相兼領樞密使已未以方俟尚參知政事乙丑進士梁助伏闕上書言北事送遠州編管丙寅詔曰講和之策斷自朕志秦檜但能贊朕而已豈以其存亡而渝定議邪近者無知之輩鼓唱浮言以惑衆聽至有偽撰詔命台用舊臣抗章公事妄議邊事朕甚駭之自今有此當重置典憲夏四月戊戌罷鄒飲酒舉士法五月壬寅以沈該為尚書左僕射方俟尚為尚書右僕射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湯思退知樞密院事六月丁丑以程

克俊參知政事乙酉詔取士母拘程頤王安石一家之說辛卯以秦檜父子所修自歷失實命史館重修秋七月丁未薨出井辛未雨水銀八月戊寅革正前舉登第秦檜曹冠等九人出身以朱冠卿言秦檜挾私廢法也辛卯程克俊罷甲午以張綱參知政事九月乙巳以陳誠之同知樞密院事丙午立互易薦舉坐罪法冬十月巳巳期詔秦檜在位之日無辜被罪者許自陳釐正乙未以宋貺黨附秦檜貶梅州安置丁酉以張浚上書論用兵依舊永州居住是歲交趾三佛齊來貢

南宋書

卷一

本紀一

二十七年春二月戊午以湯鵬舉參知政事三月丁亥詔焚交趾所貢翠羽於通衢辛卯右僕射方俟尚卒夏六月戊申以湯思退為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秋八月乙未以湯鵬舉知樞密院事九月癸酉張綱罷戊寅以陳康伯參知政事丁亥以校書郎葉謙亨言詔禮官酌景德故事定祭祀之式為古曰紹興正祠錄冬十一月丁亥湯鵬舉罷十二月甲午詔廣南經界市舶司審蕃商假託入貢是歲西川旱饑賑之二十八年春二月丙申以陳誠之知樞密院事乙巳以王綸同知樞密院事已酉詔詳定差役舊法三月辛卯朔日有食之戊子貶秦檜黨宋僕沈虛中遠州居住夏六月辛卯詔遣醫診臨安府城內外病民給藥秋八月巳丑蠲災傷州軍苗稅仍賑貸饑民九月庚辰以王剛中為四川安撫制置使冬十一月巳卯合祀天地於圓丘大赦十二月丁未復李光官放自便是冬帝作損齋為燕居之所曰治道貴清淨宜恬淡寡欲清心省事二十九年春正月丙辰朔以皇太后年八十詣慈寧殿行慶壽禮二月甲寅詔貶死臣僚議加恩三月丁丑詔侍從章諫帥臣監司

歲舉可任將帥者二人夏四月壬辰國子司業黃中使金還言金人將徙居汴京以見通望早修邊備宰相怒不聽六月甲申朔遣王綸等為金國奉表稱謝使丙申陳誠之罷已酉沈該以食言罷尋奪職致仕秋七月丁亥以賀允中參知政事九月乙酉王綸使金還八見言金國和好無他明日湯思退等稱賀甲午以湯思退為尚書左僕射陳康伯為尚書右僕射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庚子皇太后率民崩冬十一月丙午權輿顯仁皇后於永祐陵十二月辛未以王綸知樞密院事是歲湖秀諸州饑賑之三十年春正月丙申以葉義問同知樞密院事二月癸酉詔立普安郡王瑛為皇子更名瑋尋進封建王夏六月甲午王綸罷秋七月戊戌以葉義問知樞密院事周麟之同知樞密院事朱倬參知政事八月丙午朔日有食之王子賀允中使金還金人必畔盟南來書

宜為之備明日允中致仕壬申淮東總管許世安奏金主亮至汴京起重兵五十餘萬屯宿州謀來攻冬十二月乙巳湯思退罷初行會于於東南

三十一年春正月甲戌朔以日食不受朝太史言竟不驗丁亥夜風雷雨雪交作三月壬午以楊椿參知政事丁亥等泰煥贈官及遺表恩賞庚寅以陳康伯為尚書左僕射朱倬為尚書右僕射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夏四月辛未遣周麟之使金賀遷都五月戊寅詔知襄陽吳玠視緩急退守荆南辛卯天中節金使高景山王全來全揚言無禮致其主亮詔求淮漢地及指取將相近臣計事且以欽宗皇帝計聞甲午詔以王全語諭諸路統制帥守監司隨宜應變毋失機會是日為欽宗皇帝發喪乙未以吳玠為四川宣撫使仍命王剛中同處置軍事丙申命主簿軍馬司成閻部兵三

萬人戍鄂州庚子殿中侍御史陳俊卿以內侍張去為陰沮用兵乞斬之以作士氣帝嘉納之六月乙卯以劉錡為淮南江東西浙西制置使庚申書出角乙丑放女樂二百餘人秋七月戊子周麟之坐辭使事貶鄂州居住金主亮徙都汴京分命諸將劉彥等由唐鄧賊荆襄由秦鳳窺巴蜀由海道趨兩浙八月辛丑朔忠義人魏勝復海州總管李寶承制以勝知州事丁未以魏容劉氏妾預國政沮用兵廢於家辛亥辛酉昭慶軍承宣使王繼先坐婉容事貶福州居住并停子孫官籍其貶乙卯劉錡引兵屯揚州遣統制王剛中以兵五千屯寶應乙巳以吳玠為鄂州諸軍都統制已起復成閻為湖北京西制置使節制兩路軍馬九月辛未宗祀徽宗於明堂以配上帝大赦甲戌金人攻黃牛堡及大散關吳玠遣將敗之庚辰以黃祖舜同知樞密院事乙酉劉錡王權李顯忠威方備清河河朔河口丁亥博州民王友直起兵復大名遣使入朝奏事未幾來歸以為忠義都統制金主亮造浮梁於淮水之上遂自將來攻兵號百萬遠近大震冬十月庚子朔詔將親征辛丑金人自鴛口渡淮癸卯以吳玠兼浙西河東招討使劉錡兼京東河北東路招討使成閻兼京西北路招討使李顯忠遣將孔福與金人戰於大人洲敗之丁未傳檄遠夏高麗渤海諸國及河北河東陝西京東河南諸路諭出師共討金人是日金人立宗室雅為帝戊申劉錡將王權乘虛州進軍潰於昭關甲寅劉錡遣兵渡淮及金人戰大敗乙卯劉錡聞王權遁口淮陰引兵歸揚州丙辰金主亮入廬州丁巳帝問王權敗召將相大臣議於內殿陳康伯贊觀征戊午命吳玠趨山兵漢中葉義問督視江淮軍馬庶允文參謀軍事金人攻其州步軍司統制邵宏淵逆戰於滑州橋

兵敗真州破金人不入城遂攻揚州庚申王權自和州遁歸屯於東采石明日金人入和州蔡玄金人入揚州甲子復張浚觀文殿大學士判潭州吳璘遣統制吳挺向起等及金人戰於德順軍敗之乙丑金人趨瓜州劉錡遣統制吳玠拒之於阜甯林斯其統軍高景山丙寅李寶遇金舟師於膠西敗之斬其將完顏鄭家奴等五人劉錡以疾還鎮江戊辰殿中侍御史杜莘老劾內侍張去爲帝不悅去爲致仕莘老子郡十一月壬申以張浚判建康府呂王權還以李顯忠代之金人攻瓜州統制劉玘敗走權都統制李橫亦遁金人鐵騎奄至江上統制魏俊王方死之葉義問惶怖趨建康乙亥金主亮臨江築壇刑馬祭天期以翌日南渡丙子虞允文督建康諸軍統制官張振王琪時俊戴阜等以舟師拒金主亮于東采石戰勝却之丁丑虞允文遣水軍統制盛新以舟師擊金人南來營

卷一 本紀一

於楊林河口又敗之金主亮焚其舟而去乙酉貶劉玘英州編管丁亥劉錡以疾罷己丑貶王權瓊州編管癸巳以成閔爲淮北泗宿州招討使李顯忠爲淮北壽亳州招討使吳玠爲京西北路招討使乙未金人破泰州是日金人弑其主亮於揚州龜山寺戊戌金都督府遣使詣鎮江軍中議和十二月庚子楊存中及虞允文渡江至瓜州察金兵金人畧漢南之太湖鄂州軍士史俊登其舟獲一將諸軍繼進遂擊却之楊椿夜攻金人殺其帥高定山復廬州戊申帝如建康建王從行庚戌金人渡淮北去壬戌曲赦新復州軍是月金主雍知亮被弑趨燕京

三十二年春正月戊辰朔日有食之帝在鎮江府己巳金人攻壽春府忠義將劉泰戰死金兵引去壬申帝至建康府是月山東忠義耿京起兵復東平府遣其將賈瑞等書記辛棄疾來奏事詔以

京爲天平軍節度使知東平府二月戊戌以虞允文爲兵部尚書川陝宣諭使乙卯帝還臨安閏月癸未金人攻號州吳璘遣將楊從儀等攻拔大散關分兵據和尚原金人走寶雞辛卯楊椿罷耿京將張安國殺京降於金李寶將王世隆攻破安國執送臨安斬之三月癸丑金人圍淮寧府守臣陳亨祖死之高麗求入貢詔却之夏四月戊寅以汪澈參知政事戊子遣洪邁等使金報聘書用敵國體五月戊戌姚仲遣兵救原州數敗金人壬寅姚仲及金人戰於原州北嶺收績辛亥都統制張玘張子蓋率兵救海州遇金人於石湫堰大敗之玘戰死金人解去甲寅命張浚事一指置兩淮事務兼節制州郡軍馬甲子立建王璋爲皇太子更名春詔曰朕以不德躬履艱難三十有二年憂勞萬幾青壯廢忘屬時多故未能雍容釋負退養壽康今邊鄙粗寧可遂始志皇太子能允成神器有託朕心庶幾可立爲皇太子仍改名所司擇日備禮冊命以成閔主管殿前司李顯忠主管軍馬司六月庚午以吳玠主管步軍司罷三招討使以金人議和也乙亥朱倬罷丙子神位皇太子居德壽宮在位三十六年皇太子既即位上尊號曰光堯壽聖太上皇帝乾道六年加上尊號曰光堯壽聖憲天體道淳熙二年加性仁誠德經武緯文十二年復加紹業興統明謨盛烈十四年十月乙亥崩年八十一十五年三月上尊諡曰聖神文武憲孝皇帝廟號高宗紹熙二年加受命中興全功至德

論曰宋高宗南渡僅可與周平王東遷比既不能如夏少康一旅克復舊物又不能如唐肅宗借兵收復兩京而退守偏隅稱臣敵國前史擬之光武晉元非其倫矣當汴京初破二帝雖北中原之人心戴宋甚堅使其將宗澤之謀用李綱之

策收召兩河豪傑修維二京版圖天下事尚可爲而愈避愈南至航海而止輕以陝西五路委張浚斷送一敗不正之局已成此後而議恢復亦萎人之望起矣倚秦檜以偷安固勢所必然帝可謂能忍詭求全者觀其收三大將之重兵於一夕奪秦檜之世權於語間不動聲色如處無事亦見駕馭之有術範絡之素定樹南宋百年之基豈易言哉贊曰華運中傾災行代有康耶微靈臺社起柳厄磨漢十子符獻九收拾殘綱經營倣策拒前征謀專退守充棄河南浚指陝右赫赫建炎奄奄忍詭保有江南不羞稽首汪黃輔前會之翼後東遷周平庶可曹偶去孽反手禪位釋負德量過人宜享遐壽

南宋書本紀卷之一終

孝宗本紀第二

南朱書卷第二

明錢士升增削許重熙贊

掃葉山房校刊

孝宗成孝皇帝諱昀字元永太祖七世孫太祖傳生秦王德芳英國公惟憲新興侯從郁華陰侯世將慶國公令諭是生子偁爲秀王夫人張氏以建炎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生帝於秀州名伯瑛元懿太子薨高宗未有後僕射范宗尹以請高宗曰太祖以神武定天下子孫不得享之朕若不法仁宗爲天下計何以慰在天之靈於是詔選太祖後上虞丞婁寅亮亦上書言之及紹興二年五月選帝育禁中三年賜名瑗授和州防禦使五年封建國公十二年二月進封普安郡王出閣就外第十四年正月以秀王喪解官十六年四月免喪還舊官二十四年衢州盜起秦檜遣捕不以聞帝入侍言之高宗大驚及檜疾篤其家祕不以聞謀以子煥代相帝又密啟高宗破其奸三十年二月立爲皇子更名瑋進封建王四月賜字元璵金人畧邊高宗下詔親征朝臣多陳退避計帝請率師爲前驅翰林學士史浩言太子不宜將兵高宗欲帝遍識諸將遂扈蹕如金陵三十二年五月甲子立爲皇太子乙亥內降御札皇太子可卽皇帝位丙子百官拜詔畢入班殿庭內侍掖帝至御榻側立不坐扶掖至七八乃畧就坐宰相率百僚稱賀帝還輿輔臣升殿固請帝愀然曰君父之命出於獨斷然此大位懼不克當班退太上皇帝卽駕之德壽宮帝步出殿門冒雨掖簾入宮門弗止上皇摩謝再三顧曰吾付託得人吾無憾矣丁丑朝德壽宮庚寅大赦甲申詔中外士庶陳時政闕失丙戌宰執陳康伯以下各進秩丁亥詔以太上皇不許五日一朝自今月四朝復胡銓官知饒州甲午上太上皇帝尊號曰光堯壽聖太上皇帝后曰壽聖

葉山房

—

以崇武節外建方鎮內列環尹品式備具近來環衛久不除授非
所以儲材而均任也可依舊制應以材畧開堪任將帥及久効軍
事暫歸休佚之人並為環衛官更不換授並令兼領六月甲寅朔
日有食之王中命虞允文棄唐鄧允文不奉詔秋七月乙酉色虞
允文還以韓仲通為湖北京西制置使丁亥洪遵已巳命海泗
州使九月丁酉嚴賊吏法辛丑以王之望參知政事時久雨出內
庫白金四十萬賑貧民癸卯命湯思退都督江淮東西路軍馬辭
不行乙巳復命楊存中同都督錢端禮吳玠並都督府參贊軍事
冬十月甲寅魏杞至町貽金帥以國書未如式弗受欲得商秦地
及俘獲人且邀歲幣二十萬杞未得進丁卯賀允中致仕庚午詔
曰朕每聽朝議政頃刻之際意有未盡自今執政大臣或有奏陳
南宋書 卷二 本紀二 四 攝業山房

虞允文同知樞密院事王剛中簽書樞密院事丙申詔曰王
抃遠抵賴得其要約辭淵淵盟誓之信做大違書題之儀正皇
帝之稱為叔姪之國歲幣減十萬之數地界如紹興之時憐彼此
之無辜約叛亡之不遣可使歸正之士咸起寧居之心重念數州
之民惟此一時之難老稚有蕩析之裁丁北有繫繫之苦宜推蕩
滌之宥少慰彫殘之情應沿邊被兵州軍除逃遁官吏不赦外餘
並赦遣是歲交匪來貢
乾道元年春正月辛亥朔合祀天地於闕丘大赦改元辛酉召楊
存中通問使魏杞至燕山金主命帥府罷兵歸國杞辛酉致仕
而還二月庚辰從太上皇太上皇后幸四聖觀丁未陳康伯致仕
二月庚申以虞允文參知政事王剛中同知樞密院事夏四月庚
子金報問使完顏仲入見六月丙戌以洪遵簽書樞密院事王辰
淮南轉運判官姚岳言境內飛蝗自死奪一官罷之秋七月癸丑
輔臣晚對選德殿御座後大屏記注諸道監司郡守姓名因命都
堂視此書之八月乙酉詔立鄧王惲為皇太子丁亥虞允文罷戊
子天赦已丑以洪遵參知政事葉永簽書樞密院事癸巳錢端禮
遷東宮親嫌罷九月乙卯立錢氏為皇太子妃甲戌以汪澈知樞
密院事冬十二月戊寅以洪遵為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兼樞密使汪澈為樞密使庚寅以葉永參知政事辛卯詔侍從
臺諫兩省舉堪監司郡守者各一人三衛知閑舉材武可守邊者
一人金人先後遣使來賀會慶節及正旦自是歲交遣使如故事
二年春二月丁丑賑兩浙江東饑三月辛未洪遵罷癸酉以魏杞
同知樞密院事丁丑罷和鑾夏四月戊寅以久雨命侍從臺諫
刑政所宜以聞乙未汪澈罷五月庚戌葉永罷以魏杞參知政事

林安宇同知樞密院事蔣藩發書樞密院事秋八月丙戌林安宅罷歸貶筠州居任九月知上元縣李允升以賊使督刺而配惠州籍其賞建康守臣王佐坐縱允升貶建昌居任其薦舉及失按者並奪官冬十一月甲子大閱是月詔汰冗兵十二月甲申以葉永魏杞為尚書左右僕射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蔣藩參知政事陳俊卿同知樞密院事庚寅置制國用司以宰相兼領之癸巳詔監司守臣舉廉吏

三年春正月甲辰詔戒大理寺曰獄重事也稽者有律當者有比疑者有讞比年顧以獄情自於宰執採取旨意以為輕重甚無謂也自今其祇乃心敬於刑惟當為貴毋習前非不如舊詔吾將大寬於罰閏秋二月癸酉出龍大淵會觀為淮東西總管辛巳以虞允文知樞密院事戊戌直祕閣石敦義以賊刺同配柳州籍其南來書

家是月從太上皇太上皇后幸玉津園三月復從幸聚景園歲以為常壬戌帝本生母秀王夫人張氏薨夏四月癸酉為王夫人成服於後苑六月己巳以虞允文為四川宣撫使帝親書九事戒之幸卯皇后夏氏崩秋七月己亥皇太子愔薨癸酉置安恭夏皇后於臨安修吉寺八月丁酉內侍陳喻李宗回坐交結戚方受賂諭決杖黜面配循州宗回除名筠州編管方責授果州團練副使潭州安置籍所盜庫金犒軍冬十一月丙寅合祀天地於闕丘大赦癸酉以郊祀儀葉永魏杞並罷以陳俊卿參知政事劉琪同知樞密院事丁丑以雷發非時求直言兩浙水四川旱江東西湖南北

四年春正月壬午奪秦頊秦琳郊恩蔭祔二月己亥以蔣藩為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兼制國用使乙巳以王

炎發書樞密院事癸丑五星皆見夏四月丙辰禮部員外郎李樸上五朝續通鑑長編五月丙戌班乾道歷六月辛丑五星皆見丁巳召興仁軍布衣林彖赴行在戊午右僕射蔣藩母喪去任秋七月壬戌召建寧布衣魏揆之赴行在戊寅知衢州王悅以盛暑禱雨蔬食減膳憂動致疾而死贈直龍圖閣八月乙未班祈雨雪之法於諸路己亥五星皆見庚戌劉琪罷知隆興府冬十月庚子蔣藩起復尚書左僕射陳俊卿尚書右僕射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兼制國用使蔣藩辭起復許之甲辰大閱十一月己亥詔陝州布衣郭雍赴行在賑緇漢瑯琊等州饑減兩浙江東西路明年夏稅和市之半

五年春正月甲戌措置兩淮屯田二月壬寅以梁克家發書樞密院事甲辰以王炎參知政事夏六月己酉以虞允文為樞密使八月甲申朔日有食之己丑以陳俊卿虞允文為尚書左右僕射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兼制國用使冬十一月癸丑朔復置淮東萬弩手名神勁軍庚申增置廣東水軍辛未詔侍從臺諫兩省官各歲舉朝官以上才堪監司郡守者三人賑恤餽餉衛養四州流民及溫台二州被水貧民

六年春二月壬寅詔曰朕深惟治不加進思有以正其本者今欲均役法嚴限田抑游手務農桑凡是數者卿等三大臣為朕任之夏四月戊戌吏部尚書汪應辰三疏論發運司罷知平江府五月己巳陳俊卿以議遣使不合罷知福州丁丑知湖州會稽賊罪貸命南雄州編管籍其家閏月癸巳以梁克家參知政事秋九月詔處大使金遷所請陵寢及更受書禮俱不從冬十月甲戌起居舍人趙雄請直局議恢復詔以雄為中書舍人十一月壬午合祀

天地於闔戶大赦丁酉加上太上皇帝及太上皇后尊號十二月戊申大閱癸酉罷發運司以史正志奏課不實貶永州安置兩浙江東西福建水旱

七年春正月作敬天圖帝謂輔臣曰無逸一篇享國長久皆本於寅畏朕近日取尚書所載敬天事編為兩冊朝夕觀覽以自警省二月癸丑詔立子惇為太子大赦進封惲王三月乙亥朔以趙雄使錢復請更受書禮金主不從帝謂惲王三月乙亥朔以皇太子妃已卯起復劉同知樞密院事以張說簽書樞密院事言者相繼論說不宜執職未拜而罷四月己巳詔侍從臺諫兩省舉任州獄錢穀及有知畧吏能者各二人辛未命皇太子領臨安尹五月丁亥劉興辭起復以為荆襄宣撫使同辭不拜庚寅金人恭欽宗於鞏原秋七月庚子以王炎為樞密使四川宣撫使冬南宋書

十二月壬申臨安府尹周濬以獄空問詔曰畿方千里俗具五民趨利者率多巧偽亡身者公肆奪攘非開之以義守之以信求固圉之空未易得也卿以吾上嗣尹正是司布政以來風流篤厚禁網疎濶刑罰稀今為俾無一人之獄足以副吾欽恤之意矣賀章來上嘉歎不忘湖南江東西路旱賑之

八年春二月乙巳詔改尚書左右僕射同平章事為左右丞相辛亥以虞允文樂克家為之並兼樞密使於丑以張說王之奇並簽書樞密院事侍御史李衡右正言王希呂交章論張說不報直學士院同必大不草答詔權給事中莫濟封還錄黃並與外郎希呂衡亦罷丙寅以曾懷參知政事秋七月辛巳姚憲曾懷使金還所請受書事復不從九月戊寅虞允文罷為四川宣撫使壬辰允文入辭帝諭以決策親征令觀兵於江東西大旱四川水

九年春正月辛未王之奇罷知揚州王炎罷乙亥以張說同知樞密院事沈夏簽書樞密院事戊寅以鄭開簽書樞密院事二月壬申蜀江西旱傷五州逋負夏四月丁丑皇太子解臨安尹事五月壬辰朔日有食之己未迪功郎朱熹屢諫不起特改宣放郎主簿台州崇道觀秋八月丙子詔曰朕惟早乾水溢之災堯湯盛時有不能免民不苦命者備先具也豫章諸郡縣但阡陌近水者苗黍尚實高仰之地雨不時至苗輒就稿意水利不修失所以為旱備乎唐韋舟為江西觀察使治陂塘五百凡十八所灌田萬二千頃此特施之一道其利如此矧天下至廣也農為生之本也泉流灌溉所以毓五穀也今諸道名山川原甚眾民未知其利然則通溝濬瀆陂澤監司守令顧非其職歟其為朕相邱陵原隰之宜勉農桑盡地利平縣行水勿使失時雖有荒凶而力田者不至拱手受

困亦天人相因之理也朕將即勤惰而高賞罰焉冬十月辛未梁克家罷甲戌以曾懷為右丞相張說知樞密院事鄭開參知政事沈夏同知樞密院事十一月戊戌合祀天地於闔戶大赦改明年元十二月甲子沈夏罷乙丑以姚憲簽書樞密院事附金使申議受書禮復不從浙東江東西湖北旱交趾來貢淳熙元年春正月丙午詔賜交趾國名安南進封李天祥為安南國王三月丙申鄭開罷為四川宣撫使夏四月己卯以姚憲參知政事葉衡簽書樞密院事六月丙辰朔詔禮官討論別建四祖廟正太祖東轡位戊辰曾懷罷於未姚憲罷甲申以葉衡參知政事秋七月丁亥以鄭開參知政事戊子詔舉廉吏王辰復以曾懷為右丞相八月己未張說罷以楊俊簽書樞密院事冬十月丙寅參知政事鄭開卒十一月甲申朔日有食之戊戌以張茂良參知政

楊傑罷知荆南府丙午會懷罷戊申以葉衡爲右丞相兼樞密使十二月丁巳以李彥穎簽書樞密院事占城來貢

二年春正月庚戌詔籍諸軍子弟爲背嵬軍夏四月己巳幸玉津園帝謂輔臣曰朝廷用人只論其賢否何如不可有黨如唐牛李之黨相攻四十年不解皆緣主聽不明又曰近來士大夫好倡爲清談恐相師成風如東漢激成黨錮之禍卿等宜書諸糾六月庚戌朔以沈夏同知樞密院事丁卯用左司諫湯邦彥言貶蔣鼎王

災張說各遠州居住秋七月辛丑有星孛於西方八月丁卯鄺湖南江西破寇州縣租稅九月乙酉賑淮南水旱州縣乙未葉衡罷知建南府丁未沈夏罷知鎮江府追復趙鼎爵邑封豐國公閏月

丁巳以李彥穎參知政事王淮簽書樞密院事冬十月壬午加上太上皇帝及太上皇后尊號十一月戊午提點坑冶王珣進奏餘

十萬緡詔却之十二月甲午太上皇壽七十詣宮行慶禮大赦百官加恩

三年春三月丙午朔日有食之雲陰不見壬申立任子參選覆試法夏四月戊寅詔侍從臺諫兩省歲舉監司郡守各五人己丑葉衡責授郴州安置丁酉湯邦彥陳雷奉使無狀貶新州永州編管

六月甲午以朱熹累詔不起特命爲秘書郎辭不就秋八月乙亥以王淮同知樞密院事趙鼎簽書樞密院事庚辰太上皇詔立貴妃謝氏爲皇后冬十月庚辰詔曰爵爵非古也理財有道均節出入足矣矣

入足矣矣官爵以益貨財朕甚不取自今除歲歉民願入粟賑機有裕於衆聽取旨備官其餘一切住罷十一月癸丑合祀天地於圜丘大赦京西諸路早浙東水黎州蠻寇邊

四年春正月丁卯班淳熙歷三月乙亥幸太學命祭酒林光朝講

中書遂幸武學學官諸生進秩賜賚有差三月壬子封李天祚於龍翰爲安南國王夏六月丁丑翼茂良罷知鎮江府己卯以王淮參知政事秋七月乙酉罷王秀從祀孔廟癸丑翼茂良責授英州安置九月丁酉朔日有食之戊午閱蹴鞠於選德殿冬十一月庚子以趙鼎同知樞密院事十二月乙亥大閱襄陽隨鄧饒福建諸州水

五年春正月敕有司毋以程頤王安石之說取士三月丁酉李彥穎罷知紹興府壬子以史浩爲右丞相己未以王淮知樞密院事趙鼎參知政事夏四月丙寅以范成大參知政事六月庚午飭百官毋得請託乙亥范成大罷知婺州甲申以錢良臣簽書樞密院事秋八月甲午復制科舊法詔諸路守令曰比年以來五穀屢登蠶絲盈箱嘉興海內共享阜康之樂尚念耕夫蠶婦終歲勤劬賦

不足償其勞郡邑兩稅除折帛折變自有常制當輸正色者毋以重價強之折錢若有故違重置於法冬十月戊午皇孫擴進

明州觀察使封英國公十一月甲戌史浩罷乙亥以錢良臣參知政事丁丑以趙鼎爲右丞相王淮爲樞密使福建州興化軍水通

泰楚州高郵軍田鼠傷禾三佛齊來貢

六年春二月壬辰參知政事錢良臣以失舉賊吏奪三官三月丙寅錄趙鼎岳飛子孫賜京秋夏六月甲午建豐儲倉秋九月辛未

大興明堂復合祭天地大赦冬十一月乙卯朔帝著論數百言深原用人之弊因及誅賞之法命宰執侍從臣於都堂十二月己亥詔自今拘賊吏後雖原貸者毋以失八坐獄官溫台州水和州旱

廣西妖賊李接作亂討平之

七年春二月癸未朔初置廣南州縣諸州將官辛卯魏王愷卒夏

史 31-168

五月戊辰以周必大參知政事謝廓然簽書樞密院事秋八月丁酉置湖南飛虎軍九月癸亥詔常朝毋稱丞相名明日命樞密使亦如之是歲江浙淮西湖北皇黎州五部落進馬詔却之許其互市

八年春二月庚寅詔三省樞密六部置籍稽考興利除害等事夏五月戊寅詔監司守令勸課農桑秋八月庚戌趙鼎罷知成都府癸丑以王淮為右丞相兼樞密使甲寅以謝廓然同知樞密院事九月辛巳錢良臣罷奉外補冬十一月甲戌以早傷罷喜宴十月癸卯朔以饒徽二州民流者眾罷守臣官出南庫錢三十萬緡付提舉常平朱熹賑糶甲子下朱熹社倉法於諸路江浙兩淮湖北川東水旱

九年春正月癸未罷樞密都承旨王抃子外祠夏四月癸亥帝覽

南朱熹奏議論讀官曰今日之政恐有如德宗之弊者卿等條陳

勿隱六月壬寅詔侍從臺諫各舉操修端亮風力強明可充監司者二人戊午同知樞密院事謝廓然卒秋七月辛巳復出南庫錢三十萬緡付朱熹賑糶壬辰以李彥穎參知政事九月以王淮為左丞相梁克家為右丞相辛巳大饗明堂大赦冬十二月戊辰

朔禁臣庶之家婦飾擬淮東浙西蝗

十年春正月丁丑以趙鼎簽書樞密院事甲午李彥穎罷二月

癸卯德壽宮陳源有罪連竄郴州籍其家三月戊辰敷文閣待制

知通遠府李壽上續資治通鑑長編全書夏六月戊戌監祭御史

陳賈請禁偽學秋七月甲戌以夏秋早暵求直言八月戊申以施

師點黃治並參知政事冬十一月壬戌朔日有食之甲戌大閱十

二月丙子朝德壽宮行太上皇后慶壽禮福漳台信吉州水浙東

西湖北旱安南貢馴象詔却之

十一年春正月辛卯朔雨土辛丑安化蠻蒙光漸等犯宜州思立

岩廣西兵馬鈴轄沙世監出兵討之獲光漸丙午詔江東四路諸

監司義役差役從民便三月辛丑罷秀州御馬院莊歸其侵地於

民夏六月庚申以周必大為樞密使江東浙西諸州水福建廣東

吉贛州建昌軍興元府金洋西和州旱

十二年春正月壬辰四川制置使留正誘誘羌兒結殺之三月

乙酉孫撫進封平陽郡王辛卯禁習勸海樂辛卯命侍從臺諫兩

省總領官各舉其都副統制者二人夏四月丙子罷言故

邊大石林牙假造真人以伐金密詔吳挺與留正議之六月戊寅

太白晝見秋七月丁酉太白晝見經天甲辰以淮西屯田總

領軍帥漕臣守臣奪官有差冬十月辛亥加上太上皇及太上皇

尊號十一月辛丑合祀天地於園丘大赦

十三年春正月庚辰朔以太上皇壽八十率羣臣詣德壽宮行慶

禮大赦百官加恩夏四月辛亥詔吳挺結約夏人五月癸未日中

有異子白淳熙至此凡四見丙申賜中脰處士郭雍號曰願正先

生仍遣官就問雖所欲言備錄來上秋閏七月戊申以留正簽書

樞密院事已未五星皆伏八月乙亥朔日月五星聚於參冬十一

月丙寅梁克家罷辛未裁定百司吏額十二月戊戌大理寺獄空

利州路饑江西諸州旱

十四年春二月丁亥以周必大為右丞相戊子以施師點知樞密

院事夏六月戊寅以久旱班書龍祈雨法秋七月丁未以早罷汀

州經界八月癸未以留正參知政事冬十月乙亥太上皇崩遣詔

太上皇后改稱皇太后辛巳詔曰大行太上皇帝奉養至孝朕當

衰服三年羣臣自遵易月之令可令有司討論儀制以聞十一月
已亥詔皇太子惇參決庶務十二月庚午大理寺獄空兩浙江西
淮西福建早

十五年春正月丁酉朔詣德壽宮几筵行禮辛丑復置左右補闕
拾遺庚申施師黜罷甲子以黃洽知樞密院事蕭燧參知政事三
月丙寅擢高宗於永思陵夏四月丙戌高宗神廟詔廷臣曰朕比
下令欲裝經三年羣臣屢請御殿易服故以布素視事內殿雖詔
俟過神廟勉從所請然稽諸典禮心實未安行之終制乃為近古
宜體至意勿復有請庚寅皇后不許五日一朝德壽宮有旨如
舊禮月四朝五月已亥王淮罷判衢州乙巳帝既用薛叔似言罷
王油詔諭叔似等曰卿等官以拾遺補闕為名不任糾劾今所奏
乃類彈擊甚非設官命名之意宜思自警六月癸酉以江西提典
南朱書 卷一 本紀二 十五 攝葉山房

刑獄朱熹為兵部郎官熹以疾未就職兵部侍郎林栗劾熹慢命
熹力辭果罷秋七月壬戌恩平王璩卒八月甲子朔日有食之
九月辛丑大饗明堂以太祖太宗配大赦冬十二月壬午命朱熹
兼崇政殿說書辭不至江南湖北兩淮建寧府徽州水金人聞高
宗遣使弔祭

十六年春正月癸巳命王孫瑛為遺使弔祭及賀即仍丙申
黃治罷已亥以周必大為左丞相留正為右丞相王商參知政事
葛邲同知樞密院事已巳蕭燧罷丙午皇太后移御慈福宮已未
更德壽宮為重華宮辛亥周必大等奏事孝宗諭以倦勤欲退就
休養以畢高宗三年之制因令草詔禪位皇太子二月辛酉朔日
有食之王戊帝吉服御紫宸殿行內禪禮畢周必大奏陛下異位
與子盛鼎再見度越千古願自今不得日侍天顏因哽噎不能言

帝亦泣然曰正賴卿等協贊新君遂素服弔之重華宮在位二十
七年皇太子既即位上尊號曰至尊壽皇聖帝紹熙五年六月丙
午年六十八寧宗上尊諡曰哲文神武成孝皇帝廟號孝宗慶元三
年加今諡紹統同道冠德昭功

孝宗初受禪給侍內使撥一半供德壽宮內侍乞人補填孝宗云
不須朕無所用若添數百人請受國用何以支吾 高宗絲鞋兩
日一易孝宗兩月一易高宗御服三日一易孝宗敕則易之或時
澆灌補紉 孝宗既退重華宮終日宴坐淨齋几上書籍一部硯
一筆二墨一四旁無他物近侍奏高宗寶玩圖書甚多可取觀玩
孝宗云朕無高宗功德豈可享此內侍云留在藏庫久必朽盡孝
宗云高廟所寶將出損壞便是不能守也畢竟鎖閉不啟 慈福
慶壽壽皇新作一袍刺繡甚華慈福見之云哥哥平日不曾著此
南朱書 卷一 本紀二 十五 攝葉山房

衣服今何故如此壽皇云正為媽媽獻杯之故壽皇親捧壽杯慈
福不舉手就以口飲感動之極至於涕下翌日取此御袍藏之云
此我兒子孝順為我獻壽之服也 元夕後三日宣嗣秀王及其
諸子宴壽皇云外間鼓吹喧闐想是民間歡樂王云連年豐稔所
以致此壽皇云是王因問元夕壽皇亦領畧否壽皇云十四日嗣
帝過此排當十五日不飲王云是夕如何度壽皇云鼓琴兩曲遂
出巡簫看月已飲湯一杯至二鼓就寢大凡飲酒不可連日令人
神思不清又云人主没人道得若不自禁何所不可 每宣秀邸
及諸子宴食味甚薄壽皇云盤案豐腴所食不過兩箸其餘皆作
踐了何如分作兩三次可頻會也 近侍奏修重華宮須關朝廷
下臨安轉運司應副壽皇云向者德壽宮闕錢所以朝廷極力應
副今我並無用錢處所積甚多只川宮中錢修不必關關南內

論曰殷高宗舊勞於外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於庶民宋孝宗亦然力作恭儉常若在閭閻之時其心不以得位為樂而以下養盡志盡力救時以來所未見者遵古服三年之制尤其所難世儒猶議其恢復未遂此不見事理之言耳金世宗政修國理南北之分量已成使不量力而圖之亦何能有濟哉帝可謂善守國治平者贊曰孝宗丕承舊勞知依危心恭德勤事儉思繼服高皇帝孝依怡哀服三年力追古儀克復雖除勵志弗移懋惟帝績有光鴻基

南宋書本紀卷之二終

卷二本紀二

大

掃葉山房

光宗本紀第三

南宋書卷第三

明錢士止增例許重熙贊

掃葉山房校刊

光宗繼孝皇帝諱惇孝宗第四子母成穆皇后郭氏紹興十七年九月乙丑生於藩邸孝宗即位拜鎮撫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封恭王莊文太子薨孝宗以帝英武類已舍見禮而立帝帝之為恭王與講官商較前代特出意表及為太子尹臨安究心民政周知情偽孝宗數稱之淳熙十五年二月帝奉詔赴議事堂參決庶務內外除罷自館職部刺史以上乃以開十六年二月壬戌孝宗內禪帝即位上孝宗尊號曰至尊壽聖皇帝皇后曰壽成皇后壽聖詔立帝元妃李氏為皇后甲子帝幸羣臣朝重華宮大赦百官進秩一級辛未上皇太后尊號壬申詔內外臣僚陳時政闕失四方獻歌頌者勿受辛巳以生日為重明節丁亥詔百官輪對三月己亥子擴進封嘉王戊申以壽皇却五日之朝詔自今月四朝重華宮己未左補闕薛叔似右拾遺許及之並改官拾遺補闕自此罷夏五月甲午以王闡知樞密院事丙申周必大罷判潭州戊申知開門事姜特立有罪罷閏月癸酉詔季秋有事於明堂以高宗配壬午大理寺獄空秋七月庚辰下詔恤刑九月乙丑戒執政侍從臺諫毋移書以薦舉請託戊辰詔侍從官各舉公正強敏曾任守令及職事官材堪御史者一人甲戌詔監司帥臣秩滿到闕薦所部廉吏一二人冬十月甲寅大閱諸路大水金人遣使來賀即位自此歲交遣使如故事

紹興元年春正月丙辰朔帝朝重華宮二月辛亥殿中侍御史劉光祖言道學非程氏私言乞定是非別邪正從之三月丁卯詔秀王襲封置園廟夏五月己卯前丞相趙雄坐所舉以賄敗降秩秋

七月甲寅以葛邲參知政事胡晉臣簽書樞密院事乙卯以留正為左丞相王闡為樞密使癸酉建秀王祠堂於行在冬十月丙午詔內外軍帥各薦所部有將才者庚戌詔諭郡縣吏奉法愛民十二月丙戌王闡罷戊子以葛邲知樞密院事胡晉臣參知政事安南來貢

二年春正月壬子詔尊高宗為萬世不祧之主二月癸未班會元歷乙酉詔以陰陽失時雷雪交作令侍從臺諫兩省卿監郎官館職各陳時政闕失以聞辛卯布衣余古上書極諫帝怒詔送筠州學聽讀三月丁巳詔自今邊事令宰相與樞密院議仍同簽書內黃詔福建提點刑獄陳公亮知漳州朱熹同措置漳泉汀三州經界冬十月丙子朔詔罷經界辛卯詔曰朕維為政之道莫先於養民故自即位以來蠲除其賦頒宣寬條嘉與四方臻於安富郡守

南宋書

卷三

本紀三

縣令最近民者也誠能拊循惠愛以承休德庶幾政平訟理之效今采之人言乃聞科斂先期競務辦集而民之虛實不問追呼相繼敢為推利而民之安否不恤財計之外治理蔑聞甚不稱朕委屬之意國用有常固在經理而非措克督趨以爲能也知本末先後之誼此朕所貴於守令者繼自今以軫恤爲心以牧養爲務俾民安業時子汝婦十一月辛未皇后李氏殺黃貴妃以暴卒開王申合祀天地於園丘以太祖太宗配大風雨不成禮而罷大赦帝既聞貴妃薨又值此變震思感疾罷稱賀肆赦不御樓建寧府福汀二州及漳州崇慶二府並利果合綿漢六州大水淮東及階成西和鳳四州旱

三年春正月乙巳朔帝有疾不視朝三月辛巳帝疾稍愈始御延和殿聽政庚寅宜州蠻寇邊改知鬱州沙世堅知宜州以討之夏

四月乙卯以邛崃爲四川安撫制置使戊午帝朝重華宮五月帝有疾不視朝六月辛丑朔下詔戒飭風俗禁民奢侈與士爲文浮靡吏初且飾僞者以陳騭同知樞密院事秋七月壬申前丞相周必大坐失舉賊吏降秩冬十一月丙戌日南至丞相率百官詣重華宮拜表稱賀兵部尚書羅點等各上疏請帝朝重華宮吏部尚書趙汝愚亦因面對以請帝開納辛卯帝朝重華宮皇后繼至都人大悅江東京西湖北水

四年春正月己巳朔帝朝重華宮三月丙子帝朝重華宮皇后從辛巳以葛邲爲右丞相胡晉臣知樞密院事陳騭參知政事趙汝愚同知樞密院事癸巳帝從壽皇聖帝壽成皇后幸聚景園夏五月己巳進士李僑年五十四調成都司戶參軍自以祿不及養乞以一官回贈父母帝嘉其志特詔以本官致仕父母皆與初品官

南宋書

卷三

本紀三

封丙戌召浙東總管姜特立還六月丙申朔丞相留正以論姜特立不行出城待罪戊戌祕書省著作郎沈有開著作佐郎李唐卿祕書郎范綱彭龜年校書郎王爽正字蔡幼學顏棣吳獵項安世上疏乞養姜特立召命戊申參知政事胡晉臣卒己酉御後殿慮囚甲寅太白晝見秋七月乙丑朔太白晝見壬午以趙汝愚知樞密院事余端禮同知樞密院事復以陳源爲內侍省押班九月庚子重明節百官上壽請帝朝重華宮不聽己卯上皇太后尊號甲申帝將朝重華宮爲皇后所沮陳傅良引裾力諫不聽是月夏主仁孝卒子純祐立冬十月乙卯會慶節帝以疾不果朝重華宮侍從皆上章居家待罪嘉王府翊善黃裳疏請誅內侍楊舜卿太學生汪安仁等二百人上書請朝重華宮皆不報庚申帝將朝重華宮復以疾不果丞相以下白幼請罷祕書郎彭龜年請逐陳源以

謝天下皆不報十一月辛未日中有黑子癸酉太白晝見戊寅帝
朝重華宮都人大悅召丞相留正於城外庚辰留正始入朝復赴
都堂視事命姜特立還故官十二月戊戌帝朝重華宮是歲地大
震江浙兩淮荆湖水旱賑之

五年春正月癸亥朔帝朝重華宮以壽聖皇太后壽八十詣慈福
宮行慶禮推恩如淳熙十年故事癸酉壽聖帝不豫丙子大理
獄空癸未葛邲罷判建康府二月乙未知樞密院事趙汝愚等以
蜀世將吳挺卒奏別除不行居家待罪戊戌以張紹為興州諸軍
都統制夏四月甲午帝幸玉津園皇后及後宮皆從乙未壽皇幸
東園癸卯帝以侍從言將以癸丑日朝重華宮復以疾不果丁巳
壽皇交章劾內侍陳源楊舜卿林億年離間兩宮請罷逐之五月
戊辰丞相留正等請帝侍疾正引帝裾至於福寧殿久之乃泣而

陳壽

卷三本紀三

四

楊東山

出辛未丞相以下出城待罪知閣門事韓侂胄請置押八城許之
乙亥帝將朝重華宮復不果甲申以嘉王府翊善黃裳等奏詔嘉
王擴問疾重華宮王至宮壽皇為感動六月戊戌夜壽皇崩遺詔
改重華宮為慈福宮建壽成皇后殿於宮後以便定省先是丞相
留正樞密趙汝愚余端禮等聞壽皇大漸見帝於後殿力請朝重
華宮皇子嘉王亦泣以請不聽至是留正等聞壽皇崩率百官詣
宮聽遺詔已亥百官上疏請重華成禮辛丑百官拜表請就喪
次成服壬寅壽皇大斂詔俟疾愈過宮行禮丞相留正等請皇太
后垂簾聽政不許請代行祭典禮許之仍有旨皇帝有疾聽就內
中成服乙巳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壽成皇后為皇太后丁未丞
相留正奏皇子嘉王仁孝夙成宜正儲位以安人心越六月奏三
上許之明日擬旨以進俄奉御筆云歷事歲久念欲退閒正大恩

秋七月辛酉留正稱疾乞罷政遂逃歸甲子太皇太后以帝疾未
能執喪命皇子嘉王即皇帝位於重華宮之索帳帝移御泰安宮
慶元元年上尊號曰聖安壽仁太上皇帝六年八月辛卯崩年五
十四十一月上尊諡曰聖哲慈孝皇帝廟號光宗嘉泰三年加諡
循道憲仁明功茂德溫文順武

論曰光宗非次得立豈不以賢觀其初政緩刑薄賦屏佞舉
廉可謂知先務者不幸遭悍后致疾勿終令間惜哉
贊曰嗣政兩年未彰施德即膺悍后為戾為愆子道既虧君
職弗克

南宋高宗本紀卷之三終

卷三本紀三

五

楊東山

寧宗本紀第四

南宋書卷第四

明錢士升增創許重鵬贊

補葉山房校刊

寧宗恭孝皇帝諱擴光宗第二子母慈懿皇后李氏乾道四年十月丙午生帝於王邸淳熙五年授明州觀察使封英國公九年正月始冠十年始預朝參十一年當出閣兩宮愛之不欲令居外乃建第東宮之側遷焉十一年三月封平陽郡王八月納夫人韓氏十六年光宗受禪進封嘉王紹熙五年六月戊戌孝宗崩光宗疾未平御批付丞相留正有退閒之語七月辛酉知樞密院事趙汝愚遣知閤門事韓侂胄因內侍張宗尹以禪位嘉王之意請於太皇太后不獲退提舉重華宮關禮告之禮入內泣請於太皇太后乃悟令諭侂胄曰好為之侂胄出告汝愚命殿帥郭杲分兵衛南北翌日禪祭汝愚率百官詣大行柩前太皇太后垂簾汝愚袖出所擬以進云皇帝以疾未能執喪曾有御筆欲自退閒皇子嘉王擴可即皇帝位尊皇帝為太上皇皇后為太皇太后太皇太后稱善汝愚出以旨諭帝帝固辭曰恐負不孝名汝愚曰天子以安社稷定國家為孝今中外變亂萬一變生置太上皇何地眾扶入紫幄被黃袍方却立未坐汝愚率同列再拜帝謂几筵殿哭盡哀須臾立仗訖僅百官班帝服出就重華殿東廡素幄立內侍扶掖乃坐百官起居訖乃入行禪祭禮汝愚即喪次請召還留正詔建泰安宮以奉太上皇太上皇后尋以秋暑未須移御即以寢殿為泰安宮乙丑太皇太后命立夫人韓氏為皇后丙寅大赦百官進秩一級詔軍駕五日一朝泰安宮戊辰詔求直言已巳以趙汝愚兼參知政事乙亥以陳騏知樞密院事余端禮參知政事戊寅以郭杲為武康軍節度使辛巳以趙汝愚為樞密使壬午以韓侂胄

南宋書

卷四 本紀四

補葉山房

為汝州防禦使侍御史章穎等劾內侍林億年陳源楊彝卿詔億年源與外祠昇卿與內祠甲申以羅點簽書樞密院事戊子詔百官輪對罷楊彝卿內祠林億年常州居住陳源撫州居住八月癸巳詔知潭州朱熹至以為煥章閣待制兼侍講甲午增置講讀官以黃裳陳傅良彭龜年等為之己亥李綱臣朝泰安宮辛丑詔諸道舉廉吏糾汙吏壬寅詔經筵官開陳經旨救正闕失丁未命三省議賑恤諸路郡縣水旱丙辰留正罷以趙汝愚為右丞相丁巳詔侍從兩省臺諫各舉通亮公清不植黨與曾任知縣者二人九月庚子簽書樞密院事羅點卒辛未大饗明堂大赦壬申以京鑑簽書樞密院事甲戌改生日天祐節為瑞慶節冬十月庚寅更泰安宮為壽康宮癸巳雷乙未詔以陰陽膠戾雷電非時令臺諫侍從各疏朝政闕失以聞丙子以朱熹奏卻瑞慶節賀表問月庚申吏部尚書鄭僑等奏請祧僖宣二祖正太祖東嚮之位尋立僖祖別廟祔藏順翼宣三祖之主是月丙辰以謝深甫為御史中丞劉德秀為監察御史能石正言王度朱熹上疏忤韓侂胄罷泰祠趙汝愚力諫及臺諫給舍交章留熹俱不聽十一月丙午帝自重華宮還大內庚戌以韓侂胄兼樞密都承旨辛亥雨水詔行孝宗喪三年乙卯擢孝宗於永阜陵十二月乙丑吏部侍郎彭龜年疏論韓侂胄竊弄威福詔罷龜年進侂胄一官與內祠趙汝愚請留龜年不聽御史中丞謝深甫劾陳傅良罷之己巳陳騏罷庚午以余端禮知樞密院事京鑑參知政事鄭僑同知樞密院事辛未監察御史劉德秀劾起居舍人劉光祖罷之是歲兩浙淮南江東西路水旱賑之金人問孝宗計遣使來弔祭又遣使來賀即位

南宋書

卷四 本紀四

補葉山房

趙汝愚知福州甲申復以御史中丞謝深甫言罷趙汝愚提舉洞
霄宮是月以歲凶民饑下詔曰朕德非薄饑饉臻使民貼於死
亡風夜慘惻寧敢諉過於下耶顧使者守令所與朕分寄而其憂
也乃涉春以來聞一二郡老稚乏食去南畝捐溝壑嗟在耶豈
賑給不盡及民歟得粟者未必饑饉者未必得賑偏聚於所近不
能均濟歟官吏視成而自不省歟其各恪意措畫務使實惠不壅
毋以虛文蒙上則朕汝嘉三月丙戌朔日有食之兵部侍郎章穎
國子祭酒李祥博士楊簡以就趙汝愚相繼罷夏四月丁巳太府
寺丞呂祖儉上疏忤韓侂胄送韶州安置已未以余端禮為右丞
相京鏗知樞密院事鄭僑參知政事謝深甫簽書樞密院事庚申
太學生楊宏中等六人以上書留趙汝愚章穎李祥楊簡請黜李
沐詔各送五百里外編管中書舍人鄧驥上疏救之不聽戊戌詔
南來書
戒百官朋比六月丁巳右正言劉德秀請考校道學真偽以辨邪
正詔下其章癸酉以韓侂胄為保舉軍節度使提舉萬壽觀御史
中丞何澹乞風厲學者專師孔孟不必自相標榜詔榜於朝堂秋
七月丁酉落趙汝愚觀文殿大學士罷祠冬十一月戊戌加上太
皇太后及皇太后尊號又上太上皇帝及太上皇后尊號丙午以
監察御史胡紘言貴授趙汝愚永州安置未至暴卒十二月丙子
以朱熹為煥章閣待制辭
二年春正月庚寅以余端禮為左丞相京鏗為右丞相鄭僑知樞
密院事謝深甫參知政事何澹同知樞密院事甲辰右諫議大夫
劉德秀劾前丞相留正引用偽學之黨詔落正觀文殿大學士罷
祠三月己亥進封第柄為吳興郡王夏四月甲子余端禮罷壬申
以何澹參知政事葉翥簽書樞密院事五月乙酉中嚴獄囚瘦死

之罰甲辰更慈福宮曰壽慈宮秋八月丙辰太常少卿胡紘奏請
勿用偽學之黨詔權住進擬冬十月甲戌大閱以陳賢嘗攻朱熹
召為兵部侍郎十二月以監察御史沈繼祖言落朱熹祕閣修撰
罷祠翼其徒蔡元定於道州
三年春正月壬寅鄭僑罷知福州二月丁巳大理司直邵襄然奏
自今權臣偽學之黨勿除在內差遣從之夏閏六月甲午貶留正
分司西京鄧州居住冬十一月辛丑太皇太后吳氏崩甲辰合祀
天地於園丘大赦十二月丁酉以知綿州王浚奏詔省部籍偽學
姓名宰執四人趙汝愚留正王簡周必大待制以上十三人朱熹
徐誼彭龜年陳傅良薛叔似章穎鄭梈樓楸林大中黃由黃輔何
與孫逢吉餘官三十一人劉光祖呂祖儉葉適楊方項安世李惠
沈有開曾三聘游仲鴻吳獵李祥楊簡趙汝談趙汝謙陳峴范仲
南來書
補汪遠孫元卿袁燮陳武田潘黃度張體仁蔡幼學黃淵周南吳
柔勝王厚之孟浩趙鞏白炎震武臣三人皇甫斌范仲任張致遠
士人八人楊宏中周端朝張衡林仲麟蔣傳徐範蔡元定呂祖泰
凡五十九人
四年春正月丙寅以葉翥同知樞密院事三月甲子擢憲聖慈烈
吳皇后於永思陵夏五月己酉以右諫議大夫張釜等請申嚴偽
學之禁乃下詔曰向者權臣擅朝偽邪朋比協肆姦克包藏禍心
賴天之靈宗社之福朕獲奉慈訓膺受內禪陰謀壞散國勢復安
嘉與士大夫厲精更始凡有淫朋比德幾其自新而歷城臻茲弗
迪厥化締交合盟窺伺間隙舉外廷流言間發將以傾國是而
惑眾心甚至竊附於元祐之家賢而不思實類乎紹聖之奸黨國
家乘德康寧弗汝瑕殄今惟自作弗靖意者漸於流俗之失不可

復返歎將狃於國之寬恩而罰有弗及歟何其未能洗濯以稱朕
意也朕既深詔三三大臣與夫侍從言議之官益維持正論以明
示天下矣諭告所抵宜各改視同聽毋復借疑似之說以惑亂世
俗若其遂非不悔怙終不悛邦有常刑必罰無赦秋七月辛酉葉
嘉龍八月丙子以謝深甫知樞密院事許及之同知樞密院事以
知歸安府趙師舜為工部侍郎選宗室子與原官中後更名職
五年春正月樞密院直省官蔡璉訴趙汝愚定策時有異謀詔捕
鞠彭龜年曾三聘等實其事中書舍人范仲藝力爭之於韓侂胄
事遂寢張釜等復請窮治詔停龜年三聘官二月乙酉張釜劾劉
光祖附和偽學詔光祖房州居住夏五月壬寅朔班統天歷秋八
月辛巳太上皇疾平帝率羣臣詣壽康宮上壽成禮而還太廟火
室樞生白芝九月庚寅韓侂胄封平原郡王是歲臨安疫江西廣
南米貴

卷四 本紀四

嘉泰元年

六年春閏二月庚寅以京鏗為左丞相謝深甫為右丞相何澹知
樞密院事夏五月辛未以久旱求直言六月乙酉朔日有食之戊
子太上皇后李氏崩戊申許及之母喪去八月辛丑太上皇崩丁
酉左丞相京鏗卒癸卯韓侂胄後於修吉寺九月甲子葵州
布衣呂祖泰上書請誅韓侂胄蘇師旦逐陳白強等詔杖祖泰配
欽州外城辛未大饗明堂大赦冬十一月己未皇后韓氏崩十一
月辛卯擢光宗於永崇陵于真擢恭淑韓皇后於廣教寺癸卯詔
改明年元是歲四雨土天下州郡十六水旱
嘉泰元年春二月癸巳監察御史施康年劾少傅周必大首倡偽
學私植黨與詔降為少保三月丙寅雨雹戊辰復雨雹已巳復雨
雹戊寅臨安大火四日乃滅夏四月辛巳賑被災家壬午下詔罪

嘉泰元年

卷四 本紀四

六

嘉泰元年

已辛卯詔風俗侈靡災後官軍營造務遵法制內出銷金鋪翠焚
之通衢禁民無或服用秋七月乙卯何澹龍甲子以陳自強參知
政事張釜簽書樞密院事已巳以吳曦為興州都統制八月甲申
張釜罷以張巖參知政事程松同知樞密院事是歲三雨土浙西
江東兩淮利州路旱真里富國獻馴象二
二年春正月癸亥以知門事蘇師旦兼樞密都承旨二月癸巳
禁行私吏三月辛亥詔率執各舉司守邊郡者三三人已巳詔諸
路帥臣總領監司舉任將帥者與本軍主帥列上之夏五月甲辰
朔日有食之秋七月己巳程松父喪去位八月丙子以袁說友同
知樞密院事已巳詔作壽慈宮請太皇太后還內冬十月己亥加
上太皇太后尊號十一月庚戌以陳自強知樞密院事許及之參
知政事十二月甲申立貴妃楊氏為皇后加韓侂胄太師庚寅大
開是歲弛偽學之禁趙汝愚朱熹先後追復繼又復周必大少傅
建寧府福州南劍瀘四州水邵州旱
三年春正月庚辰謝深甫罷甲午張巖罷戊戌幸太學國子祭酒
李寅仲進講遂幸武學賜資如故事以袁說友參知政事傅伯壽
簽書樞密院事夏四月己亥朔日有食之五月戊寅以陳自強為
右丞相許及之知樞密院事秋七月辛未命殿前司造戰艦八月
壬寅增置襄陽驍軍九月庚午袁說友罷冬十月癸卯以費士真
參知政事張孝伯同知樞密院事十一月乙亥祀天地於圓丘大
赦是冬金國多難沿邊聚糧增戍且禁襄陽樵場邊警之開自此
始
四年春三月丁卯臨安大火延太廟甲戌下詔罪已乙亥詔百官
陳時政闕失夏四月甲辰許及之罷已巳以張孝伯參知政事錢

象祖同知樞密院事五月乙亥詔諸軍主帥各舉部內將材三人不如所舉者罪之癸未追封岳飛為鄂王秋八月戊午張孝伯罷冬十月庚子以張巖參知政事十二月癸巳詔總張內外財賦以陳自強兼國用使費士寅張巖同知國用事己亥詔改明年元開禧元年春三月癸未費士寅罷夏四月戊子朔以錢象祖參知政事劉德秀簽書樞密院事辛卯以皇甫斌為江陵副都統辛丑日中有黑子慶元六年至此凡五見甲寅武學生華岳上書諫朝廷不宜用兵恐啟邊釁韓侂胄送建寧府編管五月乙亥詔立熾為皇子進封榮王金國以邊民侵掠及增邊戍來貢命盟六月辛卯詔內外諸軍密為行軍之計秋七月庚申以宰相陳白強侍御史鄧友龍等請詔韓侂胄平章軍國事立班丞相上三日一朝赴都堂治事丙寅以蘇師旦為安遠軍節度使領閩門事癸未以

南宋書

卷四本紀四

七

韓侂胄

韓侂胄兼國用使八月丁亥命湖北安撫司增招神勁軍乙巳以郭倪為鎮江都統兼知揚州九月丁亥劉德秀罷冬十一月乙酉直殿前司神武軍五千人屯揚州十二月戊寅金賀正使趙之傑來入見禮甚倨韓侂胄請帝還內詔使人更以正旦朝見江浙福建二廣諸州旱兩淮京西湖北諸州水真里富國來獻瑞象二年春正月癸巳以金使惇慢館伴使副以下奪官有差是月夏州鎮夷郡王安全廢其主純祐自立二月癸丑慈宮火明日太皇太后移居大內三月癸巳以程松為四川宣撫使吳玠為宣撫副使乙巳錢象祖罷夏四月甲子以薛叔似為湖北京西宣撫使鄧友龍為兩淮宣撫使下納粟補官之令庚午追奪秦檜爵諡丁丑四川宣撫副使吳玠叛獻關外四州於金求封蜀王五月辛巳朔吳興郡王昀卒丙戌江州都統王大節引兵攻蔡州軍大潰丁

亥下詔伐金癸巳江陵都統皇甫斌引兵攻唐州敗績興元都統秦世輔出兵至固城縣亦大潰甲午詔宗子均立為沂王昀後復更名貴和池州副都統郭倬主管馬軍行司公事李汝翼會兵攻宿州敗績倬與汝翼退走至蕪縣金兵追圍之倬統制田俊邁以與金人乃得免六月癸巳建康都統李爽攻壽州敗績甲寅鄧友龍罷以邱富為兩淮宣撫使王大節皇甫斌郭倬李汝翼李爽貶竄有差秋七月辛巳賤蘇師旦衛州居住籍其家誅送韶州安置癸卯以張巖知樞密院事李璧參知政事八月丙寅有司上開禧刑名斷例斬郭倬於鎮江戊辰再奪李爽三官南雄州安置九月壬午金兵攻奪和尚原辛卯大饗明堂大赦冬十月戊申詔內外軍帥各舉知勇可將帥者二人丙子金人自清河口渡淮遂圍楚州十一月甲申以邱富簽書樞密院事督視江淮軍馬金人攻

南宋書

卷四本紀四

八

韓侂胄

廬州襄陽濠陽西和州信陽安豐軍及邊屯多為金人所破十二月庚戌金人破成州守臣辛標之遁甲寅金人攻六合縣鎮江都統郭倪遣郭僕救之遇於胥浦橋大敗倪棄揚州走了己金人破大散關已巳貶郭倪南康軍安置庚午薛叔似罷以吳玠為湖北京西宣撫使甲戌以畢再遇權山東京東路招撫司公事乙亥四川宣撫使程松通雅州蠻作亂平之蒙古主鐵木真稱帝三年春正月丁丑朔邱富罷己卯命知樞密院事張巖督視江淮軍馬庚辰以陳自強兼樞密使辛卯吳玠招權大安軍事楊震仲不屈死甲午吳玠僭立於興州三月己未以楊輔為四川制置使葉適兼江淮制置使乙亥四川宣撫司隨軍轉運安丙及興州正將李好義監合江倉楊巨源等共誅吳玠傳首獻於廟併誅張妻子家屬徙嶺南奪其父挺官遷吳玠子孫出蜀存其廟祀玠子孫

免連坐三月丁丑斬僞四川都轉運使徐景望於利州庚子以楊輔為四川宣撫使安丙為宣撫副使許奕為宣諭使王寅連貶程松澧州安置夏四月己未以方信儒為奉使金國通謝國信所參議官如金軍議和丁卯召楊輔還以吳獵為四川制置使戊辰以錢象祖參知政事癸酉金人復破大散關五月辛卯太皇太后謝氏崩六月癸酉安丙殺其參議官楊巨源秋七月乙酉以旱傷下詔罪己九月壬午方信儒使回以韓侂胄貶臨江軍居住乙酉擢成肅謝皇后於永阜陵辛卯以趙淳兼江淮制置使乙未張巖罷辛丑遣王栻持書如金軍冬十一月甲申詔韓侂胄輕敵兵端罷平章軍國事陳自強阿附充位罷右丞相乙亥禮部侍郎史彌遠等以密旨命權主管殿前司公事夏震率兵誅韓侂胄於玉津園遂下詔暴侂胄罪惡於中外丁丑貶陳自強永州居住戊寅貶南未書

卷四本紀四

九

楊葉山房

蘇師旦詔州安置已卯斬師旦詔姦臣竄殛首當開言路以來忠議中外臣僚各具所見以聞辛巳連貶鄧友龍潭州安置丙戌以衛經簽書樞密院事丁亥詔立榮王曦為皇太子更名懷後又更名詢戊子貶郭倪梅州郭儀連州並安置籍其家貶李燾撫州居住癸巳貶張巖徽州居住己亥以立皇太子大赦十二月己酉落葉適寶文閣待制戊戌貶許及之泉州居住貶薛叔似福州居住再貶皇甫斌英德府安置辛酉以錢象祖為右丞相兼樞密使衛經雷孝友並參知政事林大中簽書樞密院事乙丑以史彌遠同知樞密院事丁卯詔改明年元作開禧歷附統天歷頒之浙西皇蝗沿江諸州水

恩例戊子復秦檜爵諡己丑王栻再自金軍還辛卯詔梟侂胄首併函蘇師旦首界金易淮陝侵地夏四月戊午再貶陳自強雷州安置籍其家閏月丁酉以早求直言五月丁卯以韓奕詔侍從臺諫疏奏闕政監司守令條上民間利害六月庚午金人歸大散關辛未金人歸蕪州乙亥衛經罷甲申簽書樞密院事林大中卒秋七月癸丑以邱壻同知樞密院事八月辛巳以史機同知樞密院事樓鑰簽書樞密院事甲午發粟賑糶江淮流民九月辛丑金遣完顏侃倚字來已未詔以金國和議成論天下冬十月丙子以錢象祖為左丞相史彌遠為右丞相並兼樞密使雷孝友知樞密院事史機參知政事樓鑰同知樞密院事已卯錄慶元上書楊安中等六人十一月丙辰金主璟卒其叔允濟立和議復成通使如故事戊午右丞相史彌遠母喪去位十二月戊辰錢象祖罷庚午再南未書

卷四本紀四

十

楊葉山房

貶李沐信州去住二年春正月丁巳以樓鑰參知政事章良能同知樞密院事宇文紹節簽書樞密院事夏五月丙申右丞相史彌遠起復秋八月乙丑以安丙為四川制置大使罷宣撫司九月辛丑大饗明堂大赦諸路旱蝗黎州蠻寇遷柳州峒蠻李元礪作亂眾數萬連破吉邛諸縣三年春正月甲辰下詔招諭羣盜又詔戒飭監司郡守夏四月己巳詔臨安府給細民病死者棺槨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冬十二月戊午史機罷兩浙大水李元礪數敗官軍勢益熾湖南賊羅世傳縛元礪降四年春正月己丑叙州蠻寇遷秋七月丙寅詔四川官吏嘗受僞命者毋得叙用九月丁丑詔附會開邊得罪之人毋得叙用冬十月

月甲辰命江淮湖四川制置司謹邊備時金爲蒙古所迫州郡多降蒙古十一月已酉朔日有食之是歲夏主安全卒宗室遵項立

五年夏五月癸酉封李龍翰子吳昌爲安南國王秋七月戊辰以雷雨毀太廟屋避正殿減膳至十月辛巳詔諸路總領官歲舉堪將帥者三人安撫提刑舉備將材者各二人十一月壬戌合祀天地於闕丘大赦是歲叙州蠻降

六年春正月庚申發書樞密院事宇文紹節卒二月乙未詔宗室母與胥吏通姻者爲令三月癸亥樓倫罷夏四月丙子以章良能參知政事秋八月金人弑其主允濟宗室珣立閏九月癸巳雷乙未又雷明日下罪已詔兩浙諸州大水

七年春正月丁丑參知政事章良能卒三月丁卯以安丙同知樞密院事庚辰金人來督二年歲幣秋七月甲子以鄭昭先發書樞密院事乙亥金人迫於蒙古遷都汴遣使來告夏人以書來四川議夾攻金不報八月戊申安丙罷九月壬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壬辰出內帑錢賑臨安貧民黎州叛蠻裔卜始降起居舍人龔德秀奏罷金國歲幣

八年春正月辛未命侍從兩省臺諫各舉將材三人二月丙午雷孝友罷三月辛丑詔大郡歲舉廉吏二人小郡一人辛巳應直言極諫利何致坐妄造事端焚感果聽配廣西牢城夏四月癸卯以早求直言五月甲辰詔賊吏毋得減年參選著爲令秋七月辛酉以鄭昭先參知政事曾從龍發書樞密院事九月辛未合祭天地於明堂大赦兩浙江東西路旱蝗

九年春二月甲申朔日有食之辛亥東西兩川地大震自是三月

六月十月數大震詔從兩省臺諫舉堪監司者各二人黎州山崩

十年春二月庚申地震夏四月金人攻光州遂分兵攻樊城圍聚陽光化軍詔江淮制置使李珣京湖制置使趙方及四川制置使董居誼禦之廬州鈴轄王辛敗金人於光山縣金兵遁去徐州光化並以提問五月癸卯趙方請以伐金詔天下乃下詔畧曰蠶食快其所求天厭久矣賜集徵其將覆人競逐之若能立非常之勲則亦有不次之賞遂傳檄招諭中原官吏軍民六月庚戌太白晝見辛未東川大水癸酉太白經天秋七月丙子朔日有食之冬十一月庚辰太白晝見戊戌太白經天十二月金師完顏贊以步騎萬人臨四川迫諸堡統制劉雄棄大散關遁金人據之雅州蠻寇邊

十一年春正月壬午京東路忠義李全率衆來歸詔以全爲京東路總管二月甲辰金人焚大散關丙午金人破阜郊死者五萬人夏四月戊午金人復攻大散關守將王立遁已未金人攻黃牛堡興元都統吳政拒退之癸亥政至大散關執王立斬之五月癸未吳尤旗見長竟天丁亥詔羣臣集議平敵禦敵和敵三策秋九月辛巳大獲明堂大赦

十二年春正月戊辰朔召董居誼詣行在以董子述爲四川制置使辛卯金人復攻西和州守將趙彥呐設伏待之殲其衆乃還乙未興元都統吳政及金人戰於黃牛堡死二月癸卯金人破武休關丁未金人破興元府庚戌以曾從龍同知樞密院事任希夷發書樞密院事辛亥金人破大安軍連破洋州壬子四川制置使董居誼擁都統張威遣統制石宜等邀擊金人於大安軍大破之獲

居誼擁都統張威遣統制石宜等邀擊金人於大安軍大破之獲

其將巴土魯安乙丑夏人復以書來四川議夾攻金人利州安撫
丁炳許之三月巳巳以鄭昭先知樞密院事曾從龍參知政事閏
月癸亥興元軍士張福莫簡等作亂以紅巾爲號金人圍安豐軍
餘濠光三州遂分兵自光州攻黃州之麻城白濠州攻和州之石
磯肝自貽軍攻滁州之全椒來安及揚州之天長真州之六合游
騎數百至東宋石楊林渡建康大震京東總管李全自楚州忠義
總轄李先自漣水軍各引兵來援金人乃解去全追擊敗之獲其
賁將夏四月庚午張福入利州四川制置使聶子述遁殺總領財
賦楊九鼎尋掠閬州果州焚遂寧府八普州曾從龍罷以安丙爲
四川宣撫使奪董居誼官六月丙子太白晝見辛巳西川地震太
白晝見辛卯太白經天沔州都統張威執張福送宣撫司秋七月
丙申張福伏誅紅巾賊悉平再貶董居誼前永州居住冬十二月巳
丑京湖制置使遣統制扈再興許國等引兵六萬人分二道伐金
十三年春正月丁酉扈再興攻邠州許國攻唐州不克而還金人
追之遂攻樊城趙方督諸將拒退之夏六月壬午以季先爲漣水
軍忠義副都統命赴樞密院議事未至殺之秋八月癸亥皇太子
詢薨壬申四川宣撫使安丙遣夏人書定議夾攻金人癸未四川
宣撫司命統制王仕信引兵赴熙州會夏人遂傳檄招諭陝西
五路官吏軍民九月辛卯夏人引兵伐金圍鞏州且來趨師甲午
統制王仕信引兵發宕昌乙未統制質俊李實引兵發下城戊戌
四川宣撫司命都統張威等分道進兵張威出天水程信出長道
陳立山大散關田胃出子午谷陳昱出上津乙巳程信王士信引
兵與夏人會於鞏州攻城不克壬子程信及夏人攻鞏州又不克
信引兵趨秦州夏人退師冬十月丁巳朔程信邀夏人共攻秦州

夏人不從信引兵還諸將皆罷兵程信以宣撫司之命斬王仕信
於西和州張威罷軍職十二月癸未鎮江副都統程朝宗以皇帝
恭膺天命之寶來獻雅州叛蠻降黎州土兵叛宣撫司招降之
十四年春三月丙戌鄂州副都統扈再興引兵攻唐州丁亥金人
破黃州知州事何大節棄城遁死乙未詔京湖制置司趨援蕪黃
己亥金人克蘄州知州事李誠死之癸丑金人退師扈再興擊敗
金人於天長鎮明日連敗之夏四月戊辰金人渡淮而北李全遣
兵追擊敗之五月甲申朔日有食之六月丙寅詔以姪貴和爲皇
子更名竑進封祁國公秋七月辛丑以趙方爲京湖制置大使賈
涉爲淮東制置使兼京東河北路節制使八月乙卯任希夷罷王
成以宣撫同知樞密院事命應符簽書樞密院事九月癸未詔宗
子貴誠立爲沂靖惠王後辛卯大興明堂大赦冬十一月京東安
撫張林叛降於蒙古十二月庚申鄭昭先罷浙東江西福建諸路
旱沔成階利四州水
十五年夏五月丁巳封子竑爲濟國公己未以姪貴誠爲邵州防
禦使六月辛卯簽書樞密院事命應符卒秋七月甲子詔江淮荆
襄四川制置監司條畫營田來上八月己卯命戶部詳議役甲
午有彗星出於氏九月辛亥以宣撫參知政事程卓同知樞密院
事薛極簽書樞密院事冬十二月丁亥以李全爲保寧軍節度使
十六年春三月戊申張林所部邢德來歸詔進二官以爲京東東
路副總管夏六月丁酉同知樞密院事程卓卒秋九月庚子朔日
有食之冬十二月庚寅金主珣卒子守緒立江淮諸州水夏主遵
頊傳位於子德旺
十七年夏六月丁卯朔太白經天晝見壬辰大明府蘇椿等舉城

來歸詔悉補官卽以其州授之秋八月丙戌帝遼豫閏月丁酉帝崩在位三十一年年五十七史彌遠傳遺詔立姪貴誠爲皇子更名昀卽皇帝寶慶元年正月上尊諡曰仁文皇帝恭孝皇帝廟號寧宗三年加諡法天備道純德茂功

歐陽元論曰寧宗初年以舊學輔導之功一時守文繼體煜然可觀中更僣冒用事內蓄羣姦指正爲邪外挑強鄰流毒淮甸頓戢兵敗乃兩扼胃之首行成於金國體虧矣贊曰道學愈盛國政愈乖前韓後史臣橫主衰亦稱繼體碌碌可哀

南宋書本紀卷之四終

南宋書

卷四 本紀四

立

掃葉山房

理宗本紀第五

明錢士升增削許重熙贊

南宋書卷第五
掃葉山房校刊

理宗安孝皇帝諱昀太祖十世孫太祖傳生燕王德昭襲王惟吉廬江侯守度嘉國公世括房國公令稼脩武郎子昀昀太師吳國公子昀生伯作昀太師益國公伯作生師雅贈太師赴國公師雅生希璫帝父也追封榮王母慈憲夫人全氏帝以開禧元年正月癸亥生於山陰有異瑞名與當時寧宗弟沂靖惠王無嗣立寧宗貴和爲後嘉定十三年景獻太子薨十四年六月遂立貴和爲皇子改名竑而以帝補乘義郎尋授右監門衛大將軍賜名貴誠立爲沂王後十五年五月封竑爲濟國公以帝爲邵州防禦使帝性疑重寡言潔脩好學會竑與丞相史彌遠有違言彌遠日謀媒孽其失屬意於帝而未遂十七年秋八月王長寧宗疾篤彌遠稱詔以貴誠爲皇子改賜名昀授武康軍節度使封成國公閏月丁酉寧宗崩彌遠使楊谷楊石入白楊皇后稱遺旨以皇子竑封濟陽郡王判寧國府命子昀嗣皇帝位既卽位大赦尊楊皇后曰皇太后同聽政竑賜第湖州以禮泉觀使就第癸亥詔宮中服三年喪九月乙亥詔褒表老儒以傅伯成爲顯謨閣學士楊簡爲寶謨閣直學士並提舉南京鴻慶宮柴中行叙復原職授右文殿修撰主管南京鴻慶宮伯成簡辭不至辛卯大饗明堂大赦冬十一月癸未以皇太后生日爲壽慶節戊子以萬洪同簽書樞密院事已丑詔以生日爲天基節十二月癸丑開經筵詔輔臣觀講寶慶元年春正月壬戌朔詔舉賢良庚午湖州盜潘壬潘丙潘甫謀立濟王竑變尋定史彌遠遣客余天錫託宣贊爲竑疾竑死詔貶竑爲巴陵郡公辛未楊谷楊石並加開府儀同三司三月

西曆宣宗於永茂陵夏四月丁酉皇太后手書免並罷聽政五月
甲子詔內外文武大小之臣於國政有所見聞封章來上母或有
隱六月丁未史彌遠封魏國公秋八月癸卯詔知遠州趙葵夫正
祕閣福建提點刑獄以旌廉吏丙午詔舉廉吏戊申詔東將才甲
寅以程頤四世孫源為籍田令冬十一月癸卯以薛極參知政事
葛洪簽書樞密院事甲申朱端常言魏了翁封章謗訕真德秀奏
劄誣詆詔貶了翁靖州居住德秀落職罷祠以梁成大為監察御
史李知孝為右正言

二年春正月癸亥詔賜沈煥陸九齡贈諡錄張九成呂祖謙張栻
陸九淵子孫官有差癸酉召布衣李心傳赴闕三月戊寅詔太常
寺建功臣閣凡累朝配享功臣趙普曹彬薛居正潘美石熙載李
沆王旦李繼隆王曾呂夷簡曹瑋韓琦曾公亮富弼司馬光韓忠
南朱書

卷五 本紀五

攝葉山房

彥呂頤浩趙鼎韓世忠張俊陳康伯史浩葛郊趙汝愚忠圖其像
名曰昭勲崇德閣秋八月乙巳濟王竑追降巴陵縣公蒙古兵頗
畧夏境夏主德旺以憂卒弟之子覲立

三年春正月辛亥朔上皇太后尊號辛酉知楚州姚顗朝辭奏准
楚軍事上曰南北皆吾赤子何分彼此卿其為朕撫定之已巳詔
朕觀朱熹集註大學論語孟子中庸發掘聖賢蘊奧有補治道朕
願志講學細懷典刑可特贈原太師封信國公史彌遠楊谷楊石
重進秩二月庚戌朔工部侍郎朱在進對奏人主學問之要上曰
先卿中庸序言之甚詳朕讀之不釋手恨不與同時丙寅史彌遠
封魯國公夏六月戊申朔日有食之冬十一月辛巳日南至郊大
赦改明年元十二月壬申蒙古兵破關外諸隘四川制置使鄭損
棄三關遁蒙古兵入夏以夏主覲歸夏亡

紹定元年春正月丙子朔加上皇太后尊號夏六月壬寅朔日有
食之秋七月己丑蒙古主鐵木真卒戊戌炎歊犯南斗冬十二月
辛亥以薛極知樞密院事葛洪參知政事袁詔同知樞密院事鄭
清之簽書樞密院事

二年春二月庚戌詔歲舉廉吏或犯姦職保任同坐三月辛卯詔
恤獄囚夏五月詔賑成都潼川路饑秋八月己未蒙古主窩闊台
立

三年春二月庚戌詔起復趙范知鎮江府趙葵知滁州各節制本
州屯戍軍馬秋九月辛丑大饗明堂大赦冬十月以趙善湘為江
淮制置使許便宜從事十一月丁酉有星孛於天市垣十二月壬
戌李全叛淮東官兵王青力戰死之詔江漢制置趙善湘等率兵
討李全乙丑以鄭清之參知政事喬行簡同簽書樞密院事詔史
彌遠十日一赴都堂治事丁卯立貴妃謝氏為皇后癸未加上皇
太后尊號

卷五 本紀五

攝葉山房

四年春正月戊子皇太后壽七十詣慈明殿行慶禮大赦史彌遠
以下進秩有差壬寅趙范趙葵等大敗李全於揚州全走新塘諒
之立功將士進秩賜賚有差夏四月丁丑以喬行簡簽書樞密院
事秋七月庚戌葛洪罷知紹興府八月己未蒙古兵破武休八興
元攻仙八關九月庚戌夜臨安火延及太廟冬十月戊午太常少
卿度正國史院編修官李心傳各疏言宗廟之制未合於古茲緣
災異宜舉行之詔兩省侍從稟議以問癸酉蒙古兵破蜀口
諸郡
五年春正月己丑以孟珙為京西路兵馬鈐轄屯棗陽軍壬辰以
史嵩之為京湖安撫制置使知襄陽府壬寅新作太廟成夏五月

已丑詔昨鬱攸為災延及太室罪在朕躬而二三執政引咎去職今宗廟崇成神御妥安薛極鄭清之裔行簡並復元官戊戌詔今後齊民有罪監司守臣毋輒籍沒其家必具聞俟命秋七月丁酉以陳黃誼同簽書樞密院事閏九月庚戌彗出角冬十月以星變大赦十二月壬午皇太后楊氏崩癸卯詔外朝喪禮不敢輕改宮中自服三年蒙古兵圍汴京金主奔蔡州蒙古再遣使議攻金史萬之以鄒伸之報謝起魏了翁連進寶章閣待制潼川安撫使知瀘州起真德秀為徽猷閣待制知泉州

六年夏四月壬寅擢恭聖仁烈楊皇后於永茂陵蒙古攻金汴京破之殺其二王俘妃嬪宗室以歸秋七月孟珙人敗金武仙於馬蹬山降其衆七萬人八月史嵩之會蒙古伐金取唐州九月王寅朔日有食之辛亥大興明堂大赦辛酉經筵官請以御製敬天法

卷五 本紀五

楊景山房

祖事親齊家四十八條及緝熙殿榜殿記宣付史館冬十月史嵩之遣孟珙江海領襄軍會蒙古合圍金主於蔡州丙戌史彌遠進太師左丞相鄭清之右丞相並兼樞密使丁亥史彌遠封會稽郡王仍奉朝請以薛極為樞密使喬行簡陳黃誼參知政事乙未左丞相史彌遠卒十一月丙午詔改明年元丙寅權工部尚書趙范督宣和海上之盟厥初甚堅迄以取禍其事不可不監帝嘉納之尋詔趙葵任責防禦刑部尚書莫澤侍郎梁成大工部尚書李知孝有罪相繼罷十二月庚辰薛極罷戊申資政殿學士袁詒以附使彌遠奪職罷祠壬辰臺臣言趙善湘陳鵬損通賄史彌遠情勢肆恣失江淮判襄蜀漢人心詔趙善湘有討李全功特擬免陳鵬損貶昭有差

端平元年春正月庚子朔詔求直言侍從卿監郎官在外執政從

卷五 本紀五

楊景山房

官舉堪為監司守令者各二人三衙統帥知閣御帶環衛官在外總管軍帥舉堪為將帥者各二人丙午詔趙范兼淮西制置副使任責防禦戊申金主守緒傳位於宗室承麟己酉金蔡州城破守緒自經死承麟為亂兵所殺執其參知政事張天綱金亡丙寅詔太師中書令榮王已進王爵宜封三代於是曾祖子夷祖伯作父師雅並贈太師封國公戊辰史嵩之露布告金亡遣郭泰按循故壤詣奉先縣泅掃祖宗諸陵還師屯信陽命王安守隨州王安國守東陽蔣成守光化楊恢守均並益兵飭備經理唐鄧屯田三月己酉以賈涉子似道為籍田令辛酉詔遣太常寺主簿朱揚祖問西祇候林拓詣洛陽省謁八陵夏四月辛未詔遣朱復之詣八陵相度修奉丁丑詔比年宗親貧窶或致失所甚非國家睦族之意大宗正司南外西外宗正司其申嚴州郡以時贍給違者有刑丙戌以減金獲其主完顏守緒遣骨告太廟其玉寶法物併俘囚張天綱完顏好海等命有司審實以聞庚寅詔孟珙江海等進秩賜資有差五月丙辰以趙范為兩淮兼沿江制置使丙寅詔黃餘李燔李道傳陳忠樓昉徐宜胡慶豐皆昵於權姦而各行其志及齒無怨其賜復官仍錄其子以旌忠義載復元資以勵士風六月戊辰朔鄭清之等進奏選德殿柱石有金書六字曰母不敬思無邪上曰此坐右銘也戊寅以喬行簡知樞密院事曾從龍參知政事鄭性之簽書樞密院事己卯詔復濟王竑官傳有司檢視墓域以時致祭仍存恤其家癸巳史嵩之進兵部尚書秋八月議收復三京以趙范為東京留守趙葵為南京留守金子才為西京留守趙葵將楊誼至洛為蒙古所乘師大潰九月王寅趙范奏趙葵全子才輕進偏師復西京趙楷劉子澄參贊失計師退無律徐敏子

范用吉恩於赴援詔募子才各削一秩趙楷等并楊誼降黜有差
已酉詔進士何選編類朱熹解注文有補經筵授上文學冬十
月戶部尚書真德秀赴召進大學衍義錄改翰林學士魏了翁召
樞密部尚書兼直學士院辛卯參知政事陳貴誼卒十二月己卯
蒙古遣王徹來貢敗盟尋命鄒伸之等報謝李知孝梁成大莫澤
並竄遠州盡追爵秩

二年春正月甲寅詔議胡瑗孫明復邵雍歐陽修周惇頤司馬光
蘇軾張載程顥程頤等十人從祀孔子廟庭升孔伋十哲丙辰詔
主管侍衛馬軍孟珙屯黃州辛酉遣程希等為蒙古通好使二月
甲子朔日當食不虧三月乙未詔太學生陳均編宋長編綱目進
士陳文蔚著尚書解並補迪功郎乙巳以真德秀參知政事陳卓
同簽書樞密院事夏四月辛卯真德秀罷子內祠卒六月戊寅以

南宋書

卷五 本紀五

六

掃葉山房

鄭清之為特進左丞相喬行簡為右丞相並兼樞密使壬午以曾
從龍知樞密院事崔與之參知政事鄭性之同知樞密院事陳卓
簽書樞密院事崔與之辭不拜秋七月庚申禮部尚書魏了翁上
十事不報閏七月丁亥貶全子才衡州居住劉子澄瑞州居住八
月庚寅惠陽建安京口高沙諸軍作亂討平之詔曰朕仰惟藝祖
皇帝立國以仁維國以義撫民馭軍恩威示相掩用能經制一定
國勢奠安間者軍士蠢為不靜以駭民聽雖情終必戮而事非獲
已痛切朕躬夫三綱五常之理在人未始泯絕彼其忘平時撫養
之恩背理捐生豈盡本心哉有司奉令不虔故其病於播尅而饑
寒不免困於力役而休息無期懣懣於阻遏而赴愬無所殆非一
日亦惟朕之不明有以致之詩不云乎祈父王之爪牙胡轉予於
恤內而三衛外而列國暨諸軍主兵 其各體予意上下交飭訓

禮示信威以儆其玩恩以卹其私使人人自愛和安於紀律而國
勢張時惟汝嘉紐故必爵朕不敢赦冬十一月乙丑以曾從龍為
樞密使督視江淮軍馬魏了翁同簽書樞密院事督視江淮軍馬
從龍卒十二月庚寅以魏了翁兼督視江淮軍馬甲辰以余巖同
簽書樞密院事安南來貢蒙古分遣入使蜀漢江淮州郡詔籍鄭
損家連貶南劍州居住

三年春正月蒙古兵攻江陵統制李復明奮戰死之二月壬寅詔
侍從臺諫給舍條具邊防事宜甲辰召魏了翁簽書樞密院事辭
不拜三月襄陽北軍主將王旻李伯淵焚城郭倉庫相繼降蒙古
時城中官兵民兵四萬七千有奇財粟三十萬軍器二十四庫皆亡
金銀鹽鈔不與焉南軍主將李虎乘火縱掠襄陽為空制遣使趙
范坐失撫御削三官夏四月己酉魏了翁罷知潭州癸丑詔悔開

南宋書

卷五 本紀五

七

掃葉山房

邊黃已其畧曰數年之間多難已甚屬饑金之衰滅而蒙古之與
鄰連合謀成破蔡之功恐假道有及虞之勢心之憂矣臍可噬乎
又曰兵民之死戰國戶口之困流離室廬靡存幣帛相望是皆朕
明不能燭德有未孚上無以格天心下無以定民志今方施令發
政以為綏輯之圖補卒蒐乘以嚴守禦之備想瘡痍之溢目如疾
病之在身五月甲申以趙葵為淮東安撫制置使知揚州秋七月
丁卯以鄭性之參知政事李鳴復簽書樞密院事甲申雨血八月
丙戌趙范坐失襄陽罪再貶秩李虎亦貶秩各令任責毋自效
九月辛未大饗明堂大赦乙亥鄭清之為右丞相兼樞密使辭不拜壬午御前諸軍統
制曹友聞與蒙古兵戰於大安軍陽平關死冬十月壬寅蒙古兵
克固始丙午蒙古兵克文州守臣劉銳通判趙汝歸死十一月丙

寅以喬行簡爲特進左丞相兼樞密使蒙古兵八淮西詔史嵩之趙葵陳韓分道援之戊辰以魏了翁知紹興兼浙東安撫使壬申詔羣臣各陳防邊方畧戊寅復成都府十二月壬寅詔改明年元金州通判蹇夔及弟維子永叔與蒙古兵拒戰俱死安南來貢嘉熙元年春正月甲子詔兩淮荆襄之民避地江南沿江州縣間有招集賑恤常慮恩惠不周流離失所江陰鎮江建寧太平池江與國鄂岳江陵境內流民其計口給米期十日竣事以聞二月癸未初以鄭性之知樞密院事鄒應龍簽書樞密院事李宗勉同簽書樞密院事李鳴復罷癸卯詔以朱熹通鑑綱目下國子監并進經筵夏五月壬申臨安大火六月癸巳鄒應龍罷丙午詔建內小學擇宗子十歲以下資質美者三三人置師教之秋八月癸巳以李鳴復參知政事李宗勉簽書樞密院事申屠駘繼冠監都統南來書

卷五 本紀五 八 捕葉山房

王宣戰沒其總管吳桂藥所守走又縱部伍剽劫貶官勒停冬十二月戊寅朔日有食之太史先期言是日日食將既日與金木水火四星俱躔於斗詔損膳避朝以同消弭

二年春正月戊申朔詔文武羣臣舉曉暢兵財各二人三衙諸軍統制舉將材各二人二月戊戌詔近覽李華奏知蜀漸次收復然創殘之際緩撫爲急宜施湯膏之澤淮西被兵恩澤亦如之其降德音諭朕軫恤之意蒙古再遣王概來三月己丑遣周次說爲蒙古通好使夏五月癸未以李鳴復知樞密院事李宗勉參知政事余天錫簽書樞密院事甲申嚴州布衣錢時成忠耶吳如愚以隱居著書並選爲秘閣校勘丙戌以李鳴復參知政事冬十月己丑日生黑子辛未復光州十二月丙午遣臣坐棄光州伏誅三年春正月癸酉以喬行簡爲少傅平章軍國重事李宗勉爲左

丞相史嵩之爲右丞相兼樞密使督視兩淮四川京湖軍馬余天錫參知政事游似簽書樞密院事秋八月戊戌以游似參知政事許應龍簽書樞密院事林畧同簽書樞密院事九月辛巳大饗明堂大赦冬十月許應龍林畧罷十一月丙子以范鍾簽書樞密院事十二月甲子復襄州

四年春正月辛未葬山營室庚辰詔曰朕以渺身托於天下士民公卿之上顧德不類不能上全三光之明下遂羣生之和變異頻仍咎證彰灼夙夜祇思不遑康寧乃正月辛未有流星見於營室太史氏占厥名曰彗災孰大焉天道不遠譴告匪虛今朕痛自克責豈聲利未遠而讓諛乘間欺舉措未公而賢否雜進欺賞罰未當而真偽無別欺抑牧守匪良而犴獄多興欺封人弛備而暴客肆志欺道運相望而流離無歸欺四方多警而朕不悟羣黎有苦而朕不知欺謫見上帝象甚著明愛避正殿減常膳以示側身修行之意二三大臣吾道揆也其協恭以輔朕百爾執事吾法守也其竭忠以告朕使朕得以導和消異不亦善乎布告中外咸知朕意二月癸丑以孟珙爲四川宣撫使夏四月乙巳召督軍右丞相史嵩之還六月江浙福建大旱蝗秋七月乙丑詔今夏六月恒暘飛蝗爲孽朕德未修民瘼尤甚中外臣僚其直言闕失無隱又詔有司賑災恤刑九月喬行簡罷冬十月癸巳詔改明年元十二月丙辰地震己未詔求直言閏十二月丙寅左丞相李宗勉卒以游似知樞密院事范鍾參知政事徐夢象簽書樞密院事

淳祐元年春正月庚寅朔詔舉文武才甲辰詔曰朕惟孔子之道自孟軻後不得其傳至我朝周惇頤張載程頤顧真見實踐深探聖域千載絕學始有指歸中興以來又得朱熹精思明辨表裏

混融使大學論孟中庸之書本末洞徹孔子之道益以大明於世
朕每觀五臣論著啟沃良多今視學有口其令學官列諸從祀以
示崇獎之意尋勅王安石從祀丙午封周惇頤為汝南伯張載都
伯程顥河南伯程頤伊陽伯戊申幸太學謁孔子遂御崇化堂祭
酒進講監學官諸生進秩賜賚有差製道統十三贊就賜國子監
宣示諸生復親書朱熹白鹿洞學規賜焉夏四月丁丑詔以弟與
芮為開府儀同三司萬壽觀使嗣榮王貴謙為開府儀同三司嗣
沂王冬十一月辛卯蒙古主窩闊台卒后主國事十二月丁丑侍
御史金淵劾前四川制置副使彭大雅貪黷殘忍蜀人銜怨乞更
竄責詔除名賴州居住蒙古兵攻普州知州何叔丁判官楊仁舉
闔家遇害蒙古兵圍成都制置使陳隆之一家數百口並遇害蒙
古遣使來議和至淮上守將囚之

南宋書

卷五 本紀五

攝業山陽

二年春正月甲戌游似龍以范鍾知樞密院事徐榮叟參知政事
趙葵同知樞密院事別之傑簽書樞密院事夏五月己酉趙葵罷
六月壬子朔徐榮叟罷丁巳以余玠為四川宣諭使授制置使丙
寅以別之傑同知樞密院事高定子簽書樞密院事杜範同簽書
樞密院事盛夏積雨浙右大水秋七月常潤建康大水兩淮尤甚
九月庚辰朔日有食之辛卯大饗明堂大赦冬十月蒙古兵大入
通州守臣杜霆載其私帑遁十一月辛卯詔諭兩淮節制李曾伯
毋以通州被兵之故不安厥職其督勵諸將勉圖後功己亥日南
至雷電交作詔省躬求直言十二月癸亥蒙古兵連攻叙州都統
楊大全拒戰死丙寅別之傑罷
三年春正月戊寅以高定子兼參知政事尋罷三月丁丑朔日有
食之夏四月壬申布衣王與之進所著局議訂議補下州文學家

古兵破大安軍忠義副總管楊世威堅守魚孔隘詔世威就知大
安軍

四年春正月壬寅朔帝製訓廉謹刑二銘戒飭中外以李鳴復參
知政事杜範同知樞密院事劉伯正簽書樞密院事夏五月戊午
蒙古兵圍壽春府呂文德節制水陸諸軍解圍有功詔赴樞密院
稟議六月庚午朔以呂文德兼淮西招撫使知濠州秋九月甲辰
右丞相史嵩之許終喪喪甲戌以趙葵同知樞密院事

五年春正月乙卯以李性傳簽書樞密院事三月庚子詔嚴賊吏
法夏四月丙戌右丞相杜範卒秋七月癸巳朔日有食之九月辛
亥大饗明堂奉太祖太宗寧宗並侑大赦冬十二月己卯以游似
為右丞相兼樞密使趙葵知樞密院事李性傳同知樞密院事性
傳尋罷壬午以太史奏日食明年正旦詔避殿減膳百官講行闕

南宋書

卷五 本紀五

攝業山陽

政凡可以消弭災變者直言無隱工部侍郎徐元杰侍御史劉漢
弼以言論史嵩之相繼累卒太學生為訟冤詔各給田五百畝緡
錢五千恤其家蒙古兵入蜀權巴州何震權成都府馮有碩權漢
州王驥權成都縣楊兌權資州劉永權潼川府魏鶴死將領關貴
統制白傳才率眾復洋州還遇敵兵交戰將士百五十三人俱沒
於陣詔各贈卹
六年春正月辛卯朔日有食之二月戊辰范鍾罷夏四月戊寅詔
授朱熹門人胡安定呂憲蔡模迪功郎本州學教授給札錄其著
述并條具所欲言者以聞六月壬子以陳韓參知政事秋七月蒙
古主貴由立八月癸丑以秘書少監劉克莊兼崇政殿說書九月
戊辰以賈似道為京湖制置使冬十二月乙未詔許史嵩之致仕
臺諫論其無父無君罪有餘誅請削官還廬

七年春正月乙卯朔詔聞者糾廷非才收召眾正史官之已令致仕示不復用咨爾二三大臣其一乃心務舉實政以輯寧我邦家若辭浮於實玩愒歲月朕何賴焉夏四月庚子以王伯大簽書樞密院事吳潛同簽書樞密院事辛丑以鄭清之為右丞相兼樞密使遊似罷以趙葵為樞密使督視江淮京西湖北軍馬陳韓知樞密院事湖南安撫大使甲辰趙葵兼知建康府行宮留守江東安撫使五月乙亥策士詔求直言弭早六月丙申以早避殿減膳詔中外臣庶直陳過失毋有所諱戊申詔早勢未釋兩淮蜀襄及江閩內地曾經兵州縣遺骸暴露感傷和氣所屬有司收瘞之秋七月乙丑吳潛罷丁卯以別之傑參知政事鄭采同簽書樞密院事

宋罷八月辛卯乃雨

八年春二月乙未福安縣民羅母年過百歲特封婦人有司歲時

兩宋書

本紀五

宋史

存問以厚風化三月蒙古主貴由卒后主國事夏六月戊戌以徐庭卿為樞密使秋七月辛卯以王伯大參知政事應徽同知樞密院事謝方叔簽書樞密院事史宅之同簽書樞密院事伯大尋罷九月辛酉大饗明堂大赦是日雷冬十月甲戌朔別之傑罷九年春正月詔給官田五百畝命臨安府創慈幼局收養道路遺棄嬰兒仍置藥局療貧民疾病閏二月甲辰以鄭清之為左丞相兼樞密使封魏國公趙葵為右丞相應徽謝方叔並參知政事史宅之同知樞密院事夏四月壬寅朔日有食之六月丙寅詔邊郡各立廟一賜額褒忠凡沒於王事忠節顯著者並祠焉守臣春秋致祀冬十一月癸未應徽罷十二月乙巳以吳潛同知樞密院事徐采簽書樞密院事戊午同知樞密院事史宅之卒

十年春三月癸未趙葵罷冬十月辛酉詔諸主兵官行罰母杖脊

傷人命十一月壬申以趙葵判潭州湖南安撫大使台嚴州水

十二年春正月辛丑太學錄楊懋卿以孝行卓異詔旌其門二月

乙卯朔日有食之壬午詔襄郭新復錫賦稅蒙古兵復攻隨郭安

復副總管馬榮率將士拒戰却之夏五月乙巳信州玉山縣盜起

詔罷諸郡經界秋八月丁丑班會天歷辛巳詔改明年元冬十月

癸丑以徐清叟參知政事董槐同知樞密院事壬申詔襄郭新復

其務措置屯田脩渠堰十一月庚寅吳潛罷丙申夜臨安大火越

及乃恩詔求直言閩浙八州郡大水

寶祐元年春正月庚寅朔詔以姪孜為皇子改賜名祚封永嘉郡

王製養善堂記賜之癸卯蒙古兵渡漢江入西柳關京湖都統高

連帥兵禦之二月己酉朔日有食之夏四月乙未詔侍從臺諫給

舍制司各舉帥才二人五月甲午台四川制置使余玠還舉卒秋

八月丙辰以余晦為四川安撫制置使知重慶府江湖閩廣旱溫

台處三州大水

二年春二月甲辰朔詔太常正秦檜諡庚申詔饒州布衣饒魯不事科舉一意經學授州教授三月壬午王善使蒙古留七年來歸夏四月乙丑以徐清叟知樞密院事董槐參知政事六月甲寅侍御史吳燾等論故蜀帥余玠聚斂罔利玠死其子如孫盡竊帑庚之積以歸詔籍其家庚午召四川制置使余晦還閩六月壬申參知政事董槐以邊事孔棘請自帥蜀優詔不允壬午以李曾伯為四川宣撫使秋九月辛亥大饗明堂大赦冬十月癸酉皇子趙進封忠王蒙古城利閬州知閬州兼利西安撫王惟忠下獄詔籍其家斬都市

三年春正月己未迅雷明日起居即牟子才疏言元夜張燈修靡倡優狎嫖有累聖德乞請罷以應天變從之夏六月丙子以王堃簽書樞密院事尋罷監察御史洪天錫劾內官盧允升革宋臣不

四年春三月丙辰帝製字民訓賜親民官夏四月癸未以程元鳳參知政事蔡抗同知樞密院事賈似道參知政事依舊督兵甲辰羅氏免國道報思播言蒙古將由大理取道西南大入邊詔以銀萬兩使思播結約羅鬼為援六月癸未侍御史丁大全疏舉右丞

相董槐夜半以臺牌役隔兵迫出關遂罷相三學生展上書以為言詔槐提舉洞霄宮秋七月甲寅知叙州史俊調舟師迎與蒙古兵戰却之乙卯以程元鳳為右丞相兼樞密使蔡抗參知政事賈似道簽書樞密院事九月甲寅監察御史朱燿言境上日感調度日辛未元史不報冬十一月戊戌京湖圖臣繼上戰功詔曰

兵革吾民重困所當勞來撫摩之樂業比聞官吏乃肆誅求殊失培植邦本之意自今四川制司戒飭屬郡違者罪無赦御史臺其職察矣丑詔戒羣臣洗心修德行毋縱於貨賄其或不悛舉行所成法又開國以來勳臣之裔有能世濟其美而不世其祿者所在州郡以聞以張礪同知樞密院事丁大全簽書樞密院事馬天驥同簽書樞密院事蔡抗輒擅去國奪職奉祠十二月庚申蒙古城東陽

五年春正月丁亥朔賈似道進知樞密院事依舊督兵以吳淵參知政事淵未至卒夏四月蒙古兵攻襄陽安撫高達力戰於白河却之蒙古兵攻苦竹隘詔京湖調兵應援六月丁酉馬天驥罷秋八月庚子以張礪參知政事丁大全同知樞密院事尋卒九月辛酉大饗明堂大赦冬十月丁酉以存簽書樞密院事十一月乙

六年春正月辛亥朔以丁大全參知政事二月辛巳朔以馬光祖為京湖制置使尋兼判湖北路安撫使夏四月乙巳程元鳳罷丁味以丁大全為右丞相兼樞密使存同知樞密院事蒙古主率諸將兵號十萬分三道來侵一趨散關一趨米倉關一趨沔州冬十月戊子蒙古將李璫率兵攻通泰州十一月己酉林存樞王子以朱燿同知樞密院事饒虎臣同簽書樞密院事賈似道進樞密使為兩淮宣撫使丁卯李璫攻海州連水軍海州通判侯富盛戰死閩室遇害將士殺傷殆盡賈似道抗章引咎詔以功自贖十二月戊寅詔改明年元庚辰蒙古兵渡馬湖入蜀詔馬光祖向土蠻舊移司峽州以便策應土蠻光祖討敗蒙古兵於房州臨安大旱

開慶元年春正月丁卯以賈似道為京西湖南北四川宣撫大使
蒙古兵攻忠信州破利州隆慶府諸郡聞達廣安守將相繼降
蒙古又遣浮梁於培之關市三月己巳以呂文德為四川制置副
使夏六月辛巳以朱熠參知政事虎臣同知樞密院事秋七月
蒙古兵圍合州自二月至於是月臣王堅固守力戰蒙古主蒙
哥卒於城下乃解圍九月壬子賈似道表言蒙古兵自黃州浚武
口渡江圍鄂州中外震動庚申以隆慶府簽書樞密院事下詔賈
似道論諸閫進兵冬十月辛未朔大企罷壬申以吳潛為左丞
相兼樞密使賈似道為右丞相兼樞密使依舊舊兵吏辰詔自今
十一日始避殿減膳微樂又詔曰比者蜀道稍寧然干戈之餘瘡
痍未復流離傷折生理何資各爾勿宜之害牧守之臣經痛薄賦
一意撫摩恤軍勞民庶底興復其被兵百姓遷入城郭無以自存
者三省下各郡以財粟賑之十一月乙卯以趙葵為江東西宣撫
使許便宜行事閏月丁丑以向士璧為湖南制置副使知潭州甲
申以呂文德為京西湖北安撫使兼制置使知鄂州十二月己亥
賈似道私與蒙古議和奏鄂州圍解詔論功行賞辛亥詔改明年
元是歲歲出內帑銀帛糴錢犒師發議倉米賑臨安湖北及婺州
景定元年春二月辛酉蒙古遣偏師取道大理山廣南抵衡州向
士璧合劉雄飛兵逆戰於道敗之獲還俘民甚眾丙寅蒙古兵攻
分宜武寧二縣河朔岩都監張興宗死三月戊辰朔日有食之乙
亥詔全岳水衡柳象瑞與國南康隆興江州臨江潭州經兵諸縣
農民失業應開慶元年二稅盡除之辛卯蒙古主忽必烈立蒙古
兵至漢陽鄂州統制張勝力戰死賈似道言自鄂趨黃與敵遇太

戰敗之夏四月戊戌朔侍御史沈炎疏左相吳潛罪請速詔賈似
道正位鼎軸已亥賈似道以計殺蒙古鄂州殿兵上表奏捷已酉
吳潛罷癸丑召還賈似道進少師封衛國公以朱熠知樞密院事
虎臣龍慶炳卒五月癸未以沈炎同簽書樞密院事六月壬寅詔
立忠王禪為皇太子賜字長源甲寅以楊棟葉夢鼎並為太子詹
事秋七月丁卯朔大赦已丑御史何夢然劾丁大全吳潛欺君無
主之罪庚寅以賈似道兼太子少師朱熠皮龍榮沈炎兼太子賓
客辛卯詔丁大全削三秩南安軍居住吳潛奪觀文殿大學士罷
祠建昌軍居住癸巳詔舉孝廉蒙古遣郝經來修好且徵歲幣賈
似道隱其事幽經覓州上聞使至謂宰執曰北朝使來事體實難
似道奏曰和出被謀豈容輕徇若以交鄰國之道來當令八見九
月辛巳大饗明堂大赦冬十月甲辰詔罷丁大全吳潛者臺諫其
屬覺察舉劾以聞當實於法以為同惡相濟者之戒壬戌再貶吳
潛潮州居住十二月辛丑建陽縣嘉禾生一本十五穗詔改建陽
為嘉禾縣
辛未春正月丁丑命皇太子謁孔子於太學乙酉以皇太子請詔
封張栻為華陽伯呂祖謙開封伯從祀孔子廟庭三月壬戌朔日
有食之夏四月乙未以皮龍榮參知政事沈炎同知樞密院事何
夢然簽書樞密院事乙卯龍興潛於循州丙辰竄丁大全於貴州
追削一秩秋七月甲子蜀帥俞興奏知瀘州劉整率所部兵降蒙
古由會計邊費為興所按也戊寅王惟忠家訟冤詔奪謝方叔應
傳恩數丁大全賈授新州團練使貴州安置丙戌吳潛黃循州安
置八月壬辰以呂文德兼四川宣撫使乙巳以江萬里同簽書

樞密院事向士體坐胃邊賡漳州失遣復被逮責償以死趙葵
史之等俱責償賡有差九月乙亥蒙古使郝經久留真州帝
趙葵賡發冬十月丙午以何夢然同知樞密院事丙辰沈炎罷
二月辛卯宰臣奏太子語臣等言近奉聖訓夫婦之道王化之基
男女正位天地大義平日所講修身齊家之道當真履踐勿為
口耳之學請宣付史館為世程法從之甲午以何夢然參知政事
壬寅江萬里罷癸卯冊全氏為皇太子妃臨安大雨水湖秀州水
災南來貢

三年春正月戊子朔詔量移丁大全吳潛黨人更不錄用庚午賜
賈似道第宅于集芳園給緡錢百萬就建家廟二月丁亥朔戊龍
榮罷庚戌蒙古將李璫以連海三城來歸獻山東郡縣詔封璫齊
郡王復其父李全官爵三月乙丑以孫附鳳簽書樞密院事夏六

月庚寅以楊棟同簽書樞密院事庚戌安南陳日喫上表乞世襲
詔日喫及男威兒俱授安南國王秋八月戊戌蒙古兵克濟南殺
李璫事聞詔嚴邊防九月丁丑温州布衣李元老讀書安貧不事
科舉年百有四歲詔授進功郎致仕本郡給俸冬十月甲子以楊
棟簽書樞密院事葉夢鼎同簽書樞密院事並兼太子賓客十一
月丙辰詔奪丁大全團練使新州安置道死

四年春正月壬午詔侍從臺諫給舍卿監郎官以上及制總監司
各舉所知不拘員限不如所舉行連坐法戊子林希逸言肅陽布
衣林亦之陳藻有道之士林公遇幼承父澤奉親不仕詔贈亦之
藻進功郎公遇進贈一官二月丁巳置公田所以刻其貴等領之
夏五月丁酉婺州布衣何基建建寧府布衣徐幾皆得理學之傳詔
並授進功郎本州府教授兼書院山長秋九月辛卯大興明堂大

教用午以何夢然知樞密院事楊棟同知樞密院事葉夢鼎簽書
樞密院事

五年春正月丁丑朔詔曰朕學稽盛帝明王制治保邦曷常不以
人材為先務蓋雖堯舜之法度文武之方策苟非得人是迪是循
則亦徒法而已故必賴濟濟之賢諄諄之士布列中外道德一而
風俗同然後可望其舉行不悖相繼於長久也我國家因之舊進
士一科得人為盛三百年間所以保乂王家垂休億載者厥功茂
哉弊久蠹滋近年尤甚非無佳士穎出由此其選然窮經學古者
或病於詞華植德彌行者難究其蘊奧高才大器者往往局於纖
悉繩墨之末是以官甚凡而才愈乏家殊俗而風益漓至於冒國
法以苟營假儒冠而挾策俚言亂雅勦說趨時使習之者反賊其
良而取之者莫任其咎人情至此咸欲變通蓋披閱先朝名臣奏
議其論取士之法非一惟程頤願兄弟深知治道酌古通今綱條
詳明用意純切令三省詳議參酌其可行者條具以聞務於科舉
令甲無大更張以安安士心而於進士科舉之外所以崇尚經術
考察德行選用材能之道立為一代之典陶成四方之風庶幾豐
芑之仁垂之萬世顧不美歟癸巳出奉宸庫珠香象犀下務場貨
易助收楮幣夏四月戊午太白晝見五月庚辰何夢然罷知建寧
府辛卯以楊棟參知政事葉夢鼎同知樞密院事姚希得同簽書
樞密院事乙未安南奉表謝恩進方物詔賜之仍厚賚以獎恭順
已亥太白經天晝見秋七月甲戌彗星出於柳丁丑詔避殿減膳
求直言言者皆云變由公田賈似道奏辨公避位帝勉留之曰言
事易任事難自古然也卿既任事亦當任事丙申臺臣言楊棟指
彗星為祟尤旗欺天罔君詔棟罷職子祠九月乙未左司諫舒有

開勅建寧府教授謝枋得校文發策忠望騰貶與國軍居住行經界推排法由是江南尺寸之地皆有稅冬十月乙丑詔行關子銅錢法帝不豫丁卯帝崩在位四十一年年六十遺詔皇太子祔即皇帝位咸淳二年十二月上尊諡建道備德大功復興烈文神武聖明安孝廟號理宗

論曰有天下者貴正始理宗之立出於史彌遠矯命可謂不幸矣享國四十餘年彌遠權終丁賈繼政陰邪得志國事日舛自古亂君各賢其臣慨如是也當時諫臣方大璋等每以女寵修費為言則色荒政怠亂所由生徒飾崇儒講藝之虛名易益乎

贊曰大橫之兆乃因避雨慧口開言符命所祐報功之極遂忘跋扈四十餘年始終臣瑜崇儒重道襲封贖古國感民窮

南宋書

卷五 本紀五

掃葉山房

南宋書本紀卷之五終

度宗三帝本紀第六

南宋書卷第六

明錢士升增削許重熙贊

掃葉山房校刊

度宗景孝皇帝諱禕榮王與芮之子理宗親姪也母夫人錢氏生母黃氏嘉熙四年四月九日生帝於紹興榮邸資識內慧七歲始言理宗晚無子託神器焉淳祐中賜名孟啟歷授慶遠軍節度使封益國公又改名孜封建安郡王寶祐元年立為皇子封永嘉郡王二年十月進封忠王十一月加元服字昀景定元年六月立為皇太子賜字長源理宗家教甚嚴鷄初鳴問安再鳴回宮三鳴往會議所參決庶事退入講堂講經史終日手不釋卷將哺復八起居率為常理宗問今日講何經答之是則賜坐賜茶否則為之反覆剖析又不通則繼以怒明日須更覆講五年十月丁卯理宗崩受遺詔即皇帝位戊辰尊皇后謝氏曰皇太后以生日為壽崇節辛未大赦十一月詔國京師諸夏根本民氣宜紆先帝龍顏行厚之使勿困也帥漕兩司合蠲近例歲貢以補助其乏缺所當繼志以剛先帝培養根本之意又詔求直言又詔躬行三年喪本生父嗣榮王與芮依前太師判宗正事尋臣劾官李忠輔何舜卿並竄遠方以葉夢鼎參知政事姚希得同知樞密院事十二月壬寅戒賊吏絕貢羨餘甲辰詔以生日為乾會節初開經筵名講殿曰熙明禮部尚書馬廷鸞進讀大學衍義序陳心法之要是歲浙東西湖南北廣東西福建成都京西潼川夔利路戶五百六十九萬六千九百八十九口一千三百二萬六千五百三十二

咸淳元年春正月辛未朔日有食之二月丁未以姚希得參知政事江萬里同知樞密院事庚申置籍中書記諫官御史言事歲終以考成績壬戌以王爚簽書樞密院事三月甲申薨理宗於永穆

陵夏四月戊午賈似道特授太師閏五月丁未以江萬里參知政事王燦同知樞密院事馬廷鸞簽書樞密院事秋八月蒙古將阿木帥兵至廬州及安慶諸路統制范勝統領張林正將高興副將孟興逆戰死之冬十一月辛丑以留夢炎簽書樞密院事

二年春正月癸丑江萬里罷知潭州二月辛卯詔左右史循舊制立侍御坐前夏四月壬午姚希得罷丁亥王燦罷五月甲寅以王燦參知政事留夢炎同知樞密院事包恢簽書樞密院事秋七月壬寅罷童子科是歲安南來貢

三年春正月己丑朔郊大赦丁酉上皇太后尊號壬辰以王燦知樞密院事葉夢鼎參知政事常挺簽書樞密院事癸卯立全氏為皇后戊申帝詣太學謁孔子以顏淵曾參孔伋孟軻配享黼黻師升十哲邵雍司馬光升列從祀雍封新安伯禮部尚書陳宗禮國南來書

卷八 本紀六

攝政山房

子祭酒陳宜中進讀中庸明日執經官并各學官俱進秩諸生推恩有差二月己未復廣安軍乙丑詔賈似道太師平章軍國重事三日一朝治事都堂三月壬辰以程元鳳為右丞相兼樞密使尋罷夏五月丁亥朔日有食之戊申詔曰比嘗命有司按月給百官俸惟官愈卑去民愈親仍聞過期弗予是吏奉吾命不虔也諸路監司其嚴糾劾六月壬戌以馬光祖參知政事己卯王燦罷秋八月壬戌邊報警急詔諭呂文德申嚴防遏乙丑嗣榮王與芮進封福王辛未以葉夢鼎為右丞相兼樞密使留夢炎知樞密院事冬十月庚申復開州十一月以常挺參知政事馬廷鸞同知樞密院事四年春正月乙巳留夢炎罷庚戌詔曰邇年近臣引去以為高勉

事
引再三弗近益遠往往相尚不知其非義也亦由一二大臣贊勇

去以為眾望相踵至今孟子於齊王不遇故去是未嘗有君臣之情也然猶三宿出晝庶幾改之儒者家法無亦取此乎朕於諸臣允謂無負其弗高尚使人疑於負朕秋九月癸未蒙古築白河城始圍襄樊冬十月戊寅朔日有食之參知政事常挺罷尋卒十二月丙戌包恢罷

五年春正月癸亥葉夢鼎罷以馬廷鸞參知政事甲戌以江萬里參知政事三月丙午蒙古將阿木及宋叛將劉整白自河以兵圍樊城乙卯蒙古鹿門已未詔浙西六郡公田設官督租有差辛酉京湖都統張世傑率馬步舟師援襄樊與蒙古戰於赤灘兩敗之戊辰以江萬里為左丞相馬廷鸞為右丞相兼樞密使馬光祖知樞密院事夏四月高郵縣夏世賢七世義居詔署其門五月己酉馬光祖罷提舉洞霄宮秋七月辛酉大猷明堂大赦丙寅加南來書

卷八 本紀六

攝政山房

上皇太后尊號冬十二月戊子蒙古築南新城六年春正月壬寅以李庭芝為京湖安撫制置使督師援襄樊辛酉班成天歷丙寅以陳宗禮簽書樞密院事趙順孫同簽書樞密院事丁卯帝製字民牧民二訓以戒百官戊辰江萬里罷三月庚子朔日有食之癸丑詔曰吏以廉稱自古有之今絕不聞豈不自章顯而獲於上聞歟其令侍從卿監郎官各舉廉吏將顯擢焉夏四月戊寅以文天祥兼崇政殿說書六月庚午詔太極圖說西銘易傳序春秋傳序天下士子宜肄其文秋七月復開州八月甲申樂清縣嘉禾生詔薦士增四名癸巳詔賈似道十一月乙未陳宗禮罷尋卒十二月己亥蒙古築萬山城是歲合安吉二州嘉興華亭二縣並水災賑之

七年夏六月己未蒙古會兵圍襄陽秋八月壬辰朔日有食之冬十月癸丑從政郎朱鑒孫進羣經要畧十二月辛亥以御史陳伯大言科舉置士籍戊午詔舉廉能材堪縣令者是冬蒙古改國號曰元是歲紹興平江府安慶無爲吉和鎮集諸州饑賑之

八年春正月庚申詔曰朕惟崇儉必自宮禁始自今宮禁敢以珠翠銷金爲首飾服用者無貸臣庶之家咸宜體念工匠犯者如景祐制必從重典又詔有虞之世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漢之爲吏者長了孫則其遺意也北年吏習嫚薄人懷一切計日待遷事未克究又舉而之他吏習玩竊弄官政吾民奚賴焉繼自今內之耶曹外之牧守以上更不數易其有治狀昭著自宜獎異夏五月李庭芝遣部轄張順張貴將兵援襄陽兵敗二將先後死之六月丙申貶資政殿大學士皮龍榮衡州安置道卒丁酉以章鑑

同簽書樞密院事秋八月丙辰朔日有食之九月辛未大襲明堂大赦是日賈似道憾帶御器械胡顯祖輒去位詔能顯祖出其妹貴嬪爲尼似道始還冬十一月乙卯馬廷鸞罷子嗣十二月甲寅以葉夢鼎爲右丞相兼樞密使是歲臨安大雨水紹興六邑水賑之

九年春正月乙丑阿朮劉整破樊城守將范天順年富死之二月庚戌呂文煥以襄陽府降於元三月壬午詔建機速房於中書以革樞密院漏泄稽違之弊夏四月癸巳詔曰迺者邊吏弗戒致有重難將士頻歲暴露邊民蕩析離居盡傷朕心爾爾守臣有土有民宜宜身率諸將宣揚國威以賞戮用命不用命爾爾守臣有土有民宜申儆國人保固封守爾爾將尚迪果毅一乃心力各以其兵敵王所愾今朕多誥爾其悉聽明訓毋懈毋懈習於故常功多有厚賞

爾不克用勸罰固不得私也又如中外大小臣僚有材識超卓明蓋御之宜懷攻守之畧者密具以聞一如端拱二年制書朕嘗虛心以聽五月庚辰詔諸人上書請以丞相似道督兵者不允餘付機速房六月己丑給事中陳宜中請正范文虎不力援襄之罪買似道庇之止降一官癸卯京湖制置使汪立信言襄樊之禍皆由范文虎及俞興父子間月丙辰朝散郎師顯行進汪皇朝文鑑秋七月癸巳復洋州戊戌復馬驢山九月辛巳以章鑑簽書樞密院事陳宜中同簽書樞密院事冬十一月壬午子昂授左衛上將軍封嘉國公是月以陳奕爲沿江制置使夏貴爲淮西制置使李庭芝爲淮東制置使

十年春正月賈似道母死詔以幽蓐葬之似道起復視事夏四月己卯子昂授左衛上將軍進封永國公五月壬寅張瑄表請城馬驢虎頭山或先築其一以據險要六月元主諭諸將率兵南伐且數賈似道負約執紼經之罪命水陸並進秋七月癸未帝崩在位十一年年三十五遺詔太子顯卽皇帝位八月上尊諡廟號度宗帝在東宮以好內聞及卽位荒淫益甚故事宮女被幸者侵晨必請寢門謝恩一日謝恩者三十二人

論曰理宗末年蒙古逼我疆圍蓋權臣賈似道實啟之慶度宗昏弱復拱手聽其所爲故政愈參而敵愈迫憤敗之勢岌岌然不可支譬如病者始終付於庸醫至沉劇而莫悟也哀哉帝顯度宗子也母皇后全氏咸淳六年九月己丑生帝於大內九年授左衛上將軍封嘉國公十年七月癸未度宗崩奉遺詔卽皇帝位年四歲謝太后臨朝稱制甲申兄昱進封吉王弟昀進封信王賈似道以文彥博故事獨班起居丙戌上皇太后尊號曰壽和

聖福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又詔以生日為天瑞節辛卯以朱
禪孫為京湖四川宣撫使八月癸丑大霖雨天日山崩九月癸未
元兵大會於襄陽分兵一入淮一趨鄂一徇荆南甲午開經筵
冬十月丁未饒州布衣董應進詣史纂約兵鑑刑鑑詔充史館
編校文字乙卯令州縣行義田義役丁巳元兵攻鄂州張世傑力
戰禦之遂去由藤湖入漢戊午鄂州副都統趙文義追戰全子湖
死之乙丑以章鑑同知樞密院事陳宜中簽書樞密院事丙寅元
兵破沙洋城總管王虎臣與守隘官王天用皆被執十一月庚辰
以陸秀夫為准東安撫制置司參議官丙戌以上樞為左丞相章
鑑為右丞相並兼樞密使十二月癸丑元兵攻陽邏堡夏貴以兵
力守都統制王達出戰死丙辰元兵復攻陽邏堡都統制劉成以
定海水軍戰死夏貴敗沿江縱兵大掠歸廬州已未知漢陽軍王
南來書
卷六 宋紀六
儀以城降于元呂文煥以元兵攻鄂州都統程鵬飛提舉張晏然
以城降癸亥詔賈似道都督諸路軍馬以孫虎臣總統諸軍詔天
下勤王甲子起李芾為湖南提刑乙丑以高達為湖北制置使詔
邊費浩繁吾民重困貴戚釋道田連阡陌安居暇食有司賑其租
稅收之庚子程鵬飛以元兵徇黃州知州陳奕隆李庭芝以兵勤
王
德祐元年春正月甲戌陳奕以元兵入蘄州知州管景模降王午
攢度宗於永紹陵乙酉以陳宜中同知樞密院事提舉江州興國
宮呂師夔與知州錢真孫以江州降於元丙戌元兵徇江州知安
東州陳巖夜遁邳州降知壽昌軍胡夢麟寓治於州自殺戊子知
南康軍葉開降於元戊戌池州都統張林降於元元兵徇安慶知
府范文虎降通判夏椅仰藥死知德安府來興國知達州解汝忠

相繼以城降於元二月庚戌元兵入池州權守趙鼎發自經死買
似道遺宋京如元軍請稱臣奉歲幣不得請而還庚申孫虎臣與
元兵戰敗績奔魯港夏貴不戰而去似道與虎臣以單舸奔揚州
諸軍盡潰壬戌元兵入饒州知州唐震死故相江萬里赴水死通
判萬道同以城降沿江制置大使趙潛知鎮江府洪起畏知寧國
府趙與可知隆興府吳益皆棄城遁知和州王喜以城降於元建
康都統翁福出迎元兵甲子元兵至臨江軍知軍鮑康死賈似道
上書請遷都乙丑詔百官議遷都左丞相王燭言已不能與大計
遂去鄂州守將張世傑帥兵入衛復饒州江西提刑文天祥以兵
勤王丙寅以文天祥為江西安撫副使知贛州趙八衛戊辰湖南
提刑李芾以兵勤王知江陰軍鄭端棄城遁知無為軍劉權知太
平州孟之晉皆以城降于元己巳元兵攻嘉定都統侯興力禦死
南來書
卷六 宋紀六
以陳宜中知樞密院事會淵子同知樞密院事文及翁簽書樞密
院事倪普同簽書樞密院事呂燭為浙西江東宣撫招撫大使
始遣元使郝經等歸庚午賈似道有罪罷趙與可知除名辛未右丞
相章鑑遁三月壬申朔復茶鹽市舶法凡賈似道不恤民之政次
第除之殿前指揮使韓震請遷都知樞密院陳宜中殺之癸酉建
康都統徐鉉榮鎮江統制石祖忠相繼降於元甲戌元兵攻無錫
縣知縣阮應得出戰一軍皆沒應得赴水死乙亥詔諭呂文煥陳
奕范文虎使通和議恩兵以王燭為左丞相兼樞密使丙子下詔
罷已以陳宜中為特進右丞相兼樞密使侍御史陳過御史潘文
卿先後奏請寬貸似道并治其黨人詔捕翁應龍下臨安府獄龍
罵賊中王庭劉良貴游汶朱浚陳伯大董樸賈洪起畏鎮江自效
已卯杖翁應龍刺配吉陽軍命王燭陳宜中並都督諸路軍馬王

午復吳潛向士璧官知常州趙與鑑開元兵至通常民錢皆以城
降於元甲申元兵攻西海州安撫丁順降乙酉知東海州施居文
降於元詔加張世傑保康軍承宣使總都督府諸軍丁亥有星二
闕於中天頃之一星隕已丑加呂文福保康軍承宣使趙入衛文
福至饒州殺使者入江州降於元庚寅左司諫潘文卿右正言李
可同知樞密院曾淵子兩浙轉運副使許自浙東安撫王霖龍相
繼皆遁發書樞密院文及翁佩普諷臺臣劾已章未上亟出關遁
辛卯太皇太后詔榜朝堂曰我朝三百餘年待士夫以禮吾與嗣
君遭家多難爾小大臣未嘗有一言以救國者內而庶僚昨官
離次外而守令委印棄城耳目之司既不能為吾糾察二三執政
又不能倡率羣工方且表裏合謀接踵背逆平日讀聖賢書自諉
謂何乃於此時作此舉措生何面目對人死亦何以見先帝天命
南宋書 卷六十六 九 楊葉山房

未改國法尚存其在朝文武官並轉工資其負國棄子者御史臺
覺察以聞守將張濡殺元行人嚴忠範於獨松關執尚書廉希賢
至臨安重創死知滁州王應龍知平江府潛說友知廣德軍令狐
榮知安東州孫嗣武岳州總制孟之紹相繼以城降於元以甲申以
陳合同簽書樞密院事夏四月壬寅統制洪福率眾復鎮興寧乙
巳元兵入廣德知縣王汝翼與寓居官趙時晦率義兵迎戰被執
死丙午元兵破沙市城都統孟紀死監鎮司馬夢求自經死壬子
以高斯得簽書樞密院事總統張敏與元兵戰豐城死乙卯以福
王與芮為武康寧江軍節度使判紹興府庚申知金壇縣李成大
率義局兵與元兵戰被執不屈與二子俱死壬戌元兵攻真州知
州苗再成帥兵禦之敗績庚午元兵乘勝至揚州都撥發官雷大
震出戰死姜才兵亦敗是月京湖宣撫朱禔孫湖北制置副使高

達以江陵降於元常德鼎澧諸州皆相繼降五月癸酉元兵至寧
國縣知縣趙與籍出戰死丁丑劉師勇復常州加和州防禦使助
統書守常以張彥守呂城兵威稍振由是浙右諸城降元者復與
張世傑軍合辛卯籍潛說友吳益呂文煥孟之紹陳奕范文虎家
丙申詔張世傑張彥阮克己仇子真四道出兵已亥吳繼明復蒲
圻通城崇陽三縣六月庚子朔日食既星見雞鶩皆歸成都安撫
使魯萬壽以嘉定諸城降於元辛丑太皇太后詔削聖福尊號以
應天戒命侍從官已上各舉材堪文武者五人廷臣各舉三人雖
在謫籍亦聽舉之庚戌誅翁應龍籍其家甲寅留夢炎入朝主燭
陳宜中並請相夢炎自求罷詔二相毋藉此求閑以燭平章軍國
軍事陳宜中為左丞相夢炎為右丞相並兼樞密使都督諸路兵
乙卯詔求直言知叙州郭漢傑知瀘州梅應春知富順監王宗義
南宋書 卷六十六 九 楊葉山房

相繼以城降於元秋七月辛未張世傑與劉師勇孫虎臣大山舟
師與元將阿朮戰焦山下元人以火矢夾攻萬艘俱焚軍士投江
溺死無數世傑奔岡山師勇還常州虎臣還真州呂城失守張彥
被執降於元甲戌徙賈似道居婺州會子雷州廖登中貶昭州
王庭妃梅州寧國史楊忠義率義兵出戰死丁丑徙賈似道建寧
府庚寅賈似道責授高州團練副使循州安置籍其家追復庚龍
榮官辛卯陳宜中每與王燭不協燭子燦京學士劉九皋等伏闕
上書論陳宜中擅權黨賈似道沮文天祥復棄城降遁之守將又
曰師勇狼子野心而使之通好乞盟張世傑步兵而用之於水劉
師勇水兵而用之於步恐誤國不止一似道也宜中徑去遣使四
羣召之下至尋下九皋等於臨安獄罷燭為醢泉觀使乙未以陳
文龍簽書樞密院事丙申以開慶兵禍追罪史嵩之奪其諡八

月壬寅右正言徐直方遁以李芾爲湖南鎮撫大使知潭州乙巳吳繼明復平江縣庚戌劉師勇復呂城甲子以文天祥爲浙西江東制置使知平江府九月辛巳大饗明堂赦丙戌會稽縣尉鄭虎臣部送賈似道之貶所至漳州殺之元兵入泰州知州孫虎臣自殺冬十月己亥加張世傑沿江招討使劉師勇福州觀察使總統出戍兵丁未以留夢炎爲左丞相陳宜中爲右丞相並兼樞密使壬戌元將伯顏發建康分道來侵李世修以江陰降於元元兵圍潭州知州事李芾力戰禦之十一月庚午以陳文龍同知樞密院事黃輔同簽書樞密院事戊寅元兵破廣德軍已卯破四安鎮正將胡明等死召文天祥入衛壬午元兵至隆興府黃萬石棄撫州遁轉運判官劉榮以隆興降於元甲申元伯顏兵攻常州數月不下城破屠其民知州姚青通判陳昭都統王安節並死劉師勇突圍走臨安已丑元兵破獨松關馮驥死張濡遁邨邑望風皆遁辛卯元兵入撫州都統密佑死甲午權禮部尚書王應麟遁乙未左丞相留夢炎遁十二月庚子以吳簽書樞密院事遣柳岳奉書詣元軍稱盜殺廉尚書乞班師脩好癸卯以陳文龍參知政事謝堂同知樞密院事丁未元兵入平江府遣使召留夢炎王應麟皆不至戊申張世傑入衛癸丑遣宗正少卿陸秀夫刑部尚書夏士林兵部侍郎呂師孟使元軍詔呂文煥趙孟桂通好庚申復遣柳岳等詣元軍所請至高郵民殺之元兵破大洪山知隨州朱瑞履降癸亥復遣使召留夢炎不至

二年春正月乙丑朔元兵陷潭州知州李芾拒守力盡闔門死守將胡繼明劉忠孝以城降寶慶亦降通判曾如驥死陸秀夫等至元軍求稱姪納幣不從稱姪孫不從戊辰陸秀夫等還太皇太后

命用臣禮已巳嘉興守劉漢傑以城降於元庚午參知政事陳文龍上疏歸養以黃鑑參知政事辛未以吳堅爲左丞相兼樞密使常琳參知政事日午宣麻慈元殿文班止六人諸關兵盡潰遣監察御史劉岳奉表稱臣於元上元主尊號曰仁明神武皇帝歲奉銀絹二十五萬乞存境土以奉蒸嘗癸酉左司諫陳孟虎監察御史孔應得遁甲戌元兵至瑞州知州姚巖遁丁丑以夏士林簽書樞密院事數日遁已卯參知政事常琳遁三學生誓死不去特與放釋褐出身元兵入安吉州知州趙良淳自經死癸未進封兄昱爲益王判福州弟昀爲廣王判泉州以留夢炎爲江東西湖南北宣撫大使甲申元兵至阜寧山遺監察御史楊應奎上傳國璽降表表稱臣所存宗社丞相陳宜中遁張世傑蘇劉義劉師勇各以所部兵去乙酉以文天祥爲右丞相兼樞密使都督丙戌以家鉉翁簽書樞密院事賈餘慶同簽書樞密院事知臨安府命文天祥同吳堅使元軍元人拘天祥於軍中堅還戊子知建德軍方回知婺州劉怡知處州梁椅知台州楊必大皆降於元知臨江軍滕巖瞻遁二月丁酉朔日中有黑子相盪如鵝卵辛丑詔諭郡縣使降元元將伯顏遣人入臨安封府庫收史館禮寺圖書及百司符印告敕王賈遺賈餘慶吳堅謝堂劉岳家鉉翁充祈請使元拘賈餘慶等及文天祥於軍中元兵屯錢塘江沙上太皇太后望祝曰海若有靈當使波濤大作一洗而空之潮三日不至益王廣王奔溫州夏貴以淮西降於元知鎮興軍洪福死三月丁丑元伯顏入臨安執張濡殺之以帝及皇太后全氏度宗母夫人黃氏福王與芮等北去官屬三學生皆從行惟太學生徐應鑣及二男一女赴井死特宦女百人赴水死夏五月丙申元主以帝爲瀛國公陳宜中

論曰宋至德祐疆土存者無幾及行都陷幼帝與太后入燕
二王雖奔餘圻其能殖乎太后爲尼帝學佛帝長自悼羈旅
賦思歸之詩讀之可爲於邑子曰完普元季有託宋名號起
兵者遂遷之沙州云

端宗愍孝皇帝名昰度宗長子也母淑妃楊氏度宗崩謝太后召
賈似道等入宮擬所立衆謂帝長似道利幼君乃立嫡是爲孝恭
懿聖皇帝而封帝爲吉王昺爲信王德祐三年正月元兵迫臨
安乃封帝爲益王判福州以駙馬都尉楊鎮及楊亮節俞如圭爲
提舉元兵至皋亭山鎮等奉之走婺州伯顏入臨安遣兵趨婺召
鎮以王還鎮聞之曰我將就死於彼以緩追兵亮節等遂負帝及
昺徒步匿山中七日走温州陸秀夫蘇劉義續追及於道遣人名

陳宜中於清澳宜中來謁復召張世傑於定海世傑亦以所部兵來溫之江心寺高宗南奔時嘗至是有御座在寺中衆相率哭座下奉帝爲天下兵馬都元帥廣王副之太皇太后尋遣一宦者以兵八人來召帝及廣王還宜中等沉之江中遂入閏五月乙未朔陳宜中等乃奉帝卽皇帝位於福州改是年爲景炎元年升福州爲福安府用楊淑妃爲皇太后同聽政進封第昺爲衛王以陳宜中爲左丞相兼都督李庭芝爲右丞相陳文龍劉黼參知政事張世傑陸秀夫簽書樞密院事蘇劉義殷前都指揮使王剛中知福安府劉黼未至卒詔吳浚趙潛傅阜李珪翟國秀等分道出兵是日郊赦黎明有大聲出府中衆皆驚仆文天祥自鎮江亡歸以爲右丞相兼知樞密院事遣其將呂武入江淮招豪傑杜汧如温州募兵召揚州守將姜才爲保康軍承宣使元兵至衢州故相留廖

炎降江西制置使黃萬石率所部降經畧使知廣州徐直諒聞江西湖南已降元遣人赴江西送款六月丁卯元呂師襄遣兵徇廣州直諒聞帝卽位於閩遣將拒元兵於石門敗績直諒遁元將入州授奔還諸將官有黃俊者拒不受死丙子吳浚聚兵於廣昌復南豐宜黃寧都三縣翟國秀復秀山傅卓至衢信諸縣民多應者詔右丞相文天祥同都督諸路軍馬秋七月丁酉文天祥開府南劍州經畧江西吳浚兵敗翟國秀引還傅卓兵敗降於元李廷芝姜才自揚州赴召至泰州揚州守將朱煥泰州裨將孫貴皆降於元庭芝才被執死八月漳州亂命陳文龍爲閩廣宣撫使討之張世傑遣兵助吳浚與元將李恒戰兵敗奔寧都元兵破真州守將苗再成死九月以興化石手軍亂復命陳文龍知興化軍東筦人熊飛與新會令曾逢龍相繼起兵會趙潛達復韶州廣州元呂師襄等聞之引兵入梅嶺冬十月壬戌朔趙潛道曾逢龍就熊飛禦元兵於南雄逢龍戰死飛奔韶州守將劉自立以城降飛率兵巷戰兵敗赴水死呂師襄等屠韶州授自立招討使特元兵分三道來侵十一月元將阿剌罕董文炳攻處州李珏以城降甲辰秀王與樺逆戰於瑞安觀察使李世達死與樺及其弟與櫨子孟備監軍趙由瑯察訪使林溫被執皆死阿剌罕兵至建寧府執守臣趙崇鑑知邵武軍趙時賞知南劍州王積翁並棄城遁乙巳陳宜中張世傑以元兵漸迫奉帝及衛王楊太后以下俱航海時兵衛幾五十萬人由東港入海與元兵遇天霧晦不辨舟得以進癸丑元阿剌罕入福安府府尹王剛中以城降兵部侍郎朱潛仰藥死帝至泉州招撫使蒲壽庚作亂遂如潮州英德守臣凌彌堅徐夢得

元十一月辛酉朔趙潛廣州遁乙丑制置使方興亦遁吳

凌退走入瑞金戊辰蒲壽庚及知泉州田真子以城降於元乙酉興化軍通判曹澄孫以城降於元知軍陳文龍被執死帝舟次惠之海豐聞復廣州呂師襄等以軍餉不繼退走以梁雄飛守之時經畧使劉應龍導帝舟至廣州港口轉運使姚良臣作行宮迎帝入州治元兵守江者拒之不果入帝舟還大海駐師秀山尋家子惠州之甲子門郡人龍圖閣待制張鎮孫梅居集海上潰軍與都統凌震集鄉兵潛分東西二路圖恢復詔以鎮孫為廣東制置使兼經畧安撫使

二年春正月元兵破汀關王寅吳凌棄瑞金遁文天祥奔漳州凌降於元知循州劉興知潮州馬發之相繼降於元二月元兵畧廣州廣東諸郡皆降帝舟次廣之梅蔚三月文天祥復梅州陳文龍從子璫舉兵殺守將林華復興化軍夏四月文天祥復興國縣南朱審

卷六 本紀六

十四

楊葉山房

張鎮孫復廣州元梁雄飛出走帝舟次廣之官富場五月張世傑將兵復潮州文天祥提兵自梅州出江西八會昌縣淮民張德興起兵應之六月辛酉文天祥復粵都秋七月文天祥遣兵復吉贛諸縣衡山人趙礪撫州人何時起兵應之乙巳張世傑遣將高日新復邵武軍八月文天祥諸將兵皆敗乃引兵即鄒淵於永豐源兵潰王中天文祥兵敗於興國甲申天文祥至空坑兵盡潰挺身走循州諸將皆為元將李恒所執元遣將塔出哈喇歹等趨黃州九月戊申元將也的迷失被邵武軍八福州帝舟次廣之淺灣張世傑帥師援廣州安撫使方輿出禦塔出于石門戰敗冬十月張元將唆都破興化軍陳瓚死乙巳張鎮孫集戰船二千艘及塔出呂師襄大戰於海珠寺敗績十一月元將塔出與呂師襄圍廣州張鎮孫及侍郎譚應斗以城降劉深攻帝於淺灣張世傑戰敗

乃奉帝退保秀山陳宜中入占城遂不返十二月丙子帝至井澳颶風大作舟敗幾溺帝驚悸成疾旬餘諸兵士稍稍來集死者十四五丁丑元將劉深追帝至七州洋執衛王提舉官俞如圭以歸三年春正月元將不花破重慶府制置使張珪死西川州郡俱失二月呂師襄以張鎮孫及其妻子赴燕鎮孫自經死於庾帝舟次廣州元將唆都破潮州屠其城權知州事馬發死三月文天祥復忠州都統凌震及轉運判官王道夫復廣州帝欲往居占城不果遂駐化之碙洲會淵子自雷州來以為廣州宣諭使夏四月戊戌帝崩於碙洲年十一衛王哥立上尊諡曰裕文昭武廟號端宗

帝昀度宗第三子也母脩容命氏累封衛王景炎三年四月戊辰端宗崩眾欲散去簽書樞密院事陸秀夫不可越二日庚午與眾奉帝嗣位於碙洲時年八歲楊太后仍同聽政以陸秀夫為左丞南朱審

卷六 本紀六

十五

楊葉山房

相兼樞密使以張世傑為樞密副使加少傅蘇劉義為開府儀同三司殿前都指揮使有黃龍見海中五月癸未朔是年為祥興元年乙酉升碙洲為翔龍縣遣張應科王用取雷州應科與元兵三戰皆不利用遂降於元六月丁巳張應科與元兵戰於雷州死知高州李象祖降於元己未帝徙居新會之崖山造新屋三千間行宮三千間正殿曰慈元楊太后居之己巳有大星隕于廣南聲如雷數刻乃已庚辰升廣州為翔龍府秋八月庚申月貫南斗乙丑右丞相文天祥母喪起復以天祥兼樞密使都督諸路兵馬己巳加張世傑大傅封越國公文天祥少保封信國公王中以姚良臣為右丞相夏士林參知政事王德同知樞密院九月張端宗於永福陵冬十月元蒙古漢軍數路並進張宏範以舟師由海道襲漳潮惠三州李恒以步騎由梅嶺襲廣州阿里海牙遣人招安撫使

趙與珞及山安國黃之傑等於瓊州不從十一月癸巳瓊州民作亂執趙與珞等降于元與珞安國之傑皆死閏月李恒兵至清遠王道夫迎戰大敗恒遂繫安國海上將吏宋邁等二百人力戰皆被執奪三百艘庚戌道夫棄廣州遁王戊震遁癸亥恒入廣州以待宏範十二月壬午王道夫攻廣州與李恒戰皆被執凌廣兵繼至亦敗文天祥趨海豐王寅元兵執文天祥於五坡嶺凌廣兵敗於芝罘震走厓山與翟國秀軍合

二年春正月己酉朔帝在厓山丁巳登海舟壬戌元張宏範率兵侵厓山庚午李恒兵至張世傑以舟師碇海中基結巨艦千餘中植外舳貫以大索四周起樓柵如城堞艦皆塗泥縛長木以拒火舟宏範至港口呼世傑與語不從文天祥在宏範軍中宏範令天祥以書諭世傑天祥亦不從世傑使先鋒將周文英挑戰十餘合

皆敗宏範益舟師據海口我師不得進退糧路絕兵士茹乾飲鹹旬日皆病世傑猶率蘇劉義方興等日大戰宏範遣人語厓山士民曰汝陳丞相已去文丞相已執何戰為士民亦無叛者二月癸未有黑氣出山西李恒乘早潮退攻于北張世傑以淮兵殊死戰至午潮上張宏範攻于南南北受敵軍士困甚俄一舟檣旗仆諸舟檣旗遂皆仆世傑知事去乃抽精兵八中軍諸軍潰翟國秀凌震及劉俊等解甲降會霖且風雨昏霧四塞世傑與蘇劉義斷維以十餘舟牽港而去陸秀夫走帝舟帝舟大且諸舟環結度不得出走乃負帝投海中後宮嬪御及羣臣多從死者越七日浮尸十餘萬人元卒有求物尸問者遇一尸小而暫衣黃衣負詔書之寶取寶以獻宏範宏範亟往求之已不獲矣遂以帝崩報年九歲楊太后聞之撫膺大慟曰我忍死問關至此者正為趙氏一塊肉

而今無望矣亦赴海死世傑葬之海濱已而世傑亦自溺死其隨帝赴水死者禮部尚書徐宗仁等江南諸傳帝在占城元主詔遣捕帝及陳宜中宋之遺民推奉工部侍郎馬南寶為帥制置使黎德招討使梁起莘以迎駕起兵眾至二十萬為元總管王守信所敗起莘降元德與南寶皆死宋自建隆至是凡三百二十年而亡是年乃元至元十六年也

論曰恭帝之北遷也二王南走海微其臣相繼擁立力圖興復勢孤迎窮幾緒竟絕蓋符汴杭閩廣之讖云按宋都汴百六十八年南渡復歷百五十二年享國之久幾與漢埒視唐則過之昔范曄論漢中興由高祖孝文之寬仁結於民而不能忘歐陽脩論唐之祖宗德澤制度足為後世賴故能久享天命若宋家之積仁厚尚禮義其效亦豈誣哉

贊曰度既庸弱不能自存賈森一敗勢同土崩三幼相繼而延得征灰燼難滅烈烈臣視

南宋書本紀卷之六終

后妃紀第七

南宋書卷第七

明錢士升增削許重熙贊

掃葉山房校刊

靖康初瑤華宮火孟后步行出宮至相國寺前兄子孟忠厚私宅
欽宗議復位號未及宣而京城破六宮有位號者皆北遷后以廢
且不在宮故獨免張邦昌僭立迎居延福宮號宋太后邦昌避位
尊稱元祐皇后垂簾聽政后使兄子忠厚同馮澥李回迎康王於
濟尋降手書播告天下復遣宗人士褒內侍邵成章奉圭寶乘輿
服御於王王即帝位於南京后于東京撤簾改稱隆祐皇太后上
將幸揚州詔忠厚奉太后如杭州明年苗傅劉正彥作亂請太后
抱皇子聽政太后諭之曰強敵在前我一婦人抱三歲兒決事何
以爲國固拒之帝恐生變即下詔禪位皇子太后垂簾聽政倚朱
勝非處分勝非以計脫韓世忠妻梁氏令其諭止世忠實速之求

南宋書

卷七 后妃

掃葉山房

世忠兵至太后喜曰吾責寡矣再以手扎趨帝還宮太后一出御
殿乃命撤簾帝幸建康命鄭穀衛太后繼發會防秋迫衛太后往
洪州滕康劉珪從行楊惟忠以兵衛過落星寺舟覆人溺死十
數太后舟無虞既至洪金人自大治徑至康王急奉趨吉金人迫
急太后乘舟夜行舟人景信反惟忠兵潰失宮人一百六十康王
俱遁太后與潘妃履農夫肩輿而行遂入虔州土豪陳新國城步
將胡友破之於城下帝聞遣辛企宗迎太后歸越太后生辰置酒
宮中從容謂帝曰宣仁太后之賢古今未有其比奸臣肆爲謗誣
國史尚未明定豈足傳信帝乃更修兩朝實錄崩年五十九祔廟
在昭懷后上後改諡昭慈聖獻后性節儉月供千緡而止外家恩
澤未嘗陳請

章太后崩人高宗母也入宮累遷婉容進封德賢妃從徽

宗北遷建炎改元遷尊爲宣和皇后已尊爲皇太后三代俱追封
王爵帝以太后久未歸每輟感曰金人若從朕請餘非所問也金
人來議和帝曰朕有天下而養不及親徽宗無及矣今立誓信當
明言歸我太后朕不恥和命何錫曹勛報謝召至內殿諭之曰朕
北望庭闈無淚可揮卿見金主當曰慈親之在上國一老人耳在
本國則所係甚重以至誠說之庶有感動鑄至金國再三懇始允
遣其臣高居安完顏宗賢扈行帝親至臨平奉迎初見太后喜極
而泣入居慈寧宮壽節始用樂謁家廟家屬遷官二十人太后有
智慮初金人許還三梓宮太后恐其反覆呼役者畢集然後起攢
時方暑金人憚行后稱貸於金使得黃金三千兩以犒其衆由是
途中無間言帝侍太后或至夜分未去太后曰且休矣聽朝宜蚤
又謂帝兩宮給使宜通用不然有彼我之分而後言易入十九年

南宋書

卷七 后妃

掃葉山房

太后年七十即宮中行慶禮牡丹盛開太后欣然步至花所留宴
竟日太后苦目疾有道士自言善醫一日瞭然再請之道士曰留
一以存誓可也初歸行時湯聖臥于車前曰爲我語九哥我得太
乙宮使足矣太后諾而導之及歸竟不符道士言及太后驚曰吾
師神人也遂損一目二十九年太后年登八十復行慶禮九月得
疾筋脈顯仁太后性節儉有司進金唾壺令易塗金所得供費多
積於庫喪葬所用皆仰給焉初后與喬貴妃俱侍鄭后約先貴母
相忘既而喬妃得幸遂引章靖康同北遷羣比歸喬以金五十兩
送金使高居安曰願好護姊還江南因舉酒酌章曰姊歸卽爲太
后妹無違期終於朔漠矣相大慟別

高宗元妃邢皇后開封人聘入康王邸王出使夫人留居蕃衍宅
金入京從三宮北遷上皇時曹勛歸夫人脫所御環付勛曰幸白

大王願如環早得見也尋道回為皇后紹興九年崩於五國城年三十四高宗虛中宮者十六年太后回鑾并以梓宮還諡懿節

潘賢妃開封人高宗納於康邸生元懿太子將立為后不果立為賢妃卒

吳皇后開封人年十四入宮高宗播遷后常以戎服侍左右從幸四明衛士謀變入問帝所在后給之以免后善翰墨與張氏並為婉儀邢后崩開至立為皇后顯仁太后嚴肅后身承起居順適其意取詩序之義扁其堂曰賢志初伯瑄召入宮后與張潘二妃並坐潘新喪皇子慘然無緒張引逗之遂投張懷中因命育之后亦請育一子得伯以張卒并育於后后視之無間伯瑄立為皇子封建王出玖居紹興高宗內禪詔后稱太上皇后上皇崩移慈福宮

南宋書

補葉山房

光宗即位更號紹興四年壽八十加號壽聖隆慈備福孝宗崩始正太皇太后之號光宗疾不能執喪宰臣請重簾主喪事代行祭奠禮尋用趙汝愚請垂簾宣光宗手詔立皇子嘉王為皇帝慶元元年加號光祐前年八十三諡聖烈

高宗嬪御張婉儀外有劉婕妤劉婉容張夫人馮美人韓才人吳氏李氏王氏婕妤嬌修夏月以水晶飾脚賜帝命取為婉婉容招權遣入諷蕃商獻明珠香藥許以官為加官所奏幸醫王繼先欲殺劉婉容與繼先言合帝大怒廢之李氏王氏俱明曉上皇嬖之及崩憲聖每見二人輒感憤孝宗即位追諡命許白便

孝宗元配郭后為普安王時所納祥符人生莊文太子情親繼王愷光宗仰悼肅王恪慶年三十一受禪後追冊為皇后諡成穆宣后宣春人謝后升陽人皆盛舉侍御後先賜普安王即位踰年

上皇命立夏為皇后三年崩諡成恭中宮虛位多年謝妃侍帝過德壽宮上皇諭意立為皇后光宗受禪尊號壽成皇后孝宗崩尊為皇太后慶元初加號慈祐太皇太后崩諡成肅后性儉澣濯衣有數年不易者 蔡妃入宮為紅霞帳拜貴妃薨 李妃入宮為典字進婕妤好卒李燕在經筵嘗陳省後宮費帝曰朕老矣安有是近弄李妃用三萬緡耳帝雖在位久後宮寵幸無著聞者

光宗李皇后安陽人節度使道之女初生有黑鳳集於庭前越名鳳皇甫坦善和人道出諸女坦見后驚曰此女當母天下坦言於高宗聘為恭王妃生嘉王既立太子妃妒悍嘗訴左右於高孝兩宮高宗不憚謂吳后曰是婦將種吾為皇甫坦所誤孝宗亦屢訓后行當廢汝太子即位冊為皇后帝得心疾孝宗購得良藥欲因至宮飲之宦者偷訢告后后大疑之嘗內宴后請立嘉王為太子

南宋書

補葉山房

孝宗不許后曰妾六禮所聘親生子何為不可后謂孝宗有廢立意帝惑之遂不朝帝嘗浣悅宮人手白他日送食合於帝飲之則宮人兩手也黃貴妃有寵帝親如宿齋宮后殺妃以暴卒聞是夕風雨大作黃壇燭盡滅不能成禮帝疾遂劇久不朝重華宮給事謝深甫切諫百官班俟帝出至御屏后挽之入曰官家且飲酒百條相顧舍人陳傳良引帝裾且母入因至屏後后叱曰此何地秀才欲祈頭耶孝宗崩帝不能執喪宰相趙汝愚謀內禪尊后曰太上皇后崩年五十六諡慈懿

黃貴妃初在德壽宮以賜光宗專寵為李后所殺張貴妃亦東宮舊侍又符婕妤後出嫁於民間 寧宗韓皇后相州人琦六世孫歸寧宗於平陽邸王受禪為皇后慶元六年崩諡恭淑

楊皇后少以姿容選入宮忘姓氏有楊次山者會稽人后自謂其兄也恭淑廟中宮未有屬曹美人性婉順韓侂胄勸帝立之后性機警頗涉書史帝竟立焉侂胄用兵敗績后俾皇子曦入奏言侂胄顛兵不已將不利於社稷帝不答后從傍贊其力亦不答后恐事泄命次山擇廷臣可任者圖之禮部侍郎史彌遠欣然參知政事錢象祖皆諫用兵貶彌遠先告之尚書衛澤郎官王居安張鑑皆預其謀侂胄方早朝彌遠密遣統制夏震伏兵六部橋側健卒擁侂胄至玉津園槌殺之越三日帝猶不知蓋謀悉出中宮及次山也嘉定十四年帝養宗室子貴和為皇子賜名竑竑疾彌遠專政書於几曰彌遠當決配八千里彌遠大恩以沂王立後為名召宗室子與苗賜名昀帝大漸彌遠夜召昀入宮后尚未知彌遠遣次山子谷石以廢立事告后后不可凡七往反終不聽谷石泣曰眾已歸心苟不立則變生楊氏無噍類矣后默然良久曰其人安在彌遠趨昀入見后拊其背曰汝今為吾子矣昀遂即帝位尊后曰皇太后同聽政以生日為壽慶節殿曰慈明七十之壽帝率百官朝慈明上尊號曰壽明仁福慈曆明年崩諡恭聖仁烈

理宗謝皇后名道清天台人丞相深甫孫父早亡家貧落籍卑汲任生面黧黑嘗一日理宗擗配楊太后私德深甫援立命選謝氏女獨后在室諸父曰吳日不過老宮婢耳欲勿遣不得后在途病疹膚脫瑩白又藥去口唇實涉女有殊色同在選中理宗意屬賈太后曰謝女端重達立為皇后賈妃專寵賈卒問貴妃又以色進后處之裕如太后益賢之元兵渡江理宗議遷都后以搖動民心諫止度宗立尊為皇太后以生日為壽崇節恭帝立尊為太皇太后年老多疾大臣請垂簾聽政强之乃許后以兵興繁費痛

自裁抑沐慈元殿官賈似道兵潰陳宜中請罪之太后曰宜中一旦失遇大臣禮京朝官聞難往往遁去太后命屬榜朝堂禁之張世傑兵敗於焦山宜中棄官去太后累召不至遣書宜中母使勉之又書召夏貴等兵曰吾母子不足道爾不念先帝德乎元兵破常州宜中率公卿請遷都太后不許固請乃許太后已命駕而宜中不至太后怒而止更命宜中使元軍約用巨禮曰苟存社稷非所較也臨安破恭帝與全太后北遷謝太后以疾留杭秋深至燕降封壽春郡夫人越七年崩壽七十四

賈貴妃涉之女殊寵並后幾欲代后而未果其異母弟似道緣是進用帝以集芳園賜之妃生一女帝甚鍾愛幸臣請仿唐故事取進士第一人尚之周震炎貌不揚廷謝曰公主從屏內窺見意頗不憚帝知之以楊太后擁立功乃選其姪孫楊鎮尚主封主為周

漢國公主帝欲時時見之乃起第嘉會門飛樓閣道密邇宮苑帝嘗御小輦從宮人過主第主病有大鳥九首集主家石上是夕薨年二十二帝哭之甚哀諡端孝

度宗全皇后會稽人理宗母慈憲夫人姪孫也侍其父昭孫往返江湖備嘗艱險昭孫沒於王事理宗以慈憲故召后入宮對后言爾父可念后言淮湖之民尤可念理宗稱之語大臣曰全氏女言辭甚合宜配家嫡以承祭祀景定二年冊為皇太子妃度宗立冊為皇后恭帝尊為皇太后臨安破從帝入燕元帝后宴禮甚隆後為尼正智寺而崩王昭儀名清惠嘗題滿江紅詞於驛壁隨至燕邸度為女道士故宮人安定夫人陳氏安康夫人朱氏同二小姬沐浴自縊死朱氏遺詩衣中云既不辱國幸免辱身世食米祿羞為北臣妾輩之死守於一貞忠臣孝子期以自新

楊淑妃生益王是命修容生廣王昺臨安破淑妃同二王走温州
眾推益王為帝尊淑妃為皇太后端宗崩昺代立厓山兵敗陸秀
夫抱昺投海楊太后大慟曰我所以忍死艱關者為趙氏在耳今
絕望矣遂赴海死張世傑葬之海濱

贊曰祁祁皇姬行地必順德升以榮幸進則豐孟幸受福李
附 楊履峻謝全羈窮傷心淚盡

蔡偉北狩行錄畧曰丁未年二月七日太上初出青城三月二十
八日起行宗族官吏飲食不時比至燕山病者幾半命李宗吉貨
藥修合給賜太上止燕京延壽寺嗣濮王仲理以下別居仙露僧
寺體有租賜者太上命姜謬將軍前所送一萬匹給散之幹離不
作會太上面言結好休兵之意元帥無語但首肯之自燕京還居
南來書 卷七 后妃紀

看郡相府院太上自草一書求通於左副元帥大約言曰石勒
德光之強後來子孫仍受中國之報等語戊申八月八日又徙韓
州盡出其民而居焉有貨書者至太上驚得春秋一部謂偉曰恨
見此書之晚遂取理亂興亡之迹鉤纂而編飾之改歲書成乾龍
節太上賦詩以寄淵聖每諸王問安嘗與賦詩局對一日太上得
句曰方當月白風清夜卿王楷曰正是霜高木落時又曰太上曰
落花滿地春光晚羣王植曰芳草連雲暮色深皆類此晉郡王孝
騫等九百四人金主遣赴韓州相見之日為之感動宗子時有挾
私忿紛爭之事太上諭之曰身寄他鄉幸得聚集乃欲尋禍耶庚
戌中元徙居五國城一應宗室不許隨行惟孝騫及嫡孫有奕等
六人請而後可太上訓飭曰艱難之際謹慎為先各宜杜門省事
宰夫有造飯尅減及蒸羊不熟者太上曰曷旅他邦不欲以口腹

罪人太子幹烏歡來求內侍太上以二人與之同云二人自汴京
隨此艱苦萬狀敢望優容諸叔夫人致書惠藥物亦求內侍若以
祇有二人難以輟送藥物亦不敢留嘗讀李泌傳令張瑄錄一通
以賜韋夫人癸丑六月二十四日沂王樛駙馬劉文彥首告謀反
太上驚惶遣蔡偉渡河詢虛實李董按打易已陳兵河濱矣聞有
不測之議偉以貫高自任至七月中旬兩使前來太上遣羣王植
同偉往見來使欲太上渡河辨又遣徐王棣宋邦先往三惠乃許
詰問三日二賊氣折自承來使即送太上處置太上曰子離逆
天倫豈忍二使乃自宣主命殺之二使歸太上深自悔過偉以神
考聽言事作疏入奏太上命書於坐側金國送詞今上皇帝進奉
金銀等物太上見之泣下曰中興有主老矣幸矣宗室仲舒等八
百餘人自咸州徙上京至有闕食死道路者太上聞之悲不自勝
南來書 卷七 后妃紀

謂蔡偉曰一自北遷於今八年所履異事不為不多學問文采無
如卿者為予記之自來傷感形於歌詠者千有餘首以二逆告變
秉昇炎火所存數十篇類之為別集偉并錄之
汪元量燕中即事詩畧曰皇帝初開第一筵天顏問勞意綿綿大
元皇后同茶飲宴罷歸來月滿天 第九筵開盡帝妃三宮端坐
受金危須臾殿上多酣醉拍手高歌舞鴈兒 僧道恩榮已受封
上座儒者亦恩隆福王又拜平原郡幼主新封瀛國公 三殿加
肴強自寬內家日日問平安大元皇后來相探特賜絲綉二百單
萬里脩途似夢中 天家賜予意無窮昭儀別館香雲煖自把詩
書授國公

論曰南爐錄所紀徽欽受辱事至不可言有弁陽周密之開
運事小史王淑模幽懿錄厚誣以逞宿怨歐陽採八正史遂

以妄爲眞當時小臣怨徽欽者亦撰是書記之阿贊計所述其記道里遠近皆大謬不然今觀蔡條錄可證其誣又觀汪元量從德祐北行所詠三宮賜宴詩具見元帝之優禮而邱瓊山云云亦大無謂

南宋書后妃紀卷之七終

人卷七上

九

掃葉山房

南渡皇父子列傳第一

南宋書卷第八

明發士升增削許重熙贊

掃葉山房校刊

高宗元懿太子粲潘賢妃所生生三歲苗劉作亂逼帝禪位於其改元明受帝復辟張浚請泊好位之罪出之於宮外因得悸疾從幸建康宮人誤賊地上金鑑有聲疾轉劇薨

信王璩初名伯玖秉義郎子彥之子初伯璩被遷於張婕妤吳才人亦請於帝遂選伯玖生七歲矣伯璩以建國功就外傳璩獨居禁中泰桮專政遂除保大軍節度使封崇國公赴資善堂聽讀尋進封恩平郡王出就外第時伯璩已封普安郡王官屬禮制相等夷號東西府儲位未定者三十年中外頗以爲疑顯仁太后崩後始立普安王爲皇太子乃定璩稱皇姪孝宗卽位累除少傅八朝履召宴內殿呼以官不名高宗崩奔赴得疾卒追封信王

南宋書

卷八

掃葉山房

孝宗父秀安僖王名子偶太祖六世孫也岐康惠王德芳生英國公惟憲憲生新興侯從郁郁生華陰侯世將將生令論是爲子偶父宣和元年子偶調嘉興丞生伯璩伯璩既選育宮中子偶通判湖州累官左朝散大夫致仕卒伯璩以普安郡王解官持服既爲太子加贈太師封王配張氏封王夫人受禪稱皇伯伯母貴帝戚服於苑中光宗立卽湖州秀園立廟建祠臨安如濮王伯圭孝宗同母兄歷知台州明州有政績光宗遷至太保嗣秀王諡憲靖伯圭謙謹不以近屬自居雖宴私隆洽執臣節愈恭孝宗嘗問潛龍時事對曰臣老不復記憶再問終不言帝笑曰何太謹也與樺爲浙閩廣察訪使端宗之立舅楊亮節居中秉權與樺自以國家親賢多所諫止諸將俱憚之元兵逼浙東命與樺出瑞安與守方共任備禦朝臣言與樺有劉更生之忠舊王璩之孝宜留輔

以隆國本卒遣之瑞安危急與樺誓死守小校李雄夜開門納外兵與樺共戰死孟錦為淮將每戰為士卒先苗再成倚之元兵駐江上孟錦乘大霧襲之霧解日高元兵逐之失足墮水荷重甲溺死

孝宗四子格亡於王邸追封邵王諡悼肅

莊文太子楷初名愉故事王山問封王兼兩鎮孝宗受禪情自防禦使拜少保封鄧王與敏也乾道初立為皇太子開錢氏為妃薨年二十四子挺早亡寧宗命宗子希基為後更名思正封廬陵王

魏惠獻王愷初封慶王莊文嘗世父當立孝宗以恭王類已越次立之進愷理王妻章氏兩國夫人以示優異判寧國府命宰執祖於玉津園王登車謂虞允文曰望相公保全至寧公民事業可也

之贖圯者帝手詔嘉勞後判明州得兩岐麥圖以獻卒年三十五

計聞帝泣然曰向越久建儲正為此子福薄耳子柄封吳興郡王卒贈沂王諡靖惠子瑛早亡

景獻太子詢燕懿王後初名與愿年六歲育於宮中賜名職封榮王韓侂胄開邊釁用翊善史彌遠計奏之尋立為皇太子了詔御朝太子侍立宰執日赴資善堂會議尋用天禧故事宰相輔大臣並兼師傳賓客太子出居東宮更名詢薨年二十九

鎮昭肅王茲宗室希哲子也初為沂靖惠王立後賜名貴和景獻薨改為皇子封濟國公改名茲疾史彌遠專政彌遠覺之知其好鼓琴買美人善琴者納諸御而厚其家使嘲茲動息必以告茲雙之壁有輿地圖茲指瓊崖曰吾他日當彌遠於此又嘗呼彌遠為新恩以他日非新州則恩州也彌遠於七月七日進乞巧奇

玩以覘之茲乘酒醉於地彌遠大慰時沂王未有後選宗室子駒繼之彌遠飯僧淨慈寺獨與學錄鄭清之登惠日閣屏人語曰皇子不堪負荷聞後沂邸者甚賢今欲擇諸官君其善訓迪之事成彌遠之坐即君坐也然言出於我之口入於君之耳若一語洩者吾與君皆族矣乃以清之兼魏王府教授清之日敘明為文購高宗書令習每謁彌遠即以詩文翰墨以示極譽之彌遠問大要

何如曰不凡彌遠領之寧宗大漸彌遠使清之告以將立之意駒默然清之請所以復命駒始拱手曰紹興老母在清之以告彌遠蓋相與嘆其不凡茲跋足以需宜召彌遠在禁中遣快行宣駒令之曰今所宜是沂靖惠王府皇子非萬歲基皇子苟誤則斯君屬茲屬目牆壁間見快行過其府而不入疑為已而進一人徑過天

順不知為誰駒既至引入柩前舉哀畢然後召快行過門禁衛

拒其從者彌遠亦引入柩前舉哀畢引出帷殿帥夏震守之既而召百官班立聽遺制則引茲就舊班茲愕然曰今日我豈在此班震給曰未宜制前當在此宜制後乃即位耳茲然之遺見燭影中

一人已在御座宣制畢閣門贊呼百官拜舞賀新皇帝即位茲不肯拜震捧其首下拜遺制進封濟陽郡王理宗封王賜節居湖州寶慶元年正月湖州人潘王潘丙起義立濟王擁至州治守臣謝周卿入賀比明視之則皆太湖漁人及巡尉卒百人而已茲知事不成即命州卒擒之彌遠使客余天錫視茲疾道茲繼於州治

李知孝奏奪王爵貶巴陵縣公度宗立封鎮王賜諡理宗父榮文恭王希璠山陰人太祖九世孫也燕懿王德昭生英王惟吉吉生應江侯守度度生嘉國公世括括生英孝穆公令稼稼生吳公子與夷生益公伯件件生越公師意是為希璠父希璠

早亡妻全氏依父全保長家以子與莒與莒隨遷迄今天錫得引見史彌遠遂以沂王嗣而即位是為理宗贈封父王母慈憲夫人理宗晚年無子復以與莒子孟啟嗣度宗既立累進與莒封福王德祐元年判紹興府恭帝降王隨太后等一時北去元封帝為瀛國公與莒平原郡公給還臨安貨產第鄂州敎授與莒亦授翰林直學士次子孟桂仍襲封平原公

黃曰昌陵遺澤燕岐兩鍾孝理嗣統秀榮以崇繩繩不絕與宋始終

南宋書皇父皇子列傳卷之八終

李綱趙鼎列傳第二

明錢士升增削許重熙贊

南宋書卷第九
補葉山房校刊

李綱

附錄

李綱字伯紀無錫人政和進士積官起居郎宣和元年京師大水綱疏言陰氣太盛當以盜賊外患為憂朝廷惡其言謫監南劍州稅務七年為太常少卿金人渝盟詔起師勤王命皇太子為開封牧綱語給事中吳敏曰建牧之議豈非欲委以留守之任乎巨敵勁疾如此非傳以位號不足以招徠天下豪傑敏曰監國可乎綱曰唐肅宗靈武之事建號不出於明皇後世惜之翌日敏請對因言李綱論與臣同有旨召綱入議綱云皇太子監國典禮之常也大敵入攻安危呼吸間猶守常禮可乎名分不正而當大權何以綱名天下內顧之議乃決欽宗立召對延和殿上迎謂曰朕在東宮見卿論水災疏今尚能誦之靖康元年金將幹離不兵渡河徽宗東幸幸執議請上暫避敵鋒綱曰道君皇帝聖宗社以授陛下委而去之可乎太宰白時中謂都城不可守綱曰天下城池豈有如都城者且宗廟社稷百萬民所在舍此何之今日位當整軍馬結民心相與堅守以待勤王之師上問誰可將者綱曰朝廷以高爵厚祿崇養大臣益將用之有事之日白時中李邦彥等雖未必知兵然藉其位號撫將士以抗敵鋒乃其職也時中急曰李綱能將兵出戰否綱曰陛下不以臣庸懦使治兵願以死報乃以綱為尚書左丞宰執猶守避敵之議綱為上力陳不可去之義且言明皇幸蜀宗廟朝廷嬰於賊手范祖禹以為其失在於不能堅守以待援今四方之兵不日雲集奈何輕舉以蹈覆轍乎內侍秦

彥諍之曰用兵乃李綱姚平仲非朝廷意遂罷綱太學生陳東等詣闕上書明綱無罪軍民不期而集者數十萬呼聲動地患不得報至殺傷內侍帝亟召綱充京城四壁守禦使初蔡懋代綱禁不得輒施矢石將士積憤綱下令能殺敵者厚賞金人乃退除綱知樞密院事綱奏請如澶淵故事遣兵護送且戒諸將可擊則擊之乃以兵十萬分道並進將士受命踴躍以行宰相咎綱盡遣城下兵非是急徵之諸將已迫及金人於邢趙間遲得還師之命無不扼掣比綱力爭復迫而將士解體矣詔議迎太上皇帝還京時童貫高俅等從上皇南幸陳東上書乞誅貫俅等議遣譚山圖之綱曰使所圖果成震驚太上此憂在陛下萬一不果是吸人首挾太上於東南求劔南一道陛下將何以處之莫若請於太上去此數人自可不勞而定徽宗還次南都以書問改革政事之故且召吳敏李綱綱至具道皇帝聖孝思慕徽宗泣數行下詢近日都城攻圍守禦次第語漸浹洽綱奏方艱危時應副行宮豈能悉至營之家長出而強寇至子弟任家事者長者但當以其能保田園而慰勞之苟誅及細故則子弟何所逃責陛下回鑒宜有以大慰皇帝之心勿問細故可也徽宗感悟出玉帶金魚篋簡賜綱曰卿扈守宗社有大功若能調和父子間使無疑阻當遂書青史垂名萬世綱還具道上意宰執進迎奉太上儀注咲南仲議欲屏太上左右南仲乃進綱言如此是示之以疑也南仲拂然曰臣適見左司諫陳公輔乃為李綱結士民伏闕者乞下御史置對綱曰臣與南仲所論國事也南仲乃為此言臣何敢復有所辯願以公輔事下更臣得乞身待罪太上皇帝還綱迎拜國門退復上章懇辭上手詔諭意綱不得已就職時北兵已去上下恬然置邊事於不問綱

獨以為憂與同知樞密許翰議調防秋之兵綱奏遼東方棘宜抑
胃登以足國用執政揭其奏通儒以綱得士民心欲因此離之會
守禦司奏補副尉二人御批有大臣事權浸不可長語綱奏項得
旨給空名告敕以便行事二人有勞當補官故具奏聞乃遵上
旨非專權也時太原圍未解神師中戰沒師道病歸南仲曰欲援
太原非綱不可上以綱為河東北宣撫使綱言臣書生實不知兵
在圍城中不得已為陛下料理兵事今使為大帥恐誤國事因移
疾乞致仕臺諫言綱不可去朝廷上以其為大臣遊說斥之許翰
書杜郵二字遺綱綱皇恐受命上平書裴度傳以賜綱言小人在
朝盡害難去因書裴度論元稹魏謩簡章疏要語以進宣撫司兵
僅萬二千人庶事未集綱乞轉行期御批以為遲延命綱上疏
明其所以未可行者且曰陛下前以臣為專權今以臣為庸懦方
遣大帥解重圍而以專權拒命之人為之可乎願乞骸骨上超召
數四曰卿為朕巡邊便可還朝綱曰臣行無復還理進而死敵臣
之願也萬一朝廷執議不堅臣當求去陛下宜察臣孤忠以全君
臣之義及陛辭言唐恪韓山之姦必誤國行次懷州有詔罷滅所
起兵綱奏曰太原之圍未解河東之勢甚危秋高馬肥敵必深入
宗社安危殆未可知使防秋之師果能足用不可保無敵騎渡河
之警况臣出使未幾朝廷盡改前詔未有一人一騎以副河北河
東之求甫集之兵又皆散遣臣誠不足任此且以軍法勒諸路起
兵而以寸紙罷之臣恐後時有所號召無復應者矣疏上不報御
批曰促解圍而諸將承受御書事皆專達綱疏極言節制不專之
弊時方議和詔止綱進兵未幾吳敏能相唐恪許翰能同知樞
密而進韓山等繼聞之嘆曰事無可為者矣即上奏正罷乃命神

師遣代綱復以綱專主戰議喪師費財落職責安置江寧金兵則
至除綱資政殿大學士綱行次長沙被命帥湖南兵入援未至
而都城失守康王開大元帥府承制復綱故官及即位拜尚書右
僕射趙鼎關中丞顧岐奏曰李綱為金人所惡宜及其未至罷之
章五上上曰如朕之立恐亦非金人所喜岐語塞而退岐封其章
示綱以沮其來綱至見於內殿涕泗交集因奏曰臣愚憊但知有
趙氏不知有金人謂臣材不足以任宰相則可謂為金人所惡不
當為相則不可因力辭上曰朕知卿忠義智勇久矣綱泣謝云今
日圖中興之功在陛下而不在臣臣孤立寡與望蒙管仲害霸之
言留神君子小人之間使得以盡志畢慮雖死無憾因效姚崇要
說十事一議國事謂中國御四夷能守而後可戰能戰而後可和
今欲戰則不足欲和則不可莫若專以守為策二議巡幸車馬不
可不一到京師見宗廟以慰都人之心度未可居則為巡幸之計
天下形勢長安為上襄陽次之建康又次之三議赦令祖宗登極
赦令皆有常式如赦惡逆及罪廢官盡復官職皆濫不可行四議
借逆張邦昌挾金人之勢易奸改號宜正典刑五議傷命背肅宗
平賊奸偽命者以六等定罪宜倣之以勵士風六議戰軍政久廢
宜一新紀律以作其氣七議守敵情狡宿勢必復來宜於沿河江
淮措置控禦八議本政政出多門紀綱紊亂宜一歸之於中書則
朝廷尊九議久任十議修德望日班綱議於朝惟借逆偽命一事
留中不出綱言二事乃今日政刑之大者邦昌奉迎特出於不得
已春秋之法人臣無將將則必誅邦昌已僭位號敵退而止勤王
之師非特將而已陛下欲建中興之業而尊崇逆臣以示四方其
誰不解體又偽命臣僚一切不問何以厲天下士大夫之節時黃

潛善主邦昌甚力上顧呂好問好問畏潛善持兩端綱言邦昌憎
逆豈可使之在朝廷使道路指曰曰此亦一天子哉因泣拜曰臣
不可與邦昌同列當以笏擊之陛下必欲用邦昌第罷臣詔誦邦
昌潭州吳升莫備而下選謫有差綱又言近世士大夫寡廉鮮耻
不知君臣之義靖康之禍能仗節死義者在內惟李若水在外惟
霍安國願加贈恤上從之有旨兼充御營使人對奏曰今國勢不
靖靖康遠甚然而可為者陛下英斷於上羣臣輯睦於下也然非
有規模而知先後緩急之序則不能成功夫誠號令以感人心信
賞罰以作士氣擇帥臣以任方面選監司郡守以奉行新政俟吾
政事已修然後可以問罪金人此所謂規模也至於所當急而先
者則在料理河北河東蓋河北河東者國之屏蔽也料理稍就然
後中原可保而東南可安今河東所失者恒代太原澤潞汾晉餘
郡猶存也河北所失者真定懷衛濟四州其餘皆為朝廷守戴宋
其堅推豪傑以為首領朝廷不因此時遣司遣使大慰撫之分兵
以援其危急臣恐糧盡力疲金人得撫而用皆精兵也莫若河北
置招撫司河東置經制司擇有材畧者為之使宣諭天子不忍棄
兩河之意有能全一州復一郡者以為節度防禦團練使如唐方
鎮之制使自為守絕其從敵之心又資其禦敵之方朝廷自無北
顧憂矣上問誰可任者綱薦張所傳亮乃以所為河北招撫使亮
為河東經制副使兩路翕然聞有以破敵提議至者山砦之兵應
二司募者甚眾開封守閹綱以留守非宗澤不可力薦之綱立軍
法五人為伍二十五人為甲二千五百人為軍並依新法團結有
所呼召按牌以遣又奏步不勝騎騎不勝車請以車制頒京東西
製造而教閱之又奏造戰艦募水軍及詢訪諸路武臣材畧者以

備用又進三疏一募兵二買馬三募民出財助兵費諫議大夫宋
齊愈聞而笑之朝廷議遣使於金綱奏曰陛下以二聖遠狩沙漠
正當枕戈嘗胆使刑政修而中國強則二帝不俟迎請而自歸不
然雖冠蓋相望卑辭厚幣無益但通問兩宮可也上乃命綱草表
以周望傳等為通問使一口論靖康時事上曰淵聖勤於政事省
賢章奏至終夜不寐然卒致播遷何耶綱曰人主之職在進君子
退小人不在衡石程書因勉上以明恕盡人言以恭儉足國用以
英果斷大事又奏臣言車駕巡幸之所關中為上陛下縱未能行
上策猶當且避襄郡示不忘故都以係天下心不然中原非復我
有上為詔諭兩河以還都之意未幾有詔欲幸東南綱極論其不
可言天下精兵健馬皆在西北一旦委中原而棄之豈惟金人將
乘間擾內地盜賊亦將蠭起陛下雖欲還闕不可得矣夫胡陽光
武所興有高山峻嶺可以控扼有寬城平野可以屯兵西鄰關陝
可以召將士東達江淮可運穀粟南通荆湘巴蜀可取財貨北拒
三都可遣救援暫議駐蹕乃還汴都策無出於此者上乃許幸南
陽黃潛善汪伯彥陰主東南之議綱所言留中不報張所乞且置
同北京北京留守張益謙潛善黨也奏招撫司之擾又言自置司
河北盜賊益熾綱言所尚留京師益謙何以知其擾河北民無所
歸聚而為盜豈由置司有旨令留守宗澤節制傳亮即日渡河亮
言措置未就而渡河恐悞國事綱言招撫經制臣所建明所亮臣
所薦用今潛善伯彥沮所亮所以沮臣臣每鑒靖康大臣不和之
失事未嘗不與潛善伯彥議而後行而二人設心如此願陛下虛
心觀之既而詔罷經制司召亮赴行在綱再疏求去初金人議立
與姓朱齊愈自敵所來取片紙書張邦昌三字王時雍乃以邦昌

六議狀至是齊愈論綱三事之非不報擬再上其鄉人陳齊愈者
竊其章示綱時方論僭逆附偽之罪於是逮齊愈戮東市張浚為
御史潘善所用浚劾綱以私意殺侍從詔罷綱奉祠自綱罷張所
以罪去傳亮以母病辭歸二司皆廢車駕遂東幸兩河郡縣相繼
陷凡綱所規畫軍民之政一切廢罷紹興二年除觀文殿學士
知潭州時荆湖江襄間流民潰卒羣聚為盜綱上言荆湖國之上
流諸葛亮謂之用武之國當屯宿重兵倚為形勢使四川號令可
通襄漢聲援可接乃有恢復中原之漸會諫官徐俯劉黼劾綱罷
奉祠四年冬金齊來攻綱具防禦三策謂偽齊悉兵南下境內必
虛儻出其不意擣穎昌以臨饒甸上策也駐蹕江上號召上流之
兵順下以助聲勢金鼓旌旗千里相望敵人雖眾不敢南渡然後
以重師進屯要害俟彼遁歸徐議攻討此中策也萬一借觀征之
名為順動之計使卒伍潰散扼失守敵得乘間深入州縣望風
奔潰則其患有不可測矣五年詔問攻戰守備措置緩急之方綱
奏願陛下勿以敵退為可喜而以敵警未報為可憤勿以東南為
可安而以中原未復神州陷沒為可恥勿以諸將屢捷為可賀而
以軍政未修士氣未振強敵猶得潛逃為可虞議者謂敵馬既退
當遂大舉臣綱不然朝廷以東南為根本不先自固何以能萬全
而制敵議者又謂敵人既退且保據一隅臣又不然諸葛亮佐蜀
連年出師以圖中原不如是不足以立國今歲不征明年不戰使
敵勢益張而吾所糾合精銳士馬日以損耗何以圖敵謂宜於防
守既固軍政既修之後即議攻討此守備攻戰之序也至於守備
之宜當料淮南荆襄以為東南屏蔽夫六朝之所以能保有江
左者以強兵巨鎮盡在淮南荆襄間近年以來大將擁衆兵於江

南官吏守空城於江北雖有天險無戰艦水軍之制故敵人得以
窺伺今當於淮之東南及荆襄置三大帥屯宿重兵分遣偏師進
守支郡加以戰艦水軍上運下接敵馬雖多不敢輕犯則藩離之
勢盛矣若萬乘所居必擇形勝駐蹕建康江山雄壯地勢寬博六
朝更都之舉天下形勢而言關中為上以東南形勢而言建康為
便願詔守臣治城池修宮闕立官府勸營壁使相成規模以待
幸此措置所當先也至於西北之民願為內應者宜給之土田予
以爵賞優加撫循使之感悅益堅戴宋之心此緩懷所當先也竊
觀陛下臨御九年憂勤雖至中興之效無聞則羣臣慢陛下也近
年所用之臣慨然以天下自任者幾人平居無事小廉曲謹似可
無過忽有擾攘則相顧錯愕不過奉身以退以天下憂危委之陛
下而已有臣如此何補於國閉閣服則以和議為得計以治兵為失
策倉卒則退避為愛君進禦為誤國上下偷安國勢益弱職此之
由太祖太宗定維揚平澤潞下河東皆躬御戎略真宗亦有澶淵
之行指天下於安若退避之策可暫不可常往時自南都退至維
揚則關陝河北河東失矣自維揚退至江浙則淮西東失矣臣願
自今以往勿復為退避之計可乎古者善鄰則有和親仇讎解復
遣使東晉渡江石勒遣使於晉元帝命焚其幣而却其使金人遣
使已深措意何如而我方且卑辭厚幣屈體以求之器幣禮物所
費不貲使昭往來坐索士氣而又邀我以必不可從之事制我以
必不敢為之謀是和卒不成而徒為此擾擾也臣願自今以往勿
復遣和議之使可乎臣昧死上條六事一曰信任輔弼陛下選於
衆以圖任待以至誠無事形跡久任以責成功勿使小人間之則
君臣之美垂於無窮矣二曰公選人材自昔抱不羣之才者多為

州人所嫉或中以結閣或指為黨與或誣以大惡或施以細故而
以道事君者耻於自明雖遺深譴不復自辨陛下用人多矣端人
正士往往閑廢側席有乏材之嘆蓋少留意而致察焉三曰變革
士風士風厚則議論正而是非明數十年來議論徇私邪說利口
足以惑人主之聽元祐大臣如司馬光之流指為姦黨顛倒是非
馴致靖康之變大抵朝廷設耳目之官固許以風聞至於大故必
須覈實而後言若服讒蒐隱中害善良非所以修政也四曰愛惜
日力創業中興如建大厦鳩工聚材積累非一日所致今邊事粗
定朝廷所推行者不過簿書細務至攻守大計皆未嘗留意夫天
下無不可為之事惟失其時則小者日益大易者日益難矣五曰
務盡人事六曰寅畏天威此皆中興所當先務者上詔褒諭除安
撫制置大使知洪州六年師與金齊相持淮泗者十年綱奏兩兵
相持非出奇不足取勝願速遣驍將自淮南約岳飛為犄角夾攻
之大功可成淮西鄭瑄叛張俊引咎去相位言者引漢武誅王恢
為比綱奏浚誠有罪然御國之心有可矜者時車駕將幸平江綱
以平江去建康不遠徒有退避之名今疆場未有警報兵將初無
失利朝廷正可懲往事修軍政而遽為此擾擾豈不重可惜哉八
年王倫使北還綱上疏曰王倫與金使偕來乃以詔諭江南為名
不著國號而曰江南不曰通問而曰詔諭此何禮也以愚料之其
邀求大畧有五必降詔書欲陛下屈體聽受必有款文欲朝廷班
示郡縣必立約束欲陛下奉藩稱臣必求歲賂使我坐困必求割
地以江為界此五者朝廷從其一則大事去矣臣願陛下勿許深
詔羣臣講明利害久長之策疏奏上不以為忤曰大臣當如此矣
九年除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撫綱力辭入年亮年五十八謚忠定

綱負天下之望忠義動乎遠邇每宋使至燕山必問李綱趙鼎安
否有靖康傳信錄建炎時政紀諸書行於世
張所青州人歷官監察御史高宗即位遣所按視陵寢還上疏言
河東河北天下根本昨者誤用姦臣之謀始割三鎮繼割兩河其
民怨入骨髓若因而用之則可藉以守不則兩河兵民無所繫望
陛下之事去矣且論還京師有五利又條上兩河利害上欲以其
事付所會所言黃潛善姦邪不可用恐害新政乃罷所御史尋責
江州安置後李綱入相欲薦所經畧兩河以其嘗言潛善故難之
一日與潛善從容言曰今河北未有人獨一張所可用又以狂言
抵罪不得已收拭用之使為招撫日死立功以贖過不亦善乎潛
善許諾乃以所充河北招撫使河北轉運副使張益謙附潛善意
奏所置司北京非是汪伯彥以其奏詰責招撫司所方招來家傑
南未嘗
以王彥為都統制岳飛為準備將而李綱已罷相所落職嶺南安
置卒貶所子宗本以岳飛補官
論曰致治成資一德定亂不在二心故孔明魚水勸奏分判
景畧漆膠勢皇定鄧未有智謀閣敗一傳眾咻而可建非常
之勳遏方熾之敵者也靖康既屬屠主建炎又是庸君在列
無非巾幗舉朝並少鬚眉天生李綱以祚趙氏而立靖康甫
半年佐建炎無百日羣鬼搶攘眾大吹吶厲武不用趙鼎已
移亞夫是疑楚弓自喪理固然者楚殺得臣而晉喜吳屍子
胥而越快天平人乎顏岐曰用綱非金人所喜固也張浚曰
綱用則國家之可憂不在金人何哉蓋一則實心謀國一則
虛名塗民蘇合蜚蜚氣類各別是以綱能致千人伏闕而不
能息一士之謗能使兩河震動而不能安一日於朝少正若

存章甫罕獲白面不去長城必傾自古有之又何恨乎

趙鼎

附錄傳 張成

趙鼎字元鎮聞喜人崇寧進士對策斥章惇悞國累官開封士曹金人克太原朝廷議割三鎮鼎曰祖宗地不可與人何容議金人議立張邦昌鼎與胡寅張浚逃太學中不書議狀高宗幸建康詔條具防秋事宜鼎言宜以六宮所止為行宮車駕所止為行在擇精兵以備儀衛其餘兵將分布江淮使敵莫測巡幸之定所上納紹述蓋祖安石之政今日之患始於安石成於京今安石猶配享廟廷而京黨未除闕政無大於是上為罷安石配享權石以諫旋遷殿中侍御史劉光世部將王德擅殺僞世忠部將世忠亦率部曲奔建康守府廨鼎言德總兵專殺不可不治又請下詔切責世忠取其將吏付有司治罪上曰肅宗興靈武得李昉朝廷始尊今朕得卿無愧昔人矣中丞范宗尹言故事無自司諫遷殿中者上曰鼎在言路極舉職所言四十事已施行三十有六遂遷侍御史北兵至江上上幸會稽召臺諫議去留鼎陳戰守避三策拜御史中丞請命王瓌軍宣州周望出廣德劉光世駐紮黃為邀擊計又言經營中原當自關中始經營關中當自蜀始欲幸蜀當自荆襄始吳越界在一隅非進取中原之地宜以公安為行關屯兵於襄陽運江浙之粟以資川陝之兵韓世忠敗金人於黃天蕩宰相呂頤浩請上幸浙西下詔親征鼎以為不可輕舉頤浩聽其異已改號翰林學士鼎不拜疏頤浩過失凡千言上罷頤浩復鼎中丞謂鼎曰朕每聞前朝忠諫之臣恨不知識今於卿見之除發書

密院事金人留淮上范宗尹奏敵未必能再渡鼎曰三省當以敵退為陛下拔人才修政事樞密院常虞敵至為陛下中軍律治甲兵即兩得之幸金宗除節度使鼎言金宗非軍功出奉祠尋召拜參知政事李橫失襄陽宰相朱勝非言事關國之上流不可不急取鼎曰知上流利害無如岳飛飛竟復襄陽朱勝非兼知樞密院言者謂當國者不知兵乞令參政通知由是為勝非所忌除鼎川陝宣撫使時吳玠為宣撫副使鼎奏言臣與玠同事或節制之耶上乃改鼎都督川陝諸軍事鼎所條奏勝非多沮抑之鼎疏言臣所請兵不滿數千半皆老弱所募金帛至微薦舉之人除命甫下彈壓已行臣日侍宸衷所陳已艱難况在萬里之外乎時人皆惜其去臺諫有留行者會邊報至至拜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制下朝士相慶時劉麟與金人合兵大入鼎論戰鼎之計諸將各異議獨張浚以為當進討鼎是其言有勸上他幸者鼎曰戰而不捷去未晚也上亦曰朕當親總六師臨江決戰於是詔張浚以所部援韓世忠而命劉光世移軍建康且促世忠進兵鼎言陛下養兵十年用之正在今日若少加退沮即人心渙散長江之險不可復恃矣及世忠捷音至帝駐平江下詔聲道豫之罪帝欲自將渡江鼎曰敵遠來利速戰速與爭鋒非策也且豫猶遣其子豈可煩至尊耶帝止不行張浚久廢鼎言浚可大任乃召除知樞密院命往江上視師時敵兵久駐淮南知南兵有備漸謀北歸鼎曰金人無能為矣命諸將邀諸淮連敗之金人遁去上謂鼎曰近將士智勇爭先諸路守臣亦翕然自效乃朕用卿之力也五月上還臨安制以鼎守左僕射知樞密院事張浚留諸路軍馬以攻金人及後及人才所當召用者條而置之座右次第奏行之

皇子封建國公於行宮門外建齋善堂鼎薦范冲為劄善朱震為
贊讀朝論謂二人極天下之選建炎初下詔以巨寇誅殺宣仁命
史院刊修未及行至是命鼎監修神哲二史是非各得其正上親
書忠正德文四字賜鼎又賜御書尚書一帙劉麟猷入寇時張俊
屯肝胎楊沂中屯泗韓世忠屯楚岳飛駐鄂劉光世駐盧光世乞
還保采石鼎奏曰豫逆賊也官軍不戰而退何以立國今賊已渡
淮當亟遣張俊合光世軍盡掃淮南之寇然後議去留上詔二將
進兵俊兵至藕塘與猷戰大破之鼎命沂中趨合肥會光世已棄
廬回江上鼎貽書張俊曰上有詔不用命者聽以軍法從事光世
大駭復進至合肥河與麟戰破之麟遁去俊在江上嘗遣其屬
呂社入奏事所言誇大鼎每抑之上謂鼎曰他日張俊與卿不和
必呂社也後俊因論事語微侵鼎言臣初與俊如兄弟因呂社
離間遂爾睽異今俊成功當使展盡底蘊俊當去上曰俊
歸議之鼎請回蹕臨安俊奏乘勝攻河南且罷劉光世軍政鼎言
擒獲易耳然得河南能保金人不內侵乎光世果為將無故罷
之恐人心不安俊愾不悅鼎出知紹興府七年鄧瑄執呂社降齊
俊引咎去位召鼎入對拜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言
俊罪當遣竄鼎奏俊有功王功上曰功過自不相掩內批出俊請
置橫南鼎留不下詰旦約同列赦解上怒未釋鼎懇曰俊罪不過
失策耳凡人計慮豈不欲萬全倘因一失便置之死地後有奇謀
斷計誰復敢言者此事自關朝廷非私俊也上意乃解遂以散官
分司居永州鼎既再相或議其無所施設鼎聞之曰今日之事如
人患麻當靜以養之若復加攻必傷元氣矣金廢劉鼎遣間
招河南守將韓龜陳蔡間往往舉城或率部曲來歸得精兵萬餘

馬數千金人遣使議和朝論以為不可上怒鼎曰陛下屈己請和
以梓宮及母后耳羣臣出於愛君不可罪宜諭之以親故不得已
上從其言羣議遂息和州防禦使張瑄封國公鼎奏建國雖未正名
天下皆知陛下有子禮數不得不與以繫人心上曰姑徐之秦檜
乘間擠鼎又薦蕭振為御史振入奏劾參知政事劉大中罷之鼎
曰振意不在大中也振亦謂人曰趙丞相不待論當自為去就會
殿中侍御史張戒論給事中勾濤濤言乃趙鼎意上聞益疑鼎引
疾求免言大中持正論為章惇蔡京黨所嫉臣議論出處與大中
同大中去臣何可留改奉國軍節度使檜率執政行列筵於津
亭鼎不為禮一揖登舟叱符師離岸檜亦叱從人收筵由是檜益
憾之鼎既去王庶入對上謂庶曰趙鼎兩為相於國有大功再贊
親征皆能決勝又鎮撫建康回鑾無患他人所不及也初車駕還
臨安內侍移竹栽內鼎見責之曰良獄花石之擾皆出汝曹今欲
蹈前轍耶因奏其事上改容謝之鼎薦胡寅魏杞晏敦復潘良貴
呂本中張致遠等數十人分布朝列暨再相奏曰今清議所與如
劉大中胡寅呂本中常同林季仲之流陛下能用之乎如賢長惡
短趙鼎胡世將周秘陳公輔之徒陛下能去之乎上為從世將公
輔等始凌厲檜可與共大事鼎再相亦以為言然檜機穽深險外
和中與凌初求去有旨召鼎鼎至越丐祠檜惡其逼已徙知泉州
又與謝祖信論鼎常受張邦昌偽命命提舉洞霄宮鼎自泉州歸
復上書言時政檜忌其復用諷王次翁又論之潮州安置在潮五
年杜門謝客時事不掛口有問者但引咎而已中丞詹大方誣其
變鼎移吉陽軍鼎謝表曰白首何歸恨餘生之無幾丹心未泯誓
死以不移檜見之曰此老倔強猶昔在吉陽三年潛居深處門

人故吏皆不敢通問惟廣西帥張宗元時饋醪米檜知之命本軍
月具存亡市鼎道人語其子汾曰檜必欲殺我死汝曹無患不
爾禍及一家矣先得疾自書墓中石記鄉里及除拜歲月至是書
銘旌云身騎箕尾歸天上氣作山河壯本朝遂不食而死時紹興
十七年也天下聞而悲之明年得旨歸葬孝宗即位諡忠簡封豐
國公孝宗嘗問羣臣鼎與頤浩孰賢龔夬曰頤浩有胆氣能任
大事鼎有學問氣節皆名相也上曰太上再造正賴諸人如朱勝
非亦有功鼎爲文渾然天成凡高宗處分軍國機事多其視草論
中與賢相以鼎爲稱首云

喻樗字子才嚴州人建炎進士趙鼎去樞筦樗往謝因諷之曰公
之事上當使敗沃多而施行少故沃之際當使誠意冬而語言少
鼎奇之引爲上客鼎都督川陝荆襄樗爲屬紹興初高宗親征
南朱

卷九

七

樗山房

樗見鼎曰六龍降江兵氣百倍然公自度此舉果出萬全乎或姑
試一擲也鼎曰中國累年退避不振敵情益驕義不可更屈故贊
上行耳若事之濟否則非鼎所知也樗曰然則常思歸路毋以賊
遺君父憂鼎曰策安出樗曰張德遠有重望居閭俾以諸道兵赴
關宣撫來路即朝廷歸路也鼎於是入奏曰今沿江經畫大計畧
定非得大臣相應援不可如張浚人才陛下終棄之乎帝遂起浚
知樞密院事浚至執鼎手曰此行舉措皆合人心鼎笑曰子才之
功也樗於是往來鼎浚間多所裨益頃之以鼎薦授秘書省正字
初金既退師鼎浚相得驩甚人知其將並相樗獨言二人宜且同
在樞府他日趙退則張繼之立事任人未甚相遠則氣脉長若同
處相位萬一不合或當去位則必更張是賢者自相背矣後稍
如其言樗與張九成皆言和議非便秦檜既主和言者劾樗與九

成謗訕樗出通判衡州致仕檜死復起知新州淳熙七年卒樗嘗
鑒議宣和間謂沈晦進士當第一建炎初又謂今歲張九成當第
一凌景夏次之會風折大槐樗以作二簡遺之後果然趙鼎常以
樊光遠兄舉事訪樗樗曰今年省試不可無此人於是光遠亦第
一初樗二女方擇配富人交請婚不許及見汪洋張孝祥乃曰佳
婿也遂以妻之

張戒字定復解州人仕監察御史嘗言靖康以來主議之臣皆有
膏肓不可治之病主戰則諱和主和則諱戰至於守備則不復講
專持一家之說大誤國事夫守備一日不可弛即和議成猶不可
況未成乎上曰不如此焉得有靖康之禍朝議方道王倫迎請梓
官戒曰和議務先知職守使真宗無捷覽之捷仁宗非廢歷之盛
雖百曹利用百富弼豈能和哉又論詔諭江南事曰江南太祖待

卷九

七

樗山房

李氏之禮也曾不得爲孫權乎金若果欲和則當以議和之名來
而何詔諭之有趙鼎罷相戒疏言大臣進退國家安危所係不知
鼎負陛下何事與同列忿爭者何語不敢自安者何意陛下即位
十二年命相凡九人使後來者皆大過人雖去鼎可也但斥逐異
已而遷除附已者徒爲紛紛則與鼎何異緩急之際將復用之則
陛下後悔也祖宗朝舉執能政多留京師非特示恩亦以備顧問
近時無敢留行在者未信可歎中旨以戒附下罔上斥遣外戒後
居建昌卒

張戒傳無史今增入

論曰時途休不利以大人位當用姊者宜君子蓋其進也險
無逢德恒處黃裳之中其退也艱不失身晉置青雲之內故
山甫表式茹吐美於穆如君陳垂範內外彰於不顯漢張佚
正色見崇唐李絳直躬取重同人臣所立大端亦備者自有

本色趙宋之南臣鼎似之觀其衍衍正議等歐陽之無隱鑿鑿嘉謨類希文之先憂樹人作正士依歸臨事收忠言廣益暑雖遜於李綱而念不忘敵幾實密於張浚而忠在衛主爲宇宙惜人才爲國家護元氣寧受首鼠之誚不襲惻惻之能白首丹心衷言無愧山河箕尾露旌有光可謂平世之純臣衰朝之懿士矣

南宋書列傳卷之二終

卷九

大

掃葉山房

臣好問朱勝非呂頤浩列傳第三

南宋書卷第十

明錢士升增削許重熙贊

掃葉山房校刊

臣好問附

臣好問字舜徒希哲子也以蔭補官崇寧初以元祐子弟坐廢司揚州儀曹時蔡卞爲帥欲附善類待好問特異好問以禮自持卞不得親及卞得政當時據屬拔擢署盡獨好問留滯下諷之曰子少親我卽階顯列矣好問笑而不答靖康元年擢御史中丞欽宗論之曰朕特用卿令天下知朕意所嚮先是徽宗將內禪詔解黨棄除新法盡復祖宗之故而蔡京黨戚根據中外害其事莫肯行好問言利害關失太上皇詔旨備矣願一一施行不盡革京貫等所爲太平無由可致乞投京海外黜朋附之尤者以厲其餘又建白削王安石王爵正神宗配饗前元符上書獲譴者每奏對帝雖當食輒使畢其說時金人既退武備益弛好問言金人得志益輕中國秋冬必領國復來邊事經畫旬月不見設施臣所深懼也及邊警急大臣不知所出遣使講解金人佯許而攻畧自如好問言彼名和而實攻朝廷不謀進兵遣將何也請亟集諸將相之成以邊奔衝而刻勤王之師於畿邑以衛京城又言防河宜用宿將若外戚宰相親舊及省院使人皆不可許疏上不省金人克眞定攻中山上下震駭廷臣猶以和議爲辭好問率羣屬劾大臣畏懦議國出知袁州既而金人薄都城欽宗思好問言進兵部尚書都城失守召好問入禁中軍民數萬斧左掖門求見天子好問從帝御樓論道之術士長將宣帥其下數百欲邀乘輿犯圍而出左右奔竄獨好問與孫傳梅執禮侍宣抗聲曰國事至此皆宰相信任姦臣不用直言所致傳聞之言以語使傳好問曉之曰若屬誠忠

義然乘輿將駕必甲乘無闕而後動詎可輕耶宜詘服麾其徒退
帝再幸金營好問從帝既留遣好問還慰府都城金人立張邦昌
以好問爲事務官邦昌入居都省好問曰相公眞欲立耶抑姑鑒
敵意而徐爲之圖耳邦昌曰是何言也好問曰相公知人情所向
乎特畏女眞兵威耳女眞既去能保如今日乎大元帥在外元祐
皇太后在內盡還政可轉禍爲福且省中非人臣所處宜寓直
殿廬毋令衛士俠陛敵所遺袍帶非戎人在旁弛勿服車駕未還
所下文書不當稱聖旨以好問攝門下省好問既繫銜仍行舊職
時邦昌雖不改元百司文移必去年號獨好問所行文書稱靖康
二年吳玠莫儔請邦昌見金使於紫宸垂拱殿好問曰宮省故吏
驟見御正衙必將憤駭變且不測奈何邦昌默然止王時雍議肆
赦好問曰四壁之外皆非我有將誰赦乃先赦城中始金人謀取
康王好問聞遣人以書曰王言大王之兵度能擊則邀擊之不然
宜遠避且言大王若不自立恐有不當立而立者既又語邦昌曰
天命人心皆歸大元帥相公先遣人推戴則功無在相公右者若
撫機不發他人聲義致討悔可追耶於是邦昌謀遣謝克家奉傳
國寶往大元帥府金人將還議留兵衛邦昌好問曰南北異宜恐
北兵不習風土金人曰留一物革統之好問曰勃革貴人有如觸
發致疾則負罪益深乃不復留兵金人既行好問趨遣使詣大元
帥府勸進請元祐太后垂簾邦昌易服歸太宰位太后入聽政高
宗卽位太后遣好問奉手書詣行在所高宗勞之曰宗廟幾全卿
之力也李綱以羣臣在圍城中不能執節欲悉按其罪好問曰王
業艱難政宜含垢繩以峻法愚者衆矣侍御史王賓論好問贊汙
僞命不可以立新朝高宗曰好問心跡非他人比好問自斃力求

決且言邦昌僞號之時臣若閉門謝身實不爲難徒以世被國恩
所以受賢者之責疏入除資政殿學士知宣州以恩封東萊郡侯
避地卒於桂州子本中孫祖謙祖儉
馬伸字時中東平人范致虛政程頤爲邪說下河南府盡逐學徒
伸註西京法曹欲依頤門以學十反愈恭頤曰時論方異恐貽子
累曰使伸得聞道死何憾自是公暇雖風雨必日一造受中庸以
歸靖康初擢監察御史及金人立張邦昌伸與御史吳給約秦檜
其爲議狀乞存趙氏復嗣君位邦昌既僭立伸首具書請邦昌速
奉康王同院無肯連名者伸獨持以往而銀臺司視書不稱臣辭
不受伸投袂叱之曰吾今日不愛一死卽繳申尚書省以視邦昌
書畧曰相公不幸迫於強敵使當僞號變出非常然而忠臣義士
未卽就死聞城民庶未卽生變者以相公必能立趙孤也金人
北還康王在外宜卽發使通問掃清宮室率羣臣迎而立之然後
相公乃歸死司寇爲人臣失節之戒伏闕俟命如此則明王必能
察相公忠實存國且棄過而錄功矣今謀不出此尚當非據偃蹇
棄國若羣心狐疑謂相公方挾強金使人遊說康王令南遁爲久
假不歸之計爲恐九廟在天萬無成理邦昌得書氣沮明日議迎
哲宗后孟氏垂簾追還僞赦乃遣馮海等迎康王時王及之等猶
請籍龍德宮寶貨斥賣鹽沼魚藕以資官用伸復慨然引義檄之
高宗卽位擢殿中侍御史撫諭荆湖廣南伸自湖廣將入奏黃潛
善汪伯彥不法凡七十事章疏已具朝廷方召孫觀謝克家乃先
奏觀克家趨操不正與王時雍等七人結爲死黨宜加遠竄不報
伸又進疏曰陛下得黃潛善汪伯彥爲輔相委任不復疑然自入
相以來遽下還都之詔至今變興未能順動其不謹詔命如此一

日黜三舍人乃取孫觀輩諸羣小以掌誥命其黜陟不公如此吳給張聞以言事被逐邵成章緣上言遠竄其罪塞言路如此擬用臺諫多取親舊其毀法自恣如此張懋宗澤許景衡公忠有才沮抑至死其妨功害能如此或問陳東之死則曰不知其過則稱君如此撫其所為豈不辜陛下倚任哉陛下隱忍不肯斥逐塗炭遺民固已絕望二聖還期在何時耶臣每念此不如無生望速罷潛善伯彥政柄別選賢者共圖大事疏入留中明日改衛尉少卿仲以論事不行辭不拜移疾待命詔仲言事不實責濮州監酒稅時用事者甚必欲殺之以懷迨敵境故有是命趨使上道仲恬然撲被而行死道中王淵受潛善所使也天下識與不識皆冤痛之紹興初胡安國上書訟之詔贈諫議大夫仲天資純確學問有原委勇於為義所輟深厚耻以自名建炎初有正言邵宏淵論朝士

卷十列傳

四

補葉山房

朱勝非

附

鄭義

王庭秀

朱勝非字藏一蔡州人崇寧上舍登第靖康元年權應天府金人攻城勝非逃去會韓世忠部將楊進破敵乃還視事逾年詣濟州謂康王言南京為藝祖興王之地請幸之以圖大計建炎改元權直學士院時方革初勝非懇敗鼓草制辭氣嚴重如平時總制使錢蓋進職勝非言蓋為陝西制置使棄師誤國封還貼黃蓋遂罷三年除尚書右丞時宰執陸補多濫勝非奏宰執子弟例不堂除只就銓注罷政不以罪然後推恩宣和諫官疏云尚從竹馬之遊

卷十列傳

五

補葉山房

已造荷囊之列今不可以不戒初勝非嘗言睢陽非用武之地又言揚州非駐蹕之所至是復論請計留郊祀之費餘財皆運之金陵祀後即當移蹕潛善力沮而止三年上自鎮江南幸拜尚書右僕射兼御營使會苗傅劉正彥與其徒王鈞甫馬柔吉王世修殺都統制王淵擁兵至行宮門外勝非趨樓下詰專殺之由傅等請高宗遜位太后抱皇子聽政太后不可傅顧勝非曰今日正須大臣果決勝非還告上曰王鈞甫乃傅等心腹適語臣云二將忠有餘而學不足此語可為後圖之緒於是太后垂簾高宗退居顯忠寺號慶聖宮勝非請降赦以安傅等又奏故事母后垂簾須二臣同對今日事機有須密奏者乞許臣僚獨對而日引傅黨二人上殿以再共疑王鈞甫見勝非勝非問前言二將學不足如何鈞甫曰如劉將手殺王淵軍中亦非之勝非因以言撼之曰人言燕趙多奇士君與馬參政皆燕中名人蓋早為朝廷協力乎鈞甫唯唯王世修來見勝非論之曰國家艱難若等立功之秋也世修喜時往來道軍中情實傳等乞改年號及移蹕建康勝非曰太后恐盡廢其請則倉卒變生乃改元明受傅等欲挾上幸徽越勝非論以禍福而止傅聞韓世忠起兵取其妻子為質勝非給傅曰今當啟太后慰撫之使報知平江諸君益安傅許諾勝非喜曰二因真無能為也諸將將至傅等思勝非因謂之曰勤王之師未進者便是間自反正耳不然率百官共軍請上還宮公等置身何地乎即召學士李綱張守作百官章及太后手詔四月朔勝非率百官詣辟聖宮親掖上乘馬還宮上既復辟勝非曰臣昔遇變義當即死偷生至此欲圖今日之事耳乃乞罷政上問誰可代者勝非曰呂頤浩張浚問孰優曰頤浩練事而暴浚喜事而疎上曰浚太年少勝

非曰臣向被召軍旅錢穀悉付浚此舉浚實王之御史中丞張守
効勝非不報尋除江西安撫大使紹興元年馬俊陷江州侍御史
沈與求論由勝非赴鎮太綏降授中大夫江州居住二年呂頤浩
薦都督江淮荆諸軍事胡安國江躋交章論之頤浩力引其入拜
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母憂解官時方經畫淮北上倚
勝非以辦勝非上陳五說其一內外軍屯無慮二十萬歲月費二
十萬絹儲無變通理必坐困劉豫方行什一法當遣兵渡淮取彼
蓄積以實邊圉淮南既實民力自寬則江上之兵可以進屯其二
逆豫招誘山寨未必為用我若失之人心必去謂官軍不敢出逆
賊能驟來以江南為危地淮南為樂土我若一軍取鄂一軍取光
蔡一軍取青密豫必分兵拒守然後大軍直趨毫宋所至州縣迎
降彼若固守京城谷有內變其二者金使來而吾兵出恐以失信
怒敵使行未有要約逆豫過惡足可藉口與其使併力南寇易若
先破豫兵去其一助其四者淮北之民皆吾赤子凡州縣官帑宜
稱詔以給貧民其五者王師渡淮所下州縣只以助順土豪領之
隨宜措置白為守備所謂以攻為守變弱為強之說也勝非執喪
三月起復石僕射兼知樞密院勝非舉岳飛建節制襄戒之曰奏
捷止言平定某州不得報殺戮及班師受賞朝廷欲行獻捷禮勝
非奏本吾家望與不足言提俟大駕還汴乃可勝非每薦士言路
不容勝非置不辨人問之曰我以爲賢則用之言路以爲否則劾
退之初不容心也且人主聽言是盛德事我若辨則直我是我壅
塞言路豈宰相事哉時員外郎江端友請營宗廟議者以爲國家
期於恢復不常厥居勝非方上和議遂自上營宗廟於臨安薦胡
松年爲參政待御史常同劾松年乃王黼客勝非徙同左史累章

乞免魏紅亦劾其罪遂罷勝非與秦檜有隙檜得政勝非廢居八
年卒諡忠靖勝非張邦昌友婿也始邦昌僭位勝非嘗械其使及
金人過江勝非請尊禮邦昌以射敵李綱罷勝非受黃潛善風旨
草制極言其狂妄趙鼎宣撫川陝欲重使名以制吳玠勝非曰元
樞出使豈論此耶蓋因事出鼎而輕其權人以此少之
鄭穀字致綱建州人邦昌之僭號也挺身見高宗於濟州帝至杭
州穀奏曰陛下南渡出於倉卒百司之臣獲濟者鮮當擢吳中之
秀以爲用况天下賢俊多避地吳越宜令守臣禮訪境內奇居待
闕及見任宮觀等京朝官以上各具姓名以聞簡拔任使詔從之
苗劉逆亂穀庭立面折二凶拜御史中丞時二凶竊禍福之柄肆
行殺戮日至都堂侵紊機政穀言黃門宦者之設本以給事內庭
供掃除而已俾與政事則貪暴無厭付以兵權則慘毒無已皆前
世已行之驗也今當痛革前弊招權納寵者屏之遠方俾無浸淫
以激衆怒及聞以簽書樞密院召呂頤浩誦浚居郴州穀具章乞
留頤浩知金陵浚不當貶不報穀遂遣所親謝鸞變姓名微服爲
賈人徒步如平江見浚等具言城中事以爲嚴設兵備大張聲勢
持重獲進使賊自遁無驚動二宮此上策也俄詔廢聖皇帝爲皇
太弟天下兵馬大元帥幼主爲皇太姪穀進議以爲在庭公卿皆
昔之臣屬也今與之比肩事主權之於古則無所法退與御史王
庭秀上疏力爭太后召穀與宰相執同對策前段乞召庭秀太后諭
曰今欲令廢聖皇帝總領兵馬兩穀奏曰臣不知其他但人君位
號豈容降改聞之天下孰不懷疑雖前世衰亂分裂之時固未有
旬日之間易兩君一朝降兩朝位號者也高宗復位進簽書執政
甫百日而卒高宗甚悼之謂大臣曰朕喪元子猶能自遣于設始

不能釋也

王庭秀字穎彥慈溪人高宗即位臺臣言偽楚時庶官中如虞諒王庭秀者初非疾病毅然致為臣而歸願褒擢之遷殿中侍御史論黃潛書賈官舊罷之既與鄭穀力爭明受降封事未幾出知瑞州右正言呂祉奏言官議論大臣罷斥相繼則後日大臣闕失又誰敢言者遂召為吏部郎與宰相議多不合引疾求去

呂頤浩

呂頤浩字元直樂陵人紹聖進士累官轉運副使伐燕之役以轉輸隨種師道至白溝既得燕山郭藥師衆二萬契丹軍五萬餘皆仰給縣官詔以頤浩為燕山府路轉運使頤浩奏邊遠難守雖窮力竭財無以善後高宗即位除知揚州前期繕治行宮劇賊張遇衆數萬屯金山頤浩單騎與韓世忠造其壘說以逆順遇棄釋甲

卷十

八

補泰山

降建炎二年金人逼揚州車駕倉卒南渡頤浩與張浚聯馬奔及待在海從至秀州募兵五千屯駐鎮江為江北聲援金人去揚州改江東安撫制置使至江寧明受改元詔赦至頤浩曰是必有兵變其子抗曰主上春秋鼎盛二帝蒙塵沙漠日望拯救其肯遽遜位幼冲乎兵變無疑也頤浩即寓書張浚約會兵討賊檄楊惟忠留屯以安人心遂發兵江寧舉鞭誓衆至平江張浚乘輕舟逆之相持而泣頤浩曰事即不諧不過赤族為社稷死豈不快乎浚壯其言即舟中草檄進韓世忠為前軍張俊翼之頤浩浚總中軍劉光世分軍殿後頤浩發平江苗傅黨託旨請頤浩單騎入朝頤浩奏所統將士忠義所激可合不可離傅等懇乃請高宗復辟師次秀州頤浩勉勵諸將曰今雖反正而賊猶握兵居內事若不濟必反以惡名加我翟義徐敬業可監也次臨平傅等拒戰頤浩被甲

卷十

九

補泰山

出入行陣督世忠等破賊傅正彥引兵遁頤浩等以勤王兵入城都人夾道饗觀以手加額朱勝非罷相改頤浩御營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車駕幸建康聞金人復入召諸將問移驛之地頤浩曰金人謀以陛下所至為邊面今當且戰且避奉陛下於萬全之地臣願留常潤死守上曰朕左右不可無相乃以韓世忠守鎮江劉光世守太平駕至平江聞杜充敗績上曰事迫矣頤浩遂進航海之策扈駕自明州登海舟歷台溫月餘初建炎御營使本以行幸總齊軍政而宰相兼領之遂專兵權樞府幾無所預頤浩在位尤顯悉趙鼎論其過章十數上頤浩求去除江東安撫知池州將之鎮而李成遣將馬進圍江州乃駐軍都陽會楊惟忠兵俱趨南康與賊戰失利乞濟師高宗曰頤浩奮不顧身羣臣不及但輕進其失也詔王瓌速往策應頤浩軍勢復振擊賊敗之乘勝至江州成以餘衆降劉豫張琪犯饒州時頤浩自左叅班師帳下不滿萬人郡人皇駭頤浩命將列陣夾擊大破之拜少保與秦檜同秉政檜知頤浩不為公論所與欲傾之除頤浩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次常州詔還朝既還欲傾秦檜乃引朱勝非為助胡安國言勝非必誤大計勝非尋改侍讀安國持錄黃不下頤浩命黃龜年書行安國求去罷之檜上章留安國不報江躋吳表臣皆以論救安國罷程瑀等亦坐檜黨斥臺省一空遂罷檜相頤浩獨秉政屢請興師復中原謂太祖取天下兵不滿十萬今有兵十六七萬矣願磨斷早定決策北向恐久而精銳消磨他日難以舉事李綱宣撫湖南頤浩言綱縱暴無善狀請罷宣撫之名止為安撫使李光貽書頤浩言綱有大節四夷畏服頤浩稱光結黨言者因論光罷之時方審量濫賞頤浩時有縱舍郎官王岡持不可曰公秉國鈞不平謂

何頤浩再秉政凡二年辛炳常同論其罪遂能為提舉洞霄宮除河南安撫知潭州時郴衡桂陽盜起頤浩遣人悉平之帝在建康除頤浩浙西安撫知臨安府行宮留守上將還臨安除江東安撫知建康府行宮留守九年金人歸河南地頤浩謂金人無故歸地其必有意召趨赴闕既至以疾聽歸未幾卒贈泰國公諡忠穆頤浩有膽畧善鞍馬弓劍當國步艱難人倚為重自江東再相胡安國以書勸其法韓忠獻以至公無我為先報復恩讎為戒頤浩不能用

論曰靖康之際上下易常喪君有君好問其見天地之心焉昔兒頑在國晉人抱空贊之愆目夷守家宋社免移櫟之思視奪僥倖之姦魄喚醒附依之愚俱學位號還之故主置誹譽聽之人言可謂篤於扶傾靜以達變者矣勝非匹馬從君

東宋書

卷十 列傳

十

補葉山房

一身竊旅驟逢變故義取周旋寧命之在幽囚愚不可及晏嬰之處凶亂異以行權晉陽之甲無休投鼠之疑廬陵之座幸逃埃雀之辱乘輿無恙官闈載軍亦遇巷之深心而包羞之能事歟兩人志同忍詬跡並含譏直為受惡不以嫌疑擇便地曲以集事不以龍利居成功善匪近名臣無有已兩人其庶乎頤浩和有武才亦饒胆略勤王之旅誓師可嘉航海之策避敵貽笑然不收人譽雖見擯於名流而畢效王驅實資重於國步進無喜事退於苟安較之覆師誤國者大有間焉至於黨類更張牛李五易亦習氣使然賢者不免未可以媚嫉律一人也

贊曰東萊正誼委曲周折發過佞喪君有君忠靖強志常難不惑習混義形忠周幹克忠穆強武肩驅王事海上異跡

江頭奮登以功以能是朔是馮

南宋書列傳卷之三終

東宋書

卷十 列傳

上

補葉山房

宗澤王庶李光王彥列傳第四

南宋書卷第十一

明錢士升增削許重熙贊

掃葉山房校刊

宗澤附 程昌禹 上官鼎

宗澤字汝霖義烏人母劉氏夢雷電光燭其身而生自幼豪爽有大志元祐六年廷對樞陳時弊考官惡之寘末甲調館陶尉適朝廷開御河時方隆冬役夫偃仆於道中使督之急澤請少需至初春可不擾而辦調龍游令民未知學澤爲建庠序設師儒講論經術風俗一變朝廷結女真謀攻契丹澤語所親曰天下自是多事矣退居東陽結廬山谷間靖康元年充和議使澤曰是行不生還矣議者謂澤剛方不屈恐害和上不遣命知嚴州時太原失守官兩河者率託故不行澤即日單騎就道從嚴至十餘人皆被賊騎蹂踐人民逃徙帝原楊然澤至縉城壁凌隄池治器械募義勇爲

附錄

卷一

掃葉山房

不可不從死中求生士卒知必死無不一當百金人大敗退却數十餘里澤計敵衆十倍於我今一戰而却勢必復來使悉其鐵騎夜襲我軍則危矣乃募徙其軍金人果至得空營大驚自是憚澤不敢復出兵金人逼二帝北行澤聞即提軍趨滑走黎陽至大名欲徑渡河據金人歸路遂還二帝而勸王兵無一至者又聞張邦昌僭位欲先誅討會得大元帥府書約移師近都按甲觀變澤復書曰自古姦臣皆外爲恭順中藏禍心未有竊據寶位改元肆赦惡狀昭著若邦昌者今二聖諸王悉渡河而北惟大王在濟天意可知宜亟行天討興復社稷因累表勸進王卽帝位於南京澤入見陳興復大計時與李綱同入對相見論國事慷慨流涕綱奇之上欲留澤潛善等沮之時金人有割地之議澤上疏曰陛下卽位四十日矣未聞有大號令但見刑部指揮云不得勝播救文於河

附錄

卷一

掃葉山房

曰國家承平二百年不識兵革以敵國誕謾為可信恬不置疑有
實欲買勇敵愾者士大夫以為妄張邦昌耿南仲輩所為陛下所
親見也今金人假使來謁臣愚乞斬之以破其彘而陛下欲於人
言令加待遇臣不敢奉詔以彰國弱上相札論澤竟羅道之時真
定懷衛間敵兵甚盛方密修戰具為入攻計而將相恬不為慮澤
以為邊乃渡河約諸將共議事宜於京城四壁各置使以領招集
之兵又據形勢立堅壁二十四所於城外沿河鱗次為連珠皆連
結河東河北山水砦忠義民兵於是陝西京東西諸路人馬咸願
聽澤節制義勇岳飛犯法將刑澤一見奇之曰此將材也會金
人攻汜水澤以五百騎援飛使立功贖罪飛大敗金人而還遂升
飛為統制飛由是知名澤視師河北還疏請回汴不報復抗疏言
國家結好金人欲以息民卒之功掠侵敗靡所不至當時固有何
意順旨以叨富貴者亦有不和詭隨以獲罪戾者陛下觀之昔富
貴者為是乎獲罪者為是乎今之遷幸者猶前之言和議可行者
也言不可遷者猶前之言和議不可行者也惟陛下熟思之詔遣
官奉迎六官往金陵澤上疏曰京師天下腹心兩河雖未救寧特
一手臂之不信爾今遽欲去之非惟一臂之弗瘳且并腹心而棄
之矣澤前後建議輒為黃潛善等所抑金將渡河謀攻汴京諸將
請先斷河梁嚴兵自固澤笑曰去冬金騎直來正坐斷河梁耳乃
命部將劉衍趙滑劉達趙鄭以分敵勢戒諸將極力保護河梁以
俟大兵之集金人聞之夜斷河梁遁去三年金人自鄭抵白沙去
汴京密邇都人震恐僂屬入問計澤方對客圍棋笑曰何事張皇
劉衍等在外必能禦敵乃選精銳數千使繞出敵後伏其歸路金
人方與衍戰伏兵起前後夾擊之金人果敗金將粘罕據西京與

澤相持澤遣部將李景良閻中立郭俊民領兵趨鄭遇敵大戰中
立死之俊民降景良遁去澤捕得景良謂曰不勝罪可恕私自逃
是無主將也斬以徇既而俊民與金將持書來招澤澤數俊民曰
汝失利當死今反為金人持書相誘何面目見我乎斬之并斬金
將金人入滑部將張偽請往救澤遣兵五千付之戒毋輕戰以需
援援至滑迎戰敵騎十倍諸將請少避其鋒偽曰避而偷生何面
目見宗公力戰死澤聞掩鼻進王宣領騎五千救之偽已死宣與
金人大戰破走之澤迎援歸恤其家以宣權知滑州金人自是
不復侵東京山東盜起執政謂其多以義師為名請下令止勤王
澤疏曰自敵圍京城忠義之士憤懣爭奮當時大臣不能撫而用
之使之饑餓困窮弱者填溝壑強者為盜賊此非勤王者之罪乃
耿南仲等措置乖謬所致耳今河東西不從敵國而保山砦者不
能持此第一山砦為軍澤解體食卒有急誰復有願效忠義者
後軍策者本意實為金將往來河上澤擒之解其縛生置上為言
彼舟來宋兄弟之國今金人辱吾主又滅而國義當協謀弔民策
威濟順教死澤因問敵國虛實盡得其詳召諸將謂曰汝等有忠
義心當協助勤王還二聖以立大功言訖泣下諸將皆泣聽命
金人戰不利悉引兵去澤疏請上回京城又言昔楚人城郢史氏
鄒之不開有指於儀儀教習水戰傳聞四方必謂中原不守遂為
江陵地之計耳先是澤去磁以州事付李亮亮制趙世隆殺之
不遂世隆及弟世顯以兵二萬來歸澤責之曰河北陷沒吾宋法
命亦隨沒耶命斬之時世顯佩刀侍側眾兵皆刀庭下澤徐謂世
顯曰汝兄謀汝害志立功足以雪恥世顯泣立自斃澤感聲曰
此北人中之澤疏言上遣數十萬眾顧守襄陽城李成願魁從還

關即渡河勦敵楊進等兵百萬亦願渡河同致死力陛下及時還京則衆心翕然何敵之足憂上乃降詔擇日還京澤潞疑澤爲變以郭仲荀爲副留守伺察之澤憂憤成疾疽發於背諸將入問疾澤歔然曰我以二帝蒙塵積憤至此汝等能殲敵我死無恨衆皆流涕曰敢不盡力諸將出澤歎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翌日風雨晝晦澤無一語及家事但呼過河者三而薨都人號慟遺表猶贊上還京贈觀文殿學士諡忠簡澤質直好義親故貧者多依之而自奉甚薄嘗曰君父側身營中臣子乃安居美食耶始澤招集羣盜聚兵儲糧結諸路義兵連燕趙蒙傑自謂渡河尅復可指日冀有志弗就識者恨之子穎素得士心澤薨都人請以穎繼父任會朝廷已命杜充留守乃以穎爲判官充反澤所爲穎屢爭之不從乃請持服歸自是蒙傑聚城下者復去爲盜而中原失守矣

澤傳稍改程昌禹以下舊史無今增入

楊崇山房

程昌禹順昌人以吏部郎應從至維揚與汪黃不合出守蔡在蔡州日順昌知府郭允迪降金昌禹同學進士陳味道承允迪命至蔡來謁昌禹留之飲陰使人物色得味道行篋中一檄文昌禹即聚州官擁味道至庭下責以不忠曰我雖與公有舊然大義不容徇私立命磔之守物既降仰給於蔡昌禹曰竭民力以供盜糧豈不忍也謝絕之金祁王即宗席累勝長驅至蔡昌禹閉關假旗息鼓金曉曉七日莫測城中虛實乃退後除東京留守初杜充棄東京以留守事委郭仲荀京城乏食有錢無米有煮稀粥置高屋賣錢者稍不慎藏卽爲衆奪仲荀斫殺無算不能止尋亦棄京走行在朝命乃遣昌禹而上官昭副之昌禹既到倉庫皆空隨行兵所攜乾糧半月皆盡乃出城四外挑野菜而食凡四閱月食盡還蔡

州上官昭權留守時西京南京皆屬金劉豫遣人以書說之昭焚書斬使有賊謁淵與其徒以食物與守城者博久而稔熟夜率其徒登城縱火焚樓閣出奔爲重平所殺淵遂以京城獻金昌禹又以蔡州食盡棄蔡南歸朝廷命爲鼎澧州安撫使時鼎州遺孔彥舟兵後沿江殘破武陵村落半爲賊區昌禹至於龍陽新縣列置諸寨賊四面交侵昌禹調洞丁助守兵數既增錢糧益匱乃聞於朝取邵全四州司錢給軍食後趙鼎除川陝荆襄都督昌禹上書論其不便曰使命一出張官置吏不下數百員咸取給州縣所部軍馬又須抽摘隨行州縣一或有警不過告急於使司相去既遠應接不及以致調發人夫征取財賦行過郡邑倉庫一空應報文移日不暇給將以保州縣而州縣被其擾將以撫百姓而百姓受其弊將以治盜賊而盜賊愈張可謂有害無利矣張宣撫初入蜀人心鼓舞而累年無功上下怨憾謂四川初無盜賊之擾止緣直撫人以擾之今征求調發號曰圖秦恐秦未暇圖而心腹之變起矣前者富平之敗騎兵凡十五萬今四川士馬不過吳玠部曲耳願審處利害而行之毋徇名忘實也昔呂蒙爲孫權論徐州曰操遠不暇東顧往自可克然得後操必來爭不如取荊州據長江形勢今天下大勢實在長江大將當屯兵聚糧於荊州以固根本然後可以圖秦保蜀岳飛之收襄鄧猶權之取徐州也取之易守之難今遽欲撥大臣於數千里外以復秦殘破之區恐四川人心先動事有未易言者鼎不果行昌禹尋改江西沿江制置使

李光

子孟

楊崇山房

王庶字子尚慶陽人崇寧進士以神師薦通判懷德軍契丹爲

金所破舉無雲地求援詔師道愛降庶曰國家與遼人百年之好
今敗亡不能救乃利其土地無乃其女真之禍乎不聽宣和七年
金果入侵太宰李邦彥召庶問計庶曰宿將無如神師道宜付以
西兵使之入援邦彥以語蔡攸攸不然高宗即位累陞節制陝西
六路軍馬東京留守宗澤承制以庶權陝西制置使夏人移文來
言金以鄜延割付本國庶口占檄辭以義責之夏人不取復言會
宣諭使謝亮入關庶移書曰夏人之患小而緩金人之患大而迫
秋高必大舉盡使節率兵驅逐渡河徐圖恢復亮不從金人大入
庶調兵據險以守金人乘冰渡河直破潼關秦隴皆震庶傳檄諸
路期會討賊澤原統制曲端雅不欲屬庶金攻鄜延庶在坊州聞
之夜趨鄜延以遏其衝金人詭道破丹州介鄜延間庶自當鄜州
來路遣龐世才當延安來路時澤原精兵皆端所領庶屢督端進
兵端不行天大雪寒甚金人攻敗世才庶至甘泉而延安已失守
遂將百騎馳至襄樂倚端為助端令每門減從騎之半比至帳下
僅數騎端厲聲問庶延安失守狀曰節制同知愛身不知為天子
愛城乎庶曰我數令不從誰愛身者端怒奪庶節制使印庶先以
失律自劾得罷時張浚自富平敗歸庶勸浚收熙河秦鳳之兵扼
關隴以為後圖浚不納浚至興元閱視庶平日簿書有不奉行言
司指揮者奏劾之未報會完顏景破興洋念非庶莫可安蜀急起
庶參謀委之巴南庶至巴州急散榜梁洋境上扼興元孔道金人
進無所掠乃退紹興五年起利義路制置使庶以士卒單寡稱興
洋諸邑及三泉縣強壯兩丁取一三丁取二號義士日閱於縣月
閱於州厚犒之不半年有兵數萬有議於浚者劾庶落職六年除
湖北安撫使知鄂州趨關燕兒言紹復大業仰制為可荆州左吳

右蜀利盡南海前臨江漢出三川涉大河以圖中原曹操所以異
關侯也八年春八對因奏恢復之功十年未立其失在偏聽在欲
速在輕得實是非功罪混淆又口陳手畫秦蜀利害上大害拜樞
密副使命措置江淮邊防鄰境背叛朝廷姑息大將不欲有所興
革以庶威望詔遣接行營軍庶請稿軍於敘陽使服坐壇上自大
將三衛而下雖身任使相悉以戎服步辭帳門庭趨受命拜使而
出軍容嚴整真敢仰視蓋自有事以來未嘗行此禮也岳飛聞庶
行邊遺書曰今歲若不舉兵當納節請開庶壯之還朝論金人變
詐因及飛納節之語時秦檜再相以和戎為事金使烏陵思謀至
庶力詆和議檄云自古謀人國者必有一定之計越人取吳在驕
其志秦之取六國在散其從今金人之所以謀我者而己乞誅
金使金又遣張通古來許割地還梓宮歸太后庶上劄云割地之
議若以淮為界淮之外泗州漣水軍既為我有安俟以和為請我
賂之何益若以河為界兵火之餘幾無人跡尚當十年無征役以
蘇息之賦何自出加內郡之賦以償不毛之土必以三十萬兵宿
於邊餉無用之地假以歲月焉得不自困也又云臣生於陝西嘗
欲氣吞強金所謂講和者非臣之所能也願陛下責臣以戎兵則
緩急之際可以核檄使金人奸謀不得肆離口治戎其實促使和
也今若預此是身為大臣白為二三如趙鼎劉大中輩首鼠兩端
於國家何益及至備回庶七上劄言其非便力求解樞務出知潭
州勾龍如淵劾庶本趙鼎所薦被命奪職初庶行離朝不見賓客
至蕪湖請知縣私視相見委以貢田宅議者為庶平日豪邁一旦
謙論不合而去未宜求田問舍十三年胡汝明論庶譏訕朝政實
道州安置卒工子之希之許無棺槨曰秦檜秦檜此恨必報親

皆掩其口庶自號當夏曰吾之所為無失當嘗者定傾論十五篇以正時事孝宗思庶言追復其官諡敬節

李光字泰發上虞人童穉不戲弄父高再曰吾見雲間鶴其興吾門平登崇寧進士知常熟縣朱勗父中倚勢暴橫光械治其家僅不為屈遷司封首論士大夫諛佞成風至要引荀卿有聽從無諫諍之說以杜塞言路王黼惡之遷符寶郎徽宗將內禪光因納符謂蔡攸曰公家所為皆拂衆心今日之事非皇上則國家俱危攸雖然欽宗受禪攸石司諫奏言朱勗李彥崇京王黼竭天下之財名為應奉實入私室乞依舊制三省樞密院通知兵民財計與戶部量出入以制國用更考後使利源歸一時言者俞王王安石之學詔榜朝堂光言安石欲盡廢法度則謂人主制法而不當制於法欲盡逐元老則謂人主當化俗而不當化於俗蔡京兄弟

宋李綱

九

捕葉山房

祖述其說五十年間毒流四海今又風示中外蠱惑民聽豈朝廷之禍又言朱勗託應奉富擬王室乞擇清強官追攝勗父子及奉承監司守令胡真孫等計資沒入所奪編戶產業悉還之李會李攢復以諫官召光奏蔡京用時會攢迭為臺官禁不發一語金人圍城與白時中李邦彥專主割地之謀乞寢成命不報除知宣州時范瑗將過軍光先入視事瑗至則開門延勢留三日而去無敢譏者光以宣密邇行都乃繕城池聚兵糧積六邑之民保五相比謂之義社擇其健武者統以土豪得保甲萬餘號精練軍又柵險要二十三所謹戍之城外居民盡遷入城苗和歲輸邑者悉命輸郡初諺言不便及守城之日瞻甲者民迄賴以濟濱將仰青自具州擁舟數百艘剽富塗蕪湖間光招諭之遺米二千斛青喜謂使者曰我官軍也所過皆以盜賊見遇獨李公不疑我於是秋毫無

宋李綱

十

捕葉山房

犯劇盜賊方破寧國縣抵城下分兵四擊光募勇敢劫之賊驚擾自相蹂躪朝廷遣巨師古剡來援賊急攻朝京門縋竹木為浮梁以濟須臾軍傅城列砲具立石對樓光命縋竹若簾揭之砲至即反墜不能傷取檣木為撞竿倚女牆以禦對樓賊引却劉晏直搗其營賊伴退晏追之伏發遇害師古以中軍大破賊賊遁去初賊方圍宣與其副並馬巡城指畫攻具光以書傳矢射其副馬前言賊方窮寇天誅必加汝為將子何至附賊二人相疑攻稍緩始得為備普置七首枕匣中與家人約曰城不可必保若使人取七首我必死汝輩宜自殺無落賊手宣州受圍凡二十九日城中財物豐備富人皆出錢帛為犒城北木塔寺下瞰城中光募人運草實其塔然後縱火令方下即有應募者火為塔所束如火柱衝天觀之可畏賊退州作解嚴會隨功高下以金杯勸酒就賞其杯紹興元年擢吏部侍郎光疏言議論之臣莫肯以扶危持顛為已任惟何咫尺不經營長江千里不為限制惴惴焉日為乘桴浮海之計晉元帝區區草創猶能立宗社修宮闕未聞專主避敵如今日也陛下駐蹕會稽江湖為根本之地使進足以戰退足以守者莫如建康建康至姑孰一百八十里其隘可守者有六曰江寧鎮曰磯砂夾曰采石曰大信其上則有蕪湖繁昌皆與淮南對境其間險阻之場或倚岸水勢湍悍難施舟楫莫若預于諸隘屯兵積粟命將士各管地分調發旁近鄉兵協力守禦時有詔金人深避諸郡守避難各自便光言守臣任人民之重存亡以之豈宜預聞遷避之所願追嚴前詔上欲移蹕臨安被旨節制臨安府見也

去舉華愈南丹詔不北出師無日過河何期越石之登城慷慨氣結填膺諸葛之臨表噓唏義形垂涕柱折楹崩人亡國殄昌禹使窮於實粥上官力竭於焚樓新市仍生荆棘故宮惟見黍禾傷哉宋也王庶咸足以服眾智足以料敵占微服夏鄭國子之言文散榜定蜀漢買君之提計鞠躬盡瘁庶其有之李光推誠御物先幾立事守城則唯陽之抗合孤撫寇則士行之柔王貢能致其身光之謂矣兩人皆封疆之強吏禦侮之能臣不依附以立名不偏徇以植黨論才則亞於宗澤論忠則賢於張浚而匍匐下僚奔走外郡雖其主之弗任亦世局使之然也嗚呼彼疏斯裨胡不自替可嘆也夫

王彥

附 楊惟忠 解潛 盜桑仲 鍾相

王彥字子才上黨人性豪縱喜騎射京師隸弓馬子弟所慕宗臨軒閱試補下班祇應為清河尉金人攻汴京彥赴闕求自試討賊時張所為河北招撫異其才擢為都統制使率岳飛等十一將將部七千人渡河與金人戰敗之金人率眾萬數薄彥壘圍之賊匪彥以眾寡不敵潰圍出諸將散歸彥獨保其城西山遺心腹結兩河豪傑圖再舉金人購求彥急慮變夜寢屢遣部曲覓之相率刺面作赤心報國誓殺金人八字以示無他意彥益感勵撫士卒與同甘苦未幾兩河響應忠義兵民首領傳選等皆附之受彥約束眾十餘萬綿亘數百里金人追之俾首領以兵破彥壘首領曰王都統若堅如鐵石未易圖也金人問遣勁騎繞彥壘道彥勒兵待之斬獲甚眾益治兵刻日大舉告期於東京留守宗澤澤召彥會議乃將兵萬餘渡河金人以重兵襲其後不敢擊既至汴京

澤大喜彥以所部兵馬付留守司量帶親兵趨行在時已遣宇文虛中為祈禱使議和彥見黃潛善汪伯彥力陳兩河忠義延頸以望王師願因人心大舉北伐言辭憤激大忤時相意遂降旨免對以彥充御營平寇統領時范瑗為平寇前將軍彥知瑗有逆節稱疾不就劉苗之亂以彥為御營統制彥曰梟鳴逆子乃欲汙我耶因伴狂乞休張浚宣撫川陝秦彥為前軍統制浚與金渠宿相持於富平欲大舉彥曰陝西兵將上下之情未通若稍不利則五路俱失不若且屯利闢興洋以固根本敵入境則檄五路兵來援萬一不捷未大失也浚不然改知金州桑仲既陷襄陽乘勢西向直擄金州白玉關眾號三十萬仲彥舊部曲也請於彥曰仲于公無敢犯順假道入蜀就食耳彥曰仲輕財善鬪然有勇無謀不足畏乃遣門立為先鋒擊之賊銳甚立馬陷於淖呼其子璋璋不顧立血戰死將士失色或請避之彥叱曰樞相張公方有事關陝若仲越金而至梁洋則腹背受敵大事去矣敢言避者斬即勒兵阻水據山設伏以待賊見官軍少蟻附搏戰彥執幟一麾士殊死鬪賊賊走彥休士進擊追奔至白磧紹興元年李忠反攻金州諸關賊眾皆河朔人驍勇善鬪關陷彥退屯秦郊令將士盡伏山谷間焚秦郊積聚偽若遁者秦郊距郡城二十里路坦夷彥募敢死士易庫幟設奇以待閱再宿賊至秦郊官軍逆戰大敗之忠走降劉豫彥里之役官軍少卻趙橫與門瑋駐山上彥麾之救不應官軍敗彥既克李忠大賞將士待趙橫如初具酒飲至四行此橫起數其失援之罪命杖之勇士韓橫曰杖何至縛彥曰爾非應死遂斬之又叱門瑋下數之如前并斬之再飲數巡而罷仲之未敗也王開為之聲援彥遣人諭關關請降彥自詣關壘眾謂關反覆彥曰

我以至誠待閭雖詐何能為遂肩輿至營關大驚迎迓甚恭彥與
關對食開諭禍福其黨皆俯伏聽命關後腰斬於興元府初彥仲
既敗還襄陽鳩集散亡陷鄧州因招復熾南攻德安西掠均陽分
衆三道彥曰仲以我寡彼衆故分三道以離我勢法當先破其堅
則脆者自走遣副將焦文通禦注口關自以親兵營馬耶領相持
三月大戰六日賊大敗仲為其下所殺充歸峽荆門公安軍安撫
使彥措置屯田分將士為莊耕千畝截沮河置三堰不決旬告
成自蜀買牛馬七百頭營田八百五十頃後知鄧州彥入辭帝撫
勞甚厚曰以卿能牧民故付卿便郡行即召矣卒于官彥稱名將
當建炎初屢破大敵威振河朔時捷於和議遂召之還又奪其兵
柄而使治郡士議惜之彥事親孝居官廉子弟有戰功不與推賞
將死召其第姪以家財均給之

卷十一 列傳

五

楊惟忠

楊惟忠靖康初為高陽關副總管高宗即位以兵衛降祐太后往
洪州軍憤太后至虔州惟忠走萬安山中數日乃還再聚兵數千
陳辛圖虔州惟忠登陴力戰後屯軍洪州却馬進軍改軍於吉賊
楊勅屯吉惟忠與叙同姓之好邀勅飲誅之併其兵隸岳飛
解潛字亨叔其提兵解太原圍也趙鼎為其幕中幹辦公事李綱
宣撫兩河潛以兵從行間綱謫潛亦廢紹興五年趙鼎薦其才召
為侍衛馬軍司其軍士與王彥軍鬪於闕下張浚罷潛官祠以其
兵隸劉錡趙鼎再相復起步軍司仍乞宮祠與辛樂宗論和議之
非秦檜聞而怒之南安軍安撫卒

論曰王彥赤心報國示於八字卿忠服眾信於兩河而成功
見報義言不伸老猛士於未決置良工於幾下使飛揚跋扈
之羣既得而凌侮之妨賢害能之輩又得而驅役之屈之於

列校束之以治郡固知其無能為矣獨使彥擁兵自募
前必爭未見其名遜岳韓權亞玠俊也碌碌隨人有傷獨
之結髮咄咄怪事似爭燕領之附其亦可恨也已

桑仲寇襄陽守臣馬千秋棄城奔中盧仲遂據襄陽時王彥在金
州仲進攻均房有窺川蜀之志直犯金州白玉關以狀申於彥願
假道入蜀就食彥遣門立為先鋒立血戰不勝被殺仲步騎六道
並進彥士殊死鬪自辰至酉仲大敗還據房陵王彥遣間道斷其
糧餽濟師攻自黃水賊奔潰仲退軍襄陽朝廷除鎮撫使劉豫偕
號仲上疏請正豫罪朝命仲節制應援京城軍馬鄧州新遭曹成
亂後百室無一存桑仲使霍明據之仲率眾圍鄧州譚克使人招
王俊解圍俊至與克飲醉克突圍出奔仲入城執俊磔之朝廷以
仲為襄陽鎮撫使仲益跋扈分其眾為三南攻德安西據均州一

卷十一 列傳

六

楊惟忠

出馬耶領為王彥所破仲移文鄧州會霍明共攻金州明不可明
于鄧頗能集民貿易以有戀鄧之心仲以六十騎趨鄧州疾馳
入城南下馬為明所殺其將李橫在鄧州李道在隨州各領眾竊
素為仲報讎橫圍鄧州盡刈城外熟麥城中糧盡橫攻益急鄧州
西壁石城臨漢江明夜縱石城泛舟順流去橫退還襄陽歸朝降
於趙鼎於上前稱仲忠義上惻然念之官其二子
鍾相武陵人善為誕謾自言神與天通能救人疾患無知輩翕然
從之無間數百里幾二十年積貲巨萬有可受賄莫之過以拒孔
彥舟為名聚眾殺官吏儒生謂殺人為行法劫財為均平人情樂
附鼎澧利潭辰岳諸州皆為賊區尋敗竄山谷為村人所擒
贊曰惟忠與庶忠貞庶二光亦矢誠彥能盡序文武若人封
疆重寄黃汪浚檜以排以校任不配德吁嗟賢懿

卷終

張邦昌黃注范權列傳第五

南宋書卷第十二

明錢士升增削許重熙贊

掃葉山房校刊

張邦昌

附 吳升 吳鼎 王時雍 徐采南 范瑗

張邦昌東光人舉進士欽宗即位拜少宰金人侵京師朝廷議割三鎮使邦昌副康王為質於金人復質肅王以行邦昌仍為河北路割地使初邦昌力主和議不意身自為質及行要欽宗御批無變割地議又請以驛書付河北皆不許及金人再至衆疏攻邦昌媚敵遂黜為太乙宮使能割地議京師被帝留青城吳玠莫倚白金營持文書來令推異姓堪為人主者留守傳等表請立趙氏金人怒劫傳等召百官議衆相對莫敢出聲適尚書員外郎朱齊愈至自外書張邦昌三字以示於朝遂定議以邦昌治國事孫傳張叔夜不署狀金人執之置軍中王時雍時為留守集百官詣祕書省至即閉省門以兵環之范瑗當衆呼曰譬如營內之軍隨官所管何較張姓李姓衆唯唯時雍先置狀御史中丞秦檜不書抗言請立趙氏宗室且言邦昌當上皇時專言譏游蠶國亂政社稷傾危實由邦昌金人怒執檜拜傳持狀赴軍前邦昌入居尚書省金人趨勸進奉間寶至邦昌北向拜舞受冊即僞位僞號大楚遂升文德殿設位御牀西受賀遣問門傳令勿拜時雍率百官趨拜邦昌但東面拱立宣贊舍人吳玠率內親事官數百人謀舉義范瑗詐與合謀舉義殺之是日風霾日暈無光自官慘沮邦昌亦變色唯時雍拜傳等欣然鼓舞自以為有佐命功云即以時雍權知樞密院事領尚書省拜權同知樞密院事傳權知樞密院事呂好問權領門下徐秉哲權領中書下令見百官稱子

手詔曰手書獨時雍每言事輒稱臣啟陛下邦昌以嗣位推恩先赦京城金人將退師邦昌請營祖別服柁袍張紅蓋所過設香案起居悉如常儀時雍乘哲拜傳皆從行觀者無不感愴二帝北遷邦昌率百官遙辭於南薰門衆慟哭有仆絕者金師還邦昌降手書赦天下呂好問謂邦昌曰康王居外久衆所歸心曷不推戴之又謂曰為今計當迎元祐皇后請康王早正大位庶或保全邦昌從之議冊元祐皇后曰宋太后制詞云伏念宋事之初首崇西宮之禮蓋用藝祖尊周符后故事也好問曰若此則人心疑恩矣乃收同立宋太后手書遣將師愈齋書康王自陳權宜紆難之意尋遣謝克家獻大宋玉璽一紐復降手書請元祐皇后垂簾聽政以俟復辟書既下中外大悅太后始御內東門小殿垂簾聽政邦昌以太半退處內東門資善堂尋遣使奉乘輿服御物至南京既而邦昌亦至伏地慟哭請死王撫慰之王即皇帝位李綱相封邦昌同安郡王綱上書極論邦昌久典機政擢冠宰司國破而資以為利君辱而攘之為榮與姓建邦四十餘日逮金人之既退方降赦以收恩是宜肆諸市朝以為亂臣之戒高宗乃降御批曰邦昌僞逆理合誅夷原其初心出於迫脅可特與免貸資澤州安撫初邦昌僞居內庭內夫人李氏數以果實奉邦昌邦昌亦厚答之一夕邦昌被酒李氏擁之以大家事已至此尚何言因以絳色半臂加邦昌身掖入福寧殿夜即養女陳氏以進及邦昌還東府李氏私送之語斥乘輿帝聞下李氏獄詞服詔數邦昌罪賜死潭州吳玠莫倚皆烏程人皆進士及第第一拜翰林承旨傳翰林學士二人隨駕至青城歸凡金師營中傳命皆二人齎捧而來時人呼為提疾鬼王時雍蜀人其父為子時雍附王歸得傳為開封尹

徐秉哲爲少尹秉哲滿人也一切搜括逼遷等事皆升僞將命而時雍秉哲行之人稱時雍爲賣國牙郎因曰升僞爲取國吳牙金人初索敬坊妓女及祗候女侍驅提至開封府皆泥首垢面假裝瘋病秉哲預置敘冠鮮衣令膏沐粉黛盛飾登車送至金營其過上皇也升僞至自營中持少帝手書來請已知金人欲廢趙氏私以語時雍及孫傳正月初五日徽宗在藻珠宮早膳升等令李石入給云至南薰門殿舍拜表表到案上皇便可歸上皇曰卿無隱也朝廷既不令我南去又聲息不令我知今日事別無變否石以死誓無他中書舍人姜堯臣曰去則不得回矣石曰信堯臣言必誤大事堯臣以笏擊石額流血仆地俄禁卒報太后已在南薰門候矣上皇曰我去留未決何故太后先出后曰昨日李石傳聖旨上皇曰若以我爲質得官家回亦無恨乃行至南薰門金使催行

南宋書

卷一百一十一

楊果山房

上皇曰事果變矣堯臣曰果爲李石所賣金使以骨朵礙其口仆地乃擁上皇出城孫傳任留守遂令皇后太子俱出傳隨至青城帝謂之曰煩重相公斷送我一門家眷也內侍梁平王仍指言宮中寶玉玩好并埋金之處盡數交開封府箠戕內侍鄧述具錄后妃皇子皇女并宗正籍徐秉哲奉金人押文搜捉無一得脫上皇幼子僅其歲從乳媼藏民間亦搜之出開封府捉事使寶鑑不忍奉行嘆息自縊死兩禁軍上每日移金帛禮樂器用儀仗法物經史書籍道釋經板未嘗休息有億而億擲於地者金人戲之曰趙家養汝厚今日亦得汝力乎曰初破城至金人去凡五月府庫及民間物宗室百官家屬一切徵索皆秉哲經營之自旦至暮指顧嗚呼不勝其勞人皆視其材而嘆其情帝既廢時書秉哲云社稷山河爲卿等所誤某父子成擒矣勉事新君無思唐主秉哲持之

而泣金人既屬意立邦昌王時雍也百官置狀范瑄以兵威劫之令有不願者斬其首各書職位姓名惟謹有欲泣者獨一人曰吾願斬首一人曰請同之時雍呵曰則曰庶官寇虐高世彬也及邦昌避位時雍猶力爭之曰時虎者勢不得復下邦昌不聽高宗即位治僞命逆臣朱齊愈棄時雍秉哲升僞皆安置遠州其黨李回宋宗之李權范宗尹盧襄胡思王紹周懿文顏博文何昌言何昌辰馮舜李會黎確李健陳戢各遷謫余人均陳冲洪芻材及之門烏張卿材李葵王及之夏承遠州安置蓋大均冲芻材及之葵承懿文思皆搜括金銀時凌侮劫奪如繫濟王夫人鞭寧德皇后親妹收齊貴妃侍兒淫鄭紳家婢取宮人唱曲飲酒種種不道顏博文草僞詔有揖讓字則犯濫安懿王諱胡思曰此何日乃問濮王耶王紹勸進文尤悖逆何昌言昌辰則避邦昌名奏改者

南宋書

卷一百一十二

楊果山房

黎確陳戢則持僞告止勸王師馬上洋洋自稱奉使者馮勝則舊執政而稱臣拜庭下者李回則執政用事李權盧冀提舉南壁浩歌酣飲金從南壁入而不知而又忻然爲僞侍從者其後范宗尹爲相諸臣皆復元職范瑄開封人自卒伍補官金人再圍京師瑄爲四壁使淵聖出郊金使瑄取上皇太后皇后太子貴妃瑄使劍道請出城百姓遂縶者瑄皆斬之建炎初加御營司都統後除平寇前將軍金人自山東趨維揚瑄引軍避其鋒轉至壽春循城而南城上人認其旗曰御營平寇前將軍不會殺敵只會走瑄怒縱兵入城殺掠知府鄧紹密知縣趙許之皆死亂兵之下苗傅作亂瑄在洪州與傅書問不絕帝反正屢召方來又奏傅無罪臣願借張浚合謀誅之論曰自昔式微之季必有盜竊之人然皆力擅窮蹙森然

南宋書

卷二十二

五

補葉山房

莽或越關為情或鷹揚是志點高觀非望勢逼肆驕陵野異
狠心克形蠶目趨爭一日之武便奪眾觀之雄得者謂之霸
國失者亦稱豪舉未有醜醜庸奴器識俱劣蒙衛賤子言貌
都非而崛起倚仗妄冀天人強歸么麼冒司九五如張邦昌
之易者蓋自符祐黨分悖京泰熾官以諂市人惟利圖忠正
既銷禮義已塞喪心者類若病狂辱行者怙若安素罔羞砥
痔不靳普漫浪子牙耶猥瑣穢人臣之位率衣請醜嫚嫚
君父之尊天子醉舞於娼家宰相膝行於金帳何事不可顛
倒何人不可乖違既無鼠忌之疑又無畜老之懼蓋有道焉
人盡君也綬大升殿冠猴筆邦假官家太宰裝成須臾傀儡
新位號從官勸進誇耀風雲較兒等全無虎威視奴齊惟餘
艾氣乃如之人實孔之醜噫嘻三字手示之討猶見排於張

黃潛善 汪伯彥 附 李宗 補揚州南奔事

黃潛善邵武人進士宣和中知河間府康王開大元帥府檄潛善
將兵八援承制拜為副元帥及即位拜中書侍郎帝從人望拜李
綱為左僕射以潛善為右御史張所言潛善奸邪必誤政諫所江
州及李綱罷太學生陳東言綱不可去潛善伯彥不可任布衣歐
陽澈亦上書詆時事潛善乘間啟帝殺東澈明年信王榛使馬攬
來請兵潛善抑之又屢言宗澤人頗不可信京東山東盜起潛善
伯彥置不以聞張遇焚其州距行在六十里內侍邵成章疏潛善

南宋書

卷二十二

六

補葉山房

伯彥誤國成章坐除名御史馬伸亦以劾二人謫濮州卒太學生
魏佑論黃汪誤國十罪金警日通右丞許景衡謂扈衛單弱請幸
江寧潛善以不足慮沮之百官相慰憲知事實者莫如宰相咸特
自安及金尅天長內侍鄭詢撲實奔還帝大驚匹馬被介冑出南
門走潛善伯彥方聽浮屠說法會食堂吏呼曰駕行矣乃相視蒼
黃南馳都人爭門出死者枕籍人人怨憤司農卿黃鑄至江上自
云黃相公眾以為潛善也爭揮之鑄方辨非是而頭已斷矣潛善
伯彥追及帝於鎮江聯疏言艱難之時不敢具文求退中丞張澈
劾之畧曰二人本無物望亦乏才術因緣寵任躡持政柄相業無
聞國步日窘至宗廟顛沛萬乘蒙塵州郡推殘衣冠遇害以渡江
為下策曾未見有中策天下人切齒唾罵謂陛下必正典刑而信
任如故中外怖駭謹條大罪二十以聞乃罷潛善落職復以鄭慤
王庭秀言責置英州諫官袁植乞斬之都市不許尋責於梅州潛
善棄國媚善中外切齒高宗末年復官錄後諫官凌哲言若復潛
善則刑政失平忠義解體不聽特詔原之
汪伯彥邵門人進士靖康初知相州金人尅真定詔徙帥司於相
伯彥領之康王至磁金常有甲馬數百蹤跡王所在伯彥亟以帛
書請王還相躬服藥轡部兵送至河上王勞之曰他日見上當
以京兆薦公其受知自此始大元帥府開伯彥為副將王引兵渡
河有詔王金人現在議和得輕動宗澤曰是欲欺我師耳宜亟
進伯彥難之王即位伯彥遷比潛善遂與並相帝曰潛善作左相
伯彥作右相朕又何憂及播遷江南與潛善並落職已復職知廣
州舍人王居正論不已復褫職紹興七年帝謂秦桧張浚曰伯彥
實其艱難舊僚論謝宜與桧復桧浚曰臣等已議郊恩取旨更得

天筆明其得勞庶幾中外孚信益檜嘗從伯彥學而後為伯彥所引故其贊焉九年知宣州過闕帝曰伯彥便令之官庶免紛紜又白漢之高光不忘豐沛南陽故舊皆人情之常明年予祠卒諡忠

定
李宗南華小吏康王駐濟州京城音聞隔絕潛善募人能入圍城者宗應之宗旁京城行故令驅掠入寨為給薪水得上城送飯益習熟即與城內人下博又與城內人熟視間投身下城為邏者執送王時雍具言潛善遣來意時雍縱書遣之宗作荷担人出復入金寨迤邐得去以復潛善潛善趨以呈王而潛善所得時雍言恐宗告訐遂殺之

帝之駐揚州也建炎二年秋金大帥宗翰宗輔分道南侵北京留守張益謙以大名降輔宗翰趨山東劉豫以濟南降輔邦彥樂東

卷十二

附葉義問 崔邦彥

平三年正月韓世忠自襲慶退師沐陽翰疾過逼之世忠夜棄其軍走鹽城翰趨臨淮皆鐵騎白氈笠偽稱李成敗軍聞瑾蕪泗州走死朱琳以楚州迎降邊警汛急汪黃二相禁街巷不得傳說不許士庶移家出城二月晦瑾報至帝即欲南幸汪黃請俟後報三月壬子內侍鄭詢自天長見敵奔告帝披甲上馬出城惟王淵廣履數騎從與軍民雜行市民指曰官家去也次揚子橋一從官言不遜帝手劍之至瓜州乘小船渡江坐神廟中就靴底磨劍血侍衛稍有至者鎮江守臣錢伯言迎入城帝宿於府治與宗人士衛同寢金騎到揚州即馳追帝至瓜州望江而回勢貴家眷裝船抵閘而金兵已至出閘者百不能一男女死者數十萬癸丑金人榜於揚州市西北人從便歸鄉見示而去者萬人趙士峻乘高郵船班以泰州降金人焚揚州還東平高郵泰州悉為世忠潰卒輔

李在朱世雄竊據帝於癸丑發鎮江至丹陽禁衛籍籍朱勝非諭定之甲寅至毘陵丁進於路作亂王淵誘誅之乙卯至無錫衛軍所過殘劫烟火巨天常州知府周玘通丙辰至平江帝始釋介冑信宿起駕留朱勝非張浚彈壓吳城壬戌至杭州以府治作行宮翌日遣舟至江頭接衛士百官家眷罷黜潛善伯彥

論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高宗蒙難再造即以汪黃為腹心宜中興之無成也小人忍於妒功巧於蔽賢敗於敗國昧於量已古今未運莫不皆然張浚托名恢復始終惟汪黃是附藤羅幡結非聖主不能斬斷而可責之庸懦乎國紀不立小

范宗尹 補趙州航海事
權邦彥 附葉義問 崔邦彥

卷十二

附葉義問 崔邦彥

范宗尹襄陽人宣和中上舍累遷侍御史王雲使北還言金人必欲得三鎮宗尹力請棄之尋以言罷邦昌僭位復故官遣詣康王勸進建炎初李綱拜相宗尹論其名浮於實震主難任言者論其嘗汙偽命責鄂州召還參知政事代呂頤浩攝相位時羣盜各據州縣宗尹言國家多難四方帥守望風當稍復藩鎮之法裂河南江北數十州付以兵權俾藩王室帝是之即拜右僕射同平章事時年三十近世宰相年少未有如宗尹者於是盡地分鎮劉綱淮泗岳飛通泰趙立承楚薛慶天長郭仲威杭州王彥金房桑仲襄鄧季成舒斬孔彥舟鼎澧以安撫使為名聽便宜從事宗尹嘗謂張守曰今日之勢如人疾病沉痾方篤稍施快藥立有顛仆之虞要使施設有序勿遲勿亟相與戮力彌縫庶乎可也因請宣靖明受偽命之人有赦申雪徐兵部吳丹莫倫等並量移耿南仲孫覿

寧並叙復侍郎季陵希宗尹意乞詔宰執於罪累中選真材實能
置付以事沈與求劾陵因及宗尹帝為罷與求初宗尹廷對詳定
官李邦彥持真乙科宗尹德之贈邦彥觀文殿大學士明堂覃恩
宗尹請釐正崇觀以來濫賞帝手批云朕不欲歸過君父敘怨士
大夫始宗尹建議秦檜力贊之及見帝意堅反擠宗尹帝亦惡其
與辛道宗兄弟往來遂罷之退居天台卒年三十七
建炎三年閏八月詔百官議所幸乃決吳越之行命杜充留守建
康諸將並聽節制九月八日至平江留周望守之十月十三至越
州二十日至杭州康允之報至言金人數道並進集議為迎敵之
計十一月二十五日回宿錢清堰得杜充收狀倉卒議趨四明郎
官以下或留越或徑歸者十二月五日駕在四明府解御史林
之平自春間召募海船適至把隘張公希範海舟二十以興化軍
田經船作御舟十五日登舟率執從行禁衛十餘人隨十九日
至定海留張俊明州并敵二十日至昌國郭仲荀棄越州軍潰知
州李邦降金二十五日金人侵明州張俊督兵與戰軍卒伍進身
先立功劉洪道率兵射其旁金人敗去帝復移舟海澳四年正月
朔張俊敗金人於高橋三日劉洪道棄明州金人復逼帝舟至章
安鎮幸祥符寺從官迎拜於道左十五日有賊船客船風飄觸御
舟帝令盡買之分散禁食糧取其皮為枕貯油為燈隨潮放入
海中數萬燈如浮屠人皆登金猪峯看之十八日俊及仲荀至呂
頤浩范宗尹王陶日從在海德樓是日遊宴六鰲峯以消懷二十
日駕發章安廿一日泊高帝與內侍登岸步入小僧舍寂無人
見壁間小榜云因金人侵迫為帝祈禱帝喜賜三僧各紫衣二十
五日幸温州駐蹕於江寺二月二十三日聞金已退駕自海道

歸四月壬申朔幸越州駐蹕
權邦彥河間人累官知冀州高宗開大元帥府邦彥部兵與宗澤
自澶淵趨章城二帝北遷邦彥五表勸進建炎元年知東平府金
圍急邦彥守數月城破突圍奔行在行司議失守罪帝以其父母
妻子皆沒於敵纔貶二秩知建康府改江陰路制置使恩暗
違傲人皆恨之紹興三年除簽書樞密院事初邦彥獻十議大畧
謂宜以天下為度恢復土宇勿苟安於東南駕御諸將當威之以
法呂頤浩素善邦彥薦用之給事中程瑀劾邦彥罪不報帝嘗對
輔臣言湖南事頤浩誣言李綱縱暴無狀帝曰綱在官和問以論
水災得時望邦彥曰綱原無章疏第掠虛名耳盡助頤浩以排綱
也頃政幾一年碌碌充位而已
葉義問壽昌人范宗尹為相義問疏其奸秦檜當其間知江寧
有貴戚宜役者義問戒僚曰免是何以服他人卒役之及判江州
豫章守張宗元忤檜潛臣檄義問拘其舟義問投檄曰吾嘗得罪
去耳遂罷去檜死湯思退薦之至則劾湯鵬舉有一檜死一檜生
之語思退同知樞密院事金亮南侵奉命視師樹二旗於鵬首危
坐艦中沾沾自得為儒將也義問素不習軍旅劉錡提書至讀之
至金敵又添生兵顧吏曰生兵是何物問者掩口至鎮江聞瓜洲
有敵兵大失措乃役民掘沙溝植木枝為鹿角以御敵舟役夫笑
曰喫牛肉者為此謀耶一夕潮生木枝浮去矣建康留守張燾告
急義問乃往催發軍市人皆嫌罵之辛未廣論義問幾敗事謫饒
州
崔邦弼者子弟所出身仕青州勤王不到而還知通州役民築城
預為守之言畫圖以獻於朝及金人至揚州邦弼欲遣民避道

以前言實問邦弼少留夜半令卒縱火邦弼得總城遁去提舉王
理聞變以兵入城彈壓邦弼遲疑數日復入城聞泰州破邦弼復
通葉義問檄胡深為泰州知州亦先棄城遁掘斷姜根盡泄運河
水金人得渡淺登城大縱殺戮男女出奔者阻於堰斷盡被獲

南宋書列傳卷之五終

南宋書

卷之五終

十一

南宋書

杜充張孝純劉豫列傳第六

明錢士升增削許重熙贊

南宋書卷第十三
掃葉山房校刊

杜充

補元宋渡江事

杜充相人紹聖間進士靖康初知滄州金人南侵郡人僑寓皆燕
人來歸者充慮為內應悉撲殺之建炎元年進北京留守郭永嘗
畫策獻充充不省永曰此人有志而無才好名而少實驕蹇自用
而得聲譽以此當大任鮮克有終矣充代宗澤為東京留守初宗
澤要結豪傑圖迎二帝澤卒充短於撫御人心疑阻兩河忠義之
士往往引去充棄東京南奔朝廷謂充有威望可屬大事呂頤浩
張浚咸薦之尋拜右僕射同平章事判守建康高宗將西幸以充
為江淮宣撫使諸大將皆屬充命韓世忠屯鎮江劉光世屯江州
王瑋屯太平張俊屯常州輝充嚴急皆不樂屬江浙倚充為重充
日事誅殺無制馭之方金人到和州充命清野以長蘆崇福院有
屋二十間金人得之可以繫筏而渡充命焚之院有層樓重閣為
江淮間禪刹第一僧行數百洲諸居民亦數百取檝就佛前宣揚
僧行皆哭昏黑火焰亘天老幼乘火行移翌旦寺基悉成灰燼金
人窺江以輕舟泊南岸官軍奮擊或沉其舟金人作退眾信之守
益懈敵夜乘數十舟橫江直濟遂登岸充命統制陳澤邀擊約王
瑋俱進瑋潰澤戰沒金人姓建康充走真州守臣向子志勸充由
通泰渡江入浙充有異志不聽子志誦州南奔宗弼遣人說充許
如張邦昌故事遂降金事聞高宗謂輔臣曰朕待充不薄何乃至
是下制削充爵徙其子瑋於廣州充至雲中宗翰鄰其人弗子官
人知州州充猶狂肆威同列多不協紹興二年其子間走歸

充金人有告充暗通朱者下吏炮掠備至釋之歷遷行臺右丞相
十一年和議成而充死

建炎三年十月金人尅壽春宗弼大兵趨江李侍以和州降杜充
在建康遣使長蘆崇福禪院十一月乙丑宗弼自馬家渡與陳
賊江中猝死南岸無兵如蹈平地水軍卻背以一舟載十八人
之梢公被矢退於竹篠渡王瑋南奔韓世忠在鎮江率兵航海去
充聞諸軍潰散乘船出奔士庶船爭門擁不能出充往蔣山下寨
質明渡江走金人鼓行逼建康城下充走清野屋宇皆空城上望
之見鐵騎往來如雲人有思色李悅陳邦光使人迎於十里宗弼
遂入據之乃由建平路趨杭州將近廣德知州周烈疑是潰兵計
以備設約不擾已而知為金兵索馬道金人追殺之十二月辛巳
克廣德焚燒一空知安吉縣曾綬聚兵石郭金人殺之

宋史

卷一百三十五

曰此金人箭也鄉兵皆奔壬午克安吉縱火燒盡惟常樂寺存矣
未金人過獨松嶺嘆曰南朝可謂無人使孤兵百人守此吾安敢
渡知餘杭縣曾思率僧道具香花迎拜金人不焚不殺縣尉楊汝
為走徑山祈縣齋牒人與能仁寺僧梵仁聚眾自保甲申金人至
杭州安撫康允之迎敵於湖州市得一首級有耳環允之驚曰此
金人也即棄城遁軍民推劉海為知州辛卯金帥遣前知和州李
儒八城諭降儒已剪髮左衽更海有舊相見語囑喻軍民問然海
全家遭戮是晚城破四年正月甲辰金人至明州張俊敗之於
高橋已而與劉洪道棄城走洪道斷浮橋州人多溺死金人屠明
州戊申知帝入海自明州涉海至昌國縣縱火焚掠至沈家門而
還帝去纔隔一日甲戌崇寧還還杭州庚辰斂軍於七寶山縱火
三日夜丙戌退軍取塘岸行辛卯至秀州權知州趙士嘏戰死安

撫使周望委軍入太湖乙未知平江府湯東野以印予郭仲威而
遁戊戌金人至盤門仲威奔常熟金人入平江縱火五日夜居人

赴水火死者甚眾庚子金人行壬寅仲威復來大建焚掠民無子
遺三月癸卯陳思恭自烏鎮邀金人後隊於吳江獲小勝壬子金
人過常州徑趨呂城四月乙未韓世忠移軍鎮江扼金人歸路有
獻謀於宗弼者曰江水方漲宜於蘆場掘新河接江口舟出江背
皆世忠上流矣宗弼信之又有教之穴船板以糧漿俟無風乃出
遣火箭以射世忠舟鎗逢世忠海船大備載水陸戰具其有馬
有輜重挾風則行戊申宗弼出江權槳行舟其疾如風天濤風息
海舟皆不能動火烘日爆人亂馬驚被焚與墮江不可勝計海船
層層皆火蔽江而下金人鼓棹襲之金鼓之聲不絕世忠大敗崇
福院僧行普論等屯保楊家洲知世忠戰酣駕小舟來援世忠得
登岸狼狽陸走瓜州還鎮江五月壬子金人焚建康城中悉為灰
燼金人舟自瓜步口尾尾相銜北去郭仲威自平江劫掠北奔渡
江朝命為真揚鎮撫使宗弼在六合欲發舟從楚州路行仲威移
文薛慶至揚州會戰慶至仲威不出慶獨戰墮馬被殺仲威奔興
化金人長驅優高郵統制王林敗奔泰州趙立招諸水寨共拒敵
水軍趙瑄等不應金人用降人衛進言專攻楚州城北堡四十餘
日趙立中炮死城破宗弼前行後隊從洪澤口入淮至清河趙瑄
國奉卿率眾掩不備劫之有被擄貴官二十餘家各稱其氏族一
婦言是李稅之妻奉卿妻之一人自言是王善普提二十萬衆橫
行中原不期今日至此舟中人抱珠玉乞命者徹夜不止金人回
教民兵乃退請舟卸載而北矣

宋史

卷一百三十五

論曰汪黃在郡同彭耿之績入省戶狐趙之勳誠在公忘

附錄

私義不顧利弊攻夢之苦心厲懸膽之堅志必將知恥近勇
發憤為雄出入警呼夫差敢遺傷指日夜銜冤王地豈忘腐
心夫何左袒方敷右袖已習置哀猿之夜泣忍猛虎之朝饒
玩甚處堂危深巢幕乃效戎服聽講且法閉門訓經敵徒三
京凝碧再朝絕望草莽九廟成陽一炬堪憐江干畢竟誤活
嶺外覲爾偷生而且藤蘿不已趙崇無術宗尹輩作柱則傾
棟樑為藩則突羊豕專城屢棄偽命量移故疆忘左社之恨
新亭宰南冠之泣人盡如此國何賴焉杜充木無雄才好崇
虛譽汪黃浩浚人人擁殺汴梁江寧處處折鼎初為韓葛偃
塞虎熊之上久為陵律局促奴隸之中兒薄粘罕服臣阜昌
苟有心肝寧無汗此豈真文武道盡成白金之驅除總由荆
棘叢生種天水之毒禍爾嗚呼政惟求貨則國無嘉謨人思

植黨則世無良士詩懲貪敗易戒匪傷斯不然歟

張孝純 孝純等舊史無傳今增入

附錄 張中孚 張中彥 施立生 徐文

張孝純徐州人元祐進士工詩有才譽董貫鎮燕山孝純知某州
貫棄燕山奔歸孝純控馬止之不聽孝純嘆曰董太師平日自恃
為長城今若此士民何望尋改知太原府粘罕百道進攻孝純死
守城中易子而食抗拒累年河東州郡相繼破失太原城亦破孝
純被執至粘罕軍前令之拜孝純曰坐者何人曰元帥孝純曰元
帥大臣耳某乃宋國大臣焉可拜粘罕不能屈頓禮之粘罕避場
白水泊謂孝純曰當還公於鄉里無何送之南歸至東平孝純兄
弟俱在恩喜之際遂留旬日及豫偕位以孝純為丞相孝純不得
已從之高宗密詔孝純來歸不答及和議成河南復宋孝純不肯

附錄

趙鼎請於元木致仕歸徐州卒宋臣之仕劉豫者老純而外杜充
吳玠吳玠宗子趙子隆張叔夜男仲熊僞丞相張昂右丞相李邦
彥長寧節度使年監稅李傳安撫折可求趙彬慕容洵
張中孚弟中彥安定人父達官太師中孚兄弟以父任補官金兵
圍太原父戰沒中孚率部曲十餘人入金軍中得其戶以還屢從
張浚拒金兵富平之敗浚歸罪於趙哲曲端殺之命劉子羽易置
部曲將盡誅之部曲皆怨慕慕容洵降西夏中孚以涇原降金
金以中孚知京兆中彥知平涼及金人以河南地歸宋兄弟入朝
加中孚檢校少保中彥四廂都指揮元木再取河南陝西移文徵
中孚中彥未復遣之金封中孚崇王中彥崇國公兄弟以宋公卿
子其父戰死於金有不共戴天之讐初誓死欲報乃以劉子羽所
激比肩北面沒齒效忠君親之倫滅矣郭突因為口號曰中孚中

張孝純 孝純等舊史無傳今增入

附錄 張中孚 張中彥 施立生 徐文

趙鼎請於元木致仕歸徐州卒宋臣之仕劉豫者老純而外杜充
吳玠吳玠宗子趙子隆張叔夜男仲熊僞丞相張昂右丞相李邦
彥長寧節度使年監稅李傳安撫折可求趙彬慕容洵
張中孚弟中彥安定人父達官太師中孚兄弟以父任補官金兵
圍太原父戰沒中孚率部曲十餘人入金軍中得其戶以還屢從
張浚拒金兵富平之敗浚歸罪於趙哲曲端殺之命劉子羽易置
部曲將盡誅之部曲皆怨慕慕容洵降西夏中孚以涇原降金
金以中孚知京兆中彥知平涼及金人以河南地歸宋兄弟入朝
加中孚檢校少保中彥四廂都指揮元木再取河南陝西移文徵
中孚中彥未復遣之金封中孚崇王中彥崇國公兄弟以宋公卿
子其父戰死於金有不共戴天之讐初誓死欲報乃以劉子羽所
激比肩北面沒齒效忠君親之倫滅矣郭突因為口號曰中孚中
施宜生邵武人困於揚屋遇一僧善相謂之曰子而有權骨當為
公卿然子身之毛皆逆且覆腕必有以合乎此乃可貴也宜生大
喜會金兵入汴遂南奔從巨盜趙汝為於建劔汝為敗宜生變服
為秦之吳翁家傭未幾翁享各墓傭饒饒宜生獨不食有嗟嘆聲
翁異之贈之金使夜渡淮歸劉豫為陳取宋之策授以官金亮南
還試日射三十六熊賦禮部侍郎為賀宋正日使館伴張鼎以
首叩風之宜生顧左右取筆曰筆來筆來返國為其介所發金主
事之
徐文膠水人少為商應募從軍能揮巨刀重五十斤人呼為徐大
刀累有戰功紹興二年立御前忠銳軍凡七將文其一也大將閻
舉與文有隙潛其謀叛將與文文遂率戰艦數十艘泛海歸劉豫

牧豫自海道襲臨安不果其後兀朮南侵破我州郡文効力居多

劉豫

附 柳 李 成 孔 彥 州

劉豫阜城人世業農至豫始舉進士歷侍御史累官禮部制檢宗
曰豫種田畋安識禮制黜之棄官避亂徙建安二年除知濟南
豫請易東南一郡執政不許豫忿而去金人攻濟南豫懲前忿殺
守將關勝絕城納款三年金徙知東平府以其子麟知濟南府界
舊河以俾豫統之四年七月金主問豫為皇帝國號大齊都大名
府先是豫持重賈賂金左監軍呂求賢號昌許之遣使即豫所部
各軍民所宜立眾未及對豫鄉人張汝清立議遂決豫即偽位
赦境內奉金正朔稱天會八年以張孝純為丞相李孝揚張東為
左右丞李儔為監察御史鄭億年為工部侍郎王瑄為汴京留守

宋 李 三 劉 豫

宋 李 三 劉 豫

豫還東平升為東京改東京為汴京降南京為歸德府以弟益為
汴京留守復降淮寧永昌順昌興仁府悉為州自以生景州守濟
南節制東平僭位大名乃起四郡丁壯數千人號雲從子弟開其
母翟氏為皇太后妾錢氏為皇后錢氏宣和內人習宮掖事故立
之十一月改明年元阜昌方豫未僭號時數遣人說東京留守
上官悟令降金悟並斬之又招知楚州趙立立斬其使博州判官
劉長孺以書勸豫反正囚之十旬不屈欲官之不受豫大索宋宗
室承務郎閻琦置之豫杖死琦朝奉郎趙俊書甲子不書僭年豫
亦無如之何洪皓久留於金宗翰勸皓仕豫不從寫冷山宋汝為
以呂頤浩書勉豫忠義豫曰獨不見張邦昌乎業已然尚何言哉
豫人寇遣其將王世冲以蕃漢兵攻廬州守臣王冲誘斬世冲大
敗其衆二年四月豫還都汴因奉祖考於宋太廟親巡郊社是日

暴風捲旗屋瓦皆震士民大恐時置河南汴京淘沙官兩京塚墓

發掘殆盡賦斂煩苛民不聊生六月斬黃鎮撫使孔彥舟叛降豫
直徽猷閣凌唐佐尚書郎李巨國信副使宋汝為留偽庭久謀疏
豫虛實蠟書以聞事泄豫殺唐佐巨十二月襲陽鎮撫使李橫敗
豫兵於揚石乘勝趨汝州偽守彭玘以城降三年正月李橫破類
順昌軍偽守陶和降橫引兵至類昌府偽安撫趙鼎遣類昌豫
聞之求援於金宗翰遣宗弼赴之豫亦遣李成帥師二萬遂戰於
京城西北之平曉岡橫敗績復失類昌橫軍不羣盜恃勇無律勝
則爭取子女金帛故及於敗四月破虢州統制官謝景指腹示賊
曰此我赤心也自剖心以死明州守將徐文以所部海舟六十艘
浮海抵鹽城輸款於豫文言沿海無備二浙可襲取豫大喜以文
知萊州十月李成陷鄆州復陷襄陽李橫奔荆南十一月金人造

宋 李 三 劉 豫

宋 李 三 劉 豫

宋 李 三 劉 豫

李永壽來報聘請還豫俘及淮北士民之流寓者復要書江以益
豫既而朝廷遣章誼使金至雲中宗翰答書約毋駐軍淮南誼不
屈還過汴豫欲留之不果熙河總管關師古與豫兵戰於左要類
敗績遂降洮岷之地盡歸豫偽奉議郎羅綉上南征策豫大喜以
徐文為前軍聲言攻定海下偽詔有混一六合之言遣子麟入寇
復請師於金金主集諸將議獨宗輔以為可乃以宗輔權左副元
帥調渤海漢軍五萬應豫以宗弼嘗渡江習知險易俾將前軍豫
兵與金人分道渡淮楚州守臣樊序棄城走韓世忠自承州退保
鎮江詔張俊援世忠劉光世移軍建康世忠復還揚州戰於大儀
解元戰於承州皆捷十一月下詔討豫始暴豫罪惡岳飛遣將牛
事敗金人於廬州金人退師麟棄輜重奔遁豫廢明堂為講武殿
暴風連日豫聞帝親征告急於金主曰領三省事宗磐曰先帝立

豫者欲豫關疆保境我得按兵息民也今豫進不能取退不能守
兵運禍結休息無期從之則豫收其利而我其受其弊奈何許之
金主報豫自行姑遣宗弼提兵黎陽以觀豫豫於是籍民兵三十
萬分三道入寇麟由壽春犯廬州現出渦口犯定遠孔彥舟趨光
州寇六安十月現兵阻韓世忠不得前還順昌麟兵從淮西路三
浮橋以濟次濠壽間江東安撫使張浚拒戰命湯沂中至泗州與
俊合劉光世亦還廬州與沂中相應統制王德勝項出安豐遇麟
皆敗之現衆數萬欲趨宣化犯建康沂中破之於越家城又遇於
蕪塘大破之現遁麟聞亦拔砦走金人聞麟等敗詰豫罪狀始有
廢豫意七年豫遣謀縱火淮甸燔劉光世帑藏又焚鎮江豫白麟
敗意沮氣奪中原遺民日望王師八月麟項降豫勸豫入寇豫復
乞師於金且言豫欲自效金人恐豫兵衆難制欲以計除之乃伴
言豫降恐詐命散其兵遂以女眞萬戶束拔爲左都監屯太原湯
海萬戶大捷不也爲右都監屯河間於是尚書省奏豫治國無狀
十一月金主先令宗弼等僞稱南侵至汴紿麟出至武成廢騎翼
而擒之因馳至京城中豫方射講武殿宗弼從三騎突入東華門
下罵執其手偕至宣德門強乘以羸馬露刃夾之囚於金明池翌
日集百官宣詔責豫廢爲蜀王以鐵騎數千圍宮門遣小校巡圍
巷問揚言曰自今不命汝爲軍不取汝免行錢爲汝獻殺報事人
請汝舊主少帝來由是人心稍安置行臺尚書省於汴以張孝純
權行臺左丞相李成孔彥舟麟項關師古各予一郡諸軍悉令歸
農豫求哀昌曰昔趙氏少帝出京百姓然頂煉臂號泣之聲聞於
遠邇今汝廢無一人憐汝者何不自責也豫語塞迫之行願居相
州韓琦宅許之後徙麟於臨潢封豫爲曹王賜田以居之紹興十

宋史

豫

五年卒崇寧間望氣者言景州阜城縣有天子氣其明徽宗詔斷
支離以泄其所鍾居一年猶云氣故在特稍聯將爲偏閭之象而
不克有終至靖康僞楚之立踰月而釋位像既僭遂改元阜昌且
祈於金人調丁繕治其故嘗夷鍊者力役彌年二逆皆阜城人卒
如所占云豫僭號凡八年初馬定國進君臣名分論祝簡獻遷都
國馬賦語多指斥許清臣毀景靈宮孟邦雄發永安陵桀犬吠堯
蓋無責焉豫傳增改加豫等皆補入
郁臻以吏起身獻屯田之議於豫豫行之而獲利豫曰前朝以虛
譽用人惟尚科舉宣靖間賣國者皆進士也我惟才是用不問門
閥乃以臻爲宣敷郎及三京還召赴行在檜見臻不禮之曰劉豫
國詐不長蓋由用此輩也臻銜之復歸中原金人淪盟訪臻得之
喜曰宋不用臻薄其非進士舉耶以爲轉運判官
李成者雄州弓手寡言笑重然諾以驍勇聞假行仁義能以甘言
得衆心雄州失守成率其衆渡河歸朔領兵而南也秋毫無犯及
宿州遂有謀據之心分軍爲二一侵泗州別將史亮主之一侵宿
州成自將之詭言奉旨屯駐市不易肆軍八未半弓矢亂發大肆
剽掠盡取強壯爲軍成欲一日得二州而泗州軍失期謬以史亮
作亂即時撫定聞朝廷待以不疑時車謁在維揚有交番衛士及
百姓販賣至者成皆資給之改往來人皆譽成忠義賜詔褒美成
志益驕公行劫掠朝廷遣劉光世討之成奔新息再戰光世僞服
臨戎成萃衆薄之幾獲王德滋圍援光世以出擒成謀主陶子忠
遂行在誅之成既敗行劫宿泗間聲言願歸朝呂頤浩遣人資餉
招之成使其客張琮來謝琮未歸而成復反知滁州向子俊率州
人治瑯琊山寨移書招成其守成得書欣然盡掠泗州強壯趨滁

宋史

九

豫

或謂子伋曰成險不可測子伋悟不納成怒遂率兵入滁州盡力
攻山寨破之子伋被執成在滁州軍容甚整有陳利害者一句亦
探或問成天下何時定成慨然曰憑君莫問封侯事一將功成萬
骨枯杜充命王瓌征成瓌提兵不敢進成屯全椒金人至烏江成
避之後回滁州金人退乃入淮西侵舒州劉文舜迎戰敗走成遂
入得前秘書正字李粦教以順流據金陵號召兩浙以觀天意成
不聽留粦於軍中朝廷授成舒州鎮撫使成外假恭順光黃鎮撫
吳璘謂光州不可守率軍民棄城依成謀據江西以觀天下之變
遂遣馬進寇江州被圍百日糧食皆盡進入城大肆殺掠成閉江
州已破乃渡江來坐於州治有統領官詣進降能手射一石三寸
發無不中成曰聞城士卒多中箭死非爾耶遂殺之成據江淮十
餘州連兵數十萬朝廷患之命張俊征討俊軍洪州與馬進對岸
下寨進日挑戰俊不出進遂寇筠州又寇臨江軍閫庫有燃金蟠
龍紅袍一進以為成受命之祥遣人送之成曰馬防禦不察成心
耶命焚之進擁衆筠州為俊所敗進絕江而遁李成在滁州俊渡
江至黃梅成據石狀陂憑山以木石投入俊屢進退以誤之倏忽
登險戰潰馬進等皆死六安羣賊望風遠遁成降於齊
孔彥舟初名彥威為東平府鈐轄與一宗女私通知州權邦彥欲
按之彥舟率衆走至南京衆漸盛鍾相反於武陵鼎州地守孤危
軍民迎彥舟入城占公私倉庫日與相戰勝負相持乃許使人投
相入法因而襲之相敗為村人所縛送彥舟張大其功偽造僭偽
法物以獻於朝已而率衆移潭州馬友至屢戰敗欲向南行作口
號云却被杜鵑頻喚醒參差兵馬過衡陽遂移鄂州授斬黃鎮撫
使中秋日彥舟作會分文武官列坐左右早筵十二盞每盞出四

美人橫纖長短相配執板謳詞凡四十八人晚筵亦如之器皿盡
用黃金潭州通判張瞻妻趙氏宗女也有姿色彥舟奪之每出獵
與趙氏聯轡趙氏着銷金袍束玉帶戴尖風笠子宛然如畫劉豫
僭位制彥舟母妻賜第處之彥舟問之遂有畔附意會權邦彥入
樞院彥舟曰我不負朝廷蓋避邦彥也出左右婦人盡嫁之送從
官入山寺中獨攜宗女趙氏去棄甲仗不勝計
贊曰阜城王氣爰開兩脣汪黃鵲獵日促國旬范引賊偽杜
忘守戰姦盜敗逆合歸一傳

南宋書列傳卷之六終

南宋書

卷之六終

上

掃葉山房

張浚劉子羽列傳第七

南宋書卷第十四

明錢士升增削許重熙贊

掃葉山房校刊

張浚

附馮康國 呂祖 郭奕 曲端

張浚字德遠綿竹人靖康初以進士爲太常簿高宗卽位累遷殿中侍御史宋齊愈伏法浚疏救之因言李綱有無上之心盜起藉綱爲名恐國家之憂不在金人又論正字胡瑄自託李綱陰中善類陳東之疏理實筆削宜投之荒裔以爲臣戒帝奔揚州浚言中原天下根本願詔薈東京關陝襄鄧以備巡幸建炎三年帝奔錢塘留朱勝非於吳門以浚同節制軍馬勝非召浚獨留苗劉之亂平江守臣湯東野聞有赦至心疑之語浚亟遣吏疾馳得其實乃屏僞詔而取故府所藏登極赦書置輿中迎登進問讀而張之

卷十四

掃葉山房

浚輒以大義說傅正彥傅正彥懇奏請返正各邀鐵券外除置制使以出浚頤浩入見帝慰勞再三曰曩在層聖兩宮隔絕一日喉裏忽聞貶卿不覺驚覆於手念卿諫此事誰任又引浚入內殿曰太后欲識卿而適垂簾見卿過庭矣卽解所服玉帶以賜盜薛慶嘯聚淮甸浚詣其壘諭之爲所執其下王存曰若殺極密副自絕歸朝矣慶乃舍之浚謂中興當自關陝始慮金入陝取蜀請行處置詔浚宜撫川陝得便宜黜陟將行會范瑗入朝乞貸傅正彥罪浚奏瑗大逆不道送棘寺論死浚既抵興元金帥婁宿兵已在永興浚合五路之師復之集諸將問大舉之策王彥勤屯利園以固根本幕客相視而笑曰提兵百萬畏怯如此大功何日成楊晟吳玠亦力言勿輕進便浚不悅五路兵二十萬馬七萬萃於富平浚以問曲端端言必敗浚怒令責狀曰如不敗請伏法

卷十四

掃葉山房

詔慰免紹興元年吳玠拒兀朮於和尚原敗之自是金人不復至
浚在蜀專任劉子羽趙開朝廷疑之三年遣王似副浚浚奏似不
可任宰相呂頤浩不悅詔浚赴行在四年御史中丞辛炳劾浚以
本官奉祠居福州及劉麟入寇趙鼎薦浚復起除知樞密院浚既
受命即日赴江上視師召世忠俊光世議事部分捍禦自留鎮江
節度之五年除右僕射與鼎同心輔政巨寇楊么據洞庭浚悉其
上流滋蔓為害請自行討之岳飛平么召浚入浚進中興備覽四
十二篇六年浚渡江撫淮上諸戍力請帝幸建康謀報劉觀挾金
人入逼浚俊光世皆張大敵勢趙鼎欲召岳飛東下御書付浚令俊
光世還保江浚奏俊等渡江則無淮南而長江之險與敵共矣岳
飛一動襄漢有警復何所恃詔從之光世舍廬州而南淮西洶洶
浚馳至采石令曰渡江者斬光世乃復駐軍與楊么相持浚因
為沂中所敗趙鼎議同歸臨安浚奏天下事不倡不起三歲間
陛下一再臨江士氣百倍今六飛一還人心解體于是鼎去而浚
獨任七年徽宗因問至帝哀不自勝浚奏願陛下批淚而起一怒
安天下乃命浚章詔諭中外浚每奏對言及仇恥上未嘗不改容
流涕劉光世忘於軍政浚奏廢之帝命岳飛赴樞府議將浚佛然
奏以尚書呂祉節制淮西軍及鄭瑄舉軍叛執祉降浚引咎求
去帝問可代者且曰秦檜何如浚曰近與其事方知其開槍憾之
臺諫交誅浚落職居永州周必大論其喜怒互易雖本無疑二者皆
使有疑二之心予奪不情雖本無怨望者皆使有怨望之志張宗
元素善浚恐為浚累上書乞斬浚士論惡之浚去國二十年天下
士無賢不肖莫不傾心秦檜死起浚觀文殿大學士判洪州浚將
以臣喪歸葬念天下事為檜所壞又聞金亮必將舉兵不敢以居

喪嫌具奏論之帝謂湯思退曰向者富平淮西張浚用兵之效已
見今復論兵又生事矣臺諫湯思退舉浚哲劾浚棄師喪地無尺寸
功不自慙恥好為大言與時立異妄希大用若使歸蜀必招虛名
之士搖動遠方詔復居永州三十一年金亮大入召浚判潭州改
判建康府浚買舟冒風雪徑進有言敵已焚采石浚不顧曰吾知
赴君父之急而已及至建康敵兵已破帝幸建康浚迎道左衛士
無不以手加額孝宗即位召浚入見改容曰朝廷所恃惟公浚從
容言人主一心合天何事不濟使清明在躬則賞罰舉措無有不
當人心自歸敵仇自服孝宗悚然除少傅江淮宣撫使封魏公學
士吏浩議城瓜洲采石浚謂不守兩淮而守江干是示敵削也及
浩參知政事浚所規畫浩必沮之帝召浚子試赴行在曰朕倚魏
公如長城不容浮言搖奪隆興元年除樞密使都督如故浚銳意
用兵與浩爭論於帝前浚曰中原久陷我不取豪傑必起而取之
浩曰今未見有豪傑起事則是彼亦有法制維持也浚又以督府
乏用議加征於民浩曰若此則民貧先自為盜矣浩雖凡五日浩
委曲勸浚曰明公以大仇未復決意用兵此實忠義之心然不風
力而圖之是徒募名爾宜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乃上計也
浚曰吾老矣浩曰吾平吳歸功於羊祐明公先立規模使後人藉
是有成亦明公之功何必身自為之浚默然明日浚奏浩意不可
同惟陛下英斷帝於是省院徑檄諸將出師上皇知之謂帝
曰母信張浚虛名彼專以國家財力名器為一擲耳時浚已遣李
顯忠楊存中邵宏淵趙鼎親自臨戎先圖二縣進克宿州帝
手書勞之曰十年無此克捷金帥高志軍兵至宿州浚急召顯忠
還師至離大潰浚上表待罪帝報書曰舉事之初朕與卿任之

今日須與卿終之浚乃命魏勝等分守海泗諸州大飭兩淮守備
金帥林忠義貽書索四郡浚言金強則來弱則止不在和與不和
右相湯思退急於求和遣盧仲賢報金浚爭之力帝令胡昉往諭
金四郡不可割金帥不許帝謂浚曰和議不成天也自此事當歸
一矣二年詔浚行視江淮凡要害之地皆築城堡其可因水為險
者皆積水為壘增置江淮戰艦弓矢器械御史尹檣論浚費國不
貲又劾浚所辟查籥馮方輒銳事能之浚請解任乞致仕朝廷
遂決棄地求和之議浚既去猶疏論尹檣姦邪誤國浚行次餘干
得疾手書付二子曰吾不能恢復雪恥死不當葬先墓葬我衡山
下足矣計聞贈太師諡忠獻浚學邃於易有易解十卷子一人枳
杓杓字定叟歷知臨安建康所至以治稱浚墓碑朱熹所撰也熹
嘗曰張魏公事止據其家狀詮次殊不協人言深有未當高宗初
廟議配享洪道謂浚一生恢復空言未酬三瀆之辱幾禍宗社大
負朝廷委寄於是舍浚而用頤浩鼎何氏備史曰浚輕銳好名
揮金如土視官爵如等閒士之有虛名者無不牢籠于杖以道學
盛名父子為宗主顯官皆其門人恣自詭為君子有指其非者即
目之為小人五路復兵三十萬無一人敢言其罪至四年辛炳始
言之不過福州居住而已淮西之役公論沸騰猶併言者並逐符
離之敗掃地無餘乃以殺傷相等行賞事之可歎者如此
馮康國本名輅遂寧人以太學生客張浚所苗劉之變浚決意進
討慮其不捷乃用輅為內閣輅以浚命說二公曰自古官亂政
根株相連難去二公為國家去數十年之患天下蒙福甚大然主
上春秋鼎盛不聞有過今名為傳位其實廢立二公奈何以此負
謗天下俾按劍大怒輅辭色不撓正彥乃曰張侍郎欲復辟回書

然須面議令輅約浚至杭浚遂移書責傅輅再三傳馬柔吉諫
之曰張侍郎書不委曲二公大怒君尚敢來耶輅曰畏即不來王
世修欲拘留輅浚又謬遣輅書云二公於社稷初無不利之心法
悔前書之輕易傳等見之喜俄動王兵大築傳等恩輅乃說宰相
朱勝非為之往來傳議又請褒傅正彥如趙普故事遂皆賜鐵券
詔補輅兵部員外郎更召原同高宗反正張浚出入中外康國歷
進宣諭使及浚罷相御史常同劾罷康國趙宗言於高宗曰臺諫
好以朋黨論人如罷一宰相則凡所薦引不問才否一時罷黜乃
朝廷使之為朋黨非所以愛人才厚風俗也康國得不罷尋知夔
州卒
呂祉字安老建陽人宣和初上舍嘗為右正言以論事忤汪黃紹
興初知建康作東南防守利便三卷上之大畧謂立國於東南者
當聯絡淮甸荆蜀之勢今臨安僻在海隅移蹕江上然後可繫南
北離散之心七年遷兵部尚書王德信代劉光世為都督制與其
副鄭瑄不協交訟於督府浚命祉往廬州節制之祉論瑄曰張丞
相但喜人向前倘能立功雖大過亦畧況此小嫌乎當力為公辨
之事小定祉乃密奏乞罷瑄兵權書吏洩語於瑄瑄遽郵置得之
大怨怒諸將晨謁祉坐定瑄袖出文書示統制張瑄曰諸兵官有
何罪統制乃以如許事聞之朝廷耶祉大驚欲走瑄縛之遂率軍
渡淮降齊瑄次三塔距淮三十里祉不行曰死則死於此又語
其眾曰爾軍中豈無英雄乃隨鄭瑄叛乎千餘人環立不行瑄怒
搖動衆心急策馬先渡祉遇害時有得祉括髮帛歸吳中者其妻
吳氏持帛自縊聞者哀之初浚視劉淮西會四大將於龜山問欲
大舉取劉豫劉光世韓世忠張俊咸唯諾惟岳飛以為不可議不

協而罷有東吳書生上後書曰中原之不易取猶長江之不易保也去歲金人入侵無權可因在我雖曰再勝在彼亦失地利耳聞下不營淮南而大江可保乎若能駐軍淮甸上連襄荊且戰且耕示以堅守如諸葛之在渭南可也及淮西易將參政張守力止浚曰必欲改易須得一人能服諸兵官者方可浚曰正謂有其人故欲易之也呂祖衣服優侈言輕易嘗謂若總一軍只通明堂大禮便可縛劉豫父子且舉止傲倖統制官有伺候終日而祖或廢或食或調弄聲樂不得輒見者其下多憤故及於難

郭奕為宣撫司幹辦公事張浚之集五路兵將也遼王彥山端之言必欲大舉幕客有諛言兵馬一集可一掃金人盡者奕應聲曰不知如何掃用箒掃叩一坐皆驚浚亦默然有以孔明使浚者此非合議也孔明應變將畧非其所長是以似之浚收殘兵保蜀奕為口號曰泰山未盡蜀山來日照關門兩扇開刺史莫嫌迎候遠相公新送陝西回後奕棄官歸普州賣餅為生終其身

曲端字正甫鎮戎人警敏善屬文長於兵畧夏人寇涇原帥司調統制李庠捍禦端在遣中庠駐兵栢林堡斥堠不謹為夏人所薄兵大潰端力戰敗之擊軍還夏人再入寇鎮戎官敵要衝無守將經畧使席賈疾栢林功奏端知鎮戎軍建炎二年夏人入鳳翔關破之端乘其退遂下兵秦州而鳳翔長安已為義兵收復端大怒擊斬統領官劉希亮時王庶節制陝西授端節制司都統制端推不欲屬庶金人攻陝西庶召端端辭以未受命金諜知端庶不協併兵攻鄜延時端統涇原精兵駐淳化庶曰移文趨其進不聽張彬為端隨軍應副問以師期端笑曰陝西與鄜延一路孰輕重未

敢即行不如誘賊巢穴攻其必救乃遣吳玠攻華州拔之端迂路與玠會襲樂金攻延安急庶往援比庶至甘泉延安已失庶遂將百騎馳赴襲樂勞軍端欲殺庶奪其兵夜走寧州見撫諭使謝亮說之曰延安五路襟喉今已失之請誅庶歸報亮曰使事有指今以人臣擅誅於外是跋扈也公為則自為端意沮庶乃得去朝廷聞端欲斬庶疑有叛意以御營司提舉召端端疑不行議者言端反會張浚宣撫川陝以百口保端浚以端在陝西屢與敵角欲使其威聲承制築壇拜為威武大將軍都統制知渭州端登壇受禮軍士歡聲如雷浚雖用端然未測端意遣張彬詣渭州察之彬見端問曰某宿以孤軍深入吾境我合諸路攻之不難萬一粘罕併兵而來何以待之端曰不然金人因糧於吾我常為客今當反之按兵據險時出偏師以擾其耕獲彼不得耕必取糧河東則我為主彼為客不三二年必自困斃萬一輕舉後憂方大彬以端言復命浚浚不主端說金人攻環慶端遣吳玠等拒於彭原店端自將屯宜祿玠小却端退屯涇州金乘勝焚邠州而去玠惡端不為援端謂前軍已敗不得不據險以防衝突乃劾玠違節制是秋兀朮襲江淮浚議出師撓之端曰金人新造之勢難與爭鋒俟十年乃可端既與浚異浚積前疑竟以彭原事罷端兵柄富平敗後浚欲慰人望將復用端吳玠王庶共問之浚亦畏端難制端嘗作詩題柱曰不向關中與事業却來江上泛漁舟庶告浚謂其指斥乘輿於是送端恭州獄武臣康隨者嘗忤端鞭其背浚以隨提點刑獄端聞之曰吾其死矣呼天者數聲端有馬名鐵象馳四百里連呼鐵象可惜者又數聲乃赴遠既至隨令獄吏繫維之枷其口瘡之以火端乾渴求飲子之酒九竅血流而死陝人情之誼莊愍

論曰昔三覆張魏公事而重有款也下流之惡易歸盛名之
言難摘蓋依附眾則已不知非緣餘多則人為護短欺世盜
名類有然者功之不集猶曰成敗難逆觀也策之屢失猶曰
應變非所長也至於人有邪正事有逆順本必自明何煩擬
議德遠之黨齊愈排伯紀其心術何如以邪始未有能以正
終者任非不專權非不重疑忌滿腹謬妄塞胸鼎謝協恭飛
難正對殆與開誠布公異矣魏公傳重修呂祖傳增文郭英

劉子羽

劉子羽字彥修崇安人以書抵宰相論天下兵勢當以秦隴為根
本建炎三年范瑄擁強兵於江西召之弗來來又不肯釋兵張浚
與子羽密謀誅之一日命張俊以干兵渡江若備他盜者使皆甲
而來因召俊瑄及劉光世赴都堂議事為設飲食食已諸公相顧
未發子羽坐廳下恐瑄覺取黃紙趨前舉以麾瑄曰下有敢將軍
可詣大理置對瑄愕不知所為子羽顧左右擁置與中衛以後兵
送獄光世出撫其眾數瑄在圍城中附金人追二帝出狩狀且曰
所誅止瑄爾汝等固天子自將之兵也眾皆投刃曰諾有旨分隸
御營五軍頃刻而定瑄伏誅浚以此奇其材俊撫川陝辟子羽
參議軍事至秦州立幕府節制五路諸將規以五年後出師明年
金人窺江淮浚念禁衛寡弱計分撫其兵勢遂合五路兵以進子
羽以非本計爭之浚曰吾寧不知此顧今東南事方急耳遂至富
平與金人遇戰不利金人乘勝而前直撫司退保興州人情大震
有建策徙治夔州者子羽叱之曰孺子可斬也四川全盛敵欲入
寇久矣直以川口有鐵山棧道之險未敢遽窺耳今不堅守縱使
深入而吾僻處夔峽遙與關中聲援不相聞進退失計悔將何及

掃葉山房

宣司但當留駐興州外繫關中之望內安全蜀之心急遣官屬出
關呼召諸將收散亡分布險隘堅壁固壘觀釁而動奈何為此
言乎浚然之而諸參佐無敢行者子羽即自請奉命北出單騎至
秦州召諸將將諸將悉會子羽命吳玠玠和尙原守大散關金
人知有備引去浚移治閬州子羽請獨留河池調護諸將以通內
外聲援明年玠成河池王彥成金州二鎮皆饑與元帥臣閉關二
鎮病之玠彥皆願得子羽守漢中浚乃承制拜子羽利州路經略
使知興元府子羽至通商輸粟二鎮遂安是冬金人侵金州王彥
失守退保石泉子羽亟移兵守饒風嶺告玠玠大驚即越境而
東日夜馳三百里至饒風列營拒守金人悉力仰攻死傷山積更
募死士由間道自祖溪關入繞出玠後玠遽遣子羽去子羽不可
而留玠同守定軍山玠難之遂西子羽與元帥守三泉從兵不
滿三百與士卒取草莽木甲食之遺玠書訣別玠時在仙人關其
將楊政大呼軍門曰節使不可負劉待制不然政輩亦舍節使去
矣玠乃問道會子羽共守三泉玠曰關外蜀之門戶不可輕棄復
往子羽入關子羽以潭毒山形斗拔其上寬平有水乃築壁壘十
六日而成金人已至距營十數里子羽據胡牀坐於壘口諸將泣
告曰此非待制坐處子羽曰子羽今日死於此敵尋亦引去自金
人入梁洋蜀大震張浚欲移潼川子羽遣浚書言已在此金人必
不南渡乃止先是子羽預徙梁洋公私之積至是金人深入餽不
繼又腹背為子羽玠所攻死傷十五六疫癘且作亟遁去子羽出
師掩擊墮溪澗死者不可勝計餘兵不能自拔者悉降始金人攻
蜀所遺士卒千取百百取十戰被重鎧登山攻險每一人前輒二
人摧其後前者死後者被其甲以進又死則又代之其為必取計

如此浚雖師卒全蜀子羽之力居多四年坐富平之役與浚俱罷黃泉州安置吳玠始為裨將未知名子羽奇之言於浚浚使護諸將至是玠疏子羽之功請納節贈其罪詔聽自便十一年浚薦子羽知鎮江府金人入攻子羽建議清野淮東之人皆徙鎮江撫以恩信雖兵民雜居無敢相侵者既而金人不至浚問子羽子羽曰異時金人自使風雨今久遲遲必有他意蓋金人以柘阜之敗欲急和也未幾果遣使議和秦檜風臺諫論罷之十六年卒吏部郎朱松以子燕託子羽子羽與弟子輩篤教之卒為大儒云子羽家傳張栻所撰也

子輩字彥冲通判興化軍寇犯閭境子輩畫計備禦如素服戎事者因執喪致麻疾以不堪吏責辭歸武夷山不出者凡十七年妻死不再娶與胡憲劉勉之交相得每見講學外無雜言他所與遊皆海內名士而期以任重致遠者惟朱熹而已子輩少喜佛氏說歸而讀易即渙然有得一日感微疾即謁家廟與親朋訣後二日卒學者稱屏山先生

贊曰強者魏公恢復始終於事無成於志則雄英英子羽能文能武同趙隴陞堅持蜀戶兩人相得同譽同貳幾誤者謀盡瘁者職嘉碑杖傳千載所美非附青雲誰真信撰

南宋書 卷十四 列傳 掃葉山房

岳韓列傳第八

明錢士升增削許重熙贊

南宋書卷第十五 掃葉山房校刊

岳飛

附錄 岳飛字鵬舉湯陰人世佃農生時有大禽鳴室上故名之未彌月水暴至母抱坐甕中得免稍長通左氏春秋孫吳兵法未冠挽弓弩八石學射於周同盡其術宣和四年應劉幹募擒和州賊賊補官因劉浩見康王於相累功遷秉義郎隸留守宗澤澤器之曰爾勇智才藝古良將不過然野戰非萬全因授以陣圖飛曰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耳上即位飛上書言車駕日南非計以越職奪官歸詣招討張所問能敵幾何飛曰勇不足恃

南宋書 卷十五 列傳 掃葉山房

中人飛因說以收復河北所大喜命從王彥渡河金盛兵扼之飛獨引所部前戰奪其蘇而舞諸軍爭奮遂拔新鄉明日戰侯兆川身被十餘創夜屯石山下或傳敵至一軍皆驚飛堅臥不動進戰於大行山擒金將耶烏數日金黑峯大王至飛單騎持丈八矛刺殺之飛嘗亂行幾為彥所斬飛遂棄彥復投宗澤為統制杜充代澤飛隨戰汴城汜水皆大捷駐軍竹簾渡敵大至飛選士伏山下以薪芻交縛夜半焚四端舉之敵驚潰明年以八百兵破敗王善等五十萬衆充將藥汴飛曰一舉足此地非我有他日復之非數十萬衆不可充不聽遂與俱南朝命充守建康李成合金兵侵烏江充令王瓌拒之瓌不行飛敗敵於七里岡充趨之還及金人渡江王瓌先遁諸將皆潰充棄建康走宿州飛退入茅山諸將將敵處廣德宜興各自為屯以剽掠為事惟飛秋毫無犯已而戚方

成等互相吞併其衆悉歸飛飛軍始大及元水北歸飛尾之於淮
水元水次龍灣又邀之於靜安金閘楚州急詔飛援之至永州三
戰三捷及楚失詔飛還守通泰戰於南新橋渡百姓於沙上以二
百騎殿金人不敵還紹興元年張浚請飛同討李成成將馬進
營兩山飛自爲先鋒重鎧躍馬潛出突陣進收走筠州飛躡之賊
布陣城東十五里飛選騎二百以紅幟刺岳字引而前賊易其少
薄之遇伏大敗走飛令呼曰不從賊者生即弗殺坐而降者八萬
人成衆援進與飛遇樓子莊復奔敗進死成降於齊張川亦犯
境飛以書諭之曰吾與汝俱和入南薰門鐵路步之戰汝所知也
我在此汝度能戰即出不則降用得特即降江西平浚飛功第一
一安撫李回檄飛保建昌飛以岳字旗植城門城和見相戒勿犯
二年賊曹成衆歷湖湘據道賀州飛移軍潭州成驚曰岳家軍來
矣即分道遁飛奏比年多命招安故盜力強則肆暴力屈則就招
不畧加剿除遽起之衆未可遽殄許之飛至賀縛成謀者帳下僞
吏計兵食言盡而失聲陰逸謀歸告成喜期日來追飛命士盡
食齎趨遠嶺未明掩其砦破之成又置砦桂嶺連控隘道而自營
遂頭嶺飛鼓士登嶺才八千人破十萬衆成奔連州飛謂張憲曰
成黨散去追殺之則脅從可憫縱之則復聚爲盜若等誅其首而
撫其下可也于是憲及徐慶王貴分道招降與飛會連州再追成
成降於宣撫司時盛裏行師撫循有方無一人死瘡痍者三年召
赴行在尋命征虔吉盜至虔賊彭友迎戰飛麾兵即馬上擒之餘
衆保固石洞洞高峻環水止一徑可入飛列騎山下令皆持滿進
死士登山賊之賊棄山而下騎兵圍之賊力屈降初以隆祐爲
之故密旨令飛屠虔飛諍之至三四帝乃曲赦入感其德秋入覲

帝手書精忠岳飛四字以賜改神武後軍都統制李成挾金齊兵
陷襄陽六郡與湖寇楊么通將順流東下四年飛兼鄂岳制置使
飛奏六郡爲恢復中原基本必先取之以除腹心之病然後加兵
湖湘以殄羣盜帝以奏示趙鼎鼎曰知上流利害無如飛者遂授
黃復漢陽制置使飛中流奮櫓曰不擒賊不涉此江抵鄂州爲
將京起號萬人敵乘城拒飛飛衆登城超投崖死飛趨襄陽李成
迎戰飛笑曰步兵利險阻騎兵利平曠成左列騎江岸右列步平
地雖衆十萬何能爲舉鞭指王貴曰爾以長槍擊其騎指牛阜曰
爾以騎兵擊其步合戰馬應槍而斃後騎羣擁入江步卒死者無
數成夜遁乘勢進取鄂州帝聞之喜曰朕素聞飛行兵有紀律未
知能破敵如此趙鼎奏鄂岳最爲要害乞令飛移屯不惟江西藉
其聲勢而江浙亦賴以安乃詔飛屯鄂而以唐鄧隨信之飛奏
六郡人戶關牛糧乞量給官錢州縣官以招集流亡爲殿最五年
大觀進封武昌侯命捕楊么飛部皆西北人不習水戰飛曰兵何
常顧用之如何耳先遣使招諭之賊黨黃佐曰岳節使號令如山
與戰必不勝不如降之節使誠信必喜遇我遂降飛表授佐官單
騎按部附佐曰子知逆順者封侯豈足道子能至湖中視可乘者
擒之可勸者招之佐誓以死報張浚以軍事至潭參政席益疑飛
玩寇欲奏之浚曰岳侯忠孝人也兵有深機何可易言益數而止
佐襲殺周倫擒陳寅飛上其功遷武功大夫會召浚還防秋飛神
小圖示浚曰都督能少留八日可破賊浚曰何言之易飛曰王四
廂以王師攻水寇則難飛以水寇攻水寇則易若因敵用敵奪其
手足離其腹心八日內必獻俘浚許之飛如鼎州佐招楊欽來降
飛喜曰欽曉得既降賊腹心潰矣表授武義大夫禮遇甚厚復遣

歸湖中以降者來飛詭罵曰賊不盡降何來也杖而遣之是夜掩賊營降衆數萬云方澤舟湖中以輪激水行旁置撞竿官舟迎之敵碎飛伐木爲巨筏塞諸港以亂軍浮上流遣善馬者挑之賊怒來追則草木壅積輪礙不行官軍乘筏張牛革以蔽矢石舉巨木撞其舟舟盡壞云投水牛阜擒斬之飛親行諸營慰撫之縱老弱歸田果八日而平浚歎曰岳侯神算也初賊恃險日犯我者除是飛來人以爲讖云六年張浚言飛與韓世忠並可倚大事命飛屯襄陽以窺中原曰此君素志也居母喪扶柩還山表乞終制不許累詔乃還軍劉麟劉玘分道寇淮西詔飛以兵東飛方日疾甚聞詔即日就道未至麟已敗去帝語趙鼎曰麟敗不足喜諸將知尊朝廷爲可喜即賜札止其行七年八月帝以良馬問飛曰臣昔有二馬日啖芻豆數斗飲泉一斛非精潔不受介而馳初不甚疾行百里始奮迅自午至酉猶可二百里襁褓中而不息不汗若無事然此受大而不苟取力裕而不求逞致遠之材也不幸相繼以死今所乘者日不過數升而秣不及粟飲不擇泉隨轡未安踣蹶疾馳甫百里力竭汗滿始欲斃然此其寡取易盈好逞易窮驚鈍之材也帝稱善從幸建康與帝論恢復之畧因疏金人立劉豫蓋以中國攻中國黏罕休息觀變耳願假臣日月提兵向洛據潼關號召五路叛將彼棄汴而走京畿可以盡復然後經畧兩河則豫成擒金人可滅帝召至寢閣命曰中興之事一以委卿尋詔諸督府議事張浚欲以王德都統淮西軍而命呂頤頤軍事飛曰德瑗素不相下一旦在上則必爭呂尚書不習軍旅恐不服衆浚曰張俊楊沂中何如飛曰俊驕而寡謀沂中視德等耳浚拂然曰固知非公不可飛曰都督以正問不敢不盡言浚念得軍即日步

歸母墓乞終喪浚奏以張宗元監其軍無何鄧瓊與張宗元起飛還軍飛知元術惡劉豫詭譎豫謀者以蠟丸書約豫共縛元術元術得書大疑及豫廢飛請乘機取中原不報八年召赴行在命詣資善堂見太子退而喜曰社稷得入矣金使將歸河南地飛言相臣謀國不臧恐貽笑後世九年以復河南人赦飛謝表大忤桷意授開府儀同三司飛力辭言今日可訓兵飭士不可論功行賞會遣士褒謁諸陵飛請以輜騎往灝掃帝不許十年金兵復來爭地命飛馳援劉錡飛輕兵駐郾城元術謂諸將易與耳欲與飛一決飛令人挑且罵之元術怒合兵逼郾城飛命子雲領騎兵直貫其陣戒之曰不勝先斬汝元術故有勁軍皆重鎧貫以草索三人爲聯號拐子馬飛戒步卒以麻札刀入陣亂斫馬足拐子馬相連一馬仆二馬不能行大敗之飛進次朱仙鎮金兵敗於京西孫顯政金將撻拔子陳蔡界飛所遣梁興集太行忠義兵李寶董光傳選孟邦傑等兩河豪傑各期日與兵以岳字爲號號金將王鎮等皆密受飛旗榜飛語其下曰直抵黃龍府與諸軍痛飲耳檜度飛志不可回乃先召諸將還後言飛孤單不可留一日奉十二金字牌令班師飛東向拜曰十年之勞廢于一日矣司農卿李若虛詣飛軍計事私於飛曰君見不可當以詔還矯詔之罪若虛任矣飛大集軍士令欲歸者南首一時應聲南嚮飛曰夫不能合良久曰天也遂班師民遮道慟哭從而南徙者如市飛奏以漢上關田處之初元術欲棄汴有書生叩馬曰太子毋走岳少保退矣自古未有權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少保且不免況成功乎元術悟遂留飛自廬入覲帝問之但拜謝而已十一年謀報金入渡淮詔飛應援凡十七札飛苦寒嗽力疾行金兵已退還兵於舒以

侯命帝又賜札稱其得體和議既決槍計召三大將論功行賞韓
張先至槍欵飲八日遲飛飛一至即同召入鎖院夜傳詔各營統
制悉改御前統制黜陟賞罰自達御前又召三將隨行軍士各歸
本營翌日宣制張韓除樞密使岳副使左右皆易密院人矣飛入
都堂披襟作雍容之狀槍尤不喜初飛以列校拔起屢立顯功世
思俊皆不能平廬州無功後實快敵反倡言飛逗遛不進至是三
帥新離本軍各營士未喻朝旨洵有言世思軍在淮帝令俊飛
撫之俊密承槍意欲分弱其背飛軍飛不肯俊又欲修楚州城分
軍為駐飛不從將其全軍移鎮江軍吏景著上言分軍不便槍怒
捕著于獄將以搖誣世思飛馳書世思告以槍意世思思盡獄其
軍積見帝自明俊以飛報世思忠告槍槍大怒令方侯劄飛飛
淮守江帝切責飛附下要與飛罷樞職不朝請槍卒恨於飛謂
飛不死終梗和議陰諭張俊令劫王貴誘王俊誣告張憲與岳飛
謀遣飛兵槍遣使捕雲憲而以高與給台飛竟送大理飛笑曰皇
天后土可表此心飛初就訊猶疑立獄吏一聲大叱飛不覺聲
言歎曰吾今乃知獄吏之貴也何鑄鞠之飛袒而示之背有舊濕
盡忠報國四字深入膚裡鑄明其無辜改命方侯劄飛羅織雲憲
手書且云其書已焚飛坐繫兩月無可證者與許事元龜年附
會成獄一獄卒事飛恭愍爾僭已飛訝問之卒曰公不足敬也飛
曰何故曰君臣不相疑君疑臣則誅臣疑君則反公今見疑於君
矣不受誅則必反又何言飛仰天而歎索筆著押獄成寺丞李若
樸何彥由謂飛罪當徙周三畏曰於肉肉不應三畏曰法如是吾
豈惜大理卿耶歲暮槍手書小紙付獄即報飛死時年三十九雲
憲棄市家徙嶺南幕屬于鵬等徙坐者六人待制宋若修撰李若

應皆坐落職布衣劉允升和淡上書訟飛冤監繫死獄將上韓世
忠詣槍詰其實槍曰雲憲書雖無跡其事莫須有世忠曰莫須有
三字何以服天下洪皓在金馳奏金人問飛死酌酒相賀飛性至
孝立行不苟母留於北百計購迎之南躬親藥餌故妻流離淮卒
世忠上聞欲命迎取飛奏言臣渡河日以老母囑善事不意棄姑
更嫁臣切骨恨之別送錢贖其貧不欲迎也吳玠道之美女却不
愛帝欲為飛營第以去病言對或問何時太平曰文臣不愛錢武
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師每休舍課將士注坡跳壕皆重鎧習之
卒夜宿民開門願納無敢入者凡有頒犒秋毫不私謀定後戰猝
遇敵不動敵語曰撼山易撼岳家軍難張俊問用兵之術曰智信
仁勇嚴關一不可好賢禮士覽經史雅歌投壺恂恂如書生然忠
憤激烈議論持正不挫於人卒以此得禍槍死議復飛官方侯
謂今方和一旦錄故將疑天下心不可紹興末以太學生程宏圖
言詔飛家自便孝宗立始復之詔以禮葬飛骸骨獄卒隗順所埋
記也建廟於鄂號忠烈諡武穆後封鄂王五子雲雷霖霖霖子
珂為天定錄上之珂亦參帥間
雲為飛養子年十二從張憲戰軍中呼曰麻官人飛牧之嚴常習
注坡馬蹶鞭之無赦征行未嘗不與數立奇功每戰手握兩鐵錐
重八十斤先諸軍登城平襄漢平楊么功皆第一飛不肯上奏張
俊得其寶曰岳侯廉矣未得為公也以特旨遷三資穎昌之戰出
入行陣體被百餘創甲裝盡赤以功遷防禦使死年二十三
張憲飛愛將也飛破曹成有郝政率眾走沅州首被白布為成報
仇號白巾賊憲一鼓擒之金人渝盟憲收陳蔡毫屢戰皆捷兀木
頤兵臨穎楊再興戰死憲繼至破其眾八千兀木夜遁追奔五十

里憲隨飛班師仍還鄂州故營檜俊謀殺飛密誘部曲告飛事無
應者已知飛嘗欲斬王貴又杖之誘使告飛貴不肯曰為大將軍
免以賞罰用人苟以為怨將不勝患矣俊切以私事貴懼而從之
有王俊者善告訐號鵬兒有恨於憲檜俊謀三人皆飛將使自相
攻殺因及飛父子庶帝不疑張俊自為狀付上俊使貴受狀執憲
憲未至張俊預為獄以待屬吏王應求言密院無推勘法張俊不
聽親行鞠煉使憲自誣謂得雲書命憲營還兵計憲被掠無全膚
竟不伏俊手自具獄成告檜憲下大理同雲乘市

牛字但遠魯山人起家射士屢破金齊兵平劇賊楊進累功遷
知蔡州會岳飛制置湖北將由襄漢窺中原命阜隸飛軍飛喜甚
辟為統領李成合金人入侵破襄陽六郡敵將王嵩在隨張憲攻
之月餘不能拔飛遣阜行舉三日樹木盡城拔斬嵩悉推功與憲

南宋書

卷五

八

楊業山房

曰吾存心國事耳何爭焉偽齊驅甲士五千薄廬州飛遣徐慶與
阜赴援阜十三騎先至坐未定敵人遁城阜遙謂曰牛阜在此爾
輩何為見犯眾愕然不戰而潰追擊三十餘里飛分其功以昇慶
阜無忤色飛攻鎮汝將薛亨號驍勇與對生擒之從平楊云云
計窮投水阜赴水縛云金人渝盟阜戰汴許間功最歷轉河南副
總管紹興十七年上巳日都督制田師中大會諸將阜遇毒亟歸
語所親曰阜年六十一官至侍從幸不肖足所恨南北通和不以
馬革裹屍顧死庸下耳明日卒或言秦檜使師中云

楊再興故曹成將也成兵守莫邪關張憲攻之營中有郭進者
勇多力每以飯不飽為言自置大杓人呼為大杓郭背隨憲執馬
槍是役也進先登憲軍齊進遂入關飛解金帶賞進既入第五將
韓順夫解鞍却甲以所掠婦人佐酒再興入順夫營所折其臂憲

至將掩殺再興再興殺飛弟鵬走廣西憲騎追及再興躍入澗
欲殺之再興曰願執我見岳公遂受縛飛見再興奇其貌釋之曰
不殺汝汝當以忠義報國再興拜謝飛屯襄陽遣再興至西京次
長水殺五百餘人明日再戰破其眾二千盡取西京險要又得齊
馬萬匹芻粟數十萬飛收金人於郾城再興以單騎入軍幾擒兀
朮殺百人而還兀朮憤甚併力復來再興以二百騎與戰竟死獲
其屍焚之得箭鏃二升

威方勇悍善射初投為教唆兵士軍興盜起入九采花伍中殺其
首歸建康杜充用為准備將充降金部將皆散統制劉經岳飛
成皆入茅山分屯上中下觀虜掠為資飛議移屯廣德與經先成
中變乃往鎮江留妻于金甌城方入金甌掠成妻于成怒急回
與方隔水遇成罵之方下馬頓首曰死罪下人相累耳明日當送
還期日若將還者成以軍迎之方先伏眾於篠中隔橋語曰軍來
得無見侵乎成麾軍退伏發刺殺成眾歸飛劉經故與飛兄弟
盟母事飛母因欲殺飛併其軍飛將姚政覺之詐以飛母命召經
經入政殺之飛撫有其眾方至常州為劉宴所敗乃犯宣州知州
李光登城諭方曰爾皆官軍何自苦為盜方以飢告光檣之方偽
退復來攻圍甚急光乞援於朝詔劉晏及巨師古救之宴檣方帳
方走宴單騎追之馬陷淖為方所殺師古至始解圍四年十月方
犯安吉張俊討之岳飛襲其後方窘乃詣俊降有馬六百金玉珠
珍萬計方到行在與中貴博取黑漆如馬蹄者皆黃金也時人語
曰要為官受招安欲得富須胡做

南宋書

卷五

九

劉景文

張用湯陰弓手與馬友結義有眾數十萬王善濮州人與用合軍
皆受宗澤招安用地城南善屯城東馬阜李寶屯城西杜充惡用

強恐難制令城西諸軍掩其不備用拒戰善助之大敗官軍用善
率眾而南至陳充遣畢追之用善復還擊尸填蔡河人馬皆踐尸
而渡二人尋分軍上自京西下徹光壽千里之地兵馬接跡入號
張莽蕩確山度夏刈民麥而食馬友辭用自率數萬人去用寇光
州沿淮割木寨占百餘里盡收禾稼入寨中畜積甚豐金人以精
騎衝之眾散盡焚積聚王善入廬州將向南行其母渡河溺死善
悔降金金人拘善於軍而散其眾自此淮東西皆被其餘黨之擾
用至舒城野無所掠取蠱蛇草葉食之至德安受張定國招安安
撫李允文責定國不即撫定用恩後反去初呂勅奉神御離西京
也循蔡河而下遇用說之歸朝馬輩為郭仁荀所殺其妻一丈青
隨勅以義女畜之遂以配用驍勇將用中軍自署旗曰關西烈
女護國馬夫人及用不受招青奮然出受中軍二萬人歸之遂趨
鄂州已開用亦受招乃復與合李允文約用效場點人請糧欲盡
殺之用眾全裝器甲八允文大驚給糧而散馬友攻鄂州用登城
責其不忠射退之友入潭州張浚使岳飛招用用降於飛友為李
宏所殺韓世忠降宏併其軍

胡閔休開封人宣和初入太學時方諱兵閔休著兵書二卷靖康
初初知兵科閔休試中優等二帝詰問營閔休欲結義士劫之何
東禁止二帝北遷范叟散勒王師極不用靖康年號閔休得之泣
下懷機而走從辛道宗勒王南渡以忠義進兩官岳飛辟閔休主
管機宜文字飛被誅死閔休發憤和門作疾十年卒

張節夫字子亨河朔人豪邁尚氣節飛謝講和故表有云國苟安
而解倒垂猶之可也欲長慮而尊中國豈其然乎謂無事而請和
者謀恐卑辭而益幣者進願定謀而全勝期收地於兩河唾手燕

雲正欲復仇而報國誓心天地當令穆自以稱藩此節夫之筆也
秦檜讀之切齒

王大節川人飛待以為客李成走歸劉豫也上語飛曰如李成歸
國朕當以節度使待之飛遣大節為問大節遂投劉豫待之甚
厚以為太子府屬麟問征江南之策大節說以下蜀麟曰不然大
金有命會本國之兵趨淮甸渡長江特爾吳會如何大節曰扼江
未可即渡則師挫銳矣不若攻蜀為萬全麟不聽大節既得敵情
乃脫身報飛飛送之行在請為淮江之節而金齊果合兵至
何鑄餘杭人歷官右諫議檜惡飛命鑄歸國實俱無職等以冤
白檜檜不悅曰此上意也鑄曰強敵未滅無敵戮一大將失士卒
心檜語塞因銜鑄會金遣蕭毅來檜言元帝梓宮未反非大臣不
可所請乃以鑄為報謝使鑄曰是行猶須真卿使李希烈也既返
命檜萬俟卨論黨飛檜徽州籍廉儉既貴無屋可居止寓佛
寺徧歷羣諫所論趙鼎李光迎檜風旨天下恨之

論曰宋自汴梁不守江都再奔檜主失魄庸臣無義無歲不
望許和無人不怯用戰談恢復者徒有其名熊鼯誰是服介
冑者罔知所效鷹鵠未聞天生岳侯以為人表連謀暗合孫
武將眾等誰陰義賊敵入忠字輩下使受登壇之拜便可
絳灌韓張若崇授賊之尊何難俘囚豫獨惜也後歷之於前
檜仇之於後長城自壞徒傷北而之羞天柱既摧有異南枝
之泣天乎人歟中興異姓七王岳優而韓次之韓特末路似
汾陽耳使岳不移其禍韓亦未能知幾也

韓世忠子彥直

韓世忠字良臣延安人風骨偉岸目瞬如電早年爲勇絕人能騎生馬家貧無業嗜酒尚氣年十八應募隸赤籍嘗舞鐵槊騎馳峭壁間觀者膽裂軍府校藝用鐵胎弓金石洞貫崇寧四年禦夏人於銀州世忠在行間夏以重兵次萬平嶺世忠出間道都敢死士死關一騎士銳甚問知爲騎馬元嘒世忠手斬之從于淵討方臘以二千人伏北關腰截賊淵嘆曰真萬人敵也臘深據巖谷爲三窟世忠潛行溪間問野婦得徑伏戈渡險其穴擒臘以出靖康初從梁方平屯濟州金人壓境世忠陷重圍中力戰突圍出召對便殿言方平失律狀辟選鋒統制李綱大以軍法斬張師正其卒李復鼓衆亂彌大檄世忠討之兵不滿千布鐵蒺藜自寨歸路令曰進則勝退則死士皆死戰大破之斬復追至宿遷賊尚萬人方

附解元 李延通

韓達

日詔至世忠曰吾知有建炎不知有明受焚詔斬使遂進兵次臨平賊將苗翊負山阻河中流植鹿角梗舟世忠舍舟力戰張俊劉光世繼之軍少却世忠復舍馬操戈直前令其下曰而不中數矢者皆斬賊列神臂弩持滿待世忠順曰大呼賊辟易矢不及發遂敗傳正彥邀給鐵券外遁世忠安行入城帝握世忠手哭曰中軍吳湛佐逆爲最尚留朕肘腋世忠節謁湛握手與語折其中指戮於市又執謀主王世修屬吏請於帝曰賊擁精兵闖越甚遽備成巢窟卒未可滅請誅之于是追至漁梁驛與賊遇世忠步走挺戈而前賊望見咋曰此韓將軍也皆驚潰擒正彥傳皆伏誅帝手書忠勇字揭旗以賜金人八侵帝召諸將問移蹕地張俊勸幸長沙世忠曰淮浙根本地一有退避不逞思亂重湖疊嶺之遙安保道路無變乎國家已失河北山東若又棄江淮更有何地乃命世忠守鎮江已而王瓊潰于江中世忠亦棄鎮江保江陰宗弼取建康自廣德直指臨安帝航海去世忠趨至秀州上元節就州張燈高會已聞金師北還復趨鎮江扼之與宗弼前鋒戰於江中世忠妻親執桴鼓金兵大敗宗弼用人謀繫江灘三十里一夕成渠出世忠上流世忠以海舟連巨江中預以鐵纜貫大鉤俟敵舟出每纜一縷則曳一舟沉之相持黃天蕩者四十八日宗弼窮蹙所請甚哀世忠曰還我兩宮則可相全宗弼乃募人獻破海舟策聞入教之六船板以糧糈俟無風乃出則海舟不能動以火箭射鎗蓬則舟自焚宗弼信之翌日風止金人樂舟出疾行如飛世忠舟大輻重馬騾俱載火矢所及無弗焚者火烘日曝八馬都盡孫世蘭嚴允吉皆戰死世忠墮江楊家洲僧普倫以小舟出援乃得登岸奔還鎮江初世忠伏兵金山廟約江中鼓動則岸許兵先入廟中

附解元 李延通

韓達

合擊之及宗弼等五騎登金山甫入廟廟兵躍山宗弼得遁去墜
馬復馳者再是役也世忠兵僅八千帝賜札褒獎建安范汝為作
亂世忠討之賊盡塞要路世忠命諸軍假旗伐鼓徑抵鳳凰山俯
瞰城邑設雲梯火樓連日夜併攻五日城破汝為自焚死賊曹成
在柳世忠旋永嘉若將休兵者忽由虔信徑至豫章連營江濱數
十里羣賊大驚擾世忠招之成降移師長沙賊劉忠據白面山營
柵相望世忠至欲急擊直撫使孟庾不可世忠曰兵家利害非參
政所知請期半月效捷遂與賊對壘奕棋張飲堅壁不動衆莫測
一夕與蘇格聯騎穿賊營候者問世忠先將賊軍號隨聲應之
周覽以出喜曰此天賜也夜伏精兵二千於山與諸將拔營而進
賊方迎戰所伏兵已馳入中軍奪望樓植旛蓋傳呼如雷賊回顧
驚潰麾將士夾擊大破之斬忠湖南平授太尉置司建康四年駐
南朱
鎮江金齊入侵帝手札命世忠辭旨懇切世忠自鎮江濟師使解
元守高郵親提騎兵駐大儀會魏良臣使金軍世忠撤炊爨給良
臣曰有詔退屯守江度良臣出境即上馬令軍中疾趨金將問王
師動靜良臣以所見對金將喜引兵至江口世忠設伏二十餘所
捷不野擁鐵騎逼大儀世忠傳小麾伏兵四起旗色與金人雜出
金軍亂背鬼軍各持長斧上拱人胸下斫馬足敵被甲陷泥淖世
忠麾勁騎四面蹂躪人馬俱斃擒捷不野董收亦敗金人於天長
解元拒戰于高郵遣成問助之俘斬甚衆世忠親追至淮金兵大
潰捷聞論者謂中興武功第一六年置司楚州披草萊立軍府與
士同力役夫人親織薄為屋通商惠工山陽遂為重鎮張浚以右
相視師命世忠爭淮陽世忠渡淮旁符離而北為敵所圍奮戈潰
圍而出不遺一鐵金將牙合既擒金兵敗去遂圍淮陽敵堅守不

下約曰受圍之日則舉一烽六烽具舉宗弼劉視皆至世忠勸陣
向敵呼曰錦衣驍馬立陣前者韓相公也或危之世忠曰不如是
不足以致敵敵果至殺其導戰二人遂引去詳詔班師歸楚州三
月兼節制鎮江府賜號揚武翼運功臣七年築高郵城劉豫廢世
忠請全師北討秦檜主和議帝移屯鎮江世忠乞留敵江淮許之
金使來以詔諭江南為名世忠四上疏請決戰不許十年宗弼景
李成破三京分道深入世忠圍淮陽金人來救敗之於加口解元
劉寶分戰皆捷成閔奮城門入戰世忠加太保封英國公明
年宗弼再入詔合兵於淮西金人圍濠州世忠援不及與金人
戰於淮岸全師而還在楚州十餘年秦檜收三大將權以詔召之
四月拜樞密使營中統制官各徑達御前有不暇者洵洵遠旨詔
令俊飛撫之秦檜縛軍吏景著將以搖動世忠飛密報之世忠見
帝自明遂以所積軍儲錢百萬買米九十萬石酒庫十五歸于朝
岳飛之獄世忠不敢救而向檜解之言與檜忤遂乞解樞密能為
醴泉觀使奉朝請封福國公自是杜門謝客絕口不言兵時跨驢
攜酒一二奚童從游湖上平時將佐罕見其面十三年封咸安郡
王二十一年八月薨賜朝服貂蟬冠水銀龍腦以斂孝宗朝追封
斬王諡忠武初得疾救尚醫視療將吏問疾世忠曰吾以布衣百
戰致位三公賴天之靈保首領沒于家諸君尚哀其死耶戚家人
母諱忠字諱而不言世忠也世忠和議觸檜尤多或勸止之世
忠曰今畏禍苟同他日曷可受鐵杖於太祖殿下吾中苟失
八臂以強終拈取之十指僅存四指不能動刀箭痕瘢如刻畫然
器仗規畫精絕過人竟敵以連鎖甲後親整及跳淵以習騎洞貫
以習射皆其遺法也知人善獎川成閔解元王勝王權劉寶岳起

起行伍乘將旌皆其部曲云世忠語急而聲厲言則吐舌晚喜奉

佛自號清涼居士子彥直彥質彥古

彥直字子溫生期年以父任補郎六歲從父入見高宗命作大字

即拜命跪書皇帝萬歲四字帝喜附之曰他日令器也親解孝宗

卯角之襦傳其首年十二賜三品服紹興十三年登進士第泰

出爲安撫司屬歷知江州朝廷遣岳飛家貲產多在九江歲久易

主吏緣爲姦彥直搜剔盡還岳七年授御前都統制騎兵不習步

戰彥直教騎士日破甲徒行六十里雖統制官亦令以身帥之遂

復提如常遷刑部侍郎會當遣使于金在朝相顧帝親擇行慨然

就道金使問接國書往復論難守禮不屈辱中乞遣臣部曲誅

陷岳飛者韓侂胄修呼延通等請

解元字善長保安中人疎眉目猿臂善射行伍建炎三年世忠

出下邳聞金兵大至士皆駭愕元領二十騎隨其生口知敵動息

俄逢騎數百身自陷陣橫刺金將墜馬世忠治兵京口邀金人歸

路以海舟橫截大江金人出小艇長鉤來扳元在別舟躍入敵艇

短兵擊殺數十人從討湖外諸盜劉忠據白面山憑險築壘世忠

營距三十里元跨馬涉水薄城砦周覽之賊設望樓從高瞰下屯

壯銳於四山視樓中指揮出戰元既得其形勢歸告世忠曰易與

耳若據其望樓則技窮矣世忠然之元率兵五百翼以弓矢白下

趨高城衆莫支乃據望樓立赤幟四面並進賊遂不紹興四年世

忠自鎮江趨揚州命元屯永州金人至近郊元度翌日必至城下

遣百人伏要路百人伏嶽廟自以四百人伏路隅令曰俟敵過我

當先出掩之伏要路者視我麾旗則立幟以待敵必向嶽廟走伏

者皆出又決河岸過其歸路金人果至城下伏發獲百四十八人

時城中兵不滿三千金萬戶黑頭虎遣城下約降元匿其兵以微

服出僞若降者俟其懈卒縛之十年畧地淮陽至劉合莊騎三百

當敵數千元揮戈大呼爭奮敵敗靡俄而救至後部疑懼元回顧

曰我在此若等無慮衆乃安轉戰自辰至午敵退成列而還明年

世忠罷兵柄元爲御前都統四年卒贈檢校少保

呼延通屬世忠麾下世忠在六儀遇金人鐵騎二百世忠與通並

馬立四十騎直衝世忠通擊之有驍將獨戰世忠力疲墜馬幾被

執通救得脫金人據淮陽世忠趨城下令通前行通抵金陣有猛

將牙台出叱通解甲通曰我呼延通也即馳刺牙台交鋒移時不

解皆失仗並馬以手相擊皆墜馬院次中兩軍皆不知牙台取斃

刀刺通腹通搦牙台喉氣欲絕官軍至乃以爲世忠大喜通性嚴

毅世忠每遇諸將營飲必令出妾行酒惟通不肯通好直言世忠

嫌之生日諸將各進賀禮世忠獨却通禮通快快投河救之起東

甲鎖頸水不能出竟死

成閔邢州人其叔隨世忠追苗傅有功元末南侵拒戰死于馬家

渡恩澤無子承受閔爲崇福寺僧童世忠得之令補叔官積功至

忠州刺史從世忠見上世忠指閔曰臣在南京白謂天下當先使

當時見此人亦避一頭矣上嘉嘆世忠閔淮陽閔隨統制許世安

奪門而入大戰於門內閔身中三十餘槍世安歷中四箭力戰復

奪門而出閔絕而復蘇世忠罷兵閔歷官淮東制置使駐鎮江金

人渡淮北去閔意欲虛張功伐使臣奉彪不肯閔詐不行乃列兵

南岸軍士聲喏相聞金人笑之曰寄聲成太尉有勸護送閔耀武

而還入朝凡侍從卿監閔門內侍皆有賂遺左正言劉度劾之奪

節致仕卒李彥先爲韓世忠後隊將世忠潰于沐陽彥先與本

隊四十三人得二角下海有眾數十與李進彥分統之趙立在楚
 州彥先以舟往來策應與立刺臂為兄弟城陷之日彥先猶在淮
 金人併力攻之彥先舟下碇石急收不應全家皆死進彥收其餘
 衆南走許浦後降於劉光世輔達慶源府將慶源陷進奪門出
 渡黃河籍韓世忠麾下沐陽軍潰遠散為盜張遇死於連水其衆
 多歸之達聚數百人擾於淮南北號為悍賊尋降於王瓌斬賽
 亦韓世忠潰將以海盜來歸朝命守真州金人至賽走江中俟敵
 退乃駐大肆播擾知州向子恣撫恤民房漸蓋屋寮賽兵猶獷民
 殺其二人賽即大掠子恣見賽問曰公何故屯此賽曰朝命守州
 耳子恣曰朝命保護百姓乃殺以逞手賽曰百姓殺我二人得其
 首即已子恣不得已以二人與之賽行於木燒鐵遍體貼之既
 潰爛羣兵食之腸肚皆盡王瓌為招撫使與賽遇于興化驛軍不
 南宋書
 整為賽所敗制書金鼓盡為賽有後屬劉光世同鄧瓊降李在
 亦世忠潰將行劫寶應聞金人退高郵在八城盡刷投拜官殺之
 邀截金人後軍得金寶幣數隻故其軍極富狀元李金董松寄居
 高郵在皆以為參謀遂據州城
 論曰粘罕之南世忠潰於沐陽光世舍邳州西奔帝是以狼
 狽渡江元末之南王瓌潰於江中世忠棄鎮江東奔帝是以
 流離泛海當其時君自播越漂泊臣自張燈高宴縛知州於
 柱縛安撫於桅人臣之禮如是乎帝有命必手書將在軍有
 所不受久之帝方幸諸將知朝廷為可喜亦中危甚矣宜
 其腹心愉而草莽韓岳也岳為負刺韓同棄履韓智優於岳
 矣
 贊皇唐自李郭宋則韓岳中興之功實增式廓赴赴兩人形

壯虎雄內殲羣莽外悍強戎天不許宋乃生衆槍益憎主人
 姦仇其對岳以忠燈韓以智輟齊聲復德千古為烈

南宋書列傳卷之八終
 卷十五 列傳

九

播葉山房

吳玠吳璘劉光世列傳第九

南宋書卷第十六

明錢士升增訂江重熙贊

掃葉山房校刊

吳璣 吳璣子撰

附 郭 浩 楊 政 王 俊 張 格

吳玠字晉卿弟璘字唐卿德順軍人玠沉毅有志節知兵善騎射未冠以良家子隸涇原軍討方臘及擘河北羣盜有功建炎二年金人謀趨涇原都統劉曲端命玠爲前鋒逆擊破之金人改延安府端命玠攻華州拔之三年張浚巡關陝參議劉子羽謂玠兄弟才勇卽授玠統制璘掌帳前親兵金帥妻與敵離喝長驅八關端遣玠拒于彭原店玠軍敗績端劾玠違節度張浚惜其才以爲秦鳳副總管知鳳翔府時兵火之餘玠勞來安集民賴以生九月浚合五路兵欲與金人決戰玠言宜各守要衝其弊而乘之

及次富平又會諸將議玠曰兵以利動今地勢不利未見其可宜擇高阜據之諸將皆曰前阻葦澤敵有騎不得施何用他徙已而敵驟至與柴巖土藉渾平行進薄玠營車遂潰左路皆陷巴蜀大震玠收散卒保散關東和尚原積粟結兵列柵爲死守計或勸玠宜退守漢中扼蜀口以安人心玠曰吾保此敵決不敢越我而進堅壁臨之彼恐吾歸其後是以保蜀也紹興元年金將沒立自鳳翔別將烏魯折合白階成出散關約日會和尚原烏魯折合先期至陣北山索戰玠命諸將堅陣待之更戰迭休金人大敗遁去沒立方攻箭箬關玠復遣將擊退之兩軍終不得合是時璘功尤多金人自起海角狃常勝及與玠戰輒北憤甚謀必取玠其宿死兀朮會諸道兵十餘萬造浮梁跨渭口寶雞結連珠營壘石爲城夾澗與官軍拒十月戊和尚原玠命諸將環勁已強終分番迭射

號駐隊矢連發不絕敵稍却則以奇兵旁擊絕其糧道度其困且走設伏於神垓以待金兵至伏發衆大亂縱兵夜擊大敗之兀木中流矢僅以身免張浚承制以玠爲鎮西軍節度使璘爲澤原路副總管兀木既歸復以撒離喝爲陝西經畧使屯鳳翔與玠相持以璘駐兵和尚原扼其衝不得逞將出奇取之時玠在河池金人用李彥琪駐泰州睨仙人關以綴玠撒離喝長驅趨洋漢興元守臣劉子羽急命田晟守饒風關以驛書招玠入援玠自河池日夜馳三百里以黃柑遺敵曰大軍遠來聊用止渴撒離喝大驚以杖擊地曰爾來何速耶遂大戰饒風嶺金人被重鎧登山仰攻一人先登則二人擁後先者旣死則後者代攻玠軍弓弩亂發大石摧壓如是六晝夜死者山積而敵不退募敢死士五千將夾攻會玠小校有得罪奔金者導以祖溪間路由關背棄高以闕饒風諸軍

不支遂潰玠退保西縣敵入興元劉子羽退保三泉築憚毒山以自固玠走三泉會之未幾金人北歸玠急遣兵邀於武休關掩襲其後軍墮澗死者以千計盡棄輜重去金人始謀本謂玠在西邊故道險東來不虞玠馳至雖入三郡而失不償得四年敵復攻仙人關先是璘在和尚原餉餽不繼玠謂其地去蜀遠命璘棄之經管仙人關石殺金平朔築一壘移原兵守之不足元术撒離喝率千萬騎入侵自鐵山繫崖開道循嶺東下玠以萬人當其衝璘率輕兵倍道而至與金兵轉戰七晝夜始得與玠合敵首攻玠營玠擊走之又以雲梯攻壘壁楊政以撞竿碎其梯以長矛刺之璘拔刀剗地謂諸將曰死則死此退者斬金分軍爲二元术陣於東韓常陣於西璘率銳卒介其間左榮右德縈繞而發戰久璘軍少饋急屯第一隘金生兵蹙至人被重鎧鉤相連魚貫而上璘以駐

南宋書 卷六 列傳 三

隊矢迭射死者層積敵踐而登撤離喝駐馬四視曰吾得之矣翌日命攻西北樓姚仲登樓酣戰樓傾以肩為繩挽之復正金人用火攻樓以酒缶撲滅之玠急遣田晟以長刀大斧左右擊明炬四山震鼓動地明日大山兵統領王喜王武率銳士分紫白旗入金營金陣亂奮擊射韓常中左目金人始肯遁是役也金自元帥以下皆搗擊來劉夔乃豫腹心本謂蜀可圖既不得遂度玠終不可犯則還據鳳翔授甲士田為久留計旋開授玠川陝宣撫副使玠與敵對壘十年常苦遠餉勞民屢汰冗員節浮費益治屯田歲收至十萬斛又調戍兵命梁洋守將治襄城廢暇民知灌漑可恃願歸業者數萬家玠晚節頗多嗜慾使人漁色於成都喜餌丹石得咯血疾以死玠善讀史凡往事可師者錄置座右積久嚙嚙皆格言也用兵務遠畧不求近利故能保勝御下嚴而有恩虛心詢

南宋書 卷六 列傳 四

屈矣當且依山為屯控其要害昭從之命璘與楊政兩軍屯內地保蜀郭浩一軍屯延安以守陝時朝廷恃和忘戰欲廢仙人關四川制置胡世將抗奏謂今日分兵當使陝蜀相接仙人關未宜撤璘與郭浩亦宜積糧於是璘赴秦州留大軍守階成山新成諸將每得撤備十年金人敗盟詔璘節制陝西軍馬撤離喝趙鳳翔陝西諸軍隔在敵後遠近震恐時世將置司河池急召諸將議參謀可斬也璘議以百口保敵敵世將壯之指所居帳曰世將誓死於此乃命田晟以三千人迎敵璘又遣姚仲拒於石壁皆敗之金鶴眼即君衡璘軍璘擊走之鶴眼八扶風復攻拔之獲三將撤離喝怒甚自戰百通坊列陣二十里璘遣姚仲力戰破之復秦州初胡璘與郭浩不祝合軍屯劉家園璘請討之世將問策安出璘曰有新

力生拔一千戶回誇勇璘曰萬可斬也方酣戰豈以一人回乎萬
拔千戶於地復上馬入陣金人大敗胡蓋走保臘家城璘圍而攻
之城垂破詔璘班師世將浩歎而已明年竟割和尚原以與敵撤
成割地皆秦檜主之也十四年朝議析利州路為東西路以璘為
西路安撫使治興州時和議方堅而璘治軍經武常如敵至三十
一年金主亮渝盟秋亮渡淮遣兵扼大散關璘帥肩輿上殺金平
駐軍青野原益調內郡兵分道而進援以方畧璘以病還興州金
人據大散關六十餘日相持不能破遣子挺節制軍馬挺與敵戰
瓦亭敗之璘自將至城下按行諸屯預治夾河戰地會天大風雷
金人拔營去凡八日而克璘入城市不設守交老馬迎拜不絕
原州受圍璘命姚仲以兵往援璘自趨鳳州姚仲與敵戰仲敗
璘始璘出師王之望嘗言此行士卒銳氣不及前時仲年來數奇
不可委以要地及仲敗璘欲斬之或勸而止械繫河池獄孝宗受
賜璘璘命兼陝西河東路宣撫招討使璘策金人必再爭德順
亟馳赴城下而完顏悉列等兵十萬餘果來攻璘築堡東山以守
敵極力爭之殺傷大半終不能克時議者以為兵宿於外去川日
遠恐敵襲之欲棄三路遂詔璘退師敵乘其後璘將士死亡者甚
衆三路復為敵有兵部侍郎胡銓上書語頗及璘璘抗章請朝上
親札報可詣闕召對便殿高宗見璘嘆曰朕與卿老君臣也可數
入朝璘頓首謝兩宮存勞之使相踵封新安郡王越數日詔仍領
宣撫判興元府及還鎮兩宮宴饌甚寵璘入辭泣下高宗亦為感
然解所佩刀賜之曰吳時思朕視此可矣璘至漢中修復褒城直
堰溉田數千頃民甚便之三年卒追封信王初璘病篤呼幕客草
表命直書其事曰願陛下毋棄四川毋輕出兵璘守蜀二十餘

年隱然為方面之重威名亞於玠高宗嘗問勝敵之術璘曰弱者
出戰強者繼之高宗曰此孫臏三壘之法一敗而二勝也嘗著兵
法二篇大畧謂金人有四長我有四短當反我之短制彼之長四
長曰騎兵曰堅忍曰重甲曰弓矢吾集蕃漢所長兼收而並用之
以分隊制其騎兵以番休迭戰制其堅忍重甲則用勁弓強弩弓
矢則以遠近以強制弱布陣之法以步軍為心馬軍為左右肋
拒馬布兩肋之間至帖撥增損之不同則係乎臨機知兵者取焉
王剛中嘗稱劉錡璘曰信叔有雅量無英槩恐不能當逆亮錡果
無功璘選諸將率以功有薦才者璘曰兵官非嘗試難知其才以
小善進之則僥倖者獲志而邊人宿將之心息矣
玠子拱為鄂州都統制金亮南侵朝旨襄陽告有變拱拱退守荆
州拱拱奏朝廷此言甚失襄人之望且荆門為吳蜀門居襄陽為荆
州之衝屏翰上游號為重地若棄之不守是自撤藩籬况襄陽依
山阻江沃壤千里設若敵人以為巢穴如人扼咽喉荆門得高枕
臥乎欲襄陽為一道非三萬軍馬不可自合於襄陽措置修小寨
保襄陽敵營開屯田衛行間探蓋拱意在關關自固不出兵接戰
也拱到襄陽首置萬山寨山無水無薪大軍不可息眾口籍籍
璘子挺字仲烈以門功補官高宗問西邊形勢兵力挺占卦稱
紹興三十一年金人渝盟王師復秦州金將合喜以兵來爭挺
戰竟日合前軍統制梅春遠家直據城門眾弗喻挺率奇兵馳
易黃旗繞山敵後懸高突之敵譁曰黃旗兒至矣遂驚敗挺不自
為功狀彥第一上頗多之拜熙河經畧安撫明年挺被檄與都統
制姚仲率東西路兵攻德順金空平涼之眾以援仲駐軍六盤挺
獨趨瓦亭身冒矢石金人舍騎操短兵奮鬪挺道別將董奉其屬

金泉遂潰金人憊前岷衆趨德順璘自秦州來督師先堡於險
且治夾河戰地金人果大至挺誘致之至所治戰地盛兵感之敵
不能支一夕遁去鞏州久不下挺以選鋒至城下諸將咸曰西北
坡陀易攻若分兵各當一面宜得利挺曰西北雖卑而土堅東南
並河多沙礫善圯且兵分則少以少當堅城可得而下乎乃命衆
衆擊東南敵不二日樓櫓俱盡黎明破璘慮敵必再爭德順至
自河池金人果合兵十餘萬列柵以拒有大將引騎數千視東山
璘命挺領騎迎擊却之遂據東山築堡以守敵不能爭乃益修攻
具爲大車圍戰士其中將填墮而進挺命大木植中道車至不得
前尋加熙河路經畧安撫時年二十五璘卒服除召爲左衛上將
軍挺每燕見從容論兩淮形勢曠漫備多力分宜擇勝地扼以
重兵敵仰攻則不克越西南又不敢我以全力乘其弊蔑不濟者

金泉遂潰

金泉遂潰

帝頗嘉納淳熙元年改興州都統初軍中自置互市於宕昌以來
羌馬西路騎兵遂雄天下自張松典權收秦絕軍中互市自以馬
給之所得多下駟挺至首陳利害以聞詔許歲市七百匹紹興四
年致仕卒挺少起勲閥禮賢下士雖遇賤吏不敢怠忽善拊循將
士璘故部曲拜于庭下輒降答之及失律誅治無少貸
郭浩字充道順德軍人徽宗時充渭州兵馬都監從神師道進築
鞏平特敵據寨水源以遏我師浩率精騎數百奪之敵攻石尖山
浩冒陣而前流矢中左脇怒不拔奮力大呼得敵乃已諸軍從之
敵遁去由是知名欽宗即位以神師道薦召對奏言金人暴露日
久恩歸乞給輕兵間道馳滑臺待其半渡可擊也會和戰異議不
能用帝問西事浩曰夏人必乘間盜邊願選將設備已而東攻涇
原路紹聖所拓地盡失之建炎二年金人取長安涇州守臣夏大

金泉遂潰

簡樂城遁浩適夜半至郡所將財三百人得金人不殺使之還曰
爲語汝將我郭浩也欲戰卽來決戰金人遂引去權郵延路經畧
安撫時二敵交侵鄭延東皆金人西北卽夏境屬朝廷者惟保安
一軍德靜一若浩問道之德靜旣司招收散亡與敵對壘一年敵
不能克再除涇原路兵馬鈐轄浩去夏人復來一路盡陷張浚以
浩知秦州時浚經畧陝西有言敵可討者浚意向之諸將莫敢出
言浚檄五路帥悉所部兵會于富平浩獨謂敵方銳且當分守其
地特角相援緩發而動浚不聽出師果收浚復移浩知鳳翔金人
抵和尚原浩與吳玠隨力捍禦蜀以安全金人破虢鳳嶺攻和尚
原浩與吳玠往援斬獲萬計徙徙知金州金州殘弊戶口無幾浩招
輯流亡開營田以其規制頒示諸路他軍以廣意卽給朝廷浩獨
積贏錢十萬緡以助戶部朝廷嘉之十一年金人內侵宣撫使胡

金泉遂潰

金泉遂潰

金泉遂潰

楊政字直夫原州人崇寧三年夏入舉國大入父忠戰歿政甫七
歲哀號如成人建炎間從吳玠擊金人九戰九捷金人趨和尚原
政大破之金人自寶雞列柵至原下吳玠與相持累日以政領兵
勦敵日數十合復出奇兵斷其糧道敵少却遮擊之斬獲甚衆拜
秦州刺史時有嫉政者以母妻高留北境不宜屬以兵權玠不聽
政益威奮四年撤離喝哀精兵十萬欲道仙人關入蜀至上畚田
玠築壘關外政曰此地爲蜀扼寨當堅守時出奇兵擊之隨機應
變連日自餘戰敵帥督戰益急政命卒以神臂弓射之又選甲士
千餘出山谷斷其兵使不得進退又出敵不意夜斫其營敵遂遁
去五年金人攻淮玠命政帥師率制至秦州一戰而拔撫定居民
秋毫無犯母留敵境問遣人省視之母惟勉以忠義九年和議成

金泉遂潰

金泉遂潰

金泉遂潰

金泉遂潰

始得迎母及兄弟歸乞祠便養不許十年金人渝盟政建迎敵之

策十一年秋金胡蓋習不祝合軍五萬來攻政與吳璘郭浩會仙

人原政引兵夜入隴州界遂趨吳山與金人對壘又敗金萬戶通

檢於寶雞時通檢居渭北將積甲萬眾出政率勇士鏖戰遣裨將

突出陣後登山執幟金軍見之大呼曰伏發矣乃驚潰政乘勝掩

殺通檢走至城門而橋已絕遂擒之和議成帝召政還拜太尉卒

諡襄毅政守漢中十八年六堰久壞失灌溉之利政為修復漢江

水決為害築長堤捍之凡利於民者不敢以軍旅廢政故為吳璘

裨將及與璘分道建帥執門下之禮益恭世頗賢之

王俊亦玠部將軍中號為王開山所向無前紀律嚴明其反

覆而喜其勇以女妻其子厚給之知洋州卒

張超御前遊奕將軍也吳拱合權知光化軍超年二十四人凌晨

入城方坐廳事交割郡事忽報有金人鐵騎入門超急閉諸門令

隨行人環甲持槍突門而出呼百姓以擲桌什物塞諸巷口分其

眾數巷攔截鏖戰良久百姓皆出門渡漢江城中戰猶未休金人

不能當乃率眾攢射一官軍官軍身矢如蝟車傷及死者數人金

人死者數十人乃退去是役為荆襄第一戰功

論曰危乎蜀道之難一夫當關萬夫莫能敵子龍一身是胆

而漢川以安文長氣吞曹兵而庸境不擾劉璋張浚五路之

敗而使無玠元术三次之侵而不有璘蜀其為金土久矣况

勞父子出死力當大敵為宋保障西北其世家世臣無乘矣

挺克振其宗職遂傾其祚三世為將道家所忌亦事理之必

然也

劉光世 父延慶

附王淵 南傳 鄭瓊 韓嵩

劉光世字平叔保安軍人世將家父延慶積軍功至副都指揮使

從童貫平方臘又從北伐以宣撫都統制督兵十萬渡白溝貫駐

軍高陽關分軍為東西路神師道總東路王稟楊惟忠神師中王

平趙明楊志屬焉辛興宗總西路楊可世王淵焦安節劉光國黃

景曲奇劉光世屬焉延慶軍無紀律郭葑師扣馬諫不聽至良鄉

遠將蕭幹帥眾來延慶與戰敗績遂閉壘不出藥師曰幹兵不過

萬人今悉力拒我燕山必虛願得奇兵五千倍道襲取令公子三

將軍簡師為後繼延慶許之遣大將高世宣與藥師先行即入燕

城幹舉精甲三千巷戰三將軍者光世也淪約不至藥師失援敗

走世宣死之延慶營於盧溝南幹分兵斷糧道擒護糧將王淵得

漢軍二人蔽其目留帳中夜半偽相語陰逸一人歸報明且延慶

南未嘗 卷十六 見火起以為敵至燒營而奔相蹂踐死者百餘軍自熙豐以來所

儲軍實殆盡退保雄州燕人作歌詠之靖康之難延慶分部守京

城城陷引秦兵萬人至關遠門而出至龜兒寺為追騎所殺光世

初隨父趨燕河北賊曹迪掠濟州光世曰賊烏合非有紀律佯北

以邀之其亂可取也即麾騎退賊競進光世引騎貫其中賊大潰

金再攻汴京光世入援會有詔止勒王兵光世曰宜速進不可以

詔示眾既而潰兵至且言京城事眾慰光世婦以薛官來自汴京

謂二帝決圍去眾稍安因問道趨濟州高宗即位提舉御營司二

年討李成敗之成收散卒再戰光世儒服臨軍成遙見併兵圍之

王德潰圍拔以出金宗翰南下光世軍潰於天長渡江後屯鎮江

與定苗劉之變遷太尉命守太平受杜充節制光世言受制有大

不可帝怒乃受命隆祐太后在南昌命光世移屯江州為屏蔽光

世既至日置酒高會金人至黃州折民居縛木爲筏以小舟引之而行遂渡江凡三日軍馬畢濟無知之者光世聞金人過遂遁太
后奔虔州馮楫貽光世書言敵深入最兵家之忌進則距山退則
背江百無一利而敢如此橫行者以前無抗拒後無襲逐也太尉
能選精兵自將來洪而開一路令歸伏兵掩之可使匹馬不還光
世不能用授浙西安撫使知鎮江光世請別除守臣專充安撫使
諫議黎確疏其擇便求佚帝釋不問韓世忠張俊兼領浙西制置
光世復言本路兵火之餘不堪三處需求遂罷韓張兼領金帥昌
國楚州已百日帝手詔光世趨援竟不行但遣王德將輕兵以出
時奏殺獲而已楚州破昌屯永州光世意其與韓張乃儲金銀錢
其文曰招納信實獲敵不殺散錢敵營有欲歸者山江江爲信
昌遂拔砦去紹興元年郭仲威謀據淮南光世遣王德擒之范宗
南宋書

立光世秦廬難守欲還太平浚命呂祉馳往軍中督師光世已會
廬州退浚厲其衆曰有渡江者斬以徇光世不得已住兵遣王德
卿瓊出謝步過金將三戰皆敗浚入對言光世驕惰不戰請罷
之趙鼎曰光世將家子將卒多出其門罷之恐拂人心遂拜少師
奉朝請封榮國公賜甲第一區以兵歸都督府十年起三京招撫
處置使拜太保尋致仕卒諡武僖寧宗朝追封郡王光世在諸將
中最先進取軍無法不肯爲國任事嘗人對言願竭力報國他日
史官書臣第一功帝曰卿不可徒爲空言建炎初結內侍康履又
早解兵柄與時浮沉不爲秦檜所忌
王淵環州人應募擊夏有功劉延慶征方臘以淵爲先鋒賊據錢
唐勢張甚淵論小校韓世忠曰賊謂我遠來必易我明日兩戰戰
而僞遁我以強弩伏百步外可得志世忠知言誘之賊果大敗遂
南宋書

籍遂罹苗傅之難淵為將輕財好義家無宿儲每言朝廷以祿代耕若事雖刀易若為富商大賈即初帝在南京聞淵疾遣中使會澤問疾澤言其帷帳茵褥皆不具帝輟所御紫茸茵賜之然深交康履多殺降盜是其所失後論襄熙

苗傅上黨人康王建元帥府信德守臣梁楊祖以兵萬人至傅與張俊楊沂中田師中皆隸麾下降祐太后南渡傅為統制官以所部八十人扈衛駐杭州時劉正彥為王淵所薦擢御營右軍副都統制淵分精兵三千與之以平丁進功進武功大夫正彥以賞薄歛望尋被命從六宮皇子至杭州建炎二年二月高宗由鎮江幸杭州諸大將劉光世張俊楊沂中韓世忠分守要害高宗獨留傅先是王淵裝大船十數來杭杭人相謂曰此船所載皆殺降官兵家財也內侍康履用事其徒暴橫傅等恨之曰天子顧此猶

卷之六

宋史

敢爾耶傅黨張達復激怒諸軍曰能殺淵及內侍則人人可當朝廷豈能徧罪哉三月辛巳以王淵同簽書樞密院事傅自負宿將疾淵驟責止彥雖山淵進以淵檄取所予兵亦怨之於是傅與王世修張達王鈞市馬柔吉謀作亂傅部分既定伏兵城北橋下俟淵退朝誅以結軍謀反止彥手殺淵以兵圍履第分捕內官盡殺之揭淵首引兵犯闕知杭州康允之聞變率從官扣關請帝御樓殿帥王元大呼聖駕來傅見黃屋猶山呼而拜帝憑闕問故傅厲聲曰陛下信任中官軍士有功者不賞私內侍者即得美官黃潛善汪伯彥誤國猶未遠淵王淵遇敵不戰因友康履得除樞密臣立功多止作遙郡團練已斯淵首更乞斬康履以謝三軍帝諭以當流海島可與軍士歸營且曰已除傅承宣使正彥觀察使賊不退帝問百官計安出時希孟請除中官帝曰朕左右無可給

宋史

卷之六

古

宋史

使耶葉宗諤曰陛下何惜康履遂命捕履得於清湖閣承塵中傅即樓下腰斬履會肆惡言謂帝不當即大位淵聖來歸何以處也帝使朱勝非繼樓下曲諭之傅即請降祐太后同聽政帝許諾即下詔請太后垂簾賊聞詔不拜曰自有皇太子可立張達時希孟言當為百姓社稷從三軍之請判杭州事章誼叱之曰何可從三軍耶帝徐謂勝非曰朕當退避須太后命顏岐曰得太后親諭之則無詞矣時寒其門無簾幕帝坐一竹椅既請太后即起立趨側太后御肩輿出立樓前一賊拜曰望太后主張太后曰皇帝聖孝無失德止為黃汪所誤已加寬宥統制獨不知耶傅曰臣等定議必欲立皇子后曰今強敵在外使吾一婦人簾前抱三歲兒何以令天下正彥等號泣因請適顏岐至曰帝前奏曰皇帝令臣奏知太后已決意從傅請乞太后宣諭太后猶不可傅等語益不遜

初聞浚集兵未之信及得浚書始悟見討秦誅浚以令天下詔
責浚郴州安置浚得謫命恐將士解體給曰趨召之命也張俊發
平江劉光世繼之順浩浚以大兵繼發勝非召二囚至都堂議復
辟率百官三上表以請夏四月戊申帝還宮都人大說徙傳淮
西制置使正彥副之詔復建炎號順浩浚軍久臨平苗翊馬柔吉
以兵阻河韓世忠率先鋒力戰俊光世乘之翊敗走勒士兵進北
關二囚詣都堂趨得所賜鐵券引精兵二千夜開湧金門遁順浩
浚引兵入城世忠執王世修以屬吏時希孟編管吉陽軍傅等至
白沙渡所過燔橋以阻官軍屯衢信間世忠發杭州追擊賊賊黨
張翼斬釣苗柔吉首以降賊寇浦城縣來溪而屯據險設伏統制
官馬彥傳死之賊乘勝犯中軍世忠揮兵直前正彥墮馬生擒之
賊將江池禽苗翊降衆悉解甲傅棄軍緣姓名夜遁為建陽土豪
所執檻車赴行在世忠軍還傳正彥以獻陳於建康市
鄺瓊相州人崛起兵火中尚氣敢為衆所推以其家貧固始劉紹
先來援知縣向宗輝納之紹先登賊用強弩禦之殺傷其衆瓊降
劉光世紹先七年以呂祖故奔劉豫豫授瓊官及豫廢元木南侵
瓊與馬贊皆同列日瓊復見元帥臨陣督戰矢石交集免胄指
揮意氣自若身不避難將士孰敢愛死官其所向無前也江南諸
帥才能不及中人每當出兵必身居數百里外謂之持重或督召
軍旅易置將校僅以一介之士持虛文諭之謂之調發制敵決勝
委之偏裨是以智者解體愚者喪師幸一小寇則露布飛馳增加
俘級以為己功斂怨將士縱或親臨亦必先遁而又國政不綱繼
有微功已加厚賞或有大罪乃置而不誅不即覆亡已為天幸何
能振起耶眾然之元帥即元木瓊又告元木以宋事成敗曰宋任

南宋書

卷十六 列傳

十一

補葉山房

宰相秦檜所謂亡國之大夫競競頭頭是思吾以大軍臨之彼君
臣方心破膽裂將哀鳴不暇蓋傷弓之鳥可以虛弦下也金克毫
州瓊為守再克再為守遷歸德尹卒
韓信為苗傅將傅敗信走蘄州知州王姓道信視軍實及倉庫皆
滿悉封鎖之榜示其下不得擅取亦不許秋毫擾民明日遂行至
仙居伯張川王善遮路乃就劉光世招安光世令屯蘄州時王姓
已復入州治事率官屬迎之叙話甚款信自更名世清號小韓朝
命世清為蘄州鈐轄令受劉文粹節制世清不從乃制黃衣請鈐
轄趙令俊即位以黃衣被之令俊號呼離衣乃止劉忠聚兵京東
號花而歐金人既退忠犯蘄州世清大破之得婦人自言是
柔福帝姬遭劉忠無禮及言宮闈事甚詳世清信之遂改館為昭
屯於蘄州縣縣潰卒馬吉慶於旌德太平間世清敗之呂頤浩又
南宋書
卷十六 列傳
十一
補葉山房
令移宜州李光制置淮西過宜州世清出城見之光執以歸
贊曰二吳糾糾敦壯決謀血戰膺敵以保西陲實延於世垂
名千秋劉將家子乘亂擁師不見武功亦無雄資浮沉罔忌
榮身終始

張俊楊沂中劉錡王德列傳第十

南宋書卷第十七

明錢士升增削許重熙贊

掃葉山房校刊

張俊

附錄元本自述至淮上中

附錄宗顏田師中趙密

張俊字伯英成紀人好騎射負才氣起於諸盜靖康元年金人攻太原制置使神師中往援金人以數萬騎歷之俊時為隊將進擊殺傷甚衆請乘勝要戰師中以日不利急令退保金人忿兵合圍師中死之俊與所部數百人突圍而出且行且戰再與敵遇斬五百級金人圍汴京高宗時為大元帥俊勸兵勸王高宗見俊英偉擢後軍統制建炎元年中書舍人張浚自汴京肅諭詔命高宗以兵付副帥還京高宗問計俊曰此金人詐謀耳今大王居外此天授豈可徒往高宗如濟州開啟乾龍節道夜有告欲俟元帥謁香南宋書卷第十七列傳掃葉山房校刊

劫以叛俊曰元帥不出姦謀自破賊黎明通俊追殺之帝北遷俊勸進表三上高宗至應天府即位以俊為御營前軍統制帝如揚州召諸將議恢復俊曰敵勢方張宜且南渡據江為險從帝如臨安苗劉反俊時屯兵吳江傅等矯詔加俊四兩都指揮使以三百人赴秦鳳俊拒不受即引所部八千人至平江張浚語以起兵問罪俊泣拜且曰此須待耶濟以機術毋驚動乘輿呂頤浩至俊見之亦泣泣曰今日惟以一死報國劉光世以所部至俊釋舊恨韓世忠來自海上俊借一軍與俱戰臨平傅等兵敗開城以出世忠俊光世八城見於內殿帝嘉勞久之拜浙東制置使金人分兵深入渡江攻浙杜充棄建康韓世忠自鎮江退保江陰帝如明州俊自越州引兵至元末攻臨安帝如溫州留俊於明州拒敵帝賜親札曰朕非卿則倡義誰先卿捨朕則前功俱廢宜戮力共扞敵

兵一戰成功常封王爵金兵至城下俊使統制劉寶與戰兵少却於是統制楊沂中田師中統領趙密皆殊死戰守臣劉洪道率舟兵射其旁大破之四年正月忽西風起金人乘之復攻明州俊遣兵掩擊殺傷大半金人奔北且請濟師七日敵再至俊引兵趨入台州明州居民去者十七八改江南招討使紹興元年帝至會稽時殘亂之餘孔彥舟據武陵張用據襄漢李成尤捍據江淮湖湘十餘州連兵數萬范宗尹請遣將致討改俊江淮路招討使成黨馬進在鈞州像章介江鈞間俊聞命就道急趨豫章且曰我已得洪州破賊決矣乃斂兵若無人者居月餘進以大書牒來索戰俊以細書狀報之賊以俊為怯俊謀知賊忌乃議戰岳飛為先鋒楊沂中由上流徑絕生米渡出賊不意追奔七十里至鈞州賊背河而陣俊用沂中計親以步兵當其前與賊鏖戰至午沂中精騎自山驍下賊駭亂大敗成絕江而遁號俊為張鐵山復江州俊引兵渡江至黃梅親與成戰成據石矢破漲山以木石投入俊先遣游卒進退若爭險狀以誑賊俊親冒矢石帥眾攻險賊眾數萬俱潰成降劉豫諸郡悉不拜太尉四年金人與劉豫分道人侵謀至舉朝震恐或請他幸俊謂趙鼎曰避將何之惟向前進一步庶可脫惜聚天下兵守平江徐為計鼎曰公言避非策是也以天下兵守一郡非也公但堅前議足矣遂以俊為淮西宣撫江和距逾月敵將引去俊遣王進曰敵既無留心必逕渡淮大可速及其未濟擊之進往敵果北渡遂薄諸淮大敗之獲二將以獻五年劉麟入寇俊拒于泗州麟犯濠州俊率大軍鼓行而前遇親兵與戰殺獲甚盡降者萬餘人親僅以身免七年置司貽其軍多擾民不戢頗為民怨俊與韓世忠入見秦桧奏將如兩虎當各守藩籬使

寇不敢近帝曰正如左右手豈可一手不盡力耶金人請寢兵賈俊安民靖難功臣拜少傅封濟國公兀朮攻歷陽俊遣王德先渡采石俊宿中流德拔和州俊使趙密假兵簞竹出六丈河以分金勢德與楊沂中劉錡會兵敗金人於柘皋拜樞密使俊知朝廷欲罷兵首請納所統兵力贊和議與檜意合薦士大夫監司郡守者甚眾雖劉子羽自謫籍起家亦俊力也進封益國公初檜以俊助和議德之故盡罷諸將以兵權付俊歲餘俊無去意檜使江迎論之罷奉祠進封清河郡王俊繼室故錢唐妓張氏也改姓章氏知書凡俊文字檮皆與之柘皋之役俊以書檄陳軍事體答書云今日宜撫不當念家勉思報國以布去勳趙密不問家事為法及俊還朝以書奏之帝大喜親書獎諭賜銀如封事國夫人南渡後俊握兵最早屢立戰功岳飛冤獄俊助檜成其事帝於諸將中眷俊特厚然警報不絕口教其讀郭子儀傳毋與民爭利卒年六十九追封衛王諡忠烈

南宋書

補業山房

兀朮自進至淮上事曰吾人盱眙疑有重兵為阻前鋒報曰淮南無一人一騎為備已遣五千騎越淮守龜山截水造橋晝夜兼行分步騎徑濟淮源因觀宋新立龜山城寨於臨淮分勢就山為險若此聚糧屯兵吾雖鐵心未敢輕舉宋有建城立勢之心而無聚糧據守之法此何用也吾行至邵伯行路狹隘糧運不繼將士忍飢取魚蚌菱藕殺馬並食有言宋兵渡江來決戰者吾謂得此大勢尚無守法安有智謀就敵遂大言檄書於宋是時吾軍飢疲已甚宋兵若至當不戰自潰不意宋即受檄定議止淮為界吾班師回馬喪六七人死居小橋宋軍機至此而不能決也吾昔南此日見宋用軍器妙者不過神臂弓欠者重斧無所畏今付樣

之俊姪子蓋紹興三十二年金人攻海州急以子蓋為鎮江府都統往援即日渡江襲濬謂宜張虛聲攻淮陽使之必救則海州可解子蓋曰彼若不救如何乃取便道以進金人陳萬騎於河東子蓋率精銳擊之謂麾下曰彼眾我寡利在速戰遣張杞陳杞中流矢子蓋曰事急矣奮臂大呼馳入陣諸將繼之殊死戰敵大敗溺河死者半遂解圍金人復整軍來戰子蓋再擊之獲其車馬鎧仗萬計授淮東招撫卒諡恭壯子蓋薨塘柘皋雖多功未能出諸將右惟海州一捷可稱云

南宋書

卷十七

補業山房

田師中累立戰功其妻乃俊子婦也俊子亡以婦適之親如父子也卒諡壯敏

柘皋之功與王德皆授節鉞

趙密太原人從張俊討任城寇李昱俊輕騎先行遇伏密奔射斃數人乃脫金兵拔揚州士民隨乘輿渡江眾數萬露立水濱厯舟濟之金攻毫宿衛從俊營合肥出西路時水潦暴漲涉六晝夜始達南與敵遇敗之明年敵分兵攻滁濠密追擊之命張守忠以五百騎出全椒伏篁竹間敵疑背遁密引兵出六丈河斷其歸路又敗之轉太尉拜開府儀同三司致仕俄報金復攻淮詔密為殿前都指揮使初敵聲言航海朝論選從官視舟師徽禁旅防守密不為河海所懼

楊沂中 祖宗閣 父震

楊沂中字正甫紹興間賜名存中嵊縣人祖宗閣父震初契丹之亡其將小鞠錄西奔招合雜羌十餘萬破豐州攻麟府諸城郭宗閣領本道兵馬屢摧敗之俘其父母妻子震字子發弓馬絕倫平滅底河賊據山爲城震先登功第一從折可求征方臘襲黃巖賊扼險拒守震輕卒緣山背上生得首領靖康元年十月太原陷鞠錄驅幽薊叛卒與夏人奚入圍建寧扣壁語震曰汝父奪我居掩我骨肉我忍死到今急舉城降當全汝軀命時城中守兵不滿百震與戰士約斬一級賞若干官帑竭繼以家人服耳吏士感激奮越旬矢盡力乏城不守與子居中執中力戰沒關門俱喪唯長子存中從征河北獨免明年宗閣亦死事於長安存中魁梧沉毅少警敏誦書數百言力能絕人慨然語人曰大丈夫當以武功取

南宋書

卷十七 列傳

富貴焉用俯首爲腐儒哉於是學孫吳法善射騎宣和末山東河北羣盜起存中應募擊賊積功至忠翊郎靖康元年金人再圍汴京存中從梁楊祖入援後隸張俊部曲上問將於俊俊以存中對召見賜袍帶時元帥府草創存中晝夜扈衛帳帳不頃刻去側帝知其忠謹親信之劇賊李昱據任城存中以數騎入擊殺數百人帝乘高望見甲冑盡赤意其被重創召視之皆汚賊血壯之飲以酒曰酌此血漢存中請復往帝止之存中曰此賊胆碎卽成擒矣遂大破之復任城高宗南渡從張俊守吳門苗劉之變從俊赴難尋爲御前右軍統領紹興元年從俊討李成諸將議欲分道進存中曰兵分則力弱又諸將位均勢敵非招討督之必不相爲用後然之整軍至豫章存中首破賊於玉隆觀追至筠州賊以衆十萬來授存中忠謂俊曰彼衆我寡擊之當出奇願以騎見屬公以步兵

南宋書

卷十七 列傳

六

楊沂中

居前從之存中夜銜枚渡河出西山馳下擊賊俊以步兵夾攻俘八千人諸將夜見存中曰降卒恐有變非盡殲之不可存中曰殺降吾不忍諸將轉告俊竟夜坑之乘勝追至九江成遁去二年春進神武中軍統制俊奏留軍中上曰宿衛之帥朕所選不可易也不許遣中使宣押乃視事兼提舉宿衛兵時中軍卒不滿五千存中請拘神武卒借出於外者歸軍中由是軍政浸修六年爲密州觀察使先是張浚視師謀渡淮圖劉豫倚韓世忠爲用世忠聞淮陽從浚乞張俊將趙密爲助俊拒之趙惟語浚曰存中武勇不減於密盡令助之浚請於朝於是存中以八隊萬人助世忠十月存中與劉觀戰于藕塘大破之觀之初入也劉光世欲棄廬州退保太平賊衆十萬已次濠壽間浚命張俊拒之使存中與俊合旣而與觀兵遇藕塘賊據山列陣矢下如雨存中急擊之且使勁騎五千突其陣陣亂存中鼓大軍乘之自以精騎衝其脅大呼曰破賊矣賊錯愕駭視前軍統制張宗顏自泗來乘背擊之賊大敗觀以首抵謀上李憐曰適見得將軍說不可當卽以數騎遁去餘黨萬人偃立失措存中躍馬叱之皆怖而降提閩帝遣中使勞賜謂宰執曰卿輩始知朕得人也除殿前都虞候兼領馬步帥存中奏祖宗置三衛鼎列相制今令臣獨總非故事不允十年金人渝盟取河南命存中爲淮北宣撫副使引兵至宿州金人詭令人來告敵騎數百屯柳子鎮存中自將五百騎夜襲黎明不見敵而還金兵伏歸路存中奔潰十一年元末恥順昌之敗復謀來侵詔大合兵於淮西以待之存中以殿司兵三萬戍淮與金人戰於柘皋敗之時張俊爲宣撫使存中副之劉錡王德信在行金人以拐子馬翼進存中曰敵恃弓矢吾有以屈之使萬人操長斧如牆而進

陝西奇其才以爲涇原經略知渭州浚潰於高平慕容洵叛攻環
州浚命鎬救之未幾金攻渭鎬還救渭已無及貶秩知緇州紹興
六年帝駐平江解潛王彥兩軍交關俱罷命鎬兼將之十年金人
歸三京充東京副留守自臨安浙江絕淮至渦口方食暴風拔坐
帳鎬曰此敵兆也主赫兵叩下令兼程而進抵順昌三百里金人
果淪盟來侵鎬與將佐合用陸行先趨城中謀報金人入東京知
府事陳規見鎬問計鎬城中糧則能與舊其守規曰有米數
萬斛鎬曰可矣時所部分鋒游奕兩軍及老稚輜重相去尚遠遣
騎趨之四鼓乃至敵兵入城爲守禦計名諸將計事皆曰金兵不
可敵也請以精銳爲殿步騎遮老小順流還江南鎬曰吾本赴官
留司今東京雖失幸全軍至此有城可守奈何棄之敢言去者斬
惟部將許清號夜叉者奮曰太尉奉命副守汴京軍士扶攜老幼
南來書

卷十七

九

楊葉山房

而來今避而走易耳然欲棄父母妻子則不忍欲與偕行則敵翼
而攻何所逃之不如相與努力一戰於死中求生也鎬大喜鑿州
沉之示無去意真家寺中積薪於門戒守者曰脫有不利即焚吾
家母辱敵手也於是軍士皆奮男子備戰守婦人礪刀劍爭呼躍
曰平時人欺我八字軍今日當爲國家破敵立功時守備一無可
恃鎬於城上躬自督勵取偽齊所造疑車以輪輾埋城上又撤民
戶扉周匝蔽之城外有居民數千家悉焚之凡六日粗畢而游騎
已涉頰河至城中鎬豫於城下設伏擒二千戶詰之云韓將軍營
白沙渦拒城三十里鎬夜遣千人擊之連戰殺敵甚衆既而三路
都統葛王張與龍虎大王合兵薄城鎬令開諸門金人疑不敢近
初鎬傳城築羊馬垣穴垣爲門至是與清等蔽垣爲陣金人縱矢
皆自垣端軼著於城或止中垣上鎬用破敵弓翼以神臂強弩自

城上或垣門射敵無不中敵稍却受圍四日金兵益甚乃移營東
村距城三十里鎬遣驍將闕充募壯士夜斫其營是夕天欲雨電
光四起見辨髮者盡殲之金兵退十五里鎬復募百人以往或請
銜枚鎬笑曰無以枚也命折竹爲號如市井兒戲者人持一以爲
號直犯金營電所燭則皆奮擊電止則匿不動敵衆大亂百人者
聞吹聲即聚金人益不能測終夜自嚴積屍盈野退軍老婆灣元
末在汴聞之即索靴上馬過淮留一宿治戰具備糧糧不七日
至順昌或謂今已屢捷宜乘此勢具舟全軍而歸鎬曰吾軍一動
彼蹙其後則前功俱廢使敵使使兩淮震驚江浙則不生報國之
志反成誤國之罪衆皆感動鎬募曹成等二人論遣作間第知我
言今置汝綽路騎中遇敵則伴嘆馬敵帥問我曹二人則曰太平
邊帥子善聲使朝廷以兩國講好使守東宮國運幸已而二人
南來書

卷十七

楊葉山房

果遇敵被執元末問之對如前元末喜曰此城易破已而置鴉車
砲具不用翌日鎬登城望見二人遠來繼而上之乃敵械成等歸
以文書一卷繫於械鎬思感軍心立焚之以書約戰元末怒曰劉
鎬何敢與我戰以吾力破爾城直用靴尖擲倒耳乃下令明日府
治會食遲明鎬爲浮橋於頰河上遣人毒頰上流及草中戒軍士
雖渴死毋得飲飲其族敵用長勝軍嚴陣以待其將各居一部
衆請先擊韓將軍鎬曰擊韓雖退元末精兵尚不可當法當先擊
元末元末一動餘無能爲矣時天大暑敵遠來疲敝鎬士氣閒暇
敵晝夜不解甲鎬軍皆番休更食敵人馬饑渴食水草者輒病往
往困乏方晨氣清涼鎬按兵不動逮未申間敵力疲氣索急遣數
百人出西門接戰俄以數千人出南門戒令勿喊但以銳斧犯之
統制官趙樽韓直身中數矢戰不肯休士殊死鬪入其陣刀斧亂

下敵大敗是夕大雨平地水深尺餘元水拔營北去鎬遣兵追之死者萬數方大戰時元水被白袍乘甲馬以牙兵三千督戰兵皆重鎧甲號鐵浮圖戴鐵兜牟周匝綴長簷三人為伍貫以韋索每進一步即以拒馬擁之人進一步拒馬亦進退不可却官軍以槍標去其兜牟大斧斷其臂碎其首敵又以鐵騎分左右翼就馬子馬號長勝軍專以攻堅戰酣然後用之自川兵以來所向無前至是為鎬軍所殺戰自辰至申敵敗遁以拒馬木障之少休城上鼓聲不絕乃山飯羹坐餉軍士如平時敵披靡不敢近食已撤拒馬木深入斫敵又大破之棄屍滿馬血肉枕籍車旗器甲積如山阜元水平日恃以為強者什損七八乃自擁眾還津提問授鎬武泰軍節度使知順昌府是役也鎬兵不盈二萬出戰僅五千人金兵數十萬營西北百十五里每暮鼓聲震山谷然營中謹譁終夜城門肅然無雜犬聲元水帳前持燭照夜其眾分番假寐馬上鎬以逸待勞以故輒勝時洪皓在燕密奏順昌之捷金人震恐喪魄燕之重寶珍器悉徙而北意欲捐燕以南棄之故議者謂是時諸將協心分路追討則元水可擒汴京可復而王師亟還自失機會良可惜也未幾秦檜請令鎬還太平州出師之謀廢矣十一年金人攻廬和二州鎬自太平渡江抵廬州據東關之險以遏其衝引兵出清溪兩戰皆勝行至柘皋與金人夾石梁河而陣鎬命曳薪壘橋遣甲士數隊沿橋臥槍而坐會沂中王德等軍俱至翌日元水以鐵騎十萬分為兩隅夾道而陣德薄其右隅引弓射一將斃之因大呼馳擊諸軍鼓譟金人以拐子馬兩翼而進德率眾鏖戰沂中以萬兵各持長斧奮擊敵大敗鎬與德等追之又敗于東山敵望見曰此順昌旗幟也即退鎬駐和州得旨引兵歸太平時並

命三帥不相節制請軍進退多出張俊而鎬以順昌之捷驟貴諸將嫉之故柘皋之賞鎬軍獨不與居數日濠州告急俊與沂中鎬援之距濠六十里城已破沂中欲進戰鎬曰不如退師據險徐為後圖三帥鼎足而營或言敵兵已去鎬曰得城還退敵必有謀宜嚴備之俊不從命沂中與德直趨濠州果有伏敗還退明鎬軍至藕塘則沂中軍已入滁州俊軍已入宣化鎬軍方食俊遽至曰敵兵已近奈何鎬曰楊宜撫安在俊曰已失利還矣鎬語俊無恐鎬請以步卒御敵宜撫試觀之鎬麾下皆曰兩大帥軍已渡我軍何苦獨戰鎬曰順昌孤城吾提兵不滿二萬猶足取勝況今得地利又有銳兵耶遂設三覆以待之俄而俊至曰謀者妄也鎬與俊益不相下一夕俊軍士縱火劫鎬軍鎬擒十六人及首領上餘皆逸鎬見俊後怒曰我為宜撫爾乃判官何得斬吾軍何曰不知宜撫軍但斬劫若賊爾俊曰有卒師言未嘗劫若呼一人出對鎬正色曰鎬為國家將帥有罪宜撫當言于朝豈得與卒伍對事長揖上馬去已皆班師俊沂中還朝每言岳飛不赴援劉錡戰不力秦檜主其說遂罷撫判官命知荆南府詔提舉太平觀鎬鎮荆南凡六年軍民安之魏良臣言鎬名將不當久閑乃命復帥荆南府江陵縣東有黃潭有司決水入江以禦盜由是夏秋漲溢荆衡間皆被水患鎬始命塞之斥膏腴田數千畝流民自占者幾千戶三十二年金亮調軍六十萬自將南來時宿將無在者乃以鎬為江淮浙西制置使引兵屯揚州建大將旗鼓軍容甚肅以兵駐清江口金人以糧裝船載糧而來鎬使善沒者繫沉之金萬戶高景山攻揚州鎬遣員珩拒于阜角林陷圍力戰林中伏發大敗之斬景山先是金人議留精兵在淮東以禦鎬而以重兵入淮西大將王

遂鎬節制不戰而潰自清河口退師揚州以舟渡真揚之民於江
南留兵屯瓜州鎬病求解兵柄留其姪汜以千五百人塞瓜州渡
又令李橫以八千人固守鎬遂還鎮江葉義問督師江淮見鎬病
刺以李橫權鎬軍義問督兵渡江眾不可義問強之金人分兵東
出江阜逆趨瓜州橫汜僅以身免方諸軍渡江而北也鎬使人持
黃白幟登高山望之戒曰敵至舉白幟合戰舉二幟勝則舉黃幟
是日二幟舉鎬時鎬曰黃幟久不舉吾軍殆矣憤懣病益甚督府
參贊虞允文自采石來謁鎬問疾鎬執允文手曰疾何必問朝廷
養兵三十年一技不施而大功乃出一儒生我輩愧死矣嘔血數
升而卒諡武穆鎬慷慨深毅有儒將風金亮之南也枚舉南朝諸
將問其下孰敢當者皆隨姓名答之鎬莫有應者金王曰吾自當
之然鎬卒以病不能成功

南宋書

卷七

主

揚州山房

王權者故丁進部曲進反韓世忠縛其下百餘人皆殺之次至權
段恩勸世忠釋而用之恩問世忠舊帥也及金亮至壽春王權全
師屯廬州獲金探者權醉之酒問知敵騎貨數權怖曰不可當也
遂退屯和州復棄和走渡江和城中糧糧器械盡委于敵敵乘勢
奔突軍民自相蹂踐爭渡江溺死者無數將士憤怒皆罵權不戰
而國潰兵抱廬東華渡江生者十無四五金亮下蕭琦取路滁州
先梁橋阻渡執居民歐大問之歐恐其折民屋結筏因言自竹園
鎮到六合可免兩渡金人從之迂路牛日居民悉得奔竄敵徑至
真州仰宏淵醉不能戰命三將拒之金人矢下如雨俱死宏淵毀
開板橋舟以逃金人不入城徑攻揚州揚民傾城而奔劉鎬出南
門退軍七里護送輜重於瓜洲金人來爭瓜洲劉鎬留劉汜塞瓜
洲渡金人燒瓜洲驛亭李橫方迎戰劉汜提兵先走橫孤軍不能

當亦却金鐵騎掩至軍多沒于江江南人望見皆失聲而哭劉
天地後得親友之屍于湖中王方之屍于柳林中皆金瘡被體劉
汜鎬姪也習習氣味每洗面用澡豆玉女粉之類六七品凡奉
其身皆稱是鎬狃于順昌之勝欲功名萃于一門傲謝安之舉元
而竟以非才誤事鎬深恨之

主德字子華通遠軍人以武勇應募隸熙帥姚古會金人入侵古
軍懷澤間遣德謀之斬一將而還古曰能復往乎德從十六騎徑
入隆德府治執偽守姚太師左右驚擾德手殺數十人眾愕眙莫
敢前古械姚獻于朝欽宗問狀姚曰臣就縛時止見一夜又耳時
遂呼德為王夜又建炎初改隸劉光世光世討李成德以自騎視
賊至蔡州上蔡驛口橋賊疑為誘騎擁眾欲西德麾大呼曰王
師大至矣賊駭遁追殺甚眾成奔新息收散卒復戰賊見光世張

南宋書

卷七

主

揚州山房

蓋行陣不介冒知為主帥併兵圍之德突圍擁光世還軍遂擊敗
成還前軍統領屯天長金人攻揚州西軍多潰德懼會叛將
張昱圍和州太守張績求援于德德兵傅城下賊不意其至接戰
斬昱俘其兵騎萬數光世謀討苗劉謂德曰江都之擾諸軍不窺
即盜公可仗義夜涉大江徇國急變遂以軍屬光世會苗劉走閩
中詔德追擊韓世忠德欲自致功名而世忠必欲德為之使遣
親將陳彥章邀德于信州彥章拔佩刀擊德德殺彥章尸諸市德
既斬苗瑀世忠訟其擅殺下臺獄待御史趙鼎按德當死帝特原
之編管郴州時光世屯九江以便復德統制道平信州賊王金
經行次饒州會賊劉文舜圍城德至文舜請降德納而誅之自餘
不戮一人謂諸校曰念經開吾宿留必不為備倍道而趨一鼓擒
之獻俘於朝詔還舊秩光世鎮京口金兵復南光世將退保丹陽

趙子崧等列傳第十一

南未書卷第十八

明錢士升增創許重熙贊

掃葉山房校刊

趙子崧

子崧

子崧

子崧

子崧

子崧

子崧

子崧

子崧

子崧

子崧

子崧

子崧

子崧

子崧

子崧

子崧

子崧

趙子崧字伯山太祖六世孫禮部奉名第一賜進士宣和中方議

平燕子崧以保民固鄰為請郭師來朝子崧私語李邦彥曰藥

師瞻視非常宜分燕地封諸將許其世守如折氏尚可紓禍也

未幾知淮寧府金師南下子崧謀隣郡治兵相援俄聞二聖出城

四隣皆陷子崧誓血保全孤城邦昌僞移書訶斥使其反正

并以書曉王時雍辭指激切以輓彈赴大元帥府請移南京又續

探東京敵退事情中報累札勸進高宗即位子崧論列時雍等十

人罪乞正典刑江黃思之改鎮京口纔旬趙萬反子崧車傷退

保江岸上章待罪初昌陵復土司天監苗昌裔謂人曰太祖後當

再有天下子崧習聞其說靖康末起兵檄文頗涉不遜辛道宗求

得其文上之帝震怒不欲暴其罪坐以前擅棄城貶南雄州安置

卒

子砥藝祖後北遷至燕山久之欲遁歸乃遣其徒朱國寶王孝安

至中京求得上皇宸翰懷之以歸建炎二年至行在子砥言金人

講和以用兵我國斂兵以待和往者契丹主和議女真主用兵十

餘年間竟滅契丹今復蹈其轍轍人畏虎陷虎以肉食盡終必食

人若設陷罪待之庶能制虎已而賜對稱旨命知台州卒子棟元

祐進士汝州太守金人破荆湖獨能保境上李綱言於朝遷寶文

閣

子璽字叔問燕王五世孫少警敏強記工書翰允詳定九域圖志

編修官建炎四年遷尚書左司員外郎兼權貨務歲收茶鹽香錢

六百九萬餘緡試太常少卿集太常因革禮八十篇為二十七卷

上言復春分祀高禘禮遷徽猷待制樞密都承旨以公族為侍從

及都承旨用文臣自子崧始徵嚴信饒之民生子多不舉子崧諸

禁絕之奉祠卒

子滿字清卿秦康惠王後官行力學登宣和進士調真州刑曹掾

與守爭獄事解官去改官推官胡唐老奇其才任之屬特多故

子滿佐唐老繕完城具出劉兵至城下不能攻累官戶部郎中總

領江淮軍馬錢糧諸司饋禮月以千緡悉歸之公俗除兩淮轉運

朝廷遣人檢沙田慮其欲聚增租額子滿以承置易冒占力止之

時議者言田之並太湖者被水患宜分導諸浦注之江詔子滿往

案視還言太湖當數州巨浸豈松江一川所能獨泄昔人于常熟

北開浦二十四以達大江又開浦十於崑山東南以入海今皆湮

塞宜加疏浚從之遂浚常熟東欄至維浦疏福山塘北注大江水

患用息知臨安府吏不能欺禁權家餽人子女為僕妾者金人議

和子滿謂事情巨測宜以軍禮待之孝宗嗣位志圖恢復子滿練

兵習為鵠鶴魚虎陣上觀于便殿嘉之移沿海制置使臺諫王十

朋王大寶抗疏留之帝曰朕委以防海行召還矣初海寇以賂通

郡胥吏吏反為之用匿其蹤跡賊遂大熾商舶不通子滿以禮延

土豪俾率郡胥分道入海告之曰用命者賞不則殺無貸胥吏震

恐爭至賊虞悉禽獲海道遂平移知泉州吏有掠民女為妾者其

妻如悍毅而磔之貯以缶抵其兄與化掾解中妾父詣郡訴吏不

決子滿訪知狀亟遣人往與化果得缶以歸獄遂決其發摘槩類

此六世孫師頤

今於燕懿王元孫寓居三衢嘗會賓客觀秦檜家廟口誦君子之

近通賊奪職以朱帶代之皆殘虐軍民怨憤卒徐明率眾囚捕迎叔近叔近不得辭因撫定之請擇守於朝奏未達朝廷命張俊致討俊淵部曲也辭行淵謂之曰叔近在彼俊諒意領兵至郡叔近出迎俊叱令還對方操筆草刀達前斷其右臂叔近呼曰我宗室也俊曰汝既從賊何云宗室語未竟已折首於地徐明等見叔近死遂反戈要城縱火驅掠翌日俊斬關入捕明等誅之取周氏歸於淵紹興九年御史言叔近之冤贈集英殿修撰

叔向魏王之系京破時潛出之京西金人退入至都堂叱王時雍連歸政置救駕義兵後為部將于渙上變謀為亂詔劉光世誅之不尤有武功靖康之難與王明募義兵與金人戰雖長河南北盜皆避其鋒曰此小使也高宗即位引徽宗從弟飛平湖寇飛死槍奪其兵

南宋書

卷八

五

捕集山房

子植燕懿王六世孫幼警為蘇軾所賞歷河南少尹時治西內有幹材漕使宋昇器之徽宗屢興土木子植每軍其役避金難奔荆南潰兵祝靖破荆南城子植泣說之安撫還取功名翌日皆北行再知西外宗正司三京新復除京畿都轉運使以疾辭卒於家

趙令晟

趙士隆

附

不試

忠憲

諫之

事之

附錄

令晟燕懿王元孫建炎初知黃州賊張遇過城下招令晟度不能拒出城見之遇飲以酒一舉而盡曰固知飲此必死願勿殺軍民遇驚曰先以此試公耳更藥酒沃地地裂有聲賊皆重令晟舉職今歲以妾贈遇使退乃引軍去金人問太后在南宮欲邀之徑圍黃州時令晟以艱主在道郡卒得金人木皆繫前浮江告急令展疾趨夜半入城金人力攻翌日城破金人欲降之罵不絕口而死

死

士隆太宗後為淮南兵馬鈐轄駐壽春刺賊丁一箭賊號十萬來攻城郡守不知兵凡備禦之策悉委士隆士隆選壯士數百人夜開城門出其不意擊走之卒成遣馬進圍九江守臣姚舜明與士隆禦之進攻城益急士隆竭力捍守時城中能卒僅數千捍賊百餘日城中食盡舜明棄城去士隆獨糾合部曲餘民守城城破賊號呼曰毋殺我趙鈐轄賊欲官之士隆裂帛書示諸子曰我義不苟合汝輩得山為我雪恥遂仰藥卒士隆秀州兵馬都監元水至死士真權知信陽軍劉滿至死士遵守江州馬進作亂遇害

南宋書

卷十八

六

捕集山房

士州人皆免于死伯振燕懿王七世孫為鄆州司錄守禦有功金人圍鄆州八日城破率兵巷戰遇害

叔憲建炎間任陝州都監金人圍州既久援兵不至叔憲子官虞氏遣以蠟書曰人臣當死國難況我近屬可辱命耶死之叔陵為德州兵馬都監金人圍城力戰被擒不屈死時通判王許等五十人俱死無降者

訓之秦悼王五世孫知吳縣朱勛怙勢役州縣苛執數輩詣縣請治訓之悉縱之怙勳移疾去官和未溢起河北訓之屢與人言契丹舊盟未可渝金人新好未可恃建炎三年知永豐縣孟太后遷地慶州統制杜彥振將犯永豐訓之簡兵取問道賊後又設伏誘賊殲其孤會賊別校繼至官兵未成列訓之被害賊悉果

率之安定郡王叔東子建炎中金人圍潭州帥臣向子理率守

城隍之隸東壁子誣循城謂曰君宗室不可效他人苟簡半之感
慨流涕金兵登城縱火子誣遁去城遂破事之巷戰死賜號忠節
師檣統卒成尤溪備敵大書于旗曰不與敵俱生敵至師檣身爲
先鋒戰十餘合所乘馬適陷田中敵斷其左臂師檣以右手拔劍
背刀斬七級力盡仰天大呼曰師檣報國死于此矣遂沒焉尤溪
民爲立廟

趙不忠 附 善俊 善惠

不忠父士固從上阜北還不忠紹興末進士歷永州通判錄靖州
獄平反數百人靖人繪像祠之知開州以鹽井羨餘代民輸民絕
鬪爭夜戶不閉諸司交薦以比古循吏轉夔州轉運判官開人遮
城門不得行黎州青羌反朝命攝制司不忠檄諸蕃郡生殺吐番
一人賞十緡殺一人二緡于是印部首領大破吐蕃于漢源斬夢
南

卷八 人 列傳

七

趙汝談

東畜列首來獻凡十六日而平改江西路廷臣薦其賢授右監門
大將軍知大宗正事非常制也不忠以文行訓族奏新學宮倣太
學校定法置白訟齋使有過者讀書其中人人感勵卒贈崇國公
不忠好言天下事其論主并王宜揀選諸路軍王友直不可爲副
都指揮尤人所難言者

善俊不衰子紹興進士知廬州江浙饑民糜至善俊括境內官田
給之質牛種畝屋以居流者如歸孝宗時日中有黑子地震善
俊每獻言孝宗英武獨運缺相累年善俊極言相位不可虛
善譽不倚子乾道初試禮部第一調日國節攝巨事勸編戶賣金
買田以助昏葬累遷潼川路轉運判官宗子寓屬者即郡庠立學
教之引年乞祠歸處一室以圖書自娛卒善譽居官廉靖多所著
述邵雍朱熹嘗取其易說云

趙孟堅 附 孟新

孟堅字子固號雲齋居嘉禾善筆札工詩文多藏金石名蹟畫梅
竹水仙時人珍之東西游必挾所有以自隨所至人知爲米家
畫書船也景定庚申客肇下會寓節好事者邀飲湖山子固脫帽
以酒掃髮歌離騷暮八西冷指景園遺囑曰絕口此輩北死得
意筆也有舊藏五字不須綴叙子固善價得之夜汎舟歸至警之
升山風覆子固持帖立水中曰蘭亭在無憂也題卷首云性命可
輕至寶是保後終于提轄身後有嚴陵之命族弟孟頫字子昂秀
王伯圭之後居湖州以書法稱雄一世書入神品八元世程鉅大
薦之及見世祖使生葉李上累官學士承旨事成仁英三朝追封
魏國公諡文敏

趙汝談 附 汝謙 希言 彥楠 希言 彥楠 希言 彥楠

卷八 人 列傳

八

趙汝談

趙汝談淳熙進士嘗從朱熹訂疑義十條嘉慶吳之佐趙汝愚定
大策欲擢以詞垣力辭汝愚去其弟汝謙上疏乞斬侂冑兄弟罷
黨禍斥以李壁薦召試館職吳曦叛或請進封爲王汝談呼曰欲
王賊者可斬遂以言去通判嘉興與王介中行稱一時循吏金
人內變獻料敵籌邊二策後河南久爲金守宋邊臣無肯任事者
其言大驗以疾乞祠言者謂其傲睨軒冕迺杜門著述改祿書少
監時集議出師汝談力阻不得既而三京收復獨有憂色後始服
其先見兼崇政殿說書因講論語而言漢元帝恭儉無過惟優柔
不斷而業遂衰宰相以京軍變乞貶秩汝談草各詔謂貶秩易審
舉措難宰相不悅以老祈免章四上五辭權給事中及卒轉四官
汝談天資絕人自少至老無一日去書間

趙汝謙少不羈嘗服短後衣藥過其家見之曰名家子安可如是汝謙慚絕折節讀書與汝談齊名天下稱為二趙既而黨胡紘再攻汝謙言謙兄弟為之畫策斥使去國坐廢十年登嘉定進士累官司農丞與史彌遠不合請外再遷江西提刑治大姓辛氏獄知温州卒自臨難當如朱虛立身當如子政

趙希範慶元進士學士陳良徐誼調汀州司戶峒寇將至郡議守城希範下坐無一語希範而問之希範曰守城非策也當悉精銳扼古城關耳守印以付希範至關分畫粗定而寇至復旆師以誤之夜半賊衝城突至矢石俱下賊無一免餘黨聞風而遁升本督推官調主管藥州路疏大寧鹽井利病進大宗正丞輪對言今日多事之際未有辦事之人朝紳清選也以緘然為重以刻薄為舉職以無可否為識體問寄重任也以人為有志以使體為知

卷八十八

九

趙汝謙

恩臣非敢厚誣天下人直謂選擇器使未當耳理宗即位以公族加厚累升節度使封信安郡王卒希範風資疑重居官祁寒盛暑未嘗謁告

趙彥呐彭州人結上殺吳曦偽守祿禮由是知名安丙檄使守西和再戰却敵募民耕守甚得時譽及崔與之代丙謂必誤事奪其節制寶慶元年移帥興元鄭損棄四州力爭不可罷歸杜如淵代損起副使升正使丞相鄭清之趨其出兵入洛不從汪世顯求內附彥呐力請清之亦不從金人入八三泉彥呐敗賊史嵩之留之江陵卒

趙善湘字清臣漢安懿王五世孫慶元進士累官寶章閣待制沿海制置使知建康府及戮李全以露布聞進兵部尚書善湘見范

故奏報無不達以平閭寇功轉江淮安撫制置累進大學士封天水郡公帝手詔求所解春秋致仕卒所著有周易說約等書

趙與權燕懿王八世孫嘉定進士累遷宗正少卿浙西安撫使有以刑罰術數言于帝者與權言導民有本如臣待罪天府豈遽能及民惟其真實相孚待以不虞數月而庭訟彌寡人心本善有感必從凡厲以威待以術者非知本之論且胡令久改非以示作新旁蹊曲徑非以肅紀綱帝為悚然每言士大夫口仁義而身市井疎請用恬退質直之士以絕躁競浮靡之習必思清心寡欲以革酣歌黷貨之風其機皆自陛下始大風雷數見因其陳邊事遷吏部尚書力求歸田會潮汐諸隄執政道帝意留之使治接端明殿學士浙西安撫使江隄事竣力求罷出關遣使趨還歲饑民相攜溺死與權奉詔涕泣勸諭都人相謂與權推誠勸分甘雨隨至米

卷八十八

趙汝謙

事都人稱趙端明必曰佛子也久之以侍讀召進春秋解升大學士史嵩之將復相帝以問與權言嵩之老師費財私昵貪富過立名譽不宜復用日食應詔言事益切月賜內帑辭不取帝書安貧樂道植節秉忠字以賜拜少傅卒遺表不忘規正追封奉化郡王諡清敏敏之夕金帶猶質民家錢云

趙汝謙系出太宗居福州寶慶進士自籍田令試館職歷遷工部尚書權中書舍人兼史職嘗見理宗云前後姦諛之臣傷善害賢自取穹官要職興利之臣移東就西順適富禁日遂路絕無厭之欲陛下私惠羣小之心可以息矣又言陛下有用君子之名無用君子之實拜翰林學士知制誥辭歸故里累召力辭知兩外宗正

事復以內祠兼學士承旨卒

趙希言惠王令廣元孫也淳熙進士歷知臨安縣臨平堤決親捧土投石兵民爭奮隄成因築重隄後不復決遷樞密編修官兼右司言諸將宜諭以戰為守毋以守為守累遷樞密檢詳為宰屬樞樞凡六年奉祠卒

趙彥楠訓之孫也累官監登聞檢院韓侂胄柄用朝士悉趨其門彥楠嘆惋出汀州侂胄死詔檢詳士大夫與兵議者彥楠嘆曰士方以儒學為又以兵端斥苟欲鋼何患無名每見帝言才難遷湖廣總領事卒物故者大將不落其籍而私其月請彥楠置別籍稽核之非虛籍者贏三萬比去餘七百萬而諸路積逋猶四百萬彥楠之至實設閔待制

贊曰子松斥解士憂保功令成定賊不忌破戎談館權勝事

事納忠宗盟之實無祿榮

補葉山房

許翰等列傳第十二

南宋書卷第十九

明錢士升增削許重熙贊

補葉山房校刊

許翰 許景衡 李邴 沈與求 張守 張翥 李彌大

洪擬 胡交修 劉珪 滕康

許翰字崧老襄邑人宣和中和為給事中以書抵時相請罷雲中之師修邊保境與民休息高麗入貢調民開進河民聞雖然中書舍人孫傅論高麗於國無功不宜與大役傅半罷翰謂傅不當黜時相怒落職奉祠靖康初復以給事中召改御史中丞神師道罷翰言師道名將不可使解兵柄欽宗謂其老難用翰曰秦始皇老王翦而用李信兵辱于楚漢宣帝老趙充國而卒能成金城之功今師道雖老可用也且金人此行存亡所係令一大創去則中原可保不然將來再舉必有不救之憂宜起師道還擊之不聽擢同知樞密院論益不合出知亳州高宗即位用李綱薦召拜尚書右丞宗澤論車駕不宜南幸劾黃潛善等潛善請罷綱翰論以為不可李綱罷翰言綱忠義英發捨之無以佐中興今罷綱臣留無益力求去時潛善奏誅陳東翰謂所親曰吾與東皆爭李綱者東戮東市吾在廟堂可乎求去益力章八上于祠復以言者落職紹興元年復資政殿學士卒翰通經術正直不撓以薰翰臭味斥逐而死所著書有論語解春秋傳

許景衡字少伊瑞安人宣和六年遷殿中侍御史論事忤王黼意又論章質貪糴數十事朝廷既興燕樂之師調度不繼誅求益急景衡奏財用匱乏在帑用民力困弊在恤民今營繕諸役花石綱運其名不一吏員猥多軍額冗濫又無名功賞非特賜予皆實錄僥倖于請無厭且以祖宗之制省去之為主黼所中去官欽宗

卽位遷中書舍人李光程瑀以鯁亮忤執政斥景衡爲辨白坐落職予祠高宗卽位除御史中丞時宗澤爲東京留守言者附黃善等多攻其短欲逐之景衡奏曰澤威名政事卓然過人臣以爲去冬京城內有赤心如澤等數輩禍變未至如是之酷未可較其小短而忘其盡忠殉國之節且開封府社所在苟欲罷澤別遣留守不識搢紳中有加于澤者乎疏入帝大悟以澤澤乃安杭州版卒陳通作亂權浙西提刑趙叔近召降之請授以官景衡曰官吏無罪而受誅叛卒有罪而蒙賞例置莫此爲甚卒奏罷之除尚書右丞有大政事必請問極論濬等以景衡異已共排沮之初李綱議建都于南陽之議景衡奏南陽無險阻不若建康天險可據濬善欲傾綱南陽之議遂格至是謀殺金人攻河陽汜水景衡又請幸建康已而有詔還京遂借渡江之議罪之罷予祠至瓜

黃成功重賞格大畧謂關陝爲進取之地非遣大臣不可呂頤浩氣節高亮李綱識量宏遠威名素著願擇其一而用之又言陛下卽位之初韓世忠劉光世張俊威名隱然爲大將今又有吳玠岳飛出矣願詔大將於所部舉智謀忠勇可以馭衆統師各兩三人朝廷籍記遇有事宜使當一隊毋隸大將則諸人競奮才智皆飛玠之儔矣大將爵位已崇難相統一自今用兵第可授以成算使自爲戰而已慎勿許其臣臨之以輕其權而分其功守備之宜有五曰固根本習舟師防他道講遺策列長戍大畧謂江浙爲今日根本欲保守則失進取之利欲進取則慮根本之傷古之名將內必屯田以自足外必因糧于敵誠得如祖述者舉淮南付之使自爲進取而不至虛內以事外臣度敵入他年入寇必先以一年來自淮甸爲築室反耕之計以綴我師然後出登萊泛海窺吳越以

用者與求曰近世朋黨成風人才不問賢否皆視宰相山麓為進退今當別言人才邪正豈可謂一時所用皆不賢哉人服其言帝嘗言王安石之罪與求曰未論行事先觀心術安石於漢則取揚雄于五代則取馮道大意可知遷御史中丞時禁衛軍諸將各擁重兵與求言漢有南北唐用府兵彼此相維使無偏重今兵權不在朝廷雖有樞密院及三省兵房尚書兵部但行文字而已願詔大臣益修兵政浙西安撫劉光世來朝以絹帛方物為獻帝已分詔六宮與求奏今何時而有此帝命追取斥還謀報劉豫在淮陽造舟議者多欲于明州向頭設備與求言海舟自京東入潮必由秦州石港通州料角崇明鎮等處宜向收諸處水手優給錢糧而存養之以備緩急兩浙轉運副使徐康國自温州進奉宜和間所製銷金屏障什物與求奏曰陛下儉倖大禹康國欲以微物獻求帝怒

累盛德乞斥而焚之仍顯黜康國從之與求歷御史三院知無不言前後幾四百奏帝時有所訓收每曰汝不識沈中丞耶四年除參知政事劉豫將入寇帝諭輔臣曰朕當親總六軍與求贊決之帝書車攻詩以賜因奏諸將分屯江岸而敵人往來淮甸當遣岳飛自上流取間道乘虛擊之彼必有反覆之憂五年兼權知樞密院事時張浚視師江上以行府為名所言事乞送尚書省有旨從之與求不能平曰三省樞密院乃奉行府文書邪六年張浚復欲出視師不告之同列及得旨乃退而嘆曰此大事也吾不與聞何以居位遂乞祠罷卒諡忠敏紹興七年有上萬言書者言陛下宰執惟張浚庶幾呂頤浩久之趙鼎有大臣之才無大臣之器尚辭學而臨事失措又其次也惜乎沈與求有憂世許國之心不能盡其才而死耳

張守字子固晉陵人家貧借書過目不忘建炎初帝在維揚金宗翰將自泗淮窺行在幸臣汪伯彥黃潛善以為李成餘黨不足畏葉慶得請上南巡阻江為守張浚亦奏敵勢方張宜且南渡守獨抗疏上防淮渡江利害六事又請詔大臣惟以選將治兵為急凡不急之務付之都司六曹二相不悅遂建議遣守撫諭京城守聞命即就道三年還奏金人必來願早為圖計劉旣平守論宰相朱勝非不能思慮預防勝非罷呂頤浩初相舉行司馬光之言欲併三省詔集議守言光所奏較然可行竟合為一帝幸建康呂頤浩張浚議奏帝幸武昌為趨陝計守與滕康持不可曰東南今日根本也陛下遠適則姦雄皆生窺伺況將士多陝人以蜀近關陝可圖西歸自為計耳又謂康曰幸蜀之事吾嘗當以死爭之議遂寢六月久雨頤浩浚謝罪求去初守為副端時上疏曰陛下處宮室之安則思二帝母后宮廬蕭瑟之居享膳羞之本則思二帝母后羶肉醃漿之味服細綬之衣則思二帝母后窮邊絕塞之寒苦操與奪之柄則思二帝母后誰為使令對臣下之朝則思二帝母后誰為尊禮思之又思而天下助順者無是理也至是復曰漢制災異策免三公今宰相器識不足以幹旋機務願更擇文武全材海內共推者先是守嘗論呂頤浩不可獨任張浚不可西去與帝意左乞補外除禮部侍郎不拜帝諭呂頤浩正人不宜輕去守始受命趙鼎入對論守無故下遷願陛下毋沮其氣再遷同簽書樞密院事扈從海道至永嘉回至會稽四年除參知政事沈與求劾守嘗薦汪伯彥出知福州時劉豫導金人侵淮諸將獻俘相踵守上疏曰獻俘誠皆金人戮之可也至如兩河山東之民皆陛下赤子驅迫以來豈得已哉宜諭以恩信貸之使歸願留者聽則賊兵

可不戰而潰帝還臨安詔問政職守備緩懷措置四事守言莫急於措置一措置軍旅二措置糧食今之大將貴極富溢而無祿利之望退無誅罰之憂故朝廷之勢日削將帥之權日重萬一稱病賜罷或卒然不諱則所統之衆安屬耶宜罷下爲統制每將不過五千人基布四路朝廷號令徑達其軍分合使令悉由朝廷可也祖宗以來每歲上供六百餘萬出于東南轉輸水費以爲病今直舉兩浙之粟以餉淮東江西之粟以餉淮西荆湖之粟以餉鄂岳荆南量所用之數責漕臣將輸而歸其餘於行在錢糧無乏絕之患然後戒飭諸將不得侵廢州縣以復業口口多寡爲諸州設最歲聚實而黜陟之緩懷之器亦在是矣開自范汝爲之擾公私赤立守在鎮四年撫綏凋瘵請蠲福州所貸常平諸錢十五萬六年除參知政事張浚罷劉光世兵柄欲以呂頤仲論諸軍守口必

宋書 卷九十九

六

張浚

欲改圖須聞望素高能服諸將心者乃可浚不從遂有離頃之變及臺諫交章論浚御批安置黃表趙鼎不即行守爲力解曰浚爲陛下擇兩淮罷劉光世正以其衆烏合不爲用今其驗矣章臣謀孽其短臣恐後者以浚爲鑒誰肯任事浚謫永州守亦請去弗許八年出知洪州後徙紹興會朝廷遣使者括諸路財賦所至以鞭撻立威韓球在會稽斂五十餘萬緡守人觀言之詔追還三使時秦檜當國不悅守不自安復奉祠建康謀帥帝曰大臣有德望者惟張守可至鎮數月堯守嘗薦秦檜於張浚及檜爲樞密使同朝一日守在省閣執浚手曰守前者誤公矣今與朝夕觀其趨向有患失之心公宜力陳于上守在江右以郡縣供億科擾上疏請獨和賢罷和權檜怒曰張帥何損國如是守聞之嘆曰彼謂損國乃益國也卒論文靖

張慤字誠伯樂壽人遷都轉運使高宗爲兵馬大元帥募諸道兵動王慤飛輓踵道建議卽元帥府印給鹽鈔以便商旅不閱旬得緡錢五十萬以佐軍建炎改元爲御營副使建言三河之民怨敵深入骨髓恨不殲殄其類以報國家之仇請依唐人澤潞步兵雄邊子弟遺意募民聯以什伍而寓兵於農使合力抗敵謂之巡社約法精詳前此論民兵者莫及也詔集爲書行之遷尚書左丞潛善伯彥屢笑宗澤頗然曰如此頗多得幾人天下定矣慤善理財論錢穀利害猶指諸掌在朝謬謬有大臣節然議論可否不形辭色未嘗失同列之歡卒謚忠穆上每念之謂慤謀國盡忠遇事敢諫古之遺直也

宋書 卷九十九

七

張浚

李彌大字似矩帝如杭州命權紹興府試戶部尚書兼侍讀呂頤浩視師以彌大爲參謀官彌大奏王導謝安爲都督未嘗離朝廷令邊圍幸無他顧浩不宜輕動又言己爲天子從官非宰相可辟乞於諸軍悉置軍正如漢朝故事以察官郎官爲之陛下必欲留臣當別爲一司伺察國沿過失忤旨出知平江府中丞沈與求劾其謀問君臣奪職歸洪擬字逸叟丹陽人宣和中爲侍御史時王黼蔡京更用事擬中立無所附會建炎間爲中書舍人言兵興累年不時之需無名之歛殆無虛日民故去而爲盜今關中之盜不可急宜求所以弭之江西之盜不可緩宜求所以滅之累遷吏部尚書渡江後法無見籍吏隨事立文號爲省記至是修七司敕令命擬總之以舊法及續降指揮詳定成書上之金人再攻淮詔問攻守之策擬言國勢強則戰將士勇則戰財用足則戰我爲主彼爲客則戰陛下移蹕東南前年幸會稽今年幸臨安與王之居未有定議非如高祖在

關中光武在河內也以國勢論之可言守未可言戰擬謂時相始
議戰以示武實不能戰也紹興中以天旱地震詔羣臣言事擬奏
曰法行公則人樂而氣和偏則人怨而氣乖比者監司守臣獻奏
餘則黜之宣撫司獻則受之是行法止及疏遠也侍從臥家視職
未嘗入謝遂得美職而去鼓院官移疾廢朝謁則斥罷之是行法
止及冗賤也權酷立法甚嚴犯者籍家財充賞大官勢臣連營列
障公行酷賣則不敢問是行法止及孤弱也小事如此推而極之
則怨多而和氣傷矣辭以言者罷奉祠卒論文憲初擬居鎮江趙
萬遍郡擬挾母出避遇賊擬曰死無所避願勿驚老母賊舍之
胡交修字已楸晉陵人建炎中為給事中詔訪罪盜保民豐財裕
國強兵禦戎之要交修疏言昔人謂執有麥飯牀有故絮雖儀秦
說之不能使為盜惟其凍餓無聊日與死迫然後忍以其身棄之
南宋書 卷十九 刑 八 擬案山房

潼州利州三路夫十萬縣官部送十斃三四至是交修請以三月
以後九月以前第存守關正兵除悉就糧他州如此則守關者水
運可給分戍者陸運可免詔珩行之出知合州卒交修為文不事
琢雕坦然明白在詞苑號為稱職自其從祖宿從父宗愈至交修
世將皆在禁林交修哀次為書號曰世絲綸集
劉珪字希范長與人初游太學以書遊鄒浩曰公始為博士論取
士免官在諫省斥官掖遷嶺表豈逆計禍福邈後日報哉固欲蹈
古人行也今信任踰嶺而拱默不言竊有疑焉願有以慰羣羣
望浩謝謝靖康初李綱知揚州珪言韓琦好水之敗韓絳西州之
敗皆不免黜責綱勇於報國銳于用兵聽用不審數有敗績宜降
黜以示懲戒綱改宮祠吏部侍郎為淵言珪持兩端為綱游說罷
子嗣建炎元年復召為中書舍人時李綱議營南陽珪言南陽
南宋書 卷十九 刑 九 擬案山房

衡州卒

滕康字子濟宋城人靖康二年元帥府開康習憲章召至濟州康率羣臣勸進使定登極禮儀凡告天及肆赦之文皆康為之除起居舍人權給事中會顯謨閣學士孟忠厚乞用父減年遷官康言太宗以來凡母后兄弟之子無為侍從者武義大夫康義用登極恩遷選郡刺史康又封還詞頭言恩例選官一等謂於階官上進一階今康義名為遷一官實升五等紊亂為甚自古名亂之源非外戚撓法則內侍干政凡再降旨竟不肯行韓世忠以不能戰士坐贖金康言世忠無赫赫功祇緣捕盜微勞遂亞節鉞今其郡卒至奔御器逼諫臣于死地罰金何以懲後詔降世忠一官知江州陳彥文以劉光世奏錄其守城功遷龍圖閣待制康以光世所上奏文功狀前後抵牾未下宰相趨行詞康論不已宰相荷之遂罷

贊曰三許侃侃二張謬謬三李沈洪揚言斟酌胡及劉滕雍容盡諾持平應變使有裁度以資相輔何難恢拓

胡世將等列傳第十三

南宋書卷第二

明錢士升增訂許重熙贊

補葉山房校刊

胡世將兄唐老 鄭剛中 盧法原兄知原 王剛中 李迥

趙開 李夢 劉才邵 林敷

胡世將字承公晉陵人為四川安撫宣撫吳玠以軍無糧奏請踵至世將既被命入境約玠會議蜀之懷遠邈嘉陵江千餘里半年始達於是奏用轉般撥運之法軍儲稍充公私便之玠卒以世將宣撫川陝世將至河池會諸將論之曰世將不能騎馬射弓不知敵情邊事朝廷所以遣來者自國家受命將無專征必以文臣臨之自今以往軍中應務並不改吳宣撫之規諸公有立功世將親聞其實聞于朝廷請將心腹時關陝初復朝廷分軍移屯鄭延諸道金人入長安諸路皆震蜀兵既分聲援幾絕乃遣大將吳玠出鳳翔郭浩出奉天楊政歸河池不數日躡捷於石壁及扶風金人逡巡不敢度龍分屯之軍得全師而還未幾卒兄唐老胡唐老字俊明崇寧間與弟世將同登進士金人再圍京師唐老請對曰城危矣康王北使為河朔士民留不得進殆天意也請就拜大元帥召天下兵入援宰相何處是之遂遣人持蠟書詣相州時朝廷遣西兵入衛而不立帥唐老疏乞命范致虛為宣撫節制諸路以進不然必無功不聽後致虛孤軍與金人戰清澗間它路塞不至遂敗京城破金人搜括金銀分命朝臣董之以此臣料察唐老預焉朝廷震僞命之臣坐降二官先是金人怒民間金銀杜唐老幾死以疾得免稱臣於僞楚唐老不自言故例從政秩知衡州唐老敗走以亂兵犯城唐老拒之會大雨雹城上矢石俱發賊不支解去杜充降金建康失守潰卒戚方等趨鎮江城壁頽圯

兵不滿千唐老度力不敵因撫之無何方欲犯臨安妄言赴行在
請唐老部眾以行唐老怒罵方眾環賜之遂遇害諡定愍

鄭剛中字亭仲金華人秦檜薦之於朝檜主和議剛中不敢言充
陝西分置地界使金欲盡取階成岷鳳秦商六州剛中力爭不從
除川檜宣撫副使元术遣人力求和尚原剛中恐敗和好於是割
秦商之半棄和尚原以與金朝廷命剛中撫四川宣撫司舊在綿
關關及胡世將代吳玠就居河池饋餉不繼剛中奏利州在潭毒
關內與興洋諸關聲援相接乞移司利州自是省費百萬剛中始
至即欲移屯一軍大將楊政不從呼政語之曰剛中雖書生不畏
死聲色俱厲政即聽命都統每入謁必庭參然後就坐吳玠陞檢
校少師來謝語剛中乞講均敵之禮剛中曰少師雖尊猶都統制
耳僕常禮是廢軍容行禮如故秦檜怒剛中專擅責復州卒

卷二十一

宋史

盧法原字立之德清人爲川陝宣撫副使金人攻關輔叛將史斌
陷興州諸郡多應者法原命諸將堅壁戰者斬衆以爲怯已而
經制使王玠以乏食班師法原開關納之與玠同破斌復興州方
巨盜克斤秦隴叛兵又窺蜀法原極意拊循嚴爲備禦傳檄諸路
人心稍安視山川險阻分地置將自洮岷至階成關師古主之屯
通州文龍至威茂劉錡主之屯巴西前後屢捷會元术攻關爲吳
玠所敗法原素與玠不睦玠因奏法原不濟師不餽糧不銓錄立
功將士帝手詔詰問玠患卒於軍兄知原
知原字行之高宗即位知溫州時葉濃陷建州楊勛陷處州知原
增城浚湟形勢隱然帝淨海知原由海道轉粟及金糴十餘萬至
台州召見稱獎在郡四年民繪像祠之
王剛中字時亨樂平人紹興進士第二人故事當試秦檜怒其

不謂已授洪州教授檜死還中書舍人言今勿計敵人之強弱必
先自治請盟則爲漢文帝犯邊則爲唐太宗會西蜀謀帥上曰無

以逾剛中命制置四川御使殿閣遺錫金帶象笏時吳玠累官閩
至大帥其下姚仲王彥等亦建節雄一方守帥以文治則玩於柔
以武競則至於暴惟剛中檢身以法示人以禮不立崖壘取吏恩
威並行羽檄紛沓從容裁決皆中機會敵騎度大散關剛中跨一
馬夜馳二百里起吳玠于帳中責之曰大將與國義同休戚臨敵
安得高枕而臥玠大驚又以蠟書抵張正彥濟師四師大集金兵
敗走方議奏捷剛中倍道馳還謂其屬李憲曰將帥之功吾何有
焉憲喟曰身督戰而功成不居過人遠矣已乃差擇將士備統帥
選又疏蜀名勝士備州刺史之佐諸法遺使臣固絕不能自存剛
中以爲冒及於少壯之年不可斥棄於既老之後遂召請府有善
射者復其祿秩以禁軍關額繼給之其罷職則給以義倉米成都
萬歲池廣袤十里溉三鄉田歲久淤澱剛中集三鄉夫共疏之累
土爲防上植榆柳表以石柱州人指曰王公之甘棠也尋諸葛武
侯祠張文定公廟吏黃巢妻賢輝惡以示民孝宗受禪召赴闕
以疾請祠歸次番陽營圃植竹號竹塢金政准有旨趨剛中入見
除簽書樞密院事剛中曰敵守者實事和議者虛名不可恃虛名
害實事卒論恭簡由布衣至公卿無他嗜好公退惟讀書著文爲
樂有東溪集諸書凡百餘卷

卷二十一

宋史

李迨東平人通判濟州時高宗以大元帥過濟郡守自以才不及
迨迨行州事迨應辦軍需無闕會勸進乘輿儀物皆未備迨語熟
典故裁定其制不日而辦紹興五年除兩浙路轉運使言祖宗都
大梁歲漕東南六百餘萬斛而六路之民無飛輓之擾蓋所運者

官舟所役者兵卒也今駐蹕浙右漕運地里不若中都之遠而公私苦之何也以所用之舟大半取於民間往往鑿井沉船以避其役乞委逐州守臣措置募兵卒率挽可以漸復漕運舊制從之爲四川都轉運使追奉詔以每歲收支之數具奏畧言臣嘗考劉晏傳歲入緡錢千二百萬而管榷居其半今四川權鹽榷酒歲入一千九十一萬諸募名錢已三倍劉晏歲入之數彼以一千二百萬贖中原之軍而有餘今以三千六百萬贖川陝一軍而不足官負冗濫不在軍兵也計司力不能裁未敢除減此朝廷不可不知也蜀人所苦者糴買般運蓋糴買不科敷則不能集事科敷則不能無擾般運稍緩則船戶獨受其弊急則統戶皆被其害欲省漕運莫如屯田漢中之地約收二十五萬餘石兼臣已委官於興元洋州就糴夏麥五十萬石岷州就糴二十萬石兼用營田所收一半之數十二萬石三項共計五十七萬石可盡數免川路糴買般運降詔獎諭以與吳玠不合與祠

趙開字應祥晉州人與四方賢俊遊因詞知天下利病所當能行者慨然有通變救弊志宣和初除成都路轉運判官奏罷宣和中增額綱布十萬疋減綿州水脚錢十分之三又減蒲江六井所增鹽額列其次第謂之鼠尾帳揭示鄉戶歲時所當輸折科等實數俾人人具曉鄉胥不得隱匿竄寄言祖崇嗣天下財計盡歸三司諸道利源各歸漕計故官省事理張浚撫川蜀知開善理財即以開總領四川財賦開見浚曰蜀之民力盡矣細錄不可加獨權貨稍存贏餘而食糴認爲已有互相隱匿惟不恤怨言斷而取行庶可救一時之急浚委任不疑於是大變酒法自成都始糴與腹具官悉自買糴鹽戶各以米赴官場自釀凡一石米輸三千其

鹽之多寡惟錢是視不限數也明年遂徧四路行其法又於秦州置錢引務興州鼓鑄銅錢官買銀絹聽民以錢引或銅錢買之凡民錢皆入官者並聽用引折納官支出亦如之法既流通民亦爲便初錢引兩科通行纔二百五十萬有奇至是添印至四千一百九十餘萬宣司獲偽引三十萬盜五十人浚欲從有司議當坐死開白浚曰相君誤矣使引偽加宜撫使印其上卽爲真熙其徒使治幣是相君一日獲三十萬之錢而起五十人之死也浚稱善悉如開言時浚治兵秦州旬犒月賞盡取辦於開開算無遺策雖支費不可計而贏資若有餘吳玠爲四川宣撫專治戰守於財計盈虛未嘗問惟一切以軍期趨辦與開異趨玠數以餉饋不繼訴於朝開亦自劾老憊乞去予祠卒

李彥子西美汴人知房州尋試中書舍人建言元祐名臣子孫久被廢錮宜少寬之宦官譚稹出師無功將復進用不肯書行復忤大臣意罷累遷四川安撫制置司成都舊城多毀圯璆至首命修築俄水大至民賴以安三江有堰可以下灌眉田百萬頃久廢勿修田萊以荒彥率都刺史合力修復竟受其利眉人感之繪像祠於堰所治蜀之政多可紀有清溪集二十卷

劉才邵字美中廬陵人舉進中書舍人時宰忌之出知漳州卽城東開渠十有四爲肺興斗門以瀦滙決溉田數千畝民共德之林勳賀州人政和進士建炎三年獻本政書十三篇言國家兵農之政率因唐末之故今農貧而多失職兵驕而不可用是以饑民靡卒類爲盜賊宜假古井田之制使民一夫占田五十畝其有義田之家毋得市田其無田與游惰未作者皆驅之使爲隸農以耕田之羨者而雜紐錢穀以爲什一之稅宋一稅之數視唐增至七

倍今本政之制每十六夫為一井提封百里為三千四百井率稅米五萬一千斛錢萬二千緡每井賦二兵馬一匹車為兵六千八百人馬三千四百匹歲取五之一以為上番之額以給征役無事則人分為四番以直官衛以給守衛是民凡三十五年而役使一遍也總上則歲食米萬九千餘斛錢三千六百餘緡無事則減四分之三皆以一同之租稅供之匹婦之貢絹三尺綿一兩百里之縣歲收絹四千餘匹綿三千四百斤非蠶鄉則布六尺麻三兩所收視絹綿率倍之行之十年則民之口算官之酒酤與凡茶鹽香礬之權皆可弛以予民其說甚備書奏以勲為桂州節度掌書記其後勲又獻比較書一篇大畧謂桂州地東西六百里南北五百里以古尺計之為方百里之國四十當墾田二百二十五萬三千八百頃有田夫二百四萬八千出米二十四萬八千斛祿卿大夫

以下四千人祿兵三十萬人今桂州墾田約萬四十二頃丁二十萬六千六百一十五稅錢萬五千餘緡苗米五萬二百斛有奇州縣官不滿百員官兵五千一百人蓋土地荒蕪而遊手未作之人眾是以地利多遺財用不足皆本政不修之故朱熹甚愛其書陳亮曰勲為此書考古驗今思慮周密可謂勤矣

贊曰世將鄭盧足當一面要有剛中實事守戰封疆之臣何嫌專擅富強之功惟資計臣管商之術民用所贏有追與聞宏才異能參仰小用亦美厥聞

衛廣敬卿傳第十四

南宋書卷第二十一

明錢士升增削許重賢贊

掃葉山房校刊

衛廣敬卿

趙瑀

章誼

胡松年

翟汝文

辛次膺

衛廣敬卿字商彥華亭人宣和六年假給事中賀金主生辰廣敬卿曰彼生辰後天聖節五日未聞金人入賀而反先之以失國體萬一金使不來為朝廷請至燕山俟之彼若不來則以幣置境上而已帝可其奏既至燕使果不至置幣而返七年復假給事中以至燕報金人大入眾思不敢進廣敬卿叱曰吾將君命其可止乎既至金金人所答國書款以押字代璽廣敬卿力爭曰押字豈所以交鄰國卒易以璽及受書欲令雙跪廣敬卿曰此北朝禮安可令南朝人行之卒單跪以受至涿州與幹離不遇遣人約相見拒之不可問禮當如何曰有例廣敬卿笑曰例謂趨伏羅拜此例焉可用北朝止一君耳皇子耶君雖貴人臣也一介之使雖賤亦人臣也兩國之臣相見而用君臣禮是北朝有二君也金人氣折廣敬卿長揖而入既坐金人出誓書示之廣敬卿却不視曰遠使久不聞朝廷事此誓真偽不可知幾為所留靖康初始還會高麗使來賀朝論欲改稱宣問使廣敬卿曰國家厚道高麗久矣今邊事方作不可遽削其禮失遠人心乃復稱接伴使建炎初建議兩河諸郡宜降蠲許以世襲使各堅守陝西山東淮南諸路並令增陴浚隄徙民入城為清野計命大臣留守汴京車駕早幸江寧帝頗納之遷起居舍人言前日金人憑陵都邑失守朝臣欲存趙氏者不過一二人而已其他皆屈節受辱不以為恥甚者為敵人敘金帛索妃嬪無所不至求其能詐楚如紀信者無有也及金人僞立叛臣僭稱位號在廷之臣逃避不從及約寇退歸位趙氏者不過一二人而已

其他皆委質求榮不以爲愧甚者爲叛臣稱功德說符命主推戴之議卓勳進之文無所不爲求其弊朱泚如段秀實者無有也今陛下踐祚之初苟無典刑何以立國凡前日屈節敵人委質僞命者宜差第其罪大則族次則誅又其次竄竄下則斥之遠方終身不齒豈可猶昇祠祿使塵班列哉又言二帝北遷哀字痛心願陛下愈自貶損減損御斥聲樂上壽錫宴一切罷之雖聲郊廟亦不用樂必俟兩宮還闕然後復常庶幾昭格天地感動人心拜右諫議奏凡黜陟自中出者皆由三省乃得奉行或戾祖宗成憲者皆許執奏后父邢煥除待制太后兄子孟忠厚直學上庸敏言非祖宗法煥尋換武職忠厚自若俄遷廣敏中書舍人庸敏言昔司馬光論張方平遷翰林學士光言以臣爲是則方平當罷以臣爲非則臣當貶今兩無所問而遷臣臣所未論臣雖不自顧附於司馬

光又言事母后莫若孝待戚屬莫若恩勸臣下莫若賞今陛下順太母以非法非所謂孝處忠厚以非分非所謂恩不用臣言而遷其官非所謂賞一舉而三失矣遂不拜及忠厚改承宣使詔后族勿除從官庸敏始拜命爲黃汪所惡罷奉祠三年召赴行在時帝次平江庸敏入見言及時事泣下帝亦泣庸敏曰臣嘗三爲陛下言揚州非駐蹕地今錢塘亦非帝王之都宜須事定亟還金陵因陳守江之策歷歷至臨安疾卒

程瑀字伯禹淳熙人少有聲太學試爲第一累官兵部員外郎欽宗即位議割三鎮命瑀往河東瑀奏臣願奉使不願割地不報朝廷遣人齎蠟書約余觀爲粘罕所得瑀因言金兵圍我重鎮數月不能解豈能出壘共謀人之國莫若遣使議和謹傍邊備徐觀其變復言徐處仁庸俗吳敏恃懦唐恪傾險請盡黜免別選英賢共

國大計尋謫監漳州鹽稅高宗即位累遷給事中呂頤浩薦益既得旨以御批示後省官瑀曰益爲人公豈不知頤浩曰給事不見御批耶瑀曰已見矣公不能執奏乃先示瑀輩欲使不敢論駁耶然益之來非公福也頤浩報然即劾益累遷兵部尚書檜主和瑀議論不專以和爲是檜忌之改知信州會大水檜見瑀奏牘謂同列曰堯之洪水不至如是坐通書李光降官卒瑀嘗爲論語說至弋不射宿言孔子不欲陰中人至周公謂魯公則曰可爲流涕洪興祖序述其意檜以爲議已逐與祖魏安行鉅板亦奪安行官併板毀之

章誼字宜叟浦城人苗劉爲變人心惴惴帝問羣臣曰今日之事何如浙西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時希孟輒曰乞問三軍誼越班斥之曰問三軍何義若將鼓亂耶希孟却立屏息事定誼累遷殿中侍御史何臬賄官疏乞寢免獻職守四策謂金人累歲南侵我亦累歲奔走盡謀國之臣誤陛下也此者駐蹕揚州有兵數十萬可以一戰斥候不明金人奄至踰江而東此宰相黃潛若汪伯彥過也前年移蹕建康兵練將勇據長江之險可守矣舟師不設二相異意金人未至遵海而南此宰相呂頤浩過也臣謂有江海必資舟楫戰守之具有險阻必資郡縣防守之力有兵將必駕馭撫循不可爲將帥自衛之資有糧賦必漕運轉輸不可爲盜賊侵據之用四者各付能臣分路以辦重責嚴罰誰敢不用命哉紹興四年金遣李永求還劉豫之俘及西北人在東南者又欲盡江以益劉豫時議難之欲遣大臣爲報使以誼充通問使誼至雲中與宗翰元室論事不少屈金人論事還誼曰萬里銜命兼迎兩宮必俟得請及還還戶部尚書誼言祖宗設官理財內則戶部外則

諸路轉運使副東南委輸最盛則又置發運以督諸路供輸之入戶部仰以不乏者也頃因定都汴京故發運使置司真泗今駐吳會則發運當在荆湖南北間望討論置司之地選能臣以充其任除知温州適歲旱米斗千文詣用劉晏招商法置場增直以糴米商輒賤價自平卒論忠恪詣在臺言事獨存大體其使金也聞命畧無難色以母老戒家人勿使知將行告母曰是行不數月即歸大似往年太學謁告時爾及還毋終不知也

胡松年字茂老海州人幼孤貧讀書過目不忘尤達於易累遷中書舍人時方有事燕雲松年累章請邊釁一開有不勝言者佛時相意奉祠建炎間召為中書舍人唐恪追復觀文殿學士松年繳奏曰靖康之禍何與輕脫寡謀宜為罪首去年褒贈已大弗士論今恪子琢自陳宜詔有司詳考實狀王倫使金還言金人欲再遣

南宋書 卷二十一

補葉山房

重臣來議以松年副韓胄至汴京劉豫令以臣禮見胄自不能答松年曰均為宋臣遂長揖豫問主上如何松年曰聖主萬壽豫曰聖意何在松年曰上意必欲復故疆而後已使還拜戶部尚書諫報劉豫於登萊海密具舟楫淮陽順昌積芻粟欲憑藉金人侵我邊鄙議者謂韓劉皆各當一面可保無虞松年奏三人聲勢初不相屬緩急必不相救况海道瀾遠蘇秀明越最為要衝乞選精兵萬人命一大臣往駐建康親督世忠光世守采石馬家渡以張兩軍之勢仍以兵五千屯明州平江控禦江海詔遣松年往江上與諸將會議進討因覘賊情帝決意親征命松年專治戰艦張浚等治軍器松年曰議論既定力行乃有效若今日行明日止徒紛紛無益俄以疾奉祠病革呼其子曰大化推移有所不免乃就枕鼻息如雷有頃卒松年平生不喜蓄財每除官例賜金帛一無所

陳請或勸其自於朝曰弗請則已白之是沽名也方秦檜秉政士大夫無不曲意阿附為自安計獨松年至死不通一書

翟汝文字公巽丹陽人除起居郎徽宗朝知密州密負海產鹽蔡京屢變鹽法盜販者眾有司窮治蔡與汝文曰祖宗法度獲私商不詰所由欲靖民也悉縱之建炎初楊應誠請使高麗圖迎二帝汝文奏應誠欺罔君父若高麗辭以國假道以至燕雲金人却請問津以窺吳越將何辭以對後高麗果如汝文言紹興元年除參知政事與相檜忤罷卒先是汝文在密檜為郡文學汝文薦其村故檜引用之然汝文性剛不為檜屈對案相詬詈至口相為濁氣辛次膺字起季萊州人閩寇范汝為陷建州呂頤浩以次膺宰蒲城比至寇已焚其邑於是披荆棘坐瓦礫中安輯吏民料丁壯治器械肥險阻號令不煩邑民便之擢右正言韓世忠子直秘閣次

南宋書 卷二十一

補葉山房

膺奏曰功成野戰世忠功也其子何與石渠東觀圖書府也武功何與伴門一啟援例者眾又奏今主議者見小利忽大計偏師偶勝遂思進討便謂攻為有餘警奏稍聞首陳退舍便謂守為不足願嚴紀律謹烽燧明間探上皆信納王倫使北請和次膺言宜和海上之約靖康城下之盟口血未乾兵隨其後今日之事當識其詐秦檜在政府庇其妻叔王仲疑妻兄王喚次膺劾喚父仲山與仲疑俱嘗投拜金人疑不當復官喚不當作都章留中次膺求去出為湖南提刑先是湖南賊龍淵等據茶陵檜匿不奏次膺陛辭帝曰卿以將母為請朕不得留湘湖風物甚佳且無盜賊卒歲當召既抵長沙賊勢方張始檜欲陷之即單車趨茶陵擒賊騎將戮之檜榜招降待以不死淵等相繼降仍請料精銳可得禁旅萬餘次膺笑曰是皆吾民趨令復業罷奉祠檜以其負重名移書當

收用次磨笑而不答問十六年貧益甚亡宅髮求於人相死除御
史中丞時兩淮盡為荒野秦乞集遺配歸業借種牛或令在屯兵
從便耕種至若成閔食饗湯思退朋附葉義問姦罔皆以次論劾
每章疏一出天下避之拜參知政事以疾辭免遂子嗣陞辭奏臣
與恩退理難同列今日之事恐非思退能辦竊恐誤國家事次磨
孝友清介立朝譽謗仕宦五十年未嘗挂一議善屬文尤工於詩
贊曰庸敏章誼汪黃所忌程胡程幸賦檜所傾雖有忠賢不
為世肩甘心苟安君子惜焉

鄧肅 勾濤 趙達 陳公輔 劉一止 蔡崇禮

鄧肅字志宏南劍人居父喪哀毀踰禮芝產其廬入太學所與游
皆天下名士時東南貢花石綱肅作詩十一章用事者見之屏出
學後擢左正言為帝言金人不足畏但其信實必問不似文字故

南宋書

卷二十一

楊葉山房

人各用命朝廷則不然有同時立功相等者或以轉數官或尚為
布衣輕重上下只在吏手賞既不明誰肯自勸欲望專立功賞一
司使凡立功者得以自陳若功狀已明而賞不行或功同而賞有
輕重先後者並真之法從之范訥留守東京肅言訥出師兩河望
風先遁今語人曰留守之說有因賊守降走而已戰無卒守無樹
不降則走且漢得人傑乃守關中奔軍之將豈宜與此訥遂罷時
官吏多託故而去肅建議削其仕版而取祿以給禁衛若夫先假
指揮徑徙江湖者乞追付有司以正其罪因入對言外夷之巧在
文書簡簡故速中國之患在文書煩煩故遲太祖太宗時法嚴而
令速事簡而官清未嘗勞搜山引以稽賞罰故能以十萬精兵混
一六合厥後羣臣今日獻一策明日獻一言煩冗瑣碎惟恐不備
此文書益煩政事益緩也今乞限以旬日期於必至庶幾法嚴事

簡賞罰不至濡濡會李綱罷肅奏曰綱學正而術疎謀深而機淺
固不足副聖意惟陛下嘗顧臣曰李綱真以身徇國者今責詞甚
嚴此臣所以有疑也綱措置兩河不一月間民兵稍集又乞先逐
逆臣邦昌然後聚黨稍能正罪亦不可謂無一日之長執政怒送
肅吏部罷歸卒

勾濤字景山成都人建炎中權中書舍人時沿邊久宿兵江浙能
於餽餉荆襄淮楚多曠土濤因進羊祐屯田故事事下諸大將於
是邊方議行屯田淮西都統制劉光世能張浚欲以呂祉代濤謂
祉疎庸淺謀必敗事否則劉鈞可浚不納時帝駐蹕建康欲急還
歸安濤入見曰今江淮列戍十餘萬苟付託得人可無憂顧臣宜
輕退以啟敵心吳玠言都轉運使李迨嚴刻賞格迨亦奏玠可費
帝以問濤濤曰玠忠在西蜀縱費寧可數第移迨他路可爾帝然
之命重修誓崇徽宗實錄丞相趙鼎論旨宜婉辭紀載濤曰崇寧
大觀大臣誤國以稔今禍藉有隱諱如天下野史何歷知潭州秦
檜嘗令人諭意欲與共政濤以書謝之又上書言時事之害政者
大臣密諭王倫變易地界臺諫為耳目之司今宰相引援皆同舍
之舊倚為腹心帝嘆其忠直秩滿提舉太平觀帝謂秦檜曰勾濤
久閒性喜泉石可進職與一山水近郡檜對不嘉有天台鴈蕩之
勝帝曰永嘉太遠其以湖州命之俄以疾卒遺表聞帝顧近臣曰
勾濤死矣惜哉濤風貌偉然頗以忠亮自許國有大議帝必委心
延訪往復酬詰率漏下數刻始罷

南宋書

卷二十一

楊葉山房

趙達字莊叔資州人紹興對策論君臣父子之情甚切擢第一時
秦檜意有所薦而達對獨當帝意檜不悅授達僉書劾南東川帝
嘗問檜趙達安在檜以實對久之除校書郎達單車赴闕征稅者

希相意搜行囊皆書籍才數金而已既就職未嘗私謁相意愈恨遂廣御製芝草詩有皇心未敢宴安圖之句相見之怒曰遂猶以爲未太平耶又謂遂曰館中祿薄能以家來乎遂曰母老不能涉險遠相徐曰當以百金爲助遂唯唯而已又遣所親申前言諷遂往謝遂不答相意怒欲擠之未及而死帝臨哭相還卽命遂爲著作佐郎卽日命引見上殿帝迎謂曰卿始終皆朕白擢自卿登第後爲大臣沮格久不見卿秦檜曰薦士未嘗一語及卿以此知卿不附權貴與天子門生也詔充普安郡王府教授至庚太子事王曰於斯時也斬江充自歸於武帝何如遂曰此非臣子所能主意蓋有所在也除起居郎入謝帝又曰秦檜炎不附者惟卿一人遂曰臣不能效古人抗折權奸但不與之同爾然所以事宰相禮亦不敢闕明年同知貢舉得王十朋問安中辛次府以論蔣璨南書

卷二十一

八

原葉山房

罷付達書讀遠不可次磨仍得次對除中書舍人登第二年而當外制南渡後所未有也帝語王綸曰趙遠純正可用朕於蜀士未見其比朕所以甫二歲令至此報其不附權貴也先是遂嘗爲杜莘老唐文若孫道夫皆蜀名士至是奉詔舉士又以馮方劉儀鳳等應詔帝曰蜀人道遠不因論薦無由得知前此隔絕不得一至朝廷甚可惜自檜專權深抑蜀士故帝語及之遠文章似蘇軾稱小東坡有樓雲集下卷

陳公輔字國佐臨海人調平江府教授朱勔方變倖當官者奴事之公輔絕不與交勔有兄喪諸生欲往弔公輔不許勔不悅累遷秘書郎靖康初二府多宣和舊人公輔言唐重師驥爲李邦彥引用謝克家孫觀爲蔡攸引川此四人處盛諫決不能言宰相大臣之過願擇樸茂純直不附權倖慷慨論事者處之禮義廉恥稍稍

振起擢左司諫論蔡京父子懷奸誤國終求行遣公朝百執事半出其門必有庇之者又奏朱勔罪惡乞勿許其子姓隨上皇入京又陳三事言李綱書生不知軍旅遣援太原乃爲大臣所陷余應求不當以言遠謫馮澥不宜更論熙寧元豐之政語觸時事斥外紹興六年召爲吏部員外郎疏言今日之禍實由公卿大夫無氣節忠義不能維持豈非王安石學術壞之耶議者尚謂安石政事雖不善學術尚可取臣謂安石學術尤甚於政事政事害人才學術害人心三經子說詆誣聖人破碎大道又使學者不治春秋不讀史漢揚雄劇秦美新安石乃曰雄之仕合於孔子無可無不可之義馮道事四姓八君安石乃曰道善避難以存身使公卿大夫皆師安石之言宜其無氣節忠義也公輔感帝知遇益發忠鯁言正心在務學治國在用人朝廷之禍在朋黨惟不害程頤之學言南書

卷二十一

九

原葉山房

今世學者狂言腐語怪說鄙論曰此伊川先生之文幅巾大袖高視闊步曰此伊川先生之行乞禁止之請祠卒劉一止字行簡湖州人紹興初試館職其畧曰事不克濟者患在不爲不慮其難聖人不畏多難以因難而圖事耳如其不爲俟天命自回人事自正敬國自屈盜賊自平有是哉除秘書省校書郎考兩浙類試以科舉方變欲得通時務者同列皆患無其人止出一卷曰是宜爲首啟號乃張九成也衆皆壓服遷監察御史疏謂天下之治衆君子成之不足一小人敗之有餘小人以疑似之說欺陛下曰如此將失人心夫所謂失人心者必刑政之苛賦役之多好惡之不公賞罰之不明若皆無是則所失者小人心之耳何疾焉時庶事章創有司以吏所省記爲法一止曰法令具在吏猶得舞文矧一切聽其省記所欲與欲奪在其牙頰思何勝言

請以省察之文刊定頒行從之泰檜請置修政局一止言宣王內
修政事修其外壞之政今之所修特簿書獄訟官吏遷降土木營
建之務未見所當急也又請倣劉晏法瀕江置司以制國用鄉村
置義倉以備水旱遷起居郎奏事帝迎語曰朕親擢也由六察遷
二史祖宗有幾一止謝權中書舍人時莫將除起居郎一止奏將
以上書助和議驟綴從班前此未有臣與將同命願併罷不報遷
給事中徐偉遠嘗事張邦昌為郎得知池州蓋宗厚以后族乞試
郡汪伯彥知宣州以元帥府舊人給執政作一止皆論罷之御史
中丞廖剛謂其儉曰臺當有言者皆為劉君先矣居瑣闥百餘日
繳奏不已用事者始忌落職罷祠一止冲濟寡欲嘗誨其子曰吾
平生通塞聽於自然唯機械不生故方寸自有樂地為文不事綴
刻制詰坦明有體嘗言訓誥者貴善罰惡詞也豈過情溢美怒鄰
南宋書 卷二十一 列傳 十 補葉山房

寫坐之為哉
蔡崇禮字叔厚高密人入太學諸生溺于王氏新說少能詞藝者
徽宗幸學崇禮出二表祭酒與同列大稱其工為起居郎召試政
事堂為制詰三篇不淹晷而就拜中書舍人進用之速近世所未
有鄒浩追復龍圖閣待制崇禮當行詞有曰英爽不忘想生氣之
猶在姦諛已死知朽骨之尚寒時有目重修神宗哲宗正史崇禮
奏神宗實錄墨本元祐所修已是成書朱本出蔡下手多所附會
哲宗實錄崇寧間蔡京增飾語言難以使據舊錄修定乞訪求文
獻參照從之知紹興府劉豫導金入侵高宗躬御戎衣次吳會是
禮以浙東一道為行都肘腋備禦不可不謹繕城郭厲甲兵輸錢
帛以犒王師簡舟楫以扼海道疚心夙夜殆廢食寢帝還七州晏
然期年上印綬退居台州卒崇禮妙齡秀發聰明絕人不為崖岸

斬絕之行廉儉寡欲獨尊心辭章洞曉音律酒酣氣振長歌慷慨
議論風生亦一時之英也中年頓削場屋晚方登第以縣主簿驟
升華要極潤色論思之選端方亮直不憚強禦泰檜罷政崇禮草
詞頗著其惡無所隱檜深恨之及再相下台州崇禮家索其蔡自
於帝前納之會崇禮已沒故身後恩澤其家畏思不敢陳士大天
亦無敢為其任保者

贊曰肅清與遠直風凜然公輔一止正論以宜崇禮制詞誅
姦未死垂光千秋不負青史

南宋書列傳卷十四終

南宋書

卷二十一 列傳

士

補葉山房

尹焞等列傳第十五

明錢士升增訂重刊

南宋書卷第二十二
掃葉山房校刊

尹焞 范冲 朱震 胡安國

附 林之奇 林光祖 魏良弼 羅從彦 李綱

尹焞字彥明洛人師事程頤嘗應舉發策有誅元祐諸臣議焞曰
當尚可以干祿乎不對而出告頤曰焞不復應進士舉矣頤曰子
有母在焞歸告其母陳母曰吾知汝以善養不知汝以祿養頤聞
之曰賢哉母也於是終身不就舉頤既沒焞聚徒洛中非弔喪問
疾不出戶士大夫宗仰之靖康初召至京師不欲留賜號和靖處
士金人克洛焞闕門被害焞死復難門人昇置山谷中而免劉豫
聘焞焞奔蜀至聞得願易傳紹興四年止於洛洛陽地車關
二具齋以居以待讀召會陳公輔疏乞禁程氏學焞上奏曰臣僚
言程頤之學惑亂天下焞實師頤垂三十年信之甚篤使焞列
經筵其所敷繹不過問於師者舍其所學是欺君父遂留不進詔
起之始就職及翊善朱震卒帝聞之慘然曰楊時物故胡安國
與震又亡朕痛惜之趙鼎曰尹焞學問淵源可以繼震上曰震亦
厲焞自代但焞微賤恐教兒費力兩除禮部侍郎時金來議和
焞上疏極言不當信讎敵之請詐而失不共戴天不反兵之義又
移書秦檜言和議一成天下有被髮左衽之憂於是固辭新命致
仕卒程門固多君子然求實直宏毅若焞者蓋鮮願晉以晉許之
曰我死而不失其正者尹氏子也

范冲字元長紹興中除節度使上置酒宮中從容語及前朝
事范曰吾老矣有所懷為官家言之吾建事宣仁聖烈皇后母儀
未見其比疑因姦臣誣謗有中山德建炎初雖下詔辨明而史錄

宋經剛定無以傳信後世帝悚然亟詔重修神哲兩朝實錄召冲
兼直史館先是冲父祖禹嘗修神宗實錄安石塔蔡卞惡之請死
冲表帝謂冲曰兩朝大典皆為姦臣所壞故以屬卿冲因論熙寧
創置元祐復古紹聖以降弛張不一本末先後各有所因又極言
王安石變法察京誤國之罪帝嘉納之命冲與朱震專講左氏春
秋會王于瑗出就傅首命冲為資善堂翊善朱震兼資讀詔曰朕
為宗社大計不敢私於一身選於屬籍得藝祖七世孫鞠之宮中
茲擇剛辰出就外傅宜有端良之士以充輔導之官博觀在廷無
以易汝冲德行文學為時正人祖祖發議嘉祐之初趙父納忠元
祐之際敷求是似尚有典刑碩實善之開史館經筵姑仍厥舊朕
方求多聞之益爾實兼數器之長施及童蒙綽有餘裕蔽自朕志
宜即安之帝命皇子見鞠善讀皆納拜奉祠卒冲之修神宗
實錄也為考與一書明去取舊文以墨書刪去者以黃書新修
者以朱書世號朱墨史及修哲宗實錄別為一書名辨誣錄
朱震字子發荆門人趙鼎參知政事帝諮以當世人才鼎曰臣所
知朱震學術深博廉正守道士之冠冕使位講讀必有益於陛下
乃擢川叅判襄陽詳議官震言荆襄間沿漢上下腴田七百餘里若
選良將鎮之招集流亡務農種穀寇來則禦寇去則耕不過三年
兵食自足又給茶鹽鈔於軍中募人出糴可以下江西之舟通湘
中之粟觀變而動席捲河南此以逸待勞萬全計也建國公曰
傳震為將讀故事當喪無享廟禮撤祭未耐廟太常少卿吳表臣
奏因明堂之祭震因言王制喪三年不祭惟天地社稷越絀而行
事春秋書夏五月乙酉吉禘於莊公公羊傳曰議始不三年也國
朝景德二年真宗居明德皇后喪既易月而除服明年建寧太廟

合祀天地於圓丘當時未行三年之喪專行以日易月之制可也
在今日行之則非也詔參議卒用陳公輔等言大饗明堂七年乞
祠卒震有漢上易解云陳博以先天圖傳仲放放傳穆修修傳李
之才之才傳邵雍放以河圖洛書傳李溉溉傳許堅堅傳范諤昌
諤昌傳劉牧穆修以太極圖傳周惇惇傳程頤頤傳程頤是時張
載講學於二程邵雍之間故雍著皇極經世書牧陳天地五十有
五之數惇惇作通書程頤著易傳載造太初參兩篇臣今以易傳
為宗會雍載之論上采漢魏與晉下追有唐及今包括異同庶幾
道離而復合蓋其學以王弼盡去舊說難以莊老專向文辭為非
是故於象數加詳焉其論圖書授受源委如此

胡安國字康侯崇安人紹聖初廷試考官定其策第一宰職以無
詆元祐語遂以何昌言冠哲宗命再讀之注聽稱善者數四親擢
南未書

卷二十二

楊葉山房

為第三詔舉遺逸安國以永州布衣王繪瑋應詔零陵簿稱二
人范純仁客鄒浩所請托也蔡京素惡安國得簿書大喜推治無
驗安國竟除名靖康元年欽宗召見安國奏曰願擢名儒明於治
平之本慮懷訪問開發獨智又言紀綱尚紊風俗益衰施置乖方
舉動煩擾大臣爭競而朋黨之患萌百執頑視而浸潤之姦作用
人失當出令數更必乘勢更張庶幾可冀中興欽宗曰比留詞掖
相待已命召卿試矣時政南仲見安國奏愠曰中興如此而曰積
效未見是謗聖德也許翰曰自蔡京得政士大夫無不受其籠絡
超然遠跡不為所污如安國者賢鮮欽宗嘆息除中書舍人葉夢
得知應天府坐為蔡京所知落職安國言京罪已正子孫編置家
財沒入已無蔡氏矣向為京所引者今皆朝廷之人若更指為京
黨則人才見棄者眾黨論何時而弭乃除夢得小郡中書侍郎何

樂建議分天下為四道置四都總管各付一面安國言內外之勢
適平則安偏重則危以二十三路之廣分為四道事得專決財得
專用萬一抗衡跋扈何以待之尋以趙野總北道安國言野必誤
委寄是冬金人大入野遁為盜殺如安國言李綱從中書舍人劉
珏行詞謂綱勇於報國數至敗衄馬解言珏為綱遊說珏坐貶安
國封還詞頭以為彈擊官邪必歸風憲今臺諫未有緘默不言之
咎而解職職此路若開各以好惡傾陷非所以靖朝著南仲大怒
何桌從而擠之詔知通州安國在省有所論列或曰事之小者蓋
置之安國曰事之大者無不起於細微今之小事為不必言至於
大事又不敢言是無時可言也紹興元年除給事中入對乞以所
進時政論二十一篇施行論定計畧曰陛下履極六年建都未有
必守不移之居討賊未有必操不變之術立政未有必行不反之

卷二十二

楊葉山房

令任官未有必信不疑之臣論建都謂宜定都建康以比關中河
內為興復之基論設險謂欲固上流必保漢沔欲固下流必守淮
泗欲固中流必以重兵鎮安陸論立志謂必當恢復中原祇奉陵
寢掃平仇敵迎復兩宮論養氣謂用兵勝負軍旅強弱將帥勇怯
係人君所養之氣曲直何如願強於為善無曲可議則至剛可以
塞兩間一怒可以安天下矣居旬日再見高宗曰卿深於春秋
遂以左氏傳付安國點句正音尋除侍讀尋講春秋會除故相朱
勝非同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安國奏勝非與黃潛善汪伯彥同
在政府緘默附會循致渡江傳用張邦昌結好金國苗劉肆逆貪
生苟容深恐上誤大計勝非改除侍讀安國持錄黃不下及呂頤
浩命黃龜年書行安國言官守失職當去兄朝廷稱勝非處苗劉
之憂能調護聖躬昔公羊氏以祭仲廢君為行權先儒力排其說

蓋權宜廢置非所施於君父春秋大法尤謹於此臣與勝非爲列
有違經訓遂臥家不出落職奉祠相秦檜三上章留之不報江
躋與表臣俱上疏言勝非不可用實國不當責願清即期程瑀張
憲及躋等二十餘人勝非遂相諫官陳公輔疏詆程願之學安國
奏曰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願兄弟始發明之今使學者師孔孟
而禁不得從願學是入室而不由戶也本朝自嘉祐以來西都有
邵雍程顥及其弟頤關中有張載皆以道德名世會王安石蔡京
等曲加排抑故其道不行望下禮官討論故事加之封爵此於荷
揚韓氏仍詔館閣哀其遺書校正頒行奏入公輔等交章論安國
學術頗僻與祠卒諡文定安國曰子學易二十年此事實歷
不及六載朱震被召問出處之宜安國曰子學易二十年此事實
素定矣世間惟講學論政不可不切切詢究至於行已大致去就
南朱書 卷三十一 訓導 五 柳葉山房
語默之幾如人飲食其饑飽寒溫必自斟酌不可決諸人亦非人
所能決也吾平生出處皆內斷於心浮世利名如蟻蝶過前何足
道哉故渡江以來儒者進退合義以安國尹焞爲稱首安國所與
游者謝良佐楊時皆程門高弟良佐嘗語人曰胡康侯如大冬嚴
雪百草萎死而松柏挺然獨秀自王安石廢春秋不列於學官安
國謂先聖手所筆削之書獨潛心二十餘年三子寅宏寧
劉勉之字致中崇安人以鄉舉詣太學時蔡京用事禁止母得挾
元祐書自是伊洛之學不行勉之求得其書每深夜同舍生皆寐
乃潛抄而默誦之間誰定從程願遊遂易學遂師之已而厭科舉
業指諸生歸至家即邑近郊結草爲堂讀書其中力耕自給淡然
無求於世與胡憲劉子翬往來紹興間以呂本中薦召詣闕與
不合即謝病歸杜門十餘年所居有白水人號曰白水先生一介

不妄取婦家富無子謀蓋以資歸於女勉之不受朱松卒屬以後
事且戒其子嘉愛學勉之經理其家誨熹如子姪庶得道自勉之
始
胡憲字原仲居崇安長從從父安國學平居危坐植立雖倉卒無
疾言遽色紹興中入太學會伊洛學有蔡憲獨與劉勉之誦習其
說既而學易體定一旦揖諸生歸故山力田賣藥以奉其親安國
稱其有隱君子之操從遊日衆號籍溪先生范仲淹朱震以其行義
聞於朝召之憲力辭後以大理司直召疏言金人大治汴京宮室
勢必敗盟今元臣宿將惟張浚劉錡在識者皆謂金果南牧非此
兩人莫能當顧張起之時兩人皆爲積毀所傷未有敢言其當用
者憲獨首言之與祠歸初憲與勉之俱隱後又與劉子翬朱松交
松將沒屬憲受學於憲憲自謂從三君子遊而事籍溪先生爲久
南朱書 卷三十一 訓導 六 柳葉山房
方憲之召也適蔡檜諱言之後憲與王十朋馮方查篇李浩相繼
論事太學生爲五言詩以歌之紹興末卒
魏掇之字子實建陽人師胡憲與朱熹遊嘗言守章傑所趙鼎
以謫死其子汾將喪過衢傑雅恨鼎又希秦檜意遣尉翁蒙之領
卒掩取鼎平時與故舊來往簡牘蒙之先遣人告汾焚之逮至一
無所得傑怒治蒙之拘汾於兵家所挾之以書責傑長揖竟歸築
室讀書傍以良齋人稱良齋先生聞帥汪應辰薦之乾道中特召
掇之力辭時宰相陳俊卿聞人也雅知掇之招之甚力乃以布衣
入見極陳當時之務會福州副總管曾觀秩滿還在道掇之疏勸
遂請歸行數日能爲台州教授方掇之未行也觀至國門外已久
伺掇之去乃敢入病革母視之不巾不見戒其子母以僧巫俗禮
免我以書召熹至委以後事而卒

羅從彥字仲素南劍人聞楊時得程氏學遂徒步從之時喜曰惟從彥可與言道時嘗講乾九四爻云伊川說甚善從彥即嚮而走洛見頤問之頤反覆以告既而築室山中絕意仕進嘗宋祖崇故事為遵堯錄嘗曰君子在朝則天下治蓋君子進則嘗有亂世之言使人主多憂小人在朝則天下亂蓋小人進則嘗有治世之言使人主多樂又曰天下之變不起於四方而起於朝廷譬如人之傷氣則寒暑易侵木之傷心則風雨易折故內有林甫之姦則外必有祿山之亂內有盧杞之姦則外必有朱泚之叛又曰士之立朝以正直忠厚為本一於正直則入于刻一于忠厚則流于懦朱熹謂龜山偁道東南士游其門者眾然潛思力行任重道遠仲素一人而已紹興中卒學者稱豫章先生諡文質

李侗字愿中劬浦人聞郡人羅從彥得河洛之學從之累年從彥

南宋書 卷二十二 列傳 七

掃葉山房

好靜坐侗退入室中亦靜坐從彥令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而求所謂中者既而退居山田謝絕世故餘四十年食飲或不充而怡然自適嘗以黃庭堅之稱濂溪周茂叔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為善形容有道者氣象其語春秋曰春秋一事各是發明一例如觀山水徙步而形勢不同不可拘以一法侗閑居傷時憂國論事感激動人是時朱松與為同門友雅重侗遣子熹從學鄧勉謂松曰愿中如水壺秋月澄徹無瑕非吾輩所及熹亦稱侗姿稟勁特而充養完粹無復圭角精純之氣達於面目語默動靜自然之中若有成法

林之奇字少穎侯官人紹興末朝廷欲令舉者參用王安石三經義之說之奇上言王氏三經率為新法地晉人以王何清談之罪至於桀紂本朝靖康禍亂者其端倪王氏實負王何之責所謂邪

說釋辭之不可訓者或傳金人南侵之奇作書抵當路以為久和果欲戰所以堅我和欲與之和宜無憚于戰則其權在我以瘳疾引外遂以祠祿家居自稱拙齋呂祖謙受學焉

林光朝字謙之莆田人開吳中陸子正嘗從尹焞學因往從之遊南渡後以伊洛之學倡東南者自光朝始然不嘗著書惟口授學者使之心通理解嘗曰道體全乎太虛六經發明之後註解固已支離若復增加道愈遠矣孝宗隆興元年光朝年五十以進士及第乾道八年張說除簽書樞密院事光朝不往賀遂出為提刑移廣東茶寇自荆襄薄嶺南光朝自將郡兵檄諸軍分控要害會詔徙光朝轉運光朝謂賊勢方張留屯不去督將進擊賊省通帝聞喜曰光朝儒生乃知兵耶召除中書舍人是時吏部郎謝廓然由

南宋書 卷二十二 列傳 八

掃葉山房

曾觀薦除殿中侍御史命從中出光朝愕曰是輕臺諫羞科目也立封還詞頭上度光朝不奉詔改授工部侍郎不拜遂出知婺州光朝素有士望在後省未有建明或疑之及聞繳駁廓然士論始服

程迥字可久寧陵人靖康之亂徙餘姚孤貧飄泊無以自振時亂甫定西北士大夫多在錢塘迥得以汝德間業焉調上德縣歲納租數萬石舊法加倍又取斛而米迥力絕之嘗云令與吏服食者皆此邦之民吾血也何不是思而橫斂虐民鬼神其無知乎奉祠寓居番陽蕭寺迥居官積年讎訟一語解去猶吏姦民皆久而後悔暇則賓禮賢士從容盡懽進其子弟之秀者與之均禮為之陳說詩書質問疑難者不問蚤暮祠廟非典祀不謁德潛善皆表而出之以勵風俗貴溪民偽作吳漸名誣迥縣令石邦彥迥言

名書不當受轉運使不為然遂與大獄及聞省寺訖報如迴言迴嘗授經學於嚴陵喻樞卒官朱熹以書告迴子紃曰敬惟先德博聞至行追配古人釋經訂史開悟後學當世之務又所通該會不得一試而奄棄盛時然著書滿家是亦足以不朽

贊曰程氏之學序不失正惟冲及震講帷以信安國春秋微顯闡幽有宋名儒紹我見依

南宋書列傳卷之十五終

南宋書

卷之十五終

九

居安山房

張九成等列傳第十六

南宋書卷第二十三

明錢士升增削許重熙贊

掃葉山房校刊

張九成

廖剛

富直柔

常同

張致遠

魏仁

陳淵

潘良貴

呂本中

張九成字子韶錢塘人從楊時學權貴托人致幣曰肯從吾游當薦之館閣九成笑曰王良尚羞與嬖奚乘吾可為貴游客耶紹興二年對策擢真首選授鎮東軍簽判提刑張宗臣欲逮捕數十人九成爭之宗臣曰此事左相封來九成曰主上殿下恤刑之詔公不體聖意而觀望宰相耶即投檄歸金人議和九成謂趙鼎曰金質厭兵而張虛聲以撼中國能從吾所言則與之和使權在朝廷鼎既罷秦檜議之曰且成槍此事九成曰九成故為異議特不可輕易以苟安耳帝問以和議九成曰敵情多詐不可不察伯之何矯論其傾附趙鼎洛職帝曰自古朋黨畏人主抑之此人獨無所畏可與宮觀經山僧宗果善談禪理從游者眾九成時往來其間檜令詹大方論其與宗果謗訕朝政謫居南安軍在南安凡十四年每執書就明倚立庭磚歲久雙趺隱然廣帥致餼金九成悉歸之寶慶初諡文忠

廖剛字川中南劍州人蔡京當國論奏無所避紹興初為吏部員外郎言古者天子必有親兵白將願稽舊制選精銳為親兵此強幹弱枝之道又請經營建康親擁六師為固守計又言請將江淮之兵不知幾萬初無儲蓄日待哺於東南之轉餉浙民已困欲救此患莫若屯田因獻三說將校能耕田一項與轉一資百姓願耕假以糧種復以租賦上令都督府措置時朝廷推究章惇蔡卞誤國之罪詔子孫毋得官中朝至是章傑知婺州章僅提舉江東茶

臨事剛封還詔書謂如此何以示懲乃重與祠七年詔內外官言
事剛言陛下有建國之封所以承天意示大公也然未遂正名者
豈非有所待耶願陛下正建國儲君之號布告中外不置厥旨帝
讀之發然即拜御史中丞金人論盟剛乞起舊相有德望者處以
近藩檜聞之曰是欲與我何地耶初邊報至從官會都堂剛謂鄭
億年曰公以百口保金人今已背約何面目尚在朝廷乎億年奉
祠去王次翁劾剛薦劉昉陳淵相為朋比奉祠卒子遲過遂遷仕
皆承麾節邦人號為萬石廖氏

富直柔字季中弼之孫也建炎三年遷給事中降官主繼先轉防
禦使得旨特與換武功大夫直柔論之帝謂宰相范宗尹曰此除
出自朕意今直柔抗論朕屈意從之以伸直言之氣卿御史中丞
請罷右司侯延慶而以蘇遲代之帝曰臺諫以拾遺補過為職不
當某人為某官上虞縣丞妻黃亮上書言宗尹大計欲選太祖

諸孫伯字行下有賢德者祖秋親王以待皇嗣之生退處藩服直
柔從而薦之於是孝宗立為普安郡王直柔嘗短曰願浩於上前
願浩與秦檜皆忌之遂落職徜徉山澤放意吟咏與蘇遲葉夢得
諸人游以壽終于家

常同字子正臨邛人安民子也紹興三年首論朋黨之禍自元豐
新法之行始分黨與邪正相攻五十餘年章惇唱於紹聖之初蔡
京和于崇寧之後元祐臣僚遂貶死上下蔽蒙泰成今日之禍
今國步艱難而分朋締交背公死黨者固自若也恩繇私門不知
朝廷之尊重報私怨復公議之顧臣以為欲破朋黨先明是非
欲明是非先辨邪正則公道開而奸邪息矣除殿中侍御史呂頤
浩再相同論其事且曰陛下未欲罷罷頤浩者豈非以其有復

辟之功乎臣謂功出眾人非一頤浩之力縱使有功宰相代天理
物張九齡所謂不以賞功者也願浩罷論張浚喪師失地遂罷浚
偽齊宿遷令張澤以二千人來歸泗州守徐宗誠納之韓世忠以
聞朝論令却澤等而械宗誠赴行在同奏敵雖議和而兩界人往
來未嘗有禁偽齊尚能置歸受節立賞以招吾民今乃却澤人心
自此離矣况宗誠起土豪不用縣官財賦募兵自養為國障捍今
因受澤而械之以沮士氣非策也詔處來歸者於淮南釋宗誠罪
除史館修撰先是同嘗上疏論神哲二史乞精擇史官先修哲宗
實錄候書成取神宗宋墨史考證修定庶幾與是非皆得其實至
是命同修撰且諭之曰是除以卿家世傳聞多得事實故也一日
奏事帝愀然曰向昭慈嘗言宜仁保佑大功哲宗自能言之正為
宮中有不得志於宣仁者因生誣謗須重修實錄辨白其事昭示

來世同乞以聖語宣付史館仍記于實錄卷末除御史中丞車駕
回臨安同奏旋蹕之初去淮益遠宜遣重臣出按兩淮詢人情利
病察官吏優擾縱民耕墾勿收租稅數年之後田野加闢矣乃遣
樞密王庶視師又言國家養兵不為不多患在於偏聚而不同力
自用而不同心今韓世忠在楚張浚在建康岳飛在江州吳玠在
蜀相去不遠情不相通今陛下遣樞臣王庶措置邊防宜令庶會
集將帥論以協心禦敵無分彼此詔付王庶出示諸將同乞郡知
湖州卒

張致遠字子猷南劍州人除殿中侍御史時江西帥胡世將請增
和買絹折納錢致遠輒言折納絹錢本欲少寬民力而比舊增半
是欲乘民之急而厚其斂也又言陛下欲富強願詔大臣力務省
節額員可減者減之可併者併之使州縣無妄用歸其餘於

監司監司無妄用歸其餘于朝廷無橫費日積月聚惟軍需是慮中興可致也致遠歷臺省皆從言論風旨卓然可觀趙鼎嘗謂其客曰自鼎再相除政府外從官如張致遠常同胡寅張九成潘良貴呂本中魏杞皆有士望他日所守當不渝識者謂鼎為知人云

魏杞字邦達歷陽人紹興元年會星變杞言治平間韓山東方韓琦以明賞罰為對大臣黜陟不公所以致異擢殿中侍御史臨安火延燒數千家獻諫者謂非災異杞言春秋定哀間數言火災說者謂孔子有德而不能用季孫有惡而不能去故天降之咎今朝廷之上姦慝未逐乎公忠宿望之士未用乎宜甄別進用時朱勝非獨相杞論勝非無所建明惟知今日進呈一二細事明日啟擬一二故人而機務不決軍政不修除授挾私賢士解體又言國家

南宋書

四

楊葉山房

命令之出必先錄黃其過兩省則給舍得以封駁其下所屬則臺諫得以論列竊聞近時三省樞密院間有不用錄黃而直降指揮者亦有雖錄黃而不下六部者望並依舊制劉豫入寇趙鼎決親征之議杞請扈從因命督江上諸軍時劉韓張三大將莫肯協心杞首至光世軍諭之曰賊眾我寡合力猶懼不支況軍自為心將何以戰為諸公計當思為國雪恥釋去私隙不獨有利於國亦將有利其身光世遂貽書二帥示以無他二帥復書交惟杞在職七閱月論事凡百二十餘章尋乞補外金使入境命杞充館伴使杞言和議之非秦檜問其所以不主和之意杞具陳敵情難保檜諭之曰公以智料敵檜以誠待敵杞曰相公固以誠待敵第恐敵人

禮陛下所以屈已者何事賊豫為金人所立為之北而陛下承祖宗基業天命所歸何藉于金國乎陛下既欲為親少屈更願審思天下治亂之機酌之羣情庶無後悔奉祠卒

陳淵字知默瓊之孫也詔侍從舉直言極諫之士胡安國以淵對淵論比年以來養子太費所用既眾而所入實寡局官惟王及后世子不會說者謂不得以有司之法治之非問公作法開後世人主侈用之端也臣謂家宰以九式均節財用有司雖不會家宰得以越式而論之若事以式雖不會猶會也臣願陛下凡有錫賚法之所無而于例有疑者三省得以共議戶部得以執奏則前日之弊息矣淵面對因論程顥王安石學術同異帝曰楊時三經義辨甚當淵曰楊時始宗安石後得程顥師之乃悟其非帝曰以三經義解觀之只見安石穿鑿淵曰穿鑿之過尚小至於道之大

南宋書

五

楊葉山房

原安石無一不差聖學所傳止有論孟中庸論語主仁中庸主誠孟子主性安石皆暗其原仁道至大愛特仁之一端而安石遂以愛為仁其言中庸則謂中庸所以接人高明所以處己孟子七篇專明性善而安石取揚雄善惡混之言至於無善無惡又溺于佛其失性遠矣鄭億年復資政殿學士淵言億年故相居中子雖為從官而有從賊之醜乞寢其職名不報億年檜親黨也由是檜怒之以何鑄論罷卒

潘良貴字子賤金華人時宰蔡京方以爵祿鉤知名士親故數致意良貴正色謝絕靖康元年欽宗問孰可秉鈞輔者良貴極言何栗唐恪等四人不可用他日必誤社稷高宗即位召為左司諫黃潛善惡之良貴求去越數年遷左司宰相呂頤浩從容謂良貴曰巨父相引入兩省良貴謝之退語人曰宰相進退一世人才以為

賢邪自當擢用何可握手密語先示私恩若士大夫受其半施又何以立朝即日乞補外李光得罪良貴坐嘗與通書降二官卒良貴剛介清苦壯老一節為博士時王黼張邦昌俱欲妻以女拒之晚家居貧甚秦檜諷令求郡不肯維著十五卷

呂本中字居仁好問之子公著孫宣仁太后及哲宗臨奠諸童稚立庭下宣仁獨進木中摩其頭曰孝於親忠於君兒勉焉紹興初擢起居舍人監階州草場苗互以賊敗有詔從熙本中言四方之遠或有枉濫異時察其非辜雖欲拔拭其可得乎若祖宗以來此刑嘗用則紹聖權臣當國時士大夫無遺類矣願酌處常罰從之七年帝幸建康本中奏曰當今之計必先為恢復事業求人才郵民隱講明法度詳審刑政然後練兵謀帥增師上流固守淮甸使江南先有不可動之勢伺彼有變一舉可克若徒志恢復而無其

南來書

卷二十三

六

楊崇山房

策邦本未強恐生他患近勸興師問罪者其辭甚順實不可行驚鳥將擊必匿其形今朝廷於進取未有秋毫之實所下詔命已傳賊境使得為備非策也金使通和而有司議行人之俱本中言使人之來正當示以儉約客館芻粟若務充悅適啟戎心其成敗大計初不在此初本中與秦檜同為郎相得甚權檜既相私有引用本中封還除目檜勉其暫行卒不從趙鼎素主元祐之學謂本中公著後故深相知會秦檜錄成鼎遷僕射本中草制有曰合晉楚之成不若尊王而賤霸散牛李之黨未如明是以去非檜大怒風御史劾罷之學者稱為東萊先生賜諡文清

贊曰趙鼎所植是為正人誰為賢首致遠九成直柔本中元祐遺孽剛同石淵以及良貴名士有道愛作邦對

孫道夫 黃中 曾幾 吳表臣 家愿 張綱 張嶠

辛炳 婁寅亮

孫道夫字太冲會州人少年辟雍時禁元祐學坐收蘇氏文除緒張浚薦之召對道夫奏漢中前賊三秦後蔽巴蜀孔明將現出圖關輔未有屯漢中者今欲進兵陝右當先經營漢中荆南東運吳會北通漢河晉宋以來倚為重鎮武帝以荆南居上流故以諸子居之今守江當先措置荆南時至則蜀漢師出秦關荆楚師出宛洛陛下親御六軍由淮甸與諸將會咸陽孰能禦之帝嘉納帝問蜀中水陸運孰便道夫奏水運運而省費陸運速而勞民宣撫司初由水運率石費錢十千後從陸運率石費五十餘千卒從水運知蜀州州產綾先是守以軍匠置機買絲轉直民病之道夫斷其機遇事明了人目為水晶燈籠九年不遷蓋非秦檜所樂也擢樞密部侍郎帝曰卿自小官已為朕知第趙鼎與張浚相失後蜀

南來書

卷二十三

七

楊崇山房

王仕於朝者皆為沮抑繼自今有所見可敷求對奏敵有窺江淮意帝曰朝廷待之甚厚彼以何名為兵端道夫曰彼金人身殺其父兄而奪其位與兵豈問有名乎相沈該忌之出知綿州卒道夫居官一意為民不可干以私仕官三十年奉給多置書籍然性剛直喜面折或以此少之云
黃中字通老邵武人遷普安府教授中在王府時近侍龍大淵已親幸中未嘗與之狎見則揖而退後他教授多蒙其力中獨不從官還國子司業芝草生武成廟官吏請以問中不答官吏陰畫圖以獻宰相謂祭酒周維曰治世之瑞抑而不奏何耶維求對中曰治世何用此為以欽宗計聞朝論俟使去發喪中馳白宰相此國家大事臣子至痛一有失禮謂天下後世何竟得如禮金亮臨江朝臣爭遣家逃匿比敵退唯中與陳康伯家屬在城中眾慚服天

申節上壽議者以欽宗服除當舉樂中言春秋君弑賊不討雖葬不書以明臣子之罪况欽宗實未葬而可遽作樂乎事竟寢兼給事中內侍還官不應法諫官劉度坐論龍大淵龍中皆不書願羣小相與嫌孽尹樞詆中為張浚黨罷之乾道改元中年適七十即告老居六年帝御講筵顧侍臣曰黃中老儒今居何許年幾許筋力或未衰耶召對內殿問勞甚渥未滿歲致仕卒謚簡肅曾幾字吉甫河南人母死蔬食十五年除校書郎歷提刑浙西會兄開為檜怒幾亦罷檜死起知台州治清淨黃巖令受賄為兩吏所持令械吏實獄一夕死幾詰其罪或曰令丞相沈該客也治之益急以薦召對幾言士氣久不振陛下欲一朝起之矯枉者必為直雖有折檻斷獄率諸遺笏若賣直干與者願加優容時帝怒檜擅權方開言路應詔者眾幾思有獲戾者先事陳之授秘書少卿

卷二十三 列傳 九 補葉山房

給幾承平時已為館職去三十八年而復至須髮皓白衣冠偉然每會同舍多談前輩言行臺閣典章薦紳推重焉擢禮部侍郎兄楙開皆嘗貳春官幾復為之人以為榮引年請謝帝曰卿氣貌不類老人姑為朕留謝曰臣無補萬一惟進退有禮尚不負陛下拔擢乃予祠金侵累欲遣使詣敵求緩師幾疏言增幣請和無小益有大害且前日詔諸將傳檄數金君臣如此奴隸何辭可與之和耶帝壯之卒諡文清幾三仕積表家無南物劉安世在應天黨禁方厲無敢親其門者幾獨從之談經論事子逢以厚稱

異表臣字正仲永嘉人累遷右正言適臣有請用蔡京王黼之黨者沈與求乞顯行黜責執取不悅奪其職表臣爭曰嘉諫為天子耳目若咎其切直而黜之後誰敢言請還與求以開言路建崇二國公就外傳表臣兼翊善帝曰二國公誦習甚進卿力也以議大

禮罷去家居數年卒晚號湛然居士自奉無異布衣時鄉論推其清約

家愿字處厚眉山入弱冠遊京師紹聖元年李清臣擬進策問力詆元祐之政愿答策惟以守九年之所已行者為言見蘇轍誦所對轍喜楊畏復考愿遂居下第崇寧元年詔籍元祐元符上書人姓名愿籍入邪下等禁錮十年大觀四年黨禁解通判文州郡守鄭行純罷著夷互市敢邊隙愿爭之不從徑下令復其舊守怒交章互奏而愿以曾入黨籍謫英州酒稅移彭州有論邊防書名曰罪言乞歸卒方蘇轍讀愿策謂愿少年能不為進取計異時當以直道聞恨不及見淳祐間愿曾孫大酉侍講經筵因從容及之帝改容嘉歎宣取所上書親書西社同門友元符上書人十大字以賜

卷二十三 列傳 九 補葉山房

張綱字彥正丹陽人遷著作佐郎初朝議遣章惇使朔方綱力論不可出師及金國京闕命綱分守四壁旋解嚴詔登陴足月者遷綱曰主憂臣辱義當爾顧因此受賞邪卒不自言出提刑江東池將王進剿悍殘酷詔綱乘傳窮竟時國勢未安諸將往往易朝廷進擁甲騎數百突至綱前綱叱進階下即按問罪立具自是無越法者綱令郡邑月具繫囚存亡數申提刑司歲終以多寡為殿最試給事中會推恩元祐黨籍家自陳者紛至綱議以崇寧所刻十八人為正張浚駐師九江遣營卒以書至瑞昌縣令郭彥章揣知卒與獄囚通乃械繫之浚慙于朝彥章坐免綱言近時州縣吏多獻諛當路彥章不隨流俗是能奉法守職今不獎而黜何以示勸為魏正所劾奉祠奏檜用事久綱臥家二十年絕不通問檜死召為侍讀初講詩弱雅歷陳文王用人萬意規戒帝曰久不聞

傳雅之言今日所講析理精詳深啟朕心綱言比年監司資淺瑣
輕請擢七品以上清望官或曾任郡守有治狀者爲之除參知政
事致仕綱書坐右曰以直行己以正立朝以靜退高天下賜諡
章簡

張嶠字巨山襄陽人紹興中疏言金人去冬深涉吾地王師屢提
一朝宵遁金有自敗之道非我幸勝之也爲今日計當築塢堡以
守淮南之地興屯田以爲久成之資備舟楫以阻長江之險又荆
襄壽春皆古重鎮敵之侵軼多出此塗願連擇良將勁兵戍守以
重上流之勢又言自駐蹕吳會以來似未嘗以襄陽荆南爲意宜
亟遷牧御之才爲二路帥使之招集流散興農桑治城壁爲保固
計人言國家之患莫大于朋黨今一宰相凡其所與者不擇賢
否而盡用之一宰相去凡其所與者不擇賢否而盡逐之宜朋黨
之害成也爲萬俟卨論罷去

辛炳字如晦侯官人蔡京廢發運司轉般倉爲直達綱舟人率侵
盜沈舟而逃炳疏言兩歲所入之數較常歲虧欠一百三十有二
萬乞下有司計度忤京責劾州監當紹興二年以侍御史召地震
炳言大臣無畏天之心何事不可爲其言甚峻劾罷呂頤浩并論
張浚敗事誤國時方議和炳言和不可恃其講求守禦攻戰之策
知漳州卒炳任中執法操行清修今其云亡貧無以葬賜銀帛
賜其家

賈黃亮字明永嘉人政和二年進士爲上虞丞建炎三年皇太
子東薨仙舟黃亮上疏云先正有言太祖舍其子而立其
弟此天下之大公周王薨章取宗室育之宮中此天下之大慮

也仁宗感悟其說詔英祖入繼大統今有天下者獨陛下一人而
已近者椒寢未繁前星不耀有識寒心天其或者深戒陛下追念
祖宗公心長慮之所及乎崇寧以來獨推濮王子孫以爲近屬餘
皆謂之同姓遂使昌陵之後寂寥無聞奔迸藍縷僅同民庶太祖
在天豈肯顧歆是以二聖未有回鑾之期臣愚不識忌諱欲乞陛
下于子行中遴選太祖諸孫有賢德者視秩親王俾牧九州以待
皇嗣之生退處藩服并選宣祖太宗之裔材武可稱之人升爲南
班以備環衛庶幾上慰在天之靈下係人心之望帝讀之感悟極
密富直柔薦之紹興元年召赴行在以其言宗社大計也既入見
復上疏申言前事改令入官擢監察御史秦檜以直柔所薦惡之
諷言者論黃亮匿父喪不舉下大理鞠問無實猶坐爲族父門占
官戶罷職

贊曰道夫剛士中幾故老表臣愿綱嶠炳同調不畏不侮是
明是保濟濟修志南渡國寶黃亮小臣乃決大計雖遭讒嫉
位卑名熾

許忻等列傳第十七

南宋書卷第二十四

明錢士升增訂許重熙贊

掃葉山房校刊

許忻 宴敦復 薛徽言 曾開 李燭遠 范如圭

王居正 黃龜年 張翥 張剛 陳棗 胡銓

胡寅 命宏亭

許忻拱州人爲吏部員外郎上疏極論和議不便畧言講和已然之禍陛下所親見今徒以王倫穆修之說遂誘致金人責我以必不可行之禮以詔諭江南爲名而來則是飛尺書而下本朝豈講和之謂哉萬一奉其詔令則將變置吾大臣分部吾諸將逸求無厭靡有窮極當此之時陛下欲從之則無以立國不從之則復責吾以違令其何以自處乎且國家嘗兩敗金人於淮河雖未能克復中原而大江之南亦足支吾軍聲粗震故金人復遣使來嘗試朝廷爲今之計獨有陛下幡然改慮布告中外罪王倫賈國以釋天下之疑然後激厲諸將謹捍邊陲夕慮朝謀以圖興復庶乎可矣疏入不省謫撫州

晏敦復字景初丞相殊曾孫爲左司諫劉光世請以淮東私田易淮西田帝許之敦復言比者岳飛屬官以私事干朝廷飛請加罪中外稱美謂有古賢將風光世自處必不在飛下乞以臣言示光世令經理淮南收撫百姓中興有期何患私計冰使除給事中冬至節取度牒四百充賜子敦復奏兵興費廣用度常惜制兩宮在遠陛下復奉一觴爲萬歲壽不可得有司乃欲舉平時例慶賜乎遂寢汪伯彥子召嗣除監司敦復論伯彥奏庸誤國其子素無才望難任澄清收知袁州又論之居省兩月論駁凡二十四事金使來要以難行之禮敦復言令所遣使以詔諭爲名庶欲陛下易服

拜受又欲分廷抗禮還可從乎苟從其一二則此後小有違與印成變端社稷存亡皆在其掌握矣時秦檜方力贊屈已之說敦復間尚書張璪疏斥逐羣枉力爲自治自強之策檜所親諭敦復曰公能曲從兩地旦夕可至敦復曰吾終不爲身謀國家請勿言况吾薑桂之性到老愈辣胡銓請昭州臨安遣人械送貶所敦復往見守臣張澄曰銓論宰相天下共知祖宗時以言事被謫爲開封者必不如是澄爲追還始拾拜相制下朝士皆賀敦復獨有憂色曰奸人相矣張致遠魏在皆以其言爲過及貶胡銓敦復曰今方策國便敢爾他日何所不至耶尋請外奉祠卒敦復靜默如不能言立朝論事無所避帝嘗謂之曰卿鯁峭敢言可謂無秦爾祖矣

薛徽言温州人紹興二年以權監察御史宣諭淮南時柳桂早饑徽言請于朝不待報即發衛永米以賑而以經制銀市米償之後擢起居舍人檜主和徽言與晏敦復等七人同拜疏爭之一日於上前引義回爭反復數刻中寒疾卒

曾開字天游累遷中書舍人按垣草制多所論駁忤時相意左遷建炎中以中書舍人召首論自古興衰撥亂之主必有一定之論然後能成功願講明大計使議論一定斷而必行則功烈可成又論軍駕撫巡東南重兵所聚限以大江敵未易遽犯其所規創者全蜀也願擇重臣與吳玠協力固護又言太祖懲五季尾大之患幾甸屯營倍於天下周鼎宿衛領以三衙今禁旅單弱願參舊制增補之遷禮部侍郎時秦檜主和議開當草國書辨視體制非是論之不聽又言陛下以越勾踐爲心楚懷王爲戒遂請罷檜檜招開慰以溫言曰主上虛執政以待開曰儒者所爭在義苟爲非義

高爵厚祿弗顧也願聞所以事故之禮檢曰君前聖之於本朝耳
開曰主上以聖德登大位公當強兵富國尊主庇民奈何自卑辱
至此非開所敢聞也又引古誼以折之檢大怒曰待卿知故事檢
獨不知耶他日開又至政事堂問計果安出檢曰聖意已定尚何
言公自取大名而去如檢第欲濟國事耳且此事大係安危開曰
今日不當說安危只當論存亡檢矍然開以病免居閑十餘年黃
達如請籍和議同吳為升黜即擢達如監察御史首劾開罷職卒
李彌遠字似之吳縣人政和中為起居郎以封事劾切貶官奉祠
廢斥隱居者八載二年建康牙校周德叛執帥字文粹中吳城自
守彌遠以江東判運領郡事單騎扣城圍以蠟書射城中賊開關
迎之彌遠論以禍福勉使勤王時李綱行次建康其謀誅首惡五
十人撫其餘黨一郡帖然召對首奏當堅定規模排斥姦言今朝

南齊書

卷二十四

廷一日無事幸一日之安一月無事幸一月之安欲求終歲之安
已不可得況能定天下大計乎帝嘉其誠直紹興七年遷起居郎
彌遠自政和末以上封事得貶垂二十年復居是職論事鯁切如
初秦檜專國決策通和彌遠力言陛下受金人空言欲輕祖宗之
付託屈身尊奉之僭使金人始從吾欲假以目前之安異時所求
無厭從之則害社稷之計不從則幾端復開是今日徒有屈辱而
後患未已且陛下率國人以事讎將何以責天下忠臣義士之氣
檜邀彌遠至私第曰政府方虛員苟和好無異議當以兩地和浼
答曰今日之事國人皆不以為然獨有一去可報相公檜然然大
日彌遠再疏言愈切直時和議已決賴彌遠廷爭檜雖不從亦憚
公論再與金使議不受封回宰相就館受書納入禁中多所降殺
惟君臣之禮不得盡爭檜族言者論彌遠沮和議落職十餘年間

不通時相書常憂國無怨對意
范如圭字伯達建陽人授武安軍節度推官始至帥將斬人如圭
白其誤帥為已署不易也如圭正色曰節下奈何重易一字而輕
數人之命帥矍然從之召試秘書省正字泰檜力建和議如圭與
同省合議非疏爭之既具草引却者眾如圭獨以書責檜曲學倍
師忘讎辱國草奏與史官六人上之金歸河南地如圭言兩京版
圖既入則九廟八陵瞻望咫尺今朝修之使未遺何以慰神靈萃
民志乎帝泣然曰非卿不聞此言即日命宗室上懷及張燾以行
檜以不先白己益怒如圭謁告去杜門十餘歲檜死被旨入對奏
今屯田之法歲之所獲官盡征之而田卒賜衣廩食如故貪小利
謀近效故久無成功宜籍荆淮曠土盡為邸井別為科條役法以
修農利以病請祠時宗藩並建儲位未定如圭在遠外獨深憂之
南齊書

南齊書

卷二十四

擬至和嘉祐間名臣奏章凡三十六篇合為一書囊封以獻請深
考羣言仰師成憲斷以至公勿疑帝感悟謂輔臣曰如圭可謂忠
矣即日下詔以普安郡王為皇子進封建王復起知泉州南外宗
官寄治郡中挾勢為暴如圭以法正之宗官大沮恨遂以中旨罷
就舍仰武以居卒
王居正字剛中揚州人入太學時習新經字說者主司輒置高選
居正語人曰窮達自有時心之是非可改耶流落十餘年范宗尹
薦於朝入對奏昔人有云君以為難易將至矣今日之事朝廷皆
曰難則當有易為之理然國勢日弱敵氣日驕何邪蓋昔人于難
者勉強為之今以為難不復有所為以俟天意自回強敵自斃也
宣和末以為難者十五六至靖康與宣和孰難靖康末以為難者
十八九至建炎與靖康孰難由此而論今日雖難于前日安知他

日不難於今日蓋宣和以為難故有靖康之禍靖康以為難故有今日之憂今而亦云臣有所不忍聞高宗嘉之論宗尹曰如王居正人才歲月間得一人亦幸矣撫州守高衛以甘露降為圖以獻居正論今日恐非天降祥瑞之時却其圖居正素與秦檜善檜為執政與居正論天下事甚銳既相所言皆不酬居正疾其詭見帝言曰秦檜嘗語臣中國人惟當著衣嗽飯其圖中與又自謂使檜為相數月必聳動天下今施設止是願陛下以臣所聞問檜檜衙之出知婺州州貢羅舊制歲萬匹崇寧後增五倍建炎中減為二萬至是主計者請復崇寧之數居正手疏五不可詔如建炎額漕司市御炭須胡桃文鴉鵲色者居正曰民以炭自業者率居山谷安知所謂胡桃文鴉鵲色耶入朝以聞詔止之除兵部侍郎入對以王安石言不合道者哀得四十二篇名曰辨學上之帝曰今日

南宋書 卷十四 列傳

五

捕葉山房

之禍必從知蔡京王黼之罪不知生於安石居正陳言安石釋經無父無君者帝作色曰是豈不害名教邪孟子所謂邪說正謂是矣居正退序帝語繫於辨學首及檜專國居正自知不為所容以疾請祠杜門言不及時事客至談論經史而已檜終忌之風中丞何鑄劾居正欺世盜名奪職其學根據六經楊時器之出所著三經義辨示居正曰吾舉其端子成吾志居正感厲首尾十載為辨學若干卷進之楊時三經義辨亦列祕府二書既行天下遂不復言王氏之學
黃龜年字德邵福州人呂頤浩再相欲傾秦檜引朱勝非兼侍讀恐中書舍人胡安國持錄黃不下特命龜年書行議者譏其便官遷殿中侍御史劾檜專主和沮止恢復植黨專權漸不可長遂破檜職後檜大方希檜意劾龜年附麗匪人落職龜年微時承福海

李朝旌許妻以女龜年既登第朝旌已死家貧甚或勸龜年別娶龜年正色曰吾已許諾死而負之何以自立遂娶之

張翥字子公德興人李綱為行營使辟入幕綱貶翥亦貶呂頤浩為起居舍人言自古未有不知敵人之情而能勝者願厚爵賞募人伺敵動靜詔以付都督府及沿邊諸帥七年張浚特賜進士出身浚沒兄也翥言宣和以來姦臣子鉅濫得儒科陛下方與浚圖回大業今首賜浚第何以塞公議帝念浚功與書行翥求去遂奉祠明年以兵部侍郎召帝曰朕圖治一紀收效蔑然其樊安在翥曰先定規模而能收效今陛下相與斷國論者三大臣一紀之間十四命相執政遞遷無慮二十餘日月逝矣大計不容復誤尋權吏部尚書時金使至境詔欲屈已就和翥言金使之來欲議和好將歸我梓宮淵聖皇后宗社其意甚美其言甚甘廟堂以為信然而羣臣國人未敢以為信然也如其初無此心三三其說矣我以必不可從之事其包藏何所不有便當以大義絕之乃若器國家之大恥置宗社之深讎躬率臣民屈膝臣事而觀和議之必成非臣所敢知也帝覽奏愀然變色曰卿言可謂忠朕非不知此第與兵以來殆將一紀無辜之民肝腦塗地朕兼愛南北實所不忍然頃首謝施廷臣擢侍御史莫將擢起居郎朝論大駭翥率宴敦復上疏曰仰惟陛下痛梓宮未還兩宮未復不憚屈已與敵議和特以衆論未同故未敢輕屈耳廷臣抗章力贊始為一身進用之資不恤君父屈辱之恥御史為陛下目目前日勾龍如淵以附會而得中丞今廷臣又躋橫榻一臺之中長貳皆然豈不蔽陛下之耳目乎而莫將者又以此議擢右史如淵廷臣庸人也將則姦人也望加斥逐以杜羣枉於是將廷臣皆不敢拜翥又面折如淵

南宋書 卷十四 列傳

六

捕葉山房

曰達觀其所舉君薦七人皆北面張邦昌今嘯喘附會竊敵計他日必背君親矣蓋既力誅拜詔之議秦檜患之蓋亦自知得罪託疾在告檜使樓炤諭之曰北扉闕人欲以公為直院蓋大駭曰檜乃不主和議者使草國書豈能曲徇意指哉今日之事共去在我他日以罪去則事由他人矣檜不能奪乃止和議成命判大宗正寺褒與檜偕往朝八陵檜與士褒出蔡穎河南百姓擁迎夾道以喜以泣曰久隔王化不圖今日復為宋民至永安諸陵朝謁如禮陵前石澗水久涸二使垂至忽湧溢父老驚嘆以為中興之兆檜等入栢城披鉏荆棘隨所葺治留二日而還帝問諸陵寢如何檜不對唯言萬世不可忘此賊帝黯然因請永固陵不用金玉大畧謂金玉珍寶聚而藏之固足動人耳目又其為物自當流布於世理必發露帝覽疏謂秦檜曰前世厚葬之禍如循一軌朕斷不用金玉庶先帝神靈有萬世之安檜又言頃劉豫初廢人情恟恟我斥候不明坐失機會我之動息敵無不知敵之情狀我則不聞又見黃河船盡拘北岸恐為敵用無一人敢北渡者願飭邊吏廣耳目先事而防時檜主和惟恐少忤敵意悉置不聞成都謀帥上諭檜曰張憲可第道遠恐其憚行檜以諭憲憲曰君命也焉敢辭乃知成都兼本路安撫使陞辭奏曰蜀民困矣官吏從而誅剝之臣至首宜德意俾一路咸霑惠澤帝曰豈惟一路恤民事悉委卿肅請先罷後劾帝許之會有詔令宣撫司納契丹降人與胡世將言蜀地狹不能容前朝常勝軍可為戒世將奏獲其事尋乞祠憲自蜀歸臥家凡十有二年檜死除吏部尚書金使施宜生來議奉詔館客宜生本閩人素聞檜名一見顧副使曰是南朝不拜詔者蓋以首邱桑梓動之宜生於是漏敵情檜密奏早為備又因對

卷二十四

七

檜墓山房

言甲庫華工巧以湧上心酒庫酤良醞以奪官課併乞罷減教坊樂工人數帝悉罷之卒諡忠定張闕字大猷永嘉人將命名夢神人大書闕字曰以是名爾宣和登第累遷秘書郎秦檜每薦臺諫必先諭以已意嘗謂闕曰秘書久次欲以臺中相處何如闕謝曰丞相見知得老死秘書幸矣檜然竟罷奉祠孝宗在邸帝選宮僚謂莊重老成無踰闕者改兼侍讀孝宗即位闕權工部侍郎時進太上冊寶工部例進官闕辭或曰公轉一階則澤可以及于孫奈何辭闕笑曰寶冊非吾功也吾能為子孫冒無功賞乎時數易臺諫帝曰臺諫好名但欲得直聲而去闕曰唐德宗疑姜公輔為竇直陸贄切諫願陛下深以為鑒帝曰朕非拒諫辨是非耳闕曰聖度如天奈何與臣爭名金人求和闕曰彼欲和畏我耶愛我耶直歛我耶不可許帝曰姑隨之及金高宗寧書來所請三事國書歲幣之議已定惟割唐鄆海泗未決將遣王之望通問闕謂不與四州乃可通和議論先定乃可遣使今觀金勢已衰何必先示以弱朝論置之引疾奉祠陞辭帝問所欲言闕奏許和則忘祖宗之讎棄四州則失中原之心違歸正人則傷忠義之氣惟陛下毋忘老臣平昔之言居家踰月卒朱熹嘗言秦檜力主和議既摧折忠義之氣遂使士大夫懷安成習間有建白事雜言利害其言金人世讎不可和者惟胡右史張尚書耳陳藻字德應餘姚人令新昌以愷悌稱呂頤浩欲授為御史約先一見藻曰宰相用人乃使之呈身耶謝不往移知台州台有五邑皆屬其民懷惠愛母喪邦人巷哭相率走行在請起窆藻力辭終喪累遷權刑部侍郎時秦檜主和議藻謂金人多詐和不可信

卷二十四

八

檜墓山房

且二聖遺存沙漠百姓肝腦塗地天下痛心疾首今天意既回兵勢漸集宜乘時掃清以雪國耻亦當按兵嚴備奮勢而動舍此不為乃遠講和何以繫中原之望檜限之出知廣州復坐以他事降秩遂致仕在廣積年四方聘幣一不入于私室既謝事歸則中僑寓僧寺日繼以食處之泰然王十朋為風土賦論近世會稽人物曰杜祁公之後有陳德應云

胡銓字邦衡廬陵人建炎二年高宗策士淮海銓策萬餘言高宗見而異之急召移真第五秦檜主和銓抗疏言曰臣謹案王倫本一狎邪小人市井無賴頃緣宰相無識遂舉以使敵事務詐誕欺罔天聽天下之人切齒唾罵今者無故誘致敵使以詔諭江南為名是欲臣妾我也陛下下一屈膝則祖宗廟社之靈盡于敵國祖宗數百年之赤子盡為左社朝廷宰執盡為陪臣天下士大夫皆當

南宋書

九

檜案山房

裂冠毀冕變易衣服與時金人無厭之求安知不加以無禮如劉豫也哉倫之議曰我一屈膝則梓宮可還太后可復淵聖可歸中原可得就令敵決可和盡如倫議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主況金人變詐百出梓宮決不可還太后決不可復淵聖決不可歸中原決不可得而此膝一屈不可復伸可為痛哭流涕矣向者陛下聞關海道危如累卵當時尚不忍北面臣敵况今國勢稍振諸將盡銳只如頃者敗之於襄陽敗之於淮上敗之於渦口敗之於淮陰較之往時蹈海之危固已萬萬無故而反臣之欲屈萬乘之尊下穹廬之拜三軍之士不戰而氣已索此魯仲連所以義不帝秦也秦檜以腹心大臣而欲尊陛下為石晉孫近傅會檜遂得參知政事願斷三人頭竿之藁街然後賜金使貴以無禮徐興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寧能

南宋書

檜案山房

十

檜案山房

處小朝廷求活耶書上檜以銓狂悖鼓衆編管昭州檜死獄移衡州銓之初上書也宜興進士吳師古毀木傳之金人錄其書千金被謫時朝士陳剛中以敬賀銓云屈膝請和知廟堂黷侮之無策張應論事喜樞庭經遠之有人同郡王廷珪以詩贈行癡兒不了公家事男子要為天下奇皆為人所訐師古廷珪剛中俱坐謫孝宗即位擢起居郎論史官記注不必進呈庶人主有不觀史之美從之以早蝗詔問關失銓言陛下即位以來號召遠客與臣同召者張蕤辛次膺王大寶王十朋今蠶次膺十朋去矣大寶又將去惟臣在爾以言為諱而欲塞災異之源臣知其必不能也金人求成銓曰金人知陛下銳意恢復故以甘言欺我願絕口勿言和字帝以邊事倚張浚而王之望尹穡專主和排浚銓廷貢之詔以和我大詢于庭待從臺諫預議者主和者半可否者半銓獨言不可和上議曰京師失守取南仲主和二聖播遷何桌主和維楊失守汪伯彥黃潛善主和完顏亮之變秦檜主和議者乃曰外雖和而內不忘戰此向來權臣誤國之言也一溺于和不能自振尚能戰乎上以災異詔廷臣言關政急務銓以賑災為急務議和為關政謂和議成有十可弔不成有十可賀符離之敗朝論急于和戎棄唐鄧海泗金又欲得商秦地分兵攻淮以銓指置淮內淮東海道時濠滁皆陷惟高郵守陳敏拒敵而大將李寶擁兵不救銓劾之寶懇始山師倚角時大雪河水皆合銓先持鐵鏈鉅冰士皆用命金人遂退乾道初與祠卒諡忠簡有滄菴集一百卷行於世胡寅字明仲少桀驁難制父安國嘗閉之空閣上有雜木質盡刻為人形安國曰當有以移其心別置書數十卷於上年餘寅悉成誦不移中宣和進士除校書郎金人破京師議立異姓寅與張浚

趙鼎逃太學中不書議狀遂棄官歸建炎三年浚為擢起居郎金
人南侵詔議移蹕之所實上書畧言自古中國強盛其得志四夷
必併吞掃滅極其兵力而後已今乃以仁慈之道君子長者之事
望于凶頑之枯罕豈有是理哉中興之策莫大于罷絕和議以使
命之幣為養兵之資不然僻處東南萬事不競決無可成之理臣
頃浩惡其切直于祠去給興中選中書舍人時議遣使入雲中實
上疏言白丁未以至甲寅所謂軍辭厚禮以問安迎請為名而遣
使者不知幾人矣問二聖之聲音者誰歟得女真之要領者誰歟
臣但見通和之使歸未息肩而黃河長淮大江相繼失險矣夫女
真知中國所重在二聖所恩在財寶所畏在川兵而中國坐受此
餌久而不悟也望聖意正以世雖無可通之義寢罷使命高宗
納既而張浚自江上還奏遣使為兵家機使竟反而自害其
南宋書 卷之四十四 土 楊萬里

與乞便郡就養予祠檄憤實不已坐與李光書議訕朝政落職責
新州安置檜死復其官寅志節豪邁初擢第張邦昌欲以女妻之
不許始安國頗重秦檜之大節及檜擅西貢遂與之絕在謫所著
讀史管見數十萬言有斐然集
宏字仁仲紹興間上書其畧曰夫萬世不磨之厚臣子必報之讎
子孫之所寢昔枕戈弗與共天下者而陛下顧慮畏恩忘之不取
以為讎臣下俯首有明目張膽願為負叛者有協贊亂賊為之羽
翰者有依隨兩端欲以中立自免者而陛下顧慮畏恩忘之不取
以為讎臣竊痛心焉國子司業諸幸太學宏見其表作書責
之曰太學明人倫之所在也昔楚懷王不返楚人憐之知悲親戚
蓋忿秦之以強力詐其君使不得其死其憤勝于加之以刃也太
上皇帝初制于強敵生往死歸此臣子所心切骨思所以必報也

而柄臣乃敢欺天罔人以大仇為大恩乎昔宋公為楚所執及楚
子釋之孔子筆削春秋乃曰諸侯盟于薄釋宋公不許楚人制中
國之命也太后天下之母其縱釋乃在金人此中華之大辱臣子
所不忍言也而柄臣乃敢欺天罔人以大辱為大恩乎今閣下目
觀忘仇滅理之事猶僂然為師儒首既不能建大論以正君心乃
課柄臣希合風旨求舉太平之典厥罔孰甚焉宏初以蔭補右承
務郎秦檜遺書其兄寅問二弟何不通書意欲用之寧作書止叙
契好而已宏答書辭甚厲檜死宏被召以疾辭卒
宏字和仲寅與檜忤乃出寧知澧州安國之傳春秋也修纂檢討
監出寧手序又著春秋通旨以羽翼其書云
贊曰力排和議胡銓最著放復居正若憤若厲實折開闢反
覆大義圭嶷遠棄以風以誓不有眾正易仲大義
南宋書列傳卷之十七終 土 楊萬里

李植等列傳第十八

南宋書卷第二十五

明錢士升增創許重熙贊

掃葉山房校刊

李植 韓公裔

向子諱 王衣

陳楠

程俱 附徐鳴

季陵

汪藻 附韓駒

未敦儒

葛勝仲

葉夢得

李植字元直臨淮人兩舉於鄉無咎見之曰此國士也以女妻焉靖康初康王開大元帥府湖南向子諱轉運京畿時羣盜四起餉道阨絕環視左右無足遣者有以植薦遂使督四百艘總押稿師銀百萬糧百萬石招募忠義二萬餘衆自淮入徐趨濟凡十餘戰卒以計達時高宗駐師鉅野聞東南一布衣統衆而至士氣十倍首加勞問植占對詳敏高宗大悅親賜之食曰得一士如獲拱璧豈特軍餉而已高宗即位知湘陰縣經楊么蕩折植拔荆棘立縣治專以撫摩爲急張俊薦爲鄂州通判大盜馬友孔彥舟未平植請修戰艦習水戰分軍馬左右翼大破彥舟伏兵誅馬友歷除戶部員外郎時秦檜當國凡帥府舊僚率皆屏黜浚去植即丐祠檜死子諱以戶部尚書居廬列語及龍飛舊事召植入見帝曰朕故人也有意大用以母老辭丁母憂歸葬哀毀廬墓有白鷺來草之祥劉錫遺之書曰忠臣孝子元直兼之矣及金人渝盟朝廷將大舉以植漕運有才畧授京西河北轉運使致仕還湘時胡安國父子家南嶽下劉錫家湘潭相與往還講論言及國事必憂形於色始終以和議爲恨卒諡忠襄

韓公裔開封人初充康王府內知客金兵圍京王出使公裔從行次磁州王與公裔謀問道南行遲明至相磁人無知者自是親愛愈篤張邦昌遣韋淵來獻傳國璽議者謂邦昌不可信王怒將誅淵公裔曰神機自歸天命也王遂受璽命公裔掌之元祐后詔王

卷二十五

掃葉山房

入承大統府僚調金兵尚近宜屯彭城公裔言國家肇基睢陽宜於睢陽受命時前軍已發將趨彭城會天大雷電不能前王夜半抗聲語公裔曰明日如睢陽決矣既即位累遷武功大夫以事逆黃潛善降三官帝幸越念其舊勞召復故官給事潘邸三十餘年恩寵優厚每置酒慈寧宮必召公裔會修玉牒元帥府事多放佚秦檜以公裔帥府舊人奏令修書官就質其事俄除保康軍承宣使檜疑其捨已而求於帝銜之遂與外祠檜死即復提舉佑神觀賜第和寧門西帝曰朕與東朝欲常見卿故以自近耳卒諡恭

卷二十五

卷二十五

掃葉山房

向子諱字伯恭敏中元孫知咸平豪民席勢犯法獄具上開封尹盛章方以獄空覲賞却不受子諱以開詔許自論法宜和初除江淮發運司主管文字淮南歲旱漕不通有欲漕河與江淮平者子諱言河高江淮數丈而欲漕之使平決不可曩有司三日一啟開復作澳儲水放水不乏比年啟閉無節堰閘不存今復改制嚴禁約則無患使者用其言漕復通張邦昌僭位赦書往廬州問家子諱檄郡守拘之邦昌又使甥質手書來子諱不放封焚之械繫於獄遣將王儀統勤王兵至城下子諱言去歲淵聖蠲詔令監司帥守募兵勤王臣即鏤板徧檄六路漠無應者間有團結類如兒戲惟淮東一路粗成紀律諸司占吝錢物莫肯供億儻賞罰不行陛下復欲起天下之兵而諸路既習故常恬不知畏將何恃以濟艱難哉願詔大臣按劾諸路悉加顯黜子諱素與李綱善黃潛善嫉之罷知潭州金人移兵湖南子諱死守被圍八日率官吏奪南楚門遁城破坐失守罷帝以子諱與他守臣望風遁者殊科詔復職紹興元年移鄂州劇盜曹成據攸縣子諱招之成聽命子諱又遣

將西扼衡陽南守宜章成遠巡不敢南向者百餘日成忿子譚扼
已擁衆而南子譚拒之會官軍潰度不可遏單騎入賊中諭之成
執子譚歸會吳敏檄至成受招始釋子譚胡安國避地湖南以書
抵秦檜言子譚忠節可用起爲江東轉運使劉光世軍合肥以乏
餉告亟退師子譚馳至合肥具見糧以聞光世山是得罪除戶部
侍郎入見論京師舊事頗及珍玩潘良貴故善子譚聞其言甚怒
既而子譚奏金國報聘及奠朱魯事反復良久良貴徑至榻前厲
聲叱之曰子譚不宜以無益之談久煩聖聽帝色變欲抵良貴罪
中丞常同言良貴無罪願許子譚補外上併怒同張九成言以子
譚故逐柱史又逐中司非所以愛子譚也帝於是三人俱罷已知
平江金使議和將入境子譚不肯拜金詔奏請却之忤檜意致仕
初檜淮南張邦昌僞詔至虹縣令已下迎拜宣讀如常式獨武尉

徐端益不拜而走子譚言於朝易端益文資退閑十五年號所居

曰蘇林

王衣字子裳歷城人歷大理寺正林靈素將殺釋氏襄州僧杜德
寶毀體然香有司捕以聞衣閱之曰律自傷者杖而已靈素求內
批坐以害風教服之停衣官建炎初遷大理少卿韓世忠執苗劉
黨獻俘將盡尸諸市衣奏曰此曹在律當誅領其中婦女有履買
焚燬掠者高宗矍然曰卿言極是即詔自傳正彦妻子外皆釋之
范瑒有罪衣奉詔鞠之瑒不服衣責以逼遷上皇殺吳革迎立張
邦昌事瑒稱死罪衣顧吏曰囚詞伏矣遂賜死龍德宮監王球盜
本宮寶玉器玩帝怒欲誅之衣曰球固可殺然非其所隱則盡
爲敵有何從復歸國家乎乃寬之先是百司懲戾付寺劾之至三
問取伏狀被劾者悉對莫敢辭衣奏曰伏與辯一事也若一切取

伏是以威迫之不使自直非法意也乞三問未承者聽辯從之同
詳定一司敕令剛難犯死罪四十七條書成帝嘉其議法詳明紹
興元年權刑部侍郎奉祠卒

陳橋字季王温州人提點福建刑獄福州防秋兵亂殺帥臣柄入
亂兵中諭以禍福賊遂擒奏帥臣自斃橋詭從其請叛兵既調行
道追殺首二十餘人一方以安紹興十一年除權禮部侍郎普安
郡王出閣奉詔與禮部太常寺討論典故等議以國本未立宜
厚其禮以繫天下望乃以皇子出閣禮例上之詔以不詳具典故
任意懷奸與尚書吳表臣等並罷十五年知襄陽兵火之餘民物
凋瘵橋請重行蠲減漢水決溢漂蕩廬舍躬率民兵捍築隄岸賴
以無虞乞祠卒當秦桧用事以永嘉爲萬里士之貧緣桧附者無
不顯登顯要桧出入頓挫晚擢宗伯復以議禮不阿忤意遽能其
節有足稱自號無相居士

程俱字致道開化人建炎中知秀州金兵破崇德海鹽俱率官屬

保華亭募乞歸紹興初召爲祕書少監時庶事草創百司文書例

從省記俱撫三館舊聞比次爲書名曰麟臺故事擢中書舍人論
國家之患在于論事者不敢盡情當事者不取任責言有用否事
有成敗理固不齊今言不合則見排于當事事不諧則追咎於始
讓故雖有智如陳平不敢請金以行開勇如相如不敢全璧以抗
秦通財如劉晏不敢言理財以贍軍食使人人不敢當事不敢盡
謀則艱危之時誰與圖恢復乎徐俯以司門郎致仕至是爲右諫
議俱徽遺言俯以前任省郎遽除諫議自元豐更制以來未之有
也昔元稹爲荆南判司命從中出召爲省郎便知制誥遽喧朝論
時謂荆南監軍崔渙凌賁引之近亦傳俯與宦寺倡酬臣恐外人

以此為疑仰累聖德不報以前棄秀州劫龍久之秦倫薦為領事
事鮮不至卒

徐俯字師川洪州人為司門郎時康時侍郎何昌言與其弟昌辰
皆避張邦昌改名俯故婢為昌奴客至即呼前驅使紹興中權參
知政事朱勝非言襄陽上流所當先取趙鼎曰知上流利害無如
岳飛俯獨持不可帝亦不聽

季陵字延仲龍泉人守太常少卿金人南侵帝奔杭州朝廷儀物
委棄陵負九廟神主以行淫雨詔求直言陵言將率之權太盛臣
寺之習未革又言防秋已迫願陛下先定兵衛及扈從之臣萬一
敵勢猖獗便當整駕親按營壘召諸道兵以為援留將相大臣相
率死守勿效前日洗足奔虜以扈蹕為名棄城池以予敵時張浚
為川陝宣撫陵論其太專忤旨落職范宗尹薦其才復為中書舍

人入對言事有可深慮者四尚可恃者一大焉未有駐蹕之地
人皆無經世之心兵柄分而將不和政權去而主益弱雖揚之變
朝廷不及知而功歸官寺錢塘之變朝廷不能救而功歸將帥致
此曹有輕朝士之心黃潛善好自用不能用人呂頤浩知使能不
知任賢自張懋許景衡飲恨而死凡知己自重者往往怨懷退縮
今天下不可謂無兵劉光世韓世忠張俊各招亡命以張軍勢効
小勢以報主恩勝不相遜敗不相救大敵一至人自為謀耳周望
在浙西人能言之張浚在陝右無敢言者夫軍事恐失機會便宜
可也乃若自降詔書得無窮命耶官更責以辦事便宜可也乃若
安坐從臣得無忌器耶臣恐自陝以西不知有陛下矣今欲薄敵
而用度方闕欲輕徭而師旅方興罪已之詔屢降憂民之言屢聞
丁寧切至終莫之信陛下爵賞賢祿常功刑當罪施設當理而天

下不心服者未之有也宋勝非除江西帥未行陵言金人高麗何
無復去意若願浩既去勝非未至金人南向何以禦之今日非論
安危實論存亡朝謀夕行當如拯溺豈可不惜分陰先是范宗尹
嘗仕偽楚故凡受偽命者皆錄用陵疏言前日士大夫名節不立
論事者皆喜攻之瑕疵既彰不復可用縱加拔拭攻者踵來臣試
舉其罪大者言之崇寧大觀以來山詭道譎龍蜺者幾何邦昌亂
朝不能死節者幾何苗劉專殺拱手受制者幾何以義貴之固不
容誅以情恕之亦不幸耳臣願明詔宰執於罪戾中選擇實能量
付以事勿因一售廢其終身侍御史沈與求劾陵承望宰執風旨
罷官紹興二年詔內外官言事陵言軍興以來朝廷詰牒非強干
則莫售師旅糧草非強取則莫給一遇軍興輒行頂借雖名曰和
實強取之雖名曰借其實奪之兵將衣食不取飽煖而取豐美器
械不取堅利而取華好務末勝本初無關心賊至偽言退保賊去
盛言收復遇敗以干為一遇勝以一為千張浚一軍以川陝贍之
劉光世一軍以淮浙贍之李綱一軍以湖廣贍之上供之物得至
司農大府者無幾夫強兵不在冗食今統領家口隨行一聞賊至
擇精銳者護送老小其自隨者祇辦走耳所至軍州邀求犒賞守
令憚生事竭取民以奉之說名虛勞隨在批請枉費官物或假關
節或行賄賂寄名軍籍規冒功賞皆當議者復撤散閑待制卒
汪藻字彥章饒州人與胡仲直以文名人為之語曰江左二寶胡
仲汪藻選著作佐郎時王黼與藻同舍素不咸補外奉祠凡八年
終黼世不得用欽宗被留青城藻與孫觀伴侍夜分韻賦詩以寬
上意高宗踐祚召試中書舍人時次揚州藻多論奏宰相黃潛善
惡之遂假他事免之明年召拜翰林學士帝以所御白團扇親書

卷五十五 列傳

宋史

卷五十五 列傳

六

宋史

紫誥仍兼緒黃麻似六經十字以賜指紳黠之管論韓世忠劉光
世王機不受節制坐視主上南奔擁兵自專之罪朝論雖之紹興
中言古者有國必有史檮前議論之辭則有時政紀錄柱下見聞
之實則有起居注類而次之謂之曰歷修而成之謂之實錄今踰
二十年無復日歷乞訪尋故家文書纂集元符庚辰以來詔旨爲
日歷之備制可旋爲御史張致遠所論予祠六年修撰范冲言曰
歷國之大典比詔纂修事復中止恐遂散逸宜令就閒復卒前
業詔賜史館修撰錢聽壁屬編類八年上所修書曰元符庚辰
至宣和乙巳詔旨凡六百六十五卷漢進顯謨閣學士言者論其
書爲蔡京王黼之客奪職居永州卒漢通顯三十年無屋廬以居
傳極羣書老不釋卷工僂語制詞人多傳之
韓駒字子蒼仙井人政和初坐爲蘇氏學謫官宣和六年遷中書
舍人入謝上曰近年爲制誥者所褒必溢美所貶必溢惡豈王言
之體且盤語具存寧若是乎駒對若止作制誥則粗知文墨者皆
可爲先帝制兩省豈止使行文書而已上曰給事實掌封駁駒奏
舍人亦許綴還詞頭上曰自今朝廷事有可論者一切綴來高宗
卽位知江州卒
朱敦儒字希真河南人志行高潔雖布衣而有朝野之望靖康中
召至京師敦儒曰麋鹿之性自樂閒曠爵祿非所願也問辭還山
高宗卽位召之敦儒不受詔故人勸之曰今天子側席幽士翼實
中興釁定召于蜀蘇庠召于浙張自牧召于長蘆莫不聲流天京
風動羣國君何爲棲茅茹獨白首嚴谷乎敦儒始起累遷浙東提
刑汪勃劾敦儒與李光交通遂罷敦儒素工詩及樂府婉麗清暢
時秦檜當國喜獎用騷人墨客以文太平侔子煇亦好詩於是用

敦儒子爲剛定官復除敦儒諱臚少卿檜死敦儒亦廢談者謂敦
儒老懷祗憤之愛而畏避竄逐故其節不終云
葛勝仲字魯卿丹陽人爲太常卿宋自建隆至治平所行典禮歐
陽修嘗與集爲書凡百篇號太常因革禮詔勝仲續之增爲三百
卷詔藏太常知鄧州朱勗求白雀不與罷歸建炎中知湖州時羣
盜縱橫聲搖諸郡勝仲修城郭作戰艦閱士卒歲大饑發官廩賑
之紹興中卒諡文康從孫郛
葉夢得字少蘊吳縣人嗜學蚤成多識前言往行談論亹亹不窮
夢得第歷祠部郎官大觀初蔡京再相向所立法度已罷者復
行夢得言周官太宰以八柄詔王取羣臣太宰得以詔王而不得
自專今徒以大臣進退爲可否非是上喜曰邇來士多朋比媒進
爾爾獨無觀望遂除起居郎時用事者喜小有才夢得言自古用
人必先辨賢能賢者有德能者有才常使德勝才不使才勝德願
繼今用人以德爲先累遷翰林學士極論士大夫朋黨之弊專於
黨肉輕外且乞身先衆人補郡明年以龍圖閣直學士知汝州尋
落職起知蔡州移帥穎昌府李彥括公田民訴者八百夢得上其
事再罷高宗駐蹕揚州遷翰林學士陳待敵之計有三曰形曰
勢曰氣不報帝駐蹕杭州還尚書左丞頗岐康允之皆嫉夢得又
與朱勝非議論不協會有上書訟夢得者上以夢得深曉財賦乃
除資政殿學士專領戶部財用辭不拜歸湖州紹興初起爲江東
安撫大使兼知建康府八年除江東安撫制置大使留守奏防江
措置八事初建康屯兵歲費無算權貨務所入不足以支至是禁
旅又與諸道兵咸集夢得兼總四路漕計軍用不乏詔加觀文殿
學士兼福建安撫使平寇五十餘郡然頗與監司異議上章請老

特選一官致仕

贊曰植也才畧公裔勤勞子誼忠節衣桷止殺俱陵詳敏注
藻文高雕得主眷終受奸曉賢能實難難於立朝

南宋書列傳卷之十八終

仇陳郭唐李徐列傳第十九

南宋書卷第二十六

明錢士升增削許重熙贊

掃葉山房校刊

仇念

附 柳約

仇念字泰然益都人歷武陟令屬朝廷方調兵燕山念餽餽畢給
時主將縱士卒掠市物念先期趨備遂以不擾調高密承臬州鉅
事既行邑民萬餘擁歸縣解然火警守念山他道得出或追拜馬
首曰公舍我去我必使公復來它日念方自事郡衙忽數千人徑
奪以歸守將不能退劇索起萊密問素聞念名成其黨昨犯高密
境密卒閉關叛掠害官吏幾盡獨呼曰毋驚仇公人為考功員外
時仕者宛轉兵間亡失告牒十常七八銓部無案籍真偽錯亂吏
緣為奸利謠言吏勳封考三婆兩嫂念親為考覈行之已知廬州
劉麟大入統制張琦莫乘危為亂擁甲士數千突入迫念上馬念
徐謂曰若輩無守土責吾當以死徇國寇未至而逃人何賴焉神
色不動琦等錯愕散人心遂定時金人出入近境念募募兵得
數百益兵三千直抵壽春城下敵三戰皆北遂復壽春麟至合肥
人心怖駭牛皇適至念以忠義感之舉以二千餘騎馳出短兵相
接所向披靡敵散而復集其副徐慶摩馬敵競赴之皇掖以上馬
手斬數人因免胄大呼曰我牛皇也嘗四敗兀朮可來決死敵遂
潰明年宣撫始遣大將王德來時敵已去德謂其伍曰當事急時
吾屬無一人渡江擊賊今事平方至何面目見仇公耶初宣撫司
既不以一卒援請郡但令焚積聚棄城退保文移不絕于道念謂
帥臣任一路之責當膏死守使金人有淮西治兵船於巢湖必貽
朝廷憂力陳不可拜詔請闕軍民號送之時金人無故歸侵疆詭

計巨測念九非策秦檜方主和以爲異已落職知平江府陞
言我軍已習戰非復前日故劉錡能以少擊衆敵大挫賊若乘已
振之勢鼓行而前中原可傳檄而定帝嘉之念端方挺特自初官
迄通顯無所附麗令鄧城時承旨范宗尹方爲邑子以文謁念愈
曰此公輔器也宗尹既當國嘗以私見在明州嘗欲薦一幕官
問曰君日費幾何對以十員之家日用二千念驚曰吾爲郡守費
不及此僚屬所費倍之安得不貪遂止
柳約字元禮華亭人高宗時知嚴州時金人入杜充擁衆北去
列郡震恐莫有問官守者約屹保孤城悉力捍禦境內安堵上書
請糾合諸郡克復吳會詔嘉其忠累遷戶部侍郎論吳升等罪未
正非所以厲臣節諸大將提兵入觀各名其家將有尾大不掉之
患奉祠金人渝平傳檄河南守臣皆舉城降約獨遣使數輩於武
南朱書
昌得報而後返以敷文閣待制卒

陳規

附錄 孫遷 定安 楊春 劉位 陳

陳規字元則安邱人建炎元年知德安府李孝養以步騎數萬薄
城陽稱受詔招安規登城視其營壘曰此詐也亟爲備夜半孝義
兵圍城大敗之與盜楊進相持十八日進技窮求和規出城與交
質語折箭爲誓而去詔除漢陽軍鎮撫使李橫圍城造天橋填濠
鼓譟臨城規帥軍民禦之砲傷足神色不變圍急糧盡出家財勞
軍士氣益振橫遣人來願得妓女罷軍規不許諸將曰圍城七十
日矣以一婦活一城不亦可乎規竟不予會濠橋陷規以六十人
持火槍自西門出焚天橋以火牛助之須臾皆盡橫拔寨去當圍
城時有賊將背城看造天橋規問有能殺賊者乎車上田金請行

規酌以卮酒金飲餽卽橫槍下城潛身濠中濠岸高異見約行至
賊坐處卽騰上岸揮而刺殺之復跳身入濠以還城上皆歡譟從
沿江安撫八對首言鎮撫使當罷請將跋扈請用偏裨以分其勢
上納之金入歸河南地改知順昌府葺城壁招流亡立保伍劉錡
領兵赴京過郡境規出迎坐未定傳金人已入京城卽告錡城中
有衆數萬斛勉同爲死守計相與登城區區分命諸將守四門明
斥候募土人鄉導防謀布設初畢金遊騎已薄城矣金龍虎大王
提重兵踵至規躬擐甲冒與錡巡城督戰用神臂弓射之稍引退
復以步兵邀擊溺河者甚衆規曰敵志屢挫必思出奇困我不若
潛兵斫營使彼晝夜不得休可養吾銳也錡然之周寨殲其兵甚
衆金人告急于宗弼規大發將士問策安出諸將請乘勢全師而
歸規曰朝廷養兵十五年正欲爲緩急用况屢挫其鋒軍聲稍振

南朱書

卷三十六

陳規

規已分一死進亦死退亦死不知進爲忠也錡叱諸將曰府公文
人猶誓死守况汝曹耶元木曰將鐵浮屠軍三千邀擊規與錡行
城勉激諸將流矢及衣無懼色軍殊死鬪時方劇錡謂錡母多
出軍第更隊易器以逸制勞殺不勝矣每清晨輒登壁不出伺金
兵暴烈日中至未申氣力疲則城中兵爭奮斬獲無算元木宵遁
規初至順昌卽廣糴粟麥實倉庫會計議司移粟赴河上規請以
金帛代輸至是成功者食足故也移知廬州旣至疾作有詩修郡
城規在書吏抱文書入臥內規力疾起曰帥事機宜董之郡城通
判語畢而卒規守德安時嘗上屯田事宜合射士民兵分地耕墾
軍士所屯田皆相險隘立堡營寇至則俟衆阻無事則乘時田
作射士分其半以耕民戶所營水田畝賦梗米一斗陸田賦麥豉
各五升滿三年無通輸給爲恒業流民自歸者以田還之條列以

聞詔下其法于諸鎮自紹興以來文臣鎮撫使有威聲者惟規而
已規好賑施家無贏財普為女求從婢得一婦甚則雅怪而前之
乃雲夢張貢士女也規即徵女歸嫁之乾道八年詔刻規德安守
城錄頒天下為諸守將法立廟德安賜額賢守追封忠利侯

孫逸知濠州閻勅奉兩京御容由蔡河而下至濠逸閉門拒之勅
曰我王臣也逸曰太尉率眾而來逸未嘗識而為一州軍民計不
敢開門勅曰御容由城下足下當出迎逸曰今日之事軍旅事也
謹具朝裝從城上望拜於是墜拜于樓勅不能會遂引去

寇宏壽春人劫掠淮泗間屢犯濠州守李隆與宏許之珍留
州印與張德而載家屬以行過宏宏待之甚厚已而宏入道張
德求援于宏宏破金將于城下德感之以州印宏遂知州事
紹興四年金兵臨濠城中兵少每十人為一甲

南宋書

卷三十六列傳

知濠

守無故上下者殺之宏布袍軟纏晝夜步行巡視守陣者不敢懈
一日宏在眾中望見三人擦城而去宏呼其同甲七人斬之八人
慄慄金軍以衝車雲梯傅城宏作鐵鎗上插狼牙釘有絳梯而上
者以鎗擊之登與腦骨俱碎金以鼓數萬聚門外一時俱鳴女牆
震而摧者三十步飛矢如雨宏乃張幕禦矢令人運灰修女牆指
顧間女牆如舊既而掘城之半凡七晝夜不休宏以城必不可守
乃棄妻子持母與寡嫂開門遁宏至平江匿跡民間帝召見命仍

知濠

楊春大梁人金亮南來宋將王權屯廬州敵未至先遁安撫韓滂
召春議事敵已離城二十里滂委春權州事引眾走敵圍城春
度勢不可拒領眾突圍過中派河駐劄急募鄉兵二萬人守中派
河口金主入廬州不殺一人出榜招流移復業民歸之如市春

之先以三百人屯河口阻絕行人而鎮民兵三百伏州城南二十
里潛令孫彥率二十人夜踰城入焚其倉糧而出翌日再踰城入
掩敵所設街巷軍鋪殺十七人兵從城門殺出奪馬五十四匹天
未明已歸中派河自此城中敵入互相驚恐知為中派河所劫乃
領兵欲攻中派河春預知之先於險阻處分兵藏伏敵至伏起敵
眾皆潰又閱數日約肥河縣尉張川夜同人廬州金招撫使康定
山率騎巷戰春刺定山墮馬紇石烈餘眾出城走春復取廬州會
朝廷以張淵權廬州安撫淵上其功是時沿淮居民死亡載道惟
春有捍庇功解印而去民皆恨之

南宋書

卷三十六列傳

知濠

可依故移流之人投橫山為樂國衣冠具刺書謁位每顧指其館
穀之所於是狼狽來者得以暫安而位亦漸自尊崇矣杜充邀位
知濠州位未至濠已降金張文孝據滁州位收復之文孝復來爭
位迎戰誤逢賊兵被殺即其地立廟曰剛烈位子綱漢父職知泗
州岳飛回駐于鎮江綱詣行府稟議曰泗在淮北城郭不固無兵
無食守乎棄乎飛不答良久曰此處舊名何州綱曰泗州更有何
名綱曰南徐飛曰是矣綱會其意出歎曰高郵果有過人
慶預京山人自孩童如成人後視髮事浮屠學甚高得法于丹
霞亭長老守洪山以拒羣賊環繞百里地人烟悉為盜境而洪山
獨全慶預之力也北方僧來投洪山者戒臘間有一千六百餘眾
寺中不能贍給又有州縣官寄居百家預計食盡不可支乃集眾
摩堂為說寄居官供贍一月外請僧求僧行日給米二合官員

以車發斷碑殘礎攻城樓櫓皆壞左右蒙盾而立多碎首者良久城陷永坐城樓上或掖之以歸諸子環泣請去永曰吾世受國恩當以死報果傾卵覆汝輩亦何之茲命也矣為益謙德率眾迎隆金人遣騎召永永正衣冠南向再拜訖易幅巾而入粘罕曰沮降者誰永熟視曰不降者我金人奇永狀貌且素聞其賢乃自相語欲以富貴啗永永瞋目唾曰無知之輩恨不醉而報國家何說降乎怒罵不絕金人諱其言麾之使去永復臨窗曰胡不速殺我死當率義兒滅爾曹金人怒殺之一家皆遇害永傳古今得錢印實書家藏萬卷為文不求人知見古人立名節者慨然掩卷終日尤慕顏真卿為人初聞兩宮北狩永號絕在地家人舁歸不食者數日間大元帥府檄書至始勉強一餐其忠義蓋天性然也

卷二十六

八

掃葉山房

唐重字聖仕彭山人時朝廷以拓土為功邊帥爭興利徵賞凡蜀東西夔峽路及荆湖廣南皆誘近邊蕃夷獻其地之不可耕者謂之納土因置州縣所至騷然重以其利害曰之幸相遷起居舍人金人入京師重言開邊之禍起於童貫請斬之以謝金且定守城之計金人要求金帛王孝趙下令有賕金銀者死許人告重曰如此則子得以告父弟得以告兄奴婢得以告主矣詳知同州金人已被縛終將及同重度不能守乃開門縱州人出以殘兵數百守城示必死金人疑有備不復渡河而返先是陝西宣撫使范致虛提五路兵勤王至陝州重遺書言中都倚泰兵為爪牙諸夏恃京師為根本今京城闕久若五路之師遠巡未進則爪牙不足恃而根本搖矣然關中公私之積已盡又聞西夏侵掠鄜延為腹背患莫若移檄蜀帥及川陝兩路共資關中守禦一備致虛銳于出

師為金將所敗軍皆潰退保潼關五路之力益耗長安謀帥以重知京兆重前三上疏乞早臨關中以符眾望且書三策上鎮撫關中次駐節南陽其下仍守汴洛若引兵南度此最無策并條奏關中防河事宜大意謂同華沿河與金人對壘邊面六百餘里乞增兵十萬委漕臣儲備以守關中復上疏曰關中百二之勢控制陝西六路捍蔽川陝四路今蒲解失守與敵為鄰關中固則可保秦蜀無虞緣逐路帥守監司各有占護不相通融昨致虛會合勤王之師將帥各自為謀不聽節制乞置元帥府令總管秦蜀兵馬帥守監司並聽節制緩急則合諸道之兵以衛社稷不報金將重宿破韓城時京兆餘兵皆為經制使錢蓋調赴行在重度勢不可文以書別其父克臣克臣報曰汝能以身徇國舍矣人地矣又遺書轉運使李唐儒曰重始意迎軍駕入關居建儲之勢庶可以

卷二十六

九

掃葉山房

臨東方今車駕南幸矣關陝又無重兵雖竭智力何所施一死報上不足惜及金兵圍城城中兵不滿千固守踰旬外援不至而經制副使傅亮以精銳數百奔門出降城破重以重兵百人血戰諸將扶重去重曰死吾職也眾潰重中流矢死論議者郭忠孝河南人宣和間為東路提舉解縈猗氏與河東接壤盜河賊匪者數百為羣歲起大獄轉相告引忠孝止治其首餘悉寬貸王黼怒其廢格鹽法免靖康初八對以和議為非力陳追擊之策卒不用改永興提刑措置保甲初議者請擇保甲十萬刺為義勇分隸河朔諸郡忠孝曰保甲者歲久死亡者眾擇三萬人守都城可也河朔騎兵之地非保甲所宜從之忠孝遂走關陝得勝兵三萬分隸十將統之金人再逼京師永興帥范致虛入援忠孝曰金人深入而河東無守備願分兵走太行扼其歸路彼必來戰城下

之國可緩致虛以為然檄馬翊守唐重與忠孝同出河東牽制大軍盡出函谷忠孝獨以蒲解軍三千至禁氏遇金人破之踰絳州入平陽會大軍失利滑澗乃引還及金人攻永興兵寡或勸忠孝以監司出巡可以避禍忠孝不答與唐重分城而守已而攻破城東南隅忠孝與重及唐重俱死之景詢介師士也章質用事州縣官皆迎肩而拜惟景詢不拜識者多之程迪字惠老開封人經畧唐重以迪提舉軍馬措置民兵金人自同州渡河迪詣神氏諸畧謀率眾保險候其勢出奇擊之重亦揭榜許民擇險自固會前河東經制使傅建謀當守不當避重從之去者悉還既而金兵益迫重令迪行視南山諸谷將徙治其中因召士豪集民兵以補軍籍應募者眾亮謂軍中人心如此假以旬日守備且具奈何望風棄去重大然之即檄諸司聽亮節制金人近城迪又欲選兵迎戰使老稚得趣險尚可以活十萬人亮執議守城金人四面急攻外無援兵迪率諸司及統制偏裨以下東鄉會盟誓不與敵俱生同盟皆感泣城破乃自亮所分地始亮先出降眾潰迪徇于眾曰敵仇我矣降亦死戰亦死憤怒大呼士皆感奮迪持短兵接戰身被創幾徇猶厲聲叱戰不已遂死之麾下士皆空室中比屋皆燼室獨不火及斂容色如生詔諡恭愍

鄭驥字潛翁玉山人知深陽縣時議自建康縣清渠填太湖以通大江將破數州民田調江浙二十五州丁夫所費百萬計朝廷遣官視可否驥條息利病力止之累遷京兆府路提舉常平時陝右大稔驥奏以所部本息乘時廣糴得米六十萬斛高宗初知同州時議金陵南陽長安為駐蹕計驥言南陽金陵偏方非與王地長

南宋書 卷三十六

楊嘉山房

安四塞天府之國可以駐蹕金裏宿拔韓城乘勝至城下通判以下皆遁去驥曰所謂太守者守死而已城破赴井死諡威愍驥集熙寧迄政和攻取建置之迹為拓邊錄十卷兵將蕃漢雜事為別錄八十卷圖畫西蕃西夏回鶻盧甘諸國人物圖畫為河隴人物志十卷序贊普迄溪巴溫董璚世族為蕃譜十卷

魏彥明通判延安府金人圍城彥明當東壁空室資以賞戰士城破彥明坐城樓上金人諭使速降彥明日吾家食宋祿爾輩使背吾君乎妻宿怒殺之

劉惟輔涇州人為熙河馬步軍副總管金人討秦州經畧使張深遣惟輔禦之金前軍距熙才百里惟輔進軍與金相接舞精刺其先鋒將黑鋒洞胸而死敵為奪氣退深微張嚴往追之戰于五里坡嚴與曲端期而不至遇伏死惟輔遺書金人言熙河惟輔將去顧熙河尚有積粟恐金人因之以守秦之金人追及惟輔匿山寺中金人執之誘以百方終不言金人怒摔以出惟輔奮首曰若欲斬即斬吾頭豈汝梓也即閉口不復言死

李彥仙 字少嚴 華州人有大志所交皆豪俠士嫻騎射家極邊每出必陰察山川形勢或聊敵入縱牧取其善馬以歸陝守臣李彌大留為裨將戍渭澗金人再至汴水與帥范致虛合西兵入援彥仙進說曰渭澗道險難以眾進不若分兵而前留其半于陝可為後圖致虛不聽果敗時彥仙為石壕尉堅守三番民爭依之下令曰尉異縣人非如汝家黨于是今尉為汝守若不悉力金人將尸汝于市眾皆奮金人攻三精彥仙掩殺千計初金人得陝用降者守之使招集散亡彥仙陰遣士則其間金人不覺乃引兵攻其

南宋書 卷三十六

楊嘉山房

南郭夜潛師薄東北隅所納士內應謀而入復陝州乘勝渡河列
柵中條諸山旁郡邑皆響附事聞即命知陝州彥仙蒐軍實增陣
濬隍盡取家屬以來曰吾以家徇國與賊俱存亡聞者感服三年
宴宿自蒲解大入彥仙伏兵中條山擊之金兵大潰宴宿僅以身
免彥仙度金人必併力來攻即遣人詣宣撫張浚求三千騎俟金
入攻陝即空城渡河北趨晉絳并汾持其心腹金人必自救乃由
嵐石西河道鄜延以歸浚不應宴宿率將所可求眾號十萬來
攻分軍為十日輪一軍攻城期以三日必拔彥仙意氣如平常登
譙門大作伎樂潛使人縋而出焚其攻具金人食盡煮豆啖士
取汁自飲至是亦盡告急于浚浚檄都統制曲鼎將澤原兵來援
端素疾彥仙出已上無出兵意浚帶官調日金兵暮下陝則全
據大河且窺蜀矣浚乃出師至長安道聞彥仙將呂回登等

南宋書

卷五十六

來援間關傷仆僅有至者彥仙日與金人戰將士未嘗解甲宴宿
奇彥仙才略以官彥仙斬其使至是使人呼曰即降界前秩彥仙
曰吾輩為宋鬼安用汝富貴為命強弩一發斃之守陴者傷夷日
盡金益兵急攻城破彥仙率眾巷戰矢集身如蠅左臂中刃不斃
戰愈力金人募必生致之彥仙易敝衣走渡河曰吾不可以身受
敵及既聞金人縱兵屠掠曰金人所以甘心此城以吾堅守不下
故也我何面目復生乎遂投河死年三十六紹興中立廟陝州名
義烈後易諡忠威彥仙頌而長面嚴厲不可犯有等善應變嘗
畧地至青澗猝遇金人眾愕眙彥仙依山植疑幟徐據茂林解甲
自如金人疑有伏引去彥仙追襲于隘躡死相枕關以東皆下陝
獨存金人必欲下陝彥仙以孤城扼其衝再踰年大小二百戰金
人不得西至城破民無一心雖婦女亦升屋以瓦擲金人哭李觀

察不絕金人怒屠其城全陝遂沒裨將邵雲呂圓登皆死又有李
彥仙係韓世忠潰將亡命海中為盜者
邵雲龍門人金人被蒲城雲聚少年數百壁山谷時出撓之會邵
隆起兵雲往從之彥仙遣客說以義遂東歸城破被執宴宿欲命
以千戶長雲大罵不屈宴宿終行雲五日而釋之金人就視者咀
血噴其面至扶服摘肝罵不絕
呂回登以良家子應募彥仙保三背間登功最多城垂破以兵來
援身重創持彥仙泣曰固久不知公安否今得見公且死無恨創
深方臥聞城破遂起戰死
劉宣為秦鳳路兵馬都監金人入關陝宣遣書與吳玠相結
且率金將任拱等以所部歸朝約日已定有告之者金人取宣縲
繫之

南宋書

卷五十六

屈堅為忠州防禦使金人圍陝府堅引所部救之圍解金人執堅
堅曰始吾所以來為解圍也城苟全吾死何恨金人殺之
王忠植太行義士也紹興十年金人圍慶陽胡世將檄忠植赴陝
西行次延安叛將趙惟清執使拜詔忠植曰本朝詔則拜金國詔
則不拜惟清械繫金某不能屈使甲士引諸慶陽城下諭使降忠
植大呼曰我河東步佛由忠義人也為金人所執使來招降願將
士勿負朝廷堅守城壁景怒詰之忠植被縛大呼曰當速殺我遂
遇害
徐徽言用 劉士英 張忠輔 俞良綱 李觀
徐徽言字彥猷西安人少為諸生涉書傳負氣豪舉善談功名
大觀二年詔求材武士召見賜武舉絕倫及第金人圍太原徽言
一戰破之時朝廷聞陝州以紆禍靖日由河東為金人所劫以便

宜割河西麟府豐三州隸西夏晉寧軍民大恐曰三州棄晉寧豈能獨存徽言曰此使人矯詔耳設有詔猶當執奏况無耶遂率兵復取三州時河東郡縣淪沒遺民日僕王師之至徽言陰結汾晉土豪數十萬約復故地則奏為守長聽世襲修其事以聞俟報可即身率精甲擣太原徑取雁門留兵戍守且曰完全晉則中原指期克復奏上詔徽言聽王庶節制議遂格金人忌徽言欲速拔晉寧涉河圍之先是徽言約折可求夾攻金人可求降金妻宿挾至城下以招徽言徽言故與可求為姻姻遂以人義難數之可求仰曰君子我胡太無情徽言攝弓厲言曰京師我無此矢尤無情一發中之可求走因出兵縱擊遂斬徽言之子當是時環河東皆已失獨徽言堅壁持久撫摩疲傷與金人大小數十戰俘役過當晉寧號天下險徽言廣外城東壓河下城不遠謀雄固備城南來書

卷二十六初四 掃墓山房

甚整命諸將畫隅分守敵至則自致死力以勁兵往來為遊援金進攻敗收圍之益急晉寧俗不井飲寄汲于河金人載焚石煙壘支甌城中水乏絕儲待沒罄鎗仗空敵徽言能得眾心以死固守既自度不支取砲機守具悉火之曰無以遺敵遣人馳書其兄昌言曰徽言孤國恩死矣兄其勉事君一夕裡校陰約與宿敵郭納金兵徽言決戰門中格殺甚眾退嬰牙城以守置妻子室中積薪自焚仗劍坐堂上慷慨語將士曰我天子守上臣義不見敵敵手因拔佩刀自擬左右持之急金兵至挾之以去然猶懼其威名妻得徽言所親說其具冠靴見徽言片曰汝為敵人搖吻作說客耶不急去吾力猶能搏殺汝妻宿就見徽言語曰二帝北去爾為誰守徽言曰吾為建炎天子守妻宿曰我兵已南矣中原事未可知何自苦為徽言怒曰吾將以死報太祖太宗地下庸知其他妻

宿又曰能小屈當使汝世帥延安舉陝地并有之徽言益怒罵曰吾荷國厚恩死正吾所汝當親刀我不可使餘人見加妻宿舉戟向之徽言披袍迎刃意氣自若飲以酒擲杯嫂罵不已金人知不可屈射殺之宗翰聞其死罪妻宿曰爾何殺義人以逞爾私初徽言與劉光世束髮雅故光世被命援太原輒頓不進徽言移書趣之至再猶前卻即露章劾其逗撓封副與之光世惶遽引道及死事聞高宗撫几震悼諭忠壯徽言子岡既同死事而從孫適亦以守安豐死世著忠義云

劉士英為温州教授方臘陷處州州人爭甲其武道上英獨與邵茂才石礪治兵時糧籍保伍分其地為八閫以師為約令民間鐘聲則趨所守礪未幾賊來攻拒守四十餘日官軍至賊潰去站康初通判太原金人入境帥臣張孝純欲避之士英方止及賊破士英死之太原民石礪保聚西山粘罕擒之釘之于車刺刀于股粘罕曰爾肯服當子爾官身嫂罵曰我姓石石上釘斃決無改移遂支解之

張忠輔宣和末同崔中沂可與守崞縣金人來攻嬰城拒敵中度不可支有二心忠輔宣言于眾曰必欲降請先殺我中遂斬忠輔首擲陣外以示金人既開城門可與不屈見殺建炎中錄可與子五人而忠輔不與士論惜之

僧真寶代州人為五臺山僧正與其徒習武事於山中欽宗召對便殿及還山州不守敵眾大至寺舍盡焚敵下令生致真寶至則抗詞無撓敵異之不忍殺使都守劉駒誘勸百方終不顧且曰吾法中有口回之罪吾既許宋皇帝以死豈當妄言也怡然受戮李觀龍泉人幼孤就學數年歎曰國家遭播越之變安能帖囑

何間遂從岳飛軍已而隸淮西將孫輝麾下紹興十年觀與敵轉
關天津橋南俘獲將軍乘勝逐北遂陷陣死補入
贊曰臨難死綏烈士之懿金湯可壘亦在人奇愈規況謀永
重決計彥仙徽言之死庶維垣維城何難盡地

南宋書列傳卷之十九終

卷之十九終

去

掃葉山房

劉陳楊趙羅李張馬列傳第二十

南宋書卷第二十七

明錢士升增訂許重熙贊

掃葉山房校刊

劉汲附趙楷呂由誠楊粹中

劉汲字直夫丹稜人通判隆德府時方士林黨素用事郡人班自
改易繫辭為妖言汲下白獄黨素命轉運使陳知存按驗採吏懼
欲變獄汲卒以實聞欽崇時為京西轉運副使余入再逼京師諸
道不知朝廷動息者三月馮延緒傳詔撫諭令諸道罷兵汲謂副
總管高公純曰詔書未可遽信公純問故汲曰詔下以去年十二
月鄧去京七百里今始至州何也安有議和三月而敵猶未退乎
此必金人將朝廷以款勤王之師爾可速進兵公純難之汲請自
行馳數十騎赴都城知帝已北行汲素服勸哭涕泣代公純陳帥事
捐金帛嬰士為戰守計詔鄧州備巡卒汲廣陳龍節行關以待乘
輿具甚備知鄧州兼京師安撫汲奏欲復兩河當先河東欲復河
東當用陝兵金人謀知鄧州為行所命其將銀朱急攻京西汲集
將吏謂曰吾受國恩恨未得死所金人來有能與吾俱死者乎皆
泣涕曰惟命民有請涉山作砦以避敵者汲曰是棄城矣然若屬
俱死無益乃下令曰有材武願從軍者留餘從便得敢死士四百
人又令曰凡仕於此聽送其家寅出午返眾皆感服無一人失期
及南陽破命將戚鼎將兵三千逆戰又命斬儀與宗印分西南門
特之汲自以牙兵四百登陴望見宗印從間道遁即自至鼎軍中
麾其眾陣以待敵至皆死鬪敵却俄而儀敗金人攻之益急矢下
如雨汲死之諡忠介

趙楷為成閬中軍統制閬令樽屯德安居五日信陽軍以金兵來
告曰信陽雖小實為德安表裏不可失也樽乃將所部馳赴之金

兵通去金人攻淮西轉在信陽犄角而進柵於蔡州城南州將出
兵方成列轉出不意縱火宿草破謀而進遂斬其將轉整眾而入
復蔡州金人乘大雪突騎五百傳城下轉敗之弗追曰恐其誘我
也金兵復合圍勢甚盛且斷轉歸路轉將士曰金人雖多而無
攻具但堅守一心無恐金將亦屈其下曰城卑薄一鼓可陷于是
以勁弓數百齊射守者不能立未停午從西北吹朔而上轉下城
率軍巷戰從午至申金人敗出城去方應戰時宋軍旗頭與金軍
旗頭鬪于城上兩邊眾兵如山不敢動以視其勝敗金旗頭竟死
餘眾散亂多墮城宋旗頭亦隨死莫有知其姓名者時居討王宣
以兵復鄆州趙轉告急宣行次比陽轉與金兵相離山宣舍步
兵以騎分作三陣約第一陣先嘗不勝者重賞第二陣退
進不勝退居第一陣後第三陣合戰則兩陣皆於又命汝靖五隊

南宋書 卷二十七 列傳

趙葵

衝突陣心不用弓箭以短兵接靖為敵所圍宣援之出追逐四十
五里蔡州圍解宣還襄陽敵眾來攻宣遣趙葵等戰于黃渠我師
失利宣遂班師講和最為鄂州統領管各官在行劄子論襄陽
雖為京西要地荆南號荆楚上流光化軍邊而閉路十九處上至
襄陽盡是坦途並無關阻若敵人知之直造襄陽駐兵則襄陽荆
南皆不足恃一則扼獨水路舟不得通一則據上流順流而下武
昌九江皆失險矣軍中號為趙大斧

呂由誠字子明海之季子知襄陽府時金人破京師羣盜所在竊
起由誠崎嶇至邵城已糧竭于是晝夜為備版築甫就劇賊李昱
擁眾奔至城中知其有備陽受元帥府招安而去時京東諸路兵
騎多內訌獨由誠附循有方上藥為用前後數被攻圍屹然自立
羣盜中救援皆絕一日金兵四集由誠嚴立賞罰厲以忠義守兵

爭奮金人百道攻城矢石如雨人無叛志判官趙令佳同心誓守
城破俱被執金人欲生降之由誠不屈乃殺其子仍于前由誠不
顧與令佳同遇害其家四十口皆被執無生還者
楊粹中真定府人建炎二年金兵大入時粹中知濮州固守不下
宗翰以濮小郡易之將官姚端夜持其營直犯中軍宗翰跳足走
免遂急攻城凡三十三日而破宗翰入城粹中登浮屠不下宗翰
嘉其忠義執以歸粹中竟不屈死守禦官杜績亦死之贈徽猷閣
待制趙轉傳史無今增入

陳淳 楊邦父 附 易青 胡斌 范班

陳淳字君銳莆田人紹聖初下第挾策西遊時呂惠卿帥鄆延淳
戎服往見惠卿問何事淳曰大丈夫求見又何事惠卿起之賓和
中為真定馬步副總管金人入真定淳以孤軍禦之累擊八人皆
遇害建炎元年宗澤命擊金人於南華敗之王善者金種落也擁
兵十萬長驅兩河淳與長子仲剛拒戰賊飛刃及淳仲剛以身蔽
刃死之金人迫采石樞密建康淳將中軍賊方將前王瓌將後
淳曰彼眾不過千人吾伏兵蘆葦間俟其旋旋旋獲則後不相知
訖濟當盡獲矣杜充不從諸軍皆潰淳獨與戰勢窮力盡據胡床
大罵刃交于胸而色不動與其從子仲敏俱死詔贈錄

南宋書 卷二十七 列傳

趙葵

楊邦父字晞稷吉水人知溧陽縣叛卒據府城殺官吏邦父立獄
囚趙明子庭欲誅之因論之曰爾悉里中豪傑誠能集爾徒為邑
人誅賊不惟宥爾罪當上功昇爵明即請行邦父依之厄酒使去
翌日討平之金人至江上高宗如浙西留杜充駐劄建康充遣陳
淳岳飛等及金人戰于馬家渡自辰至未戰數合勝負未決王瓌
擁兵而救淳被拘充降金金人濟江破行逼城時尚書李稅等皆

具降狀逆之十里亭宗弼入城稅等率官屬迎拜惟邦又不屈膝以血大書衣襟曰寧作趙氏鬼不為他邦臣宗弼不能屈遣人說以舊官邦又以首觸柱礎流血曰世豈有不畏死而可以利動者速殺我翌日宗弼與稅等宴堂上立邦又于庭邦又叱稅等曰天子以若并城敵至不能抗更與共宴樂尚有面目見我乎有劉闡練者以幅紙書死活二字示邦又曰若欲死趨書死字邦又奮筆書之金人和碩動色曰而宗弼再引邦又邦又不勝憤遙望大罵曰若圖中原天寧久假汝行磔汝萬段宗弼大怒殺之剖取其心詔諡忠襄邦又少處郡學目不視非禮同舍欲襲其守拉之出託言故舊家實如館也邦又初不疑酒敗行見姐女出疾趨還舍解其衣冠焚之流涕自責

易青推鋒軍士也紹興中韓京討廣賊會李景政死上夜劫其營

前宋書 卷二十七 列傳

四 施崇山房

青在行中為所執賊屢至後軍趙續碧外謂續曰汝大軍為我所擒者甚眾青大呼曰勿信所擒者我爾賊又言吾不殺汝弟持黃榜來招安青又呼曰勿聽任賊殺我賊怒焚之青死罵不絕口胡斌為殿前司將官童德興成邵武江閩寇作招捕司檄德興與議獨留斌將弱卒數百留城中紹興三年盜眾大至斌奮身迎戰所格殺甚眾賊益生兵官軍所存僅數十人或告以眾寡不敵斌曰郡民死者以萬計賴生者數千人由東門而出我不綴其勢使得脫走則賊蹙其後無類矣遂率戰卒過其屍偶立移時始仆民為立廟賜名武節

范旺南劍巡司軍也初順昌盜俞勝等作亂土軍陳望素樂禍謀舉特應之旺叱曰吾等父母妻子皆受國家廩食以活今力不能討反更助為虐是無天地也因黨忿剔其目而殺之一子曰佛勝

年二十以勇聞賊詐以父命召之至則俱死其妻馬氏聞之行且哭賊者行之不從節解之賊既平旺死迹在地隱隱不沒邑人驚異為設像歲時祭享

趙立 附 魏興 魏杞

趙立徐州人以敢勇隸兵籍數有戰功建炎三年金人攻徐州王復拒守命立督戰中六矢戰益厲復酌酒犒勞之城破復堅坐廳事不去謂宗翰曰死守者我也願殺我門百口俱被殺後諡壯節城始破立巷戰奪門以出金人擊之死夜半得蘇乃殺守者八賊求復屍勸哭手瘞之金人北還立率殘兵還其歸路奪舟船金帛以千計軍聲復振遂復徐州詔權知州事立奏為復立廟每遇歲時及山師必帥眾泣禱焉時山東諸郡茶為盜區立介居其間威名流聞會金將昌聞趙州急宣撫使杜充命立往赴

前宋書 卷二十七 列傳

五 施崇山房

之金人扼於淮陰麾下欲退立怒曰正要與死戰何謂扼路令諸軍回顧者斬大戰四十里士卒有失仗者按劔指相擊敵廟前街三里許皆拔盡立口中箭貫兩頰口不能言以手指麾既入城休士而後拔鐵鎗以立守楚州明年正月金人攻城立命撤廢屋城下燃火壯士持長矛以待金人登城鉤取投火中金人稍引退宗弼北歸假道于楚立斬其使宗弼乃絕楚餉道立出戰大破之會朝廷分鎮以立為泗州連水軍鎮撫使知楚州立一日擁六騎出城呼曰我鎮撫也可來接戰有騎將某背立奮矛刺之俱墮地奪兩馬而還金人列三隊邀戰立為三陣應之金人以鐵騎數百橫分其陣而圍之立奮身突圍持挺左右大呼金人落馬者不知數承州既破楚勢益孤立遣人詣朝廷告急趙鼎遣張俊救之俊不肯行鼎曰江東新造全藉兩淮失楚則大事去矣若俊憚行

臣願與偕行後復力辭乃命劉光世督諸鎮救楚以書趨會兵者
五光世訖不行金知外援絕圍益急攻東城立募壯士焚其梯立
登道以觀飛砲中其首左右馳救立曰我終不能為國克敵矣
言訖而絕金人疑立詐死不敢逼越旬餘城始破立家先殲于徐
以單騎入楚為人木強不知書忠義出天性不喜聲色每戰擐甲
先登初八城合徐楚兵不滿萬二州衆不相能立善撫馭無敢私
隱言及金人必嚼齒而然所俘獲饌以示衆未嘗獻行在也劉瑒
遣立故人齎書約降立不發書焚於市中且曰吾必滅豫乃止聞
既久衆益困立夜焚香望東南岸且泣曰誓死守不敢負國家不
幸城被必巷戰決死及被衆如其言自金人侵中國率以虛聲脅
降惟太原堅守踰二年濮州城破殺傷相當皆爲金人所憚而立
威名戰功咸出其上明年金人退得立屍置於下頓首前穴存焉
南宋書 卷二十七 列傳 六 楊果山房

姚興相州人從劉錡守順昌復宿毫後謀都統王權麾下金亮在
壽昌劉錡命權迎敵權不進錡督戰益急權不得已守廬州金兵
至淮得以維橋從容而渡既渡權遣與拒之而自保和州與金
人遇麾兵力戰手殺數百人告急于權不應部卒李二竊權旗幟
遺金人至是金人立權旗幟以誤與與往奔之父子俱死開禧元
年戶部侍郎趙善堅言姚興以四百騎當金人十數萬自晨至午
戰數十合援兵不至竟死于敵金人相謂曰有如此姚興者十輩吾
曷敢前乎忠勇如此宜加爵諡於是賜諡忠毅
姚興世以儒學顯建炎初聞金人克郡縣輒忿患不食宗弼據和
州以偏師萬人築新塘邊絕濡須之路掛率家僮百餘人襲之
鄉里從者三千餘人皆獲頗衆縱遣所掠州民父母妻子將歸手

除和遇金兵大至不得前麾其衆曰今日鬪死亦足稱義士戰敗
爲所獲縛挺劊刺其一人罵不絕口金人憐割之年二十二
增 傳 立

翟興 李興 張玘 附薛慶 馬攢 附薛
翟興字公祥伊陽人與弟進應舉舉賊號大翟小翟高世由以澤
州降金金以爲西京留守進應舉進提步卒數百卷甲夜趨洛陽擒
世由斬之洛陽再破進在伊陽收散亡千人與金人戰于驢道堰
生擒金將翟海再戰夾河乘勝入洛陽金人聚數州之衆薄城下
答諸門入進率諸子巷戰次子亮死進知河南府會叛將楊進來
犯進乘半渡擊之破賊四將馬驚墮馬賊所害與保伊州明年
代知河南府楊進屯鳴皋山北興帥兵時出擾之進南走興邀擊
之進中流矢死餘衆潰去西京平賊王俊據汝州興招之俊偽許
南宋書 卷二十七 列傳 七 楊果山房

入其境則塞井夷竈興命攻之指顧間有登城者俊棄城去退保
鐵蓋山興接應入城秋毫無犯三日進兵山中免胄大呼曰我翟
總管也衆皆披靡遂破之時河東北雖陷土京聚衆保險興遣
書結約之皆願受節制授河東北路軍馬使編檄山寨由是汾澤
路懷衛間山寨首領皆應命金兵攻河南時興軍乏糧就食諸道
僅存親兵自衛興授彭玘方畧設伏金帥就擒劉豫將遣汴以興
屯伊陽憚之遣將顧持書誘興以王爵興斬所顧焚其書豫乃陰囑
其將楊偉俾殺興興攜其首奔豫或云賂偉爲內應以兵徑犯中軍
興奮擊馬死興威貌魁偉每怒鬚張軍食不繼士以菽粟雜
藜藿食之激以忠義無不奮厲在河南累年金人不敢侵諸陵子
琮沈勇有父風繼興爲鎮使
李興王屋人世農業以保其鄉里聚衆萬餘車駕南渡興往來懷

衛間攻擊金寨翟興以書幣迎之遂聽興節制董先者以窮困依
典與弟畜之忽酒間伏甲縛興與弟泣求送制司夜宿林間送者
熟寢興得荷械而逃先以商州叛附劉豫及金人渝盟興集眾自
天津橋轉戰至鼎門傷重皆仆夜半復興敗金人于河清奪回藝
祖御容朝命除興知河南府李成率騎至城下興開城門以待成
疑不敢入興尋退保白馬山成圍攻之晝夜不息鼓聲振山谷兩
旬不絕興惟幼子在側備諭諸將曰今雖困急誓死以守萬一有
失當抱此兒南向以謝天子諸公欲降者請自便諸將咸泣興雖
在圍中歲時伏臘取閉道詣陵前獻酒畢成即不可屈乃歸西京
朝廷以興孤軍難守詔班師興率萬人南歸
張玘涇池人翟興制置京西玘以眾屬馬革先為制置司前執統
制玘佐之金將高瑄率眾取商州玘乘銳奔棣州不能從單馬
南來書

卷二十七 列傳

補遺

至四皓廟金兵數百騎至玘嘆曰大呼挺刃突擊金兵披靡莫敢
向是日九戰九捷劉豫據京師董先偽降不報京師使人迎其
妻先密書報玘勿遣且述必還意王倚攝號州從偽意堅玘知之
一日倚詣玘議事玘叱下責以大義斬之後董先自偽齊歸玘還
兵柄退就位時人義之累功領御營宿衛前軍都統屯泗州時金
人攻海州急詔玘會鎮江都統制張子益赴之敵環城數千匝矢
石如雨玘麾精騎衝其陣殺獲萬計海州圍解玘中流矢卒子益
上其功孝宗卽位命祠于戰所
薛慶起羣盜張浚招之慶感服因遷承州天長保寧鎮撫使金人
欲自運河引舟北歸而趙立楚慶在承扼其衝不得金監軍昌
欲會兵攻楚州真揚鎮撫郭仲威約慶俱往迎敵慶至揚州仲威
殊無行意置酒高會慶怒曰此豈縱酒時耶我為先鋒汝當繼後

上馬疾馳去平旦出西門從騎不滿百轉戰十餘里仲威訖不至
慶與其下奔揚州仲威閉門拒之慶倉皇墜馬為金追騎所獲金
人殺之承州遂破

馬擴隨父馬政使金政死擴代為使事具李良嗣傳在金軍中宗
望給田使耕種自贖久之請開酒肆為市沽宗望許之擴因結識
往來者與各山寨通音書塞食日偽隨大姓送喪馬所親十三人
奔五馬山寨訪知信王榛流落民間為茶肆傭取以歸寨奉為
主兩河忠義聞風受旗榜者近數萬人兩遣使詣行在路梗不得
遠王遣擴自行擴率五百人轉河朔皆大盜據險所至單騎入
其寨諭以信王請兵之意盜皆踴躍忻從擴記其姓名次第及河
卒盜以舟濟之至東京見宗澤澤送之新陽所從之士不滿百人
既見帝首言太上北狩時使內侍張恭傳旨召到南渡宗金
南來書

卷二十七 列傳

九

補遺

人無信兵勝則我可歸帝淚發論擴出宰相黃注等言擴不可
信帝厲聲曰信王朕弟也手蹟朕識之何疑焉即條制除信王河
外兵馬都元帥擴具四事其一言息壤之盟古人以之成事願陛
下斷以不疑付之間外其二言軍期急連文事不限夜晝至即通
奏庶免誤事其三言勿用監軍奪權掣肘其四言所給器械盡選
犀利者給用時潛善伯彥思之選數隊為合之兵付擴以行未至
大河有台令一人一騎不得渡擴知事不就山濟南以歸行在金
宗輔破五馬山寨信王不知所終建炎三年擴上書言四誤六失
大約言不能據險就形勝以爭天下輒泥于請和當防不防當擊
不擊進退皆失其合建都巴蜀為上策武昌為中策金陵為下策
幸金之不來猶原遷延是謂無策紹興二年為湖南二廣司參議
時賊曹成執向子誣據道州擴遣人往諭成釋子誣納款參謀虎

直方欲趨之赴行在廣曰是激之使復亂也不若無以為用宜無
吳敏受直方言不從廣廣獻詩曰未敢此時非趙括已愁他日類
田豐遂辭職歸臥融州山溪擴去而成眾復亂金使馬陵思謀入
境即問擴所在帝急召之俾入館見思謀因叙舊見之好歷舉敵
人小字詢其安否思謀感然皆舉封諡以答時議欲以擴奉使思
謀懼其小己也曰去必見留遂信不遣

邵興解州人初據神農山後入興元授王庶張浚以其名與年號
同改名曰隆在商州展與金人戰或暫失之俄即收復及和議成
詔割商以界金隆因快秦檜改隆知牧州在任二年飲酒暴卒
或云檜使人酖殺之隆知兵機善料敵能得士每戰有功王湛
商州人畧讀書史多機詐避兵川中會邵隆在任已奉之隆料
金人有還河南意然不久必復取之乃作料理河南之策成編授
南書

卷二十七 列傳 十 補葉山房
汪使詣行在滿匿降所著改為己作投匭見樓照未之信既而
金人許割三京地照大驚以洪策獻秦檜檜為樞密院編
修隨照宜論陝西李綱馬擴等皆史至今

贊曰豪傑起事何地無之不有所遇才亦何施汲澤張果立
也威幹二興勇畧馬擴忠款英英辨舉有義有叙惜乎無成
悲彼宋替

張翥等列傳第二十二

南宋書卷第二十八

明錢士升增削許重熙贊

補葉山房校刊

張翥 胡舜陟 沈晦 薛弼 附蕭振

張翥字柔直福州人舉進士為小官蔡京當國求善訓子弟者京
族子以翥薦遂即館務嚴毅孫拔意度凝然異于他師忽謂諸生
曰汝曹曾學走乎諸生曰嘗聞先生教令徐行未聞教以走也翥
曰天下被而翁破壞至此日夕賊來先至而家汝曹惟有善走庶
可逃命耳諸子大驚亟以所聞告京曰先生心慮京翼然曰此非
汝所知也即見翥深語敵容問計翥曰宜亟引諸德老成置諸左
右以開道土心羅天下忠義之士分布內外為第一義耳京因叩
其所知遂以楊時薦于是召時翥後守南劍州會池汝為遣葉徹
寇南劍時統制官任士安駐軍城西不戰皆歸率州兵分為數隊
南書

卷二十八 列傳

補葉山房

令城中殺羊牛豕作肉弗仍多具飯將戰則食第一隊人既飽遣
之出城便食第二隊人度所遣兵力將困即遣第三隊人往代第
四至五六隊亦如之更迭交戰士卒飽而力不之敵中流矢死眾
敗走翥知士安懼無功即而徹首與之州兵皆憤翥曰賊必再至
非與大軍合力不能破也徹子聲言復仇縞素來攻於是士安與
州兵夾攻大敗之城賴以全再知處州嘗欲造大舟幕僚不能計
其直勸教以造小舟量其尺寸而十倍算之又欲築紹興園神
廟垣召匠計之云費八萬緒勢教之曰築一丈長約算之可直二
萬即以此三萬與匠者董役內官無所得進祕閣修撰卒後廟食邵
武

胡舜陟字汝明績溪人欽宗即位言今結成邊患幾傾社稷自歸
朝官趙良嗣始請戮之以快天下遷侍御史張邦昌僭命舜陟仍

舊官再上劄子請邦昌亟退居臣位高宗即位言者論其營事偽廷出知廬州時盜賊充斥廬人振恐且具舟楫為南渡計舜陽至修城治戰具人心始安賊孫琪至廬舜陽乘城拒守時出兵擊其抄掠者琪宵遁自軍興後淮西八郡羣盜攻蹂無全城舜陽守廬二年安堵如故移知建康舜陽以金人勢迫求為浙西宣撫參議韓世忠在鎮江以舜陽擅棄建康縛于桅檣舜陽曰朝命也乃舍之後為廣西經畧舜陽先與呂源有隙舜陽因討彬賊劫源沮軍事源以書抵泰檜訟舜陽受金盜馬非訓朝政檜奏遣大理寺官袁桷往劾居兩旬桷不服死獄中舜陽有患愛邦人聞其死為之哭妻江氏訴于朝詔通判洪元英究實元英言桷防事涉曖昧其得人心雖古循吏無以過帝乃罪助者

沈晦字元川錢塘人宣和廷對第一金人攻汴京從肅王樞出許南來

離不軍後金人歸晦還為給事中言者論封駁之職不可以賞勞除知信州帝如揚州將召之付御史張守論晦為布衣時事帝曰頃在金營見其慷慨士人細行豈足為終身累耶不果召知鎮江府過行在面對言藩帥之兵可用今沿江千餘里若令鎮江建康太平池鄆五郡各有兵一二萬以本郡財賦易官田給之敵至五郡以舟師守江步兵守隘假使能渡五郡合擊敵雖善戰不能一日破諸城也或以偏師綴我大軍南侵則五郡尾而邀之敵安敢遠去又乞召募敢戰士三千參用招義步兵法期年後京口便成強藩時不果用趙鼎稱晦議論激昂帝曰晦誠可嘉然朕知其人言甚壯胆志頗怯更觀臨事能前所言否為廣西經畧南州蠻酋莫公晟旁結峒蠻歲為邊患晦招誘諸酋喻以威信皆請府請降晦隨遣之結而夫自是公晟孤立不復犯邊奉祠卒晦膽氣

過人不能盡循法度貧時尤甚故累致人言然其當官才具不可掩云

薛弼字直老永嘉人金兵攻汴京弼定議堅守眾不悅弼意與綱同嘗言姚平仲不可恃未幾而敗綱去太原弼言金必再至綱不當去宜先事河北金人果再入攻湖南運判楊么據洞庭命岳飛討之云陸耕水戰樓船十餘丈飛謀益造大舟弼曰若是則未可以歲月勝矣且彼之所長可避而不可圖也今大旱湖水落洪若重購舟首勿與戰遂筏斷江賊其士流使彼之長坐廢而精騎直擣其壘則破壞在日前矣弼言善兼旬積寇盡平王彥白則移襄遷延不即赴彥所將八字軍皆中原勁卒朝廷患其恣橫以弼代之彥殊不意弼徑入府受將吏為大駭弼面詰彥感悟即日出境除岳飛參謀官飛母死過於廬山弼宗元攝飛事飛將

蕭振奏留對糧米八萬斛以足軍食以其直歸計所總計者利在措克即先告檜風御史劾振要與振謫范陽檜死復遣振還成都一切以寬治或問其故振曰承縱弛革之當嚴今繼苛刻非寬則民力瘁矣帝嘉振治行謂宰臣沈該曰四川善政前有胡世將今有蕭振進秩四等卒于府治死之日民無老稚相與聚哭于道遣妻至帝悼惜之振居瀕江微時見過客與掌渡者爭多溺死為造大舟備工以濟人感其德相與名其江為蕭家渡云
贊曰貞者事幹豈必依違循名責實更道乃振務識陽計晦胆弼機振治均美附姦何譏

宇文虛中字叔通成都人歷中書舍人宣和間將與燕雲之役以

字文虛中字叔通成都人歷中書舍人宣和間將與燕雲之役以
虛中為參議官虛中上言本朝與遼講和百年一切恭順今不封
殖為我藩籬而遠踰海外引強捍之女真為鄰女真藉百勝之勢
不可以禮義服以百年之兵當新銳難抗之敵以寡謀安逸
之將角逐于血肉之林燕中國之禍水有息則也王黼大怒降集
英修撰及宗翰宗望南侵帝顧虛中曰王黼不用卿言至此奈何
虛中請下詔罪已即命屬草畧曰言路壅蔽而日聞恩倖持權
貪饕得志帝覽詔喜曰今日不吝改過時守禦難其人欲召熙河
秦鳳帥姚古种師道帝命虛中曰卿與二帥情好如兄弟以一使
名護其軍遂以虛中為軍前宣諭使虛中檄趨二帥後先引西兵
至汴門會姚平仲劫金營失利金兵逼城下虛中繼而入欽宗欲
遣人辨劫營非朝廷意大臣咸畏行虛中承命冒鋒刃而進至營
露坐風埃金人注矢圍繞久乃得見康王次日見宗望抵暮遣人
隨虛中入城要御筆書定三鎮界詔虛中再往明日從康王還復
又三往金人固要三鎮虛中泣曰太宗殿在太原上皇祖陵在保
州詎忍割棄金人言其非妄遂解兵北去言者劾其議和之罪虛
中詔建炎二年詔求使絕域者復以虛中為太上前請使明年金
人遣歸虛中曰奉命祈請二帝二帝未還虛中不可歸于是遂留
寄詞張孝純曰有人君問南冠客為道西山采薇薇又詩云定鼎
未應周命改登牀合許宋人平又曰南冠終日囚軍府北雁何時
到上林久之金人重其才欲官以翰林學士掌詞命書金太祖功

南宋書卷第二十九

掃葉山房

南宋書

卷第二十九

掃葉山房

德碑號為國師虛中雖仕金乃心不忘王室以蠟書密奏不一事
東南之士憤恨陷北虛中嘗以信長結約金人不覺也王倫歸虛
中附奏云如敵人以家屬為請願沒賊辭之秦檜慮虛中沮和
議悉遣其家往金其子師瑗言臣父以身殉國家之急與他被執
者不同家屬望朝廷主張先定于十年前者為所抑不得對全
家驅迫出境虛中仕金每呼同列為僑商貴人積恨屢成罪以
其家藏圖籍為反具虛中曰高士諱家圖籍尤多豈亦反耶有司
并殺士談虛中老幼百口同日焚死棺後天學士程宏圖言虛
中有反金之謀秦檜忌之私遣人告於金人遂殺族謀使忠臣望
絕于本朝孝宗朝諭肅愍命族子紹節為後紹節進士知廬州
韓侂胄議用兵紹節專為固圉計邵友誼謂其忠出以書讀之紹
節畧曰公有復仇之志而無其器有開邊之害而無其利為進
取非所敢知侂胄不樂後僉事樞密於蜀事番而後言其卒也寧
宗悼之
鄭望之字顧道彭城人金人攻汴京宰執議遣使勞軍皆莫敢往
已定某為正使召至都堂遂巡關門已失所在適望之至張邦昌
執其手曰鄭郎中可望之曰何事邦昌語之故望之公見上請旨
邦昌曰有甚旨且往軍前看敵宋公何遂押之出國門為軍前計
議使至軍金有郎君語之云和意只似買賣割地輸幣而已望之
云買賣者彼此物價相酬既輸幣又割地直是強取一邊矣金人
不答遣還上命再往望之與三寶奴論辨金人堅執如初上又命
副李稅往稅見金帥北面膝行而前流汗喪魄唯唯不敢措一辭
金帥自以書牒朝廷要割三鎮欲得宰相交地親王送軍過河時
康王與張邦昌乘筏渡淮自午至夜分始達金營又遣望之同稅

再往以珠玉遺金帥望之見留翰旬會于文虛中持割地詔望之得還因言敵強我弱不可不和狀建炎初李綱以望之張皇敵勢沮損國威以致禍敗責連州居住久之帝念日望之朕故人也復吏部侍郎致仕

傅雲臨江軍人高宗市立即欲遣使知金莫敢承者李丞相與勞語遂委之借工部侍郎以行完顏希尹問勞來意即云本國與貴朝原無深怨只因語言寡信前日兵至城下而朝自無守備故耳今日方來通問如何便要取一帝隨差學士李綱偕伴與勞閉論華夷盛衰不常昨者伺在城下金只七人登城城上兵皆散人不用命如此可見貴朝謀畧又言貴朝初得燕山制舉族相慶復為中華人不料如此勞懇以二帝情事伺云太子在時曾商量欲發太上回二太子死無人言此過數日伺來以語云南朝復有南宋書

卷二十九列傳

韓山房

兵過河失利去既已遣使議事又發兵來如何相應耶若必差入到館常準備對答也次日高書果來云二天兵過河盡有黃榜初張換次馬中次張所皆敗去勞云必盜賊假榜鼓噪耳高去伺復來言今人見議守河不用遼人直取中國人來貴朝發兵正犯其所忌昔年遼亦如此不謀自治散勞為合之策人雖多總不為用見敵即潰散散即為盜賊自已殘破州府不亡不止貴朝若截河為界保全南畔州府力亦不小何須引強敵也勞歸具奏之辭傳俱增改情方舊史無今補入

曹勛 韓肖胄 王倫 附 王綸

曹勛字公顯陽翟人靖康初為閤門宣贊舍人從徽宗北遷過河十餘日謂勛曰不知中原之民推戴康王否翌日出御衣書領中曰可便即前來救父母并持草資妃耶夫人信又諭勛見康王第

言有清中原之策悉舉行之毋以我為念勛自燕山遁歸建炎元年秋至南京以御衣所書進入高宗泣以示羣臣勛建議募死士航海入金東京奉徽宗山海道歸執政難之出勛于外紹興十一年金宗弼遣使議和授勛團練使報之及淮遇宗弼遣還命易右職持節尋充金國報謝副使入內殿帝親臨諭以懇請親族之意及見金主正使何鑄伏地不能言勛反覆開諭金主首肯許還梓宮及太后助充接伴使二十九年副王綸為使謝使金主亮定計南侵勛綸還詳其恭順和好人怒其安

韓肖胄

卷二十九列傳

四

韓山房

惟有上供之目而已問諸路窠名于戶部戶部不能悉問諸州窠名於漕司漕司不能悉失一窠名則此項遂亡願諸路漕司括州縣出納可罷罷之可併併之立為定籍守之經費之大莫過養兵人亡而口請者眾願立嚴實之法重罰請之罪則餉給不虛此其大者生民常賦之外吏緣為奸斂取百端破寇之地復業未及而吏已迫呼于門矣願諸郡邑招集流散官貸之種三年乃賦此其先者三年簽書樞密充通問使時金宗翰專政人皆危之肖胄奏曰和乃權時之宜臣半年不返命宜速進兵不可因臣而緩至金金知其家世甚重之往還纔半年自帝即位使者凡六七未嘗報聘至是始遣人偕來與朱勝非議不合力求去復召赴行在除簽書樞密奏言諸大將之兵自主庭戶宜命總帥抽其精銳自成一軍今當以安集流亡為先江淮間荒田至多若招人授田給糧

捐其租賦必將接跡而至軍士舊為農者其精銳仍復使其力耕為營屯止則固守出則攻討和議定命為報謝使接伴者迎于境謂當稱恩賜皆三四反乃塞至金就館議事眾皆聳聽其還給趙車及頗遞宴設自皆始知紹興府奉祠卒諡元穆昔琦作畫錦堂治作榮歸堂皆又作榮事堂人以爲榮

王倫字正道萃人巨擘旭之元孫也家貧無行仕俠京洛間汴京失守欽宗御門都人喧呼不已倫乘勢徑造御前曰臣能殲之恨無官耳遂白薦其才欽宗取片紙書曰王倫可除兵部侍郎倫下樓挾惡少數人傳旨無定宰相何崇以除命太峻斥不用建炎元年選能專對者假刑部侍郎充通問使朱弁副之見金宗翰議事見留有商人陳忠密告倫二帝在黃龍府倫遣忠金往通意兩官始知高宗即位矣久之宗翰使烏陵思謀叩見倫語及舊事

宋史

倫

倫曰海上之盟兩國約爲兄弟萬世無變雲中之役我實償師贊厥成功上國之臣嘗欲稱兵南來先大聖惠顧盟好不許厥後舉兵以禍吾國豈先大聖意乎況古自分南北盡歸我二帝太母復我二疆使南北赤子毋致塗炭亦足以慰先大聖之靈幸執事者贊之思謀曰君言是也當盡達之已而宗翰名與語曰思謀云云此特侍郎自言耳倫曰使事有指不然來何爲哉天定亦能勝人元帥詳之宗翰不答是後宇文虛中等繼至宗翰皆拘之越五年宗翰忽自至使館與倫議和縱之歸報倫入對備帝優獎之時方與劉豫搆兵寢其說明年韓侂胄使還金使李永壽王誦繼至倫爲館伴與道雲中故舊二人偕少戢七年春徽宗訃至以倫充迎奉梓宮使帝使倫謂金左副元帥昌口河南地上國既不有與其付劉豫易若見歸倫奉詔行因附進太后欽宗黃金各二百

兩仍以金帛賜宇文虛中等倫至睢陽劉豫館之移文取國書倫曰國書須見金主而納若所銜命則祈請梓宮也豫賜取不已會金廷者至即渡河見昌口淳其言深無狀且言豫忍背本國豈能終事大朝是冬豫廢昌口語倫曰好報江南自今道塗無壅和議可以平達倫入對言金人許還梓宮及太后又許歸河南地帝大喜八年再使金引至都堂授使指二十餘事及見金主爲設宴三日命蕭哲張通古爲江南詔諭使偕倫來舉朝沸然皆歸罪倫中丞勾龍如淵而責倫曰公爲使當于彼中論定禮數安有同使至此而後議者倫泣曰倫涉萬死一生來往虎口中丞乃言倫如此耶

檜解之曰中丞無他欲激公了此事耳倫見通古以二策動之通古恐議令相見金使于館受書改帝禁中畢事金遂歸梓宮太后及河南地九年春以倫簽書樞密改東京留守倫至東京見宗炳

宋史

倫

交割地界交割之議實昌及宗磐主之宗磐事政跋扈爲金主所誅併及昌召倫赴金國議事拘於中山府令耶律紹文問倫知昌罪否倫曰比蕭哲以國書來天下皆知係上國意使人只奉命通好耳金主曰貸卿還國反問我君臣耶別遣藍公佐論歲貢誓表則命等事遷倫于河間居六載命爲平瀼路都轉運使倫曰奉命而來非降也使來趣之倫拒益力金主怒命縊之倫冠帶南向拜曰先臣文正公以直道輔相兩朝天下所知臣愛一死辱命遂就死年六十一河間雨雹三日子述開行得骨以歸孝宗錄其孫三人賜諡節愍孫柳自有傳

遣大臣為之使覲敵且堅盟好綸旨謂行乃以為稱謝使曹勛副之至金館禮甚隆當時金已謀侵江南特以善意給綸耳金主召對便殿發數問綸條對無屈還朝言敵意無他幸相湯思退等皆贊綸焉外卒

論曰虛中仕於金乃心宋室宋人始終憐之宋人日望和使者數輩不得至倫乃成竟以胡銓一疏負諸于千古然倫終能拒金之仕完宋之節兩人得失其可以偏詞論議秦檜扶和秉國不能致倫生還而慮虛中沮和誠恐驅其家往金以貽族滅此又出尋常計慮外者人臣奉命專對苟利國家死生以之二子有焉前史稱虛中恃才輕肆倫市井無行豈其然乎

洪皓 朱弁 張邵

附

卷之九

附

附

附

附

附

附

附

附

附

附

附

附

附

附

附

附

附

附

附

附

附

附

附

附

附

附

附

附

附

附

附

附

附

附

附

附

附

附

附

附

附

洪皓字光弼番禺人初舉進士叩拒王黼朱勔之請皆為秀州司錄歲勞績原別以青白幟涅民手為識無紛競者遂留浙東綱米以濟人人咸德稱洪佛子秀卑叛縱掠惟過皓門不犯嘗上書止帝金陵之行他日帝問張浚曰近謀移謁者誰後以皓對居頃浩薦之使金皓方居喪願解衣巾易衰經入對皓奏天道好還金人安能久陵中夏此正春秋魯晉訓楚也帝悅假禮部尚書通問使兼攝副之時淮南盜賊起李成甫就招乃命皓兼京東撫諭使比過淮而敵方與耿堅固楚州皓問堅可據以義樹諭之東命於朝堅遂強成敵兵皓至泗境迎騎介而來臨曰虎口不可入皓遂還上言成以軍食絕有引眾建康之語今斬賽在揚旌廣在通郵三叛連衡何以待之此舍垢之時宜且界之綱趣如晉明待王

敦可也帝從之即命撫成給米五萬石皓開行至順昌有盜張俊梗道皓說之曰自古無白頭賊因撫之至金留太原一年移雲中宗翰遣使仕劉豫皓死拒之宗翰怒將殺之旁一將唱曰忠臣也為之跪請得免遂冷山麓竟受豫官雲中至冷山行六十日距上京僅百里地寒四月草生八月已雪六居百家陳王希尹聚落也希尹敬皓使教其子或不給食大雪薪盡以馬矢然火煨麵食之希尹以取蜀策見問皓力折之希尹曰海大吾力可乾但不能使天地相拍耳皓曰兵猶火也弗戢自焚自古無四十年不止者時時與希尹偉辨希尹或喜或默或發怒欲殺之皓曰無使大朝受殺行人名願投之水以墜淵為名可也希尹義之和議將成希尹訪于皓皓言封固乃虛名年號本朝自有東南不宜繼絕不可增也希尹卒之如燕留一月希尹受誅黨類俱連者數千人皓以異論得免方二帝遷居五國皓在雲中密遣人獻桃梨聚麵三帝始知帝即位皓問祐陵訃北向泣血紹興十年因謀者趙德書機事數言藏故策中歸達于帝言順昌之役金人欲捐燕以南棄之手師取還自失機會又求得太后書遣李徽持歸帝大喜曰三十年音問僅賴此書于文虛中受金官薦皓為翰林直學士皓辭金主生子大赦釋皓與張邵朱弁還鄉已復追之及淮而皓已登舟自已西出使留北中凡十五年同時使者十三人惟皓弁邵生還皓入見帝于內殿力求郡養母帝曰卿忠其日月雖蘇武不能過豈可捨朕去耶引見慈寧宮帝入設簾太后曰吾故識尚書命撤之退見秦柏口錢唐舊居而景靈宮極土木之華豈示無中原意乎柏不憚謂皓于廷曰公信有忠節得上眷但官職如讀書速則易終而無味須如黃龍大昌乃可金人來取趙彬等家屬

諸將之皓曰首韓起問環鄭人引義不與金既限淮官屬皆與人
官留不遣若遽從之謂秦無人益輕我矣又言王倫郭元邁以身
殉國棄之不取緩急何以使人又言室然寄聲室然者宗翰僕也
色變御史李文會劾皓徙外明年大水中官白鏐言變理乖
策洪尚書名臣不用諫官詹大方論皓更相稱譽各坐流責後
徙南雄州卒年六十八死後一日杓亦死贈諡忠宣皓在北廷金
人甚敬之詩文爭相抄誦及還南金使至必問安否為杓所嫉不
死於敵而死於貶人皆恨之子適遵邁

宋升字少章婺源人弱冠入太學鬼說之奇之與歸新鄭妻以兄
安鄭介汴洛閒多故家遺俗升遊其中間見日廣靖康之亂家碎
於賊升南歸建炎初議遣使問兩宮升奮身自薦為通問副使見
宗翰為所留紹興二年金帥府議遣一人歸計和字文虛中欲升

與中倫探策決行升曰吾自分必死豈觀餓先歸願正使受書歸
報甲申四海之養於兩宮吾暴骨外國猶生之年也倫將歸升謂
曰使以節為信今有印亦信也願留印升得抱以死死不腐矣倫
解以授升升懷之臥起與俱金人逼仕劉豫升曰吾恨不食其肉
忍北面之乎金人怒絕其餽遺升忍饑待盡已又欲易其官升曰
自古兵交使在言可從從之不可從則囚之殺之何必易官移書
耶律紹文曰上國威命朝至則使人夕以死夕至則朝以死又以
書與洪皓訣乃具酒食召被掠士大夫飲牛酣語曰吾一日畢命幸
遇我某處題曰有宋使臣之墓眾皆泣下升笑曰此臣子常分何
足慕也金人不復強王倫歸奏升送徽宗之文有曰欺馬角之未
生魂消雪客驀龍髯而莫速淚灑冰天帝感泣謂張浚曰歸日當
以禁林處之十三年加議成升得歸入見便殿勸帝知幾圖終又

以金國所得六朝御容及宣和御書畫為獻秦檜惡其言敵情僅
轉奉議郎卒述所見聞忠義朱昭史抗張忠輔高景平孫益孫谷
傳偉文李丹僧真寶婦人丁氏夏氏小校間進朱勛等死狀請加
褒錄

張邵字才彥烏江人建炎三年金人南侵詔求可使軍前者邵慨
然請行假禮部尚書通問使即日就道至濰州見左監軍昌命之
拜邵言皆南北臣無相拜禮且以書抵之曰兵不在強弱在曲直
宣和以來我非無兵也帥臣初開邊隙謀臣復起爭端是以大國
能勝之今大國復裂地以封劉豫窮兵不已曲有在矣昌怒執邵
囚於密之柞山又送劉豫使用之邵見豫長川呼為殿院貴以若
臣大義詞氣俱厲豫怒械置於獄久之復與金河之燕山僧寺又
作書遺金帥言豫之南侵勝則大國失養敗則南不勝則豫持首
獻之謀尋從之會寧會大赦許宋使自便還鄉人入多占籍淮北

義宰稍南惟皓升與邵言家在江南十三年和議成與皓升俱歸
升秘閣修撰詹大方論其奉使無道奉祠卒邵在會寧以訓蒙資
東歸喜誦佛書雖異域不廢初使金時遇秦檜于濰州及歸上書
言檜忠節時論少之
崔縱臨川人建炎初使金者悉被繫莫敢往縱毅然請行至金首
以大義請還二帝又三遺之書金徒之窮荒久之許南使自陳
縱縱以王事未畢不忍言竟擗節以死
林冲之莆田人靖康初使金被拘初給乳酪已欲邀其愛官汴
之詞色番屬從之奉聖復遣仕偽齊不屈置顯州極北地幽佛寺
十餘年髡髮還黑病亟語同難者曰某年七十二持忠入地無恨
所恨國耻未雪耳南向一慟而絕子郁從子震遠郁統卒勤王兵

陳過書震仕祕書少監以不附一蔡有聲遂為剛定官詆紹興和議即挂冠出都廢放以死莆田人稱為忠義家

現行可建安人建炎二年以太學生應募充通問使金人知其布衣借官待之甚薄因留不遣行可嘗貽書金人言大國舉中原與劉豫劉氏何德趙氏何罪若以還趙氏于宋劉萬萬也紹興六年卒其使也吳人郭元邁以主舍為之謂不肯髡髮換官亦卒於北焉

閻進宣武人建炎初從行通問至雲中金人拘留使人散處之進亡去被獲高慶裔問何為亡曰思宋耳又問即主待汝有恩汝亡何故進曰錦衣王食亦不戀也慶裔而釋之凡三亡乃見殺臨刑謂行刑者吾南向受刃我皇帝在也行刑者更令面北進踊身直起盤旋數四卒南鄉就死又有校尉朱鼎分在宗翰所自求妻

室宗翰令自擇所掠人勸取最醜者人莫論其意不半月亡去追之還宗翰怒劾舍笑死挺下

吳國安處州人亦在拘留使金人脇降之國安延頸就刃後得遣還知袁州卒

贊曰行人善詞君命是司况使絕域死生不測蘇武嚼雪握節首自凛然千古忠貞日月有美宋臣秉德不惑或死或歸並義均烈

陳東汪若海等列傳第二十二

南宋書卷第三十

明錢士升增削許重熙贊

掃葉山房校刊

陳東 附 歐陽澈 高登

陳東字少陽丹陽人傲儻負氣京師用事人莫敢指言東獨無所諱每宴集坐客恐累多引去以貢入太學靖康初率眾伏闕請誅六賊言天下事繫京師壞于前梁師成賊于後李彥結怨于西北朱勔結怨于東南王黼童貫結怨于遼金朋黨變遷宜傳首四方以謝天下明年春貫等挾上皇東行東上書請出正刑時師成尚留禁中東發其姦謫死李邦彥議和惡李綱主戰罷之東率諸生伏宣德門上書曰在廷之臣奮勇不顧以身任天下之重者李綱也所謂社稷臣也其忌嫉賢能動為身謀不恤國計者李邦彥白時中張邦昌趙野王孝迪蔡懋李悅之徒社稷之賊也願兵家

南宋書 卷三十一 列傳

掃葉山房

之常豈可遽傾任事之臣若用諸姦言斥綱宗社存亡未可知也河北為大梁屏蔽若棄三鎮是無河北也能保金人不復改盟乎幸陛下立反前命復綱舊職付仲師道以關外之事軍民從者數萬傳旨慰諭眾莫敢昇殿問鼓壞之喧呼震地一人出眾傑而擲之于足亟詔綱入復領行營眾乃謹退及金人解去時宰議遂諸生先自東始京尹王時雍欲盡竄之獄眾復譁眾用楊時為祭酒撫諭乃定吳敏奏陳東太學錄東力辭歸高宗即位五日相李綱又五日召東至未對會綱去上書乞留綱罷潛善伯彥不報又請親征以還帝治諸將不進兵之罪中駕返京師勿幸金陵又不報會布衣歐陽澈亦上書忤時相潛善以語激帝言不亟誅將復鼓眾伏闕書獨下潛善所府尹孟庾召東東請食而行手書屬虞家事食已如廁吏有難色東笑曰我陳東也畏死即不言既言

肯逃死乎具冠帶出別同鄉乃與澈同斬於市四明李猷贖尸瘞之議與不議皆為流涕時年四十有二東無子澈一子三年贈東澈皆承事郎帝過鎮江遣守臣祭東墓後並加朝奉郎祕閣修撰劉豫於南京倣巡遠雙廟制建廟祀東澈贈侯爵王倫過與之歐陽澈字德明崇仁人美鬚眉善談世事尚氣大言慷慨不少屈靖康初應制條倣政復陳政令乖違十事又言臣所進書觸權臣者有之近天聽者有之或結怨于中貴之門或忤豪諫之官臣非不知而敢抗言者願以身安天下也金人愛盟城下澈聞語入曰我能口伐之鄉人皆笑已徒步走行在高宗即位上書極詆汪黃汪黃怒遂見殺年三十七許翰在政府問澈等處分何人曰斬陳東歐陽澈翰失色遂力求罷為東澈著哀辭劉豫帝令澈巡遠廟制位並祀

廟制位並祀

卷三十一

高登字彥先

高登字彥先漳浦人太學生金人侵東京登與陳東上書乞斬六賊廷臣議尊神李兵柄登與陳東再抱書詣闕軍民不期而集者數萬王時雍欲以兵殲之登十人屹立不動欽宗即位吳敏張邦昌為相薦起李邦彥登言邦彥誤上皇致大禍主辱臣死此曹當盡誅今乃朋比蒙蔽天下人以陛下為不明自此離心矣五上書不報屏斥還鄉紹興二年廷對極意盡言有司惡其直授富川簿登使董舜問其名檄獄六都獄有囚殺人守欲奏裁曰陰德可為登曰陰德豈可有心為之殺人不償如死者究何滿秩士民丐留不獲相率餽金五十萬不告姓名自於守曰以贖高君貧必祈成受登不可請置于學貢書以謝士民召赴都堂審察遂上疏萬言及時議六篇帝覽而善之下六議中書奏檄遷其議已授靖江古縣令帥臣胡舜陟謂檄文舊治檄登建祠祀之登曰檄為相亡狀無

可祠舜陟誣登罪詔送靜江獄遣卒捕之屬登母死舟中棄葬水次航海詣闕上書求納官贖罪帝閱之有故人為右司者謂之曰丞相云嘗識君幸一見之可無憂登不肯中書奏仍送獄登乞葬母就獄而舜陟適以事下獄死事曰廣濟鄭高併歸善令差董考試策語侵時郡守馳以達檄編管容州使臣謝大作持符示登登即上馬大作曰少入告家人無害也登曰君命不敢稽比夜巡卒復至登曰若朝廷賜我死當拜敢大作叱卒曰符在我手無他語也登謫居授徒以給聞朝廷行事小失則憂鬱不樂大失則慟哭隨之後五十年朱熹為守奏贈承務郎

汪若海

汪若海字東叟歙人靖康元年金人侵廬下詔求知兵者若海應詔宋三刻而文成擢高等時已割河北地若海謂河北國家重地

卷三十一

當用河北以攬天下之權不可閉關養敵坐受其敗屬康王起兵

相州乃上書樞密曹輔請立王為大元帥擁兵鎮撫河北以衛金人之後則京城之圍自解輔大喜即以其書進欽宗遣如康王所宰相何鼎與議不果遣及二帝北行神書抗粘罕請存趙氏繼而出謁康王於濟州謂神器久虛宜早即位以圖中興高宗即位議以張浚宜撫川陝未決若海曰天下者常山蛇勢也秦蜀為首東南為尾中原為脊今以東南為首安能起天下之脊哉將圖恢復必在川陝乃往見浚極談終日浚大驚辟以自隨以親老辭繼性執政謫英州道出臨川時節制江夏軍馬季允文擁眾跋扈朝廷命張浚屯江西參謀湯東野與若海故見于道中喜甚謂曰允文懷反側非君莫能開其自新若海馳往談三策以動之允文大悟即舉軍東下若海復為書招其徒張用曹成等同歸朝廷用即以

其衆二十萬解甲効順惟成有二志若海移書責之成怒將殺若
遂通若海遂以林五千人歸張浚時朝廷方出師若海以爲國
家舊嘗化盜賊爲我用不可失英雄爲國患因獻平寇策紹興元
年判順昌府金人奄至劉錡兵不滿三萬遣人乞援于朝無敢往
者若海毅然請行具述錡明方畧書用兵以偏師濟之必有成功
朝廷從之金兵果敗去知江州時方經畧中原朝廷議用若海而
若海死矣若海密達高亮爲文操紙筆立就踴厲風發高亮嘗以
片紙書若海名論浚曰似此人材卿宜收拾會浚去國不果召

宋汝爲 附 凌唐佐 李旦 劉化源 米庚 鄧長儒 李

宋汝爲字師禹豐縣人靖康元年金人圍京師門遇害汝爲思
國家及父兄之仇建炎三年奉國書使金時劉豫節制東平丞
相呂頤浩因致書豫汝爲行次壽春遇宗弼軍馳入其壁將上國
書宗弼怒甚縛之汝爲一無懼色曰死固不辭然荷命出疆願達
書吐一辭死未晚宗弼遂解縛延之曰此山東忠義士也至京師
使豫南歸人誰直我獨不見張邦昌事乎業已至此夫復何言即
柯劭汝爲授通直郎固辭遂結連陷北者凌唐佐李旦等以機密
歸報朝廷紹興十三年汝爲亡歸作恢復方畧獻于朝且曰今和
好雖定計必背盟不可遽弛時秦檜當國置不復問乃上丞相書
言用兵之道取勝在乎得勢成功在乎投機往者升平既久人不
知兵故女真得投機而速發長驅直擣占據兩河既而關右河朔
豪傑士民避地轉關從歸聖朝將士戮力削平羣盜百戰之餘勇

氣百倍加以金人兵老氣衰思歸益切是以去歲順昌力挫其鋒
狼狽逃遁此國家乘勝進戰之時也惜乎王師遽旋坐失恢復之
功元本所恃者不過自能乘兵合勢料王師以諸師分軍爾今計
其步騎不過十萬王師雲集其衆數倍合勢刻期並進戮力何憂
不勝不然分軍出陳蔡直擣東都敵必首尾勢分舟師入鉅野則
齊魯搖步兵入太行則三晉應敵勢雖欲合而不分亦難乎爲計
矣久之有以汝爲蠟書歸報金者大索不獲知南歸檣將械送
金人汝爲變姓名爲趙復徒步入蜀汝爲身長七尺疎眉秀目望
之如神仙楊金道遇之溪上知必奇士欲留之見其議論秀發洞
貫古今靖康間離亂事歷言之金道驚遂定交假僧舍居之檣死
汝爲曰朝廷除此巨蠹中原恢復有日矣金道勸其理前事汝爲
慨然太息曰吾結髮讀書奮身一出志在爲國復仇收還上宇願
爲諸公所知命移數奇軋于權臣今老矣新進貴人無知我者汝
爲能知死期常祭其先終日大慟將終神氣不亂汝爲傲儻尚氣
節博物洽聞飲酒至斗餘未嘗醉或歌或哭涕淚俱下隆興二年
參政虞允文以開特官一子
凌唐佐休寧人李旦乾封人仕於豫密謀以豫虛實告于朝事泄
旦坐死唐佐見豫責以大義豫怒斬于境上
劉化源耀州人建炎初金人入關陝化源時知隴州不肯降城破
被執遂驅入河北鬱蔬果隱民間者十年終不屈有米瑛者與化
源同鄉里時判原州劉豫欲官之杜門謝病劉長孺亦耀州人與
豫書勸以轉禍爲福豫怒囚之百日終不屈復官之不從紹興元
年宣諭使周聿上之朝廷赴行在各轉兩官後金渝盟長孺知華
陰不屈死

李嘉開封人建炎中知彭陽縣亦不降與民移治境上民執之以獻金人欲官之凡三辭其後金人以爲歸附命爲儒林郎嘉言於所司曰昔爲俘獲不敢受歸附之賞還其牒紹興九年死原州

王忠民

附錄 吳仲周市仲

王忠民字子道潁陽人幼通經史杜門却掃人莫見其面宣和六年童貫爲招討取燕山忠民聞之曰祖宗與我有唇齒之好今信奸人之計而輕棄之禍至無日矣既而金人淪盟復取燕山徽宗大悔下詔曰豈無四方忠義之人來徇國家一日之急忠民讀詔泣下淵聖傳位詔臣民直言忠民乃著安邊休征書又畫圖遣人詣北軍遺金人又著經民通利去冗裁俗諸策呈河南府投進建炎元年金人榜文有弔民伐罪語忠民卽著論以辨遺謀者散于

軍豫章往依焉罷歸十年挈家還臨安卒

金人侵無爲軍居民驚移一空巫師吳椿年僂僕不能行隱岳廟中金有十八人入城椿年迎拜之引金人入州治登譙門椿年捐示民家曰某家某家金人狎之椿年遂竊其馬以馳其將步追之順路損腰椿年馳告樞密令率兵以進擒損腰者餘十七人還軍縱軍入城取民遺留之物大張其功言收復一城生獲孳遂遂轉

三官

太平知州王傳每遇官兵請器甲者卽諭之曰不必如此張皇大金與我無仇必不見殺其語播於城市學官將繼周見傳傳怒而

山繼周曰滿城人皆言知州是細作宜急爲守備以破其說不然恐生變傳默然氣奪乃勸其申報朝廷傳從之朝廷始知敵兵至采石

布衣周南仲上書請詳和議可否

紹興二年十月癸巳趙功郎劉嶸上萬言書其六策廣樹同姓其

七存士紀綱

十二月丁亥布衣吳仲上萬言書

紹興三年十二月丁亥廣州真口監鹽場稅吳仲上書言和戰利

害

贊曰匹夫有志自不可奪東澈肆直抗言莫過若海高亮主

知特達汝爲忠民能隱能躍卓犖斯人何羞被褐

南宋書列傳卷第二十二終

附錄

卷三十一

七

補宋山

秦檜湯思退列傳第二十三

南宋書卷第三十一

明錢士升增刊許重熙贊

檜山房校刊

秦檜

附王次翁 范同 楊思 陳顯 勾龍如淵 羅敷 萬俟卨 王仲山 趙不 鄭德年 梁汝嘉

秦檜字會之江寧人登政和御史中丞李回翰林丞旨吳升其薦檜歷除御史中丞汴京失守二帝幸金營檜與吳升傳金帥命推立異姓國守王時雍等召百官議立張邦昌皆失色不敢答檜察御史馬伸言于眾曰吾官職爲爭臣豈容坐視不吐一辭當共入議狀乞存趙氏時檜爲臺長聞伸言即列名進狀曰宋于中國號令一統綿地萬里德澤加于百姓焉可以一城決廢立哉張邦昌在上皇時附會權幸共爲亂國之政天下方疾之如仇讎若付之以土地使主人民四方豪傑必共起而誅之終不足爲大金屏翰願復嗣君位以安四方金人怒檜請前立邦昌爲僞楚檜從帝至燕山上皇問康王即位作書喻宗翰與約和議俾檜調色之檜以厚賂達宗翰及呂金主以檜即呂任使呂即捷懶也建炎四年昌攻山陽檜賂昌妻得借妾王氏及婢僕一家白軍中登小舟赴漣水邏者將縛之檜曰我中丞某也有王秀才謬爲識檜給其衆一見揖曰中丞勞苦衆謂信然檜遂與航海歸行在八見自言殺金人監已者奪舟而來朝士多疑之惟范宗尹李回力薦其忠帝命先見宰執檜首言如欲天下無事南自南北自北及首奏所草與昌求和書帝曰檜樸忠過人使朕聞二帝后消息又得一佳士也始朝廷雖數遣使但且守且和至事與金人解仇議和實自檜始蓋檜在金廷首倡和議改昌縱之使歸也紹興元年宗尹罷相位久虛檜揚言曰我有二策可聳動天下今無相不可行

南宋書卷第三十一

檜山房

南宋書卷第三十一

檜山房

也拜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呂頤浩再相檜其黨建言二相宜分任內外頤浩遂建都督府于鎮江頤浩自江上還謀逐檜引朱勝非爲助給事中胡安國言勝非不可用勝非罷安國求去於是檜黨江躋吳表臣程瑀張誥胡世將劉一止林待聘樓照並落職于祠檜初欲順頤浩引一時名賢如安國張瑄布列清要頤浩問去檜之術于席益益曰日爲黨可也黨則胡安國宜先去之先是安國嘗問人材于游酢酢以檜比荀文若故安國力言檜賢檜亦力引安國至是安國等去檜亦罷上召直學士院蔡崇禮入對示以檜所陳二策帝曰檜言南人歸南北人歸北朕北人將安歸檜言爲相數月可聳動天下今並無聞崇禮即以上意載訓辭有云聳動四方之意朕聽已疑建明二策之言爾才可見麻制成播告中外詔落職勝朝堂示不復六年帝駐蹕平江召檜赴行在張浚薦檜也後浚求去帝問誰可代卿浚不對帝曰秦檜何如浚曰與之共事始知其闇帝曰然則用趙鼎鼎于是復相與檜交章論浚安置嶺表鼎約同列救解與張守而奏各數千百言檜獨無一語始浚鼎相得甚嘗共論人才浚談檜善鼎曰此人得志吾無所措足矣浚不以爲然及其政遂不復薦檜因此恨浚在樞府日惟聽鼎鼎由是反深信之卒爲所傾拜右僕射金遺烏陵思謀等來議和與王倫偕至帝慨然謂宰相曰先帝梓宮還朝可待惟太后春秋高朕旦夕思念欲早相見所以不憚屈己與和議之速成宰執退檜獨留身言陛下決欲講和乞願與臣議勿許羣臣豫帝曰朕獨委卿檜曰恐未便望陛下更思三日既三日帝欲和甚堅檜曰臣恐別有未便望陛下更思三日又三日檜復留身奏事知上意確不移乃出文字決和議鼎力求去位初帝無子命擇

祖後得伯琮伯玖入宮改名瑗瑗先建節封建國公鼎請建資
善堂鼎罷言者攻鼎必以資善爲口實及鼎相再相帝出御札除
璵封吳國公樞密副使王庶曰並后匹嫡此不可行鼎約同秦面
納御筆及至帝前杲無一語鼎曰建國名雖未正天下知陛下有
子矣今日禮數不得不異帝乃留御筆俟後數日參知政事劉
大中亦以此爲言鼎與大中俱罷鼎既去杲決意議和呂本中張
九成皆不附和議胡銓上疏願斬杲與王倫以謝天下銓貶韶州
陳剛中以啟賀銓杲大怒謫剛中安遠縣安遠濱嶺地惡瘴深謫
言龍南安遠一去不轉剛中果死司勳郎朱松胡瑄等言金人以
和之一字得志于我者十有二年還我王室我邊備竭我國力
以解緩我不共戴天之讎絕望我中國誦吟思漢之赤子詔諭江
南爲名要陛下以稽首之禮自公卿大夫至士民萬姓莫不扼腕
憤怒豈肯聽陛下北面爲仇敵之臣哉奉禮郎馮時行召對引漢
高祖分羹事爲喻帝曰朕不忍聞顰蹙而起杲乃謫時行萬州中
書舍人勾龍如淵抗言于杲曰邪說橫起胡不擇臺官擊去之杲
遂奏如淵爲御史中丞首劾銓去金使蕭哲至開上爲宋帝杲欲
上行屈已之禮帝難之如淵議謂得其書納禁中則禮不行而事
定給事中樓照亦舉諒陰三年不言事以告杲于是定杲攝篆宰
受書之議帝命杲受其書金使欲百官備禮杲使省吏朝服導從
以書納禁中以李光素有時望俾押和議勝以鎮浮言九年金人
歸河南陝西故地以王倫充迎奉梓宮奉還兩宮交割地界使張
浚在永州馳奏以石晉劉豫爲戒韓世忠疏以劉豫見待爲憤徐
俯等上饒連南夫帥廣東岳飛宜撫淮西皆因賀表寓諷備曰禍
福倚伏情偽多端南夫曰不信亦信其然豈然雖虞舜之十二州

皆皆吾有然商於之六百里當念爾欺飛曰救暫急而解倒懸猶
之可也欲長慮而尊中國豈其然乎七月宗弼殺宗盤及元帥昌
荆王倫于中山府蓋宗弼以歸地爲二人所主將有他謀也十年
金人分四道入侵河南諸郡相繼陷沒帝始大怪以王次翁奏杲
位復安時諸將所向皆奏提而杲力主班師于是淮寧蔡鄭爲金
太有十一年宗弼再舉入廬州諸將王德等連戰皆捷杲忽諭班
師自是不復出兵杲欲盡收諸將兵權因密奏召三大將論功行
賞韓世忠張俊並爲樞密使岳飛爲副使以宣撫司軍隸樞密院
十月與岳飛飛詔詔飛嘗自言已與太祖皆三十歲建節爲指斥乘
輿殺之十二年八月二梓宮至行在太后還慈寧宮子熈舉進士
館客何溥赴南省皆爲第一椿本王喚醒了杲妻喚妹也無子以
熈爲子十三年賀日食不食葷星見選人康倬上言葷星不足畏
杲大喜楚州奏鹽城縣海清知度州薛弼言木內有文曰天下太
平年于是粉飾治具爲苟安計不復巡幸江上矣洪皓歸自金國
以致金人室撫語逐去室撫者宗翰左右也杲嘗爲宗翰草檄室
撫見之故因皓歸寄聲杲意士大夫莫有知者聞皓語深以爲恨
先是議建國公出閣杲上言趙鼎欲立皇太子是待陛下終無子
也遂嫉釐大方言鼎邪謀不測台州曾惇獻杲詩稱聖相凡投獻
者以畢襲稷契爲不足必曰元聖凡前能相以來諸書章疏稍及
杲者率更易焚棄無復有公是非矣杲喜賊吏惡廉士四方饋遺
無虛日內庫偶闕腦子帝求之于杲杲進一匣內有題識乃廣西
經畧方滋送進陰結內侍上動靜必具知之曰進書書奇玩專徇
帝嗜欲故寵眷無比帝幸杲第杲妻父子孫皆加恩杲對帝言私
史官正道時司馬攸遂言涑水記聞非其言祖光論者之書其後

李光家亦舉光所藏書萬卷焚之十月帝親書一德格天扁其閣
張漢以星變上疏言謀為豫備貶永州趙鼎在吉陽軍檜令月申
趙鼎存亡鼎不食而卒進士施錫上中興頌行都賦及紹興雅計
篇自此頌詠導說愈多檜問胡寅曰外議如何寅曰以為公相必
不藥蔡京之述二十年正月檜趙朝殿司小校施全刺檜不中喉
于市湯思退奏以檜存趙氏本末付史館鄭章告其鄉人吳元美
作夏二子傳指蚊蠅也亭號潛光有心于黨李堂名商隱無意于
事秦檜惡之二十二年興王庶二子之奇之荀葉三省楊燁索敏
求四大獄皆坐誣誡二十三年檜請下台州取其遺稿所受御筆
繳進檜孫塤試進士舉省殿試皆第一檜從子煥皆登第上第塤
策攻專門之學張孝祥策則主一德元老且及存趙氏帝擢孝祥
為第一降塤第三塤修撰實錄院宰相子孫同領史職前所無也
帝常論檜曰近輪對者多謁告避免百官輪對正欲聞所未聞可
令檢舉約束檜擅政以來屏棄人言蔽上耳目獻言者非頌檜功
德則託人語言以中傷善類或僅論銷金鋪翠乞禁鹿胎冠子之
類以塞責故帝及之衢州盜起檜不以聞普安郡王因八侍言之
帝大驚問檜檜曰不足上煩聖慮故不敢聞後知普安言之遂奏
普安居秀王喪不當給俸月損二百緡帝為出內帑給之沈長卿
與黃煥共賦牡丹詩有寧合漢社稷變作莽乾坤之句為鄉人所
告俱編置遠州靜江有聲名秦城知府呂愿中率實僚共賦秦城
王氣詩愿中由此得召張扶請檜乘金根車趙令檜觀檜家廟記
口誦君子之澤五世而斬為汪名錫所告送大理檜於一德格天
閣書趙鼎李光胡銓張浚姓名必欲殺之令鼎子汾白誣與浚及
李光胡寅謀大逆凡一時賢士五十三人皆與焉獄成而檜病不

能帝幸檜第問疾檜無一語惟流涕而已煥奏請代居相位帝
曰卿不當與遂命沈虛中草檄父子致仕制是夜檜卒年六十六
諡忠獻檜兩據相位凡十九年一時忠臣良將謀勳畧盡其頑鈍
無恥者率為檜用事以誣陷善類為功凡論人章疏皆檜自草以
授言者識之者曰此老秦筆也察事之平否滿京城小涉議議即
捕治中以深文郡國事惟巾省無一至上前者檜立久任之說士
淹滯失職有十年不解者附已者立與恩用自其為相至死之日
易執政二十八人如樓照王次翁范同方傑與之徒率拔之冗散
既其政則拱默而已又多自言官聽檜彈擊輒以政府報之然由
入即出或一閱月或半年即罷去惟王次翁閏四年金人以敗盟
之初持不易和之論檜德之深也檜沒後淮東提舉朱冠卿奏故
相當權不遵祖宗故事科舉雖存公道廢絕私于子孫族裔門下
如前舉一榜曹冠秦塤周寅鄭時中秦燁鄭鎮沈與傑秦燦凡八
人多是乳臭小兒侵占省額乞于冠等階官以左易右冠卿勝非
子也中丞湯鵬舉亦屢以為言秦燁患之乃檢鵬舉昔口所上其
父書皆戴德佞媚語密遣人進珠寶數十萬于上及中宮與劉貴
妃綴鵬舉書上惻然遂戒諭臣僚勿言開禧二年追奪王爵改諡
謬醜檜及次翁事俱增補
王次翁濟南人知處州歸寓于婺秦檜召還道出婺次翁見之檜
照言頗語與次翁同郡願浩再相次翁貧困至此檜笑曰非其類
也檜居朝累遷御史中丞金人敗盟八侵次翁為檜言于帝曰前
日國事初無主議事有小變則更用他相後來者未必賢于前人
而排斥異議收召親故紛紛非累月不能定於國事初無補願陛
下以為戒無使小人異議乘間而入檜德之次翁既論罷趙鼎鼎

歸會稽上書言時政槍忌鼎復用令次翁又言之論鼎興化軍又論鼎興邊警見顏色純以漢法當伏不道之誅再貶潮州安置次翁除參知政事兩浙轉運司牒試槍與次翁子姪預選者數人土論大駭槍召三大將論功行賞槍飛未至槍與次翁謀率世忠俊置酒湖上欲出則語直省官曰姑待岳少保來益令堂廚豐其燕具如展期以待者六七日乘一室即同召入鎖院夜將半以制命三大帥軍中列校各統所部稱衛曰統制前軍馬陞黜賞罰得專達諸校欣然受命明日宣麻三大帥皆除樞密及出院所部已散導從皆密院之人矣太后回鑾次翁為扈從使初太后贊金於金使以稿從者至境金使責價乃八次翁堅不肯償相持境上凡三日副使王喚真金與之太后詰詰訴于帝帝怒欲誅之次翁先白槍謂以未嘗稟命不敢專槍大喜力為營救奏為報謝使以

南齊書

七

楊葉山房

避帝怒使還帝終惡以槍論次翁辭位槍憐之饒問不絕槍擅國十九年凡居政府者莫不以微忤去終始不二者惟次翁爾范同建康人累官至吏部員外郎與槍力主和議金使蕭誓入境同北向再拜問金主起居見者流涕及槍忠諸將難制同獻計請皆除樞密罷其兵權槍喜乃以同為翰林學士俄拜參知政事同始贊和議為槍所引及在政府或自奏事槍使方俟論罷之楊愿權中書舍人初修玉牒愿言玉牒當載靖康推戴趙氏事以秦檜建議本末書之尋進參知政事十五年罷初愿與張擴並居西掖一時書命稍擴潤色擴賦二毫筆詩愿以為訕已訴於槍願李文會劾之先是高閑侍經筵帝問張九成安否又語槍曰九成清貧不可無祿槍疑閑薦之以語愿愿攻閑去愿迎合槍意附下同上至是斥去天下快之又起知宣州表第王炎制斬水令選之

醉中謂愿曰嘗於呂丞相處得公頃歲所通書頗及秦丞相之短尚記憶否愿聞之色如死灰遂留宿不聽去會愿移守金陵宴監司大合樂守卒皆怠炎即青溪得客舟以行愿憂卒愿無耻善佞飲食動作悉效槍槍偶食噴嚏失笑愿倉卒亦噴飯而笑侍者晒焉槍久厭之命御史排擊而預告之愿涕淚交頤曰受太師生成恩過公母一旦別去何時望重愿馬足耶槍憐之使以本職奉祠僅三月起知宣州後李若谷罷奏政或曰何不效楊愿仲之泣李笑曰官憲撰此淚不出槍聞大怒遂有江州居住之命余亮弼在政府槍道病告帝訪以機務不能答及槍入見上曰朝廷事亦宜便亮弼與聞槍退責亮弼曰君故欲相賣耳明日亮弼交章斥之段拂最憤憤一日上前槍言久拂俯首聽睡槍退始覺殊倉怖還廊幕謝罪槍方閉目誦佛與客贊贊至三乃答亮弼其狀旋遭劾

南齊書

八

楊葉山房

實居權照承康人帝在建康照謂今日當思古人量力之言察兵家知己之計力可以保淮南則因長江為險阻權都吳會以養國力于是移蹕未可以保淮南則因長江為險阻權都吳會以養國力于是移蹕臨安遷給事中紹興九年以金人來和數照草詔畧曰上穹開悔禍之期大金報許和之約割河南之境土歸我與國戢宇內之干戈用全民命尋往陝西宣諭德意照至長安倚槍勢妄自尊大九郎武臣諸郡多武臣為守令庭參而退及與幕官接席議事民有訴牒者非五千錢不能達還朝權參知政事與祠勾龍如淵道江人槍力主和內外諸臣皆以為非槍患之如淵曰相公為天下計而邪說橫起盡擇人為臺諫使盡擊去則相公之事遂矣槍大喜即擢如淵御史中丞連論王庶劉大中罷之後

與范廷臣忿爭罷卒

羅汝楫歛縣人遷殿中侍御史與何錡交章論諸飛龍其權蹇又言飛獄具寺官聚斷咸謂死有餘罪王庶謫道州郡丞孫行儉以官解居之汝楫劾其無忌憚令庶徙居還侍講嘗問或謂春秋有貶無奪此議是否對曰春秋上法天道春生秋殺若貶而無奪則天道不具矣帝稱善請祠卒子願字端良博學善書法秦漢為詞章高雅精練知鄂州有治績以父故不敢入朝服闋一日自念吾政善姑往祠之甫拜遽死于像前

南宋書

卷三十一

九

擢葉山房

與飛有舊高劾其媚飛罷飛宣撫抵掌流涕子是洪道抵罪和議成高請詣戶部會計用兵時與通和後費吝幾何若減于前日乞以羨財別貯御前激賞庫以備緩急梓宮還以高為攢宮接行使內侍宋唐卿副之高請與唐卿同班上殿奏事其無耻如此除參知政事充金國報謝使使還檜假金人與已數千言囑高以聞高難之他日奏事退檜坐殿廡中批上旨輒除所厚者官吏鈐紙尾進高曰不聞聖語却不視檜大怒自是不交一語高遂罷去後召拜尚書右僕射張浚以高與沈該居相位不厭天下望上書言其專愛命于金高見書大怒以為金人未有費而後所奏乃若禍在年歲間浚坐謫

王仲山泰檜妻父也知撫州第仲疑知袁州金兵至兄弟皆迎降命恭崇禮行其責詞曰昔唐之亂列郡並陷常山平原二顏獨守

今爾兄弟為郡江西臨川先降宜春繼用韓之政如出一迹雖爾無耻不愧公議然亦何顏下見先人已而和議成仲山仲疑復來歸以檜故復仕列郡

趙不棄宗室子秦檜惡鄭剛中除不棄宣撫總領剛中服用踰制不棄文致其事檜乃罷剛中擢不棄敷文閣學士知紹興浙東旱饑提舉秦時昌檜兄子也不棄媚檜言其悉心賑恤得遷秩和議成後金宗弼以書來索張中孚中彥鄭剛中與李純杜充宇文虛中王進家屬而發孟吏李正民與吏三人南歸朝廷發書獨留億年蓋秦檜庇之也億年故相居中子其母王仲山妹也檜妻既與億年為兄妹而檜復娶億年兄女居中在相位日李邦彥知舉莫倚諸諸房搜得億年文名舉第九物議沸然檜宗手詔庇之授秘書少監在圍城中曾汚偽命尋隨駕南渡金宗弼至迫降

南宋書

卷三十一

十

擢葉山房

之在金為戶部侍郎仕劉豫為資政殿學士參預伐宋機謀歸朝復為資政以百口保言金不敗盟已而金竟渝盟為朝論所唾億年怡然久之奉朝請王仲山以下俱增入梁汝嘉麗水人臨安關守火盜屢作命汝嘉攝事汝嘉修火政嚴巡檢盜發輒得火災亦息遂命為真加直龍圖閣汝嘉素善秦檜侍御史周揆將按之汝嘉開給中書舍人林待聘曰胡端將論君待聘至告檜徙揆起居郎揆入後省出疏示待聘曰梁仲謨何幸也待聘始知為汝嘉所賣士大夫以此薄汝嘉汝嘉長于吏治在臨安尤稱

湯思退

附

王之望 尹樞 張孝祥 錢端禮

湯思退處州人紹興中除秘書省正字秉史筆二十五年除秘書

樞密院時檜當思退名位日進檜病篤知政事董德元及思退至臥內屬以後事各贈黃金千兩德元不敢辭思退不敢受高宗聞之以思退非檜黨信用之進尚書左僕射金帥遣書省院索海西唐鄧四郡思退欲與和遣盧仲賢持報書往既行帝戒勿許思退奏以王之望為通問使將割集州張浚奏仲賢辱國無狀帝怒召浚為右僕射浚請建康圖進帝批王之望等並回窺仲賢州思退恐請以宗社大計奏皇上皇帝曰今日敵勢非秦檜時比卿議論秦檜不若思退大駭因上皇有母信張浚虛名誤國之語帝頗惑之乃罷浚命作書許金四郡思退復命孫造論敵以重兵脅和帝問有敵兵命思退督江軍辭不行言者極論思退急和微備之罪遂罷相太學生張觀等上書論思退王之望尹穡等奸邪誤國招致敵人請斬之思退憂悸死思退始終與

卷三十一

掃葉山房

張浚不合敵既得海西唐鄧又索商秦皆思退主之也王之望台州人歷陞太府少卿總領四川財賦金人渝盟軍書旁午調度百出之望區區無遺事第招民質刑未稅者搜括隱匿得錢為緡四百六十八萬眾咸怨之孝宗即位充川陝宣諭使敵帥合喜侵鳳州以吳玠精兵皆在德順力攻之時陳康伯議罷德順成虞允文為宣諭力爭不從帝以手札命璘退師以之望代允文之望贊璘棄德順倉卒引退敵乘其後正兵三萬還者僅七千人將校所存無幾連營動哭帝聞而悔之隆興初為江淮都督府參贊軍事之望雅不欲戰因奏竊觀天意南北之形已成我之不可絕淮而北猶敵之不可越江而南也移攻戰之力以自守自守既固然後隨機制變擇利而應之思退奏除之望吏部侍郎之望首言守不足恃又上言廷臣執偏見為身謀乞詔在庭平議論時思

退主和浚主恢復之望陰為思退地也金侵淠是帝命思退督江淮師思退力辭不行帝怒之望救解之遂命之望勞師江淮之望貽書敵帥并割商秦地許歸被俘人惟叛亡不預世為叔姪之國敵皆聽許講解而罷帝聞敵師退令督府擇利擊之之望下令諸將不得妄進為言者論罷之望當秦檜時落著不合或謂其有守紹興末年力附和議與思退相表裏專以割地啖敵為得計地割而敵勢益張之望遂以此廢

卷三十一

掃葉山房

尹穡為監察御史時符離師潰金帥移書索地詔集議穡以為國家事力未備宜與敵和惟增歲幣勿東四州勿動陵寢則和議可成既而將遣王之望張浚極言不可穡劾浚後將割四郡再易國書歲幣如所索之數而敵分兵八侵帝意中初穡請置獄罪不肯撤備及棄地者時方以和為急擅穡請大失上書者攻和議之失言穡事附大臣為鷹犬凡大臣不悅者皆逐之相與表裏以成奸謀皆可斬于是主議之臣與穡相繼廢黜張孝祥字安國烏江人紹興廷試考官定秦垵為首高宗擢孝祥第一而垵第三秦檜已怒既知孝祥乃祁之子祁為胡寅厚檜素恨寅于是風言者誣祁有反謀詔繫獄檜死以孝祥為秘書省正字上言官吏忤故相意並緣文致罪乞令有司改正又言王安石作日錄一時政事美則歸己乞取已修日歷詳審是正黜私說以垂無窮從之權中書舍人初孝祥登第出湯思退之門思退相擢孝祥甚峻而思退素不喜汪澈孝祥與澈同為館職澈老成厚重而孝祥年少氣銳往往陵拂之至是澈為御史中丞首劾孝祥奸不在盧杞下孝祥罷孝宗即位知平江屬邑大姓並海蕞蕞為奸利孝祥捕治籍其家得穀粟數萬明年吳中大饑遂賴以濟張浚

自蜀還勸薦孝祥既為思退所知及受溪薦思退不悅孝祥入對陳二相當同心戮力以副陛下恢復之志請祠卒年三十八嘗親書奏劄高宗見之曰必將命世但渡江初大議惟和戰張浚主復仇湯思退祖秦檜之說力主和孝祥出入二人之間兩持其說議者惜之

錢端禮字處和臨安人累遷權戶部侍郎嘗建言用楮為幣于是專委經畫分為六務出納有法幾月易錢數百萬孝宗銳意恢復復詔張浚出師符離失利端禮奏有用兵之名無用兵之實買怨生事無益于國湯思退大喜奏除戶部侍郎與戶部尚書韓仲通同對論經費奏所入有限兵食日增更有調發不易支吾上云須恢復中原財賦自足仲通奏恢復未可必且經度日前端禮奏仲通言是思退與張浚議和戰不決浚力主戰上意甚鄉之思退詭求南宋書

去端禮奏兵者凶器願以符離為戒于是思退復留以端禮充淮東宜諭使入奏兩淮名曰備守守未必備名曰治兵兵未必精饒倖行險輕躁出師誤國甚明端禮既以是詆浚尹穉亦効浚罷都督自此議論歸一矣端禮至淮還極言宜早定和議再往淮上驛疏言遣使發兵當並行使以盡其禮兵以防其變不必待金書至而後遣使書中或有見脅之語不若先遣以釋其疑於計為得上云端禮所奏未是思退傳旨檄海泗二州戍兵上嘗問欲遣楊由義持金帥書而辭行甚力誰可遣端禮請以王抃行俾與金帥議許判南秦地歸彼俘人惟叛亡者不與餘皆日畧同紹興世為叔姪之國減銀絹五萬易歲貢為歲幣及抃還上見書金皆聽許端禮贊上如其式報之謀國當思遠圖如與之和則我得休息以修內治若為忿兵未見其可抃遂行謀謬北軍已回端禮以和議既

定乞降詔除參知政事時久不置相端禮以首參閱相位甚急皇長子鄧王夫人端禮女也殿中侍御史唐堯封論端禮帝姻不可任執政不報館閣士相與上疏劾端禮皆坐細陳俊卿抗疏力詆其罪且以本朝無以戚屬為相懼不可為子孫法進讀寶訓適及外戚因言祖宗家法外戚不與政最有深意陛下所宜守上納其言端禮籍人財產至六十萬籍有詣闕陳訴者上聞之與祠侍御史范仲芑劾端禮貪暴不悛降職一等卒論忠肅贊曰唐言虛杞宋稱秦檜奸克戾惡千古無對適逢敵騎兼以唐憤北而事仇史書流穢庸哉思退同為敗類

南宋書列傳卷第二十三終

虞允文史浩二陳葉勗列傳第二十四

南宋書卷第三十三

明錢士升增削許重熙贊

掃葉山房校刊

虞允文附 梁克家 史浩

虞允文字彬甫仁壽人六歲誦九經七歲能屬文紹興二十五年登進士第秦檜當國獨士多屏棄檜死中書舍人趙鼎薦允文召對論士風之弊文章必抑輕浮言語必斥巧偽政事必去苛刻庶可任重致遠帝嘉納之金主亮修汴有南侵意王綸還言敵恭順和好湯思退再拜賀置邊備不問金使施宜生頗泄敵情張璪密奏之允文上疏願詔大臣預思備禦充賀正使與館伴賀射一發破的允文見運糧造舟者多辭歸亮曰我看花洛陽允文還奏所見及亮語申言淮海之備金使來賀生辰口傳亮恃慢之語于是召三衛大將趙密等議舉兵宰臣陳康伯傳上旨今日更不問和與守直問戰當如何遣成閔將禁衛五萬禦襄漢上流允文曰兵來不除道敵為虛聲以分我兵成其出淮奸謀耳不聽卒遣閔金主命李通為大都督造浮梁于淮水上金主自將兵號百萬種帳相望鉦鼓聲不絕自渦口渡淮時劉錡措置淮東王權措置淮西及權首棄廬州錡亦回揚州中外震恐帝欲航海陳康伯力贊親征命葉義問督江淮軍允文參謀軍事權又自和州遁歸錡同鎮江盡失兩淮矣金主率大軍臨采石別以兵爭瓜洲朝命成閔代錡李顯忠代權義問命允文往蕪湖趣顯忠交權軍且犒師采石時權軍猶在采石及允文至權已去顯忠未來敵騎充斥我師三五星散解鞍束甲坐道旁允文勞之因問權敗狀眾曰見敵即走未見敵之能允文曰彼萬一過江爾輩走亦不及等死耳何不死戰求生眾曰誰可將者允文曰李顯忠將至眾曰得人矣敵謀

明日渡江勢已迫奈何允文曰爾輩肯戮力金帛爵命皆在此眾曰肯盡死力轉相告皆奮臂請戰或曰公受命犒師不受命督戰他人壞之公任其咎乎允文叱之曰危及社稷吾將安避至江濱見江北已築高臺對植絳旗二繡旗二中建黃屋張樂坐其下時宋軍纔一萬八千允文乃命諸將列陣不動分戈船為五其二並東西岸而行其一駐中流藏精兵待戰其二藏小港備不測部分甫畢望揚林口一舟先出首尾相銜凡出十七舟餘為沙塞不可出允文命發戰船水軍蔡韓二將皆唯唯不動乃急命當塗民登海鰲船踏車發十海鰲迎之允文坐蛾眉臺督之曰此是必死之地若齊心求生萬一有回鄉之理眾皆奮躍海鰲衝下七舟舟分為二官軍呼曰我軍勝矣奮勇合擊金人不善運船船皆平沉所載勇士每船五十餘人一技不能施一船漂至薛家灣王琪以勁弓齊射人多撥屍于板各舟無人存者是役也統制時俊初亮問其下昔年元末渡江事其下曰江南雖有兵望見我走我船着岸岸無一人一騎亮曰我渡江亦如是矣及楊林出舟當塗民登山觀者排立數里不動遂助兵勢金尚有四十船未出江亮怒盡殺之捷聞允文謂將士曰敵今敗明必復來夜半部分諸將分海舟縋上流別遣兵截楊林口再以捷聞既而敵遣偽照來諭王權似有宿約允文曰此反間也仍復書言權已與典憲新將李世輔也願一戰以決雌雄亮得書大怒遂焚龍鳳車斬梁漢臣及造船者二人乃趨瓜洲漢臣教亮濟江者也顯忠至自蕪湖允文語之曰敵入揚州必與瓜洲兵合京口無備我當往分能分兵相助乎顯忠分兵萬六千往葉義問亦命楊存中將所部來會允文還建康即上疏言敵敗采石將微幸于瓜洲今我精兵聚京

口持重待之可一戰而勝乞少緩六飛之發及至京口敵屯重兵
滁河造三牀儲水深數尺塞瓜洲口時楊存中成閫諸軍皆聚京
口不下二十萬惟海船不滿百戈船半之允文謂遇風則使戰
船無風則使戰艦數少恐不足用遂聚材冶鐵改修馬船為戰艦
且借之平江亮至瓜洲允文與存中臨江按試命戰士踏車船中
流上下三周金山回轉如飛敵持滿以待相顧愕亮笑曰紙船
耳一將跪奏南軍有備未可輕顧駐揚州徐圖進取亮怒欲斬之
未幾亮為其下所弑初亮在瓜洲召諸將約三日濟江否則盡殺
之諸將謀曰進有淪殺之禍退有敵殺之憂奈何有萬賊者曰殺
郎主與南未通和歸鄉則生矣眾曰諾亮有紫茸細軍不臨陣恒
以自衛眾患之有蕭遮巴者給之曰淮東子女王事皆聚海陵且
族使往細軍去而亮死敵人退屯三十里遣使議和秦聞召允文

南宋書

卷三十二

楊葉山房

八對帝慰藉嘉歎謂陳俊卿曰允文公忠出天性朕之裴度也以
允文充川陝宣諭使陞辭言金國方亂天相我恢復也和則海內
氣沮戰則海內氣伸允文至蜀與吳璘議經畧中原璘進取鳳翔
復鞏州金治兵爭陝西新復州郡蜀士欲棄之允文持不可孝宗
受禪朝臣謂官軍進討東不可退復難北不可過德順且欲用忠
義人守新復州郡官軍退守蜀口允文爭之不得吳璘遂歸河池
蓋用參知政事史浩議欲盡棄陝西允文疏言恢復莫先於陝西
陝西五路新復州縣又係於德順之存亡一旦棄之則窺蜀之路
愈多西和階成利害至重前後凡十五疏且移書陳康伯康伯遂
於同列不能回也隆興元年八對史浩素主棄地及拜相亟行之
為草詔有曰棄雞肋之無多免鯨吞之未已允文言今日有八可
戰帝問及棄地允文以笏畫地陳其利害帝曰此史浩誤朕湯思

南宋書

卷三十二

楊葉山房

退欲棄唐鄧海泗允文力爭思退奏曰此皆大言誤國以邀美名
宗社大事豈同戲劇帝意遂定允文致仕思退竟割唐鄧明年金
兵復至思退貶上悔不用允文言拜參知政事吳璘卒帝諭允文
曰吳璘既卒注應辰恐不習軍事無以易卿凡事不宜效張浚廷
瀾軍前事卿一一親臨之即拜四川宣撫使太上賜御書聖主得
賢臣頌帝為製跋陞辭復以所御雙履及甲賜馬拜左僕射允
文多薦知名士及為相籍人才為三等有所見聞即記之號材館
錄凡所舉上皆收用如洪廷江應辰胡銓周必大王十朋趙汝愚
見公武李燾其尤著者范成大為祈請使為陵寢故金不從且謀
報欲以數十萬騎奉還陵寢來歸中外洶洶允文謂金方懲亮決
不輕動不過以虛聲撼我耳敵卒無他自莊文太子薨儲位未定
允文上疏屢陳立恭王惇為皇太子會慶節金使蔡天錫入見金
主增也驕倨甚固請帝降榻問金主起居帝不許天錫跪不起允
文請大駕還禁中且諭之曰大駕既興難再御殿使人來且隨班
上壽金使慚而退帝以僕射名不正改為左右丞相八年授允文
持進左丞相兼樞密使梁克家為右丞相允文嘗薦克家端重有
宰相器至是始同相以張說簽書樞密院事右正言王希呂劾之
帝怒詔與遠惡監當允文繳回帝益怒克家曰希呂論說臺綱也
左相救希呂國體也帝怒稍解卒薄希呂之罰已御史蕭之敏劾
允文允文上章待罪帝過德壽宮太上曰宋石之功之敏在何許
毋聽其去帝為出之敏且書扇製詩以留之允文言之敏端方諸
召歸帝謂其言寬厚命會懷書之時政記曾覲薦一人賜第允文
爭之不從力求去授四川宣撫封雍國公陸辭帝諭以進取期某
日會河南允文言異曰恐內外不相應帝曰若西師出而朕還回

四座負卿若朕已... 遣之使尉一歲無進兵... 淳熙元年薨後四年... 文行沙汰之效也... 望而知為任重之器...

梁克家字叔子... 中朝進士第一... 家請令金使入朝... 朝儀詔定為令... 不苟同允文主... 平克家奏用兵...

將思之詰朝上... 丞相允文既罷... 張說入樞府公... 之克家悉力調... 會懷字欽道公... 以懷有應用才... 開超戶部侍郎... 數州郡所積及... 九年拜右丞相... 小金帶以賜懷... 事之大者視之... 史浩字直翁...

一以係天下... 子進封建王... 歲終則會惟王... 會惟王及后之... 會世子飲酒不... 下詔親征時... 驪浩為王力言... 請冠蹕以供子... 真王府官也既... 復遣大臣書建... 王居守浩復以... 宗受禪遷翰林... 瓜洲采石浚...

瓜洲采石浚... 議應敵定論... 禦是為良規... 至則斂兵而... 趙鼎李光之無... 奏二將輒乞戰... 詰浚曰帝王之... 浚曰中原人陷... 有之何不起而... 內應浩曰勝廣... 十萬以十萬屯... 足以威敵敵兵...

浚然後因內引奏浩意不可回恐失機會乞出英斷省中忽得
邵宏淵出兵狀始知不由三省經檄諸將浩語陳康伯曰吾屬俱
兼右府而出兵不與聞焉用相哉不去何待因又言康伯欲納歸
正人臣恐他日必為陛下子孫憂後銳意用兵若一失之後恐陛
下終不得復望中原御史王十朋論之出知紹興先是浩因城瓜
洲自遣史正志往視正志與浩論辨十朋亦疏正志朋比併及浩
遂與祠自是不召者十二年淳熙五年復為右丞相上曰自葉衡
罷虛席以待卿久矣樞密都承旨王拱辰議以樞密二司軍多虛
額請各募三千人充之已而殿前司帳前司人京賊騷動被掠者
多斷指示不可用軍人特舉因奪民財浩奏盡釋所捕而擄軍民
首誰歟者送獄獄成議罪欲取兵民各一人梟首以徇浩曰諸軍
掠人奪貨至于閔則始發者軍人也軍法從事固當若市人陸慶
童特與抗關耳可同罰乎陛下恐軍人有語故一其罪以安之夫
民不得其平言亦可畏上怒曰是比朕為秦二世也浩徐進曰自
古民怨其上者多矣時日揭喪予及汝偕亡豈二世事乎求去充
禮泉觀使後有言慶童之冤者上曰史浩嘗力爭坐此求去至今
悔之趙雄嘗薦劉光祖試館職光祖答策論科場取上之道進入
上親批其後略曰用人之嘆人君乏知人之哲宰相不能擇人國
朝以來偏於忠厚宰相而誤國大將而敗軍未嘗誅戮要在人君
必審擇相和必審為官擇人懲賞立乎前誅戮設乎後人才不出
吾不信也手批既出中外大聳浩奏唐虞之世四凶極惡止于流
竄三考之法不過黜陟未嘗有誅戮之科誅戮大臣秦漢法也太
祖制治之仁待臣下以禮本朝之治與三代同風此祖宗家法也
聖訓則曰過于忠厚夫為國而疏于忠厚豈有所謂過哉臣恐議

陳康伯

卷三十二

補遺

者以陛下自欲行刻薄之政歸過祖宗不可不審也十年請老封
魏國公晚治第鄞之西湖上建閣奉兩朝賜書又作堂上為書明
良慶會名其閣舊學名其堂堯年八十九賜諡文惠御書純誠厚
德元老之碑賜焉嘉定十四年追封越王改諡忠定配享孝宗廟
庭浩薦薦人才嘗擬陳之茂追職與郡上知之茂嘗毀浩上曰卿
豈以德報怨耶浩曰臣不知有怨若以為怨而以德報之是有心
也莫濟狀王十朋行事詆浩尤甚浩薦濟掌內制上曰濟非議卿
者乎浩曰臣不敢以私害公遂除中書舍人待之如初其寬厚類
此子彌大彌遠彌堅

贊曰允文當敵可方裴度史浩策事固勝桓公盡江皖陝各
矢忠猷彼迂濶者帝省其謬

陳康伯

陳康伯

卷三十二

八

補遺

陳康伯字長卿弋陽人康伯與秦檜太學有舊檜當國康伯在郎
省五年泊然無求紹興十三年使金至汴將歸不供餽閉戶臥勿
問八夜館人扣戶謝不敏亦不對後因金使至詔康伯館伴端午
賜扇帕與論拜受禮言者以生事論罷三奉祠垂十年檜死歷遷
吏部尚書宰相擬用權尚書出命高宗傾日朕且大用何權為帝
嘗謂其靜重明敏真宰相也拜左僕射金使賀大中節出嬖言求
淮漢地於是召三衙帥至都堂議舉兵康伯傳旨曰今日更不問
和與守直問戰當如何時內侍省都知張去為陰沮用兵且陳退
避策石相朱倬無一語康伯獨以為己任請分三衙禁旅助襄漢
待其先發應之及金侵廬王權敗歸朝臣有遺家豫避者康伯獨
具舟迎家人浙且下令臨安諸城門屬備率還常時人特以安敵

迫江上召楊存中至內殿議之因命就康伯議康伯延之入解衣
置酒帝問之已自寬翌日八奏曰聞有勸陛下幸越趨聞者審爾
大事去矣蓋靜以待之一日忽降手詔如敵未退散百官康伯焚
之而後奏曰百官散主勢孤矣帝意既堅請下詔徵金亮為下
所斃國人立葛王褒遣高忠建來告發位報書始用敵國禮高宗
倦勤康伯密贊大議乞先正名俾天下咸知聖意遂草立太子詔
以進及行內禪禮以康伯奉回孝宗即位禮遇殊渥但呼丞相而
不名康伯自建康扈從回即以病所去位除興元年丐外祠除體
泉觀使北兵再入淮甸人情皆望康伯復出帝手札遣使即家
居召之未出里門拜左僕射進封魯國公詔故為康伯病宜辭康
伯曰不然吾大臣也今國危當與疾就道帝哀而歸之爾道聞
邊遠兼程以進至闕下詔子增掖以見帝帝坐許肩輿至殿門
康伯上殿退師尋免朝謁臥家乾道元年正月上辛有事南郊康伯起陪
祠一日出殿門喘劇輿至第薨諡文恭改諡文正
朱倬聞人與秦檜忤檜死歷知惠州陞辭高宗問卿久淹何所倬
曰厄于檜上慨然除浙西提舉今朝辭上殿蓋異數也遷中丞
嘗言耳目官非報怨任氣之地每上疏輒風興露告奏凡數十使
稿不傳拜尚書右僕射薦史浩虞允文進用後為王大寶所劾罷
葉衡字夢錫金華人知於濟縣歲災蝗不入境治為諸邑最召對
上曰聞卿作縣有法歷除戶部侍郎時鹽課大虧衡奏年來課入
不增私販害之也宜自煮鹽之地為之制司火之起伏稽之多少
寡寡戶木錢以時給之鹽之委積以時收之擇廉能吏察之私販
自絕江淮兵籍偽濫詔衡按視民兵說事赴闕上御便殿閱武士
名衡預觀賜酒拜右丞相上銳意恢復凡將帥器械山川防守悉

經思慮奏對畢從容賜坐講論機密或不時召對帝言朝廷所用
止論其人如何不可有黨如唐之牛李相攻四十年緣主聽不明
至此文宗曰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朕嘗笑之上又論執政
選使求河南衡奏司諫湯邦彥有口辨邦彥與衡齊已聞衡對客
有訕上語奏之上大怒即日罷相責郴州安置衡負才足智理兵
事甚悉由小官不十年至宰相進用之驟人謂出于會觀云
將帝字子禮宜與人除權參知政事同知國用事帝奏方今財最
費于養兵藝祖取天下不過十五萬人紹興初外有大敵內有巨
寇然兵數亦不若今日之多近見陳敏汰三千人戚方汰四千人
減于內而添于外何益上悟一日因進呈邊報上顧帝曰將來都
督非卿不可帝奏臣未嘗經歷兵間將帥與臣不相識願陛下更
審思其人帝採衆論參已見為邊志上之明年拜右僕射尋被
論落職帝始以言邊事結上知不十年間致相位終以不能任兵
事受責
葉衡 附 子 憲
葉永字子昂仙遊人知上虞縣凡縣役令民口推貨力甲乙不以
付吏催租各書其數與民約使自持戶租至庭帥曹沐令夏租先
期送什之八永請少紓沐怒及麥大熟民輸租反為諸邑最沐大
喜許薦于朝永固辭知處州青田令陳光猷後餘百萬永以所獻
充正賦湯思退兄奴犯禁永繩以法思退不悅屬常州守坐通緝
錢免即移永代之初至郡無旬月糧未一年餘緡錢二十萬或勸
獻羨永曰名羨餘非重征則橫斂是民之膏血也以利易賞心實
恥之累遷參知政事武臣梁俊彥請稅沙田盧場帝以問永對曰
沙田乃江濱地田隨沙漲出沒不常不勝其擾進左僕射上以國

用未裕詔宰相兼國用使承言今日賢財盡兵為甚兵多則有元卒無事則費財有事則不可用上曰建康劉源管路近習朕欲遣王抃廉其姦永曰臣恐廉者甚于姦者乃止乾道三年冬至上親郊而雷永引漢故事上印綬歸至家不疾而薨諡正簡永為人簡易清介與物無忤至處大事毅然不可奪自初仕至宰相服食童妾田宅不改其舊

魏杞字南夫壽春人湯思退建和議命杞為通問使學宗面諭令遣使一正名二退師三減歲幣四不發歸附人杞條上十七事擬問對帝隨書可次時貽金林忠義高忠憲方擁兵闕淮求觀國書杞曰書御封也見王當延授忠義疑國書不知式又求割商秦地及歸正人且欲歲幣二十萬杞以聞帝命依勿式再易國書歲幣亦如其數忠義以未如所欲與志寧分兵侵山陽帝怒金反

卷三十一

十一

掃葉山房

覆詔以禮物犒督府師杞奏金若從約而金給不具豈不格事機乎乃以禮物行至燕見金主褒其言和則兩國享其福戰則將士蒙其利論甚悉館伴張恭愈以國書稱大宋裔去人字杞拒之卒正敵國禮損歲幣五萬不發歸正人北還帝慰藉甚渥一歲間遷至右僕射兼樞密使會郊祀冬雷用災異策免卒諡文節

陳俊卿字應求興化人授泉州觀察推官同僚宴集恒謝不往一日郡中失火守汪藻走視諸掾席方集飲某所被詰俊卿唯唯而已而知其貨問故俊卿曰某不能止同僚之行公方盛怒忍幸自解重人罪乎藻歎服奏檢當國察其不附已以為南外睦宗院教授檜死乃以校書郎召孝宗時為普安王兼王府教授講經輒寓規戒王好鞠戲因誦韓愈諫張建封書以諷王敬納之累遷殿中侍御史湯思退專政俊卿言冬日無雲而雷宰相上不當天心下不

厭人望乃疏言張浚忠盡白首不渝上悟以浚守建康金亮渡淮俊卿受詔整浙西水軍亮死金主襲新立申舊好俊卿奏和好本非得已若以得故疆為實利得之未必能守是亦虛文而已今不若先正名名正則國威強歲幣可損孝宗受禪志在興復方以閩外事屬張浚以俊卿忠義沈靖有謀充江淮宣撫權建康事奏曰吳璘孤軍深入危道也蓋分舟師擣山東彼必還師自救而璘得乘勝定關中會主和議方堅詔璘班師亦召俊卿張浚謀大舉北伐俊卿未可仰宏淵果以兵潰土和者幸其時議播之浚上疏待罪俊卿亦乞從坐時尹穡議罷浚都督改官撫使治揚州俊卿奏浚果不可用別屬賢將降官示罰古法也今制都督重權真揚州死地如有奏請臺諫沮之人情所難尚何後乃之國議者但知惡浚而欲殺之不復為宗社計願下詔赦中外疏上即命浚都督

卷三十一

十一

掃葉山房

且召為相卒為思退稱所擠俊卿請祠思退既為太學諸生伏闕乞召俊卿乾道元年入對因論人才當以氣節為主氣節者小有過當容之邪佞者甚有才當察之錢端禮起戚里為參政親相位甚亟館閣之士疏斥之端禮遣客密通俊卿翌日進讀賈誼因言本朝家法外戚不預政有深意陛下宜謹守上首肯端禮恨之時上未能屏鞠戲將游獵白石俊卿引漢桓靈唐敬穆及司馬相如之言力以為戒上喜受詔館金使時曾觀龍大淵怙舊恩竊威福士大夫頗出其門及副俊卿館伴公見外不交一語來謁亦謝不接洪邁以所聞二人語問俊卿某當除某官俊卿具以質于上上遂出淵觀中外稱快金移文邊吏取前所俘俊卿請報以誓書言本朝兩淮民上國俘獲亡慮數萬本朝未嘗言恐境和議或至交兵則屈直勝負有在矣葉魏杞罷俊卿參知政事時四明獻銀

續召冶工即禁中鍛俊卿奏肩肩有司之細惡為有識所窺劾奏罷洪邁奸險讒佞不宜在左右指揮使王琪按視兩淮城壁還屬和州教授劉甄夫俊卿言其為兵將乃其職故官有才何與琪事會揚州奏琪傳旨增築城俊卿請于上未嘗有是命俊卿曰詐傳上旨非小故琪削秩罷官先是禁中密旨直下諸事宰相多不預聞俊卿奏事須奏審方行從之同知樞密劉琪進對激切忤旨既退手詔除琪奉外祠俊卿密奏陛下納諫諍體大臣皆盛德事臣恐自此大臣皆阿順持祿非國家福上色悔久之俊卿退自劾上手札留之且曰卿雖百請朕必不從制授右僕射俊卿以用人為已任所除吏皆一時選獎廉退即奔就或才可用資歷淺密薦于上未嘗語人每接朝士及牧守自遠至必問以時政得失人才賢否薦虞允文才堪相上召允文至則以為右相俊卿為左相上御

東坡志林

卷三十二

七

靖康山房

人安惟士大夫風俗大變上曰何也俊卿曰向士大夫奔競朴之門十纔一二尚畏人知今則趨附已七八不復顧忌矣人材進退由私門大非朝廷美事此曹聲勢既長毋敢為陛下言恐累聖德命二府飲餞浙江亭俊卿去建康十五年父老喜其再來為政寬簡罷無名之賦以魏國公致仕薨年七十四方局疾手書示諸子云遺表止謝聖恩勿求恩澤及功德勿請諡諡諡正獻俊卿孝友忠敬得於天資平居恂恂若不能言而在朝廷正色危論雅善汪應辰李燾尤敬宋嘉慶嘗論薦其薨也為不遠千里往弔之子

東坡志林

卷三十二

七

靖康山房

施設優異厥初凡建議求言之人則以他事逐諫官言事稍直則以他職徙忠憤者指為不端切直者目曰沽名眾怨所萃則相繼超升物論所歸則以次疏外直節重望以私嫌而久棄老奸宿憾以巧請而牽復臣故曰大臣之心貴乎公臺諫平居未嘗立異遇事不敢盡言有如金人再逼最關國體近而侍從下至生徒莫不力爭龔禪廟算獨于言責不出一辭箴殺之下乾沒巨萬莫之誰何州縣之間罪僅毫髮無以塞責大臣所欲為之事則遂之所不右之人則排之仁宗時有宰相奉行臺諫風旨之議今乃有臺諫不敢違中書之請臺祖宗設官初意故臣故曰臺諫之言貴乎直出知南康軍至官歲大被奏劾其賦十之九會流民集必就役之築江隄而給其食時造白鹿洞與諸生討論政知南劍州剽延平書院恣傲白鹿洞之規寶慶初三學諸生以起必為請而殺已

卷三十二 列傳

主

附錄

間月矣初密之在朝也侍丞丁焞往使金必歎曰世仇未復何以好為錢詩有百年中國豈無人之句後數年聞關外不靖以書抵焞曰蜀中去關外雖遠實如一身近事可寒心皆士大夫之罪豈非賄道不絕之故耶必天性剛毅信道尤篤嘗為朱墨銘謂朱墨賜墨屬陰以驗理欲分寸之多寡自言居官必如顏真卿居家必如陶潛而深愛諸葛亮身死家無財庫無餘帛庶乎能蹈其語者

葛邲

附錄 葛邲

葛邲字楚輔吳興人世以儒學名家高祖密至邲五世登科第大父勝仲至邲三世掌詞命邲少警敏授上元丞會金人侵江上元當敵衝調度百出邲不擾而辦除正言疏論征權歲增之害如禁下都稅務紹興間所稱茶鹽歲以一千三百萬緡為額乾道六年

後增至二十四百萬緡成都府一務初額四萬八千緡今至四十餘萬緡通四川酒額遂至五百餘萬緡民力重困至若租稅有定數而暗耗日增折帛益多願明詔有司茶鹽酒稅以原額已增至一倍者毋更立新額庶少蘇疲甿累遷中書令入邲謂虞允文制國用南庫之積日以厚戶部之入日以削近年以來常有不足之憂罷兵後諸將皆以賂得升其勢必至于掊刻收債張疑以說之子除知閭裴良琮以顯仁之姪女夫落階官邲皆繳奏廣西議更鹽法邲言鈔法之行漕臣皆給率商沒入其貨楮幣行之二廣民必疑慮且有後悔邲為東宮檢屬孝宗出梅花詩命邲屬和眷遇甚渥光宗受禪拜左丞相專守祖宗法度薦進人物博采公論未期年除知建康請祠寧宗即位判紹興錢穀刑獄必親或謂大臣均佚有體邲曰崇大體而簡細務吾不為也嘗曰十二時中莫欺

卷三十二 列傳

主

附錄

自曰其實踐如此薨諡文定配享光宗廟庭周葵字立義宜興人調徽州推官高宗移蹕臨安諸軍交馳境上葵攝郡事應變敏速千里帖然徙殿中侍御史在職兩月言事至三十章且指宰相不任責高宗變色曰趙鼎張浚首任事須假之權奈何遽以小事形迹之葵曰陛下即位已相十許人其初皆極意委之卒以公議不容而去假如陛下有過尚望大臣盡忠豈大以保全之也高宗改容曰此論甚奇張浚議北伐葵上章力言此存亡之機非獨安危所係或言葵沮大計罷知信州和議已定被召時秦檜獨相意葵前論事去必恨趙鼎再除殿中侍御史葵諸人曰元鎮已貶葵固不言雖門下客亦不及之也奏言願陛下以仁祖為法大臣以杜衍為法檜始不樂參政李光擬除呂廣問館

職檄不許時有詔從官薦士蔡以廣問應初不相知也光既細察落職起知平江時金使絡繹于道蔡不為禮轉運李椿年希相意劫之落職屏居鄉里憂患頻仍蔡獨安之檢死蔡權給事中湯鵬舉劾蔡乞罷之太學生黃作魯淵率諸生都堂投牒留蔡詔作淵皆送五百里外州編管蔡出知太平州水壞圩堤悉繕完凡百二十里傍郡圩皆沒惟當塗蕪湖市河入溇雨暘交病蔡下令城中家出一夫官給之食併力浚導公私便之孝宗數手詔問錢穀出入蔡奏陛下勞心庶政日有咨詢然皆微文細故此必有小人乘間欲售其私不可不察蓋指罷大淵曾觀孝宗色為動拜參知政事蔡始終守自治之說臺諫交章言議和太速蔡與陳康伯湯思退乞令侍從臺諫集議眾益洶洶諸公待罪乞罷不許蔡獨身固請孝宗曰卿何請之力也曰自預政以來每與宰相論事有以為

南宋書

卷三十一

楊葉山房

然而從者有不得已強從者有絕不肯從者十常四五洵至榻前陛下又或不然大率十事之中不從者七八安得不愧于心此臣所以欲去也薦李浩龔良孝宗皆以為佳士次第用之太常奏郊牛斃蔡言春秋醴鼠食郊牛角免郊祝邊虞未靖請展郊以待天意詔從之虞允文陳康伯相蔡即求去閉居累年不以世故繁心蔡當任子先孤姪其薨也幼子與孫尚未命晚號惟心居士諡惠簡龔良字實之興化軍人張浚視師江淮茂良言本朝御敵景德之勝本于能斷靖康之禍在于致疑願仰法景德勿為靖康除監察御史江浙大水詔陳闕失茂良疏曰水至陰其占為女龍為變倭為小人專制內侍曾觀龍人淵皆用事故茂良及之會內侍李珂沒諡靖恭茂良諫曰中興名相如趙鼎鄭旦如韓世忠皆未有

諡今施于珂為可惜竟寢其諡言大淵觀奸回上諭以皆潛邸舊非他近習比且俱有文學敢諫事未嘗預外事翌日再疏言唐德宗謂李泌人言虛杞奸邪朕獨不知何也泌曰此其所以為奸邪也今大淵觀所為行道之人能言之而陛下更領其賢此臣所以深憂不報即家居待罪上後知二人之奸既逐於外起茂良廣東提刑即番山之址建學城東舊有廣惠巷中原衣冠沒於南者葬之歲久廢茂良訪故地更建海會浮圖嚴密禁衛皆撝藏無遺除江西連判上以江西連歲大旱知茂良精忠以一路荒政付之茂良戒郡縣免積稅上戶止索進發賑贖全活數百萬名對奏黃池弄兵之盜即南畝負耒之民願詔監司募人從便請耕民有餘粟雖舉之為寇亦不從矣拜參知政事湖州守奏通判不法得旨下帥臣體訪通判茂良鄉人也奏事退同列留身出獄案進

南宋書

卷三十一

楊葉山房

上茂良不知也上厲聲曰參政決無此茂良遜謝不復辨蔡衡罷上命茂良以首參行相事茂良奏朱熹操行耿介屢召不起宜蒙錄用手詔付茂良謂虛名之士恐壞朝廷熹廷不至錢良臣侵盜軍糧數十萬茂良奏其事俄召良臣赴闕駁駁柄用其後茂良之貶良臣有力焉茂良之以首參行相事也踰再歲上亦不置相因論茂良史官近奏三台星不明蓋實艱其選耳淳熙四年召史浩于四明茂良因求去上曰朕以經筵召史浩卿不須疑時曾觀欲以文資錄其孫茂良以文武官各隨本色除補格法繳進觀因茂良入堂道問俾直省官賈光祖等當道不避街司叱之曰參政能幾時茂良奏臣固不足道所惜者朝廷大體上論觀往謝茂良正色曰參知政事者朝廷參知政事也觀慚退茂良其言取賈光祖下臨安府捷之手詔宣問施行太速茂良待罪上使人宣諭委曲

令繳進手詔且謂卿去雖得美名置朕何地茂良力求去是日除
職與郡令內殿奏事乃手疏恢復六事上曰卿五年不說恢復何
故今日及此退朝甚怒曰福建子不可信如此乃放罷尋安置英
州父子卒於貶所死後茂良家投匭訟冤上曰茂良本無罪遂
復官益敏茂良平生不喜言兵去國之日乃言恢復朱熹從其
子得副本讀之事雖恢復而其意極言不可輕舉猶平生素論也
贊曰康伯伯靜俊卿謹嚴集承簡易為必節宣不激不隨無
黨無偏以觀孝宗可稱得賢

南宋書列傳第二十四終

南宋書

卷三十三

九

掃葉山房

汪應辰等列傳第二十五

南宋書卷第三十三

明錢士升增削許重熙贊

掃葉山房校刊

汪應辰 薛季宣 附 張運 陳居仁 劉珙 附 周濂 范成

大 汪澈 附 莫濂 李藪 王十朋 吳芾 陳良翰 附 王

汪應辰字聖錫玉山人十歲能詩未冠首貢鄉舉試禮部居高選
時趙鼎為相延之館塾奇之紹興五年進士第一人年甫十八御
策以吏道民力兵勢為問上覽其對意其為老成之士及唱第乃
年少乎上甚異之特書中庸篇以賜初名洋改鳴鳳上欲即除
館職趙鼎言且令歷外任養成其才乃授鎮東軍食判趙鼎為帥
幕府事悉咨焉歲小旱命兩名山山即應辰也元雨也召為祕
書省正字時秦檜主和應辰疏謂和議誤國而固陋無備之可畏
屢議息矣而上下相蒙之可畏檜不悅出通判建州遂祠以歸寓
居常山之永年院蓬蒿滿庭一室蕭然饒粥不繼處之裕如自是
凡三主管崇道觀張九成謫邵州交游皆絕應辰時通問及其喪
父言者猶攻之而應辰不遠千里往弔通判袁州趙鼎喪過郡應
辰為文祭之曰兩登主宰皆值艱危之時一斥南荒遂為死生之
別事已定於蒸棺恩特榮於歸骨衢州守章傑希檜意指應辰為
阿附私黨符移訊鞫徧搜行囊求祭文不可得通判廣州時檜深
忌趙鼎張浚江西運判張常先箋注前帥張宗元與浚詩詞連逮
者數十家獄既具檜死應辰幸免除祕書少監李顯忠冒具安豐
軍功賞五千餘人應辰奏駁之常奏班直轉官三日而堂吏增給
食錢萬餘緡工匠洗澤器皿僅給百餘千而堂吏食錢六百千塑
顯仁神御半年功未及半而堂吏食錢已支三萬銀緡六百足兩
他皆類此上驚其費冗命吏部核之金匱司詔求足食足兵之策

應辰奏曰講和以來將士驕惰兵不閱習敵未至則望風逃遁敵既退則設列戰功不惟佚罰且或受賞方時無事詔令有所不行一旦有急誰能聽命以赴國家之難望發英斷賞罰恩孝宗將正位儲宮名與唐廬江王晉楚王同改為煬又與唐昭宗同遂改今名暨內禪擬於傳位日降赦應辰言唐太宗受禪於高祖明年正月始改元從之改元重熙應辰謂契丹嘗以紀年遂改隆興一朝大典禮多應辰所定議太上尊號李壽師康伯密議以光堯壽聖為稱及集議或謂尊號始自開元罷於元豐今不當復況太上視天下如棄敝屣豈復顧此應辰主之尤力或又言主上奉親烏得接元豐自却為此於是議狀書者半不書者半明日應辰復與金安節十二人各陳所見大槩謂光堯近乎神堯壽聖乃英宗誕節嘗以名寺御史周必大以為問應辰答曰堯壽可光有問之德壽者高宗因上過宮云汪應辰素不樂吾於是詔尊號不容妄議應辰乞補外遂知福州會朝廷謀蜀帥乃以為四川制置使有謂蜀中綱馬驛程由梁洋金房山路峻險宜浮江而下詔吳玠措置執政大將皆主其說應辰與夔帥王十朋力言不便遂得中止玠死遂攝宣撫之職蜀道晏然冬入覲上曰卿久在蜀寬朕西顧憂蜀中除虛額民間常被實惠除吏部尚書與廟堂議不合一日陳良祐登對上告以汪應辰言卿在蜀多誕設良祐奏臣與應辰昨同從班應辰請外得衢州臣惜其去同奏留之時邊奏方急臣不知應辰將為便私計也奏既上應辰大憾乃為是說中臣耳上曰乃爾邪應辰在朝多革弊事中貴人皆側目德壽嘗方甃石池以水銀浮金鳧魚於上上過之高宗指示曰水銀止乏此買之汪尚書家上怒曰汪應辰力言朕置房廊與民爭利乃白販水銀邪應

辰知之力求去會復出發運均輸之旨歎曰吾不可留矣但力辨舉枉則補外之請自得乃論其事有害無利出知平江韓玉被旨據馬過郡應辰簡其禮玉歸譖之上貶秩請祠自是臥家不起矣應辰接物溫良遇事特立不回流落嶺嶠十有七年槍死始還明剛方正直敢言不避子達亦仕至吏部尚書

薛季宜字士龍永嘉人六歲而孤伯父弼收鞠之從弼宦游及見渡江諸老聞中興經理大畧喜從老校退卒語得岳韓諸將兵間事甚悉年十七起從荆南帥辟書寫機宜文字獲事袁溉溉嘗從程頤學盡以其學授之季宜既得溉學於古封建井田鄉遂司馬法之制靡不研究講盡皆可行於時汪澈宣諭荆襄而金兵趨江上詔成閔還師入援季宜又說澈以閔既得禁有破竹之勢宜守便宜勿遣而令其乘勝下穎昌道陳汝趨汴都金內顧且驚潰可

不戰而屈其兵矣澈不聽時江淮仕者聞金兵且至皆預遣其奴而繫馬於庭以待季宜獨留家與民期曰吾家即汝家即有急與汝偕死民亦自奮縣多盜季宜乃行保伍法為圖以習射禁捕博雜戲而許以武事角勝負五日更至庭閱之而賞其尤者不幸死

者季宜復其家也二年鄉置樓盜發伐鼓舉烽瞬息偏百里守計定迄兵退人心不搖樞密王炎薦於朝召為大理主簿時江湖大旱流民北渡江邊吏復奏淮北民多缺糴者宰相虞允文白遣季宜行淮西收以實邊季宜為表廢田相原隰復合肥三十六圩立二

十三莊於黃州故治東北以戶授屋以丁授田頒牛及田器穀種各有差廩其家室秋乃止凡為戶六百八十有五分處合肥黃州間並邊歸業者振業之季宜謂人曰吾非為今日利也合肥之圩邊有警因以斷柵江保巢湖黃州地直蔡衡諸莊柵則西道有屏

敬矣光州守宋端友招集北歸者止五戶而雜舊戶為一百七十
奏以幸賞季宣接得其實而効之孝宗怒屬大理治端友以憂死
季宣還言於孝宗曰左右進言不可不察也託正以行邪偽直以
售佞薦進人物曾非誦言游揚中傷乃自不意一旦號令雖自中
出而其權已歸私門矣故齊威之霸不在阿即墨之誅賞而在毀
譽者之刑又進言曰日城淮郡以臣所見合肥板幹不立中使將
視卒促成之臣行過郡一夕風雨墮樓五堵漂陽南壁閣而居巢
庫廂如故乃聞有靡錢鉅萬而成城四十餘丈者陛下安取此然
外事無足道後根未除臣所深畏左右近侍陰擠正士而陽稱道
之陛下倘因貌言而聽之臣恐石顯王鳳鄭注之智中也又言近
或以奸名棄士大夫奸名特臣子學問之累人主為社稷計唯
恐士不好名誠人人奸名畏義何事不立帝稱善除大理正自是
奏請論屬省報可出知湖州會戶部以歷付場務錙銖皆分隸
經總制諸郡束手無策季宣言於朝曰自經總制立額州縣鑿空
以取贏雖有奉法吏思寬弛而不得聘若復額外征其強半郡調
度顧安所出殆復巧取之民民何以勝戶部誰責愈急季宣爭之
愈強臺諫交疏助之乃收前令卒年四十
張運字南仲貴溪人同上舍出身仕州縣多任政擢度支郎中為
高宗陳綱運七弊累遷刑部侍郎所建白皆主欽恕丞相陳康伯
議遣李寶控制海道眾論紛紜運獨贊決之再外得太平州饑厲
之餘勞徠安輯民賴以寧孝宗即位告老授廣東經略不起
陳居仁字安行興化軍人秦檜與其父背有故有勸以一見可得
美官居仁曰是荷命焉終不自通魏杞使金辟居仁幕下時和戰
未決金兵駐淮北人情惴惴居仁上馬猶從容舉酒屬杞曰天寒

且爾此觴觀者壯之貽書虞允文謂有定力乃可立事若徒為大
言終無成幸成亦旋敗八對言立國須定規模今陛下銳意恢復
繼乃通和和戰守三者迄今未定孰為規模耶允文曰此正前日
定力之論某益知此言之當也進祕書丞論文武並用長久之
術陛下獎進武臣深得持平救偏之道然未必得智謀勇畧之士
或多便佞輕躁之徒將復有偏勝之患又言臺閣宜多明習典故
之士帝問其人以李燾莫濟對甫數日召燾居仁請外知徽州陞
解帝慰諭遣之至郡告以天子節經費以惠檢校不能推廣聖德
更則有罪乃招三衙軍植二表於庭有輪納中度而遭抑退者抱
所輸立表下親視之人無留滯吏不能措手輪稅者恒裹贏以歸
入對帝舉新安之政獎之又言歸正忠順過於優渥而遇戰士反
輕此曹出萬死策勳今老矣添差已罷廩稍半給至丐於市軍士
不滿
解體乞優恤以終始念功之意堅後生圖報之心帝嘉嘆會駕大
閱由右即命再添差兩任衣糧全給三軍呼舞朝方推會要賞帝
因陳居仁治行為天下第一可因是并賞之會樞屬關員方議
帝曰豈有人才如陳居仁而可久為耶乎即遷檢正中書門下省
繕寫公事居仁親視按牘嘗謂有罪幸免則免者何告誣枉者七
人皆當叙復執政難之居仁上其冤狀帝曰居仁精審尚復何疑
樞中書舍人泛恩濫賞封繳無所避因言恩惠不及小民名為寬
通實實以惠頑民耳名為赦有罪實以惠姦民耳願盡放天下五
等戶身丁一半從之安定王子彤乞封安為夫人居仁繳奏帝喜
謂有補風教又論君人之道貴在執要今陛下親細故而忽遠猷
事末節而忘大體乞詔大臣博議絕浮費汰冗兵計常省之數定
編除之目權直學士院帝曰內外制向委數人今陳居仁一人當

文耗之孝宗嘉納處民以爭役罷訟成大為勸義役隨家貧富輸金買田助當役者甲乙論第民便之記頒其法於諸路處多山田故有通濟堰在松陽遂昌間激溪水溉田堰歲久壞成大防故述蓋石築防置隄闊四十九所立水則上中下灌漑有序民食其利乾道令以絹計賦估價輕而論罪重成大癸永平時絹匹不及千錢今絹實貴當倍時值上驚曰是陷民深文遂增為四千而刑輕矣隆興再講和失定受書之禮上嘗悔之以成大充金祈請國信使國書專求陵寢蓋泛使也上面諭受書事金廷使者慕成大名至求中饋効之至燕山密草奏具言受書式懷之入初進國書詞氣慷慨金君臣方傾聽成大忽奏曰兩朝既為叔姪而受書禮未稱臣有疏播効出之金主大駭曰此豈獻書處耶左右以勢標起之成大屹不動必欲書達既而歸館所金主遣使宣旨取奏成大之未起也金庭紛然太子欲殺成大越王止之竟得全節而歸除中書舍人初上書崔實政論賜輔臣成大奏曰御書政論意在撻綱紀振積弊而今日大理議刑遞加一等此非以嚴致平乃酷也上稱為知言張說除簽書樞密院事成大常制留詞頭七日不下又疏言之說命竟寢除四川制置使疏言此蕃青羌兩犯黎州而奴兒結蕃列等尤傑驍輕視中國臣當效開將兵外修堡砦仍講明效開團結之法使人自為戰三者非財不可上賜度牒錢四萬緡成大謂西南諸邊黎為要地增戍兵五千奏置都監路分土蕃入寇之路十有八悉築分成蜀北邊舊有義士三萬本民兵也監司郡守雜役之都統司又卑與大軍更戍成大力言不可詔遵舊法拜參知政事兩月奉祠

汪澈字明遠淨梁人除侍御史左相湯思退不協人望澈同陳俊

卿劾罷又論鎮江大將劉寶十罪詔奪節三十一年上元前一夕風雨雷交作澈言春秋無隲公時大雷震電繼以雨雪孔子以八日之間再有大變謹而書之今一夕間二異交至此陰盛之證殆為金人而荆襄無統督江海之備禦因陳修攘十二事會金使高景山來求繫端澈言天下之勢強弱無定形在吾所以用之陛下屈已和我厚遣金絹彼輒出惡言以撼吾國願陛下赫然磨斷益兵嚴備備告中外將見上下一心其氣百倍除御史中丞為湖北京西宣諭使時欲置襄守荆南澈奏襄陽地重為荆門戶不可棄敵將劉夢揚聲欲取荆南又欲分軍自廣黃武昌朝廷以敵晉由此入江南令吳拱嚴護武昌津渡拱將引兵回鄂澈聞之馳書止拱敵騎奄至樊城拱大戰漢水上敵眾敗走召澈參知政事孝宗即位銳意恢復復首用張浚使江淮澈督軍制襄將分道進討

趙鼎守唐王宣守鄧招皇甫偁於蔡襄漢沃壤荆襄望澈請因古長渠築堰募開民汰冗卒雜耕為度三十八屯給種與牛投盧舍歲可登穀七十餘萬斛隆興元年浚冠期大舉詔澈出師應之澈以議不合諫議大夫王大寶論澈無制勝策皇甫偁以忠義結山岩澈不能節制坐視孤軍墮敵計趙鼎以千五百人救方城敗敵澈漫不加省乞罷鼎于祠尋知鄂州孝宗訪邊事澈奏向者我有唐鄧為藩籬又皇甫偁控扼陳蔡敵不敢窺襄既失兩郡側復內徙敵屯新野相距百里耳臣今趙鼎王宣築城儲糧分備要害有以待敵至於機會之來難以豫料復請祠尋致仕卒諡莊敬澈為殿中日為陳俊卿王十朋為臺官高宗曰台士也大第用之矣在樞府孝宗密訪人才薦百有十八人嘗奏言臣起寒賤所以報國惟無私不欺爾自奉清約雖貴猶布衣時

莫濠字子濠歸興人以祖傳陰補官提舉廣南市舶張子華以賊敗濠往約之濠言秦煥鄭時中受子華賂計直數千緡黃州倖奏親擒盜五十餘人上命濠窮竟既至咸以冤告濠命囚去桎梏引倖至庭詢竊發之由圖敵之所遠近時日悉皆抵牾折之語塞濠具正犯數人奏上餘釋之上諭輔臣曰莫濠非獨曉刑獄可俾理錢穀除戶部員外郎措置江淮沙田蘆場上語之曰得此可助經費歸日以版曹處卿濠多方括責得二百五十二萬七千餘畝言者論其丈量失實徵收及貧民謫官金渝盟餉例急除淮南轉運判濠遷延不之任梁仲敏劾其慢命罷官汪澈言於上召見上諭曰朕嘗記向措置沙田甚不易濠謝曰職爾不敢違忽知揚州陞辭上以城圯命濠增築濠至州規度城闌分授諸將各刻姓名堞堞間縣重賞激勵閱數月告成未幾使金賀正且金庭賜宴濠以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十

莫濠

本朝忌日不敢簪花聽樂知鄂州卒於官李翥字清叔晉元人攝綿州歲稔出義倉穀賤糶之而以錢貸下戶又聽民以茅秸易米作粥及楮衣活十萬人明年又饑鄰盜起綿獨安堵漢中久饑劔外和羅在州者獨多紫匹馬嘗行阡陌問訪求民瘼有老嫗進曰民所以饑者和羅病之也泣數行下紫感其言奏免之總領四川賦財軍馬錢糧淳熙三年廷臣上言四川歲糶軍糧名爲和羅實科糶也詔制置使范成大同紫相度以聞紫奏諸州歲糶六十萬石若從官糶歲約百萬緡如於經費之中斟酌損益變科糶爲官糶賤賤時不使虧毫忽之價出納賦量勿務取圭撮之贏則軍不乏興民不加賦如其議民既樂與官爲市遠邇譴起軍餉坐給而田里免科糶始知有生之樂會歲大稔米價頓賤父老以爲三十年所無梁洋間給紫像祠之范成大

驛疏言關外麥熟倍於常年實由罷糶民力稍舒得以盡於農畝孝宗覽之曰免和羅一年田間和氣若此乃知民力不可重困也范成大召見孝宗問糶事可久行否成大奏李紫以身任此事臣以身保李紫上大悅曰是大不可得李紫也上意方嚮用而紫亦欲奏獨監酒和買之弊以盡滌民害會有疾卒詔以紫能官致仕恩外特與遺表擇一人庶官前此所未有初紫卒眉山校成都漕試念吳氏世襲兵柄必稔亂發策云久假人以兵柄未有不爲患以武宣之明不能銷大臣握兵之禍以憲武之烈不能收藩鎮握兵之權危劉氏職唐室鮮不由此吳挺怨之終至事挺謬奏軍食餉惡孝宗問紫紫絨其樣以進挺之妄遂窮踰三十年吳曦安丙每語人云吾等焦頭爛額耳孰如李公先見者乎王守朋字龜齡樂清人有文行聚徒梅溪受業者以百數泰檜死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十

莫濠

莫濠親政策士十朋以權爲對大畧曰攬權者非欲衡石程書如秦皇傳餐聽政如隋文強明自任不任宰相如唐德宗精於吏事以察爲明如唐宣宗蓋欲陛下懲既往而戒未然威福一出於上而嘗有鋪翠之禁而以翠羽爲首飾者自若是豈法令不可禁乎抑宮中服澣濯之化衣不曳地之風未形於外乎法之至公者莫如選士名器之至重者莫如科第往歲權臣子孫門客類竊巍科有司以國家名器爲媚權臣之具而欲得人可乎上遂擢爲第一學者爭傳其策以擬古臆董上用其言嚴銷金鋪翠之令取交趾所貢聚物焚之金將淪盟十朋論對言自建炎至今金未嘗不內相殘賊然一主斃一主生易嘗爲中國利要在自備何如禦敵莫急於用人今有才畧文武可爲將相者有長於用兵可爲大帥者或投以閒散或老於藩郡願起而用之以殺敵謀以圖恢復蓋

指張浚劉錡也又言今權雖歸於陛下以復出於多門是一槍死
百槍生也楊存中以三衙而交結北司子弟親戚布滿清要盡諫
論列委曲庇護風憲獨不行於管軍之門何以爲國至若清養加
於贈伍高爵濫於爵門諸軍承受威福自恣甚於唐之監軍皇城
邏卒旁午祭事甚於周之監防將帥下路上結怨三軍道路捕
人爲卒結怨百姓皆非治世事上嘉納秦檜久寒言路十朋與焉
方胡憲查籍李浩相繼論事太學生爲五賢詩述其事孝宗受禪
除侍講時左右史失職久胡銓奏四事上謂銓曰卿與十朋皆朕
親擢十朋見上英銳每見必陳恢復之計及將北伐上疏曰天子
之孝莫大於光祖宗安社稷因前王盈成而守者周成康漢文景
是也承前世衰微而興者商高宗周宣王是也先君有恥而雪之
漢宣帝臣單于唐太宗俘頡利是也先君有耻而復之夏少康滅
南宋書 卷三十三 列傳 三 楊存中 楊存中 楊存中 楊存中
復漢光武誅莽是也靖康之禍亘古未有陛下英武慨然志在恢
復大臣不能仰副聖心願戒在位者去附和之私心贊國家之大
計肉論史浩八罪上爲出浩知紹興十朋再疏謂陛下雖能如舜
之去邪未能如舜之正名定罪紹興密邇行都浩嘗爲屬吏姦賊
彰聞亦何顏復見其吏民遂改與祠史正志與浩族異拜浩爲父
事之林安宅出八史浩龍大淵門十朋并疏其罪皆罷去符離失
律張浚上表自劾十朋自言臣素不識浚聞其誓不與敵俱生心
實奉之前因論對言金必敗盟乞用浚陛下命督師江淮一月三
捷皆陛下任浚之難及王帥一不利橫議竊起臣謂今日之師
爲二帝復讎爲中原弔伐非前代好大生事者比陛下固不以二
勳爲羣議所搖然異論紛紛浚既待罪臣其可尚居風憲之職乞
賜寬宥因言臣聞近日欲遣龍大淵撫諭淮南信否上曰無之又

言聞欲以楊存中充御營使上嘿然力辭出知泉州凡歷四郡布
士恩恤民隱士之賢者詣門以禮致之訟至庭溫辭曉以禮義多
退聽者所至人繪而祠之饒久旱入境雨至湖濱霖凡禱必應至
誠所感如此卒諡忠文十朋事親孝終喪不處內友愛二弟郊恩
先奏其名沒而二子猶布衣子聞詩知光州聞禮知常州爲治能
守家法
吳芾字明可仙居人遷秘書正字與秦檜故舊檜執政芾退然如
未嘗識公坐旅進揖而退檜疑之風言者論檜營中侍御史
兩淮戰不利廷臣爭陳退避計芾言進爲上策退爲無策車駕至
建康請遂駐蹕以係中原之望會有密啟還東者下侍從臺諫議
芾言今欲控帶襄漢引輪湖廣則臨安不如建康便經理淮甸應
接梁宋則臨安不如建康近議者徒悅一時屈從思歸之人非爲
國計臣恐回鑾之後西師之聲援不接北土之謳吟絕望矣又言
去歲兩淮諸臣望風奔潰無一城能拒守者此秦檜塞言路挫
折士氣之餘毒也能反其道則士氣日振而授命有人矣知婺州
勸民義役金華長仙鄉民十有一家自以甲乙第其產相次執役
幾二十年芾與致十一人者與合宴更其鄉曰循理里曰信義以
褒異之知臨安府內侍家僮毆傷酒家保芾捕治之徇於市權豪
側目執政議以芾使金且議龍大淵爲副芾曰是可與言行事者
邪語問得罷不行力求去時芾與陳俊卿俱以剛直見忌未幾俊
卿亦引去中書舍人闕安中爲孝宗言二人之去非國之福起知
隆興府芾前後守六郡各因其俗爲寬猛吏更容姦民懷惠利致
仕卒年八十嘗言視官物當如已物視公事當如私事與其得罪
於百姓寧得罪於上官晚退閒者十有四年自號湖山居士

陳良翰字邦彥臨海人知瑞安縣倅號強便史治尚嚴良翰獨撫以寬值租不下文符但揭示名物民競樂輸聽訟得其情或問何術良翰曰無術第公此心如虛堂懸鏡耳孝宗初除右正言金再移書求唐鄧海泗良翰言廟堂督府論議不同邊奏上聞皆賜唯諾而陰沮敗之萬一失事機督府安得獨任其責上默然稱善盧仲賢至汴許金人以疆土歲幣而還上大怒下仲賢吏欲誅之宰相叩頭懇請得免復遣王之望龍大淵良翰言前遣使已辱命大臣不悔前失不謂秦檜復見今日且金要我國四郡屯兵以歸之是不折一兵而坐收四千里要寧之地決不可許若歲幣則俟得陵寢然後與庶猶有名今議未決而之望遂行恐辱國不止於仲賢也詔侍從臺諫議多是良翰湯思退尚執前論尹穉附思退以賊督府良翰疏論思退姦邪誤國宜早罷黜張浚精忠老謀不以

卷三十三

古

拾葉山房

宜以小人言搖之孝宗曰思退前議固失然朕愛其警敏卿其置之若魏公則今日孰出其右此殆言者有異意卿為朕論之良翰頓首謝曰陛下言及此天下幸甚宰相總無全才寧取樸實緩急猶可依賴思退庸狡小黠大癡將誤國目警敏二字恐非明主卜相之法既退以上語論同列穉勃然變色明日亦請對遂罷良翰言職兩淮既撤備金大入孝宗始深悔太學生數百人伏闕乞召用良翰胡銓王十朋而斬思退等思退由是始收良翰在諫省成恭皇后受明官內外親屬二十五人良翰論其冗詔減七人為兵部侍郎臘月樞密承旨張說被寵請置酒延諸侍從獨良翰不起會上遣中使賜珍羞說附奏有旨令趣之頃復賜羞至說奏良翰迄不肯來夜漏將上忽中批除良翰議大夫坐客愕然良翰言以蜀漢之師下關陝以荆襄趣韓魏江淮掃清徐此今日大計四

川既命大臣而判淮未有任責者亦當擇重臣臨之上稱善以疾奉祠卒諡獻肅

王佐字宣子山陰人為祕書省郎秦熈提舉祕省佐嚴重未嘗交語槍死還吏部郎檜妻王氏乞恩欲自稱沖真先生佐曰婦人安得此名寢之在館閣數年出知永州每決事吏皆抱牘立數步外不呼不敢進民有寃得盡言徙知吉州不知有前刺之異而事亦頓省湯思退以首相都督江淮請佐為參謀佐言金方議和而兵入必用事者幸一勝耳當急擊之使以收間哉可從容制之矣不聽尋求奉祠復起知建康妖人朱崔謀不軌事極詭秘佐盡得其陰謀一日坐帳中決事捕首者至前詰數語即責其狀判斬之流其徒數人僚屬方候於客次無一人知者後徙知潭州宜章民陳峒竊發郴道連禾桂皆警佐奏乞荆鄂精兵三千度不可待適流

卷三十三

古

拾葉山房

人滿港在州勉其立功令自選兩禁軍八百人皆師遣行即令軍士有秋毫擾民及臨敵不用命皆必行軍法又私念湛有善戰名賊必遁入廣思有以邊之乃檄廣南兵分屯要害賊知有備由間道歸宜章轉運司聞之即移諸州以為賊已窮蹙自守佐曰是不獨害捕寇且必惑朝廷賊未嘗敗何謂窮蹙其巢穴出入莫測何謂自守復奏不一意討賊湖廣之憂未艾俟誅賊首而貸脅從未晚也即日戒行命湛以四月二十三日屯何早山給以合符曰符至即行耳二十九日夜半發符五路進兵賊潰走遂誅陳峒徙佐知臨安府佐辭曰祖宗時開封高選賢傑號將相之儲豪右憚其威望莫不敬避巡幸以來用人益輕惟媚權貴為稱職若方拙自守者為之猶推舟於陸決不可行奏三上不許進工部尚書尹京如故歲饑畿內小民或以農器抵粟於大家明春將至失業佐出

令斷自東作之日先以還之訖事而歸其子木令下農家相慶上
亦器與之已力乞奉祠自製壙記又為治命無疾卒無今傳史
贊曰汪薛糾弊權倖所忌陳劉飭法良民以利激濠繁帶言
達事治成大果敏十朋敦毅良翰屹立各堅素履近君有濟
附離得社

宋書列傳卷第二十五終

卷三十三

去

附錄

李勣元表等列傳第二十六

明錢士升增削許重熙贊

掃葉山房校刊

李勣 杜幸老 王希呂 李衡 黃祖舜 王大寶

金安節

李勣字仁甫丹稜人甫冠憤金讎未報著反正議十四篇紹興中
歷任州縣有聲餘暇力學耽讀王氏書博極載籍搜羅百氏慨然
以史自任本朝典故尤悉力研覈倣司馬光資治通鑑例斷曰建
隆迄於建康為編年一書名曰長編浩大宋史官以開詔給札
來上知榮州榮因溪為隍夏秋率苦水潦設防禦之除漳川轉
運判勣括一路財賦額通有無酌三年中數定為約約乾道三年
召對首舉勣祖治身治家治官治吏典故以為恢復之法再除禮
部郎中會慶節上壽在郊禮改齋內議權作樂漢唐祀天地
散齋四日政齋三日建隆初郊亦然自崇寧大觀法周禮祭天地
故前十日受誓戒今既合祭宜復漢唐及建隆舊制庶幾兩得詔
垂拱上壽止樂正殿為北使權用四年上續通鑑長編自建隆至
治平凡一百八卷時乾道新歷成勣言歷不差不改不驗不用未
差無以知其失未驗無以知其是舊歷多差不容不改而新歷亦
未有大驗乞中傍歷官討論子庭試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勣
謂唐三百年不愧此科者惟劉去華心慕之嘗以所著通論五十
篇見蜀帥張翥欲應詔不偶而止於是命其子庭舉劉去華允文
以證數言事不樂遂請去陞辭以欲連變古為戒又奏禹貢九
州荆川第八賦乃在三人功既修遂超五等今田多荒蕪賦虧十
八上命之條畫既至奏京湖之民結茅而廬築土而坊備牛而犁
種而植穀苗未立睥睨已多有橫加科斂者今宜寬侵冒之禁

依乾道詔書止輸舊稅廣收募之術如咸平元豐故事勸課有勞者推恩詔從之總餉呂游問入奏盡攝其事歲饑發鄂州大軍食賑之俸屬爭執不可裁曰吾自任不以累諸君如數償之游問返果効發專止上令具析不之罪也知瀘州首肯石門堡以扼夷人淳熙改元被召適城中火上章自劾提刑何熙志奏焚數不實且言長編記魏王食肥蔬語涉誣謗上曰憲臣按奏火數何預國史詔熙志貶一秩發一秩發日食地震皆陰盛上敕國小人不可不慮又上快箴引太祖罷朝悔快決事以諷雷震太廟柱壞賜尾有司旋加修繕發奏非所以畏天變當應以實嘗請正太祖東向之位發論兩學釋奠從祀孔子當升范仲淹歐陽修司馬光蘇軾黜王安石父子從祀武成王當黜李勣張柬之吐止黜王秀拜禮部侍郎夜直宣引奏近者蒙氣蔽日蔽占不肖者祿股肱耳

氣舒徐乃卒謚文簡性剛大特立獨行早著書論尚當路槍死始聞於朝暨在從列每正色以訂國論張拭嘗曰李仁甫如霜松雪相無嗜好無姬侍不殖產平生生死文字間長編一書用力四十年某以為春秋之後纔有此書子虛左傳聖聖事皆執政杜莘老字起莘青神人唐工部甫十三世孫主官禮兵部架閣文華星見東方莘老上書論禁繁氣所生多為兵兆南渡後典秩散失顯仁皇后崩議禮有疑莘老以古義裁定傳旨問含玉之制莘老請以周禮典瑞鄭元注製之上覽之曰真禮官也遷殿中侍御史金遣使致嫂書傳欽宗因問請淮漢地指索大臣上決策親征莘老疏奏贊止且謂敵欺天背盟當待以不恩勿以小利鉅為異議所搖則人心有恃而士氣振矣又言親征有期而禁衛羸老居半至不能介冑者願亟留聖慮知樞密院周麟之初請使金及聞金將盛兵臨邊乃大恐建言不必遣使莘老効麟之挾姦罔上雖辭難難悉懇至於掩泣衆有哭殺富鄭公之請疏再上乃責端州莘老王繼先怙寵干法富淳公室子弟直延閣居第僭擬別業外帑編數旬數十年無敢搖之者問邊警亟遣重寶歸吳與為避難計莘老數其十罪詔繼先福州居住籍其貲以千萬計盡賞將士天下稱快內侍張去為取御馬院西兵二百見其項都人異之口語籍籍莘老彈治上疑其未審不樂莘老執奏不已竟罷去而莘老亦出知遂寧始莘老自蜀造朝不以家有高宗聞其清修獨處甚重之一日因對策論曰聞卿出蜀即蒲閣紙帳如僧然難及也莘老官中都久知公論所予奪姦惡者皆得其根本脈絡常數日憂謫論天下第一事若有所畏姑言其大是欺其心不敬其君也及任言責極言無隱取衆所指曰者悉擊去聲振一時都人

稱贊鯁取言者必曰杜殿院云治郡課績爲諸州最

王希呂字仲行宿州人孝宗時除右正言時張說以戚屬簽書樞密院希呂與李衡交章劾之說勢頗赫後省不書黃學士院不草詔皆相繼斥遂希呂去國之日屏徒御歸履以行直聲聞於遠邇淮右擇帥上令知廬州兼安撫修葺城守安集流散兵民賴之出知紹興當論近習語切上變色欲起希呂挽御衣曰非但臣能言之侍從臺諫皆有文字來矣佐漕江西常作拳石記以示僚屬一幕官舉筆塗數字與坐駭愕希呂覽之喜其不阿薦之居官廉潔至無屋可廬山紹興歸有終焉之意然猶寓僧寺上聞之賜錢造第卒於家

李衡字彥平江都人授吳江主簿有部使者怙勢侵刻衡不忍以敲扑迎合投劾於府拂衣而歸後知溧陽以秋稅以期日榜縣

宋卷三十四

四

掃葉山房

門鄉無吏迹而輸送先他邑辦任歷四年獄戶未嘗繫一重囚隆興二年盜起旁境而溧陽靖晏自如帥汪澈等列上治狀召除侍御史會張說以節度使掌兵柄給事中莫濟不書救翰林周必大不草制有正言王希呂與衡相繼論奏同時去國士爲四賢詩以記之衡後定居崑山結茅別墅杖屨徜徉左右唯二蒼頭聚書踰萬卷號曰樂菴衡自宜和間入辟雍同舍有趙孝孫者洛人也其父師程頤家學有源勸衡讀論語衡心佩其訓雖博通羣書而以論語爲根本臨沒沐浴冠櫛儼然而逝周必大聞之曰世謂潛心釋氏乃能達死生衡非逃儒入釋者而臨終超然如此黃祖舜福清人入對言縣令付銓曹專用資格易若委郡守汰其尤無良者上然之又言抱道懷德之士不應書千祿老於章布乞自科舉外有學行修明孝友純篤者縣薦之州州延之庠序以表

率多士其卓行尤異者州以名聞是亦鄉舉里選之意下其奏禮部遷右司郎中高李實勇足以冠軍智足以料敵詔以實爲帶御器械張浚薨其家奏留使臣五十餘人理資任祖舜言武臣素食進崇秩曷以勸功乞爲限制遂詔勸臣家兵校留五之一楊愿家乞遺表恩祖舜言愿陰濟泰檜中傷善類寢其命又請追奪秦熈贈官遷同知樞密院事金亮侵淮劉汜敗王權走上將誅權祖舜言權罪當誅汜不容貸劉汜有大功聞其病已殆權汜誅當必愧忿以死是國家一敗兵而殺三將得無快於敵乎上嘉納從之

王大寶字元龜潮州人授南雄州教授趙鼎謫潮大寶日從講論語鼎嘆曰吾居此平時所薦無一至者君獨肯從吾游過八座矣至連州張浚亦謫居命其子棧與講學時趙張客貶斥無虛日人

宋卷三十四

五

掃葉山房

爲累患大寶獨泰然知袁州進詩書易解上謂執政曰大寶留意經術可與內除時經筵缺官遂除國子司業奏江南諸州有月權錢無定名數吏緣爲姦刻剝民又有折帛錢方南渡兵興物價翔貴令下戶折納務以擾之今市品匹四千而令輸六千蓋委監司賑月格爲定制減折帛惠小民詔戶部詳其奏是時福建刑獄道臨漳有峻嶺曰蔡岡葉薄蔽翳山石壁峭盜乘間剽劫大寶以藥金三十萬募民共戡斃道十餘里行者便之孝宗即位大寶言古致治之君先明國是而行之以果斷自軍興以來日征月誦議靡定太上傳不基於陛下四方日蹙恢復願陛下果斷則無不濟權議大夫首論宋倬沈該之罪汪澈將帥則喪大寶劾其不能節制澈落職張浚復起爲都督大寶力贊其議符離失律羣言洶洶湯思退議罷符府力請講和大寶章三上除兵部侍郎胡銓奏

曰近日王十朋王大寶相繼引去非國之福上曰十朋方自引去朕留之不能得大寶論湯思退太早令為兵部侍郎豈容復聽其去未幾奉祠銓奏自古臺諫論宰相多矣若謂勢不兩立則論宰相者皆當去督府既罷金復侵邊上乃為思退中外以大寶前言不用為恨

金安節字亨休寧人資穎悟博洽經史尤精於易選殿中侍御史秦檜兄梓知台州安節劾其附麗梁師成等檜銜之未幾丁母憂去遂不出檜死起歷大理寺卿首言治民之道先德後刑今守令虛不及遠簿書期會賦稅輸納窮日力殫之而無卓然以教化為務者願申飭守令俾無專事法律苟可以贊教化必力行之兩浙漕屬王悅道鞠仁和令獄不實事下大理安節并逮悅道悅道幸醫王繼先子也金使施宜生賀正安節偕作屬顯仁皇后

喪服黑帶宜生曰使人以賀禮來廷使安得服黑帶安節辭難再四宜生屈服明年充送伴使至楚州副使耶律魯孫巡檢王松馬不得鞭笞之安節責其詞色俱厲朝廷恐生事生劾兩秋葉義問使金金主因言前日奪馬事曲在翼已答二百回日可詳奏乃復元官遷侍講給事中殿院杜莘老論張去為補外安節言不可因內事而去言官上遂留莘老金亮侵淮從幸建康言方今正當大明賞罰乃首用劉寶王權刻剝庸懦之人何以激勸將士上納之楊存中議省江淮州縣安節言廬之合肥和之濡須皆昔人控扼孔道孫權築濡須塢魏軍累次不克守將如甘寧等皆以寡制眾蓋形勢之地攻守百倍豈有昔人得之成功今日有之而返棄之耶存中議遂格孝宗嗣位給廷臣筆札陳當世事安節請嚴內降之科凡內侍省御藥院內東門司冗費一切罷去罷大淵會觀重

除知閣內事安節封還錄黃時臺諫相繼論列上意未回安節與周必大奏臣等若奉明詔則臣等負中外之謗大臣若不開陳則大臣負中外之責陛下若不俯從則中外紛紛未止也命遂寢張浚語入曰金給事與金石人也金將林忠義遺書論和議乃盡定四事安節謂世稱姪國圖號不加大字及用再拜二字皆不可從海州唐鄧為淮襄屏蔽不可與已而請嗣得請中書舍人胡銓繳奏謂安節太上之舊人而陛下之老臣也努力未忍有愛國心豈宜從其引去上遂留之踰年致仕去之日搢紳相與嘆羨以為中興以來全名高節鮮有其比卒年七十七其除司農丞或語之曰張致遠為中司時所薦安節曰彼為朝廷薦人豈私我耶薦屍公武翼茂良可盡諫皆稱職二人弗知也

贊曰李壽藏瘁生死文字華老蒲團希呂僧寺李衡杖履四

贊詩記大寶安節全名國慶廣主聰明爰作士氣

尤袤 周執羔 李浩 顏師魯 袁樞 李格 王質

尤袤字延之無錫人為泰興令縣舊有外城屢殘於寇袤即修築已而金渝盟克揚州獨泰興以有城得全注江陰學官需次七年為讀書計從臣以靖退薦大宗正闕丞八爭求之陳俊卿曰當予不求者遂除袤張說自開門入西府袤率三館上書諫於是出知台州前守趙汝愚修郡城工纔什三屬袤成之袤按行前築殊備寒亟命更築加高厚數月而畢有毀袤者上疑之使人密察民誦其善政不絕口乃錄其東湖四詩歸奏上讀而嘆賞遂以文字愛知累遷左論德夏早袤上封事言天地之氣宣通則和壅鬱則乖人心鬱鬱則災孽彰則憤懣怫鬱則民怨闕征苛察而商旅

怨差注留滯而士大夫有失職之怨原給廢削而士卒怨奏議不時報而久繫者怨幽枉不獲伸而負累者怨強暴殺人多時貨命使已死者怨有司買納不即酬償負販者怨人心抑鬱所以感傷天和高宗崩前一日除太常少卿當定廟號洪邁獨請號世祖蓋率禮官奏曰太上親為徽宗子以子繼父非光武比將來附廟在徽宗下而稱祖恐在天之靈有所不安適論遂加禮部太常寺謂本朝創業中興皆在商邱取商高宗實為有識事堂令皇太子參決庶務袁以為撫軍監國自漢至今多出權宜公便悲辭以彰殿下全德淳熙十四年將有事於明堂詔議升配宗廟方在几筵不可配帝且歷舉郊歲在喪服中者凡四維元祐明堂用呂大防請升配神考時去大祥止百餘日且祖宗憲用日月易月之制故升侑無嫌今陛下行三年之喪高宗雖已附廟百官猶未占服

東坡志林

八

蘇東坡

詔可近違紹興而遠法元祐升伯之禮請俟喪畢議之有詔權中書舍人力辭時內禪議已定是日上諭袁曰已夕制開甚多非卿孰能為者故處卿以文字之職袁乃拜命光宗即位開講筵論官制謂武臣披堅執銳者積功累勞僅得一階權要貴近之臣優游而歷華要舉行舊法姜特立以為議已遂與祠紹興元年召除給事中既就職即言曰老矣無所補報凡貴近營求內除小礙法制者必不奉詔甫數日中貴四人希賞欲自正使轉橫行奏繳奏者三竟格不下韓侂冑以武功大夫和州防禦使用應辦賞直轉橫行奏繳奏謂正使有正法可回授不可直轉侂冑勸賞之後不官百壞國法開禁援之門奏八手詔令書行奏復奏朝廷官爵專徇侂冑之求非所以為厚厲之具也命遂格即律逐嘿以手詔除承宣使一再繳奏帳本內此特與書行奏書兩條者祖宗之爵祿

安可私用祖宗爵祿而加於公議不允之人哉疏入上怒裂其奏命遂不行後上封事曰近年以來給舍臺諫議事往往不行如陳源奉祠人情固已驚愕至姜特立召尤為駭聞自古去小人甚難譬除蔓草猶且復生況加封植乎時上已屬疾國事多外奏積憂成疾乞致仕不報遂卒姜少從喻楊汪應辰游學於楊時時程頤高弟也方乾道淳熙間程氏學稍振忌之音曰為道學將攻之袁言道學者堯舜所以帝禹湯所以王周孔所以設教近立此名詆訾士君子故臨財不苟得所謂廉介安貧守分所謂恬退擇言顧行所謂踐履行已有耻所謂名節皆目之為道學此名一立賢人君子欲自見於世一舉足且入其中俱無得免此豈盛世所宜有孝宗曰道學名豈不美正恐假託為姦真偽相亂耳姜死數年侂冑擅國禁錮道學賢士大夫皆受其禍識者以姜為知言嘗取

東坡志林

九

蘇東坡

孫綽遂初賦以自號有遂初小藥若干卷諡文簡局執羔羊表卿弋陽人建炎初乘輿南渡自京師奔詣揚州不及遂從隆祐太后於江西就宜黃縣丞時四境倣擾散卒相挺為變執羔論以禍福皆斂手聽命執首謀者斬以徇邑人德之歷太常丞會始議建明堂詔奉常習肄大樂訪輯舊聞凡闕工器制作始備充賀金生辰使往歲奉使官得自辟其屬賞與既厚願行者多納金以請執羔始拒絕之使還權吏部侍郎請賜新進士聞喜宴於禮部從之軍興廢此禮至是乃復同知貢舉舊例進士試禮部下歷十八年得免舉又四試禮部下始特奏名推恩秦檜既以科第私其子士論譴諱為減三年以悅眾執羔言祖宗法不可亂由此忤檜檜知襄州襄陽地接蠻獠易以生事或告燔燔夷叛其棄帥請兵致討執羔曰朝廷用爾為長今一方騷擾責將焉往能盡

其力則費爾一兵不可得也豪惡斬厥者以肅夷人惕息乾道初
名兼侍講孝宗思人才難知執羔曰今一介下達亦蒙賜名口舌
相高殆成風俗一日侍經筵曰言學易知數臣下之曰短也
乃垂涕上側然即拜本部尚書方士劉孝榮言臣元歷差命執羔
肅正之執羔用劉義叟法推日月交食考五緯以紀氣朔寒
溫之候撰歷議歷書五星測驗各一卷上皆開明之術執羔以
為竊民之本莫甚於兵古者興師十萬日費千金今日籍之數十
倍於此罷耀七弱者幾平不汰之其弊益深臣請以給軍興
豫因災益國家不得已而為之舊籍有常數比年有增率一二
十萬石今諸路枯旱之餘蠹螟大起無以供常稅況數外取之乎
宜視一路一郡一縣豐凶之數輕重行之災甚者蠲之可也上優
然從之充安恭皇后莊宮按行使日與閩人接事未嘗交一談

南齊書

十

補葉山房

尚亦服其長者不怨也及告老上諭曰祖宗時近臣有年踰八十
尚留者卿之齒未也已復申前請詔與祠賜茶藥御書恩禮至渥
公卿祖帳都門外搢紳榮之
李浩字德遠臨州人紹興十二年進士時秦熈揆宰相子以魁多
士同年皆見之或拉浩行毅然不往自稱用事舉言路朝士多務
慎然浩與王十朋輩始相繼言事聞者興起孝宗即位為太常丞
張浚督師江淮宰相多抑之浩引仁宗用韓琦范仲淹詔章得象
故事乞戒諭令同協濟浩雅為湯思退所厚尹穡欲引之共濟浚
因薦浩及對乃明示不同之意乞外得台州里豪民鄭憲以貲給
事權貴人門簾藥為姦事覺械繫之死獄中蓋浩其家權貴人教
其家訟冤且誣浩以買姦事疏方上權參政劉琪奏曰李浩為郡
漢罪孽民為其所誣臣考其本末甚白上頓曰守臣不畏強禦豈

易得耶且問章安在珙神山之遂留中不下大觀觀望猶欲還其
所沒貨上批其後曰台州所斷至允鄭憲家貲永不給還流徙如
故浩始得安明年除司農少卿時朝廷和糴米八萬董其事有賤
糧濕惡隱匿官錢戶部不敢詰浩發其姦戶部欲就支積貲數大
理附會之浩爭曰非但惡奸且虧軍食上是其言會大理卿缺上
曰無以易浩遂除之浩嘗陳經理兩淮之策曰臣親見兩淮可耕
之田盡為廢地心嘗痛之條畫營屯以為恢復根本出為廣西安
撫有尚書郎入對論及揮師事上曰如廣西朕已得李浩矣又諭
大臣曰李浩營田議甚可行大臣莫有應者治廣二年召對論俗
不美者八其言曰陛下所求者規諫而臣下專務迎合所貴者執
守而臣下專務順從所惜者名器而僥倖之路未塞所重者廉恥
而趨附之門尚開備術可行而有險諛之徒下情當盡而有壅蔽

南齊書

十

補葉山房

之患期以氣節而偷情者得以苟容責以實效而誣慢者得以自
售上問誕慢為誰浩具以實對翌日謂宰相曰李浩直諫除權吏
部侍郎時政府有怙寵竊權者相與謀喉諫議姚憲論浩遂罷久
之囊路闕帥命浩行藥有羈縻州曰思州世襲為守則田氏與其
猶子不協將起兵相攻浩草檄遣官為勸解二人感悟歃血盟盡
釋前恨邇得以寧浩天資質直風教素高平居未嘗假人辭色不
知者以為傲或謂於上前上謂斯人無他在朕前亦如此非為傲
者為郡尤潔已自海右歸不載南海一物平生奉養如布衣時
顏師魯字幾聖龍溪人除提舉浙西役法傲甚細民至以雞豚饗
榻折產力遇役輒破家師魯下教屬邑預正流水籍稽其役之序
寬比限免代輸咸便安之鹽課歲百鉅萬本錢久不給亭館私鬻
禁不可止師魯得格稽盡償宿負比旁路課獨最上謂執政曰儻

生能辦事如此八為監察御史有自外府得內殿宣引且將補御
史闕員師魯奏宋璟召自廣州道中不與楊思勗交一談李邕耻
為此突承璫所薦堅辭相位不拜士大夫未論其才立身之節當
以環廊為法今其人朋邪為迹人所切齒朝廷之才寧少此輩
臣雖不肖差與為伍命乃廢繼累章論除職而帝許其年好進之
徒平時交結權倖一紆郡級皆指克以厚意直以才稱後以
貪敗上其疏袖中行之為國子祭酒規約率以先上開喜曰
顏師魯到學未久規矩甚肅詔充遺留禮信使何顯仁遺留使至
金必令符花聽樂師魯陸離言國勢今非昔比金人或強臣非禮
誓以死守沿途宴設力請微樂至燕山復辭饗花仇射時孝宗以
孝聞師魯據經陳誼反覆慷慨故金終不能奪除吏部尚書抗章
請老卒於家帝曰窮遠自有定分枉道希世徒喪所守故其大節
南宋書 卷三十四 謝 葉山影

確如金石雖動與俗情不合而終翁然信服論定肅
袁樞字機仲建安人試禮部詞賦第一除太學錄張說自問門笈
樞密樞與學省同僚論之上色不怡樞退詣宰相示以奏疏且曰
公不耻與喻等伍即虞允文愧甚樞求外補出為嚴州教授樞常
喜誦司馬光資治通鑑善其治博乃區別其事而貫通之號通鑑
紀事本末龔茂良奏於上孝宗讀而嘉嘆以賜東宮及分賜江上
諸帥且令熟讀曰伯道盡於是矣他日上問袁樞今何官名對即
因史書歷陳往事自漢武而下至唐文宗偏聽姦佞致於禍亂且
曰固有詐偽而似誠實儉倭而似忠鯁者苟陛下日與圖事於帷
幄中進退天下士臣恐必為朝廷累時士大夫頗有為黨者樞
奏曰比年或謂陛下寵任武士有厭薄儒生之心猜疑大臣臣親信
左右內庭行廟堂之事近侍參軍國之謀今雖總權綱專斷覽而

或進蔽聰明潛移威福願可否惟聽於國人毀譽不私於左右
方銳意北征示天下以所向樞奏古之謀人國者必示之以弱
陛下志復金讎臣願蓄威養銳勿示其形分修國史傳章惇家以
其同里宛轉請文飾其傳樞曰子厚為相負國敗君吾為史官書
法不隱實負鄉人不可負天下後世公議時相趙鼎陳兩淮形勢
嘆曰無愧古良史兩淮早命廉視其揚揚四部歸陳兩淮形勢
謂兩淮堅固則長江可守今徒知備江不知備淮置重兵於江南
委空城于淮上非所以戒不虞嘗謂兩淮形勢則大臣權重言路
壅塞則人主勢孤時宰相不悅至是又言樞在任下則主弱故大
臣還臺諫以蔽人主之聰明威權在上則主強故大臣結黨諫以
遏天下之公議今朋黨之傳尚在臺諫之官未正糾綱言路將復
荆榛矣遷大理少卿通州民高氏以產業事下大理殿中侍御史
南宋書 卷三十四 謝 葉山影

冷世光納厚賂曲庇之樞直其事以問人為危之上怒立罷世光
以朝臣劾御史實自樞始聖宗初擢知江陵江陵瀕大江歲壞為
巨浸民無所託楚故城楚觀在焉為室廬徙民居之種木數萬以
為捍蔽民德之孳孳奉祠力上請制比之疏傳陶令閉居十載作
童子問等書藏於家
李椿字壽翁洛州人張浚辟為制司進備差遣椿奔走淮甸綏流
民布屯戍察蘆葦軍情相視山水砦險要周密精審所助為多隆
興元年諸將有以北討之議上聞者事下督府椿奏記浚曰籌難
不固儲備不豐將多而非才兵弱而未練縱得其地未易守也既
而師出無功後嘗嘆實才之難格曰豈可厚誣天下無人唯不惡
逆耳而甘過志則庶其肯來耳浚復除右相椿知事不可為勸之
去明年浚出視師椿曰公無故去朝廷蹤跡必危浚心是之不忍

決去未幾果罷除樞密院檢詳小吏持南丹州莫曾表求自宜州
市馬因簽書張說以聞樞謂小吏妄作將啟邊釁請論如法除司
農卿椿謂大農歲用米百七十萬斛而省倉見米僅支一二三月
曰真所謂國非其國矣力請歲儲二百萬斛為二年之蓄兼臨安
府視事三月權倖以為不便解去椿在朝遇事輒言執政不悅出
知婺州會詔市牛筋凡五千筋椿奏一牛之筋纔四兩是欲屠二
萬牛也上為收前詔除吏部侍郎又極言開寺之盛嚴禁士大夫
兵將官與之交通後言當預邊備如欲保淮則楚州盱眙昭信濠
梁渦口花壓正陽光州皆不可不守如欲保江則高郵六合九梁
濡須巢湖北畝亦要地也除知太平州賜上方珍劑以遺命知潭
州湖南安撫至則撫摩凋瘵氣象一如盛時潭所置飛虎軍或以
為非便椿曰長沙一都會控扼湖嶺鎮撫蠻貊二十年間大盜三
起何可無一軍且以費縣官緡錢四十二萬何可廢耶亦在馭之
而已未滿歲復告歸朝拜命夕登舟歸老野塘上椿學易惡佛老
說朱熹管銘其墓謂其道知得失不假著龜

卷三十四

古

掃葉山房

王質字景文興國人游太學與王院齊名院每云聽景文論古如
讀鄭道元水經名川支川貫串周匝無有間斷者論五十萬言歷
代君臣治亂謂之機論金主亮南侵汪澈張浚皆為屬人為亮
學正時孝宗屢易相國論未定質上疏曰夫宰相之任一不稱則
陛下之志一沮前日康伯持陛下以和不成浚持陛下以戰戰
不驗又持陛下以守守既困思退又持陛下以和陛下亦嘗深察
和戰守之事乎李牧在鴈門法主於守守乃有戰祖逖在河南法
主於戰戰乃有和羊祜在襄陽法主於和和乃有守何至分而不
使相合今陛下之心志未定規模未立或告陛下金弱且亡陛下

則勃然有勃然之志或告陛下吾力不足恃陛下即委然有盟
平涼之心或告陛下吾不可進金人不可入陛下又蹇然有指
溝之慮會三者為一天下烏有不治哉思者其譏質與論罷去會
虞允文宣撫川陝辟質偕行一目令草檄契丹文援毫立就辭氣
激壯允文起執其手曰景文天才也允文當國以質鯁亮不回且
文學推重於時可右正言中貴人多陰沮之出通判荆南府不行
奉祠山居絕意祿仕卒

蔣繼周字世修青田人進士歷官寶錄院檢討官嘗論和體省運
孝宗曰卿文絕類陸贄又曰卿有趨事赴功之意乎繼周遂巡退
避時銳進者得上一語往往遂投合以取大官繼周獨若不敢當
者丁憂起知舒州入朝上問卿往年論事朕謂似陸贄今七年矣
當除卿行在職事繼周謝曰臣事君猶子事父幹蠱於外亦子職
爾

卷三十四

五

掃葉山房

也敢有所擇上益嘉其靜退改秘書丞會熒惑犯氏因對言驛傳
宜備非常進奏院果災上曰繼周博學善論事乃自閤班簿除將
作少監淳熙十一年正月同知貢舉有禮記義見黜者繼周力拔
之啟封則吳人衛涇也十三年九月遷御史中丞上初內禪收召
名士畢集議論或過激貴近言秦檜當國時一人常兼數職未嘗
廢事繼周曰往昔權臣廣斥異已故朝列多闕今何取焉假使省
二十員不過月省二千緡其省幾何而遺才乏事上下交病請得
倡議者許之太史奏曰日中有黑子繼周言日象君德豈容隱隱
乘之大臣之蒙蔽外夷之侵軼後宮之私謁宦者之用事皆其應
也上春秋浸高繼周言願陛下養性導和飲酒以和氣不可以無
節而飲過度之酒服藥以養生不可以無疾而服伐性之藥上嘉
納之徙太平州四年三易郡遇水旱條上利害畧曰言荒政者萬

端大指不過廣儲蓄一事爾有備則拙者亦能集事不然雖智何益中外服其論罷歸卜居嚴州得屋僅庇風雨讀書日暮不輟若未嘗貴達者龜周傳傳史無今增入

贊曰袁衛道學樞誅姦惡學易椿老論古質樸師魯據經執羔考縮浩傲非傲帝信不忤一時名臣爲國式廓

南宋書列傳卷第二十六終

卷三十四列傳

夫

掃葉山房

汪大猷等列傳卷第二十七

南宋書卷第三十五

明錢士升增削許重熙贊

掃葉山房校刊

汪大猷 程大昌 唐文若 王信 劉章 張大經

蔡洸 劉儀鳳 陳良祐 胡沂 沈夏

汪大猷字仲嘉鄞縣人授金華丞李椿年行經界法約束甚嚴檄大猷覆視龍游大猷請不實者得自陳毋遽加罪遷戶部右曹入對言總數名實責任臣下因才而任毋違所長量能授官毋拘流品孝宗謂左右曰疏通詳雅而善議論有用之才也惟文太子初建東宮兼侍講太子嘗出龍大淵禁中所進侍燕樂章論宮僚回賦大猷曰鄭衛之音近習爲倡非講讀官所當預兼給事中孝宗清燕每謀政事嘗曰朕每厭宦官女子之言思與卿等款語欲知朝政關失民情利病大猷遂陳者長屈直並緣法意使里正兼催科之役亭戶未嘗煮鹽貨錢射利隱寄田產賜田勲戚豪奪相先陵轢州縣沒入貲產正可行於強盜賊吏倉庫調運之負陷者卽其業收租以償足則給復故業上嘉獎權刑部侍郎言有司卒用新制棄舊法使舞文之吏時出以售其姦請明詔編纂書成進上上大悅尚書周執羔韓元吉樞密劉琪以強盜不處死無以懲又右司林栗謂太祖朝強盜賊滿三貫死無首從不問殺傷景祐增五貫固從寬今設六項法非手刃人例奏裁懲配何所懲又請從舊法賊滿三貫者斬大猷奏曰強盜何可恕用舊法而痛懲之固可也天聖以來寢失禁姦之意今所議六項法犯者以法行之非此而但取財惟再犯者死若皆置之死地未必能禁其爲盜盜知必死將甘心於作逆矣望稍開其生路遂從大猷議知泉州毗舍邪霄掠海濱居民歲造戍防之勞費不貲大猷作屋二百廩遣將

留屯久之戍兵以眞臘大賈爲毗舍邪犯境大猷辨其非是遣之
故事蕃商與人爭鬪非傷折皆以牛贖大猷曰安有中國用島夷
俗者苟在我境當用我法三佛齊請鑄銅元三萬詔泉廣二州守
臣督造付之大猷奏法銅不下海中國方禁銅何爲其所役
卒不與改江西安撫以討永新洞寇不利自劾大猷與丞相
史浩同里又同年進士未嘗附麗以干進浩深美之好周施叙
宗族外族爲興仁錄率鄉人爲義莊二十餘畝以爲自給皆欣勸
程大昌字泰之休寧人孝宗卽位遷著作佐郎帝初收錄忠事功
帝信已先請夜開宮門之詔他日故夜還稱詔誤關或言矯制帝
笑以前詔示之自是顯貴矯制人不復言國朝命令必由三省防
此弊也請自今御前直降文書皆中省審奏乃得行又言去歲元
顏亮來攻無一士死守而兵將至今策勲未已惟李寶提膠西虞
允文戰采石寶屠亮之階今寶罷兵允文守喪此公論不平也又
言淮上築城太多緩急何人可守設險莫如練卒練卒莫如擇將
徙江西轉運會歲歉出錢十餘萬緡代輸清江縣舊有二堰擇江
護田堰壞歲惟水患大猷力復其舊六和塔寺僧以鎮潮爲功求
給賜所置田免徭大昌奏僧寺違法置田又移科徭於民奈何許
之權刑部侍郎大昌言辟以止辟未聞縱有罪爲仁也今四方議
獄例擬貸死臣謂有司當守法入主察其可貸則貸之如此則法
伸乎下仁歸乎上矣都統制率逢原縱部曲毆百姓大昌極論自
此屯戍州郡不可爲矣逢原坐削累遷權吏部尚書言今日諸軍
西北傳人實少其子孫伉健者當教之戰陳不宜輕聽離軍且禁
衛之士祖宗非獨以備宿衛而已南征北伐是嘗爲先鋒今率三

卷三十五

二

楊葉山房

年輟補外用達其長卽有征行無人在選奈何始以材武擇之而
終以庸常棄之乎願留三衙勿遣會行中外更迭之制力請郡出
知泉州汀州賊沈師作亂漕檄裴師武討之師武以未得帥符不
行大昌手書趣之曰事急矣有如帥責君可持吾書自解是歲賊
謀攻城先使諜者衷甲縱火爲內應師武軍至復得諜者賊遂散
去光宗嗣位奉祠卒諡文簡
唐文若字立夫眉山人以給事中勾濤薦起行在所既至而勾
濤出不得見文若奏書闕下曰昔漢高祖上四皓去之而西鄧少
廉耻之人光武禮賢嚴光友之而東都多節義之士陛下屈萬乘
之尊駐蹕東南兩宮將歸五路初復正宜市朽骨式怒蛙以來豪
傑與之共治寧遽惜此數刻之對耶書奏召對便殿高宗大悅通
判洋州洋西鄉縣產茶豆陵谷八百餘里山窮水盡括使者
南來
卷三十五
三
楊葉山房
韓琦將增賦以市寵園戶避苛斂轉徙饑饉相籍文若力爭之賦
迄不增再通判遂寧府會大水民多漂死文若至城上發庫錢募
游者振活甚衆又築長堤以捍水勢自是無水患秦檜死上訪蜀
士於魏良臣以文若對改秘書郎爲文思箴以獻自檜主和朝論
譁言兵故文若以此風焉勸上收用西北人才以固根本將命以
掌制時有爲宣和執政請恩爲司諫凌哲所彈文若喜其直作示
泰詩以美之侍御史周方崇以爲議已劾文若出知邵州上屢爲
近臣言唐文若無罪可改近郡移知温州金人來攻文若首建大
臣節制江上之議復除起居郎時諸將北出提書日聞獨文若憂
之圖上元嘉北伐故事上諭文若以創業所歷艱苦及敵情反覆
甚悉文若對曰願陛下深察大勢趨策之長而避其短無循前代
執轍則大害未幾金主自將闕王權於歷陽權進淮南盡沒詔百

官廷議又若畫三策一請上親征二乞遣大臣勞軍三乞起張浚
上問曰卿熟張浚否文若曰浚守道篤學天下屬望今四十年天
不死浚領海正為今日上翼然曰浚後者多非卿無以發此起浚
知平江上以浚雖忠懇將士多不附文若復言浚本以孤忠得衆
上將內禪手詔追崇皇太子所生父文若既言黃疑名稱未安請
更黃堂吏不可文若執不已宰相以聞詔改稱本生親尋又改宗
室子傳其後詔稱皇兄孝宗嗣位浚都督江淮軍事使文若行邊
按守備多所罷行者旋請祠卒

王信字誠之麗水人孝宗朝授太學博士差敕令所刪定官法令
有不合人情自相抵牾吏得以傳會出入者憲疏正之轉對言和
不可恃今日當為自備之策以待可乘之機信考功郎它日上謂
尚書蔡沈曰考功得王信銓曹遂清武臣給言不書年齒磨轉蔭
南宋書

卷三十五 列傳

四

補葉山房

薦肆為姦欺為擿最者數事告宰相付之大理獄事連三衙殿帥
王友直銳爭之上審知其非沮之曰考功所言公事也汝將何為
獄具皆伏辜因請置籍以杜後患丁母憂吏哀其役性嗜神願信
服闋無再為考功既起知永州入奏事復為考功郎轉對論士大
夫趨向之敝居官者逃一時之責而後患有所不恤獻言者求一
時之合而可否有所不計集賢者以趨辦為能而不為根本之慮
謀利者以羨餘為事而不究源流之實持論尚刻薄而寢失祖宗
忠厚之意革敝類煩碎而不明國家寬大之體願示好惡於取舍
之間使天下靡然知鄉假禮部尚書使金肆射都亭連中其的金
人賦曰尚書得非黑王公子孫耶謂王德川也信得米芾書法金
人寶之太史奏仲秋日月五星會軫信言休咎之徵史策不同然
五星聚者行之未間七政共集也分野在楚願思所以順天而應

之又言陛下即位初經營中原之志甚銳然功所以未立者正以
所用之人不一鎮關封駁而右府所下不關中書或糾封提出左
於公論統領官如事內侍坐請遠州幸蒙赦還而遽復故職潛潛
恩舊之隸徒權臣而齒朝士老禁校其節鉞詭計得之而恩典
與正不異閭門多溢額祗候妃嬪進封而指他姓為甥姪上曰
事有不可不問者第言之朕無有不為卿行者官若日昇既逐屬
高宗崩用治喪事提舉德壽宮信奉執奏翰林學士洪邁通入上
語之曰王給事論甘昇事甚當朕特曰太上皇后聖訓以為今一
宮之事異於向時非吾老人所能任小黃門空多類不習事獨昇
可任責分吾憂渠今已歸居室尚不能有豈敢蹈故態以是駁疏
不欲行卿見王給事可道此意信乃止信遇事剛果論奏不避權
要人多嫉之信亦力求去詔求言信條十事以獻其目曰法戒輕

南宋書

卷三十五 列傳

五

補葉山房

變令貴必行寬州郡以養民力修軍政以待機會郡當分其緩急
縣當別其劇易嚴錢禁廣積聚處歸附之人收逃亡之卒起知湖
州信未涉州縣據按剖析敏如流泉擢浙東安撫使山陰境有狹
狹湖四環皆田歲苦潦信創啟斗門導停瀟注之海築十一壩化
滙浸為上腴民繪像以祠更其名曰王公湖初信扶其父喪歸自
金陵草履徒行雖疾風甚雨弗避由是得疾渴疾及聞孝宗遺詔
悲傷過甚疾復作至是寢劇上章請老致仕有星隕於其居光如
炬不及地數尺而散數日信卒
劉章字文瑞龍游人紹興中廷對第一秦檜嫌其不附已媒孽其
罪出倅筠州孝宗受禪拜禮部侍郎奏禁遏淫祀仍於三朝史中
刪去道釋符瑞志朝廷議經畧中原調諸郡兵民頗擾少卿趙彥
端指言非是或謂彥端曰陛下究心大舉凡所圖為但資趙彥端

一笑耳。產端思不測。上問章曰。問卿監中有笑。朕者。章從容對曰。聖主所爲人焉。敢笑。若議論不同。或者有之上。意解產端。獲免人稱。章長者。進權尚書。上問章。今年幾。而容貌未衰。頗學道。否。對曰。臣書生。無他長。惟非儉。自度晏嬰一狐裘三十年。不易。人以爲難。臣以爲易。上嘉嘆久之。尋告歸。淳熙元年。子之。出山御史。檢法出守廣德軍。當陛辭。對便殿。問卿父學士安否。撫勞再三。謂曰。卿歸侍爲朕。致此意。旋遣祇候至家。宣問。辛年八十。諡靖文。章周密自守。出入兩朝。被顧遇。未嘗泄禁中一語。

張大經字彥文。建昌人。宰龍泉。有善政。歷提刑江東。孝宗重風憲。之選。獨可大經。召見。上曰。卿風力峻整。除監察御史。命下。中外從歎。守殿中侍御史。因論近習韓侂胄。上曰。此亦無害。昔楊得意爲狗監。亦嘗薦司馬相如。人經奏恐無恥者。望風希旨。傷政士。意爲狗監。亦嘗薦司馬相如。人經奏恐無恥者。望風希旨。傷政士。

俗又論。官者。董璘。暴橫。將命。准。何所。至。誅。求。且。自。號。董。問。羅。上。命。以。之。因。宣。論。曰。卿。論。事。得。體。且。詳。練。大。經。言。監。司。治。民。之。本。不。可。限。以。資。格。又。請。通。漕。臣。之。計。以。補。州。郡。之。有。無。拘。戶。絕。之。租。以。廣。常。平。之。儲。待。嚴。賊。罪。改。正。法。以。懲。貪。黷。敗。外。路。辟。闕。歸。吏。部。以。杜。私。謁。而。通。孤。寒。秋。早。詔。求。言。大。經。言。人。心。不。和。有。以。致。之。民。力。竭。而。愁。歎。多。重。士。貧。而。嗟。怨。衆。一。者。當。今。大。弊。屢。請。祠。上。曰。卿。公。廉。必。能。爲。朕。牧。民。乃。知。建。寧。府。未。幾。致。仕。方。主。眷。未。衰。抗。疏。引。去。人。方。之。孔。殘。壽。逾。八。袞。寧。宗。卽。位。降。詔。撫。問。賜。銀。在。籍。若。疾。革。語。諸。子。曰。吾。目。可。瞑。吾。愛。君。憂。國。之。心。不。可。泯。無。一。語。及。私。卒。年。八。十。

九。諡。節。肅。蔡。洗。字。子。平。襄。之。後。知。鎮。江。府。會。西。溪。卒。移。屯。建。康。舳。舳。相。銜。時。久。旱。郡。民。染。陂。瀦。水。灌。溉。漕。司。檄。郡。決。之。父。老。泣。訴。洗。曰。吾。不。忍。

獲罪百姓也。都之已而大雨漕運通。歲亦大熟。民歌之曰。我漕我水。以灌。以溉。俾我不奪。蔡公是賴。試戶部尚書。上謂侍臣曰。朕以版曹得臣。爲喜。洗嘗言。財無滲漏。則不可勝用。未幾。求去。陛辭。賜坐上慰勞。曰。卿面有火色。風證也。朕有二方。賜卿洗。謝卽奉祠。歸會祖。襄未易名。力請於朝。所得奉以振親戚之貧者。去朝之日。囊無餘資。人服其潔云。

劉儀鳳字紹美。普州人。調尉蓬溪。起居郎。趙遼稱其富有詞華。恬於進取。宰職上其名。遷禮部員外郎。孝宗受禪。議上光武聖尊號。而實有欲使欽宗服除者。太常博士林栗謂服中不必避儀鳳。獨上議乞候終制。議者雖是其言。竟用栗議。儀鳳在朝十年。每歸卽匿其車騎。局其門。戶客至無親疏。皆不得見。政府累月始一上謁。人尤其傲。奉八牛以儲書。凡萬餘卷。悉國史錄。無遺者。御史張之。

綱論。儀鳳錄四庫書本。以傳私室。遂斥歸蜀。後補臣進前侍從。當復職者。上曰。劉儀鳳無罪。可與復起。知邛州。罷歸。卒。儀鳳頗慕晉人簡傲之風。不樂與庸輩接。故一跌遂不振云。陳良祐字天與。金華人。乾道中。歷右司諫。言陛下躬行節儉。弗殖貨利。其有占田。囿。植。山。澤。發。船。舟。招。蕃。賈。買。寶。貨。廣。費。金。錢。或假德壽。或託椒房。非所以維持紀綱。保全威晚。運吏部尚書。時議遣使使請地。良祐奏。陛下恢復之志。未嘗忘懷。然詞莫貴於食。同博訪歸於獨斷。不可以不審。固有以用衆。而與亦有以用衆。而固固有以獨斷。而成亦有以獨斷。而敗。今遣使乃收禦之端。萬一敵騎入邊。則民力困於供輸。州郡疲於調發。兵卒禍端。未有息期。將帥庸鄙。類乏遠謀。對君父而言効死。臨戰陣則各求生。有如符離之役。不戰自潰。瓜州之遇。望敵驚奔。孰可仗者。此臣所以未敢保。

其萬全且今之求地欲得河南襄城等縣不旋踵而又失如其不許徒費往來若其許我必邀重幣經略未定根本內虛又將隨而取之矣向之四郡得之亦勤尚不能自今又無故而求侵地陛下度可以虛聲下之乎況止求陵寢地在其中義亦議此觀其答書幾於相戲凡此二端皆是求數必須遣使則所請欽宗梓宮猶為有辭內事不足何暇事外適者太懷景能綏遠奏入忤旨貶瑞州久之起知建寧卒

胡沂字周伯餘姚人孝宗初擢殿中侍御史沂言守禦之利莫若沿邊屯田前歲淮民逃移水復舊業中原歸附俾之就耕東作方與且慮敵人乘時驚擾宜聚兵險隘防守進禮部尚書虞允文當國希旨建策復中原沂極論金無異而我諸將未見可任此事者數梗其議卒罷獻肅

南宋書

卷三十五

八

掃葉山房

沈夏德清人孝宗時為戶部侍郎一日登對上問財用幾何合催幾何用幾何欠幾何一一對訖於所佩夾袋中取小冊進呈無毫髮差上大喜問宰臣侍郎有過政府例石梁克家云陛下用人何以例為遂除簽書樞密院

贊曰大猷大昌治舉法章信章沈沂修慎名將文若大經有才賦儀鳳其祐檢簡篇常以贊以翼孔音銷鏘

南宋書列傳卷第二十七終

施師點等列傳第二十八

南宋書卷第三十六

明錢士升增創許重熙贊

掃葉山房校刊

施師點

蕭燧

李彥穎

黃洽

王商

明王自中

請辨

施師點字聖與上饒人十歲通六經十二歲能文弱冠游太學乾道元年賜對言歷年屢下詔恤民而舉未加浹陛下軫念惟恐一夫失所郡邑侵求惟恐財賦不集毋惑乎目降絲綸恩不沾彼重以歲惡積多逋負今明堂肆赦戶自四等以下逋自四年以前願悉除免上詔從之八年除給事中時太子詹事已除特令增員為三命兼之使金致命金廷立班既定相儀者以親王將至命師點退位師點竝立相儀者請數四師點正色曰班立已定尚欲何為不肯少動在廷相顧駭愕知其有守不敢復以為請使還上嘉歎不已後金使賀正且至關問館伴師點今居何官館伴字文价於班列中指師點以示之金使恍然曰一見正人令人眼明除參知政事師點嘗同宰相奏事退復同樞密周必大進呈上曰適一二事卿等各呈所見甚關大體前此宰相奏事執政不措辭今卿等如此深副所望必大奏祖宗時宰相奏事自相可否或至而相切責退不相銜自秦檜用事執政畏避不敢言今陛下虛心兼聽若良宰相奏事何用執政為師點復奏臣敢不竭股肱之力上因諭之曰朕欲天下事日往來胸中未嘗釋也先是州郡上供或不時以進立歲終稽考法及是主計臣有言為督促者乞不待歲終先期行之議會已下師點要然曰此策若行上下逼迫民不聊生或謂今已出矣師點曰事有為天下病惟恨更之不速即追廢其議周必大舉手賀師點曰使天下不被其虐者公之賜也一日入對後殿上曰朕前飲水水過多忽暴下幸即平復師點曰自古人君

當無事時快意所為忽其所當戒其後未有不悔者上深然之除知樞密院事師黠慘慘搜訪人才手書置夾袋中謂蜀去朝廷遠人才難以自見蜀士之賢者俾各疏其所知美大其才行太學每有除授必列陳之後知泉州曹謂請子日平生仕宦皆任其升沉初未嘗容心其間不枉道附麗獨人主知之遂至顯用夫人窮達有命不待巧圖惟忠孝乃吾事也薨年六十九

蕭燧字昭鄰臨江軍人進士高第授平江府推官時秦檜當國其親黨密告燧秋試必主文淵臺燧詰其故曰某相有子就舉欲以屬公燧怒曰初仕敢欺心邪檜恨之既而檜奏州至則員溢就院易一員往漕關秦檜果中前列秩滿燧檜而歸燧未第時夢神人示以文書記其一聯云如火烈烈玉石俱焚在冬青青松柏不改已而果符前事孝宗初輪對論官當擇人不當為人擇官

卷三十六

蕭燧

上喜著用人論賜大臣淳熙中除左司諫上論執政時除燧若何龔茂良奏燧純實無華正可任言責時復議進取上以問燧對曰兵未強財未裕宜臥薪嘗胆以圖內治若恃小康而驕心非臣所知上曰忠言也擢右諫議人謝上曰卿議論切不求名與糾正族邪不恤仇怨有旨下帥司招軍燧言所募多市井年少利備資往往捕農民以應數乞嚴戒諸郡嬰帥李景食虐參政趙鼎庇之燧請罷景景雄果營救還任燧再論并及雄雄密奏燧謾聽景厚仇人之言遂捕恭州士人鍾京等置獄坐罪燧乃自劾出知嚴州嚴地狹財匱始至官鑄不滿二千燧儉以足用二年之間積至十五萬以其義補償遺諸邑皆寬遂安令賸土兵廩給羣言恟恟燧急易令且呼卒長告戒燧密籍羣惡少姓名補軍額人以安堵詔燧治郡有勞移知婺州父老遽道幾不得行婺與嚴鄰人熟知

條敘不勞而治八年召還樞密都承旨例以知閣門官兼侍從權上恩復用儲臣命燧以龍圖閣待制為之燧言債師之風未殄羣臣多迎合獻諛宜察其虛實上稱善以年及請擢卒諡正肅孝宗每稱其誠實手書二十八將傳以賜子達登進士第唱名第四

李彥穎字秀叔德清人金攻浙西父挾家人逃避彥穎方十歲追不及能趨支徑亂流獲濟主餘姚簿時宰相知其才將處之學官或勸使一見恥自獻不可金論盟張浚進討孝宗方回浚執政堅王和議尹禧陰附之一日禧以和戰守扣彥穎彥穎曰人所見固不同公既以和議為是持不明陳於上前以身任之事成功歸於公不成奉身而退若欲享其利而不及其害國事將誰倚倚大怨衙恨陰排之時廷臣多以中批斥去彥穎言臣下有過宜顯逐之

卷三十六

蕭燧

便中外知獲罪之由以為戒今諸毀潛行斥命中山在廷莫測其故將恐陰邪得伸善類喪氣非盛世事也除參知政事金使至上遣王拱辰使稍變受書禮儀久不決彥穎曰須於國體無損而事可濟乃善若如去年張子顏之行不但無益帝信湯邦彥與倖集事以為申議國信使起兩淮民兵赴合肥訓練并詔諸軍餉戎備中外騷然彥穎復言兩淮州縣去合肥遠者千餘里近亦二三百里今民戶三丁起其二限三月而罷事未集民先失業矣上作色曰卿欲盡撤邊備耶彥穎曰今不得已令三百里內家起一丁甫合肥三百里外就州縣訓習日增給錢米限一月罷庶不大擾從之泊邦彥辱命而還彥穎在東府三歲實攝相事內降徽回甚多內侍白劄籍名造器械并犒師發封格諸庫錢動億萬計彥穎疏虞中經費以進因言虞允文建此庫以備邊故曰封樁陛下

方有意恢復初用之不節徒致他日妄費失封樁初意上驟然曰卿言是自是絕不支出知紹興勤約有惠政致仕家居凡十載自奉澹約食纔未數合室無姬媵肅然永日與州縣了不相聞竟年八十一諡忠文子沐慶元中與一時臺諫排趙汝愚善類一空公論醜之

黃洽字德潤侯官人爲太常丞請外孝宗曰黃洽厚德方任以事不許洽奏願仍成州郡毋煩擾以政寇毋輕易以玩寇遷著作郎上諭詞臣秘閣儲英俊爲異時公卿用除侍御史會水旱頻仍差官按視安集洽奏常平一司所職何事淮浙江東見有使以五使分五路尚慮不周知今遣一人兼三路不過開圖帳戶口多寡地里遠邇安能遍及乎若專責常平名正而職事分而察情又奏藝祖懲藩鎮偏重之失不欲兵民之權聚於一人之手今使主

南宋書

四

楊葉山房

兵官兼郡寄是合兵民權爲一邊微偏重尤甚上皆嘉納洽所論列未嘗播撤細故累人終身上方銳志建武洽因風諫言願之大象言諸飲食猶謹節之况其他乎凡筋骨喘息之間一有過差皆非所以養身除御史中丞奏薦舉請託必競於宰執臺諫之門若宰執臺諫不爲人覓舉使上大夫咸自率厲以公道得之豈不甚善或果知其入露章以薦亦何不可除參知政事上曰卿每告朕用人今居用人之地不可不勉因商確除目洽嘗竭無所顧避除知隆興光宗受禪洽奏用人爲萬世不易之論臣前以此納忠壽皇今復告於陛下陛下歸田尋界宮祠方未得請也人勸之治第洽曰使吾一旦罪去猶有先人敝廬可庇風雨大復何憂洽質直端重有大臣體兩朝推爲名臣

王簡子謙仲廬江人除武學論者不幸墮簡近法駕立道周上目

而與之後以簡鯁直敢言詔除監察御史一日上袖出幅紙賜之曰比覽時贊奏議所陳深切今日之政恐有如德宗之弊者可條上簡即對曰德宗之失在於自用遠非疑天下士退即疏陳時政上嘉納光宗即位拜樞密使中丞何澹論能前盡言無隱然嫉惡太甚同列多忌之

王自中平陽人少有奇氣自立崖岸由是忤世乾道四年議遣歸正人自中伏麗正門爭論且言今內空無賢外空無兵當搜羅豪傑廣募忠力以圖中原坐斥徽州放還淳熙中登進士第王簡薦召對帝壯其言自中本韓彥古客前既薦之韓彥直彥請交結於自中而密達意近習謂自中要彥古賂伏闕上書薦彥古爲相上遣人物色其事右正言蔣繼周劾奏之讀至受賂伏闕處上曰卿可謂中其言有光宗即位迎謂曰朕得卿名於前皇留爲郎可

南宋書

五

楊葉山房

乎命下而自中已病卒謝諤字昌國新喻人紹興末進士爲文傲歐陽修曾鞏初居縣南竹坡名其坐曰良齋周必大薦士及諤孝宗曰是謂良齋者朕見其聖學淵源五卷而得之再遷諤議大夫兼侍講孝宗嘗問郭雍學問諤言雍父曾事程頤雍得其傳於父上遂封雍頤正先生光宗即位獻十箴又勸節燕飲奏言近大臣名備除御史中丞歸會三復臨江人乾道進士登朝數年安於中進在臺持論不隨不激指紳輒之

贊曰師點吃立彥穎蕭然雖誠洽厚帝咨所先切問近對君子而焉

南宋書

卷第二十八

三洪熊陸徐鄭列傳第二十九

南宋書卷第三十七

明錢士升增訂許重熙贊

掃葉山房校刊

洪适 適 適 熊克 陸游 徐夢莘 鄭樵 附章如愚 馬端臨

洪适字景伯，長子，皓使勅方，近年市十三經，與弟遵同中博學宏詞科。高宗曰：父在遠方，子能自立，此忠義報也。後三年，弟適亦中是選。由是三洪文名滿天下。皓歸，時秦檜謫英州，適亦罷往來嶺南。省侍者九載，檜死，起適提舉江東常平，完顏亮斃，適上疏曰：中原義士各取州縣，因以界之，王師但留屯淮泗，募兵積粟，以爲聲援，俟蜀漢山東之兵數道皆集，見可而進，庶幾兵力不頓。隆興二年，權直學士院，上欲除諸將，環衛官詔討論其制，適言：太祖太宗朝，嘗以處諸將及降王之君臣，自後多以皇族爲之，陛下修飾戎備，不必遠取唐制，祖宗故事，蓋可法則。金既盟，爲

南宋書

卷三十七

掃葉山房

賀生辰，使金遣高嗣先接伴，自言其父司空有德於皓，相與甚歡，得其要領，以歸。還中書舍人秦垓久廢，忽予祠，適奏曰：李林甫死後，諸子皆流配嶺南，秦檜愈自斃，不肯之孫官職，仍舊可謂幸矣。官觀雖小，頃得之則人以除用之漸，恐檜黨牽連而進，其命遂寢。時亟復召莫，似擢樞密院編修，余亮獨復學士，適謂其皆檜黨，隨命綴之。拜尚書右僕射，亮諡文惠，適以文學聞，望適時遇主，自兩制一月入政府，又四閱月居相位，又三月罷政，然無大建明，以究其學。家居十有六年，兄弟鼎立，子孫森然，以著述吟咏自樂。近世備福鮮有及之。

遵字景嚴，父留沙漠，母亡，遵孺慕，號既非兄弟，卽會建詞業，夜枕不解衣，與兄适同賜學士高宗以皓遠使，擢爲秘書省正字，中興以來詞科中選，卽入館，適始秦檜下檄爲官長，營款爲人

輕重適恬然不附，皓南還，與朝論異，出守遵遂乞外，湯思退薦之。

召對極陳父冤，曰：先臣與魏瑞同出，魏瑞仕劉豫以殺官兵被誅，而秦檜贈以節旄，擢用其子先臣，拒金人之命，留十五歲，乃得歸。顧南竄，嶺表臣兄弟屏跡在外，檜不分忠逆，如此遂拜起居舍人，奏乞以經筵官除罷，及封章進對，宴會錫予，講讀問答等事，萃爲一書名之曰通英記，注其後乾道間又有詳曠殿記，注實自遵始。又言起居注未修者十五年，請除見修月進外，每月帶修從之。拜中書舍人，時勳臣子孫多躋居臺省，遵極言，乞明有所止。太祖開國功臣子孫初不聞有遠遷侍從之例，今旨一出，使穆清之地，類皆將種，非所以示天下論者欲復都陽兩監鼓鑄，詔給合議，遵曰：唐有鼓鑄使，國朝或以清臣兼領，或分道置使，蓋爲三司自中興來置都大提點官，屬太多，動爲州縣之害，聞者並行廢罷，又無

南宋書

卷三十七

掃葉山房

一定之論，初委運使，又委提刑，又委郡守，貳號令不一，鼓鑄益少，竊以爲復置使，試吏部侍郎時，選人詣曹改秩，吏倚爲市賂，餉滿欲乃止。遵明與約，苟於大體無害，先行後審，舊制致仕任子隨在審牒，卽行議者，請令於元州判奏，遵言：士大夫或游宦粵蜀數千里，不幸以死，臨終謝事，其家獲歸故里，已爲至難，今復因此離離，反覆稽延，是明與惡吏爲地也。乃止。平江湖秀三州水無以輸秋苗，有司抑令輸麥，遵言：麥價殊不在米下，民困如是，奈何指夏以爲秋，衍一以爲二，願量取其半而輸水害者悉免之。遷翰林學士，汪澈淪湯思退罷，相遵行制無貶辭，澈以爲言，遂可去。金蘇保衡由海道窺二浙，朝廷以李寶禦之，寶駐兵平江，守臣朱翌素與寶異，朝議以遵爲薦，寶乃命遵知平江及寶以舟師搆膠西凡寶檣器械舟楫皆遵供億，寶成功而歸，遵助爲多，車駕幸金陵，禁衛士

可索無藝至吳乃寢曰內翰在此孝宗朝拜同知樞密院事壽康殿產金芝同列議表賀遷引李文靖奏災異故事風止之會湯思退爲左相御史周瑛策遷且超遷上章致劾上急徙置他官遷不能安位乞免乾道六年起知太平州前守周瑛以言論違聞遷來不俟合符馳去遵道餞至十里勞苦如平時曰君當官而行我何怨圩田壞民失業遵爲民築圩凡數萬方冬盛寒道窮履其間載酒食親餉餽恩意傾盡人忘其勞孝宗諭舍人范成大褒其治績且許入覲時虞允文當國有北征志先調侍衛馬軍出屯其在府者五軍悉送其孥謀築營若無慮萬寵特敕遵同宰執赴選德殿奏事遵奏外臣不敢尾二府後願當所退別引上弗許進資政殿學士以行營卒醉妄言搖衆斬之磔於市三軍無敢譁有書入旗亭挺刃椎壚者械付獄驛上奏未下統帥恩得請請自治之孝宗南幸

卷三十七

楊東山房

怒罷統帥遵亦坐貶秋五營成仍拜資政殿學士卒諡文安遺字景虞博極載籍釋官虞初釋老旁行靡不涉獵上居顯仁皇后喪當孟饗禮官未知所從遵請遣宰相分祭哭殯病篤朝論欲徙吳拱代之遵曰吳氏以功握蜀兵三十年宜有以新民觀聽葉義問出視師奏以遵參議軍事至鎮江會建康告急義問欲還遵曰金陵開返旆人心動搖不可金遣高忠建來告登位且議和遵爲接伴使奏更接伴禮數凡十有四事自渡江以來屈已含忍多過禮至是一切殺之用敵國體凡遠迎及引接金銀等皆罷既而高忠建有貴臣禮及取新復州郡之議遵奏言士無實利不可與禮際虛名不足惜禮部侍郎黃中亟奏曰名定實隨百世不易不可謂虛士疆得失一彼一此不可謂實時議遣使報聘通慨然請行於是充賀登位使書用敵國禮高宗親札賜曰祖宗陵寢隔澗

三十年不得以時灑掃祭祀心實痛之若彼能以河南地見歸屈已亦何所惜遵言山東之兵未解則兩國之好不成至燕金間門見國書呼曰不如式抑令使人於表中改陪臣二字朝見之儀必欲用舊禮遵初執不用既而金鎖使館自旦及暮水漿不通三日乃得見卒遣還遵同朝則孝宗已卽位矣侍御史張震以遵使金辱命論罷之乾道三年拜中書舍人適與父兄四人皆歷此職時論榮之知婺州婺軍素無律奉給衣欲以緡易帛吏不可則羣呼囂聚郡將惴恐姑息如其欲適至衆狃前事至以飛語謗譏門邁以計逮捕四十有八人置之理臺衆相嗾問捕邁曰彼罪人也汝等何預衆遂巡散去邁戮首惡二人餘賊撻有差莫敢譁者事聞上語輔臣曰不謂書生能臨事達權拜翰林學士尋致仕卒年八十諡文敏考閱典故漁獵經史極鬼神事物之變有容齋五

卷三十七

楊東山房

集英堂志所修欽宗紀多本之孫觀附取南仲惡李綱朱熹言依臣不可使執筆蓋指觀所紀云熊克字子復建陽人將生有翠羽雀翔臥內知諸縣越帥謀賦頗急諸邑率督趣以應府遣幕僚越視方時不雨克對之泣曰此催租時耶部使者芮燁行縣謂克曰曩知子文墨而已今乃見古循吏爲表薦之嘗以文獻會覲親持白孝宗內出御筆除直學士院宰相趙雄奏曰翰林清選熊克小臣不由論薦而得無以服衆論請自朝廷召試然後用之乃以爲校書郎後召論曰卿制誥甚工且有體自此燕閒可論治道克言金人雖講和今宜以和爲守以守爲攻當和好之時爲備守之計彼不能禁吾不爲也邊備既負金人萬一猖獗必不得志於吾且今日之守莫重淮東金侵淮負糧自隨其勢必難若侵淮東清河糧船直下易耳然則守淮

之策以舉川修堰教民兵爲先援淮東之策莫若卽江陰建水軍
緩急可相應然驟立一軍慮敵生疑當託以海道商賈之衝多徵
糧置一巡檢督之自此歲增兵不出十年隱然一軍矣不與之
際不患兵不可用而患將難收今日之弊不思將不可驟而思
軍情易動往時諸大將相士卒如家人自罷請將兵權御前主帥
更從不常凡軍中榮權之利所以養士卒者今皆轉而爲苞苴矣
又廢其餘以任之得無怨乎宜嚴戒將帥毋縱指割台草明堂赦
書克言二浙薦饑蝗且起赦文不宜飾詞帝嘉其識體以言者出
奉祠克博學強記著述外無他嗜尤淹習宋制典故有問者前對
如響所居卑陋門不容轍雖部使者郡守至必降車趨入嘗愛臨
川童子王克勤之才將妻以女而乏資遣會草制獲賜金遂以歸
之人稱其清介

卷三十七

補業山房

陸游字務觀山陰人鎮麗薦送第一秦檜孫埴適居其次檜怒至
罪主司明年試禮部主事復遣游前列檜斥之檜死始赴事德
簿中貴人有市北方珍玩以進者游奏陛下以損名齊自經籍翰
墨外屏而不御小臣不體聖意輒私買珍玩虧損聖德又應詔言
非宗室外家雖實有勳勞毋得輒加王爵頃有以師傳而領殿前
以太尉而領開門演亂名器乞加訂正孝宗卽位史浩黃祖舜薦
游善詞章詔與故召見和議將成游以書白一府曰江左自吳以
來未有合建康他郡者駐蹕臨安出於權宜海道逼近然亦外
之憂一和之後盟誓已立今當與之約建康臨安皆係駐蹕之地
北使朝聘或就建康或就臨安如此則我得以暇時建都立國彼
不我疑時罷人淵台觀川事游爲樞臣張瑄言公及今不置異日
將不可去意遂以問上詰語所自來瑄以游對上然其判陸游言

者論游交結臺諫鼓唱是非力說張浚用兵免歸王炎宣撫川陝
僻爲幹辦公事吳玠子挺代掌兵頗驕恣游請以玠子拱代挺炎
曰拱怯而寡謀遇敵必敗游曰使挺遇敵安保其不敗范成大帥
蜀游爲參議官以文字交不拘禮法人譏其類放因自號放翁知
嚴州陞辭上諭曰嚴陵山水勝處職事之暇可以賦咏自適幸崇
光宗兩朝實錄及三朝史未就詔游權同修國史實錄院修撰書
成致仕游才氣超逸尤長於詩晚年再出爲韓侂胄撰南園閱古
泉記以譏清議朱熹嘗言其能太高述太近恐爲有力者所牽挽
不得全其晚節蓋先見云

徐夢莘字商老臨江人幼慧耽嗜經史進士歷官上管廣西轉運
司文字朝議一廣鹽法夢莘議不合罷去夢莘恬於榮進每念生
於靖康之亂四歲而江西阻江母孀負亡去得免思究見顛末乃
網羅舊聞會萃同異爲三朝北盟會編三百五十卷自政和七年
海上之盟訖紹興三十一年完顏亮之斃上下四十五年凡敕告
國書奏議記序碑志登載靡遺高宗開而嘉之拉直詔開夢莘生
平多著述有集補有會錄有讀書記集賢錄集仙錄皆以儒學冠
之卒年八十二第得之從子天麟皆進士得之終通直郎安貧樂
分者左氏國紀史紀年紀等書天麟歷官轉運判官所至有惠政
著兩漢會要晚作亭齋雜錄之上書嚴光像事之

卷三十七

補業山房

鄭樵字漁仲莆田人好著書不爲文章自負不下劉向揚雄肩來
樵山謝絕人事久之乃游名山搜奇訪古遇藏書家必借留讀盡
乃去趙鼎張浚而下皆器之初爲經旨禮樂文字天文地理蟲魚
草木方書之學皆有論辨紹興十九年上之言班固以來歷代爲
史之非授禮兵部架閣御史葉義問劾之給札歸抄所著通志書

成求入秘書省閱書籍又坐言者貶其事今年五十九學省稱夾
深先生同郡林霽子時急進士博學深泉數與樵爲金石交聚書
數千卷皆自校讎謂子孫曰吾爲汝曹復其產矣紹定中爲敕令
所剛定官力詆秦檜和議卽掛官去當世高之

章如愚字後卿號山堂章祁人官至史館編校兼官講讀記嗜書
自衒衣糲食敝裘充虛之外一切不問徒知有書仕進非其所欲
惟圖一詣史館抄錄所未見諸書而已後兼官講讀直以爲妨功
遂投劾歸所著考索一書累白萬言

馬端臨字貴與廷鸞仲子以陰補承事郎嘗省試第一明年宋亡
隱居教授遠近宗之慮紀載缺逸因唐杜佑通典增續之名曰文
獻通考又有大學集傳多識錄等集

贊曰三洪著述一時推許克游文字幾有致商老舍編漁
南宋書 卷三十七 列傳 七 補葉山房

仲通志廣搜羣輯允稱良史

李顯忠等列傳卷第三十

南宋書卷第三十八

明錢士升增削許重熙贊

補葉山房校刊

李顯忠

李寶

魏勝

附王友直

陳敏

月虎

李顯忠青澗人初名世輔其母產數日不能免有僧過門曰所
孕乃奇男子當以歛矢寘母傍卽生及生立於母成吳之年十七
隨父永奇出入行陣金人攻鄜延經畧王庶募問者得張琦更求
一人顯忠請行有敵人夜宿附穴顯忠經穴中得十七人皆殺之
由是知名金人破延安援顯忠父子官永奇聚泣曰我宋臣也世
襲國恩乃爲彼用邪會劉豫令顯忠帥馬軍赴東京永奇密戒之
曰汝若乘機卽歸本朝毋以我故試志事成我亦不朽矣顯忠至
東京密遣其客雷燦以蠟書赴行在已而豫廢元朮以萬騎馳獵
淮上與顯忠獨立馬圍場問顯忠戒吳俊往探淮水可度馬處欲
執元朮歸朝後還顯忠馳問之爲竹刺傷馬而止元朮以顯忠知
同州至鄜省永奇謂顯忠曰同州入南山乃金人往來驛路汝可
於此擒其將渡洛渭由商鞅歸朝第報我知我當以兵取延安而
歸顯忠赴同州卽遣人馳書由蜀至吳報歸朝事元帥撒里曷來
同州顯忠以計執之馳至洛河舟船後期不得渡憩高原望追騎
益多乃與撒里曷折箭爲誓推下山崖顯忠攜老幼長驅而北至
鄜急遣人告永奇永奇卽挈家出城爲金人所追及家屬二百口
皆遇害顯忠僅以二十六人奔夏國夏人問故顯忠泣言父母妻
子之亡切齒疾首願得二十萬人生擒撒里曷取陝西五路歸夏
夏主許之時有酋豪久爲夏國患顯忠請三千騎晝夜疾馳奄至
其帳擒之以歸夏主大悅卽出二十萬騎以文臣王樞武臣哆訛
爲陝西招撫顯忠爲延安招撫時紹興九年也顯忠至延安總管

南齊書

卷三十八

謝靈運

趙惟清大呼曰鄭延路今復歸宋矣已有赦書顯忠與官吏觀赦書列拜顯忠大哭眾皆哭乃以舊部八百餘騎往見王樞略說論以本部軍歸國略說不從曰初經略乞兵來取陝西今到此乃令我歸耶顯忠知勢不可出力砍喉詎不及胸王顯忠之夏人以鐵鵠子軍來顯忠馳驅雙刀所向披靡夏兵大潰顯忠榜招兵旬日間得萬人皆驍勇少壯又擒其父母弟姪首級之行至鄜州撤里易遁去四川宜撫吳玠遣使撫諭遂至河漢見玠玠撫之曰忠義歸朝惟君第一從行六百餘人拜列庭下玠獨以銀絹詣行府受告敕金帶至行在高宗撫勞再三賜名顯忠金宗弼攻合肥手詔命顯忠以軍與張俊會顯忠至孔城鎮與敵戰敗之宗弼謂韓常曰李世輔歸宋不曾立功此人敢勇宜且避之乃焚廬江而走顯忠欲追戰俊慮失顯忠遂各以軍還顯忠然西還山川險易

南齊書

卷三十八

謝靈運

已出又有降千戶訴宏淵之卒奪其佩刀顯忠立斬之由是二將益不相能兵傳宿州城金人來拒顯忠閉營休士為攻城計宏淵不從顯忠引麾下上城拔之復宿州金帥李徽白南京率步騎十萬來晨薄城顯忠親率軍戰數十合李徽敗走翌日敵益兵至宏淵按兵不動顯忠獨與所部力戰宏淵顧眾曰當此盛夏搖扇清涼猶不堪况被甲苦戰乎人心遂搖無鬪志至夜中軍統制周宏鳴鼓大譟陽謂敵兵至與諸將各以所部兵遁金人乘虛復來攻城顯忠竭力捍禦殺敵積尸與羊馬墻平宏淵又言金添生兵來我軍不返恐不測生變顯忠知宏淵無固志勢不可孤立嘆曰曰天未欲平中原耶何阻撓若此是果所喪軍器械殆盡幸而金不復南顯忠以軍還見浚納印待罪責濶州安置後朝廷知其故召除金吾衛上將軍賜第京師上奇其狀貌魁傑命給保閣下乞

金人不及持仗為寶所殺生擒七十餘人韓世忠使人迎入楚州
寶以所擒七十人為獻世忠使成海州張俊毀海州城遷其軍於
鎮江寶聞居江陰者二十餘年及金主亮渝盟使蘇保衡遣舟於
海河將由海道襲浙江謀問高宗召寶詢以軍事歷歷如數因謂
宰臣曰寶以一介脫身還朝陛對無一毫私語是必能辦事迺令
督海舟捍禦次江陰遣其子公佐偕同僚勸解公佐與將官邊士
軍偕往寶發蘇州大洋行三日風甚惡舟散不可收寶慷慨顧左
右曰天以是試李寶耶寶心如鐵石不變矣爾酒自誓風即止明
日散舟復集士軍自密州回得敵耗甚急且言公佐已挾魏勝得
海州矣寶喜曰吾兒不負乃翁矣趨眾抵東海敵已雲合圍海州
旌麾數十里寶麾兵登岸以劍畫地令曰此非復吾境力戰與否
在汝等因搥槊前行將士賈勇無不一當十敵引去勝出城迎寶
南來書 卷三十八 補葉山房

魏勝字彥威宿遷人多智勇善騎射紹興末金人將南侵籍諸路
民為兵勝躍曰此其時也聚義士三百北渡淮取漣水軍宜布朝
廷德意不殺一人漣水民翕然以聽遂取海州郡守高文富遣兵
捕勝勝擊之追至城下眾驚傳水陸悉有兵城中大恐文富閉門
守勝令城外多張旗幟舉煙火為疑兵又遣人向諸城門諭以金
人背盟與師本朝寬大愛民之意城上民聞之即開門勝遣勇銳
者登城樓餘自門入莫有禦者遂擒文富勝權知州事遣人諭沐
陽諸縣皆定乃蠲租稅釋罪囚發倉庫犒戰士分忠義士為五軍
紀律明肅部分如宿將勝自兼都統制益募忠義以圖收復遠近
響應左軍統制董成謀取沂州勝先謀知金兵數萬至沂我軍器
甲未備戒成勿動成不從直入沂州巷戰殺其守餘眾悉降得器
甲數萬金人生兵復集競登屋擲瓦擊之成軍幾敗勝欲斬成以
其驍勇釋之金人遣蒙恬鎮國取海州抵新橋勝迎之設伏於隘
眾殊死戰伏發敵大敗殺鎮國沂民壁蒼山者數十萬人圍之
久不下若首勝晨來告急勝提兵往救之陣於山下金人多伏兵
勝兵遇伏皆赴砦金人襲之勝單騎而殿以大刀奮擊金人望見
勝知其為將也以五百騎圍之數重勝馳突四壁金陣開復圍戰
移時身被數十槍冒刃出圍金兵追之馬中矢踣步而入砦無敢
當者金人又急攻絕其水砦中食乾精殺牛馬飲血勝懸勝而兩
陳作金人攻益急周山為營勝度其必復攻海州因開出砦趨城
中金人果解蒼山圍抵城下分兵四面攻之勝募士登城以禦矢
石如雨者七日金兵死傷多遁去勝嘗出戰矢中與寶齒不能食
前牛舊史 魏勝字彥威宿遷人多智勇善騎射紹興末金人將南侵籍諸路民為兵勝躍曰此其時也聚義士三百北渡淮取漣水軍宜布朝廷德意不殺一人漣水民翕然以聽遂取海州郡守高文富遣兵捕勝勝擊之追至城下眾驚傳水陸悉有兵城中大恐文富閉門守勝令城外多張旗幟舉煙火為疑兵又遣人向諸城門諭以金人背盟與師本朝寬大愛民之意城上民聞之即開門勝遣勇銳者登城樓餘自門入莫有禦者遂擒文富勝權知州事遣人諭沐陽諸縣皆定乃蠲租稅釋罪囚發倉庫犒戰士分忠義士為五軍紀律明肅部分如宿將勝自兼都統制益募忠義以圖收復遠近響應左軍統制董成謀取沂州勝先謀知金兵數萬至沂我軍器甲未備戒成勿動成不從直入沂州巷戰殺其守餘眾悉降得器甲數萬金人生兵復集競登屋擲瓦擊之成軍幾敗勝欲斬成以其驍勇釋之金人遣蒙恬鎮國取海州抵新橋勝迎之設伏於隘眾殊死戰伏發敵大敗殺鎮國沂民壁蒼山者數十萬人圍之久不下若首勝晨來告急勝提兵往救之陣於山下金人多伏兵勝兵遇伏皆赴砦金人襲之勝單騎而殿以大刀奮擊金人望見勝知其為將也以五百騎圍之數重勝馳突四壁金陣開復圍戰移時身被數十槍冒刃出圍金兵追之馬中矢踣步而入砦無敢當者金人又急攻絕其水砦中食乾精殺牛馬飲血勝懸勝而兩陳作金人攻益急周山為營勝度其必復攻海州因開出砦趨城中金人果解蒼山圍抵城下分兵四面攻之勝募士登城以禦矢石如雨者七日金兵死傷多遁去勝嘗出戰矢中與寶齒不能食

猶親禦敵勝起義久朝廷尚未知沿海制置使李寶遣其子公佐由海道謁敵至州始遣忠義將朱震緒道詣行在白勝姓名於執政始知勝功金主亮舉兵渡淮慮勝脫其後分軍數萬來攻會李寶帥舟師往膠西破金人舟艦勝遣人邀之同擊金人於新橋大敗之金兵攻關門勝登門犒士令固守勿出戰金兵攻之踰時乃少遣士出憑險監擊之金人知不可攻率軍徑趨城東欲過砂堰環城為營勝先已據堰備之金軍不得過一日黎明金兵乘昏霧四面薄城急攻勝激厲士卒矢石交下城上鎗金液投火牛金兵多死傷乃拔砦走勝善用大刀能左右射旗幟曰山東魏勝金人望見即退走初勝起義時無州郡糧餉之給無府庫倉廩之儲勝經畫市易課酒權鹽勸糶豪右環海州度視敵兵攻取處築城浚隄塞關隘恒如敵至方糾集遠邇精勇士卒期約有日會亮破弒金兵北歸王師亦南還矣勝在海州獲金謀者稿以酒食厚賂遣還自北方來歸者與之同臥共飲食示以不疑使之感激自是山東河北歸附者衆得金人虛實悉以上聞又第其忠義士功能假授官資因李寶轉達於朝廷如所請金人來攻海州先遣一軍自州西南斷勝餉道勝擇勇士三千騎拒之金兵不能進連夜始還留千人備險隘金兵十萬來奪勝率衆鏖戰自旦至暮金兵不能奪勝令步卒整隊前行自為殿及入城金兵圍之數重勝與統制郭蔚分兵備禦偃旗仆鼓寂若無人金軍驚疑數日不敢攻已乃併力急攻勝告急李寶實還報已命張子蓋來解圍及子蓋兵至勝出軍城北砂巷與金軍大戰斬首不可計勝與子蓋議進討子蓋曰受詔解圍不知其他遂率軍還隆興元年張浚遣賈和仲充山東河北招撫海州駐劄和仲忌勝驍於浚罷其職既知

其說復遣屯海州勝既還鎮撫一方民安其政海州城西南枕海山敵至登山瞰城中虛實立見勝築重城閉山在內敵至則先據之不能害勝嘗自創如意戰車數百輛砲車數十輛車上為獸面木牌大槍數十垂重幕軟牌每車用二人推轂可敵五十人行則載輜重器甲止則為營掛搭如城壘人馬不能近過敵可以禦箭鏃列陣則如意車在外弩車當陣門弩矢大如盤一矢能射數人砲車在陣中兩陣相近則發弓弩箭砲近陣門則刀斧槍手突出交陣則出騎兵掩擊少却則入陣間稍憩士卒不疲以其製上於朝廷諸軍遵其式造焉二年以議和撤海州戍命知楚州金兵乘其懈以舟載器甲糧糧自清河出欲侵邊勝身帥忠義士拒清河口金兵詐稱欲運糧往泗州由清河口入淮勝知其謀欲禦之都統制劉寶以議和不許金騎輒境勝率諸軍拒於淮陽自卯至申勝負未決金軍增生兵夾勝與之力戰又遣人急告於寶寶堅不發兵勝矢盡救不至猶依土阜為陣謂士卒曰我當死此乃令步卒居前騎為殿至淮陰東十八里中矢墜馬死諡忠壯令有司刻木以斂葬於鎮江以劉寶不出救兵貶瓊州死

王友直高平人父佐以材武稱友直年十二隨父游諸兵法金人渝盟友直結黨傑志恢復謂其衆曰權所以濟事機歸於正何嘗於理迺矯制自擬河北等路安撫偏諭州縣勸王得衆數萬進攻大名一鼓而克撫定衆庶諭以紹興年號乃以王任等列奏於朝欲領衆南歸時金人尚在揚州久不報友直將山壽春涉淮而濟道拜赦書勉以率衆掃敵腹心倚所應援除友直天雄軍節度使王任等各進秩時三十二年也友直率所部渡淮見帝於金陵詔借統制張子蓋援海州方接戰友直張一旗大書宋忠義將河北

王九郎以自表潛由小徑背敵陣扼其歸道子蓋知友直已乘敵
後應軍進擊敵潰走盡溺死圍遂解張浚都督江淮建康前軍
統制隆興二年九月金人侵邊宣諭使王之望命成昭關友直不
踰時即行他軍同成者敵至輒退保和州友直孤軍堅守金兵駐
黃山鼓柝相聞益整暇自持初淮北之戰友直母子相失至是訪
得之乃與其妻李攜二女自淮而還淳熙中進殿前指揮使賜第
中都賜山平江晚節安軍政稍失律子嗣卒

陳敏字元功石城人精騎射歷閭門祇候閭地名寇敏統制漳州
景功封武功男高宗見其狀貌魁岸除破敵軍金亮來攻敏謀成
閭獻計不聽移疾歸李顯忠北伐張浚欲敏偕行敏謂盛夏不宜
行師浚不喜令屯盱眙顯忠憤敏馳入泗州守之召除主管侍衛
步軍殿餘敏抗章曰久任周廬無以効鷹犬今山淮無備臣乞以

故部之兵再戍高郵請更築其城乃除武鋒都統制知高郵軍仍
賜築城屯田之費朝議欲成清河口敏言且修楚州城池益南北
襟喉必爭之地乃詔與楚州守臣左祐同城楚州祐卒敏移守之
北使過者觀其雉堞堅新號銀鑄城後官至光州觀察使

周虎清熟人慶元三年武舉第一充金國質生辰接伴副使開禧
二年知和州金師大入大帥以平南潯江為號虎部分將士乘城
以守語父老曰吾去此則為奔亡之人失節敗名生不如死合戰
三十有四殺將十數射中其右帥石屹礎敵氣大沮引去以功遷
文州刺史

贊曰世輔實勝具卓特起人自為戰無強不靡一歸宋律製
尉顓趾副哉魏公虛籠掠美友直及敏亦幾豪士
南宋書列傳卷第三十終

辛陳楊陳華鄧列傳第三十一 南宋書卷第三十九

明錢士升增訂許重熙贊

掃葉山房校刊

辛棄疾

辛棄疾字幼安歷城人少師蔡伯堅與黨懷英同學號辛黨始雖
世決以養懷英過坎因留事金棄疾得離遂決意南歸金主亮死
中原豪傑並起耿京聚兵山東稱天平節度使棄疾為掌書記即
勸京決策南向信義鄉者皆談兵亦聚眾千餘棄疾說下之使統
京義端一夕竊印逃京大怒欲殺棄疾棄疾曰我三日就死未
晚猶僧必以虛實告金師急追獲之義端曰我識君真相乃青
兒也棄疾斬其首歸報京益壯之紹興末京令棄疾表歸宋高
宗勞師建康召見授承務郎併以節使印告召京會張安國殺京
降金棄疾至海州謀曰我緣主帥來歸朝不期事變何以復命乃
約統制王世隆等復趨金營安國方與金將酣飲即眾中縛之以
歸金無追之不及獻俘行在新安國於市棄疾時年二十三改判
建康棄疾對時帝帶纓纓復棄疾論南北形勢及三國晉漢人
才皆論動直不為迎合作九議美芹十論獻於朝講和方定知滁
州州權兵燹并邑凋殘棄疾招撫散教民兵乃叙莫杭樓繁雄館
辟江東安撫司參議官留子棄衡雅重之衡人相薦棄疾慷慨有
大畧召見提江西刑平劇盜賴文政遷兼湖南安撫盜連起湖湘
棄疾忿平之奏曰比年李全賴文政陳子明李岫皆能一呼嘯聚
千百殺掠吏民至煩大兵剪滅良由州以趨辦財賦為急縣以科
率吏以乞取豪民以兼并民不為盜去將安之夫民為國本而食
吏迫使為盜欲望陛下深恩致盜之由中防州縣以惠養元元為
意文以湖南控帶二廣與溪峒蠻獠接壤竊聞作武備空虛乃疏

曰軍政之敝統率不一軍人利於奔走公門苟圖衣食以故救閱廢弛逃亡者不追冒名者不舉平居則姦民無所忌憚緩急則卒伍不堪征行至調大軍千里討捕勝負未決傷感重乞別制一軍以湖南飛虎爲名專聽帥節制調度品委以規畫時樞府有不樂者數沮撓之棄疾行愈力經度費鉅萬計棄疾善幹旋事皆立辦議者以聚斂開降御前金字牌俾日下停住棄疾受而藏之出責監辦者期一月飛虎營柵成開陳本末繪圖徵進上遂釋然軍成雄鎮一方兼江西安撫時江右大饑諸任責荒政始至榜通衢曰開羅者配強羅者斬次令盡出公家官錢銀器召官吏儒生商賈市民各舉有幹實者量借錢物責令運糧不取子錢期終月至城下發糶於是連橋而至其值自減時信守謝源明乞米援助幕屬不從棄疾曰皆王民也即以米舟十之三子信知福州兼福

卷三十九

楊葉山房

建安撫棄疾爲憲時嘗攝帥每嘆曰福州前枕大海爲賊之淵上四郡民頑獷易亂帥臣空竭急緩奈何至是務爲鎮靜未期歲積糴至五十萬緡勝曰備安庫謂閩中土狹民稠歲儉則糴於廣今幸連稔宗室及軍人入倉請米出卽糴之候秋價賤以備安錢糴二萬石則有備無患矣又欲造萬鎗招強壯補軍額事未行臺臣王蘭劾其用錢如泥沙殺人如草芥旦夕望端坐閩王殿遂落職寧宗召見進樞密都承旨未受命卒棄疾哀爽尚氣節識拔英俊所交多海內知名士嘗政紹興間詔書曰使此詔出於紹興之前可以無事傳之大恥使此詔行於隆興之後可以卒不世之大功今此詔與傳敵俱存也悲夫人服其警切帥長沙時士人或想者試官濫取第十七名春秋卷棄疾之信然索亞勝春秋卷兩易之欣名則趙鼎也棄疾怒曰佐國 教忠簡一人胡爲又一趙鼎

擲之地大開禮記卷棄疾曰觀其議論必豪傑士也不可失敬之乃趙方也嘗謂人生在勤當以力田爲先北方之人養生之具不求於人是以無甚富甚貧之家南方多末作以病農而兼併之患與貧富斯不侔矣故以稼名軒棄疾嘗同朱熹遊武夷山賦九曲權歌烹書克已復禮夙興夜寐題其二齋室以學禁方嚴故得無送墜者棄疾爲文往哭之曰所不朽者垂萬世名孰謂公死凜凜猶生棄疾雅善長短句悲壯激烈有稼軒集行世咸淳開史館校勘謝枋得過棄疾墓傍僧舍有疾聲大呼於堂上若鳴其不平自昏暮至三鼓不絕聲枋得秉燭作文旦且祭之文成而聲始息枋得請於朝諡忠敏初王丞相欲除棄疾一帥周益公堅不肯王云幼安帥材何不用之益公云不然凡幼安所殺人命在我輩執筆者當之王遂不復言

卷三十九

楊葉山房

論曰稼軒人材大類溫嶠陶侃南宋罕有其匹王閏周益公料之亦是然不脫宋儒識見耳使稼軒得履生殺之權子之以不中制之任忠義慷慨必能鼓舞一世進則爲折衝退則爲保障精采規模自有大可觀者非若空言之無補也大聲疾呼英靈不泯是固宜哉贊曰經綸文武可弁可儒當官行行談理師師新詞故麗豪氣不除得離而南奇哉青兒陳傳良 楊萬里 陳亮陳傳良字君舉瑞安人初患科舉倖文之弊思出其說爲文章自成一家由是其文擅名當世永嘉鄭伯熊薛季宜以學行聞傳良皆師事之入太學與廣漢張栻東萊呂祖謙友善改太學錄光宗立爲轉運判湘湖民無後以異姓嗣者官利其貨沒人之傳良曰

絕人嗣非政也復之除吏部員外郎去朝四十年而歸鬚髮無黑者都人聚觀嗟嘆號老陳郎中輪對言曰太祖垂裕後人以愛惜民力爲本熙寧以來用事者始取太祖約束一切紛更之諸路上供歲額增於祚符一倍崇寧頒之天下率增至數十倍上供起於元豐經制起於宣和總制月椿起於紹興皆違今爲額折帛和買之類又不與焉茶引盡歸於都茶場鹽鈔盡歸於權貨務秋苗斗斛十八九歸於綱運皆不在州縣州縣無以供則豪奪於民於是取之斛面折變科敷抑配賦罰而民困窮矣方今之患何但四夷蓋天命之永不永在民力之寬不寬耳又言天下之力竭於養兵而莫甚於江上之軍都統司謂之御前軍馬雖朝廷不得知總領所謂之大軍錢糧雖版曹不得與於是中外勢分事權不一雖欲寬民其道無由誠使都統司之兵與向者在制置司時無異總領

南宋書

四

補葉山房

所之財與向者在轉運司時無異則內外一體寬民可得議矣帝勢之曰卿昔安在朕不見久矣其以所著書示朕退以周禮說十三篇上之紹熙三年除起居舍人光宗視章疏不時傳長奏曰一國之勢猶身也壅底則致疾今日遷延某事明日阻節某人卽有奸險乘時爲利帝疾稍平過重華宮而明年重明節復不往傳長疏曰陛下之不過宮者特誤有所疑以誤爲實而開無端之釁以疑爲真而成不療之疾是陛下自貽禍也書奏帝將從之百官班立以俟帝出至御屏皇后挽帝同傳長遂趨上引俛后叱之傳長哭於庭后益怒傳長下殿三行寧宗卽位詔朱熹與外祠傳長言嘉難進易退內批之下舉錯愕臣不敢言行謝深甫論傳長削秩罷卒諡文節

楊萬里字廷秀吉水人調永州零陵丞時張浚罷去杜門謝客萬

里三往不得見以書力請始見之浚勉以正心誠意之學乃名讀書之室曰誠齋召爲國子博士侍講張栻以論張說出守袁萬里抗疏留栻公論偉之提舉廣東常平茶鹽盜沈師犯南粵平之孝宗稱之曰仁者之勇遂有大用意淳熙十二年以地震應詔上書曰臣聞言有事於無事之時不害其爲忠言無事於有事之時其爲姦也大矣南北和好踰二十年一旦絕使敵情不測而或者曰彼有五單于爭立之禍又曰彼有匈奴困於東胡之禍繼而皆不驗道塗相傳緒汴京城池開海州漕渠又於河南北發民兵增驛驛製馬櫪籍井泉而我之間諜不得以入此何爲者耶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一也或謂金主北歸可爲中國之賀臣以中國之憂正在乎此此人北歸蓋懲創逆亮之南侵也將欲南之必固北之或者以身鎮撫其北而以其子與婿經營其南也言有事於無事

南宋書

五

補葉山房

之時者二也臣竊聞論者或謂緩急惟不可守則棄淮而守江是大不然昔者吳與魏力爭而得合肥吳始安李煜失滁揚二州南唐始廢今日棄淮而保江既無淮矣江可得保乎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三也今淮東西凡十五郡所謂守帥陛下使宰相擇之乎使樞廷擇之乎使宰相擇之宰相未必爲樞廷慮也使樞廷擇之則除授不自已出也緩急敗事則皆曰非我也陛下將責之誰乎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四也且南北各有長技若騎若射北之長技也若舟若步南之長技也今爲北之計者日繕治其海舟而南之海舟則不開繕治焉或曰我舟素具也或曰舟雖未具而憚於擾也夫斯民一日之擾與社稷百世之安危孰輕孰重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五也陛下以今日爲何時耶金人日逼疆場日擾而末聞防金何策保疆何道但聞某日修某禮文也某日遣某書史

也是以鄉飲理軍以干羽解圍也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六也臣聞古者人君人不能悟之則天地能悟之今國家之事敵情不測如此而君臣上下處之如太平時是人不能悟之矣故上天見災異時災感化南斗避日鎮星犯端門災感守羽林臣書生不曉天文未敢以為必然也至於泰正月日皆無光昔有兩日相摩者茲不曰大異乎然天猶恐陛下不信也至於春月我陽復有兩雷殺物茲不曰大異乎然天恐陛下又不信也乃五月庚寅又有地震茲又不曰大異乎且天變在遠臣子不敢言也不信可也地震在外州郡不敢聞也不信可也今天變頻仍地震雷殺而君臣不聞警患朝廷不聞咨訪臣不知陛下於此悟乎否乎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七也頻年以來兩浙最近則先旱江淮則又旱湖廣則又旱流徙相續道殣相枕而常平之積名存而實亡八粟之令上

東萊書

卷三十九

行而下謾靜而無事未知所以賑救之動而有事將何以爲資耶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八也古者足國裕民惟食與貨今之所謂錢者富商巨賈閭閻權貴皆盈室以藏之至於百姓三軍之用惟破楮券耳萬一如唐涇原之師因怒糲食蹙而覆之出不遜語遂起朱泚之亂可不謂舉心哉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九也古者立國必有可畏非畏其國也畏其人也故符堅欲圖晉而王猛以爲不可謂謝安桓冲江左之望是存晉者二人而已異時名相如趙鼎張浚名將如岳飛韓世忠此金人所憚也近時劉璘可用則死張斌可用則沮死萬一有緩急不知可以督諸軍者何人可以當一面者何人昔謝元北禦特堅郤超知其必勝桓溫西伐李勢劉侯知其必取蓋元於履展之間無不當其任溫於捕博不必得則不爲二子於不居無事之日有以察其小而信其大也言有事於

無事之時者十也願陛下勿以天地之變爲適然而法宣王之恩災勿以臣下之言爲逆耳而體太宗之導諫勿以女謁近習之害政爲細故而監漢唐季世致亂之由勿以讎仇之包藏爲無他而懲宣政晚年受禍之酷責大臣以通知邊事軍務如富弼之請勿以東西二府異其心委大臣以薦謀臣其將如蕭何所奇勿以文武兩途殊其轍勿使賂宦者而得旌節如唐大歷之弊勿使貨近幸而得招討如梁段凝之敗以重罰之心而重刑與使東西形勢之相接以保江之心而保淮何使表裏唇齒之相依勿以海道爲無虞勿以大江爲可恃增屯聚糧治艦扼險朝夕之所講求姑置不急之務庶幾上可消於天變下不噴於敵愾然天下之事有根本有枝葉前所陳枝葉而已所謂本根則人主不可以自用入主自用則人臣不任責願思其所以本原者東宮諸官閣帝擢萬里

東萊書

卷三十九

爲侍讀王淮爲相一日問曰宰相先務何事曰人才又問曰孰爲才即疏朱熹袁樞六十人爲獻准次第用之十四年夏旱復應詔言旱及兩月然後求言不曰遲乎上曰侍從下至館職不曰隘乎今之所以旱者以上澤不下流下情不上達故天地之氣隔而不通因疏四事以獻會高宗崩孝宗欲行三年喪創議事堂命皇太子參決庶務萬里疏諫且上太子書言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一履危機悔之何及與其悔之而無及孰若辭之而不居太子悚然高宗未葬翰林學士洪邁不俟集議先亨獨以呂頤浩等姓名上萬里上疏諫之力言張浚當預且謂邁無異指鹿爲馬孝宗不悅曰萬里以朕爲何如主由是出知筠州光宗即位召爲秘書監入對言天下有無形之禍其朋黨之論乎蓋欲激人主之怒莫如朋黨空天下人才莫如朋黨黨論一興其端發於士大夫其禍及於天

下顧陛下公聽並觀壞植散羣曰君子從而用之曰小人從而廢之皆勿問其某黨某慕也又論古之帝王固有知攬權不知臣下之竊權大臣竊之則權在大臣大將竊之則權在大將外戚竊之則權在外戚近習竊之則權在近習竊權之最難防者其惟近習乎非政公竊也私竊之也始於私竊其終必至公竊而後已紹熙元年兼實錄院檢討官會孝宗日歷成參政王聞以故事俾萬里序之而宰臣為之禮部郎傅伯章萬里以失職丐去會進孝宗聖政萬里當泰進孝宗猶不悅遂出為江東轉運副使朝議欲行鐵錢於江南諸郡萬里疏其不便忤宰相意乞祠寧宗即位召赴行在辭開禧元年召復辭明年卒年八十三萬里為人剛而偏孝宗始愛其才以問周必大必大無善語由此不見用韓侂胄用事欲網羅四方知名士相羽翼嘗與南園萬里為之記許以掖垣萬里曰官可棄記不可作也侂胄患臥家十五年皆其柄國之日也侂胄專僭日甚萬里憂憤成疾家人知其憂國也凡邸吏之報時政者皆不以告忽族子白外至遽言侂胄用兵事萬里慟哭失聲亟呼紙書曰韓侂胄奸臣專權無上勅兵殘民謀危社稷吾頭顱如許報國無路惟有孤憤又書十四言別妻子筆落而逝光宗嘗為書誠齋二字學者稱誠齋先生賜諡文節

陳亮字同父永康人生而目光有芒為人才氣超邁喜談兵議論風生下筆數千言立就嘗攻古人用兵成敗之迹著論古論郡守周葵得之相與論難奇之請為上客及葵執政朝上白事必指令亮亮因得交一時豪俊盡其議論隆興初與金約和天下欣然幸得蘇息亮持不可發州方以解頭薦因上中興五論奏入不報已而退修於家力學著書者十年先是亮嘗觀錢塘潮嘆曰城

可灌爾蓋以地下於西河也淳熙五年孝宗即位蓋十七年矣亮更名同詣闕上書曰臣惟中國天地之正氣也衣冠禮樂所萃也百代帝王之所相承也聖中國衣冠禮樂而寓之偏方豈以是為可久安而無事也天地之正氣鬱遏而又不得騁必將有所發洩二聖北狩之痛漢唐之所未有也三十年餘雖江北流寓皆抱孫長息於東南而君父大讎一切不復關念自非海陵送死淮南亦不知兵戈為何事也陛下奮志殄滅而天下之人方口議腹非以陛下為喜功名而不恤後患雖陛下亦不能以崇高之勢而獨勝之隱念至今又十七年矣舉一世而忘大讎此豈人道所可安乎南師之不出於今幾年矣豈無一豪傑之能自奮哉人情皆便通和者勸陛下積財養兵以待時也所以成上下之苟安而為妄庸兩售之地朝廷方幸一旦之無事庸愚醒醒之人皆得以守格令行文書以奉陛下之使令而陛下亦幸其易制而無他也徒使度外之士擯棄而不得騁日月蹉跎而老將至矣東晉百年之間南北未嘗通和也故其臣東西馳騁多可用之才昔者金人草莽野處往來無常能使人不知所備今也城郭宮室政教號令一切不與中國點兵聚糧文移往返動涉歲月豈能歲出師以擾我乎使朝野常如敵兵在境乃國家之福而英雄所用以爭天下之機也人心之不可備兵威之不可廢李沆之所以深不願與宗與遼和親也陛下何不明天義而慨然與金絕也臣請陳國家立國之本末論天下形勢之消長唯陛下幸聽之唐自肅宗以後上失其柄藩鎮自相雄長卒以成君弱臣強正統數易之禍勢祖皇帝興而四方次第平定財歸漕司而兵各歸於郡自饒庫微職必命於朝廷而天下之勢一矣士以尺度而取官以資格而進不求度外之

奇材不慕絕世之雋功以義禮廉恥與士大夫之心舉天下皆由
於規矩準繩之中而二百年太平之基從此而立然邦丹遂得以
悉睢與中國抗衡儼然謂南北兩朝故處歷增幣之事富弼以為
朝廷之大恥而終身不敢自論其勞蓋弼丹征令是主上之操也
天子供貢是臣下之禮也此所以不能洗弼丹平視中國之耻而
卒發神宗皇帝之大憤也王安石以正度之說首合聖意而其實
則欲籍天下之兵別行教閱以為強也括郡縣之民別行封樁以
為富也青苗之政惟恐富民之不困也均輸之法惟恐富賈之不
折也罪無大小動輒興獄而士大夫絀口畏罪矣西北兩邊致使
內臣經畫而豪傑耻於為役矣不知立國之本末者其不足以謀
國也元祐紹聖一反一復而卒為金人侵侮之資尚何望其振中
國以威四夷哉陛下憤王業之屈於一隅勵志復讐不免籍天下
之兵以為強括郡縣之利以為富加惠百姓而富人無五年之積
不重征稅而大商無巨萬之藏國勢日以困竭臣恐尺籍之兵府
庫之財不足以支一旦之用也聖斷裁制中外而大臣充位胥吏
坐行條令而百司逃責人臣日以關其臣恐程文之士資格之官
不足當度外之用也夫吳蜀天地之偏氣錢塘又吳之一隅其風
俗固已華靡士大夫又從而治園囿臺榭以樂其生於干戈之餘
上下晏安而錢塘為樂國矣公卿將相大抵多江浙閩蜀之人而
人才亦日以凡下揚屋之士以十萬數而文墨小異已足稱雄其
間矣陛下據錢塘已耗之氣用閩浙日衰之士而欲鼓東南習安
脆弱之眾北向以爭中原臣是以知其難也荆襄之地東通吳會
西連巴蜀南極湖湘北控關洛左右伸縮皆足以為進取之機陛
下慨然移都建業軍國之儀皆從簡畧又作行宮于武昌以示不

卷三十九

楊東山房

敢寧居之意常以江淮之師為金人侵軼之備而精擇一沈鷟有
謀者委以荆襄之任寬其文法摩厲於三數年間則國家之勢成
矣天道六十年一變陛下可不有以應其變乎今世之儒生自以
為得正心誠意之學者皆風痺不知痛癢之人也舉一世安於君
父之讎而方低頭拱手以談性命不知何者謂之性命乎今世之
才臣自以為得富國強兵之術者皆狂惑以肆呼呌之人也不以
暇時講究立國之本末而方揚眉伸氣以論富強不知何者謂之
富強乎陛下明足以照臨羣臣一偏之論此百代英主也今乃委
任庸人籠絡小儒以遷延大有為之歲月臣不勝憤懣書奏孝宗
欲勝朝堂以勵羣臣用神放故事召令上殿將擢用之左右大臣
莫知所為惟曾觀知之將見亮亮胆之踰垣而逃觀以其不諳已
不悅大臣尤惡其直言無諱交沮之乃有都堂審察之命宰相問
所欲言皆落落不少貶待命十日再詣闕上書曰恭惟陛下厲志
復讐然坐錢塘浮侈之隅以圖中原則非其地川東南習安之眾
以村進取則非其人財止於府庫則不足以通天下之有無兵止
於尺籍則不足以兼天下之勇怯是以遷延之計遂行而陛下大
有為之志垂臣所以不勝忠憤裁書獻之闕下願得望見顏色陳
大有為之舉而決大有為之機待命八日未有聞焉臣恐天下
僥有以測陛下之意向而雲合響應之勢不得而成矣又上書曰
聖祖皇帝用天下之士人以易武臣之任事者故本朝以儒立國
今天下之士熟爛委靡誠可厭惡正在主上反其道以敎之書既
上帝欲官之亮笑曰吾欲為社稷開數百年之基寧用以博一官
乎亟渡江而歸日落魄醉酒與邑之狂士飲醉中戲為大言刑部
侍郎何澹嘗為考官黜亮亮不平語數侵澹澹即繳狀以聞事下

卷三十九

楊東山房

大理晉亮無完膚誣服為不軌事孝宗始知亮嘗陰遣左右廉知其事及奏入取旨帝曰秀才醉後妄言何罪之有居無何亮家僮殺人被殺者嘗辱亮父其家疑事由亮問於官下大理時丞相淮知帝欲生亮而辛棄疾羅點素高亮才援之尤力復得不死亮自以豪傑屢遭大獄歸家益厲志讀書其學益進後惟推王通嘗曰研窮義理之精微辨析古今之同異原心於抄忽較禮於分寸以積累為功以涵養為正粹而益背則於諸儒誠為愧焉至於堂堂之陳正正之旗風雨雲雷交發而並至龍蛇虎豹變現而出沒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胃自謂差有一日之長高宗崩金遣使來弔簡慢而光宗由潛邸判臨安府亮感孝宗之知至金陵視形勢復上疏曰秦檜以和誤國二十餘年陛下慨然有創平宇內之志抑心俯首以致色養聖考之盛書問所未有也今者高宗既已耐廟天下之英雄豪傑皆仰首以觀陛下之舉動陛下其忍使二十年間所以作天下之氣者一旦而復索然乎東宮居曰監國行曰撫軍陛下何以不於此時而命東宮為撫軍大將軍歲巡建業使之兼統諸司盡護諸將置長史司馬以專其勞而陛下於宅憂之餘運用人才均調天下以應無窮之變此肅宗所以命廣平王之故事也孝宗將內禪不報由是在廷交怒以為狂怪先是鄉人會宴末胡椒置羹中蓋村俚敬禮也同生者歸而暴死曰陳上舍使殺我取入大理眾意必死少卿鄭汝諧問其詳辭大異曰此天下奇才也若無罪而殺士上干天和下傷國脉矣力言於光宗得免未幾策進士問禮樂刑政之要亮以君道師道對時光宗不朝重華宮羣臣迭諫不聽得亮策大喜以為善處父子之間奏名第三御筆摺第一既知為亮則大喜曰朕擢果不謬孝宗在

西內聖宗在東宮聞之皆喜故賜第告詞曰爾早以藝文首賢能之書旋以論奏動慈宸之聽殆天留以遺朕也授簽書建康府判官聽公事未至官一夕卒亮之既第而歸也弟亮迎拜於境相對泣亮曰死之日各以命服見先人地下足矣聞者傷之亮家僅中產時人寒士衣食之久不衰卒後葉適請於朝命補一子官非故典也端平初諡文藝初亮間辛稼軒名訪之將至門過小橋馬三躍而三却同甫忽投鞭揮馬首推馬仆地徒步而進稼軒適倚樓見之大驚遣人詢之則同甫已及門遂定交稼軒帥淮時同甫與議天下事酒酣稼軒言南北之利害南地之可以并北者如此北之可以并南者如此且言錢塘非帝王之居據牛頭之山天下無援兵決西湖之水滿城皆魚蟹飲罷宿同甫於齋中同甫夜思稼軒沉重謹言醒必思其謀將殺我以滅口遂盜駿馬而逃月餘同甫致書稼軒假十萬緡以濟食稼軒如其數與之

華岳 鄧若水 附 蕭訪

華岳字子西為武學生輕財好俠韓侂胄當國上書曰旬月以來都城士民彷徨四顧闔閭籍籍欲語復噤臣徐考之乃知將有事於北征也侂胄以后族之親專執權柄日益炎炎不敢嚮通此外愚之居吾腹心者也朝臣有請矧師且驟入政府者有附阿侂胄教身顯貴者陳白強老不知恥惟知侂胄不知君父此外愚之居吾股肱者也爽奕汝翼諸李之貪懦無謀倪傑卓某諸郭之膏粱無用諸吳之恃寵專僭諸彭之庸庸不肖卓甫斌等之彫磨軍心瘡痍士氣以至陳孝慶之徒皆以一卒之才各得把麾專制平日苞苴侂胄以致通顯饑寒之士咸願食其肉而不可得萬一陛下付以大事彼之首領自不可保笑暇為陛下計此外患之居吾爪

牙者也程松之納妾求知或以售妹入府或以獻妻入閣魯竈之貢子爲郎此外患之居吾耳目者也蘇師旦以戩吏冒節鉞牙僧名魯周錫以隸卒冒戎鈴市易將相此外患之扼吾咽喉者也彼之所謂外患者實未足憂而此之外患蓋已周吾一身之間矣黜陟之權不出於陛下而出於僂胃是吾有三中國也命又不出於僂胃而出於蘇師旦周錫是吾有三中國也此年軍因恃克而自仇其將佐民因侵漁而自畔其守令家自爲戰此又敵吾中國億萬之仇敵也今不務去吾腹心股肱爪牙耳目咽喉與夫億萬之仇敵而欲空師竭財與遠人相從於血刃相塗之地顧不誤敗臣嘗推演兵書自去歲二月甲子五福太乙初度吳分四神直符對臨荆楚始擊黃符旁臨臨與青門直使交於山黃黑殺黃道正按於燕趙考之成法主算最長客算最短以先發爲客後發爲主自太歲乙丑至庚午六年之間皆不利於先舉臣願以身屬廷尉待軍行奏凱則梟臣之首風遞四方倘或干戈相尋敗亡相繼強敵外攻姦臣內畔果與臣言相符然後令臣歸老田里永爲不齒之民書奏僂胃大怒貶建寧閹士中僂胃誅放還登第謀去史彌遠事覺下臨安獄獄具坐議大臣當死寧宗知岳名欲生之彌遠曰是欲殺臣者竟杖死東市

郡若水字平仲井研人吳曦叛若水方爲布衣憤甚將殺縣令起兵討之夜封雞籠其僕曰明日請知縣汝密懷刃以從我顧汝即殺之僕佯許諾至期三顧不發歸責其僕以背盟僕曰平人尚不可殺况知縣乎若水乃仗劍徒步如武興欲手刃曦中道聞曦死乃還人皆笑其狂而壯其志登嘉定進士時史彌遠柄國久若水對策極論其姦考官置末甲理宗即位上封事曰行大義然後可

以弭大謗收大權 可以固大位除大姦然後可以息大難寧宗宴駕濟王當繼廢黜不問於先朝過失靡彰於天下史彌遠矯先帝命棄逐濟王會未半年竟不幸於湖州揆以春秋之法非弑乎非篡乎當悖逆之初天下皆罪彌遠而不敢歸過於陛下者何也天下皆知倉卒之間非陛下所得知亦諒陛下必無是心也今踰年矣而乾剛不決無以慰天下之望昔之信陛下必無者今或疑其有若之信陛下不知者今或疑其知爲陛下計莫若遵泰伯之至德伯夷之清名季子之高名而後陛下本心明於天下此臣所謂行大義也自古人君之失大權鮮不自廢立之際當其廢立威動天下既立則眇視人君是故孩恩以陵上爲上者暗然以聽其所爲威權一去人主雖欲固其位保其身有不可得宜繪薛極彌遠之肺腑也王愈其耳目也盛章李知孝其鷹犬也馮樹其爪牙也彌遠欲行其事害某人則此數人者和與謀之曷嘗有陛下之意行乎其間哉臣以爲不除數凶陛下亦未可必安其位此臣所謂收大權也李全一流民耳寓食於我買涉爲帥庸人耳全不敢妄動何也名正而言順也自陛下即位乃敢僭竊何也其意必曰濟王先皇帝之子也而彌遠放弑之皇孫先皇帝之孫也而彌遠戕害之其辭直其勢壯是以沿淮數十萬之師不敢睥睨其鋒安知其不一日羽檄飛馳以濟王爲辭以討君側之惡爲名彌遠不復惜宗社生靈何辜焉陛下誅彌遠則全無辭以用其衆矣此臣所謂除大姦也悲夫奏上彌遠取筆橫抹之而罷嘉熙間召爲太學博士奏曰寧宗不豫彌遠急欲成其詐此其心豈復顧先帝之生哉先帝不得正其終陛下不得正其始臣請發塚斲棺取其屍斬之以謝在天之靈往年臣上封事請禪位近屬以洗不義之

舒名無路自達今其書尚在謹味死以聞將對前一日假筆吏於所親潘允恭允恭素知若水好危言論筆吏使竊錄之允恭見之走告丞相行簡翌日早朝奏出若水判寧國府退朝名閣門舍人問曰今日有輪對官乎舍人以若水對行簡曰已得旨補外矣若水袖其書待麻下舍人論使去若水快快而退遂不復往隱太湖之洞庭山賈似道在京湖碎之若水惟思其乃起從其招因西歸蜀居山中有盜夜劫之若水危坐不動盜其首流血被面亦不動乃舍去書削木爲主大書曰自古以來忠臣孝子義人節婦之位歲時祀之有一子努力絕人築山特以兵捍衛鄉井若破舉家遇害

潘防閩人端平進上對策言宜厚東海之恩裂淮南之土殿中侍御史蔣峴劾方大琮劉克莊王邁前倡異論併及妨姓同逆賊策

語不順調鎮南淮官日食上書請改葬故王又移書丞相游似似心善之

贊曰有用之人能言之士膽識並美氣志俱至幼安英特同父趨驚陳楊剛果華鄧夸肆有若人儔一沈腐議

周必大留正趙汝愚等列傳第三十二 南宋書卷第四十

周錢士升增削許重熙贊 掃葉山房校刊

周必大 留正 附 胡晉臣

周必大字子充家廬陵紹興間中博學宏詞科召試館職高宗讀其策曰掌制手也孝宗踐祚除起居郎直前奏事上曰朕舊見卿文其以近作進上御經筵必大奏經筵非爲分章析句欲從容訪問裨聖德究治體先是左右史久不除記注事積必大請言動必書兼修月進權給事中繳駁不辟權倖上曰意卿止能文不謂剛正如此曾觀龍大淵遜知門事必大與金安節不書黃奏曰陛下於政府侍從欲罷則罷欲用則用則貶獨於二人委曲遷就恐人紛紛未止也遂請祠去久之除秘書少監鄭開草必大制上改寫其末引漢宣帝事必大奏曰陛下取漢宣帝之言親制贊書明示奸惡臣觀漢書所謂神機用乃鄙樸之周勃少文之汲黯不學之霍光至於公孫宏蔡邕輩號曰儒者而特祿位故宣帝謂俗儒不達時宜使宣帝有其儒何至雖伯也願平心察之不可有輕儒名德壽加尊號必大曰太上萬壽而上表用嗣皇帝爲未安按建炎遙拜徽宗表及唐憲宗上順宗尊號間文皆稱皇帝議遂定趙雄使金書國書議受書禮必大立具草畧謂尊卑分定或較等威叔姪親情豈嫌坐上褒之曰未嘗論國書之意而卿能道朕心中事此大才也一日詔對選德殿帝以在位既久功未有成治效優劣苦不自覺命必大等極陳當否必大言陛下練兵以圖恢復而將數易是用將之道未至擇人以守治國而守數易是責賢之方未盡諸州長吏倏來忽去婺州四年易守者五平江四年易守者四甚至秀州一年而四易守吏姦何由可察民瘼何由可蘇

上為第二弊張說再除舊書樞密院給事中莫濟封還錄黃必大奏曰昨舉朝以為不可陛下亦知其誤而止之矣曾未周歲此命復出貴戚預政公私兩失臣不敢具草必大遂子嗣說諸章薦濟必大於是除必大建寧府必大至豐城稱疾歸久之除直學士院上曰御毬場必大曰固知陛下不意間武然太祖二百年天下屬在聖躬願自愛上改容曰卿言甚忠得非忠臣之變乎正以讎恥未雪不欲自逸爾內直宜引論金星近前星武上掌儀太子亦與臣甚危之上俾語太子必大曰太子人子也陛下命以驍馳臣安敢勸以違命陛下勿命之可也必大在翰林幾六年制命溫雅周盡事情為一時詞臣之冠除參知政事上曰執政與宰相固當和而不同前此宰相議事執政更無語何也必大曰大臣自應互相可否自秦檜當國執政不敢措一辭後遂以為當然有介椒房

卷四十一

掃葉山房

之援求為郎者上俾論給舍繳駁必大曰臺諫給舍與三省相維持豈可諭意不從失體從則壞法命下之日臣等自當執奏上喜曰肯如此任怨耶必大曰當子而不予則有怨不當子而不予何怨之有上曰此任責非任怨也除知樞密院上曰每見宰相不能處之事卿以數語決之山陽舊屯軍八千雷世方乞止孝鎮江一軍五千必大曰山陽控扼清河口若今減而後增必致敵疑揚州武鋒軍屯屯山陽者不若歲撥三千與鎮江五千同戍淳熙十四年拜右丞相封事多言大臣同異必大曰各盡所見歸於一是豈可尚同陛下復祖宗舊制命三省覆奏而後行正欲上下相維非止奉行文書也高宗升遐金賀正使至或請樽易淡黃袍御殿受書必大執不可遂為縞素服就帷幄引見每乞去上獎勞再三密宣諭比年病倦欲傳位太子須卿且留必大言聖體康寧何遽至

卷四十一

掃葉山房

倦動上曰禮莫大於事宗廟而孟襲多以病分請孝莫重於執喪而不得自至德壽宮欲不退休得乎朕方以此委卿必大泣而退十二月密賜紹興傳位親札拜左丞相留正拜右相上以內禪意諭二府二月降傳位詔翌日上古服御紫宸殿必大奏陛下異位與子盛典再見度越千古顧自今不得日侍天顏因哽咽不能言上亦泣然曰正賴卿等協贊新君光宗即位月益國公李燾草二相制抑揚不同上召燾令帖麻改定何潛為其長幼必大出判除與寧宗即位致仕嘉泰元年御史施康年劾必大白伯偽徒私植黨與自是立偽學之名以禁錮君子而必大與趙汝愚留正指為異首與諡文忠寧宗題篆其墓碑曰忠文若德之碑自號平園老農有平園集二百卷嘗建三忠堂於鄉間歐陽文忠修揚忠樂邦以胡忠簡銓皆廬陵人必大為文記之蓋絕筆也

望精選人材與圖大計時相不樂出知紹興進四川制置使平西
歸折租價歲減酒課三十八萬等語赴行在正在蜀以簡素化民
歸裝僅書數篋人服其清孝宗密諭內禪意拜右丞相一日奏事
皇太子參決侍立上顧謂太子曰留正純誠可託光宗受禪諸
立聲勢浸盛正列其招權預政狀乞斥逐上意猶未決會副參
將立謂正曰上以丞相在位久欲遷左相葉翥張杓當擇一人執
政未知孰先正奏之上大怒詔特立提舉興國宮孝宗問之曰真
宰相也紹興元年進左丞相正諱法度惜名器引趙汝愚首從班
卒與之共政用黃裳為皇子嘉王翊善世號得人嘉王感疾正言
陛下只有一子隔在宮牆外非便迎令早正元良之位入居東宮
朝夕相見甚願又奏太子天下本傳曰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廟社
稷漢文即位即建太子本朝皇子居家嫡有未出閣而正儲位者
兩宋書

卷四十一

四

補葉山房

皇子嘉王既居東宮嫡出間已久宜正儲位進封中國公乞歸政不
許初正帥蜀應吳氏世將謀去之至是朝廷議更蜀帥正言西邊
三將惟吳氏世襲兵柄號為吳家軍不知有朝廷遂以戶部侍郎
邱密行及吳挺死韓侂胄為吳氏地使吳曦世襲正力請吳曦環
衛遣張詠代挺後數歲職入攝卒檢變李端友以椒房親手詔除
鄭正舉漢明帝拒館陶公主事言端友依憑內援恐累聖德姜特
立除浙東副總督尋召赴行在正引憲宗召吐突承瑞事乞罷相
上批成命已行朕無反計卿宜自處正奏言陛下近年不知何人
獻把定之說遂至每事堅執斷不可回天下至大機務至煩事出
於是則人無異詞事出於非則眾論紛起臣恐自此以往事無是
非陛下下一持把定之說言路遂塞因繳進前後錫資及告散待罪
范村乞歸田里不許壽聖太后將以冬至上尊號同寶以正為

補葉山房

卷四十一

五

補葉山房

使於是上遣諭旨正復入都堂視事是行也待罪凡一百四十
日開寶成禮封魯國公正力辭五年正月孝宗疾革正數請車駕
過宮一日上拂衣起正引裾泣諫隨至福寧殿門退即上疏言極
激切孝宗崩光宗以疾未能執喪正奏乞早正嘉王儲位尋有手
詔廢歷事歲久念欲退閑正得之始思出國門上表請老未日願
陛下速回淵鑒追惜前非漸收人心庶保國祚正始議以上疾未
克主喪宜立皇子監國若終喪未倦勸復復設議內禪太子可
即位既而趙汝愚以內禪請於憲聖正謂建儲詔未下遽及此他
日必難處論既違以有與逃去及嘉王即位親見遣使召正還侍
御史張叔椿請議正棄國之問乃從叔椿吏部侍郎正進少傅歷
辭不拜奏言陛下勉御羣情以登大寶當遇事從簡示天下以不
得己之意實非頒爵之時韓侂胄謀預政數言都堂正使省吏
諭之曰此非知閣日往來之地侂胄怒而退後正浸失上意侂胄
從而闕之詔正判建康初劉德秀自重慶入朝未為正所知謁正
客范仲輔請為言正曰此人若留之班行朝廷必不靜乃除大理
卿德秀憾之至是為諫議大夫論正四大罪褫職嘉泰元年復少
師兼論文宣正出處大致如紹熙去國恥與姜特立並位而待罪
近郊五月復入議者猶惜其去之不勇首發大議者正嘉王儲位
遂至言者深文指為棄國或問范仲輔留趙二公處變不拘如何
仲輔曰趙同姓之卿也留則異姓之卿及置之而不聽則去則君
以為名言

胡晉字子遷蜀州人范成大薦諸朝遷著作任郎輪對論三事
一毋忽講讀官以仁宗為法二貴諫官以糾官邪責宰相以抑奔
競三廣聽納通下情又極論近侍上覽奏色動至論兩稅折變云

威稍露肯久之趙雄秉政手詔下中書問近侍姓名皆臣等固至中書執政詰其故晉臣曰近習招權丞相豈不知之即條其大者以聞上感悟自是近習廢憚累遷侍御史朱景除官未供職林栗奏意傲慢晉臣上疏留京而排栗物論歸重光宗嗣位發書樞密院事上朝重華宮孝宗謂曰嗣君重任三大臣深懷朕意上自南郊後久不御朝晉臣與丞相留正同心輔政中外帖然其所奏以溫清定省為先彌縫緝密人無知者載論文靖

趙汝愚

附 崇寧 必恩 良言 夢通

趙汝愚字子直楚恭憲王元佐七世孫居餘干縣汝愚早有大志每曰丈夫得汗青一幅紙始不負此生擢進士第一歷遷校書郎知開門張說權發書樞密院汝愚不往見率同列請詞未報會祖

南來

卷四十四

播葉山房

母訃至即日歸因自劾上不加罪遷權給事中內侍陳源有寵於德壽宮添差浙西副總管汝愚言祖宗以重責與兵卒開邊釁源不宜使居總戎之任孝宗嘉祐自今內侍不得兼兵職舊制密院文書皆經門下省張說在西府託言邊機不宜洩汝愚謂東西二府朝廷治亂所關中書庶政無一不出東省何密院不然孝宗命如舊制兼太子右庶子論知閤王抃招權預政山林外祠以集英殿修撰帥福建陞辭言國事之火者四共一謂吳氏四世專橫兵非國家之利進四川制置兼知成都諸老領相挺為邊患汝愚至悉以計分其勢孝宗謂其有文武威風召還後光宗紹熙二年召為吏部尚書先是高宗以宮人黃氏恃光宗於東宮及即位為貴妃后李氏意不能平是年冬十一月郊行司已成而風雨暴至光宗震怒及齊宿衛戚貴妃暴驚還問之惠是夕疾作內侍曉由

孝宗孝宗倉卒至南內問所以致疾之由不免有所戒責上常以五日一朝重華宮至是往往以傳旨免至會慶節上壽獨不出冬至朔賀又不出汝愚往復規諫上意乃悟汝愚又屬嗣秀王伯圭調護於是兩宮之情通光宗及后俱詣北內從容竟日四年汝愚知貢舉與監察御史汪義端有違言汝愚除同知樞密院事義端言祖宗之法宗室不為執政詆汝愚植黨沽名又論義端給舍陰附汝愚一切緘默又論汝愚發策議誦祖宗言不報汝愚力辭給事中黃裳言義端忘賢不可不黜上乃黜義端光宗之疾生於疑畏其未過宮也汝愚數從進諫光宗出問其語輒悟入輒復疑五年春孝宗不豫夏五月疾日臻光宗御後殿丞相率同列入請上詣重華宮侍疾從臣臺諫繼入開門吏以故事止之不退光宗益疑起入內越二日宰相又請對光宗令韓侂胄傳旨云宰相並出

南來

卷四十四

播葉山房

於是俱至浙江亭候命嗣秀王傳孝宗意令宰執復入汝愚等乃還第六月丁酉夜五鼓重華大闢扣宰執執私第報孝宗崩中書以聞汝愚恐上疑或不出視朝持其柩不上次日視朝汝愚以提舉重華宮關禮狀進上乃許迺北內至日晏不出宰相率百官請重華宮發喪王寅將成服留正與汝愚議介少傅吳玠請憲聖太后垂簾暫主喪事憲聖不許正等奏若皇帝不出百官相與痛哭於宮門恐人情騷動乞太皇太后降旨以皇帝有疾暫就宮中成服然喪不可無主太皇太后壽皇之母也請攝行祭禮蓋是時正汝愚之請垂簾也以國本係乎嘉王欲因簾前奏陳宗社之計使命出簾幃之間事行廟堂之上則體正言順可無後艱而吳玠素畏慎不欲與聞大計此議竟格丁未宰臣已下待對和寧門不報乃入奏云皇王嘉王仁孝風成宜早正儲位又不報越六日再請

御批云甚好明日同擬旨以進乞上親批付庫士院降詔是夕御批付丞相云歷事歲久念欲退閒留正見之思因臨朝伴仆於庭汝愚自度不得辭責念故事須坐甲以戒不虞而毀帥郭果莫有以腹心語者會工部尚書趙彥逾至召彥逾及國事汝愚泣彥逾亦泣汝愚因微及與子意彥逾喜汝愚知彥逾善果因繼曰郭果不同奈何彥逾曰某當任之約明乃復命汝愚曰此大事已出諸口豈容有所俟乎汝愚退坐屏後以待有頃彥逾至議遂定明日正以五更召與出城去人心益搖汝愚處之恬然自安謂之議不諸汝愚謀可以白意於慈福宮者乃遣韓侂胄以內禪之意請於憲聖侂胄屢奏不獲命遂巡將退關禮見而問之具述汝愚意禮令少俟八見憲聖而並憲聖問故禮曰聖人讀書萬卷亦管見有如此時而保無亂者乎今丞相已去所賴者趙知院且夕亦去矣

卷四十一

掃葉山房

言與淚俱憲聖驚曰知院同姓事體與他人異乃亦去乎禮曰知院未去非但以同姓故以太皇太后為可恃耳今定大計而不獲命勢不得不去願聖人三思憲聖問侂胄安在禮曰臣已留其俟命憲聖曰令諭好為之禮報侂胄云來早憲聖於壽皇梓宮前垂簾引執政侂胄復命汝愚始以其事語陳葵余端禮使郭杲夜以兵衛南北內禮使傳旨朝密製黃袍是日嘉王謁告不入臨汝愚曰禪祭重事王不可不出翌日禪祭羣臣入王亦入汝愚率百官詣大行前憲聖垂簾汝愚率同列再拜奏皇帝疾未能執喪臣等乞立皇子嘉王為太子以繫人心皇帝批出有甚好二字繼有念欲退閒之語取皇太后處分憲聖曰既有御筆相公當奉行汝愚曰茲事重大播之天下書之史冊須議一指揮憲聖允諾汝愚袖山所擬太皇太后指揮以進云皇帝以疾至今未能執喪曾有御

筆欲自退閒皇子嘉王擴可即皇帝位尊皇帝為太上皇帝皇后為太上皇后憲聖覽畢曰甚善汝愚奏自今臣等有合奏事當取兩君處分然恐兩宮父子間有難處者須煩太皇太后主張又奏上皇疾未平驟聞此事不無驚疑乞令都知楊舜卿提舉本宮任責遂召舜卿至簾前面諭之憲聖乃命皇子即位皇子固辭曰恐負不孝名汝愚奏天子當以安社稷定國家為孝今中外人人憂亂萬一變生置太上皇何地眾扶入素帳披黃袍方即立未坐汝愚率同列再拜導宗詣几席奠饌盡哀須臾立仗訖惟百官班帝衰服出就重華宮東廡素帳立內侍扶掖乃坐百官起居訖行禪祭禮汝愚即喪次召還留正長官僚命朱熹待制經筵丞收召士君子之在外者上命汝愚進石丞相辭曰同姓之卿不幸處君臣之變敢言功乎乃命為樞密使孝宗頗汝愚議置官非求制欲收上

卷四十二

九

掃葉山房

山陵與留正議不合侂胄因而問之出正判建康命汝愚為右丞相汝愚本倚正共事怒雖不以告及來謁故不見侂胄慙忿羅點曰公悞矣汝愚亦悟復見之侂胄終不悞自以有定策功且依託肺腑用事熹自汝愚當以厚賞酬勞汝愚不為慮右正言黃度欲論侂胄謀泄以內批斥去熹奏言陛下即位未旬月而進退宰執移去臺諫皆出獨斷而主威不免下移疏入遽出內批除熹官觀汝愚袖批還上且諫且拜吏部侍郎彭龜年陳侂胄弄威福為中外所附內批龜年與郭杲勢益張日夜謀損汝愚汝愚疎疎不虞其奸趙彥逾以嘗達意于郭杲冀汝愚引與同列至是除四川制置意不悞與侂胄合陸游日盡疏當時賢者姓名指為汝愚黨上疑汝愚侂胄薦所厚大理寺卿劉德秀內批擢為察官其黨率聯以進言路遂皆侂胄之人會羅點卒侂胄又擢京鐙代點汝愚

始孤於是陳傅良吳獵劉光祖各先後斥去羣險和附視正士為
讎而衣冠之禍始矣倂胃欲逐汝愚或教之曰彼宗姓誅以謀危
社稷則一網無遺倂胃然之擢李沐為正言奏汝愚同姓居相位
將不利社稷汝愚遂罷相國子祭酒李祥言去茂國遭大戚留正
棄相位而去官僚幾欲解散兩宮隔絕國喪無主汝愚以樞臣獨
不避殞身滅族之禍奉太皇太后命翼陛下以祭九五勲勞著於
社稷乃卒受黜黜而去天下後世其謂何李沐幼祥龍之太學生
楊宏中等伏闕言去歲人情驚疑變在朝夕當時假非汝愚出死
力定大議雖百李沐罔知攸濟當國家多難汝愚位樞府本兵柄
指揮操縱何向不可不以此時為利今上下安恬乃獨有異志乎
書上恣送五百里外獨管監察御史胡欽疏汝愚唱引偽徒謀為
不軌乘龍授鼎假夢為符貴永州安置初汝愚嘗夢孝宗授以湯

南宋書

捕桑山影

鼎背負白龍升天後翼德宗以素服登大寶蓋其驗也而議者以
為言時注義端行詞用漢誅劉屈氂唐戮李林甫事示欲殺之
趙師召上書乞斬汝愚汝愚怡然就道至衡州病作為守臣錢葵
所窘暴斃天下冤之倂胃誅復原官論忠定理宗詔配享寧宗廟
庭進封周王長子崇憲

崇憲字履常淳熙八年以取應對策第一時汝愚侍立殿上降再
拜以謝孝宗顧近臣曰汝愚年幾何已有子如此越三年進士對
策擢甲科汝愚死崇憲闔門自處居數年復汝愚官崇憲升籍
田令制曰爾先人有功王室中更讒毀思其功而錄其子國之典
也崇憲拜命感泣力辭以為先人之冤未悉昭白而其孤先被讒
光非公朝所以勸忠孝厲廉恥之意復引陳瓚論司馬光呂公著
復官事申言之乞下三省集議若先臣心迹有一知言者所論即

近日恩典皆為冒濫如公詢果為誣讒乞昭示中外使先臣譴謗
既辨而憲聖權佑之功德益顯然後申飭史館改正誣史詔兩省
史官考訂以聞及誣史未正復進言前日史官徒以權臣風旨刊
舊史焚元稿畧無留難今詔旨再三莫有慨然奮直筆者何小人
敢於為惡而謂之君子者顧不能勇于為善耶聞者愧之嘗因閱
兩求言上封事謂今日有更化之名無更化之實人才國之元氣
而忠鯁損廢之士死者未盡有錄存者未悉褒揚言論國之風采
其間輪忠亡隱有所規益者豈惟獎激勿加蓋亦罕見施用媿安
取容無所建明者豈惟黜罰弗及或乃遂閉通顯至若勉聖學以
廣聰明教儲貳以固根本或宰輔大臣同寅肅恭以濟艱難責待
從臺諫思職盡規以宣德嚴防左右近習竊弄之漸察廢檢餘黨
羈同之萌皆懇懇為上言之知江州瑞昌民負茶引錢新舊果積

南宋書

捕桑山影

困不能償死則以責其子孫猶弗貸會新券行視舊規幾倍徙崇
憲嘆曰負茶之民愈困矣亟請以新券一償舊券二詔從之遷轉
運判初汝愚捐私錢百餘萬創養濟院俾四方貧旅之疾病者得
藥與食歲久復移為它用崇憲至尋脩復立規約數十條以愈疾
之多寡為賞罰棄兒於道者亦收鞠之為廣西經界安撫嚴民吏
交通之禁使邊民相什伍寇至則鳴鼓召眾先後掩擊俘獲者賞
不至者有德
必愿字立夫崇憲子也嘉定中知全州陸辭奏乞下道江二州訪
周惇頤之後知台州一循大父之政詔以汝愚配享寧宗從必愿
請也還右司郎中引見疏言陛下英明密運斷出於獨斷欲一切
有勇徑之疑策免二相銷天變也去者固難以復留留者恐終

西門良淳率眾守夜就姜舍陞上先是朝廷遣吳國定授宜興與已危不敢往乃如安吉見良淳良淳見其慷慨大言意其可用也請於朝留戍安吉已而國定開門納外兵入城呼曰眾散元帥不殺汝於是眾號泣散夫良淳命車歸府兵止之曰事至此侍郎當為自全計良淳叱去之命家人出避乃閉閣自經有兵士解救之復蘇眾羅拜泣曰侍郎何自苦逃之猶可求生良淳叱曰我豈逃生者耶眾猶環守不去良淳大呼曰爾輩欲為亂耶眾涕泣出復投綴而死

彥逾魏悼王後叔高曾孫也累遷四川總領將入境利西帥吳挺遣屬吏安丙來迎彥逾見即喜其人從容問之曰太尉統眾六萬得無虛稱乎丙以情告彥逾遣挺書俾捐虛籍數千以寬四川之賦挺不敢隱改知鎮江郡道早饑彥逾發粟賑民賴以濟孝宗南幸

卷四十四

古

補葉山房

崩光宗疾不能持喪樞密趙汝愚議立嘉王欲倚殿帥郭某為用遣范任告之某不應汝愚乃密告彥逾以翼戴之議彥逾大喜郭某嘗被誣彥逾為白於帝某德之遂馳告某曰彥逾與樞密弟能謀耳太尉為國虎臣當任其責某許諾遂領兵為衛寧宗即位汝愚謂彥逾曰我輩宗臣不當言功會留正免相汝愚登右揆彥逾改四川安撫制置使為政不擾蜀人便之彥逾始與汝愚協濟太計冀汝愚引已共政及外除觖望乃謂汝愚吳挺卒朝廷用邱岳議併利西安撫於東路以革世將之弊而彥逾奏復利西安撫鎮以武帥其後吳職生變人以是咎彥逾云

李祥字元德無錫人為錢塘縣主簿時姚憲尹臨安以巧發為能每事下有司必曰服乃已嘗試一武臣子無實祥坐譴自甘憲具論如祥意上駭曰朕幾誤矣歷遷國子祭酒趙汝愚去國祥疏爭

之曰頃壽皇崩兩宮隔絕留正棄印亡去汝愚不與滅族決策立陛下天下復安社稷之臣也奈何無念功之意使精忠巨節拂鬱黯闇何以示後世言者劾罷之卒諡肅簡

楊宏中字克甫福州人補國子生韓侂胄引李沐為右正言論罷趙汝愚鳳永州國子祭酒李祥博士楊簡連疏抹爭俱被斥宏中曰師儒能辨大臣之寃而諸生不能留師儒之去於誼安乎眾莫應獨林仲麟徐範張衡蔣傳周端朝五人願頂其議遂上書曰自古國家禍亂之由初非一道惟小人中傷君子其禍尤慘黨錮蔽漢朋黨亂唐大率由此元祐以來邪正交攻卒成靖康之變臣竊見近者諫臣李沐論前宰相趙汝愚數談夢兆擅權植黨將不利於陛下以此加誣實不其然汝愚乞去中外吝憤而言者以為父老懼呼蒙蔽天聽一至於此章穎力辨其非首遭斥逐聞者已駭

卷四十四

五

補葉山房

既而李祥楊簡相繼抗論毅然求去告假幾月祥類皇皇一旦有外補之命言者惡其扶植正論極力舐排同日罷六館之士為之憤惋涕泣今李沐自知邪正不兩立而公論之不直已也乃欲盡去正人以便其私於是託朋黨以罔陛下之聽臣謂二人去之不足惜恐消長之機於此一判則靖康已然之監豈堪復見今日耶陛下方將正三綱以維人心采羣議以定國是遽聽奸回樂疑善類此臣等所未諭也伏願特旨磨斷念汝愚之忠勤察祥簡之非黨灼李沐之同邪明示好惡李沐以謝天下還祥簡以收士心臣雖身膏鼎鑊實所不辭書奏不報則繳副封於臺諫侍從佞胄大怒六人皆編置天下號為六君子寧宗幸學特旨發還開禧元年宏中登進士第教授南劍州守余曠故相端禮子與之相得其惟遷武學博士時諫官應武論一學官宏中丞試策士及其故

武聞而銜之秋戊祀武成王祭酒行事故事博士攝亞獻至是不命去中宏中白於祭酒於是武劾去中與同列就且謂其激矯不自愛遂判潭州以親老請祠卒

徐範侯官人既署名宏中疏聞士有恩謂謂者亦止範範曰業已書名矣尚何變遂編管五百里禁制十餘年登嘉建元年進士遷國子主簿入對言時平當裁不急況多事之秋哉歷起居郎卒

余端禮附錄

余端禮字處恭龍游人知烏程縣民間賦丁絹錢率三民出一縑不輸絹而折其估一縑千錢後增至五千民不勝病端禮詣中書陳便宜茂蠲絹錢六萬孝宗召對端禮言謀敵決勝之道有聲有實漢武乘匈奴之困漠南無王庭者解其氣而服之所謂先聲而後實也越謀吳則不然外謀盟好內修武備教習之士益精而獻遺之禮益密用能一戰而霸者伺其機而圖之所謂先實而後聲也今日之事異於漢而於越相若觀變察時則機可投矣古之投機者有四有投隙之機有擣虛之機有乘亂之機有承弊之機因其內弊而擊之若匈奴困於三國之攻而宣帝出師此投隙之機也因其外患而伐之若夫差率於黃池之役而越兵入吳此擣虛之機也敵國不道因其離而舉之若晉之降孫皓此乘亂之機也敵人勢窮躡其後而蹙之若漢高之追項羽此承弊之機也機未至不可以先已至不可以後上喜曰卿可謂通事體矣遷太常少卿詔以來歲所殺上帝仲春躬耕籍田令禮官討論明道故事端禮言所殺之制合祭天地於圜丘前期享於太廟視冬至郊祀之儀此國朝故事也若乃明道之制則以宮中火後考室落成故

南書

十六

補葉山房

於太安殿恭謝天地此特一時謝災之事詔太常禮部集議有可以義起者端禮曰禮固有可義起至於大體則不可易古者郊而後耕以其於郊故謂之郊猶祀於明堂故謂之明堂如明道謝災之制則與所殺異上為之止光宗立擢同知樞密院事與州帥吳挺死端禮謂樞密趙汝愚曰吳氏世握蜀兵今若復令承襲將為後患汝愚是其言合辭以奏上意未決端禮言置大將軍而非其人是無蜀也今軍中請帥而遲遲不報人將生心不聽後挺子曦卒以蜀叛如端禮言上以疾不朝重華宮孝宗崩又不能發喪人情惴然端禮謂宰相留正曰公獨不見唐肅宗時朝華臣發哀太極殿故事乎宜請皇太后代行祭奠之禮大皇太后垂簾策皇子嘉王即皇帝位王流涕遜避端禮奏太上違豫大喪之主太皇太后非為陛下計為宗社計今堅持退讓是守匹夫之小節而昧天子之大孝也肅宗變然收淚不得已側身就御坐之半端禮與汝愚再拜固請肅宗乃正御坐退行禮祭禮汝愚去右相位端禮代之始端禮與汝愚同心共政汝愚嘗曰士論未一非余處恭不能任及韓侂胄以傳道之勞竊竊威柄汝愚欲斥之謀泄而汝愚逐端禮不能退但長吁而已進左丞相端禮在相位林年頗知權護善類然為侂胄所制鬱鬱不懷志遂稱疾求退罷論忠肅

南書

十六

十七

補葉山房

劉穎字公實西安人張浚留守建康金師初退府索民租未入者穎白浚言師旅之後宜先撫摩當盡蠲通賦山是知之遣其子枋與游召提舉浙西常平還澂水湖以泄吳松江三水禁民侵築每使通塞大流民田賴之除江西運判江州德化縣田逃徙大半守乞蠲稅不報穎以見種之稅均於荒萊民願耕者第減之上供自若而逃田盡復以寶謨閣直學士致仕穎曰浙西請外凡徙靡節

十餘年有以淹速訊之類笑曰吾所欲也其在從班日韓侂胄與周旋方居中用事類謝絕之嘗言士以不辱身爲重其爲少宗正而丞相趙汝愚過相過於廢寺泥雨不能伸足倚僧牀立語曰寄謝余參政某雖去而人才猶在朝廷幸善待之類曰相公人才即參政人才也使果賢參政之責非宰相之憂也端禮繼相善類多所全佑類之助云

贊曰益公端謹正色治朝魯公純誠臨變能定周王塞塞大事不惑古社稷臣無疆惟烈處恭善匡國謀所宅

南宋書列傳卷第三十二終

市朱書

大

掃葉山房

徐誼樓鑰等列傳第三十三

南宋書卷第四十一

明錢士升增削許重熙贊

掃葉山房校刊

徐誼 劉光祖 詹體仁 彭龜年 黃裳 羅點

徐誼字子宜溫州人累官太常丞孝宗臨御久事皆上決執政惟奉旨而行誼諫曰若是則人主日聖人臣日愚陛下誰與其功名乎及論樂制誼對以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破其官壞上改容曰卿可謂不以官自脩矣光宗初受禪誼奏三代聖王有志誠而無權衡遷左司郎中孝宗疾棘上久稽定省誼入諫退告宰相曰上目朕不晦意思恍惚真疾也宜進皇子嘉王參決孝宗崩上不克喪祭奠有祝有司不敢攝百官皆未成服及將禪正憂懼仆於殿庭而去誼以書譴趙汝愚曰自古人臣欲爲忠則忠爲奸則姦忠姦雜而能濟者未之有也公內雖心惕外欲坐觀非雜之謂歟

國家安危在此一舉汝愚問策誼曰此大事非憲聖太后命不可寧宗卽位侂胄以賞薄缺望誼告汝愚宜飽其欲而遠之不聽汝愚雅器誼除授建明多咨訪誼隨事裨助不避形迹怨者甚衆嘗勸汝愚早退汝愚亦自請名在屬籍不宜久司揆事願因阜陵訖事以去寧宗已許之侂胄出入禁中無度誼密收汝愚無計防之乃直面諷侂胄侂胄疑將排已首謁誼退東裝翼誼還謁留之通殷勤誼不往吏部侍郎彭龜年論侂胄罪狀侂胄疑汝愚誼知其情益怨恨以御史劉德秀疏責誼南安軍安置久之爲江淮制置使初金攻廬楚不下留兵緩濠州以待和時抄掠淮人在建康者以數十萬計誼盡夜捐橐益張備禦請專捍敵勿從後移知隆興卒誼與紹興老將接於行陣之法分數奇正皆有指授爲圖式後謚忠文

劉光祖字德修簡州人登進士第廷對言陛下睿察太精宸斷太嚴求治太速喜功太甚又言陛下射獵甲冑間駭馳馬一旦有警豈能親董六師以督戰乎夫人主自將危道也臣恐越馬之事敗人聞之適以貽笑不足示武淳熙五年召對論恢復事曰人臣獻言不可不察其一不量可否勸陛下輕出驟進則是即日誤國其一不思振立苟且偷安則是久遠誤國光宗即位殿中侍御史關上方嚴其選宰臣留正舉光祖上曰久在朕心矣光祖入謝因論近世是非不明則邪正互攻公論不立則私情交起本朝士大夫學術議論最爲近古初非有強國之術而國勢尊安至慶歷嘉祐盛矣不幸壞於熙豐之邪說疎棄正士招徠小人幸而元祐君子起而救之末流大分事故反覆紹聖元符之際羣凶得志其論既勝其勢既成崇觀而下尚復何言臣始至時聞有議此道學之說

宋史卷一百一十一

楊東山

中更外親去國六載已憂兩議之各甚而恐一旦之交攻也逮臣復來其事果見因惡道學乃生朋黨因生朋黨乃罪忠諫嗟乎以忠諫爲罪其去紹聖幾何劾罷戶部尚書葉翥中書舍人沈揆結近習圖進用言比年以來士大夫不慕廉靖而慕奔競不尊名節而尊爵位不樂公正而樂軟美不敬君子而敬庸人既安習以成風謂苟得爲至計良由前輩老成零落殆盡後生晚進議論無所據依學術無所宗主正論益衰士風不競幸詔大臣妙求人物朝野所共屬者二十人參錯立朝國勢自壯孝宗不豫上久不遇宮光祖致書留正趙汝愚曰上未過宮宰執不可歸安私第林氏二閣自以獲罪重華日夜交謀其間宜用韓魏公遂任守忠故事以釋兩宮疑謗大臣亦當收兵柄密布腹心俾緩急可仗寧宗即位遷起居郎集議卜孝宗山陵與朱熹皆謂會稽山林土薄水淺

乞議改卜既而熹與祠光祖言漢武帝之於汲黯唐太宗之於魏徵仁宗之於唐介皆聖怒旋悔熹爲今宿儒又非三臣比一旦無故去之可乎不聽爲劉德秀劾罷韓侂胄擅朝達目士大夫爲僞學禁錮之光祖撰涪州學記謂學之大者明聖人之道以修其身而世方以道爲僞小者治文章以達其志而時方以文爲病好惡出於一時是非定於萬世諫官張釜指爲謗訕比之楊惲謫房州吳職叛光祖自郡守焚其榜通衢且馳告帥守司運衛以抗賊職誅則以書屬宣撫楊輔誦行營田前日荆襄民者悉收之公上以省餉軍費侂胄誅知潭州府請改正憲聖恩皇太后諱曰先是后崩以郊禮期迫六月宣遺詔改從本日從之卒諡文節趙汝愚稱光祖論諫激烈似蘇軾懇惻似范祖禹世以爲名言詹體仁字元善浦城人光宗即位累除太常少卿陞對百陳父子

宋史卷一百一十一

楊東山

至恩之說謂易於家人之後次之以朕朕之上九曰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夫疑極而惑凡所見者皆以爲寇而不知實其親也孔子釋之曰遇雨則吉羣疑亡也蓋人倫天理有間隔而無斷絕方其未通也淫鬱煩憤若不可以終日及其汗然而釋如遇雨焉何其和悅而條暢也伏惟陛下神心昭融凡厥疑情一朝渙然以承兩宮之歡以塞兆民之望孝宗崩體仁率同列抗疏請駕詣重華宮親臨祥祭時趙汝愚將定大策密令體仁及徐誼達意少保吳玠請憲聖太后垂簾爲援立計時議大行皇帝諡體仁言壽聖皇帝事德壽二十餘年極天下之養諒陰三年不御常服漢唐以來未之有也宜諡曰孝卒用其言孝宗將復土體仁言永陵地勢卑下非所以安安神靈與宰相異議者竟以論山陵事罷之退居嘗川日以經史自娛人莫窺其際始體仁使浙右時蘇師旦以得吏

執役後倚倪胃職躋大官三遣介通殷勤體仁曰小人乘君子之器禍至無日矣未幾果敗倪自是議開邊一時爭談兵以規進用體仁移書廟堂言宜遵養俟時皇甫賦自以為將家子好言兵體仁謂斌必敗已而果敗開禧二年卒貞德秀從其游問居官漁民之法體仁曰盡心平心而已盡心則無愧平心則無偏世服其確論

彭龜年字子壽臨江軍人薦除太學博士劉光祖以論吳端從龜年貽書宰相云祖宗嘗改易差除以仲慶諫言不問改易差諫以仲偉臣之私光宗不朝重華宮龜年以書諫言宰相侍從臺諫但能仗父子之義責望人主至於疑門之恨盤回不去曾無一語及之今內侍間謀兩宮者固非一人獨陳源在壽皇朝得罪至重近復進用外人皆謂離間所自宜亟發威斷首逐陳源然後負罪引慝以謝壽皇使父子歡然宗社有永非除起居舍人龜年述祖宗之法為內治聖鑑以進光宗曰祖宗法甚善龜年曰臣是書大抵為宦官女謁之防此曹若見恐不得數經御覽光宗曰不至是他日龜年奏臣所居之官以記注人君言動為職車駕不遇宮問安如此書者又數十矣恐非所以示後有旨幸玉津園龜年奏不奉三宮而出宴遊非禮也又言陛下誤以臣充嘉王府講讀官正欲臣等教以君臣父子之道臣聞有身教有言教陛下以身教臣以言教者也壽皇病革連三疏請對不獲命屬上視朝龜年不離班位伏地扣額久不已血漬髮髻光宗曰須用去龜年言陛下屢許臣一入宮則又不然內外不通臣實痛心同知樞密余端禮曰扣額龍扉曲致忠懇臣于至此為得已乎上云知之軍宗受禪是夕召對寧宗盛頷云前但聞建儲之議豈知遽踐大位

卷四十一

楊東山房

泣辭不獲至今震悸龜年奏此乃宗祏所係陛下安得辭因奏往朝南內定過宮之禮寧宗初奉安宮至則寢門已閉拜表而退時議欲別建泰安宮而光宗無從宮之意龜年言古人披荆棘立朝廷尚可布政出令況重華一宮豈為不足者於是宮不果建遷中書舍人劉慶祖臣帶達郡承宣使而以隨龍人落階官龜年繳奏上批可與書行龜年奏臣非為慶祖惜此一官為朝廷惜此一門耳使不可行豈敢因再令而遂書哉一日御筆朱書黃裳陳傅良等十八姓名示龜年云十人可充請官否龜年對曰陛下若招徠一世之傑如朱熹輩方厭人望不可專以潛邸學官為之龜年知事勢將變會暴雨震雷因極陳小人竊權號令不時之弊充金國弔祭接待使初朱熹與龜年約共論弊仇出之於會龜年護客熹以止疏見細龜年聞之陸奏云始臣約熹同論此事今熹既罷臣宜併出不報迫倪胃用事權勢重於宰相於是條數其姦諂不去必為後患上覽奏甚駭曰倪胃朕之肺腑不謂如此批下中書云倪胃祠已乃復入龜年上疏求去詔倪胃與內祠龜年與郡慶元二年以呂某言落職龜年善惡是非辨析甚嚴晚既投閒悠然自得自偽學有禁士大夫鮮不變者龜年於關洛書益加涵泳扁所居曰止堂蓋始終特立者也開蘇師曰建節曰此韓氏之陽虎其禍韓氏必矣及聞用兵曰禍其在此乎卒後倪胃謀賜諡忠肅黃裳字文叔善城人調巴州通江尉時蜀中餉師名為和雜實則取民家賦漢中行諷總領李繁素為罷韓氏便之遷國子博士光宗登極裳進對謂中興與守成不同出攻入守當據利便之勢不可不定行都富國強兵當求功利之實不可不課吏治抑內禦外當有緩急之備不可不立重鎮遷嘉王府判官講春秋王正月曰

卷四十一

五

楊東山房

周之王即今之帝也今之郡縣即古之諸侯也故春秋必書王正月所以一諸侯之正朔今天下境土比祖宗時不能十之四然猶踴與蜀荆廣閩越二百州任吾民者二百州守也苟不能統御何以服之王意益向學於是作八圖以獻曰太極曰三才本性曰皇帝王伯學術曰九流學術曰天文曰地理曰帝王紹運以百官終焉王謂人曰黃翊善之言人所難堪惟吾能受之他日王過重華宮壽皇問所讀書王舉以對壽皇曰數不太多乎王曰講官訓說明白忧心樂之不知其多也蒙久侍王邸每歲誕節則陳詩以寓諷管製渾天儀輿地圖欲王觀象則知進學如天運之不息披圖則思祖宗境土半陷於異域而未歸其後又以王所講三經爲詩三章以進王喜爲置酒手書其詩以賜之上嘗侍宴宮中從容爲光宗誦酒誥曰此黃翊善所教也紹熙三年試中書舍人時武備廢弛蒙論荆襄形勢居吳蜀之中其地四平若金人擄襄陽據江陵接兵以守則吳蜀中斷此今日邊備之最可憂也宜分鄂清兵一二萬人屯襄漢間以張形勢不省未幾除給事中趙汝愚同知樞密院御史汪義端醜詆汝愚蒙奏汝愚如青天白日奴隸知其清明義端所見皆奴隸之所不如不可以居朝列於是義端與郡蒙在鎖閣甫一月封駁無慮十數韓侂胄落階官蒙繳其命光宗不過重華宮蒙苦言之上曰內侍楊卿告朕勿過蒙請斬卿卿不報蒙嘗病疽及是憂憤創復作又奏臣竊惟致疑之因有四陛下母乃以焚廩浚井之事爲憂乎壽皇之子陛下下一人壽皇之心憂陛下甚切有以知其必無也又無乃以肅宗之事爲憂乎壽皇當未倦勤親執神器授陛下明皇之事不可同日而語又無乃以衛輅之事爲憂乎輅與前廢父子爭國壽皇病且老以天下付陛下

下非有爭心又無乃以孟子責善爲疑乎壽皇願陛下爲聖帝善之心非賊恩也以理推之初無一之可疑者乃君貴爲天子不以孝聞敵國聞之將肆輕侮此可疑也小人將起爲亂此可疑也中外官軍豈無他志此可疑也及今幡然改過整聖駕謁兩宮以交父子之歡則天下慕義矣會壽皇不豫中外憂危震抗聲諫上起入宮蒙挽其裾隨之至宮門揮涕而出乃連章請外謂臣職有三曰待制曰侍講曰翊善今不過宮有勅子道前後三諫不加聽是待制之職可廢也不問安不視疾大義已喪復講何書是侍講之職可廢也陛下不能以孝事壽皇臣將何說以勸皇于是翊善之職可廢也因出關待命及聞壽皇遺詔乃亟入臨窆宗即位蒙病不能朝改兼侍讀力疾入謝奏曰臣愚數年之後左右迎合因謂陛下事決外庭權不歸上委任大臣不能如今日之事矣大以萬幾之衆非一人所能酬酢苟不委任大臣則必借助左右小人得志陰竊主權臣之所憂者一也臺諫之言曰關聖聽或斥小人之過或暴近習之罪逆耳之言不能無厭左右迎合因謂陛下人主不能自由獎用臺諫不能如今日之重矣臺諫昨舌閉口無所論列君子曰退小人曰進矣臣之所憂者二也又引魏徵十漸爲戒懇懇數千言又奏言陛下近日所爲頗異前日除授之際大臣多有不知臣聞之憂甚而病劇蓋是時韓侂胄已潛弄權柄而宰相趙汝愚未之覺故蒙先是言之及病革時時獨語曰五年之功無使一日蹶之度吾已不可爲後之君子必有能任其責者遂口占遺表而卒蒙每講讀隨事納忠氣平而辭切事該而理盡與人言傾盡底蘊恥一書不讀一物不知推賢樂善出乎天性嘉定中賜諡忠文

羅點字春伯仁人蜀通國子編修歲早言點上封事謂今時
衰敝日甚議論凡陋無所可否則曰得體與世浮沉則曰有景眾
皆點已獨言則曰沽名眾皆濁已獨清則曰立異此風不革陛下
雖欲大有為於天下未見其可遷祕書郎寧宗時為皇孫點兼教
授入講至哺時不輟左右請少憩點曰皇孫務學不休奈何止之
歷太常少卿光宗立被命使金告登寶位會金有國喪追點易金
幣點曰登位吉事也必以吉服從事又請點不當稱寶位點曰聖
人之大寶曰位不加寶字何以別至尊金人不能奪上嘗謂點卿
舊為宮僚非他人比無憚啟告點曰君子得志當少小人得志當
多蓋君子志在天下行必直道言必直論往往不忤人主則忤貴
近不忤貴路則忤時俗小人志在一已所行所言皆取悅之道若
昔明王念君子之難進則極所以覆護之念小人之難退則盡所
以隄防之又言人主憂勤則臣下協心偷安則臣下解體今道途
在言皆謂陛下視朝勉強聽斷斷意不在事而宮中燕遊之樂錫養
奢侈已騰眾口強敵對境此聲豈可出哉紹熙三年日長至車駕
將朝賀重華宮既而中輟點奏陛下已涓日過宮壽皇必引領以
俟陛下常入於朋友且不可以無信况人主之事親乎嘗召對便
殿點言近者中外相傳謂陛下溺於酒色果有之乎上曰無是點
曰臣固知之竊意宮禁間或有撓拂之事姑以酒自遺耳上猶未
過宮點又奏竊聞嘉王生朝稱壽禁中父子歡洽豈不上念兩宮
延望之意因求去不許上將幸玉津園點請先過重華宮曰陛下
為壽皇子深居不出久虧子道眾口謗譏禍患將作不可不慮上
曰卿等可為朕調護之黃裳對曰父子之親何俟調護上曰朕心
未嘗不思壽皇點對曰陛下久闕定省雖有此心何以自白及壽

卷四十一

八

補葉山房

皇不豫點隨幸執班進諫上拂衣起幸執引上御點泣奏曰壽皇
疾勢已危不及今一見後悔何及羣臣隨上入至福寧殿內侍圍
門衆慟哭而退越三日詔引點入點奏前日迫切忠舉指失禮
陛下救而不誅然引裾亦故事也上曰引裾可也何得輒入宮禁
乎點引辛毗事以謝壽皇上請上奔喪許而不出拜遺詔於重華
宮點前後與侍從列奏諫請帝過宮者凡三十五疏自上奏者又
十六章而奏疏重華上書嘉王及對面口奏不預焉寧宗嗣位人
心始定拜點簽書樞密院事上有事則堂點處從齊宮得疾卒謚
文恭宰相趙汝愚嘗泣謂寧宗曰黃裳羅點和羅論謂二臣不幸
天下之不幸也

樓鑰 李天性 黃度 林大中 陳騭 湯壽潛

樓鑰字大防鄞縣人隆興元年試南宮考官胡銓稱之曰此翰林
才也歷知温州屬縣樂清倡言方臘之變且復起邑令捕數人歸
於郡鑰曰罪之則無可坐縱之則賊民編其為首者而驅其徒
出境民言遂定堂貼問故鑰曰蘇洵有言有亂之形無亂之實是
謂將亂不可以有亂急不可以無亂弛丞相周必大心善之光宗
嗣位召對奏曰今之網密甚矣望陛下軫念元元以設禁為不得
已凡有初意增益者廢而勿行所以保養元氣除考功郎吏銓多
所壅底鑰革去之曰簡要清通達尚書郎之選擢中書舍人繳奏
無所迴避禁中或私請上曰樓舍人朕亦憚之不如且已聖政會
要書成將進重華又展更日鑰言聖政之書全載壽皇一朝之事
玉牒會要足成淳熙末年之書幸速定其日以全聖孝光宗內禪
詔書鑰所草也有云雖喪紀自行于宮中而禮文難治於天下薦
紳傳誦之鑰給事中乞正太祖東轡之位別立停相廟以代夾室

卷四十一

九

補葉山房

順祖翼祖宣祖之主皆藏其中給祭卹廟而喪從之朱熹以論事
件韓侂胄除職與郡鎬奏留不報趙汝愚謂人曰樓公當今人物
也又與林大中奏留彭龜年不聽尋奪職侂胄誅起鎬為翰林學
士時鎬年過七十精敏絕人詞頭下立進草院吏驚詫入朝陛
辭班帝視鎬曰久不見此官矣時和好未定金求韓侂胄百鎬言
和好待此而決姦寬已斃之百又何足惜詔從之進參知政事位
兩府者五年求去薨謚宣獻鎬文辭精博自號政婢主人
李太性字伯和四會人其先御史積中入元祐黨籍始家豫章大
性進典故辨疑百篇皆本朝故實蓋同羅氏野史可以日歷實
錄核其正外率有據依孝宗嘉之差判楚州郡守都統欲撤城移
他所大性謂楚城實晉義烏間所築最堅奈何以脆薄易堅厚乎
持不可累遷工部郎陳傅良彭龜年黃度相繼去抗疏言數人之
心皆本愛君知其愛君任其去而不顧臣竊寒心孝宗崩光宗不
能執喪大性疏言今日之事顛倒外逆況金使祭貧常引見於北
宮素帷不知是時猶可以不出乎柩弓曰成人兄死不哀聞子阜
將為宰遂為衰成人曰兄則死而子阜為之衰蓋言成人畏子阜
之來方為制服其服乃子阜為之非為兄也若陛下必待使來然
後執喪悲貽議中外朝論將用兵大性條陳利害韓侂胄意出
知江陵充荆湖制置使江陵當用兵後饑饉疾疫大性首議賑貸
邊郡武爵木以勵士冒濫滋眾大性劾兩路戎司冒受逃亡副身
凡三千四百九十有七道率繳上腰抹左選為之一清江陵舊使
銅鑼錢重楮輕民持貫入市有終日不得一錢者大性奏依襄鄧
例通用鐵錢於是錢貨流通除刑部尚書丐祠卒諡文惠李氏自
積中三世官於朝父子兄弟相師友而大性與弟大異大東並躋

從列為名臣云
黃度字文叔新昌人守監察御史光宗不過重華宮度切諫又與
林大中和叔永康人光宗受禪除監察御史疏言臣昨簿正奉
常寶陪廟祀見其祝於神者或舛於文稱於神者或訛其字所宜
厚者或簡不虔所宜先者或廢不用更制器服或歲日大陳夙興
行事或時刻太早是皆禮意所未順人情所未安也陳賈以靜江
守入奏大中論其庸回亡議紹興二年雷電交作乃上疏曰仲春
雷電大雪繼作以類求之則陰勝陽之明驗也當辨邪正母使小
人聞君子當思正始之道母使女謁得行馬大同為戶部大中劾
其用法峻上欲易置他部大中曰是皆為刑部固以深刻稱不報
大中求去與都初占星者謂朱熹曰某星示變正人當之其在林
和叔耶至是熹貽書朝士曰聞林大中入臺無一事不中的去國

三節風義凜然當於古人中求之尤表樓鑰疏云大中言官當與
被論者有別寧宗即位召遷給事中韓侂胄求請大中接之無他
語陰請內交大中笑而却之侂胄怨山此始會彭龜年抗論侂胄
侂胄與內祠龜年與郡大中同樓鑰繳奏曰陛下眷禮僚舊一旦
龍飛延問無虛日不三數月間或死或斥賴龜年一人尚留今又
去之四方謂其以盡言得罪恐傷政體且一去一留恩意不侔去
者自遠不復侍左右留者內祠則名見無時請留龜年經延命侂
胄外任則事體適平有旨龜年已為侵異侂胄本無過尤可重者
行大中復奏不聽呂祖儉以上書攻侂胄請置詔州大中抹之汪
義端為御史以論趙汝愚去至是侂胄引為右史大中駁之遂削
職大中罷歸屏居十二年作園壩潭之上客至輒把菊取溪魚鰓
酒賦詩時事一不以掛口客或勸大中通侂胄書大中曰吾為省
時一言承意豈防唐至今日耶客曰縱不求福亦免禍大中
曰禍不可求而得禍記可懼而免乎侂胄誅召試吏部尚書嘗議
議和事上曰朕不憚屈已為民講和之後亦欲與卿等輩侂胄弊
政作家活耳大中頓首賀語所親云吾年垂八十豈堪勞勩徒以
和議未成恩體承聖訓以革弊作為經久計儻初志客遂即乞身
歸矣卒諡正惠

蘇植者將帥於近習則賄賂行不求議論則過失彰不謹舊章則
取舍錯妄飲不時則精神昏賜子無節則財用竭皆切時病寧宗
即位知樞密院事趙汝愚為右相駁素所不快未嘗同堂語汝愚
擬除劉光祖作御史駁奏曰劉光祖舊與臣有隙光祖入臺臣請
避之汝愚愕而止時彭龜年論韓侂胄將為國患不報於是龜年
侂胄俱請祠駁曰以閤門去經筵何以示天下龜年竟外補侂胄
與人曰彭侍郎不貪好官固也元樞亦欲為好人而遂與邪謀告
老卒諡文簡

要機字彥發嘉興人擢監察御史蘇師旦怙勢妄作獨憚機韓侂
胄議開邊機謂恢復名非不美今上卒囑逸還驅於鋒鏑之下一
且兵連禍結奈何侂胄不悅遷右正言詔遣官論則機曰使往
慰安人情則可必欲開邊廢弊不能從也泗州提聞愈增憂危且
言宋書

若此成功以據列聖之宿憤老臣雖死亦幸但恐進銳退速禍
益深耳鄧友龍劾其異議機遂罷侂胄誅歷進參知政事卒
賜諡潯陽人國子博士疏留朱熹直聲大聞於時與韓侂胄陳自
強不合屢嗾言者中傷奉祠閑居之日多於揚歷屬辭務持大體
起復制詞有清風峻節語

贊曰正人立朝如樹松柏忠誼有扶回互則斥上飢其膝下
享其澤孝終享初諡隆矣抑不有君子其何能國

倪思王介等列傳第三十四

南宋書卷第四十二

明錢士升增削許重熙贊

掃葉山房校刊

倪思 王介 附子 項安世

王阮 游仲鴻 附子 以

柴中行 胡夢昱 楊大全

何異 孫逢吉 章穎

莊夏 戴溪 曾三聘

徐邦憲 宋德之 黃輔

倪思字正甫歸安人累遷著作郎光宗即位典與尤袤對掌故事行三制並宣學士上欲試思能否一夕併草除公師四制詞精敏在廷誦嘆奏言陛下受禪金主亦新立欲制其命必每事有以勝之初孝宗置封樞庫會有詔發緒錢十五萬入內帑思請母發且曰往歲所入約四百六十四萬緡所出之錢不及二萬非痛加撙節則封樞自此無儲遂定議犒軍歲以四十萬緡為額又言唐制使諫官隨宰相入閣今諫官月一對耳乞許同宰相宣引庶得從容論奏除禮部侍郎上久不遇重華宮思疏十上言多痛切會上召嘉王思言壽皇欲見陛下亦猶陛下之於嘉王也上為動容時李皇后浸頂政思進講美氏會齊侯於濠因奏人主治國必自齊家始家之不能齊者不能防其漸也始於衰狎終於恣橫卒之陰陽易位內外無別甚則離間父子漢之呂氏唐之武韋幾至亂亡不但魯莊公也上悚然趙汝愚同侍經筵退與人曰諫直如此吾黨不逮也出知紹興寧宗即位召入學士院倪思先以書致殷勤曰國事如此一世入望豈宜專以潔已為賢思報曰但恐方拙不能徇時好耳時召名者未引對先謁倪思思曰私門不可登矧未見君乎遠人見首論言路不通自呂祖儉蒞徒而朝士不敢輸忠自呂祖泰編黨而布衣不敢極說又言蘇師旦賊以巨萬封尚不照戮以謝三軍皇帝弑喪師變漢李昫敗績准何泰世輔

漢散蜀道皆罪大罰輕又言士大夫寡廉鮮恥列拜於勢要之門甚者何蜀門賈稱門生不足解思生思主甚至於恩父者諛文豐賂又在所不論也倪思聞之大怒思既退謂倪思曰公明有餘而聽不足堂中剖決如流此明有餘為蘇師旦蒙蔽此聽不足也周筠與師旦並為姦利師旦已敗筠尚在入言平章騎虎不下之勢此李林甫楊國忠晚節也倪思悚然曰聞所未聞詞諫毛憲劾思子祠倪思復召首對乞用淳熙例令太子開議事堂閑習機政又言倪思擅命凡事取內批特旨當以為戒又言大權方歸所當防微一有干預必蹈覆轍幸執常同班同對倪思亦當遠權以息外議樞臣謂史彌遠也金人求倪思首命廷臣集議思謂有傷國體徒禮部尚書史彌遠擬除兩從官參政錢象祖不與聞思言前日論樞臣獨班恐蹈往轍宗社堪再壞耶宜親擢臺諫以革權臣之弊並任宰輔以鑒專權之失彌遠懷悲思請去益力出知鎮江移福州彌遠拜右丞相陳晦草制用昆命元龜語思歎曰董賢為大司馬開文有允執厥中一言肅成以為堯舜舜之文長老見之莫不心懼今制詞所引此舜禹揖遜也天下有知肅成者讀之得不大駭乎乃上省廣請貼改麻制彌遠遂除晦殿中侍御史劾思藩臣僭論麻制鐫職罷不復起卒諡文簡

王介字元石金華人紹熙元年廷對陳時弊客言近者罷拾遺補闕有遠諫之意小人喝為朋黨有厭薄道學之名上嘉其直擢第三人寧宗即位介疏言陛下即位未三月策免宰相遷易臺諫出入內批非治世事也杜衍為相常積內降十數封還今宰相不敢封納臺諫不敢彈奏此豈可久之道遷太學博士韓侂胄繼介前封事訴已且其弟仰曾嘗以舊職求通介拒之倪思怨益深

禁起諫議姚愈劾之奉祠蘇師旦忿介不通謁以甲寅廷對諸
佞胥有勸其自明者介曰我髮已種種豈為鼠輩所使耶胥亦
畏公議不敢發還度支郎官師旦已建節介與同列謁政府遇之
於庭客皆踰階而揖介不顧於是御史徐枬劾介立與奉祠胥
誅累除國子祭酒會不雨詔指陳闕失時宰相史彌遠以母喪起
復介疏論時政推本洪範循恒惕若之證謂難日愿為變足下謀
上也修好增幣金猶缺望是夷亂華也內批數出是左右下政也
諫官無故出逐者是小人間君子也皆謂之借又言漢法天地降
災策免丞相乞令彌遠終喪擇公正者置左右祭泰壇轍可以為
戒接送件金國賀生辰使還奏故事兩國通聘諱御名而本朝止
通御名高宗至光宗皆傳名而不傳諱紹熙初黃裳嘗以為言而
未及釐正願正典禮以尊宗廟升太子右論德太子嘗欲索館中
圖書御弗與及張燈設樂則諫止之且乞選配故家以正始絕令
旨以杜請謁宮僚分日上值以資見聞權中書舍人張允濟以問
職為州鈴介謂此小事而用權臣例破祖宗制不可封還詞頭承
相語介曰此中宮意介曰宰相而逢宮禁意向給舍而奉宰相風
旨朝廷紀綱掃地矣因奏宰相以私請不行而託威福於宮禁權
且下移誰敢以忠告陛下者乞歸老不許吏部侍郎許奕以言事
法國介奏曰自古未有大臣因給舍論事而去之者是大臣誤陛
下也疏奏乞補外出知嘉興奉祠卒諡忠簡子塾
塾字子文仕潭時師真德秀一見異之延致幕下遂執弟子禮史
嵩之帥武昌進和議塾言今日宜先定規模并力攻守繼為副都
承旨奏請出師絕和使命准東西夾攻理宗然之淳祐初嵩之起
復塾上疏乞終喪又言嵩之高顯絕而終斥還沿江制置使巡

江引水軍大閱舳艫相銜幾三十里慈高望遠考求山川險阨
要務莫如屯田講行事宜修行宮諸殿室推京口法創遊擊軍萬
二千蒙衝萬艘江上晏然寶祐二年疏言國家與蒙古本無深讎
而兵連禍結皆原於入洛之師輕啟兵端如全子才劉子澄募謀
喪師乞罷其祠祿為誤國之戒從之拜簽書樞密院事宰相不合
罷奉祠
項安世字平父江陵人除祕書正字光宗不過重華宮安世上書
言有父子然後有君臣願陛下自今思慮父子之情終無可斷之
理愛敬之念必有油然而時聖心一回何用擇日早往則謂之省
暮往則謂之定在反掌間耳不報寧宗即位詔求言安世應詔言
管夷吾治齊諸葛亮治蜀立國之本不過曰量地以制賦量賦以
制用而已陛下試披輿地圖今郡縣之數比祖宗時孰為多少陛
下必自知其狹且小矣試命版曹具一歲之賦入之數祖宗盛時
東南之賦入幾何建炎紹興以來增取幾何陛下試命有司具一
歲之用陛下必自知其為多且濫矣用不量賦上下之積不得不
空山川之藏不得不竭非更張之未知所以終也今天下之費最
重而當省者兵也能用土兵則兵可省能用屯田則兵可省其失
莫如宮掖兵以待敵國常畏而不取省故省兵難宮掖以私一身
常愛而不忍省故省宮掖難不敢省者事在他人不忍省者事在
陛下宮中之嬖嬙宦寺陛下事也官中之器械工役陛下事也陛
下省則省之宮中既省則外庭之官吏四方之州縣從風而省
民生日厚國力日壯矣時朱熹召至予祠安世上書言御筆除
官祠不經宰執不由給舍徑使快行直送熹家獨搢聖意必明知
熹賢不當使去宰相見之必執奏給舍見之必繳駁是以為此

常之舉也夫明知其賢而去之是示天下以不復用賢也明知其
賢之不可而犯之是示天下以不復顧公議也且宋本一庶官
在正千里外陛下即位未數日即加號召俾侍經幄天下皆以爲
初政之美僕職甫四十日即以內此逐之舉朝驚愕不知所播臣
願陛下謹守紀綱毋忽公議不報俄以爲黨罷安世素善吳獵三
人坐學禁久廢開禧用兵獵起帥荆渚安世起知鄂州俄淮漢師
潰薛叔似以怯懦爲僞冒所惡安世因貶僞冒書其末曰偶送賓
至江頭飲竹光酒半醉書不成字僞冒大喜曰項平父乃爾爾暇
遂除戶部員外郎湖廣總領會叔似罷金剛德安益急安世不悅
朝命徑遣兵解圍高悅等與金人方戰馬雄獲萬戶周勝獲千戶
安世第其功以開獵代叔似爲宣撫使以宣諭使八蜀朝命安世
權宜撫使有宜撫幕官王度者與獵客也獵與安世素相友及安
世招軍名項家軍多不逞好虜掠獵斬其首者安世憾之至是斬
度於大別寺獵聞於朝坐免

卷四十二

宋史

王阮字南卿江州人曾祖祖厚父彥傳皆有軍功阮少好學而
氣節常自稱將種辭辦僭發四坐莫能屈常謁袁州守張拭拭謂
曰當今道在武吏益往求之阮見朱熹於考亭熹與語大悅之幸
崇初卽位首詔經理建業以闢進取而大臣選儒幸安計未決阮
對策曰臨安利於休息建康利於進取上皇遵養時晦駐蹕臨安
已三十年主上獨見遠覽舉而措諸事業非以臨安爲不足居也
戰守之形既分動靜進退之理異也議者徒習吳越之僻固而不
知棘陵之通達是猶富人之財不布於通都大邑而匿金以守之
也知貢舉范成大讀之歎曰是人傑也移永州教授獻書闕下請
罷吳楚牧馬之政而積馬於蜀茶馬司以資往來綱驛之費歲得

分牧之資紹興初知濠州諸復曹瑋方田修种世衡射法韓侂
冑開阮名特命入奏將誘以美官夜遣密客詣阮阮不答私謂所
親曰吾聞公卿擢士士亦擇公卿劉劭柳宗元失身匪人爲萬世
笑今政自韓氏出吾肯出其門哉陸對畢拂衣出關僞冒大怒批
旨予祠阮於是歸隱廬山盡棄人間事從容傳詠而已朱熹嘗惜
其才氣術畧過人而留滯不偶云

游仲鴻字子正南充人初調建爲簿李昌同總局賦奇其才曰董
餉積年惟得一士薦擢四川制司幹辦公事叙州董發犯犍爲境
將討之仲鴻請行詰其犍端以州負馬直也乃論發曰歸俘則還
馬直不然大兵至矣發聽命仲鴻受其降而歸總領楊輔檄置幕
下時關外營田凡萬四千頃畝僅輸七升仲鴻建議請以兵之當
汰者授之田存赤籍以遲數年汰者衆耕者多則橫斂一切之賦
可次第以減輸然之趙汝愚在樞密訪以蜀中利病汝愚欲親出
經畧西事仲鴻曰公不問呂由公經畧西事當在朝廷之語乎汝
愚悟而止光宗不朝重華宮仲鴻遣汝愚書有霍光語汝愚駭立
旋之孝宗崩仲鴻泣謂汝愚曰今惟有率百官哭殿庭以請親臨
留正以病去又簡汝愚曰禮曰不決禍必起汝愚不答汝愚拜右
相以仲鴻久游其門避嫌不用韓侂冑用事汝愚已危益自嚴重
仲鴻勸以降意容接謁退吳論而汝愚以淮東西總賦積弊奏遣
仲鴻往覈實仲鴻曰丞相之勢已孤不憂此顧憂彼耶朱熹去國
仲鴻疏曰陛下宅憂之時御批數出不由中書宰相留正之去不
以禮諫官黃度之去不以正近臣朱熹之去不以道自古未有舍
宰相諫官諸官而能自爲聰明者也御史胡紘諫汝愚久蓄邪心
朝士中有推其宗派以爲正統所在者初欲直書仲鴻名同臺張

卷四十二

宋史

孝伯見之曰凡附宰相本真官爵此人沉埋六院且二年心迹可察故紘隱之汝愚能相仲鴻乞外越三年罷判路轉運判數忤宜撫吳贛職叛幕官薛紘訪仲鴻於果山仲鴻對之泣指案上一緡示紘曰開禧丁卯正月游某死謂家人曰曠過我死即填其日宜撫程松棄師遁仲鴻以書勸楊輔討賊不能用松至果仲鴻謂紘曰宜威背留吾以積奉二萬緡犒兵護宣威之成都松不顧而去曠誅子嗣歸卒劉光世表其隧道曰於乎慶元黨人游公之墓諡曰忠

游似字景仁仲鴻子歷官吏部尚書帝問唐太宗貞觀治效何速如是對曰人主一念之烈足以旋乾轉坤或謂前朝速而王道遲不知一日歸仁期月而可王道豈得不速嘉熙中拜右丞相卒柴中行字與之餘千人韓侂胄禁道學逆司移檄令自言非偽學

南宋書 卷四十二 楊東山影 七
中行奮筆曰自幼讀程頤書以收科第如以為偽不願考校廣西轉運使辟為幹官帥將薦之使其客營中行中正色曰身為大帥而稱人為恩主恩相心竊恥之母汙我遷太學博士轉對首論主威奪而國勢輕次論士大夫寡廉隅乏骨鯁宜養天下剛毅果敢之氣末論權臣用事也其成風今侂胄猶在宜舉行先朝痛繩賊吏之法出知光州治行為准右最遠兩京轉運使兼提刑中行謂襄陽乃自古必爭之地備禦尤宜周密時任邊寄者政令煩苛日與民爭利天下方旱中行盡捐酒稅斥征官照務吏甘澍隨至官取鹽鈔麻過重鈔日蕪中行揭示通衢一錢不增而買大集江陵戎師移屯襄州兵政久弛中行自於朝考廢軍實舊額二萬二千人存者纔半亟招補虛籍自是朝廷以節制之權歸帥司重効李琪不法以懲貪守明厄再興有功以勵將將遷江東轉運判

亭令食虐法從交疏薦之中行笑曰此欲斷吾接章也卒發其事入為吏部郎言好進好同好欺士大夫風俗三敝選曹法大壞吏緣為奸中行遇事持正不為勢屈山是銓綜平允邊烽告急至失地喪師中行奏內外二失朝廷十憂言今日之事人主盡委天下以任一相一相盡以天下謀之三數腹心而舉朝之士相視以目噤不敢言甚至邊庭申請久不即報脫有闕誤皆誰執調崇政殿說書奏言執政侍從臺諫給舍之選與三衙京尹之除皆朝廷大綱所在必出人主親擢則權不下移今爭為姑婦之道國家之利害安危非惟已不敢言且併絕人言矣大臣為附會之說所誤邊境之臣實道者掩以偽誣真法者舉以為勇金帛滿前是非交亂願詔大臣絕私意布公道理宗即位上管鴻慶宮宰

南宋書 卷四十二 楊東山影 八
胡夢昱字季昭吉水人官大理寺評事傳國朝來歸臣皆思齊夢昱獨辭言當以敵勢巨測為憂實重無足為重及窮治晉川之變轉相誣引少卿徐瑄蒞其獄胡語徐曰身為法官何忍坐視令侮法於帝兄而不救又貽書彌遠李知孝劾之謫管泉州梁成大繼言之復徙瑄越未及行卒第利用從編管泉州死兄夢白昇喪歸亦死端平元年御史王遂言夢昱仗節死義足寒姦人之膽上追贈贈官諡剛簡
楊大全字渾山青神人紹熙三年召除監登聞鼓院光宗不省重華宮太學生汪安仁等二百餘人上書而數日章等百餘人以教區上書為緩必欲伏闕大全謂院以登聞名實明日遽馳之地也今乃使人視為具文吾何顏以尸此職乃為書以諷不報於是上疏其畧曰自古諫之不效其大者身背斧鉞其次亦流貶四裔其小者猶罷免終身未有若今日不克聽從亦不加斥逐徒解之

以無所譴呵之恩使皆發其甘棠以消其風節平居慎
謙懷泰之士臨難必無仗節死義之人盜滿山東而高斯
世不知也繼寇成都而更奏提明皇不知也此猶左右
朝士瀝忠而陛下不聽是陛下自棄蔽其聰明也又不
報寧宗即位修高宗實錄充檢討官先是韓侂冑私臺諫之選為已羽
欲得知名士以歷羣言一時好進者恨不與選會御史虛位有力
屬大全者屬大全一往見且曰公朝見除目夕下矣大全笑謝不
往實錄將上上當推恩大全去不少待至姑蘇病卒

何異字同叔崇仁人光宗憲於定省異時為右正言約章官聯名
言姦人離間父子當明正典刑語極峻不報太廟芝草生韓侂冑
率百官觀焉異謂其色白慮生兵妖侂冑不悅又以劉光祖與異
交番言者遂以異在言路不彈丞相留正及受趙汝愚薦劾罷之

卷四十二

九

韓侂冑

起知夔州七月丙戌西北有星白芒墜地其聲如雷異謂戊日酉
時火土交會而妖星自東南衝西北化為天狗蜀其將有兵乎旬
祠嘉定初權工部尚書告老抗章言近臣求去類成虛文中外相
觀指為禮數無以為風俗廉恥之勤致仕卒年八十一
孫逢吉字從之龍泉人紹熙二年擢為右正言建言都城之民安
居憚徙宗威營繕侵廢每建一第撤民居數百家者多時親王
方更造樓觀未已聞之亟令罷役工部侍郎潘景珪結貴幸以進
司諫卿驛屢數其罪景珪反以計傾之除驛監逢吉曰僕雖
官而罷言職後來者且以言為戒乞收驛新命不報併劾景珪
視朝綱景珪遂罷朱熹在經筵特論切直小人潛激上怒中批
詞刻光祖與逢吉同在經筵更請曰今日某侍郎輪講以疾告
即居次請代之逢吉曰常所講論語今安得即有講義已而

某侍郎講義安在取觀之則講詩權輿篇刺康公與賢者有始無
終與逐朱熹事相類逢吉欣然代之講因於上前爭論甚苦上曰
朱熹言多不可用逢吉曰熹議就廟與臣不合他所言皆正未見
其不可用會彭龜年論韓侂冑專僭出前邪逢吉疏曰道德崇重
無若朱熹志節端亮無若彭龜年二人既糾臣愚賢者皆無固志
陛下所用皆庸懦憒薄之徒何以立國及侂冑專國一日從臣履
從重華宮上行禮畢駕輿從者出宮門上馬呼從者至扈
從者却入逢吉曰既出復入掛臣子事君父之禮當如是耶不揖
而去會部中會食吏密報優人王喜除閣職逢吉即言於上前效
朱侍講進趨以儒為戲者豈可令汗閣職抗疏力爭同列密以告
侂冑時王喜之命實未出遂以誅詆出知太平卒諡獻簡第逢年
逢辰皆有文學行義時稱孫氏三龍

卷四十二

九

韓侂冑

章穎字茂獻臨江軍人以兼經中鄉薦禮部奏名第一孝宗稱其
文似陸贄調道州教授會宜章寇為亂率僚相繼引去穎獨留寮
平召對除太學錄禮部正奏第一人初任召對者自穎始時王井
以言奉祠穎復言其風金使過求欲已任調護以為功孝宗謂其
言大許久之不遷及奏考試官孝宗曰章穎可乃知上猶記其議
論也除左司諫時左相留正去右相葛邲當國穎論邲不足任大
事從官議欲起除穎俾去言職光宗曰是好諫官何以遷之邲始
出德宗即位穎侍經帷上曰諫官有言及趙汝愚者卿等謂何穎
奏言敵人媿侮國勢未安未可容易進退大臣願論汝愚無
出上不報御史劾穎阿黨罷家居久之侂冑誅景遷刑部侍郎對
穎上款曰卿為權臣沮抑甚久穎乞修政甲寅罷飛事遂極
筆端上款曰卿為權臣沮抑甚久穎乞修政甲寅罷飛事遂極

窮達所移黨論方與朱熹移以書曰世道反覆已足流涕而握其事者怒猶未已然宗社有靈公論未泯異日必有任事責者非公誰望耶諡文肅

莊夏字子禮泉州人慶元六年大旱求言上封事曰積陰之極陽氣散亂而不收其弊為火災為旱蝗順陛下體陽剛之德使後宮戚里內省黃門思不出位此抑陰助陽之術也召為太學博士言比年分藩持節詔墨未乾而改除坐席未溫而易地一人而歲三易節一歲而郡四易守民力何由裕時流民聚歸夏言荆襄兩淮多不耕之田計口授地貸以屋廬牛具吾乘其始至可以得其欲彼幸其不死可以忘其勞此萬世一時也試中書舍人言今日之恩莫大於兵冗乞行下將帥令老弱自陳得以子弟姪姪若婿強壯及等收刺之代其名糧上曰兵卒子弟與召募百姓不同卿言

是也除兵部侍郎與祠卒

戴溪字伯望永嘉人歷除太學錄升博士奏兩淮當立農官若漢稻田使者括開田論民主出財客出力主客均利以為救農之策累官兵部郎官開禧時師潰符離因奏沿邊忠義人湖南北鹽商皆當區畫以消後患為善堂說書由禮部郎中凡六轉為太子詹事景獻太子命溪講中府大學溪辭以講讀非詹事職太子曰便服說書非公禮母嫌也嘉定八年致仕卒諡文端溪久於宮僚以微婉受知眷宮然立朝建明多務秘密或議其殊乏骨鯁云已曾三聘字無逸新淦人累遷軍器監主簿有旨造划車弩三聘謂划車弩六人挽之而箭之所及止二百六十步今所用克敵弓較之工費不及十之三一人挽之而射可及三百六十步利害顯然乃不果造光宗欲幸天津園三聘疏言今人心既離大亂將作而

陛下安危肆志萬一敵人謀知馳一介之使問安北官不知何以答之姦究窺聞傳一紙之機指斥乘輿不知何以禦之望即備法駕朝謁不然臣實不知死所孝宗病革復言道路流言洵洵日甚臣恐不幸而有狂大姦人託忠憤以行詐假曲直以動眾至此而後悔之恐無及矣及孝宗崩帝不能執喪三聘謂今日之事勢莫若建儲或戒之曰前日稟諫諸公謂汝尊其職今復有疏耶三聘曰此何時可避煩言寧宗立知鄂州韓侂胄指三聘為趙汝愚心腹與侂胄侂胄誅汝愚斥者相繼召用三聘祿不及終不自言嘉熙間賜諡忠節

徐邦憲字文子義烏人遷秘書郎韓侂胄開兵端無敢非者邦憲首諫用兵不可太驟後言求名義以息兵莫若因建儲而肆赦借殊常之恩為弭兵之名因行赦有大需德澤東委宜論西委宜撫

南宋書

卷四十二

十一

戴溪

洗弄兵之咎省成邊之師如此則建儲之義正與息兵力為表裏也侂胄嗾御史徐柵擊之罷祠侂胄已誅尚書倪思舉邦憲自代召對上言今日更化未可與紹興乙亥同論奈柵專權天下猶可以緝理今侂胄專權天下敗壞盡矣知江州卒諡文肅朱德之字正仲蜀州人遷武學博士與諸生論八陣之象本乎八卦皆動物也奇正之變往來相生而不窮還編修樞密院時兵變有萌會赤霄見太陰犯權星未滅日內北門賜尾災延及三省六部詔求言德之奏離為火為日為甲冑坎為水為月為隱伏故火失其性赤氣見憂在甲兵水失其性太陰失度憂在隱伏令敵未動而變變祖宗舊制命武臣帥邊以自遺患吾欲將唐藩鎮之禍基於此矣時吳玠在西陲皇甫斌在襄漢郭倪李爽在兩淮故預以為慮山知閬州會職變事平始赴制帥安丙奏德之傲視君命

詔降一官朝論有疑安內意丞相史彌遠以問德之對曰獨無安丙朝廷無蜀矣人有大功實不敢以私嫌廢公議許時相意遂罷安丙謂人曰丙不知正仲正仲不負丙請皆不許論者亦稱其賢德之大父耕性剛介一朝棄官去莫知所終從父廉語德之曰吾昔至臨安府有人言蜀有宋宜教者過浙江而去吾適越求之則入四明矣德之渡浙江尋訪至雪竇有蜀僧言聞諸者老云山後爛平山有三居士焉其一宋宜教也德之躡躡至爛平山見丹竈遺祠其上而歸

黃黼字元章餘杭人累遷太常博士論對言周以輔翼之臣出任方伯漢以牧守之最擢拜公卿唐不歷邊任不拜宰相本朝不為三司等屬不除清望官仁宗時韓琦范仲淹龐籍皆嘗經畧西事久歷邊任始除執政邊奏復警范仲淹至舟請行貝州之變文彥

博親自討賊仁於時望近臣中擇才畧謀慮可以任重致遠者或畧上流或委方面習知邊防利害地形險阨中外軍民亦乎其恩信熟其威名天下無事則取風績顯著者不次除拜以尊朝廷邊鄙有警則任以重寄出將入相何所不可上嘉獎歷進兩浙轉運副使浙東瀕海田以旱澇告常平儲蓄不足黼捐漕計貸之乞捐僧牒緡錢賑濟遷侍御史以劉德秀論劾奉祠卒初夢思舊史無今增人贊曰是指是剛或婉或揚言舉氣銳思深謀城濟濟在廷國之分香

南宋書列傳卷第三十四終

趙林京謝列傳第三十五 南宋書卷第四十三

明錢士升增削許重熙贊

補葉山房校刊

王淮 附錄四 趙雄 林栗 京鏗 謝深甫

王淮字季海金華人紹興中為臨海尉蕭振帥蜀辟幕府高宗命申丞舉可為御史者朱倬舉淮尋改右正言首論大臣養尊小臣持祿以括囊為智以引去為高願陛下正心以正朝廷宰相湯思退無物望淮條其罪策免除恭王府直講時恭王生子挺淮白丞相曰恭王夫人李氏生皇嫡長孫乞討論典禮錢端禮怒其名稱奏淮有年鈞以長之說上曰是何言也出淮知建寧淳熙二年除簽書樞密院事辛棄疾平茶寇上功太濫淮謂不核真偽何以勸有功文州蕃部擾邊吳挺奏庫彥威失利靖州夷人擾邊楊侯奏伯洪失利淮謂三將戰沒罪之何以勸來者時宰相久虛淮與李彥穎同行相事樞密使上言武臣緣祠之員宜省淮曰有戰功者壯用其力老而棄之可乎趙雄言宗室獄祠八百員宜罷淮曰義親雖九族在平章百姓之先骨肉恩疏可乎八年拜右相先是夏金剛不雨堤日甘霖如注上喜命和而雨乃命諸郡緡錢蠶蠶一年趙雄罷相蜀士在朝者皆有去意淮謂此唐李黨禍之胎也愛世所宜有皆以次進遷蜀士乃安章穎論事狂直上將黜之淮曰陛下樂聞直言士大夫以言相高此風可賀也黜之適成其名穎復留時以疏政為急淮言李椿年老成練達擬除長沙帥府朱熹學行篤實擬除浙江提舉上曰朱熹職事留意淮言修舉荒政是行其所學民被實惠欲與進職上曰與升直徽猷閣成都關帥上訪問淮以留正對止曰非問人乎淮曰立賢無方湯之執中也必曰問有章子厚呂惠卿不有曾公亮蘇頌蔡襄乎必曰浙江

多名臣不有丁謂王欽若乎上稱善拜左相天長水害或謂不必以開淮日昔人謂人主不可不聞水旱盜賊記曰四方有敗必先知之豈可不以開鎮江饑民強借穀粟執政請痛懲之淮曰令甲優民罪不至死雖以執政之客補官求詣銓曹淮以此門不可殺其請光崇嗣位詔詢初政淮以用人立政固不在初得疾忽謂家人曰身計未十四吾年亦然薨諡文定初唐仲友與呂祖謙同講性學仲友每折呂言朱熹故主呂抑唐云小唐何得爾及陳亮辨天台柳耆叔嚴農屬仲友為脫籍仲友問藥汝從陳秀才能思藥乎藥不果脫亮大恨謂於無言仲友謂之為提舉擬拾仲友等皆其與藥為濫吏逮藥實之藥備受策楚獄吏誘之承藥云雖與太守有濫亦非死事然是非真偽豈可妄言以汙士大夫於是一再受杖卒不承事問上以問淮淮曰秀才爭閉氣耳遂兩罷

補葉山房
卷之三
三

鄭丙長樂人積官至吏部尚書浙東提舉宋嘉泰台州守臣唐仲友不法事王淮其之稟章十上丙迎合宰相意奏近世士大夫有所謂道學者欺世盜名不宜信用於是御史陳賈奏乞損斥道學丙信實和其後為慶元學黨善類被危丙罪為多嘗知泉州為政嚴懲勸之南地丙曰吾惡有素欲以晚節易所守哉聞者哂之

補葉山房
卷之三
三

趙鼎字溫叔婺州人虞允文八相薦於朝乾道五年詔除正字范成大使金將行雄進見極論恢復孝宗大喜曰功名與卿共之即除右僕兩月除倉人金使耶律子敬賀會慶節雄館伴子敬披露事情不敢隱遂著以開上夜召雄雄具以子敬所言對上喜金使人辭故事當用樂雄奏卜郊有日天子方齊樂不可用上難之遣中使諭雄雄奏金使必不敢不順即有他臣得引與就館上大喜雄請置復局日夜講磨條具合上意除中書舍人自選八人

館至此未滿歲也時金將起河南之役議蓋以諸陵梓宮歸於我止命雄出使賀辰仍止奉還陵寢及正受書儀雄即見金主爭辨數因其臣屢喝起雄辭益力卒得請乃已金人謂之龍圖嘗疏議恢復其若由局以取陝西得陝西以臨中原是秦制六國之勢也淳熙二年簽書樞密院事一日奏事上曰今夏蠶麥甚熟絲米價平可喜雄奏孟子論王道始於不饑不寒上曰近世士大夫好高論恥言農事微有西晉風豈知周禮與易言理財周孔曷嘗不以理財為務且不獨此士大夫諱言恢復不知其家有田百畝內五十畝為人所據亦投膝理索否雄曰陛下志在大有為敢不布堯舜之政時政記五年拜右丞相每進見必曰二帝在沙漠未嘗離諸口也朱熹累召不出命知南康軍熹極論時事上怒雄奏熹狂生詞窮理短罪之適成其名置而不問可也乃止紹興帥張津獻

補葉山房
卷之三
三

興餘四十萬緡雄乞降旨下紹興以其錢代民輸和買丁折之半便取諸民者民復得之足以見聖王之德自雄獨相蜀人在朝者僅十數及嘗表有言其私里黨者上疑之已而陳峴為四川制置平撫為茶馬命從中出雄求去詔勉留曰丞相任事不避怨選才無嫌蓋有所激也祖宗時蜀人未嘗除蜀帥雄請外除四川制置使御史王蘭以故事不可雄乞免改知江陵江陵無險可恃雄請城之城成民不告擾張栻被召除侍講虞允文與雄之徒沮抑之栻復出荆南雄事相沮時司天奏相星在楚地上曰張栻當之人愈忌光宗受禪詔進魏國公薨諡文定

補葉山房
卷之三
三

林栗字黃中福清人孝宗即位遷恭王府直講時金人請和約為叔姪之國且以歸娶為請栗上言前日之和誠為非計然徽宗梓宮燕事行殿在彼為是而屈猶有名焉今日之和臣不知其說也

耶官既入國門未就職與憲相見論易與西銘不合至是栗道
吏部趙之壽以脚疾請告栗遂論憲本無學術徒竊張載程頤緒
餘妄自推尊所至輒指門生十數人習春秋戰國之說希孔孟歷
聘之風繩以治世之法則亂人之言也今采其虛名將置朝列而
喜聞命之初遷延道塗邀索高價門生迭為游說政府許以風聞
然後入門既經陞對得旨除郎而輒懷不滿傲睨累日不肯供職
是豈張載程頤之學教之然也緣憲既除兵部郎官合有統攝望
將憲停罷上謂其言過常太常博士葉適上封事曰小人殘害良
賢率有指名近勸道學之目鄭丙卬之陳賈和之居要路者密相
付授殆如吃菜事魔影迹犯敗之類往日王淮表葉臺諫陰廢正
人盡用此術栗為侍從更與丙賈傳授之說文致言語逐去一嘉
固未甚害第恐自此謾言橫生何所不有於是侍御史胡晉臣劾
栗罷之卒論簡庸栗為人強介有才而性狷急欲挾私忿遂至攻
詆名儒殆與何澹劉德秀輩黨邪害正者同科雖噤昔論事雄辨
可觀不足以蓋晚節之謬也

卷四十三

葉山房

康鑑字仲遠豫章人龔茂良帥江西見之曰子廟廊器也及參政
遂薦鑑孝宗節侍從舉其縣令為臺官給事王希呂曰京鑑兩試
各有聲陛下求執法官鑑其人也上引見問政事得失時上銳志
恢復羣臣進說多迎合以為大功可旦暮致鑑獨言天下事未有
驗如意者宜節餘以圖之上善其言擢為監察御史金道潛生展
使來上居萬壽殿不飲引見鑑為值佐以目拒之使者請少留
下鑑曰信使之來以誼節也誼節雖欲留何名乎使行上嘉其
稱職金人道使來中鑑為報謝使金人故事南使至汴京則賜宴
鑑請免宴如勢使康元弼等不從鑑謂必不免宴則請徹樂遣之

書曰鑑開鄰喪者春不和里巷者不歌今鑑銜命而來繫北朝
之惠乎是荷是謝北朝勸其遠而問其勞遣郊勞之使藏式宴之
儀德莫厚焉外臣受賜敢不重拜若曰而必聽樂是於聖經為悖
理於臣節為悖義豈惟貽本朝之羞亦豈貽北朝之羞哉相持甚
久鑑即館相禮者趨就席鑑曰若不徹樂不敢即席徐曰吾頃可
取樂不可聞也金人知不可奪特命免樂自是恒去樂而後宴鑑
孝宗聞之喜謂輔臣曰士大夫平居執不以節士自許有能臨危
不變如鑑者乎使還入見上勞之曰卿能執禮為國家增氣朕將
何以賞卿鑑頓首曰正使臣死於北庭亦臣子常分耳敢言賞乎
故事使還當增秩石相周必大曰增秩常典爾京鑑奇節今之毛
遂也惟陛下念之乃命鑑擢工部侍郎寧宗即位累遷左丞相當
是時韓侂胄權勢震天下其親幸者山禁從不一二咸至宰輔而
不附者往往沉滯不偶鑑既得位一變素守於國事謾無可否但
奉行促曹風旨而已又薦引劉德秀排擊韓頴後宦者王德謙除
節度使鑑請裂其麻上曰除德謙一人而止可乎鑑曰此門不可
啟節鉞不已必及三孤三孤不已必及三公願陛下以真宗不予
劉承規為法以六觀宣政問章貢等冒節鉞為戒上於是請德謙
無何免相薨諡文忠後收諡莊定

卷四十三

葉山房

謝深甫字子肅臨海人錢端禮薦深甫有廊廟才調崑山丞為浙
曹考官一時士望皆在選中司業鄭伯熊曰文上世不乏求具眼
如深甫者皆解深甫曰文章有氣骨如泰山喬嶽可望而知以是
得之知吉田縣葛郊顏師魯交薦之孝宗召見言今日人才楊中
修外者多妄誕矯計沽激者多眩露蔽昂者急於披露而或鄰於
好夸矜介者果於植立而或鄰於太銳靜退簡默者真有所合或

鄰於立異故言未及酬而已亂歸事未及成而已挫抑於是趨時
徇利之人事務身謀習於軟熟畏避束手因循苟且年除歲遷亦
至通顯一有緩急莫可倚仗臣願任使之際必察其實既悉其實
則栽培培植勿使沮傷上問當世人才對曰為士大臣職也小臣
來自遠方不足以奉明詔上領之論宰臣曰謝深甫奏對雍容有
古人風采遷起居郎韓侂胄破格轉遷都刺史深甫封還內降云
人主以爵祿磨厲天下之人才固自重而不可輕以法令隄防天
下之僥倖尤可守而不可易請罷其命知臨安府光宗而論曰京
尹寬則廢法猛則厲民獨卿為政得寬猛之中兼給事中陳源久
以罪斥忽予內祠美特立復詔用深甫但力爭每禁庭燕私左右
有希恩澤者上必曰恐謝給事有不可耳章宗即位改御史中丞
上言比年以來紀綱不立臺諫有所論擊不與被論同罷則反除
南未書

卷四十三

掃葉山房

以外任給舍有所繳駁不命次官書行則反遷以他官監司有所
按察不兩置之勿問則被按者反得美除故奔競得志者不復知
有廉恥墮壞紀綱莫此為甚朱熹出外中書舍人陳傅良不肯書
行深甫劾傅良并罷之趙汝愚罷相深甫再劾之乃落職除參知
政事內侍王德謙建節深甫疏陳不可蹈大觀覆轍拜右丞相嘉
泰元年乞避位寧宗曰卿為朕守法度惜名器不可言去召坐賜
茶御筆書說命中篇及金幣以賜之有金幣者上書乞斬朱熹且
指蔡元定為偽黨深甫撫其書語同列曰宋元晦蔡李道不遇自
相與講明其學耳余嘉熹趙臣乃敢狂妄如此是時偽學之禁甚
類一空深甫秉國若不知也竟論止後女為學宗后追封信王
哲曰淮初賀學雄栗持正為名所改遂甘讎佞性鑑深甫見
僻材橫何必道學相競則病

卷四

朱熹陸九淵列傳第三十六

南宋書卷第四十四

明錢士升增補許重熙贊

掃葉山房校刊

朱熹

字元晦一字仲晦婺源人父松歷吏部郎泰和松上章
極言不可檜怒風御史論松懷異自賢出知徽州未上幸熹幼類
悟甫能言父指天示之曰天也熹問曰天之上何物松異之嘗從
羣兒戲沙上獨端坐以指畫沙視之八卦也年十八貢於鄉中紹
興十八年進士主同安簿選邑秀民充弟子員某女婦之為僧道
者孝宗即位詔求直言熹上言修攘之計不時定者講和之說誤
之矣願開關絕約任賢使能立綱紀厲風俗數年之後徐起而圖
之次言四海利病係斯民之休戚斯民休戚係守令之賢否監司

南未書

卷四十四

掃葉山房

者守令之綱朝廷者監司之本今之監司肆虐病者莫非幸執臺
諫之親屬賓客交私之狀陛下無自知耳時相湯思退方倡和議
除熹武學博士待次既而洪适為相復主和不合歸屢召不起二
年興茂良行丞相以熹名進除秘書郎力辭主管武夷山史浩再
相除知南康軍降旨便道之官至郡直歲不雨講求荒政奏乞依
格推賞納粟又訪白鹿洞書院遺址奏復其舊為學規守之疏言
天下之務莫大於恤民而恤民之本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紀綱今
宰相師傳賓友諫爭之臣皆失其職而陛下所與親密謀者不
過一二近習上以蠱惑心志不樂莊士之諫言下則招集嗜利無
恥者各入其門交通貨賂所盜者陛下之財命卿置將所竊者陛
下之柄勢成威立中外靡然向之莫大之禍近在朝夕而陛下獨
未之知上讀之大怒曰是以我為亡也陳俊卿薦熹甚力宰相相

南來書

卷四十四

播葉山房

雄言於上曰士之好名陛下疾之愈甚則人之譽之愈衆無乃適所以高之不若因其長而用之彼漸當事任能否自見上乃除熹提舉江西常平茶鹽公事會浙東大饑王淮奏改嘉浙東即日單車就道入對言陛下即政之初蓋嘗選建英豪任以政事不幸不能盡得姑舉軟熟易制以充其位士大夫之進見有時而近習之從容無間士大夫之禮貌既莊而難親其議論又苦而難入是以雖欲微抑此輩而此輩之勢日重雖欲兼采公論而士大夫之勢日輕使陛下德業日顯紀綱日壞上為動容所惑凡七事其二事手書以防宣洩熹始拜命日鈞訪民隱凡丁錢和買之政不使民者悉釐革之上謂王淮曰朱熹政事却可觀知台州唐仲友與王淮同里為姻家遷江西提刑未行熹行部至台論仲友者紛然按得其實章三上淮匿不以聞熹論益力淮乃以熹章進呈上令宰屬看詳仍令熹速往早揚州郡相視熹時留台未行既奉詔益上章論前後六上淮不得已奪仲友新命以授熹辭不拜乞奉祠時鄭丙陳賈論近日搢紳有所謂道學者假名濟偽乞斥勿用蓋指熹也十四年周必大相除熹提江西刑淮罷相入奏有要之於路以為正心誠意之論上所厭聞戒勿以為言熹曰吾平生所學惟此四字豈可隱默以欺吾君乎內侍甘昇尚在熹以為言上曰昇乃德壽所薦為其有才耳熹曰小人無才安能動人主翼日除兵部郎官以足疾丐祠本部侍郎林栗劾熹再辭免未愈月再召又辭進封事曰古先聖王建師保之官列諫諍之職凡飲食樂酒衣服次舍器用財賄與夫官官妾之政無一不領於冢宰使其左右前後一動一靜無不制以有司之法所以修身齊家而正其左右陛下修之家者恐未有以及也往者淵說排之徒勢焰

南來書

卷四十四

播葉山房

熹灼傾軋一時陛下竭膏血以奉軍旅將帥巧為名色奪取其糧肆行貨賂於近習以圖進用至使宰相不得議制置之得失給諫不得論除授之是非則陛下所以正左右者未能及古之聖王明矣至於輔翼太子則自王十朋陳良翰之後宮僚之選鮮能稱職所謂講習亦姑以應文備數而未聞其論規之效至於從容朝夕倍侍遊燕者又不過使臣宦官數輩而已師傳賓客既不復置而詹事庶子有名無實既無以發其德德之義之心又無以防其奇要維進之害至於選任大臣則以陛下之聰明豈不知天下之事必得剛明公正之人而後任哉直以燕私之好便嬖之流不能盡由於法度若用剛明公正之人為輔則其妨害而不得肆是以選擇之際取疲懦軟熟平日不敢直言正色之人而加於位至於振肅紀綱變化風俗則今日宮省禁密不公不正之人窟穴盤踞於其間而陛下目見耳聞無非不公不正之事及其作姦犯法則陛下又未能深割私愛而付諸外廷之議論以有司之法是以紀綱不正於上風俗頹弊於下以不分是非不辨曲直為得計甚者以金珠為脯醢以契券為詩文宰相可唱則唱宰相近習可通則通近習惟得之求無復廉恥一有守道之士出乎其間則羣議眾排必使無所容其身而後已此豈治世之事哉至於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則自虞允文之為相也盡取版曹廢入羨餘之數而輸之內帑以備他日用兵進取不時之需二十餘年內帑歲入不知幾何而認為私貯典以私人日消月耗以奉燕私之費者易嘗聞其易敵人之首如太祖之言哉徒使版曹經費闕乏日甚督促日峻於是中外承風競為苛急民力所以重困也諸將之求進也必先措克士卒以殖私利然後以此自結於陛下之私人斬以姓名達

於貴將賞將以付軍中使自什伍以上保稱材武陛下以為公卿
可以得人而豈知論價輸錢已若晚唐之債帥哉夫智勇材畧之
人孰肯抑心下首於官宦妾之門故陛下之所得皆庸夫走卒
而猶望其激勵士卒以圖國勢豈不誤哉疏入上已就寢亟起秉
燭讀之終篇明日除崇政殿說書兼直學士知漳州常病
瘵界不行之害宰相留正泉人也其里黨亦以不可行布衣
果萬圭上書訟其擢有旨先行漳州經界史籍入見請收天下人
望乃除崇政閣修撰漳州經界竟罷以言不用自劾黃裳為嘉
王府州善自以學不及意乞部為官僚彭龜年亦言之留正曰正
非不知意但其性剛恐到此不合反為累耳崇宗即位趙汝愚薦
黨人對時趙汝愚按視孝宗山陵以為上曰淺薄意當博訪名
山不宜委之水泉硃礫之中又奏言聞太上皇后懼忤太上皇帝
聖意不欲其聞太上之稱又不欲其聞內禪之說臣願陛下入宮
之後暫變服色如唐肅宗之改服紫袍執控馬前者以伸負罪引
慙之誠則太上皇帝雖有忿怒之情亦自消散至若朝廷紀綱又
願陛下深詔左右勿預朝政而凡號令弛張人才進退委之二三
大臣反覆較量擇其善者稱制臨決則陛下亦得益明習天下之
事矣若山林之下則願黜臺史之說別求章澤以營新宮疎入不
報意奏自漢文短喪歷代因之三綱不明千餘年壽皇聖帝易月
之外猶執通喪朝衣朝冠皆用大布陛下以世嫡承大統則承重
也服著在禮律遂用漆淺黃之服臣竊痛之會孝宗神廟議宗
廟迭毀之制孫逢吉曾三復首請併祀億宜二祖奉太廟居第一
宗祔祭則正東向之位有旨集議以爲祖宗之主下藏於子孫
之室宗廟復奉以為始祖所謂有舉之而莫敢廢者乎始聖宗

之立韓侂胄居中用事熾熾其害政在講筵復數言之御批云楊
卿者艾恐難立講已除卿官觀汝愚神御筆還上內侍王德謙徑
以御筆付熾熾行沈繼祖誣熾十罪罷刺卒年七十一自熾去國
攻偽學益急從遊之士特立不顧者屏伏邸第依阿還儒者更名
他師過門不入甚至變易衣冠御游市肆以自別其非黨而熾日
與諸生講學不休既沒將葬言者謂四方偽徒期會送偽師之葬
會聚之間非妄談時人短長則謬議時政得失學令守臣約束從
之侂胄死賜諡曰文獻慶三年追封信國公改徽國熾登第五十
年立朝纔四十日少依父交劉子羽萬建之崇安後徙建陽之考
亭延年李侗老矣熾自歸同安不遠數百里徒步往從之淳祐元
年上視學手詔以張周二程及熾從祀孔子廟黃幹曰由孔子而
後曾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繼其絕至熾
而始著識者以為知言
李熾字敬子建昌人往建陽從朱熹學熾告以曾子宏毅之語熾
退以宏名其齋授岳州教授教士以古文六藝不因時好且曰古
之人皆通材用則文武兼焉聞射圃令習射廩老將之長於藝者
以率術精熟沒學於熾熾率同門往會藝及詔訪遺逸九江守以
熾薦辭郡守請為白鹿書院堂長學者雲集尋差江西運司幹辦
公事會洞寇作亂帥漕議平之熾曰寇非吾民耶豈必皆惡有司
貪刻者激之將校之邀功者逼成之耳請自往乃駐兵萬安分兵
守險驅辦士論賊禍福寇皆服漕司以十四界會了新行價日損
乃視民稅產物力各減會子若干官為封識慢令者斂籍而民
張持空券益不倍熾入劄爭之曰錢荒楮汙子母不足熾權不
能行楮者由錢不能權之也楮不行而抑民藏之是棄物也誠能

節用先穀粟之實務而不必取於精幣則精幣為實用矣漕司即弛禁改判潭州真德秀為長沙帥一府之事咸歸熾史彌遠當國廢皇子竑熾以三綱所關辭不復出紹定五年帝諭當時高士累召不起者史臣李心傳以熾對且曰熾乃朱熹高弟經術行義並黃幹當今一人而已帝問今安在心傳對曰熾南康人陛下誠能驅起之以實講筵其裨聖學不淺帝然其言終不召也卒諡文定熾嘗曰人不必修仕宦方為功業但隨力到處有以及物即功業矣學者宗之與黃幹並稱曰黃李

張洽字元德清江人從朱熹學熹居其鄉志收袁州司理參軍都守以倉廩虛籍倉吏二十餘家命洽鞠之洽廉知為都吏所賣都吏者州之巨擘也嘗于於倉不獲改以此中之治度守意銳水可嬰姑繫之密令計倉庫所入以自守曰君之籍二十餘家者以得

更也今校數歲之中所入已豐於昔由是觀之胥吏妄矣君必不忍受胥吏之妄而籍無罪之家也守悟罷都吏免所籍之家判池州時袁甫提江東刑以白鹿書院廢弛招洽為長洽至則選好學之士日與講說端平初除秘書郎

陳淳字安卿龍溪人朱熹來守其鄉淳請受教熹數語人以南來吾道喜得陳淳後十年復往見熹陳其所得意曰所關者下學功爾熹卒淳追思師訓痛自裁抑無書不讀洞見條緒其語學者常開拓心胸須萬理明徹然後可以語孔孟之樂淳居鄉不徇俗俗然退守而憂時論事感慨動人郡守以下時造廬而請嘉定九年待試中都歸嚴陵郡守鄭之悌率僚屬延講郡庠款張陸王學問無源全用禪家宗旨認形氣之虛靈知覺為天理之妙不由窮理格物而欲徑造上達反託聖門以自標榜授安溪簿未上而沒

李方子字公晦昭武人初見朱熹語以和緩中要果決遂以果名齊調泉州推官故事秩滿必先通書廟堂方子曰以書通是求也丞相彌遠怒踰年始除國子錄或告彌遠曰此真德秀黨也劾罷之方子既歸學者畢集危坐竟日雖奴隸不加詬罵黃灝字商伯都昌人肄業荆山僧舍知德化縣歲饑賑給有方光宗即位遷太常簿論今禮樂廢闕請敕有司收政和冠昏喪葬儀及司馬光高閔等書參訂行之出知常州提舉常平海鹽草殍盈野時有旨停開夏稅遂奏乞併開秋苗不俟報行之言者罪其專削秋而從其蠲闕之請灝既歸里幅巾深衣騎驢山間若素隱者起廣東提刑不赴卒朱熹守南康灝執弟子禮居沒黨禁方屬灝單車往起徘徊不能去

廖德明字子晦南劍人少學釋氏及得龜山楊時書讀之大悟遂棄朱熹知莆田民有奉淫祠者罪之沉像於江遷廣東提刑彈劾不避權要歲當薦士朝貴多以書託之德明日此國家公器也恐不啟封還之有鄉人知主簿德明問其能薦之會德明行縣簿屬其知已置酒延之悉假富人觴豆甚盛德明怒曰一主簿乃若是優耶必貪也於是追還薦章其公嚴類此時盜陷桂陽迫韶人懇德明燕笑自如道將馳驅擊而親持小麾督戰大敗之乃分處守連斥堠宣布威信韶晏然遷吏部左選郎官卒德明初為漳州教授手植三柏於學海士愛敬之如甘棠嘗語人曰德明自始仕至為郡惟用三代直道而行一句而已

任希夷字伯起邵武人調浦城縣從熹學熹器之曰伯起開濟士也累遷禮部尚書謂周惇頤程頤程顥百代絕學之倡乞賜諡其後惇頤諡元顯諡純顯諡正皆希夷之權參知政事史彌遠極

史 31-417

國久執政皆具員識者頗議其拱然卒諡宣獻

葉味道温州人師事朱熹試禮部第一時禁偽學味道對策知舉
胡紘曰此必偽徒也黜之學禁開乃登第調鄂州教授理宗訪問
熹之徒及所著書部使者以味道問選宗學論對言人主之務
學天下之福也必堅志氣以守所學謹幾微以驗所學授太學博
士兼崇政殿說書帝忽問鬼神之神疑伯有之書涉於誕味道對
曰陰陽二氣之散聚雖天地不能易死而不散者常也有不得其
死而鬱結不散者變也故聖人設為宗祧以別親疏遠邇正所以
教民親愛今伯有為厲為之立後則庶乎思衛矣蓋諷皇子茲事
也三京用師廷臣邊聞交進機會之說味道進議狀以為科配日
繁餽餉日迫民一不堪命龐勳黃巢之禍立見是先搖其本無益
于外也遷著作佐郎卒帝出內帑贖其喪升一官任其後故事所
未有也

卷四十四

八

補葉山影

蔡元定字季通建陽人父發博覽羣書號牧堂老人以程張書授
元定元定深涵其義既長辨析益精登西山絕頂忍饑咽齏讀書
聞朱熹名逆師之喜叩其學大驚曰此吾老友也不當在弟子列
遂與對榻講論諸經與熹每至夜分四方來學者熹必俾先從元
定質正焉尤表揚萬里薦之堅以疾辭築室西山將為終焉之志
時韓侂胄擅政沈繼祖疏熹併及元定元定謫道州州縣捕
元定甚急元定聞命不辭家即就道熹從游者數百人餞別蕭
寺中坐客與歎有泣下者熹微視元定不與不時因咄然曰友朋
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矣杖屨同其子沉行三千里
脚為流血無幾微見言面至春陵遠近來學日衆有召名士挾材簡
傲者亦心服謝拜執弟子禮其崇人為之語曰初不敬今納命愛

卷四十四

九

補葉山影

元定者謂宜謝生徒元定曰彼以學來何忍拒之若有禍患亦非
閉門塞賢所能避也貽書訓諸子勿以吾得罪故遂懈一日謂沉
曰可謝客吾欲安靜以還造化舊物問三日卒賜諡文節元定於
義理洞見大源下至圖書禮樂制度無不精妙古書奇辭與義人
所不能曉者一過目輒解熹嘗曰人讀易者難乎通讀難書易益
疏釋四書及為易詩傳通鑑綱目皆於元定往復參訂啟蒙一書
則屬元定起稿嘗曰造化微妙惟深於理者能識之及葬以文誄
之學者母之曰西山先生子淵沉皆躬耕不仕沉字仲默少從熹
遊熹晚欲著書傳未及為遂以屬沉洪範之數久失其傳元定獨
心得之然未及論著曰成吾書者沉也沉受父師之託沉潛反覆
數十年然後成書於洪範數謂體天地之撰者易之象紀天地之
撰者範之數數始於一奇象成於二偶奇者數之所以立偶者象
之所以衍故二四而八卦之象也三而九九之數也重之
八而六十四又重之為四千九十六而象備矣重之九而八十一
又重之為六千五百六十一而數周矣易更四聖而象已著範錫
神禹而數不傳後之作著昧象數之原或即象而為數或反數而
擬象牽合傳會自然之數益晦焉始從元定謫道州跋涉數千里
還年僅三十隱居九峯當世名卿物色將薦用之不屑就子抗
黃幹字直卿閩人往見清江劉清之清之奇之曰子乃遠器時學
非所以處子也因命受業朱熹幹以自母即日行時大雪既至而
熹他出幹因留客邸臥起一榻不解衣者二月熹始歸幹自見熹
夜不設榻不解衣帶少倦則微坐一倚或至達曙張拭亡熹與幹
書曰吾道益孤矣所望於賢者不輕後以其子熹幹丁母憂與者

從之講學於墓廬甚眾嘉編禮記獨以喪祭二編屬餘稿成嘉見而喜病革以深衣及所著書授餘手書與訣曰吾道之託在此吾無恨矣吳獵帥湖北辟為安撫司準備差遣淮西帥司檄餘和州獄故以疑未決餘釋囚桎梏飲食之委曲審問無所得一夜寢井中有人明日呼囚詰之囚驚服果下獄并得屍誄知漢陽軍值歲饑告糴於制司荒政具舉春賑願請給之糧不願者給廬居之其在漢陽即郡治後鳳樓山為屋館四方士知安慶府金人破光山安慶去光山不遠乃請於朝賊安慶不俟報即日興工城分十二料先自築一料計其工費若干然後委官吏為公市人分料主之役民兵五千人役九十日而計人戶產錢起丁夫通役二萬人入十日而罷役者吏番替月月休六日午休一時至秋漸殺其半餘日以五鼓坐於堂濠若官入聽命以一日成算授之

卷四十四列傳

蕭崇山

乃治府事築城之件用錢監未鑄之鐵事畢還之城成是歲大旱餘祈輒雨或未出晨興登郡閣望蕩山再拜雨即至金人破黃州淮東西皆震獨安慶安堵如故既而朝命與徐僑兩易和州且令先赴制府稟議餘即日解印趨制府和州人目望其來曰是當檄至吾郡鞠死囚感愛井中者先是餘遺書李珪曰今日之計莫若用兩淮之民食兩淮之粟守兩淮之地然其策當先明保伍保伍既明則為之立堡若舊馬制軍器以資用不過累月軍政可成珪不能用及至制府珪往維揚視師與偕行餘言敵既退當思所以實功而罪者惟維揚能於清平山像立義若斷金人右臂方儀真能措置捍禦不使軍民倉皇奔軼此二人者當薦之泗上之敗劉倬可斬也其時幕府書信皆輕慢之土僚吏士民有獻謀畫多為毀抹疏駁而諸司長吏張晏無虛日餘知不足與其事歸自

維揚再辭和州之命復告珪曰敵退已兩月不知吾所置措者何事邊備之弛又甚於前恐其禍又不止今春矣向者輕信人言為泗上之役喪師萬人良將勁卒精兵利器不戰而淪於泗水肝胎東西數百里莽為邱墟安置浮光之事大率謂此切意千乘言旋必痛自咎責出宿於外大戒於國討論條畫以為後圖今歸已五日矣但問請總領運使至玉麟堂賞牡丹用妓樂總領運使請吳賞亦然晏僚屬亦然邦人聞之豈不痛憤今浮光之報又至矣金欲以十六縣之眾攻浮光侵五關且以一縣五千人為率則當有八萬人攻浮光以萬人刈吾麥以五萬人攻吾關吾之守關不過五六百人豈能當萬人之眾哉五關失守斷黃不保則江南危尚書聞此亦已數日乃不開有所施行何哉厥後光黃斬繼失果如其言入廬山訪其友李燦陳必相與盤旋王淵三峽間俛仰其師

卷四十四列傳

蕭崇山

舊跡講乾坤二卦於白鹿書院山南北之士皆來集未幾召赴行在為御史李楠所劾初餘入荆南幕府與江淮豪傑游而豪傑往往願依餘後守安慶淮軍民之心翕然相向在位者忌之且慮餘人見必直言邊事以悟上意至是羣起排擠之遂歸里第子日甚巴蜀江河之士皆來借鄰寺以處之朝夕質疑如烹時沒後門人請諡諡文獻何基字子恭金華人父伯璣為臨川丞黃幹適知縣事伯璣見二子而師事焉王相執贊於基質問難疑或一事至十往返基終不變以待其定嘗曰治經當謹守精玩不必多起疑論基淳厚固篤實絕類漢儒趙汝騰守婺延聘請講不就屢薦名皆力辭卒諡文定王相字會之金華人少慕諸葛亮為人自號長嘯年踰三十始捐

去俗學勇於求道與其友汪開之著論通言至居處恭執事敬
惕然歎曰長嘯非聖門持敬之道更習舊學嘉門人遊或語以
何基嘗從黃幹得稟之傳即往從之問之沒家貧爲之斂葬蔡抗
楊棟相繼守婺趙景緯守台聘爲麗澤上蔡兩書院師鄉之耆德
皆執弟子禮理宗崩率諸生製服臨於御榻之言曰伏羲則河圖
以畫八卦文王推八卦以合河圖者先天後天之宗祖也惟四生
數不動以四成數而上下之上偶下奇莫非自然又曰大禹得洛
書而列九疇箕子得九疇而傳洪範範圖之數不期而暗合初一
曰五行以下六十五字爲洪範五皇極以下六十四字爲皇極經
此帝王相傳大訓非箕子之言也又曰今詩三百五篇豈盡定於
夫子之手所刪之詩容或有存於閭巷浮薄之口漢儒取以補亡
乃定三百篇各十有一篇兩兩相配退何彼穠矣甘棠歸之王風前
南宋書 卷四十四 列傳 十一 楊東山房
去野有死腐黜鄭衛淫奔之詩其卒整衣冠端坐揮婦人勿近謹
文憲

陸九淵

附 子持之 楊簡 袁燮 沈煥 舒頤

陸九淵字子靜生三四歲問其父天地何所窮際父笑而不答遂
深思至忘寢食及總角舉止異凡兒謂人曰聞人誦伊川語自覺
若傷我者又曰伊川之言奚爲與孔孟之言不類近見其間多有
不是處初讀論語疑有子之言支離他日讀字宙二字解四方上
下曰字往古來今日宙忽大省曰字宙內事乃已分內事肅除國
子正放諸生無異在家時九淵少閒靖康時事慨然有感於復讐
之義至是訪知勇士與議恢復大畧遂陳五論爲給事中王信所
取還鄉學者輻奏每開講席戶外屢滿耆老扶杖觀聽自號象山

蜀嘗謂學者曰汝耳白聰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本無
欠闕不必他求又曰此道與兩利欲之人言猶易與兩利欲之人
之言却難或勸九淵著書曰六經皆我註卿光宗即位知荆門
軍民有訴者無早暮皆得造於庭其有涉人倫者使自具其狀以
厚風俗不可訓者始實之法荆門爲次邊而無城九淵以爲郡居
江漢之間爲四集之地南捍江陵北接襄陽東護隨郢之西當
光化夷陵之衝荆門固則四鄰有所恃否則有背腹腹心之憂由
唐之湖陽以超山則其涉漢之處已在荆門之腹自此之外間道
之可馳漢津之可涉坡陀不能以限馬蹏蹏不計以濡輟者所在
尚多自我出奇制勝微敵兵之腹脅者亦正在此雖四山環合易
於備禦而城池闕然將誰與守乃請於朝城之自是民無邊憂罷
關市吏議察而減民稅商賈畢集稅入日增舊用銅錢以其近邊
南宋書 卷四十四 列傳 十一 楊東山房
以鐵錢易之而銅有禁復令貼納九淵曰既禁之矣又使之輸那
盡獨之故事平時教軍伍射郡民得與中者均賞其賜不限流
品嘗曰古者無流品之令而賢不肖之辨嚴後世有流品之分而
賢不肖之辨每早禱即雨郡人異之丞相周必大嘗稱荆門之
政以爲躬行之效一日謂家人曰吾將老矣又告僚屬曰某將告
終會禱雪明日雪乃沐浴更衣端坐後二日日中而卒諡文安公
九淵嘗與朱熹會鵝湖論辨所舉多不合及京守南康九淵訪之
熹與至白鹿洞九淵爲講君子小人喻義利一章聽者至有泣下
熹以爲切中學者之病至於無極而太極之辨則貽書往來論難
不置焉門人楊簡袁燮舒頤沈煥能傳其學子持之
持之字伯微七歲能爲文九淵授徒象山學者數百人未逮持
之爲最輝之輩侂冑用兵持之憂時不憚乃見徐誥於九江時議

防江持之請擇使察地勢孰險而守孰易而戰孰隘而伏毋專
為江守其言自古與事造業非有學以輔之往往以血氣盛衰為
銳情故三國兩晉諸賢多以盛年成功名公更天下事變多矣未
舉一事而朝思夕惟利害先入於中愚恐其為之難也諸儒然又
之鄂謁薛叔似之荆謁吳獵爭欲留之皆謝歸理宗即位授修職
郎以疾致仕

楊簡字敬仲慈谿人授富陽簿會陸九淵道過富陽遂定師弟之
禮富陽民都服實不知學簡與學養士文風益振為紹興府司理
一府吏觸簡怒令鞠之簡自無罪命鞠平日簡曰吏過詎能免今
日實無罪必擯往事置之法某不敢奉命帥大怒簡取告身納之
爭愈力常平使者朱熹薦之知樂平縣楊石一少年為民害簡實
獄中諭以禍福咸感憤願自贖由是邑人以訟為恥紹興五年召

楊簡

卷四十四

七

楊簡

為國子博士三少年大帥縣民離出境外呼曰楊父會兵趙汝愚
祭酒李祥疏辨之簡上書曰昨者危急社稷將傾陛下所親見汝
愚冒萬死易危為安汝愚之忠陛下所心知臣為祭酒屬日以義
訓諸生若畏害忘義臣恥之未幾遭斥嘉定元年遷寶錄院檢討
官求外補知溫州移文首罷致籍私醴五百為羣過境內分司
官檄永嘉尉捕之巡尉不曰郡簡曰是可輕動乎萬一名亂貽
朝廷憂兵之節制在郡將違節制是不服天子命違節制應斬
旗立巡尉庭下召劊手兩行夾立郡官盛服立西序數其罪命斬
之郡官交進為致悔罪意良久得釋奏罷分司其紀律如此勢豪
第宅障官河即日撤之城中謹誦名楊公何簡在郡廉儉自將常
日吾欲以赤子膏血自肥乎改工部員外郎金人大饑水師者日
以千計場吏流淮水射之簡戒之曰得土地易得人心難民山

塗炭投慈父母顧新斗升粟而迎殺之漸脫死乃速得死耶即日
奏之不報寶慶元年致仕卒咸淳間制置使劉黼印其地作慈湖
書院門人錢時淳安人江東提刑袁甫作象山書院招主講席丞
相喬行簡薦之且曰時風負才識尤通世務田里之休戚利病當
世之是非得失莫不詳究熟知不但通詩書守陳言而已詔守臣
以時所著書來上

袁燾字和叔鄞縣人生而靜乳嫗置藥水於前玩視終日夜臥
常醒然少長讀東都黨綱傳慨然以名節自期調江陰尉浙西大
鎮常平使羅點屬任賑恤燾命每保畫一圖田疇山水道路悉載
之而以居民分布共開凡名數治業悉書之合保為都合都為鄉
合鄉為縣縣征發爭訟追行披圖可立決以此為荒政首嘉定初遷
司封因對言陛下即位之初委任賢相正士鱗集而竊威權者從
之

袁燾

卷四十四

五

袁燾

考晚之彭龜年顯言其奸遂以罪去陛下追思龜年蓋嘗臨朝太
息曰斯人猶在必大用之固深知龜年之忠矣今正人端士不乏
願陛下嘗存此心崇獎樸直何憂不治昨勸陛下勤於好問而聖
訓有曰問則明既知如是而明則當知反是而問除禮部侍郎時
吏彌遠主和變爭益力臺論劾變罷之奉祠卒燾初入太學陸九
齡為學術錄以道義相切磨後九齡弟九淵發明本心之旨乃師
事焉學者稱之曰潔齋先生後諡正獻子甫
沈煥字叔晦定海人試入太學與臨川陸九齡為友後為太學
錄早暮延見學者孜孜誨誘長貳同僚忌其立異會充殿試考官
唱名日序立庭下帝會其饒觀潛內侍問姓名眾滋忌之適私試
發策引孟子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言路以為仙已請黜
之謂高卿軍教授高宗山陵自司次舍供帳酒食之需供給不暇

煥言於安撫鄭汝諧曰國有大戚而臣子晏樂自如安平故增屬煥條奏移書御史請明示喪紀本意使貴近哀戚之心重則焚舍非食自安不煩彈劾而需索絕矣於是追償事做者支費頓減判舒州卒丞相周必大曰追思立朝不能推賢揚善子愧叔悔益者三友叔悔不予愧也諡端憲

舒璘字元質奉化人張栻官中都璘往從之又從陸九淵遊朱熹居祖謙講學於婺源徒步往謁以書告其家曰敝牀疏席總是佳趣櫛風沐雨反為美境為徽州教授詩禮久不預貢士學幾無傳璘作詩禮講解家傳人習自是其學浸盛丞相留正稱璘為當今第一教官司業汪達首薦璘或謂達舉員已足達曰吾職當舉教官舍斯人將誰先卒薦之判宜州卒璘樂於教人嘗曰師道尊嚴璘不如叔悔若做進後進則璘不敢多過橫論謂璘之於人如熙

南宋書

卷四十四

七

南宋書

然之陽春渾祐中諡文靖

贊曰註疏之傳朱集大成以道問學萬世所遵義理精微乃讓陸子稍假禪悟爰啟致知朱陸同異互相發明合異為同昭我儒林

南宋書列傳卷第三十六終

張臣陸劉蔡列傳第三十七

南宋書卷第四十五

明錢士升增削許重熙贊

掃葉山房校刊

張栻

忠恕

張栻字敬夫浚子師胡宏栻以古聖賢自期作希賢錄孝廉即位浚起請開府治戎栻時以少年內贊密謀外參庶務幕府諸人皆自以為不及湯思退用事罷兵講和數諸將無得輒稱兵時浚已沒栻營葬甫畢即拜疏言吾與金人有不共戴天之讎繼今以往誓不言和專務自強雖折不撓遲以歲月何功不濟疏入不報久之劉珙薦除知嚴州時宰相虞允文以恢復自任數遣人致殷勤栻不答召為吏部侍郎時宰相虞允文以恢復自任數遣人致殷勤之故士大夫有愛其召兵者輒斥去之栻見上上曰卿知敵國事乎對曰不知也上曰金國饑饉連年盜賊四起栻曰金人之事臣雖不知境中之事則知之矣上曰何也栻曰臣見比年諸道多水旱民貧日甚而國家兵弱財匱官吏誣謾不足倚賴正使彼國可圖懼我之未足以圖彼也上默然栻因奏曰竊謂陵寢隔絕誠臣子不忍言之至痛然今未能奉辭以討之又不能正名以絕之乃欲卑辭厚禮以求於彼則於大義已為未盡而與論者猶以為憂則其淺陋畏怯固益甚矣然臣竊揆其心或者見我未有必勝之形而不能不憂也今日當修德立政用賢養民選將帥練甲兵通內脩外攘進戰退守為一事則必勝之形隱然可見上嘆息嘉論兼侍講詩書兼進說治生於敬饗亂起於驕淫因上陳祖宗正家刑國之懿下斥今日典利擾民之害上歎曰此王安石所入言不足惜者所以為誤國也張說除簽書樞密院事栻旦詣朝上責責成允文曰臣前執政自京師始近習執政自相公始允文

斬械復奏今欲右武以均二柄而乃謂知此人非惟不足服吏吏之心正恐反激武臣之怒命得中震然宰相賈陰附說明年出獄知袁州退而家居累年孝宗念之詔知靖江府經畧安撫廣南四路所部荒殘多盜械簡州兵籍點卒康健者日習月按申嚴保伍法諭溪峒酋豪母相殺掠諸蠻感悅改知江陵安撫本路湖北盜盜首効大吏之縱賊者捕斬姦民之舍賊者令其黨得相捕告以除罪羣盜皆遁去兩淮奸民出塞為盜者捕得數人有北方亡奴亦在盜中械曰朝廷未能正名討敵無使疆場之事其曲在我命斬之以徇於境而縛其亡奴歸之信陽守劉大辨怡勢希賞廣招流民而奪見戶熟田以與之械効其虛詳情論罪不報械求去與祠卒年四十八

張忠恕字行父汝之孫時韓侂胄權勢熾灼嘗為民間已許嫁女

夫家以告忠恕忠恕曰吾歸其父母尹不能從開禧末為籍田希理宋

即位移書史彌遠請法孝宗行三年喪宰輔率百僚請太后同聽

政忠恕復遺書彌遠謂英宗疾在哲幼母后垂簾有不答已今吾

君長矣若姑援以請此亦中策耳詔羣臣集議廟制忠恕謂九廟

非古若升先帝則十世之廟防於今日於禮無稽實慶初上封事

陳八事一曰曰人君莫先乎孝送死尤為大事孝宗朝衣冠

不宜諱之分野二曰人道莫先乎孝送死尤為大事孝宗朝衣冠

冠皆以大布慶元間再期而祥百僚始純服吉今若再經練祭

朝臣一帝之微不復有吉凶之別是則三年之喪降而為期喪

滋甚況人主執喪于內而羣工之服無異常日是有父子而無

臣也三曰太母方御垂簾之請而慶壽前則陛下吉服稱鴈播

時此世俗之見非所以表儀天下四曰陛下下斬然在疚大嘗之

期固未暇問然非豫講風定恐俾說乘間而入臣所望於今日者亦曰嚴取舍而正法度廣詢謀而協公議爾五日陛下於濟王之恩自謂彌縫曲盡矣自始至今率誤於舍糊臣所不解也六曰近時儉倭之徒凡直言正論率指為好名歸過夫好名歸過其自為者非也若首萌逆億之心則自今言者望風見疑七日經明行修如柴中行陳孔碩楊簡識高氣直如陳宓徐僑傅伯於論所推吏筆如李心傳何惜一官不俾與聞八曰士習日異民生益艱第宅之麗聲伎之美向來宗戚閹宦猶或間見今搢紳士大夫殆過之公家之財視為己物薦舉獄訟凡可以得賄者無不為也始魏了翁嘗勉忠恕植立名節無隕家聲及是歎曰忠獻有後矣忠恕因輪對引以伯父械告孝宗之語曰當求曉事之臣不求辨事之臣欲求仗節死義之臣必求犯顏敢諫之臣知頤州言者指為朋黨求希

比齊職魏了翁許忠恕拳拳體國似浚撥繁劇劇似其父杓斂華

就實則有聞乎械之教矣

附 祖儉 祖泰

呂祖謙字伯恭好問之孫自其祖始居婺除太學博士輪對言恢復大事也規模當定方畧當審陛下方廣置豪傑共集事功臣願精加考察使之確指經畫之實孰為先後使嘗試僕侍之說不敢陳於前然後與一二大臣定成算而次第行之則大義可伸大業可復矣呂試館職先是召試者率前期從學士院問目獨祖謙不然而其文特典美嘗讀陸九淵文喜之而未識其人攷試禮部得一卷曰此必江西小陸之文也揭示果九淵人服其精鏗除秘書郎重脩徽宗實錄書成進秩而對言曰夫治道體統上下內外不

相侵奪而後安鄉者陛下以大臣不勝任而兼行其事大臣亦皆
觀細務而行有司之事外至監司守令職任率為其所遷而不
能令其下故豪猾玩官府郡縣忽省部掾屬凌長吏如曰臣下權
任太重則有給舍以山納焉有臺諫以救正焉有侍從以詢訪自
無專恣之慮何必屈至尊以代其勞哉人之關兩脉絡少有壅滯
久則生疾陛下於左右雖不勞操制苟玩而弗慮則聲勢浸長燭
附浸多過咎浸積內則恩為陛下所謹而益思舉閉外則懼為公
議所疾而益肆詆排願陛下虛心以求天下之士執要以總萬事
之機勿以圖任或誤而謂人多可疑勿以聰明獨高而謂智足偏
察勿詳於小而忘遠大之計勿忽於近而忘遠蔽之萌又言國朝
治體有遠過前代者有視前代為未備者夫以寬大忠厚建立規
模以禮遜節義成就風俗此所謂遠過前代者也故於微擾艱危
之後駐蹕東南踰五十年無纖毫之廣則根本之深可知矣然文
治可觀而武績未振名勝相望而幹畧未優故雖昌熾盛大之時
此病已見是以元吳之難范韓皆極一時之選而莫能平殄則事
功之不競從可知矣臣謂今日治體視前代未備者固當激厲而
振起遠過前代者尤當愛護而扶持遷著作郎請祠歸先是書
有書曰聖宋文海孝宗命臨安府校正刊行學士周必大書文海
考取差謬恐難傳後盡委館職銓擇以成一代之典孝宗以命祖
謙遂斷自中興以前崇雅拙淨類為百五十卷上之賜名皇朝文
鑑詔除直祕閣時方重職名非有功不除中書舍人陳揆較之孝
宗批旨云館閣之職文史為先祖謙所進採取精詳有益治道故
以寵之可即命詞揆不得已草制卒年四十五諡曰成祖謙學以
淵深為宗而涉稽載籍不見涯涘心平氣和不立崖異一時英偉

卓犖之士皆歸心焉少沐急一日誦孔子言躬自厚而薄責於人
忽覺平時忿懣渙然冰釋朱熹嘗言學似伯恭方是能變化氣質
晚年會友之地曰鹿潭書院在金華城中既沒郡人祠之
呂祖儉字子約祖謙弟受業祖謙如諸生監明州倉將上會祖謙
卒部法半年不上者為違年祖儉必欲終期喪朝廷從之詔違年
者以一年為限自祖儉始除籍田令中丞何澹所生父繼室周氏
死澹欲服伯母服祖儉曰禮曰為伋也妻者是為白也母今周氏
非中丞父之妻乎中丞為風憲首而以不孝令百僚何觀焉德宗
即位李沐論罷趙汝愚會祭酒李祥博士楊簡上書訟汝愚沐皆
為罷之祖儉上封事曰陛下初政清明登用忠良然曾未踰時朱
熹老儒也有所論列則亟使之去彭龜年舊學也有所論列亦亟
許之去至於李祥老成篤實非有偏比今又終於斥逐臣恐鉅口
結舌之風一成不反豈國家之利乎又曰今之能言之士其所難
非在於得罪君父而在忤意權勢姑以臣所知者言之難莫難於
論災異然當之而不諱者以其事不關於權勢也若乃御筆之降
廟堂不敢重違臺諫不敢深論給舍不敢固執蓋以其事關實任
深慮乘間激發而重得罪也故凡勸導人主事從中出者盡欲假
人主之威勢以漸竊威權耳左右贊御於黜陟廢置之際車馬輻
輳其門如市臣恐事勢浸淫敗壞律門凡所薦進皆其所私凡所
傾陷皆其所惡豈但側目懼畏莫敢指言而阿比順從內外表裏
之患必將形見深慮陛下之繫獄而相與維持宗社者憂寡也疏
上有旨呂祖儉朋比周止安置紹州中書舍人郭驥奏祖儉朋
不至貶御筆祖儉意在無君罪當誅貶遂已為寬恩會樞密進
呂公著元祐初所上十事因進曰如公著社稷臣猶將十世有之

前日呂祖儉以書事得罪者其孫也今投之嶺外萬一即死聖朝有殺言者之名竊謂陛下惜之上問祖儉所言何事然後知前日之行不出上意僂胄謂人曰復有救祖儉者當處以新州矣寧敢出口有謂僂胄曰趙丞相去天下切齒今又投祖儉瘴鄉不辜或死則怨益重焉若少徙內地僂胄亦得旨改送吉州卒詔令歸葬祖儉之謫也朱熹與書曰熹以官則高於子約以上之顧遇恩禮則深於子約然坐視羣小之爲不能一言以報効乃令子約獨舒憤懣觸羣小而蹈禍機其愧歎深矣祖儉報書曰在朝行聞時事知在水火中不可一朝居使處鄉間理亂不知又何以多言爲哉在謫所讀書窮理實業自給每出必草屨徒步爲踰嶺之備嘗言因世變有所摧折失其素履者固不足言因世變而意氣有所加者亦私心也有大愚集從弟祖泰

卷四十五

六

補葉山房

祖泰字泰然夷簡五世孫寓真性疏達尚氣誼學問該洽徧遊江淮交當世知名上得錢或分挈以去無吝色飲酒至數斗不醉論世事無所忌諱聞者或掩耳而走慶元初祖儉以言事安撫詔州既移瑞州祖泰徙步往省之留月餘語其友士深厚曰自吾兄之貶諸人鉗口我雖無位義必以言報國當少須之今未敢以累吾兄也及祖儉被貶所嘉泰元年周必大降少保致仕祖泰憤之乃請登聞鼓院上書論僂胄其畧曰丞相汝愚有大勲勞今立僂學之禁還汝愚之黨是將空陛下之國而陛下不知悟耶陳自強僂胄童儻之師職至事輔陛下書學之臣若彭龜年等今安在耶僂胄目平江之吏胥以潛邸而得節鉞周均韓氏之廐役以皇居視屬得大官不識陛下在潛邸時果識師曰平叔房之親果有均乎凡僂胄之徒自誇大而卑朝廷一至於此也願亟誅僂胄及師

而罷白蠟等獨周必大可用宜以代之書出中外大駭有言呂祖泰挾私上書拘管連州石諫議程松與祖泰和友懼曰人知我素與遊其謂預聞乎乃奏祖泰當誅且其書必有殺之者今縱不殺猶當杖黥竄遠方乃杖之百配欽州初御史林采言僂胄之成造端自必大故有少保之命祖泰知必死其以身悟朝廷無懼色既至府庭尹爲好語誘之曰誰教汝共爲章汝試言之吾且寬汝祖泰笑曰公何問之愚也吾固知必死而可受教於人且與人議之乎尹曰汝病風喪心耶祖泰曰以吾觀之若今之附韓氏得美官者乃病風喪心耳既貶道出潭州錢文子爲禮陸令私贖其行僂胄使人述其所在祖泰乃匿襄鄧間僂胄誅朝廷訪得祖泰所在詔雪其冤喪母無以葬至都謀於諸公得寒疾素紙書曰吾與吾兄共攻權臣今權臣誅吾死不恨獨吾生還無以報國且未

南朱書

卷四十五

七

補葉山房

陸九齡 附 第九節
陸九齡字子壽金溪人父賀以學行爲里人所宗嘗采司馬氏冠昏喪祭儀行於家生六子泰檜當國無道程氏學者九齡獨尊其說員外郎許忻有名中朝退居臨川少所賓接一見九齡與語大悅盡以當代文獻告之九齡益肆力於學繙閱百家悉通陰陽星歷五行之說會湖南茶寇剽廬陵聲搖旁郡舊有義社以備寇郡請九齡主之門人不悅九齡曰文事武備一也古者有征討公卿即爲將帥比閭之長卽五兩之率也士而恥此則豪俠武斷者事之矣遂領其事調度屯禦皆有法寇離不至而郡縣倚以爲重服則與鄉之子弟習射曰是固男子之事也歲惡有剽劫者過其門必相戒曰是家射多命中無自取死敎授興國地濱大江俗儉

鮮知學九齡不以職閒自佚勸綏引翼士類興起一日晨與坐牀上與客語猶以天下學術人材為念至夕整襟正臥而卒賜諡文達九齡嘗繼其父志益修禮樂治家有法閭門百口男女以班各供其職與弟九淵相為師友學者號二陸有來問學者從容啟告人人自得或末可與語則不發管曰人之惑有難於口舌爭者言之激適固其意少需未必不自悟也張氏與九齡不相識晚歲以書講學期以世道之重第九齡

九韶字子美其學淵粹隱居山中畫之言行夜必書之其家累世義居一人最長者為家長一家之事聽命焉歲遷子弟分任家事凡田疇租稅出內庖饗賓客之事各有主者九韶以訓戒之辭為韻語晨與家長率子弟謁先祠畢擊鼓誦其辭使列聽之子弟有過家長會眾子弟責而訓之不改則撻之度不可容則言之官府

劉清之附錄

劉清之字子澄臨江人調萬安縣丞時江右大疫郡檄視旱徒步阡陌親與民接凡所蠲除具得其實州議減常平米直幣之曰此惠不過三十里內耳外鄉遠民勢豈能來老幼疾患之民必有餓死者今有粟之家閉不肯糴實窺伺攘奪者眾也在我有政則太家得錢細民得米兩適其便乃請均境內之地為八俾有粟者分賑其鄉官為主之帥葉茂良以救荒實跡聞於朝發運使史正志按部至筠俾集拘州縣畸零之賦清之不可清之有同年生在幕中謂曰侍郎將薦子矣其以閱閱來清之耶之書曰謂麻者皆鄂縣侵刻於民法所當禁某誠不敢玷侍郎知人之鑒通判鄂州鄂大兵所駐兵籍多偽清之俾偽者以實自言而止之病者不藥而癒於死則不葬而界於火清之皆論止之改衡州先是郡餉

尉傳以事常平刑獄二使者月一會集互致折餽清之歎曰此何時也與其取諸民孰若裁諸公吾之所以事上官者惟究心所職而已念士風未振每因月講具酒肴以燕諸生相與輪情論學參佐議論多在焉部使者惡之貽書臺臣論罷光宗即位起知袁州而清之疾作周必大來視疾謂曰子澄其澄慮清之氣息已微云無慮可澄遂卒

趙蕃字昌父玉山人受學於劉清之清之守衡州乃求監安仁贍軍酒庫因以卒業至衡而清之罷蕃即勾祠從清之歸其後真德秀書之國史曰蕃于師友之際如此肯負國士家居連書祠官之政者三十有一卒年八十七舊年五十猶問學於朱熹既老猶慮末路之難命所居曰難齋周必大屢加引薦蕃竟不受劉宰曰文獻之家典刑之彥歸然獨存石以繫學者之望者蕃一人而已謚南宋書

文節

蔡幼學 劉燾 附錄

蔡幼學字行之瑞安人陳傳良有召太學幼學從之遊月書上祭酒芮煜及呂祖謙連選拔輒出傳良右皆謂幼學之文過其師孝宗聞之囚策士將真首列而是時張說用事宰相虞允文梁克家陰附之幼學對策曰陛下恥命相之不正更制近古二相並進以為美談然或以虛譽惑聽自許立功或以誠懇容身不能持正蓋指允文克家也又曰漢武用兵以來大司馬大將軍之權重而丞相輕公孫宏為相衛青用事宏苟合取容相業無有宜元用許史成帝用王氏哀帝用丁傅卒為始元之禍今陛下使嬖子預兵權其人無一長可取宰相忍與同列曾不差恥按其罪名宜在公孫宏上蓋指張說也帝覽之不憚遂得下第遷校書中郎直學士位

詔求直言幼學奏比年小人謀傾君子為安靖和平之說以排之
故大臣當與治而以生事自疑近臣當効忠而以忤旨損棄共極
至於九重深拱而羣臣盡廢多士盈庭而一籌不吐自非求賢如
不及何以作天下之才韓侂胄用事幼學力求外補除提舉福建
常平至官日講荒政時朱熹居建陽幼學每事咨訪遂為劉德秀
劾罷奉祠八年有勸侂胄收召海內名士者乃召為吏部員外郎
侂胄既誅餘黨尚塞幼學次第彈劾熹熹定初同樓鑰知
貢舉時正學久銅士專於聲律度數其學支離幼學始取義理之
文士習漸正除吏部侍郎趙鼎除知臨安幼學言師罪以媚權
臣進官三尹京兆狼籍無善狀詔必出褒語臣何辭以革命遂寢
權兵部尚書先是朝廷遣歲幣入金境適直有難不果納則遽以
兵至邊索之中外洶洶皆言當與幼學言王昂之使未還而倭
南來書
卷四十五
楊某出房
鞅之師奄至且肆其侮慢形之文辭可不伸大義以破其謀乎於
是朝論奮然始詔與金絕一久感與夢星隕於屋西南隅遂卒
劉燭字晦伯建陽人受業於朱熹呂祖謙歷知閩縣治以清簡庭
無滯訟偽學禁與燭從熹武夷山講道讀書怡然自適築雲莊山
房為終老隱居之計累遷國子司業言於丞相史彌遠請以熹所
著論語中庸大學孟子之說備勸講乞罷偽學之詔又請以熹白
鹿洞規頒示太學取熹四書集註刊行之接伴金使於盱眙還言
兩淮之地薄蔽江南干戈之後宜加經理臣觀淮東其地不博膏
腴有破澤水泉之利而荒蕪實多其民勁悍勇敢習邊鄙戰鬪之
事而安集者少誠能經畫郊野招集散亡約項畝以授田使母廣
占拋荒之患列溝洫以儲水且備戎馬馳突之虞為之具田器貸
種其相共險易聚為室廬使相保護聯以什伍教以擊刺使相糾

率或鄉為一團里為一隊建長立副平居則耕有警則守有餘力
則戰帝嘉納之進國子祭酒冬雷燭奏選選監司以考察吏為
先訪求民瘼有澤未下流令未便民者悉以實上則民心悅天意
解矣又請擇沿邊諸將乞使沿邊之民各自什伍攷閱於鄉有急
則相救援無事則耕稼自若軍政隱然寓田里之間非止一時之
利也兼太子右庶子每講讀至經史所陳聲色之戒輒懇切再三
敷陳之卒諡文簡
楊泰之字叔正青神人少刻志於學臥不設榻幾十年宣撫安丙
薦之曰蜀中名儒楊庚仲之子當連臣之變勉有位者毋動言不
用拂衣而去使得尺寸之柄必能見危致命知果州踰零錢病民
泰之以一年經費儲其贏為諸邑對減上尚書省按為定式民歌
之曰前張後楊惠我無疆張謂張義實自發其端而泰之踵行之
南來書
卷四十五
楊某出房
理宗即位入對言巴陵追降之命重於違羣臣輕於絕友愛陛下
居天位之至逸則當思天倫之大痛秦邸沒於房陵既行封諡又
錄其子今乃曰不當為之後以貽他日憂何示人之不廣乎
劉愚字必明龍遊人入太學有聲於酒師博士林光朝器重
之調江陵府教授與項安世葉適講論不倦移安鄉令愚雅不樂
仕進遂致仕丞相余端禮鄉人也與愚有舊且召堂審愚竟舍去
不顧結廬城南顏垣破壁蓬蒿蕭然著書自適門人私謚曰謙靖
先生妻徐氏在家時母將以嫁姑子之富者徐泣曰為富人妻不
願也遂歸於愚居破屋中一事杼機愚嘗懷白金歸徐怒曰我以
子為賢而若是亟具歸愚告以束脩乃已有梁鴻風
贊曰斯文未喪亦各有創分途別流論高言放或通或閤精
疎依當道學淵源慶元為上

真德秀魏了翁等列傳第三十八

南宋書卷第四十六

明錢士升增訂許重熙贊

掃葉山房校刊

真德秀 魏了翁 洪咨夔 許奕 史彌遠 劉宰

應孟明 商飛卿 李舜臣 周子 趙傳 牟子才

真德秀字景元浦城人同郡楊圭異之使歸其諸子學妻以女嘉
定六年遷起居舍人奏權奸擅政十有四年朱熹彭龜年以抗論
逐呂祖儉周端朝以上書斥當時近臣猶有爭之者其後呂祖泰
之貶非惟近臣莫敢言而臺諫且擠之則嘉泰之失深於慶元矣
更化之初羣賢皆得自奮未幾傅伯成以諫官論事去蔡幼學以
詞臣論事去鄭應龍許奕以封駁事論去是數人者非能大有所
矯拂已皆不容於朝故人務自全一詞不措設有大利害羣臣暗
默如此豈不殆哉時鈔法格令行告訐繁興抵罪者衆德秀奏或
天坐罪而併籍昆弟之財或虧陌四錢而沒入百萬之貨尚得
名便民之策乎自此籍沒之產以漸給還充金國賀登位使及盱
眙閩金人內變而返言於上曰臣自揚之楚之盱眙沃壤無際岐
湖相連民皆堅悍強忍此天賜吾國以屏障大江爲進取資顧田
畝不開險要不扼丁壯不練豪傑武勇不收拾一口有警徒以長
江爲恃豈如及今大修墾田之政專爲一司以領之數年之後積
儲充實邊民父子爭欲自保因其什伍勒以兵法不待糧餉皆爲
精兵時史彌遠方以爵祿縻天下士德秀慨然謂劉燾曰吾徒須
急引去使廟堂知世亦有不肯爲從官之人遂出爲江東轉運副
使江東旱蝗廣德太平爲甚德秀大講荒政而自領廣德太平發
賑賑給竣事還百姓數千人送之郊外指道旁叢塚泣曰此皆往
歲餓死者微公我輩已相隨入此矣十二年知隆興府分鄂州軍

卷四十六

掃葉山房

卷四十六

卷四十六

掃葉山房

屯武昌及通廣鹽於贛與南安以汀汀贛鹽寇未及行以母喪歸
明年斬黃失守盜起南安人服其先見理宗即位禮部侍郎奏
三綱五常扶持宇宙之本晉廢而劉石變興唐廢而祿山難作陸
不幸處人倫之變書川之事非濟王本志前有避匿之跡後聞
討捕之謀情狀灼然願討論雖熙熙追封秦王故事惟陛下興滅繼
絕上曰朝廷待濟王亦至矣德秀曰觀舜所以處象則陛下不及
次言書川之獄未聞參聽于公朝淮蜀二閩乃出於僉論所期之
外天下事非一家之私何不與衆共之且言乾道淳熙間有位於
朝者以饋賂及門爲恥受任於外者以苞苴入都爲羞今黨業成
風恬不知怪又言朝廷之上敏銳之士多於老成雖嘗以耆艾褒
傅伯成楊簡以儒學褒柴中行以恬退用趙蕃劉宰至忠亮敢言
如陳宓徐僑皆未蒙錄用上問廉吏以知袁州趙鉞夫對因言程
與之帥蜀楊長儒帥閩皆有廉聲上初御清暑殿德秀因經筵侍
上進曰此高孝二祖儲神燕閑之地仰瞻楹桷當如二祖式臨事
宗小祥詔羣臣服純吉德秀爭之曰白漢文帝幸情變古惟我孝
宗方衰服三年朝衣朝冠皆以大布惜當時不併定臣下執喪之
禮孝宗崩從臣羅點等議令羣臣易月之後未釋衰服惟朝會治
事權用黑帶公服時序仍臨慰至大祥始除議遂格德秀屢進饒
言史彌遠憚之畏公議未敢發給事中王傑等始駁德秀所主濟
王贈典罷祠紹定五年起知泉州迎者塞路深村百歲老人亦扶
杖而出諸邑二稅常預借至六七年德秀入境首禁預借決訟自
卯至申未已或勸書養精神德秀謂無力惠民僅有政平訟理事
當勉聞金滅京湖帥奉露布圖上八陵而江淮有進取潼關黃河
之議德秀以爲憂上封事曰移江淮甲兵以守無用之空城運江

准金穀以治不耕之廢壤富庶之效未期根本之弊立見惟陛下
審之召爲戶部尚書以大學衍義進拜參知政事疾亟冠帶起坐
迄謝事神爽不亂德秀長身廣額容貌如玉望之者皆以公輔期
之立朝不滿十年奏疏無慮數十萬言直聲震朝廷鄭清之挑敵
兵中外大耗耗範攻清之誤國德秀言此皆前權臣玩愒之罪譬
如和扁繼庸醫之後一藥之誤代爲庸醫受責其議論與範不同
如此自侂冑立僞學以鋼善類凡近世大儒之書一槩禁絕德秀
晚出慨然以斯文自任追黨禁既開正學遂明於天下論文忠
親了翁字華父蒲江人年數歲日誦千餘言過目不再覽鄉里稱
爲神童年十五著韓愈論有作者風開禧元年召試學士院韓侂
冑謀開邊了翁言國家財用凋耗人才衰窮未見可以勝人之資
孟急於內修姑緩外攘不然果天下而試於一擲宗社存亡係焉
南來書 卷四十六 楊嘉山房

不可忽也策出衆大驚御史徐棟劾了翁對策狂妄乞補外知
嘉定府侂冑誅朝廷收召諸賢了翁預焉會史彌遠專國了翁察
其所爲辭召命築室白鶴山下以所聞於輔廣李燾者開門授徒
士爭負笈從之知眉州眉俗習法令持吏短長故號難治了翁至
尊禮耆耆簡拔俊秀勸學宮親爲講說行鄉飲酒禮增貢士
員俗爲之變嘉定八年上疏乞與周惇頤張載程顥程頤錫爵定
謚十五年入對論郡邑強幹弱枝之弊所宜變通蓋了翁去國十
有七年矣上迎勞優渥嘉納其言又論江淮襄陽當分爲四重鎮
爲聯絡守禦之計十七年遷祕書監論士大夫風俗之弊謂君臣
同心一德而後平居有所補益緩急有所倚仗如人自爲謀而從
而腹誹習吏而踵陋臣實懼焉理宗即位屬濟王黜削以死有司
治喪弗度了翁每見上請厚倫紀以弭人言時應詔言事十餘人

惟了翁與洪咨夔初夢昱張忠恕所言能引義切至而了翁以疾
求去李知孝劾夢昱竄南了翁出關饒別朱端常遂劾了翁狀
世盜名朋邪謗國詔歸州居住至靖湖湘江浙之士不遠千里負
書從學彌遠死了翁念國家權臣相繼內擅國柄外變風俗遂上
軍乞復舊典一復三省以重六卿二復二府以集衆議三復都室
以重省府四復侍從以來忠告五復經筵以熙聖學六復臺諫以
公黜陟七復制誥以謹命令八復聽言以通下情九復三衙以強
主威十復制誥以謹命令八復聽言以通下情九復三衙以強
威勳與其德秀並召了翁直學士院入對論政相十失猶存畫滿
下四十刻而退上將引以共政而忌者謂了翁知兵乃督視京湖
軍馬會江淮督府會從龍卒併以江淮付了翁朝論以爲不可適
逢驚沓至了翁嫌於避事遂受命賜便宜詔書如張浚故事朝辭
南來書 卷四十六 楊嘉山房

面賜御書唐人嚴武詩及鶴山書院四大字帝幸臣飲餞關外酌
上下流之中開郡府江州府二句召爲會書樞密院事始執政謀
假此命以出了翁既出則復以建督爲非故遣召還嘉熙元年疾
革門人問疾者猶衣冠相與酌答口授遺奏少焉拱手而逝謚文
靖贈第宅蘇州
洪咨夔字舜俞於潛人崔與之帥淮東辟置幕府邱壽傳代與之
爲帥金攻六合揚州閉門設守咨夔詣壽傳言曰金人攻楚必未
至揚乃先自示弱不特淮左之人心動而金人且必來矣第當遠
斥候精則探簡士馬張外郡聲援而大開城門晏然如平時若金
人果來某當身任之已而金人果遁青州張林請獻銅錢二十萬
壽咨夔謂宜以所獻就犒其軍如唐魏博故事使無輕量中國心
師乃命輸其半林亦不復來與之帥成都爲制置使首繼咨夔自

近辭曰今當合西南人物以濟國事若先及門生故吏自示人私
也不受惟往來効忠蜀人高之尋知龍州興鄧艾祠更祠諸葛亮
告其民曰母事仇讎而忘父母還朝為祕書郎會詔求直言慨然
曰吾可以盡言悟主矣其父見其疏曰吾能吃苦子飯汝無憂史
彌遠讀至濟王之死非陛下木心大志擲於地轉對言李全必為
國患於是李知孝等交論鑄二秩讀書故山彌遠死召拜監察御
史名夔曰朝無親擢臺諫久矣乃上疏曰臣考古治亂之原權歸
人主政出中書天下未有不治權不歸人主則廉級一夷矣政之
問政不出中書則腹心無寄矣權之攬此八柄馭羣臣所以獨歸
之王而詔之者必天官家宰也陛下親政以來威福收還而股肱
亦坐政事堂以治事大權大政畧舉矣然中書微端大者有四曰
用自專曰私自固願陛下宣示臣等保大臣德往轍而圖方來以
仰稱更始之意京湖以八陵岡來上各夔授紹興留司奉表八陵
及東晉大都督親謁五陵故事公先詔制臣往省侯還別議朝祭
又復以完顏守緒骨來獻時相修大其事各夔曰此朽骨耳而之
以葬大理寺可也第當以金亡告九廟諸祖宗德澤况與大敵
為鄰抱虎枕蛟事變何測顧可侈因人之獲使邊臣論功朝臣頌
德且陛下知慕崇政受俘之元祐獨不監端門受降之崇寧乎不
從擢殿中侍御史會王定八臺察力詆將重珍各夔按定疾視善
長乞罷之越三日左遷定擢各夔中書舍人上在位踰一紀國本
未立未有敢深言之者各夔乞擇宗室子養之併為濟王立後史
高之八和力求去加端明殿學士率
許奕字成子簡州人寧宗親擢進士第一選起居舍人韓侂胄議
開邊奕貽書曰今日之勢如元氣僅屬不足以當寒暑之寇又因

轉對論今日之急惟備邊而朝廷晏然百官充位如平時京西淮
上之師敗同罰異總領王人也而聽宣撫司節制廟堂之議外庭
莫得聞護聖之軍半發於外而禁衛單薄所言皆侂胄所不樂道
便金奕詣執政受指執政曰金人要索議未決者尚多今將奈何
奕曰往集議時奕嘗謂增歲幣歸俘虜或可外此其可從乎當死
守之金人問奕名久禮遇甚恭方清暑離宮相距二十里至是特
為奕還內方射奕破的十有一乃卒行成還奏和不可恃宜葺紀
綱練將卒使屈信之權復歸於我兼侍講會讀官王居安傅伯成
以言事去職奕疏力爭後因災異申言曰凡年上下以言為諱諫
官無故而去者再矣以言名官且不得盡規疏遠乎夏早求言奕
言當行實政不可責償於禱祀之間蝗至都城然後下禮部請醮
祭執非王士顯及境而懼偶不至犇下則終不以為災乎又曰內
降非盛世事也王璘進狀不實而經營以求倖免裴仲何人驟為
帶御器械每進讀至古今治亂必參言時事願陛下試思設遇事
若此何以處之必拱默移時俟帝凝思乃徐竟其說帝曰經筵不
徒設矣權給事中論駁十有六事皆貴族近習之撓政體者而封
還劉德秀贈典高文虎之奉祠士論避之由知潯州嘉叙瀘俱接
夷壤董蠻米在大入四路徇安邊司窮治其事奕得夷人質之以
致所掠由是近安邊司夷酋王榮浮櫟木萬計入買奕慮其湧水
陸之險驅之安撫安丙新立大功讒忌日間宰相錢象祖出謗書
問奕奕以百口保之宇文紹節亦曰僕願百口以保許公之言於
是異論頓息知潼州府民相與祠東山僧舍會金渝盟蜀道震擾
奕請速還威望大臣宣撫又言斬將之人未問褒擢敗軍之將未
見施行事勢不決將有後時之悔御史劾敗罔與祠還家草遺

表曰自念本非衰病初染微疴當湯熨可去之時臣以疾為譚及
鍼石已窮之後醫束手而莫圖靜言膏肓所致之由大抵脈絡不
通之故以諷諫焉

史彌鞏字南叔彌遠從弟八太學彌遠柄國抑掩十載嘉定十年
始登進士嘉熙元年都城火土書曰天倫之變世孰無之陛下友
愛之心亦每發見洪咨夔所以蒙陛下殊知者謂雪川之變非濟
邸之本心濟邸之死非陛下之本心其言深有所契聖心耳矧以
先帝之子陛下之兄乃使不能安體魄於地下豈不于和氣乎出
提刑江東歲旱調賑荒在得人俾庶民為五甲乙以等第賑糶丙
為自給丁糶而戊濟全活甚多名為司封郎以兄子嵩之八相引
嫌句祠里居絕口不道時事真德秀嘗曰史南叔不登宗衮之門
者三十年嶮然不污有如此

卷四十六

七

楊東山房

劉宰字平國金壇人調江陵尉江陵巫風為盛宰下令保伍互相
糾察往往改業為農有持妖術者皆禁絕之緣事出郊與吏卒同
蔬食水飲去官惟篋藏酬倡詩而已調真州司法詔仕者不讀周
程書方得試宰曰平生所學者何不書狀授泰典令有殺人獄具
謂將於叢祠以殺即毀其祠斬其首以徇鉤察皆出人意外為浙
東倉司幹官丞引告歸江淮制置黃度辟之宰辭執政貽書峻辭
以絕理宗即位遷太常丞就道至吳門拜疏徑歸一時舉望收召
舉盡所不能致者宰與崔與之耳及卒鄉人罷市走送袂相屬者
五十里宰置義倉為粥以與饑者薪粟衣續藥餅信食之類靡求
不獲無田產廬子女長大未婚嫁者皆汲汲經理無倦色隱居三
十年平生無嗜好惟書靡所不讀有慢塘文集

應孟明字仲實永康人葛邵王蘭薦為敕令所副定官它日宰相

進擬孝宗出片紙於掌中書二人姓名曰卿何故不及此其一則
孟明也乃拜大理寺丞出為福建提舉常平陸游帝曰朕知卿愛
百姓惡賊吏事有不便於民念以問因問人才對曰有才而不學
則流為刻薄惟上之教化明取舍正使回心向道則成就必倍於
人孟明至部具以臨遣之意諮訪之廣西謀帥帝曰無易應孟明
者即以手筆賜孟明日朕聞廣西鹽法利害卿到任自可詳
究事實進廣西經路安撫寧宗即位權吏部侍郎卒韓侂胄嘗遣
密客誘以諫官俾誣趙汝愚孟明不答士論重之

商飛卿字輩仲臨海人累官工部郎官韓侂胄柄國氣焰薰灼飛
卿既至未嘗輒一造請諭月即丐去改司農卿總領江淮西軍
馬錢糧金陵故有帥漕治所合戎騎二帥留樞內侍號六司宴飲
餽遺費動萬計飛卿節縮苛糴饒以時餼散稍利以裕開羅戶

卷四十六

八

楊東山房

部侍郎侂胄將舉師嘗問餉計豐約飛卿以實告比調遣浩繁不
克支屬有旨俾飛卿軍前撫勞值金兵大至幾不免以憂卒
李舜臣字子思井研人紹興末舜臣上書言乘輿不出無以定大
計宜徙幸武昌又謂江東六朝皆嘗取勝北方不肯乘機爭天下
宜為今日監著江東勝後之鑑十篇上之乾道二年朝廷既罷兵
為相者益不厭天下望舜臣對策論金人世紀無可和之議宰輔
大臣不當以奉行文字為職業考官惡之絀下第調安仁主簿歲
大饑饑民千百持鉏棘大呼饑饉邑令懼閉門舜臣曰此非盜
也何想為亟出慰勞遣之遷宗政寺主簿重修裕陵王牒當會布
呂惠卿初用必謹書或謂非執政除免格不應書舜臣曰治忽所
關何可拘常法他所筆削類此尤遽於易常曰易起於畫理事象
數皆因畫以見含畫而論非易也畫從中起乾坤中畫為誠敬坎

離中畫為誠明著本傳三十三篇朱熹晚歲每為學者稱之予心傳道傳性傳

心傳字微之慶元元年薦於鄉既下第絕意不復應舉閉戶著書晚因崔與之魏了翁之薦為史館校勘專修中興四朝帝紀甫成其因言者罷端平三年召為工部侍郎言臣聞大兵之後必有凶年陛下宜與諸大臣掃除亂政與民更始而法弊未嘗更張民勢不加振德廉平之吏所在鮮見而貪利無恥之人四面而起如此而望五福來備是緣木求魚也成湯聖主也桑林之禱猶以六事自責陛下願治七年於此朝夕改靡有常規則政不節矣行齋居送暑無能日則使民病矣陪都園廟工作甚殷則土木營矣曆邸女冠聲焰炫熾則女謁盛矣珍玩之獻罕聞却絕則苞苴行矣願切之言類多厭棄則議夫昌矣願亟降罪已之詔以回天心

未幾奉祠卒心傳有史才通故實然其作吳獵項安世傳褒貶有愧秉筆之旨蓋其志嘗重川蜀而薄東南之士云

道傳字貫之少長讀河南程氏書至忘寢食雖處暗室整襟危坐肅如也調蓬州教授吳曦反遣客持書遺安撫楊輔論曦必反曰彼素非雄才人心離怨可坐而縛也誠決此舉使金知中國有人稍息窺覲正使不捷亦無愧千古矣曦黨竊道傳遂棄官歸嘉定初遷沂王府小學教授沂府有母喪例進秩道傳曰有喪事之勞者推恩可也吾屬何與辭不受遷著作佐郎薛極胡桀等以新進用事賄賂成風道傳言今名優儒臣實取材吏傾危之人進矣出知真州城圯弗治道傳疑之築兩石壩以護並江居民益浚二濠又覘陳公塘有警則決之以為阻人心始固除提舉江東常平與漕臣直德秀賑饑道傳分池宜嶽三州窮冬行風雪中雖深村窮

谷必至全活甚衆卒諡文節道傳雖不及登朱熹之門而盡得道書讀之於經史論著曰學未至不敢作於詩文曰學未至不暇作一日以疾謁告真德秀造焉臥榻屏間大書喚起截斷四字知其用功慎獨如此

性傳字成之遷起居舍人疏言東周以後諸侯卿大夫皆以既葬而除服秦漢之際尤為輕促孝文定為三十六日之制則視孝惠以前已有加矣東漢以後又損之為二十七日謂之以日易月則薄之至也千數百年惟晉武帝魏孝文為能復古之制而羣臣阻格未克盡行惟孝宗通喪三年近古所獨陛下繼之至性克盡乞以此疏付之史官庶幾四海聞風民德歸厚致仕卒

年子才井研人生期歲舉家藏於盜小姑以驚覆之得免少從其父客陳咸咸張樂大宴才閉戶讀書若不聞者咸奇之學於魏

了翁李方子嘉定十六年登第對策諷史彌遠辟四川茶馬司差道茶使衆人遇之子才拂衣去李心傳奉詔即成都修四朝會要辟檢閱文字遺之文州視王宣餉道遇宣曰敵臨境毋往子才不可視軍吏而還陳備邊三策理宗領問甚悉翼日諭宰相曰人才如此可峻擢之左丞相李宗勉擬祕書郎不果通判吉衛歷遷太常博士徐霖言鄭索趙與憲不報子才言案尤無德請先罷之鄭濤之誤引別之傑共政子才以張禹孔光責之清之愧謝漸聞九郡同日大水子才言今日納私謁溺近習勞土木庇小人失人心臣者皆蹈宣和之失苟不恐懼修省臣恐宣和京城之水將至宜諭大臣息乖爭以召和氣又言諡以勸懲當出自朝廷母待其自請徐經孫以劾厲文翁降官子才書行帝曰諡辭皆褒語可更之丞相道帝意子才曰丞相欲改則自改之實似道海州之提子才

草論詔有戒敕語似道不樂正月望召妓入禁中子才言此皆重

宋臣壞陛下素履權兵部侍郎御史洪天錫劾宋臣文翁及謝堂

不報子才請行其言文翁堂補外宋臣白辭內職吳子聰之姑女

冠得幸子聰因進知問事子才繳之帝命書行子才力言不可

丁大全與宋臣表裏子才嘗寫高力士脫靴圖為之贊宋臣怒與

大全合謀嗾御史劾子才在郡貪狀降兩官帝以問吳子明子明

曰臣嘗至其家四壁蕭然陛下母信謠言帝疑之語經筵官曰牟

子才之事吳子明乃謂無之何也戴慶祠曰臣憶子才曾劾子明

之兄子聰帝惜遂解似道入相素憚子才曰為吳潛之黨以禮部

侍郎召子才辭帝賜御筆曰朕久思卿其為我強起及入見帝慰

諭久之權禮部尚書祀明堂子才為執紼官帝問漢唐文物占對

詳瞻時士大夫忤權貴輒流子才請量移放還每直輒召對內

閣奏事

慶語至夜分或就賜酒果慧星見請罷公山更七司法度宗在東

宮雅敬子才言必稱先生即位授翰林學士以資政殿學士致仕

卒

贊曰士有正氣在能自立真魏洪許卓犖化仇鞏宰應商介

然不惑舜臣父子有學有識子才侃侃不阿寧激俱為純臣

無愧呂式

南宋書列傳卷第三十八終

邱密王居安等列傳第三十九

南宋書卷第四十七

明錢士升增削許重熙贊

掃葉山房校刊

邱密

王居安

汪綱

方信儒

李璧

吳獵

吳柔勝

沈作賓

邱密字宗卿江陰軍人除國子博士孝宗論廢允文舉自代者允

文首薦密對言恢復之志不可忘恢復之事未易舉遵養十年

乃可議北向時方遣范成大使金祈請陵寢密言泛使舉遣無益

大計徒以驕敵孝宗不樂曰卿家墳墓為人所據亦須理索否密

對曰臣但能訴之不能請之孝宗怒密退待罪帝察其忠不譴也

出知華亭縣捍海堰廢且百年鹹潮歲入八壤並海田宿至海口

訪遺址已淪沒乃奏勅築三月堰成三州易鹵復為良田遷饒密

院檢詳文字被命接伴金國賀生辰使金歷九月曉與統人歷不

南宋書

合密徐告以南北歷法異同合從會慶節正日隨班上壽金使初

難之卒屈服孝宗喜謂密曰使人聽命成禮而還卿之力也先是

王抃為樞密密不少下之方遯客時抃排定程頓奏上降付接伴

密沿途遵執密具奏謂不可以此啟敵疑心不奉詔抃恨之嘗密

不禮金使子嗣光宗即位擢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密素以

吳氏世掌兵為慮陛辭奏曰臣入蜀後吳挺脫至死亡兵權不可

復付其子臣請得便宜撫定諸軍以俟朝命挺死密即奏乞遷他

將代之仍置副帥別差興州守臣併利州西路帥司歸興元以殺

其權挺長子職勿令奔喪起服知和州屬總領楊輔就近節制諸

軍朝廷命張詠代挺以李仁廣副之遂革世將之患其後韓侂胄

復以兵權付職職叛識者乃服密先見寧宗即位召入奏韓侂胄

招以見出奏疏幾二千言示密蓋北伐議也知密平日主復讎其

可與其功名名曰中原淪陷且百年在我固不可一日忘也然兵
國戰危首倡非常之舉兵交勝負未可知則首事之禍其誰任之
此必有夸誕貪進之人攘臂以僥倖萬一宜亟斥絕不然必誤國
矣改知建康府將行佖冒曰此事姑為遲之因贊曰翻然而改
誠社稷生靈之幸惟無搖於異議則善矣佖冒問金人置平章宣
撫河南奏以岳為簽樞宣撫江淮以應之書力論金人未必
有意敗盟中國當示大體宜中警軍實使我常有勝勢若驟自彼
作吾有辭矣宣撫遂寢佖冒移書欲除宿內職宣撫兩淮報曰
使名雖異其為示敵以嫌疑之蹟則同佖冒不悅并江淮宣撫使
時宋師進圖宿壽既而師潰佖冒遣人來議招取資卒且求自解
之計宿謂宜明蘇師且周筠等價師之姦正不汝翼郭伯等喪師
之罪因奏泗州孤立淮北所屯精兵幾二萬萬一金人南出清河
南宋書 卷四十七 列傳 三 楊業山房

臣節制其西路則同轉運使張頴諫勅為御前武定軍餘汰歸農
武定既成軍伍淮西賴其力拜同知樞密院事卒諡忠定帝儀狀
魁傑機神英悟嘗慷慨謂人曰生無以報國死願為猛將以滅敵
其忠義性然也
王居安字資道黃巖人始名居敬字簡卿避諱廟嫌易之始能言
讀孝經有從旁指曰曉此乎即答曰夫子教人孝耳劉孝燧七月
八日過其家塾見居安與凡兒使賦八父詩援筆成之孝燧驚折
其背曰子與曰名位必過我淳熙中授徽州推官連遭內外艱柄
國者以居安十年不調將徑授職事官居安自請試民事乃授江
東提刑判幹官遷校書郎乞召試言祖宗時惟進士第一不試蘇
軾以高科負重名英宗欲授館職韓琦猶執不從執政謂居安曰
朝廷於節度尚不較况館職乎居安言節制之重文非位極武非
南宋書 卷四十七 列傳 三 楊業山房

制二府內則窺伺宮禁森心逆節縱身膏斧鉞猶有餘罪况兵興未解儼不明正典刑何以謝天下時太府丞呂祖儉以謫死布衣呂祖泰直言流遠郡居安奏請明其冤以伸忠鯁之氣趙彥迥與樓鑰林六中並召居安言鑰與大中用天下蒼生之福彥迥不可與同日而語彥迥始以趙汝愚不與同列政地遂放恣專政之謀汝愚之斥死彥迥力居多陛下乃使同升不幾彥迥同器乎疏已具有微聞者除目夜下遷起居郎為諫官才十有八日既供職即直前奏曰陛下特遷臣柱下史者豈非欲使臣不得言耶二史得直前奏事祖宗法也遂極論之又言臣為陛下且日官諫紙未乾乃以忤權要徙他職不得其言則去臣不復留矣雷孝友論其越職奪官太學諸生舉幡乞留四明楊簡適由陰道中聞此舉吾道增重江陵項安世致書曰左史人中龍也後知隆興府初盜

宋史卷一百一十七

楊萬里

起柳黑風峒羅世傳為倡勢張甚湖南所在發兵扼要衝義兵表裏應援賊乏食少懈江西帥欲買降為功遣人間道說賊魏興與魏賊喜謀益逞乃陰治械外送款身受官峒中不至公府義丁皆患曰作賊者得官我輩捐軀壞產業何所得於是五合六聚各以峒名其鄉李元勵陳廷佐之徒並起為賊放兵四劫江西列城皆震朝廷憂之以居安為帥居安以書曉都統制許俊曰賊勝則民皆為賊官軍勝則賊皆為民勢之翕張決於此舉將軍素以勇名挫於山賊可乎俊得書惶恐不敢以他帥事居安居安督戰黃山勝之賊走詔州勢日盛吉守前以戰不利用招降之策遣吏持受降圖來書賊衝江湖兩路大都統居安笑曰賊玩侮如此猶謂國有人乎曰諸朝吉守以祠去居安召土豪問便宜皆言賊恃險勝降如猿猴若鈔吾糧吾事危矣居安曰吾自有以破賊會元勵執

練水橋賊首李才全至居安厚待才全而賞元勵眾皆感羅世傳疑元勵貳已遂交惡元勵率眾攻世傳居安語俊曰兩虎鬪於穴可成卡莊之功世傳擒元勵以獻元勵既誅世傳以功員特益驛塞俊請班師居安不許俾因賊堡固守居亡何世傳果叛居安奏乞朝廷毋憂今落其角距可一戰擒也乃密為方畧遣兵合圍之世傳經死羣盜次第平居安用以賊孽賊之策故兵民無傷者江西人刻石紀功以言者罷嘉定十五年與魏了翁同召時方受寶中朝皆動色相賀入對首言人主畏無難而不畏多難輿地寶玉之歸盡思當時之所以失言極切至兩月于祠理宗即位知福州將行鹽寇起寧化居安以書論汀守曰上府民貧業於鹽可盡禁耶且彼執三首惡以自贖宜治此三人他勿治部使者遣都起提兵往起貪夜冒險與寇角以死軍潰居安至汀而賊已至

宋史卷一百一十七

五

楊萬里

謂矣賊知帥有撫納意即引退有以右班攝汀守者偃強好大言以知兵自任欲出不意為已功賊知其謀敗降約而建劍諸郡並江西嘯聚蜂起矣居安議不合嘆曰吾可復求焦頭爛額之功耶即拜疏歸居安以書生於兵事不學而能卒贈少保

運綱字仲舉縣人淳熙末調鎮江府司戶參軍馬大同鎮京口運綱自任以兩淮鐵錢交子行於沿江綱曰邊面行鐵錢慮銅寶洩於外耳私鑄盛行故錢輕而物重今若場務出納不以鐵錢取息不求餘美重禁以嚴私鑄支散邊戍與在軍中半者無異則民將自便之何至以敵內郡耶調平陽令縣連溪峒蠻蠻與居綱一遇以恩信科罰之皆既三十年綱下車首白諸蠻罷之歲饑旁邑有曹伍者羣聚惡少盤踞萬山間前後令未嘗一涉其境不虞綱之至也相率出迎綱已夙具酒食令之曰汝何能亂順者得食

亂者就誅夜宿中呼其請責不能防守狀皆皇恐伏地請死
杖其首惡者八人發粟賑卹民賴以安知爾溪決適如神歲旱郡
衙辦勸分網謂勸分所以助義倉一切行之非所謂安富恤貧也
又勸富民浚築塘堰大興水利饒者得食其力全活甚衆繼監左
藏屬金人殺其主遣使來告襲位議者即欲遣幣綱言使名不遵
當止之境上論之曰歲幣乃商前主所增今既易代當復隆興大
定之舊俟此議定而後正旦生辰之使可遣遲以歲月聽其相攻
擊然後以全力制其後廟堂雖之知高郵軍陸麟揚楚二州當
各屯二萬人壯聲勢而以高郵爲家計若高郵三面阻水湖澤與
阻戎馬所不能騁獨西南一路直距天長無險可守乃去城六十
里隨地經畫或浚溝塹或備設伏又慮湖可以入淮招水卒五千
人造百艘列三砦以戒非常興化民田濱海昔范仲淹築堰以障
南來者
卷四十七
關守毛澤民置石礎函管以疏運河水勢歲久皆壞綱增修之
淮米越江有禁綱念淮民有警則室廬莫保歲凶則轉徙無歸豐
年可以少蘇重以苛禁自分畛域豈爲民父母意請下金陵羅三
十萬以通淮西之運京口羅五十萬以通淮東之運又言兩淮之
積不可多昇潤之積不可少平江積米數百萬陳陳相因久而紅
腐宜視其收貯近久取餉釐下百司諸軍江上歲俸當至京者貯
之京口金陵轉漕兩淮中都諸倉亦當廣羅以補其數制使訪綱
備禦孰先綱曰淮地自昔號財賦淵藪西有鐵冶東富魚鹽是以
自給淮右多山淮左多水足以自固誠能合兩淮爲一家兵財通
融聲勢合一雖不假江浙之力可也祖宗盛時邊郡所儲足支半
年慶歷間中山一鎮尚百八十萬石今宜上法先朝令商旅入粟
近塞而算請錢貨於京師入粟拜爵守之以信則輸者必多邊儲

不患不豐州郡禁兵本非供役乃就糧外郡耳今不爲戰備用乃
使之其力役緩急戍守專倚大軍指日待更不安風土豈若土兵
生長邊地墳墓室家人自爲守耶當精擇壯壯廣其尺籍悉隸御
前軍額分犂券給以助州郡衣糧之供大率如山陽武鋒軍制則
邊面不必抽江上之戍江上不必出禁衛之師生券更得勞費保
恩時有獻言制司廣買荒田開墾以爲營田綱以爲荒瘠之地不
難辨而工力水利非久不可棄產欺官良田終不可得耗費公帑
開墾難就曷若勸民盡耕開田則涸堙寒則官爲之助變瘠爲沃
使民有餘蓄鬼錯入粟之議本朝便糴之法在其中矣制司乃止
淮東煮鹽之利以歲久弊滋告窘綱挾摠隱伏課乃更議綱約已
率下辭臺郡之互餽獨增場官奉以養其廉改浙東提刑禱雨龍
廟宮有物蛻蛻朱色盤旋壇上者三日綱曰吾欲雨而已母爲異
爾
卷四十七
以欺衆言未竟雷雨大至進主督浙東安撫司公事蕭山有古運
河西通錢塘東達台明沙漲三十餘里舟行則膠乃開浚八千餘
夫復創甬江口使泥淤弗得入河水不得洩於涂則盡發以達城
關十里創一廬名曰施水主以道流於是不問晝夜利涉忘勸屬
邑諸縣瀕海而諸暨十六鄉瀕湖蕩濶灌溉之利甚博勢家巨室
率私植埂岸園以成田湖流既東水不得去雨稍多則溢入邑居
田間寔蕩瀕海藉塘爲固隄岸易圯鹹鹵害稼歲損動數十萬畝
蠲租亦萬計以綱言詔提舉常平司發田園奇援巧請一切廢弛
而湖田始復郡備緡錢三萬專備修築而海田始固紹定初致仕
卒越人聞之有相率哭於寺觀者綱機神明銳在越佩四印文書
山積而能操約御詳治事不過二十刻下吏一言中理慨然從之
爲文長於論事供帳車乘雖敝不更

方信孺字季若興化軍人未冠能文周必大楊萬里見而異之韓
侂胄舉恢復之謀邊數不已朝廷尋悔金人亦厭兵乃遣韓元規
遺敵書然莫得其要領近臣薦信孺可使自蕭山丞召赴都命以
使事信孺曰開鑿自我金人設問首謀當何以答之侂胄然充
樞密院參謀官持督帥張巖書通問於金國元帥府至濠州金帥
高子仁止於獄中露及環守之絕其薪水要以五事信孺曰反俘
歸幣可也縛送首謀於古無之稱藩割地則非臣子所忍言子仁
怒曰若不望生還耶信孺曰吾將命出國門時已置生死度外矣
至汴見金左相完顏宗浩出就傳舍宗浩使將命者來堅持五說
且謂稱藩割地自有故事信孺曰昔靖康倉卒割三鎮紹興以太
后故暫屈今日顧可用為故事耶此事不獨小臣不敢言行府亦
不敢奏也請面見丞相決之將命者引而前宗浩力坐帳中陳兵
見之云五事不從兵南下矣信孺辨對不少詔宗浩叱之曰前日
興兵今日求和何也信孺曰前日興兵復讎為社稷也今日屈已
求和為生靈也宗浩不能詰授以報書曰和與戰俟再至決之信
孺還詔議所以復命宗浩還俘獲罪首謀增歲幣五萬遣信孺再
往時吳曦已誅金人氣頗索然猶執初議信孺曰本朝增幣已為
卑屈况名分地界哉且以曲直校之本朝與兵在去年四月若遣
書誘吳曦則去年三月也其曲固有在矣如以強弱言之若得徐
濠我亦得泗水若夸喬浦橋之勝我亦有鳳凰山之捷若謂我
不能下宿壽若圍廬和楚果能下乎五事已從其三而猶不我聽
不過再交兵耳金人見信孺忠懇乃曰割地之議姑緩但稱藩不
從當以叔為伯歲幣外別犒師可也信孺固執不許宗浩計窮遂
密與定約復命再差充通謝國信所參謀官奉國書書及許通

謝百萬緡抵汴宗浩變前說怒信孺不曲所建白遽以誓書來有
誅戮勢鉅語信孺不為動將命曰此事非稱軍錢可了別出事目
信孺曰歲幣不可再增故代以通謝錢今得此求彼吾有顧首而
已將命曰不爾丞相欲留公信孺曰留於此死辱命亦死不若死
於此會蜀兵取散關金人益疑信孺還言敵所欲者五事割兩淮
一增歲幣二犒軍三索歸正等四其五不敢言侂胄再三問至
厲聲詰之信孺徐曰欲得太師頭耳侂胄大怒奪三秩臨江軍居
住信孺自春至秋使金三往返以口舌折強敵金人計屈情見然
憤其不屈議用弗就已而王柁出使定和議增幣兩首皆前信孺
所持不可者柁白廟堂信孺辨折敵入於強復未易告語之時信
孺當其難柁當其易柁每見金人必問信孺安在公論所推雖敵
人不能掩也乃詔信孺知真州即北山賈水築石堤袤二十里人
莫知其所為後金人薄儀真守將決水置以退敵城乃獲全山東
初內附信孺言豪傑不可以虛名駕馭武夫不可以弱勢彈壓宜
選威望重臣將精兵數萬開募山東以主制客以重馭輕則可以
包山東固江北而兩河在吾目中矣坐責秦祠信孺性豪爽揮金
如糞土所至賓客滿後車使北時年方三十既歸歸營屋嚴
實自放於詩酒後賞用竭賓客益落信孺尋亦死矣
王柁字汝良祖倫使北死孝宗官之調通州海門尉捕賊十七
人獄成不受賞韓侂胄誤起兵端尋思繼好凡七遣使無成續遣
方信孺往將有成說坐白事件侂胄得罪乃使柁持書北行柁拜
命疾驅抵敵所金將烏骨論等四人列坐問韓侂胄貴顯幾年矣
柁對已十餘年平章國事財二年耳又問今欲去此人可乎柁曰
主上英斷去之何難柁使就懷中取出本朝省劄韓侂胄已擊死

梅翁之驚駭有完顏天寵者袖出文書云王相雖持韓侂胄書乃朝廷有旨遣其來議和宜詳議以報金人知侂胄已誅和議遂決再持金人牒歸求面侂胄首以許奕為通謝使相為參謀相自軍前再還議以侂胄首易淮陰地從之相奏和約之成皆方信備備嘗險阻再三將命之功臣因人成事乞錄信備功而獨其過朝論以相不掩人揚已多之致仕卒

葉適字正則永嘉人葉茂良薦之遷博士輪對奏曰二陵之讎未報故疆之半未復而言者以為當乘其機當待其時然機自我發何彼之乘時自吾為何彼之待非真難真不可也正以我自為難自為不可耳朱熹為林栗所劾適疏爭曰小人殘害忠良率有指名或以為好名或以為立異或以為植黨近忽創道學之目鄭丙倡之陳賈和之居要津者密相付授見士大夫有稍慕潔修者輒

南宋書

卷四十七

葉山房

以道學之名歸之自此善良受禍何所不有報光宗嗣位為尚書左選郎官是時帝不朝重華宮者七月適見上力言既而帝兩詣重華適復奏自今宜於過宮之日令宰執侍從先詣起居異時兩宮聖意有難言者自可因此傳致則責任有歸不可復使近習小人增損語言以生疑貳不報已而事復浸異孝宗不豫羣臣至號泣焚裾以請帝竟不往適責宰相留正曰上有疾明甚父子相見當俟疾瘳公不播告使臣下輕議君父可乎未幾孝宗崩光宗未能執喪適又告正曰上疾而不執喪將何辭以謝天下今嘉王良君預建參決則疑謗釋矣宰執因奏立嘉王為皇太子寧宗即位表奏皆趙汝愚與適裁定臨朝取以授儀曹郎人始知其預議汝愚既相侂胄怨適告汝愚曰侂胄所望不過節餞宜與之不從適嘆曰禍自此始矣遂求補外及汝愚貶衡陽適亦為胡紘所

劾後起為湖南轉運判官召對言曰陛下初嗣大寶臣嘗申緯卷阿之義為獻天啟聖明銷磨黨偏人才庶幾復合然治國以和為體處事以平為極臣欲人臣忘已體國圖報方來帝嘉納之初侂胄舉海內名士貶竄殆盡其後侂胄亦悔故適奏及之侂胄將敗兵端適奏曰甘弱而幸安者衰改弱而就強者興陛下申命大臣思報積恥蓋欲改弱而就強矣竊謂必先審知強弱之勢今或謂金已衰弱姑先開釁求宣和之所不能為紹興之所不敢此至險事也侂胄欲藉草詔以動中外改直學士院以疾力辭會詔諸將四路出師適告侂胄宜先防江不聽未幾諸軍收侂胄懼除適知建康并沿江制置使及金兵大入一日有二騎舉旗若將渡者淮民倉皇爭斫舟纜覆溺者眾建康震動適謂人心一搖不可復制惟劫若南人所長乃募市井悍少并帳下願行者得一百人使采

南宋書

卷四十七

葉山房

石將徐緯率以往夜過半遇金人蔽茅葦中射之應弦而倒矢盡揮刃以前金人皆錯愕不進黎明知吾軍寡來追則已在舟中矣金解和州圍退屯瓜步城中始安時羽檄旁午而適治事如平時兵退進兼江淮制置使初淮民被兵驚散適遂於墟落數十里內依山水險要為堡塢使復業以守春夏散耕秋冬入堡凡四十七處又度沿江地創三大堡石跋則屏蔽采石定山則屏蔽靖安瓜步則屏蔽東陽下蜀西護溧陽東連儀真緩急應援首尾聯絡東西三百里南北三四十里每堡二千家教之習射無事則戍以五百人有警則增募新兵并堡場居民通四千五百人共相守戍而制司於每歲防秋別募死士千人以為勅若英糧之用三堡就流民漸歸雷孝友劾適附侂胄用兵遂奪職奉祠凡十三年卒諡忠定適志意慷慨雅以經濟自負方侂胄欲開兵端以適有大難未

復之言重之而適目已每奏必言當審而後發第出師時適能
應以利害禍福則侂冑必不妄為可免南北生靈之禍議者不能
不嘆息云

薛叔似永嘉人初登對論祖宗立國之初除二稅外取民甚輕自
熙寧以來賦日增民困滋甚孝宗曰朕在宮中如一僧叔似曰此
非所望於陛下當論功業如何陛下即位二十餘年國勢未張未
免牽於苟安無事之說時置補闕拾遺上除叔似左補闕叔似遂
勸首相王淮去位光宗受禪時傳金使八界使名未正叔似奏白
壽皇一正匹敵之禮金人常有南顧之虞使名未正而遽受之祇
以重其玩侮復奏謀國者畏敵太過上開納時侂冑開邊除兵部
尚書宣撫使叔似方乞募兵馬辟致僚佐而甫就唐州之師
已敗矣遂劾斌又料敵必侵光黃委陳謙按行伍關金果八侵時

宣司兵戎襄陽都統趙淳魏友諒與統制呂渭孫不相下渭孫死
之叔似遂自劾委任失當叔似風以功業自期遠臨事絕無可稱
侂冑誅謫福州以兵端之開叔似迎合故也叔似雅慕朱熹窮道
德性命之旨談天文地理鍾律象數之學有葉二十卷

李壁字季章少英悟日誦萬餘言屬辭精博周必大見其文異之
曰此謫仙材也孝宗嘗問蕭卿諸子孰可用蕭以壁對寧宗即位
直學士院時韓侂冑專國召壁草制同禮部尚書肅達討論典禮
命侂冑三日一朝序班丞相上壁受命使金行次揚州忠義人朱
裕挾宋帥襲漣水金人憤甚壁乞梟裕首境上詔從其請壁至燕
與金人言披露肝膽金人之疑頓釋壁歸侂冑內用師意方銳壁言
進取之機當重發而必至母輕出而苟且又論襄陽形勢深以腹
心為憂欲待敵先發然後應之侂冑意不懌於是四川荆淮各建

宣撫而師出矣壁度力不能回乃入奏自秦檜首倡和議使父兄
百世之讎不復開於臣子之口今廟謀未定士氣積衰苟非激揚
曷克不應臣愚以為宜亟貶秦檜示天下以讎恥必復之志則宗
網舉而國論明流俗變而人心一君臣上下奮勵振作前祖宗之
宿憤在今日舉而措之矣疏奏檜坐追王爵議者謂壁論雖公特
以迎合侂冑用兵之私而已侂冑召壁適草出師詔適不從乃以
屬壁由是進權禮部尚書侂冑既喪師始覺為蘇師旦所誤一夕
招壁飲酒酣及師旦事壁微摘其過規侂冑意向乃極言師旦怙
勢招權使明公負謗非竄謫此人不足以謝天下師旦坐貶官拜
參知政事金使來徵示欲和意邱密以問壁壁書俾遣小使致
書金帥求成金帥報書以用兵首謀指侂冑侂冑大恚壁言張浚
以討賊復讎為己任隆興之初事勢未集亦權宜就和苟利社稷

固難執一侂冑不聽以張巖代壁壁力言邱密素有人望侂冑變
色曰方今天下獨有一邱密耶巖賊叛楊巨源安丙誅之事聞壁
議須用重臣宣撫薦制置使楊巨源而後安丙輔之內殺楊巨源輔
恐召變舉劉甲自代侂冑疑輔事壁曰孝宗問吳玠病亟詔汪
應辰權宜撫使職事蜀賴以安此故事也於是命甲權宜撫方信
孺使北歸晉金人欲縛送侂冑侂冑內忿甚用兵之意益急壁方與
共政或勸其速去母與侂冑分屬壁曰噫病矣我去誰適謀此
侂冑迄誅御史葉時論壁反復詭譎請居撫州後輔臣言誅侂冑
事壁實與聞乃復官知遂寧府未至而潰兵張福至遂寧壁傳檄
諭之福等讀檄泣下約解甲降會官軍至挑賊賊忿盡燔其城
府治曰李公旦夕來居此其勿毀大將張威夜遣人叩門來言曰
賊勢堅不可破將選死士梯而登以火攻之壁曰審爾必多殺士

卒盡先斷賊必路與糧道使不得食即自成擒矣以長國法授之
威用其謀賊遂平奉祠卒諡文懿璧嶺學經百氏搜抉靡遺
於典章制度尤綜練為文倚廬所著有鴈湖集等書若干卷璧父
子與弟堽皆以文學知名蜀人比之三蘇云

吳獵字德夫醴陵人張栻經畧廣西檄攝靜江府敘授劉焯代栻
栻以獵為盜李接陷鬱林等州焯誅南流縣尉宰相王淮甥也獵
坐降官光宗不親重華宮獵上疏曰今慈福有八十之大母重華
有垂白之二親陛下宜於此時問安上壽恪共子職時陳傅良以
言過宮事不行求去獵責之曰公不於此時有所奮發為士大夫
倡潔身奚益傅良改容謝之寧宗即位除監察御史會偽學禁典
獵言陛下臨御未數月今日出一紙去宰相明日出一紙去諫臣
昨又聞侍講朱熹遽以御札界祠中外惶駭謂事不出於中書是
謂亂政獵既駁史浩論又請以張浚配享阜陵曰艱難以來首倡
大義不以利鈍異其心未有過於浚也孝皇帝規恢之志一飯
不忘歷考相臣終始此念足以上配在天之意亦惟浚一人耳議
不合尋劾罷久之總領湖廣江西京西財賦韓侂胄議開邊獵遣
書當路請號召義士以保疆場刺子弟以補軍實增聚陽信陽之
戍以備衝突分屯陽羅五關以扞武昌杜越境誘竊以謹邊隙選
試良家子以衛府庫乞增光鄂江黃四郡戍獵計金攻襄陽則荆
為重鎮乃修成高氏三海築金鸞內湖通濟保安四隘達於上海
拱辰長林樂山聚林四門達於下海分高沙東樊之流歷南紀楚
望諸門東匯沙市為南海又於赤湖城西南過走馬湖熨斗陂之
水西北貢李公置水勢四合可限戎馬金遊騎迫竟陵朝廷命獵
衛制本路兵馬獵遣張榮援竟陵死之襄陽德安俱急吳曦反蜀

警報至獵請魏了翁攝參議官訪以四事調大軍分道夾擊金人
引去西事方殷獵為討叛計請於朝以王大才彭輅任西事仍分
兵抗均房諸險清渠歸峽以待王師及贖誅充四川宣諭使召還
卒家無餘貲蜀人思其政畫像祠之獵初從張栻學乾道初朱熹
會栻於潭獵又親炙湖湘之學一出於正獵實表率之諡文定
吳柔勝字勝之宜州人幼聽父講伊洛書已知持敬之學不妄言
笑丞相趙汝愚知其賢將置館閣會汝愚去御史湯碩劾柔勝嘗
救荒浙右擅放田租為汝愚收人心且主朱熹之學不可為師儒
官自是閒居十餘年嘉定中知隨州時再議和好戒開邊隙旁塞
之民事與北界相涉不問法輕重皆殺之郡民梁阜有馬為北人
所盜追之急北人以矢拒阜舉與其徒亦發二矢北界以為言郡
下七人於獄柔勝至立破械縱之具始末報北界而已帳下孟宗
政應再興皆為名將築隨州及襄陽城招亡命千人立軍曰忠勇
卒諡正肅子淵潛

沈作賓字賓王歸安人監饒州永平監冶鑄堅緻又承詔造鴈翎
刀稱上意知台州五十日間盡除前政不便民者邦人胥悅而前
守城其勝已巧煉礮之能去民請留不遂為立留賢碑慶元初帥
浙東韓侂胄方用事族有居越者私釀公行作賓逮捕真於獄而
竄其奴除兩浙轉運入對奏攢宮一司歲撥經總制錢為緡率四
萬有奇丹廩未敵加之塗飾牆壁具存從而創易妄費固不足計
亡謂幣贖非所以安神靈今後有合轡轡聞於朝下守臣稽覈
目而後與役上首肯而修奉者不樂也知平江府郡有使臣故海
盜也作賓使招誘其黨既至慰勉之錫衣物得強勇幾千人置將
統之號曰義士復募城內外惡少幾千人號曰壯士衣櫛器械皆

視官軍而輕提督關過之於是海盜不警召爲戶部寺郎軍興之餘國力殫耗見存金穀僅支旬日作實考通負使吏姦閱三月有半年之儲後知隆興府在郡擢錢二十餘萬緡僚屬請獻諸朝作資請平生未嘗獻美以半歸帥司犒師半隸本府致仕卒

衛涇崑山人淳熙進士第一與誅韓侂胄有功累官參知政事歷事三朝出入中外嘗言官爵自有定分名誼千古不磨與朱熹友善熹卒取書注刊行之卒贈太師諡文節

南米書列傳卷之二十九終

南米書

卷四十七

夫

南米書

楊巨源安丙等列傳第四十

南米書卷第四十八

明錢士升增削許重校

掃葉山房校刊

楊巨源

附楊廣仲 史次泰

安世通

李好義 劉用

安丙

附吳巖

陳咸 張威

張詔

楊輔

楊巨源字子淵益昌人個儻有大志善騎射涉獵諸子百家應進士武舉皆不中劉光祖薦之陳煜舉爲鳳州堡子原倉官馳騁射獵傾財養士沿邊忠義咸服其才吳曦叛巨源結義士三百人給其錢糧有遊奕張林力挽二石弓隊將朱邦寧身長六尺勇力過人皆爲賊所忌巨源因與深相結驍奮安丙爲丞相長史眉士程夢錫見丙丙歎曰世事如此世無豪傑夢錫因及巨源之謀丙乃屬夢錫以書致巨源延之臥所巨源曰先生而爲道賊丞相長史邪丙曰目前兵將我所知不能奮起必得豪傑乃滅此賊巨源曰先生之意決乎丙指天誓巨源大喜曰非先生不足以主此事非巨源不足以了此事時李好義亦結李貴李坤辰凡數十人坤辰遷巨源與好義會巨源大喜曰吾與安長史議以三月六日邀賊謁廟合勇士刺之好義曰彼出則亂巷從衛且千人事必難濟聞夜食日祭東園圖之此其時也巨源然之好義願一見長史以爲信巨源曰吾先爲長史言之來日僞官令長史問君先世是已明日好義在僞官見丙揖之丙曰鄉與尊父同僚楊省幹盛談才學謀乃決巨源事遂泄遂以三月乙亥未明好義率其徒八僞官巨源持詔乘馬自稱奉詔入內戶曠敞戶欲逸李貴執殺之衛者始拒闕聞有詔皆卻巨源迎丙宣詔以驍首徇三軍丙奏功於朝巨源謂丙曰驍死賊膽已破關外四州爲蜀要害蓋乘勢復取於是分遣好義復西和州張林復成州劉昌國復階州孫忠銳復散

關俄詔巨源轉朝奉郎與通判差遣丙素惡銳命巨源圖之巨源至鳳州因忠銳出迎伏壯士於幕後突出斬之先是樊論誅叛詔至沔州巨源謂人曰詔命一字不及巨源疑有以蔽其功者俄報王喜授節度使巨源彌不平時趙彥呐以在夔誅祿福得州通判巨源曰殺祿福與通判殺吳曦亦與通判邪以啟謝丙曰飛矢以下聊城深幕魯仲連之高誼解印而去彭澤庶幾陶靖節之清風又遣懇功於朝而從興元都統制彭輅乞書遺韓侂胄輅陽許而陰以白丙丙欲去巨源未有以發會巨源在鳳州以檄書遺金鳳翔都統使其辭若用問者且自稱宜撫副使而以參議官印印之金以檄至丙丙召巨源疑焉有高居成者來見巨源贊其歸巨源信之還幕府丙密令輅收巨源巨源不知以為謁已也詔輅起巨源送之賓次武士就挽其裾巨源叱之則已為驅至

宋書 卷四十八 列傳 補葉山房

庭下巨源大呼曰我何罪丙隔屏遣人謂曰若詐稱宜撫副使命械送閹州獄巨源曰我一時用問與時必有為我明其事丙餉以肴酒巨源曰一身無媿死且無恨惟有妹未嫁宜撫念之巨源舟抵大安龍尾灘將校樊世顯呼於岸巨源知將見殺指其地語之曰此好一片葬地世顯曰安有是舟行數步謂曰宜參久渴莫進杯酒巨源辭以不飲又曰宜參荷械已久益少蘇巨源未及答左右遽取利刀斷其頭不絕者踰寸遂以自殛聞巨源死忠義之士為之扼腕流涕巨源之屬吏也李璧在政府聞之曰嘻巨源其死矣初巨源與好義結官軍而丙密為反正之計各未知合巨源於好義者李師辰而合好義於丙者巨源也巨源遺光祖書述丙酬答之語錢梓競傳之內已弗樂漫漶不已遂成此詞李拱投匭獻所作巨源傳為之訟冤朝廷賜廟號忠諫忠愍

楊震字季革父成都人知新井縣以惠政聞辟典元府通判吳曦叛馳檄招之辭疾不行時軍教授史大秦亦破檄謀於震仲震曰大安自武興而來為西蜀第一州若首從其招則諸郡風靡矣顧力不能拒當死之敎授非城郭臣且有母在未可死脫去為宜因屬次秦曰吾死以匹絹纏身斂以小棺足矣曦遣郭鵬飛代震仲趨其行益急鵬飛宴震仲終飲不見顏色歸舍然燭獨坐夜三鼓呼左右索湯飲毒死次秦如其言斂而置於蕭寺先遣家人書曰武興之事從之則失節不從禍立見我死禍不及妻子人孰無死有子能自立即不死也自震仲死蜀之義士感慨奮發始有協謀誅逆者吳玠宣諭西蜀為請廟謚名其廟旌忠諫節毅

史次秦眉山人曦叛招次秦甚速次秦以石灰桐油塗兩目曰盡願次秦母問即命家人以疾驚馳報且曰惡病不足取信以計問南宋書 卷四十八 列傳 補葉山房

可也曦乃聽還職誅蜀帥上其事仕至合州太守有郭靖者高橋土豪巡檢也曦叛四川之民不願臣金棄田宅攜老稚順嘉陵而下過大安軍楊震仲計口給粟境內無餓死者曦盡驅驚移之民使還皆不肯行靖時亦在道中至白崖關告其弟端曰吾家世為主民避難入關今為曦所逐吾不忍棄漢衣冠願死於此為趙氏鬼遂赴江而死

安世通本西人隱居青城山中吳曦反獻書成都帥楊輔公初得職檄即當遣書誦其家世教其忠義聚官屬軍民素服號慟因而散金發粟鼓集忠義閉劍門檄褒梓興仗義之師以順討逆誰不願從而士大夫皆酒飯飯不問大義尚云少屈以保生靈何不輕重如此且曦雖逆猶有所忌未敢建正朔殺士大夫尚以虛文見招亦以公之與否卜民之從違也今悠悠不決徒為婦人女

士之悲所謂停囚長智吾恐朝廷之失也輔不能決遂東如江陵請吳獵討賊未幾賊敗獵使蜀焉士以世通為首云

李好義下邳人弱冠從軍善騎射西遊第一為興州正將賊以蜀叛好義聞變亟歸與其兄對哭謀誅之會賊李貴追殺宣撫程松貴語其徒曰程宣撫朝廷重臣不可殺好義知其赤心以其謀告之貴遂約李彪等好義又密結黃術等女弟夫楊君玉亦與知好義戒言曰此事誓死報國救西蜀生靈賴母泄留其母以質好義兄弟謀曰今日人皆可殺賊皆可為賊死後若無威望者鎮撫恐一變未息一變復生欲至期立安丙以上事既而君玉與李坤辰來坤辰因言丙與楊巨源陰欲圖賊好義遂遣君玉坤辰約巨源以報丙丙大喜曰非統制李定一之子乎此人既來斷賊之臂矣遂與好義約舉事好義夜襲士麾眾受甲與好古好仁及子南來

卷四十八

四

補葉山房

姓拜決於家廟囑妻馬氏曰日出無耗當自為計死生從此決矣馬氏叱之曰汝為朝廷誅賊何以家為我決不厚門戶馬氏之母亦曰行矣勉之好義喜曰婦人女子尚念朝廷我輩當如何眾皆踴躍各以黃帛為號時偽宮門洞開好義大呼而入曰奉朝廷密詔安長吏為宜撫令我誅反賊敢抗者夷其族賊護衛千人皆棄挺而走遂至偽殿東角小門入世美堂近賊寢室賊聞外闕倉皇而起露頂徒跣開寢戶欲遁見貴復止以手捍內戶貴前爭戶戶紐折賊走貴追及手執其髻舉又中賊頰賊素有勇力撲貴仆於地不能起好義急呼王換斧其腰者二賊負其痛手縱貴起遂斫其首引眾擁賊首出亟馳告丙宣詔持賊首撫定城中市不改肆好義請乘時取關外四州王喜沮之好義曰西和乃腹心之地西和下則三州可不戰而復願得馬步千人雖十日糧可濟丙從其

請七日至西和好義率眾攻城親犯矢石金西和節使吳顏飲邪通好義整眾而入軍民迎拜好義初欲乘勝徑取秦隴以率制淮寇而宣撫司令謹守故疆士氣皆沮知西和州卒諡忠壯誅賊時惟幼子植留家迄事人爭冒功賞君王欲注植名好義指心曰惟此物不可欺賊既誅好義集於丙家王喜後至欲及好義內力救解及好義守西和喜遣其死黨劉昌國聽節制好義與之酬酢歡飲達旦好義心腹暴痛洞瀉而昌國遁矣既斂口鼻爪指皆青黑士民冤之既而昌國曰日見好義持刃刺之驚怖仆地疽發而殂喜職大將也貪淫狠復誅賊之日不肯拜詔丙乃便宜處以節度使知興州朝廷亦慮喜為變授節度使而死

劉甲字師文父著基龍游因家焉甲舉官錄院檢討使金至燕山伴使亮顏某名犯仁廟嫌諱甲力辭亮顏更名修曰紹興後凡南來

卷四十八

五

補葉山房

出疆遇忌俱辭設宴皆不得免秦檜所定也金宴甲以宣仁聖烈后忌辭還除司農少卿累升河北安撫甲謂荆州為吳蜀脊高保融分江流諸之以為北海太祖常令決去之蓋保江陵之要害也即因遣址浚築且四十里程松為四川宣撫以甲知興元府時蜀口出師收馭吳曦焚河池獻四州於金金鑄印立曦為蜀王甲時在漢嘉未至鎮也金人破大散關甲告急於朝乞下宣撫協力扞禦松謀遁甲固留不可職以書致甲甲援大義拒之因臥疾職又邀甲相見甲叱而去之乃援顏真卿河北故事欲自拔歸朝先募二兵持帛書遺參知政事李燾告變且曰若遣吳總以右職入川即日可瓦解矣燾僭王位甲遂去官朝廷徵聞職反狀韓侂胄猶不信之甲奏至舉朝震駭燾帥帛書進上覽之顧忠臣者再召甲赴行在命吳總知鄂州使招諭諸軍為入蜀計復命以帛書賜甲

功以濟國事賦負固於普州之若山下令諸軍合圍絕其樵汲之路以困之俘獲張福等丙命諸王太子以祭九齡班師移治利州丙以關表營田多遺利命官括之百之其方持母喪以便宜起復幹辦魚關糧料院而馮安世者又聞利州糧根括局於是了翁遺書不可用胃喪之人丙復書曰關外糧實當用四百萬緡而總所見緡止二十五萬多方措置非得已而不已儻皆清流何由辦事蜀士中如令弟嘉父李成之輩清則清高則高其肯辦錢穀俗務乎劉德修嘗雅貴楊嗣勳不能主議誅叛嗣勳云德修特未當局耳丙於華父亦云其後安世不法滋甚丙械送大安窮治之丙尋卒諡忠定

吳職璘之孫挺之中子累遷太尉會韓侂胄謀開邊職潛畜異心因求還蜀陳自強納職賂陰贊侂胄遂命職興州駐劄兼利西安

撫使職至鎮靜副都統制王太節罷之兵權悉歸職開禧二年詔職為四川宣撫副使聽便宜行事自紹興末王人出總蜀賦移牒宣司勢均禮敵侂胄以總計謀宣司副使得節制按劾而財賦之權又歸於職職與從弟觀等為反謀陰遣客姚淮源獻關外階成和鳳四州於金求封為蜀王侂胄日夜望職進兵按兵河池不進正使程松至職不庭參松不敢詰職復多摘取松衛兵松亦不悟金人攻西和戰方急職傳令退保黑谷軍遂潰金遂破大散關職退屯置口興州見兩日相摩金遣持節書金印至置口封職蜀王職密受之還興州是夜天赤如血光燭地如畫翌日職召幕屬諭意眾失色王翌楊驟之抗言曰如此則相公八十年忠孝門戶一朝掃地矣祿禧王喜等皆稱賀聽命陳松聞變乘輿元去三年正月職引金兵八鳳州以四郡付之表鐵山為界職乘黃屋左轡僭

王位於興州即治所為行宮稱元年其伯母趙叔母劉唾罵之職既僭位議行削髮左衽之令遣董鎮至成都治宮殿職所統軍七萬併程松軍三萬分隸十統帥泛舟下嘉陵江聲言約金人夾攻襄陽侂胄知職反不知所為或勸不如因而討之侂胄納其言吳覲為職謀宜收用蜀名士以係民心於是陳成白先史次秦塗其因楊震仲飲藥卒王翌家供展皆不受偽命楊修年魯入中家大西李道傳鄧性善楊泰之悉棄官去薛九齡謀舉義兵興州台江倉官楊巨源倡義討逆遂與安丙共謀誅職會李好義與李貴等皆有謀二月甲戌夜漏盡巨源好義首率勇敢七十人斧門以入李貴即職室斬其首裂其尸因捕職二子從弟觀及姚淮源等兩職首獻於朝詔職妻子俱死吳璘子孫並徙出蜀吳玠子孫免遷

陳咸字逢儒開禧元年邊事興四川宣撫程松辟之咸貽書論兵不可輕動勸松搜人才練軍實考圖籍以疏財用之源視險要以泱攻守之計約大將面會以免疑忌之嫌指金帛募死士以明間探之遠出虛擄奇之策審於當用倖勝趨利之謀寢而勿行松不能用副使吳玠視松易置將兵不關正使松務為簡貴咸憂之復說松收梁紳以壯義士為緩急用據險扼立關堡杜支徑以備不虞松又不能用職規咸語家于欽曰咸受國厚恩義當擊賊恨無兵權獨有下策削髮以全臣節會職以書招之咸答書勸其棄命職既誅安丙奏以咸總蜀賦時僭亂後帑藏赤立咸商權利病兵政財計合為一家嚴諸司羨餘移支常平廣惠米鑄當五錢并權截四路上供汰弱兵二萬餘規畫備至故軍興增支之數八千七百五十餘萬皆不取於民嘉陵江流忽淺或云金人截上流咸

疏而導之自益昌至於魚梁饋運無阻金州地險咸增饋米以實
之人皆曰金州之險金人不可向何益之為咸曰敵至而慮無及
矣未幾金人攻上津守賴以固卒論勤節

張威字德遠成州人貧甚賣藥自給或言其才勇帥郭杲乃令成
邊開禧用兵與金人戰輒捷吳職既誅李貴復西和州威率眾先
登遂取西和威名大振嘉定十二年金人攻成州威自西和退保
仙人原時興元都統制吳政戰死李貴代政亟走武休金人遂入
興元利州安撫丁熿遣書招威東入救蜀又檄忠義總管李好古
北上捍禦好古出魚關與張彪遇以彪棄迷竹關故斬之彪威弟
也威聞彪死接兵不進熿聞謂僚佐曰吳政身死李貴兵敗金人
所憚惟威今好古擅殺其弟失威心奈何今可無好古不可無威
遂因好古入見數其擅殺彪罪斬之遣書速威進救蜀威感激夜
南來書

半調發鼓行而前破金人金斗鎮金人之來也擇兩齒馬及精兵
凡三千人至是殲焉興元叛兵張福作亂號紅巾隊焚利州遊騎
在潼漢關將窺成都乃遣威提精兵自劍綿至廣漢盛夏暑劇休
士三日俄安丙檄威東進時賊入普州若山威進兵重圍絕其糧
道擒福戮之西夏來約夾攻金人丙許之遣王士信會夏人於鞏
命威向秦州威謂金人尚強夏人反覆未可輕動丙不聽威勉行
至城下無功而還丙怒奏罷其兵權是歲卒於利州威初在行伍
以勇稱進充偏裨每戰輒克臨陳戰酣則精采愈奮兩眼皆赤時
號張紅眼又號鴨眼威立淨天鵝旗以白表每戰不操他兵有木
格號紫大蟲圓而不刃長不六尺揮之掠陳敵皆靡荆鄂多平川
廣野威曰是彼騎兵之利也鐵騎一衝吾步技窮矣蜀中戰法不
可用乃意創法名撒星陳分合不常聞鼓則聚聞金則散騎兵至

則擊金一軍分為數十簇金人隨而分兵則又鼓而聚之倏忽之
間分合數變金人失指然後縱擊之以此輒勝威御軍紀律嚴整
兵行常若銜枚罕聞其聲每與百姓避路買食物則價倍於市迄
無敢喧嘩以嗜欲多疾故不壽云

張詔成州人少隸張浚帳下積功守和州嘗被旨介聘一日金人
持所繪祐獻二陵象至館中皆北地服詔向之再拜館者問之答
曰詔雖不識其人但龍鳳之姿天日之表疑非北朝祖宗也敢不
拜孝宗聞而喜之由是驟用紹興五年知興州代吳玠趙彥逾帥
蜀以關外去興元遠請分為東西二帥詔遂兼西路安撫司公事
先是趙汝愚為從官時奏吳氏世掌蜀兵非國家之利請以張詔
代領武興之軍汝愚欲以吳玠為文帥以杜他日握兵之漸而未
及行也汝愚既知樞密院力辭不拜自於光宗曰若武興朝除帥
則臣夕拜命上許之乃以詔為興州諸軍都統制在興州甚得士
南來書

楊輔字嗣勳遂寧人升利西安撫吳玠病輔以吳氏世帥武興久
恐生變密白二府早擇人望以鎮方面又貽書四川制置邱公
統制李爽乃吳氏腹心緩急不可令權軍密然之挺卒密檄輔權
帥事輔謂職為王人若輕往第疑軍心遂索印即益昌領事尋知
成都兼本路安撫韓侂胄以吳玠為四川宣撫輔知職有異志貽
書大臣言自昔兵帥與計臣不相統攝故總領有報發覺察之權
今所在皆受節制內憂不輕上意輔能誅職密詔授四川制置許
以便宜從事時人望輔倡義輔自以不習兵事遷延兩月但為去
計遂以印授通判韓植而去楊巨源密謀誅職以輔有人望謂密
詔自輔所來聞者皆信職既誅趣輔還成都除四川宣撫使奏言

安丙才力强濟乞以事任付內朝廷詔輔赴闕踰年抵建康復引咎不進上召輔益堅著作佐耶楊簡言輔嘗棄戍都不當召乃除江淮制置卒

贊曰源義誅逆不賞受賊安丙無功得位戍忠甲輔碌碌威威感感賞罰如是難言臣事

南宋書列傳卷之四十一

三

南宋書

韓侂胄史彌遠等列傳第四十一

南宋書卷第四十九

明錢士升增削許重熙贊

掃葉山房校刊

韓侂胄

陳自強 許及之 趙師辨 胡紘 何澹 程松

陳謙 張巖 高文虎

韓侂胄琦曾孫也父誠娶高宗后女弟侂胄以父任入官淳熙末知閤門事孝宗崩光宗不能執喪趙汝愚定策立皇子嘉王時憲聖太后居慈福宮侂胄雅善慈福內侍張宗升汝愚乃使侂胄介宗尹以其議放太后侂胄兩至宮門不獲命退過重華宮提舉閣議問故入白憲聖言甚懇切憲聖可其議禮告侂胄侂胄馳白汝愚翌日憲聖即喪次垂簾命嘉王即皇帝位宗既立侂胄欲推定策恩汝愚曰吾宗臣汝外戚也何可以言功惟爪牙之臣則當推賞乃加郭杲節鉞侂胄但遷樞密都承旨侂胄始歛望然以傳道詔旨浸見親幸朱熹白汝愚常用厚賞酬其勞而疎遠之汝愚不以為意右正言黃度欲劾侂胄謀泄斥去朱熹奏其姦侂胄怒便優人峩冠潤褒象大儒戲於上前熹遂去彭龜年請留熹遂侂胄未幾龜年與郡自是侂胄益用事而以抑贊故怨汝愚曰深害川劉攽者與侂胄同知閤門事議內禪時汝愚獨與侂胄計議汝愚弗與聞內懷不平至是謂侂胄曰趙相欲專大功君豈惟不得節度將恐不免橫海之行矣侂胄愕然因問計汝愚曰惟有用臺諫爾又問若何而可汝愚曰御筆批出是也侂胄悟即以內批除劉德秀為監察御史楊大法為殿中侍御史罷吳獵監察御史而用劉三傑代之於是言路皆侂胄之黨侂胄欲逐汝愚而難其名謀於京鑑鐘曰彼宗姓誣以謀危社稷可也慶元元年侂胄引李沐為

在正言沐嘗有求於汝愚不獲即奏汝愚不利社稷汝愚罷相始
侂冑之見汝愚徐誼實薦之汝愚既斥遂并逐誼於是侂冑拜節
度使又設偽學之目以網括汝愚及熹門下知名之士用何澹胡
紘為言官澹言偽學宜加風厲或指汝愚為偽學罪首紘奏汝愚
有十不遜汝愚謫永州留正傳在都堂眾辱侂冑至是劉德秀論
正引用偽黨坐斥時熹諫迎合侂冑意攻偽學然憚清議不欲
斥熹侂冑意未快急除沈繼祖熹繼祖上罪落職三年劉
三傑入對言前日偽黨今日變為真黨侂冑大喜即日除三傑右
正言而坐偽學逆黨得罪者五十有九人有蔡璉者嘗得罪汝愚
執而黜之侂冑使璉告汝愚定策時有異謀具列實客所言凡七
十紙并欲逮彭龜年徐誼下大理鞠之張仲英自章惇蔡確至今
得罪清議者以同文獄故也公胡為蹈之乃止封平原郡王蔡州
南來書

卷四十九 列傳

楊鼎山房

布衣呂祖泰上書言道學不可禁誅侂冑以周必大為相侂冑
大怒決杖流汝州言者劾必大首植偽黨降為少保雖本侂冑意
而謀實始京鐘建鏜死侂冑亦稍厭前事張孝伯以為不弛黨禁
後恐不免報復之禍侂冑以為然追復汝愚熹職名留正周必大
亦復秩還政徐誼等先後復官黨禁漸解時侂冑以勢利盡士大
夫薛叔似辛棄疾陳謙皆起廢顯用當時固有困於久斥損晚節
以規榮進者矣若陳自強則以侂冑童子師自選人不數年致位
宰相而蘇師旦周筠又侂冑屬役也亦皆預聞國政侂冑凡所欲
為宰執惕息不敢為異自強至印空名劾授之惟所欲為三省
不預知也言路扼塞每月舉論二三常事而已謂之月課曰聊以
塞責耳有御史當應諫乃乞禁都城貨以黃紙為包聞者晒之或
勸侂冑立蓋世功名於是恢復之議興開禧改元進士毛自知廷

對言當乘機以定中原侂冑大悅詔中外諸將密為行軍之計武
學生華岳叩開乞斬侂冑蘇師旦周筠以謝天下諫議李大異亦
論止開邊岳編置大異斥去陳自強請除侂冑平章軍國事肅遠
李壁時在太常論定典禮三日一朝因至都堂班序丞相之上論
者謂侂冑繫銜比呂夷簡省同字則其體尤尊比文彥博省重字
則其所與者廣於是三省印並納其弟侂冑置機速房於私第甚
者假作御筆升黜將帥事關機要未嘗奏稟入莫敢言時鎮江統
制陳孝廣復泗州虹縣江州統制許進良請恩賜先州孫成復襄
信縣提書聞侂冑降詔趣諸將進兵未幾皇甫斌兵敗於唐州
秦世輔至城固軍潰郭倬李汝翼敗於宿州敵追圍倬執統制
口後遁以遺敵乃獲免事聞侂冑始覺為蘇師旦所誤侂冑招李
璧飲酒酒酣語及師旦壁微摘其過侂冑以為然壁乃悉數其罪
南來書

卷四十九 列傳

楊鼎山房

贊侂冑斥去之翌日師旦謫韶州斬郭倬於京口已而金人渡淮
攻廬和真揚又攻襄陽至東陽乃以邱富督視江淮軍馬侂冑輸
家財二十萬以助軍而諭邱富募人持書幣赴敵營謂用兵乃蘇
師旦郭友龍皇甫斌所為非朝廷意金人答書謂甚倨且多所要
索謂侂冑無意用兵師旦等安得專言又遣書許還河北流民及
今年歲幣會招撫使郭倪與金人戰敗於六合金人攻獨吳曦叛
受金命稱蜀王密乞移書敵營仲前議且謂金人指太師平章為
首謀宜免繫銜侂冑忿雷圭罷職反狀聞與朝震駭侂冑亟遣職
書許以茅土之封書未發而安丙楊巨源已率義士謀賊矣侂冑
連遣方信孺使北請和金人欲責正降以前禮賂以侵疆為界且
索犒軍銀凡數千萬而縛送者議用兵之臣信孺歸白事朝堂不
敢斥言侂冑窮其說乃微及之侂冑大怒和議遂輟以趙鼎為江

淮制置使復銳意用兵自兵興以來蜀口漢淮之民死於兵戈者不可勝計公私之力大屈而僉意猶未已中外憂懼禮部侍郎史彌遠時兼資善堂翊善謀僉謂其秘皇子榮王入奏楊皇后亦從中力請乃得密旨彌遠以告參知政事錢象祖李璧御筆云韓侂胄久任國柄輕敵兵端使南北生靈枉罹凶害可罷平章軍國事與在外宮觀陳自強阿附充位不恤國事可能右丞相日下出國門仍令夏震以兵三百防護翌日侂胄入朝震呵止於途擁至玉津園則殛殺之先一日侂胄與自強謀用林行可為諫議盡擊謀侂胄者是日行可方請對自強坐待滿院語同列曰今日大成上殿俄侂胄先驅至象祖色變尋報侂胄已押出象祖乃八奏有詔斬蘇師旦於廣東嘉定元年金人求前侂胄首乃命臨安府斷侂胄棺取其首遺之侂胄用事十四年威行宮省管繫山為

南宋書 卷四十九 楊果山房

園下暇宗廟出入宮闈無度孝宗時昔思政之所假然居之老宮人見之往往垂涕顏斌草制言其得聖之清易後撰答詔以元聖褒之四方投書獻頌者謂伊霍不足以及擬其勳有稱我王者余嘉請加九錫趙師旦置平原郡王府官屬侂胄皆當之不辭所嬖妄張譚王陳皆封郡國夫人號四夫人每內宴與妃嬪雜坐恃勢驕倨掖廷皆惡之其下受封者尤眾至是論四夫人罪或杖或徙餘數十人縱遣之有司籍其家多乘輿服御之飾侂胄娶憲聖吳皇后姪女無子取得節子為後名玠侂胄既誅削籍流沙門為當兩首至金國時金之臺諫交章言韓侂胄忠於其國繆於其身封為忠穆侯將兩首附葬於魏公韓琦墓下仍劄報南朝當時邱宗卿開府建康備以止劄徧移諸州監司云 本傳後半稍增陳自強開縣人慶元二年入都待銓自以嘗為韓侂胄童子師欲

見之無以自通適僦居主人出入侂胄家為言於侂胄一日召自強比至則從官畢集侂胄設褥於堂鄉自強再拜次召從官同坐侂胄徐曰陳先生老儒消沒可念明日從官交薦其才除太學錄數月遷祕書郎入館半載擢御史中丞入臺未踰月遂登樞府由選入至兩府財四年嘉泰三年拜右丞相韓侂胄顯朝權苞苴盛行自強尤貪鄙四方致書僉必題其緘云某物拜獻凡書題無拜字則不開縱于弟親戚關通賄賂進進王請必諧價而後予有選人入都因其父與自強有舊求為掌故自強厲聲曰方外豈不知近旨見闕方除此何可得眾為踴躍後旬日竟除掌故或疑其由經而得者問之徐曰丞相耳或曰丞相前日之語甚峻何以迴造化邪其人即坐側取一幅書示之乃自強答書也畧曰珍瓏至吳耀老目或問珍瓏之名曰書生安得珍瓏適從王家肆中見粟

南宋書 卷四十九 楊果山房

金臺蕭十具重百星以四千緡得而獻之耳聞者歎息而去都城火及自強之府主帑吏請焚鑰於自強自強聞變口呿而不能言鑰在其衣帶間吏不敢解由是臺案所貯一夕為煨燼移居都亭驛平旦百僚往省之自強大言曰郭殿前號令可謂不肅眾謂救火無策未敢對自強徐言曰昨夜燬假五十兵搬搬仗遂失去一金注碗眾愕而退事定侂胄首遺之萬緡執政及列郡聞之莫不有助不數月得六十萬緡遂倍所失之數叔國川司自為國用使括克民財州縣騷動方侂胄欲為平章猶畏眾議自強首率同列援典故入奏常語人曰自強惟一死以報恩王每稱侂胄為恩王愿父而呼堂吏史達祖為兄蘇師旦為叔吳曦有逆謀求歸蜀厚賂自強乃縱之歸史彌遠建議誅侂胄能自強右丞相誦詔州中書舍人倪思繼奏乞遠竄籍其家詔從之再謫雷州死廣州

許及之永嘉人乾道元年林栗講倣唐制置拾遺補闕以及之爲
拾遺班序在監察御史之上高宗崩及之言皇帝既躬三年之喪
羣臣雖從純吉當常服黑帶王准當國久及之奏陛下卽位二十
七年而羣臣未能如聖意者以苟且爲安榮以姑息爲仁恕以不
肯任事爲簡重以不敢任怨爲老成敢言者指爲輕儇鮮恥者謂
之樸實陛下得若人而相之何補於治准竟子祠寧宗卽位除吏
部尚書及之早與薛叔似同擢皆爲當時所子後論事侂冑無所
不至嘗值侂冑生日朝行上壽畢集及之後至家人掩關拒之及
之大窘會門閭未及閉遂俯僂以入爲尚書二年不遷見侂冑流
涕序其知遇之意及衰遲之狀不覺涕零繼以屈膝侂冑惻然憐
之曰尚書才望簡在上心行且進非矣居亡何同知樞密院事當
時有山賈尚書屈膝執政之語拜參知政事侂冑誅泉州居住

南宋書

卷四十九

六

楊葉山房

趙師歸系出燕懿王會神令暖中興初降世清挾令暖爲變裂黃
旗被其身因拒獲免光宗初師罪改淮南運判時郡鐵錢不行鹽
商弗至師罪請度牒出倉粟以收鐵錢鹽利遂通知臨安有僧號
散聖者以妖術惑眾師罪捕治之侂冑用事師罪附之遂得尹
京侂冑生日百官爭貢珍異師罪最後至出小合曰願獻少果核
侂冑敗之乃藥金葡萄小架上綴大珠百餘顆眾慙沮侂冑有愛
妾十四人或獻此珠冠四枚侂冑以遺妾其十人皆愾曰等入
耳吾等不堪戴邪侂冑未有以應也師罪聞之亟出錢十萬緡市
北珠製十冠以獻時侂冑入朝未歸十人者啟之十珠冠也乃大
喜分持而去侂冑歸十人成來致謝已而都市行燈草婢皆頂冠
而出歸師罪侂冑自吾曹夜來過朝天門都人聚觀賜采郡王奈何
不與趙大卿官邪聲曰師罪拜了部侍郎侂冑嘗飲南園過山

莊顯竹籬葉舍講師罪曰此真田舍間氣象但欠大吠雞鳴耳俄
聞犬吠聲薄聞視之乃師罪也侂冑大笑侂冑將用兵師罪度侂
冑才疏意廣必召禍乃持異論鄧太龍劾罷之侂冑死以師罪管
與侂冑異故獲用除知鎮江會荆湖始置制閫以命師罪給事中
蔡幼學繼其命遂罷歸未幾詔爲兵部尚書幼學時爲學士亦不
草詔留元剛草之會武學生柯子冲盧宣德以事至府師罪擅撻
遣之衆盡譴文武二學之士皆投牒師罪乃罷與師罪四尹臨
安有能聲嘗釣致民罪沒其家貲詔事權貴人以是師罪之
胡紘遂昌人侂冑用事擢紘監察御史紘未達時嘗謁朱熹於建
安熹待學子惟脫粟飯紘曰此非人情度難尊酒山中未爲之也
及是劾趙汝愚詆其引用朱熹爲學罪首初侂冑用何澹劉德
秀爲言官專橫僞學然未有訕言攻熹者獨紘草疏將上會改太

南宋書

卷四十九

七

楊葉山房

常少卿不果沈繼祖以追論程頤得爲察官紘遂以藁授之寧宗
以孝宗嫡孫行三年服紘言止當服期於是徒紘太常少卿使草
定其禮紘既解言責復疏云比年以來爲學猖獗幾至大亂賴二
三大臣臺諫出死力排之故元惡殞命羣邪屏跡自御筆有救偏
之說或者誤認天意倡爲調停之議取前日黨黨次第用之以冀
幸其他日不相報復往者建中靖國之事可以爲戒陛下何未悟
也漢霍光廢昌邑王賀一日而誅羣臣一百餘人唐五王不殺武
三思不旋踵而皆斃於三思之手今縱未能盡用古法亦宜且令
退伏田里循省愆咎詔僞學之黨宰執權住進擬用紘言也坐同
知貢舉考宏詞不當而罷
何澹龍泉人光宗內禪拜右諫議澹本周必大所厚始爲學官二
年不遷留正奏遷之澹恨必大及長諫垣卽劾必大澹嘗與所善

劉光祖言之光祖因周丞相豈無可論第此門多佳士不可併及其所薦者澹不聽時姜特立誰能載以春坊舊恩頗用事一日光祖過澹因語澹曰會龍之事不可再澹曰得非姜讓之謂乎既而澹引光祖入便坐則皆姜讓之徒也光祖始悟澹讓諸進御史中丞澹有本生繼母喪乞有司定所服禮寺言當解官澹引不逮事之文乞下給諫議之太學喬誥等移書謂足下自長臺諫此綱常所係四十餘年以所生繼母事之及其終也反以為生不逮而不持喪可乎澹乃終制寧宗即位遷知樞密院姜讓規圖帥蜀未及賄澹韓侂胄已許之澹持不可侂胄怒曰始以君首相就黜僞學汲引至此今顧立異邪出知福州澹居外快快失意以書所侂胄有曰跡雖東冶心在南園南園侂胄家而也侂胄憐之後除江淮制置卒澹美姿容善談論急於榮進阿附權奸主僞黨之禁賢士

南宋書

八

楊葉山房

一空其後更化克黨俱逐澹以早退倖免優游散地幾二十年程松字冬老青陽人侂胄用事吳曦為殿帥時松知錢塘縣詔事曦以結侂胄侂胄以小過出愛姬松聞以百千市之至則盛供帳舍諸中堂夫婦奉之謹居無何侂胄意解復召姬姬具言松謹待之意侂胄大喜擢右正言諫議曰祖泰上書乞誅侂胄蘇師旦松與陳黨劾祖泰當誅松滿歲未遷意殊怏怏乃獻一妾於侂胄曰松壽侂胄訝其名問之答曰欲使疵賤姓名常蒙記憶耳除同知樞密院事自宰邑至執政財四年侂胄決議開邊命松為四川宣撫使與曦副之松將東軍三萬駐興元曦將西軍六萬駐河池松至益昌欲以執政禮責曦庭參曦問之及境而返松用東西軍一萬八千人自衛曦多抽摘以去松不悟曦遣其各納款於金獻關西四州地求為蜀王有告曦叛者松晒其狂及曦焚河池還興州

松以書求援兵曦容以鳳州非川騎之地漢中平行可騎以驅馳當發三千騎往益給之也未幾金人封曦蜀王曦遣松書諷使去松不知所為興元帥劉甲茶馬范仲任見松謀起兵誅曦松恐事泄取禍即揖二人起去會報金人且至一城如涉松亟遁去由閬州順流至重慶以書抵曦句臘臘買舟稍暇為蜀王曦遣使以匣封致餽松望見大恐疑其勑也亟逃奔使者追及松不得已啟視之則金寶也松乃兼程出峽西向掩淚曰吾今獲保頭願矣職誅謫賓州

南宋書

九

楊葉山房

陳謙永嘉人累遷樞密院編修官陳中興五事至李綱議建鎮事上曰綱何足道謙曰陛下用大臣番出綱上宜如聖訓今顧出綱下遠甚奈何上感然遂極論論數刻孝宗內禪除戶部郎中謙乃趙汝愚客黨論起坐斥後數年除湖廣宣撫司參謀金兵深入焚漢川武昌震懼謙即日置司北岸命士豪趙觀復之中流士馬溺死甚眾餘兵皆返走未幾奪職罷謙有傳聲早為諸類所與晚坐偽禁中廢首稱侂胄為我王士論由是薄之張巖揚州人為入機警柔回善諸歷官監察御史附時相韓侂胄誣逐當時賢者邊釁方開遷知樞密院事督視江淮軍馬開督府九閱月費耗縣官錢三百七十餘萬緡見和議反致乃言不知兵固求去侂胄誅奪官高文虎字炳如四明人曾舉守官在吳文虎從之游故聞見博洽多識典故遷太學博士孝宗幸兩學祭酒林光朝訪具儀注文虎擬國朝以來臨幸故事授之與修四朝國史自熙寧以來尤詳審韓雜文虎盡取朱墨本一一研覈又攻訂宣和崇觀以來尤詳審韓侂胄用事既逐汝愚朱熹以其門多知名士設偽學以擠之命

文虎章詔曰向者樞臣擅朝偏邪朋附懷遠先包藏禍心賴天之靈於府內神陰謀壞故國勢復安嘉與上大夫腐精更始而歷載茲茲弗迪厥化締交合盟寵同開闢毀譽外廷流言開發欲竊附於元祐之家賢而不思實類乎紹聖之姦黨國家秉德康寧弗汝瑕珍今惟自作弗靖意者漸於流俗之失不可復反與將狂於國之寬恩而罰有弗及與朕既深詔三大臣與天侍從言議之官益維持正論以明示天下矣宜各收視同聽毋復惑亂世俗若遂非不悔邦有常刑西掖詞命傳筆以數人其一辭文虎以為非所以崇訓戒贊人才也乃人人各為之後倖職卒

史彌遠

余天錫 程秘 梁成大 李知孝 宣繪

薛極

南宋書

卷四十九

楊東山房

史彌遠浩之子也慶元二年為大理司直丞相京館屏左右曰君他日功名事業過鑑遠甚願以子孫為託開禧二年兼資善堂直講韓侂胄建議開邊邊兵大餉彌遠上疏曰今之議者以為先發制人此為將之事施於一勝一負之間則可以爭雄而提出若夫事關國體詎可舉數千萬人之命輕於一擲乎若沿江屯駐之兵所以拱護行都繼今勿輕調發則表裏足恃矣所遣撫諭之臣止令按壓邊陲招集遺寇成傷將士固守毋得貪小利以滋敵讎使民力費國勢壯遲之歲月以俟大舉奏方且各曰能無貽親憂乎彌遠曰時事如此言入而益於國得罪甘心兵端既開敗衄相屬累使求和金人不聽都城震搖彌遠力陳危迫之勢皇子詢聞之亟具奏乃罷侂胄侂胄詠召彌遠對延和殿遣使詣金求和金人以大散隔牙二關濠州來歸嘉定元年拜右丞相丁母憂歸治

葬太子請賜第行在令就第持服以便咨訪二年起復四年雪趙汝愚之冤乞褒贈賜諡諡正誼史一時黨人朱熹彭龜年楊萬里呂祖儉雖已歿或易名或錄後召還正人故老於外寧宗崩擁立理宗紹定六年拜太師上疏乞解機政充醴泉觀使進封會稽郡王卒追封衛王諡忠獻喪還遣禮官致路祭於都門外賜諡佩玉勳纁初誅李全第功行賞諸將皆望不次超擢或言於彌遠彌遠曰御將之道譬如養鷹曹彬下江南太祖未嘗以使相與之況今邊戍未徹警報時聞若諸將一一遂其所欲緩急孰肯効死趙善湘以從官開闢指授之功居多日夜望執政汝愚彥適有定策功是以謙高宗有詔止許任從官不許為執政汝愚彥適有定策功是以權宜行之某與善湘姻家則又豈敢彌遠親密友同鄉見彌遠男夏周策皆寄腹心然鑄老於布衣彌遠周家俱止訓武郎而已初彌遠既誅侂胄相寧宗十有七年迫寧宗崩廢濟王非寧宗意立理宗又獨相九年擅權用事專任儉王理宗德其立己之功不思社稷大計難臺諫言其姦惡弗恤也彌遠死龍源優及子孫厥後為製碑銘以公忠翊運定策元勳題其首濟王不得其死識者羣起而論之而彌遠反用李知孝梁成大等以為應大於是時君子鳳遂殆盡云

南宋書

卷四十九

十

楊東山房

余天錫字純父昌國人彌遠延為弟子師性謹愿不預外事是時彌遠在相位久皇子竑深惡之念欲有廢置會沂王宮無後丞相欲借是陰立為後備天錫告歸試於鄉彌遠曰今沂王無後宗子賢厚者幸具以來天錫絕江與越僧同舟抵西門天大雨僧言門左有全保長者可避雨如其言避之保長知為丞相僧客具雞黍其須臾有一子侍立全曰此吾外孫也口者嘗言二兒後極

貴問其姓長曰趙與苦次曰與天錫憶彌遠所屬其行亦畏是
告於彌遠命二子來保長大喜嚮用治衣冠心以為沂耶後可坐
也集姻黨且詫其遇以行天錫引見彌遠善相大奇之計事世不
便還復使歸保長大慙其鄉人亦竊笑之逾年彌遠忽謂天錫曰
二子可復來乎保長謝不遣彌遠密諭曰二子長成貴宜撫於父
家遂載與歸天錫母朱為沐浴教字禮度益閑習未幾召入嗣沂
王迄即帝位是為理宗天錫超授起居舍人歷官吏部尚書疏奏
臣荷國恩起居分閭旋蒙趨觀職玷通聯時曹爾實任諫省抗疏
謂用臣太驟臣與爾交最久觀其所論於君父有陳善之敬友朋
有責善之道而爾遂遷官臣竟汙要路夫故川僧人而遂退一莊
士將謂之何望委曲留行使之就職從之嘉熙二年拜參知政事
致仕朱氏亦封周楚國夫人壽過九十將以生日拜天錫為相而
南宋書 卷四十九 列傳 三 掃葉山房

天錫卒諡忠惠弟天任為兵部尚書兄弟友愛方貧時率更衣以
出終歲同衾

程秘字懷古休寧人十歲詠水語出驚人異遷起居舍人直學士
院寧宗崩彌遠夜召秘舉家大驚秘妻丞相王淮女也泣涕疑有
不測使人問之知彌遠出迎而後收涕彌遠與秘同入禁中草繕
詔一夕為制誥二十有五初許秘政府楊皇后緘金一囊賜秘秘
受之不辭歸視之其直不貲彌遠以是銜之卒不與共政累官吏
部尚書封新安侯

梁成大福州人素尚賤恥作縣滿秩諸事史彌遠家幹萬所斯
言直德秀嘗舉成大曰某若入臺必能辦此事斯為達其語尋遷
宗正寺簿轉對首言大佞似忠大辯若訥或好名以自矜或立異
以自詭或假高尚之節以要君或飾矯偽之學以欺世言若忠鯁

心實回衷一不察焉薰蕕同器涇渭雜流矣言不達變謀不中機
或巧辨以為能或詭託以市直或設奇險之說以駭衆聽或肆妄
誕之論以惑士心所行非所言所言非所學一不辨焉柄鑒不侔
矛盾相激矣越六日拜監察御史尋奏魏了翁已從追貶人猶謂
罪大罰輕真德秀狂僭悖繆不減了翁相羊家食宜貶竄一等施
行章既上不下者兩月或傳德秀有衡陽之命時宰于帝前及之
帝曰仲尼不為已甚遂止鑄二秩紹定五年權刑部侍郎帝夜降
旨黜之速徙湖州成大心術嶮巇凡可賊忠害良者率攘臂為之
四方賂遺列置堂廡質至則導之使觀欲其效尤也冒占宇文氏
賜第既殯歸訟之者不下百數竄之日朝命毀其廬雖小人如李
知孝亦曰所不堪者他日與成大同傳耳
李知孝光之孫拜監察御史寶慶元年上疏士大夫汲汲好名正

救之力少而附和沽激之意多扶持之意微而詆訾扇惑之意勝
既慮君上之或不能用又恐朝廷之或不能容姑為激怒之辭退
俟斥逐之命始則慷慨而激烈終則懇切而求去將以樹奇節而
求令名此臣之所未解蓋陰謀真德秀等又奏洪咨夔鑄二秩放
罷胡夢昱追毀除名羈管象州猶語魏了翁曰此所論咨夔等乃
府第付出全文其情狀變詐如此越月復言近年以來諸老凋零
後學晚出不見前輩不聞義理議論偏謬更唱迭和蠱惑人心此
風所扇為害實深乞風厲內外以杜亂萌又言德秀節改聖語經
磨牒示導信邪說鼓同流當流竄以正典刑疏既上遂鏤板布

告天下又言趨召之人率皆遲回久而不至以要君為高致以共
命為常流可行而固不行不疾而稱有疾比比皆是相扇成風欲
求難進易退之名殊失尊君親上之義願將趨召之人計其程途

限其時日使之造朝其有衰病者早與改命時伯傅伯成楊簡劉
孝等皆不至故知孝諫之又奏張忠恕落職紹定元年進右諫議
理宗親政子祠端平初洪咨夔等交章論駁連徙瑞州知孝起自
名家苟於仕進領衷庶頑懷謖迷國排斥諸賢殆盡時乘小輿謁
醉從官之家侵欲斂積不知紀極紹定末猶自乞為中丞世指知
孝及梁成大莫澤為三凶

直續慶元府人太學釋褐嘉定中參知政事理宗即位兼同知樞
密及卒詔贈寶預宗策贈太師諡忠靖

薛極武進人以父任中詞科與繪俱為史彌遠所昵理宗時知樞
密院事封毘陵公加和國公

鄭清之 史嵩之 附 李鳴復 別之傑 金淵

鄭清之字德源鄞人初名變少從樓昉學能文樓鑰重加稱賞嘉
泰中調峽州教授師趙方嚴重祈許可清之往白事為置酒命其
子范葵出拜方掖清之無答拜且曰他日願以二子相累遷國子
學錄丞相史彌遠與清之謀廢濟王寧宗崩丞相八定策詔旨皆
清之所定累遷崇政殿說書清之言禁中服用頗事勦潔者帝曰
故事月進輟數兩朕非做不易何由致謗清之奏孝宗繼高宗故
儉德易章陛下繼寧考故儉德難著寧考自奉如寒士衣領重澣
革烏屨補今欲儉德著聞須過寧考方可帝嘉納彌遠卒命清之
為右相端平元年上親總庶政赫然獨斷而清之亦慨然以天下
為己任召還真德秀魏了翁崔與之李璡徐僑趙汝談尤炳游似
洪咨夔王遂李宗勉杜範徐清叟袁甫李韶時號小元祐大者相
繼為宰輔惟與之終始辭不至遺士如劉宰趙著皆見難與是時
金雖亡而入洛之師大潰上疏乞罷不可拜左丞相會霖雨大風

南宋書 卷四十九 列傳

古

掃葉山房

四疏勾去禮祀雷變請益力乃予祠嘉熙二年封申國公遣中使
賜御書輔德明諫之閣賜楮十萬緡為築室乃日與賓客門生徇
伴山水閒五年封越國公賜第於西湖之漁莊進讀仁皇訓典謂
仁祖之仁厚發為英明故能修明紀綱而無寬弛之患孝宗之英
明本於仁厚故能涵養士氣而無峭刻之習二者相須此仁祖孝
宗所以為盛也七年拜右丞相中使及門清之方放浪湖山寓僧
剎竟夕不歸詰旦內引叩頭辭免詔趙葵陳韓帥湖廣二人方辭
遜會清之再相力主之葵韓遂往於是泗水渦口皆以捷開沿江
算舟之賦重清之次第停罷報下清之方與客飲舉杯曰今日飲
此酒殊快十年疏奏敬天之怒易敬天之休難蓋憂則懼心生懼
則怒可轉而為休喜則玩心生玩則休或轉而為怒帝命史官書
之十一月退朝感寒疾危甚猶以未得書為憂俄大雪起曰百官
賀雪上必甚喜命掬雪狀前觀之致仕卒追封魏郡王諡忠定清
之不好立異湯巾嘗論事侵清之及再相中求夫清之曰已欲作
君子使誰為小人力挽留之徐清叟嘗論列清之乃引之共政趙
葵視師十年餘乞罷清之曰非使作相不足以酬勞然葵竟不果
來端平之間召用正人清之之力也至再相則年齒衰暮政歸妻
子而閒廢之人或因緣以賄進為世所少云

南宋書 卷四十九 列傳

五

掃葉山房

發東西惟命然事關根本願計其成必計其敗若和好之與進取決不兩立臣受任守邊適當事會交至之衝議論紛紛之際雷同附和以致誤國其罪當誅確守不移之愚上達丁寧之旨罪亦當誅廷旨則止於一身誤國則及天下丞相鄭清之以書言勿為異同嵩之力求去自師潰帝始悔不用嵩之言嘉熙元年進京西荆湖安撫制置使詔入覲拜參知政事三年授右丞相淳祐元年進王斧箠安南八貢不用正湖嵩之議用范仲淹邵西夏書例以不敢聞於朝還之遭父喪起復有丞相手詔遣中使趨行於是太學武學京學宗學諸生黃楷伯等皆上書論不當起復不報初嵩之從子璟卿以書諫曰伯父膺天下之大任必能成天下之大功此所行寢不克終用人之法不待舉劄而改官者有之誼責未幾而旋蒙叙理者有之丁艱未幾而遽被起復者有之借曰酬恩思實所以收拾人才而不知斯人者果能運籌帷幄而得之乎徒聞也直公行政出多門便嬖私昵狼狽萬狀祖宗格法壞於今日也自開督府東南民力困於供需州縣倉卒賤於應辦筆金帛輓芻粟絡繹道路一則曰督府二則曰督府不知所成何功近聞蜀川不守議者多歸退師於鄂之失何者分戍列屯備邊禦敵首尾相援如常山之蛇維揚則有趙葵廬江則有杜伯虎金陵則有別之傑為督府者宜據鄂渚形勢之地西可以援蜀東可以援淮北可以援荆湖不此之圖盡損藩籬深入堂奧是以饑民叛將乘虛擣危侵軼沅湘搖蕩鼎澧江陵之勢尚孤則武昌之勢未易守荆湖之路稍警則江浙之諸郡焉得高枕而臥况殺降失信則前日徹疆之計不可復用矣內地失護則前日清野之策不可復施矣此隙一開東南生靈特凡上之肉耳南渡之軀士庶能保全甌之無闕

南宋書

卷四十九列傳

七

趙葵

也蓋早為之圖上寬九重之憂下慰雙親之望不然師老財殫續用不成主憂臣辱公論不容萬一不其疆禦之士繩以春秋之法聲出師不效之咎雖欲優游菽水其可得乎異日國史不得齒於趙普之列而乃廁蔡京之後何面目見我祖地下乎居無何璟卿暴卒相傳嵩之致毒云嵩之為公論所不容居閒十有三年卒諡莊肅德祐初奪諡

李鳴復溫州人進士端平淳祐中兩人樞府三為參知政事別之傑鄂州人進士累典方州再入參知政事金淵臨安人進士淳祐中同簽書樞密三人皆附嵩之以顯碌碌無可傳故削之

贊曰佐自脂穢職居權倖小人蒙之如狂斯騁彌遠強幹姦足任悍眾正所激顯為士難清之循臣末路稍紛嵩之見惡幾成跋扈

南宋書

卷四十九列傳

七

趙葵

列傳卷之四十一終

崔與之余玠等列傳第四十二

明錢士升增削許重熙贊

南宋書卷第五十
掃葉山房校刊

崔與之余玠 賈涉 陳輝 向士璧 杜杲 王璽

王登 楊揆 張惟孝 畢再遇

崔與之字正子廣州人父世明試有司連黜每曰不為宰相則為良醫遂究心岐黃之書貧者療之不受直與之少卓瑩有奇節不遠數千里游太學紹熙四年舉進士廣之士由太學取科第自與之始知新城歲歉有強發民廩者執其首事以徇盜為止開禧中授廣西提刑編歷所部朱崖地產苦蔡民或聚眾以代茗州郡征之歲五百緡瓊人以吉貝織為衣食工作皆歸人役之有年期年者棄稚違老民尤苦之與之皆為榜免瓊之人次其事為海上澄清錄嶺海去天萬里用刑慘酷貪吏厲民迺疏論而痛懲之高惟肖嘗刻之號嶺海便民榜召為金部員外郎時郎官多養資望不省事與之鉅細必親省決吏為欺者必杖之金南還於汴朝議疑其進迫特授主管淮東安撫司公事奏選守將集民兵為邊防第一事浚濠廣深疏塘水以限戎馬因滁有山林之阻創五砦沿邊之民得附山自固淮民多畜馬善射欲依萬弩手法創萬馬社楚州役繁士卒苦之叛入射陽湖亡命多從之者與之給旗帖招之眾聞呼皆至山東李全以眾來歸與之移書宰相謂召外兵以集事必有後憂宰相欲圖邊功諸將懷倖倖都統劉瑄承密割取泗州兵渡淮全軍覆沒與之憂憤馳書宰相言與之乘郭五年子養士卒今以萬人之命壞於一夫之手敵將乘勝襲我金人入境宰相遣書俾議和與之答曰彼方得勢而我與和必遭屈辱今山砦相望邊民米麥已盡輸藏野無可掠諸軍併力勦逐勢必不

南宋書

卷五十一

列傳

掃葉山房

南宋書

卷五十一

列傳

二

掃葉山房

能久駐與之自劉瑄敗亟修守戰備遣精銳布要害金人深入無功和亦寢時議將姑闕兩淮制置命兩淮帥臣互相為援與之啟廟堂曰兩淮分任其責而無制閫總其權則東有警西未必能疾救西有警亦然制閫俯瞰兩淮文移往來朝發夕至無制閫則事舉朝廷必緩誤矣議遂寢召為秘書監奏今邊聲可慮者非一惟山東忠義區處不容緩前後累疏每歎養虎將自遺患知成都府本路安撫使時安丙握蜀重兵久每忌蜀帥之自東來者至是獨推誠相與丙卒詔盡護四蜀之師與之戒以同心體國於是戎帥協和軍政始立先是丙嘗納夏人合從之請會師攻秦鞏夏人不至遂有阜郊之敗與之至是飭邊將不得輕納踰年夏人復攻金人遣百騎入鳳州求援兵與之使言曰當遣介持書不當遣兵徑入或有相傷則失好夏人不復有言初金人既弊率眾南歸者所在而有呼延桡扣洋州以歸與之納之籍其兵千餘人皆精悍善戰金人自是不敢窺興元既復復榜邊關論招納金人謀得之自是上下相疑人無固志凡關外林木厚加封植以防金人突至隔第關盤車嶺皆極邊號天險厚關探者賞使覘之動思悉知邊防益密慮關外歲糴不多運米三十萬石積沔州倉初至府庫錢僅萬餘其後至千餘萬金帛稱是沔帥趙彥呐有時名與之察其大言亡實他日誤事必此人移書廟堂欲因乞祠而從之不

向皆提而上功幕府不報求撤戍又不報遂相率倡亂長驅至廣
州城聲言欲得連帥泊幕屬甘心焉與之家居肩輿登城叛兵
之俯伏聽命曉以逆順禍福其徒皆釋甲而首謀數人思事定獨
受禍遂遁去入古端州以自固至是與之聞命即家治事屬提刑
彭鉉討捕新調諸軍畢集賊敗請降築點者僇之餘分隸諸州
拜右丞相力辭乃訪以政事孰當能行人才孰當用舍與之奏陸
下屬精更始擢用老成然以正人為迂濶而疑其難以集事以忠
言為矯激而疑其迫於好名未免任之不篤或謂世數將衰則人
才先謝如真德秀洪咨夔魏了翁方炳川相繼而去天意固不可
曉至於敢諫之臣忠於為國言未脫口斥逐隨之人才豈易得而
輕棄如此陛下收攬大權悉歸獨斷然獨斷當以兼聽為先儻不
兼聽而斷其勢必至於偏聽又曰賊晚傳信凡有絲髮實錄者孰
不乘閒伺隙以求其所欲近習之臣朝夕在側難於防閑司馬光

宋史卷五十一

宋史卷五十一

謂內臣不可令采訪外事及問以羣臣能否蓋干預自此始也若
謂其所言出於無心豈知愛惡之私因此而入帝嘉嘆趨召愈力
控辭至十有三疏乃得致仕自領鄉郡不受廩祿之人凡奉餘皆
以均親黨遺戒不得作佛事崇諡清獻
余玠字義夫新州人貧落魄無行喜功名好大言少為白鹿洞
諸生嘗攜客入茶肆戲賣茶翁死脫身走襄淮時趙葵為淮東制
使玠作長短句上謁葵壯之留幕中與元兵戰汴城有功淳祐元
年陞制置副使進封言今世胄之彥場屋之士田里之豪一或即
戎即指之為粗人斥之為嘯伍願陛下視文武之士為一勿令偏
有所重偏必激文武交激非國之福帝曰卿人物議論皆不常可
獨當一面乃授四川宣諭使玠亦自許當手挈全蜀還本朝轉授

四川安撫制置使自寶慶三年至淳祐二年十六年間凡授宣撫
三人制置使九人副四人或老或暫或庸或貪或慘或繆或遙領
而不至或開隙而各謀終無成績於是東西川無復統緒遺民不
聊生監司戎帥各專號令擅辟守宰蕩無紀綱蜀日益壞及開玠
入蜀人心粗定玠大更政遴選守宰築招賢之館供帳一如帥
所居下命曰集眾思廣忠益孔明所以用蜀也有謀以告我者近
則徑詣公府遠則自言於郡所在以禮遣之高爵重賞朝廷不吝
報功豪傑之士趨期立事今其時矣播州冉氏兄弟璉璞有文武
才隱居蠻中前後辟召不起聞玠賢遂詣府上謁玠素聞冉氏兄
弟刺入即出見之與分庭抗禮賓館之奉冉安之若素有居數月
無所言玠將謝之適為設宴酒酣坐客方紛紛說言所長璉兄弟
飲食而已玠以微言挑之卒默然玠曰是觀我待士之禮何如耳

宋史卷五十一

四

宋史卷五十一

明日更闕別館以處之且曰使人窺其所為兄弟終日不言惟對
踞以聖書地為山川城池之形起則漫去如是又旬日請見玠屏
人曰某兄弟辱明公禮遇思有以少裨益為西蜀計其在徙合州
城乎玠躍起執其手曰此玠志也但未得其所以守耳玠曰形勝之
地莫若釣魚山請徙諸此若任得其人積粟以守之賢於十萬師
巴蜀不足守也玠大喜曰玠固疑先生非淺士先生之謀玠不敢
掠以歸已遂不謀於眾密以其謀聞於朝廷請不次官之詔以璉
發遣合州璉權判州事徙城之役悉以任之命下一府同辭以為
不可玠怒曰城成則蜀賴以安不成玠獨坐之諸君無預也卒築
青居大獲釣魚雲頂天生凡十餘城皆因山為壘基布星列為諸
郡治所屯兵聚糧為必守計移金戎於大獲移沔戎於青居與戎
先駐合州舊城移守釣魚移利戎於雲頂氣勢聯絡十年冬玠率

諸將巡邊與元共大戰於嘉定初利司都統王夔素殘悍號王夜
父桀驁不受節度所至劫掠每得富家穴其加頸四面然箕謂之
蟻蝕月以弓絃繫鼻下高懸於格謂之錯繫喉縛人兩股以木交
壓謂之乾榨油以至用醋灌鼻惡水灌口口等毒虐非一以爲取
金帛蜀人苦之且悉數部將倖焉以白人將戰迺高其估賣與之
朝廷雖知其不法在遠不能詰也玠至嘉定夔帥所部迎謁才屬
弱二百人玠曰久聞都統兵精今疲敝若此殊不稱所望夔對曰
夔兵非不精所以不敢即見者恐驚從人耳頃之班聲如雷江水
皆沸聲止圓陣即合旗幟精明器械森然沙上之人瞻望若林立
無一人敢亂行有舟中人戰掉失色而玠自若也徐命吏班賞有
差夔退謂人曰儒者中適有此人玠久欲誅夔患其握重兵居外
恐輕動危蜀謀於親將楊成成曰侍郎以夔在蜀久有威名孰與
吳氏夫吳氏當中興危難之時能百戰以保蜀傳之四世恩威益
張蜀人知有吳氏不知有朝廷一旦曠爲叛逆諸將誅之如取孤
豚况夔無吳氏之功而有曠之逆心恃稀突之勇敢慢法度縱兵
殘民奴視同列非有吳氏得人之固也今誅之一夫力耳玠意遂
決夜召夔計事以成代領其衆夔才離營而新將已單騎入矣
將士皆愕眙不知所爲成以帥指營曉之遂相率拜賀夔至斬之
乃薦成爲文州刺史戎帥欲舉統制姚世安爲代玠素欲革軍中
舉代之弊遣金某往代世安世安閉關不納然常疑玠圖已屬水
相謝方叔家子避地雲頂世安厚結之求方叔爲援方叔因倡
言玠失利我之心又陰嗾世安求玠短陳於帝前於是世安與玠
抗玠鬱鬱不樂一夕暴下卒或謂仰藥死玠之治蜀也任張實治
軍旅王惟忠治財賦朱文炳接賓客輕徭薄征蜀既富實乃能京

湖之節自寶慶以來蜀間未有能及者惜其遺以太平自詭推蜀
銷罰等過於文飾又置機捕官寄耳目於羣小虛實相半故人多
懷疑思至世安扣命玠威名頓挫衛志以沒
賈涉字濟川天台人幼好讀書慷慨有大志知肝哈軍淮人季
先說楚州守應純之以招山東人純之令先招石珪等號忠義軍
珪等及純之罷通判梁丙行守事欲省其糧使自潰珪等以連水
諸軍渡淮焚掠謂朝廷欲和殘金置我軍何地丙遣李全季先拒
之不止涉時在寶應上書曰附降踵至而金乃請和此正用高澄
間侯景遺策恐山東之禍必移於兩淮況金人所乏惟財與糧若
舉數年歲幣還之是以肉啗餒虎嚼盡將反噬至若忠義之人源
源而來不立定額自爲一軍處之北岸則安能以有限之財應無
窮之須饑則噬人飽則用命其勢然也按淮東提刑兼楚州涉道
論珪等逆順禍福珪等郊迎伏地請死誓以自新金人大入以計
誘珪等涉慮珪爲金用亟遣珪與夏全時青向濠州季先葛平楊
德廣趙滁濠李全李福要其歸路珪屢破金人金人不敢窺淮東
者六七年忠義諸軍在連水山陽者既衆涉慮其思亂因滁濠之
役分珪陳孝忠夏全爲兩屯李全軍爲五砦又用陝西義勇法濕
其手合諸軍次者三萬有奇渥渥者不滿六萬人正軍常屯七萬餘
使主勝客涉又遣李全取海州復取密離青州守張林以州降涉
傳檄中原以地來歸及反戈自效者期廷裂地分爵無所吝仍薦
諸將圖未下州郡擢制置副使兼京東河北節制金攻黃州淮西
帥趙善和請援於朝涉遣李全等赴之丞相史彌遠擬升全留後
涉曰始全貧窶無聊能輕財與衆同甘苦故下樂爲之用逮爲主
帥所爲反是衆皆不平近棄西城免死爲幸若無故升遷以驕其

志非全之福亦豈國家之福金人破黃八斬安慶甚危全驍至遂
定先是斬州受圍余單往援乃鼓衆宵遁金乘間登城一郡爲血
前帥不敢問涉斬驍以徇諸將畏恩無不用命淮西之勢大振初
程朝宗得玉璽獻諸朝至是趙鼎還又得玉印文與璽同而加大
朝廷喜行慶賞涉遺書彌遠謂天意隱而難明人事切而易見今
日人事尚未有可答天意者昔之患不過亡金今之患又有山東
忠義與北邊亟宜圖之彌遠不憚勞金卒以璽賞爲節度使涉又
言盜賊血氣正盛官職過分將有後發彌遠不以爲然涉曰朝廷
但知官爵可以得其心寧知驍則將至於不可勒耶涉時已疾值
金人大八強起視事金將合連等率細軍三度淮涉以合連等
戰乃命張惠常之忠驍將所請張飛者既歸宋金人怒殺其妻
所部花帽軍有紀律他軍不及也惠率軍出戰金人大敗細軍
南宋書 卷五十一 荆南 楊果山房
者二千涉既病乃以所獲京河版籍及金銀牌銅印之屬上於朝
卒涉父偉嘗貽書趙鼎論武興守吳挺之橫陸對又乞裁抑郭果
兵權後反爲所擠以沒涉弱冠直父寬泣懇闕下子似道
陳韓字子華侯官人嘉定中買涉開淮關辟京東河北幹官韓謂
山東河北遺民宜使歸耕其土給耕牛農具分配以郡內之貧死
者然後三分齊地張林李全各處其一以待有功者有河南首領
以三兩州來歸者與節度使一州者守其土忠義人盡還北然後
括淮甸閒田做韓琦河北義勇法募民爲兵給田而薄征之擇士
豪統率鹽丁又別原爲一軍此第二重藩籬也紹定二年盜起閩
中以爲福建招捕使韓習士民爲兵賊趨邵武勢益熾時有議當
招不當捕者韓言始者賊僅百計招而不捕養之至千又養之至
萬今復養之將至於無算求淮西兵五千人可圖萬全賊急攻汀

州韓親提兵至沙縣所至克捷諭降連城七十二若汀境皆平四
年躬往邵武捕餘寇賊首晏彪迎降韓以其力屈乃降卒誅之衢
州寇破常山開化韓命李大聲提兵夜薄其若賊山迎戰見算子
旗驚曰此陳招捕軍也皆大哭急擊之衢寇悉平六年鎮寇陳三
槍據松梓山若山沒江西廣東所至屠殘韓謂盜賊起於貪吏劫
其尤者二人又謂寇盜稽誅以臣下欺誣事權渙散所致若決計
蕩除數月可畢詔節制江西廣東福建三路捕寇軍馬韓遣將齊
敏李大聲分兵截賊糧道韓親督諸將乘春水未生薄松梓山賊
寨精銳迎敵旗幟甚盛韓步騎夾擊又縱火焚之土皆焚厓上賊
巢蕩爲烟埃賊首張魔王自焚三槍中箭翌日追及下黃又敗之
餘衆雜爾零盡三槍遁至興寧就擒斬於隆興市淳祐四年拜參
知政事卒諡忠肅韓福者故羣盜嘗爲官軍所捕會夜大雪方與
南宋書 卷五十一 荆南 楊果山房
要嬰兒同榻兒寒啼不止福不得寐覺捕者至因以故衣擁兒口
遂逸去因隸軍籍初從趙葵收李全有功又累從韓捕賊留隆興
既而韓移金陵而福猶在隆興屬通判與羣僚燕騰王問福恚其
不見招道遇民怨冤者福攜其人直至飲所責以郡官不理民事
麾諸卒盡碎飲具官吏皆驚恐竄去韓知之遂檄建康署爲鈐轄
會淮兵有警王鑑出師請福行韓因厚遣之福不樂爲鑑用遇敵
不擊托以非女擅歸亦不聞於制置司鑑怒遂自其前後過惡會
韓亦惡其跋扈遂坐以軍法福勇悍善戰其死也軍中惜之
向士璧字君玉常州人負才氣合州告急制使馬光祖命士璧赴
援數立奇功開慶中授湖南安撫使知潭州元將攻國急士璧極
力守禦潭圍遂解似道入相疾其功諷御史劾罷之送漳州居住
又稽守城時所用金穀逮至行部責償幕屬方元善者遂迎似道

意士壁坐是死復拘其妻妾而殺之後元善知吉水俄得狂疾常呼士壁

杜杲字子昕邵武人從江淮制使李璠下滁州受兵杲往援民敵野求入避濬守固拒杲敗鎗納之辟監察崇明鎮總領岳珂議不合慨然引去珂怒杲曰可勿者珂不可強者杜杲珂竟以負盧錢劾辟盧州節度推官浮光兵變杲單騎往誅其渠魁守將爭餉金幣悉封貯一室將行反之遷淮西轉運判官詔問守禦策杲曰沿淮旱蝗不任征役中原赤立無糧可因若虛內事外移南實北腹心之地必有可慮時在外諫出師者惟杲一人後果敗再知濠州安豐屢與元兵大戰丞相李宗勉曰帥淮西無逾杜杲者進制置副使淳祐元年奉制帝曰杜杲兩有守功若脫兵權朕何以使人乃起知建康復與元兵戰真州進兼吏部尚書梁成大子昭當

卷五十四

九

補其山房

國者求銓試杲曰昔沈繼祖論朱文公成大亦論與文忠公皆得罪名教者子孫宜廢錮安得仕子庶字康侯通宋典故從父兵間習邊事杲在建康庶權知其州大修守禦具積排杉木殆十萬株累遷廬州安撫副使與元兵戰於望仙白沙城開慶元年授兩淮制使卒

王璠字定與東陽人少有奇氣試有司不偶去就武舉嘉定四年喬行簡考藝別頭喜曰吾為朝廷得一帥才矣鎮江都統趙勝辟為計議官時李全攻海陵勝出成揚州屬官多懼從行璠慨然曰豈臣子辭難之日乃身先士卒大小十八戰無不利召試開門舍人入對言恢復之說有二曰規撫曰機會今日規撫安在哉守令患養未加將帥拊循未至官有土地而荒蕪民因賦役而破蕩欲訟類成竟抑銓請率多掩留薦舉無反坐貪徒得以引類而通

班按刺不徇公微官易以近意而遭譴以言郡計則托於繫案色直以言戰功則私於親昵故舊至如降卒中處養虎遺患皆規撫之不滿人意者規撫既立然後義旗一麾諸道並進臣力尚壯願効前驅帝稱其言可采北兵至浮光民奔遁相屬於道朝論以遷知光州冒雪夜行倍道疾馳至州分遣間探整飭戰守之具光人遂安知高郵軍時議出師遷以爲莫若遣間探覘敵情如不得已然後行之故諸軍畢行惟高郵獨遲由是與時達議者益衆知勦州貽書丞相杜範乞暇江青察形勢置三新城斬春置於龍眠磯安慶置於孟城滁陽置於宣化不報卒

補其山房

卷五十四

十

補其山房

王登字景宋德安人出制使孟珙幕府吳淵爲制使邊事甚亟具書幣招之登方與客奕發書衣冠拜家廟長揖出門問牛幾何可盡發犒師淵慨然曰事亟矣奈何登曰亟呼諸將共議衆至歡躍登曰用兵患不一登書生不過馮貳觀戰請五大帥中擇一人爲節制淵卽書銀牌曰監丞代某親行將士用命不用命賞罰畢與申登至沙市椎牛釀酒得七千人誓曰登與諸將義同骨肉今日之事登不用命諸將殺登以獻主帥諸將有一不用命登有制制在不取私也衆聽命竟立奇功趙葵爲制使見登握手曰景宋一身胆惜相見晚也馬光祖爲制使辟參謀官有議於光祖曰京湖知有王景宋不知有馬制置不久易位矣光祖疑焉出登屯鄂州開慶元年提兵援蜀約日合戰夜分登經理軍事忽絕倒五藏出血幕客唐舜申至登尚燈目視几上文書俄而卒七日舜申舟進漢陽有蜀聲呼唐舜申者三左右曰景宋聲也是夕舜申暴卒楊揆字純父臨川人里陳氏伯之代陳中選陳謝之寓紹興以人倡樓堡垂盡夜忽呼自曰純父來此何爲明日遂行用故入爲出

淮關杜景果曰風神如許他日不在我下山是治法征謀多香
於揆逾年安豐被兵揆請行以奇策解圍揆念置身行伍間騎射
所當工夜以青布籍地乘生馬以躍初過三尺次五尺至一丈數
閃跌不顧制使孟珙辟於幕嘗用其策呼為小子房與之茶局周
其資用揆以本領錢數萬費之總領買似道稽數責償珙以白金
六百令揆償之揆又散之賓客酣歌不顧似道欲殺之揆曰漢高
祖以黃金四萬斤付陳平不問出入公乃顧此區區不以結豪傑
之心耶似道始真之珙嘗燕客有將語不遜命斬之揆從容曰斬
之誠是第方會客廣謀議非其時非其地也珙大服未幾有大將
立功珙坐受其拜揆為動色因嘆曰大將立功庭參納拜信兜鍪
不如毛錐子也於是謝絕賓客治進士業遂登第調麻城尉向士
璧守黃州檄入幕無何得心疾曰我不可用矣趙葵為京湖制使

卷五十一

楊葉山房

挾與偕行王登迓於沙市極談至夜分揆退曰王景宋滿身是膽
惜欠沈細恐終以勇敢
張惟孝字仲友襄陽人通春秋下第乃工騎射城中亂爭出關惟
孝拔劍殺數人趨白河見一舟壯鉅急登之舟人不可惟孝曰今
日非汝即我若有能殺我者得此舟衆披靡遂以舟達鄂州開慶
元年卜居江陵至沙市衆舟大集宣撫司姚希德令禁衆不得登
岸惟孝睥睨良久捉劍驅左右而出衆船悉登母敢亂次幹官鍾
黃英與之以告唐鼎申舜申曰我故人也具言惟孝平生奮義謂
曰今日正我輩趨事赴功之秋惟孝不答又叩之則曰朝廷負人
明日黃英導希德邀之宴仲宣樓黃英酒酣曰有國而後有家天
下如此將安歸乎惟孝躍然曰從公所命乃請空名帖三十逾旬
以三十騎俱擁甲士五千至部伍嚴肅上至公安下及墨山游踪

相繼希德大喜請所統姓名惟孝曰朝廷負人福難福易耶為君
候紆一時之難耳姓名不可得也時鼎五州危甚於是擊鼓耀
兵不數日衆至萬人數戰俱捷江上平制使呂文德招之不就而
遁物色之不可得

畢再遇字德卿兗州人父進從岳飛護衛八陵轉戰江淮間積階
至武義大夫再遇以恩補官開禧北伐以殿師郭倪招撫山東京
東遣再遇與統制陳孝慶取泗州再遇請新制敢死軍為前鋒
倪以八十七人付之出其不意進薄泗州泗有東西兩城再遇令
陳戈旗舟楫於石匣下如欲攻西城者乃自以麾下兵從陡山徑
趨東城南角先登殺敵數百守城者開北門遁西城將堅守再遇
立大將旗呼曰大宋畢將軍在此爾等中原遺民也可速降除
環衛官倪調李汝翼郭仲取宿州遣孝慶等繼之命再遇為先鋒

卷五十一

楊葉山房

取徐州至虹遇郭李兵裹創旋問之則曰宿州大水我師不利統
制田俊邁已為敵擒矣再遇督兵疾趨久甯壁遇孝慶駐兵鳳凰
山倪以書抵孝慶令班師再遇曰郭李軍潰敵必追躡吾當自禦
之金果分兩道來再遇令敢死軍二千人守靈壁北門自領兵衝
敵陣金人見其騎呼曰畢將軍來也遂遁再遇手揮雙刀絕水追
擊殺敵甚衆甲裝盡赤遂北三十里刺殺其驍將以功第一超擢
之除左驍衛將軍和好成景疏乞歸不允以武信軍節度使致仕
卒年七十累贈太師諡忠毅再遇姿貌雄傑早以拳力聞屬時寢
兵無所自見一日邊事起諸將皆風奔駒再遇遂為名將云
贊曰封疆之吏曰子禦侮故尚智畧亦饒雄武崔余賈陳畢
及向桂一方所賴庶我虓虎寔登揆孝有光行伍
南宋書列傳第四十二終

趙孟列傳第四十三

南宋書卷第五十一

明錢士升增訂許重熙贊

掃葉山房校刊

趙方 附子葵 范

趙方字彥直衡山人父棠少從胡去學慷慨有大志嘗見張浚於
 督府浚雅敬其才欲以右選官之棠不為屈累以策言兵事浚奇
 之命子栻與棠交方遂從栻學栻中知吉陽縣告其守史彌遠
 曰催科不擾是催科中撫字無差是形諸中教化人以爲名
 言知隨州和議成諸郡浸弛備方獨招兵擇將上宗孟宗政等
 補以官提舉京西常平時劉光祖以耆德爲帥方事以師禮自
 吾性太剛每見劉公使入和緩嘗語光祖勤謹和緩四字勸坐
 隅爲戒知江陵府時金僞於兵計其必南徙日夜爲備荆門有東
 西兩山險要方築堡其上增戎兵焉知襄陽府謀知金人來攻乃
 下防夏之令金相高琪侵陳光化隨襄陽信陽均州方夜半呼其
 子范葵曰朝廷和戰之說未定觀此益亂人意我策決矣惟有提
 兵臨邊決戰以報國耳遂抗疏主戰親往襄陽金人圍襄陽急守
 趙觀敗金人於城外方遣冠再興孟宗政與觀夾擊襄陽圍解方
 申飭諸將追於境上時麥正熟方遣兵護民刈之令清野以俟再
 興等轉戰入襄陽時宗政守城伏兵城東金人遇伏敗走復三面
 夾攻宗政出東門再興出南門劉世興出北門合戰敗之金人遂
 潰未幾復入東門圍襄陽其外統以王城宗政日夜鏖戰焚其攻
 具襄陽城堅金頓兵八十餘日方知其氣已竭乃克期合戰金人
 大潰方料金人數不得志於襄陽必將同時並攻諸城當先發以
 制之命許國宗政出師向唐再興向鄧城之口毋深入毋攻城第
 潰其保甲燬其城砦空其資糧而已宗政進攻湖陽縣與金人

南宋書

卷五十一

掃葉山房

戰於北陽再興破高琪城遂薄鄧州金兵遁方病革曰未死一日

當立一日紀綱引再興臥內勉以協心報國時書宰相論疆場大
 計尋卒是夕有大星隕於襄陽諡忠肅方起曰儒生帥邊十年以
 戰爲守合官民兵爲一體統制總司爲一家其軍嚴每令諸將飲
 酒勿醉當使日大可戰嘗問相業於劉清之清之以留意人才對
 故知名士皆拔爲大吏知名將多在其麾下若再興孟宗政皆
 起自土豪推誠擢任致其死力子范葵
 趙葵字南仲方之子初生時或夢南岳神降其家與兄范俱有志
 事功方器之聘鄭清之全子才爲之師又遣從南康李椿爲有用
 之學每聞警報與諸將出遇敵則深入死戰諸將惟恐失制置
 子盡死救之屢以此獲捷一日方賞士恩不賞勞一軍幾變葵時
 十二三豎之亟呼曰此朝廷賜也木司別有賞重心賴一言而
 定嘉定十年金將攻襄陽圍襄陽方帥范葵往戰敗走之十四年
 金人攻蘄州葵與范攻唐鄧方命之曰不克敵毋相見也至唐州
 金將出戰葵帥精騎赴敵斬馘萬餘金人閉門不出時金人入蘄
 州者數十騎出山椒葵帥十四騎逐之金騎漸益至數百葵力戰
 會范與再興軍至合戰至夜分始解後官軍分二陣金人背山
 亦分爲二以相當而不先動范曰金人必復謀夜戰以俾勝乃預
 備大鼓令軍中聞鼓聲始動未幾金軍果逼范軍范擊鼓麾軍
 突圍葵繼進敵併力向再興葵率騎橫衝之金人僵屍相屬復相
 持至夜分金人雖斂而陣如故葵乃選死士數千黎明四面奮擊
 金人走乘勝逐北斬首數千級方卒通州廬州十七年李全往青
 州淮東制使許國檄葵議兵葵曰君侯欲圖敵而坐敵甕中悔已
 無及惟有重帳前兵猶足制之耳葵請視兩路之兵別其精銳君

南宋書

卷五十一

掃葉山房

侯留三萬帳前敵不敢動矣國曰不如集淮兵來問而君董之既足示眾亦可選銳募曰有兵之郡必當衝要守將豈可空壁以從制使命耶必將力爭於朝分留自衛一得朝命必匿其強壯遣老弱以備數本欲選銳適得其鈍徒起戎心不聽卒敗范知揚州乞調募屯寶應備敵紹興元年知滁州李全將入浙西告羅實欲規幾何也募上書史彌遠曰此賊若止於得粟尚不宜使輕至內地況包藏禍心若不痛抑其萌所謂延賊入室悲哉內有不諱之憂募至滁以地當敵衝要兩淮門戶命泰普守吉平趙必勝守萬山以壯形勢全造舟益急募復致書彌遠曰李全既破鹽城反稱陳知縣自棄城蓋欲欺朝廷以款討罪之師彼得一意修舟楫或直浮海以擣腹心姦謀若觀火募自聞鹽城失守日久延頸以待制帥之所設施今乃聞遣王節入鹽城祈哀於逆遣二吏入山陽請命於賊婦堂堂制閫如此舉措豈不墮賊計貽笑於天下募非欲張皇啟募李全決非忠臣孝子丞相苟聽募言發兵討叛則可以安社稷不然募不知死所又言於朝曰大逆不道無如李全前此叛逆未彰今已破蕩城邑若朝廷更從隱忍何以爲國彌遠猶未欲興討泰知攻事鄭清之贊決之乃加募淮東提刑已而全攻揚州東門募親出搏戰賊呼城門請募出全在隔壕立馬相勞苦左右欲射全募止之問全來何爲全曰朝廷動見猜疑今復絕我糧餉我非叛背索錢糧耳募曰朝廷待汝以忠臣孝子而乃反戈攻陷城邑朝廷安得不絕汝錢糧汝曰非叛欺人乎欺天平全無以對彎弓抽矢向募而去四年殺全詔授募淮東制置使知揚州端平元年初議收復三京時盛暑行師汴堤破決水潦泛溢糧運不繼所復州郡皆空城無兵食可固未幾北兵南下渡河發水師兵

卷五十一

三

掃葉山房

多溺死遂潰而范上表劾募詔降一秩募前後留揚八年淳祐九年拜右丞相咸淳元年封冀國公升少孤山薨是夕五州星隕如箕諡忠靖

趙范字武仲嘉定十四年出師唐鄧孟宗政時知襄陽憚於供億使人問曰金人在蘄黃而君攻唐鄧何也范曰不然徹襄陽之備以救蘄黃則唐鄧必將躡吾後且蘄黃之敵正銳若先擣唐鄧以示有餘唐鄧應吾之不暇則吾圍不守而自固敵在蘄黃師曰以老然後同師感之可勝敵而無後患十七年知揚州劉全王文信二軍老幼留揚范欲修軍政思其漏泄乃時餽勞一家既大喜即遣徐晞稷書令放二人挈家歸楚二人從之范厚養以遣行孫海者其衆亦八百范併請抽還楚州別籍民爲半年兵春以在田秋冬教閱官免建誓而私不廢農藝義斌使張士顯見范請合謀

李全范告制置使趙善湘曰若以義斌威全如山壓卵然必請而後討者知有朝廷也失此不右而右凶徒則權綱解紐矣萬一義斌無朝命而成大勲是有唐藩鎮之事非計之得也莫若移揚州增戍之兵往盱眙而四總管兵各留半以備金人餘皆起發擇一能將統之命募摘淮西精銳萬人與會於楚州出許浦海道五十艘入淮以斷賊歸路密約義斌自北攻之事無不濟四總管權位相侔劉瑄雖能得其歡心而不能制其死命如用瑄須用親履行陣指蹤四人不可止坐籌帷幄也不報丞相史彌遠報范書令論四總管各享安靜之福會全且至范又獻計曰逆全不得志於義斌而復慮四總管應之歸據舊巢其謀必急然威之於喪敗之餘易圖之於休息之後難矧四總管合謀章露必難遂已若廟算果定但得密賜指授范一切伏藏不動只約義斌使自彼攻其所

卷五十一

四

掃葉山房

必救則機會在我矣還報戒范無出位專兵范乃為書謝廟堂曰
今人無不知賊之必反雖先生之心亦知其必反也眾人知之則
先生隱忍不言而徐思所以制之此廟謨所以為高也然以撫定
賁之稀稷而以鎮守責之范責稀稷者兩人之事也責范者矢人
之事也既責范以惟恐不傷人之事又惡其為傷人之言何哉賊
見范為備他日必將指范為首禍激變之人劫朝廷以去范先生
必將曰是何惜一趙范而不以紆禍哉必將縛范以授賊而范遂
為宋晁錯諺曰護家之狗盜賊所惡故盜賊有護家之狗必將
指斥於主人使先去之然後肆穿窬之姦而無所忌然則殺大罔
無益於弭盜也彌遠得書為之動心三年痛遠訪將材於蔡以
范對進范淮東提刑兼知滁州范曰弟薦兄不順乃上書制寇曰
淮東之事日異日新然有淮則有江無淮則長江以北港汊蘆葦
之處敵人皆可潛師以濟江面數千里何從防哉今或謂異辭厚
惠可以啗賊而不知陷彼款兵之計或謂敏兵退屯可以緩賊而
不知成彼深入之謀或欲行清野以嬰城或欲聚烏合而混戰或
以賊詞之乍順乍逆而為喜惡或以賊兵之乍進乍退而為寬緊
皆失策也失策則失淮失淮則失江而其失有不可勝諱者矣今
實應之逼山陽天長之逼盱眙須各增戍兵萬人觀釁伺隙時遣
偏師掩其不備以示敢戰此遏寇之兵也盱眙之寇素無儲畜不
過分兵掠食當量出精兵授以勇校募土豪出奇設伏以勦殺之
此游擊之兵也維揚金陵合肥各聚二三萬人必人人思其上而
死其長信能行此一年可討賊矣賊既不能深入又恐見討必反
而求贖於金金無餘力及此必怨之怒之吾於是可以嫁禍於金

人矣或謂揚州不可屯兵恐速賊禍揚州者國之北門一以統淮
一以蔽江一以守運河豈可無備善守者敵不知所攻今若設寶
應天長二屯以扼其衝復重二三帥閫以張吾勢賊將不知所攻
而敢犯揚哉設賊犯揚是送死矣紹定三年為淮東安撫副使又
為書告廟堂請罷調停之議一請調王明本軍駐太興港以扼泰
州下江之捷徑一請檄射陽湖人為兵屯其半高郵以制賊後屯
其半瓜洲以扼賊前一請速調淮西兵合滁陽六合諸軍圍救江
面不然范雖死江無益也又遺書湘書曰今日與宗社同休戚
者在內惟丞相在外惟制使與范葵耳賊若得志此四家必無存
理於是討賊之謀決遂戮全入洛之師大潰乃授京湖安撫制置
使兼知襄陽范至則倚王晏李伯淵數人為腹心朝夕酣狎民訟
邊防一切廢弛屬南北軍將交爭范失於撫御於是北軍王晏內
張伯淵繼之焚襄陽北去南軍大將李虎不救焚不定變因掠城
中錢糧在倉庫者無慮三十萬弓矢器械二十有四庫皆為敵有
盡岳飛收復約百五十年生聚繁庶城高池深甲於西陲一旦灰
燼禍至慘也言者劾范落職送建寧居住後卒於家

孟宗政 附 履再興 孟世

孟宗政字德夫絳州人父林從岳飛至遂州因家焉宗政自幼慕
偉有膽畧開禧二年金圍襄郭宗政率義士據險遊擊奪其輜重
宣撫吳玠奇之趙方吳采勝皆薦其才轉京西鈐轄嘉定十年金
人攻襄陽方檄宗政與扈再興陳祥分為三軍設伏三所蹂血以
戰金人敗走尋報襄陽圍急宗政午發覲首進明抵襄陽馳突如
神金人駭遁方聞捷大喜差權襄陽軍初視事一愛僕犯新令立
斬之軍民股慄十一年金帥圍城宗政與再興合兵角敵歷三月

大小七十餘戰金人戰輒收念甚周城開濠四面控兵列濠外飛鋒鎗以絢鈴自警鈴響則大吠宗政隨方力拒隨守許國援師至白水鼓聲相聞宗政率將出戰金人奔潰十二年金帥完顏訛可傳城宗政囊橐盛沙以覆樓棚列寒澗水以提火募炮手擊之一砲輒殺數人金人選精騎二千號弩手手捕雲梯天橋先登又募鑿銀礦石工晝夜陷城運茅草直抵圍樓下欲焚樓宗政先燬樓掘深坑防地道掘戰棚防城陷穿弁才透即施毒烟烈火鼓鑼以薰之金人室以濕氈析路以剝土城類樓陷宗政撤樓益薪架火山以絕其路列勇士以長槍勁弩備其衝距樓櫓所數丈築假月城表百餘尺翼傳正城深坑倍仰躬督役五日成金人摘強兵披厚鎧瓊衫鐵面而前又濕氈濡草蒙火山覆以冰雪推雲梯徑抵西北圍樓登城城中軍以長戈舂其喉殺之敢勇軍自下夾擊金人

卷五十一 列傳 七 楊葉山房

兵墜死燄焰金將於後截其軍拒馬揮刀迫前自斫至死傷踵接梯橋盡燬金人連不得志俄乘順風渡濠飛脂革燒戰棚宗政傲將士血戰金兵死者千餘射其都統殪天反風金人愈忿砲愈急會王太任統銳卒冒重圍轉關入城內外合勢士氣大振買勇入金營自贖至三更金人橫尸徧地奪其銅印十有六訛可棄帳走金人自是不敢窺襄漢許國移金陵宗政代為荆鄂都統制宗政以迫濠而陳迺於西北濠外瀦水為濠以限騎中原遺民來歸以萬收發廩贍之為給田廡屋與居籍其勇壯號忠順軍俾出沒唐鄧間威振境外俄病疽卒

廬再興人有梓力善機變每戰被髮肉袒徒跣揮雙叉奮呼入陣人馬辟易金人攻襄京西制置趙方檄再興等禦之金人來圍山勢如風雨再興同宗政陳祥分三陣設伏以待既至再興

中出一陳復却金人逐之宗政與祥合左右兩翼掩擊之金人三而受敵大敗血肉枕籍山谷間既而益兵圍襄陽相持九十日再興夜以鐵蒺藜密布地黎明佯遁金人馳中焚藜者十路七八敵却走金帥完顏訛可擁步騎傅城再興縱之泔濠半渡擊之又令守壩者佯走金人爭壩急擊之多墮水中金人溺對樓車革洞決濠水運土石填城下再興募死士著鐵面具披重甲列陣以待之金人計窮而去棄旗甲輜重滿野再興又破臨昌縣進攻唐州金騎步出城迎戰金兵殲乃斂燭懷立人頭壩可病卒

孟瑛字璞玉宗政子嘉定十年金人攻襄陽瑛料其必圍樊城策宗政由羅家渡濟河翌日諸軍臨渡布陣金人果至半渡伏發藏之宗政被檄援襄陽臨陣父子相失瑛入敵騎中有素袍白馬者曰吾父也急麾騎軍突陣遂脫宗政十二年完顏訛可攻襄陽

卷五十一 列傳 八 楊葉山房

琪取他道劫金岩破之金人遁理宗即位授忠翊郎初宗政招唐鄧蔡壯士遺萬餘人號忠順軍命江海總之眾不安制司以琪代海琪分抽軍為三眾帖然紹定元年琪翔平堰於襄陽溉田十萬頃使軍民分屯年收十五萬石又命忠順軍家自畜馬官給芻粟六年元將倭蓋追金主孛緒逼蔡墩琪成鄂討金唐鄧將武仙仙時與武天錫欲迎金主八蜀鋒刺甚天錫者鄧之農夫聚眾為邊患琪通其壘一鼓拔之斬天錫制置司檄琪問邊事琪曰金人若向岳堰則八千人不為少然須各皆受節制乃可也而金人果逼唐堰琪軍四合金人棄輜重走初仙屯順陽為宋軍所撓金順陽令李英以縣降申州安撫張林以州降琪言歸附之人宜因其鄉土而使之耕因其人而立之長少壯籍為軍俾自耕自守才能者分以土地任以職使各招其徒以殺其勢制司是之仙愛將劉

後領壯士三百降琪問仙盧實儀陳仙所據九砦其大砦石穴山以馬勝沙高砦山三砦蔽其前三砦不破石穴未易圖也若先破離金砦則王子山砦亦破砦山沙高孤立三帥成擒矣琪翌日遣兵向離金盧秀執黑旗帥衆入砦金人不疑爲宋軍乃分據巷道大呼縱火掩殺幾盡是夜壯士楊青擣王子山砦護帳軍酣寢王寢入帳中斬金將首囊佩之平明視之金小元帥也又破熟候里砦琪召儀曰此砦既破板橋石穴必震汝能爲吾招之乎儀曰晉德與王顯安威故舊招之必來迺遣德行儀又請選婦人三百爲逃歸懷招軍榜以向琪從之威見德叙情好甚歡介德往見顯顯卽曰乞降德復請琪遣劉儀候之顯軍約五千猶未解甲琪八陣周視良久如素所撫循響以牛酒皆醉飽歌舞琪料武仙將上砦山絕頂窺伺令樊文彬詰旦奪砦山駐軍其下前設伏後遮歸路

卷五十一

九

已而仙衆果登山及半文彬麾旗伏兵四起仙衆失措枕籍崖谷山爲之顛棄鎧甲如山薄暮琪進軍至小水河儀還具言仙不欲降謀往商州依險以守然老稚不顧北去琪曰進兵不可緩夜漏十刻召文彬受方畧明日攻石穴九砦聲食飲行時積雨未霽文彬患之琪曰此雪夜擒吳元濟之時也策馬直至石穴自寅至巳力戰九砦一時俱破武仙易服而遁降其衆元兵約共攻蔡制使命琪以二萬人行金兵由眞陽橫山南來琪鼓行而進敗之俘虜道三人來迺琪與射獵割鮮而飲馳入其帳僞爲喜約爲兄弟酌馬酒飲之金兵自東門出戰琪遮其歸路掩入汝河擒其偏裨得蔡降人言城中饑琪曰已窘矣當死守以防突圍琪與僞盡約南北軍毋相犯決堰水布虎落僞盡遣張柔帥兵五千入城金人鉤三矢以往柔中流矢如蜩蟬應先鋒救之援柔以出命諸將奪柴

潭棲蔡人恃潭爲固外卽汝河潭高於河五六丈相傳下有龍不敢近琪決而注之實以薪草遂濟師攻城進逼土門金人驅其老稚熬爲油號人油炮人不堪其楚琪遣道士說止之端平元年正月辛丑黑氣壓城上日無光降者言城中絕糧已三月戰轉敗敵皆糜煮且聽以老弱互食諸軍日以人膏骨和芹泥食之又往往斬敗軍全隊拘其肉以食故欲降者衆琪率師向南門萬衆競登大戰城上執其參政張天綱以歸琪問守緒所在天綱曰城危時卽取寶玉寶小室環以草號泣自經曰死便火我州雖未絕琪與僞盡分守緒得金鑑寶玉帶金銀印牌有差還軍襄陽太常寺簿朱楊祖朝八陵諜云元兵傳宋來爭河南府淮關刻日進師衆畏不前琪曰淮東之師由淮迺泗汴非旬餘不達吾選精騎疾馳不十日可竣事連師至東京孫已歸矣於是晝夜兼行與使至

卷五十一

十

陵下奉宣御表成禮而歸帝問和議對曰臣介冑之士當言戰不當言和知黃州增埤浚隄蒐訪軍實邊民來歸者爲屋居之又慮兵民雜處因高阜爲三砦以居諸軍元兵攻襄陽江陵危急詔遣援衆謂無踰琪者琪變易旌旗服色循環往來夜則列炬照江數十里相接破砦二十有四嘉熙初元兵入漢陽黃守王鑑江戰不利琪入城軍民喜曰吾父來矣駐帳城樓指畫戰守將士彌月苦戰病傷相屬琪遣醫視療士皆感泣知岳州檄張俊復鄂州賀順復荆門軍初詔琪收復襄荆琪謂必得鄂然後可以通饒饒得荆門然後可以出奇兵由是招援方畧所至以捷聞琪奏襄樊爲朝廷根本百戰而得之當加經理非甲兵十萬不足分守乃置先鋒軍以襄鄧歸順人隸焉謀報元兵大舉臨江琪策必道施縣以透湖湘請以二千人屯峽州千人屯歸州元將入蜀琪遣張舉聞道

抵均州防邊元兵度均州湖灘施應辰動其條上流備禦宜為藩
籬三層乞移關外都統一軍於襄為第一層備鼎澧為第二層備
辰沅站桂為第三層會謀知元兵於襄樊隨信陽招集軍民布種
積船材於順陽乃遣將分路撫其勢潛兵燒所積船材又度師必
因糧於蔡乃分兵入蔡火其積聚拜四川宣撫知夔州四川制使
陳隆之與副使彭大雅不協其曰國事如此合智并謀猶思弗克
而兩司勇於私鬪豈不愧廉開之風馳書責之二人得書大慚淳
祐三年元兵至三川其下令主兵官不許失棄寸土開州梁棟乏
糧請還司其曰是棄城也棟至夔州斬之元兵至瀘其言沅之險
不如辰靖之險不如沅三州皆當措置而靖尤急今三州粒米寸
兵無從出憂一江防上秣歸下至壽昌亘二千里自公安至峽川
灘磧十餘里隆冬水涸節節當防兵諱備多憂二今尺籍數虧既
守灘磧又守關隘憂三陸抗有言荊州國之藩表如其有虞當領
國爭之若非增兵八萬雖韓自無所展巧今日事勢大畧相似四
年知江陵府其謂其佐曰政府未之思耳彼若以兵綴我上下流
急將若之何其往彼則擄我虛不往則誰實捍患識者是之其登
江陵城嘆曰江陵所恃三海不知沮洳有變為桑田者敵一鳴鞭
即至城外蓋自城以東古嶺先鋒直至三汊無所限隔迺修復內
隘十有一別作十隘於外沮漳之水舊自城西入江因障而東之
俾遠城北入於漢而三海遂通為一隨其高下為阻蓄泄三百里
間渺然巨浸其奏襄陽析土無所歸蜀士聚於公安襄士聚於
鄧渚臣作公安南陽兩書院以沒入田廬隸之使有所教養諸帝
題其榜賜焉其鎮北軍駐襄陽李虎王晏軍亂鎮北亦潰乃厚
招之降者不絕行省范川吉密通降款以所受告為質其白於朝

不從歎曰三十年收拾中原及今志不克伸矣病遂革卒於江陵
府治諡忠襄其在軍中與參佐部曲論事言人人與以片語折衷
眾志皆懷謁士遊客老校退卒壹以恩意撫接名位雖重惟建鼓
旗臨將吏而色凜然無敢涕唾者退則焚香掃地隱几危坐若肅
然事外遠貨色絕滋味其學達於易亦通佛學自號無菴居士
贊曰方有蔡范宗政有琪材武世勳薦揚將種淮南漢北屏
蔽斯輩以捍金元不負恩寵

南宋書列傳第四十三終

南宋書

卷五十一

三

瑞龍山

李全列傳第四十四

南宋書卷第五十二

明錢士升增許重熙贊

掃葉山房校刊

李全

李全，濰州人。農家子，銳頭蠡目，弓馬超捷，能運鐵槍，時號李鐵槍。金主徙汴，遺民保嚴阻，思亂。劉二祖起泰安，死，霍儀繼之。彭義斌、石珪、夏全、時青等附之。楊安兒起掠莒密，以舅劉全爲帥，全與兄福聚衆數千。劉慶福于洋等附之，金遣完顏討安兒，安兒走，死。卽墨其妹四娘子，狡悍善騎射，劉全收潰卒奉之，稱曰姑姑。衆尚萬餘，掠食至磨旗山，全以其衆附楊氏，通焉。遂嫁之，全與霍儀戰，將張惠躍馬赴之，槍及全，若有繫其馬足而止者，全得收餘衆。保東海，霍儀爲寔所破，儀死，彭義斌歸全。初，安兒有意歸宋，招禮宋人定遠人季先嘗爲大俠，劉佑家斯養安兒，處以軍職。安兒死，先至山陽，見知楚州應純之道，豪傑願附之意，純之命先諭意羣賊，與高忠、皎各集忠義民兵，攻金先遂以李全五千人附忠、皎。赴海州，于洋赴密州，李福赴青州，始授全京東副總管。純之見北軍屢提密聞於朝，謂中原可復，丞相史彌遠鑒開禧之事，不明招納，密敕純之接之，號忠義軍。嘉定十二年，山東來歸者不止，權楚州梁丙無以贖先，懇丙預借兩月，然後帥所部往密州就食，不許請。速遣全代領其衆，又不許，丙以石珪權軍務，珪乃奪運糧之冊，金人圍淮西，急帥司調全援盱眙，全亦欲自試，親往東海，點軍赴之。至渦口，值金將盧鼓榭等將濟全掩之，金兵溺淮者數千，進全達州，刺史妻楊氏封令人，金帥張林以青莒密登萊濰淄濟南等十二州來歸，始林心存宋，未能達會，全還濰州，上家揣知林意，乃薄兵青州城下，陳說國家威德，勸林早附，林恐全誘已，全約挺身入。

城，惟數人從林，乃開門納之。置酒結爲兄弟，全既得林要領，附表奉十二州版籍以歸，表辭有云：「舉諸七十城之全，齊歸我三百里之舊主。」進全京，東總管徙屯楚州。十一月大雨，雪淮水，合全請於制府曰：「每恨泗州阻水，今如平地矣，請取東西城，自效。」制府遣就盱眙劉瑄議，瑄集諸將，燕全時，青夏全咸願從。夜半渡淮，向泗東，城將踏濠水，傳城下掩金人，不備。俄城上荻炬數百，齊舉，遙謂曰：「賊李三，汝欲偷城耶？全知有備，引去。」十三年，趙拱以朝命諭京東，說全曰：「將軍提兵渡河，不用而歸，非武也。乘勢取東平，可乎？」於是全合林軍，襲東平，遠濠躍馬，索戰全見，城阻水，矢石不能及，乃與林夾汶水而砮，中通浮梁，往來金人堰汶水而決之，斷浮梁，全首尾幾絕，乃北抵山谷，有將貫銀甲，揮長槊，盛兵以出，旁有繡衣女，將馳槍突關，幾獲全，諸將至援全以出，精銳喪失大半，全乃以餘衆遁。滄州假鹽利以慰贖之女將者，劉節使女也，全自渦口之捷，卽有輕諸將心，獨先嘗策戰，數威望不下已患之，及先卒全喜而心益貳，制置使賈涉乘先死，收其軍，先黨裴淵等不受，潛迎石珪爲帥，涉恥之，乃謀分珪軍請於朝，出鈐轄印告各六援，淵等陽受命，然敵令皆不納，涉恐全結府吏伺知之，乃見涉請討珪，珪素通好於元，殺淵而挾其衆歸元，漣水軍未有所屬，全求併將之。涉曰：「先在時有三千虛籍，今當聚實，全卽曰：『全若朝將此軍，必與我。』」除虛籍，涉遂以付全，翌日復命曰：「初無虛額，涉始悟金兒給他。」日議更遣幕屬點之，吏亟報全，全忽狀白涉，昨夕三鼓，金人萬餘在邳州漣水去邳咫尺，深夜不敢驚制使，已調七千人迎敵矣。涉知全詐，因寢點軍之議，全請於朝以劉全爲總管，駐揚州，全遊金山，作佛事以薦國殤，知鎮江府衙行簡大合樂以饗之，總領程

賈逵為主禮務誇北人以繁盛全請所狎娼輩不與全歸語其徒
曰江南佳麗無比須與若等一到始遣航艤舟十四年全請於涉
欲與劉璋圖涪州涉許之全赴涪州璋徙肝胎芻米以實之未幾
盧鼓槌來全敗遁歸十五年璋再取涪州西城盧鼓槌背城力戰
戒惠必獲全不獲則斬惠度進未必獲復受戮即奔全壁降全
請於制司官之膠西當登寧海之衝百貨輻輳全使福守之為窟
宅計全誘商人至山陽分其貨福具車輦之而稅其半然後聽往
諸郡貿易中夫皆督辦於林林不能堪福怒曰昔昔恩即待與都
統提兵取若頭爾林思歸元福走楚州林遺書許全明已非叛
涉咎全全請為朝廷取之乃提師駐海州以迫林林走全遂入青
州涉卒初涉連鎮江八千人於城中分帳前忠義屯五千城西
五千淮陰所以制北軍也全輕鎮江兵唯忌帳前忠義每燕戲下
南宋書

卷五十二

三

井召涉帳前將校帳前亦願隸焉然未能合也及邱壽適攝帥事
全請曰忠義烏合尺籍齒募若別置新籍庶功過有攷壽適許
諾全乃合帳前忠義悉籍之盡統其軍許國自武階換淮東安撫
制置使山陽參幕徐晞稷雅意開闢至是闕望因國曾疏全必反
乃騰國奏注釋以寄全全得報不樂引兵趨山東十七年國之鎮
楊氏郊迓國辭不見楊氏慚以歸國既視事痛抑北軍有與南軍
競者無曲直偏坐之猶資十裁七八全自山東致書於國國誇於
衆曰全仰我養育我畧示威即奔走不暇矣全因留青州國數致
厚餽遂全議事全上謁賓贊戒曰節使自當庭趨制使必免禮及
庭趨國端坐納全拜全退怒曰庭參亦常禮全歸本朝拜人多矣
但恨汝非文臣本與我等一旦位我上便不相假借耶已而欲往
青州恩國寄留自計曰彼所爭者拜也拜而得志吾何愛焉更折

節為禮困會席開出劄白事國見其細故判從之全即席再拜謝
自是動息必請國大嘉謂家人曰吾折伏此虜矣全遂往青州寶
慶元年全圖國之意已決遣劉慶福還楚城使為亂一日國晨起
莅事忽露刃充庭國厲聲曰不得無理矢已及領流血蔽面國走
亂兵害其家縱火焚官寺兩司積蓄盡入賊國歸城下伏道堂中
宿焉尋縊於途忠義統領王文信獻計慶福謀反本部兵歸揚州
生縛州守以其城獻其徒有亡入城告變者時揚之兵皆在楚知
州汪統會同官議鈴轄趙拱曰若不納則文信必曰我歸營何故
見拒將借是以魚肉城外之民拱素善文信請說止其兵而以單
騎入俟入城而殺之然後撫其兵統喜遣之遇文信於十里頭置
酒相勞苦文信不疑聯騎入城坐客次拱先入勸統收城之統躊
躇不敢發劉全知其謀帥甲士突入郡堂翼之出館其家文信知
事泄遂還楚州時肝貽總管夏全聞山陽得志亦憤與圖劉璋厚
賂之乃止及文信亂璋思夏全復動乃使下整將兵視之訛言肝
貽失守下整為亂於是揚州復震楚州謀帥以徐晞稷常倖楚州
乃授淮東制置使趙范時知揚州得制置即於潰卒中以授晞稷
全以殺許國事牒義斌等義斌大罵曰逆賊背國厚恩擅殺制使
我必報此仇乃斬賣牒人南向告天誓衆見者憤激全自青州至
楚伴責慶福不能彈壓斬數人請待罪朝廷未之詰時青使人僞
為金兵道邳州出澮水全渡淮與國伏發全與慶福俱重傷歸楚
州晞稷初至楚屢令全還戰馬軍器於制司全唯唯退招姚紳及
將校飲酒酣全曰制司追我戰馬軍器若何一人曰制司必欲追
之不若若官者棄官無官者歸山東為百姓一人抵掌憤然使全
反全陽陽之辨以告晞稷翼曰全見晞稷求納官晞稷撫之而去

卷五十二

四

是時不復誰何其後至以恩府稱全恩堂楊氏矣軍器庫止餘槍千數千金復取去全欲戰艦船役使擇一艘全移出淮河使軍習之初楚城之將亂也有吏竊許國書篋二以獻慶福皆事機全發賊使家僮讀之有廟堂遺國書令圖全者全大怒往青州五月全攻恩州義斌出兵與全鬪全敗義斌納全降兵兵勢大振進攻真定降金將武仙致書沿江制置趙善湘曰不誅逆金恢復不成但能遣兵扼淮進據漣海以蹙之斷其南路如此賊者或生擒或斬首惟朝廷所命賊平之後收復一京三府然後義斌戰河北肝貽諸將襄陽騎士戰河南神州可復也趙善湘於朝不報時朝廷知義斌功俾全未欲行賞義斌侯命不至括地而北與元兵戰於內黃元兵說之降義斌罵曰我大宋臣且河北山東皆宋民義斌爲他臣屬耶遂死之戲下復歸全全使人說時書出義斌死乃附全自移屯淮陰三年趙范奉祠林洪知揚州元兵攻青州全不利嬰城自守元築長圍糧援路絕朝廷初以力未能討故用晞稷調護及傳全被圍稍欲圖晞稷畏懦朝廷謀易帥劉璋久在肝貽雅意建崗又見賊勢稍孤意功名可立使彭托延譽京師朝廷信之以璋知楚州兼淮東制置使托代知肝貽璋至楚州心知不能制馭四總管惟以鎮江兵自隨以全請從璋素畏全狡俾留肝貽托自揣資望視璋更淺曰是欲遣患肝貽也乃激夏全曰楚城賊黨不滿三千劉制使圖之收功已久太尉易不往赴事會夏全欣然領兵徑入楚城時青亦自淮陰移屯城內璋駭然勢不容却令夏全盛陳兵楚城賊黨震恐楊氏遣人賂夏全求緩師乃止三年楊氏使人行成於夏全曰將軍非山東歸附耶孤死兎泣李氏滅夏氏寧獨存願將軍垂盼全諾楊氏盛飾出迎更接

行營畢曰人傳三哥死吾一婦人安能自立便當事太尉爲夫玉帛舍虞皆太尉有也夏全心動乃置酒飲酣就寢如歸轉仇爲奸更謀逐璋矣夏全令賊黨圍州治焚官民舍殺守藏吏取貨物時璋精兵尚萬餘窘束不能發一令夜半絕城僅以身免全既逐璋暮歸楊氏拒之意楊氏反目聞已明日大掠趨肝貽欲爲亂張惠范成進開門不得入全踰牆上與俱歸金報至中外大恐劉璋尋死初姚神從賈涉僻楚州推官全喜其附己爲引重國之死全借神撫定以誑衆三月以神知楚州兼制置神至城東賊舟以治事間入城見楊氏用晞稷故事而禮過之楊神入城乃入寄治僧寺時全在閤一年食牛馬及人且盡將自食其軍四月全欲歸元思衆異議乃僞欲自經而使鄭衍德救之曰譬如爲衣有身愁無和耶今北歸蒙山未必非福全從之乃納降元元兵入青授全山東行省慶福在山陽自知已爲厲階內懷不安欲圖福以自贖福知之僞病旬餘諸將問疾慶福不得已亦往及寢遙見福臥不解衣心恐不甞已至牀前見牀頭鞘刀慶福口問疾而手按鞘恩慶福頭納神神大喜幕客杜未曰慶福首禍一世姦雄今頭落措大手耶遣奏捷璋之敗儲積掃地綱運不續賊黨籍籍謂福所致福數見神促之謝以朝廷撥降未下福曰朝廷開幕如故獨不支忠義錢糧是欲立制閫以困忠義也因乘衆怒與楊氏謀召神飲神至而楊氏不出就坐賓次左右散去福兵欲害神鄭衍德救之得免去發紼縋城西夜走徒步歸明州死朝廷以淮亂相仍遣師必斃楚州不復開闢就以帥楊紹雲兼制置改楚州名淮安軍命通判張國明權守視之若舊蔡州縣然賊徒黨支邑民田以少貢

抑買之自收賦以贍軍猶不給城將國安用等嘆曰楚州物賤可以樂生自劉慶福爲不善怨讎相尋使我曹無所求食邢德等相謂曰朝廷不降錢糧爲有反者未除耳乃共議殺福及楊氏於是帥兵趨楊氏家福出德手刃之殺一婦人以爲楊氏面其首并福首馳獻給雲驛送京師頃刻甚喜傲彭忙張惠范成進時青往楚州盡戮餘黨未幾傳楊氏故無恙婦人頭乃今大吏劉氏也忙輕價每供四總管弄戲得微不敢自決力遜惠成進二人即提兵入楚州議分北軍爲五廟議謂青望重惟聽青區畫省檄之下不及惠成進青亦恐禍及密遣人報全于青州惠等歸時哈賊黨復振紹雲赴樞密稟議淮東總領岳珂知府事惠成進既歸錢糧缺乏密納降金羅鼓榼許之二人給忙曰南北軍易致激變宜令軍人出入無得帶刀忙從之二人每宴忙必徧追乞款忙不悟八月

宋書

卷五十二

七

補業山房

洋入平江嘉興告紹興欲習海道也三年二月御前軍器庫火得縱火者楚州軍穆椿也全欲銷宋兵備故使椿行且伏姦於外謀入爲亂以不得入而止於是先朝兵甲盡喪全欲先據揚州以渡江分兵徇通泰以趨海諸將皆曰通泰鹽場在焉莫若先取焉家計且使朝廷失利八月全繙麥舟過鹽城縣知揚州制置程朝宗奪之全怒以捕盜爲名水陸數萬衆徑持鹽城入據之知縣陳遇踰城走公私贖貨皆沒於全全言於朝稱遣兵捕盜過鹽城令自棄城遁去慮軍民驚擾未免入城安衆乃加全兩鎮節令釋兵全曰朝廷待我如小兒啼則與果不受朝廷爲罷朝宗迎判趙徽夫暫攝事全造舟益急至發家取黏板鍾鐵錢爲釘鉤然人脂掃油灰列炬繼晷招沿海亡命爲水手又給城人以元爲詞還增五千入錢糧求書鐵券朝廷猶遣餉不絕全得米卽輸鹽城贖其衆

宋書

卷五十二

補業山房

與焉全遷泰州城濠于邦傑等通全戒守者無得發矢俟薄城而
威之全得距堙未濟恐出獻錢二百萬以略邦傑開門導全全入
坐郡治濟發帑出所獻錢全曰獻者獻汝私藏耶若泰州府庫則
我固有何假汝獻為全固范蔡既入鞭笞德曰我計先取揚州渡
江爾曹勸我先取通泰今二趙入揚州矣江其可渡耶莫敢對既
而曰今惟有徑擣揚州耳全悉眾攻揚州東門不利請見蔡全隔
濠立馬相勞苦蔡切責之全解弓抽矢向蔡而去引輕騎犯南門
范蔡出軍迎擊乃去全志吞三城而兵每不得傳城下宗雄武獻
計曰城中素無薪若築長圍三城自困自是賊一意長圍以持久
困官軍不復薄城全張蓋奏樂平山堂布置樂圍指揮閑暇范蔡
令諸門以輕兵牽制親帥將士出堡若西全分路應戰自辰至未
殺傷相當四年正月范蔡累與全戰互有勝敗始全反計雖成然
多顧忌邊郵喜事者欲挾賊為重或陰贊之及削全官爵罷支錢
糧攻城不得欲戰不利全始自悔忽忽不樂正月望城中放燈張
樂以示整暇全見之亦往海陵載妓女張燈平山堂是晚宴元宣
差宣差激全曰相公服飾器用多南方物乃心終在南耳全乃取
詔敕朝服南向再拜焚之有胸山于道士者全尊為軍師及見全
焚詔命謂人曰相公死明日我死今日矣有人問之曰朝廷以安
撫提刑討逆然為逆者節度使也豈有安撫提刑能擒節度哉諸
賊既焚則一賊爾賊固安撫提刑所得捕因入見全曰相公明日
出帳門必死全怒以為厭已斬之范蔡夜議諸朝所向蔡曰東向
利范曰西出皆不利賊必見易因其所易而圖之必勝不如出堡
塞西門全置酒高會平山堂有堡塞候卒識其槍垂雙拂為號以
報范范曰此賊勇而輕若果出必成擒矣乃悉精銳而西取

官軍素為賊所易者張其旗幟以易之全望見喜謂宜差曰看我
掃南軍官軍見賊突關而前亦不知其為全也范麾軍並進蔡
揮戰諸軍爭奮賊始疑非前日軍欲走入土城李虎軍已塞其
門全窘從數十騎北走蔡率諸軍感之賊趨新塘新塘自決潭深
數尺會久晴浮戰塵如燥壤全騎陷淖不能拔制司軍奮長槍二
十餘亂刺之全曰無殺我我乃頭目羣卒碎其尸而分其輓馬器
甲後賊軍周海請降報全已殺餘黨議推一人為首莫肯相下欲
還淮安秦楊氏主之蔡使人瘞新塘骸骨得左掌無一指蓋全支
解也先是全乞靈茅司徒廟無應全怒斷神像左臂或夢神告曰
全傷我全死亦當如我至是果然揚州平善湘以露布上帝驚
三月禱祭有梟鳴於牙占之吉別遣余子不取鹽城四月范蔡遣
諸軍薄淮安城下城大敗死者萬餘城中哭聲振天五月朔天大
霧官兵攻上城賊守者尚臥倉皇起關官軍互踏肩為梯前者或
墜後者繼至自丑至未五城俱破楊氏諭鄭衍德等曰二十年梨
花槍天下無敵手今事勢已去撐柱不行汝等未降者以我在故
耳今我欲歸老澠水汝等請降可乎眾曰諾翌日楊氏絕淮而去
賊黨歛於軍門范等陽許以誤之遣范用吉入城諭賊衍德等許
獻玉帶犒軍黃金四千兩范曰我欲歛賊賊更來歛我行德等自
知降亦不免乃送欵於金六月大戰於河西三戰賊大敗淮安遂
平議乘勝復淮陰兵未行淮陰降金繼得探報云宋師逼一宿攻
城淮安亦為金有矣楊氏竄歸山東金後以彭王妃詰命召之不
肯出又數年而後斃 金子松壽又名壇仕元為江淮大都督費
紹海道犯淮安京定三年以澠海三城來歸獻山東郡縣請贖父
過詔授壇保信軍武軍節度使封齊王復全官明年元兵圍濟

南唐兵敗死

贊曰乘亂竊踞盜賊之猛饑噬飽蠱總之不靖危哉專制幾同侯景

南宋書列傳卷第四十四終

卷五十三

掃葉山房

喬李童杜謝程吳王葉列傳第四十五

南宋書卷第五十三

明錢士升增削許重熙贊

掃葉山房校刊

喬行簡 李宗勉 董槐 杜範

附 范鍾 徐元杰 劉漢卿

喬行簡字壽明東陽人學於呂祖謙之門歷官淮南轉運判官理
宗即位行簡貽書史彌遠謂帝法孝宗行三年喪上疏曰大賢能
才識之士陛下蓋嘗召用之矣凡內外大小之臣嘗付來上陛下
亦嘗見之施行且覆賞之矣而天下終疑陛下之為其文蓋以所
召非風節素著持正不阿者論薦雖多固未嘗收拾也其所施行
褒賞者往往皆末節細故無關理亂取之以示吾聽受豈無深憂
遠慮忠言至計固未聞采納也其人或以職業有聞或以言語自
見天下未知其得罪之由徒見其置散投閒俟來驟去皆以為陛
下黜遠善士厭惡直言去者遂以此而得召朝廷乃因是而致謗
夫賢路當廣而不當狹言路當開而不當塞治亂安危莫不由此
進發書樞密院事太后崩疏言向者陛下內廷舉動皆有稟承小
人機惑干求猶有所憚今者安能保小人之不萌是心陛下下一為
所誤勢必假采聽之言而傷動善類設衆人之舉而進拔憮人借
納忠效勸之意而售其險佞之姦人主威權將為所竊而不自知
矣陛下哀經在身愈當警戒宮庭間既無所嚴憚嬪御之人又視
昔衆多以春秋方富之年居聲色易縱之地於此不能自制必於
盛德大有虧損又言時書者以官則國家之節度以人則邊陲之
大將一旦遽為李全所戕賊者專殺而不敢誅有功者見殺而
不敢愬彼知朝廷一用柔道威斷不施焉保其不遽相視效又言
山陽民散財殫非因賊久安之地揚州城堅勢壯足以坐制全淮

此曹未必無窺伺之心或為所入則淮東俱非我有不可不慮又
論李全攻圍泰州勦除之兵今不可已此賊氣銳無以喻人未必
有長算深謀直剽悍勇決能長雄於其黨耳況其守泗之西城則
失西城守下邳則失下邳守青社則失青社既又降北此特敗軍
之將十年之內自自丁至三孤功薄報豐反背義忘恩人情其憤
惟決意行之拜參知政事時議收復三京行簡在告上疏曰八陵
有可勒之路中原有可復之機事之有成固可坐而策也臣不憂
出師之無功而憂事力之不繼有功而至於不可繼則其憂始深
矣夫英君必先治內而後治外陛下視今日之內治其已舉乎上
有更始之意而士大夫之苟且不務任責者自若朝廷有禁包直
戒貪墨之令而州縣之黷貨自如欲行格令則外郡之新勞難低
價而莫售欲平物價則京師之百貨視舊值而不外此皆陛下國
內之臣子猶作之而不應乃欲制姦雄而折強敵其能盡如吾意
乎自古帝王欲用其民必先得其心以為根本數十年來上下懷
利民方憾於守令緩急豈有致死勿去之人卒不受其將校臨陳
豈有勇往直前之士諸怨憤積於平日遇敵則奔皇恤其他人心
如此遽欲驅之北鄉從事鋒鏑忠義之心何山而發況境內之
民困於州縣之貪刻阨於勢家之兼非饑寒之民常欲乘時而報
怨某鹽之寇常欲伺間而竊發萬一兵興於外潢池赤子復有如
江閩東浙之事其將奈何夫內郡武備單弱民之所素易也往時
江閩東浙之寇皆藉邊兵以制之今此曹猶多魚伏山谷窺伺田
里彼知朝廷方有事於北方其勢不能以和及寧不又動其姦心
陛下之將足當一面者幾人而能關者幾人智而善謀者幾人
陛下之兵能戰者幾萬非此竊得二三十萬衆恐不足以事進取

南齊書

卷五十三

楊業山房

僧曰以意氣招徠以功賞激勸推擇行伍即可為將接納降附即
可為兵臣實未知錢糧之所從出也今之餽餉累歲不已百姓多
垂罄之室州縣多赤立之帑何以給之陛下不愛金幣以應邊臣
之求恐北方未可圖而南方先騷動矣中原蹂踐之餘所在空曠
縱使東南有米可運然道理遼遠由淮而進縱有河渠可通寧無
盜賊邀取之患由襄而進必須負載二十鍾而致一石倘賴師千
里之外糧道不繼韓彭為帥恐無以為策應也尋拜右丞相師得
不出端平三年九月有事明堂大雷雨行簡與鄭清之並策免既
去而獨趨召行簡還京留之拜左相援韓琦故事乞以邊陲財用
分委三執政請修中興五朝國史晚年子孫俱沒無後其乞歸田
表云少壯老百年已踰八袞祖子孫三世僅存一身嘉興四年封
魯國公薨諡文惠行簡歷練老成識量宏遠居官無所不言好薦
士多致顯達舉錢時吳如愚皆當時隱逸之賢者
李宗勉字強父富陽人遷著作郎李全叛謀已露人莫敢言宗勉
累疏及之又言欲人謀之合莫若通下情人多好諂揣所悅意則
侈其言度所惡聞則小其事上既壅塞下亦欺誣則理亂安危孰
從上聞欲財計之豐莫若節國用善為國者常使財勝事不使事
勝財今山東之旅坐糜金穀湖南江右閩中之寇蹂踐州縣苟浮
費泛用又從而侵耗之則漏卮難盈蠹木易壞設有緩急必將窘
於調度欲邦本之固莫若寬民力州縣聚斂者多民生窮蹙怨憤
莫伸嘯聚山林勢所必至揅焚拯溺可不亟謀端平中拜監察御
史時方謀出師汴洛宗勉言今士卒未銳資糧未充守禦猶不可
而欲進取可乎借曰今日得蔡明日得海又明日得宿遷然得之
者未必可守萬一變生倉猝將何以濟乞飭沿邊將帥毋好虛名

南齊書

卷五十三

楊業山房

而反受實害已而洛師潰又言內降之弊謂王府后宅之宮僚戚里閹寺之恩賞綸綽直下不經都省竿牘陳請時出禁廷此皆大臣所當執奏夫命出君上政歸中書不可謂之專苟以專權為嫌不以救過為急每事希旨迎合命令已下開失已彰然後言事之人從而論劾之其累聖德亦多矣又言江而可藉以無憂者襄州今襄州失則江陵危江陵危則長江不足恃事迫勢賊必有存亡之憂淮西制置史嵩之就鄂建牙宗勉言則襄殘破淮西正當南北之交嵩之當置司淮西則脈絡相連可以應援迨在鄂清安無鞭不及腹之慮若云防江為急欲藉嵩之於鄂清經理然齊安正與武昌對如就彼措置防阨則藩籬壯而江面安當令嵩之移司齊安又奏蜀之四路已失其二成都隔絕莫知存亡諸司退保夔門未必能守襄漢昨失九郡今鄂破荆門又破江陵孤城何以能固兩淮之地人民奔迸井邑邱墟陛下亟下哀痛之詔以身率先深自貶損服御飲食一從簡儉放後宮浮食之女罷掖庭不急之費止錫賚絕工役出內帑諸蓄以風動四方然後勸諭咸曉世臣隨力輸財以佐公家之調度分上流淮西淮東為三帥而以江淮大帥總之分地而守聽令而行以公私之財分給四處俾之招潰卒募流民之強壯者以充遊兵仍選沿流諸郡將士為捍禦之圖猶可支吾不然水陸俱下大合荆楚之眾擾我上流江以南震蕩矣進工部侍郎復疏言陛下憂勤於路朝之頃而八為宴安所移切劘於廣廈之間而退為便佞所惑不聞減退宮女而嬪嬙已溢於昔時不聞褒錄功臣而節鉞先加於外戚不聞出內儲以犒戰士而金帛多靡於浮費陛下之舉動人心所視以為卷舒者也陛下既不以為憂則誰復為陛下憂中書之開督府力主和議崇

卷五十三

四

攝業山房

卿言將之職在奮戰如收復襄光控扼施澗皆今所當為若所主在和則凡有機會可乘不無退縮之意必致虛損歲月坐失事功拜左丞相時稱為公清云卒諡文清
董槐字庭植定遠人少喜言兵讀孫武曹操之書而自負魏晉廣穎豐頤美髯論事慷慨自方諸葛亮周瑜父承怒而暗曰不力學喜大言此狂生耳吾弗願也槐心愧乃自摧折問輔廣者朱熹之門人往從之熹定中為廣德軍錄事參軍民有誣富人李桷應李全白郡捕繫之獄槐察其枉以白守守曰為反者解說族矣槐曰明知枉而擠諸死以傳法豈謂被告者枉不枉皆殺乎頃之守以憂去槐攝州事卒脫桷獄熹熙元年提湖北刑當德軍亂夜縱火而譟槐騎從數人於火所且問亂故亂者曰將軍馬彥直奪吾歲請吾屬將責之償不為亂也槐坐馬上召彥直斬馬前亂者還入伍中明日乃捕首亂者七人戮諸市而贖彥直之家三年知江州流民渡江來歸者十餘萬議者謂方軍與郡國急儲粟不暇食民槐發粟振之至者如歸時襄漢揚楚之間豪傑皆自相結以保其族無賴者往往去為羣盜翟全寓黃坡稍出肉掠槐令客說下全用為裨將於是曹聰劉清之屬皆來歸彥直四年進江東安撫軍政弗治乃為三等賞以旌射歲餘盡為精兵權廣西提刑至邕州與交趾約五事於是遣使來獻方物大象南方悉定寶祐三年拜右丞相槐自以為人主所振拔苟可以利安國家無不為然務先大體任人先取故舊之在疏遠者在官者率滿歲而遷嗜進者始不說矣槐又言於帝曰臣為政而有言政者一戚里不奉法二執政大吏久於其官而擅威福三皇城司不檢士三者勿去政且廢於是嫉者滋甚帝年浸高漸喜狎佞丁大全善為佞帝聽貴

卷五十三

五

攝業山房

之大全為侍御史遣客自結於槐槐曰吾聞人臣無私交幸為謝
丁君大全度槐弗喜已銜甚乃日夜刻求槐短槐入見極言大全
不可近帝曰大全未嘗短卿卿勿疑槐曰臣與大全何怨願陛下
按臣至此臣知大全姦衷而噤不言是負陛下也且陛下謂大全
忠而臣以為姦不可與俱事陛下即乞骸骨時大全亦劾書未
下自發省兵迫遣之後進封許國公一夕天大雷雨槐起
衣冠而坐麾婦人出為諸生說兌謙二卦問夜如何諸生以夜半
對遂寢諡文清

杜範字成之黃巖人端平初入對言陛下後殿兩生未釐更薪之
效而有浸不如舊之憂其原不過私之一事耳夫躬行德而或濫
於私子天討有罪而或制於私情陛下之私有未去也臣議盈庭
而施行決於私見諸賢在列而密計定於私門此大臣之私有未
去也尋拜監察御史奏者權臣所用臺諫必其私人其所彈擊

悉承風旨是以風俗大壞陛下親政首用洪咨夔王遂疇矯宿弊
然廟堂之上奉制尚多言及貴近或委曲回護而先行巧祠之請
事有掣肘或彼此調停而卒收論罪之章亦有彈墨尚新而已頌
除自沙汰未幾而旋得美官自是臺諫風采昔之振揚者日以鏗
理宗深然之又奏九江守何炳年老事賊不行範再奏曰一守臣
之未罷其事小臺諫之言不行其事大即臺諫之言猶可也至於
陛下之旨既而不行此豈勵精之時所宜有哉丞相鄭清之大怒
上章丐去謂範粉飾陷範遂自劾言宰相與臺諫事關一體大
臣欲扶持紀綱必崇獎臺諫聞有妄言而待罪者矣未聞有諱言
而含怒者也時清之妄邀邊功用師河洛中外騷然範率合臺諫
其事清之愆忌之改大常少卿又言今日之病莫大於賄賂交結

之風名譽已隆者賈左右之譽以固寵宦遊未達者惟梯級之求
以進身邊方帥臣黃金不行於民間而以探制朝廷厚賜不優於
非卒而以交通勢要以致罪貶者拒命而不行棄城者巧計以求
免下至禁族驕悍難制望陛下嚴制宮掖禁約關官拜殿中侍御
史因講筵奏臣嘗冒耳目之寄輒忤宰相至煩陛下委曲調護今
又使居向者負芒之地豈以臣絕私比而其言猶有可取抑抑以
臣異懦之質易於調護而姑使之備數耶昔人主之於諍臣非樂
而聽之即勉而從之否則踈而遠之未聞有不用其言而復用其
人者陛下以其言之不可用又從而追遷之則是臺諫之官轉為
仕途之捷徑陛下但知崇獎臺諫為盛德而不知阻抑直言為弊
政時臺獨俱壞復言清之橫放邊釁及其子招權納賄發書樞密
院事李鳴復與史寅午彭人雅以斯交結曲為之地帝以鳴復未

見大罪未即行範亦不入臺帝促之範奏鳴復不去臣安敢入鳴
復抗疏自辨範又極言其奸廉鮮恥鳴復將出關帝又遣使召回
範改起居郎範奏臣論鳴復未見施行忽拜左史之命臣前日嘗
奏臺諫為仕途之捷徑不宜躬自蹈之即度江而歸嘉熙二年知
軍國府四年還朝首言早賊薦臻人無粒食行都之內氣象蕭條
是內憂既迫矣新興北兵乘勝善關中原羣盜假名嘯起疆場之
臣雖為欺蔽勝則張皇敗則掩覆脫乘上流無備為飲馬長江之
謀誰與捍之是外患既深矣近者妖書吐芒冬雷春雪海潮衝突
於都城赤地幾徧於畿甸是天已怒矣人死於干戈饑饉怨氣盈
腹謗言載路是民已怨矣陛下能與二三大臣安居天下之上乎
自畏者懼相陽進妾婦之小患陰竊人君之大柄以聲色玩好內
燕陛下之心凡今內憂外患皆權相三十年醞成之端平號為更

化而居相位者非其人無能改於其舊敗壞汙穢殆有甚焉於是天之望於陛下者孤人之望於陛下者歟矣遷樞吏部侍郎以久旱上疏曰天災旱暵昔固有之而倉廩虛竭戶淪落甚而閭閻饑死相率投江此何等氣象而見於京城浙江稻米所聚而赤地千里淮民流離殍負相屬萬一敵騎衝突彼必奔遁南來或相攜從敵巴蜀覆轍可鑑也陛下宮中宴賜未聞有所貶損左右嬖倖未聞有所放遺貂璫近習未聞有所斥逐文冠請謁未聞有所屏絕朝政之事未聞有所修飭庶府積虛未聞有所度革無一事之不弊無一弊之不極盡詔中外臣庶陳持危制變之策淳祐三年擢同簽書樞密院事範入都堂抗言無隱丞相史嵩之忌之還同知樞密院事以李鳴復參知政事範不屑與鳴復共政去之帝遣中使召回太學諸生亦上書留範而斥鳴復并斥嵩之嵩之令留

南來書

卷五十三 九

膏之等論範範遂行會嵩之遭喪謀起復不果於是拜範右丞相範撥堂除闕歸之吏部以清中書之務人皆以爲不便太學生亦上書言之範奏曰三十四年權臣柄國以爵祿市私恩故取吏部之闕以歸堂除太學諸生習於見聞乃以近年弊政爲祖宗成法如以臣言爲是上下堅守則諛者必多而謗者息矣未幾赴選調者無淹滯合資格者得美闕衆始服孟珙權重兵久居上流朝廷疑其難制至是以書來質範復之曰古人謂將相調和則士豫附自此但相與同心徇國若以術籠架非範所屑爲也珙感服卒諫清獻

范鍾字仲和蘭溪人嘉定中以舉政殿說書進對帝曰仁宗時甚多事對曰仁宗始雖多事乃以憂勤致治徽宗始雖無事餘忠至於今日帝悅淳祐五年拜左丞相六年請告鍾爲相雖無赫赫可

稱而清德雅量與杜範李宗勉齊名諡文肅徐元杰字伯仁上饒人開陳文蔚講書館山陰朱熹門人往師之後師事真德秀遷校書郎言皇子玠當置後時諫官將覲方力排置後之說元杰遂謁告歸淳祐元年知南劍州郡有延平書院率郡博士會諸生親爲講說拜將作監丞相史嵩之丁父憂有詔起復元杰輪對言家庭之變哀感終事禮制有常何至忽送死之大事輕出以犯清議哉自聞大臣有起復之命雖未知其避就若何凡有父母之心者莫不失聲涕零臣特爲陛下愛惜民瘼爲大臣愛惜名節而已帝每從容訪天下事益申前議未幾夜降御筆黜四不才臺諫起復之命遂寢杜範入相復延議軍國事每裁書至宗社隱憂處輒閣筆揮淚書就隨削稿雖子弟無知者一日輪當侍立以暴疾謁告遂卒先元杰未死之一日方謁左丞相范鍾歸

南來書

九

又折簡察院劉應起將以翌日奏事是日俄然大作詰朝不能造朝夜煩愈甚指爪忽裂以死朝紳及三學諸生往弔相顧駭泣計聞帝震悼而已太學諸生伏闕懇其爲中書且曰昔小人有傾君子者不過使之自死於饑烟瘴雨之鄉今蠻烟瘴雨不在嶺海而且在朝廷望發廢斷大明典刑有旨付臨安府建隆者孫志寧及常所給使鞠治既又改理寺大理寺正黃清謂伏暑獄乞無成諡忠愍

劉漢弼字正甫上虞人累官侍御史首論漢斗南葉賁爲時相史嵩之腹心嵩之入相國柄頗聽其終喪亟選賢臣早定相位至論馬光祖等情懇賦淮東乃嵩之預爲引例之地已感未疾遂卒諡曰忠漢弼之沒也太學生蔡德潤等伏闕上書以爲始疾而程公許著漢弼墓銘亦與徐元杰並言

贊曰喬多薦達李收老成或泛或狹倘難評范鍾杜範頤
頤公清重槐謙兌如其生平無救於時無忝於名

謝方叔 程元鳳 吳潛 王煥 葉夢鼎

謝方叔字德方威州人歷官監察御史時劉漢弼杜範徐元杰相繼死方叔言元杰之死陛下既為命官猶欲立責而姦罪人未得將恐紀綱掃地而國無以為國矣十一年拜左丞相監察御史洪天錫論宦者盧允升章宋臣疏留中不下太宗正寺丞趙崇璠移書方叔云閣寺驕恣特幸政不問正救一新人孤立之察官乃銳意出身攻之豈易得哉則耳數日寂無所聞公議不責備他人而責備宰相不然倉卒出御筆某人授少卿亦必無可過之理矣丞相名位已極儻言之勝宗社賴之言之不勝則去矣則諸君必不容不爭是勝亦勝負亦勝況未必去邪方叔得書有根色登

南宋書 卷五十三

補葉山房

日果得御筆授天錫大理少卿而天錫去國於是大學生池元堅等皆論擊允升宋臣而譏者又曰天錫之論方叔意也及天錫之去亦曰方叔意也方叔上疏自解於是監察御史朱應元論方叔龍相既罷允升宋臣猶以為未快厚賂太學生林自養上書極詆且曰乞誅方叔使天下明知宰相臺諫之去出自獨斷於內侍初無預書既上乃授方叔宮觀復以御史李衡劾罷祠度宗即位方叔以一琴一鶴金丹一粒來進丞相賈似道恐其希聖識盧越等請奪方叔封爵咸淳八年方叔卒在相位子弟干政若讓余珩之類是也

程元鳳字申甫徽州人淳熙初知饒州修城堞置義阡拜監察御史鄭清之入專國相老不任事臺官潘凱吳燧論列改遷元鳳疏斥清之罪凱燧得召還京城災疏言輟土木無益之役以濟暴露

南宋書 卷五十三

補葉山房

之民移細流泛濫之恩以給顛沛之衆謹使安之防而不使之弄權抑恩澤之請而不至於無節言多則切實祐三年同簽書樞密院事蜀境與沅靖交急朝廷欲擇重臣出鎮上流川徐敏子易獨帥及用向士壁為鎮撫元鳳請下制南調兵援蜀移呂文德上沅靖進拜右丞相會丁大全謀奪相位元鳳立辭度宗即位拜右丞相尋罷卒元鳳之在政府也一決家子求或令元鳳曰先公時嘗相薦者以某相知恬退故也今予所求職次豈先大人意哉矧以國家官爵報私恩某所不敢有嘗遭元鳳論列者其後見其可用更薦拔之每曰前日之彈劾成其才也今日之擢用盡其才也吳潛字毅夫柔勝季子嘉定進士第一紹定四年都破大火潛疏論致災之由願陛下毋徒減膳徹樂而已闕官勿親女侍勿昵必敬必戒不淫不佚明詔三大臣力收輶轍收忠良貪殘者屏擯奏者誅賈怨誤國者黜毋進君子小人以為包荒毋兼容委說正論以為皇極遷淮西總領告執政論用兵復河南不可輕易自刑襄育納空域合兵攻蔡兵事一開調度寢廣百姓狼狽死者枕籍得城不過荆榛之區俘獲不過暖昧之骨而吾之內地荼毒如此邊臣誤國之罪不待言矣取之若易守之實難征行之具何所取資民窮不堪激必為變自後洛師潰潛言率驗改權兵部侍郎言兩淮假擾三川陷沒望陛下念大業將傾士習已壞以靜專察羣情以剛明消聚嚴懲於有位各勵至公毋以術數相高而以事功相勉毋以陰謀相計而以誠見相先戮力一心則衰廢尚可起也淳祐中進左丞相封許國公論國家治亂之原蓋自近年公道晦蝕私意橫流仁賢空虛名節喪敗忠義絕響使佞成風稔成兵戈之禍章鑑高鑒普與丁大全同官傾心附麗瞻躋要途肅秦來

等羣小喻國事口非浸注至今沈寔趙與應之爪牙而任臺臣甘爲之搏擊姦黨盤據以欺陛下我意亂者皆此等小人爲之乞令大全致仕炎等與祠不復元兵日逼帝將遷都越訪之潛亦謂然帝曰卿將如何潛曰臣請死守帝曰卿欲爲張邦昌耶已不果遷元兵亦退帝曰朕幾爲潛所誤屬將立度宗爲太子潛密奏曰臣無彌遠之材忠王無陛下之福帝怒以奏劾落職責循州似道乃使武人劉宗中潛潛潛非臥榻下自作其銘毒無從入一日宗中問宴以私忌辭再問宴又辭不數日移直不得而遂得疾曰吾其死矣夜必風雷大作已而果然四鼓聞雷長端坐而逝潛既沒似道歸罪宗中貶之以塞外議許潛歸葬德祐元年復官

王煥字仲翔新昌人咸淳八年爲左丞相似道誤國喪師之罪於是始降詔切責似道六月朔日食煥奏曰食不盡僅一分白晝晦冥者數刻陰盛陽微災異無有人於此者臣待罪首相氛祲充塞而未能消乞罷黜以答天譴宗理生上言臣陳宜中宜中在相位政事多不關白煥或謂京學之論煥實嫉之遂罷煥奉祠煥清修剛勁似道歸天台非特過新昌煥獨不見之後卒與宜中不協而去云

葉夢鼎字鎮之寧海人本陳衍明之子七歲從於母族淳祐六年拜軍器少監轉對言外有窺邊之入敵內有伺隙之巨姦奇囊蠶媚於宮闈蠹腐依憑於城社強藩悍將牙孽易搖草竊奸究肘腋階變十一年輪對言陛下惑於左右之譏說例視言者爲好名中傷既深膠固莫解去者屢召而不還來者一鳴而輒斥景定元年同簽書樞密院事丞相賈似道欲遣關子能十七十八兩界會子

夢鼎以爲周民故行之浙右而止以慧星出乞解機政不許理宗崩議太子卽位太后垂簾聽政夢鼎曰母后垂簾豈是美事進參知政事力辭似道奏參政去則江萬里王煥必不來理宗復上峻事引疾歸里咸淳三年召進右丞相與似道分任州轉運使上价嘗以言去官非其罪也及死其子懇求遣潛歸葬明其無罪似道以爲恩不已出罷省部吏數人榜其姓名於門夢鼎怒曰我斷不爲陳自強卽求去似道之母讓似道曰夢鼎不相安於家食未嘗希進汝強與以相印今乃牽制如此若不從吾言吾不食矣似道曰爲官不得不如此四年策楊妃宰相無拜禮吏贊拜夢鼎以笏揮之趨出明日乞還田里不允詔免諸州守臣上殿奏事夢鼎言祖宗謹重牧守之寄將赴省必令奏事恭欲察其人品及面諭以愛育百姓其至郡延見吏民其官上意庶幾求無負臨遣之意今不遠數千里而來咫尺天顏而不得見甚非立法本意五年引杜衍單車有通故事累辭局丹徑歸宰掾以禍福告夢鼎語之曰廉恥事大死生事小萬無可回之理似道大怒益王卽位於闕召爲太師航海遂行道不復進南向慟哭失聲而還後二年卒

費曰方叔毀去子弟累之元鳳避遷雙倖成之潛煥夢鼎大奸嫉之或死或潔自天祐之非銘海航千載稱之

傅伯成等列傳第四十六

南宋書卷第五十四

明錢士升增訂許重熙贊

掃葉山房校刊

傅伯成

葛洪

黃時若

袁詒

危祺

程公許

羅必元

王遂

吳淵

吳昌裔

趙逢龍

傅伯成字景初授明州教授以年少嫌以師自居日與諸生論質往復後多成才慶元初遷工部侍郎時權臣開邊伯成言天下之勢譬如乘舟中興且八十年矣外且望之舟若堅緻歲月既久則漏寢多乃欲微倖圖占人之所難臣則未之知也相府災同列相率喧丞相或以為偶然伯成正色謂天意如此官師相視時也以為偶然乎丞相色動出為湖廣總領朝議欲命人叛降者伯成言不宜輕棄信誓乞戒將帥毋生事御史中丞亦友諫劾罷之景定元年召對面諭前失於戰今失之和使雖遠要亦尚多陛下南來書

不獲已悉從之使和議成猶可紓一時之急否則虛幣歲以資敵人驅降附以絕來者非計也史彌遠拜相麻詞有是命元龜語倪思以為不當用御史劾罷思伯成因對及其事帝言過當者再對曰思同過當但恐摧抑太過遂塞言路乞明詔臺諫侍從無以思為戒李壁謫撫州伯成言伯成未為諫官也嘗言彌遠罪他日負罪之臣不容以功贖過矣伯成未為諫官也嘗言彌遠謀誅伯成事不遂則其家先破伯成誅而史代之勢也諸公務協和共議國事若立黨相擠必有勝負非國之福拜左諫議或致彌遠意欲使有所彈劾謂將引以共政謝之曰吾豈傾人以為利哉左遷知建昌府蔡元定謫死道州歸葬建陽乃雪其冤於朝知鎮江制置司欲移焦山防江車于岡山石碑伯成謂虛此實彼利害等耳也港在焦山之中不若兩特之兵建戍焉岡山若兵素與海

南來書

掃葉山房

南來書

掃葉山房

盜為地伯成廉知姓名會郡都試捕而鞠之獄具請貸其死縣諸軍理宗即位于祠閣大理評事胡夢昱坐論事貶憾然曰向呂祖儉之謫吾為小臣猶嘗抗論今蒙國恩叨竊至此而不言彈當言者遂抗疏曰臣恐陛下不欲聞天下事矣方今內無良吏田里怨咨外無名將邊郵告急而廉恥道喪風俗益偷賄賂流行公私俱困謂宜君臣憂恤民以弭禍亂奈何今日某人言某事而斥明日某人言某事而斥則是上疏者以共驕之明加之矣萬一死於瘴癘陛下與大臣有殺諫者之謗史冊書之有累聖治常暴尸諫疏草畢亟命繕寫朝服而逝諫忠簡

葛洪字容父東陽人嘉定間權樞密院檢詳諸房奏疏言今之將帥其才不得盡知然拘循士卒帥之職也今乃有視生埋之稍豐者誣以非辜動輒估籍擇原給之稍優者強以庫務取辦芻粟撫循何有哉訓齊戎旅亦帥職也顧有教閱視為其文生作僅同兒戲技勇者不與旌賞拙懦者未嘗勸懲訓齊何有哉況乎沉酣聲色之奉潮意田宅之圖專意納交書幣旁午妄希升進不恤國事者乎乞嚴飭將帥中警軍實帝嘉納之拜參知政事贊討平李全援王素諫仁宗却王德用進女事以止備嬪御杜範稱其守正有大臣風卒諡端獻

黃時若字伯庸豐城人改知廬陵州常以六月將崎零稅時若念民方艱食取任內縣川錢三千餘緡為民代輸拜監察御史首乞天子擇宰相宰相擇監司又言善為國者必以悲思修省之訓陳於前善為相者必以危亡災異之事告於上侂冑敗時若疏鄧友龍陳景俊之惡先是江淮督府既因功罷不更置時若奏和戰未決不遣近臣置幕府無以統諸將帝即日以邱富為江淮制置使

朝廷與金約和金人約而致仇首等奏乞最首然後雨送敵國時若奏今帑藏無餘歲幣必睨視於百姓願自宮禁以及百官共為撙節都城穀賈詔減價糶米十萬石於是江浙流民交集按籍賑濟以三月後麥熟各給糧道時告乞令賑實近甸之人願歸就田者勿問其未能歸者更賑濟兩月淮民見在都城者其家既破人無贏資必難還去仍與賑恤俟早熟乃罷於是詔賑濟至六月自軍興費廣朝廷給會子數多至是折閱日甚稱提民愈不售郡縣科配民皆閉門牢避行旅持券終日有不獲一錢一物者時若奏曰物少則貴多則賤理之常也曷若令郡縣始以漸稱提先收十一界者消毀勿復支出上下流通則不待稱提矣由是峻令少寬知成都府以下蠲功進一法蜀蜀四年弊根無矣苗髮髮柳上疏請用東南賢士使蜀四路長蜀守之若有治功者

卷五十四

蜀山房

論疇若落職
袁韶字彥淳慶元府人為吳江丞蘇師旦恃倖得威福撓役法提舉常平黃檉檄韶撥田以定役師旦諭以如黨求庇不聽吏定戶籍承徭賦皆師旦黨黨為之師旦敗知桐廬桐廬多宗室持縣事無有善去者韶至絕私謁莫敢撓錢塘岸歲為潮齧率取石桐廬韶言廟子山有石不必旁取鄰郡遂得免嘉定四年召為太常主簿父老旗鼓蔽江以餞至於富陽泣謝曰吾曹不復輸石矣後接伴金使使者索歲幣語慢甚韶曰吾兩國誓約止令輸燕不聞在汴使者語甚為臨安尹幾十年理訟精簡道不拾遺里巷爭呼為佛子紹定元年拜參知政事李全叛揚州告急丞相史彌遠不欲聲討韶曰揚失守則京口不可保准將如下整頓備皆可用彌

遠從之遂討全端平初奉祠卒韶父為部小吏近五十無子其妻資遣之往臨安置妾既得妾蔡之有愛色且以麻束髮外以綵飾之間之泣曰妾故趙知府女也家四川父歿家貧故鬻妾為歸葬計即送還之其母泣曰聘財何以酬汝曰聘財盡以相奉且盡出囊中資與之遂歸妻通問曰妾安在告以其故因曰無子命也我與汝周旋久若有子汝豈不育妻亦喜明年生韶

危稹字逢吉臨川人調南康軍教授轉運楊萬里按郡驟見嘆獎偕遊廬山相與酬倡調臨安教授倪思薦之語人曰得此一士可以報國選諸王宮教授稹謂以教名官而實未嘗教請開創宗子學立課試法如兩學從之嘉定九年新學成充博士是歲春至夏不雨應詔言安邊所征斂之害與無罪倍沒之害格幣之改以一奪二鹽鈔之吏以新廢舊至於沮格軍實放散死士皆足以召

卷五十四

蜀山房

怨而致旱番易柴中行去國積賦詩送之忤宰相出知潮州尋以通徐僞書論罷久之知漳州漳俗視不葬親為常往往棲寄僧刹稹命營高燥地為義塚三約期責之葬其無主名有主名而力弗給者官為葬之郡有臨漳縣據溪山最勝處作龍江書院其上既成橫經自講人用歆動邑令有賄問者劾去之籍其財以還民尋請歸與鄉里耆艾七人為真率會真德秀登從班與稹自代沒又為銘其墓

程公許字季與叙州人會金人攻閬中制使桂如淵遁朝廷擢李重代之倅公許判施州時諸將乘亂抄劫事定自危以重賂結幕府大將和彥威懷金寶以獻公許正色卻之彥威慙而退有獻議招秦鞏大姓公許謂山東覆轍未遠重從之後趙彥呐開闢行其策未幾金人擣成都大姓者皆尊之始服公許先見嘉熙元年御

史杜範論執政李鳴復徙在史拂衣東歸鳴復坐政府自若公許
言志士仁人嬰逆鱗買衆怒不過爲陛下通耳目而已今也假以
職而棄其諫幸其退而優其遷則是自蔽其耳目臣恐自此各起
遐心來者相戒以爲容默陛下孤立矣淳祐元年爲右正言濮斗
南論罷後杜範薦於上遷起居舍人斗南繳還疏有臣等恥與爲
伍之語範見疏曰程季與汝爲伍耶及遂不才臺諫擢公許
起居郎帝語之曰卿一去三年今用卿出自朕意是日晚命下嵩
之罷起復相范鍾及範三制皆公許爲之時二相尚巡撫務多遲
公許奏輔臣崇執謙遜避形迹事幾無窮日月易失今最急矣
若疆場之事帥才不蓄一旦欲議易置莫知所付九江擇守至以
近所廢斥充其選况近者言官方以劉晉之鄭起潛濮斗南乞正
罪示警而忽聞襲其先之用所爲錯繆帝見疏稱善右史徐元杰
南來書 卷五十四 列傳 五 杜範山房

故皇皇市屨敢怨而不敢議非所以作成士氣清之益不樂授
陳垓幼公許公許冲澹寡欲晚年惟一僮侍家無羨儲蜀有兵難
狀姻奔東南者多依公許以居
羅必元字亨父進賢人調撫州司法郡士會極題金陵行宮龍屏
近史彌遠謫道州解史察之必元釋其縛使之善達真德秀八參
大政必元移書曰老醫云傷寒壞證惟獨參湯可救先生其今之
獨參湯乎調福州觀察推官勢家李遇奪民荔枝園必元直之知
餘干縣趙汝愚墓占四周民山亦爲直之人益壯其風力買似道
總領京湖必元疏以爲蠹國脈傷民命似道術之錢塘有海鯨爲
患漂民居詔方士治之都人鼓扇成風必元上疏力止之帝召見
曰見卿梅花詩足知卿志必元風節甚高爲鄉人所尊慕云
王遂字去非金壇人紹定三年福建寇據市定朝廷選能吏安集
南來書 卷五十四 列傳 六 杜範山房

詔起復力辭貽書政府曰冒哀求榮平生大節掃地矣他日何以事君時史嵩之方起復或曰得無傷宰相乎淵弗領詔從之服除歷右文殿修撰政府欲用兵中原以據關守河為說淵不可曰國策力決不能取縱取之決不能守丞相鄭清之不樂出知江州兵敗清之致書引咎異謝後和太平兩淮民流徙入境者四十餘萬歷知隆興鎮江平江皆遇大疫饑民賴以全活進沿江制置使節制和州等三都兼屯田使朝命併以光豐新黃凡厥司空山燕家山金剛臺三大砦嵯峨山鷹山什子山等二十三小砦固丁壯立隊伍星聯棋布脈絡貫通無事則耕有事則禦寇以淵與利除害加資政殿大學士封金陵侯賜錦繡堂忠勤樓大字進為公官參知政事淵有才畧所至興學養士然政嚴酷好典羅織之獄籍入豪橫故時有蜈蚣之謠

南宋書

卷五十四

七

結葉山影

吳昌裔字季允中江人早孤與兄泳痛自植立得程頤張載朱熹書輒研釋不倦第進士開黃幹得真之學往從之歷通判眉州著苦言十篇慮蜀甚悉轉對首陳六事凡君臣之綱兄弟之倫舉世以為大戒而不敢言者皆痛陳之拜御史冬雷春大雨雪昌裔居齋宮秉燭草疏凡上躬缺失宮庭變私廟堂除授皆以為言又念蜀事貼危條四事以進有守臣遁逃而進職有知軍足跡不至邊庭而受賞償軍之趙楷棄城之朱楊祖又帥臣趙彥呐年老輕衰其子淳刑黜貨安癸仲恥遭梓彈經營復用起謫籍以代帥也昌裔皆抗疏彈擊又歷言三邊之事曰今朝廷之上百辟莫然言論多於施行浮文妨於實務后族王官之妄費列曹坐局之常程羣工閑慢之差除諸道非泛之中請以至土木經營時節宴遊神霄祈禳大禮錫賚藻飾治具無異平時至於治兵足食之力乃缺

畧不諱以靖康事痛哭言之李綱復議之出贊四川宣撫司軍人曰此李綱救太原也昌裔慷慨懷出關中道病甚帝召授秘閣修撰而言者以避事論矣昌裔多言與故嘗輯至和紹興諸臣奏議名儲鑑又會粹蜀道得失名蜀鑑初昌裔與徐清叟杜範一日並入臺四方想聞風采作至和三諫詩以侈之才七月以遷卒諡忠肅

趙逢龍字應甫邛人提舉廣東湖南福建常平每至官有司例設供張悉命撤去日具蔬飯坐公署事至即而問決遣還宗正少卿卒逢龍寡嗜欲泊然不知富貴之味家居講道四方從遊者皆鉅公名士丞相葉夢鼎出判慶元修弟子禮常謂師門卑陋欲市其鄰居充拓之逢龍曰鄰里相安一旦驚擾彼雖勉從我何能無愧於心卒用之

南宋書

卷五十四

八

結葉山影

贊曰傳葛危言黃衰利民危程急公羅王守身三吳精績邊廷載逢龍泊然講道安貧以處衰世各無媿心

南宋書列傳卷第四十六終

高稼等列傳第四十七

南宋書卷第五十五

明錢士升增削許重熙贊

掃葉山房校刊

高稼 高定子 曹彥約 范應鈴 呂午 徐鹿卿

孫子秀 胡穎 冷應激 王萬 馬光祖 許應龍

包恢 常楫 曹叔遠 黃子剛 黃帶 孫夢觀

徐應龍 謝 榮 史 清 史

高稼字南叔蒲江人四川制使崔與之辟本司幹辦公事鄭損之

帥蜀也稼同產弟了翁誦言於朝謂必敗事損行之遂劾稼罷

果棄沔道桂如淵鎮蜀辟之稼言蜀以三關為門五州為藩籬

自前帥棄五州民無固志一旦敵至又有因糧之利或遂留不去

今亟當申理俾緩急有所保聚乃剏山砦八十有四且募義兵五

千人與民約曰敵至則官兵守原堡民丁保山砦義兵為遊擊北

南朱書 卷五十五 列傳 掃葉山房

兵由東道入如淵憂之辟稼知洋州稼日夜為守禦計以洋居平

地無一卒以守議移金州帥司軍千人駐洋州制司從稼請調金

州兵赴之而兵不時至漢中破梁洋之民盡趨安康稼乃移屯黃

金渡收散卒致故將陳昱委以收復之任昱部分諸將召青座華

陽諸關守將皆以兵來會稼竭洋之帑廩贍之督諸將繼進沔州

破稼亟趨沔援之如淵命稼權興元府守米倉稼移書曰今日之

事如奕棋所校者先後爾苟以分水三泉米倉為可保敵兵若自

宕昌清川以入將孰禦之盍以興元利三戎司分駐鳳州俾制司

已招之忠義關表復讎之豪傑聯司以進兵氣奪矣如淵遲疑不

決逮西和園益急始會軍民援之道梗不得前而城已破矣稼率

遺民駐康水縣召集保甲分布間道以保巴山當是時文臣在軍

中者惟稼一人如淵既罷侍御史汪剛中如淵黨也欲使稼分其

罪乃謂蜀之敗實由稼罷之未幾制使趙彥呐辟之制司近漢中

稼言漢中蕩無藩籬宜經理仙人原以為緩急視師之地彥呐以

委稼稼至原繕營壘時芻糧比器甲開泉源守禦之規罔不備具

知沔州利州提刑始至告於神曰郡當兵難之後生聚撫摩所當

盡力去之日誓垂裳以入劍門乃璋理劍殘招集流散民皆襁負

來歸北兵自鳳州入距沔九十里議欲退保大安稼曰彥呐曰今

日之事有進無退能進據險地以身捍蜀敵有後顧必不深入若

倉皇召兵退守內地敵長驅而前蜀事去矣彥呐曰吾志也已而

竟行留稼守沔沔無城依山為阻稼升高鼓譟盛旗鼓為疑兵彥

呐召小將何璘以兵會璘兵無紀律北兵至璘通其眾皆潰遂下

沔州先二日子斯得侍以時危任重為憂稼舉田承君五日不汗

之言語之且曰吾得死所何憾又以書告李心傳曰稼必堅守沔

南朱書 卷五十五 列傳 掃葉山房

州無沔則無蜀矣自謂此舉可以無負知己及事迫參議楊約勸

保大安稼厲聲曰我以監司守城郭爾以幕客往來應援各行其

志城既陷遂死焉諡曰忠

高定子字瞻叔稼之弟知夾江縣麻菽舊有征定子悉弛之會水

潦海饑民競起無所於糴定子曰毋憂弟持錢往常所糴家以俟

遇發縣廩給諸富家俾以時價糴至秋而償須臾米溢於市鄰邑

有爭田十年不決部使者以屬定子定子察知偽質其人不報定

子曰嘉定改元詔三月始至縣安得有嘉定元年正月文書耶兩

造遂決制使鄭損強復自用誤謂總領所擅十一州小會子之利

奏請廢之令下民疑而罷市定子力爭謂小會子實以代錢百姓

質易賴是以權川引罷則關隴之民交病况又隆興間得旨為之

非扭也乃得存其半知綿州元兵下興元已而劍南大震定子諱

倭吏曰諸君去留不敢拘若某則守城郭封疆之臣有死而已
羣衙曰潰軍流民不過欲得錢糧耳吾將盡發吾州之藏為朝廷
扞蔽全蜀我去聽汝等殺我汝等逃吾所汝頭矣乃下令招潰卒
人給緡錢五千米一石命都監陳訓專任接納訓忽奔告曰諸軍
雖受招不肯釋甲奈何定子乃令帳下卒衣甲於兩廡以俟戒毋
輕動俄而諸軍盛陳兵以至定子坐堂上傳令勞苦之諸軍皆拜
定子開諭使還本部以俟給犒諸將聞之亦來謁定子復慰安之
因問汝等何為至此皆曰制置使未知存亡諸軍無主定子曰大
帥不過暫移泊爾已遣人訪所在苟終不獲我當為汝曹主張且
諸軍至此以無糧故吾州當任供億眾曰敵將復會於此盡避之
定子曰吾文官也不畏死汝將軍也世世衣食縣官乃欲避敵乎
我是守臣死則死於此耳有欲殺太守者一槍足矣軍器安用多
附朱書

卷五十五

楊泰山房

為今諸軍大集萬一敵至能戮力出戰是汝曹立功之機也不愈
於深入內郡為罪滋大乎眾悅而去乃遣吏給犒如令亡何敗將
和彥威等剽掠尤甚遣陳邦佐謂定子曰知府何不去和太尉兼
戎司威權甚重麾下兵且二萬餘欲來此今至矣定子謂曰本
州素非備禦之地大將以兵入欲何為者弟來吾固以相待邦
佐色沮乃曰已遣幕府來議至則一遊上兩要索甚大定于答曰
軍將入吾境當受吾節惟各守紀律則給以錢糧若敵至為國一
死作忠臣孝子愈於病五日不汗死者幕府莫能對出彥威符移
有云大府招戰散軍人給錢米若干今所部不下二萬人願如數
得之定子報曰本州已下此令何敢食言但所給者乃潰軍就招
免罪之人人都統所部非潰也若以此例相給其肯受乎彥威得機
甚慙乃乞別給錢糧以饒軍定子即捐四十萬緡與之頃之召入

奏事吏民追送莫不流涕郡郡聞定子至焚香夾道舉手加額曰
微公吾屬塗炭久矣定子之未去郡也伯兄稼以利路提刑上印
而歸了翁亦至鼎定子為築棧募募飲酒賦詩為樂入對極言時
敵時吏彌遠執國柄久故有曰陛下優禮元勳俾得弛繁機而養
靜壽不亦善乎遷刑部郎中有事於明堂天大雷雨定子言內治
不修外患不謹昔有危服今有危形昔有亡理今有亡證擢翰林
學士時杜範李韶以仇直稱皆求去定子言人主寄耳目者臺諫
也補耳目所不逮者法從之論思百官之輪對則上必論君德之
粹駁次必言朝廷之得失舍是而使之姑應故事畏雷霆之威徇
宰執之好可以不必論矣宜速返李韶勉起杜範以伸敢言之氣
進策書樞密院事力辭退居吳中深衣大帶日以著述自娛作同
人書院於夾江卒

附朱書

卷五十五

楊泰山房

曹彥約字簡甫都昌人薛叔似宣撫京湖辟攝漢陽軍事遷湖南
轉運判官盜羅世傳等竊發時欲招安李元礪彥約言不行討捕
曲徇招安失期朝廷威重若元礪設疑詞以款重兵則兵不可撤成
民不得安業元礪果不可降彥約乃督諸將道賊巢而屯世傳索
與元礪有隙至是密請圖元礪以自效彥約錄賞格以報之世傳
遂禽元礪彥約還長沙世傳自以為功遲留以徵重賂彥約諭以
不宜格外邀求江西胡渠為右司欲以世傳盡統諸峒而為之帥
悉徵江西湖南兵彥約爭之然世傳終桀驁不肯出峒彥約誘
胡友睦許以重賞友睦遂殺世傳知利州時沔州都統制王大才
驕橫制使重居誼曲意奉之彥約以蜀之邊而諸司並列兵權不
一微有小過紛然奏議理財者歸怨於兵弱握兵者歸咎於財寡
乃作病夫議獻之廟堂曰古之臨邊求一賢者付之兵權而已今

廟堂惡主大夫不恪守忠實雖位而用之又以人參之雖以事權付之又從中御以繫維之致使知事者不敢任事畏事者常至失事卒有緩急各持已見昔秦隴之俗以知兵善戰聞天下自吳氏世襲以來握兵者志在於怙勢不在於尊上川兵者志在於誅賞不在於息民至有世將已叛而宣威不覺四鄰已割而諸將不知逆黨既誅而士俗人心未改任軍官而領州事者易成藩鎮之權起行伍而立微效者漸無階級之分苟不正本原本見其可亡何蜀邊被兵者有張福莫簡之變彥約之言盡驗理宗即位擢兵部侍郎入對勸帝以慶歷元祐聽言為法以紹聖崇觀諱言為戒詔求言上封事曰陛下謹定省以事長樂開王社以篤天倫孝友之訓宜足取信天下然道路異說猶縈於尺布不經之語臣以為守法者人臣之職也施恩者人主之柄也今若徇漢文繇情之義法

南宋書

卷五十五

范應鈴

范應鈴字旂叟豐城人開禧初調永新尉縣十三鄉寇擾不時安撫使初奏弛八鄉民租二年詔下如章既而復催以檢核之數應鈴力爭帥聲色俱厲應鈴曰某非為八鄉貧民乃深為州家耳民既貧迫將以不肖之心應之租不可得而禍未易弭也帥色動令免下戶既出令復徵之應鈴嘆曰是使我重失信于民也又力爭之訖得請江右嗣寇為亂吉州八邑七被殘燬差知吉州慨然曰此豈臣子辭難時耶下車去冗吏覈軍籍以久罷行頗叛卒朱先賊殺主帥應鈴曰此非小變也密遣謀以厚賞捕之部使者劾其輕發明居六年召為金部郎官八見曰公論不出於君子而參以逢君之小人絕綱不正於朝廷而牽於方惟之閹寺言其誣直屬

鹽法屢變商賈之贏上奪於朝廷之自費下奪於郡之拘留九江豫章扼其襟喉江右貧民終歲食淡商與民俱困應鈴力陳四害願用祖宗入粟易鹽之法擢大理少卿一旦籍府庫核簿書處決官事已遂及家務纖悉不遺僚屬勸以清心省事曰生死數也平生學力正在今日帥別之僕問疾應鈴整冠肅入言論如平常之僕退愴然而逝應鈴開明磊落書價不交上官所至無滯獄繩吏不少貸亦未嘗沒其貲曰彼之貨以悖入官又從而悖入之可乎家居時人有不平不走官府而走應鈴之門為不善者輒相飛曰無使范公聞之徐鹿卿曰應鈴經術似倪寬決獄似仇不疑治民似龔遂風采似范滂理財似劉晏而正大過之

南宋書

卷五十五

六

范應鈴

呂午字伯可歙縣人浙東提舉章良朋留之幕海寇未平良朋問策午廉知調軍出海糧盡還軍獲寇物官盡拘收乃與制司幹官施一飛議糧盡再給不許增還賊舟所有悉以給軍海道遂清差知龍陽縣豪民陶守忠殺人正其獄誅之彌遠雖非賢相猶置入才簿書賢士大夫以待用而午治縣之政亦書之差兩浙轉運司主管文字運使罷以午護印半年或問彌遠何以不注官彌遠曰爾謂護印官不能耶拜監察御史後為史嵩之所排閒居卒子沆通判婺州善決獄以直言忤賈似道廢卒徐鹿卿字德夫豐城人調南安軍學教授張九成嘗請居鹿卿撫其言行刻諸學以訓學田多在溪峒與時征之無慕農病之鹿卿撫恤無遺租者其後盜作環城皆燬惟學宮免曰是無撓我者會都城火上言積陰之極其徵為火指惑壁龕溺無私用小人三事凡切真德秀守泉辟宰南安遷國子監主簿方大琮劉克莊王道以言事黜鹿卿贈以詩言者併劾之太學諸生作四賢詩知建昌

軍治行人乎督府橫取秋苗斛面建昌增米五千斛鹿卿爭之曰
守可去米不可得民恐失鹿卿請輸之以供命鹿卿曰民爲守計
則善矣守獨不爲民計乎卒爭以免召赴行在宰相以甘言誘鹿
卿退語人曰是牢籠也吾不能爲宰相私人爲江東轉運判歲餼
入相食留守別之俸諱不詰鹿卿命掩捕食人者戶諸市勸居民
收字遺孩日給錢米宴集不用樂會岳珂守常茶鹽橫斂
百出國計反屈於初命鹿卿數之鹿卿躬自鉤考盡得其實珂辟
置貪刻吏聞告許以罔民沒其財民李士賢有銀二千石囚之半
歲鹿卿悉縱舍而勸以其餘分皆感泣奉命回鹿卿草領太平
仍提舉茶鹽事飛蝗入境鹿卿露晞禱忽風大起蝗悉渡淮
移浙東是刈鹿卿言罷浮鹽界歸地先撤相家所築就捕者自
言我相用人鹿卿曰行法必自貴近始卒論如法史彌遠劾判溫
州利韓世忠家寶玩籍之鹿卿奏前其官初鹿卿傲馮惟說決婆
獄惟說素康平至則辨曲直出淹蔡大家不快其爲會鄉人居言
路廼屬幼惟說州案印紙惟說笑曰是猶可以仕乎自題詩印紙
而去鹿卿與鄭逢辰共和其詩御史兼二人幼罷之累起固辭淳
祐三年以右司召猶辭丞相杜範遺書曰直道不容使人擊節君
不出豈以馮惟說故耶惟說行將有命矣鹿卿迺出權給事中言
瑣闥之職無所不當問比年命下而給舍不得知請復舊制從之
上眷深篤而忌者浸多又撰僞疏託鹿卿以傳播歷詆宰相至百
執事鹿卿初不知也遂力辨上前因乞去上曰去則中姦人之計
矣令臨安府根捕事連勢要獄不及竟遷禮部侍郎致仕鹿卿廉
約清峻一廬僅庇風雨卒諡清正
孫子秀字元實餘姚人調吳縣簿有妖人稱水仙太子保子秀焚其

廬沈其人於太湖曰賈汝水仙之名矣檄督宜興縣園田租既還
白水災總領悲曰軍餉所關獨不爲身計乎子秀曰何敢爲身計
寧罪去耳知金壇一切與民休息訟者使齋牒自詣里正并鄰證
來然後行豪黠者有犯則痛繩不少貸訪國初茅山書院故址新
之以待遠方遊學之士主管浙東鹽事先是諸場鹽百袋附五袋
名五釐鹽未幾提舉以爲正數子秀奏蠲之衢州寇作朝廷屬子
秀行子秀謂必習土俗之人乃能窮其源依選用土豪旌常山縣
令陳謙亨寓士周還淳等捍禦之勞人心競勸終子秀之任賊不
復動孔子裔孫寓衢州詔權以備奉祀因循踰年無專饗之廟
子秀撤廢佛事奏立家廟如闕里遷左司與丞相丁大全議不合
去國開慶元年爲浙西提舉常平先是大全以私人爲之盡奪亭
民鹽未幾充獻羨之數不足則估楮虛攤一路騷動亭民多流亡
子秀還前政本錢定衡量之非法多取者於是流徙復業知婺州
婺多勢家有田連阡陌而無賦稅者子秀悉覈其田書諸牘勢家
以爲厲已嘆言者罷之移浙西提舉安吉州有婦人慙入殺其夫
與二僕子秀密訪之乃婦人略宗室子殺其夫僕救之併殺以滅
口一問即伏誅初獄訟之滯皆由期限不應於是專卒四出巡尉
繳限抱匣費不貲子秀與州縣約到限者徑詣庭下吏不得要索
其後剝循環總匣屬各州主管官一日一遣公移則總實於匣以
往於是事無大小纖悉畢具而風聞者反謂專卒凌州縣劾罷之
子秀笑而已少從上虞劉漢弼遊落英發抵掌極談神采飛動
與人交久而益親聞一善則手錄之
胡頴字叔獻湘潭人父璵娶趙方第雍之女二子長曰顯有拳勇
數立戰功穎自幼風神秀異機警不常趙氏諸舅以其類已每加

資鑒成童即能倍誦諸經中童子科復從兄學弓馬母不許曰汝家世儒業不可復爾遂感勵苦學尤長於春秋趙范討李全檄額入幕額常微服行諸營察眾志向歸必三鼓後全取遺額獻俘於朝歷湖南提舉常平惡言神異所至毀淫祠數千區衡州有靈祠吏民夙所畏事額微之作來諭堂奉母居之常詣道州教授楊允恭曰吾夜必瞑坐此室察影響咸無有允恭對曰以為無則無矣從而察之則是又疑其有也額善其言為廣東經學安撫潮州僧寺有大蛇能驚動人前後仕於潮者皆信奉之前守去州人以爲未嘗詣也已而旱威咎守不敬蛇神致此後守不得已詣焉已而蛇蜿蜒而出守大驚得疾旋卒額至廣州聞其事檄潮州令僧昇蛇至至則大如柱而黑色載以兩轎額令之曰爾有神靈當三日見變怪及期齋狀猶蛇耳遂殺之毀其寺并罷僧咸淳間卒額爲人正直剛果博學強記吐辭成文書判下筆千言倉卒之際則對偶皆精臨政善斷不畏強禦在浙西榮王府十二人行劫額悉斬之一日輪對理宗曰聞卿好殺意在折獄額曰臣不敢屈太祖之法以負陛下非嗜殺也帝爲之默然

令應徵字公定分寧人調廬陵主簿以廉能著有愬事臺府者必曰顧下廬陵清主簿知萬載縣大修學舍招俊秀治其業旌其通經飭行者以勸歲歉乘移滿道下令恣民牧養所棄父母不得復問全活甚衆葉夢得列其行事風厲餘邑景定元年知德慶府前守政不立縱豪吏漁獵峒獠遂爲變偏城六十里而營應徵未入境馳檄諭之曰汝等不獲已至此新太守且上轉禍爲福一機也脅從影附亦宜早計去就稍引去應徵知其勢解即厲士馬出不意擒之乃請諸監司誅豪吏之激禍者初經畧雷宜中意應徵

必請濟師及是歎服屬縣租賦談道阻久不至郡應徵爲之期曰首輸者與減分末至則償所減民惟恐後不一月訖事知廣州五司叢劇應徵分時理務不擾不勸常曰治官事當如家事惜官物當如已物方今國計內虛邊聲外震吾等受上厚恩安得清談自高以誤世陶士行卞望之吾師也後卒於家

王禹字處一生長濠州少忠伉有大志究心世務尤精於邊防要害差判鎮江時金初亡鄭相謀乘虛取河洛禹謂當急爲自治之規已而元兵壓境三邊震動理宗下罪己詔吳泳起草又以咨禹禹謂兵固失矣言之甚恐亦不可今邊民生意如髮宜以振厲奮發興感人心爲條具沿邊事宜徧告大臣要官謂長淮千里中間無大山澤爲限擊首尾應正如常山蛇勢首當併兩淮爲一制閘之命是聽兩淮惟濠州居中濠之東爲盱眙爲楚以達鹽城淮流深廣敵所難渡濠州之西爲安豐爲光以達信陽淮流淺澀敵每揭厲以涉之法當調揚之北軍三千人自淮東擣虛常往來宿毫間使敵無意於東而我併力淮西淮西則又惟合肥居江淮南北之中法當建制置司合肥而以濠梁安豐光州爲臂以黃岡爲肘後緩急之助又必令荆襄每候西兵東來輒尾之使淮襄之勢亦合而後大規模可立論用兵則謂當以五千人爲屯每屯一將二長一大將一路又合一大將而併合於制置爲總統淮東可精兵三萬光黃可二萬東西夾擊而沿江制司會合肥兵共二萬以牽制行則給營陣止則依城壘行則齎乾糧止則就食州縣論屯田則謂當於新復州軍東則海邳所依者水之險西則唐鄆所依者山之險畫此無地無田不耕則歸附新軍流落餘民亦有固志嘉熙六年知台州至郡日惟蔬食終日坐廳事事至立斷吏無所售

往往改業散去民亦化之不復訟擢監察御史首論史宅之故相之子曩者弄權不當復玷從班山宅之知平江史嵩之自江上董師入相萬又首論之謂賄賂之迹已形近有族人發其私事肆為醜詆者以相國大臣若此非書之所謂大臣矣疏入遷大理少卿萬即日還常熟寓舍致仕卒嵩之罷相衆交論其罪上思萬親賜御札謂萬立朝蹇諤古之遺直爲郡廉平古之遺愛聞其母老家貧朕甚念之賜田五百畝贍給其家

馬光祖字華父金華人從真德秀學知建康府至官即以常例公用器皿錢三百萬緡支犒軍民招兵置砦給錢助諸軍婚嫁辟召僚屬極一時之選改知江陵去而建康之民思之帝聞命再知建康士女相慶光祖擢節費用建平糴倉貯米十五萬石發糴減於市價以利小民爲政寬猛適宜事存大體公用法行移書賈似道

卷五十五

十一

楊東山房

言法非便名知臨安會歲饑榮王府積粟不發虞光祖謁王辭以故明日往亦如之又明日又往臥客次王不得已見焉光祖厲聲曰天下孰不知大王子爲儲君大王不於此時收人心乎王以無粟辭光祖探懷中文書曰某莊某倉若干王無以辭得粟活民甚多咸淳五年拜知樞密院事以御史曾淵子言罷卒諡莊敏光祖在外練兵豐財及爲京尹則剗治清穢風績凛然三至建康終如一紀自廢無不修舉云

許應龍字恭甫閩縣人五歲通經旨坐客曰小兒氣食牛應聲曰丈夫才吐鳳四坐嘉嘆歷太學博士時李全輩歸附應龍八對有弄蜂是微養虎遺患之說後如其言理宗即位知湖州盜陳三槍起贛州出沒閩廣盜鍾全相挺爲亂樞密陳韓帥江西調軍分勦盜逼境上應龍分扼要害明問謀斷橋關整斬木寨涂點集民兵

論以保守室廬妻子日加訓閱既而橫岡桂嶼相繼以捷聞統領齊敏由漳趨潮截賴寇餘黨應龍論敏曰兵法攻瑕今鍾寇將窮陳寇猖獗若先破鍾則陳不戰禽矣敏敏惟命諸寇皆平僚屬請上功應龍曰守戰扞城何功之云去之曰俱進道禁送端平初召對帝曰卿治潮有聲與李宗勉治台齊名應龍頓首曰民無不可化顧牧民者如何耳臣治州幸免曠瘼皆陛下德化所暨祭酒徐僑議學校差職欲先舉望應龍以爲不若差以資格資格定則僥倖之門杜而造請之風息僑以爲然遷國子祭酒兼學士院權直罷鄭清之喬行簡制應龍所草也翌日文德殿宣布畢帝遣中使召諭曰草制甚善應龍謝曰臣聞昔人有言進入告將加諸膝退入若將墜諸淵今二相乞罷機政與陛下禮貌大臣之意兩盡其美可也拜簽書樞密院事會郭昂卿有論疏奉旨

卷五十五

十一

楊東山房

包恢字宏父建昌人自其父揚世父約叔父遜從朱熹陸九淵學恢少爲諸父門人講大學其言高明諸父驚焉建寧守袁甫薦監虎翼軍募土豪討唐石之寇盜起金壇溧陽恢部諸將誅夷之知台州有妖僧居中號活佛男女爭事之因爲姦利豪貴風靡恢誅其僧改知建寧閩俗以九月祠五王生日傾市奉之恢曰彼非大家安得一日而五子同生衆爲之衰止以侍御史周坦論龍光州布衣陳景夏上書云包恢剛正不屈之臣言者汗蠟之耳起浙西提刑時海寇爲亂恢單車就道集諸軍討平之嘉興吏因和糴受賄百萬恢被旨應因曰吾用此消沴氣乃減死斷其手知隆興兼江西轉運沈妖妓於水化爲狐人皆神之有母嬖子者年月後狀作疏字恢疑之呼其子至泣不言母嬖居與僧通狀則僧爲之也因責子侍養跬步不離母乃托夫諱曰入寺以籠納僧以歸恢

要置龍公庫逾旬命沉于江度宗即位召爲簽書樞密院事歷
仕所至破豪猾去姦吏政聲赫然後乃逢迎似道督買公田人譽
頗衰侍其父疾滌濯掃除之役不命僮僕臨終舉盧懷慎臥簀窮
約事戒諸子敏以深衣作書別親戚而後卒有光隕其地諡文肅
常楙字長孺同之曾孫調常熟尉公廉自持調婺州推官疏決滯
訟以剽繁裁劇稱有爲淮東提舉常平楙提督楙知不可與其
事笑而卻之政府強楙行遂拂衣去朝野高之主管城南廂郡城
火後瓦礫充斥差民船徙運在籍者百五十家惟二十五家應役
餘率爲勢要宦官所庇楙忿追之不服者杖其入械於他所拜監
察御史嘗論賈似道家爭田事又論繼皇子竑嗣觸度宗怒遷兩
浙轉運使海鹽歲爲鹹潮害稼楙捐金發粟修築新塘三千六百
餘丈名曰海晏塘是秋風濤大作塘不沒者尺許民得奠居歲復
南來書 卷五十五 列傳 十一 補葉山房

齊舍以處諸生移浙東提刑集食放囚歸祀其先因感泣如期至
召爲左司諫與王萬郭磊卿徐清叟俱負直聲當時號嘉熙四諫
論余天錫李鳴復連旨致仕卒諡文恭
黃雷字子耕分寧人嘗從朱熹學知盧陽縣五溪獠獷悍爲詩
論之獠感悅爲軍器監丞歲餘三遷雷不樂間行西湖慨然曰我
昔在南北山一水一石無不自題品今無復情味何耶旬外知台
州謝良佐子孫居台者既播越流落營求之民間收而教之訟牒
銷縮郡稱平治遷袁州卒
孫夢觀字守叔慈溪人知寧國府泛入者盡籍於公帑戶部遣官
督賦闔郡皇駭夢觀曰吾寧委官以去且將以府印牒所遣官所
遣官聞之夜遁丞相董槐召還帝問江東廉吏以夢觀對知建寧
府郡人徐清叟蔡抗以爲有古循吏風民有夢從者甚都迎祠山
神出視之則夢觀也俄而夢觀得疾卒所居敗屋數間布衣蔬食
終其身
徐應龍字允叔調衡州法曹潭獲劫盜首謀者已繫獄矣指逸者
爲首吏信之及獲逸盜治之急遂誣服應龍閱實其辭謂首從不
明提刑盧彥德不欲反其事應龍力辨彥德怒曰君不欲出我門
邪應龍曰以人命傳文字所不忍也彥德不能奪改知高安縣呂
祖儉言事忤韓侂胄謫死高安應龍經紀其喪爲文誄之朱熹貽
書謂高安之政義風凜然累遷祕書少監侍講金主徒汴應龍言
金人窮而南奔將入吾之境金亡更生強敵尤爲可慮在講筵一
日讀吳起吮疽應龍即奏起恤士卒如此故能得其死力今軍將
得以賄遷培克未免多怨上驚曰債帥之風今猶未除耶宰相史
彌遠聞而惡之卒諡文肅子榮叟深叟清叟

榮叟字茂翁拜右諫議入對言自積弊不通物價倍長而民始怨
米運多阻粒食孔艱而民益怨此皇之京師言無也外而郡邑苛
政橫歛和糴則科抑以取盈庫需則重稅而民利逃亡強令代納
蠲放忍至重催犯私販者不問多寡與重懲徒捕官課者不恤有
無動輒監繫圖充斥率是干連詞訟追呼莫非枝蔓如此則民
安得不怨甚者富家巨室武斷鄉閭貴族豪宗侵牟民庶茹冤者
不敢告負抑者不得伸怨氣薰蒸元陽所以爲疹也拜發書樞密
院事淳祐二年乞歸田里卒諡文靖

清叟字真翁遷籍田令疏言邇者江右閭閻盜賊竊發監司帥守
少立威名專行誅戮特以權濟事耳而偏州僻壤轉相倣效亦皆
不俟論報輒行專殺欲望禁止一變臣下嗜殺之心遷太常博士
入對疏言厚人倫以釋羣惑惜名器以示正義因物望而進人才
南來書 卷五 五 楊葉山房

蓋欲請復皇子竑王爵裁抑史彌遠恤典召用真德秀魏了翁也
三疏勾外從臣洪咨夔疏留之淳祐十三年拜參知政事卒諡忠
簡清叟父子兄弟皆以風節相尚而清叟劾罷袁甫於公論少貶
云

贊曰禦侮救敝全資識畧二高曹令姦摧亂遏范呂徐孫法
行政平賴萬快林礪志勇醜光祖活民應龍靖寇徐世風節
不負羔袖

南宋書列傳卷第四十七終

丁賈列傳第四十八

南宋書卷第五十六

明錢士升增削許重熙贊

掃葉山房校刊

丁大全 賈似道

鄭榮

馬天驥

丁大全字子萬鎮江人面藍色嘉熙中調蕭山尉上謁帥閻安撫
使史巖之俟衆賓退獨留大全款曲甚至期以他日必大用大全
爲戚里婢壻賁緣以取寵位事內侍董宋臣累官至侍御史劾丞
相董槐章未下大全夜半調隔兵百餘人露刃圍槐第以臺牒驅
迫之出給令與槐至大理寺欲以此惡之須臾出北闕棄槐踞呼
而散槐徐步入接待寺罷相之命下矣寶祐六年拜右丞相初大
全以袁玠爲九江制置副使玠貪且刻逮繫漁湖上豪胥促輸錢
甚急土豪怒盡以漁舟濟北來之兵太學生陳宗陳宜中等六人
伏闕訟大全開慶元年罷相判鎮江府中書舍人洪芹繳言大全
南來書 卷五 五 楊葉山房

鬼域之資穿窬之行引用凶惡遏塞言路乞追官還竄以伸國法
御史朱輿孫復論大全姦回險狡假陛下刑威以箝天下之口挾
陛下爵祿以籠天下之財饒虎臣又論大全四罪削官景定中重
竄貴州與州守游翁明失色杯酒開翁明恕大全陰遣弓矢將通
蠻爲不軌朱輿孫以聞移置新州太常少卿劉震孫繳奏乞徙海
島將官畢遷護送舟過滕州擠之于水而死大全知淮西總領鄭
羽富甲吳門始欲結姻羽不從遂令卓夢卿彈之籍其家爲子壽
翁聘婦見其艷自取爲妻

賈似道台州人涉之子少落魄爲游博不事操行其姊入宮有寵
於理宗爲貴妃遂詔赴廷對妃于內中奉湯藥以給之擢太常丞
軍器監日縱遊諸妓家夜即燕遊湖上不反理宗嘗夜視高望西
湖中燈火異常時曰此必似道也詢之果然使京尹史巖之戒敕

之廢之曰似道雖有少年氣習然其才可大用淳祐十年鎮兩淮
年始三十餘寶祐二年同知樞密院事威權日盛六年改兩淮宣
撫大使端平初孟珙帥師會元兵滅金約以陳蔡為界師未還而
用趙范謀發兵據般函絕河津取中原地元兵擊敗之范遁歸兵
端大啟開慶初元憲宗征蜀世祖時以太弟攻鄂州傳檄數宋背
盟之罪理宗大懼乃以似道援鄂即軍中拜右丞相鄂城死傷者
至萬三千人似道乃密遣宋京詣軍中請解臣輸歲幣不從會憲
宗殂于鉤魚山合州守王堅使使報鄂似道再遣京議歲幣遂許
之元兵拔砦而北留張傑以偏師候湖南兵傑作浮梁新生磯濟
師北歸似道用劉整計攻斷浮梁殺兵百七十遂上表以肅清聞
帝以其有再造功召入朝百官郊勞如文彥博故事初似道在漢
陽時丞相吳潛移之黃州而分曹世雄等兵以屬江關黃雖下流

南朱書

二

樞密山房

實兵衝似道以潛欲殺已銜之且聞潛事急時每事先發後奏帝
欲立榮王子孟啟為太子潛又不可帝已積怒潛似道遂陳建儲
之策令沈炎劾潛措置無方致全衡永桂皆破大稱旨遂議立孟
啟貶潛循州鄂將高遠在圍中恃其武勇殊易似道每見其督戰
即戲之曰魏巾者何能為哉每戰必須勞始出否則使兵士譁于
其門呂文德諂似道使人呼曰宣撫在何敢爾曹世雄向士璧
在軍中事皆不關白似道皆恨之以聚諸兵費世雄士璧皆坐侵
盜官錢貶遠州每言于帝欲誅遠帝知其有功不從善論功以文
德為第一而遠次之明年元世祖即位遣學士郝經等持書申好
息兵似道方使廖瑩中帶撰福華編稱鄂功通國皆不知所謂
和也似道乃密令淮東制置使拘經於真州時理宗在位久內侍
童宋臣盧允昇引薦奔競之士交通賄賂又用外戚子弟為監司

郡守作芙蓉閣香閣亭宮中進倡優傀儡奉帝為遊燕竊弄權柄
臺臣有言之者帝宣諭去之謂之節貼似道入逐盧董所薦林光
世等勒外戚不得為郡守子弟門客敘迹不敢干朝政由是權傾
中外進用羣小取先朝舊法率意紛更增吏部七司法買公田以
罷和羅浙西田畝有直千緡者似道均以四十緡買之數稍多子
銀帛又予度牒告身吏又恣為操切浙中大擾有司爭相迎合務
以買田多為功皆繆以七八斗為石其後田磽瘠磨租與佃人負
租而逃者率取償田主六郡之民破家者多包恢知平江督買田
至以肉刑從事復以楮錢作銀關以一準十八界會之三自製其
印文如賈字狀行之十七界廢不用銀關行物價益踊楮益賤秋
七月警出柳光燭天長數十丈自四更見東方日高始滅臺諫布
鞞皆上書言此公田不便民間怨怒所致似道上書辨且乞罷政

南朱書

三

樞密山房

帝勉留之曰公田不可行卿建議之始朕已沮之矣今公私兼裕
一歲軍餉皆仰於此使因人言而罷之雖足以快一時之議如國
計何有太學生蕭規葉李等上書言似道專政命京尹撫以罪悉
黜配之後又行推排法江南之地尺寸皆有稅而民力弊矣理宗
崩度宗又其所立每朝必咨拜稱之曰師臣而不名朝臣皆稱爲
周公甫葬理宗即棄官去使呂文德偽報北兵攻下沱急朝中大
駭帝手詔起之似道至拜太師以典故須建節授鎮東軍節度使
似道怒曰節度使租人之極致爾遂命出節都人聚觀節已出復
曰時日不利亟命返之宋制節出有撤闕壞屋無何節理以示不
屈至是人皆駭嘆三年又乞歸養大臣侍從傳旨留之者日四五
至中使加賜資者日十數至夜即交臥第外以守之除太師平章
軍國事一月三赴經筵三日一朝赴中書堂治事賜第葛嶺使

迎養其中吏抱文書就第署大小朝政一切決于館客廖瑩中堂更翁應龍宰執充位署紙尾而已似道雖深居凡臺諫彈劾諸司滿辟及京尹畿漕一切事不關白不敢行李芾文天祥陳文龍輩小忤意輒斥一時正人端士破壞殆盡吏爭納賂求美職其求爲帥閫監司郡守者貢獻不可勝計趙鼎輩爭獻寶玉陳奕至以兄事王工求進五年復稱疾求去帝泣涕留之不從令六日一朝一月兩赴經筵六年命八朝不拜朝退帝必起避席日送之出殿廷始坐繼又令十日一入朝時襄陽圍已急似道日坐葛嶺起樓閣亭榭取宮人媚尼有美色者爲妾日淫樂其中惟故博徒日至縱博人無敢窺其第者其妾有兄來立府門若將入者似道見之縛投火中嘗與羣妾踞地鬬蟋蟀所狎客戲之曰此軍國重事邪酷嗜寶玩建多寶閣日一登玩間余介有玉帶求之已殉葬矣發其南宋書

卷五十六 似道 荆襄山房

塚取之自是或累月不朝帝如景靈宮亦不從駕八年明堂禮成祀景靈宮天大雨似道期帝雨止升格胡貴嬪之父顯祖爲帶御器械請如開禧故事却輅乘道遙華蓋帝曰平章何云顯祖曰平章已允矣帝遂歸似道怒曰臣爲大禮使陛下舉動不得預聞乞罷政即日出嘉會門帝留之不得乃罷顯祖涕泣出貴嬪爲尼始還似道既專恣日甚畏人議已不愛官爵半籠一時名士又加太學祭錢寬科場恩例以小利啗之由是言路斷絕自閹襄陽以來每上書請行邊而除使臺諫留已呂文煥以急告下公卿難議御史陳堅等謂師臣顧襄未能及淮顧淮未能及襄不若居中以迎乃就中書置機速房以調邊事特物議焉達可援襄陽者御史李旺言于似道似道曰吾用達如呂氏何旺出嘆曰呂氏安則趙氏危矣文煥在襄聞達且入援亦不樂客曰朝廷以襄陽急故

遣達吾以提問則達必不遣矣時襄兵出獲騎數人即謬以大提奏不知朝中實無援襄事也襄降似道曰臣屢請行邊先帝不許向使早聽臣言當不至此十月其母胡氏薨詔以天子園簿葬之起墳擬山陵百官奉襄事立大雨中終日無敢易位尋起復入朝度宗崩元兵破鄂太學諸生羣言非師臣親出不可似道不得已始開府臨安然憚劉整不行明年整死似道所然曰吾得天助也乃上表出師抽諸路精兵以行金帛輜重之舟舳舻相銜百餘里至安吉似道所乘舟膠堰中劉師勇以千人入水曳之不能動乃易他舟至蕪湖遣還軍中所俘以荔枝黃柑遺元伯顏俾宋京如軍中請輸歲幣稱臣如開慶約不從夏貴自合肥以師來會袖中出編書示似道曰宋歷三百二十年似道俛首而已時一軍七萬餘人盡屬孫虎臣軍丁家洲似道與夏貴以少軍軍營港二月庚申虎臣以失利報似道倉皇召貴計事頃之虎臣至撫膺而泣似道問計貴曰諸軍已胆落吾何以戰公惟入揚州招潰兵迎駕海上吾以死守淮西爾遂解舟去似道亦與虎臣單舸奔揚州明日敗兵蔽江而下使人登岸揚旗招之俱不至有惡語慢罵者乃檄列郡如海上迎駕上書請還都陳宜中請誅似道謝太后曰似道勤勞三朝安忍以一朝之罪失待大臣之禮止罷平章都督子祠三月除似道諸不恤民之政放還諸竄謫人復吳潛向士璧等官其幕官翁應龍廖瑩中皆自殺陳堅徐卿孫皆似道鷹犬至是交章劾之王瑜人見太后曰本朝權臣松禍未有如似道之烈者縉紳草莽不知幾疏陛下皆抑而不行付人言于不恤何以謝天下始徙婺州婺人聞似道將至聚爲露布送之又徙建寧府翁合奏言建寧乃名儒朱熹故里雖三尺童子粗知向方聞買似道來

嘔惡况見其人時國子司業方應發權直舍入院封還錄黃乞竄
似道廣南侍御史陳文龍等上疏於是謫為高州團練使循州安
置籍其家福王與內素恨似道募有能殺似道者使送之貶所有
縣尉鄭虎臣忻然請行似道行時侍妾尚數十人虎臣悉屏去奪
其寶玉徹輻蓋暴行秋日中令舁轎夫唱杭州歌謠之斥其名辱
之備至似道至古寺中壁有吳潛南行所題字虎臣呼似道曰賈
團練吳丞相何以至此似道漸不能對孫嶸吏上應麟奏似道家
畜乘輿服御物有反狀乞斬之詔遣鞠問未至八月似道至漳州
木綿巷虎臣屢諷之自殺不聽曰太后許我不死有詔即死虎臣
曰吾為天下殺似道雖死何恨拉殺之初吳潛謫循似道使劉宗
中毒死之及似道至漳其守趙介如似道門下客也宴虎臣于公
署請似道同坐虎臣不許比賈死趙至發辭云假齋死循死于宗
中

宋書

六

掃葉山房

申先生死聞死于虎臣嗚呼景定四年以似道有再造功賜集芳
園及緡錢百萬園故思陵舊物古木壽藤多南渡以前所植者積
翠四抱仰不見日架廊疊磴幽渺逶迤極其營度之巧猶以為未
隨地通道抗以石梁傍透湖濱架百餘楹飛樓層臺涼亭煥館華
卉精妙前揖孤山後據葛嶺兩嶺映帶一水橫陳各隨地勢以構
架焉後牛湖八
鄭索歷官侍御史疏言比年以來舊章浸廢外而諸閭不問勲勞
之有無而爵秩例遷內而侍從不問才業之優劣而職位進執
政之休歸田里者與之貼職可也而凡補外者皆授之矣故自公
侯以至節度有同序補自書殿以至祕閣錯立周行名器之輕莫
此為甚淳祐七年同簽書樞密院以附丁大為御史陳求魯論
罷索居言路按工部侍郎曹幽主管吏部架閣文字洪芹大傷公

論云時右建議沈炎嘉興人居言路按劾高斯得李曾伯劉子澄
吳潛等監察御史朱熠温州人彈劾徐清叟呂中允炳馬廷鸞等
皆似道黨魁云似道敗後臺中所劾陳伯大請置士籍游汝行變
七司法劉良貴移公田洪起畏變類田洪宋浚中京稱萬拜稱翁
應龍為簡齊先生者一時掃迹

馬天驥衢州人同簽書樞密院理宗時問貴妃有寵于大公用事
天驥附之有書于朝門曰問馬丁當國勢將亡云

錢曰丁固婢婚賈復浪子行既鄙賤才皆頂相以當危邪傾
梁折柱冒家姦名亦足類此

宋書列傳卷四十八終

宋書

七

掃葉山房

徐僑洪大錫等列傳第四十九

南宋書卷第五十七

明錢士升增訂重熙贊

掃葉山房校刊

徐僑

姚希得

陳貴誼

曾從龍

明鄭性之

陳卓

劉正

徐僑

姚希得

陳貴誼

曾從龍

明鄭性之

陳卓

劉正

徐僑

姚希得

陳貴誼

曾從龍

明鄭性之

陳卓

劉正

徐僑

姚希得

陳貴誼

曾從龍

明鄭性之

陳卓

劉正

徐僑

姚希得

陳貴誼

曾從龍

明鄭性之

陳卓

劉正

徐僑

姚希得

陳貴誼

曾從龍

明鄭性之

陳卓

劉正

徐僑

姚希得

陳貴誼

曾從龍

明鄭性之

陳卓

劉正

徐僑

姚希得

陳貴誼

曾從龍

明鄭性之

陳卓

劉正

徐僑

姚希得

陳貴誼

曾從龍

明鄭性之

陳卓

劉正

徐僑

姚希得

陳貴誼

曾從龍

明鄭性之

陳卓

劉正

徐僑

姚希得

陳貴誼

曾從龍

明鄭性之

陳卓

劉正

徐僑

姚希得

陳貴誼

曾從龍

明鄭性之

陳卓

劉正

徐僑

姚希得

陳貴誼

曾從龍

明鄭性之

陳卓

劉正

徐僑

姚希得

陳貴誼

曾從龍

明鄭性之

陳卓

劉正

徐僑

姚希得

陳貴誼

曾從龍

明鄭性之

陳卓

劉正

徐僑

姚希得

陳貴誼

曾從龍

明鄭性之

陳卓

劉正

徐僑

姚希得

陳貴誼

曾從龍

明鄭性之

陳卓

劉正

徐僑

姚希得

陳貴誼

曾從龍

明鄭性之

陳卓

劉正

徐僑

姚希得

陳貴誼

曾從龍

明鄭性之

陳卓

劉正

徐僑

姚希得

陳貴誼

曾從龍

明鄭性之

陳卓

劉正

徐僑

姚希得

陳貴誼

曾從龍

明鄭性之

陳卓

劉正

徐僑

姚希得

陳貴誼

曾從龍

明鄭性之

陳卓

劉正

徐僑

姚希得

陳貴誼

曾從龍

明鄭性之

陳卓

劉正

徐僑

姚希得

陳貴誼

曾從龍

明鄭性之

陳卓

劉正

徐僑

姚希得

陳貴誼

曾從龍

明鄭性之

陳卓

劉正

徐僑

姚希得

陳貴誼

曾從龍

明鄭性之

陳卓

劉正

徐僑

姚希得

陳貴誼

曾從龍

明鄭性之

陳卓

劉正

徐僑

姚希得

陳貴誼

曾從龍

明鄭性之

陳卓

劉正

徐僑

姚希得

陳貴誼

曾從龍

明鄭性之

陳卓

劉正

徐僑

姚希得

陳貴誼

曾從龍

明鄭性之

陳卓

劉正

徐僑

姚希得

陳貴誼

曾從龍

明鄭性之

陳卓

劉正

徐僑

姚希得

陳貴誼

曾從龍

明鄭性之

陳卓

劉正

徐僑

姚希得

陳貴誼

曾從龍

明鄭性之

周程

卷五十七

掃葉山房

南宋書

卷五十七

掃葉山房

史

31

495

史

31

495

史

周程張朱從祀嘗言熹之書比年滿天下不過割裂掇拾以為進取之資求其專精篤實能得者益鮮故其清苦刻厲尤人所難又請以趙汝愚侑食寧宗金使至僑以無國書宜館之于外如叔向辭鄭故事廷丞相意奉祠卒諡文清

姚希得字逢原潼川人嘉定進士大理寺丞時帝斥逐權姦收召名德舉朝相慶希得以為外觀形狀似若清明之朝內察脈息有類危亡之證疏言三代之時無危亡之事而嘗言危亡之言秦漢以來多危亡之事而嘗言危亡之言夫危亡之事不可有而危亡之言不可無後世人主履危如履坦諱言如諱病又言君子非不收召而意向未調小人非不斥逐而根株未斷諷諫激切陛下固不之罪亦不之行自古蹈危之機非獨閣主而明君亦有焉此臣之所甚愿也陛下有意建儲嗣不早定一日事出倉卒或宮闈出

令或宦寺主謀或奸臣首議皆足以危人之國耶第之盛驚于親炙也依憑者衆輕視王法昔者平原君不出和綰趙奢刑其用事者今女冠近璫時禍威福此陛下之心午明午晦之所致豈不謂之危乎西北用兵帝有意再川史嵩之先諭旨希得希得毅然具疏密奏帝曰希得才望可為副帥知慶元府名為工部尚書入侍經筵帝問慶元之政甚悉初江寧軍自建康至池州列若相望帝再詔擬諭度宗即位授參知政事致仕希得清儉自將廣西官署以錦為幕希得曰吾起身書生安用此命以給緡易之

陳貴誼字正甫福清人慶元進士歷魏王府小學教授轉對謂言路雖開觸犯忌諱者指為奸名切靡時政者指為玩令利害關于天下是非公于人心一人言之未已或累數人言之則又指為朋黨是非易位忠佞不分史彌遠不悅出知江陰理宗即位累遷中書舍人將郊貴誼以民生日艱吏員尚眾征斂幾于奪取公費掩為私藏宜大明黜陟庶有以見帝于郊遷至參知政事出師汴洛貴誼已移疾猶上疏力爭致仕卒

曾從龍公亮族孫慶元進士第一累官端明殿學士參知政事嘗知貢院疏言國家科目羅士義以觀其通經賦以觀其博古論以觀其識策以觀其才異時斷國由此其速比來循習成風文氣不振學不務根柢辭不由體要涉獵未精議論疏陋綴緝雖繁氣象萎蕪願下臣此章風厲中外後以樞密使督視江淮荆襄軍馬疏言邊而遠遠請並建二閫詔許之尋昇江淮以荆襄屬魏了翁尋卒

鄭性之福州人嘉定進士第一為吏部侍郎入對言陛下大開言路以通壅蔽心荷愛君誰不欲言言不切何能感動者多則易

取厭言之激則難于樂受若少有厭倦動于詞色則譏詈乘間或不自知矣累遷知樞密院參知政事唐璠論其懦而多私黨庇

陳卓字立道進士知寧國丞相欲見之卓謝不往丞相器之為發書樞密院事句祠平生不營產業閑居十有六年卒諡清敏

鄭應龍慶元進士簽書樞密院事

林畧字孔英永嘉人慶元進士歷右司諫嘗告于帝曰虛心為從諫之本嘉熙中同簽書樞密院

劉伯正餘干人開禧進士歷御史有事于明堂雷電忽至執事盡離次伯正立殿下紳笏儼然聲色不動帝以大任期之淳祐初拜參知政事時論謂其以靜鎮浮不求名譽云

洪天錫 陳宗禮 馮去非 陳噉 徐宗仁 陳仲微

洪天錫字君疇晉江人拜監察御史兼說書劾革宋臣厲文翁理

宗力護文翁天錫力爭謂貴倖作姦犯科根柢蟠固乃遲回護惜不欲繩以法勢焰愈張綱紀愈壞異時禍成雖欲治之不可得矣

上又出御札俾天錫易疏欲自戒飭之天錫言自古姦人雖愚怙其心未嘗不畏人主之知苟知之而止于戒飭則惡怙愈張反不若未知之為愈也章五上出關待罪越月天雨土天錫以其異為

蒙力言君子小人之辯會吳民仲大論等劾宋臣奪其田天錫下

其事有司而御前提舉所移文謂田屬御莊不當白臺儀司亦牒常平天錫謂御史所以雪冤常平所以均役若中貴人得以控之則內外臺可廢乃申劾宋臣又言修內司供繕修而已比年動曰御前姦賊之老吏逮捕之兇渠一竄名其間則有司不得舉手按者獻謀暴者助虐其展轉受害者皆良民也疏上至六七言雖

不行然終宋世閹人不能繼非主威皆天錫力而天錫亦自是去朝廷矣度宗即位為福建安撫亭戶買鹽至破家聞身者天錫首罷之民作佛事以報罷荔枝貢卒諡文毅

陳宗禮字立之袁甫為江東提刑宗禮往問學焉時丁大全擅國柄以言為諱宗禮歎曰此可一日居乎陸對言願為宗社大計母但為倉庫府庫之小計願得天下四海之心母但得左右便嬖戚晚之心願計腹心於忠良母但寄耳目于平近願四通八達以來正人母但旁蹊曲逕類引貪濁度宗即位拜殿中侍御史疏言恭儉之德自上躬始清白之規自宮禁始左右之言利者必斥蹊蹙之私獻者必誅加簽書樞密院事諡文定

馮去非字可遷都昌人幹辦淮東轉運司治儀真歐陽修東園在焉使者黃濤欲以為佛寺時已許薦去非力爭不得寧不受使者

卷五十七

四

補葉山影

薦請告而去寶祐四年名為宗學諭丁大全為左諫議三學諸生叩閣言不可帝為下詔禁戒詔立石三學去非獨不肯書名碑下方吳衍劾諸生下獄去非復調護宗學生之就逮者未幾去非罷歸舟泊金焦山有僧上謁去非不虞其為大全之人也周旋甚款僧乘間致大全意願毋遽歸少俟收召誠得尺書以往成命即下去非正色曰程丞相蔡參政率老夫至此今歸吾廬山不復仕矣斯言何為至此絕之不復與言

陳噉字子爽嘉興人累遷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八奏言願陛下轉移世道之樞機砥礪士大夫之廉恥久去國以恬退聞者召之久立朝以更迭請者從之四維既張則難進易退之風當見於聖世屢遷端明殿學士咸淳四年卒諡清毅嶠屢歷節軍民愛戴森容盛多而噉又樂薦士

徐宗仁字求心永豐人開慶元年上書曰當罰者軍國之綱紀實
罰不明則綱紀不立今天下如器之欲而未墜于地兵虛將惰力
賈財殫環視四境類不足恃所恃以維持人心奔走豪傑者惟陛
下賞罰之微權在耳權在陛下而陛下不知所以用之臣為此懼
久矣今通國之所謂伏罰者不過丁大全袁珍之徒而首惡則董
宋臣也是以廷紳抗疏學校叩闕至有欲借上方勦為陛下除惡
而陛下乃釋而不問東南一隅半壞于此數人之手而罰不損于
毫毛彼方擁厚貲挾聲色高臥華屋而使陛下與三大臣焦心
勞思可乎德祐元年起授吏部侍郎衛益王走海上江山兵敗死
焉

陳仲微子致廣高安人調甫田尉歲以部卒并饑民作亂仲微立
名首亂者戮之籍閉雖抑強權一境以肅靈山浮屠與郡爭水利
兩宋書 卷五十七 列傳 五

久不決仲微按法曰曲在浮屠他日沿檄過寺其徒久揭其事鍾
上以為寬旦暮祝詛然莫省為仲微也仲微見之曰吾何心哉吾
何心哉質明首僧無疾而死改知崇陽縣寢食公署旁日與父老
稚暨相爾汝下情畢達吏無所措手遷太府寺丞輪對言祿餌可
以釣天下之中才而不可啗天下之豪傑名航可以載天下之
猥士而不可以陸沉天下之英雄似道怨諷言者劾罷之久之叙
復時國勢危甚仲微上封事曰誤棄者老將也失棄之罪不專在
於庸闇疲將孩兵也君相當分受其責天子若曰罪在朕躬大臣
直言罪在臣等宣布十年養安之往穆深懲六年玩寇之昨非或
謂陛下乏哭師之誓師相傍分過之言甚非所以慰恤死義祈天
悔禍之道也方今何時而在廷無謀國之臣在邊無折衝之帥監
之先朝宣和未亂之前靖康既敗之後凡前日之近視流朱輪

華殺倪首吐心奴顏婢膝即今日奉賊稱臣之人也強力敏事捷
疾快意即今日叛君賣國之人也迷國者進情僥之欺以達其君
託國者護恥敗之局而莫敢議臣嘗思之聞外之事將軍制之而
一級半堵從從中出平素無權緩急有責或請是督或請行邊因
諸閫有辭于緩急之時故廟堂不得不掩其敗闕之後有謀莫
展有敗無誅上下包羞無敢議是以下至帶仗甲馬衰嫗冤家
不足以為肅軍容壁壘壘折樊駕漏不足以當衝突之騎號為帥
闕名存實無也光景感近日曉矣惟君相幡然收悟天下事尚可
為也乃出仲微江東提刑益王即位海上拜吏部尚書崖山兵敗
走安南越四年卒其子文孫與安南王族人益復出降鄉導元帥
南征安南王憤伐仲微墓斧其棺仲微天而篤實雖生長富貴而
厭衣非食自同寒人故能涵飲六經精研理致諸子百家之學靡
不搜獵云從子元亮咸淳中為國子學錄洪憲尹臨安倚似道作
威元亮伏闕數其奸遂被黜

兩宋書 卷五十七 列傳 五

論曰仕危邦者以正言補闕為難理宗時廉恥道喪徐僑諸

君于侃侃危言如在治朝其侍從之不忘忠諫者歟大年仲

微更能以清修表見真顏流之砥柱矣
朱龜孫 趙景緯 歐陽守道 徐經孫 張處 李伯玉

朱龜孫字與甫浮梁人丁大全在臺勢熾熾灼天久陰雨龜孫始
著重槐言同積陰之道在去姦邪蓋指大全也童宋臣諷言者
罷之後擢監察御史疏論大全誤國時有建議遷都四明者龜孫
疏言鑒與君動則三邊之將士瓦解而四方之盜賊蠭起必不可
在講筵言朱臣撓政忤旨遷大理少卿後為買似道所忌諷言者
論罷

趙景緯字德父於潛人弱冠得周禮諸書讀之恨不及登朱蘇之門
煮門人葉味道謂之曰度正吾黨中第一人遂往見研索益精
作讀易菴懸壽山景定中知台州期年之內公歸田里者再乞於
赤城桐栢之間采藥著書不許御筆除崇政殿說書尋出於柳上
封事曰今求所以解天意者不過悅人心而已獨私藏而專天下
之同欲則人不悅保私人而違天下之公議則人不悅閭閻之糟
糠不厭而燕私之供奉自如則人不悅百姓之膏血日枯而符移
之星火愈急則人不悅夫是數者足以召怨而致災人之常情懼
心每發于災異初見之時不能不潛移于譖譏交至之後萬一過
聽左右寬譬之言曲為他說以自解毛舉細故以塞責而惡思之
初心弛則下拂人心上違天意矣又曰損玉食不若損內帑御貢
奉之為實避正朝不若塞倖門廣謀諫之為實非大告又不若擇
南朱書 卷五十七列傳 七 楊景山房

循良黜貪暴之為實權中書舍人以禮記進講言損德害身之大
莫過於嗜欲而室嗜欲之要莫切于思每御一食則思天下之饑
者每服一衣則思天下之寒者嬾嬌在列必思夏桀以嬖色亡其
國飲燕方歡必思商紂以沈湎喪其身念起而思隨之則念必息
欲萌而思制之則欲必消又曰內此懸降而名器輕宮闈不嚴而
主威發宮正什伍之令所以防奇袤或縱于乞憐之卑詞縮黃出
入之禁所以嚴宸居間感于祈禱之小數以至彈墨未乾而按拭
之旨已下駁奏未幾而提出之徑已開願謹號令毋率于私恩有
疾謝醫却藥曰使吾清心以順天命拱手三揖乃卒諡文安
歐陽守道字公權吉州人無師自力于學里人聘為子弟師主人
賜其每食舍肉密歸遺母為設二器馳送乃肯肉食鄉鄰見無不
歎息感勵年未三十翦然以德行爲鄉部備宗者遂對言國事

成敗在宰相人才消長在臺諫昔者當國惡儼規言者疑觸迂及
其去位共謂非才或有迎合時宰自效殷勤亦有疾惡乖方苟求
疵類以致忠邪不辨黜陟無章唱名徐儼夫爲第一儼夫握守道
起曰吾愧出君上矣授零都主簿江萬里作白鷺洲書院致守道
爲諸生講說湖南轉運吳子良聘守道爲崇德書院副院長宗人
新寓居長沙聞守道至往訪之晤語相契守道即請于子夏禮新
書院講書新講禮記天降時雨山川出雲一章守道起曰長沙自
有仲齊吾何爲至此仲齊新字也里有張某其父小祥而舅氏
訟以事繫之獄使不得祭邀其信已地以葬守道歎曰吾惟痛斯
子之不得一哭其父也明日告邑令曰此非人心潰祭而縛之撓
葬而奪之舅如此是自食其肉也請任斯子出祭而復獄令亟出
之其舅醜詎守道守道不自辨授秘書省正字安南國王陳日煚
南朱書 卷五十七列傳 八 楊景山房

傳位其子求封太上國王下省官議守道謂太上者漢高帝以尊
其父若賜詔書稱太上國王非便南越尉佗嘗自稱蠻夷大長老
自中國言之亦方伯致仕者之常稱易大以老無損或去上字存
其大字以卑言則太史太卜太祝上下所通用也以言罷守道徒
步出錢塘門唯書兩箇而已理宗遺詔聞守道與其徒相響哭踊
值奴孺子各爲悲哀咸淳三年呂文德薦九十六人守道預焉以
書謝廟堂曰史贊大將軍不薦士今大將軍薦士矣異時或謂其
放廢無聊託身諸貴人虧傷國體仍賜祠祿足矣上每歎曰守道
老儒也遷著作郎卒家無一錢守道兄妻蚤喪其子演五歲後甫
數月守道三十未有室顧無能乳哺者日夜抱子泣里巷憐之
演既長出莫知所之守道哭而求諸野終不能得三年不食肉願
領不釋者終身

徐經孫字中立判潭州帥陳韓雅相知事必咨而後行進福建安撫名爲秘書監爲安撫時韓家居門人故吏有撓法者不得逞相與撓撼至是韓起家判本州後私還愈無復安承之禮即日劾奏通判語侵經孫通判判秩經孫具口于政府事上聞帝大怒諭宰執曰陳韓老繆至此宜亟罷之經孫再詣政府言某韓門生也前日之自公事也苟韓以是得罪人謂我何俾自公聞明通判無罪識者疑之公田法行經孫條其利害實似道爲舒有開奏免閒居十年卒經孫所薦陳茂廉爲公田官分司察典問經孫去國曰我不可以負徐公遂謝歸終身不起

張處字子必慈溪人官太學正時新進者多過小才害大體輪對言立國有大經人主當以靜制天下之動今日之治或有邪於契薄而拂人心傷國體者宜有以革之使祖宗之意常如一日可也

帝加納還國子博士上疏曰數年以來蓋有爲祖宗所不敢爲者凡祖宗長慮却顧兢兢相與守者皆變于目前利便快意之謀矣議者惟知衰廢之俗不可不振起也見壞之風不可不整刷也抑不知振起整刷之術最難施于衰廢圯壞之後何者元氣已傷而不可再挽人心方蘇而不可駭動也且造格初欲使民朝廷既以一切之政駭其聽復以一定之價迫之從郡縣之間遂騷然矣監司郡守老成遲鈍者悉屏而不川而取夫新進喜功名者爲之見事則風生臨事則怖快事未果集而根木已敗凡此皆有累于祖宗仁厚之德遷著作佐郎韓對言邊事有一病安有不示其所向而謂可責其成且言戰則當知彼言和則當請于彼惟守則自求諸已而已儼以爲可則當力主其說明告天下曰講求其所以守之策蓋議而貴合一而今則病乎雜也用人不可以嘗試任人不

可以自疑人得抗衡莫有稟屬制豈但存虛器便宜反出多門蕭體貴合一而今則病乎分也端平初爲國子司業八陵來復將議修奉而論者未能協一處議曰當乘此時遣官肅清威儀申祇奉政事如或爲其所給功未即就亦足以感動天下忠臣義士之心升國子祭酒以爲口令之言雖出于呂不韋然人主後天而奉天時此書不爲無助乃因已講者十三卷乞按月而觀之

李伯玉字純甫餘干人端平二年進士第二劾名誠以犯理宗潛謀更今名名試館職歷訊貴戚大臣直聲累起遷尚書員外郎引故事彈臺臣蕭泰來帝怒降兩官何夢然兩伯玉乃吳潛死黨泰來祠度宗即位權禮部侍郎賈似道嘗集百官議事忽厲聲曰諸君非似道拔擢安得至此衆默然莫敢應者伯玉答曰伯玉殿試第二名平章不拔擢伯玉地步亦可以至此似道雖改容而有怒色

既退即泊歸似道專國柄帝以伯玉舊學進之臥內相對泣下欲用以參大政似道益忌之而伯玉尋病卒趙汝騰嘗薦八士各有品目于伯玉曰銅山鐵壁立朝風節大較似之

劉應龍 洪芹 劉黻 湯漢 高斯得

劉應龍字漢臣高安人先是理宗久未有子以弟與凶子爲皇子丞相吳潛有異論帝不樂元兵渡江朝野振動遂丞相丁大全復起潛爲相帝問潛策安出潛對曰當遷幸又問卿如何潛曰臣當死守于此帝泣下曰卿欲爲張邦昌乎潛不敢復言未幾北兵退帝語羣臣曰吳潛幾誤朕遂罷潛相帝怒潛不已應龍朝受命帝夜出象簡書疏奏授應龍使劾潛應龍謂潛本有賢與獨事論失當帝變易斷欲望始從寬典帝大怒買似道素忌潛會京師米貴應龍爲勸糴收官者取以上聞帝問知應龍所作問似道米價高

富庶處之似道訪共由亦怒應龍權戶部侍郎時似道當國百官奏對稍切直者輒黜應龍言以論事為忌指陳稍切者聯翩引去豈兩省繳駁過甚其疑欺抑廷臣奏對端意遠其畏欺朝廷清明之時而言者已懷疑畏臣恐正臣奪氣應龍臣嘆舌非盛世所宜有遂迂當路自侍從兩省以下無不切齒而海寇作乃以應龍知廣州寇聞應龍至遁去德祐元年知贛州力辭隱九峯子元高亦舉進士知侯官縣沒洪天錫嘆曰朝廷失一御史矣元高與姚勉胡仲雲在大學上書論天下事號高安三陵仲雲論京尹余晦不法勉詆丁大全時論重之

洪芹適曾孫遷太學博士屬詞臣無當上意慨然思得天下士丞相程元鳳言當今地望無踰洪芹者進兼翰林開慶元年升中書舍人屬兵興帝悟柄任非人自貽國禍詔書所至問者皆激蓋芹南朱書

所草也丁大全罷相芹奏大全鬼域之資穿窬之行暴戾淫黷引用凶惡陷害忠良過塞言路濁亂朝綱乞從諫臣所請追官遠竄以伸國法沈炎攻丞相吳潛芹奏曰方國本多虞潛星馳赴關理紛鎮厚陳力為多一旦視為弁髦得無如所謂將安將樂女轉棄子乎慷慨敢言天下義之遷禮部侍郎帝銳意鄉用而以論去退寓永嘉怡然自適

劉敞字聲伯樂清人早有令聞讀書鴈蕩山中僧寺入太學時丁大全為臺屬劾敞迫逐去國敞率同舍生上書言進退大臣當以禮書上送南安軍安置歸別其母解氏母曰以直被貶分也至南安摘取濂洛諸子語成書十卷名曰濂洛論語大全貶敞還太學陳瓘劾程公許蔡榮劾黃之純一公罷出六館相顧失色敞又率諸生上書言扶植宗社在君子扶植君子在公論端平間公正

率朝忠議接武天下翕然曰此小元祐也淳祐初大姦屏迹善類在位天下又翕然曰此又一端平也奈何年來培養保護之初心忽焉轉移乎祖宗建置臺諫本以仰君子曰公論迺今老賢自肆姦種相仍以諂諛承風旨以傾險設機阱以泐忍盜官爵陛下非不識拔羣賢彼則忍于空君于之黨陛下非不欲受直言彼則勇于倒公議之戈不知陛下何負此輩而彼乃負陛下至此耶公許起自家食正君子視之以為進退之機而帝未溫彈章已上一公許去若木害也君子之脉曰此絕矣之純兩疏差錯人意迺今軟媚者全身鯁直者去國一之純去若木害也公論之脉曰此絕矣况今天下可言之事不為少可攻之惡不為不多術窮桑孔浸有逼上之嫌勢挾金張濫處牧民之職錢神通靈于少蹊公器反類于互市天下皆知之豈陛下獨不知之正惟為陛下紀綱者知南朱書

為身謀不為陛下謀陛下何忍以祖宗三百年風憲之司而壞于一二小人之手耶臣汝騰陛下之劉向也則以忠鯁斥臣子才臣棟臣伯玉陛下之汲黯也則以切直罷遂使淳祐諸君子日消月磨至今幾為之一空彼誠何心哉宰相所不樂者外若示以優容而陰實阻指臺諫以去之臺諫所彈擊者外若不相為謀而陰實奉承宰相以行之方公許之召也天下皆知獨斷于宸衷及公許之來也天下亦知得罪于時宰以料陛下之恩終不足恃宰相之囑竟不可逃耶陛下擢用臺諫若臣若卿臣若臺臣漢昭光明俊偉卓為天下稱首然甫入而遽遷或一鳴而輒斥獨瑛榮華食饒頑惡久汙要津根據而不拔劉向所謂用賢轉石去接援山者乃今見之今朝廷善類無幾心懷姦險者則以文藻飾佞舌志在依違者則以首鼠持圓幾宗社大計孰肯明目張膽為陛下伸一喙

者脫有禍患彼一二儉人者雖借上方劍以礪其首何救國事哉
人諒游幸疏曰十數年間創龍翔創集慶創西太一而又示之以
遊幸導之以禱祠蠱之以虛誕不經之說積久慣熟牢不可破誰
得而正之且西太一之役倭者進曰太一所臨分野則為福近歲
自吳移鄧信如祈禱之說西北坤維接垣可也今五六十州安全
者不能十數敗降相繼福何在耶咸淳三年拜監察御史論內降
恩澤曰命令帝王之樞機必經中書參試門下封駁然後付尚書
省施行凡不由三省施行者名曰斜封墨敕不足效也陛下自郊
祀慶成以來恩數綢繆指揮煩數以內批行者居半竊為陛下惜
之出納朕命載于書出納王命詠于詩不專言出而必言納者蓋
以命令不能皆中乎理于是有出而復有納焉祖宗時禁中處分
軍國事付外者謂之內批如取太原下九江韓琦補以進王英宗
南幸
卷五十七
惓然避坐此豈非謹內批之原哉臣日夜念此以為官爵陛下之
官爵三省陛下之三省三省之出命即出陛下之命也豈必內批
而後有恩其有未協公論者許令執奏顧不疑歟九年試禮部尚
書上疏請給王十朋祠堂田土江上濱師陳宜中謀擁二王由溫
州入海以兵迎徽共政徽至羅浮以疾卒初陳宜中夢人告之曰
今年天災流行人死且半服大黃者生繼而疾癘大作服者果得
不死及徽病宜中令服之終莫能救
湯漢字伯紀安仁人趙汝騰薦充象山書院長奏召授上饒簿趙
希賢言漢海內名士也豈州縣吏哉充史館校勘先後上封事授
太學博士轉對言太祖之天下壞于蔡京高宗之天下壞于鄭清
之後改祕書監論比年童末臣聲焰灼灼力能去羣議排大臣陛
下見其故斥而遠之豈料既得自便即圖復用大臣方為之和解

臣竊傷之小人復出其言必慘詰可畏也度宗即位樞工都尚書
卒年七十一諡文清
高斯得字不妄稼之子也稼戰沒于沔斯得與僮潛往其處得屍
以歸見者感泣史嵩之柄國斯得空臆盡言由是忤意范鍾獨當
國過失日章斯得極言之又言便嬖側媚之人尤足為清明之累
陰姦伏蠱互煽交攻陛下之心所存無幾又言羣臣麗維宮禁奇
衰潰貨外交豈可坐視而不問遂使衆臣平衡大權旁落養威積
輕之勢于是羣小合力損排斯得遂求補外提刑湖廣富民陳衡
老不法斯得錄其家其婿吳自性厚賂宦官斯得以籍錢百
萬願易近地理宗曰斯得硬淡安有是已而斯得捕一僮書其得
自性交通官吏狀并奏之索出賕銀六百餘兩照配省吏高鑄等
二十餘人丁大全入相高鑄為相府監奴喚御史沈炎論斯得以
南宋書
卷五十七
閩漕交承錢物下郡吏榜死數人斯得不少挫寬無所得大全既
請朝廷罪其委任非人遂斬鑄度宗即位累遷工部侍郎陳宜中
入相以權兵部尚書召斯得忠憤激烈指陳時事無所遺進端明
殿大學士簽書樞密參政知政事卒有恥堂文集
贊曰權姦擅命嬖倖竊威即有君子忠言何培彼美衆正或
激或隨一時人表千古名規

王伯大袁市等列傳第五十

南宋書卷第五十八

明錢士升增訂許重熙贊

葉山房校刊

王伯大 字用之 號龍溪 處州人

袁市 字子伯 處州人

王伯大字幼學福州人紹定中歷左司郎中進對言今天下大勢如江河之決日下而不可挽其始也拾紳之論莫不交口誦諫謂

太平可待也太幾則置治安不言而直以危亂言矣又未幾則置危亂不言而直以亡言矣以亡為言猶知有亡今也置亡而不言

矣人主之患莫大于處危亡而不知人臣之罪莫大于知危亡而不言陛下親政五年于茲何謗議籍籍也議者欲之害德將以為

商糾周山之人主議賊官之撓政將以為恭順許史之朝廷議奸佞之誤國將以為黨錮之君子陛下雖目親儒者終莫能弭天下

之議剛方之士昔者所進今不知其亡惟柔佞聞章之徒布于有南宋書

位謂舉朝皆惡臣聖政無缺事未可也遷至參知政事陳垓論罷卒

張礪字渭老亦福州人參知政事封長樂公

應僊昌國人參知政事封臨海郡侯

蔡抗元定孫歷諸王府大小教授資善堂翊善由樞府為參知政事輒指去國勉留不返落職謫文肅

饒虎臣寧國人景定參知政事御史何夢然連劾職

皮龍榮字季遠饒陵人歷官監獄景定參知政事封壽沙郡公度宗偶問龍榮安在賈似道恐其召用陰諷湖南提刑李市應劾之

雷應至言龍榮龍榮不出既去又斥罵之或以語市應遂疏其罪謂每向人言吾擁至尊于膝上言龍榮從衡州正湖南屬也未至

而發龍榮少有志畧精春秋學有文集二十卷性伉直似道當國不肯降志以度宗舊學卒為所損

李會伯 字懷人 歷淮東淮西制置使 遷四川宣撫 湖南安撫 節制廣南 再起沿海制置使 初與賈似道俱為閩帥 邊境之事知無不言 似道嫉之 使不竟其用

袁甫 字夢祥 唐璘 黃師雍 陳垣 危昭德 度正 吳泳 李韶 王邁 徐霖 楊棟 楊文仲 王應麟

黃震 字子嘉 定進士 第一轉對言偷安之根不去 規模終不立 壅蔽之根不去 血脈終不通 忌嫉之根不去 將帥終不可擇 欺誑之根不去 兵財終不可治 彗星見求直言 甫疏請變上下交征之習 以紓愁苦之民 理宗親政 以直徽猷閣 知建寧府 遷秘書少監

南宋書 卷五十八 列傳

八見帝慰勞之兼崇政殿說書于經筵奏剛之一字最切于陛下陛下徒慕漢宣厲精為治之名而乃墮元帝柔弱不振之失元帝

果斷不用于斥邪佞反用于逐賢人此不識剛德之真也兼中書舍人時相鄭清之以國用不足屢啟輸券甫奏其害他日侍經筵

帝問近事甫奏履畝事人心最不悅本朝立國以仁此舉仁乎否乎帝為惻然朝廷以邊事為憂史嵩之為相力主和議甫奏嵩

之主和其父彌忠屢戒其輕易朝廷甘心用父子異心之人亦未免輕于用人矣嵩之加刑部尚書甫適主中書不與書行迺出甫

江州王遂力爭帝曰誤耳侍御史徐清叟論甫有賊湯巾又爭之嘉熙元年遷中書舍人帝問邊事時清叟與甫並召而清叟未至

甫奏今人眈眈清叟宜在朝廷辭避實惟臣故乞趨其赴闕累遷權兵部尚書卒諡正肅

權兵部尚書卒諡正肅

蔣重珍無錫人嘉定末進士第一累遷祕書正字行都大應詔上
言陛下臨御八年未聞有所作為天下皆曰此丞相意夫九廟至
重不防于火之未至而焦頭爛額獨全幸相之居亦見人心知有
權勢不知有君父矣昔史浩兩人相數月即罷孝宗如此其亟何
哉保全功臣之道可厚以富貴不可久以權也上讀之感動星變
求言復中前說又慮柄臣或果去位君心易縱大權旁落則進為
君難六佞每草奏齋心盛服有密啟則手書制葉帝稱其平實累
遷著作郎以道流生日輟請力諫帝曰非卿不聞此言關洛師敗
謀復舉重珍言恥敗而求勝忿也生靈之命豈以忿用哉知安吉
州入觀而疾亟詔守刑部侍郎致仕諡忠文

唐璘古田人遊太學第進士與臣奏次對官不許論邊事璘曰吾
始進豈壞于天子之廷乎端平中擢御史奏天變而怒民怨而離
南來書

海宇將傾陛下謂此何時縱欲文過疏遠正人抑壓感臣幸相用
時文之才為經世之具不顧民命輕挑兵端不度事宜頓空國帑
委政厥子內交商人視國事如俳優以神器為奇貨蓋正無將之
誅以著不忠之戒在與之操行類楊結雖修途莽景力不逮心而
命下之日聞者興起喬行簡頗識大體朝望稍孚而除授偏私事
多遺忘宜擇人輔贊毋使天變震極人心愈離也理宗為改容尋
擢太常少卿丁內艱璘居喪哀毀不食疾革卒璘初聞聖命皇駭
不敢詣闕其母詰之對曰此官須為朝廷爭是非一拂上意或近
權貴恐貽髮于母母曰吾有兩兄在勿憂璘乃就職璘立臺值百
日世謂唐介再見

黃師雍福州人少從黃幹學入太學第進士為楚州官秩滿恥出
史彌遠門不枉見李宗勉在政府力言于丞相喬行簡已許以朝

除師雍以書勸行簡歸老忤意遂格史嵩之入相召師雍密示相
親意師雍不應遷糧料院曰以近相府也亦不應嵩之權勢盛
博士劉應起論之嵩之疑師雍諷御史梅杞擊去及應起為御史
師雍亦遷御史嵩之終喪也李昂英章璘請京斥帝即日勒令致
仕直舍入院劉克莊乞貼職如宰臣遂得守觀文殿師雍遂劾克
莊瑛昂英去國鄭某薦周坦入臺日排擊善類江萬里吳潛免師
雍獨立案日圖去之會大旱求言者率謂災由宋坦等虛鉞語
尤峻坦等偽撰匿名書師雍發其偽撰之迹適鉞舉師雍案指為
阿附宋入政府謝方叔疏其姦罷之師雍與不相部請之政同舍
然劾劉用行魏峴皆請之親故坦遣其婦詣請之妻語曰夫用行
視去丞相之漸也帝將以師雍為侍御史請之曰如此則臣不可
留猶真師雍少貶師雍曰吾欲為全人則幸勿罷後起為左史遷

南來書

卷五十八

楊東山房

禮部侍郎命下卒師雍簡淡寡欲靖厚有守言若不出口其于衰
正之辨甚明

陳垣鄞人試江東試禮部皆第一父喪毀瘠考古禮行之乃師事
楊簡史彌遠當國欲優省元授堂除垣謝曰盛舉自垣始得無嫌
乎徑注處州教授以去理宗詔求直言垣上封事直聲聞天下與
郡守高似孫不合去召為太學錄踰年始至轉對言天下無親民
心難保日月逾邁事會莫留上嘉納之正宗正寺簿都城火垣步
往玉牒所盡藏玉牒于石室還太常博士獨為袁燾議餘皆閣
筆賈貴妃入內垣言乞去君側之惡如彌遠謂之曰吾甥好名耶
垣曰求士于三代之下惟恐其不好名耳力求去彌遠卒召為樞
密編修入對言內庭當嚴宦官之禁外庭當嚴臺諫之選遷浙西
提刑李宗勉為相弓手戴福以獲番丙功為副尉宗勉倚之盜橫

食害填至聞風而去或傳實走宗勉所與書請之宗勉曰余卽不才不敢庇姦惟召治之及獲福加恩謂予市爲國子司業諸生相慶爲得師乘實錄修撰知温州未上以言罷其家居自娛於泉石四方學者踵至輕財急義一言之出終身可復怨疾命子抽架上書占之得呂祖謙墓誌有生于丁巳卒于辛丑頃曰吳哉吾亦生於丁巳今歲辛丑吾其已乎子蒙年十八上萬言書爲太府主簿極言買似道關失似道誅以貪簿錄其家惟青龜耳德祐初以刑部侍郎召不赴卒

危昭德邵武人寶祐進士遷秘書郎疏言民之命在士大夫後民膏血爲已甘朕民不堪命矣又言願陛下爲萬世根本之慮毋爲一時倉卒之防必求安節之享毋招不節之咎宮闈之費差省帑藏之積自充上用足而下不匱矣累遷權工部侍郎致仕昭德在

南宋書

卷五十八

五

楊東山房

經筵以易春秋大學衍義進講規正甚多度正合州人歷官國子監丞紹定中士大夫皆策李全必反母敢言者正上疏極言之進太常少卿適太廟災爲二說以獻一用朱熹之議後終禮部侍郎

吳泳潼川人呂商節歷著作郎輪對言陛下母以旨酒違善言母以嬖御嫉莊士母以靡曼伐天性以是建久安長治之策可也他日又言誦往哲之遺訓不過曰內修政事而已陛下退修于上百姓交修于下合內修外攘爲一事天下皆在吾指顧中矣火災應詔上言莫慘于兵而連年不戢莫酷于吏而頻歲橫征皆火之招也累遷權刑部尚書以寶章閣直學士知樞密院事起知溫州泉州

李紹彌進士孫也五歲能賦梅花詩嘉定初與兄寧同進士調慶

元教授丞相史彌遠薦士充學職詔不與袁燾求學宮射圃蓋其居亦不與燾更敬之歷遷太學博士濟王之變以書曉彌遠甚懇端平初連遷右正言乞以國事邊事責任鄭喬二相又論史嵩之王遂和戰異議迄無成功出遂于要藩易嵩之于邊而使各盡其才拜殿中侍御史奏曰臣居言職同事四人踰月徐清吳去未二月杜範吳昌裔免清史言三漸臣繼其說豈臣言不加切于二臣耶今上下偷安以人言爲諱此意不改其禍豈直三漸而已時魏

了翁罷督子祠詔請亟召還處以台輔又劾官寺陳海益女冠吳知古帝怒詔還笏殿陛乞歸不許歷起居舍人應詔上封事數千言帝諭左右曰李紹真真有憂國愛君之心乞去帝感頷曰曲爲朕留復累召外知漳州召赴闕改禮部侍郎又辭詔所在州軍護遣至闕嵩之遣人謂曰母言清即宮嫗國木詔上疏引左氏史墨言

南宋書

卷五十八

六

楊東山房

魯公世從其失季氏世修其勤以風嵩之嵩之不悅曰治春秋人下語諱時杜範亦在列中外稱爲李杜累擢翰林學士兼知制誥章璣李昂英能言職詔疏留之尋奉祠被召令守臣以禮趨行詔平粹簡澹不溺聲色貨利默坐一室門無雜賓

王適字實之仙遊人調南外睦宗院教授赴都堂審察鄭清之曰學官掌教不足免吾實之召試學士院因言君子類雖進而道未行小人跡雖屏而心未服眞德秀聞而稱善又言史嵩之不宜復相及吳知古陳洵益捷政言者劾適論邊事適實魏了翁侍經筵爲帝言惜其去臺官李大同言適交結德秀了翁以收虛譽削一秩免淳祐初通判吉州江萬里袖疏榻前曰適不卽召將有老不及之嘆帝然之元早求言適知邵武驛奏七事以徹龍翔宮立濟王後爲先鄭清之再相以左司郎官召力辭李宗勉嘗詣適適曰

近世宰輔必以宗勉為賢相徐清叟與趙不韋趙晚應趙清叟人望人稱其持平

徐霖西安人年十三研精六經之奧探賾先儒心傳淳祐初試禮部第一知貢舉官入見理宗曰第一名得人嘉獎再三史嵩之顯國霖疏其姦言今日士大夫皆為嵩之收屬非章章使為小人也常擇其質柔氣弱易奪者親任一二稍有異已則潛棄而擯遠之以風其餘名節之尊不足以易妻妾富室之願則亦從之而已丞相范鍾進所召試館職二人上思霖名親去其一以霖易之及試則曰人主無自強之志大臣有患失之心權祕書省正字大星霖言請易諫議大夫京兆尹則兩兼崇政殿說書言霖大有陰柔姦黠為羣檢冠不宜久長霖諫乞斥去上不悅出知撫州霖閉居衡守游釣築精舍聘霖為學者講道聽者皆千餘人

卷五十八

七

楊東山房

楊棟青城人歷宗正少卿進對帝曰止是正心修身之說乎棟曰然此說最為簡易度宗為太子帝親擢棟太子詹事尋拜參知政事台守王華甫建上蔡書院言于朝乞棟為山主詔從之因卜居于合買似道入相登用故老列之從官棟亦預焉及慧星見棟乃言星尤旗非彗也故為世所少云或謂棟姑為是言陰告于帝遂逐似道似道覺之遂蒙疑而去

楊文仲彭山人七歲而孤母胡氏年二十有八守節自誓教養諸子文仲既冠以春秋資母曰汝家至汝三世皆以是經收效矣言時事有曰天本不怒人激之使怒人本無言雷激之使言族叔陳萬餘杭文仲往問伊洛之學轉運使印應飛辟入幕薦歷通判台州故事守試尚華修正月望取燈民間吏以白文仲曰為燃一

燈足矣勸農東郊守因欲泛湖文仲先馳歸制置李廷芝辟之時有沙田使者欲舉行文仲力爭謂與民之惠有限不擾之惠無窮事得獲召為監察御史輪對曰春多沈陰豈但麥秋之憂于時為夾尤珍竟陸之慮天目則洪水發焉蘇湖則弄兵興焉帥習黃金橫帶之娛兵疲赤籍掛虛之冗國何賴焉兼崇政殿說書度宗以疾不視朝文仲奏聲色之事若識得破原無可好恭帝即位兼給事中事有明堂議以上公攝行文仲曰今祇見天地之始雖在幼冲已勝跪拜所當親親承相王燦陳宜中不協文仲言危急矣億兆所寄在二相苟以不協之故坐失事幾後悔何及元兵渡江朝士多去侍從惟文仲一人

卷五十八

八

楊東山房

王應麟字伯厚慶元人從王楚學閉門發憤誓以博學宏詞科自見假館閣書讀之實祐四年中是科帝策士召應麟覆考易第七名實首頓首曰是卷古誼若龜鏡忠肝如鐵石臣敢為得士賀及唱名乃文天祥也遷太常主簿而對言淮成力弊蜀道孔艱海表上流皆有藩籬唇齒之憂軍功未集而吝賞民力既困而重斂非修攘計也時大全諱言邊事應麟坐絀度宗即位遷著作郎值人日雪帝問故事以唐李嶠李又應制詩對因奏春雪多宜謹感言實似道拜平章事葉夢鼎即求去似道亦求去應麟奏孝宗朝舊德相似道惡之語包恢曰此人素著文學名不欲使天下謂我輩輩盡令少自貶卑雷應麟言卑踰尊外陵內之象似道益惡之久之起知徽州其父攜嘗守是郡父老皆曰清白太守子也召為給事中又繳奏丞相留夢炎不宜引私人為御史遂東歸所著有困學紀聞玉海等書

黃震字東發慈谿人進士調吳縣尉度宗時與修寧理兩朝實錄

乞罷給僧道度牒時宮中建內道場故首及之帝怒批降三秋司判廣德郡守賈蕃世似道從子驕淫不法震數與爭是非為所參解官起知撫州有善政似道罷相召為監察御史內戚有畏其直者止之帝大父福王判紹興震浙東提舉兼長史震奏曰朝制尊卑不同而紀綱不可紊外雖藩王監司得言之今為其屬豈敢察其非固不拜震嘗言非聖人之書不可觀無益之詩文不作可也居官未明視事至立決自奉儉薄人有急難則周之所著曰抄

自卷其卒也門人私諡曰文潔先生

贊曰南宋道學盛于理宗上以是召下以此逢人多名言事罔厥功伯大龍葉甫珍璘雍各各正志落落忠忠陳危規切正誅責恭詔與遇驟正誼雍容棟及文仲學優政通麟震宏儒不負所宗朝匪無人莫挽危因

南宋書
卷五十八

九

掃葉山房

江萬里李庭芝等列傳第五十一

南宋書卷第五十九

明錢士升增削許重熙贊

掃葉山房校刊

江萬里

江萬里字子遠都昌人父璘鄉善人其鄰史知縣者夸其能杖譚健士璘曰史故寒士今居官以杖士人自意史氏且不昌是夕母陳氏一貴人入其家曰以汝家長有善言故來遂生萬里少神雋有鋒穎連舉于鄉入太學有文聲理宗在潛邸嘗其姓名几研問史嵩之罷相拜監察御史萬里器望清峻議論風采傾動一時帝眷注尤厚嘗句祠省母疾不許不俟報馳歸至郡門得計而議者謂萬里母死祕不奔喪反挾妾媵自隨于是側目萬里相與騰謗萬里無以自解事視切廢者十有二年後陸德輿嘗辨其非事于帝前實似道宣撫兩浙辟之似道入相萬里兼國子祭酒帝讀度宗即位召同知樞密院事萬里雖僂仰容默為似道用然性峭直臨事不能無言似道嘗惡其輕發似道以去要君帝初即位呼為師相至涕泣拜留之萬里以身掖帝云自古無此君臣禮陛下不可拜似道不可復言去似道不知所為下殿舉笏謝萬里曰微公似道幾為千古罪人然以此益忌之帝在講筵每問經史疑義及古人姓名似道不能對萬里常從旁代對時士夫人頗知書帝語夫人以為笑似道聞之積愆怒謀逐之萬里旬祠後二年召拜左丞相尋句祠咸淳十年元兵渡江萬里隱草野間為遊騎所執大誦欲自戕既而脫歸先是萬里聞襄樊失守鑿池芝山後嗣扁其亭曰止水人莫諭其意及聞警執門人陳偉器手曰大勢不可支余雖不在位當與國為存亡及饒州城破竟赴止水死左右及子鎬相繼投沼中積死如疊翌日萬里屍獨浮出水上從者

草斂之萬里無子以蜀人王楠之子為後即鎬也事聞贈太師益國公諡文忠

謝緒錢塘人以太后戚絕意仕進隱于金龍山嶺歲饑多散錢穀賑下墟之饑人甲戌八月霖雨天日崩緒泣曰天目主山也而災若此未其亡矣德祐二年正月帝遣楊應魁上傅國璽降表削去位號元命宋內侍王欽入宮收家貲歸南嶺等物索宮女內侍及諸樂官三月伯顏官詔免帝幸之禮趨帝及太后入覲太后全氏與帝肩輿出宮度宗以降國夫人黃氏庶僚三學生等偕行太皇謝后以病留臨安無何元人昇其牀以出侍衛七十餘同赴燕緒大慟題詩一律畢赴水死蒼水洶湧緒尸逆流而上經旬不仆一詩云莫笑狂夫老更狂推輪怒臂勇螳螂三軍未復圖中土萬姓空悲塞外鄉勒地聲名懸宇宙擎天氣概湧邊疆忠心白

李庭芝

附姜才 趙淮

李庭芝字祥甫其先汴人十二世同居號義門李氏後徙隨庭芝生時有芝產屋棟遂以名少穎異日誦數千言王旻守隨庭芝年十八告諸父曰王公食不恤下隨必亂請徙家德安以避諸父勉強從之未浹旬旻果為部曲挾之以叛隨民死者甚眾嘉熙末以策干荆帥孟珙珙和人見其魁偉顧諸子曰李生名位當過我時四川有警即以庭芝權建始縣庭芝訓農治兵選壯士雜官軍教之珙卒遺表車賈似道自代而薦庭芝于似道道庭芝感珙知己扶其柩歸朝廷以趙興為淮南制置李應庚為參議官應庚發兩路兵城南城李應其無謀奪連水三城朝議擇守揚者帝曰無如李庭芝主督兩淮制置司事庭芝再破邊兵庭芝初至揚時

李庭芝

附姜才 趙淮

揚新遭火廬舍盡燬州賴鹽為利而亭戶多亡去公私蕭然庭芝悉貸民負逋假錢使為屋屋成又免其錢凡一歲官民居皆具黎河四十里入金沙餘慶場以省市運廣亭戶負鹽二百餘萬亭民無車運之勞又得免所負逃者皆來歸鹽利大興始平山堂臘場城元兵至則構望樓其上張軍弩以射城中庭芝乃築大城包之蔡汴南流民二萬人以實劉槃自淮南入朝帝問淮事槃對曰李庭芝老成謹重邊陲不驚百度具舉皆陛下委任得人之效也咸淳五年元兵圍襄陽急賈入援大敗范文虎又敗兵亂命庭芝以京湖制置援襄陽文虎聞庭芝至貽書似道乞無使曉命于京闕則功歸恩相矣似道即除文虎觀察使從中制之文虎日攜美妾走馬擊毬軍中為樂庭芝屢欲進兵文虎曰吾取旨未至也明年六月文虎始一出師未至鹿門中道遁去庭芝數自劾請代

掃葉山房

給兵糧雖雜牛皮麴糴以給之其有烹子而食者猶日告苦戰阿
木蘭元主赦庭芝使降庭芝亦不納益王召為少保右丞相庭芝
以朱煥守揚與姜才至泰州將入海阿木追圍之朱煥既以城降
庭芝將士妻孥至泰州城下四將孫貴等開門降庭芝聞變赴
運池水淺不得死被執至揚州朱煥請曰揚州自川兵以來積骸滿
野皆庭芝與才所為不殺之何俟于是斬之死之日揚民皆泣下
有宋應龍者為泰州各議官守臣孫良臣之弟孫良臣自軍中來說
降良臣召應龍與計應龍極陳國恩君臣大義請殺應龍以戒持
二者良臣殺之及泰州降應龍夫婦自經死各議請正與化知縣
胡拱辰鎮江參軍陶居仁俱以城陷見殺

姜才濠州人隸淮南兵中以善戰名為通州副都統臨陣軍律甚
嚴其子當戰回曰才望見以為敗也拔劍馳逐幾殺之賈似道
出師才以兵屬孫虎臣為先鋒相拒丁家洲元軍設砲架殺軍督

江濱中流數千艘旌旗連亘數行而下才奮兵前接戰鋒已交虎
臣遽遁其妾所乘舟眾為之譁曰步師遁矣諸軍皆潰才收兵入
揚州元兵攻揚才戰于楊子橋日暮兵亂流矢貫才肩才拔矢揮
刃而前所向辟易宋亡德祐帝至瓜洲才誓將士出奪之夜擣瓜
洲戰三時眾擁帝避去庭芝以在圍久召才計事屏左右諸久之
第問才屬辭云相公不過忽片時痛耳左右聞之俱汗下益王在
福州召才與庭芝至泰州阿木兵追及會才疽發背不能戰諸將
遂開門降執才以獻阿木欲降之才出沒言遂殺之才臨刑夏貴
曰其旁才切齒曰若我輩不魏死耶有洪福者夏貴家僮也貴
降福與子大淵大源統貴軍知鎮巢元兵遣貴至城下好語語福
謂福入城福信之門發而伏兵起執福父子屠城中大淵大源

謝曰法止誅首謀何主舉家為戮福叱曰以一命報宋朝何至告
人求活耶次及福福大罵數貴不忠請南而死以明不背國間者
流涕

趙淮葵從子也李全之叛屢立戰功德祐中成銀樹壩兵敗與妻
俱被執元帥阿木使招李庭芝淮陽許諾至揚城下大呼曰李庭
芝男子死耳母降也元帥怒殺之屍露莫收有一寵姬為焦僉憲
所得請于焦具棺焚之姬以裙收骨大恸投江死淮兒潛居金陵
棄家走海南死

陳文龍附高談 林空齋

陳文龍字君貴興化人俊卿之後能文章負氣節初名子龍咸淳
五年廷對第一度宗易其名數年拜監察御史時賈似道當國
諫皆關其臺中相承凡建白呈奏似道始行至文龍獨不呈奏已
忤似道獲陽之被圍似道日恣淫樂不少加意時陽請督師而陰
使其黨留已竟失襄陽文龍疏言其失范文虎總師無功似道正
之以知安慶又除趙潛知建康黃萬石知臨安文龍言文虎失襄
陽反見擢用是當罰而賞也潛乳臭小子何以任大閫之寄萬石
政事怠荒以為京尹何以能治請皆罷之似道大怒黜文龍未幾
呂文煥導元軍東下文虎首迎降似道兵潰曾港潛最先遁以故
列城從之皆遁始悔不用文龍言起為侍御史時邊事甚急王燦
與陳宜中不能盡一策日坐朝堂爭私意文龍上疏曰書言三后
協心同底于道北兵今日取某城明日築某堡而我以文相遜以
迹相疑譬猶拯溺救焚而為安步徐行之儀也請召大臣同心圖
治無虛虛議其後宜中與燦終不相能而去遷文龍參知政事未
幾議降文龍乞歸養益王稱制福州復以文龍參知政事漳州叛

以為關廣宣撫請之文龍以黃連而守漳有恩信辟為參謀按兵
泉州使性八招撫之性至民皆賴首領非與化有石手軍者能擲
石中人議者以其不足用罷之石手軍亦叛復命文龍平之已而
降將王世強入廣知福州王剛中遣使徇興化文龍貽書責世強
剛中負國遂發民兵自守元兵來攻不克有風其納款者文龍曰
諸將畏死耳未知此生能不死乎兵至城下通判曹澄孫開門降
執文龍至軍中欲降之文龍指其腹曰此皆節義文章也可相逼
耶乃械繫送杭州文龍夫與化即不食至杭餓死其母歸福州尼
寺中病甚無醫藥左右視之泣下母曰吾與吾兒同死又何恨哉
亦死眾嘆曰有斯母宜有是兒為收埋之姪子起兵殺林華據興
化尋復破死之

高談字景遂邵武人紹定二年旁郡盜作諸子請避之談曰昔楊
子訓問避寇于胡文定公語之曰往歲盜起燕山則河北關中可
避入關則河南漢南可避今惟二廣宜保其無寇乎吾惟存心以
聽命耳小子識之此格言也今南去則汀劍西去則肝贛皆為盜
區東去富沙雖有城避官吏例弗我納北去廣信防失守隸利人
囊篋指民為謀數剽殺之舍胡公之言未有他策也盜入諸子又
請談曰有廟祔在將焉之賊至談出曰時和歲豐何忍為此盜曰
吏貪暴民無所慰我為直之談曰獨不能擲鼓上聞乎民何辜而
殺之盜怒執諸庭遺之牛酒不釋道之金帛不釋談曰然則將何
為盜曰我欲東破武陽若得耆老如爾者率是鄉子弟吾其濟乎
談曰斯言矣為至我唾賊大罵遂過里人賴以免

林空齋永福人失其名益王立張世傑聞泉州乃率鄉人開忠義
局起義兵復永福縣王積翁密約北兵屠永福空齋坐堂上囑指

血誓誓不生為忠義臣死為忠義鬼草間雖可活吾不忍生爾諸
君何為者自古皆有死俄見執不屈而死

汪立信 附趙鼎 陳昭 王安石 李成大

汪立信澈從孫也曾大父智從澈宣諭湖北道六安愛其山水因
居焉淳祐六年登進士第理宗見立信狀貌雄偉顧待臣曰此闕
帥才也授烏江簿荆湖制置趙鼎參議官奏去而馬光祖代之
立信是時猶在府也鄂州聞解買似道既上要功惡聞外之臣
與已分功乃行打算法于諸路欲以軍興時支散官物為罪擊去
之光祖與奏素有隙且欲迎合似道乃以開慶二年正月望夕張
燈宴設錢三萬緡為奏放散官物聞于朝立信力爭之且曰方艱
難時趙公議事勤勞而公以非理撙拾之公一旦去此後來者復
效公所為可乎光祖怒曰吾不才不能為度外事知奉朝命而已

君他日處此勉為之立信曰使某不為則已果為之必不效公所
為也光祖益怒立信遂投劾去初立信判江陵奏嘗以公事劾立
信及在沿江府亦謀議疑諸立信與奏蓋未嘗有一日之懽也景
定中知潭州至官供帳之物悉置官庫所積錢連歲代納潭民夏
稅以潭為湖湘重鎮初威敵軍募精銳數千人後來者賴其用知
江陵府時襄陽被圍危急立信上疏請益安陸府屯兵凡邊戍皆
不宜抽減黃州守臣陳奕素蓄異志朝廷宜防之乃移書似道謂
今天下之勢十去八九而君臣宴安不以為虞乃酣歌深宮嘯傲
湖山玩歲愒日緩急倒施以求拱揖指揮折衝萬里不亦難乎為
今日計其策有三夫內郡何事多兵宜盡出之江干以資外禦算
兵可七十餘萬人老弱柔麗十分汰二為選兵五十餘萬而沿江
守則不過七千里若距百里而屯屯有守將十屯為府府有總

其尤要處輒參倍其兵無事則泛舟長淮往來游獵有事則東西齊奮戰守並用刁斗相聞餽餉不絕互相應援以爲聯絡之固選宗室親王忠良有幹用大臣立爲統制分東西二府以蒞此上策也久拘聘使無益于我徒使敵得以爲辭請禮而歸之許輸歲幣以緩師期不三二年邊寇稍休藩垣稍固生兵日精可戰可守此中策也二策果不得行則天敗我也若街壁與觀之禮則請備以俟似道得書大怒詔曰賊狂言敢爾以立信日眇故云咸淳十年元兵大舉伐宋似道督諸軍出次江上以立信爲江淮招討使立信愛詔不辭即日上道以妻子托愛將金明執其手曰我不負國家爾亦必不負我遂行與似道遇蕪湖似道揖立信背哭曰不用公言以至此立信曰平章平章賊今日更說一句不得似道問立信何向曰今江南無一寸乾淨土某去請一片趙家地死第要死得分明耳既至則建康守兵悉潰四面皆北軍立信知事不可成率所部至高郵欲控引淮漢爲後圖已而則似道師潰蕪湖江漢守臣皆望風降遁立信嘆曰吾今日猶得死于宋土也乃置酒召賓佐與訣手爲表起居三宮與從子書屬以家事夜深起步庭中慷慨悲歌握拳撫案者三以足失聲三日扼吭而死元伯顏入建康金明以其家人免或惡立信以其二策告請戮其孥伯顏嘆息久之曰宋有是人有是言哉使果用我安得至此命求其家厚恤之曰忠臣之家也金明以立信喪歸葬丹陽初立信未仕時家貧甚會歲大疫吳潤守鎮江爲粥以食流民使客賈應炎主之應炎見立信與語心知其非常人言于淵淵大奇之禮以上客凡供張服御視應炎有加應炎快快淵解之曰此君善地位人也但遭時不同耳君之識度志業皆非其倫也蓋少下之明

卷五十九

九

趙鼎

年登第後踐歷磨如淵而卒死于難人服淵機鑒云趙鼎發字漢卿昌化人咸淳十年判池州元兵渡江鼎發攝州事總壁聚糧爲守禦計明年正月元兵至李王河都統張林屢諷之降鼎發忿氣填膺瞋目視林不能言林陽助鼎發爲守守兵五百餘兵皆歸林鼎發知不可守置酒食親友與飲訣謂其妻羅氏曰城將破吾守臣不當去汝先出走羅氏曰君爲忠臣我獨不能爲忠臣婦乎鼎發嘆曰此豈婦人女子之所能也羅氏曰吾請先君死鼎發笑止之二月兵薄池鼎發爲詩別兄弟與羅氏同縊從容堂死鼎發始爲此堂名從容及兵遽指所題羅謂客曰古人謂慷慨殺身易從容就義難此殆其兆也鼎發死林開門降元伯顏問太守何在左右以死對即如堂中觀之皆歎息爲合葬于池上祭其墓而去事聞諭文節

卷五十九

九

趙鼎

已道明亟還告其徒曰姚公與城俱亡吾屬不失為義士乃取觀之文籍置石函藏坎中兵屠城道明危坐燭香讀老子書兵使之拜不顧誦琅然以刃脅之不動遂死焉

李成大字實夫建昌人德祐初知金壇縣元兵至巷戰不勝吏民挾成大降潛謀復金壇事泄繫獄榜掠不屈遂殺其二子以恩之終不屈笑曰子為父死臣為君死乃殺之事聞謚忠節

楊大異 附劉銳 何充 許彪 孫

楊大異字同伯從胡宏受春秋調龍泉尉歸邑令歲饑提刑司遣吏和糴米二萬石于邑米價頓增民之食大異即以提刑司所權者如價發糴民甚德之提刑趙與憲大怒移安遠尉邑有峒寇擾民積年弗獲大異以一僕負告身自隨有與入城峒傳呼尉至賊露刃成列以待徐諭以禍福皆伏地叩頭留身為質借其渠魁

卷五十九

楊大異

數輩出降除四川制司參議官元兵入成都從制使丁黼巷戰身被數創死閩門遇難詰旦其部曲竊往瘞之大異復蘇負以逃獲免除通判深陽有惠政去官之日老弱攀號留之大異易服潛去遷大理寺丞召對極言時政近宰相意出知澧州理宗曰是四川死節更生者楊大異耶論事剴切有用之材也何遽出之對曰是人尤長于治民進廣東提刑大異訪張九齡曲江故宅建曲江書院以祀九齡致仕歸里第學者從之講肄食祠祿二十四年卒子

劉銳

劉銳知文州與通判趙汝鄴乘城固守兩月餘援兵不至城中無水取汲于江會陳昱以去歲失守汚編置此州夜踰城出降獻女元將告以虛實敵遂攻城甚急一夕移江流于數里外汲道絕兵民水不入口者半月至晚妻子之血卒無叛志城垂陷汝鄴猶提

刃入陣中十六矢被執誓死銳度不免集家人盡飲以藥皆死乃聚其屍及公私金帛誦命焚之家素有禮法幼子同哥才六歲飲以藥酒下拜受之左右為之感慟

何充漢州人判黎州城破充自刺不死元帥欲活之設帟帳環坐諸將而虛其賓席呼之即坐充踞地求死他日欲斷其髮不肯又便署招民榜充曰榜必不可署水飲不入元帥曰此南宋好漢也是斬其首初充見呼妻陳以一家往帥曰不呼汝何以來陳曰來死耳及充死東望再拜曰臣夫婦皆死可以對趙宋以石擊殺之願同死者四十餘人

許彪孫奕之子為四川制置參議官景定二年劉整拔召彪孫降文以潼川一道為獻彪孫辭使者曰此晚可降此早不可言即閉門與家人俱仰藥死蜀進士曹琦被執脫歸自經死整拔判金

卷五十九

楊大異

州被擒不屈死弟維之子永叔皆力戰死制置陳隆之被執檻送至漢州論降隆之呼曰大丈夫死爾無降也閩門數日皆死王翊字公輔鄂縣人吳曦叛抗節為陳大義義怒欲京之職誅而免嘉熙元年制使丁黼辟為參謀官先遣其家歸鄉里為文訣先奉誓以身死報國及黼迎敵敗死元兵入公署見翊朝服危坐問為何人曰小官食天子之祿臨難不能救願與此城俱亡元兵曰忠臣也勿殺翊赴井死兵後其家出其屍并中衣冠儼如轉運副使肅東即漢州官劉當可守趙晨重慶進士胡天啟皆死

李誠之 附秦 孫益 主惟忠

李誠之字茂欽東陽人慶元初釋褐累官知衢州自南渡以來宋將被兵誠之曰備禦無素長驅而來將若之何相視城壁而增益之備樓櫓築軍馬墻教閱民兵積粟四萬先是西庫月解錢四

自五十下以獻守誠之寄諸公格以助兵食金人攻淮南時誠之
逾滿代者不至欲先遣其孥歸間難作而止喟然謂其僚曰吾以
書生再任邊疆行年七十抑又何求獨欠一死耳當與同僚戮力
不濟則以死繼之乃選丁壯分布城守金人擁眾臨沙河欲渡屢
破之金人屢挫攻益力未幾傅城下圍之數重遂燔木柵誠之出
兵禦之又殺其將卒數十人奪其佩印金人造浮樓以窺城誠之
為疑兵以示之又使持書來召降誠之戮使而還其書金人卒不
得志會苗州失守併兵為一凡十餘萬誠之激厲將士勉以忠義
及城破率兵巷戰誠之引劍將自刎呼其孥曰城已破汝等宜速
死無辱妻許及婦若孫女皆赴水死事聞立廟於新賜名褒忠從
誠之死者秦鉅阮希甫等十餘人

秦鉅字子野塢子檢會孫判新州金人入境協力捍禦城破鉅與
南來書

誠之各以自隨之兵巷戰死傷甚鉅歸醫疾呼吏人令火諸倉
庫乃赴一室自焚有老卒見烟焰中著白戰袍者識鉅也曰火挽
出之鉅叱曰我為國死汝輩可自求生製衣就焚而死子浚俱死
孫益泰與入少豪俠李全犯揚州遊騎薄秦與令王煥募人守禦
益起從之俄賊兵至益拒之見賊勢盛厲聲呼曰王令君募我來
以守護城邑也今賊至城下我輩不為一死復何面目見令君遂
赴敵死之又固始簿王班樂平人建康統制吳從龍各徇城死
至惟忠鄧人嘉定進士為圓州守制置使余晦議幼之沒入其質
下獄鍛鍊棄市臨刑謂其友陳大方曰吾當上懸于天七揮刃不
殊血逆流張即之聞居使從孫聚其孤女移書制置使買似道恤
其遺孤胡斌紹定間以殿前司將官戍邵武盜大至斌奮身力戰
遇害其屍僞立數日始小邑民仰其賊地立廟祀之

李希甫 吳楚材 鄭元桂 唐虞 劉士駟

李希甫字叔章衡人攝湘潭縣縣多大家前令東子不敢犯希甫籍
出賦不避貨勢賦役大均咸淳元年知臨安時賈似道當國前尹
事無鉅細關白始行希甫獨無所問嘗出閱火具民有不為具者問
之曰似道家人也杖之似道怒罷之元兵取鄂州起為湖南提刑
時郡縣盜擾民多奔竄希甫令所部發民兵自衛縣與一皂幟令曰
作盜者斬幟下似道兵潰蕪湖希甫復知潭州德祐元年敵至潭潭
兵調且盡游騎已入湘陰諸縣倉卒召募不滿二千人乃結溪峒
蠻為援元軍圍城希甫與諸將分地而守民老弱亦皆出結伍保助
之不令而集城中矢盡故矢皆羽敗希甫命括民同羽弱羽立具又
苦食無鹽希甫取庫中積鹽席焚取鹽給之以忠義勉將士死傷
相籍人猶飲血乘城殊死戰有來招降者希甫殺之以徇城固益急
諸將泣請曰事急矣吾屬為國死可也如民何希甫曰國家平時
所以厚養汝者為今日也汝第死守有後言者吾先戮汝除夕元
兵登城賊少却旋蟻附而登希甫尹穀及其家人自焚希甫命酒酌
之因留賓佐會飲傳令手書盡忠字為號飲達旦諸賓佐出參議
楊霆赴圍池死希甫坐熊湘閣召帳下沈忠遺之金曰吾力竭分當
死吾家人不可辱于俘汝盡殺之而後戮我忠泣而諾乃徧刃之
希甫引頸受刃忠縱火焚其居還家殺其妻子復至火所大慟自
刎潭民聞之多舉家自盡城無虛井縑林木者繫繫相比事
忠節希甫初至潭遣其子裕孫出曰存汝以奉祀也其孫輔叔
親迎于溫皆得不死希甫強力過人自旦治事至暮無倦色夜率至
三鼓始休五鼓復起視事望之凜然猶神明
尹穀字務質長沙人宋以詞賦取士季年惟聞浙賦拒四方穀與

同郡邢天祿諸人體裁務為典雅士爭學之山是湘賦與閩浙頡頏知崇陽縣廉平有聲居家教授不改儒素日未出授諸生經及朱氏四書諸生隆暑必盛服端居終日夜燭滅始免巾幘行市中市人見其舉動有禮曰是必尹先生門人也潭城受兵李芾禮以為參謀穀知城危與妻子訣曰吾以寒儒受國恩典方州誼不可屈若輩必當從吾死耳名第岳秀使出以存尹氏祀積薪局前朝服望闕拜先取歷官告身焚之即縱火自焚鄰家挾之火熾不可前但于烈焰中遙見穀正冠端笏危坐闔門少長皆死帶聞之命酒爵穀曰尹務實男子也先我就義矣初潭士以居學肄業為重州學生月試積分高等升嶽麓精舍生潭人號為三學生

南宋書

楊憲字震仲

楊憲字震仲辟荆湖制司幹官呂文德為師素慢士常試以難事憲倉卒立辨一日謂曰朝廷有密旨出師策應淮東兵器糧草若何即對曰某營兵馬某庫器甲某處矢石某處湯糧口占授吏頃刻案成文德大驚曰吾平生輕文入以其不事也公材幹如此何官不可為薦諸朝除判江陵江陵兵民雜處庶務叢集遠隨事裁決取隸官閑田增益廩選強壯當農隙付以器械雜兵行肄習未幾有能擢甲騎射者皆獲其用德祐初為湖南安撫司參議與安撫李芾協力戰守城被圍日夜備禦城破赴水死妻妾奔救無及遂皆死

陳元桂撫州人

陳元桂撫州人

唐震字景實會稽人既登第為小官有權貴以牒薦之者震內牒篋中已而干政震取牒還之曰類本啟其人大愧咸淳六年知信州州有民備重牧牛童逸而焚舍火其父訟備者殺其子投火中民不勝掠自誣服震視牒疑之審物色得童傍郡以詰其父對如初震出其子示之獄遂直置震西提刑似道以類川蜀震謝不能行也氏有守阡僧甚暴橫震遣吏捕治似道以書營抹震不省卒按以法似道怒使陳堅劾去之咸淳十年起知饒州元兵界饒震發民城守昧爽出治兵至夜中始寐元兵使人入德取降款通判萬道同陰使子所部斂白金牛酒備降禮因風震降震叱之曰我忍偷生負國邪城中少年感震言殺使者明年二月兵入至眾

南宋書

吳楚材名炎

吳楚材名炎

吳楚材名炎以字行南城人德祐二年建昌降楚材還其鄉糾集民兵制置黃萬石走邵武授楚材計議官且戒勿與兵楚材不聽二月自領村卒眾晨炊蔴食將攻城鉦鼓震動甫至近郊之龜湖

元兵三道就之奪其長梯鐵鉤因進攻領村拒以木棚不得入事聞益王承制遷楚材知建昌軍俾聚軍固再舉萬石匪其命楚材既失利且乏援衆多解去楚材爲人所執以獻郡遣錄事龔南良訊之曰汝何爲錯舉楚材抗聲曰不錯不府錄受宋官爵今乃爲敵用事還思身上緣袍自何而得吾一歸儒特爲忠義所激爲國出力事雖不成正不錯也南良語塞及吳淦爲江西制置斬楚材傳首諸邑

黃介字剛中分寧人朱福孫帥蜀介上攻守策福孫愛之以自隨錢真孫復辟入幕及與其孫別誦南八男兒死語語勉之後家居帥鄉民登龍安山保聚德祐元年元兵至營衆奔潰介堅守且射且詬而中六矢顧爲家僮陳力曰爾盡力勿走力曰主在死生同之介而頸中十三矢倚棚而死力亦死妻劉被掠子用忠中及壯

南宋書

卷五十九

求母四方逾十年得于京師以歸州里稱爲黃孝子云

蕭雷龍新城人判衢州元兵薄城下不降脫去還建昌復奔八閩未出境爲同安武人徐浚沖獲送縣權縣尹劉聖仲素與雷龍有怨殺之後聖仲北來泊舟小孤山有巨艦衝前建大旗書曰蕭知府兵繼見雷龍坐船上聖仲大呼有頃不見以驚死

贊曰沉軀止水碎首危城滿腹義雙眼分明江李陳汪古如存大異特異誠之其誠若穀靈忠不負學生烈烈死守同爲宋臣彼苟全者于世何名

南宋書列傳卷第五十一終

曹友聞等列傳第五十二

南宋書卷第六十

明錢士升增削許重熙贊

掃葉山房校刊

曹友聞附 陳寅 丁鶴

曹友聞字允叔彬十二世孫也少有大志與弟友諒不遠千里尋師紹定中辟天水軍教授時城已被圍單騎夜入糾民厲戰制使李璣檄守仙人關友聞身冒矢石爲士卒先兵退檄畢七方關元兵破七方入河州長驅入劔門友聞取間道至青陽關戰于白水江元兵入鳳州畧河池兵至城下友聞部分諸將各守一門偃旗伏旅戒士卒俟漸近鳴鼓張旗矢石並發又命王漢取間道出戰自尾其後制使上其功元兵至階州友聞引兵與諸軍會戰制使趙彥呐俾節制利帥司軍馬元兵入沔陽制使屯青野原被圍友聞曰青野爲蜀咽喉不可緩遣弟萬領兵直趨之制使奇萬之勇

南宋書

卷五十九

令督諸軍戰守友聞引精兵亦趨至原下夜半截戰圍遂得解元兵擣大安友聞登溪嶺手執五方旗指麾雨軍兵數萬突至遂進部將出戰又親帥帳兵及背鬼軍突出陣前友聞謂忠義總管陳庚劉當可曰敵必旋兵攻雞冠隘宜急援之既而果以步騎萬餘攻隘庚騎兵直前決戰當可將步兵左右翼並進王資又自隘出戰蹙血十餘里兵乃解去特授友聞四川安撫友聞引兵扼仙入關謀開元兵合西夏女真回回吐蕃渤海軍五十餘萬大至友聞語萬曰衆寡不敵豈容浪戰惟當乘高據險出奇匿伏以待之元兵入興元欲衝大安制使趙彥呐檄友聞控制大安保蜀口友聞馳書彥呐曰沔陽蜀之險要吾重兵在此敵有後顧之憂必不能越沔陽而入蜀大安地勢平曠無險可守正敵騎所長步兵所短況衆寡不敵豈可以平地控禦彥呐不以爲然一日持小牌來速

著七友聞議以為寡擊眾非乘夜出奇內外夾攻不可乃遣萬友諒引兵上雞冠隘多張旗幟示敵堅守友聞選精銳萬人夜渡江密往流溪設伏約敵至內以鳴鼓舉火為應元兵果至萬出逆戰矢石如雨萬身被數創令諸將舉烽火問帥精兵疾馳至隘下先遣統領劉虎帥敢死士五百人衝前軍前軍不動元兵伏三百騎道旁虎眾銜枚突戰會大風雨諸將請曰雨不止草澤深沒足宜俟少霽友聞斥曰敵知我兵在此緩必失機遂督兵齊進友聞入龍尾頭萬聞之五鼓出隘口與友聞自內出兩軍皆殊死戰血流二十里西軍素以綿裝代鐵甲經雨濡濕不利步圖黎明元兵益增乃以鐵騎四面圍繞友聞曰此殆天乎于是殺所乘馬以示必死戰愈厲與弟萬俱死軍盡沒元兵遂長驅入蜀秦軍人江世顯素服友聞威望常以名馬遺之還師過戰地嘆曰真男兒漢也祭

之事聞論曰節

卷之六

附錄

陳寅威之子紹定初知西和州西和極邊重地寅以書生義不辭難元兵攻城以降者為先驅寅草檄文諭之曰執旗鼓厲將士力戰晝夜數十合元兵伐木為攻具增兵至數十萬圍州城寅求援甚急制司遣劉銳陳瑒往救皆以路梗告寅望援兵不至顧其妻杜氏曰若速自為計杜曰安有生同君祿死不共主事者即登高臺自飲藥二子及婦俱死毋傍寅斂而焚之乃朝服登戰樓望關焚香號泣曰臣始謀守城為蜀藩籬城之不存臣死分也臣不負國再拜伏劍而死賓客同死者二十有八人一子後至亦欲自裁軍士抱持之曰不可使忠臣無後與俱縊城亦折足死制司以聞諡褒節推官賈子坤潼川人闔門死其孫純孝官朝散郎屋山師敗借妻女蹈海死

丁補成都制置使也嘉熙三年元兵詐壁宋將李顯忠之旗直趨成都補以為潰卒以旗榜招之既知其非領兵夜出城南迎戰死之從補者惟幕客楊大興大興死而復蘇補帥蜀為政寬大蜀人思之

張珪 附 王仙 密佑 附 米立

張珪字君玉鳳州人年十八從軍釣魚山累官都統制人號為四川越將寶祐末元兵圍合州珪堅守攻九月不能下景定初以珪為合守自余玠徙軍釣魚山城壁甚固珪外以兵護耕內教民墾田積粟米再期公私兼足德祐元年陞四川制使知重慶元兵圍重慶作浮梁三江中斷援兵自秋徂冬糧盡趙定應迎珪入重慶為制置程聰在重慶力主守城之議珪不知使出守程聰至郡快快不設備至是是被執張德潤以肩輿載聰歸語之曰君子鵬飛為

參政矣

卷之六

附錄

參政矣早晚可會聚也聰曰我執彼降非吾子也祥興二年元兵破重慶珪出薰風門與元將戰珪兵潰帳下韓忠顯夜開門降珪巷戰不支歸索燭飲左右匿燭乃以小舟載妻孥東走涪中道大恨斧其舟欲自沉舟人奪斧擲江中珪踴躍欲赴水家人挽持不得死明日元萬戶鐵木兒追及于涪執之至安西趙老菴珪乃解弓絃自經廁中從者焚其骨以瓦缶葬之王仙蜀都統也守涪州元兵攻圍無虛日勢孤援絕宋亡之二年城始破仙自刎斷其吭不殊以兩手自摘其首墜死趙立重慶人使蜀趙請將入援無以復命至涪自沉水死密佑廬州人咸淳十年為江西都統元兵至隆興劉槃嬰城自守制置黃萬石欲遣密佑不從乃調佑兵援槃未至隆興槃已降色而元帥提兵偪廬州佑逆之進賢坪兵來呼曰降乎佑曰降

也磨其兵突戰元兵圍之數重佑告其部曰今日死日也若力戰或有生理家咸憤厲自辰戰至日昃佑而中矢投之復戰又身被四矢三槍衆皆死僅餘數十人佑乃揮雙刀斫圍南走前渡橋馬踏板斷被執衆見其勇戒勿殺與歸隆興元帥曰壯士也欲降之終不屈嘗罵萬石爲賣國小人使我志不得伸又令佑子說之曰父死子安之佑斥曰汝行乞于市第云密都統子誰不憐汝也怕然解衣請刑遂死

米立淮人三世爲將江西制置王萬石署爲帳前都統制元兵界江西立迎戰于江坊被執行省遣萬石諭之曰吾官衙一牙牌寫不盡今亦降矣立曰侍郎國家大臣立一小卒耳何足道但三世食趙氏祿趙亡何以生爲立乃生擒之人與投降者不同萬石再三說之不屈遂遇害

南宋書

卷之十

四

楊葉山房

張順

張貴

附范天順

牛富

趙居誼

司馬夢求

楊葉山房

張順民兵部將也襄陽被圍五年出重賞募死士得三千求將得順與張貴俗呼順曰矮張貴曰竹園張俱智勇素爲諸將所服俾爲都統出令曰此行有死而已汝輩或非本心宜去母敗吾事人人感奮漢水方生發舟百艘稍進圍山下越二日進高頭港口結方陳各船置火槍火炮熾炭巨斧勁弩夜漏下三刻起可出江以紅燈爲識貴先登順殿之乘風破浪徑犯重圍至磨洪灘以上元軍舟師布滿江面無隙可入衆乘銳凡斷鐵鏈橫木數百轉戰百二十里黎明抵襄城下城中久絕援聞救至踴躍氣百倍及收軍獨失順越數日有浮屍遡流而上被介冑執弓矢直抵浮屍觀之順也身中四槍六箭怒氣如生諸軍驚以爲神結家斂葬張貴既抵襄襄帥呂文煥方留其守貴恃其驍勇欲還鄂乃募二

南宋書

卷之十

五

楊葉山房

士能伏水中數日不食使持蠟書赴鄂求援元兵增守益密水路連鎖數十里列撒星椿離魚蝦不得渡二人遇橋卽鋸斷之竟達鄂還報許發兵五千駐龍尾洲以助夾攻刻日既定乃別文煥東下鼎視所部軍泊登舟帳前一八亡去乃有過被捉者貴驚曰吾事泄矣亟行彼或未及知復不能銜枚隱跡乃舉炮鼓譟發舟乘夜順流斷紐破圍冒進衆皆辟易既出險地夜半天黑至小新城元兵邀擊以死拒戰沿岸東荻列炬火光燭天如白晝至勾林灘漸近龍尾洲遙望軍船旗幟紛披貴軍喜躍舉流星火示之軍船見火卽前迎及勢近欲合則來舟皆元兵也蓋鄂兵前二日以風水驚疑退屯三十里而元兵得逃卒之報據龍尾洲以逸待勞貴戰已困力不支見執卒不屈死之乃命降卒四人昇尸至襄令于城下曰識矮張乎此是也守陴者皆哭城中喪氣文煥斬四卒以貴附葬順家立雙廟祀之

范天順荆湖都統也襄陽受圍日久守戰及呂文煥出降天順縊死贈定江軍承宣使制曰賀蘭擁兵坐視睢陽之失李陵失節重爲隴土之差今有人焉得其死所可無褒恤以示寵緩范天順功烈雖卑忠義莫奪自均房泛舟之役克濟爲艱而襄樊坐甲之師益堅所守俄州刺史爲降將軍爾乃不屈自經可謂見危致命牛富羅邱人守樊城城破富率死士巷戰渴飲血水轉戰前遇民居燒絕街道身被重傷以頭觸柱赴火死諡忠烈

邊居誼隨人咸淳十年守新城元兵至呼曰邊都統急降又射勝檄入壁中居誼曰吾欲與呂參政語耳文煥問之以爲居誼降也馳馬至伏弩亂發中文煥者三并中其馬馬仆幾鉤得之衆換文煥以它馬走越二日總制黃順出降元將使順來招之居誼曰若

欲得新城耶吾誓以死守何可得也順又呼其部曲曲欲絕城
出居誼悉驅以入當門斬之文煥攻城賊附破侵漢樓火延燬
居民居誼度力不支走還第赴火死伯顏壯其勇購得其屍爐中
觀之

司馬夢求叙州人光之後母程及門夫死誓不他適夢求其族子
取以爲後咸淳末調江陵沙市監鎮沙市距城十五里南阻蜀江
北倚江陵地勢險固爲舟車之會恃水爲防德祐元年湖水忽涸
元兵橫過中道乘南風縱火都統程文亮逆戰制置高逢束手不
援文亮降夢求朝服望闕再拜自經死

馬堅 剛 張鎮 郭得遇 劉子萬 郭光萬

馬堅官昌人咸淳中知邑邑地接六詔安南傍通諸溪洞堅鎮撫
皆有條理諸峒皆上帳開邊陲晏然至元十四年平章阿里海牙
攻廣西堅發所部守靜江而自將三千人守嚴關元兵攻嚴關不
克乃以偏師八平樂過臨桂夾攻堅堅兵敗退保靜江平章使人
招降堅發弩射之攻三月堅夜不解甲前後百餘戰城東隅稍卑
元軍陽攻西門以精兵夜決水牯攻東門破外城堅守內城內城
又破堅率死士巷戰被執殺之斷其首猶握拳奮起立踰時始仆
靜江破邑守以城降獨堅部將龔鈴轄猶以二百五十人守月城
不下阿里海牙笑曰是何足攻圍之十餘日龔從壁上呼曰吾屬
饑不能出降初賜之食當聽命乃遣之牛數頭米數斛一部將開
門取歸復閉壁元軍乘高視之兵皆分米炊未熟生樹牛啖立盡
鳴角伐鼓諸將以爲出戰也甲以待變乃令所部擁一火炮然之
聲如雷霆震城皆崩烟氣漲天火熄入視之灰燼無遺矣

張鎮 孫南海人咸淳辛未廷對第一人先是童子時有言廣州宜

出狀元當是張姓人鎮孫曰安知非我耶臨唱日大雨識者以爲
不祥端宗航海廣州潰軍奉鎮孫爲帥帝舟次于惠州甲子門以
爲經畧制置使委以軍事將校盧震據衆暴橫鎮孫數其罪戮之
二年四月鎮孫復廣州元守將梁雄飛走韶州十一月元將塔出
會呂師夔合攻廣州城陷明年二月執鎮孫過大庾嶺道死同時
有王道夫者番禺人陳文龍榜進士衛王即位爲學士兵部尚書
與凌震各將兵相犄角敗于江山震降道夫不知所終

鄧得遇 邛州人知靜江府德祐二年移治蒼梧靜江破得遇朝服
南望拜辭書副紙云宋室忠臣鄧氏孝子不忍偷生寧甘溺死屈
公子平乃吾伴侶優哉悠哉吾得其所遂投南流江而死

劉子薦 安福人調撫州司錄有恩王應亨殺九者獄成矣子
薦疑而駁之俄烈風迅雷開獄戶殺人者貫孔曰馬汝能也獄遂
南宋書 卷六十一 列傳 楊業山房

白得免死者八人事聞頒諭天下之爲理官者改融州德祐二年
元兵至靜江馬堅遣子薦守城東門勢不支竟死之有王文政者
成蜀軍潰走靜江馬堅邀以同守城被執大詬不屈元軍斷其
舌以次剗刑之文政含胡叱咄比死不絕聲

鄧光薦 廬陵人舉進士贊文天祥勤王挈家入廣東遇賊闔門焚
死光薦官禮部侍郎宋亡投海者再不得死元將禮致舟中得歸
故山以沒 鎮孫以下四人皆補入

贊曰將士死綏乃其職分死即無成不隕厥問烈烈義漢必
以身殉爲宋表光千載猶動

南宋書列傳卷第五十二終

明錢士升增削許重熙贊

掃葉山房校刊

文天祥

附時實

趙希泊

趙孟頫

劉子俊

劉沐

文天祥字宋瑞吉水人美骨如玉顧盼煥然自為童子時見學官所祠鄉先生歐陽修楊邦乂胡銓像皆諡忠節慨然慕之曰沒不祖豆其間非夫也年二十舉進士時理宗在位久政理浸怠天祥策以法天不怠為對帝親拔為第一考官王應麟奏曰是卷古誼若龜鑑忠肝如鐵石臣敢為得人賀開慶初元兵至官軍董宋臣說上遷都天祥乞斬宋臣以一人除權直學士院賈似道稱病乞致仕以要君有詔不允天祥當制語皆諷似道時內制相承皆呈葉天祥不呈葉似道不樂使張志立劫能之天祥既數斥援錢若水例致仕時年三十七歲淳九年起為湖南提刑見故相江萬里萬里奇天祥志節語及國事慨然曰吾老矣世道之責其在君乎知贛州德祐初江上報急詔天下勤王天祥捧詔涕泣發都中豪傑并結溪峒蠻有眾萬人事聞召入衛其友止之曰是何異驅羣羊而搏猛虎天祥曰吾亦知其然也第國家愛育臣庶三百餘年一旦有急徵天下兵無一人一騎入關者吾深恨于此故不自量力而以身徇之忠臣義士將有聞風而起天祥性豪華平生自奉甚厚聲伎滿前至是痛自貶損盡以家貲為軍費每對賓客語及時事輒流涕撫几言曰樂人之樂者愛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天祥至臨安除知平江朝議方擢呂師孟為兵部尚書天祥陸辭言朝廷姑息牽制之意多奮發剛斷之義少乞斬師孟繫鼓以作將士之氣且言宋懲五季之亂削藩鎮建都邑一時雖足

以救尾大之弊然國亦以衰弱中原陸沉痛悔何及今宜分天下為四鎮建都督統御于其中以廣西益湖南而建閩于長沙以廣東益江西而建閩于龍興以福建益浙東而建閩于紹興以淮西益淮東而建閩于揚州實長沙取鄂隆興取贛黃紹興取江東揚州取兩淮使其地大力眾足以抗敵而吾民之豪傑者又伺間出於其中如此則敵不難却也時議以天祥論調遠不報元兵入常州天祥遣將朱華尹玉麻士龍與張全援常至廣橋士龍戰死朱華敗績玉以殘兵五百死戰箭集于背如蠅力屈遂被執元軍以挺擊之死餘兵猶夜戰殺人馬蔽田間無一降者賈明生還者四人全走歸元兵入獨松關陳宜中召天祥守餘杭明年正月除右丞相如軍中請和與元丞相伯顏抗論皇亭山丞相怒拘之北至鎮江天祥與其客杜洪十二人夜亡入真州苗再成出迎喜且泣苗再成

苗再成以兵足與復特二間小隙不能合從耳天祥問計再成曰今先約淮西兵趨建康彼必悉力以捍吾西兵指揮東諸將以通泰兵攻潯頭以高郵寶應淮安兵攻揚子橋皆沿江扼兵且日夜望我師至攻之即下合攻瓜步之三面吾自江中一面薄之瓜步既舉以東兵入京口西兵入金陵要衝歸路其大帥可坐致也天祥稱善即以書遣二制置遣使四出約結天祥未至時揚有脫歸兵言密遣一丞相入真州說降矣庭芝信之以為天祥來說降也使再成亟殺之再成不忍給天祥出相城轡以制司文示之閉之門外久之復遣二路分規天祥果說降者即殺之二路分與天祥語見其忠義亦不忍殺以兵二十人導之揚四鼓抵城下開候門者談制置司下令備文丞相甚急眾相顧吐舌乃東入海道遇兵伏環堵中得免然亦饑莫能起從樵者乞得餘糗糲行入板橋兵

又至衆走伏農徐中兵入索之執杜詩金應而大虞侯張慶矢中
曰身被二槍天祥偶不見獲許應解所懷金與卒獲免募一釋者
以黃荷天祥至高郵泛海至温州聞益王表立乃上表勸進至福
拜右丞相與宣中等議不合乃以都督出江西遂行收兵入汀州
至元十四年元兵入汀州天祥移漳州六月八日興國元將攻天祥
于興國追至空坑軍士皆潰天祥妻妾子女皆見執監軍趙時賞
生有與後兵問誰時賞曰我姓文家擒之天祥得逸收殘兵駐
南嶺十五年益王死衛王繼立加天祥信國公軍中疫起天祥子
與母皆死十一月趨南嶺元帥張宏範兵濟湖陽天祥方飯五坡
嶺衆不及戰皆頓首伏草莽天祥倉皇出走千王惟義前執之
天祥吞腦子不死鄒淵白殺杜詩破執死官屬士卒得脫空坑者
至是皆死鄒淵吉水人從天祥勤王起事者天祥至湖陽見宏範
南宋書 卷一百一十一 節義 節義山房
不拜宏範以客禮之與俱入厓山使爲書招張世傑天祥曰吾不
能扞父母乃教人叛父母乎乃書所過零丁洋詩與之其末有云
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宏範笑而置之厓山破軍中
置酒大會宏範曰國亡丞相忠孝盡矣能改心以事宋者事皇上
將不失爲宰相也天祥泣然出涕曰國亡不能救人臣死有餘罪
況敢二心乎宏範義之遣使護送至京天祥在道不食八日不死
即復食至燕館人俱張甚盛大祥不疑處坐達旦兵馬司設宰守
之元世祖求才南官王績翁言無如天祥者遂遣績翁諭旨天祥
曰國亡吾分一死矣倘緣寬假得以黃冠歸故鄉他日以方外備
顧問可也若違官之非直亡國之大夫不可與圖存舉其平生而
盡棄之將焉用我績翁欲令宋官謝昌元等十人請釋天祥爲道
士留夢炎不可曰天祥出復號召江南諸君子于何地事遂已

天祥在燕凡三年元世祖知天祥終不屈也與宰相議釋之有以
天祥起兵江西事爲言者遂不果釋十九年有閩僧言土星犯帝
座疑有變未幾中山狂人自稱宋王有兵千人欲取文丞相京城
亦有匿名書乃命遷宋帝及宋宗室于開平召天祥諭之天祥對
曰願賜之死足矣世祖不忍麾之退言者立贊從其請俄有詔使
止之天祥死矣臨刑殊從容曰吾事畢矣南向拜而死數日其妻
歐陽氏將其屍面如生年四十七其衣帶中有贊曰孔曰成仁孟
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
無愧
論曰天祥屢敗不振一事無成疑其起事之無用也敗不即
死轉轉苟延疑其戀生之太甚也當時王炎午有生祭天祥
文嘆其不早死而願其速死噫不然矣夫成敗天也忍敗以
希成人臣無已之念也一息尚存一息留未亡之忠義豈必
以死爲得生爲失哉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天下事未可知吾
憐其志而已
趙時賞累官知旌德縣德祐元年元軍至境時賞擁民兵捍戰有
功文天祥開都督府于南劍奏辟參議軍事提兵趨贛州復寧都
縣時賞風神明俊議論慷慨有策謀爲天祥所知及空坑之役兵
敗走吳溪爲追兵所執不屈死之時賞在軍中時見同列盛輜重
飾姬侍嘆曰軍行如春遊其能濟乎及被執見係繫它僚屬至者
時賞輒麾去云小小簽廳官爾執此何爲由是得脫者衆
趙希泊迓丞相賈似道出領廣東轉運使德祐元年制置使黃萬
石檄其勤王得遺卒數百道經贛陵郡守遂其軍遂與從子必向
避地贛州亂定歸里時袁守輩高孫希泊內姻也勉之內歎不能

屈文天祥兵敗以失言與必向俱被囚辭節愈厲家人饋食則碎
器覆諸地俱不食據榻而死時有趙孟頫者台州人臨安降與從
子由鑑懷太皇太后帛書詣益王復明州戰敗見獲不屈磔死方
元軍駐紮與福王與芮從子曰孟松謀舉兵事泄被執至臨安范
文虎詰其謀逆孟松詰曰賊臣負國厚恩其危社稷我帝室之胄
欲一刷宗廟之恥反更以爲逆乎文虎怒斬之過宋廟呼曰太祖
太宗列聖之靈在天何以使孟松至此都人莫不附淚既死雷電
晝晦者久之

劉子俊廬陵人少與文天祥同里閉相友善天祥開啓興國子俊
詣府計事及天祥兵敗子俊被執自認爲天祥適別隊執天祥至
相遇于途各爭眞實始得其實乃烹子俊

劉沐廬陵人天祥好奕與沐對奕窮思忘日夜以爲常天祥開府
南劍沐收部曲來會空坑兵敗被執父子同日死當時江西忠義
皆沐所號召云

陳繼周字碩卿寧都人咸淳十年詔徵勤王文天祥方守贛州即
日舉兵造繼周問計繼周慨然爲其言問里豪傑子弟與凡起兵
之處方畧甚詳于是留繼周幕中晝夜調度授繼周江西安撫司
準備差遣率賴士以從襲元兵于南柵門外殺傷相當質明猶戰
渴赴水死

登信安豐軍人文天祥開督府信詣天祥以義士千人付之信曰
此輩徒累人爾乃招淮士數千自隨然常快快曰有將無兵其如
彼何天祥自興國赴永豐元兵追其後信戰于方石嶺中數失傷
重不能戰自投崖石而死

何時字了翁樂安人天祥同年進士也知興國縣天祥起兵辟署

帥府機宜天祥入衛時分司吉州吉州陷時脫身歸鄉里天祥開
府南劍時起兵趨興國復崇仁縣元兵奄至兵敗削髮爲僧藏跡
嶺南賣卜自給變姓名自號堅白道人

張千載字毅夫廬陵人文丞相友也丞相赴北千載偕行至燕寓
於因所側近日餉之食凡三載潛造一槓天祥受刑後卽藏其首
尋訪其妻歐陽氏于俘虜中俾火其屍千載拾骨置棺并嶺南歸
付其家葬之次夕天祥見夢其子曰繩鉅未斷視之果有繩束
髮劉某紀其事贊其像曰閉居忽忽萬古咄咄天風慘然如動生
髮如何尋約亦念東蜀豈其英爽猶累形軀同時之人能不賴此
昔思其生今妬其死後天祥子仕元而卒有人刺之云地下修文
同父子人間讀史各君臣

陸秀夫
附劉鼎孫

陸秀夫字君實臨城人景定初李庭芝鎮淮南聞其名辟至幕中
時天下稱得士多者以淮南爲第一號小朝廷秀夫才思清麗一
時文人罕及性沈靜不苟求人知每寮吏至開賓主交懽秀夫獨
斂容無一語或時宴集府中坐樽俎間於莊終日未嘗少有希合
至察其事皆治庭芝益器之咸淳十年庭芝制置淮東擢參議官
德祐元年邊事急諸僚屬多亡者惟秀夫數人不去二王走温州
秀夫追從之使人召陳宜中張世傑等皆至遂相與立益王于福
州進簽書樞密院事宜中以秀夫久在兵間知軍務事每事諮訪
始行秀夫亦悉心贊之旋與宜中議不合宜中使言者劾罷之世
傑讓宜中曰此何時動以臺諫論人宜中惶恐亟召秀夫還時君
臣播越海濱庶事疎畧楊太妃垂簾與羣臣語猶自稱奴每時節

朝會秀夫儼然正笏立如治朝或時在行中凄然泣下以朝衣拭淚衣盡范左右無不悲慟者屬井澳風王以驚疾殂羣臣皆欲散去秀夫曰度宗皇帝一子尚在將焉用之古人有以一旅一成中興者今百官有司皆具士卒數萬天若未欲絕宋此豈不可為國耶乃與眾共立衛王時宜中往古城屢召不至乃以秀夫為左丞相與世傑共秉政時世傑駐兵江山秀夫外籌軍旅內調工役匆遽流離中猶日書大學章句以勸講祥興二年江山被秀夫走衛王舟世傑斷維去秀夫度不可脫乃伏劍驅妻于海即負王赴海死年四十四翰林學士劉鼎孫亦驢家屬并輜重沉海不死被執撈掠無完膚一夕得脫蹈海鼎孫字伯鎮江陵人方秀夫海上時記二王事為一書甚悉以授禮部侍郎鄧光薦曰君後死幸傳之其後厓山平光薦以其書還廬陵大德初光薦卒其書存亡無南宋書

卷六十一

補葉山房

謝枋得

附徐應鑣 陳奎 高應松

謝枋得字君直弋陽人觀書五行具下一覽終身不忘與人論古今治亂事必振聳抵几跳躍自奮以忠義自任徐霖稱其如驚鶴摩霄不可籠索寶祐中舉進士對策遂攻丞相董槐與宦官董宋臣吳潛宣撫江東西辟之枋得得民兵萬餘人守信州兵退朝廷嚴軍費幾至不免五年考試建康擢似道政事為問目言兵必至國必亡漕使陸景思銜之曰藥子似道坐居鄉不法起兵時冒破

科降錢且訕謗謫居興國軍教歸德祐元年呂文煥導元兵東下鄂黃斬安慶九江凡其親友部曲皆誘下之枋得與呂師襄善上書以一族保師襄可信乞分沿江諸屯兵以為鎮撫使使之行成願身至江州與文煥議從之會文煥北歸不及而以明年正月師襄為元徇定江東地枋得以兵逆之使前鋒呼曰謝提刑來呂軍射之矢及馬前枋得走入安仁調淮上張孝忠逆戰團湖坪孝忠中流矢死馬奔歸枋得坐敵樓見之曰馬歸孝忠敗矣遂奔信州師襄下安仁信州尋失枋得乃變姓名入建寧唐石山轉茶坂寓逆旅中曰麻衣躡屨東向而哭人不識以為被病也已而去賈卜建陽市中有來卜者惟取米展而已委以錢率謝不取其後人稍稍識之多延至其家使為弟子論學宋亡遂居閩中至元二十三年學士程文海薦宋臣二十二人以枋得為首辭不起又明年行南宋書

卷六十一

八

補葉山房

徐應鑣字巨翁江山人宋少主人燕三項生自餘人皆從行應

卷六十一

九

拈菜山形

五十餘人收葬。

私印

元生

女仁人少與謝

起

人前

以牽牛人也

二、

卷之五

兵部

八二

無史

縣所部才千餘

越

被執元帥

館留之逝去後

二五

山中自製

11

!

三

相正兵八

學

與焉從之

不謂一日

1

10

附 習 師 勇 蘇 劉 義

卷六十一
列傳

+

棉葉山房

焦汲道絕兵死

賊飲則嘔泄兵大困世傑率蘇劉義日大戰三月癸未宏範攻厓山世傑敗走衛王舟元兵薄中軍世傑乃斷維以十餘艦奪港去後還收兵厓山復欲奉楊太妃求趙氏後而立之俄颶風壞舟溺死平章山下

劉師勇廬州人姚昌復常州賈似道命師勇取呂城朝廷加師勇防禦使助書守常而以張彥守呂城元軍至彥見仇呂城失守常州勢益孤受圍數月援兵絕有羣鴉飛鳴進城眾惡為不祥俄而城陷師勇拔柵戰且行其弟馬墮墮躍不能出師勇舉手與訣而去淮軍數千人皆闕死有婦人伏積屍下問淮兵六人反背相挂殺敵百人乃殲師勇從二王至海上見時事不可為憂憤縱酒卒葬于鼓山

蘇劉義景炎初為檢校少保節度使主管殿前司公事累加開府儀同三司宜中之去劉義追之不及夜泊仙女灣大火集其舟延燒眾舟幾盡秀夫抱幼主死世傑劉義三十餘舟遁世傑出仙女澳得風八洋艤南恩之海陵山颶風大作世傑登柁樓祝天風愈甚墮水溺死諸將焚其屍兩骨葬赤坎村劉義出海洋為其下所殺次子景由以蔭直寶章閣宋亡後為縣小吏以寶章為名東陽黃潛邇近見之問以取名之義不對旁人曰此劉義之子潛嬰然將質以海上事故為不聞徑去

贊曰海上間關燕中羈旅有赫者臣同歸一死文豈黃冠謝非卜士夢炎作張幾誤終始抱土陸沉祝天張覆與宋俱亡千秋無詬 文陸傳精增張千載蘇劉義傳人

南宋書列傳卷第五十三終

馬章陳家等列傳第五十四

南宋書卷第六十二

明錢士升增訂許重熙贊

掃葉山房校刊

馬廷鸞 章鑑 陳宜中 家鉉翁

附張山翁 鄭思齊 謝翱 唐珏 汪元量

馬廷鸞字翔仲樂平人寶祐三年召試館職時外戚謝堂厲文翁內侍盧允升輩宋臣用事廷鸞試策大與時廷四年尤矯提舉史事辟為史館校勘初丁大全令浮梁雅慕廷鸞欲鉤致之不為動試策稍及大全及廷鸞當輪對大全私謂王持厚往囑馬廷鸞素厚持厚不虞其謀也密露大意持厚給曰君猶未改秩姑託疾為後嗣乎廷鸞曰此微臣千一之遭其何敢不力持厚以告大全又對殿門格不得見翌日以朱州劾罷開慶元年吳潛入相召為校書郎時大全黨多斥宋臣尚居中會日食與祿書省同入局因相與章疏潛以書告廷鸞曰諸公言事紛紛皆疑潛所喉聞館中又將論列校書宜無與以重吾過對曰公論也不敢避私嫌越數日宋臣竟坐謫時賈似道自江上還位望赫奕廷鸞未嘗親之輪對曰國于東南者楚越弱而有餘東晉王而不足乞過惡揚善以順天舉直錯枉以服民擢起居舍人時再召用宋臣廷鸞極言宋臣不可用帝從之度宗登極諸皆廷鸞所草咸淳五年進右丞相九年奉祠廷鸞每見文法密功賞稽遲將校不出死力于邊聞升辟稍越拘攣似道疑其異已驟堂吏以泄其憤及辭相位帝惻怛久之曰丞相勉為朕留廷鸞言臣死已無日恐不得再見君父然國事方殷疆圉孔棘天下安危人主不知國家利害臣不知軍前勝負列闕不知陛下與元老大臣惟懷永圖臣死且瞑曰頓首涕泣而退國亡後臥病家居又十七年而薨

章鑑字公秉分寧人咸淳末與王燭同拜丞相及元兵逼臨安鑑託故徑去遣使亟召還朝既至罷相與祠殿帥韓震之死鑑明震無他御史王應麟謂震有逆謀鑑曲庇之坐削一官放歸田里後有告鑑家匿寶璽者霜晨鑑方擁衾臥兵士至大索其室惟飲饌貯一玉杯餘無一物人頗嘆其清約鑑在朝日號寬厚然與人多許可士大夫目為滿朝惟云國亡後潛居草野人莫知之陳宜中字與權永嘉人少甚貧性特俊拔有賈人推其生時以為當大權以女妻之寶祐中丁大全在臺橫甚宜中與黃鏞等六人上書攻之大全怒謫宜中建昌軍司業率十二齋生冠帶送之橋門之外大全益怒立碑學中戒諸生勿妄議國政由是士論翕然稱之號為六君子大全既死丞相吳潛奏還之有詔六人皆免省試令赴景定三年廷試而宜中第二人德祐二年似道喪師蕪湖乃以宜中知樞密院已而翁應龍自軍中歸宜中問似道所在應龍以不知對宜中以為似道已死即上疏乞正似道誤國之罪似道行時以所親信韓震總禁兵人有言震欲以兵劫遷者宜中召震計事伏壯士袖鐵椎擊殺之以示不黨于似道時有丞相章鑑有遺詔以王燭為左丞相拜宜中右丞相燭還朝論事即與宜中不合會留夢炎自湖南入朝乃以宜中為左丞相夢炎為右丞相燭即目僦民居以丞相府讓宜中宜中上疏以為一辭一受何以解天下之譏亦去遣使留之時命張世傑四道進帥燭請以一丞相建開吳門以護諸將不然則已請行宜中愧始與夢炎上疏乞行邊事世傑兵果敗于焦山燭奏言事無重于兵比者六月出師諸將無統臣豈不知吳門距京不遠而必為此請者蓋大敵在境非陛下親將則大臣開督今世傑以諸將心力不一而敗不知

卷之二十二

宋史

國家尚堪幾敗耶臣既不得其職乞罷免京學生伏闕上書數宜中過失其畧以為趙潛趙與鑑皆棄城遁宜中乃借使過之說以報私恩令孤傑潛說友皆以城降乃受其包苴而為之羽翼文天祥率兵勤王信讓而沮撓之似道喪師誤國陽請致罰而陰祐之元兵薄國門勤王之師乃留之京城而不遣宰相當出督而畏縮猶豫第令集議而不行呂師夔狼子野心而使之通好乞盟張世傑步兵而用之于水劉師勇水兵而用之于步授指失宜因以敗事臣恐誤國不止于一似道也書上宜中竟去其後龍燭太皇太后自為書遺其母楊使勉諭之宜中始造朝命發京城民為兵民年十五以上者皆籍之入皆以為笑十一月遣張全援常州全不發一矢奔還文天祥請誅全宜中釋不問兵薄獨松關都邑望風皆遁宜中遣使如軍中請和不得即率羣臣入宮請遷都太皇太后不可宜中痛哭請之太皇太后乃命裝俟升車給百官路費銀及暮宜中不入太皇太后怒曰吾初不欲遷而大臣數以為請顧欺我耶脫簪珥擲之地遂閉閣羣臣求內引皆不納蓋宜中實以明日遷倉卒奏陳失審耳元丞相伯顏將兵阜寧山宜中皆遁益王立復以為左相并澳之敗宜中欲奉王走占城乃先如占城諭意度事不可為遂不反至元十九年元兵伐占城宜中走暹後沒于暹宜中少為縣學生其父為吏受賊當獄宜中上書溫守魏克懃請貸之克懃卒寘之法後宜中為浙西提刑克懃郊迎宜中報禮不書銜亦云部下民陳某克懃皇恐不敢受宜中陽禮之而陰撫其過無所得後克懃發寶德生冒借官木事忤似道廢罷家居宜中乃極言克懃居鄉不法事似道令章鑑劾之貶嚴州克懃之死宜中瘞之為多

卷之二十二

宋史

家鉉翁眉州人知常州政譽翕然拜簽書樞密院事元兵次近郊丞相吳堅賈餘慶檄告天下守令以賊降鉉翁獨不署元帥遣使至欲加縛鉉翁曰中書省無縛執政之理堅奉表祈請於元以鉉翁介之禮成不得命留館中聞宋亡旦夕哭泣不食飲者數月元以其節高欲官之鉉翁力拒宋三宮北遷鉉翁率故臣迎謁伏地流涕頓首謝奉使無狀無以存國文天祥女弟生兄故繫奚官鉉翁傾橐中裝贖出之以歸其兄壁鉉翁狀貌奇偉身長七尺被服儼雅其學邃于春秋改館河間以春秋教授弟子數為諸生談宋故事及宋興亡之故或流涕太息元成宗即位放還賜號處士錫資金幣皆辭不受又數年以壽終

張山翁字君壽普州人德祐元年為荆湖宣撫司幹官鄂守張宴然議納款山翁以書議之晏然既降山翁被執軍前諭曰昔降不

失作顯官山翁酬對不屈行省官賈思貞義之貨不殺後居黃鵠山聚徒教授而終

鄭思肖連江人為上舍嘗叩關上疏犯新禁眾爭曰之遂變今名字所南義不忘趙北面也德祐二年作臣子盟檄四年作後盟檄分其字而九九錯綜書之託其名曰久久書心誓盡之隱居吳中一室蕭然坐必向南歲時伏臘望南野哭而再拜乃返人莫識焉誓不與朝客交或于朋友坐見有北音者即引去士畫墨蘭不妄與人邑宰求之不得以賦役脅取思肖曰田可奪蘭不可畫畫自寫一幅長丈餘題云純是君子絕無小人深山之中以天為春又題寒菊云禦寒不藉水為命去國自同金鑄心自哀其詩名曰心史沉之井中

謝翱字皋羽浦城人家故瀛于財咸淳中試進士不第落卯潭泉

文丞相開府延平朝長掛軍門遂參軍事天祥被執翱匿民間集影行浙水東逢山川池榭雲嵐草木與所故迹則徘徊顧盼失聲哭勾越多闕閱舊家翱遊其間莫知為天祥客也登子陵臺設天祥主荒亭隅拜伏酬酒號慟以竹如意擊石作楚歌招之曰魂朝往兮何極莫來歸兮關水黑化為朱烏兮有味焉食歌闌竹石俱碎遊鴈山蛟門沃洲所至即造遊錄持以誇人若歲七寶歸者游倦輒憩浦陽及睦之白雲村依隱者方鳳吳思齊吟詩不輟翱常以朋友道喪盡吳越無掛劍者思合同志氏名作許劍錄嘗感唐王事作冬青樹引語極酸苦讀者酒泣及居錢塘病革語其妻劉曰必歸骨于許劍之地鳳等聞訃迄如其言葬于陵臺南以文榮殉翱自號唏髮子有唏髮集思齊攝嘉興永論買似道母喪不宜賜卹簿未亡自賜號全歸子

唐珏字玉潛山陰人家貧聚徒授經歲戍寅浮屠楊璉真卿師徒役頗蕭山發趙氏諸陵攫珠玉桺棄骨草莽珏痛憤亟貨家具得白金若干為酒食陰召諸惡少享于家酒酣珏泣請曰君不忍陵寢之暴已造石函六刻紀年一字為號欲隨號收殮之眾皆諾中一人曰此義事也萬一事露奈何珏曰吾等之矣今四郊多暴骨取窺以易誰復知之乃復黃絹為囊分委而散遣夜往收貯詰旦事畢來集出金帛酬戒勿泄越七日浮屠下令哀陵骨雜牛馬枯幣中築塔壓之名曰鎮南不知陵骨之猶存也珏以石函埋蘭亭山後上種冬青樹為識作冬青行曰冬青花不可折南風吹涼積香雪遙遙翠蓋萬年枝上有鳳巢下龍穴君不見犬之年羊之月霹靂一聲天地裂亡何汴人袁俊招為子師曰先生義士哉環讓不及也為買田宅居之德興羅有開傳其事又林德陽字景機

太學生當諸陵發時故為丐者背竹籬手持竹夾遇物即收鑄銀作小牌賄番僧得高孝兩朝骨歸葬東嘉其詩曰一坏未築珠宮土雙匣親傳竺國經只有東風知此意年年杜宇哭冬青遂昌鄭元祐紀之又周草窓所記發陵事先發寧理度楊后四陵取寶玉極多理宗之屍如生倒懸屍樹間瀝取水銀三日竟失其首復發徽欽高孝光五帝孟章吳謝四后陵徽正有朽木一段欽有木燈檠一枚而已高骨變化盡孝餘項骨小片陵使羅銳守陵不去事竟製衣收斂悉從火化人皆義之

汪元量字大有錢塘人以善琴出入宋宮按臨安不守太后嬪御北行汪從之留宿蘭門數年文丞相被執在獄汪謁勉丞相必以忠孝白天下元世祖命奏琴賜為黃冠師南歸故幼主瀛國公故福王平原公故相吳堅留夢炎參政家鉉翁文及翁宮人王昭儀南來書

卷六十二

六

掃葉山房

等分韻賦詩餞行有水雲詩一卷多紀國亡事親見蒼黃歸附展轉北行元帝后賜三宮燕養宋宮人分嫁北匠有種種悲嘆其酬王昭儀及平原公第夜宴謝太后挽詩尤凄絕故相馬廷鸞章鑑謝枋得成序曰詩史後往來匡廬彭蠡之間人莫測其去留之蹟論曰人臣當國事已危之日力不為之挽回雖有忠心無可如何迫其公也託身隱遯其志亦可憐矣身沒之日固故國之純臣也廷鸞鑑守正于立朝埋名于在野宜中拮据無用流離自苦鉉翁播越羈囚隱淪草莽要歸潔其身矣若乃唐鄭謝汪各行其志一貞不辱匹夫不可奪君子哉若人乎贊曰江河非是逸性長往微甘可食鹿遊是上降辱既免高尚足元不負故國乃心葵向道就虛全可嗟可仰

元量前史
無今增人

終卷

儒林文苑傳第五十五

南宋書卷第六十三

明錢士升增削許重熙贊

掃葉山房校刊

儒林

洪興祖 高開 程大昌 郭雍 方慈 陳源
王庭珪 陳師道 曾伯可 何夢桂 方逢辰
吳玠 王過 陳淳 熊禾 何夢桂 方逢辰
鄭君老

宋世尚儒凡在仕之士無不儒者而南宋尤盛顯立道學之名以相標榜高冠大袖雲會有司曰儒者名教也正心誠意之言立朝非此無以致君行郡非此無以善俗至于黨禁愈嚴趨向愈篤青雲之附大約程朱二門為多求其專家註疏各守師說有功上國悟者其人亦有數焉列之為儒林傳

其與祖字慶善丹陽人登政和上舍第高宗召試授秘書省正字

南來書

卷六十三

掃葉山房

紹興四年為駕部郎官上疏具言朝廷紀綱之失為時宰所惡起知廣德軍視水原為陂塘六百餘所民無旱憂一新學舍因定從祀自十哲曾子而下七十有一人又列先儒左邱明而下二十有六人曾作程瑀論語解序言者希秦檜旨切其怨望遂編管昭州卒年六十六明年詔復其官直敷文閣與祖好古博學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去書者老莊本旨周易通義繫辭要旨古文孝經序贊離騷楚詞考異行于世

高開字抑崇鄞縣人紹興初以上舍選賜進士第歷官權禮部員外郎面對言春秋之法莫大于正名今樞密院號本兵柄而諸路軍馬盡屬都督是朝廷兵柄自分為二又周六卿其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官屬尤得專達今一切拘以文法故廟堂之事益繁而省曹官屬乃與胥吏無異且祖宗時監察御史許言事今則名為臺

官實無言貴此皆名之未正也為國子司業時與大學條具其法以六經語孟義為一場詩賦次之子史論又次之時務策又次之新學成開奏補試者六千人且乞臨雍于是帝幸太學泰壇執經閱講易泰卦賜三品服胡安國至京師訪士于時以閱為首稱除禮部侍郎帝因問張九成安否檢閱薦之中丞李文會承檜旨勅開出知筠州不赴卒初泰榘嘗請婚開辭之有春秋集傳行于世

程大昌字泰之休寧人紹興中第進士獻十論孝宗即位遷著作郎言去歲完顏亮入邊無一士死守而兵將至今策勳未已惟李寶捷膠西虞允文戰采石實屠亮之階今寶捷與允文守喪此公論所不平也帝稱善徙江西轉運副使大昌曰可以興利去害行吾志矣清江縣舊有二堰歲歲淹水患大昌乃復其舊名為祕書

少監帝勞之曰卿脫所簡記監司若人人如卿朕何憂累遷權吏部尚書會行中外更迭之制紹熙五年請老卒年七十三諡文簡大昌為學于古今事靡不考究有禹貢論易原雍錄易老通言攷古編演繁露北邊備對行于世

郭雍字子和河南人傳其父忠孝易學隱居峽州號曰雲先生孝宗時旌召不起賜號冲晦處士命峽州歲時存問後更願正先生遺官問所欲言備錄繳進時年八十三矣淳熙初學者集二程張載游酢楊時及雍父子凡七家為大易粹言行世

方慤字性大桐廬人父死廬于墓三年喪畢猶不肯歸置思註禮記集解行王儀儀之序政和三年領鄉薦遊上庠進其集解于朝賜上舍釋褐學者宗之家置萬卷書堂雖老手不釋卷後陳端為禮記集說多引慈言以下皆增入

陳端都昌人號雲住潛心禮學所著有禮記集說

王庭珪安福人貢太學以詩送吳鉉坐謫謫流夜郎帥長因視之庭珪自若孝宗初召對詔曰然者儒學有直節除國子主簿不就乾道間再召對又召對內庭齋拜跪禮賜坐勢問其固乞歸詔曰年九十而行義益固除直敷文閣所著有盧溪集易解六經講義初詩獄典守命收之一擇曰王君剛介一紙名之即至耳守不獲捕卒突入其家庭珪談笑就逮家四壁立惟易解餘編卒疑為貨挈去庭珪嘆曰天危吾書

陳德一連江人即仕連江太守死之日家無餘財惟易傳發微書板

唐仲友字與政金華人父堯臣為侍御史以直言忤仲友博極奇書登紹興進士第累官判建康府論時政上納其言知台州興利除害政聲翕然俄為姦民所訟朱熹提舉力劾罷之主管武夷山

冲道觀開席受徒學者雲集所著有六經解諸史精義前現吳縣人隱居不仕以義理之學淑人精于易學所著有大易會要周易集說陰符經解

郭緒浦城人窮康節象數學兼取揚雄列山易以章會統名易春秋

葉秀發金華人師事呂祖謙唐仲友明性理之學擢慶元進士第子從學者歲數百人嘗著論評議以誨弟子且曰義理無窮倘一切沿襲舊說吾心終無所得若欲見諸行事是猶假他人之器以為用川且不便况欲假人乎時樓鑰袁燾輩皆與之交而楊簡問難猶切每至日昃忘食後知休寧高郵皆有善政

翩翩小兒較長短哉請祠而歸築室于大人峯下乾道間朱熹陸九淵輩高談性命關功利陳亮獨謂不然以性命之微子貢不得聞後生豈盡可語上者儼是亮言倡羣儒師服之亮再下詔獄偏周旋于萬死一生中人多義之所著有隨類錄二百卷首論六經功用

曾民瞻永豐人爲南昌尉以郡之器漏有差用法更定遂範金爲壺刻木如箭壺後置兩盆一斛壺之水資于盆盆水資于斛其一注水則爲銅蚪張口吐之箭之傍爲二木偶左者畫司刻夜司點其前設錢板每一刻一點則擊板以告右者畫司辰夜司更其前設銅鉦每一辰一更則鳴鉦以告又爲二木圖其一用木薦以測暑影其一用水轉之以法天運制作精密自得古人所未至書傳于世

南宋

朱熹

四

朱熹

魯伯能安吉人博學強記九歲通五經日誦萬言家貧嘗乘月達旦歷官夔州太守有文集三百餘卷

饒魯字仲元號雙峯廣信人朱熹弟子寶祐二年詔布衣魯不事科舉一意經學授饒州教授

輔廣字漢卿號潛菴崇德人師事呂祖謙朱熹隱居語溪以著書爲務有慶源詩經說學者稱傳貽先生

方逢辰淳安人進士第一累官侍郎國史修撰賈似道秉政上書詆之遂去官授徒講學所著有孝經解易外傳尚書釋傳大學中庸註釋人稱蛟峯先生

吳翀王遇陳淳皆龍溪人鄉領鄉薦二薦不仕稱省齋遇進士官郎中著論孟講義稱東淵淳淳守節時從朱熹游以吾道處之所著論語學庸口義禮詩詳講八稱北溪先生

苦論語學庸口義禮詩詳講八稱北溪先生

熊禾建陽人寧武司戶宋亡不仕著易講書說輯翰墨全書何夢桂淳安人御史宋亡不仕著易衍中庸致用

尹起莘遂昌人隱居不仕著綱目發明五十卷劉有益永新人宋亡卜築萬山間著綱目書法

鄭君老長溪人咸淳進士連丁內外艱未起而宋祚已終喪亂之後學守爲固鄉人師之謚曰靖節先生所著有五經解疑梅壑集贊曰孔門聖宗游張分緒程朱開學各有承著專門旁悟精疎殊故爲一代儒淵源以附

文苑

陳與義 陳克 曾紆 韓子 張即之 王 韓 康與之 朱世文章大家歸之歐蘇曾王而一時振起神哲兩朝得人爲盛其他卑敗小詞翰墨丹青亦有傑出流輩聲高藝林者南渡而後

京然亦 道學求其爲能言之士鬱然文采表見雖未能比美東陳與義字去非洛人上舍甲科歷太學博士高宗南遷避亂襄漢轉湖湘踰嶺嶠紹興中累官翰林學士知制誥至參知政事子祠卒容狀儼恪不妄言笑薦士于朝退未嘗以語人長于詩體物萬

陳克字子高天台人呂祖師建康韓爲參謀葉夢得以書唁之曰呂安老無濟變之才于高文士非才士也是行也危哉克有赤城詞一卷

曾紆字公張丞相子宣之子代父撰景靈西宮碑天下傳誦爲宋大典建炎後直寶文閣至中奉大大有新詞播于樂府號空青集子字惇字微父丞相承亦以詞名又張掄字材父詞多應制之作

子惇字微父丞相承亦以詞名又張掄字材父詞多應制之作

子惇字微父丞相承亦以詞名又張掄字材父詞多應制之作

子惇字微父丞相承亦以詞名又張掄字材父詞多應制之作

子惇字微父丞相承亦以詞名又張掄字材父詞多應制之作

張即之字溫夫參知政事孝伯之子進士歷司農丞知嘉興引年告老授直祕閣致仕即之工翰墨金人尤寶之

王綱字唐公審琦五世孫建炎中為御史中丞扈從南渡拜參知政事丐祠御書霖雨思賢佐一聯賜之仕宦二十年無寸楮可居萬崑山惠嚴僧舍蕭然一室無他嗜好惟讀書為樂其寢疾也家人欲炙艾綱曰時至即行留連無益卒之前一日書戊戌示左右及屬續果戊戌也其前知如此所著有內外制奏議進讀事實論語解孝經解羣史編內外典錄

康與之字伯可高宗駐維揚與之上中興十策一請六軍編素二請移蹕關中號召兩河三請削去常制選天下英俊日侍以講利病四請河北未陷州郡詔土人自相擇帥各保鄉社滑州置留守通號令五請剛內侍及有司冗員六請大赦與民更始七請避敵

南來首領當待之以將帥八請增保甲之法團結九請講求淮江運道十請詩天下直言便宜宰相汪黃不能聽用人皆屈之厥後秦僧當國擢為臺郎慈寧歸養兩宮燕樂與之專應制為歌詞謔艷粉飾聲名掃地人比之柳耆卿周美成云梅死與之亦貶尋卒羅椿字永年廬陵人清貧入骨一介不取有李方叔謝無逸風累舉于禮部不第楊萬里以詩送之云誰遣文章太驚俗何緣場屋不遺才慶元初萬里與朱熹同召萬里力辭椿寄詩云苦辭君命驚凡子清對梅花更與誰萬里亟稱之

劉過字改之泰和人號龍洲道人以詩俠名湖海間辛棄疾帥浙東過謁之門者不納辛力歎朱嘉張杖飲羊羹過喧譁于門辛怒未張曰才士也試納之過寒甚乞厄酒餘瀝流胸前辛即命以流字為韻過吟云拔毫已付管城子爛首曾封關內侯死後不知身

外物也隨樽酒伴風流辛喜折氣岸與交周必大聞其名欲客之門下不就辛守京口大雪宴佐多景樓以難字限韻過詩云功名有分平吳易貧賤無交訪戴難嘗叩關上書請光宗過宮聲重一時落魄無所遇合卒于崑山

劉辰翁廬陵人少舉進士下大全驟用辰翁對策有嚴君子小人朋黨論被斥江萬里薦辰翁學宜史館除臨安教授遷太子博士朱亡托方外以自詭所著有須溪文集子尚友錄其學父子成一家言

王伯芻廬陵人喜藏書六經諸史時時校雠旁及釋老多覽成誦於前言系次行能必推見本末家故貧恃文自資恥隨交游為利楊萬里稱為淮海文士謝謬湯邦彥劉清之皆推其文雅自號牛齋所著有史法雜著五代詠史詩

龔開字聖子淮陰人宋亡不仕家益貧賓客造訪至無几席一子名浚每俯伏榻上就背接紙作唐馬圖甚工出以易金嘗為文天祥陸秀夫立傳人謂有班史之筆

贊曰道學既盛無取文史下筆成章非闕窮理麗澤雕蔚各有殊致墨翰所貴以光君子

南宋書列傳卷第五十五終

循吏傳第五十六

明錢士升增削許重熙贊

南宋書卷第六十四
掃葉山房校刊

循吏傳

趙汝儼 許子良 鄭翰 邱未 莊士 張瑄 黃瑒
石路

夫親民善職莫切于守令然必太平之世公卿司牧各竭其於爾
位能使內外匪懈百姓寬息故臨事即事而用彰晚歲政務
繁急即有召父杜母亦難乎其為仁矣舊史其來而後遂
無一人豈其時無表著乎抑有而不見乎抑其名顯者則之焉
趙汝儼字唐卿宗室居晉江紹興初與父善新弟汝儼同舉進士
郡守表里曰三秀通判德慶府築堤障晉康江上旱潮江之田
向為溺遂稱上腴改知賓州築城覆之以屋居民舊江汝儼整七
井故城中民便之

南宋書

卷六十四

許子良東陽人嘉熙進士年已五十餘矣歷知台州弊蠹相仍負
上供錢三百餘萬子良節縮繁費謝去所宜得者居半載郡計裕
如子良聽訟據案與兩造相爾汝情既得即決遣之同僚與吏無
所容其私皆畏忌之吏白每歲以錢折米三萬斛子良不許禁卒
有不便者嗾其毆獄吏者以撼之且相與出危言子良即委印去
子良性清介不同流俗尚風義赴急扶顛斧鉞在前弗顧好面折
人過其襟夷坦然無纖芥含茹遺忘謫官後為賈似道所稱人遂
少之

鄭翰字景行德化人嘉泰壬戌進士尉保昌獲盜不肯論贊曰人
命可易官乎為龍南令邑上鄉鄰山峒民舊不輸稅一日數十人
長槍繫錢而至更驚怪詰之曰間有好長官願為王民秩終民遮

留之改知開城令盜發
者邱未字少潛常熟人紹興中知海鹽縣興起學宮築捍海堤二十

里民有宿逋盡檢縣義餘代輸之郡有獄獄一時平反守議賞輒
辭民德其政爭先立碣遷將作承知台州不赴王萬稱其天資素
高才足以運慮足以謀明足以察

莊王惠安人尉永嘉鹽寇掠境王曰白郡待命則緩亟發兵擒俘
之郡守楊簡惡其不先白欲處以軍法王直立不動曰尉能權以
濟事不賞則已何誅焉簡意解同僚抑使謝王不肯拂衣去

張瑄字子律真寧人父為岳飛將有功瑄以材選攝信豐令俗悍
輸賦不時瑄行鄉中憫僧舍招其鄉人父老從容論之皆踴躍如
約守洪邁異其能薦之調潭州司理府師林栗臨事剛果有榜于

南宋書

卷六十四

掃葉山房

州門瑄得一人手書蓋苦提轄官橫而為此以激帥怒者果怒欲
誅之瑄力爭曰帥所以屬欲得情也得情而失信有司不復可轄
獄矣栗為霽威提點馬大同強果自信瑄每事爭之輒得從每自
事姓名歲月及事之名數曲折皆成誦在口馬大同強記一條驗
之贖皆合馬乃嘆服知奉新縣營田賦最薄營于民比舊增稅已
復命折緡錢民破家不能輸瑄力請不聽棄官以爭帥乃奏獨知
嘉興府中貴人殖產于崇德而役不父瑄如法役之一郡稱快未
幾去郡郡人錢收以書抵京貴曰張公去郡吾鄉士民福薄耳
黃瑒紹興中知永春縣寇亂剽掠之餘首獨宿負民有業去稅存
者悉歸正之輸賦後期則揭其姓名于市期日而至豪強侵刻細
民必窮治之不少貸所聽斷發摘隱伏如神公廉強介吏不能欺
而民不忍欺

石路字子重會稽人乾道間知龍溪吏以財賈請借民租豁不許但日治稅簿凡民逃絕而田入見戶及鬻產而不能更其籍者正之又謹視其出納不使更得容奸闕市之征亦捐其數學校久廢熟請賢師掌教事而時臨之士始知學而民俗亦變遠鄉有據險自豪十年不輸賦者皆斂手聽命民有獄上府府吏邀賂欲致之死熟請自對獄乃已民服其德化及代去民畫像祀之

贊曰職稱求牧治尚京解去芳除蠹仁明簡嚴惠其民信德流頌傳宋有若人無系循賢

隋吏

林復 趙希漢

游吉有言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當法政廢弛之日有人焉刑罰敎法使姦究知畏不寒而慄即有過當未必非秋肅之令也

南宋書 卷之十四 補遺

三

補遺山房

林復括蒼人險隘忍酷器不容物紹熙中為臨安推官有告文思院常某職墨朝廷下之臨安獄不承上疑尹有私復請代尹訊鞠煨煉成罪常流海外賊劫之以無物被殺復以能遷官數年出知惠州有訴復在郡日以戲殺人有旨逮問就鞠于寺中復請與家人訣別既入室飲藥酒流血滿地視之死矣因以其死報命越三日薨亡命八廣竟佚其罰

趙希漢邵武人嘗從朱熹學舉進士知福清清正有畧舉趙廣漢以鉤鉅得事情吏民銖兩奸欺皆知之犯法者公卿子弟不貸願以酷聞人人側足而立道不拾遺稱趙閭羅

贊曰濟寬非虐禁姦用殺得已可弛太甚則劇冠虎屠伯死如可作眾所畏攝何必諱惡

獨行方技逸民傳第五十七

南宋書卷第六十五

明錢士升增削許重熙贊

掃葉山房校刊

獨行

龔明之 翁蒙之 趙廣

龔明之崑山人事祖母至孝父母歿京師去家千里貧不能歸有勸其旅瘞及火燼以骨歸者明之不肯艱苦萬狀必以輓歸南渡後已老或勸其減年就仕不從李衡以諫去國介德絕人獨以兄事明之時人目為二老

翁蒙之崇安人為常山尉故相趙鼎死朱崖郡將章傑希秦檜旨檄蒙之護其喪私囑其搜趙平日往來簡札蒙之伴許諾密告趙先焚之翌日往以無所得告傑怒誣貶之

趙廣合肥人本李伯時小史日侍伯時遂善廣尤工作馬建炎中陷金或使圖所擄婦人廣不肯脅以白刃不從遂斷右手拇指遺去廣畫實用左手亂定惟畫觀音大士

南宋書 卷之十五 補遺

掃葉山房

贊曰行有所至惟誠則契不學而能匹夫可志一事之微亦足表世

方技

許公言 康庶 皇甫坦 王克明

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若夫幽贊于神明遂知來物雖聖人亦所必尚蓋易之末流其緒本非一端然亦因人而精舍用而神得之為術士失之為怪民不可盡信不可盡無也南宋方士少見所知名者惟占其醫因舊史之所述而增廣焉

許公言者不知何人能以藥為黃金有小爐高不盈尺以少藥物就掌中調之納火中須臾成精金宗室趙子冲喜延道流公言就

康庶字達先龍溪人通邵氏數學善觀天文占休咎隱居山中一日題于壁間曰某日太守至及期果至某質士者皆預知其數又嘗謂人曰朝廷有變光宗遺詔果至又曰庚午鄉里不薦士其年場屋停

皇前坦來江人善醫高宗召見問何以治身坦曰心無爲則身安

天下治問以長上久視之術坦曰丹經萬卷不如守一帝書清靜二字以名其卷

王克明樂平人以醫名乾道間魏妻痿十年不起施鍼而返其步履廬守王安道風際不語旬日克明熾炭燒地洒藥置安道于卽蘇又愈金使黑鹿谷垂死之疾名聞北方在張子蓋軍中活甯王之疫者萬人好俠尚義常赴人千里之急累仕翰林醫痊局

何中立胸山人號莎衣道人來平江乞食于市夜止大廣觀問休咎輒奇中孝宗在位夢有莎衣跣哭來弔問之曰臣蘇人也寤以語中官月餘成恭后崩比莊文沒中官因言臣聞蘇有何姓者類夢中人帝驚召之不至帝念恢復大計且后位久虛乃焚香默祈遣官致齋不言所以道人見之掉頭曰有中國卽有外夷有日卽有月趨之去帝賜號通神先生又遣中官問中原事道人授紙筆

口誦後頗驗慶元中卒道人耐寒暑啖肉至十餘斤獨不飲酒先一日取寄衣于郭氏端坐而逝前兩夜見夢于太皇太后求衣賜衣至遂易之以瘞

孫守榮富陽人瞽目自號富春子吹笛市中人初不與也寶慶初遊吳興聞樵樓鼓角聲驚曰旦夕有變上人當有典郡者越兩月潘丙作亂王元春以告變功典郡由是富春子名大譟士大夫咸詢履歷守榮不盡答私謂人曰吾以音推諸朝紳宋祿其殆終乎贊曰一技一藝似仙似神或爲理測或爲術精不占後效孰徵前靈乎不語怪聊以存名

逸民

游茲徐俊
 王鼎翁
 張潤之
 陳存香
 蘇序
 天民
 沈仲
 沈伯
 吳若
 蘇雲卿
 南安翁

南宋書

卷十五 連長

三

精製山房

范史以高尚爲逸民蓋取潁陽孤竹之美後世情僞不一出處無常或貽誚于北山或取譏於匡右捷徑示羞亮隱招賤俱無取焉至魏公自文引重于東湖未必實有其人也若乃楊可世姚平仲之徒一跌不振遂不復露影人間是眞可羨爾卿輯前史所不載者著之篇云

褚承亮字茂先眞定人有文名爲蘇軾稱賞宣和五年秋應鄉試第一明年登第調易州戶曹未任金師南下破眞定籍境內進士試安國寺承亮匿不出金帥知其才押付與諸生對策策問上尊無道少帝失信舉人承風旨詆毀承亮詣主文劉侍中去君父之罪豈臣子所得言耶長揖而出劉爲變色數日復召問請附榜後不肯放榜七十二人號七十二賢榜狀元許必任爲郎中懷馬觸石死餘皆無賴者劉重承亮薦知藥城謾應之卽棄去年七十卒

附人論曰元真先生

蘇庠字養直丹陽人少工詩蘇軾見其清江曲大愛之嘗為銘其硯稱爲吾家養直紹興間與徐師川同名庠辭師川造朝便道過庠留飲甚歡徐素高干庠是日庠拈奕子笑視徐曰今日須還老夫下此一著徐有愧色朝命以禮津遣不赴道太湖馬跡山卒之先冬十二月往茅山辭諸道侶元日會飲達旦遽出門如馳騁已立化

姚平仲字希晏大將古養子年十八與夏人戰賊底河斬獲甚衆關中豪傑皆推之號小太尉童貫討睦寇取以行賊平功冠軍願一見上貫忌之王淵劉光世皆得召見平仲獨不與及都城受圍平仲得召見福寧殿平仲請出死士斫營擒敵帥以獻及出中人已先泄敵夜徙空寨平仲無所得遂乘青驄亡命一晝夜馳七百里

南齊書

四

楊葉山房

五十里抵鄧州始得食入武關至長安欲隱華山以爲溪奔蜀至青城山止清宮留一日復入大而山行二百七十餘里度采藥者莫能至乃縱所乘驢得石穴以居乾道淳熙間始出至丈人觀自言如此時年八十餘紫髮長數尺行不擇崖壑時爲人作草書沈珪德清人少入上庠學春秋于張才叔學古文于曾牧宣和間任兩浙漕運王師收方臘珪現畫應辦民以不擾後奉使至燕雲郭藥師叛降珪爲藥師所執臨以刃不動敵遣同李鄴赴關議和珪指虛實乞召兩兵會河北邀擊不聽乃著所見爲書以據忠憤李綱厲除淮西帥不赴自號柯田山人終老焉紹興初鄉校衣冠雲集珪升堂講春秋大義聽者忘倦

吳若字秀海相州人以上舍釋褐官修職郎文學優贍議論慷慨娶張邦昌姪女常勸邦昌諫上皇花石事邦昌不聽乃言于邦昌

之妻妻駭曰吳耶風耶何忍如此靖康元年二月壬子書閣下言導小漏機喪師姦人賣國射利前悔何及來者尚可改圖吳敏庶邪黨罪以默陛下其薦李邦彥者所以救蔡攸也又以書貽中丞許翰欲其勸吳敏庶汲引正人勿護偏黨書問人人傳視帝不欲據邦彥敏意斥若與合入差遣即日出城若忻然去隱居遲跡絕不與人通

蘇雲卿廣溪人紹興間來豫章東湖結廬獨居張浚爲相馳書幣屬師清曰子鄉人蘇雲卿管蕭流亞灌園東湖幸親造其廬爲我致之師清密物色獨有灌園蘇翁無雲卿也師清易服爲遊士入其園翁進而揖之延入土室坐竹几案有西漢書一冊汲泉煮茗意稍款洽客扣其鄉里翁曰廣溪客曰張德遠識否曰識之客曰德遠何如人翁曰賢人也長于知君子短于知小人德遠今何官客即出書幣力請共載翁辭以詰朝遣騎迎之則書幣不取局戶通矣浚爲立傳并作跋白告

南齊書

五

楊葉山房

譙定雍孝閔尹天民皆以儒士得道定百二十餘歲在青城山采藥人見之讀易尚不輟也孝閔白稱木先生往來沔鄂間天民客青城儲福宮一日大罵所往來道士即閉門睡明旦門不啟壞壁視之危坐死矣

胡學字仲連常熟人恬于世嗜步趨言動皆有尺度嘗喪祭率遵古法家于塗松與方子通林祖德放浪泉石之間松意蓬戶薪水自供宴如也建炎登極特命以官一至鉅曹授安遠尉而不赴曰吾老矣姑承朝廷之意可也取杜子美宅舍如荒邨句因號如邨老人

龍可字伯康趙九齡字次張初不相識趙游京師龍輩飲市肆呼

呼大噉趙秀行過之龍牽臂迫趙共飲曰子可入為我少留龍談
趙引弓發矢十而中七頗自喜龍拾矢而射一發中的矢矢和龍
趙驚曰子射至此乎龍曰千軍萬馬頭目轉動不常猶望必中況
此定的何足道乎俄指其地謂趙曰後三年此間皆北人火龍騎
日飛雪滿天地京城破日也子識之因嘆嗣後京城失守
其言皆驗龍自是不復見趙嘗為李丞相所辟李罷趙亦竟歸又
嘗識岳飛于行伍及飛為統制仍得江上之糧將謀抄掠趙說飛
移軍陽羨即說陽羨官給之食飛得無他趙丞相欲用之有語者
曰使其得志必為曹操丞相疑沮而止趙度時不用屏居不出竟
死

南安有邨翁種園為生漳州陳元忠赴百試日暮投宿其家見其

與止談對與之翁自言十五年不出門元忠以事留城中翌日見
翁倉皇行因詰其出門到城之故曰大兒關外鬻果失稅為吏所
拘元忠為謁監征則已捕送郡翁與少兒詣庭下言某老全賴此
予給願代杖少兒曰父元係帶職正郎累與州郡翁叱勿言守詢
諸敕所在兒曰見作一束置囊中埋山下守取視延翁禮謝而釋
子次日訪之室虛矣

王鼎翁字炎午安福人太學上舍杖策謁天祥尋以母死奔歸天
祥被執未死鼎翁作生祭文連其死隱居不仕所著有吾文彙
張潤之金華人號思試子避地長山摘其幽勝為十詠名公咸和
黃潛跋之謂其高風雅韻此詩可集見
陳存章鑄皆烏程人存侍御史宋亡元使徵之遂却醫絕粒旬有
四日卒修官修職耶宋亡元命故臣納諸收鋒終不坐未嘗北

向宋臣仕元者錫印惡絕之

游汝徐俊皆德清人汝歷提刑與賈似道論事而忤即隱居國亡
後有薦之者汝大書于衣云前宋提刑今為百姓俊在太學嘗車
六館生抗疏乞斬似道宋亡累徵不起及卒門人私謚曰安節先
生

孫漁發字君文桐廬人少力學治尚書劉克莊見其文大奇之由
是名動州邑咸淳四年進士調衢州判官有廉能聲辟帥前軍器
所幹辦公事宋亡家亦毀乃避地萬山中草棲露宿若與世隔久
之乃復其鄉與袁易觀新之為三友程文海求遺逸以漁發應高
力辭弗起卒于家金華黃潛表其墓

贊曰士固有志可出可處必顯名龍不見尼易代之際尤
所重視也人何慕乃成黃綺

南宋書列傳卷第五十七終

列女傳第五十八

南宋書卷第六十六

明錢士升增創許重熙贊

掃葉山房校刊

列女

王氏二婦 徐氏 蔡氏 何氏 董氏 譚氏 劉氏
徐端友妻 王貞婦 趙淮安 劉生妻 謝淑妻 王美妻
呂仲淳女 林老女 童八第 謝婦 吳中孚妻
鄭單妻 劉全子妻 毛惜惜

傳列女者所以儆爲臣也婦女當變故之際惟一死自完其事而亦有不能死者一念之不決身賤行百行皆喪矣金元戎馬蹂踐閭閻婦死者何限知名者實少聊因舊史所載而存

王氏二婦汝州人建炎初爲金人所掠擄置舟中遂投漢江以死屍浮出不壞人爲收葬江上爲雙塚表之

徐氏和州人閩中女也適同郡張弼建炎三年金人侵維揚官軍奔潰弼被執徐欲汙之徐罵曰敵通行在汝輩不能赴難又乘時爲盜乎恨一女子不能引劍斷汝頭肯爲汝辱苟活耶賊慙恚殺之投江中

榮氏疑女弟也歸將作監主簿馬光穎建炎二年張遇敵儀真榮與其姑及二女出走敵至荷之不從敵殺其女荷之益急榮厲聲詬罵遂遇害

何氏吳人吳承年之妻也金兵道三吳承年與姊及何奉母而逃爲敵所得將繫之何給謂賊曰諸君何不武耶婦人東西惟命爾敵信之行次水濱謂其夫曰我不負君遂投于河其姊繼之

董氏廬縣人許適劉氏建炎初盜李昱剽縣悅其色欲亂之女終不屈斷其首三年盜馬進掠臨淮王宣要其妻曹氏避之曹曰婦人不出國房死此而已遂見殺四年盜祝友于滁州掠人爲糧東

安民丁國兵妻爲所掠泣曰丁氏族流亡已盡乞存夫以續其祀賊遂釋夫而害之同時叛卒楊就寇南劔州道出小常村掠一民婦欲與亂婦毅然誓死不受行遂遇害棄屍道傍賊退入爲收瘞屍所枕籍處跡宛然不滅每雨則草暗則濕或削去即復見覆以他土其跡愈明

譚氏真陽縣人曲江村士人吳其妻也紹興五年盜起譚被執盜欲妻之譚罵曰良家女豈若偶耶遂遇害同時南雄李科妻謝氏保昌故村人因度盜中數日欲犯之謝睡其面曰寧萬段我不汝徇也盜怒刺之

劉氏胸山人適同里陳公緒紹興末金人畧山東公緒倡義來歸將劉歸寧倉卒不得與偕惟挈其子庚以行宋授以八品官累功至正使劉留北方音問不通矢志靡他公緒亦不他娶庚浸長傾家資給任俠奔走淮甸十餘年遂得母以歸劉在北二十五年緯蕭以白給

張氏羅江士人女其母楊氏寡居一日親黨有婚會母女偕往其典庫雍乙者從行既就坐乙先歸會罷則乙死丁庫提點刑獄張文僊疑楊有私殺乙以滅口遂命劾治并逮其女考掠無實母絕而復蘇者屢辭終不服一日女謂獄吏曰我不勝苦毒將死矣願一見母吏憐而許之謂母曰母寧死筆楚不可自誣女今死將訟冤于天言絕而終于是連三日地大震聲如雷天雨雪屋瓦皆落

邦人震恐勸官李志寧疑其獄夕禱于天俄假寐屬事恍有獲賊前驚寤索之不見志寧自念非殺人者袁姓乎門卒忽言張氏饋食之夫曰袁天明日袁至執之袁遽曰願就死問之云適盜庫金會獲歸遂殺之楊乃得免時女死才數日獄上郡勝所居曰李威

坊

師氏永豐人父驥宣和中爲右正言十餘日凡七八疏論權倖及廉訪使者之害而去女適范世雅子孝純建炎初賊掠方城孝純先被害賊欲汙師氏許以不死師氏罵曰我中朝言官女豈可受賊辱遂害之

陳堂前雅縣王氏女年十八歸同郡陳安節成餘夫卒既葬其夫事親治家有法舅姑安之訓子日新入太學二孫日綱日綬咸篤學舅姑亡夫之妹求分財產堂前盡遺室中所有無粉色親屬貧窶不能自存者收養之婚嫁至三四十人自後宗族無慮百數子孫遵遺訓五世同居並以孝友備業者聞乾道九年詔旌門閭廖氏臨江貢士歐陽希文之妻也紹興三年盜白直竄過臨江爲所迫廖以身蔽姑使希文負之逃賊執廖氏廖正色叱之遂被害

是年盜彭友犯龍泉李生妻梁氏義不受辱赴水而死

王州提舉劉當可之母也紹興三年就養興元元兵破蜀提刑檄當可詣行司議事元軍屠興元王氏義不辱大罵投江而死婦杜氏亦及于難當可奔赴江憐得母喪以歸詔贈和義郡太夫人

曾氏婦晏寧化人夫死守幼子不嫁紹定間寇至令佐俱逃將樂縣宰黃琰令土豪王萬全主輪結諸砦以拒賊晏首助兵給糧多殺獲賊集愈衆諸砦不能禦晏乃依黃牛山自爲一砦一日賊遣人索婦女金帛晏召田丁諭曰賊意在我汝念主母各當用命不勝即殺我因解首飾悉與田丁晏自搥鼓使諸婢鳴金以作其勇賊復退敗鄰鄉依避難者甚衆復與倫萬全共措置析黃牛山爲五砦選少壯爲義丁賊屢攻弗克所活數萬人事聞詔封恭人賜

冠帳其子補承信郎

王表妻趙氏樂平人表監上高酒稅金兵界筠葉官逃遇金人縛繫夫婦于柙而人劉趙宛轉解縛并解表謂曰君速去俄金人出趙他指以訣之金人怒殺趙

徐端友妻陳氏臨川人紹興九年盜起被驅入黃山寺遁之不從以刃加其頸叱曰我良家子義豈爾辱賊幽之屋壁居數日人咸齎金帛贖其孥賊引端友妻令歸曰吾何面目登徐氏堂罵不絕竟死之

詹氏女蕪湖人父老而貧授經里中女與兄事之甚謹問取給女工手抄列女傳溫讀不輟紹興初年十七寇張遇號一窠蜂條破縣女嘆曰父子無俱生理我計決矣俄賊至欲加刃父兄女趨前拜曰妾願執巾帚事將軍願父兄命賊釋之女麾手使去無顧

我我得侍將軍何憾哉賊將數里過市東橋躍身入水死陳孝女錢塘人父榮儒受男爵漫游江湖居脂嶺下乙亥兵火悉爲盜所掠僅存一女十歲携之丐食因寄五里塘舊僕家携女至殊勝寺就食僧憐之留寮供蔬時東平李知事亦寓寺欲謀一士爲友僧以陳薦甚相得其女亦得其室之撫撫李將北歸謀以陳往女謂父曰一往則南北萬里何日再至母墓下請一往奠既奠踴踊號呼仆地視之死矣李義之相葬母切

劉生妻歐陽氏安福人以事出惡少來欲侵凌之歐陽不受辱而死同縣朱雲孫妻劉氏姑病雲孫刲股以進而愈姑復病劉亦刲股又愈時稱孝婦

謝泌妻侯氏南豐人盜起侯里舍殺人遠近逃避姑疾篤不能去侯號泣姑側盜逼之侯曰寧死不從盜刃之仆溝中賊退漸蘇後

夫與姑俱亡乎劫父毋欲更嫁之侯曰忍使謝氏無後乎寧貧以養其子雖饑死亦命也同縣有樂氏二女父以鬻果為業父紹定二年家避盜盜掠其舟將遁二女俱不從一赴水死一見殺謝枋得妻李氏安仁人枋得起兵敗逃入閩武萬戶恐其弱變購捕之根及其家人李携二子匿貴溪山荆棘中採草木而食景炎二年冬信兵蹤跡至山中令曰苟不獲李氏居而墟李聞之曰豈可以我故累人遂就俘明年徙囚建康或指李言曰明當沒入矣是夕自經獄中死枋得母桂氏尤賢達自枋得捕捕婦與孫幽遠方無一怨語人問之曰義當然也

王貞婦夫家臨海人也德祐二年元伯顏兵徇台州婦舉家被執既而舅姑夫皆死主將見婦賢美欲納之婦號慟欲自殺為奪挽不得死夜令婦人雜守之婦乃陽謂主將曰舅姑夫皆死而不為

南齊書

五

補葉山房

之哀是不天也不天之人將焉用之請為服期即惟命不然終死耳主將恐其誠死許之然防守益嚴明年春師還挈行至嶠崕楓嶺下歸絕壑婦待守者少懈齧指出血書于石上南望慟哭自投崖下而死後其血皆漬入石間盡化為石天且陰雨即墳起如始書時至治中被旌曰貞婦郡守立石祠嶺上易名曰清風嶺趙淮妻長沙人也姿逸其姓名德祐中從淮戍銀樹壩兵敗俱被執淮被害棄尸江濱妾倂一軍校帳中乃解衣中金遺左右告之曰趙運使不葬妾誠不能忘情願因公言使掩埋之當終身事相公無恨矣軍校憐其言使數兵與如江上妾焚淮骨置缶中自抱持操小舟至急流仰天慟哭躍水而死

譚氏婦趙氏永新人景炎二年元兵破江城趙氏抱嬰兒隨舅姑匿邑校中偽悍卒所獲殺其舅姑執趙欲汙之趙罵曰吾寧從舅

姑以死耳遂與嬰兒同遇害血漬于禮殿兩楹之間入縣為婦人與嬰兒狀久而宛然如新或訝之磨以沙石不滅又燬以熾炭其狀益顯

吳中李妻趙賢人少寡景定元年兵亂携孤女白沉于縣之染坊曰義不辱吾夫

呂仲沐女名良子晉江人父疾瀕殆女焚香祝天刲股為粥以進時夜中羣鵲遠屋飛噪仰視空中大星煜煜如月者三越翌日父廖守真德秀表其居曰懿孝

林老女永春人及笄未昏紹定三年寇犯邑入山避之猝遇寇欲污之不從度不得脫給曰有金帛埋于家蓋同取之甫入門大呼曰吾軍死于家決不辱吾身賊怒殺之越三日而如生

童八鄰人虎銜其大母女手拽虎尾所以身代虎為釋其大母

南齊書

六

補葉山房

衛女以去林葉開於朝祠祀之

韓氏女字希孟巴陵人或曰琦之裔少明慧知讀書開慶初元兵至岳陽女年十有八為卒所掠將挾以獻主將女知必不免竟赴水死越三日得其屍于練裙帶而詩曰我質本瑚璉宗廟供蘋蘩

一朝櫻禍難失身戎馬間寧當血死不作在席完漢上有王猛

至南無謝表長就赴洪流激烈摧心肝

至貞婦梁氏臨川人嫁夫才數月會元兵至與夫約曰吾義不受

汚辱若後娶當告我頃之夫婦被掠有軍千戶強使從已婦給曰夫在有所不忍乞歸之而後可千戶以金帛與其夫并與一矢以

却後兵約行十餘里千戶即之婦拒且罵曰吾與夫誓天地鬼神

實臨之乃殺數年夫謀更娶議輒不諧因告其故妻夜夢妻曰我死後生某家今十歲矣後七年當復為君婦明日聘之一言而

合前其生與婦死年月同云

鄭覃妻董氏覃字季厚明州人靖康二年貢于鄉建炎四年春金人破明州與兄章俱被執脅以双索金覃指所瘞釵遺之遂得釋而金兵相屬覃率小舟與董同載顧謂章曰萬一不得脫覃豈北面事與國者兄勉主祭祀果復為兵所劫迫使之降覃厲辭罵不屈躍水死董哭曰夫亡矣與其受辱以生不如死亦自沈其後孫曾多舉進士而清之最顯覃累贈太師秦國公董秦國夫人劉全子妻林氏福清人全子為福建招撫使倡義抗元兵後亡命自經死有司執其妻具反狀林叱曰林劉一族世為宋臣欲以忠義報國事不成天也何為反乎汝知去歲有以血書壁而死者乎是吾兄也死且求治汝于地下可生為汝等辱耶遂遇害見其林空齋也

卷六十六

七

南宋書

毛惜惜者高郵妓女也端平二年別將榮全據城畔制置使以武與耶招之全僞降欲殺使者方與同黨王安等宴飲惜惜恥于供給安斥責之惜惜曰初謂太尉降為太尉更生賀今乃閉門不納使者縱酒不法乃畔逆耳妾雖賤妓不能事畔臣全怒遂殺之贊曰從一而終女子之貞見忠能殉昭烈烈心

南宋書列傳卷第五十八終

外戚傳第五十九

明錢士升增削許重熙贊

南宋書卷第六十七
掃葉山房校刊

外戚

孟忠厚

鄭興裔

章淵

錢忱

邢煥

吳益

吳益

宋世

外戚

皆以謙退淳謹為能故其家法有足稱者南渡後如孟

如吳如夏如楊子孫皆能避災守禮不矜不伐亦可謂盛德之事

至于韓賈蠡國皆緣戚里蟻穴不塞終潰隄防可不慎歟

孟忠厚字仁仲昭慈皇后兄彥弼子也后被廢居東宮不寢故

忠厚得以仕進靖康元年權衛尉卿二帝北遷張邦昌迎后聽政

后遣忠厚持書遣康王王即位尊后為太后累除忠厚顯謨閣直

學士臺諫六章論列高宗以太后故難之后聞即命易武秩趙鼎

謂張浚曰太后復辟其功甚大當推恩外家浚乃奏忠厚為庶遠

軍節度使后崩以祈廟恩起復鎮海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及

后大祥封信安郡王充禮儀使歷判紹興府兼修奉觀宮事加少

保及營佑陵墓檜為總護使押往乃除忠厚樞密使代其行檜

與忠厚情誼也然心實忌之山陵事畢忠厚欲歸樞府檜諷言路

引故事論列遂判福州改判建康又改判紹興會郊赦加恩謝表

中丞詹大方希秦檜意論忠厚表辭輕侮罷為醴泉觀使檜死召

遷行在授保寧軍節度使判平江再改判紹興過關入見復詔充

萬壽觀使提舉秘書省卒贈太保忠厚奉太后訓避權勢不敢

以私干朝廷明受之變太后垂簾忠厚乞裁節木家恩賜帝念擁

佑功故眷忠厚特優其卒也三子皆除直秘閣官其親屬六人從

父彥卿為潭州通判建炎三年潰兵杜彥白袁州人潯陽遂犯善

化長沙三縣彥卿率民兵拒之賊勢挫低而民兵有自潰者賊遂

乘之斬彥卿支解以徇漆差通判趙民彥以民兵赴之盛戰劉陽城南為賊所得邑士謝淳帥民兵為前鋒助民彥戰亦被執併遇害事聞並贈官錄其子後宋徽宗河南請立廟從之

鄭興奇字光錫父蕃和州防禦使祖翼之陸海軍節度使曾祖神太師封樂平郡王諡僖靖神顯肅皇后父也興奇早孤叔父藻以子字之分以餘貲不受請立義莊贍宗族及藻沒解官致追報之義初以後恩授成忠郎充幹辦祇候庫歷福建路兵馬鈐轄過關入見詢守令臧否對甚悉孝宗曰卿識時務習吏事行當用卿會復置武臣提刑就命為之加領高州刺史帝善其數論事加成州團練使累差浙東浙西江東提刑請祠歸尋知開門事兼幹辦皇城司又兼樞密副都承旨軍需楊投都令兄收其臂劍棄其屍獄成刑部以無證左出之命興奇覆治付實帝喜賜居第遷至漳州

南宋書

卷七十七

鄭興奇

觀察使復請祠起知廬州移揚州郡大治紹熙初遷保靜軍使宣使名領內祠充明堂大禮都太主管大內公事寧宗立除知明州兼沿海制置使告老授武泰軍節度使卒年七十四贈太尉諡忠肅興奇歷事四朝以材名結王知中興外族之賢未有其比子損登進士甲科藻亦以旨恩至太尉保信軍節度使卒封榮國公諡端靖

韋淵顯仁太后季弟也靖康末官至忠州防禦使高宗即位遷軍州觀察使知東上閣門事言橫行五司尚未遵元豐舊制乞併引進司歸客省東西上閣門合而為一以省冗費從之遂命同管客省四方館閣門事淵性暴橫不循法度帝慮其有過難于行法遂遣福建路副總管淵引疾乞祠許之久之落階官除德慶軍節度使名地行在除開府儀同三司帝久不予淵官聞太后將入境乃

封平樂郡王令逆于境上既後后歸即令致仕又詔奉朝請遷少師淵在內不得違乞致仕任便居住從之未幾帝恐其肆橫於外復詔落致仕還居賜第太后朝景靈宮淵見后山言詆毀責授寧遠軍節度副使袁州安置數年復故職累遷太保太傅卒贈太師子三人諷謙諷紹興中官至達州刺史坐過用太后旨降武德郎與嶺外監當謙好學能詩官至建康軍節度使諱子璞累官明州觀察使十年不遷寧宗嘉其恬退授清遠軍節度使致仕卒贈太尉

錢忱字伯誠吳越王俶五世孫父右領軍衛大將軍景臻尚仁宗女生忱靖康之難主以先朝女幸而免先是戚里例納節旣南渡主為忱請還舊官以為瀛州節度使進開府儀同三司封榮國公紹興末以少師致仕卒年八十餘贈太師忱歷事五朝靖共不懈

南宋書

卷七十七

錢忱

高宗書忠孝之家賜之子端禮自有傳

邢煥字文仲開封人以父任歷開封府士工儀曹詔納其女為康王妃王即位進進徽猷閣待制諫議大夫衛府敎習后父不當班從臣遂改光州觀察使除樞密都承旨煥屢奏馬伸言事切當宗澤忠勞可倚黃潛善汪伯彥誤國其言多所裨益擢至慶遠軍節度使提舉洞霄宮煥涉學有文節儉自持未嘗恃恩私請識者取焉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諡恭簡加贈少師追封嘉國公

吳益字叔謙諱字叔平俱慈聖皇后弟也並以恩補官高宗與后皆喜翰墨故益益兄弟師法亦有書名帝為置皇后宅大小學敎授以王鉉為之益娶秦檜孫女又與王繼先交相薦引故三家姻族皆躋美官益既建節以檜故授文資累加秘閣修撰直徽猷閣又加直寶文閣檜死又升敷文閣待制中丞湯鼎舉乞視職名以

示至公自是不復遷顯仁太后葬為撥宮總護使始進少保孝宗
嗣位再進太師封奉寧郡王卒諡莊簡追封衛王蓋亦至節度使
累升太尉開府儀同三司少保封新興郡王卒贈太傅追封鄭王
益子琚習吏事歷鎮安軍節度使復以才選除知明州兼沿海制
置使位至少師判建康府兼留守琚嘗使金人嘉其信義琚弟
璠蓋子環並至節度使

潘永思賢妃叔父也建炎初為閤門宣贊舍人帶御器械虞益頗
與之交結為諫官吳表臣所論奪職既而卒金宗言永思嘗捕魔
賊有功復為帶御器械未幾又坐事追一官擢至右武大夫知閤
門事卒

夏執中成恭皇后弟也累遷奉國軍節度使提舉萬壽觀寧宗即
位加少保執中既貴始從師學作大字頗工復善騎射高宗行慶
南來書 卷十七 外 補葉山房

喜錫嘗其渥嘗為館伴副使連射皆命中金人駭服孝宗問其才
將召川之謝曰他日無累陛下保全足矣人以此益賢之

李道字行之相州人其中女為光宗后初道與兄旺聚眾歸宗澤
澤因事斬旺命道掌其軍澤卒道引軍依襄陽鎮撫使桑仲仲以
為副都統制兼知隨州奏于朝授武義郎閤門宣贊舍人仲為壘
明所殺道與統制李橫率兵竊素園明于郭明亡去劉豫遣人持
書招道道不從執其使以聞詔嘉獎之豫怒遣將穆楷攻道道拒
破之領榮州團練使進武義大夫胡安中守唐州勢孤不能自立
遂附豫道招之安中復來歸會李成人寇鎮撫使李橫棄襄陽去
道亦棄隨南歸後累功至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遷鎮南軍承宣
使歷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知荆南府隆興初河北諸司劾其

趙鼎曰道恃戚里妄作可罷久之而為湖北副總管及卒乃拜慶
遠軍節度使贈太尉諡忠毅后既貴進封楚王孫孝友孝純皆至
節度使

韓同卿恭淑皇后父也累遷慶遠軍節度使加太尉卒贈太師諡
恭靖同卿季父佖胄聲勢熾灼同卿每思滿盈不敢干政時天下
皆知佖胄為后族不知同卿乃后父也佖胄敗入始服其識云

楊次山字仲甫恭聖仁烈皇后兄也其先開弓人曾祖全以材武
奮靖康末捍京城死事祖漸以遺澤補官仕東南家于越之上虞
次山儀狀魁偉少好學能文補右學生以后恩得官至岳陽軍節
度使累加太保授安德昭慶節度使改封會稽郡王次山能避權
勢不預國事時論賢之卒年八十一贈太師追封冀王子二人谷
至太傅保寧軍節度使充萬壽觀使承寧郡王石字介之乾道間

南來書 卷十七 外 補葉山房
入武學以后貴賜第至保寧節度使進封信安郡侯又以檢校少
保進封開國公寧宗崩宰相史彌遠謀廢立命石與谷白后事在
場后傳理宗既立並授開府儀同三司充萬壽觀使時寶慶垂簾
人多言本朝世有母后之聖石獨曰事母孝與否仁宗英宗哲
宗嗣位或尚在幼冲或素諛撫育軍國重事有所未諳則母后臨
朝直也今主上熟知民事天下悅服雖聖孝天通然不蚤復政得
無甚小人離間之嫌乎乃密疏上之后覽奏即命擇口撒簾進石
少保封永寧郡王後進太傅石性恬澹每拜爵命必力辭及恭聖
廟除太師兄谷疑于辭受石力言吾家非有元勳盛德猶恐自
速顯耀乃合疏懇辭至再三不受及屬疾除彰德集慶節度使進
封魏郡王卒年七十一贈太師

封魏郡王卒年七十一贈太師
趙鼎曰道恃戚里妄作可罷久之而為湖北副總管及卒乃拜慶
遠軍節度使贈太尉諡忠毅后既貴進封楚王孫孝友孝純皆至
節度使

光外成

南宋書列傳卷第五十九終

卷五十九終

六

南宋書

宦官使倖列傳第六十

南宋書卷第六十八

明錢士升增削許重熙贊

掃葉山房校刊

宦官

邵成章 關禮 監建康殿 馮益 張去爲 陳源 甘昇 董圭 臣

夫宦官侍天子左右小忠小謹易于見寵而生長宮掖習隨奢侈威福既竊驕盈自張欲其知禍而避見善而遷者百十中少見焉南渡後政在權臣未聞有內侍之大過惡者卿因前史以著之邵成章初從高宗幸揚州金人畧陝西京東諸郡禁盜起山東黃潛善汪伯彥匿不以聞及張遇焚真州去行在六十里帝亦不之知也成章疏條二人罪曰必誤國且中二人使聞之帝怒除名南雄州編管侍御史馬伸言今何時以言爲諱久之帝召赴行在其徒忌之謂曰邵九百來陛下無歡樂矣遂止之于洪州金人入洪南宋書

問其名訪求得之謂之曰知公忠正能事吾主可坐享富貴成章不應脅之以威亦不從金人曰忠臣也吾不忍殺遺之金帛而去關禮高宗朝積官保信軍承宣使孝宗頗親信之後命提舉重華宮孝宗崩光宗疾不能執喪樞密趙汝愚等請建儲以安人心禮卽入宮泣告太后以時事可憂狀遂立嘉王禮尋除入內內侍省都知遷中侍大夫禮不以功自居乞致仕不許乞免推恩又不許南渡後內侍可稱者惟邵成章與禮云

監建康殿初爲康王府都監入內東頭供奉官既卽位恃恩用事履尤妄作威福大將劉光世等多曲意事之俄遷內侍省押班金州觀察使建炎三年帝在揚州金兵至帝馳馬出四百官不戒備從行者惟履等五六人自是履等益自倚愈有輕外朝心及幸浙道吳江其黨號以射鴨爲樂比至杭州江下觀潮中官供帳

赫然通道統制苗傳等以苗與武功大夫劉正彥謀共除之王淵
府權亮正彥以為山官所薦愈不平謀遂決代兵斬淵遣兵圍
履家履馳入白帝傳等至滿聲乞康履監軍會擇等誅之以謝三
軍帝除傳等官傳等曰欲遣官第須陸兩馬與內侍何必至此
帝不得已遣人執履至履帝呼曰大家何獨殺臣遂以付傳即
腰斬之最其首帝幸府聖宮傳等留內侍十五人奉左右捕捕連
擲等皆編置遠州擇昭州行 程追還斬之傳等誅贈履官諡榮
節名珪等還遷至內侍省都知珪與履同進而履橫不及履故以
壽終有安石者與珪同姓為內侍省副都知至景福殿使湖州觀
察使卒贈保寧軍節度使諡哀恪渡江後中官贈諡自安石始又
有與履同姓者名珪為內侍省押班亦觀幸用事至均州觀察使
卒贈保信軍節度使諡忠定

南唐

卷六十八

補葉山影

馮益初給事康王邸王即位傳恩賜帝幸浙東益與都統制
張俊爭渡以語侵侵且訴于帝事下御史臺侍御史趙鼎論之事
乃已累遷明州觀察使會劉豫揚榜山東益遣人收買飛鴿因
有不遜語張俊請斬益以釋帝帝不許鼎言事關國體當解職加
罰自是家居原祠者十四年卒驗柔福帝姬不實送昭州編管尋
以皇太后連姻得免卒于家初徽宗改公主為帝姬靖康之難女
二十人俱北遷柔福其一也開封有尼李靜善者內人言其貌似
柔福靜善即自稱柔福事聞高宗封公主適防禦使高世榮其後
內人從顯仁太后歸言其妄靜善伏誅遂抵罪云
張去為內侍張見道獲子也遷至八內內侍省都知高宗末年去
為頗恃恩于外朝謀議金人淪盟陰沮用兵進幸蜀之計宰相陳
康伯力非之侍御史陳俊卿乞斬去為以作士氣杜幸老復以見

兵事彈治乃致仕及內禪落致仕提舉德壽宮又特遷安慶軍承
宣使卒

陳源淳熙中頗有寵顯悉孝宗聞而惡之詔與祠官者劾之乃謫
建州居住籍其貲進德壽宮者猶未已後源郴州源有園名小
隱其制視禁籞有加高宗以賜王才人光宗即位復召還紹興四
年自永州防禦使除入內侍省押班帝以疾不朝重華宮源與
內侍楊舜卿林億年數有間言寧宗即位御史章穎論之詔罷源
等官竄之後卒聽自便億年養娼女于別業源自貶所以淫嫖聞
人疑其非宦者

日昇內侍省押班澤之子累遷亦至押班乾道中昇頗用事與
觀王抃相結既而觀死抃逐獨昇在朱熹力言之黃由對策亦
及之後帝察其姦遂抵罪籍其貲竟以廢死第居寧宗初為內侍

南唐

卷六十八

補葉山影

省都知帝過壽康宮內有力為選官 秩頗貴龍局同時王德謙
亦以給事嘉邸被親信遷至昭慶軍承宣使驕恣踰法外朝多附
之中書舍人王日事之尤謹韓侂胄與德謙爭用事擠之與外祠
連被論廢斥以死

董宋臣有寵理宗朝聲焰熾灼洪天錫劾之大錫坐左遷開慶初
元兵駐江上京師大震宋臣贊帝遷幸寧海軍策判文天祥上疏
乞誅之不報景定四年宋臣康軍承宣使除入內侍省押班廷
臣論宋臣不置帝曲為論解庇之既卒猶命轉節度使

見事述
贊曰邵開有德慈康貽賊張陳竊福甘董作惡南宋內臣畧

佞倖

王繼先 曾觀 張說 王抃 姜特立

人主喜怒不可以假人所請偏聽成妄獨任成亂蓋勢有必然者
餘桃腐鴛之事隨地俱有唐太宗知宇文士及之佞而不能去宋
孝宗悔會觀之誤我而不早遂其柔情一轍矣

王繼先開封人姦黠善佞建炎初以醫得幸其後浸貴龍世號王
醫師諸大帥承順下風莫敢少忤其權勢與秦檜均檜使其夫人
詣之叙拜兄弟表裏引援遂至昭慶軍承宣使子弟通朝籍嫺戚
黨與盤據要途數十年間無能搖之者金兵將至劉錡請為戰備
繼先乃言新進主兵官好作弗靖若斬一人和好復固帝不擇
曰是欲我斬劉錡乎侍御史杜莘老劾其十罪大畧謂繼先廣造
第宅占民居數百家都人謂之快樂仙宮每良家婦女為侍妾
江有娼妙于歌舞屬御前索之淵聖咸與未幾欲令妓女舞而
不歌謂之啞樂自金使來日繼先實一異也繼先走計安八詔繼

南宋書

卷之八

聖宗本紀

先福州居住停三子及孫官籍其貲以千萬計天下稱快孝宗即
位詔任便居住卒

曾觀子純甫其先汴人用父任補官與龍大淵同為建王內知客
孝宗受禪驟遷二人官諫議大夫劉度入對首言潛邸舊人待之
不可無節張璪新拜參政亦欲以大淵說決去就力言之遂以內
祠兼侍讀劉度奪言職連擢大淵為宣州觀察使知開門事觀文
州刺史權知開門皆兼皇城司不數月間除命四變劉度出知建
寧府許放罷羣臣既以言二人得罪去自是勢張甚士大夫未之與
取者潛附麗之內待押班梁珂者表裏用事右正言龔茂良極論
二人害政其珂百倍累疏不報茂良待罪出知建寧府一日石史
僕遇過參政陳俊卿曰聞將除右史遇遷西掖信乎俊卿曰何自
得之適以二人告俊卿即以語宰相葉永魏杞而已獨奏之且以

遺諸質之帝而帝怒即出二人于外于是遷大淵為江東總管觀
為淮西副總管中外快之尋改大淵為江東觀建乾道四年大淵
死觀尚在福建帝憐欲召之樞密劉拱奏曰此曹奴隸耳厚賜之

可也引以自近而待以賓友使與聞政事非所以增聖德整朝
綱也命遂寢既而觀垂滿俊卿恐其入預請以浙東總管處之臺
臣上疏論之不報太學錄魏揆之亟上封事論列且見俊卿切責
之揆之得台州教官以出觀至龍山已久伺隙之去然後入國門
竟申浙東之命且戒開門吏趨朝辭觀由是怏怏而去六年夏俊
卿罷政十月觀以京祠召七年立皇子觀以伴讀勞升承宣使八
年副姚憲使金歸除武泰軍節度使提舉萬壽觀淳熙元年除開
府儀同三司四年觀欲以文資官其子孫襲茂良時以參政行不
相事沮之觀大怒茂良退朝觀從騎不避茂良執而撻之謝廓然

南宋書

卷之八

聖宗本紀

除侍御史連論茂良貶英州皆觀所使也觀前雖預事未敢肆至
是士始側目重足矣從前有言者皆觀之姻黨然之黨乃獻議
助廓然使人主疑大臣而信近習至是蓋其六年加觀少保體泉
觀使時周必大當草制入謂其必不肯從及制出乃有故故在侍
賢之上之語士論惜之觀後與王其甘昇相蟠結文武要職多出
三人門葉衡自小官十年至宰相徐木中山小使臣積階至刺史
知開門事換文資歷集英殿修撰奉內祠皆觀所進也著作郎胡
晉臣極論近習權權遂出知湖州南康守朱熹應詔上書其言尤
力帝大怒陳俊卿守金陵過闕入見歷言招權納賂士大夫公然
趨附帝頗感悟觀用事二十年權震中外至于諸遂大臣貶死損
外自是浸覺其益嘗謂左右曰曾觀誤我不少遂稍疎觀觀憂
疽發背卒于是凡論觀得罪者皆錄附云

張說開封人以父任爲右職聖皇后女弟累遷知門事孝
宗遷至發書樞密院事時起復劉琨同知樞密院琨與之同命
力辭不拜命既下朝論譁然不平莫敢言于朝者惟張斌在經
逾力言之范成大不草詞除說安遠軍節度使奉祠歸第不數
月出知袁州說既奉祠諸人曰張司空不與樂同也范致能亦胡
爲見攻指所坐亭材植曰是皆政能所惠也未幾召內祠簽書樞
密院事右正言王希呂等交章論之起居郎莫濟不書錄黃直院
周必大不草答詔希呂責遠監當莫濟必大皆與在外宮觀國子
司業劉焯移書責望相言說不當用亦半黜于是說勢赫然無敵
擢之者淳熙元年帝廉知殿閣又使劾連帥明州觀察使黃居撫
州二年許白便後卒于湖州說嘗建議郎官卿監通武臣中書
舍人留正以爲不可遂止與石相梁克家議使事不合克家能而
南宋書

說留其竊政權頃大臣類如此

王抃初爲國信所小吏乾道中積官至知閣門帝親信之淳熙
中兼樞密都承旨與會觀日昇相結恃恩專恣具門如市著作郎
胡晉臣論之竟外補校書郎鄭鑑宗正丞袁樞因轉對數爲帝言
帝猶未之覺也吏部侍郎趙汝愚力疏抃罪宗是金使至帝以德
壽宮之命爲離席受國書等悔之八年金賀正日使至復要帝起
立如舊儀帝遽入內抃置金使用舊儀見日汝愚侍殿上帝
不憚數日汝愚因亟攻抃帝遂出抃外祠不復召以福州觀察使
卒
妾侍立字邦傑麗水人父綬靖康時金人再逼京師綬以忠翊郎
應募往南京總管司訓兵赴援乃到股賊蠟書縋下南壁爲邏騎
所獲賊群叱罵死之特立以恩補承信郎淳熙中累遷閣門舍人

充春坊官兼皇孫平陽王伴讀由是得幸于太子太子即位除知
門門事與譙黜載皆以春坊舊人用事恃恩無所忌憚時人謂曾
龍再出爲留正所論奪職與外祠帝念之復除浙東馬步軍副總
管詔賜錢爲行裝正言之不已不聽正得罪國門帝不復召而特
立亦不至寧宗受禪特立遷和州防禦使再奉祠俄拜慶遠軍節
度使卒熙載頗廉勒累官至忠州防禦使知門門事卒子令雅以
恩補官充王府內知客王約位累遷至揚州承宣使謝事拜保成
軍節度使帝書得別知止名其堂進檢校少保高太尉致仕卒贈
開府儀同三司

贊曰觀先帝隆會稽職張因妻進妾以恩錫小人難近何
分貽澤嘲笑不假明主所式

南宋書列傳卷第六十終

南宋書六十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明錢士升撰士升有周易揆已著錄是編以宋史繁冗故爲刪薙然所刊削者不過奏疏及所歷官階而已別無事增文省之處亦不見翦裁鎔鑄之功又去姦臣叛臣之例仍列於衆人之中按隋書以前姦臣叛臣本不別傳新唐書始另列之後來作者多仍其例亦足見彰獫之公今併而一之殊失示戒之意未足以言復古至所增鄭思肖數人列傳亦疎畧不詳惟遵循古例不以道學儒林分傳能掃除門戶之見爲短中之一長耳

刪補晉書一百三十卷(一)

〔唐〕房玄齡等撰

〔明〕蔣之翘刪補並輯評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崇禎十二年蔣氏

家塾刻本

者什五其甚目爲稗官小說之流或下而與宋元史埒迄無定論雖然是書亦惡可廢邪予髮方覆額卽耽繙史先人以左史前後漢而外無裨經生家言禁弗讀稍長自以爲狹永夜則竊篝藏篋中私閱

三國兩晉書意甚快也今且廿餘年矣數手其書而點抹之三四過因論陳壽有餘於質而不足於文貞觀諸人有餘於文而不足於質品格亦略相當彼三國志失之太簡如無裴松之注參考互觀則一

時興峙事不幾若春秋以前半存
亡乎夫晉書則不然其蹟該其幽
闡其辭通瞻而風藻發越譬猶春
蕙秋蓉竝中神理自濯濯可喜也
中如志天文五行律歷諸史殆茫
焉昧焉而此屬李淳風筆固是當

序五

家無論已若邇紀舞陽世秉國鈞
其一種陰賊忍刻之謀可爲幽鬱
鬼神淙於阮瑩捷於風霆可畏哉
在當時本無諱忌遂得以恣情摹
畫文最謫喻於武帝初卽位泊江
左中興一切區畫制割與夫陳說

規模材美條條井井風氣習俗尙
在未漓之間誠庶幾有可觀者迨
平河洛爲墟平陽泣血其爲惠懷
愍諸紀皆娓娓書喪亂不寔淒其
惋怛情曲而盡如聽之故老口傳
矣自下而列傳所銓綜者宜詳略

序四

以差然晉代衣冠風流是擅其爲
清虛爲任達情情雅致已具在樂
衛嵇阮傳中而不知貞觀諸人所
不滿當時情事者正在此蓋懲言
似勸最附淙衷耳周益公嘗讀裴
頴崇有論曰老莊之說不息孔孟

之道不明是亦臣子不共戴天之
讎然此一着豈容少錯而可擷董
狐之肘也哉他如羊杜之將略山
傳之立官魏舒之謹厚劉毅之伉
聲劉頌之獻納郭欽江統之先見
劉琨祖逖之慷慨陶侃溫嶠之勲

序年

伐蔡謨王羲之之正論王導之周
旋桓溫之經略謝安之鎮俗李密
王衷之孝嵇紹之忠胡威吳隱之
之廉孫登之高逸陶潛之節范甯
之儒雅孫盛之直筆張華郭璞之
博物潘左張陸之文藻八王之相

傾危王敦桓玄之悖亂種種形神
無不畢具或見於連篇累牘或出
自斷言隻簡言人人殊必各盡其
生平而後已千載而下猶能使讀
者踴躍卓如有見可以怒而裂眦
喜而色動悲而隕涕思而撫膺此

序年

其所以爲長也第考前史之義揚
子雲曰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
核其事直不虛美不隱惡謂之實
錄劉勰曰銓評昭整苛濫不作李
方叔曰持綱而苞緯其事碎其言
愈簡而是書發例則專驚駭博以

希鴻收廣採華其所傳故其失也
機祥浪謔璵屑倘存研覈未遑進
退失體已不無綺靡之辭冗蕪之
調旁午簡編蓋晉歷百餘年僅當
西京之半而文倍之談者遂以此
與班史較優劣其信然歟然劉子

序七

玄有言矣班馬爲六經之罪人而
晉宋又三史之不若譬夫王霸有
別純駁相懸亦繇今古不同勢使
之也輒求其本意略而論之固是
書之不及漢有數端而史記弗與
焉何者司馬氏無翦芟群雄除暴

安民之烈而一時景從亦乏名世
且後主涼薄卽盛亦不及武宣叔
季一也國家治亂常相因其晦矇
之氣獨矐於有晉戎羯稱制擾天
下如驅群羊卒無寧禩二也封建
官師其名不馴雅而詔令疏奏應

序八

對之際其文不能典而美其語不
能博而與三也徵材於王隱諸家
以及世說語林等書能比數於司
馬遷賈逵劉歆之手筆乎四也古
人杜門著述隱居獨斷所謂班書
出自家庭有繇來矣此不過團局

解字掇拾完書既無暇聚頭磕膝
相與討論而復甲乙爲襲不獲總
裁謂之定本可乎五也況孟堅躬
逢漢盛而貞觀於晉歲歷綿暖傳
聞異辭恒苦其不能通然則摺撫
之作足與親見者抗衡乎六也夫

序九

如是而房褚以下人人孟堅亦恐
不能爲漢書矣尙得專罪其文詠
之士本乏三長不閑筆削以爲灞
上兒戲異乎真將軍也哉嗚呼讀
史記者難爲漢書讀漢書遂不可
看他史人之情也僞更假丘明爲

攻輸以彈壓子長則子長之壁壘
亦靡不破而何有於是書故陳仲
醇先生嘗謂予言詩文史一而已
矣古今之次第卽古今之優劣也
詩文有漢魏有六朝有唐宋元一
部二十一史亦宜依法作三截頗

序十

耐人讀不致令兩三史外便束之
高閣始則史漢最矣次則晉書南
北史最矣又次則唐與五代最矣
然則是書且不第在唐史上如王
長公云云不猶雄於沈約魏收姚
思廉諸作遠甚乎信知此老自不

隨人觀場者況鼂公武曰晉書特
藂冗爾可以無譏陳止齋曰整肅
似漢書其雋永處漢書所無又另
自一格是故劉子玄作史通指摘
前史殆無遺力屢嗤是書爲輕信
神怪可也目爲稗官小說不可也

序十一

李獻吉以其蕪雜爲必修之書可
也槩與宋元二史而量之不可也
在昔夏殷文獻不足徵聖人猶以
爲嘆今典午之籍號爲完備昭示
後代者謂非是書之攸賴與或後
之君若臣觀於其立國其拓境其

徧安民情風教治亂興衰存亡之
故不有所感以爲鑒誠與噫惡可
廢邪今

天子右文致治 詔下禮官汲汲以

進文學重經濟爲務海內經生家
翕然嚮往以爲治國宜民之術莫

序十二

詳於史故皆好治班馬汔於是書
第是書雅俗紛糅體要不足恐撮
勝者標其最長摘彙者攻其獨短
事有所昧則傳會以文之旨有所
乖則穿鑿以逆之其博而溺與約
而遺者等也展轉踵訛咎將安歸

閒覽苟悅作漢紀爲厭漢書迂濶
寡要翦截成書篇才三十宋魏等
史動盈百卷顯慶中李延壽除芟
蕪穢抄撮爲南北史皆爲歷代所
珍有踰原本故語有之世無粹白
之狐而有粹白之裘要在擇之精

序十三

而取之微也予意其法亦可行於
是書輒不自揆且因久嬰廢疾屏
跡樞牖間爰據是書參以當時諸
籍相讎正以其誣罔者汰冗長者
節亂雅者湔顛錯者整脫略者補
疑而不可了者闕間復爲評爲

注以明其得失助其未逮而止若
曰化臭腐而神奇復修定之以貪
爲弘文之嘉運也者則予豈敢但
婁人徧目空於五都拙匠易運斧
於鄧林自謂省約易習整潔適用
較之節文抄纂者庶班班可攷云
四日也

序十四

石林蔣之翹纂

晉書總目

釋例

列傳

世系圖

傳授圖

太康一統圖

兩晉十六國割據圖

十六國年表

引評姓氏

晉書總目

目錄

帝紀 十卷

志 二十卷

列傳 七十卷

載記 三十卷

刪補晉書釋例

石林蔣氏

一紀以編年年以繫事猶春秋之經止存

大綱

一傳者列事也錄人臣行狀自后妃諸猶

春秋之傳一則傳以解經一則傳以釋

紀

一史通云史之良者以敘事為工而敘事

之工以簡為主故凡繁冗者如朝延點

不雙鍾句皆雙燕燕及小之類也結事

晉書釋例

之類瑣雜者凡非家國大計不是

嗟便辨傳會者魏略武帝時孫權上表

欲歸吾着爐炭上邪陳群對馬懿言

類怪妄者杜預在荆州醉臥齋中

玄學夜行迷路有少年與談老子後

宿處乃王弼塚自此談玄朱進之類

重複者如同人志重出者傳記者庚如

鼓解和嶠森如千丈松云云已見中

傳而徐逵又作溫嶠幸武詩章雜中

齊舍人徐逵又作謝邈之類徐

孫楚傳云有子衆恂衆及恂俱未

仕楚傳云有子衆恂衆及恂俱未

云祖楚馮太師父以浮詞哀其
 帝紀及王桓傳凡封拜纂據悉出已
 乃故為勤進者殷勤陳讓者再四之
 機祥符瑞屬於國者浪謔辨明嘲弄
 小說出諸則節刪之得什之四或其
 有可述運一謀樹一節可附他傳者
 下於張華孫拯於陸機附侃母則取
 人侃傳弟松友則附見松傳之類或
 生無令問死無遺跡止徵其爵里者
 後侯史光之類在或純採釋官野乘其
 事荒謬其人夷虜如藝術傳者則
 全刪之得什之二

荀子曰略近錄遠則知史之詳略不均
 其為患也久矣幸是書失在叢冗偏供
 削藁然亦有如惠帝元康九年本紀但
 書改元而不著號孝武廟曰烈宗本紀
 前後不見標揭又陶元亮在晉名淵明
 在宋名潛而本傳絕無淵明之稱凡此
 類得什之一其闕事而不成章傳不載

請兵拓跋猗盧結為兄弟破劉虎事周
 左之類闕句而不成義文字志王修卒
 昔王彌之沒與修同年故修弟熙嘆曰
 卒時年二十四臨終自嘆云闕字而不
 成句如儒林傳文立於泰始問諸葛
 敘馬本亦往往有之得什之三今用
 折衷於涑水紫陽二史皇王大記大事
 記以補之或恭之以晉春秋略元經十
 六國春秋三國世說兩注荊州記華陽

國志等籍以及藝文類聚御覽元龜諸
 類書中所採晉代小說可傳信者務為
 彌縫用使無關而已不然則仍其舊而
 著之以論

一誤史者分門各獻總較未周不無舛誤
 前後顛錯如宣帝紀公孫淵景初二
 與十二年死載於十一以虛為實請葛
 年之類至列傳尤多城懿將張郃死之此
 師敗司馬懿於街亭多為時諱云亮望
 實錄也陸機作史多為時諱云亮望
 宵通宜紀從之又呂安有與嵇康言志
 書既誅後康子紹懼時所嫉乃移作趙

至與諸書舊史以甲爲乙魏略司馬
 遂取入至傳之類以甲爲乙魏略司馬
 桓範起之懿謂濟曰懿攻曹爽
 以驚馬懸短豆云云如王敦紀作濟言於懿
 而懿答以一爲二婢百餘人給配將士
 與前後五載諸婢婢百餘人給配將士
 傳則然照我形骸此一語耳而介傳連行在
 出甚有隻字之訛世代變易文祥傳以
 帝庚辰傳劉聰片言之失生死懸殊帝
 紀咸初四年二月丙戌斬蘇逸甲建
 午猶書述以萬餘人入吳興之類建
 紕繆王祥稱漢謙議大夫吉之後後王
 吉在漢宣帝時爲諫大夫而諫議

大夫起於光武日月不合者思帝紀建
 時今此條系刪日月不合者思帝紀建
 月壬午朔十月巳酉今悉正之得什之
 朔皆誤作丙子之類今悉正之得什之
 三其舊刻魚魯于先已取兩雍崑山新

舊枕諸本與宋秘閣本訂正原文而後

措手刪削者故不列

一前宋劉義慶著世說新語端羅晉事間

及漢魏劉峻注素稱博瞻拈疵摘瑕僞

迹昭著而故本獨採語棄注亦所不解

今予則遵注而略語非故爲立異也惟

核其實耳

一孔父論政正名爲先是以春秋之作亦

此意耳夫周之東漢之蜀晉之江左一

也陳壽三國志迺黨魏而寇漢是書因

之豈建典之後亦將尊劉石而外元成

乎故凡舊稱曹氏爲天子皆易之曰魏

帝其國以明非正統也帝之則從
 亮寇天水則正之曰帥諸軍入天水

一魏晉多兼官官名有至數十字者凡可

省則不備存

一戰斬首級及獲輜重兵械雜畜等非極

多不存

一秦漢王侯死皆曰卒而是書三公亦皆

稱薨僕令以下稱卒或薨或卒於例未

勻故劉秘書惠謂不如用陸淳例皆稱
 卒也陸淳說見春秋繁例蓋謂薨者今
 從之

一史主義文主詞史之載文有異選錄若

詩賦必有所感諷詔誥必有所誠諭表
奏必有所啓迪者乃存或文有可存而
太冗長者則節其詞或詞似鄙俚者則
櫟括其意餘直削之而已中如于寶晉
紀論張華女史箴凡見於昭明文選者
則注見文選而不錄非削之也蓋文選
於今業已家傳而戶誦之矣故不復以
爲卷帙之累

一帝王諱名自周世始然止避於廟中耳

晉書 卷六

克昌厥後駿發爾私其詩成王時所作
然昌發不爲文武諱也乃唐人重諱是
書所避特多如以世爲代民爲人爲庶
爲百姓治爲理略爲簡丙爲景虎爲武
爲猛獸淵爲泉爲川爲淙故雖其人以
名著也而沒之如戴淵淵明之類至
亦字而夷狄也而字之
劉元海石類滋惑
學者諒亦非淺知司馬溫公作通鑑尚
不能悉辨殷浩字淵源通鑑作淙源亮

金或虎亭況他人乎今悉復本字如晉
文中以師爲傳爲衆春爲陽之類則從
其稱

一史之有論從太史公來而太史公又祖
左傳君子曰體蓋抽述軼事以補中所
未逮非如是書仍錄紀傳之事製爲駢
偶之言所謂加粉黛於壯夫服綺紈於
高士如史通所譏也者至論末復作韻
語而謂之贊效尤蔚宗愈爲蛇足故有

晉書 卷七

刪而無補所存者論得什三贊不得什

一志之名雖翔於孟堅實昉于長八書大
都紀傳所不能盡者則以類備錄於斯
第尋篇考限易見乖越故是書凡繫晉
事者存已見史漢者削又晉事之足備
掌故者存諸淺近者削例亦有刪而無
補故什不得三

一古者國各有史故周禮有外史掌四方

之事天子時巡以內之內史董之此諸侯事耳若假竊名號割據一方者非其倫矣爰放東觀按諸國書而入錄曰載記以志閭也其間筆削同諸傳所存者僅什之五但其國臣已隨事見本記故凡所附傳俱削之而止存張賓王猛惜其才也

一 是書帝紀十志二十傳七十載記三十其百三十卷放史記也今不敢損益仍

書
釋例八

依原卷故雖全傳刪者猶存其目其所存而或回易數字或加足片言者既屬僭筆則稍細書於其中以別之亦猶劉子玄訂史朱粉雌黃曰庶俾觀者易悟其失自彰耳

一 是書從無注釋惟何超音義舊刻於載記之後或分附各卷之末今卽爲注本字下其易者削之難者存之未備者補之至于異同之事隱晦之義則隨其句

段而詳注於下或數字則錙於其旁

一 是書全學史班僅有紀傳而無世家又有志而無表然張軌李嵩雖爲傳亦世家也特群雄錯峙各目世年猶春秋戰國若無世表將何以統其時乎比之兩漢御曆四海一家者尤爲要矣昔崔鴻著十六國春秋中有表而不傳子用是補之稍具書法至世系地理呂氏十七史詳節舊有二圖予復衍之爲四古人

書
釋例九

左圖右史是亦不可已者故列之於前外藝文志本一代典籍攸關而是書闕之列傳人極冗沓而何楨許詢劉遺民曹續輩獨不見及又元魏出於晉代有年而載記無拓跋氏凡此皆當補誤者願俟之異日焉

一 古今治史漢者多人攻是書者寥寥今用周諮諸名公家藏批評本及唐宋以來議論如史通史鉞史義拾遺黃氏日

抄之類悉採入之至於歷代文集間有品隲是書者亦爲掇拾然必提其要鈎其玄與子意愜者取之其評及一篇大旨者則挈而鐫之於首或附之於尾指一事者則隨事而標於上幘或其言疊累不免擠越別簡則依注法載於其事之下但注則無某云某云而評有之耳

書評例十

一評皆稱字稱號惟劉孟會孫文融郝仲與鍾伯敬陳明卿及不佞所評是處有之故特稱姓或本卷屬較閱者亦稱姓然卷首特標伯敬何往有客自金陵來得伯敬手訂北監本中所評似具神解觀其寄林少巖座師書云三年中將正史自左國起至宋元流覽泛觀於古人經世之旨頗有所窺此其一也較今坊刻晉史懷異大都史懷得其篇評而節句百不得一然無揜人乃見長者故悉爲揭出之

一是書刻者從無圈點惟新杭本始有之而不精伯敬史懷稍精矣而不全其未刻本則丹鉛滿楮亦太濫及今予特用孫文融閱史漢法凡系一事之大體或提案或結案及文之一切喫緊處則用○○○或名理或奇句亦同之次則用、、、其摹寫入神處則用、、、但圈點復有句有讀韻在字中句在字外覽者當自差別若一篇中每事

書評例十一

大盡用全一小盡用半一其人名在敘事中則用抹——凡一見而已若尚論中者弗槩及

一較閱每卷所列姓氏其人或同堂面証或千里神交或有評或無評或一見數見皆所不暇計也總之文章公器相與共圖不朽云爾

已卯夏六月朔論次

是役也予自丁丑春過先輩陳仲醇山中偶與仲醇言故宋謝翱唐珏鄭

思肖林德賜事因及李北地與王監
察論史書謂晉宋元三史爲必修仲
醇卽令予任斯事明年予既剛定是
書數十卷往質之仲醇曰此可爲晉
書別本矣易以是顏之蓋昔孫盛作
晉春秋直書時事大司馬溫見之怒
盛諸子請改之盛不許諸子私改之
盛先已寫別本傳之外國及孝武購
求異書得之於遼東人與見本不同

讀書釋例十二

此仲醇所取義也愚謂予任述非任
作者乃唯唯否否迄今年四月屬草
畢予緘書遣力走請仲醇序許之七
月又書來訂予杪秋過山中當授予
序且先索予自序觀奈屆期而公計
至矣人琴俱亡其若之何然在今日
作者蔚起非乏玄晏而是書殺青已
竟予方恨不得與公共樂其成復奚
忍他請哉姑續簡述紀之并拈公書

於後所以申掛劍之私耳是歲長至
日書於吳趨邸次

附陳仲醇書

晉書夙稱難繼而仲家耳今日始得足
下手削亦大快事昔司馬公撰通鑑先
辟范內翰等修長編然後下手据文刪
汰夫是則唐文以人主之命出金匱玉
室之儲而又佐之筆札膳以太官使房
褚諸公日夕究心碌碌贅書止具得足

讀書釋例十三

下今日一片草藁而已王季重云今古
風流惟有晉代正史元本不堪如工作
瀛洲圖面面肥暫雖具老少而神情意
態十八人不甚分明言其乏神韻也茲
捧讀佳纂不數卷已具見鈎描繡藻生
氣奕奕矣至所指摘時使房褚無置足
處若其有靈寧不失笑邪乃足下不怪
小巫謬以序言相屬然不佞雖老病廢
筆硯久矣猶揀囊底智足爲明公拈出

苦心度不負命俸杪秋杖屨來山中便可攜予文共讀於白雲紅樹間也如序例訖幸先緘示以慰飢渴七月三日繼儒頓首

晉書列籍考

明橋李蔣之翹述

臧榮緒晉書

詳見後

曰歷陽令陳郡王銓有著述才每私錄晉事及功臣行狀未就而卒

子隱受父遺業建興中過江爲著作郎受詔撰國史時同僚虞預亦欲私撰晉書但生長東南不知中朝事數訪於隱并借隱書竊錄之而自欲署名竟謀免隱官隱又家貧無資書未遂就征西將軍庾亮知其人乃給月廩紙筆之屬書錄是得成咸康六年始詣闕上之然隱雖好述作而才鈍辭拙章句混漫其中次第可觀者皆銓之作也

史通

唐劉子玄知幾撰

曰晉史洛京時著作郎陸機

始撰三祖紀佐著作郎束皙又撰十志會中朝喪亂其書不存先是陳郡王銓有著作未就子隱因續成之凡爲晉書八十九卷時尚書郎領國史于寶亦撰晉紀自宣

訖愍七帝五十三年凡二十二卷其書簡略直而能婉甚爲當時所稱至江左史自鄧粲孫盛王韶之位道雖已下相次繼作晉史之序述則備記兩帝近則惟敘六朝至宋湘東太守何法盛始撰晉中興書勒成一家首尾該備齊隱士東莞臧榮緒又集東西二史合成一書皇家貞觀中有詔以前後史十有八家制作雖多未能盡善乃敕大官更加纂錄採正典與舊

晉書列傳考

干

說數十餘部兼引傳史十六國書爲紀十志二十列傳七十載記三十并序例目錄合爲百三十二卷序例皆自是言史者皆棄其舊本競從新撰者焉

王海宋王伯厚曰晉王隱大典初召爲著作

郎隱及郭璞俱令撰晉史文詞鄙拙蕪舛

不倫于寶博覽書記中書監王導上疏與集帝紀宜簡史官遂敕寶等撰集於是著晉紀稱爲良史又虞預著晉書四十四卷

謝沈著晉書三十餘卷郝紹作晉中興書何法盛竊之凡七十八卷起東晉徐廣領

著作敕撰成國史廣舉荀勗子王韶之義

熙初十二年成晉紀四十六卷上之鄧粲著

元明紀十篇文心雕龍荀勗荀綽撰晉後

書十五篇束皙武帝時佐著作郎撰晉書

帝紀十志著晉書紀志南史裴松之著晉紀謝

靈運爲秘書監撰晉書粗立條流沈約撰

一百二十卷條流雖舉采掇未周失第齊

晉書列傳考

干

臧榮緒括東西晉爲一書紀錄志傳百一十卷後魏書崔浩以晉書諸家多誤著晉後書未就傳世者五十餘卷

貞觀二十年閏三月詔曰十有八家雖存記

注才非良史書虧實錄榮緒煩而寡要行

思勞而少功叔寧味同畫餅子雲學埋瀾

流處叔不預於中典法盛莫通於創業治

平于陸曹鄧略紀帝王鸞盛廣松纔編載

祀其文既野其事罕有

會要唐武功曰貞觀二十年閏三月四日詔

宜令修所更撰晉書銓次舊聞裁成義

類如修五代史故事於是司空房玄齡中

書令褚遂良太子左庶子許敬宗掌其事

來濟陸元佐劉子翼李淳風李義府薛元

超上官儀崔行功辛亥馭劉胤之陽仁卿

李廷壽張文恭竝分功撰錄令狐德棻敬

播李安儀李懷儼詳其條例以臧榮緒晉

書爲本爲十紀十志七十列傳三十載記

晉書列傳

其太宗所著宣武二帝及陸機王羲之四

論稱制旨焉房玄齡已下稱史臣凡起

皆指獨創其以書賜皇太子及新羅使者

各一部

舊唐書石晉劉房玄齡傳曰貞觀十八年玄

齡與中書侍郎褚遂良受詔重撰晉書於

是奏取太子左庶子許敬宗中書舍人來

濟著作郎陸元佐劉子翼前雍州刺史令

狐德棻太子舍人李義府薛元起起居郎

上官儀等八人分功撰錄以臧榮緒晉書

爲主參考諸家甚爲詳洽然史官多是文

詠之士好採詭譎碎事以廣異聞又所評

論競爲綺豔不求篤實繇是頗爲學者所

譏唯李淳風淳明星曆善於著述所修天

文律曆五行三志最可觀採太宗自著宣

武二帝及陸機王羲之四論於是總題晉

御撰至二十年書成凡一百三十卷詔藏

于秘府頒賜加級各有差

晉書列傳

又令狐德棻傳曰十六年起爲雍州刺史以

公事免尋有詔改撰晉書房玄齡奏德棻

令預修撰當時同修一十八人竝推德棻

爲首其體制多取決焉書成除秘書少監

又敬播傳曰恭傳晉書播與令狐德棻陽仁

卿李嚴等四人總類

文獻通考宋馬貴與曰晉書一百三十卷

氏武公曰唐房喬即玄等撰貞觀中以何法

盛等十八家晉史未善詔喬與褚遂良許

敬宗再加撰次乃據臧榮緒書增損之後
又命李淳風李義府李延壽等十三人分
掌著述敬播等四人考正類例西晉四帝
五十四年東晉十一帝一百二年又胡羯
氏羗鮮卑割據中原爲五涼四燕三秦二
趙夏蜀十六國共成帝紀十志二十列傳
七十載記三十例出於播天文律曆淳風
專之喬以宣武紀陸機王羲之傳論上所
自爲故曰制旨又總題御撰焉

書
新唐書

本

新唐書藝文志晉書一百三十卷房玄齡褚
遂良許敬宗來濟陸元佐劉子翼令狐綯
蔡李義府薛元超上官儀崔行功李淳風
辛丘馭劉胤之陽仁卿李延壽張文恭敬
播李安期會要作安儀李懷儼趙弘智等修而
名爲御撰會要無趙弘智
通志略宋鄭仲漁撰曰古者修書出於一人之手
成於一家之學班馬之徒是也至唐始用
衆手晉隋之書是矣然亦隨其所長者而

授之未嘗奪人之所能而強人之所不及
如李淳風于志寧之徒則授之以志如顏
師古孔穎達之徒則授之以紀傳以顏孔
博通古今于李明天文地理圖籍之學所
以晉隋二志高於古今而隋志尤詳明
雲麓漫抄宋趙彥衛著曰晉書有載記其名蓋婦
於班固東漢顯宗時有人上書告固私作
國史召詣秘書部降蘭臺令史與前睚眦
令陳宗長陵令尹敏司隸從事孟異其成

書
新唐書

本

世祖本紀遷爲郎典校秘書固又撰功臣
平林新市公孫述事作列傳載記二十八
篇奏之帝乃隸使終成前所著書
隋唐列史通略通考經籍藝文諸志附考唐宋四庫
目錄及諸家
王隱晉書八十九卷見本史○晉陽秋云王隱著國史成八十八卷
虞預晉書五十八卷見本史○附志云二
今殘缺

謝沈晉書三十餘卷

見本史○隋唐志不載

于寶晉書二十二卷

此即後晉紀也

朱鳳晉書十四卷

元帝本史云四十餘卷隋志云十卷未成本

今殘缺

謝靈運晉書三十五卷又錄一卷

臧榮緒晉書一百一十卷

隋志云榮緒齊徐州主簿

蕭子雲晉書九卷

隋志云十一卷本一

何法盛晉中興書八十卷

隋志云七十八卷起東晉法盛

宋湘東太守

晉書 劉勰考

晉後書五十卷

後魏書云崔浩撰

蕭景暢晉史草三十卷

見晉書志隋志云景暢子顯撰

顯字

梁鄭忠晉書七卷

庾詵東晉新書七卷

沈約晉書一百一十一卷

以上三書見隋志

徐堅晉書一百一十卷

晉書鈔三十卷

梁張勰撰

晉書鴻烈六卷

隋志云張氏撰

晉書金穴鈔十卷

隋志云張氏撰

右全史

陸機晉帝紀四卷

晉錄五卷

于寶晉紀二十二卷

本史云二十卷隋志云二十三卷記惠帝

劉協注于寶晉紀六十卷

晉紀十卷

晉前軍諮議曹嘉之撰

晉帝紀十卷

東晉撰

晉紀十一卷

記明帝晉荊州別駕鄧粲撰

晉紀二十卷

隋志云二十三卷宋中散大夫劉謙之撰

晉紀十卷

王象之撰

晉書 劉勰考

荀綽晉後略記五卷

本史云綽撰晉後書十五篇

徐廣晉紀四十五卷

本史云四十六卷

續晉紀五卷

宋新與太守郭季產撰

習鑿齒漢晉陽秋四十七卷

本史作五十卷記愍帝

孫盛晉陽秋三十二卷

記哀帝

鄧粲晉陽秋三十二卷

續晉陽秋二十卷

宋永嘉太守檀道鸞撰

晉春秋略二十卷

唐秘書正字杜延業撰

晉略二十卷

宋史藝文志張昞撰

右編年

晉起居注三百一十七卷

隋志晉書劉宋北齊
梁有三百二十卷
又晉書云三百
二十卷又晉書云三百
種不具錄

右起居注

晉故事四十三卷

晉諸雜故事二十二卷

晉故事三卷

晉朝雜事二卷

晉要事三卷

魏晉世語十卷

晉書

十

泰始太康故事八卷

建武故事三卷

交州雜事九卷

記士燮
陶璜等

晉武平吳記二卷

周張
昭撰

平陽泣血記二卷

晉宋舊事一百廿卷

東宮舊事十一卷

張敞

八王故事十二卷

唐琳

四王故事四卷

同前

咸和咸康故事四卷

孔愉

桓玄偽事二卷

晉諸公贊敘廿二卷

暢傳

晉公卿故事九卷

同前

右故事

華陽國志十二卷

晉常璩

九州春秋九卷

司馬彪

漢趙紀十卷

和苞

趙書二十卷

融

二石傳二卷

晉王度

二石偽治時事一卷

同前

晉書

十

燕書二十卷

范亨

南燕錄五卷

范亨

南燕錄六卷

王景

南燕書七卷

遼先

燕志十卷

後魏高

秦書八卷

何仲

苻朝雜記一卷

田融

秦紀十卷

姚和

秦紀十一卷

宋景仁

秦紀十卷

明注

涼紀八卷

張燕

涼書十卷

劉昞

西河記二卷

張燕

涼書十卷

張

涼記十卷

呂光

涼書十卷

張

涼書十卷

高道

拓跋涼錄十卷

燉煌實錄十卷劉吐谷渾記二卷段

鄴洛鼎峙記十卷

十六國春秋一百二十卷魏

三十國春秋三十卷蕭方等撰起漢建安記晉元熙

三十國春秋一百卷武敏之

戰國春秋二十卷李

右霸史

魏晉百官名五卷晉官品一卷徐宣

百官表注十六卷韓

晉書劉勰

惠帝百官名三卷陸

晉官屬名四卷晉過江人士目一卷

永嘉流士二卷衛晉刺史六條制一卷

右官職

晉新定儀注四十卷傅

晉儀注三十九卷

晉尚書儀曹新定儀注四十一卷徐

司徒儀注五卷干甲辰儀五卷

晉雜儀注廿一卷虞決疑要注一卷

尚書儀曹吉禮三卷

晉明堂郊社議三卷孔

晉七廟議三卷蔡車服雜注一卷徐

晉雜制六十卷晉南簿圖一卷

右禮儀

律本二十一卷賈充杜預等

晉令四十卷前

漢晉律序注一卷張

雜律解二十一卷晉宋齊梁律二十卷

晉書劉勰

右法令

晉雜詔書一百卷又二十八卷

晉詔書黃素制五卷

晉定品志一卷太元副詔二十一卷

義熙詔十卷又副詔十卷

晉雜議十卷晉彈事十卷

晉駁事十卷晉諸公奏十一卷

右詔疏

晉太原土地記十卷

太康三年地記六卷

元嘉六年地記三卷

右地里

江表傳三卷

虞溥

會稽典錄廿四卷

虞預

襄陽耆舊傳五卷

習鑿

楚國先賢傳十二卷

張方

交州先賢傳三卷

范瑗

益部耆舊傳十四卷

陳壽

續三卷

關中記一卷

葛洪

晉書列傳考

古

竹林名士傳三卷

袁宏

七賢傳五卷

孟氏

七賢論二卷

戴逵

江左名士傳一卷

宋劉義慶

桓玄傳二卷

陶潛傳一卷

梁昭明太子

太原王氏家傳二十三卷

右傳記

語林一卷

裴啓

郭子三卷

郭澄之

世說新語八卷

劉義慶

幽明錄二十卷

前

述異記十卷

祖冲之

又二卷

任昉

搜神記三十卷

干寶

右小說家

北類書影如僅見晉事一二者弗舉及

以上俱貞觀前著作

高希嶠注晉書一百三十卷

開元十年上長清池主簿

晉史獵精一百三十卷

史宋

晉史屬辭三卷

文獻通考陳氏曰宋嘉泰退簡之撰用蒙求體以類

晉事元祐癸酉歲也

晉書辨証十卷

宋李晉書精語五卷

晉書指掌十二卷

通考晁氏曰皇朝劉夢龍以晉書事實類分六

晉書列傳考

五

卷十五

晉書詳節三十卷

呂祖謙

兩晉奇談四卷

葛立方摘晉書中語語俱世說所不載者

晉書選要十卷

元虞集 晉書瑣瑣六卷

晉史伐山十卷

楊慎

晉書評鈔二十卷

楊慎

諸名家晉書一百三十卷

王世貞孫鑣等

晉書纂六十卷

蘇文韓

晉史懷三卷

鍾惺撰許

晉書南北史合纂六十卷

錢岱○此用臣
以評點者近肆
行附音史懷敬
讀者以為錢為
知有呂氏矣故
讀晉書快編五
卷

晉書音義三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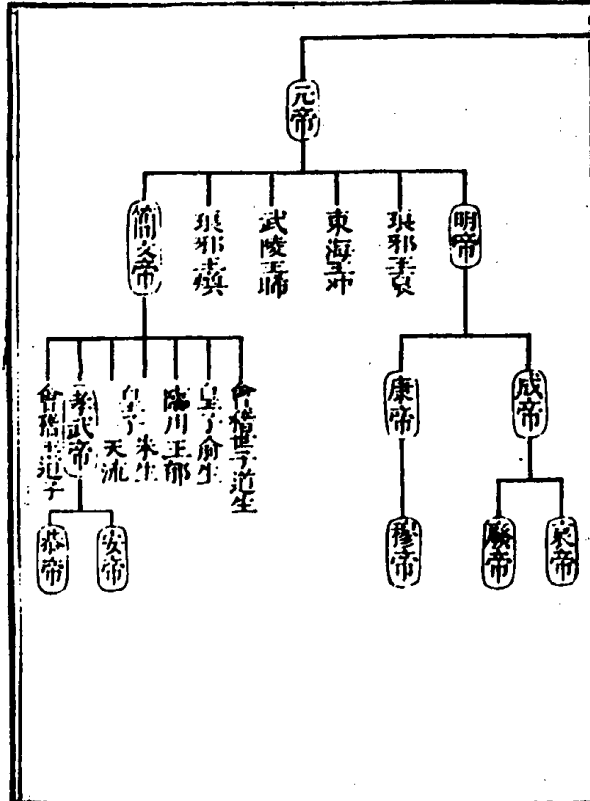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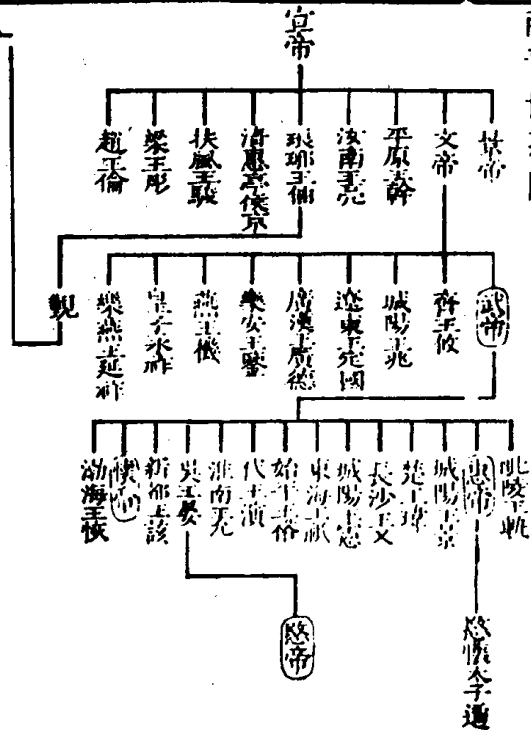
又音義三卷

楊齊宣見
宋史志
右選評
元經史通鑑
傳錄原無成
書者不載

晉書列傳考

夫

兩晉世系圖



張氏居涼州今為涼州衛門○前秦苻氏健堅居長
 安今太原府登居南安今屬鞏昌府地
 崇居渥中即漢破羌縣○後燕慕容氏垂居中今屬保
 定府唐縣西北有中山城云垂所築遺址在焉○十六
 國之列故盛居龍城高雲繼之○北燕馮氏亦居龍
 城○後秦姚氏居長安○西秦乞伏氏固仁居隴右
 今章昌府乾歸居金城在今臨洮府蘭縣西南
 薛瓚云全取後徙西城今亦在蘭縣西徙度堅山
 堅固之義徒譚郊西北熾盤徙枹罕今河州屬○後
 所居
 涼呂氏居姑臧即涼州○南涼秃髮氏烏孤居樂都
 初自康川堡徙西平樂都西平俱在今西寧衛地五
 徙居于此徙西平代志西平郡治湟水縣後周置
 樂都郡杜佑云湟傳檀復居樂都初為太子時築
 水一名樂都水○北凉段氏居張掖漢置郡今屬甘肅沮渠氏繼
 之徙姑臧○南燕慕容氏居廣固在青州府濰縣北八
 德自鄆徙清臺後都于此○初○西凉李氏居燉煌
 置郡後改爲沙州其故城在今肅州衛西八百里
 本朝初置沙州衛正統中徙其泉于內但名存而
 徙酒泉郡司城五百一十里○夏赫連氏居統萬
 漢朔方郡地勃勃都此始名後魏置夏州本朝初
 置寧夏府改爲衛今衛城東黃河岸側有夏州城

即統萬城○附攷後魏拓跋氏什翼徙初稱代居雲
 故址也○秦郡名今瑯居盛樂前漢書作成樂屬定襄水經
 中大同府地魏土地記曰雲中城東八徙平城代尹
 運成樂固北魏今在大同府城西北徙平城
 十里有成樂城今在大同府城西北徙平城
 唐初爲雲中縣後改雲州今大同府大同縣
 府城北門外有土臺東西對峙蓋雙闕也

晉書十六國年表 附拾跋氏

明橋李蔣之翹編

乙酉西晉世祖武皇帝泰始元

吳歸命侯 孫皓 甘露元

先炎興元年漢亡明年魏晉公司馬昭遂自進爵為王用天子服冕至是秋八月卒太子炎嗣冬十二月丙寅炎以晉王自即皇帝位改元○仍都于洛陽國號晉○廢魏主與為陳留王

丙戌二

實四元

秋七月晦日食○冬十月朔又食 時皓在武昌得大鼎六月改年○十二月遷都建業

丁亥三

二

立皇太子衷

戊子四

三

秋七月衆星西流如雨而隕○九月大水

己丑五

建衡元

春青徐兗州大水○秋九月有星孛于紫宮 立子璿為太子

庚寅六

二

辛卯七

三

冬十月朔日食○十一月故漢皇帝安樂思公劉禪卒 是歲西北言鳳凰集改明年曰鳳凰

壬辰八

鳳凰元

皇太子衷納妃賈氏○冬十月朔日食

癸巳九

二

夏四月朔日食○秋七月朔又食

甲午十

三

春正月日食○三月又食○邵陵厲公曹芳卒 比三年大疫

乙未咸寧元

天冊元

秋七月晦日食○冬大疫 以掘地得銀尺上有刻文改年

丙申二

天璽元

或獻小石刻皇帝字云得于湖邊因改年

丁酉三

天紀元

春正月朔日食○秋七月星孛紫宮○大水 遣使祀歷陽山使者詐書石印為瑞改年

| | | | | | | |
|--|---|--|------------|------------|--|------------------------------|
| <p>戊戌四</p> <p>春正月朔日食。○秋大水螟。</p> <p>三</p> | <p>巳亥五</p> <p>以匈奴劉淵為左部帥。○冬十一月大舉伐吳。</p> <p>三</p> | <p>庚子太康元</p> <p>龍驤將軍王濟以舟師入石頭孫皓山降。○夏四月詔賜皓爵歸命侯。改年。○郭欽請徙內郡雜胡于邊地不聽。</p> <p>四</p> | <p>辛丑三</p> | <p>壬寅三</p> | <p>癸卯四</p> <p>春三月朔日食。○冬河南荆揚大水。○歸命侯孫皓卒。</p> | <p>甲辰五</p> <p>春正月龍見武庫井中。</p> |
|--|---|--|------------|------------|--|------------------------------|

| | | | | | | | |
|---------------------------------|---------------------------|---------------------------------|---|--|---|---|------------------------------------|
| <p>乙巳六</p> <p>夏四月旱。○秋八月朔日食。</p> | <p>丙午七</p> <p>春正月朔日食。</p> | <p>丁未八</p> <p>春正月朔日食。○太廟殿陷。</p> | <p>戊申九</p> <p>春正月朔日食。○夏六月朔又食。○旱。○秋八月星隕如雨。○地侯。</p> | <p>己酉十</p> <p>以鮮卑慕容廆為鮮卑都督居徒河之青山。○以劉淵為北都都尉。</p> | <p>庚戌孝惠皇帝永熙元</p> <p>春正月朔改元太熙。○夏四月帝崩年五十五。○太子東即位改元。○立子遼為皇太子。○以劉淵為五部大都督。</p> | <p>辛亥元康元</p> <p>春正月朔改元永平。○三月賈后殺太傅楊駿廢皇太后楊氏為庶人改元。</p> | <p>壬子二</p> <p>春二月賈后弑皇太后楊氏于金墉城。</p> |
|---------------------------------|---------------------------|---------------------------------|---|--|---|---|------------------------------------|

| | |
|-------|--|
| 癸丑三 | 夏六月弘農雨雹三尺 |
| 甲寅四 | 慕容廆徙居大棘城○大饑 |
| 乙卯五 | 夏六月東海雨雹五寸○荆揚兗豫青徐大水○索頭拓跋祿官分國爲三部與兄子猗祖猗盧分統之 |
| 丙辰六 | 關中饑疫 |
| 丁巳七 | 雍秦旱疫米斛萬錢 |
| 戊午八 | 秋荆豫徐揚冀大水○略陽巴氏李特入蜀 |
| 己未九 | 太子洗馬江統著徙戎論○冬十一月朔日食 |
| 庚申永康元 | 春正月晦日食○三月尉氏兩血妖星見南方太白晝見中台星折○賈后殺太子遹○夏四月朔日食○趙王倫入奏 |

| | |
|------------|--|
| 辛酉永寧元 | 賈后爲庶人殺之○五月立臨淮王臧爲皇太孫○秋八月趙王倫自加九錫 |
| 壬戌太安元 | 春正月以散騎常侍張軌爲涼州刺史○趙王倫篡位改元建始遣帝于金牆號太上皇殺太孫臧○閏三月朔日食○自正月至于五月五星互經天縱橫無常○夏四月帝復位倫誅○立襄陽王尚爲太孫 |
| 癸亥二 | 春三月太孫尚薨立清河王覃爲太子○冬十二月河間王顒使長沙王乂殺齊王朗改元○李特自稱大將軍益州牧○陳留王曹芳卒 |
| 甲子永興元 | 春正月東海王越使順將張方殺長沙王 漢高祖 劉淵 元成太宗 李雄 建興元 十一月自稱成都王 改年 |
| 成始祖 李特 建初元 | 春二月益州刺史羅尚大破李特斬之○閏十二月李雄入成都 正月蜀郡太守徐儉以少城降特入據之赦境內改年○特死弟流代領其衆于何流亦死衆推特子雄領之 |

| | | | | | | |
|---|--|---|-------------|--|----------|--------------------------------------|
| <p>又改元永安○成都 王頔廢太子自立 為太弟○秋七月帝 討頔敗于陽陰頔遂 以帝入都改元建武 ○頔殺東安王錞琅 邪王睿走歸國○帝 還洛陽○冬十一月 張方遷帝于長安○ 鎮守洛陽○帝于 洛陽復改元永安○ 十二月廢頔更立豫 章王熾為太弟○改 元永興</p> | <p>成都王頔去 淵行寧朔將 軍以淵子聰 為積弩將軍 ○自稱大單 于于離石○ 十月遷都左 國城建西號 曰漢自稱漢 王</p> | <p>乙丑二 帝在長安○夏四月 詔詔張衡為大單 于荷龜死子普根代 領其眾○秋八月星 孛北斗</p> | <p>離石大饑</p> | <p>丙寅光熙元 春正月朔日食○夏 四月帝還洛陽改元 ○秋七月朔日食○ 冬十一月帝中毒崩 年四十八○太弟熾 即位○十二月初日</p> | <p>三</p> | <p>三 歷平元 雄僭稱帝國號大成 改年</p> |
|---|--|---|-------------|--|----------|--------------------------------------|

| | | | | | | |
|--|---|---|------------------------------------|-----------------------------------|--------------------------------------|----------|
| <p>丁卯孝懷皇帝永嘉元 春正月癸丑改元○ 立陳韋王詮為皇太 子○以琅邪王睿都 督揚州鎮建鄴○冬 十一月朔日食○慕 容廋自稱鮮卑大單 于○祿官死第衡盧 總統三部</p> | <p>四 汲桑故將石 勒來降以為 漢漢將軍不 晉王</p> | <p>戊辰二 春正月朔日食○張 軌得風疾使子茂攝 州事</p> | <p>三 徙都蒲子○ 十月稱帝改 年</p> | <p>己巳三 春正月朔熒惑犯紫 微○夏大旱</p> | <p>四 徙都平陽○ 時汾水得玉 璽改年</p> | <p>四</p> |
|--|---|---|------------------------------------|-----------------------------------|--------------------------------------|----------|

| | | | |
|---|---|--|---|
| <p>庚午四</p> <p>漢烈祖 劉聰 光五</p> <p>夏四月蝗○以格拔 猗盧為大單于封代 公</p> <p>七月淵死太 子而立其弟 聰弒而代之 遂收平○氏 酋苻洪自稱 略陽公</p> | <p>辛未五</p> <p>嘉平元</p> <p>王衡元</p> <p>夏六月漢人入寇陷 洛陽殺太子詮遷帝</p> <p>時李曜拔洛城李始 拔巴西於是改年</p> | <p>壬申六</p> <p>于平陽廢為平阿公 ○司空苻藩等傳檄 四方推瑛邪王睿為 盟主○關四等奉武 帝孫秦王鄒趣許昌</p> | <p>春二月朔日食○漢 降封帝為會稽郡公 ○秦王鄒入長安賈 疋等奉為皇太子置 行臺○冬大疫</p> <p>石勒始據襄 國○南安羌 酋姚弋仲自 稱扶風公</p> |
|---|---|--|---|

| | | | |
|--|---|--|--|
| <p>癸酉孝惠皇帝建興元</p> <p>三</p> <p>春二月丁未漢劉聰 弒帝于平陽年三十 ○夏四月壬申皇太 子鄒即位子長安○ 以琅邪王睿為左丞 相○睿遣世子招鎮 廣陵</p> <p>石勒遣石虎 攻陷鄆而據 之</p> | <p>甲戌二</p> <p>四</p> <p>春正月有知日隕于 地又有三月相承東 隕于平陽北</p> <p>正月有流星</p> | <p>乙亥三</p> <p>建元元</p> <p>五</p> <p>行○以張軌為太尉 涼州牧西平公又以 寔為副刺史○軌卒 寔嗣</p> <p>化爲肉○加 石勒大將軍 東單于○襄 國大饑</p> | <p>丙子四</p> <p>麟嘉元</p> <p>六</p> <p>以琅邪王睿為丞相 大都督○進代公猗 盧爵為王</p> <p>拜石勒陝東 伯得專征伐 封拜</p> <p>猗盧為長子六修所 弒晉恨討之而立尋 帝降改年</p> |
|--|---|--|--|

| | | | |
|---|---------------------------|--|---|
| <p>死國人立其叔父弗 之子襲律。詔并張 寔都督陝西諸軍事 弟茂為秦州刺史。○ 夏六月朔日食。○冬 十一月漢劉曜陷長 安帝飢促降。○漢人 廢帝為懷安侯。○十 二月朔日食。</p> | <p>丁丑東晉中宗元皇帝建元二 元</p> | <p>春三月琅邪王睿即 晉王位收元。○夏五 月朔日食。○秋大旱 經河汾溢。○冬十一 月朔日食。○十二月 漢劉聰弑帝于平陽 年十八</p> | <p>戊寅大興元 春三月丙辰王即皇 帝位收元。○立皇太 子紹。○以慕容廆為 大單于。○夏四月朔 日食。○冬十一月日 夜出高三丈</p> |
| | <p>立子黎為太 子</p> | | <p>前趙王劉曜 光八</p> |
| <p>建西平元公 建興五</p> | <p>七</p> | <p>不事是康年 號猶稱建興 示不臣也</p> | <p>初元 七月劉聰死 子黎立改年 漢昌。○八月 新率統而代</p> |

| | | | |
|--|--|--|---------------------------------------|
| | <p>已卯二 夏四鳳南陽王保自 稱晉王于上邽改年 建康。○江東大饑。 慕容廆取遼東</p> | | <p>庚辰三 以慕容廆為平川刺 史。○上邽諸將殺晉</p> |
| <p>之石勒引兵 討準。○冬十 月。○自立于 赤堡改年。 封勃為趙公</p> | <p>二 後趙高九 運都祖石勒 長安。○立 子熙元年 為太 子。○冬十 一月</p> | <p>號為 趙王 依春 秋列 國年 元賜 養子 虎爵 為中 山公</p> | <p>三 二 十</p> |
| <p>七</p> | | | <p>八 京兆人劉弘 使帳下問</p> |

| | | | |
|---|--|--|--|
| <p>王保</p> <p>殺定州人立 寔弟茂代之 ○茂立寔子 襲爲世子</p> | <p>辛巳四</p> <p>春二月月中有黑子 ○終南山崩○秋八 月帝崩○以慕容 廋爲平州牧封遼東 公○廋立子皝爲世 子○尙征妻惟氏救 鬱律立其子賀脩</p> <p>四 三 十一</p> <p>涼西平成烈公 張茂九</p> | <p>壬午永昌元</p> <p>春正月以去年十一 月生皇太孫衍改元 ○封子昱爲琅邪王 ○冬十一月帝以王 教作逆憂憤成疾閏 月崩年四十七○庚 寅太子紹即位</p> <p>五 四 十二 十</p> <p>立子 弘爲 世子</p> | <p>癸未肅宗明皇帝太寧元</p> <p>春三月朔改元</p> <p>六 五 十三 十一</p> <p>封姚 大仲</p> <p>趙來伐茂遣 使解藩趙封</p> |
|---|--|--|--|

| | | | |
|-----------------------------|---|---|--|
| <p>爲平 襄公</p> <p>爲涼王</p> | <p>甲申二</p> <p>夏六月帝親征王莽 于江寧破之○代賀 脩徙居東木根山</p> <p>七 六 十四 十二</p> <p>立其 兄子 班爲 太子</p> <p>涼西平忠成公 張駿 十三</p> | <p>乙酉三</p> <p>立皇太子衍○閏八 月帝崩年二十七○</p> <p>八 七 十五</p> <p>太子衍即位皇太后 庾氏臨朝稱制○冬 十一月朔日食○拓 跋賀得死弟訖那嗣</p> <p>丙戌顯宗成皇帝咸和元</p> <p>春二月改元</p> <p>九 八 十六 十四</p> <p>去趙官爵復 稱晉大將軍 涼州牧</p> | <p>丁亥二</p> <p>夏五月朔日食○徙 封琅邪王昱爲會稽</p> <p>十 九 十七 十五</p> |
|-----------------------------|---|---|--|

| | | | | |
|-----------------|--|--|--|--|
| <p>王吳王岳為琅邪王</p> | <p>戊子三</p> <p>春二月蘇峻犯闕三月遷帝于石頭</p> <p>十一 太和元十八十六</p> <p>昭為後趙所執久之見殺</p> | <p>巳丑四</p> <p>春二月諸軍討蘇逸誅之曹據抱帝奔溫</p> <p>十二 二十九十七</p> <p>後趙蒲洪石虎姚弋</p> | <p>庚寅五</p> <p>立勳子麟槐為王紇邪奔宇文部</p> <p>建平元 二十十八</p> <p>二月勳自稱趙天王行皇帝立子弘為太子以石虎為太尉封中山王○九</p> <p>駿稱臣于後趙為涼州牧</p> | |
|-----------------|--|--|--|--|

| | | | | |
|--|---|---|---|--|
| <p>辛卯六</p> <p>春三月朔日食</p> <p>二 三十一十九</p> <p>月稱帝改年</p> | <p>壬辰七</p> <p>三 二十二二十</p> <p>命太子弘自可尚書奏事</p> <p>立次子重華為世子</p> | <p>癸巳八</p> <p>慕容廆卒世子毓嗣</p> <p>四 二十三三十一</p> <p>勒死子弘立石虎自為</p> | <p>甲午九</p> <p>以慕容皝為平州刺史遼東公</p> <p>趙海陽王石弘 二十四二十二</p> <p>延熙元 春正月改年</p> <p>○石虎遷廆弘自立為居</p> <p>弒趙天王尋弒弘</p> <p>期其弟</p> <p>雄死受書命為大將軍</p> | |
|--|---|---|---|--|

| | | | |
|--|---|---|--|
| <p>乙未咸康元</p> <p>趙太祖石虎建成郡都二十三</p> <p>春正月朔帝冠政元 ○夏四月大旱 十月朔日食○紇那 自宇文部入諸部復 奉之尉槐奔趙</p> <p>武元</p> <p>遷都於鄴</p> <p>期五恒</p> <p>元</p> | <p>丙申二</p> <p>春正月彗星見奎婁</p> <p>二</p> <p>二</p> <p>二十四</p> | <p>丁酉三</p> <p>趙納尉槐于代紇那 并肅尉槐城盛樂而</p> <p>三</p> <p>初稱大趙天 至○殺其太</p> <p>三</p> <p>二十五</p> | <p>戊戌四</p> <p>楊之</p> <p>四</p> <p>夏五月冀州李壽 六</p> <p>漢中宗二十六代高祖</p> <p>什翼健</p> <p>建國元</p> <p>李壽</p> <p>建國元</p> <p>李壽</p> <p>建國元</p> |
|--|---|---|--|

| | | |
|---|--|---|
| <p>己亥五</p> <p>以琅邪王岳為侍中 司徒</p> <p>五</p> <p>二</p> <p>二十七</p> <p>主期 而立 國號 曰漢 稱帝 收年 雨秋</p> <p>稱始</p> | <p>庚子六</p> <p>春正月星字太微</p> <p>六</p> <p>三</p> <p>二十八</p> <p>始都</p> | <p>辛丑七</p> <p>春二月朔日食○封 慕容號為燕王</p> <p>七</p> <p>四</p> <p>二十九</p> <p>始都</p> <p>命太 子勢 錄尚 書事</p> |
|---|--|---|

| | | | | | | |
|------------|---|---|---|----------|---------|-------|
| 壬寅八 | 春正月朔月食の夏 六月帝崩年二十二 帝二子不與皆幼時 弟琅邪王苻即位の 封不爲琅邪王奕爲 東海王○慕容皝遷 都龍城 | | | 八 | 五 | 三十五 |
| 癸卯康皇帝建元元 | 春正月改元 | 九 | 六 | 壽死 子勢 | 三十一六 | |
| 甲辰二 | 春庚戌守房心○秋 九月立皇太子○ 戊戌帝崩太子○ 位時太子加二歲皇 太后積氏臨朝稱制 | | | 十 | 漢歸義三十二七 | |
| 乙巳孝宗穆皇帝永和元 | 春正月朔太后抱帝 臨軒改元○以會稽 以姚弋仲爲 冠軍大將軍 | | | 十一 | 二 | 三十燕太八 |
| 祖泰 | | | | 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王昱錄尚書六條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戊申四</p> |
| | <p>十四</p> <p>太子宜殺其弟賴伏誅更立幼子世為太子</p> | <p>巳酉五</p> <p>蒲洪遣使來降</p> |
| <p>烈公 張重</p> <p>華三</p> <p>十五</p> <p>受晉 命為 京州 刺史 西平 公</p> | <p>三十 五十一</p> <p>六</p> <p>世子 孫</p> | <p>太寧元</p> <p>初稱帝改年為陽郡公四月虎死子世嗣其兄邊猷之而自</p> <p>三十 燕烈十二</p> <p>七 祖 慕</p> <p>自稱 答簡 涼王</p> <p>元</p> |

| | | |
|---|---|---|
| | <p>庚戌六</p> | <p>以蒲洪為氏王子健襲國公○洪自稱大都督大將軍三秦王改姓苻氏○越故將麻秋殺苻子健統其眾遣使來請命○冬十一月健入長安來獻捷</p> |
| <p>立以石閭為都督中外軍事○十一月閭試遷而立其弟鑒改年為龍自為大將軍武德王○秦雍流民○閭幽鑒于虎子祗務檄中外討閭</p> | <p>趙新興魏悼武</p> <p>王 石 祗 天王 冉</p> <p>永寧元 閭 永興</p> <p>祗 稱 元</p> <p>帝 于 國 正</p> <p>改 年 月 閭</p> <p>○ 以 號 曰</p> <p>仲 為 衛 易</p> <p>左 丞 姓 李</p> <p>相 苻 氏 尋</p> <p>津 為 款 鑒</p> | <p>八</p> <p>三十二 十三</p> <p>二月 板趙 徙都 之</p> |
| <p>詔遣 史 拜 將軍 大單 王</p> | | |

| | | | |
|--|---|---|--|
| <p>壬子八</p> <p>春正月朔日食○夏六月朔尚得傳國璽於魏獻之</p> | | <p>辛亥七</p> <p>春正月朔日食○以姚弋仲為大都督高陵郡公又以其子襄為并州刺史牛鄉縣公</p> | |
| <p>三</p> <p>正月朔日食○夏六月朔尚得傳國璽於魏獻之</p> | <p>趙○襄帝顯弒所</p> <p>趙○後國于稱</p> | <p>祇去帝號</p> <p>趙王自稱</p> <p>為其將割</p> | <p>鎮南軍大將</p> <p>而立國</p> <p>魏改大</p> <p>年○政</p> <p>復○姓</p> <p>冉氏</p> |
| <p>二</p> <p>正月朔日食○夏六月朔尚得傳國璽於魏獻之</p> | <p>王大王</p> <p>單于大</p> <p>國號</p> <p>大秦</p> | <p>符從皇九</p> <p>始元</p> <p>健自稱天</p> | <p>秦高祖三十三</p> <p>二十四</p> |

| | | |
|---|--|---|
| | <p>癸丑九</p> | |
| <p>立世子</p> <p>子方</p> <p>靈方</p> <p>十歲</p> <p>一○十</p> <p>重華</p> <p>卒曜</p> <p>靈嗣</p> <p>趙長</p> <p>與重</p> <p>華母</p> <p>馬氏</p> <p>遂廢</p> <p>曜盛</p> | <p>秦皇始三</p> <p>四十一</p> <p>二十六</p> <p>涼建興燕元璽代建國</p> <p>受命</p> <p>命為</p> <p>涼州</p> <p>牧○</p> | <p>執以歸</p> <p>○殺之</p> <p>○殺之</p> <p>傳國璽</p> <p>一十</p> <p>稱帝</p> <p>改年</p> |

| | | |
|-----------------|---------------------------|--|
| 甲寅十 | | 乙卯十一 |
| | | 姚襄據許昌 |
| 四 五月大饑 | | 秦越屬王 <small>苻生</small> 壽光元 二月蝗○夏張玄靚 建立于生為太子○健卒 生立政年段純諫殺之 |
| 涼王張 祚 和平三 | 涼王 自稱 涼州 始政 年 | 敬悼公 涼西平四 十三 建興四 苻拉 殺服 益將 軍宋 混等 遂殺 |
| 十七 | | 十八 |

| | | |
|------------------------------------|--|--|
| 丙辰十二 | | 丁巳升平元 |
| 冬十月朔日食 | | 春正月帝冠太后歸 政政元○二月太白 入東井 |
| 二 張玄靚遣使 來稱藩因共 所解官爵校 之 | | 秦世祖 <small>苻堅</small> 永興元 四月苻黃眉 等擊姚襄于 黃洛斬之弟 長來降○六 月苻堅勒兵 入宮獄生自 立去帝號稱 大秦天王政 年○立子宏 為太子 |
| 四十四五 建興 復稱 涼王 靚為 弟玄 | | 立子 壽元二十 ○年 徙鄴 于鄴 |
| 十九 | | |

| | | | |
|---|--|---|--|
| <p>戊午二</p> <p>二</p> <p>秋大旱</p> <p>四十六二</p> <p>二十一</p> | <p>已未三</p> <p>冬十二月大旱</p> <p>甘露元</p> <p>四十七三</p> <p>二十二</p> | <p>庚申四</p> <p>秋八月朔日食既</p> <p>二</p> <p>四十八燕幽帝二十三</p> <p>嘉泰</p> | <p>辛酉五</p> <p>夏五月帝崩年十九</p> <p>成帝子琅邪王立</p> <p>位徙東海王奕為琅邪王</p> <p>三</p> <p>四十九二</p> <p>以叔父天錫輔政十二月始</p> <p>建康元</p> <p>子辟年</p> <p>二十四</p> |
|---|--|---|--|

| | | | |
|--|--|---|--|
| <p>壬戌嘉皇帝隆和元</p> <p>四</p> <p>三</p> <p>三十五</p> | <p>春正月改元○冬十二月日食既</p> <p>五</p> <p>張天錫</p> <p>四</p> <p>二十六</p> | <p>癸亥興寧元</p> <p>春二月改元○加桓溫大司馬都督中外錄尚書○秋八月星孛角亢</p> <p>五</p> <p>張天錫</p> <p>四</p> <p>二十六</p> | <p>甲子二</p> <p>帝廢疾褚太后臨朝攝政○加桓溫揚州牧</p> <p>六</p> <p>涼西平王</p> <p>悼公張天錫</p> <p>二十七</p> |
|--|--|---|--|

| | | | | |
|-----------------|---|-----|---------------------------|-----|
| | | | 于泰 為涼 州牧 西平 公 | |
| 乙丑三 | 春二月丙申帝崩年 二十五母弟琅邪王 奕即位○更會稽王 昱為琅邪王固辭不 受 | 建元元 | 六 | 二十八 |
| 丙寅帝奕太和元 | 以會稽王昱為丞相 錄尚書事 | 二 | 七 | 二十九 |
| 丁卯二 | | 三 | 八 | 三十 |
| 戊辰三 | 春三月朔日食○加 桓溫殊禮 | 四 | 九 | 三十一 |
| 己巳四 | | 五 | 十 | 三十二 |
| 以爲冠軍將軍 慕容垂來奔 | | | | |

| | | | | |
|--------------|---|---|----------|----------|
| | | 軍○遣王猛 代燕 | | |
| 庚午五 | 秋七月朔日食 | 六月王猛復 督諸軍伐燕 十一月堅 入鄴○燕 慕容暉以歸封 驛為新興侯 | 十一 燕亡 | 三十三 |
| 辛未太宗簡文皇帝咸安元七 | 冬十一月桓溫廢帝 為東海王立會稽王 | 是歲天錫稱 藩于秦 | | 三十四 |
| 壬申二 | 是改元○又降東海 王為海西公害其三 子及母○先是榮感 守太微至是又進行 入太微○溫自為丞 相 | | | 遺風 生子 |
| | 桓溫遷海西公于吳 立皇太子昌明○ 秋七月帝崩年五十 三太子昌明即位○ 三吳大旱饑 | | | 三十五 |

| | | | |
|--|---------------------------------|--|--|
| <p>癸酉 烈宗孝武皇帝 康元九</p> <p>桓溫卒以少子玄為嗣方五歲襲封南郡公秋八月以帝幼冲緒太后臨朝攝政冬彗星見</p> <p>三十六</p> | <p>甲戌 二</p> <p>十</p> <p>三十七</p> | <p>乙亥 三</p> <p>冬十月朔日食</p> <p>十一</p> <p>三十八</p> | <p>丙子 太元元</p> <p>春正月朔帝冠太后歸政改元冬十一月朔日食</p> <p>遣兵擊涼州敗之張天錫來降封歸義侯</p> <p>十二</p> <p>是歲涼平</p> <p>三十九</p> <p>使二國分子子故之討秋君千庶便 州部為代球寔世留誅棄所寔長焉</p> |
|--|---------------------------------|--|--|

| | | | | | |
|---|-----------------------|--|-----------------------|--|---|
| <p>丁丑 三</p> <p>秦建元十三</p> <p>庫依之辰劉庫 仁於理統衛仁</p> | <p>戊寅 三</p> <p>十四</p> | <p>己卯 四</p> <p>冬十二月朔日食</p> <p>十五</p> <p>是歲大饑</p> | <p>庚辰 五</p> <p>十六</p> | <p>辛巳 六</p> <p>夏六月朔日食江東饑</p> <p>十七</p> | <p>壬午 七</p> <p>十八</p> <p>遣將軍呂光討兵伐西域是歲蝗不食麻豆遂大熟</p> |
|---|-----------------------|--|-----------------------|--|---|

癸未八

十九

其堅大舉入寇關公等大破
其兵於肥水西平公張天錫
來奔以為散騎常侍

堅也昔以姚萇為龍驤將軍
乞伏國仁為前將軍及堅敗
歸國仁遂與父步頭合眾
據隴右慕容垂與丁零翟
斌合眾攻鄆

甲申九

秦建元二十

後秦太祖姚萇

後燕太祖慕容

夏六月癸丑
崇德褚太后
崩冬十月
朔日食

以昌光為西
城校尉

白雀元

元年

萇起兵北地
自稱秦王改
年

秦正月垂自
稱燕王于飛
陽以弟德
為車騎大將

齊書 卷三十三

軍封范陽王
○至鄆敗秦
建元二十年
為燕元年○
立子寶為太
子○三月慕容
垂起兵華
陰慕容冲亦
起兵于平陽
泓進向長安
敗元燕與是
為西燕後為
慕容垂所
殺冲代領其
眾○時謀殺
符堅不克而

乙酉十

秋七月旱俄
井渴

秦哀平帝

符丕

西秦烈二

死

五月慕容冲
攻長安堅敗
出奔五將山
○七月姚萇
遣兵圍之執
堅以歸尋弑
之太子宏
奔晉○符丕

義元

自稱
單于
改年
以

祖乞伏
慕容冲稱帝
于阿房改年
更始○事定
都中山

齊書 卷三十四

丙戌十一

秦太宗後秦建西秦建後涼太後燕建魏太祖

太初元

義二

祖

興元 道武帝

冬十月楊太尉
符堅為諸堅
符不斬之虞
其太子寧
冬十月甲申
海西公薨于

初元
八月
稱帝
政年

大安元
符堅

始稱拓跋珪
帝政
年
慕容

稱帝于晉陽
○呂光還自
龜茲擊涼州
殺其刺史梁
熙而代之

弟乾
歸為
上將
軍

| | | | | | | |
|------|------|----|------|-----|----|----|
| 庚寅十五 | 五 | 五 | 三 | 二 | 五 | 五 |
| 戊子十三 | 三 | 三 | 西泰高三 | 三 | 三 | 三 |
| 立子 | 崇禎太子 | 初元 | 祖乞伏 | 乾歸太 | 國仁 | 死子 |
| 公府 | 功聚 | 推乾 | 歸爲 | 河南 | 王敗 | |
| 年○ | 遷都 | 金城 | 麟嘉元四 | 受泰 | 村金 | 城王 |
| 四 | 四 | 四 | 四 | 年○ | 王敗 | 子紹 |
| 四 | 四 | 四 | 四 | 四 | 四 | 四 |
| 五 | 五 | 五 | 五 | 五 | 五 | 五 |

| | | | |
|---------------|--|--------------------------|----------|
| | <p>自將 爲太</p> | <p>爲司 徒○ 封子 熙爲 河間 王</p> | |
| <p>甲午十九</p> | <p>秦王 後秦高七</p> | <p>六 九</p> | <p>九</p> |
| <p>書 卷三十八</p> | <p>元 皇初元</p> | <p>元 皇初元</p> | |
| | <p>姚興 帝于 戰大 槐里 敗奔 敗年 平涼 遂如 七月 安定 興伐 之○ 太子 崇弁 崇弁 崇年 月崇 爲乾</p> | <p>王○ 冬既 克符 崇遂 自稱 秦王</p> | |

| | | | | | |
|--|--|--|--|------------------------------|-------------------------|
| | | | | 戊戌二 | |
| | | | | 桓玄舉兵反 ○以琅邪王 德文爲衛將 軍 | |
| | | | | 五十一 | |
| | | | | 三 | |
| | | | | 更祚 王武威 | |
| | | | | 二 | |
| | | | | 後燕南燕天興 | 中山慕容麟襲殺詳而自立○魏克中山麟奔慕容德于鄴 |
| | | | | 中宗世宗元 | |
| | | | | 慕容慕容暹都 | |
| | | | | 建德元 | ○十月 |
| | | | | 平元年 | 已丑 |
| | | | | 晉遼郡太守 | |
| | | | | 龍城郡太守 | |
| | | | | 段骨渴孫 | |
| | | | | 連作慕容 | |
| | | | | 亂資麟勅 | |
| | | | | 出奔和州 | |
| | | | | 慕容德用 | |
| | | | | 慕容元垂 | |
| | | | | 請而慕容 | |
| | | | | 殺之慕容 | |
| | | | | 并殺慕容 | |
| | | | | 太子慕容 | |
| | | | | 策江三年 | |
| | | | | 自稱爲元 | |

| | | | | | |
|--|--|--|--|---------------------|--|
| | | | | 己亥三 | |
| | | | | 加桓玄都督 荊州四郡軍 車 | |
| | | | | 元 | |
| | | | | 弘始十二涼靈三 | |
| | | | | 天璽元 | |
| | | | | 其樂二 | |
| | | | | 三 | |
| | | | | 帝呂徙治 樂都 | |
| | | | | 樂白稱元 | |
| | | | | 涼王改元 | |
| | | | | 年○以正月 | |
| | | | | 沮渠蒙以誅 | |
| | | | | 沮渠尚張真 | |
| | | | | 書左丞等改 | |
| | | | | 元○遂都 | |
| | | | | 以縣之 | |
| | | | | 容無 | |
| | | | | 都督 | |
| | | | | 中外 | |
| | | | | 帝始稱 | |
| | | | | 年○制改行 | |
| | | | | 王統 | |
| | | | | 長樂 | |
| | | | | 之以討誅 | |
| | | | | 子盛 | |
| | | | | 庶長 | |
| | | | | 王寶 | |
| | | | | 昌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四 | 庚子 |
|-----|-----|-----|-----|-----|-----|-----|-----|-----|-----|-----|-----|-----|-----|-----|-----|-----|-----|-----|-----|-----|-----|-----|-----|-----|-----|-----|-----|-----|-----|-----|-----|-----|-----|-----|-----|-----|-----|-----|-----|-----|-----|-----|-----|-----|-----|-----|-----|-----|-----|-----|-----|-----|-----|-----|-----|-----|-----|-----|-----|-----|-----|-----|-----|-----|-----|-----|-----|-----|-----|-----|-----|-----|-----|-----|-----|-----|-----|-----|-----|-----|-----|-----|-----|-----|-----|-----|-----|-----|-----|-----|-----|-----|-----|-----|-----|-----|-----|-----|-----|-----|-----|-----|-----|-----|-----|-----|-----|-----|-----|-----|-----|-----|-----|-----|-----|-----|-----|-----|-----|-----|-----|-----|-----|-----|-----|-----|-----|-----|-----|-----|-----|-----|-----|-----|-----|-----|-----|-----|-----|-----|-----|-----|-----|-----|-----|-----|-----|-----|-----|-----|-----|-----|-----|-----|-----|-----|-----|-----|-----|-----|-----|-----|-----|-----|-----|-----|-----|-----|-----|-----|-----|-----|-----|-----|-----|-----|-----|-----|-----|-----|-----|-----|-----|-----|-----|-----|-----|-----|-----|-----|-----|-----|-----|-----|-----|-----|-----|-----|-----|-----|-----|-----|-----|-----|-----|-----|-----|-----|-----|-----|-----|-----|-----|-----|-----|-----|-----|-----|-----|-----|-----|-----|-----|-----|-----|-----|-----|-----|-----|-----|-----|-----|-----|-----|-----|-----|-----|-----|-----|-----|-----|-----|-----|-----|-----|-----|-----|-----|-----|-----|-----|-----|-----|-----|-----|-----|-----|-----|-----|-----|-----|-----|-----|-----|-----|-----|-----|-----|-----|-----|-----|-----|-----|-----|-----|-----|-----|-----|-----|-----|-----|-----|-----|-----|-----|-----|-----|-----|-----|-----|-----|-----|-----|-----|-----|-----|-----|-----|-----|-----|-----|-----|-----|-----|-----|-----|-----|-----|-----|-----|-----|-----|-----|-----|-----|-----|-----|-----|-----|-----|-----|-----|-----|-----|-----|-----|-----|-----|-----|-----|-----|-----|-----|-----|-----|-----|-----|-----|-----|-----|-----|-----|-----|-----|-----|-----|-----|-----|-----|-----|-----|-----|-----|-----|-----|-----|-----|-----|-----|-----|-----|-----|-----|-----|-----|-----|-----|-----|-----|-----|-----|-----|-----|-----|-----|-----|-----|-----|-----|-----|-----|-----|-----|-----|-----|-----|-----|-----|-----|-----|-----|-----|-----|-----|-----|-----|-----|-----|-----|-----|-----|-----|-----|-----|-----|-----|-----|-----|-----|-----|-----|-----|-----|-----|-----|-----|-----|-----|-----|-----|-----|-----|-----|-----|-----|-----|-----|-----|-----|-----|-----|-----|-----|-----|-----|-----|-----|-----|-----|-----|-----|-----|-----|-----|-----|-----|-----|-----|-----|-----|-----|-----|-----|-----|-----|-----|-----|-----|-----|-----|-----|-----|-----|-----|-----|-----|-----|-----|-----|-----|-----|-----|-----|-----|-----|-----|-----|-----|-----|-----|-----|-----|-----|-----|-----|-----|-----|-----|-----|-----|-----|-----|-----|-----|-----|-----|-----|-----|-----|-----|-----|-----|-----|-----|-----|-----|-----|-----|-----|-----|-----|-----|-----|-----|-----|-----|-----|-----|-----|-----|-----|-----|-----|-----|-----|-----|-----|-----|-----|-----|-----|-----|-----|-----|-----|-----|-----|-----|-----|-----|-----|-----|-----|-----|-----|-----|-----|-----|-----|-----|-----|-----|-----|-----|-----|-----|-----|-----|-----|-----|-----|-----|-----|-----|-----|-----|-----|-----|-----|-----|-----|-----|-----|-----|-----|-----|-----|-----|-----|-----|-----|-----|-----|-----|-----|-----|-----|-----|-----|-----|-----|-----|-----|-----|-----|-----|-----|-----|-----|-----|-----|-----|-----|-----|-----|-----|-----|-----|-----|-----|-----|-----|-----|-----|-----|-----|-----|-----|-----|-----|-----|-----|-----|-----|-----|-----|-----|-----|-----|-----|-----|-----|-----|-----|-----|-----|-----|-----|-----|-----|-----|-----|-----|-----|-----|-----|-----|-----|-----|-----|-----|-----|-----|-----|-----|-----|-----|-----|-----|-----|-----|-----|-----|-----|-----|-----|-----|-----|-----|-----|-----|-----|-----|-----|-----|-----|-----|-----|-----|-----|-----|-----|-----|-----|-----|-----|-----|-----|-----|-----|-----|-----|-----|-----|-----|-----|-----|-----|-----|-----|-----|-----|-----|-----|-----|-----|-----|-----|-----|-----|-----|-----|-----|-----|-----|-----|-----|-----|-----|-----|-----|-----|-----|-----|-----|-----|-----|-----|-----|-----|-----|-----|-----|-----|-----|-----|-----|-----|-----|-----|-----|-----|-----|-----|-----|-----|-----|-----|-----|-----|-----|-----|-----|-----|-----|-----|-----|-----|-----|-----|-----|-----|-----|-----|-----|-----|-----|-----|-----|-----|-----|-----|-----|-----|-----|-----|-----|-----|-----|-----|-----|-----|-----|-----|-----|-----|-----|-----|-----|-----|-----|-----|-----|-----|-----|-----|-----|-----|-----|-----|-----|-----|-----|-----|-----|-----|-----|-----|-----|-----|-----|-----|-----|-----|-----|-----|-----|-----|-----|-----|-----|-----|-----|-----|-----|-----|-----|-----|-----|-----|-----|-----|-----|-----|-----|-----|-----|-----|-----|-----|-----|-----|-----|-----|-----|-----|-----|-----|-----|-----|-----|-----|-----|-----|-----|-----|-----|-----|-----|-----|-----|-----|-----|-----|-----|-----|-----|-----|-----|-----|-----|-----|-----|-----|-----|-----|-----|-----|-----|-----|-----|-----|-----|-----|-----|-----|-----|-----|-----|-----|-----|-----|-----|-----|-----|-----|-----|-----|-----|-----|-----|-----|-----|-----|-----|-----|-----|-----|-----|-----|-----|-----|-----|-----|-----|-----|-----|-----|-----|-----|-----|-----|-----|-----|-----|-----|-----|-----|-----|-----|-----|-----|-----|-----|-----|-----|-----|-----|-----|-----|-----|-----|-----|-----|-----|-----|-----|-----|-----|-----|-----|-----|-----|-----|-----|-----|-----|-----|-----|-----|-----|-----|-----|-----|-----|-----|-----|-----|-----|-----|-----|-----|-----|-----|-----|-----|----|

乙巳義熙元

丁未三

| | | | | | | |
|-----------------------------|---|------|-----------------------|---------------|--------|---|
| 裕自為揚州 刺史錄尚書 | 政建襄 且畏秦 攻襲招 結諸部 築城于 城嶼山 而康之 | 巳酉五 | 三尹恒山崩 ○劉裕帥師 伐南燕 | 乾歸 更始 元 | 晉書卷五十一 | 乾歸 自秦 逃歸 苑川 ○徙 都度 堅山 ○七 月復 攝秦 王政 年○ 立熾 磐為 太子 為 |
| 十一月 月傷 檀復 解堂 年政 | 十一乞伏 | 三二九五 | 北燕五 | 魏太 | | |
| | | | 太祖 焉跋 | 宗拓 跋嗣 | | |
| | | | 太平 | 永興 | | |
| | | | | 元 | | 高雲 為龍 臣離 班桃 仁所 跋焉 跋誅 班仁 自立 天王 于昌 年政 |
| | | | | 元 | | 珠為 清河 王紹 所跋 齊王 嗣誅 紹而 自立 政年 |

| | | | |
|------|-----|--|----|
| | | 庚戌六 | |
| 晉 | 十三 | 春二月洛陽廣固獲慕容超滅其國送超至建康斬之○夏六月裕自加黃鉞○冬十二月太白犯虛危 | |
| 四 | 二十 | 樂都 | |
| 六 | 二十六 | | |
| 二 | 六 | 南燕 | |
| | | 三 | |
| 辛亥七 | | 壬子八 | |
| 復隆 | 十三 | 太祖 | 十四 |
| 五 | 四 | 元 | |
| 十一 | 七 | 始八 | |
| 三 | 三 | 四 | |
| 魏永興三 | | 四 | |

| | | | |
|----|----|-----|----|
| | | 癸丑九 | |
| 永康 | 元 | 討殷 | 之月 |
| 魏都 | 魏都 | 南王 | ○遷 |
| 魏都 | 魏都 | ○遷 | 魏都 |
| 魏都 | 魏都 | 魏都 | 魏都 |
| 西 | | 五 | |
| 十五 | | 元 | |
| 元 | 元 | 元 | 元 |
| 元 | 元 | 元 | 元 |
| 元 | 元 | 元 | 元 |
| 元 | 元 | 元 | 元 |
| 五 | | 五 | |

| | | | | | | | |
|----------|-------|-------|-------|-------|-------|-------|-------|
| 八十餘日復出果井 | 丙辰十二 | 泰正五 | 四 | 五 | 十二 | 八 | 泰常元 |
| 泰正月裕自姚泓 | 加都督二十 | 二州 | 二月 | 裕自加中外 | 大都督伐秦 | ○乞伏熾磐 | 遣使肉附 |
| 永和平 | 將軍 | 公 | 河南 | 元 | 太子 | 興死 | 改年 |
| ○姚 | 隆以 | 罪徒 | 珠 | ○姚 | 隆以 | 罪徒 | 珠 |
| 泰正月朔日 | 後秦 | 食○秋七月 | 劉裕至潼關 | 道王鎮惡自 | 河入渭大破 | 秦兵遂入長 | 泰兵遂入長 |
| 丁巳十三 | 二 | 六 | 五 | 六 | 西涼九 | 二 | 二 |
| 公李 | 欲嘉 | 興元 | 興元 | 興元 | 興元 | 興元 | 興元 |

| | | | | | | | | | |
|--|----------|---|-----|-----|---|---|---|---|----------------------------|
| 安姚泓出降 九月裕至長 安送泓詣建 康斬之 | 戊午十四 | 夏六月裕自為相 國封宋公加九錫 禮修鎮青春冬 十一月裕見○ 十二月裕使王韶 之款帝于東堂奉 珙邪王德文即位 | 七 | 昌武元 | 七 | 二 | 十 | 三 | 世 子 飲 嗣 敗 年 |
| 秋七月裕自進爵 為王○冬十一月 朔日食○十二月 裕自加殊禮進太 妃為太后世子為 太子 | 己未恭皇帝元熙元 | 八 | 真興元 | 八 | 三 | 十 | 四 | 四 | 地 震 四 月 星 隕 |
| 夏四月長星出竟 天○六月劉裕至 建康稱皇帝改元 永初○發帝為零 陵王明年九月被 弑○昔 | 庚申二 | 建弘二 | 九 | 四 | 十 | 二 | 五 | 後至宋後至是歲後至 元嘉八年七月宋元 年赫連嘉祥飲嘉祥 定為四年堂廡三年 谷渾所殺魏人修元 收健○西來伐分國東 滅 | |

| | | | | | | |
|----------|---|----|----|----|------------------|---|
| 晉書十六國年表終 | 太子 敗年 後宋 元嘉 八年 正月 慕容 滅于 夏 | 所滅 | 涼王 | 沮渠 | 文 帝 大 年 | 魏 主 敬 帝 拓 跋 滅 于 周 |
|----------|---|----|----|----|------------------|---|

晉書引評姓氏

唐

劉子玄 知幾彭城人

杜君卿 伯萬年人

宋

歐陽永叔 修廬陵人

王介甫 安石臨川人

石守道 介奉符人

章子平 衡浦城人

蘇老泉 洵眉山入

蘇子瞻 軾

蘇子繇 轍

秦少游 觀高郵人

司馬君實 光夏縣人

呂伯恭 祖謙金華人

晉書姓氏一

劉道原 起京兆人

范淳甫 祖禹華陽人

陳同甫 亮永康人

葉水心 適永嘉人

洪容齋 適鄱陽人

朱元晦 熹新安人

劉彥和 子輩崇安人

鄭漁仲 熊莆田人

李仁甫 煮丹稜人

陳止齋 傅長瑞安人

胡身之 三省天台人

楊廷秀 萬里吉水人

劉孟會 辰翁廬陵人

王伯厚 應麟慶元人

程泰之 昌大休寧人

孫季昭 奕廬陵人

項平菴 安世括蒼人

黃東發 震慈谿人

羅長源 泌廬陵人

李子思 舜臣井研人

真西山 德秀浦城人

謝疊山 枋科弋陽人

謝臯羽 翔延平人

元

吳幼清 激崇仁人

虞伯生 集仁壽人

楊廉夫 維楨會稽人

陶宗儀 九成天台人

吳立夫 東婁州人

歐陽原功 玄澗陽人

程鉅夫 文海康平人

國朝

晉書姓氏二

宋景濂 濂浦江人

劉伯溫 基青田人

方希直 孝瑞寧海人

丘仲深 清璚山人

桑民懌 悅太倉人

程篁墩 敏政休寧人

邵國賢 實無錫人

趙輔之 鄭南平人

李賓之 東陽茶陵人

崔子鍾 託安陽人

李獻吉 夢陽慶陽人

何燕泉 孟春郴州人

楊用修 慎新都人

唐應德 順之武進人

黃才伯 佐香山入

林茂貞 希元同安人

王允寧 維慎華州人

茅順甫 坤歸安人

| | | | |
|-----|-------|-----|-------|
| 王元美 | 世貞太倉人 | 王敬美 | 世懋 |
| 葉與中 | 盛崑山人 | 郝仲與 | 敬京山人 |
| 何玄朗 | 長俊華亭人 | 孫文融 | 鎮餘姚人 |
| 馮開之 | 夢禎秀水人 | 袁了凡 | 黃嘉善人 |
| 王季重 | 思任山陰人 | 陳眉公 | 繼儒華亭人 |
| 陳用揚 | 絳上虞人 | 謝曰可 | 廷謙撫州人 |
| 鍾伯敬 | 惺景陵人 | 陳明卿 | 仁錫長洲人 |
| 黃魯玄 | 道周鎮海人 | 項水心 | 煜吳縣人 |
| 張天如 | 溥太倉人 | 張受先 | 采太倉人 |
| 楊維節 | 以任瑞金人 | 章大力 | 世純臨川人 |
| 許玉史 | 彥候官人 | 文用昭 | 德翼德化人 |
| 譚友夏 | 元春景陵人 | 陳臥子 | 子龍華亭人 |
| 陸狂生 | 上瀾平湖人 | 吳次尾 | 應箕池州人 |
| 朱全古 | 東觀錢塘人 | 陸韋公 | 鉅秀水人 |
| 儲樹子 | 本秀水人 | 錢稱拙 | 士聲嘉興人 |
| 錢聖月 | 光緒鄭縣人 | 陸御天 | 彥龍仁和人 |

| | | | | | |
|------|------|-----|------|-----|---|
| 晉書目錄 | 帝紀十 | 第一卷 | 高祖宜帝 | 懿 | |
| 第二卷 | 世宗景帝 | 師 | 太祖文帝 | 昭 | |
| 第三卷 | 世祖武帝 | 炎 | 第四卷 | 孝惠帝 | 東 |
| 第五卷 | 孝懷帝 | 熾 | 第六卷 | 孝愍帝 | 靜 |
| 第七卷 | 中宗元帝 | 廓 | 肅宗明帝 | 紹 | |

| | |
|-------|----|
| 顯宗成帝 | 行 |
| 康帝 | 岳 |
| 第八卷 | |
| 孝宗穆帝 | 琳 |
| 哀帝 | 丕 |
| 廢帝海西公 | 奕 |
| 第九卷 | |
| 太宗簡文帝 | 昱 |
| 孝武帝 | 曜 |
| 書 | 傳 |
| 第十卷 | |
| 安帝 | 德宗 |
| 恭帝 | 德文 |
| 志二十 | |
| 第十一卷 | |
| 天文上 | |
| 第十二卷 | |
| 天文中 | |
| 第十三卷 | |

| | |
|-------|---|
| 天文下 | |
| 第十四卷 | |
| 地理上 | |
| 第十五卷 | |
| 地理下 | |
| 第十六卷 | |
| 律歷上 | |
| 第十七卷 | |
| 律歷中 | |
| 書 | 傳 |
| 第十八卷 | |
| 律歷下 | |
| 第十九卷 | |
| 禮上 | |
| 第二十卷 | |
| 禮中 | |
| 第二十一卷 | |
| 禮下 | |
| 第二十二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樂上 | 第二十三卷 | 樂下 | 第二十四卷 | 職官 | 第二十五卷 | 輿服 | 第二十六卷 | 食貨 | 第二十七卷 | 五行上 | 第二十八卷 | 五行中 | 第二十九卷 | 五行下 | 第三十卷 | 刑法 | 列傳七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三十一卷 | 后妃上 | 宣穆張皇后 | 景懷夏侯皇后 | 景獻羊皇后 | 文明王皇后 | 武元楊皇后 | 武悼楊皇后 | 惠賢皇后 | 惠羊皇后 | 懷王太后 | 元夏侯太妃 | 第三十二卷 | 后妃下 | 元敬虞皇后 | 明穆庾皇后 | 成恭杜皇后 | 康獻褚皇后 |
|-------|-----|-------|--------|-------|-------|-------|-------|------|------|------|-------|-------|-----|-------|-------|-------|-------|

裴秀 子頴 從弟楷 楷子典 憲

第三十八卷

| | | | |
|-------|--|-------|------|
| 宣五王 | | 平原王幹 | 瑛邪王伯 |
| 清惠亭侯京 | | 扶風王駿 | 子欽 |
| 梁王彤 | | | |
| 文六王 | | | |
| 齊王攸 | | 城陽王兆 | 剛 |
| 遼東王定國 | | 廣漢王廣德 | 剛 |
| 樂安王鑒 | | 樂平王延祚 | 剛 |
| 第三十九卷 | | 目錄 | |
| 王浣 | | 荀頤 | |
| 荀勗 | | 馮純 | 剛 |
| 第四十卷 | | | |
| 賈充 | | 從子楊駿 | 弟純 |
| 第四十一卷 | | | |
| 魏舒 | | 李恣 | |
| 劉寔 | | 高光 | 剛 |
| 第四十二卷 | | | |
| 王渾 | | 王濬 | |

| | | | | | | | | |
|-------|--|-------|------|----|----|-----|---|---|
| 唐彬 | | 第四十三卷 | 山濤 | 子瞻 | 王戊 | 從弟舒 | 附 | 潛 |
| 樂廣 | | | | | | | | |
| 第四十四卷 | | | | | | | | |
| 鄭袤 | | 子默 | 李胤 | | | | | |
| 盧欽 | | 從子志 | 華表 | 子虞 | 增 | | | |
| 石鑒 | | | 溫羨 | 剛 | | | | |
| 第四十五卷 | | 目錄 | | | | | | |
| 劉毅 | | 子敬 | 程衡 | 剛 | | | | |
| 和嶠 | | | 武陔 | 剛 | | | | |
| 任愷 | | | 崔洪 | 剛 | | | | |
| 郭奕 | | | 侯史光 | 剛 | | | | |
| 何攀 | | 剛 | | | | | | |
| 第四十六卷 | | | | | | | | |
| 劉頌 | | | 李重 | | | | | |
| 第四十七卷 | | | | | | | | |
| 傅玄 | | 子咸 | 咸從父弟 | 咸 | | | | |

第四十八卷

向雄

段灼

閻績

第四十九卷

阮籍

凡子咸族弟裕

向秀

子從子

嵇康

劉伶

謝鯤

胡毋輔之

畢卓

王尼

羊曼

青書

光逸

目錄

第五十卷

曹志

庾峻

子琰數

郭象

則

庾純

子勇

秦秀

第五十一卷

皇甫謐

子方回

華虞

束皙

王接

第五十二卷

郤詵

阮仲

華譚

袁甫

第五十三卷

愍懷太子通

第五十四卷

陸機

弟雲

第五十五卷

夏侯湛

潘岳

從子尼

張載

弟節

元

青書

第五十六卷

目錄

江統

孫楚

孫綽

第五十七卷

羅憲

滕脩

則

馬隆

胡奮

陶璜

吾彥

張光

則

趙誘

則

第五十八卷

周處

子玘

札

周訪

孫虎

第五十九卷

八王

汝南文成王亮

楚隱王瑋 趙王倫

齊王冏 長沙厲王乂

成都王穎 河間王顥

東海孝獻王越

第六十卷

解系 孫旂 刪

晉書

目錄

孟觀 刪 牽秀 刪

繆播 皇甫重

張麟 刪 李含 刪

張方 刪 閻四

索靖 子琳 賈疋

第六十一卷

周浚 子嵩 從父 荀晞

華軼 劉喬

第六十二卷

劉琨 兄典 祖逖 兄納

第六十三卷

邵續 李矩

段匹碑 魏浚 刪

郭默 刪

第六十四卷

武十三王 刪七 元四王 刪一

簡文三王 刪二

第六十五卷

晉書

目錄

王導 子悅 伯 洽 洽子洵

第六十六卷

劉弘 陶侃 兄子臻 刪

第六十七卷

溫嶠 郗鑒 子愔 愔子超 愔弟鑒 刪

第六十八卷

顧榮

紀瞻

賀循 楊方 刪

第八十卷

王義之字玄之 戴之戴之 戴之戴之 戴之戴之

第八十一卷

王遜 蔡豹

羊鑒刪 劉胤

桓宣族子伊 朱伺

毛寶孫康 劉遐刪

鄧嶽刪 朱序

第八十二卷

青書 目錄 七

陳壽 王長文刪

虞溥 司馬彪

王隱 虞預

孫盛 于寶

鄧粲刪 謝沉刪

習鑿齒 徐廣

第八十三卷

顧和 袁瓌子香 從孫

江適族子漢 車胤

殷觀 王雅

第八十四卷

王恭 庾偕刪

劉牢之 殷仲堪

楊佺期

第八十五卷

劉毅兄邁 諸葛長民刪

何無忌 檀憑之刪

魏詠之刪

青書 目錄 七

第八十六卷

張軌軌子寔 寔弟茂 寔子駿

伯祥寔弟玄規 玄規叔天錫

第八十七卷

李嵩子敬

第八十八卷

孝友

李密 盛彥刪

夏方刪 王哀

| | | |
|-------|-----|---|
| 徐邈 | 孔衍 | 剛 |
| 范宣 | 韋謏 | 剛 |
| 范弘之 | 王歆 | 剛 |
| 第九十二卷 | | |
| 文苑 | | |
| 應貞 | 成公綏 | 剛 |
| 左思 | 趙至 | |
| 鄒湛 | 秦據 | 剛 |
| 褚陶 | 王沉 | |
| 目錄 | | |
| 張翰 | 庾闡 | |
| 曹毗 | 李充 | |
| 袁宏 | 伏滔 | |
| 羅含 | 顧愷之 | |
| 郭澄之 | | |
| 第九十三卷 | | |
| 外戚 | | |
| 羊琇 | 王恂 | 剛 |
| 楊文宗 | 羊玄之 | 剛 |

| | | |
|-------|-----|---|
| 虞豫 | 庾琛 | 剛 |
| 杜乂 | 褚裒 | |
| 何準 | 王濛 | |
| 王遐 | 王綰 | |
| 褚爽 | | |
| 第九十四卷 | | |
| 隱逸 | | |
| 孫登 | 董京 | |
| 夏統 | 朱冲 | |
| 目錄 | | |
| 范曄 | 魯勝 | 剛 |
| 畫養 | 霍原 | 剛 |
| 郭琦 | 伍朝 | 剛 |
| 魯褒 | 范騰 | |
| 任旭 | 郭文 | |
| 龔壯 | 孟陋 | |
| 韓續 | 譙秀 | 剛 |
| 崔湯 | 郭翻 | |
| 辛謚 | 劉麟之 | |

| | |
|-------|------|
| 索襲 | 楊軻 |
| 公孫鳳 | 公孫永 |
| 張忠 | 石坦 |
| 宋纖 | 郭荷 |
| 郭瑀 | 郭嘉 |
| 瞿劭先生 | 謝敷 |
| 戴逵 | 龔玄之 |
| 陶淡 | 陶潛 |
| 第九十五卷 | |
| 藝術 | 目録主 |
| 陳訓 | 以下俱刪 |
| 韓友 | 淳于智 |
| 步熊 | 杜不愆 |
| 嚴卿 | 隗炤 |
| 卜珣 | 鮑規 |
| 吳猛 | 幸靈 |
| 佛圖澄 | 麻福 |
| 單道開 | 黃泓 |

| | |
|---------|--------|
| 索統 | 孟欽 |
| 王嘉 | 僧涉 |
| 郭廣 | 鳩摩羅什 |
| 曇霍 | 臺產 |
| 第九十六卷 | |
| 列女 | |
| 羊耽妻辛氏 | 杜有道妻嚴氏 |
| 王渾妻鍾氏 | 鄭妻曹氏 |
| 愍懷太子妃王氏 | |
| 鄭休妻石氏 | 陶侃母湛氏 |
| 賈渾妻宗氏 | 梁緯妻辛氏 |
| 許延妻杜氏 | 虞潭母孫氏 |
| 周顗母李氏 | 張茂妻陸氏 |
| 尹虞妻女 | 荀崧小女灌 |
| 王凝之妻謝氏 | |
| 劉琨妻陳氏 | 皮京妻龍氏 |
| 孟昶妻周氏 | 何無忌母劉氏 |
| 劉聰妻劉氏 | 王廣女 |

| | | |
|---------|---|---|
| 陝婦人 | 靳康女 | 剛 |
| 韋逞母宋氏 | 張天錫二妾 | |
| 苻堅妾張氏 | 賈滄妻蘇氏 | 剛 |
| 苻登妻毛氏 | 慕容垂妻段氏 | 剛 |
| 段豐妻慕容氏 | | |
| 呂纂妻楊氏 | 李昌妻尹氏 | |
| 第九十七卷 | | |
| 四夷 | | |
| 東夷 | 夫餘 馬前 辰韓 百濟 高句麗 新羅 百濟 百濟 百濟 | |
| 西夷 | 吐谷渾 焉耆 龜茲 大宛 康居 大月氏 安息 罽賓 天竺 大秦 南蠻 扶北狄 匈奴 | |
| 第九十八卷 | | |
| 王敦 | 桓溫 | |
| 第九十九卷 | | |
| 桓玄 殷仲文附 | | |
| 第一百卷 | | |
| 王彌 | 張昌 | |
| 陳敏 | 王如 | 剛 |

| | | |
|-------|----|---|
| 杜曾 | 杜弢 | 剛 |
| 王機 | 祖約 | 剛 |
| 蘇峻 | 孫恩 | 剛 |
| 盧循 | 譙縱 | 剛 |
| 載記三十 | | |
| 第一百一卷 | | |
| 前趙 | | |
| 劉淵 | 子和 | |
| 第一百二卷 | | |
| 前趙 | | |
| 劉聰 | 子榮 | |
| 第一百三卷 | | |
| 前趙 | | |
| 劉曜 | | |
| 第一百四卷 | | |
| 後趙 | | |
| 石勒上 | | |
| 第一百五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後趙 | 石勒下 | 第一百六卷 | 後趙 | 石虎上 | 第一百七卷 | 後趙 | 石虎下 | 第一百八卷 | 前燕 | 慕容廆 | 第一百九卷 | 前燕 | 慕容皝 | 第一百十卷 | 前燕 | 慕容儁 | 第一百十一卷 |
| | | | | | | | 掛閣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前燕 | 慕容暉 | 第一百十二卷 | 前秦 | 苻洪 | 苻生 | 第一百十三卷 | 前秦 | 苻堅上 | 第一百十四卷 | 前秦 | 苻堅下 | 第一百十五卷 | 前秦 | 苻丕 | 第一百十六卷 | 後秦 | 姚弋仲 |
| | | | | | | | | | | | 王猛附 | | | | | | 姚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姚萇 | 第百十七卷 | 後秦 | 姚興上 | 第百十八卷 | 後秦 | 姚興下 | 第百十九卷 | 後秦 | 姚泓 | 第百二十卷 | 成蜀 | 李特 | 第百廿一卷 | 成蜀 | 李雄 | 李期 | 李勢 | 李班 | 李壽 |
| | | | | | | | | | 舊唐書 | | | 李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百廿二 | 後涼 | 呂光 | 呂隆 | 第百廿三卷 | 後燕 | 慕容垂 | 第百廿四卷 | 後燕 | 慕容寶 | 慕容盛 | 慕容熙 | 慕容雲 | 第百廿五卷 | 西秦 | 乞伏國仁 | 乞伏乾歸 | 乞伏熾磐 | 北燕 | 馮跋 | 第百廿六卷 |
| | | 呂纂 | | | | | | | 舊唐書 | | | | | | | | | | | |

南涼

秃髮烏孤

秃髮利鹿孤

秃髮傉檀

第百廿七卷

南燕

慕容德

第百廿八卷

南燕

慕容超

晉書

目錄

第百廿九卷

北涼

沮渠蒙遜

第百三十卷

夏

赫連勃勃

右晉十二世十五帝一百五十六年

中朝四帝都洛陽五十四年

江左十一帝都建康一百二年

時有五涼四燕三秦二趙夏蜀共十

六國附二涼已入列傳十四國爲載

記其書起乙酉盡庚申

晉書目錄終

目錄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宣帝紀第五十五
宣帝紀第五十五
宣帝紀第五十五

帝紀第一

晉書

三

竟陵鍾惺原評

僞李蔣之翹剛定

雲間陳繼儒泰校

宣帝

晉書

一

一

一

宣皇帝諱懿字仲達河內溫縣孝敬里人姓

司馬氏其先出自帝高陽之子重黎為夏官

祝融歷唐虞夏商世序其職及周以夏官為

司馬其後程伯休父周宣王時以世官克平

徐方錫以官族因而為氏楚漢間司馬印為

趙將與諸侯伐秦秦立為殷王都河內漢

以其地為郡子孫遂家焉自印八世生征西

將軍鈞鈞生豫章太守量量生穎川太守儻

儻生京兆尹防帝即防第二子也少有奇節

聰明多大畧博學洽聞漢末大亂常慨然有

憂天下心南郡太守楊俊名知人見帝未弱

冠以為非常之器尚書崔琰與帝兄則善亦

謂明曰君弟明允剛特非子所及也漢建安

六年郡舉上計掾魏武帝為司空闕而辟之

帝知漢運方微不欲屈節曹氏辭以風痺不

能起居魏武使人夜往密刺之帝堅臥不動

復盤桓使收之帝懼而就職於是使與太子

游處還黃門侍郎轉議郎丞相東曹屬尋轉

主簿從討張魯言於魏武曰劉備以詐力虜

劉璋蜀人未附而遠爭江陵此機不可失也

今若耀威漢中益州震動進兵臨之勢必瓦

解聖人不能違時亦不失時矣魏武曰人苦

無足既得唯右復欲得蜀本先武語言竟不

從

從

從

服之... 司馬宣王之言蓋亦附會

魏國既建遷太子中庶子每與大謀輒有奇策為太子所信重與陳群吳質朱鑠號曰四友遷軍司馬言於魏武曰昔箕子陳謀以食為首今天下不耕者蓋二十餘萬非經國遠籌也雖戎甲未卷自宜且耕且守魏武納之及蜀將關羽圍曹仁於樊于禁等七軍皆沒

晉書

卷一

紀

三

諫曰禁等水沒非戰守之失於國家太計未有所損而便遷都既示敵以弱又淮沔之民不安矣况孫權劉備外親內疎羽之得意機所不願也可喻權所令倚其後則樊圍自解魏武從之權果遣將呂蒙西襲羽公安拔之羽遂為蒙所獲

魏文帝即位封河津亭侯轉丞相長史及愛漢禪以帝為尚書項之轉督軍御史中丞封安國鄉侯

魏武極其倚重之意殆以此

唐書西京雜記

黃初五年魏帝南巡觀兵吳疆帝留鎮許昌改封向鄉侯轉撫軍假節加給事中錄尚書事帝辭魏帝曰吾於庶事以夜繼晝無須更寧息此非以為榮乃分憂耳六年魏帝復大興舟師征吳復命帝居守內鎮百姓外供軍資臨行詔曰吾深以後事為念故以委卿曹叅雖有戰功而蕭何為重僕吾無西顧之憂不亦可乎

晉書

卷一

紀

四

當總西事吾西撫軍當總東事於是帝留鎮許昌及魏帝疾篤帝與曹真陳群等見於崇華殿之南堂竝受顧命輔政明帝即位改封舞陽侯遷驃騎將軍太和元年夏六月魏帝詔帝屯于宛加督荆豫二州諸軍事初蜀將孟達之降也魏遇之厚乃以達領新城太守封侯假節及文帝告祖達心不自安蜀相諸葛亮聞而誘之達數與書陰許歸蜀達遂與魏典太守申儀有隙

補云：亮欲促其事，乃遣郭模詐降過儀，因漏泄其謀，達聞之，將舉兵，帝恐達速發，以書喻之曰：將軍昔棄劉備，託身國家，國家委將軍以疆場之任，任將軍以圖蜀之事，可謂心貫白日，蜀人愚智，莫不切齒於將軍，諸葛亮欲相破，苦無路耳。模之所言，非小事也。亮豈輕之而令宣露此殆易知耳。達得書猶豫不決，帝乃潛軍進討。諸將言達與二賊交構，宜觀望而後動。帝曰：達無信義，此其相疑之時也。當及其未定，促決之。乃倍道兼行，八日到其城下。吳蜀各遣將，向西城安橋水關塞，以救達。

補云：亮欲促其事，乃遣郭模詐降過儀，因漏泄其謀，達聞之，將舉兵，帝恐達速發，以書喻之曰：將軍昔棄劉備，託身國家，國家委將軍以疆場之任，任將軍以圖蜀之事，可謂心貫白日，蜀人愚智，莫不切齒於將軍，諸葛亮欲相破，苦無路耳。模之所言，非小事也。亮豈輕之而令宣露此殆易知耳。達得書猶豫不決，帝乃潛軍進討。諸將言達與二賊交構，宜觀望而後動。帝曰：達無信義，此其相疑之時也。當及其未定，促決之。乃倍道兼行，八日到其城下。吳蜀各遣將，向西城安橋水關塞，以救達。

亮欲促其事，乃遣郭模詐降過儀，因漏泄其謀，達聞之，將舉兵，帝恐達速發，以書喻之曰：將軍昔棄劉備，託身國家，國家委將軍以疆場之任，任將軍以圖蜀之事，可謂心貫白日，蜀人愚智，莫不切齒於將軍，諸葛亮欲相破，苦無路耳。模之所言，非小事也。亮豈輕之而令宣露此殆易知耳。達得書猶豫不決，帝乃潛軍進討。諸將言達與二賊交構，宜觀望而後動。帝曰：達無信義，此其相疑之時也。當及其未定，促決之。乃倍道兼行，八日到其城下。吳蜀各遣將，向西城安橋水關塞，以救達。

書卷一

魏書

也。上庸城三面阻水，達於城外，為木柵以自固。明年正月，帝渡水破其柵，直造城下，八道攻之。旬有六日，斬達首，傳京師，俘獲萬餘人，振旅還宛。時中儀久在魏興，專威疆場，輒承制，多所假授。帝尋執之，歸于京師。四年，遷大將軍，加大都督，假黃鉞，與曹真伐蜀。帝自西城進，汜而上至胸臆。上音泰，下拔。其新豐縣軍次丹口，遇兩班師。明年，諸葛亮帥諸軍入天水，圍將軍賈嗣。魏平於祁山，魏帝乃使帝西屯長安，都督雍梁二州諸軍事。統車騎將軍張郃，後將軍費曜，征蜀護軍戴凌，雍州刺史郭淮，以距亮。張郃勸帝分軍駐雍郿，為後鎮。帝曰：料前軍獨能當之者，將軍言是也。若不能當，而分為前後，此楚之三軍所以為黥希禽也。遂進，亮分兵留攻祁山，自逆帝于上邽。郭淮、費曜等微亮，亮破之，因大芟刈其麥。與帝遇于上邽之東，帝飲軍依險，兵不得交。亮引還，帝尋亮既至，由城又登山。

書卷一

魏書

得云銘已料亮
之必屯五丈原
而力不能制結
為此言以安諸
將耳

掘營不肯戰諸將咸以為亮必敗中道向
亮敗績帝還保營亮以糧盡退軍帝遣張郃
追之至木門與亮戰死亮之敗司馬懿王由城
死此二事皆昭昭在人耳目者故孫盛習鑿
齒之書亦謂亮而不諱而晉書獨于此最為
誣罔下却則曰亮追擊後之俘斬萬計則曰
帝攻拔其圍亮至死此陳壽所無亮其為
呼史之多不實何至於此況陳壽所無亮其
權盡退軍與魏張郃交戰則亦無所無但言
失律之文郭冲五事又言祁山之戰後張郃
却宜王諸軍大克故陳水案陽依之以立義
是也獨怪陳壽孫盛習鑿齒何獨唐貞觀間
直筆書之晉之君不為弄阿好至是善乎文
而始破其說乎
青龍二年亮又率眾十餘萬出斜谷壘于郿
之渭水南原魏帝憂之遣征蜀護軍秦朗督
步騎二萬受帝節度帝遂引軍而濟背水為
壘以距之謂諸將曰亮若勇者當出武功依
山而東若西上五丈原則諸軍無事矣亮果
上原將北渡渭帝遣將軍周當屯陽遂以餌
之數日亮不動帝曰亮欲爭原而不向陽遂

陳云銘有以不
戰制勝是其長
也而激之戰怒
是以終亮之世
不能勝漢

勝云亮數語俱
是太史公詞法
如此便何等精
神何等氣骨

劉云妙計事亦
佳是吾人誦

此意可知也遣將軍胡遵雍州刺史郭淮其
備陽遂時朝廷以亮僞軍遠寇利在急戰每
命帝持重以候其變亮數挑戰帝不出因遣
帝中樞婦人之飾帝怒表請決戰亮帝不許
乃遣衛尉辛毗仗節為軍師以制之後亮復
挑戰帝將出兵以應之毗仗節立軍門乃止
初蜀將姜維聞毗來謂亮曰辛毗仗節而至
賊不復出矣亮曰彼本無戰心所以因請者
以示武於其眾耳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苟
能制吾豈千里而請戰邪帝與之對壘百餘
日會亮病卒軍退百姓奔告帝出兵追之亮
長史楊儀反旗鳴鼓若將距帝者帝亦紮軍
不之逼於是儀結陣而去經日乃行其營壘
觀其遺事教曰天下奇才也此亮圖書權
殺甚眾帝審其必死辛毗以為尚未可知帝
曰軍家所重在是今皆棄之豈有人捐其五
藏而可以生乎宜急追之關中多疾疫帝使
軍士二十人著輓材平底屐前行疾疫悉置

清云以贊語作
致怨甚奇

景初二年魏帝以遼東公孫淵原史作文淵字也此因遼唐諱故改
稱耳今正之屢討不利徵帝詣京師魏帝曰

此不足以勞君事欲必克故相煩耳君度其
作何計對曰棄城預走上計也據遼水以距
大軍次計也坐守襄平此成擒耳魏帝曰三
考安出對曰惟明者能深度彼已豫有所棄
此非其所及今懸軍遠征將謂不能持久必
先據遼水而後守也魏帝曰往還幾時對曰
往百日還百日攻百日以六十日爲休息一
年足矣前云景初元年公孫淵反而殺懿至
京師又實在二年事原史以上云云
通誤作青龍四年帝遣帥牛金胡遵等步騎
若亦太懸絕矣

孫云然與亮相
守閉壁若無能
爲者及討公孫
淵奇計橫出遊
云林遂數千難
藏行其是之謂
乎

卷一

里以距帝。帝盛兵多張旗幟出其南。賊盡銳赴之。乃泛舟潛濟以出其北。直趣襄平。帝曰。賊堅營高壘。欲以老吾兵也。攻之正入其計。古人口。敵雖高壘。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賊大衆在此。則巢窟虛。我直指襄平。則人懷內懼。懼而求戰。破之必矣。遂整陣而過。賊見兵出。其後果逸之。帝乃縱兵逆擊。三戰皆捷。賊保襄平。進軍圍之。會霖潦。大水平地數尺。三軍恐欲移營。帝令軍中敢有言徙

陳云：此與建等
相若，而詞意其
急攻，或建等特
與糧，與糧與
糧救其耳

者斬，都督令史張靜犯令斬之，軍中乃定。賊恃水，焦牧自若，諸將欲取之，皆不聽。司馬陳珪曰：昔攻上庸，八部竝進，晝夜不息，故能一旬之半，拔堅城，斬孟達，今者遠來而更安緩，愚竊惑焉。帝曰：孟達衆少而食支一年，將士四倍於達，而糧不淹月，以一月圖一年，安可不速，以四擊一。王令半解，猶當爲之，是以不計死傷，與糧競也。今賊衆我寡，賊飢我飽，水雨乃爾，功力不設，雖當促之，亦何所爲？自發京師，不憂賊攻，但恐賊走，今賊糧垂盡，而圍落未合，掠其牛馬，抄其糗糧，此故驅之走也。夫兵者，詭道善因，事變賊憑衆恃雨，故雖饑困未肯束手，當示無能以安之，取小利以驚之，非計也。朝廷聞師遇雨，咸請召還，魏帝曰：司馬公臨危制變，計日擒之矣。既而雨止，遂合圍，起土山地道，梯櫓鉤梯，發矢石雨下，晝夜攻之，時有長星，色白，有芒，衆自襄平城西南流于東北，墜梁水。蔣云：長星亦口糧，挾也。墜于梁水，以爲公

陳云：此與建等
相若，而詞意其
急攻，或建等特
與糧，與糧與
糧救其耳

孫、劉之說，皆是不謬，但前於正史原亦曰：長星墜，亮之說，則爲晉臣屈平以誣亮者，故謂亮以兵星見之，情上應象緯，當爲宰師輔國，此蓋以亮爲陽秋，則當日有星，亦而若角自東，北而南，亮投于亮營，三投再還，往大還小，亦絕無異星下營之說，懼乃使其所署相國王又予言，則足徵矣。淵懼乃使其所署相國王建、御史大夫柳肅乞降，請解圍，面縛不許。執建等皆斬之，徵告淵復遣侍中衛演乞刺日送任。謂送賢也。帝謂演曰：軍事大要有五，能戰當戰，不能戰當守，不能守當走，餘二事，惟有降與死耳。何送任爲？淵專攻南園突出，帝縱兵擊之，斬于梁水上，星墜之所，既入城，立兩標以別新舊焉。男子年十五已上，七千餘人，皆殺之，以爲京觀。積尸封土也。初，淵妻父恭之位而還，囚恭及將反將軍綸、直質範等，苦諫不從，皆殺之。帝乃釋恭之囚，封直等之墓，顯其遺嗣。今日古之伐國，雖其敵讎而已，諸爲淵所誑誤者，皆原之。中國人欲還舊鄉者，悉聽之。遂班師。初，帝至襄平，夢魏帝枕其膝，曰：視吾面，俛視有異於常，心惡之，先是郭

壽云死乃復可
忍二公爲絕意
絕則其心竟
分其財財作
厚語史稱明帝
明帝神勇何
事邪

快讀真經

帝便道鎮關中、及次白屋、有詔召帝、三日之
間、詔五至、曰、問側息望到、到便直排闥入、視
吾面、帝大遽、乃晝夜兼行、自白屋四百餘里、
一宿而至、引入嘉福殿臥內、升御牀、帝流涕
問疾、魏帝執帝手、目齊王曰、以後事相託、死
乃復可忍、吾忍死待君、得相見、無所復恨矣、
與大將軍曹真並受遺詔、輔少主、及齊王即
位、遷侍中、持節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與
典各統兵三千人、共執朝政、更直殿中、典欲
傳
使尚書奏事先由已、乃言於魏帝、徙帝爲太
正始二年夏五月、吳將全琮寇芍陂、朱然孫
倫圍樊城、諸葛瑾步騭掠担中、帝曰、担中民
夷十萬、隔在水南、流離無主、樊城被攻、累月
不解、此危事也、補用干
資告地請自討之、六月乃督
諸軍南征、吳軍聞之夜遁、追至三州口、大獲
而還
八年夏四月、曹真用何晏鄧颺丁謐之謀、遷

壽云是應許爲
風變之狀亦耳
神出鬼沒如斯
然若賊先以
此計詭譎武
三則不中其計
千與兩入其
計非老賊知得

也勇應曹真矣

妙計也此是弄州

太后於永寧宮、從也、特許太后、欲增曹氏之惡
加以還字、專擅朝政、多樹親黨、屢改制度、帝不
能禁、於是與典有隙、五月、帝稱疾不與政事
典之徒亦頗疑帝、帝時亦沿焉之術、
九年、會河南尹李勝將蒞荊州、典令勝來候
帝、并伺察焉、帝詐疾篤、使兩婢侍、持衣衣落
指口言渴、婢進粥、帝不持杯飲、粥皆流出、露
胸、勝曰、衆情謂明公舊風發動、初觀武婢爲
云何意、尊體乃爾、帝使聲氣緩屬、說年老枕
疾、死在旦夕、君當屈、并州、并州近胡、善爲之
備、恐不復相見、以子師昭兄弟爲託、勝曰、當
還奉本州、原南陽大故非并州、帝乃錯亂其
辭曰、君方到并州、勝復曰、當奉荊州、帝乃若
微悟者曰、年老意荒、不解君言、今還爲本州
盛德壯烈、好建功勳、勝退告典曰、司馬公尸
居餘氣、形神已離、不足慮矣、他日又言曰、太
傳不可復濟、令人愴然、故典等不復設備、
嘉平元年春正月甲午、魏帝謁高平陵、典兄

前云權制身及
二國志考正如
此書作洛下於
此而略之者
非是

補云晉生字靈
官歷處其位類
實高也

弟皆從，是日太白襲月，帝於是奏永寧太后，
廢爽兄弟，時景帝為中護軍，將兵屯司馬門，
帝列陣闕下，經爽門，爽帳下督嚴世引弩將，
射帝，孫謙止之曰：「事未可知。」三注三止，皆引，
其肘不得發，大司農桓範出赴爽，帝謂將濟，
曰：「智囊往矣。」濟曰：「範則智矣，驕馬戀短豆，必
不能用也。」短則作驕馬也，豆所以飼馬者，
言與範戀東望而慮不及遠，不能
計也。於是假司徒高柔節行大將軍事，領爽
營，命太僕王觀行中領軍，攝義營，帝親帥太

尉將濟等勒兵出迎，帝屯于洛水浮橋上，
乃曰：「先帝詔陛下秦王及臣升于御林，握臣
臂，深以後事為念，今大將軍爽背棄顧命，敗
亂國典，內則僭擬，外專威權，根據槃互，縱恣
日甚，又以黃門張當為都監，專共交關，伺候
神器，天下洶洶，人懷危懼，陛下便為寄坐，豈
得久安，此非先帝詔陛下及臣升御林之本
意也。」臣雖朽邁，敢忘前言，昔趙高極意，秦是
以亡，呂霍早斷，漢祚永延，此乃陛下之殷鑒，

前云只二一類
字者原自記罪
實非亦

注秦古三書其
以兵授人即以
其自機謀非曹
操之扶植魏也
若曹操之傳即
凡以扶植而為
然豈不荒何待

臣授命之秋也，公卿群臣皆以爽有無君之
心，兄弟不宜典兵宿衛，奏皇太后，皇太后勅
如奏施行，臣輒勅主者及黃門令，罷爽義訓
吏兵，各以本官候就第，若稽留車駕，以軍法
從事，臣輒力疾將兵詣洛水浮橋，伺察非常，
爽不通奏，留車駕宿伊水南伐樹為鹿角，發
屯兵數千人以守，桓範果勸爽奉天子幸許
昌，移檄徵天下兵，爽不能用，而夜遣侍中許
允尚書陳泰詣帝，觀望風旨，帝數其過失，事

出，免官，泰還以報爽，勸之通奏，帝又遣爽所
信殷中校尉尹大目諭爽，指洛水為誓，爽意
乃曰：「司馬公正當欲奪吾權耳，吾以侯還第，
不失為富家翁。」範拊膺曰：「坐卿滅吾族矣，遂
通帝奏，既而有司劾黃門張當并發爽與何
晏等反事，乃收爽兄弟及其黨與何晏丁謐
鄧颺畢軌李勝桓範等誅之。」初，爽司馬魯芝
主簿楊綜新關奔爽，及爽將歸罪，泣諫曰：「公

時云王凌謀殺
案處臣及死三
武丘面縛水次曰凌若有罪公當折簡召凌
何苦自來邪帝曰以君非折簡之客故耳即
以凌歸于京師道經賈遠廟凌呼曰賈梁道
王凌是大魏之忠臣惟爾有神知之至頃仰
煬死收其餘黨皆夷三族并殺彪悉錄魏諸
王公置于鄴命有司察之魏帝使兼大鴻臚
太僕庾嶷持節策命帝為相國封安平郡公
前後食邑五萬戶侯者十九人固讓相國
公不受六月帝寢疾夢賈遠王凌為祟甚惡

居伊周之任。挾天子仗天威。孰敢不從。舍此而欲就東市。豈不痛哉。有司奏收芝綜科罪。帝赦之曰。以勸事君者。二月以帝為丞相。加九錫。固讓。
二年兖州刺史令狐愚太尉王凌貳於帝謀。立楚王彪。
三年春正月王凌詐言吳人塞淦水。請發兵討之。帝潛知其計。不聽。夏四月帝自帥中軍汎舟沿流。九日至甘城。凌計無所出。乃迎於

之秋八月歸于京師。魏帝素服臨弔。喪葬威儀。依漢霍光故事。追贈相國郡公。弟孚表陳先志。辭郡公。九月葬河陰。謚曰文貞。後改謚文宣。晉國初建。追尊曰宣王。武帝受禪。上尊號曰宣皇帝。陵曰高原。廟稱高祖。帝內志。非但作思。而外寬猜忌。多權變。親武顯。謀之。聞其有狠顧相。乃召使前行。令反顧。面正。向後而身不動。又嘗夢三馬同食一槽。甚惡焉。因謂太子丕曰。司馬懿非人臣也。必預汝家事。
太子素與帝善。每相全佑。故免。及誅曹爽。殺王凌。支黨悉夷三族。男女無少長。姑姊妹女子之達人者。皆殺之。既而竟還魏。云明帝時。王導侍坐。帝問前世所以得天下。導乃陳帝創業之始。及文帝末高貴鄉公事。明帝以面覆牀曰。若如公言。晉祚復安得長遠。述其猜忍。蓋有符於狠顧也。
制曰。宣皇以天挺之姿。應期佐命。文以續治。武以發威。情深阻。而莫測。性寬綽。而能容。和

世但能乎不知
下等更當

續此處
下等更當

光同塵、與時舒卷、戰麟潛翼、思屬風雲、飾忠於已、詐之心、延安於將危之命、觀其雄略、內斷英猷、外決珍公、孫於百日、擒孟達於盈旬、自以兵動若神、謀無再計、何獨擁衆西舉、與諸葛相持、抑其甲兵、本無關志、遺其巾幗、方發憤心、仗節當門、雄圖頓屈、請戰千里、詐欲示威、且秦蜀之人、勇懦非效、夷險之路、勞逸不同、以此爭功、其利可見、而反閉軍固壘、莫敢爭鋒、生怯實而未前、死疑虛而猶遁、良將之道、失在斯矣、文帝之世、輔翼權重、許昌同肅、何之委、崇華甚霍光之寄、當謂竭誠盡節、伊傳可齊、及明帝將終、棟梁是屬、受遺二主、佐命三朝、既承忍死之託、曾無殉生之報、天子在外、內起甲兵、陵土未乾、遽相誅戮、貞臣之體、寧若此乎、夫征討之策、豈東智而西愚、輔佐之心、何前忠而後亂、故晉明掩面、恥欺僞以成功、石勒肆言、笑奸回以定業、石勒且致人孤寡、孤寡以取天下也、雖自隱過當

年而終見唾後代矣

其奸誦也、實以誇越之、亦寫得奸誦、非欲寫處、予往往畧之、而止存祁山與五丈原之、事然亦釐正為多、以明一時曲筆、或曰此、史俱然、然亦釐正為多、以明一時曲筆、或曰此、整者、許者、多、誣、如、此、紀、雖、詳、疎、者、略、者、實、然、其、餘、敘、事、多、誣、如、此、紀、雖、詳、疎、者、略、者、實、是多、因、晉、人、手、筆、者、故、能、爾

帝紀第一

晉書一終

史

三
部
英
音

稿李蔣之翹刪定

詩云王莽曹操司馬師同具此心口借言伊周史亦從而爲之詞者此二聖人真作偷乎故子與氏言有伊尹之志固可足明知後世有此等人故預以爲誡○又云景文事俱存覽少帝紀此復取其文而益之於濟寧漢矣筆腕不至優弱攻自佳

景皇帝諱師字子元宣帝長子也沉毅多大

紀

暑少流美譽、與夏侯玄何晏齊名、晏常曰、惟

郭云用之正則
為費用之不正
則為陰險

蔣云師將均奸
積成事不同乃
爾無修齊聞與
不習問也

中拜散騎常侍累遷中護軍宣帝之將誅曹
爽深謀秘策獨與帝潛畫文帝弗知也將發
夕乃告之既使人覘之帝寢如常而文帝不
能安席晨會兵司馬門鎮靜內外置陣甚整
宣帝曰此子竟可也初帝陰養死士三千敢
在人間至是一朝而集衆莫知所出雲云此天所以
鍊惡人而助殺運也曹爽雀鼠小試其牛刀
耳三千人散在人間一朝而集調度紀律固

政

魏嘉平四年春正月遷大將軍加侍中持節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四海傾注朝野肅然

五年夏五月吳太傅諸葛恪圍新城帝使鎮

東將軍毋丘儉揚州刺史文欽等距之儉欽

請戰帝曰恪卷甲深入投兵死地其鋒未易

紀

11

當且新城小而固攻之未可拔遂命諸將高壘以弊之相持數月倍力屈懼遁欽等逆緊

大破之、

正元元年春正月魏帝與中書令李豐后父

光祿大夫張緝等謀以太常夏侯玄代帝輔

政、帝密知之、使舍人王業、余亮切近本皆作羨誤以車

迎豐、豐至、帝數之、豐知禍及、遂正色曰、卿父

子懷茲、將傾社稷、惜力劣、不能相禽滅耳、用補

帝怒遣勇士以刀鏐築殺之逮捕玄緝

帝云廢帝處前
多誤河而子特
將別之是以明
帝王芳之罪

魏之非廢帝也
其厚廢帝口亦
自過人無此不
廢其罪

等皆夷三族三月乃廢皇后張氏謂曹操殺人也漢伏后而司馬師殺張后何其受謀之巧也通司馬氏則又一傳而移太后為婦所弑再傳而賈后殺於趙王倫年居失身於劉曜不獨賈后且蓋以子民失身可畏哉魏帝以玄緝之誅深不自安而帝亦慮難作乃密諷永寧太后秋九月甲戌下令謀廢魏帝帝召群臣會議流涕曰太后令如是諸君其如王室何咸曰伊尹放太甲以寧殷霍光廢昌邑以安漢權定社稷以清四海二代行之於古明公當之於今今日之事亦惟公命帝曰諸君見望者重安敢避之乃與群公卿士共奏太后請依漢霍光故事收皇帝璽綬以齊王歸藩奏可於是而有司以太牢策告宗廟王就乘輿副車群臣從至西掖門帝泣曰先臣受歷世殊遇先帝臨崩託以遺詔臣復忝重任不能獻可替否群公卿士遠惟舊典為社稷深計寧負聖躬使宗廟血食於是使使者持節衛送舍河內之重門是日與群臣議所立帝遣使迎高貴鄉公還於元城而立之

張天師云華丘
金文欽之詩師
當其之計師
亦執其說其
其不誤則其
其大而不小

與兩說矣

改元曰正元魏帝受璽璽舉趾高帝聞而憂之癸巳詔帝為相國增邑九千并前四萬戶進號大都督假黃鉞入朝不趨奏事不名劔履上殿帝固辭相國乃上書訓于魏帝時魏帝頗修華飾帝又諫曰履端初政宜崇玄樸竝敬納焉二年春正月鎮東大將軍毋丘儉揚州刺史文欽舉兵作亂一傳欽兵討師十移檄郡國為壇盟于西門外各遣兵于贊于吳以請救儉欽遣帥眾六萬渡淮而西帝統中軍步騎十餘萬以征之倍道兼行召三方兵大會于陳許間月甲申次于懸橋儉將史招李續相次來降儉欽移入項城帝遣荊州刺史王基進據南頓帝與諸軍皆深壁高壘以待東軍之集諸將請進軍攻之帝曰諸君得其一未知其二淮南將士本無反志儉欽說誘與之事謂遠近必應而亭起之日淮北不從史招李續前後瓦解內乖外叛自知必敗因默思

得云文帝身壯
無病也然其于
建國之際頗有
病事自是可見
然則不獨其
食之無味
亦以爲佳可也
蓋此之一字則
用兵如行文亦
妙非徒于其矣
何不悟也哉

關連戰更合其志且儉等欺誑將士小與侍
久詐情自露此不戰而克之也乃遣諸葛誕
督豫州諸軍自安風向壽春征東將軍胡遵
督青徐諸軍出譙宋之間絕其歸路帝屯汝
陽遣兗州刺史鄧艾督太山諸軍進屯樂嘉
示弱以誘之欽進軍將攻艾帝潛軍銜枚徑
造樂嘉與欽相遇欽子奮年十八勇冠三軍
辨欽曰及其未定擊之可破也既謀而行三
鼓而欽不應奮乃過淮謂諸將曰欽走矣追
之諸將皆曰欽舊將奮少而銳未有失利必
不走帝曰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奮至鼓
欽不應其勢已屈不走何待欽將引而東奮
曰不先折其勢不得去也乃與驍騎十餘摧
鋒陷陣所向皆披靡遂引去帝遣左長史司
馬建督驍騎八千翼而追之欽父子與麾下
遁走保項儉聞欽敗亦棄衆宵遁淮南安風
津都尉追儉斬之欽遂奔吳淮南平初帝目
有瘤疾使醫割之傷之來攻也驚而目出懼

健王忍而清不
必言但使傷府
則足者造次中
則對矣明

六軍之恐衆以被痛甚囑被敗而左右莫知
焉臨駕使文帝總統諸軍辛亥崩于許昌二
月魏帝素服臨弔謚曰忠武晉國既建追尊
曰景王武帝受禪上尊號曰景皇帝陵曰峻
平廟稱世宗

文帝

文皇帝諱昭字子上景帝母弟也魏景初二
年封新城鄉侯正始初爲洛陽典農中郎將
值魏明著侈之後帝獨除苛碎不奪農時百

書卷二

魏本

姓大悅轉散騎常侍高貴鄉公之立也以恭
定策進封高都侯邑二千戶母丘儉反大軍
東征帝兼中領軍留鎮洛陽及景帝疾篤帝
自京都省疾拜衛將軍景帝崩魏帝命帝鎮
許昌尚書傅嘏帥六軍還京師帝用嘏及鍾
會策自帥軍而還至洛陽進位大將軍加侍
中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輔政
甘露元年夏四月魏帝賜帝以袞冕之服赤
舄副焉秋八月加號大都督奏事不名賜黃

壽云諸葛誕事
雖無成不失忠
諫亦人傑也
雖無成不失忠
諫亦人傑也
雖無成不失忠
諫亦人傑也
雖無成不失忠
諫亦人傑也

二年夏四月，鎮東大將軍諸葛誕殺揚州刺史
史鏞，以淮南作亂。善玄等死，王凌、毋丘儉
相繼誅滅。不遺子規，為賢於吳，以請救。
六月，帝奉魏帝及皇太后東征，師次于項。帝
督諸軍進屯丘頭，圍壽春。吳使文欽、唐咨全
端、全惲等三萬人來救。誕諸將逆擊，不能禦。
八月，吳將朱異又帥兵萬餘人留輔重於都
陸，輕兵至黎漿，監軍石苞、兗州刺史州泰禦
之。異退，泰山太守胡烈以奇兵襲都陸，焚其
糧運。異卒餓甚，食葛葉而遁。吳人殺異，帝白
異不得至壽春，非其罪也。而吳人殺之，遣以
謝壽春而堅誕意，使其猶望救耳。不然，彼當
突圍決一旦之命，或謂大軍不能久，省食減
口，莫有他變。料賊之情，不出此三者。今當多
方以亂之，備其越逸。此勝計也。因命令圍，分
遣羸疾，就穀淮北。廩軍士大豆，人三升。欽聞
之，喜。帝愈羸形以示之，乃縱反間，言吳救左

壽云諸葛誕事
雖無成不失忠
諫亦人傑也
雖無成不失忠
諫亦人傑也
雖無成不失忠
諫亦人傑也
雖無成不失忠
諫亦人傑也

壽云諸葛誕事
雖無成不失忠
諫亦人傑也
雖無成不失忠
諫亦人傑也
雖無成不失忠
諫亦人傑也
雖無成不失忠
諫亦人傑也

至，誕等益寬恣，食俄而城中乏糧，外救不至。
全惲母孫權女也，得罪於吳，全端兄子禕
及儀率其母來奔。儀兄靜時在壽春，用鍾
會計作禕、儀書以譎靜。靜兄弟五人，帥其眾
來降，城中大駭。
三年春正月，會欽計事，與誕忤。誕手刃殺欽。
欽子騫攻誕不克，踰城降，以為將軍，封侯。使
騫巡城，而呼帝見城上持弓者不饒，謂諸將
曰：「可攻矣。」二月乙酉，攻而拔之，斬誕，夷三族。
夏四月，歸于京師。魏帝命改丘頭曰武丘，以
禮武功。五月，詔以并州之太原八郡地封帝
為晉公，加九錫，進位相國，晉國置官司馬，九
讓乃止。
景元元年夏四月，復詔帝爵秩如前。又讓不
受。魏帝既以帝三世宰輔，政非已出，情不能
安。又慮廢辱，將臨軒召百寮而放黜焉。五月
戊子夜，使冗從僕射李昭等發甲於陵雲臺。
召侍中王沉、散騎常侍王業、尚書王經出懷

呼為黃龍先生
一曰臨安乃知
是事

陳云事以足送
幅血死於後為
完節

中黃素詔示之戒嚴俟旦沉業馳告帝帝召
護軍賈充等為備魏帝知事泄帥左右攻相
府稱有所討敢有動者族之相府諸將止不
敢戰賈充叱曰公畜養汝輩正謂今日耳本
子舍人成濟抽戈犯蹕刺之刃出於背魏帝
崩于車中帝召百寮謀其故僕射陳泰不至
帝遣其舅荀顗與致之延於曲室謂曰玄伯
天下其如我何泰曰惟腰斬賈充微以謝天
下帝曰卿更思其次泰曰但見其上不見其
下

紀本

次於是歸罪成濟而斬之與公卿議立燕王
宇子常道鄉公璜為帝六月改元鄴進帝為
相國封晉公增十郡加九錫如初固讓乃止
二年秋八月魏帝使太尉高柔授帝相國印
綬司空鄭冲致晉公茅土九錫固辭
四年春正月魏帝復命帝如前又固辭三月
詔大將軍府增置司馬一人從事中郎二人
舍人十人夏五月帝將伐蜀乃謀眾曰自定
壽春已來息役六年治兵繕甲以擬二虜

計取吳作戰船通水道當用千餘萬功此十
萬人百數十日事也又南土下溼必生疾疫
今宜先取巴蜀三年之後因順流之勢水陸
並進此滅虜定號有明徵也計蜀戰士九萬
居守成都及備他郡不下四萬然則餘眾不
過五萬今絆姜維於沓中使不得東顧直指
駱谷出其空虛之地以襲漢中以劉禪之闇
而邊城外破士女內震其亡可知也征西將
軍鄧艾以為未有業屢陳異議帝使主簿師
纂為艾司馬以喻之艾乃奉命於是徵四方
之兵十八萬使鄧艾自狄道攻姜維於沓中
雍州刺史諸葛緒自祁山軍于武街絕維歸
路鎮西將軍鍾會帥前將軍李輔征蜀護軍
胡烈等自駱谷襲漢中秋八月軍發洛陽大
賁將士陳師督眾將軍鄧敦謂蜀未可討帝
斬以徇九月又使天水太守王頌攻維營隴
西太守牽弘進其前金城太守楊欣趣甘松
鍾會分為二隊人自斜谷使李輔圍王舍於

韓云：楊與陽
有江河平海之
勢，法亦自雄。

樂城，又使步將楊愷攻蔣斌於漢城，會直指
陽安，護軍胡烈攻陷關城，姜維聞之，引還，王
頔追敗維於強川，維與張翼廖化合軍守劍
閣，鍾會攻之，冬十月，魏帝以諸將獻捷，交至，
乃申前命曰：朕以寡德，獲承天序，嗣我祖宗
之洪烈，遭家多難，不明於訓，曩者姦逆屢興，
方寇內侮，大懼淪喪四海，以墜三祖之弘業，
惟公經德履哲，明允廣深，廼宣武文，世作保
傅，以輔又皇家，櫛風沐雨，周旋征伐，劬勞王

晉書卷二 紀 主

室，二十有餘載，毗翼前人，仍斷大政，克厭不
端，維安社稷，暨儉欽之亂，公綏援有衆，分命
典師，統紀有方，用緝寧淮，浦其後，巴蜀屢侵，
西土不靖，公奇畫指授，制勝千里，是以段谷
之戰，乘機大捷，斬將奪旗，效首萬計，孫峻猾
夏，致寇徐方，戎車首路，咸靈先邁，黃鉞未啓，
鯨鯢竄迹，孫壹構隙，自相張阻，幽鑒遠照，奇
策洞微，遠人歸命，作藩南夏，爰授銳卒，畢力
戎行，暨諸葛誕滔天，作逆，稱兵揚楚，欽也，適

韓云：指取有之
一、指字特高

罪，同惡相濟，帥其蝥賊，以入壽春，憑阻淮山，
敢距王命，公躬擐甲冑，襲行天罰，玄謀廟算，
遵養時晦，奇兵震擊，而朱異摧破，神變應機，
而全琮稽服，取亂攻昧，而高壚不守，兼九伐
之弘略，究五兵之正度，用能戰不窮武，而大
敵殲潰，旗不再麾，而元惡授首，收勅吳之萬
民，係亡命之逋虜，交臂屈膝，委命下吏，俘馘
十萬，積尸成京，雪宗廟之滯恥，拯兆庶之艱
難，掃平區域，信威吳會，遂戢干戈，靖我疆土，

晉書卷二 紀 主

天地鬼神，罔不獲乂，乃者王室之難，變起蕭
牆，賴公之靈，弘濟艱險，宗廟危而獲安，社稷
墜而復寧，忠格皇天，功濟六合，是用瞻咨古
訓，稽諸典籍，命公崇位相國，加千辟后，啓土
參壇，封以晉域，所以方軌齊魯，翰屏帝室，而
公遠蹈謙損，深履冲讓，固辭策命，至于八九，
朕重違謙德，抑禮虧制，以彰公志，于今四載，
上閭在昔，建侯之典，下逮兆庶，具瞻之望，惟
公嚴虔王度，闡濟大猷，敦尚純樸，省飾節用，

務穡勸分、九野康乂、耆叟荷崇養之德、鰥寡
蒙矜卹之施、仁風興於中夏、流澤布於遐荒、
是以東夷西戎、南蠻北狄、狂狡貪悍、世爲寇
讐者、皆感義懷惠、款塞內附、或委命納貢、或
求置官司、九服之外、絕域之氓、曠世所希至
者、咸浮海來享、鼓舞王德、前後至者八百七
十餘萬口、海隅幽裔、無思不服、雖西旅遠貢、
越裳九譯、義無以踰、維翼朕躬、下匡萬國、思
靖殊方、寧濟八極、以庸蜀未賓、蠻荆作猾、潛

晉書

卷二

紀

主

謀獨斷、整軍經武、簡練將帥、授以成策、始踐
賊境、應時摧陷、狂狡奔北、首尾震潰、禽其戎
帥、屠其城邑、巴漢震疊、江源雲微、地平天成、
誠在斯舉、公有濟六合之勲、加以茂德、實總
百揆、允釐庶政、敦五品以崇仁、恢六典以敷
訓、而靖恭夙夜、勞謙昧旦、雖尚父之左右、文
武周公之勤勞王家、罔以加焉、昔先王選建
明德、光啓諸侯、體國經野、方制五等、所以藩
翼王畿、垂祚百世也、故齊魯之封、於周爲弘

山川土田、邦畿七百、官司典策、制殊群后、惠
衷之難、桓文以翼戴之勞、猶受錫命之禮、咸
用光疇大德、作範于後、惟公功邁於前烈、而
賞闕於舊式、百辟於邑、人神同恨焉、豈可以
公謙沖而久淹弘典哉、今以并州之太原、上
黨、西河、樂平、新興、雁門、司州之河東、平陽、弘
農、雍州之馮翊、凡十郡、南至於華、北至於陜、
東至於壺口、西踰於河、提封之數、方七百里、
皆晉之故壤、唐叔受之、世作盟主、實絕綱諸

晉書

卷二

紀

主

夏、用率舊職、爰胙茲土、封公爲晉公、命使持
節兼司徒司隸校尉、陝、卽授印綬、策書、金虎
符第一至第五、竹使符第一至第十、錫茲玄
土、直以白茅、建爾國家、以永藩魏室、昔在周
召、竝以公侯、入作保傅、其在近代、邵侯蕭何、
實以相國、光尹漢朝、隨時之制、禮亦宜之、今
進公位爲相國、加綬綬、綬、又加公九錫、其敬
聽後命、以公思弘大猷、崇正典禮、儀刑作範、
旁訓四方、是用錫公大輅、戎輅各一、玄牡二

駟、公道和陰陽、敬授人時、壽夭反本、農殖維
豐、是用錫公衮冕之服、赤舄副焉、公光敷顯
德、惠下以和、敬信思順、庶尹允諧、是用錫公
軒懸之樂、六佾之舞、公鎮靖宇宙、翼播聲教、
海外懷服、荒裔款附、殊方馳義、諸夏順軌、是
用錫公朱戶以居、公簡賢料材、營求俊逸、爰
升多士、寅彼周行、是用錫公納陛以登、公嚴
恭寅畏、底平四國、式遏寇虐、苛厲不作、是用
錫公虎賁之士三百人、公明慎用刑、簡恤大

晉書

卷二

中、章厥天威、以糾不虔、是用錫公鈇鉞各一、
公爰整六軍、典司征伐、犯命凌正、乃維誅殛、
是用錫公彤弓一、彤矢百、玈弓十、玈矢千、公
饗祀蒸蒸、孝思維則、篤誠之至、通于神明、是
用錫公秬鬯一卣、珪瓚副焉、晉國置官司以
下、率由舊式、往欽哉、祗服朕命、弘敷訓典、光
澤庶方、永終爾明德、丕顯余一人之休命、公
卿將校皆詣府掄旨、帝以禮辭讓、司空鄭冲
率群官上殿勸進、

阮籍為鄭冲所逼、遂受九錫、

乃受命十一月、鄧艾帥萬餘人自陰平踰絕
險至江、由破蜀劉禪降、帝因表鄧艾為太尉
鍾會為司徒、會潛謀叛逆、因密使譚艾、
咸熙元年春正月、檻車徵艾、乙丑帝奉親
西征、次于長安、命從事中郎山濤行軍司事
鎮鄴、遣護軍賈充持節督諸軍、據漢中、鍾會
遂反於蜀、監軍衛瑾、右將軍胡烈、斬之、初會
之伐蜀也、西曹屬邵悌言於帝曰、鍾會難信、
不可令行、帝笑曰、取蜀如指掌、而衆人皆言

晉書

卷二

不可、唯會與吾意同、滅蜀之後、中國將士、人
自思歸、蜀之遺黎、猶懷震恐、縱有異志、無能
為也、卒如所量、丙辰帝至自長安、三月己卯
乃進爵為王、增封并前二十郡、冬十月丙午
以中撫軍新昌鄉侯炎為晉世子

二年夏五月、帝用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
出警入蹕、乘金根車、駕六馬、備五時副車、置
旄頭雲罕、樂舞八佾、設鍾虞宮懸、位在燕玉
上、進王妃為后、世子為太子、王女王孫、爵命

之號皆如帝者之儀諸禁網煩苛及法式不
便於時者帝皆除之晉國置御史大夫侍中
常侍尚書中領軍衛將軍官秋八月辛卯帝
崩九月葬崇陽陵謚曰文王武帝受禪追尊
號曰文皇帝廟稱太祖

史臣曰世宗以獻略創基太祖以雄才成務
事殷之跡空存翦商之志彌遠三分天下功
業在焉及踰劔銷氛浮淮靖亂桐宮胥怨或
所不堪若乃體以名臣恪之端揆周公流連
於此歲魏武得志於茲日軒懸之樂大啓南
陽師華之圖於焉北面壯矣哉包舉天人者
也為帝之主不亦難乎

魏元帝司馬昭四年劉禪降而漢滅明年咸
熙元年司馬懿自建武王二年與衛
服此則老賊亦明認繼漢而王蓋自不飲
居魏則名矣其在司馬懿則假魏而圖
漢魏則名矣其在司馬懿則假魏而圖
馬昭則置魏之名而彼陰得漢之天下司
先居魏則置魏之名而彼陰得漢之天下司
亦不知幾幾許心勝而得至兄弟占位而
望兄試而共項且備焉坐不能安時曹
伐之權又出自私門其司馬昭也非魏也
降劉禪而力能滅漢者司馬昭也非魏也

故習鑿商所撰漢書春秋已名耳而言
矣獨異於昭子孫復不能明之而亦以
為天子朝陳壽三國志本欲尊晉而沒魏
而子以爲次滅魏後不人他事特晉立
國制度與魏稱王制帝之微意然其進
之而已隱然稱王制帝之微意然其進
錫文皆得詞而予不從剛者何也此
以此禮行於漢者不久而後行之乎
不惟天道以明保實有以後行之乎

帝紀第二

晉書二終

晉書卷二

本

帝紀第三

晉書三

三經藏書

竟陵鍾惺原評

博李蔣之翹刪定

婁東張溥參校

武帝 在位二十六年 咸寧五年 太康十年 泰始十年

張云司馬師廢芳立髦正始之初威權逼主儉欽起兵親行捍禦突目者被病死許昌設為師不死弑髦奔魏者必師也昭代兄為政大逆有如南朝之職可以昭代兄為政大逆有如南朝寒泉心然稱王受拜居然帝也亡何卒人炎立而取魏方在哀經急遠據秋而國不敢非大得魏人不敢司馬氏根本而龜曲是謀張惺有言司馬氏根本

晉書

卷三

卷三

卷三

武皇帝諱炎字安世文帝長子也寬惠仁厚

天人之微也非武帝罪也

魏充女下晉在時間此

邪是皆以其有南陽之功也賈充子

帝欲娶賈氏尚有其公問有社稷

高貴鄉公乃出言先諫于南陽

干夕陽私語時而先諫于南陽

為以此非晉武罪也蓋南風煽禍不

劉毅所言直漢之恒靈耳論者往往

沉溺聲色政事荒忽逆其節為吳後

免涼薄初政尚斤斤小節迨茲吳後

其術皆錄此也○蔣云晉武雖稱首

君其元氣在前發洩已盡故到此不

免涼薄初政尚斤斤小節迨茲吳後

其術皆錄此也○蔣云晉武雖稱首

君其元氣在前發洩已盡故到此不

免涼薄初政尚斤斤小節迨茲吳後

其術皆錄此也○蔣云晉武雖稱首

君其元氣在前發洩已盡故到此不

免涼薄初政尚斤斤小節迨茲吳後

其術皆錄此也○蔣云晉武雖稱首

君其元氣在前發洩已盡故到此不

免涼薄初政尚斤斤小節迨茲吳後

其術皆錄此也○蔣云晉武雖稱首

君其元氣在前發洩已盡故到此不

免涼薄初政尚斤斤小節迨茲吳後

其術皆錄此也○蔣云晉武雖稱首

沉深。有度量。魏嘉平中封北平亭侯累遷中護軍假節迎常道鄉公於東武陽遷中撫軍進封新平鄉侯及晉國建立為世子拜撫軍大將軍開府副貳相國初文帝以景帝既宣帝之嫡早世無後以帝弟攸為嗣特加愛異每日天下者景王之天下也吾攝居相位百年之後大業宜歸攸帝立髮委地手垂過膝書懼不得為世子因以示裴秀曰人有相否秀由是歸心後議立文帝屬意攸秀與何曾等固爭曰中撫軍聰明神武有超世之才人望既茂天表如此非人臣也由是遂定泰始元年十二月方受禪政元夏五月立為晉王太子八月辛卯文帝崩太子嗣相國晉王位下令寬刑宥罪撫衆息役國內行服三日是月長人見於襄武長三丈告縣人王始曰今當太平秋九月戊午以魏司徒何曾為丞相鎮南將軍王沉為御史大夫中護軍賈充為衛將軍議郎裴秀為尚書令光祿大

魏書卷三
魏書卷三
魏書卷三

魏書卷三
魏書卷三
魏書卷三

夫皆開府之文齊文帝於崇陽陵文帝親作
是時晉德既洽四海宅心於是魏帝知歷
數有在冬十二月壬戌乃使太保鄭冲奉皇
帝璽綬策禪位於帝如漢魏故事甲子遂次
於金墪城丙寅帝設壇南郊百僚在位及何
奴南單于四夷會者數萬人柴燎告類于上
帝齊書云中登極立太子諸詔頗有廢味茲錄
之其受禪當登不取告類之文者人可欺
天可禮畢即皇帝位於洛陽宮幸太極前殿
詔曰昔朕皇祖宣王聖哲欽明誕應期運
帝之載肇啓洪基伯考景王履道宣猷緝熙
諸夏至于皇考文王敷誓光遠允協靈龜應
天順時受茲明命仁濟于宇宙功格于上下
肆魏氏弘鑒于古訓儀刑唐虞疇咨群后爰
輯大命于朕身予一人畏天之命用不敢違
惟朕寡德負荷洪烈託于王公之上以君臨
四海惴惴惟懼罔知所濟惟爾股肱爪牙之
佐文武不貳之臣乃祖乃父實左右我先王
光隆我大業思與萬國共享休祚于是大赦

魏書卷三
魏書卷三
魏書卷三

魏書卷三

改元賜天下爵人五級歸寡孤獨不能自存
者穀人五斛復天下租賦及關市之稅一年
通債宿負皆勿收除舊嫌解禁錮亡官失爵
者悉復之丁卯遣太僕劉原告于太廟封魏
帝爲陳留王邑萬戶居于鄴宮魏諸王降爲
縣侯追尊宣景文三王皆爲皇帝宣王妃張
氏爲宣穆皇后尊太妃王氏曰皇太后官曰
崇化封皇叔祖半爲安平王叔父幹爲平原
王亮爲扶風王伯爲東莞王駿爲汝陰王彤
爲梁王倫爲琅邪王弟攸爲齊王鑒爲樂安
王機爲燕王又封群從伯叔兄弟凡十七人
皆爲王以石苞爲大司馬封樂陵公車騎將
軍陳騫爲高平公賈充爲車騎將軍符公尚
書令裴秀爲鉅鹿公侍中荀勗爲濟北公鄭
冲爲太傅壽光公王祥爲太保睢陵公何曾
爲太尉朗陵公王沉爲驃騎將軍博陵公司
空荀頤爲臨淮公鎮北大將軍衛瓘爲菑陽
公其餘文武增位建爵各有差改景初歷爲

太始臘以酉、社以丑、己巳詔陳留王載天子
 旌旗、備五時副車、行魏正朔、郊祀天地、禮樂
 制度、皆如魏舊、上書不稱臣、賜山陽公劉康
 安樂公劉禪子第一人為駙馬都尉、乙亥以
 安平王孚為太宰、假黃鉞、大都督中外諸軍
 事、詔除魏宗室禁錮、罷部曲將長吏以下質
 任、省郡國御調、禁樂府靡麗百戲之伎、及雕
 文游畋之具、開直言之路、置諫官以掌之、
 二年春正月丙戌遣兼侍中侯史光等持節
 四方、循省風俗、丁亥有司請建七廟、帝重其
 役、不許、辛丑尊景皇帝夫人、氏曰景皇后
 宮曰弘訓、丙午立皇后楊氏、二月、除漢宗室
 禁錮、已未常山王衡、薨、詔曰五等之封、古錄
 舊勲、本為縣侯者、傳封次子為亭侯、為鄉侯
 為關內侯、亭侯為關中侯、皆食本戶十分之
 一、丁丑除郊祀五帝座、郊祀宣帝以配天宗
 祀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庚午詔曰、古者百
 官、官歲王闕、然保氏特以諫諍為職、今之侍

書書卷三 紀事

抄錄一
 律云司法府
 李如璧

中常侍、實處此位、擇其能正色弼違匡救不
 逮者、以兼此選、三月戊戌吳人來平、祭夏五
 月壬子驃騎將軍博陵公王浚卒、秋七月辛
 巳營太廟、致荆山之木、采華山之石、鑄銅柱
 十二、塗以黃金、鏤以百物、綴以明珠、丙午晦
 日有食之、初文帝之喪、帝雖從漢制、既葬除
 服、而深衣素冠、降席撤膳、哀敬如居喪者、八
 月戊辰、有司奏改服進膳、不許、遂禮終而後
 復吉、及太后喪亦如之、是月賜崇陽侯九月
 書書卷三 紀事
 乙未、散騎常侍皇甫陶傳玄領諫官、上書諫
 諍、有司奏請寢之、詔曰、凡關言人主、人臣所
 至難、而苦不能聽納、自古忠臣直士之所懷
 慨也、每陳事出付主者、多從深刻、乃云恩貸
 當由主上、是何言乎、其詳評議、戊戌有司奏
 大晉受禪有魏、宜一用前代正朔服色、皆如
 虞遵唐故事、奏可、冬十月丙午朔日有食之
 十一月并圍丘方丘於南北郊、罷山陽國督
 軍、除其禁制、己丑追尊景帝夫人夏侯氏為

歸云武帝以太
了不慈於非所
先帝一節有無
即若境情
歸云武帝以太
武帝則無
亦不祥

景懷皇后辛卯遷祖廟神主于太廟

三年春正月丁卯立皇子東為皇太子詔曰

朕以不德託于四海之上兢兢祗畏懼無以

康濟寓內思與天下式明王度正本清源於

置胤樹嫡非所先務又近世每建太子寬宥

施惠之事間不獲已順從王公卿士之議耳

方今世運垂平將陳之以德義示之以好惡

使百姓綱多幸之處篤終始之行曲惠小仁

故無取焉咸使知聞司隸校尉李喜奏故立

書

卷三

紀

七

建令劉友前尚書山濤等各占官稻田詔使

殺友三月丁未晝昏以李喜為太子太傅徵

號為李密為太子洗馬以祖母老同辭許之

秋九月甲申詔增吏俸以何曾為太保義陽

王望為太尉荀顗為司徒冬十二月徙宗聖

侯孔震為奉聖亭侯禁星氣識緯之學

四年春正月辛未以裴秀為司空丙戌律令

成有星亭於軫丁亥帝耕於藉田戊子大赦

三月戊子皇太后王氏崩夏四月戊戌睢陵

歸云必以卷三
中是著為今語
景阿等奏錄何
驥家

公王祥卒己亥附葬文明皇后王氏於崇陽

陵六月甲申朔詔曰郡國守相三載一巡行

屬縣必以春此古者所以述職宣風展義也

見長吏觀風俗協禮律考度量存問耆老親

見百年錄囚徒理冤枉詳察政刑得失知百

姓所患苦無有遠近便若朕親臨之敦喻五

教勸務農功勉勵學者思勤正典無為百家

庸末致遠必泥士庶有好學篤道孝弟忠信

清白異行者舉而進之有不孝敬於父母不

書

卷三

紀

八

長悌於族黨悻禮棄常不率法令者糾而罪

之田疇闢生業修禮教設禁令行則長吏之

能也入館匱農事荒姦盜起刑獄煩下陵上

替禮義不與斯長吏之否也若長吏在官公

廉慮不及私正色直節不飾名譽者及身行

貪穢諂諛求容公節不立而私門日富者並

謹察之揚清激濁舉善彈違此朕所以垂拱

總綱責成於良二千石也於戲戒哉秋七月

太山石崩泉星西流如雨而隕九月青徐兗

豫四州大水冬十月吳將施續入江夏萬郁郁吳志寇襄陽遣太尉義陽王望屯龍陂荆作或州刺史胡烈擊敗郁吳將顧容寇鬱林太守毛炅古鼎反字音佳大破之斬其交州刺史劉俊將軍脩則十一月吳將丁奉等出芍陂安東將軍汝陰王駿與義陽王望擊走之五年春二月以雍州隴右五郡及涼州之金城梁州之陽平置秦州以胡烈為刺史青徐兗三州水壬寅有魏志以尚書左僕射羊祜都督荆

州諸軍事征東大將軍衛瓘都督青州諸軍事東莞王佑鎮東大將軍都督徐州諸軍事已未詔蜀相諸葛亮係京音隨才署吏夏四月地震六月鄴奚官督郭虞音上疏陳五事以諫言甚切直擢為屯留令西平人麴音路伐登聞鼓言多妖謗有司奏棄市帝曰朕之過也捨而不問秋九月有星孛於紫宮

六年春正月吳將丁奉入渦口揚州刺史率弘擊走之夏六月戊午秦州刺史胡烈擊叛

虜於萬斛堆力戰死詔遣尚書石鑒行安西將軍都督秦州諸軍事與喬威護軍田章討之秋七月復隴右五郡遇寇害者租賦丁未以汝陰王駿為鎮西大將軍都督雍涼二州諸軍事冬十一月辛辟雍行鄉飲酒之禮十月吳夏口督前將軍孫秀帥眾來奔拜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會稽公

七年春正月丙午皇太子冠賜王公以下帛各有差何奴帥劉猛叛出塞二月孫皓帥眾

趙壽春遣大司馬望屯淮北以備之三月丙戌司空鉅鹿公裴秀卒夏四月九真太守董元為吳將虞汜所攻軍敗死之北地胡寇金城涼州刺史牽弘討之群虜內叛圍弘於青山弘軍敗死之六月辛丑大司馬義陽王望卒秋七月癸酉以車騎將軍賈充為都督秦涼二州諸軍事吳將陶璜等圍交趾太守楊稷與鬱林太守毛炅及日南等三郡降於吳八月分益州之南中四郡置寧州曲赦四郡

冬十月丁丑朔日有食之十一月劉猛與并州十二月以光祿大夫鄭表為司空固辭不受是歲安樂公劉彥章

八年春正月監軍何慎討劉猛屢破之左部帥李恪殺猛而降二月辛卯皇太子納妃賈氏壬辰安平王孚辛詔內外群官舉任邊郡者各三人帝與右將軍皇甫陶論事陶與帝爭言散騎常侍鄭徽表請罪之帝曰讜言嘗諤所望於左右也人主常以阿媚為患豈以

書卷三 主

爭臣為損哉徽越職妄奏豈朕之意遂免徽宜夏六月益州牙門張弘誣其刺史皇甫晏反殺之傳首京師弘坐伏誅夷三族秋七月以賈充為司空九月吳西陵督步闡來降拜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宜都公吳將陸抗攻闡帝遣車騎將軍羊祜帥衆出江陵荊州刺史楊肇迎闡於西陵巴東監軍徐胤擊達平以救闡冬十月辛未朔日有食之十二月肇反抗不克而還闡城陷為抗所禽

九年春正月辛酉密陵侯鄭表卒二月癸巳司徒樂陵公石苞卒夏四月戊辰朔日有食之五月旱以太保何曾領司徒秋七月丁酉朔日有食之吳將魯淑擊弋陽征虜將軍王渾擊敗之詔遷公卿以下子女以備六官采擇未畢權禁天下嫁娶冬十月辛巳制女年十七父母不嫁者使長吏配之十一月丁酉臨宣武觀大閱諸軍

書卷三 主

公鄭冲卒丁亥詔曰嫡庶之別所以辨上下明貴賤而近世以來多皆內寵登妃后之職亂尊卑之序自今以後皆不得登用妾媵以為嫡正二月分幽州五郡置平州三月癸亥日有食之詔又取良家女及小將吏女五千餘入八宮夏四月己未太尉臨淮公荀顗卒是夏大蝗秋七月丙寅皇后楊氏崩以前太常山濤為吏部尚書八月涼州虜寇金城諸郡鎮西將軍汝陰王駿討之斬其帥乞文泥

等戊申葬元皇后于峻陽陵九月癸亥以大將軍陳騫爲太尉攻拔吳枳里城度支尚書杜預請立河橋于富平津冬十二月有星孛于軫置藉田是歲鑿陝南山次河東注洛以通運漕邵陵公曹芳卒

咸寧元年春正月戊午朔大赦改元二月叛虜樹機能送質降夏六月鮮卑力微遣子來

獻秋七月甲申晦日有食之郡國螟九月徐州大水冬十二月丁亥追尊宣帝廟曰高祖

晉書卷三

景帝曰世宗文帝曰太祖是月大疫洛陽死者大半

二年春正月以疾疫廢朝二月并州虜犯塞

監并州諸軍事胡奮擊破之初熾煌太守尹璩卒州以熾煌令梁澄領太守事議郎令狐

豐廢澄自領郡事作功曹豐春秋作據豐自領又

豐死弟宏代之至是涼州刺史楊欣斬宏

傳首洛陽先是帝不豫及瘳群臣上壽詔曰

每念疫死者爲之愴然豈以一身之休息忘

馬云較他語又
另有一條半原
注其處應而除

百姓之艱邪諸上禮者皆絕之夏五月立國子學庚午大雪六甲戌有星孛于旦自春早至於月始雨吳京下督孫楷帥衆來降以爲車騎將軍封丹陽侯秋七月有星孛于大角吳臨平湖自漢末壅塞至是自開父老相傳云此湖塞天下亂此湖開天下平八月庚辰河東平陽地震已亥以何曾爲太傅陳騫爲大司馬賈充爲太尉齊王攸爲司空有星孛于太微九月又孛于翼丁未起太倉冬

晉書卷三

十月以羊祜爲征南大將軍丁卯立皇后楊氏大赦十二月微處士安定皇甫謐爲太子中庶子不至封后父鎮軍將軍楊駿爲臨晉侯

三年春正月丙子朔日有食之詔曰宗室戚屬國之枝葉欲令奉率德義爲天下式然處富貴而能慎行者寡召穆公糾合兄弟而賦棠棣之詩此姬氏所以本枝百世也今以衝將軍扶風王亮爲宗師所當施行皆諮之於

宗師也二月有星孛於西方使征北大將軍
 衛瓘討鮮卑力微三月平虜護軍文淑討叛
 虜樹機能等破之降諸胡二十萬口夏五月
 戊子吳將邵凱夏祥帥衆七千餘人來降秋
 七月以都督豫州諸軍事王渾爲都督揚州
 諸軍事中山王睦以罪廢爲丹水侯八月癸
 亥徙扶風王亮爲汝南王東莞王伯爲琅邪
 王汝陰王駿爲疾風王琅邪王倫爲趙王渤海
 王王輔爲太原王太原王顥爲河間王北海
 王陵爲任城王陳王斌爲西河王汝南王東
 爲南陽王濟南王琬爲中山王河間王斌爲
 章武王立皇子瑋爲始平王允爲濮陽王該
 爲新都王選爲清河王鉅平侯羊祜爲南城
 侯是月郡國冰限霜傷穀九月戊子以左將
 軍胡齊爲都督江北諸軍事亮薄徐青荆益
 梁七州大水十二月吳將孫慎入江夏大略
 而還足歲拓跋力微死
 四年春正月庚午朔日有食之夏四月嶺尤

陳云庚午年
 子性極則知
 時帝已見破矣

旗見於東井六月丁未陰平廣武地震甲子
 又震涼州刺史楊欣與虜若羅拔能等戰于
 武威敗死弘訓皇后羊氏崩秋七月己丑附
 葬景獻皇后羊氏于峻平陵荆揚郡國二十
 皆大水嶺傷稼九月以何曾爲太宰辛巳以
 尚書令李胤爲司徒冬十月以衛瓘爲尚書
 令揚州刺史應綽伐吳皖城斬首五千級焚
 穀米百八十萬斛十一月辛巳太醫司馬程
 據獻雉頭裘帝以奇技異服典祿所禁焚之
 尚書杜預都督荊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羊
 祜卒十二月丁未太宰朗陵公何曾卒
 五年春正月虜帥樹機能攻陷涼州乙丑使
 討虜護軍武威太守馬隆擊之以匈奴劉淵
 爲左部帥是月郡國地震三月乙亥帝以百
 姓饑饉減御膳之半有星孛于柳夏四月又
 孛于女御大赦除部曲督以下賫任秋七月
 有星孛于紫宮冬十月汲郡人不準

未掘魏襄王冢得竹簡小篆古書十餘萬言藏于秘府十一月大舉伐吳遣鎮軍將軍琅邪王伉出涂中安東將軍王渾出江西建威將軍王戎出武昌平西將軍胡奮出夏口鎮南大將軍杜預出江陵龍驤將軍王濬廣武將軍唐彬率巴蜀之卒浮江而下東西凡二十餘萬以太尉賈充為大都督行冠軍將軍楊濟為副總統眾軍十二月馬隆擊叛虜樹機能大破斬之涼州平

晉書 卷三 七

太康元年春正月癸丑王渾克吳尋陽賴鄉諸城獲咸武將軍周興二月戊午王濬唐彬等克丹陽庚申又克西陵殺西陵都督留憲征南將軍成瑋西陵監鄒廣壬戌濟又克夷道樂鄉城殺夷道監陸晏水軍都督陸景甲戌杜預克江陵斬吳江陵督王延平南將軍胡奮克江安於是諸軍並進樂鄉荆門諸戌相次來降乙亥以濬為都督益梁二州諸軍事復下詔曰濬彬東下埽除巴丘與胡奮王

將此此廟界也
雖短簡而特石
華采文氣則快
且詳字中有畫

戎共平夏口武昌順流長驚直造秣陵與奮戎審量其宜杜預當鎮靜零桂懷輯衡陽大兵既過荊州南境固當傳檄而定預當分萬人給濬七千給彬夏口既平奮宜以七千人給濬武昌既了戎當以六千人增彬太尉充移鎮項總督諸方濬進破夏口武昌遂泛舟東下所至皆平王渾周浚與吳丞相張悌戰于版橋大敗之斬悌及其將孫震沈瑩傳首洛陽孫皓窮蹙請降遂璽綬於琅邪王伉三

晉書 卷三 七

月壬申王濬以舟師至于建鄴之石頭孫皓大懼面縛與輓降于軍門濬仗節解縛焚槐送于京都收其圖籍克州四郡四十三縣三萬一十三戶五十二萬三千兵二十三萬其牧守已下皆因吳所置除其苛政示之簡放吳人大悅乙酉大赦改元大補五日夏四月遣兼侍中張惻黃門侍郎朱震分使揚越慰其初附五月辛亥封孫皓為歸命侯拜其太子瑾為中郎諸子為郎中吳之舊望

大能復也。然則
書之於聖猶示
焉。不辨之矣。五
至五千八何在
是不問一言冰
止。骨之立。因可
知已。

八月有星孛于張冬十月鮮卑慕容涉歸寇
昌黎涉歸舊作麗按范辛燕古麗秦始五年
 生年十五父涉歸卒時太康四年也故
 之升正十一月壬寅高平公陳騫卒有星孛于
 軒轅
 三年春正月丁丑帝親祀南郊罷秦州并
雍州甲午以尚書張華都督幽州諸軍事三
月安北將軍慕容廆敗鮮卑慕容涉歸於昌黎
 殺傷數萬人夏四月庚午太尉魯公賈充卒
閏月丙子司徒李胤卒秋八月罷平州寧州

將軍琅邪王伉卒。六月增九卿禮秩。冬十一月以尚書左僕射魏舒爲司徒。是歲河南及荊揚兖大水。歸命侯孫皓卒。五年春正月己亥龍見武庫井中。二月壬辰地震。秋七月雹傷稼滅天下戶課三分之一。冬十二月庚午大赦。閏月鎮南大將軍當陽侯杜預卒。六年春正月庚申朔。以比歲不登免租。夏四月郡國四旱十大水。秋七月巴西地震。八月

丙戌朔日有食之九月丙子山陽公劉康卒
冬十月南安山崩水出十二月庚子撫軍大
將軍襄陽侯王濬卒是歲鮮卑慕容廆戶賧
寇遼西殺略甚衆自是每歲記邊

七年春正月甲寅朔日有食之乙卯詔曰比
年災異屢發日蝕三朝地震山崩邦之不臧
實在朕躬公卿大臣各上封事極言其故勿
有所諱夏五月郡國十三旱慕容廆寇遼東
秋七月朱提山崩隄爲地震八月京兆地震

壽

紀

九月戊寅驃騎將軍扶風王駿卒郡國八大水冬十二月遣侍御史巡遭水諸郡出後宮才人妓女以下二百七十人歸于家己亥河陰雨赤雪二頃

丑崇聖殿災五月慕容廆遣使請降詔拜鮮
卑都督六月復置二社冬十月復明堂及南
郊五帝位十一月丙辰守尚書令荀勗卒帝
 疾瘳含章殿鞠室火甲申以汝南王亮爲大

八年春正月戊申朔日有食之太廟殿陷三月乙丑隣商觀震夏四月郡國八大水秋九月改營太廟是歲郡國五地震

九年春正月壬申朔日有食之詔曰興化之本由政平訟理也二千石長吏不能勤恤民

補云春秋書曰
食至長亦書也
三年日食五月
若喪配孔熾天

以劉淵爲匈奴北郎都尉奚軻男女十萬口
來降

太熙元年春正月辛酉朔改元己巳以尚書
左僕射王渾爲司徒司空衛瓘爲太保三月
甲子以右光祿大夫石鑒爲司空夏四月辛
丑以侍中車騎將軍楊駿爲太尉都督中外
諸軍錄尚書事己酉帝崩于含章殿葬峻陽
陵廟號世祖帝宇量弘厚明達善謀容納謙
正未嘗失色於人承魏氏奢侈刻算之後百
番書卷三

姓思古之遺風乃厲以恭儉有司嘗奏御牛
青絲紉斷詔以青麻代之迨孫皓既平天下
又安遂自怠於政術耽於遊宴寵愛后黨親
貴當權大臣不得專任弄章素廢請謁行矣
既知太子弗克負荷而不能蚤爲之所以謀
託寄但恃皇孫聰庸稱其當與我宗竟用王
佑之謀遣太子母弟秦王東楚王瑋淮南王
允分鎮要害以彊帝室又恐楊氏之偏復以
佑爲北軍中候以典禁兵而已既而疾篤未

據云此等大事
也以晉惠之崩
思使晉者輔之
劉亮不見此一
通弊之弊乎

有顧命、勳舊之臣皆已先沒楊駿獨侍疾禁
中內外惶惑計無所從會帝小問詔以汝南
王亮輔政又欲令朝士之有聞望者佐之駿
乃匿詔不爲發帝復迷亂楊后輒爲詔以駿
輔政促亮進發帝尋復小問問汝南王來未
左右言未至帝遂困篤中朝之亂實始於斯
矣

制曰武皇承基誕膺天命握圖御宇敷化導
民制奢俗以變儉約正澆風而反淳朴雅好
番書卷三

直言留心采擢糾殺裴楷以質直見容楊駿
許奇雖仇讐不棄宏略大度有帝王之量焉
於時民和俗靜家給人足幸脩武用恩啓封
疆決神算於深衷斷雄圖於議表馬隆西伐
王濟南征師不延時撫虜創述兵無血刃揚
越爲墟通上代之不通服前王之未服禎祥
顯應風教肅清登封之禮雖讓而不爲驕素
之心亦因斯以起矣加之建立非所委寄失
才志欲就於升平行先迎於禍亂是猶將適

陳書武帝本紀
論書武帝本紀
校自今觀之則
移以歸本亦可

越者指沙漠以遵途。欲登山者涉舟航而覓路。所趣逾遠。所向轉難。求其至也。不亦難乎。況以新習易動之基。而無久安難搖之慮。故賈充凶豎。懷姦志以擁權。楊駿豺狼。苞禍心以專輔。及乎宮車晚出。諒闇未周。藩翰變親。以成疎。連兵競滅其本。棟梁回忠而起。偽。擁衆各舉其威。曾未數年。綱紀大亂。海內版蕩。宗廟播遷。帝道王猷。反居文身之俗。神州赤縣。翻成被髮之鄉。棄所大以資人。掩其小而

晉書

紀三

自託爲天下笑。其故何哉。良由失慎於前。所以貽患於後。且知子者賢父。知臣者明君。而世祖惑苟易之姦謀。迷王佑之僞策。心屢移於衆口。事不定於已圖。元海當除而不除。卒令擾亂區夏。惠帝可廢而不廢。終使傾覆洪基。夫全一人者德之輕。拯天下者功之重。素一子者忍之小。安社稷者孝之大。況乎資三世而成業。延二孽以喪之。所謂取輕德而捨重功。畏小忍而忘大孝。聖賢之道。豈若斯乎。

雖則善始於初。而乖令終於末。所以殷勤史策。不能無慷慨焉。

帝紀第三

晉書

紀

晉書三

手

新定帝廟永祿
年而改元并建
元號即日子

帝紀第四

晉書四

三程藏書

竟陵鍾惺原評

楊李將之翹刪定
山陰王思任恭校

惠帝

在位十七年改元七
永康九 永興二 永寧一 永熙一 太

鍾云漢惠帝紀須參八王及楊后賈
后諸傳可詳其諸人罪狀後核
○漢云此後魏魏月實洪及漢
後一段次漢魏魏月實洪及漢
事畫之近以太史公又云秦始一
傳而胡亥晉武一傳而惠帝隋文一
相而但秦隋一亡下復而晉之東
晉書卷四 記 一

能介在江表百有餘年雖口馬牛果
類亦終為守典午之祀者也此秦隋
以暴虐亡天實許之君則強藩稱兵
賊后亂政蠢然一帝是為虛寄非已
其亡與秦隋異耳

孝惠皇帝諱秉字正度武帝第二子也母曰

楊元后泰始三年立為太子太熙元年夏四

月己酉武帝崩是日太子即皇帝位大赦改

元為永熙尊悼后楊氏曰皇太后立皇后賈

氏五月辛未葬武帝於峻陽陵丙子增天下

位一等預喪事者二等復相嗣一年二千石

第二卷神機寶
晉書卷四
晉書卷四
晉書卷四

已上皆封關中侯以太尉楊駿為太傅輔政
秋八月壬午立廣陵王適為太子冬十月以
司空石鑒為太尉隴西王泰為司空

元康元年始改元元康舊史於此尚仍永平
之號而于後魏大赦改元又不著元康字
以下九年便皆以永平家之作史之失何至
此春正月乙酉朔詔曰朕夙遭不造淹恤在
疚賴祖宗遺靈率輔忠賢得以眇身託于群
后之上昧於大道不明于訓戰戰兢兢夕惕
若厲乃者哀迷之際三事股肱惟社稷之重
晉書卷四 記 二

車遵翼室之典猶欲長奉先皇之制是以有
永熙之號然日月踰邁已涉新年開元易紀
禮之舊章其改永熙二年為永平元年二月
癸酉楚王瑋淮南王允來朝三月辛卯誅太
傅楊駿駿弟衛將軍瑤太子太保濟中護軍
張劭散騎常侍段廣楊逸左將軍劉豫河南
尹李斌中書令蔣俊東夷校尉文淑尚書武
茂皆夷三族壬辰大赦改元賈后矯詔廢皇
太后為庶人徙于金墉城誅太后母麗氏

大司馬汝南王亮為太宰與太保衛瑾輔政
以秦王東為大將軍東平王林為撫軍大將
軍楚王瑋為衛將軍領北軍中候下邳王晃
為尚書令東安公繇為尚書左僕射進爵為
王督將侯者千八十一人庚戌免東安王繇
及東平王林錄徙帶方夏六月賁后矯詔使
楚王瑋殺太宰汝南王亮太保苗陽公衛瑾
尋以瑋擅害亮瑾殺之曲赦洛陽秋七月分
荆揚十郡為江州八月辛未立隴西世子趙
為東海王九月甲午秦王東辛丑徵征西
大將軍梁王彤為衛將軍錄尚書事冬十二
月辛酉京師地震
二年春二月己酉賁后弒皇太后于金墉城
秋八月壬子大赦
三年夏六月弘農雨雹深三尺
四年春正月丁酉朔太尉石鑒卒夏五月蜀
郡山移淮南壽春洪水出山崩地陷壞城府
及百姓廬舍匈奴散反攻上黨殺長吏殺

八月郝散帥眾降馮翊郡尉殺之九月甲午
在矢東北竟天是歲京師及郡國八地震大
饑
五年夏四月彗星見于西方六月東海雨雹
深五寸秋九月雁門新興太原上黨大風傷
禾稼冬十月武庫火焚累代之寶及二百萬
人器械十二月新作武庫大調兵器是歲荆
楊兗豫青徐等六州大水
六年春正月大赦司空下邳王晃卒以中書
監張華為司空隴西王泰為尚書令改封商
密王夏五月荆揚大水匈奴郝散弒度元帥
馮翊北地馬蘭羌盧水胡反攻北地太守張
損死之馮翊太守歐陽建與度元職敗績徵
征西大將軍趙王倫為車騎將軍以梁王彤
為征西大將軍都督雍梁二州諸軍事鎮關
中秋八月雍州刺史解系又為度元所敗秦
雍氏羌悉叛推氏帥齊萬年僭號稱帝圍涇

陳云諸王皆不
知戰從機兵殺
機兵將耳

陽冬十一月丙子遣安西將軍夏侯駿建威
將軍周處等討萬年梁王彤屯好時關中饑
大疫

七年春正月癸丑周處及齊萬年戰於六陌

王師敗績處死之秋七月雍梁州疫大旱隕

霜殺秋稼關中饑米斛萬錢丁丑司徒王潭

卒九月以尚書右僕射王戎爲司徒

八年春正月丙辰地震詔發倉廩振雍州饑

三月壬戌大赦秋九月荆豫揚徐冀等五

州大水雍州有年

九年春正月左積弩將軍孟觀伐氐戰于中

亭大破之獲齊萬年徵征西大將軍梁王彤

錄尚書事以河間王顥爲鎮西將軍鎮關中

成都王穎爲平北將軍舊史作鎮北鎮鄠

夏六月戊戌高密王泰卒秋八月以尚書奏

顥爲尚書僕射冬十一月甲子朔日有蝕之

京師大風折木十二月壬戌廢皇太子通爲

庶人及其三子同幽于金墉城殺太子母謝

氏

永康元年春正月癸亥朔此下與天文志皆

曆已卯十七大赦改元丙子皇孫彭卒彭長

日安得有之妖星見南方癸未賈后

矯詔害故太子通于許昌夏四月辛卯日蝕

癸巳梁王彤趙王倫共廢賈后爲庶人孫云

氏之惡形與倫殺之奉天討矣舊史謂之矯

詔何居故論者亦曰惠之不君置而伐之苟

惜哉倫非其人也有司空張華尚書僕射裴頠

皆遇害侍中賈謐及黨與數十人皆伏誅甲

午倫矯詔大赦自爲相國追復故皇太子位

已亥賜賈庶人死于金墉城五月己巳立皇

孫臧爲皇太孫尚爲襄陽王六月壬寅葬愍

懷太子于顯平陵秋八月淮南王允舉兵討

趙王倫不克允及其二子秦王郁漢王迪皆

遇害曲赦洛陽以齊王冏爲平東將軍鎮許

昌九月改司徒爲丞相以梁王彤爲之冬十

一月甲子立皇后羊氏大赦大酺三日十二

月彗星見于東方益州刺史趙廞呼金與洛

諸子口授
五字皆見五
字之象無此
則法亦不

陽流民李庠害成都內史耿勝志作耿勝

健爲太守李密等據成都反

永寧元年春正月乙丑趙王倫篡帝位丙寅

遷帝于金墉城號曰太上皇改金墉曰永昌

宮廢皇太孫減爲濮陽王五星互經天縱橫

無常癸酉倫害故太孫臧畧陽流民李特殺

趙廋傳首京師三月齊王冏起兵以討倫傳

檄州郡屯于陽翟成都王穎河間王顒常山

王父及新野公歆皆舉兵應之衆數十萬倫

遣其將閭和張泓等距之事詳倫傳閏月丙

戌朔日饑夏四月歲星晝見辛酉左衛將軍

王典與尚書淮陵公權勒兵入宮禽倫黨孫

秀孫會許超士衛驍休等皆斬之逐倫歸第

即日乘輿反正群臣頓首謝罪帝曰非諸卿

之過也癸亥乃下詔大赦改元孤寡賜穀五

斛大酺五日誅趙王倫義陽王威九門侯賢

等及倫之黨與五月立襄陽王尚爲皇太孫

六月戊辰大赦增更位二等甲戌以齊王冏

爲大司馬輔政成都王穎爲大將軍錄尚書

事河間王顒爲太尉罷丞相復置司徒官已

卯以梁王彤爲太宰領司徒秋八月益州刺

史羅尚討羗破之九月丁丑封楚王瑋子範

爲襄陽王冬十月流民李特反於蜀是歲郡

國十二旱故騎常侍張軌始爲涼州刺史

太安元年春三月癸卯太孫尚薨夏四月彗

星晝見五月乙酉梁王彤卒以右光祿大夫

劉寔爲太傅太尉河間王顒遣將衛博擊李

特於蜀爲特所敗癸卯以清河王遐子羣爲

太子賜孤寡帛太酺五日以齊王冏爲太師

東海王越爲司空秋七月兗豫徐冀等四州

大水八月廣漢太守張微擊李特敗死羅尚

擊之亦敗冬十月地震十二月丁卯河間王

顒表齊王冏窺伺神器有無君之心與成都

王穎新野王歆范陽王虓同會洛陽請廢冏

還第使長沙王乂奉乘輿屯南止車門攻冏

殺之幽其三子于金墉城廢冏弟北海王璠

晉書卷四十九
紀九

大赦改元以長沙王又為太尉都督中外諸軍事是歲陳留王曹奐卒

二年春三月李特攻陷益州刺史宋岱

雄復據益州五月義陽蠻張昌舉兵反南陽太守劉彬平南將軍羊伊鎮南大將軍新野王歆竝遇害六月遣荊州刺史劉弘等討張昌于方城王師敗績秋七月河南尹李含等謀殺長沙王又又收而殺之張昌陷江南諸

郡武陵太守賈隆零陵太守孔紘豫章太守閻濟武昌太守劉根皆遇害昌別帥石冰寇揚州刺史陳徽與戰大敗諸郡盡沒八月河間王顒成都王穎舉兵攻長沙王又帝以又為大都督帥軍禦之庚申劉弘及張昌戰於清水破之顒遣其將張方穎遣其將陸機率秀石超等來逼京師乙丑帝幸十三里橋遣將軍皇甫商距方于宜陽已巳帝旋軍于宣武庚午舍于石樓天中裂無雲而雷九月丁

丑帝次于河橋壬午皇甫商為張方所敗甲申帝軍于芒山丁亥幸假師辛卯舍于豆田旋于城東丙申進軍縱氏擊牽秀走之大赦張方入京城燒清明開陽二門死者萬計石超逼乘輿于緱氏冬十月壬寅帝還宮丁未破牽秀范陽王虓于東陽門外戊申破陸機于建春門石超走斬其將賈崇等十六人懸賈鋼於街張方退屯十二里橋十一月辛巳

晉書卷四十九
紀九

屋畫墮聲如雷王師攻方壘不利方焚千金樹水碓皆涸乃發王公奴婢手春給兵廩一品已下不從征者男子十三以上皆從役又發奴助兵號為四部司馬公私竊取米石萬錢詔命所至一城而已壬寅夜赤氣竟天隱有聲丙辰地震癸亥東海王越執長沙王又幽於金墉城尋為張方所害又傳作死乎

平丙史王矩前吳興內史顧秘起義軍以擊

石冰冰退自臨淮趣壽春征東將軍劉準遣廣陵度支陳敏擊之閏十二月李雄自郾城攻益州刺史羅尚尚委城而退雄盡有成都之地封鮮卑段勿塵爲遼西公

永興元年春正月丙午尚書令樂廣卒成都

王穎自鄴諷于帝乃大赦改元永安雍州刺

史劉沉被詔舉兵攻河間王順于長安爲順

所敗沉被詔在義未死張方大掠洛中於是

軍中大餓人相食以成都王穎爲丞相領都

晉書

紀

十一

穎遣從事中郎盛夔等以兵五萬屯十二城

門殿中宿所忌者皆殺之以三部兵代宿衛

二月乙酉穎表廢皇后羊氏及太子羣三月

陳敏攻石冰斬之揚徐二州平河間王顯表

立成都王穎爲太弟尋以顯爲太宰太傅劉

寔爲太尉丙辰盜竊太廟服器秋七月丙申

朔右衛將軍陳珍以詔召百僚入殿中因勒

兵計穎戊戌太赦復皇后羊氏及太子羣已

亥司徒王戎東海王越高密王略平昌公模

吳王晏豫章王熾襄陽王範右僕射荀藩等

奉帝北征至安陽衆十餘萬穎遣其將石超

距戰已未六軍敗績于蕩陰矢及乘輿百官

分散侍中稽紹死之帝傷頰中三矢亡六璽

帝遂幸超軍餒甚超進水左右奉秋桃超遣

弟熙奉帝之鄴穎帥群官迎謁道左帝下輿

涕泣其夕幸于穎軍穎府有九錫之儀陳留

王送貂蟬文衣襦尾明日乃備法駕幸于鄴

唯豫章王熾司徒王戎僕射荀藩從庚辰大

晉書

紀

十一

赦改元爲建武八月戊辰穎殺東安王繇張

方復入洛陽廢皇后羊氏及皇太子羣匈奴

左賢王劉淵反於離石自號大單于幽州都

督王浚遣烏丸騎攻穎于鄴大敗之穎與帝

單騎走洛陽服御分散倉卒上下無齋侍中

黃門被囊中齋私錢三千詔貸用所在買飯

以供宮人止食于道中客舍宮人有持升餘

杭米飯及燥蒜鹽豉以進帝帝噉之御中黃

門布被火獲嘉市麤米飯盛以盂盆帝噉兩

將云司馬懿征
公孫淵等處
防已上作
流涕左右皆
陽燧青蓋車
奔散者猶還
有差冬十一月
長安方以所
方逼帝升車
唯中書監盧
書

孟有老父獻蒸餅帝受之至溫將謁陵先河之
內溫人章光尹帝喪履納從者之履下拜
流涕左右皆獻欬及濟河張方帥騎三千以
陽燧青蓋車奉迎方拜謁帝舉止之帝還宮
奔散者猶還百官祖餞辛巳大赦賞從者各
有差冬十一月乙未方請帝謁廟因劫帝幸
長安方以所乘車入殿中帝馳避後園竹中
方逼帝升車左右中黃門鼓吹十二人步從
唯中書監盧志侍側方以帝幸其壘帝令方
具車載宮人寶物軍人因妻略後宮分爭府
藏魏晉以來之積掃地無遺矣行次新安寒
甚帝墮馬傷足尚書高光進面衣帝嘉之河
間王顯帥官屬步騎三萬迎于霸上顯前拜
謁帝下車止之以征西府為官唯僕射荀藩
司隸劉放太常鄭琬河南尹周馥與其道官
在洛陽為留臺承制行事號為東西臺焉用
午留臺大赦改元復為永安辛丑復皇后羊
氏十二月辛亥詔曰天禍晉邦眾嗣莫繼成

唐六代本
已可更立

都王穎自在儲貳政績虧損四海失望不可
承重其以王還第豫章王熾先帝愛子令聞
日新四海注意今以為皇太弟以隆我晉邦
以司空越為太傅與太宰顯夾輔朕躬司徒
王戎參錄朝政光祿大夫王衍為尚書左僕
射安南將軍越安北將軍游平北將軍騰各
守本鎮高密王略為鎮南將軍領司隸校尉
權鎮洛陽東中郎將模為寧北將軍都督冀
州鎮千鄴鎮南大將軍劉弘領荊州以鎮南
上周馥繆胤各還本部百官皆復職自頃戎
車屢征勞費民力供御之物皆減三分之二
戶調田租三分減一蠲除苛政愛人務本清
通之後當還東京大赦改元以河間王顯都
督中外諸軍事
二年春正月甲午朔帝在長安夏四月張方
廢皇后羊氏六月甲子侍中司徒王戎卒李
雄僭稱帝于蜀秋七月東海王越叛兵徐友
將西迎大駕成都王穎部將公師藩等聚東

攻陷郡縣害陽平太守李志汲郡太守張延
等轉攻鄴平昌公模遣將軍趙驥擊破之八
月辛丑大赦李雄遣其將李驥寇漢安九月
庚寅朔公師藩又害平原太守王景清河太
守馮熊庚子豫州刺史劉喬攻范陽王廙於
許昌敗之廙奔河北壬子以成都王穎為鎮
軍大將軍都督河北諸軍事鎮鄴河間王顥
遣將軍呂期屯洛陽冬十月有星孛于北斗
平昌公模遣將軍宋胃等屯河橋十一月立
節將軍周權詐被檄自稱平西將軍復皇后
羊氏洛陽令何喬攻權殺之復廢羊后十二
月呂朗等東屯榮陽成都王穎進據洛陽范
陽王廙濟自官渡拔榮陽斬石超襲許昌破
劉喬于蕭喬奔南陽喬傳作奔平氏按晉地
帝分南陽置義陽郡有
之此據古郡大界言也右將軍陳敏舉兵反
矯稱被中詔從沔漢奉迎天子遂揚州刺史
劉機丹陽太守王曠遣弟恢南略江州
光熙元年春正月戊子朔日有食之帝在長

安河間王顥殺張方請和于東海王越越不
聽宋胃等破穎將樓表進逼洛陽穎奔長安
甲子越遣祁弘宋胃司馬纂等迎帝三月東
萊愷音令劉柏根反白稱愷公襲臨淄高密
王略奔聊城王浚遣將討柏根斬之夏四月
己巳東海王越屯於溫顥遣弘農太守彭隨
北地太守刁默距祁弘等于湖五月枉矢西
南流范陽國地燃可以爨壬辰祁弘等與刁
默戰默大敗顥穎走南山弘等所部鮮卑大
掠長安殺二萬餘人己亥弘等奉帝還洛陽
帝乘牛車行宮藉草公卿跋涉戊申范陽王
廙殺司隸校尉邢喬己酉盜取太廟金匱及
策文各四六月丙辰朔帝至自長安升舊殿
哀感流涕謁于太廟復羊后辛未大赦改元
秋七月乙酉朔日有食之八月以太傅東海
王越錄尚書驃騎將軍范陽王廙為司空傳
作傅
司鎮鄴九月穎丘太守馮嵩執成都王穎
幽之進東顧公騰爵為東燕王平昌公模為

邪云將就魔者
亦覺苦心

百集

二

青

1

晉書四

終

壽云二句似為
出高士行誼

文云修德路絕
非外不達口也
是一篇終焉

帝紀第五

晉書五

三徑藏書

竟陵鍾

惺原評

稿李蔣之翹刪定

句章沈延嘉崇按

懷帝

在位六年改元一
即愍帝建興元年

永嘉七年

孝懷皇帝諱熾字豐度武帝第二十五子也

母曰王才人太熙元年封豫章郡王屬孝惠

時宗室構禍帝獨好學以冲素自守門絕賓

辟不交世事有譽於時永興元年授鎮北大

將軍都督鄴城守諸軍事十二月丁亥立為

晉書

卷五

一

太弟以清河王章本太子也懼不敢當典書

令修肅曰二相經營王室志寧社稷儲貳之

重宜歸時望親賢之舉非大王而誰濟河幼

弱未允衆心是以既升東宮復贊藩國今乘

輿播越二宮久曠常恐氏危飲馬於涇川燈

衆控弦於霸水宜及吉辰時登儲副上冀大

駕蚤寧東京下允黔首喁喁之望帝曰卿吾

之宋昌也乃從之漢文帝為代王光熙元年
中尉宋昌執進

十一月庚午孝惠帝崩羊皇后以於太弟為

鍾云太后不得
處數處無為也

嫂不得為太后催清河王章入已至尚書閣

侍中華混等急召太弟癸酉太弟即皇帝位

大赦尊皇后曰惠皇后居弘訓宮追尊所生

母曰皇太后立妃梁氏為皇后十二月壬午

朔日有食之南陽王模殺河間王頴於雍谷

三十國晉春秋作
東海王越殺顯

徒尚書左僕射王衍為司空已酉葬惠帝于

太陽陵李雄別帥李離寇梁州

永嘉元年春正月癸丑朔大赦改元除三族

晉書

卷五

二

刑以太傅東海王越輔政殺御史中丞諸葛

玖二月東萊人王彌起兵反寇青徐攻殺二

千石三月己未平東將軍周馥斬送陳敏首

西陽夷寇江陵丁卯改葬武悼楊皇后庚午

立陳章王詮為太子辛未大赦庚辰東海王

越出鎮許昌政封東燕王騰為新蔡王以南

陽王模都督秦雍梁益諸軍事并州諸郡為

劉淵所隔刺史劉琨獨保晉陽夏五月馬牧

帥汲桑聚衆反入鄆害新蔡王騰燒鄆宮大

旬日不滅殺萬餘人大掠而去秋七月己酉
東海王越進屯官渡以討汲桑已未以琅邪
王睿爲安東將軍都督揚州江南諸軍事假
節鎮建鄴八月己卯撫軍將軍荀晞敗汲桑
於鄴曲赦幽并司冀兗豫等六州分荊州江
州八郡爲湘州九月戊申荀晞又破汲桑陷
其九壘辛亥有大星如日小者如斗自西方
流於東北天盡赤俄有聲如雷始修千金塢
於許昌以通運冬十一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晉書卷五
乙亥以王衍爲司徒十二月戊寅乞活帥田
蘭薄盛等新汲桑於樂陵乞活詳東海王
越矯詔囚清河公暉癸卯越自爲丞相徙荀
晞爲征東大將軍慕容廆自稱鮮卑大單于
二年春正月丙午朔日有蝕之丙午作丁未
大赦二月辛卯清河王暉爲越所害庚子石
勒寇常山幽州刺史王浚擊破之三月東海
王越鎮鄆城劉淵侵汲郡略有頓丘河內之
地王彌寇青徐兗豫四州夏四月丁亥入許

晉書卷五
海王越與汲桑
相善

昌諸郡守將皆走五月甲子彌寇洛陽司
徒王衍帥衆禦之彌退秋七月甲辰劉淵寇
平陽太守宋抽奔京師河東太守路遠力戰
死之八月丁亥東海王越自鄆遷屯于濮陽
九月石勒寇趙郡征北將軍和郁自鄆奔于
衛國冬十月甲戌劉淵僭帝號于平陽仍稱
漢十一月丁卯以太子少傅荀藩爲尚書令
巴爾石勒寇鄆魏郡太守王粹戰敗死之十
二月辛未大赦
晉書卷五
三年春正月辛丑朔癸亥北齊微三月戊申
高睿王卒辛巳東海王越歸京師乙丑勒
兵入宮於帝側收中書令綏播帝舅王延等
十餘人並害之丙寅越矯詔曲赦河南郡下
卯太尉劉寔請老以王衍爲太尉越領司徒
劉淵寇黎陽陷之夏大旱江漢河洛皆竭可
涉四月左積弩將軍朱誕叛奔于劉淵石勒
攻陷冀州郡縣百餘壁秋七月劉淵遣子龍
及王彌寇上黨圍壺關陷之上黨太守鳳

以郡降賊九月寅劉聰進攻洛陽詔平北將軍曹武拒之為聰所敗弘農太守垣延擊走之幽州刺史王浚使鮮卑騎擊石勒大破勒於飛龍山冬十月劉淵復遣聰等寇洛陽屯西明門北宮純擊敗之舊史於聰事多錯春秋考正之李雄別帥羅羨以梓潼歸順十一月石勒陷長樂冀州刺史王斌遇害因屠黎陽乞活帥李惲薄盛等帥眾救京師聰退走惲等又破王彌于新汲

晉書卷五 紀 五

四年春正月乙丑朔大赦二月石勒襲鄆城殺兖州刺史袁孚又拔倉垣殺車騎將軍王堪時徐偉充冀諸郡皆被兵李雄將文碩石毅雄太尉李國以巴西歸順戊午吳興人錢璿反璿漢陽人三月丞相倉曹屬周玘帥鄉人討璿斬之夏四月大水將軍祁弘破劉淵將劉璽于廣宗殺之李雄陷梓潼兖州地震五月石勒寇汲郡執太守胡寵遂南濟河幽并司冀秦雍等六州大蝗食草木牛馬

毛皆盡六月劉淵死其子和嗣偽位和弟聰弒和而自立秋七月劉聰從弟曜及其將石勒圍懷詔征虜將軍宋抽救之為曜所敗抽死之九月雍州流民王如舉兵反於宛自號大將軍稱藩於聰大掠漢沔新平龐實馮翊嚴粲等各起兵應之冬十月辛卯晝昏至庚子大星西南墜有聲壬寅石勒圍倉垣陳留內史王讚擊敗之勒走以拓跋術盧為大單于封代公壬子以王浚為司空劉琨為平北

晉書卷五 紀 六

大將軍京師饑東海王越羽檄發天下兵帝謂使者曰為我語諸征鎮若今日尚可救後則無逮矣時莫有至者石勒陷襄城殺太守崔暉遂至宛王浚遣鮮卑文鸯帥騎救之勒退浚又遣別將王申始擊勒於文石津大破之十一月甲戌東海王越帥眾出許昌以行臺自隨宮省無復守衛荒饑日甚殿內死人交橫府寺管署並掘塹自守盜賊公行枹鼓之音不絕越軍次項自領豫州牧以太尉王

衍爲軍司鎮東將軍周顒表迎大驚還都壽
陽越使裴頌襲之爲顒所敗走保東城請救
於琅邪王庶襄陽大疫十二月征東大將軍
荀晞攻王彌別帥曹徽破之
五年春正月帝密詔荀晞討東海王越壬申
晞爲曹徽所破乙未越遣從事中郎將楊瑁
徐州刺史裴盾共擊晞癸酉勒入江夏乙亥
李雄攻陷涪城梓潼太守譙登死之湘州流
民杜陵據長沙反戊寅琅邪王庶使將軍甘
書卷五
卓攻鎮東將軍周顒於壽春颺泉潰庚辰平
原王幹卒二月石勒寇汝南三月戊午詔下
東海王越罪狀告方鎮討之以荀晞爲大將
夏四月戊子石勒追越
賈丙子東海王越卒夏四月戊子石勒追越
喪及於東郡將軍錢端戰死軍潰太尉王衍
吏部尚書劉望裴勝王範等皆遇害王公以
下死者十餘萬人東海世子毗及宗室四十
八王尋又沒于石勒賊王桑冷道陷徐州刺
史裴盾遇害五月杜陵攻長沙虜刺史荀晞

南破零桂諸郡東掠武昌殺二千石長吏甚
衆進王浚爲大司馬南陽王模爲太尉太子
太傅傅祗爲司徒尚書令荀藩爲司空琅邪
王庶爲鎮東大將軍初東海王越之出也使
河南尹潘滔居守大將軍荀晞表還都倉垣
帝將從之諸大臣畏滔不敢奉詔且官中及
黃門總資財不欲出至是饑甚人相食百官
流亡者十八九帝召群臣議將行而警衛不
備帝撫手歎曰如何會無車輿乃使傅祗出
請河陰洛舟楫朝士數十人導從帝步出西
掖門至銅駝街爲盜所掠不得進而還六月
癸未劉曜王彌石勒同寇洛川王師頻爲賊
所敗死者三萬餘人庚寅司空荀藩光祿大
夫荀組奔輟韓太子左率溫叢夜開廣莫門
奔小平津丁酉劉曜王彌入京師帝開華林
園門出河陰藕池欲幸長安爲曜等所追及
曜等逆焚燒宮廟逼辱妃后虜太子銍吳王
嬰竟陵王楨尚書左僕射和郁等皆遇害士

劉云見小異

卷五
食其

庶死者三萬餘人。帝蒙塵於平陽，劉聰以帝為平阿公。此書史略之止，作會稽公，司徒傅。乃四年進封號也。今正之。徙傳祗，建行臺于河陰。司空荀藩建行臺于洛，移檄州鎮，以琅邪王為盟主。豫章王端東奔苟晞，晞立為皇太子，自領尚書令，具置官屬，保梁國之蒙縣。百姓饑餒，米斛萬餘價。秋七月，大司馬王浚承制，假立太子。劉琨廢與元帝所立，立稱太子。云浚設壇場有者，不知為誰。置百官，署征鎮。石勒寇穀陽，沛王滋遇害。八月，劉聰使子粲攻長安，南陽王模出降。粲殺之。按劉琨集八月，長安遺民四千餘家奔漢中。九月癸亥，石勒襲陽夏，至于蒙縣。大將軍苟晞豫章王端竄沒于賊。冬十月，勒寇豫州。諸軍至江而還。馮翔太守索琳等，大敗劉曜于黃丘，又破劉粲于新豐。六年春正月，帝在平陽。劉聰寇太原，故新野王牙門胡亢聚眾掠荆土。二月壬子，日有食之。癸丑，琅邪王肅上尚書檄四方，以討石勒。劉聰進討帝為會稽郡公，以小劉貴人婁帝。

壽云實足則此
供有等可逃脫
詳各傳載上兩
簡法與大綱畢
亦置之不為

秋七月歲星熒惑太白聚於牛斗。石勒引兵據冀州，寇冀州。劉粲寇晉陽，平北將軍劉琨遣部將郝詵帥眾禦粲，詵敗績死之。太原太守高喬以晉陽降粲。八月庚戌，劉琨奔于常山。己亥，陰平都尉董冲逐太守王鑒以郡叛，降于李雄。辛亥，劉琨乞師于苻廋。九月辛巳，前雍州刺史賈疋。疋者，非是。乃與衛將軍梁芬、京兆太守梁綜共奉秦王鄒為皇太子於長安。冬十月，苻廋自將六萬騎次于盆城。十一月甲午，劉粲遁走。劉琨收其遺眾，保千陽曲。王浚攻石勒于襄國，大敗而還。是歲疫。七年春正月，劉聰大會，使帝着青衣，行酒侍中。庾珉號哭，聰惡之，丁未，帝遇弒。崩于平陽。帝初誕，有嘉禾之瑞，先是望氣者云：豫章有天子氣，其後竟以豫章王為太弟即位。始遵舊制，臨太極殿，使尚書郎讀時令，又於東堂聽政。至於宴會，輒與郡官論眾務，考經籍，黃

門侍郎傳宣歎曰今日復見武帝之世矣秘
書監荀崧又常謂人曰懷帝天姿清劭少著
英猷若遭承平足為守文佳主以繼惠帝攝
亂之後東海專政故無幽厲之業而有流云
之禍也

張天如云觀諸王之拾操其意皆欲為天
子耳究也兄弟同查而不能有其一身懷
帝為武之二十五子次不當立無意為天
子而反得之然則天子之位其可慕焉
力爭哉懷帝既遷平陽愍帝為秦王而辟
臣立之愍之天子亦未嘗意之也夫為
之者如此其難得之者如彼其不意宜天
之有意于二帝乎而皆見然于劉聰其謂

之何夫當諸王之職其年相之始以
為身貴而不可得及于無可為之時始以
委之懷愍而為懷愍者無可加何為人
所不欲為而身受其難于是後世徒見天
子之辱而深惜其名之為累也

愍帝即位五年改元一建興五年

孝愍皇帝諱鄒或按三十國晉春秋帝名子業

為建康然吳志云孫權敗於猇亭為建業取字

與建基素為名皆不為鄒字當從業為是

彥旗武帝孫吳孝王晏之子也出繼伯父秦

獻王東後永嘉二年拜散騎常侍撫軍將軍
及洛陽傾覆避難於榮陽密縣與舅荀藩荀

前云此詳開馬
傳用簡略法情
亦未始無如

相遇南越許頴前豫州刺史閻闕與撫軍長
史王毗司徒長史劉暉中書郎李昕及潘祖
等同謀奉帝歸于長安而暉等中途復叛闕
追殺之潘祖僅而獲免而暉等中途復叛闕
宛趣武關頻遇山賊士卒散次于藍田西
告雍州刺史賈疋疋遣遣州兵迎衛達于長
安又使扶風太守梁綜助守之時有王龜出
霸水神馬鳴城南焉六年九月辛巳奉秦王
為皇太子登壇告類建宗廟社稷大赦元加

征西大將軍秦州刺史南陽王保為大司馬

賈疋討賊張連遇害按疋本傳彭陽太守

十六國春秋推始平太守趙允領雍州刺史

為盟主承制選置

建興元年夏四月丙午奉懷帝崩問皇太子

舉哀因加元服壬申即皇帝位大赦改元以

梁芬為司徒趙允索琳為僕射司以琳為衛

將軍領太尉軍國之事悉以委琳劉曜寇長

安詔僕射趙允拒之石勒遣石虎攻陷鄆西

陳云懷紀分陝
為勢如此又實
事

謝云時楊廣
二詔尚有微有
波瀾與他使學
謝語一味杜撰

者不問楊廣十
二字杜

陳之五月壬辰以琅邪王府為侍中左丞相
南陽王保為右丞相分督陝東西諸軍事詔
曰夫陽九百六之災雖在盛世猶或蓬之朕
以幼冲纂承洪緒庶憑祖宗之靈群公義士
之力蕩滅凶寇拯拔幽宮瞻望未達肝心分
裂昔周召分陝姬氏以降平王東遷晉鄭為
輔今左右丞相茂德齊聖國之昵屬當恃二
公埽除鯨鯢奉迎梓宮克復中興令幽并兩
州勒卒三十萬直造平陽右丞相宜帥秦涼
晉書卷五 紀五
梁雍武旅三十萬徑詣長安左丞相帥所領
精兵二十萬徑造洛陽分遣前鋒為幽并後
驅赴同大限克成元勳又詔琅邪王府曰朕
以冲昧纂承洪緒未能臬夷凶逆奉迎梓宮
枕戈煩寃肝心抽裂前得魏浚表知公帥先
三軍已據壽春傳檄諸侯協齊威勢想今漸
進已達洛陽涼州刺史張軌乃心王室連旗
萬里已到汧隴梁州刺史張光亦遣巴漢之
卒屯在駱谷秦川驍勇其會如林簡遣使適

陳云懷紀分陝
為勢如此又實
事

還具知平陽定問云幽并隆盛餘胡衰破然
猶恃險當須大舉未知公今所到是以息兵
林馬未便進軍令為已至何許當須來肯便
乘輿自出會除中原也公宜思弘謀猷昂濟
遠略使山陵旋反四海有賴故遣殿中都尉
劉蜀蘇馬等具宣朕意公茂德昵屬宣隆東
夏恢融六合非公而誰但洛都陵廟不可空
曠公宜鎮撫以綏山東右丞相當入輔弼追
蹤周召以隆中興也琅邪王府不能從六月
晉書卷五 紀五
石勒害兖州刺史田徽時山東郡邑相繼陷
于勒秋八月改建康為建康改鄆為臨漳杜
弼寇武昌荊州刺史周顗奔建康九月司空
荀藩卒于滎陽漢書作冬十月荊州刺史陶
侃擊弼黨杜曾於石城大敗庚寅劉曜襲長
安夜入外城帝奔射墮懷壬辰將軍趙曜自
阿城帥眾救之為曜所敗十一月流民楊虎
攻陷梁州僕射趙允引兵襲曜大破之曜引
歸平陽十二月河東地震兩肉

二年春正月己巳朔黑霧著人如墨連夜五日乃止辛未辰時有如日隕于地又有三日相承出西方而東行丁丑大赦楊虎大略漢中遂奔李雄二月壬寅以王浚為大司馬張軌為大尉封西平郡公劉琨為大將軍三月石勒陷幽州殺大司馬王浚焚燒城邑害萬餘人杜弢別帥王真襲陶侃於林鄣侃奔潯中夏四月甲辰地震五月己丑太尉張軌卒六月劉曜起并寇新豐諸縣索琳大破之秋七月冉又逼京都趙允拒之冉中流矢而死九月單于代公猗盧遣使獻馬滿子馬生人冬十月以張寔為涼州刺史三年春正月吳興人徐顧害太守袁琇詔平東將軍宋哲屯華陰二月丙子進琅邪王唐為大都督督中外諸軍事南陽王保為相國太將軍劉琨為司空進封代公猗盧為代王荊州刺史陶侃破王真於巴陵杜弢別將杜弘張彥殺臨川內史謝據遂陷豫章三月

晉書卷五
紀
主

章內史周訪擊彥斬之夏四月大赦五月劉曜寇并州六月盜發漢霸杜二陵及薄太后陵太后面如生得金玉絲帛不可勝紀時以朝廷草創服章多闕勅收其餘以實內府孫西漢末諸陵皆被發掘陵完先武昭帝之不以薄葬之故此云劉曜亦被發掘當時原尚可用疑無此理不知史何以有此說辛巳大赦秋七月劉曜寇上黨劉琨遣將救之曜于襄垣王師敗績陶侃攻杜弢弢走死湘州平九月劉曜寇北地部以趙允為大都督討之冬十月允進攻青白城以索琳為尚書僕射都督宮城諸軍事劉曜陷馮翊太守梁肅奔萬年十二月涼州刺史張寔送皇帝行璽一紐四年春三月代王猗盧卒其衆歸于劉琨夏四月丁丑劉曜寇上黨涼州刺史張寔遣步騎五千來赴京都石勒陷廩丘北中郎將劉演由奔五月平夷太守雷紹害南廣太守孟桓帥二郡叛降于李雄六月丁巳朔日食大

陳云如此動王
蓋發五殺

陳云然思帝以
天益處如米飯
臣等亦何樂乎
焉君也

陳云當雖諸貴
降雖九地有等
與非百朋建兵
也非一人失所
而一年獲者乎
耳

蝗秋七月劉曜攻北地太守麴允帥步
騎三萬救之王師不戰而潰曜進至涇陽渭
北諸城悉潰建威將軍魯充散騎常侍梁緯
少府皇甫陽等皆死之八月劉曜逼京師內
外斷絕鎮西將軍焦嵩平東將軍宋哲始平
太守竺恢等同赴國難麴允與公卿退保長
安小城以自固散騎常侍華輯監京兆馮翊
弘農上洛四郡兵屯霸上鎮軍將軍胡松帥
城西諸郡兵屯遮馬橋並不敢進冬十月京
師饑甚米斗金二兩八相食死者大半太倉
有麴數十麴允屑爲粥以供帝至是復盡
帝泣謂允曰今窘厄如此外無救援死於社
稷是朕事也今欲爲羞死之事庶令黎元免
屠戮之苦行矣遣書朕意決矣十一月乙未
使侍中宋敞首春秋送牋於曜帝乘羊車肉
袒銜璧與輓出降群臣號泣攀車執帝之手
帝亦悲不自勝御史中丞吉朗自殺曜焚輓
受璧使宋敞奉帝還宮初有童謠曰天子何

晉書卷五
紀
五

晉書卷五
紀
五

在豆田中時王浚在幽州以豆有藿殺隱士
霍原以應之及帝如曜營營實在城東豆田
壁辛丑帝蒙塵於平陽麴允及群官竝從劉
聰封帝爲懷安侯壬寅聰臨殿帝稽首于前
麴允伏地慟哭因自殺尚書梁允侍中梁濟
等及諸郡守竝爲曜所害華輯奔南山石勒
圍樂平司空劉琨遣兵援之爲勒所敗長史
李弘以并州叛降于勒十二月乙卯朔舊作甲申
日食已未劉琨奔蓟依段匹磾
五年春正月帝在平陽庚子虹霓彌天三日
竝照平東將軍宋哲奔江左李雄將李恭羅
寅寇巴東二月劉聰使從弟暢攻榮陽太守
李矩擊破之三月琅邪王睿承制收元稱晉
王於建康夏五月壬午朔舊作丙子日食秋七
月大旱蝗河汾溢石勒亦競取百姓禾時謂
之胡蝗八月劉聰使趙固襲衛將軍華蓐於
臨賴殺之冬十月己酉朔舊作丙子日食劉聰
出獵令帝行車騎將軍戎服執戟爲導見者

晉書卷五
帝紀第五
晉書五終

晉書卷五
帝紀第五
晉書五終

指之曰、此故長安天子也、聚而觀之、故老皆泣、聽聞而悲之、聽後因大會、使帝行酒洗爵、反而更衣、又使帝執蓋、晉臣多涕泣有失聲者、尚書郎辛賓起抱帝慟哭、為聽所害、十二月戊戌帝遇弒、崩于平陽、初帝之繼統也、屬永嘉之亂、天下崩離、長安城中戶不盈百、潘宇頽毀、蒿棘成林、朝廷無車馬、章服、唯桑版署號而已、眾唯一族、公私有車四乘、器械多闕、運饋不繼、巨猾滔天、帝京危急、諸侯無釋晉書卷五 紀 帝紀第五 晉書五終

天之勢、瘳饑中斷、嬰戈外絕、兩京淪狄、再駕徂戎、周王阻首於驪、宰衡公云肝於淇上、思為一郡、其可得乎、此下舊載于晉書 贊曰、懷似玉璽、愍居黃屋、龍墜三山、鯨吞九鼎、獯人金商、寄居未央、則顧盡仆、方趾咸偃、大夫反首、徙我平陽、王憂臣哭、于何不滅、 晉書卷五 紀 帝紀第五 晉書五終

帝紀第六

晉書六

三徑歲暮

竟陵鍾惺原評

構李將之起刪定

關中許身恭校

元帝

在位六年改元三建武一大

晉書云元帝雖號中興然不能對王計
以空張出師之名終與王計之退
沉其間是君臣之難處可知區區
才大難及以彼述所
以此紀尚困未也

元皇帝諱辟字景文宣帝什孫琅邪恭王觀

之子也咸寧二年生於洛陽時有神光繞之

晉書

卷六

一

所藉蒙如始刈及長白毫生日角左隆準龍

顏目有精曜顧眄輝如也年十五嗣位琅邪

王少有令問及惠皇之際王室多故帝每恭

儉退讓以免禍沉敏有度量不顯灼然之迹

故人未之識焉永興元年帝以左將軍從討

成都王穎蕩陰之敗也叔父東安王錞為穎

所害帝思禍出奔其夜月正明而禁衛嚴警

無由得去有頃雲霧晦冥雷雨暴至微者皆

弛因得潛出穎先令諸闕無得出貴人帝既

元帝者當時學
子必服其出而
門者難之其後
無能而望曰練
九不力門者出
之古人難以應
聖類如此

至河陽為津吏所止從者宋興後來以策鞭

帝馬而笑曰舍長官禁貴人汝亦被拘邪吏

乃聽過至洛陽迎太妃俱歸國東海王越之

收兵下邳也假帝平東將軍監徐州諸軍事

留守下邳俄遷安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

假節鎮建鄴以顧榮為軍司馬賀循為參佐

王敦王導周顒刁協並為腹心賓禮名賢存

問風俗江東歸心焉屬太妃薨于國自表奔

喪葬畢還鎮增封宜城郡二萬戶加鎮東大

晉書

卷六

二

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及懷帝蒙塵於平陽司

空荀藩等移檄天下推帝為盟主江州刺史

華軼不從使豫章內史周廣前江州刺史衛

展討禽之慈帝即位加左丞相歲餘進位丞

相大都督中外諸軍事遣諸將分定江東斬

孫弼平杜弢及問西都不守帝出師露次艱

損甲冑移檄四方徵天下兵刻日進討終以

漕運不繼斬督運令史淳于伯達不果行于

時有玉冊見於臨安神璽出於江寧其文曰

長壽萬年、日有重暈、皆以為中興之象焉。
建武元年春二月辛巳、平東將軍宋哲至稱
受愍帝詔、令帝統攝萬機。三月、帝素服出次
舉哀三日。於是西陽王業及官屬上尊號、不
許、業等以死固請、帝慨然流涕曰、孤罪人也、
惟有蹈節死義、以雪天下之恥。庶贖鉄鉞之
誅、吾本琅邪王、諸賢見逼不已、當歸琅邪耳。
遂呼私奴命駕、將反國、群臣乃請依魏晉故
事、為晉王、許之。辛卯、即王位、大赦、改元、其殺

晉書

紀五

祖父母父母及劉聰、石勒不從此令。諸參軍
拜奉車都尉、掾、驍騎馬都尉、辟掾屬百餘人。
時人謂之百六掾。乃備百官、立宗廟社稷于
建康。丙辰、立世子紹為晉王太子。以西陽王
業為太保、王敦為大將軍、王導都督中外諸
軍事、驍騎將軍刁協為尚書左僕射、封王子
宣城公、哀為琅邪王。夏六月丙寅、司空劉琨
幽州刺史段匹磾等一百八十人、上書勸進。
劉琨勸進、帝優令答之。語在琨傳。石勒將石

表見文選

虎圍譙城、平西將軍祖逖擊走之。己巳、帝傳
檄天下曰、逆賊石勒、肆虐河朔、逋誅歷載、游
魂縱逸、復造凶黨、石虎、大羊之衆、越河南渡、
縱其鴆毒、平西將軍祖逖、帥衆討擊、應時潰
散。今遣車騎將軍琅邪王、哀等九軍、銳卒三
萬、水陸四道、逕造賊塲、受巡節度。尋召哀還。
秋七月、以荀組為司徒、弛山澤之禁。八月、荆
州刺史第五猗為賊帥杜曾所推、遂與曾同
反。九月戊寅、王敦使武昌太守趙誘襄陽太

晉書

紀四

守朱軌、陵江將軍黃峻討猗、為曾所敗、誘等
皆死。梁州刺史周訪討曾、大破之。冬十月、丁
未、琅邪王哀卒。十一月丁卯、以劉琨為太尉。
置史官、立太學。是歲、揚州大旱。
太興元年春三月癸丑、愍帝崩、問至帝斬綬
居廬。丙辰、百僚上尊號、令曰、孤以不德、當厄
運之極、臣節未立、匡救未舉、夙夜所以忘寢
食也。今宗廟廢絕、億兆無係、群官庶尹、咸勉
之以大政、亦何敢辭。輒敬從所執。是日、即皇

劉玄帝
帝位大赦
元文武增位二等庚午立王太

帝位大赦改元文武增位二等庚午立王太子紹為皇太子王中詔曰昔之為政者動人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故我清靜而人自正其次聽言觀行明試以功其有政績可述刑獄得中民無怨訟久而日新及當官軟弱茹柔吐剛行身穢濁修飾時譽者各以名聞令在事之人仰鑒前烈同心戮力深思所以寬眾息役惠益百姓無廢朕命遠近禮贊一切斷之夏四月丁丑朔日有食之乙酉

西平地震五月癸丑太尉廣武侯劉琨為段匹磾所害六月畢帝親雩改丹陽內史為丹陽尹甲申以刁協為尚書令初置諫鼓謗木秋七月戊申詔曰王室多故姦凶肆暴皇綱弛墜顛覆大猷朕以不德統承洪緒夙夜憂危思改其弊二千石令長當祇奉舊憲正身明法抑齊豪強存恤孤獨隱實戶口勸課農桑州牧刺史當互相檢察不得顧私虧公長吏有志在奉公而不見進用者有貪悞穢濁

此者
特登
此者
特登

而以財勢自安者若有不舉當受罪之罪有而不知當受罪之貴各明慎奉行劉聰死其子粲嗣偽位八月冀徐青三州蝗新華弒劉粲自號漢王冬十月癸未加廣州刺史陶侃平南將軍劉曜僭即位于赤瑩十一月乙卯日夜出高三丈中有赤青瑩

孫齊謀不聽癸巳詔曰漢高經大梁美無忌之賢齊師入魯修柳下惠之墓其吳之高德名賢或未旌錄者其條列以聞江東三郡鎮遣使振給之彭城內史周撫殺沛國內史周默反

二年春二月太山太守徐兪擊周撫斬之三

軍秋八月徐龕寇東莞遣太子左衛率羊鑒
綽徐州刺史蔡豹討之冬十一月戊寅石勒
僭卽王位國號趙十二月乙亥大赦鮮卑慕容廆遼東平州刺史崔毖奔高句麗是歲
南陽王保自稱晉王於祁山
 三年春二月辛未石虎寇厭次平北將軍邵
續擊之石虎所佐夏四月壬辰枉矢流于異
軫五月丙寅孝懷帝太子詮遇害于平陽帝
 三日哭庚寅地震是月晉王保爲其將張春

逃爲鎮西將軍八月戊午尊敬王后虞氏爲
 敬皇后辛未梁州刺史周訪卒詔以甘卓代
 之皇太子釋奠于太學九月徐龕又叛冬十
 月丙辰徐州刺史蔡豹以畏懦伏誅王敦殺
 武陵內史向碩敦之逆節始此
 四年春二月徐龕復降鮮卑末恬奉送皇帝
 信璽庚戌告于太廟乃受之三月癸亥日中
 有黑子夏四月辛亥帝親覽庶獄石勒攻厝
 次陷之幽州刺史段匹碑没于勒五月旱庚

據水心云方敦
其勢已疲累劉
不情向安恬自
若惟帝就為腹
心之疾矣意計
除振作忠孝卒
至於漢之不終
晉亡久矣

申詔免中州良民，遭難為揚州諸郡僮客者，
以備征役。秋七月大水，甲戌以尚書戴淵都
督司兗豫并冀雍六州諸軍事，鎮合肥。丹陽
尹劉隗都督青徐幽平四州諸軍事，鎮淮陰。
壬午，以王導為司空。八月，常山崩。九月，壬寅，
豫州刺史祖逖卒，以其弟約代之。十二月，封
蔡容廬為遼東郡公。
永昌元年春正月乙卯，大赦。改元。戊辰，王敦
舉兵，反以誅劉隗為名。吳興沈充帥衆應之。
晉書卷六
二月甲午，封皇子昱為琅邪王。舊史錯簡千
三月後按三
月無甲午，微戴淵、劉隗還衛京都。三月，以司
空王導為前鋒大都督，加戴淵驃騎將軍，以
周顗為尚書左僕射，王邃為右僕射，太子右
衛率周筵行冠軍將軍，統兵三千討沈充。劉
隗軍於金城，右將軍周北守石頭，帝親被甲，
徇六師於郊外，遣平南將軍陶侃領江州，安
南將軍甘卓領荊州，各帥所統以蹙敦。後敦
至，使前鋒杜弘攻石頭，周北開城門應弘，奮

都云式微中州
吳興沈充人
吳興

舊云甘卓等死
耳不死動王乃
以保固不前而
死惜乎

威將軍侯禮死之，敦據石頭，戴淵、劉隗率衆
攻之。王導、周顗、郭逸、虞潭等三道出賊，皆大
敗。尚書令刁協奔江乘，為賊所殺。劉隗奔于
石勒，帝遣使謂敦曰：「公若不忘本朝，於此息
兵，則天下尚可共安也。如其不然，朕當歸於
琅邪，以避賢路。」辛未，大赦。敦乃自為丞相，都
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封武昌郡公，邑萬戶。
丙子，驃騎將軍戴淵尚書左僕射周顗為敦
所害。敦以西陽王柔為太宰，加王導尚書令。
晉書卷六
夏四月，敦遣武昌將軍魏乂陷湘州，刺史譙
王承死之。五月乙亥，襄陽太守周慮承敦意，
殺甘卓。六月，早。秋七月，王敦自加兖州刺史，
郗鑒為安北將軍，石虎攻陷太山，執守將徐
龕。八月，敦以其兄舍為衛將軍，自領寧
益二州都督。琅邪太守孫然叛，降于石勒。冬
十月，大疫。辛卯，敦以下邳內史王運都督青
徐幽平四州諸軍事，鎮淮陰。新昌太守梁碩
起兵反，石勒屢寇河南，拔襄城，城父遂圍。

星斗呈祥、金陵表慶、陶士行掃三州之旅、郊外以安、王茂弘爲分陝之計、江東可立、或高旌未拂、而返心斯偃、迴首朝陽、仰希乾棟、帝猶六讓不居、七辭而不免也、布帳練帷、詳刑簡化、抑揚前軌、光啓中興、古者私家不蓄甲兵、大臣不爲威福、王之常制、以訓股肱、中宗失取強臣、自亡齊斧、兩京胡羯、風埃相望、雖復六月之駕無間、而鴻雁之歌方遠、享國無幾、哀哉、

晉書

卷六

主

明帝 在位三年 改元一 太寧三

帝才略足與布爲天又使之不能示年此天之不歎昌晉室也如所書處分王敦始末俱條理井然無一失者雖行文只一味平澁而其

明皇帝諱紹字道畿元帝長子也幼而聰哲爲元帝所愛數歲嘗坐置膝前賜長安使來因問帝曰汝謂日與長安孰遠對曰長安近不問人從日邊來居然可知也元帝異之明日宴群僚語及之復以問帝對曰日近元帝

此等題目使其
身不能自振
雖屬中名
七段人而不知
其故者何限矣
其近折之自是
有力然妙在
先教自以先手
輸太真亦天奪
其能也

此等題目使其
身不能自振
雖屬中名
七段人而不知
其故者何限矣
其近折之自是
有力然妙在
先教自以先手
輸太真亦天奪
其能也

晉書

卷六

主

得然帝曰舉目則見日不見長安由是益奇之建興初拜東中郎將鎮廣陵元帝爲晉王立爲晉王太子及卽尊號立爲皇太子性至孝有文武才略當時名臣自王導庾亮溫嶠桓彝阮放等咸見親侍嘗論聖人真假之意導等不能屈于時東朝濟濟遠近歸心及王敦之亂六軍敗績帝欲親帥將士決戰升車將出中庶子溫嶠固諫抽劒斬鞅乃止敦素以帝神武爲朝野所仰欲誣以不孝而廢之大會百官問溫嶠曰皇太子以何德稱聲色俱厲必欲使有言嶠對曰鈞深致遠蓋非淺局所量以禮親之可爲孝矣衆皆以爲信然敦謀遂止永昌元年閏月元帝崩庚寅太子卽皇帝位大赦尋所生荀氏爲建安君太寧元年春正月京師火李雄使其將李驤任回寇臺登將軍司馬玖死之越雋漢嘉二郡二月葬建平陵帝徙至于陵所三月戊寅朔改元僦安東光安陵三縣災燒七千

餘家死者萬五千人石勒攻陷下邳徐州刺史史卞敦退保盱眙音丁怡王敦將謀篡逆諷朝廷徵已帝乃手詔徵之夏四月敦下屯于湖于湖卽蘄湖以王導爲司徒日領揚州牧五月京師大水李驥等寇寧州刺史王遜遣將姚岳距戰於堂狼驥等大敗梁碩攻陷交州刺史王諒死之六月壬子立皇后庾氏平南將軍陶侃遣參軍高寶攻梁碩斬之傳首京師秋七月丙子朔震太極殿柱是月劉曜晉書卷六

攻陳安於隴城滅之八月敦表兖州刺史郗鑒爲尚書令石虎攻陷青州冬十一月王敦以其兄含都督揚州江西諸軍事以軍國餼悉調刺史以下米各有差

二年春正月庚辰赦五歲刑以下石虎寇兖州刺史劉遐自彭城退保泗口三月劉曜將康平寇魏興及南陽夏五月王敦矯詔拜其子應爲武衛將軍兄含爲驃騎大將軍帝所親信常從督公乘雄冉甘竝爲敦所害公乘姓也

將云敦將舉兵內向帝密知之乃乘巴
漢驃馬微行至于湖陰察敦營壘而出有軍
士數日之以爲非常人又敦正晝寢夢日環
其城驚起曰此必黃鬚鮮卑奴來也帝母荀
氏燕代人帝狀類外氏鬚黃敦故謂帝云於
是使五騎物色追帝帝亦馳去馬有遺糞輒
以水灌之見逆旅賣食姬以七寶鞭與之曰
後有騎來可以此示也俄而追者至問姬姬
曰去已遠矣因以鞭示之五騎傳玩既久又

見馬糞冷以爲信遂止帝使而獲免丁卯
加司徒王導大都督假節領揚州刺史以溫
嶠爲中壘將軍與右將軍卞敦守石頭應詹
爲護軍將軍假節督朱從橋南諸軍事尚書
令郗鑒行衛將軍都督從駕諸軍事以中書
監庾亮領左衛將軍尚書卞壺行中軍將軍
召徵兖州刺史劉遐臨淮太守蘇峻等還衛
京師帝次于中堂秋七月壬申朔敦遣其兄
含及錢鳳周撫鄧岳等水陸五萬敦弟至

于南岸、溫嶠移屯水北、燒朱雀、行以挫其鋒、
析、與、仇、通、方、舟、也、謂、方、舟、以、爲、橋、在、國、東、南、四、里、帝躬率六軍、出次
 南皇堂、至癸酉夜募壯士、遣將軍段秀、中書
 司馬曹暉、左衛將軍陳嵩鍾寅等、甲卒千人、
 渡水掩其未畢、備、言、未、平旦戰于越城、大破
 之、斬其將何康、王敦憤惋而死、前宗正虞潭
 起義師於會稽、沈充帥萬餘人來會、合等庚
 辰築壘于陵口、丁亥劉遐蘇峻等帥精卒萬
 人以至、帝夜見勞之、義典人周騫殺敦所署
 太守劉芳、豫州刺史祖約、逖敦所署淮南太
 守任台、乙未賊衆濟水、應詹趙胤等距戰、不
 利、賊至宣陽門、劉遐蘇峻自南塘橫擊、大破
 之、遐又被沈充于青溪、丙申賊燒營宵遁、丁
 酉帝還宮、大赦惟敦黨不原、於是分遣諸將
 追其黨與、悉平之、司徒導等皆以討敦功封
 賞各有差、冬十月以王導爲太保、領司徒、西
 陽王業領太尉、詔王敦群從一無所問、是時
 石勒將石生屯洛陽、豫州刺史祖約追保壽

晉書 卷六 紀 七

義典人周騫殺敦所署太守劉芳、豫州刺史祖約、逖敦所署淮南太守任台、乙未賊衆濟水、應詹趙胤等距戰、不利、賊至宣陽門、劉遐蘇峻自南塘橫擊、大破之、遐又被沈充于青溪、丙申賊燒營宵遁、丁酉帝還宮、大赦惟敦黨不原、於是分遣諸將追其黨與、悉平之、司徒導等皆以討敦功封賞各有差、冬十月以王導爲太保、領司徒、西陽王業領太尉、詔王敦群從一無所問、是時石勒將石生屯洛陽、豫州刺史祖約追保壽

陽十二月壬子帝謁建平陵、從大祥之禮、
 三年春二月復三族刑、三月戊辰立皇子衍
 爲皇太子、大赦增文武位二等、大酺三日、賜
 鰥寡孤獨帛八匹、癸巳徵處士臨海任旭
 會稽虞喜、竝爲博士、夏四月詔曰、大事故定、
 其命維新、其令太宰司徒已下、詣都坐、參議
 政道、諸所因革、務盡事中、又詔曰、儉直言、引
 亮正、想群賢達、吾此懷矣、予違汝弼、亮舜之
 相君臣也、吾雖虛聞、庶不距逆耳之談、擢獎
 之任、君居之矣、望其易之、已亥雨雹、石勒將
 石良寇兗州、刺史檀質力戰死之、將軍李矩
 等衆潰而歸、石勒盡陷司兗豫三州之地、五
 月以陶侃都督荆湘雍梁四州諸軍事、荊州
 刺史秋七月辛未以尚書令郗鑒都督青兗
 二州諸軍事、假節鎮廣陵、卞壹爲尚書令、閏
 八月以荀愼爲光祿大夫、錄尚書事、壬午帝
 不忿、召太宰西陽王業、司徒王導、尚書
 令卞壹、車騎將軍郗鑒、護軍將軍庾亮、領軍

晉書 卷六 紀 八

昇云朝廷之患
而在內外上下
不能和一期
此即有無臣
手筆

將軍陸曄、丹陽尹溫、嶠並受遺詔輔太子丁
亥詔曰：自古有死，聖賢所同，壽夭窮達，歸於
一槩，亦何足悼痛哉！朕枕疾已久，常慮忽然
仰惟祖宗洪基，不能克終堂構，大恥未雪，百
姓塗炭，所以有慨耳。不幸之日，歛以時服，一
遵先度，務從簡約，勞衆崇飾，皆勿爲也。衍以
幼弱，猥當大重，當賴忠賢訓而成之。昔周公
匡輔成王，霍氏擁育孝昭，義存前典，功冠二
代。豈非宗臣之道乎！凡此公卿時之望也，敬
書卷六 紀 九

聽顧命，任託付之重，同心斷金，以謀王室，諸
方猷征鎮，刺史將守，皆朕干城，推轂於外，雖
事有內外，其致一也。故不有行者，誰扞牧圉
譬若唇齒，表裏相資，宜戮力一心，若合符契
思美焉之美，以緝事爲期，百辟卿士，其總已
以聽於冢宰，保祐冲幼，弘濟艱難，永令祖宗
之靈，寧於九天之上，則朕沒於地下，無恨黃
泉。戊子帝崩，葬武平陵，廟號肅祖。帝明敏有
機斷，崎嶇遵養，能以弱制強，廓清大穢，改授

荆湘等四州，以分上流之勢，撥亂反正，強本
弱枝，雖享國日淺，而規模弘遠矣。
史臣曰：維揚作寓，憑帶洪流，楚江恒戰，方城
對敵，不得不推誠將相，以總戎麾，樓船萬計，
兵倍王室，處其利而無心者，周公其人也。威
權外假，嫌隙內興，彼有順流之師，此無強藩
之援，商逢九亂，堯止八音，明皇負圖，屬在茲
日，運龍韜於掌握，起天旆於江靡，燎其餘燼，
有若秋原，去衰經而踐戎場，斬鯨鯢而拜圖
書卷六 紀 辛

閭，鎮削威權，州分江漢，覆車不踐，貽厥孫
其後七十餘年，終罹敬道之害，或曰：興官
運，非止上流，豈創制不殊，而弘之者興也。
帝紀第六 晉書六 終

帝紀第七

晉書七

竟陵鍾惺原評

攜李蔣之魁剛定

夜郎楊文驄參校

成帝

在位十七年

元二

咸和九

咸和九

咸和九

咸和九

咸和九

咸和九

咸和九

咸和九

咸和九

咸和九

咸和九

咸和九

咸和九

咸和九

咸和九

咸和九

咸和九

咸和九

咸和九

咸和九

咸和九

咸和九

咸和九

咸和九

咸和九

咸和九

咸和九

咸和九

咸和九

咸和九

咸和九

咸和九

咸和九

咸和九

咸和九

傳

之石

補政

而唐

之節

知也

難之

尤惡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傳

之石

補政

而唐

之節

知也

難之

尤惡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傳

之石

補政

而唐

之節

知也

難之

尤惡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傳

之石

補政

而唐

之節

知也

難之

尤惡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傳

之石

補政

而唐

之節

知也

難之

尤惡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傳

之石

補政

而唐

之節

知也

難之

尤惡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傳

之石

補政

而唐

之節

知也

難之

尤惡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傳

之石

補政

而唐

之節

知也

難之

尤惡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傳

之石

將云峻於庚子
夏見此特略
之並別詳故耳

將云峻於庚子
夏見此特略
之並別詳故耳

提太守楊術援道與區戰于臺登兵敗而死
夏五月甲申朔日食京師大水冬十月劉曜
使其子胤侵枹罕遂略河南地十一月被蘇
峻為大司農峻與豫州刺史祖約來兵反十
二月峻使共將韓晃襲陷姑孰庚申京師戒
嚴假庾亮節為征討都督以右衛將軍趙胤
為冠軍將軍使與左將軍司馬流帥師據慈
湖以距峻西寅徙封琅邪王晃為會稽王吳
王岳為琅邪王辛未宣城內史桓彝赴
晉書卷七
紀三

三年春正月溫嶠帥師救京師次于尋陽韓
晃集司馬流於慈湖流敗死之丁未峻濟自
橫江登牛渚軍于陵口二月庚戌峻至蔣山
部假領軍將軍十壹節帥六軍及峻戰于西
陵下至便王師敗績丙辰峻攻青溪柵因風
縱火王師又大敗盡興丹陽尹牟受黃門侍
郎周導廬江太守陶瞻並力戰死庾亮攜其
諸弟與郭默趙胤奔於尋陽于是司徒王導

將云晉懷帝太
后侍人此處多
諱詞存國體也

右光祿大夫陸曄荀崧等入衛帝於太極殿
太常孔愉守宗廟賊乘勝麾戈接于帝座突
入太后後宮左右侍人皆見掠奪是時太官
唯有燒餘米數石以供御膳百姓號泣響震
都邑丁巳峻矯詔大赦又以祖約為侍中太
尉尚書令自為驃騎將軍錄尚書事三月丙
子吳太后以憂崩夏四月石勒攻宛南陽太
守王國降之王申葬明穆皇后五月乙未峻
遷帝于石頭帝哀泣升車官中慟哭峻以會
晉書卷七
紀四

屋為宮遣管商張瑾弘微寇晉陵韓晃寇義
興徐州刺史鄧豐帥眾入赴國難吳興太守
虞潭與庾冰王舒等起義兵于三吳丙午溫
嶠以征西大將軍陶侃入討峻舟軍四萬次
于蔡州六月韓晃攻宣城內史桓彝力戰死
之陶侃夜築白石壘成壬辰雍州刺史魏該
卒于師廬江太守毛寶攻賊合肥戍拔之秋
七月祖約為石勒將石聰所攻衆潰奔歷陽
九月戊申王導攜二子奔白石庚午陶侃使

督護楊謙攻峻溫嶠庾亮陣于白石竟陵太守李陽距賊南偏峻輕騎出戰墜馬斬之衆遂大潰賊黨復立峻弟逸爲帥冬十二月石勒敗劉曜于洛陽獲之

四年春正月帝在石頭賊將匡術以苑城歸順百官赴焉侍中鍾雅右衛將軍劉超謀奉帝出爲賊所害戊辰趙胤遣將甘苗討祖約于歷陽敗之約奔于石勒其將牽騰帥衆隆峻子碩攻臺城又焚太極東堂秘閣皆盡城

書卷七

紀五

中大饑米斗萬錢二月大雨霖丙戌諸軍攻

石頭李陽與蘇逸戰于祖浦陽軍敗建威長

史滕舍以銳卒擊逸大破其衆獲而斬之

丙戌新遠年許才書峻傳此紀無之而於下

甲午復書蘇逸以鼎餘人自延陵將入吳

與乙未王允之及逸戰于溧陽獲之此係逸

新後其軍張健事也亦見後傳其始末更詳

不議此紀何以書之而前後遺書乃爾丁亥

大赦至甲午始能復還蓋元兇未得而有典

預行恐古今合部將曹據奉帝御于溫嶠舟

無足理也

群臣頓首號泣請罪弋陽王萊有罪伏誅丁

將云石世胤并
作快心事不特
爲東漢是與
數王初傳已

宮壬寅以湘州并荊州三月以陶侃都鑒溫

嶠等論平蘇峻功封拜各有差庾亮出爲都

督假節豫州刺史鎮蕪湖夏四月乙未始安

公溫嶠卒秋七月有星孛于西北詔復遭賊

郡縣租稅三年九月石勒擊劉曜于胤斬之

進屠上邳盡滅劉氏冬十月廬山崩十二月

壬辰郭默殺江州刺史劉胤太尉陶侃帥衆

討默

五年春二月石勒誅祖約及其族夏五月乙

卯陶侃擒郭默于尋陽斬之石勒將劉微寇

南沙進入海虞秋八月石勒僭即皇帝位使

其將郭敬寇襄陽九月造新宮冬十月丁丑

幸司徒王導第置酒大會李雄將李壽寇巴

東

六年春正月劉微復寇婁縣掠武進司徒都

鑒擊却之三月壬戌朔日食詔舉賢良直言

之士夏四月旱是歲冬燕

七年春正月辛未大赦三月西中郎將趙胤

魏云漢武好其
未嘗不以房
喻其子諸將
亦力人宜新
漢武之功蓋
欺與武之好
者云云
漢武之好
者云云
漢武之好
者云云
漢武之好
者云云

等攻石勒馬頭塢克之勒將韓雍寇南沙及
海虞夏四月郭敬陷襄陽五月大水秋七月
丙辰詔除諸養獸之屬陶侃遣子平西參軍
斌與南中郎將桓宣攻郭敬破之克樊城竟
陵太守李陽拔新野襄陽成之冬十一月進
陶侃爲大將軍詔舉賢良十二月庚戌帝遷
于新宮
八年春正月辛亥朔詔曰昔大賊縱暴宮室
焚蕩元惡雖翦未暇營築有司屢陳朝會遲
稽書卷七
狹遂作斯宮子來之勞不日而成既獲臨御
大饗群后九賓充庭百官象物知君子勤禮
小人盡力矣思獨密網咸同斯惠其赦五歲
刑以下令諸郡舉力人能舉千五百人以上
者丙寅寧州刺史尹奉奏降于李雄丙子石
勒遣使致賂詔焚之夏四月以東帛徵處士
尋陽程湯會稽虞喜五月乙未遼東公慕容
廐卒子鈺嗣位秋七月戊辰石勒死子弘嗣
僞位其國大亂

晉書卷七
八

九年夏六月李雄死其兄子班嗣僞位乙卯
太尉長沙公陶侃卒大旱詔大官徹膳省刑
恤孤寡賑費節用辛未加庾亮都督荆江豫
益梁雍六州諸軍事冬十月李越弒其主班
而立其弟期十一月石虎弒其主弘自立爲
居攝天王
咸康元年春正月庚午朔帝冠大赦改元二
月甲子帝親釋奠夏四月石虎南遊至歷陽
而還帝親勒兵分命諸將戒嚴六日罷冬十
月乙未朔日食是歲旱
二年春正月辛巳彗星見于奎婁二月算軍
用稅米空懸五十餘萬石尚書謝褒已下免
官辛亥立皇后杜氏大赦三月旱詔大官減
膳免所旱郡縣徭役夏四月雨雹秋七月揚
州會稽饑冬十月詔曰歷觀先代莫不褒崇
明祀賓禮三恪故祀宋啓土先于周典宗姬
侯衛垂美漢冊自頃喪亂庶邦殄悴周漢之
後絕而莫繼其詳求衡公山陽公近屬有履

行修明可以繼承其祀者、依舊典施行、

三年春正月立大學石虎稱大趙天王夏六月旱冬十月慕容皝自立爲燕王

四年春二月石虎擊段遼于遼西悉取其地

夏四月李壽弑其主期而自立僭號曰漢慕

容皝擊石虎大敗之癸丑加皝征北大將軍

五月以司徒王導爲太傅都督中外諸軍事

郗鑒爲太尉庾亮爲司空六月政司徒爲丞

相以王導爲之秋八月分寧州置安州

晉書

卷七

紀

九

五年夏四月庾亮遣參軍趙嶽擊巴郡江陽

獲石虎將李閭黃桓等

時亮有開復中原之志詳見本傳秋

七月庾申丞相始興公王導卒八月復政丞

相爲司徒辛酉太尉南昌公郗鑒卒九月石

虎入寇攻沔南及郢城陷之冬十二月琅邪

王岳爲司徒李壽將李奕寇巴東

六年春正月庾子司空都亭侯庾亮卒以錄

尚書何充爲中書令庾亮以南郡太守庾翼

都督江荆等諸軍事州刺史假節代亮鎮

武昌辛亥以左光祿大夫陸玩爲司空二月

慕容皝及石虎將石成戰于遼西敗之獻捷

于京師庚辰有星孛于太微三月丁卯大赦

李壽陷丹川秋七月乙卯初依中典故事朔

望聽政於東堂冬十一月癸卯復琅邪比漢

豐沛

七年春二月甲午朔日有食之己卯慕容皝

遣使求假燕王章璽許之三月戊戌杜皇后

崩夏四月實編戶王公已下皆正土斷白籍

晉書

卷七

紀

十

秋九月罷太僕官冬十二月除樂府雜伎屬

安州

八年春正月己未朔日有食之乙丑大赦三

月初以武悼楊皇后配饗武帝廟夏六月庚

寅帝不豫詔以母弟琅邪王岳爲嗣壬辰引

武陵王晞會稽王昱中書監庾冰中書令何

充尚書令諸葛恢竝受顧命癸巳帝崩葬典

平陵廟號顯宗帝少而聰敏有成人之量南

頓王宗之誅也帝不之知及蘇峻平問庾亮

曰常日白頭公何在亮對以謀反伏誅帝泣
謂亮曰舅言人作賊便殺之人言舅作賊復
若何亮懼變色庾懌嘗送酒賜江州刺史王
允之允之密表之帝怒曰大舅已亂天下小
舅復欲爾邪然以幼沖嗣位為舅氏所制不
親庶政及長頗留心萬機務在簡約雄武之
度雖有愧于前王而恭儉之德足追蹤于往
烈矣

康帝 在位二年 改元一 建元二

晉書 卷七 紀 十一

將云庾冰之立康帝史書其特以舅氏柄政恐異世後戚屬漸疎故有此舉子則以為不然大凡奸臣當國皆樂於至自倚托顧之重而專制有不
可言者是冰之謀實為社稷生民之計而惜乎康帝淹忽以死豈天之不佑長君而欲屢易諸子
陰以於桓溫之外乎

康皇帝諱岳字世同成帝母弟也咸和元年封吳王二年徙封琅邪王咸康八年六月庚寅成帝疾篤二子丕奕皆在確係中書監庾冰乃言國有疆敵宜立長君成帝遂詔以琅邪王為嗣癸巳成帝崩甲午琅邪王即皇帝

孫云可謂賢者矣

位大赦已亥封丕為琅邪王奕為東海王時帝諒陰不言委政于庾冰何充秋七月丙辰葬興平陵帝親奉奠于西階既發引徒行及聞闕門升素輿至于陵所已未以中書令何充為驃騎將軍九月詔琅邪國及府史進位各有差冬十二月增文武位二等壬子立皇后褚氏

建元元年春正月改元振恤孤寡三月以中書監庾冰為車騎將軍夏五月旱六月壬午

晉書 卷七 紀 十一

又以東帛徵處士程湯虞喜有司奏成帝崩一周請政素服御進膳如舊壬寅詔曰禮之降殺因時而寢典誠無常矣至於君親相準名教之重莫之改也權制之作蓋出近代雖曰適事實弊薄之始先王崇之後世猶忌而況因循又從輕降義非可矣石虎帥眾伐慕容皝號大敗之秋七月石虎將戴間帥眾來降丁巳下詔議經略中原庾翼表請梁州刺史桓宣前赴丹水琅邪內史桓溫為前鋒都

督假節帥衆入臨淮以討石虎八月李壽死
 子勢嗣偽位庚寅移鎮襄陽詔以翼都督征
 討諸軍事冬十月辛巳以庾冰都督荆江等
 州軍事江州刺史爲翼繼援級何充爲揚州
 刺史錄尚書事輔政十一月巳巳大赦
 二年夏四月張駿將張驩敗石虎將王擢于
 三交城桓宣擊李熙于岷水爲黑所敗憤憤
 成疾秋八月庚辰卒九月丙申立皇子暉爲
 皇太子戊戌帝崩冬十月乙丑葬崇平陵

晉書 卷七

帝紀第七 晉書七

帝紀第八 晉書八

竟陵鍾惺原評 偶李蔣之趙剛定

穆帝 在位十七年改元二永和十二

張天如云晉師之失利皆在穆帝非
 謂中原竟不可復也恒溫威蜀威聲
 甚震姚襄英略率衆內歸天下可用
 執有如此而輕用人者殷浩不省義之
 肅之言而輕用離異事遂至此永和
 升平出師屢屢即恒溫歸回伊水之
 提通爲晉屬又何必爲穆帝之必用
 人必謹所擇言任人也康穆之際用
 人不詳而遂罪始事重譏問土亦何
 異懲辱微任彼反廢乎雖然以人

晉書 卷八

而樂事以偶不致而終安可不
 可爲古今往往然矣不獨晉也

穆皇帝諱聃字彭子康帝子也建元二年九
 月丙申立爲皇太子戊戌康帝崩巳亥太子
 卽皇帝位時年二歲大赦尊皇后褚氏爲皇
 太后壬寅皇太后臨朝攝政冬十一月庚辰
 江州刺史庾冰卒庾翼還鎮夏口
 永和元年春正月甲戌朔皇太后設白紗帷
 于太極殿抱帝臨軒改元夏四月詔會稽王
 昱錄尚書六條事秋七月庚午江州刺史都

將云漢之評矣
凡此不特據而
行使大案

平侯庚與卒與部將千戰藏義等殺冠軍將
軍曹肆舉兵反安西司馬朱熹討平之八月
豫州刺史路永叛奔于石虎永為孫以徐州
刺史桓溫為安西將軍都督荆司雍益梁寧
六州諸軍事荊州刺史九月丙申皇太后詔
曰今百姓勞弊其共思詳所以振邨之宜及
歲常調非軍國要急者並宜停之冬十二月
張駿自稱涼王
二年春正月丙寅大赦已卯錄尚書事都鄉
侯何充卒二月癸丑以光祿大夫蔡謨領司
徒典會稽王昱竝輔政三月以前司徒左長
史殷浩為揚州刺史夏四月己酉朔日有食
之五月丙戌涼州牧張駿卒子重華嗣冬十
一月辛未桓溫帥征虜將軍周撫輔國將軍
譙王無忌建武將軍袁喬伐蜀拜表輒行十
二月枉矢流于西北其長寬天
三年春三月乙卯桓溫攻成都克之丁亥李
勢降林邑范文攻陷日南害太守夏侯覽以

漢書卷八
之書不可不為
之功

尸祭天夏四月蜀人鄧定興文舉兵反桓溫
又擊破之使益州刺史周撫鎮彭模下已鄧
定興文復人據城都六月辛酉大赦秋七月
范文復陷日南興文立范賁為帝冬十月乙
丑假張重華為涼州刺史西平公武都王楊
初為雍州刺史仇池公竝假節十二月振威
護軍蕭敬文舉兵反陷涪城遂取巴西通於
漢中
四年夏四月范文寇九德多所殺害秋八月
進桓溫為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摩
賀郡公九月丙申燕王慕容皝卒子嵩嗣
五年春正月辛巳朔大赦庚寅地震石虎僭
即皇帝位于鄴二月征北大將軍褚裒使部
將王龜北伐獲石虎將支重夏四月益州刺
史周撫等擊范賁獲之益州平封撫為建城
公假慕容皝為幽平二州牧大單于燕王桓
溫遣督護滕咬討范文為文所敗石虎死子

世嗣僞位五月石遵廢世而自立六月桓溫屯安陸遣諸將討河北遵揚州刺史王浹以壽陽來降秋七月褚裒進次彭城遣部將王龜李邁及遵將李農戰于代陂王師敗績王龜爲農所執李邁死之八月褚裒退屯廣陵西中郎將陳遠焚壽春而遁梁州刺史司馬勲攻遵長城戍仇池公楊初襲西城皆破之冬十月遵將石遇攻宛陷之司馬勲進次懸鈎石虎故將麻秋距之勲退還梁州十一月

齊書卷八

丙辰石鑒弑遵而自立十二月己酉徐州刺史都鄉侯褚裒卒以吳國內史荀羨代之

六年春閏二月并閏弑石鑒僭稱天王國號魏鑒弟祗僭帝號于襄國丁丑彗星見于亢巳丑加中軍將軍殷浩督揚豫徐兗青五州諸軍事假節以帥苻洪遣使來降封廣川郡公三月麻秋殺漢于枋頭夏五月大水廬江太守袁真攻合肥克之冬十二月免司徒蔡謨爲庶人

七年春正月丁酉日有食之辛丑鮮卑段龜以青州來降苻健僭稱王國號秦二月戊寅封段龜爲齊公夏四月司馬勲山步騎三萬自漢中入秦川與苻健戰于五丈原王師敗績劉顯弑石祗而自立五月祗兗州刺史劉啓自鄆城來奔秋八月并閏將張遇以許昌來降九月峻陽太陽二陵崩冬十一月石祗將姚弋仲并閏將魏脫各遣使來降以弋仲爲大單于封高陵郡公弋仲子襄爲都督并

齊書卷八

州刺史平鄉縣公脫爲冀州刺史十二月辛未桓溫帥衆北伐次于武昌而止時石虎故將周成高昌等皆相次來降

八年春正月辛卯朔日食并閏擊劉顯殺之苻健僭帝號于長安二月峻平崇陽二陵崩張遇反于許昌使其黨上官恩據洛陽樂弘攻督護戴施于倉垣三月令苻羨鎮淮陰夏四月并閏爲慕容所滅安西將軍謝尚帥姚襄與張遇戰于許昌之誠橋王師敗績

此云襄陽將也
田浩隆通判作
如此舉動不戰
而可決其敗矣

時於符健秋七月以武陵王暕為太宰會稽
王昱為司徒桓溫為太尉八月周撫討蕭敬
文于涪城斬之冉閔子智以郭降載施獲其
傳國璽送之文曰受天之命皇帝書昌百僚
畢賀九月殷浩帥眾北伐次泗口遣戴施據
石門榮陽太守劉遂古通戊倉垣冬十月謝
尚攻許昌克之慕容嵩將稱帝于中山國號
燕
九年春正月丙寅皇太后與帝同拜建平陵
書卷八
三月旱夏五月大疫張重華使王叡襲秦州
取之楊初為苻雄所敗秋八月遣秦太尉河
間王欽修復五陵冬十月殷浩進次山桑使
姚襄為前鋒襄叛反擊浩浩棄輜重退保燕
城丁未涼州牧張重華卒子曜靈嗣華庶兄
祚弒曜靈而自立十二月殷浩使部將劉啓
王彬之討姚襄復為襄所敗襄遂進據苻陵
十二月詔以謝尚都督豫揚江西諸軍事鎮
歷陽以尚得襄之歡心任

晉書卷八
此云殷浩北伐
雖守無功溫此
舉是九但自北
內外大懼一
于靈矣

十年春正月張祚自稱涼王降將周成舉兵
反自宛陵襲洛陽辛酉河南太守戴施奔鄆
諸二月己丑太尉桓溫帥師伐關中廢揚州
刺史殷浩為庶人夏四月己亥溫及苻健子
其戰于藍田大敗之五月流民郭敞等執陳
留內史劉仕叛降于姚襄京師震駭以吏部
尚書周閔為中軍將軍屯于中堂謝尚自歷
陽還衛京師六月苻健將苻雄不云不悉眾及桓溫
戰于白鹿原王師敗績秋九月桓溫糧盡引
還
書卷八
十一年夏四月壬申隕霜乙酉地震五月丁
未又震六月苻健死其子生嗣偽位秋七月
涼州宋混張璠弒張祚而立曜靈弟玄靚遣
使來降冬十月進謝尚督并冀幽三州諸軍
事鎮馬頭
十二年春二月辛丑帝講孝經三月姚襄入
許昌詔太尉桓溫為征討大都督以討之秋
八月己亥桓溫及姚襄戰于伊水大敗之襄

走平陽徒其餘衆三千餘家于江漢之間執
周成而歸使揚武將軍毛穆之等鎮洛陽冬
十月癸巳朔日有食之慕容恪攻段龕于廣
固破之悉定齊地十一月遣兼司空散騎常
侍車灌持節如洛陽修五陵十二月庚戌帝
及群臣皆服總于太極殿臨三日

升平元年春正月壬戌朔帝加元服告于太
廟始親萬機大赦改元增文武位一等皇太
后居崇德宮扶南天竺旃檀獻馴象詔曰昔

晉書

卷八

紀

八

先帝以殊方異獸或爲民患禁之今及其未
至可令還本土三月帝講孝經夏五月苻生
將苻眉苻堅擊姚襄戰于三原斬之六月苻
堅狀其主生自立爲天王秋八月丁未立皇
后何氏禮如戚康而不賀成帝立
二年春正月司徒會稽王昱稽首歸政帝不
許三月慕容雋陷冀州諸郡詔安西將軍謝
奕北中郎將苻萇北伐三月飲飛督王饒獻
鳩鳥帝怒鞭之二百使殿中御史焚其鳥于

四達之衢夏五月大水有星孛于天船六月
慕容雋盡陷河北之地秋八月以吳興太守
謝萬持節監司豫冀并四州諸軍事豫州刺
史冬十二月苻萇及慕容雋戰于山莊世疑反

王師敗績

三年春三月甲辰詔以比年出軍糧運不繼
王公已下十三戶借一人一年助運冬十月
慕容雋寇東阿遣謝萬次下蔡北中郎將鄒
曇次高平以擊之王師敗績

晉書

卷八

紀

九

四年春正月丙戌慕容雋死子暉嗣僞位秋
七月以軍役繁興省用徹膳八月辛丑朔日
食既冬十月天狗流于西南十一月封太尉
桓溫爲南郡公

五年夏四月大水太尉桓溫鎮宛使其弟諮
將兵取許昌五月丁巳帝崩葬永平陵廟號

孝宗

哀帝

在位四年

改元二

隆和一

典

哀皇帝諱丕字千齡成帝長子也咸康八年

將去雖有最防

廢天知云處帝
其位手其新其
後二千皆為天
手不可謂非天

封項邪王升平五年五月穆帝崩皇太后令
曰帝奄不教疾胤嗣未建項邪王丕中興正
統明德慈親昔在咸康屬當儲葉以年在幼
沖未堪國難故顯宗高讓今義望情地莫與
為此其以主奉大統于是百官備法駕迎于
琅邪第庚申即皇帝位大赦壬戌封東海
王奕為琅邪王秋七月戊午葬穆帝于永平
陵墓客格陷野王守將呂護退保榮陽八月
已卯夜天裂廣數丈有聲如雷九月戊申立
書卷八

皇后王氏穆后何氏稱永安宮呂護叛奔于
慕容暉冬十一月丙辰詔曰顯宗成皇帝願
命以時事多艱弘高世之風樹德博重以隆
社稷而國故不已康穆早世胤祚不融朕以
寡德復承先緒感惟永慕悲痛兼摧夫昭穆
之義固宜本之天屬繼體承基古今常道宜
上嗣顯宗以修本統十二月令張玄靚為豫
州刺史西平公

隆和元年春正月壬子大赦改元甲寅減口

稅收收二升二月呂護傳末波攻陷小量以
逼洛陽二月辛未以吳國內史庾希為徐兗
二州刺史鎮下邳龍驤將軍袁真為監豫司
并冀四州諸軍事豫州刺史鎮汝南並假節
丙子尋所生周氏為皇太妃夏四月旱詔出
輕繫振困乏呂護復寇洛陽乙酉河南太守
戴施奔于宛五月丁巳遣庾希與竟陵太守
鄧遐以舟師救洛陽秋七月呂護等退守小
平津鄧遐進屯新城八月袁真進次汝南運
書卷八

米丑萬斛以饋洛陽冬十二月戊午朔日食
詔曰戎旅路次未得輕簡賦役玄象失度亢
旱為患豈政事未洽將有叛棄渭濱之士邪
其搜揚隱滯蠲除苛碎詳議法令咸從損益
是月庾希退屯山陽袁真退屯壽陽

興寧元年春二月己亥大赦改元三月壬寅
皇太妃薨于琅邪第癸卯帝奔喪詔司徒會
稽王昱總內外眾務夏四月慕容暉寇榮陽
甲戌揚州地震湖濱溢五月加桓溫侍中次

司馬都督中外諸軍事錄尚書事假黃鉞癸卯慕容暉陷密城秋七月張天錫弒玄靚而自立遣使請命八月有星孛于角亢九月壬戌大司馬桓溫帥衆北伐冬十月暉將慕容廆攻陳留太守袁披于長沙汝南太守朱斌承虛襲許昌克之

二年春二月癸卯帝親耕藉田三月庚戌朔大閱戶民嚴法禁稱為庚戌制辛未帝不豫帝雅好黃老斷穀餌長生藥服食過多遂中

書卷八 主

毒不能親萬機崇德太后復臨朝攝政夏四月甲申帝遣其將李洪侵許昌王師敗績朱斌奔于淮南陳郡太守朱輔退保彭城桓溫遣袁真及江夏相劉祐等鑿陽道以通運溫帥舟師次于合肥慕容廆屯許昌五月以桓溫爲揚州牧錄尚書事壬申遣使喻溫入相溫不從秋七月丁卯復徵溫入朝八月溫至赭圻遂城而居之慕容暉寇洛陽九月寇軍將軍陳祐留長史沈勁守洛陽帥衆奔新

城

三年春正月庚申皇后王氏崩大司馬桓溫移鎮姑孰二月丙申帝崩葬安平陵

海西公 在位六年改元一 太和六

蔣云海西公在位謹厚無失德而大賈之去留若不關意者然及從吳越逃于酒色肆行所以自全然其初桓溫言其爲國進行廢辱故執乎此者亦誣意耳

廢帝諱奕字延齡哀帝之母弟也咸寧八年封東海王升平五年改封琅邪王興寧三年

書卷八 主

二月哀帝崩無嗣丁酉皇太后詔以琅邪王入承大統百官奉迎于琅邪第是日卽皇帝位大赦三月壬申葬哀帝于安平陵丙子慕容恪陷洛陽冠軍長史沈勁死之夏六月戊子益州刺史建城公周撫卒秋七月己酉改封會稽王昱爲琅邪王壬子立皇后庾氏冬十月梁州刺史司馬勲反自稱成都王十一月帥衆入劔閣攻涪乙卯圍成都桓溫遣江夏相朱序救之十二月以會稽內史王彪之

為僕射

太和元年夏五月戊寅皇后庾氏崩朱序攻

司馬勲于成都衆潰執勲斬之秋九月甲午

曲赦梁益二州冬十月辛丑苻堅將王猛楊

安攻南鄉荊州刺史桓豁救之師次新野而

猛安退以會稽王昱為丞相十二月苻將慕

容囑陷營郡高平

二年春正月北中郎將庾希有罪走入于海

夏四月慕容廆寇竟陵太守羅崇擊破之五

晉書

卷八

月右將軍桓豁獲苻將趙粲送于京師

三年春三月舊作正月丁巳朔日有食之癸亥

大赦夏四月癸巳雨雹冬十二月加大司馬

桓溫殊禮位在諸侯王上

四年夏四月庚戌桓溫帥衆伐慕容暉秋七

月辛卯暉將慕容垂逆戰溫擊敗之九月戊

寅溫裨將鄧遐朱序又破暉將傅末波于林

渚戊子溫至枋頭丙申以糧運不繼焚舟而

歸辛丑慕容垂追敗溫後軍于襄邑冬十月

孫云袁真之叛
溫誤之

大星西流有聲如雷已巳溫收散卒屯于山

陽袁真以壽陽叛十一月辛丑桓溫自山陽

及會稽王昱會于涂中將謀後舉十二月遂

城廣陵而居之

五年春正月袁真害梁國內史朱憲及其弟

斌二月癸酉袁真死子瑾嗣事求救于慕容

暉夏四月辛未溫部將竺璠破瑾于武丘秋

七月癸酉朔日有食之八月癸丑桓溫敗袁

瑾于壽陽遂圍之九月堅將王猛伐慕容暉

陷其上黨冬十一月猛克鄒獲慕容暉盡有

其地

六年春正月丁亥桓溫克壽陽斬袁瑾夏四

月戊午大赦苻堅伐仇池楊纂降之六月京

都及丹陽晉陵吳郡吳興臨海拉大水冬十

一月癸卯桓溫自廣陵屯于白石此白石在

有痿疾嬖人相龍計好朱靈寶等相計二姓

恭侍內寢而美人田氏孟氏生三男長欲封

晉王太后令
出月為之其言
則起安不足錄
事詳後傳

又云假使假溫
移順大德亦必
承戰勝之威以
還不執勿謂溫
海以雲和為允

樹因諷太后以伊霍之舉已西集百官于朝
堂宣崇德太后令廢帝仍為東海王還第
如云據破張魯始伏后終敗吳人乃殺曹
典二臣之叛皆乘朕勝之威奮其不逞朝廷
傳視其罪孫盛書其辱并無復之謀一快于
其表其罪孫盛書其辱并無復之謀一快于
不知其子所以痛太叔之辱而棄國憂然即
日桓溫使散中侍郎劉亨收帝璽綬帝著白
帢單衣步下西堂乘犢車出神虎門群臣拜
辭莫不獻欬侍御史殿中監將兵百人衛送
東海第初桓溫有不臣之志欲先立功河朔
晉書卷八

以收時望及枋頭之敗威名頓挫遂用恭
却起之言潛謀廢立以長威權然憚帝守道
恐招時議故諱之以林第之事蓋以宮闈重
固人莫能辨其虛實初帝平生每以廢辱為
慮嘗召術人庖謙筮之卦成荅曰晉室有磐
石之固陛下有出宮之象竟如其言十二月
降封帝為海西縣公咸安二年四月徙居吳
縣之西茱里勅吳國內史刁舞防衛又遣御
史顧允監察之十一月妖賊盧悚遣弟子嚴

中監許龍晨到其門稱太后密詔奉迎典復
帝初欲從之納保母諫而止龍曰大事將捷
焉川兒女子言乎帝曰我得罪于此幸蒙寬
宥豈敢妄動哉且太后有詔便應官屬來何
獨使汝也汝必為亂因叱左右縛之龍懼而
走帝知天命不可再深慮橫禍乃杜塞聰明
不為思慮終日酣暢耽于內寵有子不育庶
保天年時人憐之為作歌焉歌見五朝廷以
帝安于屈辱不復為虞太元十一年十月甲
晉書卷八

申薨于吳

贊曰委妻稱化大孝為宗遵彼聖善成茲允
恭西旌玉壘北旆金墉遷殿舊樊莫不來從
京后寬仁惟靈既集海西多故時災見及彼
異阿衡我非昌邑

帝紀第八

晉書八
終

帝紀第九

醫書九

二傳藏書

竟陵鍾

惺原評

摘李蔣之翹刪定

句章錢光繡參校

簡文帝

在位二年改元一咸安二元年即大和六年

精云此繼牛用列傳雖為之簡文
位纔九月而崩日以權奸之遇狂費
幾許渾派一無所為此固無足論矣
但據其三世阿衡履任北伐幾債乃
事自是一謂客仗兩有限耳又安望
其爲討逆之舉哉惟戚安謂今於東
晉諸帝中允獨
能品故悉錄之

簡文皇帝諱昱字道萬元帝少子也幼而岐

奇書 卷九

紀

+

癡爲元帝所愛永昌元年封琅邪王食會稽

宣城如舊咸和元年所生鄭夫人薨帝時年

七歲號慕泣血固請服重元帝哀而許之茲

徙封會稽王拜散騎常侍累遷侍中秘書監

太常永和元年錄尚書六條事二年驃騎何

充卒康帝崩崇德太后詔帝專總萬機八年

進位司徒固讓不拜穆帝始冠帝稽首歸政

不許廢帝卽位以琅邪王絕嗣復徙封琅邪

而封王子闢明爲會稽王帝固讓故雖封而

薄云無柰詞家
入見陳虛暗奉
憑觀下有司水
詩可見通鑑作
旗立不冠非是

邪而不去會稽之號太和元年遷位丞相保

尚書事及廢帝廢皇太后詔曰會稽王璉自

中宗明德勅令，茲秀玄虛，神棲事外，以具瞻

力塞門衛三世還什宜游入寧似歸爲日

典、以時施行。於是大司馬桓溫率百官、遣太

極前殿具乘輿法駕迎帝於會稽邸於朝堂

變服、著平巾幘、單衣、東向拜受重綬、

咸安元年冬十一月己酉卽皇帝位改元桓

讀書 卷九 一 土

溫出次中堂分兵屯衛詔魏郡太守毛安之

自戶令符律歷曰：「房乃位，主才，屬房，周令三。」

自劉謂自陳與太宰武陵王晞等謀反帝對

之流涕、溫皆收付廷尉癸丑殺東海王三子

及其母初帝以冲虚简真歷宰三世溫素所

敬憚、及初卽位、溫乃懇辭欲自陳述、帝引見

便拉下、溫不能言、至是有司承其旨奏誅武

陵王稱帝不許溫固執至于再三帝手詔報

傳云溫之悔于
簡文侯景之係
于梁武帝提朕
之真心發露處

齊王簡文侯楊
鳳舉反昇是二
指誤者其文
應不傳也子以

齊書卷九
齊書卷九

齊書卷九
齊書卷九

曰若晉祚重長公便宜奉行前詔如其大運
去矣請避賢路溫覽之流汗變色乙卯廢帝
及其三子徙于新安丙辰放新蔡王晃于衡
陽戊午大赦庚申加大司馬溫爲丞相不受
辛酉溫旋自白石鎮姑孰十二日戊子詔以
京都經年之儲停一年運辛卯初薦鄧靜
酒於太廟
二年春三月丁酉詔曰朕居阿衡三世不能
濟彼時雍乃至海西失德殆傾皇祚賴祖宗
靈祇之德皇太后淑體應期藩輔忠賢百官
戮力用能蕩氣霧於吳蒼耀晨輝於宇宙遂
以眇身託于王公之上思賴群賢以弼其闕
夫敦本息末抑絕華競使清濁異流能否殊
賈官無秕政士無謗謫不有懲勸則德禮焉
施且疆寇未殄勞役未息自非軍國戎祀之
要其華飾煩費之用皆省之夫肥遯窮谷之
賢滑泥揚波之士雖抗志玄霄潛默幽岫食
屈高尚之道以隆協贊之美孰與自足山水

齊書卷九
齊書卷九

棲遲丘壑徇匹夫之潔而忘兼濟之大邪古
人不借賢於襲代朕所以虛想於今日內外
百官各勤所司使善無不達惡無不聞令詩
人無素餐之刺而吾獲虛心之求焉癸丑詔
曰吾承祖宗洪基而昧于政道懼不能允釐
天工克隆先業夕惕惟憂若涉泉淵賴宰輔
忠德道濟伊望群后竭誠協契斷金內外盡
匡翼之規文武致匪躬之節冀因斯道終克
弘濟每念于戈未戢公私疲倦藩鎮有疆理
之務征戍懷東山之勦或白首戎陣忠勞未
敘或行役彌久脩石靡儲何嘗不昧旦展興
夜分忘寢雖未能撫而巡之且欲達其此心
可遣大使詣大司馬并問方伯述于邊戍宣
詔大饗求其所安又籌量賜給悉令周普乙
卯詔曰往事故之後百度未充群僚常俸並
皆寡約蓋隨時之義也然退食在朝而祿不
代耕非經通之制今資儲漸豐可籌量增俸
夏六月前護軍將軍庾希舉兵反自海陵人

漢天如六季武
十四年海河神
靈廟大不及二
年安在將天子
諸利故

京口晉陵太守下耽奔曲阿秋七月桓溫遣
東海內史周少孫討擒之斬于建康市乙未
立會稽王昌明為皇太子皇子道子為琅邪
王領會稽內史是日帝崩葬高平陵廟號太
宗遺詔以桓溫輔政依諸葛亮王導故事帝
少有風儀善容止留心典籍不以居處為意
凝塵滿席湛如也嘗與桓溫及武陵王晞同
載遊版橋溫遽令鳴鼓吹角車馳卒奔欲觀
其所為晞大恐求下車而帝安然無懼色溫
由此憚服及溫既行廢立威振內外帝亦常
恐烈辱雖處尊位僅備拱默守道而已先是
葵感入太微尋而海西廢帝登昨使感又入
太微帝甚惡焉時中書郎郗超在直帝乃引
入謂曰命之修短本欲不計故當無復前日
事邪超曰大司馬臣溫方內固社稷外恢經
略非常之事臣以百口保之及起請急省其
父晉今急假者五日一急一歲以六十帝謂
之曰致意尊公家國事遂至於此由吾不能

晉書卷九
紀五

以道匡術愧歎之深言何能喻因詠庾闡詩
三志士痛朝危忠臣哀主辱遂泣下霑襟帝
雖神識恬暢而無濟世大略故謝安稱為愚
帝之流清談差勝耳前文帝清談沙門支遁
嘗言會稽有達體而無達神謝靈運述其行
事亦以為報獻之辭云
孝武帝在位二十四年改元二年康
張天如云江左以來時事之可為未
有知孝武之世復有中原蓋可俟也
秦功不能室其漢問之障其後孝武
孝武皇帝諱曜字昌明帝初以昌明為名及
文紀所簡文帝第三子也興寧三年初封會
稽王咸安二年秋七月己未立為皇太子生
十年矣是日簡文帝崩太子即皇帝位詔曰
朕以不造奄丁閔凶號天扣地靡知所訴職
然幼沖眇若綴旒深惟社稷之重大懼不克

負荷仰憑祖宗之靈、積德之祀、先帝淳風玄化、遺詠在民、宰輔英賢、勲隆德盛、顧命之託、寔賴匡訓、群后率職、百寮勤政、冀孤弱之躬有寄、皇極之基不墜、先恩遺惠、播于四海、思弘餘潤、以康黎庶、其大赦天下、與民更始、冬十月丁卯葬簡文帝于高平陵、十一月甲午妖賊盧悚晨入殿庭、游擊將軍毛安之等討擒之、是歲三吳大旱饑

寧康一作康寧元年春正月己丑朔改元二月大

書卷九 七

司馬桓溫來朝秋七月己亥桓溫卒庚戌以

江州刺史桓沖都督揚豫江三州諸軍事揚

州刺史鎮姑孰八月壬子崇德太后臨朝稱

政九月丙申以王彪之爲尚書令謝安爲尚

書僕射冬十一月苻堅將楊安陷梓潼及梁

益二州刺史周仲孫南遁

二年春正月癸未朔大赦三月丙戌彗星見

冬十一月癸酉鎮遠將軍桓石虔破苻堅將

姚萇於墊江

陳云此二歲
爲壯之實

三年春正月辛亥大赦夏五月甲寅以桓沖爲徐州刺史鎮丹徒尚書僕射謝安領揚州秋八月癸巳立皇后王氏大赦加文武位一等九月帝講孝經冬十月癸酉朔日有食之十二月癸巳帝釋奠于中堂

太元元年春正月壬寅朔帝寢太后歸政甲

辰大赦改元丙午帝始臨朝以謝安爲中書

監錄尚書事甲子謁建平陵夏五月癸

丑地震甲寅大赦秋七月苻堅將苻萇陷涼

州虜刺史張天錫盡有其地乙巳除度、口、收、

租之制、公王以下口稅米三斛、蠲在役之衆

冬十月移淮北流民於淮南十一月己巳朔

日食詔大官徹膳十二月苻堅使其將苻洛

攻涉翼健獲之

二年春三月以朱序爲梁州刺史鎮襄陽秋

八月丁未以謝安爲司徒冬十月辛丑以桓

沖都督荆江梁益寧交廣七州諸軍事荊州

刺史征西司馬謝玄爲兖州刺史監江北諸

軍王寅尚書令王彪之卒

三年春二月作新宮帝移居會稽土邸夏四月慕容垂陷襄陽六月大水秋七月辛巳帝入新宮

四年春正月辛酉大赦郡縣遭水旱者減租稅二月戊午苻堅使其子丕攻陷襄陽執梁州刺史朱序又陷順陽三月大疫壬戌詔曰校寇縱逸藩守傾沒疆場之虞事兼平日其內外衆官各悉心戮力以康庶事又年穀不登百姓多匱其詔御所供事從儉約九親俱

晉書

卷九

紀

九

給衆官廩俸權可減半凡諸役費自非軍國事要皆宜停省以周時務夏四月堅將韋鍾陷魏興太守吉抱死之五月堅將句難彭超陷盱眙六月大旱戊子征虜將軍謝玄及超難戰于淝川大破之

五年夏四月旱癸酉赦五歲刑以下五月大水以司徒謝安爲衛將軍與桓沖皆開府儀同三司六月甲子大赦丁卯以琅邪王道子

爲司徒秋九月癸未皇后王氏崩

六年春正月帝初率佛法立精舍於殿內引諸沙門以居之丁酉初置督選御史官夏六月庚子朔日食揚荊江三州大水己巳改制度減煩費損吏士員七百人冬十二月苻堅遣其將閭震寇竟陵襄陽太守桓石虔討擒之

七年秋八月癸卯大赦九月堅將都貴焚燒河北田穀略襄陽百姓而去

晉書

卷九

紀

十

八年春三月始興南康廬陵大水平地五丈丁巳大赦夏五月桓沖帥師伐苻堅獲其勝秋七月虜揚將軍郭治及堅將張崇戰于武當大敗之八月苻堅大舉入寇遣征討都督謝石冠軍將軍謝玄西中郎將桓伊等距之九月詔琅邪王道子錄尚書六條事冬十月苻堅弟融陷壽春乙亥諸將及苻堅戰于淝水大破之俘斬數萬計獲堅輿輦及雲母輿十一月庚申詔謝安勞旋師于金城十二月

將云肥水之捷
此處應有德華
集而不難知而
然紀實猶大綱
其事又散見附
玄朱序列年之

事傳後略之
入水史公手便
不齊依此法
處照錄與列傳
復不相照所以
筆力萬于千古

庚午大赦以謝石為尚書令開酒禁始增百
姓稅米口五石

九年春正月慕容垂自稱燕王龍驤將軍劉

牢之克譙城桓冲部將郭寶伐新城魏典上

庸三郡降之二月辛巳荊州刺史豈城公桓

冲卒三月以謝安為太保夏四月巳卯增置

太學生百人封張天錫為西平公使竟陵太

守趙統伐襄陽克之苻堅將姚萇背堅起兵

於北地自立為王國號秦六月癸丑朔崇德

晉書卷九

卷九

皇太后褚氏崩秋七月戊戌遣兼司璽高帝

王純之修謁洛陽五陵巳酉葬康獻皇后示

崇平陵九月辛卯謝玄攻張崇于鄆城克之

甲午加太保謝安大都督揚江荆司豫徐兗

青冀幽并梁益雍涼十五州諸軍事冬十月

辛亥朔日食乙丑大赦庚午堅將苻朗帥衆

來降十二月慕容冲僭即皇帝位于阿房

十年春正月甲午謁諸陵二月立國學蜀郡

太守任權斬堅將李平復取益州三月苻堅

清云安之出祖
曰直子畢攸遵
之此不特也
舊史書神異於
苻堅則其意顯
矣

國亂使使奉表請迎劉牢之及慕容垂戰于

黎陽王師敗績夏四月丙辰劉牢之與沛郡

太守周次及垂戰于五橋澤王師又敗績壬

戌太保謝安出鎮廣陵秋七月旱饑并皆竭

八月甲午大赦丁酉太保建昌公謝安卒庚

子以琅邪王道子為都督中外諸軍事是月

姚萇弑苻堅九月苻丕僭即皇帝位于晉陽

是歲乞伏國仁自稱大單于

十一年春正月慕容垂僭稱帝于中山慕容

晉書卷九

卷九

冲將許木末弑冲三月大赦夏四月代拓拔

珪始改稱魏姚萇取長安僭稱帝國號大秦

秋八月庚午封孔靖之為奉璽亭侯奉宣尼

祠冬十月慕容垂破苻丕於河東丕走東垣

揚威將軍馮該擊斬之傳旨京師甲申海西

公奕薨十一月丕將苻登僭即皇帝位于隴

東

十二月春正月丁未大赦夏四月戊辰尊帝

母李氏為皇太妃巳丑雨雹六月癸卯束帛

聘處士戴逵、龔玄之。秋八月辛巳，立皇子德宗爲皇太子。大赦。

十三年春正月，會稽內史康樂公謝玄卒。遣白紵綬。天子夏四月戊午，以朱序爲持節都督雍梁河中九郡諸軍事、雍州刺史。戊子，帝陽夏六月旱，乞伏國仁死。弟乾歸嗣，僞位隋號河南王。

十四年春正月癸亥，詔淮南所獲俘虜，付諸作部者，一皆散遣，男女自相配匹，賜百日粟。

晉書卷九

紀

主

其沒爲軍賞者，悉贖出之，以襄陽淮南僥沃地，各立一縣以居之。二月，呂光僭號三河王。

冬十二月乙巳，雨水冰。

十五年春正月，朱序破慕容永於太行。二月辛巳，以中書令王恭都督青兗幽并冀五州軍事。青兗二州刺史三月己酉朔，地震。戊辰，大赦。秋八月己丑，京師地震，有星孛于北斗。犯紫微，朱序攻翟遼于滑臺，大敗。張願來降。九月，以侍中王國寶爲中書令，俄兼中領軍。

冬十二月己未，地震。

十六年春正月庚申，改築太廟。夏六月，慕容承寇河南，太守楊佺期擊破之。

十七年春正月己巳朔，大赦。夏五月丁卯朔，日有食之。秋七月丁丑，太白晝見。至冬十月丁酉，復見。十一月癸酉，以黃門郎殷仲堪爲都督荆益梁三州諸軍事、荊州刺史。庚寅，徙封琅邪王。道子爲會稽王，封皇子德文爲琅邪王。

晉書卷九

紀

由

十八年春正月癸卯朔，地震。冬十月，姚萇死。子興嗣僞位。

十九年秋七月，荆徐大水，傷秋稼，遣使振卹之。八月己巳，尊皇太妃李氏爲皇太后。官曰崇訓，慕容垂擊慕容永於長子，斬之。冬十月，垂遣其子惡奴寇廩丘，東平太守韋簡及垂將尹國戰于平陸，簡死之。是歲，苻登爲姚興所殺。登子崇奔于湟中，僭稱皇帝。

二十年春二月，作宣太后廟。三月庚辰朔，日

之政未陵夷、小邦之亂已傾覆也、屬苻堅百

六之秋棄肥水之衆帝號爲武不亦優哉

帝紀第九

晉書九終

晉書

紀

七

帝紀第十

晉書十

三徑藏書

竟陵鍾

惺原評

構李蔣之翹剛定

錢唐朱東觀叅攷

安帝

在位二十二年
元興三義熙十四

隆安五

安皇帝諱德宗字同孝武帝太子也太元二

十一年九月孝武帝崩辛酉太子卽皇帝位

大赦癸亥以司徒會稽王道子爲太傅攝政

冬十月甲申葬孝武帝于隆平陵

隆安元年春正月己亥朔帝加元服改元增

晉書卷十

紀

一

二

文武位一等以左僕射王珣爲尚書令王國

寶爲左僕射二月呂光將禿髮烏孤自稱大

單于國號南涼甲寅尊皇太后李氏爲太皇

太后戊午立皇后王氏夏四月兖州刺史王

恭豫州刺史庾楷舉兵以討王國寶王緒爲

名中申殺國寶及緒以悅恭恭乃罷兵戊子

大赦

二年夏五月蘭汗弑慕容寶秋七月寶子盛

斬蘭汗僭稱長樂王攝天子位王恭庾楷及

荆州刺史殷仲堪廣州刺史桓玄南蠻校尉
楊佺期等舉兵反玄陷江州九月辛卯加太
傅會稽王道子黃鉞遣征虜將軍會稽王世
子元顯前將軍王珣右將軍謝琰討桓玄等
已亥破庾楷于牛渚乙巳桓玄大敗王師于
白石丙午道子屯中堂元顯守石頭已酉王
珣守北郊謝琰備宣陽門輔國將軍劉牢之
次新亭使子敬宣擊敗恭恭奔曲阿長塘湖
湖尉收送京師斬之於是遣太常殷茂喻仲

書卷十

紀二

堪及玄等走于尋陽冬十月丙子大赦
密盛僭即皇帝位壬午仲堪等盟于尋陽推
桓玄爲盟主十二月己丑魏王珪卽尊位年
號天興

三年春二月仇池公楊盛遣使稱藩三月己
卯追尊所生陳夫人爲德皇太后夏四月乙
未以元顯爲揚州刺史六月戊子以琅邪王
德文爲司徒慕容德昭青州遂僭卽皇帝位
于廣固冬十一月甲寅妖賊孫恩陷會稽殺

內史王凝之吳國內史桓謙臨海太守新蔡
王崇義興太守魏隱竝棄郡走吳興太守謝
遜永嘉太守司馬逸皆遇害遣衛將軍謝琰
輔國將軍劉牢之逆擊走之十二月桓玄襲
江陵殺殷仲堪楊佺期呂光立其子紹爲天
王自號太上皇是日光死呂纂弑紹而自立
是歲荆江大水平地三丈

四年春正月乙亥大赦二月己丑有星孛于
奎婁進至紫微三月慧星見詔桓玄都督荆

書卷十

紀三

江八州軍事荆江刺史夏四月地震孫恩寇
浹口五月己卯會稽內史謝琰爲恩所敗死
之恩轉寇臨海六月庚辰朔日有食之旱輔
國司馬劉裕破恩於南山恩將盧循陷廣
秋七月壬子太皇太后李氏崩丁卯大赦九
月癸丑地震冬十一月寧朔將軍高雅之及
孫恩戰於餘姚王師敗績詔以劉牢之都督
會稽五郡帥衆討恩走之元顯爲後將軍都
督揚豫等十六州諸軍事十二月戊寅有星

李于天市是歲河右諸郡奉李為秦涼二州牧涼公年號庚子

五年春二月丙子孫恩復寇浹口呂起弒昌纂以其兄隆僭即偽位三月甲寅衆星西流歷太微夏五月孫恩寇吳國內史袁山松死之沮渠蒙遜秋段業自號北涼州牧六月甲戌恩至丹徒乙亥内外戒嚴百官入居于省徵豫州刺史譙王尚之衛京師秋七月段興弒慕容盛盛叔父熙盡誅段氏因僭稱尊號

書卷十

紀 中

八月以劉裕為下邳太守討孫恩于鹿陵之郁州大破之冬十一月劉裕追恩至黃海鹽又破之俘斬以萬數是歲饑禁酒

元興元年春正月庚午朔加元顯征討大都督黃鉞以討桓玄因大赦改元二月丙午童戎服饒元顯於西池丁巳遣兼侍中齊王柔之以騎虞幡宣告荆江二州丁卯桓玄敗五師于姑孰譙王尚之齊王柔之並死之三月己巳元顯前鋒劉牢之叛降于玄辛未王師

敗績于新亭會稽王世子元顯東海王彥璋冠軍將軍毛泰游擊將軍毛遠並遇害壬申桓玄自為侍中丞相錄尚書事以桓謙為尚書僕射遷道子于安城玄俄又自稱太尉揚州牧總百揆以琅邪王德文為太宰臨海太守辛景擊孫恩斬之是月禿髮利鹿孤死弟儁桓嗣偽位秋八月呂隆降於姚興冬十月庚申會稽王道子為玄所害

書卷十

紀 革

癸巳朔日食秋八月玄又自為相國封楚王加九錫九月南陽太守庾仄起義兵為玄所敗冬十一月壬午玄遷帝于永安宮癸未移太廟神主于琅邪國十二月壬辰玄篡位以帝為平固王辛亥帝蒙塵于尋陽三年春二月帝在尋陽乙卯建武將軍劉裕帥沛國劉毅東海何無忌等舉義兵於京口丙辰俗斬桓修桓弘丁巳義師濟江三月戊午劉裕及桓謙戰于覆舟山大破之己未玄

陳云終漢源
全蜀終力
大年終款與道

衆潰走庚申劉裕留臺於石頭辛未桓玄
逼帝西上丙戌帝詔以陶暹於玄舊儀虛曠
令武陵王遵侯舊典承制總百官行事加侍
中餘如故并大赦謀反大逆已下惟桓玄一
祖之後不宥夏四月庚寅帝至江陵庚戌何
無忌等及玄兵戰于淪口大破之玄復逼帝
東下五月癸酉劉毅及桓玄戰於嶧嶧又
破之已卯帝復幸江陵辛巳別州別駕王康
產南郡太守王騰之奉帝居于南郡壬午督
護馬遷斬桓玄於新盤洲乘輿反正于江陵
戊寅奉神主入太廟閏月己丑玄故將桓振
陷江陵劉毅何無忌退守尋陽帝復蒙塵于
賊營六月益州刺史毛璩討僞梁州刺史桓
希明之秋七月戊申永安皇后何氏崩冬十
月盧循寇廣州刺史吳隱之爲循所敗執始
興相阮瞻之而還

義熙元年春正月帝在江陵南陽太守魯宗
之起義兵襲破襄陽已丑劉毅次于馬頭桓

振以帝屯江津辛卯宗之破振將溫楷于柞
溪進次紀南爲振所敗振武將軍劉道規擊
桓謙走之乘輿反正帝與琅邪王幸道規舟
戊戌詔曰朕以寡德夙纂洪緒不能緝熙遐
邇式遏姦宄逆臣桓玄乘釁肆亂乃誣罔天
人篡據極位朕躬播越淪胥荒裔宣皇之基
眇焉以墜賴鎮軍將軍裕忠武英斷誠寇終
古運謀機始貞賢協其契收淚普衆義士感
其心故霜戈一揮巨猾奔迸三率稜威大愍
投首而孽振猖狂嗣凶荆鄧幸天祚社稷義
旗載捷狡徒沮潰朕獲反正斯實宗廟之靈
勛王之勲豈朕一人獨享伊祐思與億兆幸
茲更始其大赦改元唯玄振一祖及同黨不
在原則賜百官爵二級鰥寡孤獨殺人五斛
大酺五日二月丁巳留臺備乘輿法駕迎帝
於江陵三月桓振復襲江陵建威將軍劉懷
肅與戰斬之甲午帝還建康乙未百官詣闕
請罪詔曰此非諸卿之過其還率職庚子以

琅邪王德文爲大司馬武陵王遵爲太保加
劉裕爲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夏四月劉裕
旋鎮京口秋九月慕容德宛兄子超嗣僞位
是歲涼李昌遣使奉表稱藩

二年冬十月論匡復之功封劉裕爲豫章郡
公劉毅南平郡公何無忌安成郡公自餘封
賞各有差

三年春二月己酉劉裕來朝授東陽太守殷
仲文及桓冲孫胤夷其族夏六月姚興將赫

晉書

卷十

紀

人

連勃勃僭稱天王于朔方國號夏秋七月戊
戌朔日食高雲獨跋弒其主慕容熙雲僭卽
帝位

四年春正月甲辰以琅邪王德文領司徒劉
裕爲揚州刺史錄尚書事庚申太保武陵王
遵卒

五年春正月辛卯大赦戊戌尋陽地震三月
恒山崩劉裕帥師伐慕容超夏六月丙寅震
于太廟劉裕大破慕容超于臨朐秋七月姚

興將乞伏乾歸僭稱西秦王於苑川九月戊
辰離班弒高雲雲將馮跋攻班殺之馮僭卽
王位仍號燕冬十月拓跋紹弒其主珽珽子
嗣討紹殺之而自立

六年春二月丁亥劉裕攻慕容超克之齊地
悉平是月盧循寇江州三月壬申刺史何無
忌及循戰于豫章死之夏四月青州刺史諸
葛長民兗州刺史劉藩并州刺史劉道憐乃
入衛京師五月劉毅及循戰于桑落洲王師

晉書

卷十

紀

九

敗績尚書左僕射孟昶懼自殺己未大赦乙
丑循進逼建康至淮口內外戒嚴大司馬琅
邪王德文次中皇堂劉裕次石頭淮口築祖
浦壘圍廷尉三壘以拒之秋七月庚申盧循
遁走冬十二月壬辰劉裕破盧循于豫章
七年春三月加劉裕爲太尉中書監夏四月
盧循走交州刺史杜慧度斬之
八年春三月甲寅山陰地陷四尺有聲如雷
夏四月以劉毅都督荆寧秦雍軍事五月乞

引大如云根文
二黨成十同心
無功等義無
如月然南燕
及及君諸此
賦下而安帝
受獻東堂矣

伏公府弒乞伏乾歸乾歸子熾盤謀公府僭
即僞位八月皇后王氏崩已卯劉裕害兖州
刺史劉藩尚書左僕射謝混庚辰裕矯詔下
劉毅罪狀已丑裕帥師討毅陷江陵城殺自
殺冬十一月沮渠蒙遜僭號河西王十二月
遣益州刺史朱齡石帥師伐蜀分荊州十郡
置湘州是歲廬陵南康地四震
九年春三月丙寅劉裕害前將軍諸葛長民
及其弟黎民從弟秀之秋七月朱齡石克成
都斬譙縱益州平
十年春三月戊寅地震夏六月乞伏熾盤帥
師伐禿髮儁犢滅之秋九月丁巳朔日食
十一年春正月荊州刺史司馬休之雍州刺
史魯宗之並舉兵討於劉裕裕帥師擊之詔
加裕黃鉞領荊州庚午大赦三月壬午劉裕
及休之戰于江津休之敗奔襄陽夏五月甲
申彗星二見論平蜀功封劉裕子義隆彭城
公朱齡石豐城公已酉霍山崩山銅鍾六枚

秋七月丙戌京師大水壞太廟辛亥晦日有
食之九月已亥大赦
十二年春二月姚興死子泓嗣加劉裕中外
大都督秋八月裕帥衆伐姚泓丙午大赦冬
十月丙寅泓將姚光以洛陽降已丑遣兼司
空高密王恢之修謁五陵
十三年春正月甲戌朔日有食之二月涼公
李嵩卒子歆嗣三月龍驤將軍王鎮惡大破
泓將姚紹于潼關秋七月劉裕克長安執姚
晉書卷十
泓收其葬器歸諸京師
十四年春正月辛巳大赦青州刺史沈田子
害王鎮惡于長安夏六月劉裕爲相國進封
宋公冬十一月赫連勃勃大敗王師于青泥
北雍州刺史朱齡石焚長安宮殿奔于潼關
尋又大潰齡石死之十二月戊寅帝崩葬休
平陵帝不慧自少及長口不能言雖寒暑之
變無以辨也凡所動止皆非已出故桓玄之
篡因此獲全及劉裕之將爲禪代也以識云

劉永強臣等王
敬啟事

昌明之後有二帝，乃使中書侍郎王綽之、
陳曉帝而立琅邪王德文，德文時在帝側，不
得問，會有疾，居外，部之伺之，以故永繼帝，遂
蒙試于東堂，因立德文以應二帝云。

恭帝 在位二年 改元一 元熙二

張天知云：廢主之試治者，首罪劉裕。
劉裕以爲其惡，其於元熙二年，安魏子山
陽，于陳留，然安恭之世，凡爲晉臣
不關有能爲其臣者，未可辱，亦不
其孫思止，海從死，而晉室告亡，惟開
仇男成死，不忍負而晉室告亡，惟開
史言高秋，劉裕流建康，無復存其

中國
者典

恭帝諱德文字同安帝母弟也，初封琅邪王。
桓玄篡位，降爲石陽縣公，與安帝俱居琅陽。
及玄敗，隨至江陵，玄死，桓振奄至，躍馬奮戈，
直至階下，瞋目謂安帝曰：「臣門戶何負國家，
而屠滅若是？」帝乃下牀，謂振曰：「此豈我兄弟
意邪？」振乃下馬致拜，振平，復爲琅邪王，又領
徐州刺史，尋拜大司馬，領司徒，加殊禮，劉裕
之北征也，帝上疏請帥所莅，啓行戎路，修敬

晉書卷之四
可爲通供然僅
外後舉不達快
不勝其如願宗
室何

山陵，朝廷從之，乃與裕俱發，及姚泓滅，歸于
京都，義熙十四年十二月戊寅，安帝崩，劉裕
矯稱詔，立琅邪王，是日即帝位，大赦。

元熙元年春正月壬辰朔，改元以山陵未厝，
不朝會，立皇后褚氏，甲午，徵劉裕還朝，戊戌

有星孛于太微，西藩庚申葬安皇帝于休平

陵，以劉道憐爲司空，秋七月，劉裕進爵爲王，

八月移鎮壽陽，以劉懷慎爲北徐州刺史，鎮

彭城，九月，劉裕自解揚州，冬十月乙酉，裕以

其子義真爲揚州刺史，十一月丁亥朔，日有

食之，十二月辛卯，裕加殊禮。

二年夏四月，長星出，竟天，六月壬戌，劉裕至

于京師，傅亮承裕密旨，誡帝禪位，草詔請帝

書之，帝欣然謂左右曰：「晉氏久已失之，今復

何恨？」乃書赤紙爲詔，甲子，遂遜于琅邪，策劉

裕以帝爲零陵王，以兵守之，居于休陵，行晉

正朔，車旗服色一如其舊，有其文而不備其

禮，帝自是之後，深慮禍機，裕后嘗在帝側，飲

陳云欣然等
不覺一死他日
齊秋陰且減
其類夫復何任

樂云文致機統
舉制可擬

食所資皆出褚后故宋人莫得伺其隙宋永
初二年九月丁丑裕使后兄叔度請后有問
兵人踰垣而入帝遂遇弑謹恭皇帝冬十一
月辛亥葬沖平陵帝幼性頗忍急及在藩曾
令善射者射馬爲戲既而有人云馬者國姓
而自殺之不祥之甚帝亦悟悔之其後深信
浮屠道鑄貨千萬造丈六金像親於瓦官寺
迎之步從十許里及被弑兵人進擊于帝帝
不肯飲曰佛教自殺者不復得人身兵人乃
以被掩殺之其亦惑溺如此

始元帝以丁丑歲稱晉王置宗廟使郭璞筮
之云享二百年自丁丑至禪代之歲年在庚
申爲一百四歲然丁丑始係西晉庚申終人
宋年所餘惟一百有二歲耳璞蓋以百二之
劫促故婉而倒之爲二百也

史臣曰安帝卽位之辰鍾無妄之日道子元
顯竝傾朝政主昏臣亂未有不如斯亡者也
雖有手握戎麾心存舊國迴首無良忽焉蕭

蔣云悲秋一第
離離以之嘆
載此復以之嘆
亡國樹樹深枯
蕭有自難終遠

散於是桓玄乘機勢踰颺指六師咸泯隻馬
徂遷是以宋高非典午之臣孫恩豈金行之
寇若乃世遇顛覆則恭皇斯甚於越之民詎
燠丹穴會稽之侶寧歎入臣去皇屋而歸來
灑升書而不恨夫五運攸革三微數盡猶高
秋彫候理之自然觀其掛落人有爲之流連
者也

蔣云讀晉史三追帝紀令人可憤惠帝與
簡文孝武三紀令人可笑懷愍安恭四帝
紀令人可憐夫事至可憐則愍矣雖曰牛
馬後事本不相及然其可笑可憐者未
有不從可憤中之所致也司馬懿父子在
魏好雄如此不意義熙間亦復有加懿如
師昭者出乎一部二十一年史純是厚報
顯之理同可畏哉然其間史之優劣全係
秋望晉安恭紀之佳者亦惡矣

帝紀第十

晉書十終

志第一

晉書十一

三徑

范曄鍾 惺原評

楊李蔣之翹剛定 上虞陳美發參校

天文上

將云諸史志天文惟晉隋者較焉此
而前之志是也惟一部天官掌故此
可謂之志也志掌故也即自天官掌故亦
至日兩家復有漢之史已與雷同豈
志此志而國體一論史志本所無者
錄此志惟天體一論史志本所無者
晉書之志者錄之

晉書

卷十一

志

一

古言天者三家，一曰蓋天，二曰宣夜，三曰渾天。漢靈帝時蔡邕于朔方上書言宣夜之學絕無師法，周髀術數具存，考驗天狀多所違失。惟渾天近得其情，今史官候臺所用銅儀則其法也。立八尺圓體而具天地之形，以正黃道。占察發歛以行日月以步五緯，精微深妙，百代不易之道也。官有其器而無本書，前志亦闕。蔡邕所謂周髀者，即蓋天之說也。其本庖犧氏立周天歷，受其所傳，則周公受於

將云數術記遺
注蔡邕曰周髀
者周公作也周
髀又為相髀矣

義古人命名
與此

又云新理
既于此則字一

殷商周人志之，故曰周髀。髀，股也。股者表也。其言天以蓋笠，地法覆槃，天地各中高外下。北極之下，為天地之中，其地最高，而滂沱四隤，三光隱映，以為晝夜。天中高於外衡，冬至日之所在，在六萬里，北極下地，高於外衡，下地亦六萬里，外衡高於北極下地二萬里，天地隆高相從，日去地恒八萬里，日麗天而平轉，分冬夏之間，日前行道為七衡六間，每衡周經里數，各候算術，用句股里差推晷影極游，以為遠近之數，皆得於表股者也。故曰周髀。周髀術經云，數之法出于圓方，圓出于方，方出于矩，矩出于九，九出于八，八出于七，七出于六，六出于五，五出于四，四出于三，三出于二，二出于一，一出于無。而三股修，四徑，五既方之外，半其一，矩是為三，此數之所生也。治天又周髀家云，天圓如張蓋，地方如棋局，天旁轉如推磨而左行，日月右行，隨天左轉，故日月實東行，而天牽之以西沒，譬之於蟻行磨石之上，磨左旋而蟻右去，磨疾而蟻遲，故不得不隨磨以左迴焉。天形南高而北下，日出高故見，日入下故不

見天之居如倚蓋故極在人北是其證也極在天之中而今在人北所以知天之形如倚蓋也日朝出陽中暮入陰中陰氣暗冥故沒不見也夏時陽氣多陰氣少陽氣光明與日同輝故日出即見無蔽之者故夏日長也冬

書

卷十一

誌

年

若○然○也○譬○之○旁○望○遠○道○之○黃○山○而○皆○青○俯○察○千○仞○之○深○谷○而○窈○黑○夫○青○非○真○色○而○黑○非○有○體○也○日○月○衆○星○自○然○浮○生○虛○空○之○中○其○行○其○止○皆○須○氣○焉○是○以○七○曜○或○逝○或○住○或○順○或○逆○伏○見○無○常○進○退○不○同○由○乎○無○所○根○繫○故○各○異○也○故○辰○極○常○居○其○所○而○北○斗○不○與○衆○星○同○沒○也○攝○提○填○星○皆○東○行○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遲○疾○任○情○其○無○所○繫○著○可○知○矣○若○綴○附○天○體○不○得○爾○也○成○帝○咸○康○中○會稽虞喜因宣夜

書云所當須作
對天之北而

之說作安天論以爲天高窮於無窮地深測於不測天確乎在上有常安之形地魄焉在下有居靜之體常相覆日月方則俱方圓則俱圓無方圓不同之義也其光曜布列各自運行滿江海之有潮汐萬品之有行藏也丹陽

書

卷十一

誌

四

際周接四海之末浮于元氣之上譬如覆盆以抑水而不沒者氣充其中故也日繞辰極沒西而還東不出入地中天之有極猶蓋之有斗也天北下於地三十度極之傾在地卯酉之北亦三十度人在卯酉之南十餘萬里故斗極之下不爲地中當對天地卯酉之位耳日行黃道繞極極北去黃道百一十五度南去黃道六十七度二至之所舍以爲長短也吳太常姚信造昕天論云人爲蠶蟲形最

南
下
有
星
之
軒

孫
云
較
前
一
分
多
少
之
論
大
致

似天、今人顧前多臨胸、而項不能覆背、近取諸身、故知天之體、南低入地、北則偏高、又冬至極低、而天運近南、故日去人遠、而斗去人近、北天氣至、故冰寒也、夏至極起、而天運近北、日去人近、而斗去人遠、南天氣至、故蒸熱也、極之立時、日行地中淺、故夜短、天去地高、故晝長也、極之低時、日行地中深、故夜長、天去地下淺、故晝短也、是虞喜虞華姚信、皆好奇徇異之說、非極數談天者也、至於渾天理

書

卷十一

志

五

渾天作銅儀形
蓋一殿欽次
有誤無意法
然自是二篇小

耳、今日西轉不復見、是火滅之類也、故葛洪釋之曰、渾天儀注云、天如雞子、地如雞中黃、孤居於天內、天大而地小、天表裏有水、天地各乘氣而立、載水而行、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之度之一、又中分之、則半覆地上、半繞地、故二十八宿、半見半隱、天轉如車轂之運也、諸論天者雖多、然精於陰陽者、引平子陸公紀之徒、咸以為推步七曜之道、度歷象昏明之證、候授以四八之氣、考以漏刻之分、占

書

卷十一

志

六

水浮天而載地者也。又易曰：時乘六龍，夫易
變稱龍，龍者居水之物，以喻天、天陽物也。又
出入水中，與龍相似，故以龍比也。聖人仰觀
俯察，審其如此，故晉卦坤下離上，以證日出
於地也。又明夷之卦離下坤上，以證日入於
地也。需卦乾下坎上，此亦天入水中之象也。
天爲金，金水相生之物也。天出入水中，當有
何損而謂爲不可乎？故桓君山曰：春分日出
卯入酉，此乃人之卯酉。天之卯酉，常值斗極

晉書卷十一

志

七

爲天中，今視之乃在北，不正在人上，而春秋
分時，日出入乃在斗極之南，若如磨右轉，則
北方道遠，而南方道近，晝夜漏刻之數不應
等也。後奏事待報，坐西廊廡下，以寒故暴背，
有頃日光出去，不復暴背，君山乃告信蓋天
者曰：天若如推磨右轉，而日西行者，其光景
當照此廊下，稍而東耳，不當拔出去，拔出去
是應渾天法也。渾爲天之真形，於是可知矣。
然則天出入水中，無復疑矣。又今視諸星出

於東者，初但去地小許耳，漸而西行，先經人
上，後遂西轉而下焉，不旁旋也。其先在西之
星，亦稍下而沒，無北轉者，日之出入亦然。若
謂天磨右轉者，日之出入亦然。衆星日月宜
隨天而迴，初在於東，次經於南，次到於西，次
及於北，而復還於東，不應橫過去也。今日出
於東，冉冉轉上，及其入西，亦復漸漸稍下，都
不繞邊北去，了了如此。王生必固謂爲不然
者疏矣。今日徑千里，圍周三千里，中足以當

晉書卷十一

志

八

小星之數十也。若日以轉達之故，但當光曜
不能復來照及人耳，宜猶望見其體，不應都
失其所在也。日光既盛，其體又大於星多矣。
今見極北之小星，而不見日之在北者，明其
不北行也。若日以轉達之故，不復可見，其北
人之間，應當稍小，而日方入之時乃更大，此
非轉達之徵也。王生以火炬喻日，吾亦將借
子之矛，以刺子之楯焉。把火之去人轉達，其
光轉微，而日月自出至入，不斷小也。王生以

火喻之謬矣、

志第一

晉書

卷十一

志

九

晉書十一

志第二

晉書十二

三程

竟陵鍾惺原評

稿李蔣之翹刪定

雲間李沾叅校

天文中

天受

將云天裂則有青黃赤黑黃赤十餘丈明光黑光亦曰天裂天

惠帝元康二年二月天西北大裂按劉向說天裂陽不足地動陰有餘是時人主昏替如

后專制

晉書卷十二

太安二年八月庚午天中裂為二有聲如雷

晉書卷十二

者三君道虧而臣下專僭之象也

元帝太興二年八月戊戌天鳴東南有聲如風水相薄京房易妖占曰天有聲人主憂

三年十月壬辰天又鳴甲午止其後王敦入

石頭王師敗績

日錄

史記卷三十三

魏文帝黃初二年六月戊辰晦日有食之有

司奏免太尉詔曰災異之作以譴元首而歸過股肱豈禹湯罪已之義乎其令百官各虔

厥職後有天地青勿復効三公

魏明帝太和初太史令許芝奏日應蝕與本

尉於靈星祈禱帝曰蓋聞人主政有不德則

天懼之以災異所以謹告吾使得自修也故

日月薄蝕明治道有不當者朕卽位以來既

不能光明先帝聖德而施化有不合於皇神

故上天有以寤之宜勅政自修有以報於神

明天之於人猶父之於子未有父欲有責其

子而可獻盛饌以求免也今外欲遣上公與

晉書卷十二 志二

太史令俱禳祠之於義未聞也群公卿士大

夫其各勉修厥職有可以補朕不逮者各封

上之

高貴鄉公甘露五年正月乙酉朔日蝕京房

易占曰日蝕乙酉君弱臣強司馬將兵反征

其王五月有成濟之變

穆帝升平四年八月辛丑朔日蝕幾既在角

凡蝕淺者禍淺深者禍大角爲天門人主惡

之明年而帝崩

安帝義熙三年至恭帝元熙元年凡五日蝕
日從上始皆爲革命之徵

輝禋

惠帝元康九年正月日中有若飛燕者數日

乃消王隱以爲愍懷廢死之徵

懷帝永嘉元年十一月乙亥黃黑氣掩日所

照皆黃按河圖占曰日薄也其說曰凡日蝕

皆於朔晦有不於朔晦者爲日薄雖非日月

同宿時陰氣盛掩日光也占類日蝕

晉書卷十二 志三

愍帝建興二年正月辛未辰時日隕于地又

有三日相承出於西方而東行五年正月

庚子三日並照虹蜺彌天日有重暈左右兩

珥占曰白虹兵氣也三四五六日俱出並爭

天下兵作丁巳亦如其數又曰三日並出不

過三句諸侯爭爲帝日重暈天下有立王暈

而珥天下有立侯故陳卓曰當有大虞天下

共三分乎三月而江東改元爲建武劉聰李

雄亦跨曹劉疆宇於是兵連累葉

月變

安帝隆安五年三月甲子月生齒占曰月生齒天子有賊臣群下自相殘桓玄篡逆之徵也

義熙九年十二月辛卯朔月猶見東方是謂之仄匿則侯王其肅蔣云仄匿亦謂之胸臆也仄匿猶藏不進是時劉裕輔政威刑自己仄匿之應云月奄犯五緯

元帝太興三年十二月己未太白入月在斗

書卷十二 志 申

郭璞曰月屬坎陰府法象也太白金行而犯之○再○云○似○占○似○據○抄○天意若曰刑理失中自毀其法

孝武太元十二年二月戊寅熒惑八月占曰有亂臣死若有相戮者一曰女親為政天下亂是時琅邪王輔政王妃從兄國寶以姻昵受寵又陳郡人袁悅昧私苟進交遷至相扇揚朋黨十二年帝殺悅於市於是至相有隙亂階興矣五星聚會

惠帝元康三年填星歲星太白三星聚于畢昂占曰為兵喪畢昂趙地也後賈后陷殺太子趙王廢后又殺之斬張華裴頠遂篡位廢帝為太上皇天下從此遘亂連禍

永寧二年十一月熒惑太白闕于虛危占曰大兵起破軍殺將虛危又齊分也十二月熒惑襲太白于營室占曰天下兵起亡君之戒一曰易相初齊王問之京都因留輔政遂舉傲無君是月成都河間檄長沙王又討之問書卷十二 志 平

又交戰攻焚宮闕同兵敗夷滅又殺其兄上軍將軍實以下二十餘人太安二年成都又攻長沙於是公私饑困百姓力屈

懷帝永嘉六年七月熒惑歲星太白聚牛女之間徘徊進退案占曰牛女揚州分是後兩都傾覆而元帝中興揚土

建武元年五月癸未太白熒惑合於東井占曰金火合曰燦為喪是時愍帝蒙塵于平陽七月崩于寇庭

安帝義熙十一年十月癸巳熒惑入太微犯西蕃上將仍順行至左掖門內留二十日乃逆行至恭帝元熙元年三月五日出西蕃上將西三尺許又順還入太微時填星在太微熒惑繞填星成鉤已其年四月丙戌從端門出占曰熒惑與填星鉤已天庭天下更紀十二月帝母弟琅邪王踐阼明年禪于宋

志第二

晉書十二

晉書十二

志

六

志第三

晉書十三

三徑藏書

竟陵鍾

惺原評

檇李蔣之翹剛定

關西王微恭校

天文下

月五星犯列舍

經星變問見

吳赤烏十三年夏五月日北至熒惑逆行入南斗秋七月犯魁第三星而東漢晉春秋云逆行案占熒惑入南斗三月吳王死一曰熒惑逆行其地有死君太和二年權薨是其應也故國志書於吳是時王凌謀立楚王彪謂斗中有星當有暴貴者以問知星人浩詳詳疑有故欲悅其意不言吳有死喪而言淮南楚分吳楚同占當有王者興故凌計遂定武帝咸寧四年九月太白當見不見占曰是謂失令不有破軍必有亡國是時羊祜表求伐吳上許之五年十一月兵出太白始夕見西方太康元年三月大破吳軍孫皓而縛請罪吳國遂亡

惠帝永寧元年自正月至于閏月五星互經天縱橫無常星傳曰日陽君道也星陰臣道也日出則星亡臣不得專也晝而星見於上者為經天其占為不臣為更王今五星悉經天天變所未有也石氏說曰辰星晝見其國不亡則大亂是後台鼎方伯互執大權二帝流亡遂至六夷更王迭據華夏亦載籍所未有也

懷帝永嘉元年十二月丁亥星流震散按劉

向說天官列宿在位之象其眾小星無名者眾庶之類此百官眾庶將流散之象也是後天下大亂百官萬姓流移轉死矣

三年正月庚子熒惑犯紫微占曰當有野死之王又為火燒宮是時太史令高堂沖奏乘輿宜遷幸不然必無洛陽五年六月劉曜王彌入京都焚燒宮廟執帝歸平陽三年熒星久守南斗占曰填星所居久者其國有福是時安東將軍琅邪王始有揚土其年十一月

前云熒惑天孫也
熒惑野而實權
然其對經之思
可經

地動陳卓以為是地動應也

康帝建元三年歲星犯天關安西將軍庾翼與兄冰書曰歲星犯天關占云關梁當澀比來江東無他故江道亦不艱難而石虎頻年再閉關不通信使此復是天公憤憤無皂白之徵也

妖星客星

魏明帝青龍四年十月甲申有星孛于大辰長三尺乙酉又孛于東方十一月己亥彗星

見犯宦者天紀星占曰大辰為天王天下有喪劉向五紀論曰春秋星孛于東方不言宿者不加宿也宦者在天市為中外有兵天紀為地震孛彗主兵喪

高貴鄉公正元元年十一月白氣出南斗側廣數丈長竟天王肅曰蚩尤之旗也東南其有亂乎二年正月有彗星見於吳楚分西北竟天鎮東大將軍毋丘儉等據淮南叛景帝討平之案占蚩尤旗見王者征伐四方自後

又征淮南、西平、巴蜀，是歲吳主孫亮五鳳元年也。斗牛吳越分，案占吳有兵喪，除舊布新之象也。太平三年孫綝盛兵園宮，廢亮爲會稽王，故國志又書於吳也。淮南江東同揚州地，故于時變見吳楚之分，則魏之淮南多與吳同災，是以毋丘儉以亭爲已應，遂起兵而敗。後三年，卽魏甘露二年，諸葛誕又反淮南，吳遣將救之，及城陷，誕衆與吳兵死沒各數萬人，猶前長星之應也。

書

卷十三

志

四

安帝元興元年十月有客星色白如粉絮，在太微西，至十二月入太微，占曰：兵入天子庭，二年十二月桓玄篡位，放遷帝后於尋陽，以永安何皇后爲零陵君。三年二月劉裕盡誅桓氏。

義熙十四年五月庚子有星孛于北斗魁中，七月癸亥彗星出太微西柄起上相星下芒，漸長至十餘丈，進埽北斗紫微中台，占曰：彗出太微社稷亡，天下易王人，北斗紫微帝宮。

空十四年劉裕還彭城，受宋公十二月帝崩，星流隕。

武帝泰始四年七月星隕如雨，皆西流，占曰：星隕爲百姓叛，西流，吳人歸晉之象也。二年吳夏口督孫秀率部曲二千餘人來降。

惠帝元康四年九月甲午，枉矢東北行，竟天，太安二年十一月辛巳有星畫隕中天，北下，光變白，有聲如雷，案占名曰營首，營首所在下有大批流血，明年劉石攻略并州多所殘。

書

卷十三

志

五

滅王浚起燕代，引鮮卑攻掠鄴中，百姓塗地，有聲如雷，怒之象也。

元帝永昌元年七月甲午有流星大如紫，長百餘丈，青赤色，從西方來，尾分爲百餘岐，或散，時王敦之亂，百姓流亡之應也。

雲氣

惠帝永興元年十二月壬寅夜有赤氣亘天，砰隱有聲。二年十月丁丑赤氣見北方，東西竟天，占曰：竝爲大兵，砰隱有聲，怒之象也。

是後四海雲擾九服交兵

志第三

晉書十三

晉書

六

志第四

晉書十四

三

竟陵鍾 惺原評

稿李蔣之翹刪定
黃岡何閔中恭校

地理上

昔者元胎無象太素流形對越在天以為元

晉書

卷十四

志

一

首則記所謂冬居管窠夏居柑巢類說文聚薪以飲血茹毛未有麻絲者也及燧人鑽火
庖犧出震風宗下武炎胤昌基畫野無間其
歸一揆黃帝則東海南江登空躡岱至於崑
峯振鐸風山訪道存諸汗竹不可厚誣高陽
任地依神帝嚳順天行義東踰蟠木西濟流
沙北至幽陵南撫交趾日月所經舟車所至
莫匪王臣不踰茲域帝堯時禹平水土以為
九州虞舜登庸厥功彌劭表提類而分區宗

判山河而考疆域、冀北創并部之名、燕齊起
幽營之號、則書所謂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
山者也、夏功在于唐堯、殷因無所損益、周武
克商、自豐祖鎬、至成王時、改作禹貢、徐梁入
於青雍、冀野析於幽并、職方掌天下之土、以
周厥利、保章辯九州之暨、皆有分星、東南曰
揚州、正南曰荊州、河南曰豫州、正東曰青州
河東曰兗州、正西曰雍州、東北曰幽州、河內
曰冀州、正北曰并州、始皇初并天下、懲忒戰

晉書

卷十四

志

二

國、削罷列侯、分天下為三十六郡、三川河東
南陽南郡九江都郡會稽潁川陽郡泗水薛
郡東郡琅邪齊郡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
東代郡鉅鹿邯鄲上黨太原雲中九原雁門
上郡隴西北地漢中巴郡蜀郡黔中長沙凡
三十五郡與內史為三十六郡也 於是興師
踰江、平取百越、又置閩中南海桂林象郡凡
四十郡、郡一守焉、其地則西臨洮而北沙漠
東縈西帶、皆臨大海、漢祖龍興、革秦之弊、分

將云冀州郡仍
舊名故其
建武制不廢舊

內史為三部、更置郡國二十有三、桂陽江夏
豫章河內魏郡東海楚國平原梁國定襄秦
山汝南淮陽千乘東萊燕國清河信都常山
中山渤海廣漢涿郡合二十三也、三內史者
河上渭南中地也、地理志曰高祖增二十六
武帝改河上渭南中地以為京兆尹、趙扶風
是為三輔也、文增厥九、廣平城陽臨川、濟南
膠西膠東河間臨江衛山武帝改衛山曰六
安、景加其四、濟北濟陰山陽北海也、宣政濟

晉書

卷十四

志

三

北曰東平 武帝開越攘胡、初置十七、南海蒼
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崖儋耳九郡
平西南夷置犍牁牂牁越嶲牁陵益州
六郡西置武都郡又分立零陵郡合十七郡
拓土分疆、又增十四、弘農臨淮西河朔方泗
東陳留安定天水玄菟樂浪廣陵敦煌武威
張掖 昭帝少事、又增其一、金城也 至平帝元
始二年、凡新置郡國七十有一、與秦四十、合
一百一十有一、改雍曰涼、改梁曰益、又置徐

州復夏舊號南置交趾北有朔方凡爲十三部涼益荆揚青豫兗徐幽并冀十一州交趾朔方二刺史合十三部光武投戈之歲在彫耗之辰郡國蕭條并省者八城陽潁川高唐膠東六安真定泗水廣陽建武十一年省州收復爲刺史員十三人各掌一州明帝置一承昌也章帝置二任城吳郡和順改作其名有九和置清北廣陽順改淮陽爲陳改楚爲彭城濟東爲東平臨淮爲下邳千乘爲樂安信都爲安平天水爲漢陽省朔方刺史合之於司隸凡十三部其與西漢不同者司隸按尉都郡治河南朔方隸於并部而郡國百有八焉省前漢八分置五改舊名七因舊九十六少前漢三也恒靈頗增於前後置六郡相高陽高涼博陵靈南安都陽鹿陵魏武定霸三方隴立生靈版蕩關洛荒蕪所置者十二新興樂平西平新平略陽陰平帶方燕樂陳留武南郡襄陽所省者七上郡朔方五原雲

中定襄漁陽盧江而文帝置七朝歌陽平上陽魏興新城襄陽安豐明及少帝增二明上庸也少平陽也得漢郡者五十四焉蜀先主於漢建安之間初置郡九巴東巴西梓潼江陽汶山漢嘉朱提宕渠涪陵後主增二雲南興古得漢郡者十有一焉吳大帝初置郡五臨賀武昌珠崖新安廣陵南郡少帝景帝各四少臨川臨衡陽湘東景天門建安建平合浦北部歸命侯亦置十有二郡始安始興郁陵安成新昌武平九德吳興東陽桂林樂陽宜都得漢郡者十有八焉晉武帝太康元年既平孫氏凡增置郡國二十有三樂陽上洛頓丘陽淮東宛樂城汝陰長廣廣寧昌黎新野隨郡陰平襄陽毗陵宜城南康晉安寧蒲始平略陽襄平南平省司隸置司州別立梁秦寧平四州仍吳之廣州凡十九州司隸宛豫荆徐揚青幽平并雍涼秦梁益寧交廣州郡國一百七十三仍吳所置二十五仍蜀新

薄云此雖唐
人筆迹其六
朝名手張敬
中不若今人
外填塞

置十一仍舊所置二十一仍漢舊九十二置

二十三以爲冠帶之國盡有殷周之士若乃

敦龐於天地之始昭晰於犧農之世用長黎

元未爭疆場而玉環偕矢夷蜚風駕南暈表

貺東風入律光乎上德奚遑弗臻然則星象

麗天山河紀地端披裁其弘敞峭西川其都

邑仰觀俯察萬物攸歸是以洛汭咸陽宛然

秦漢晉漢河西同知堯禹于茲新邑宅是鎬

京五尺童子皆能口誦者史官弗之書也昔

庖犧氏生於成紀而爲天子都於陳神農氏

都陳而別營于曲阜黃帝生於壽丘而都於

涿鹿少昊始自窮桑而遷都曲阜顓頊始自

窮桑而徙邑商丘高辛既號建都于亳孫卿

子曰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不臨深谿不知

地之厚也大哉坤泉萬物資生載昆華而不

墜傾河海而寧泄考卜惟王乘飛駐軫睨嶂

山而瞻勸覽會洪以爲說時逢稽浸道接陵

夷平王東遷星離豆剖當塗取寓瓜分附立

世祖武皇帝接千祀之餘當八堯之禪先王
桑梓馨宇來歸斯固可得而言者矣惠皇不
虞中州盡棄永嘉南渡綸行建鄴九分天下
而有二焉

晉文帝爲晉王命裴秀等建立五等之制惟
安平郡公乎邑萬戶制度如魏諸王其餘縣
公邑千八百戶地方七十五里大國侯邑千
六百戶地方七十里次國侯邑千四百戶地
方六十五里大國伯邑千二百戶地方六十

里次國伯邑千戶地方五十五里大國子邑
八百戶地方五十里次國子邑六百戶地方
四十五里男邑四百戶地方四十里
武帝泰始元年封諸王以郡爲國邑二萬戶
爲大國置上中下三軍兵五千人邑萬戶爲
次國置上軍下軍兵三千人五千戶爲小國
置一軍兵千五百人王不之國官於京師罷
五等之制公侯邑萬戶以上爲大國五千戶
以上爲次國不滿五千戶爲小國太康元年

漢元帝包九
州縣名同縣制

平吳大凡戶二百四十五萬九千八百四十
口一千六百一十六萬三千八百六十三而
江左諸國並三分食一元帝渡江太興元年
始制九分食一

司州按禹貢豫州地及漢武帝初置司隸校
尉所部三輔三河諸郡其界西得雍州之京
兆馮翊扶風三郡北得冀州之河東河內二
郡東得豫州之弘農河南二郡郡凡七位望
降于牧伯銀印青綬及光武都洛陽司隸所

部與前漢不異魏即都漢宮司隸所部河南
河東河內弘農并冀州之平陽合五郡置司
州晉乃以三輔還屬雍州分河南立熒陽分
雍州之京兆立上洛廢東郡立頓丘遂定名
司州以司隸校尉統之州統郡一十二縣一
百永嘉之後淪於劉石元帝渡江亦僑置司
州非本所也中原州郡江左皆僑置之
兖州按禹貢濟河地舜置十二牧則其一也
周禮河東曰兖州春秋元命包云五星流爲

而山川形勢
與古俗無不
括此漢迄所
者得此遂安
衛縣制

兖州充○瑞也○信也○又云蓋取兖水以名焉漢
武帝置十三州以舊名爲兖州自此不改州
統郡國八縣五十六惠帝末遂沒于石勒

豫州按禹貢爲荆河地周禮河南曰豫州豫
者舒也言稟中和之氣性理安舒也春秋元
命包云鈞鈴星別爲豫州地界西自華山東
至于淮北自濟南界荆山秦兼天下以爲三
川河東南陽潁川碭泗水陸七郡漢武帝置
十三州豫州舊名不改州統郡國十縣八十

五永嘉之亂淪沒于石氏
冀州按禹貢周禮並爲河內之地共十二牧
之一也春秋元命包云昴畢放爲冀州分爲
趙國其地有險有易帝王所都亂則冀安弱
則冀凋荒則冀豐舜以冀州南北潤大分衛
以西爲并州燕以北爲幽州周人因焉及漢
武置十三州以其地依舊名爲冀州歷後漢
至晉不改州統郡國十三縣八十二惠帝之
後沒于石勒

錢云析并字情
有跡

幽州按禹貢冀州之域舜置十二牧則其一也周禮東北曰幽州春秋元命包云箕星散爲幽州分爲燕國言北方太陰故以幽冥爲號統郡國七縣三十四後沒于石勒

平州按禹貢冀州之域於周爲幽州界漢屬右北平郡後漢末公孫度自號平州牧及其子康康子淵竝拒據遼東東夷九種皆服事焉魏置東夷校尉居襄平而分遼東昌黎玄菟帶方樂浪五郡爲平州後還合爲幽州咸

晉書卷十四

志十

寧二年分昌黎遼東玄菟帶方樂浪等郡國五置平州統縣二十六初置州以慕容廆爲刺史屬永嘉之亂廆爲衆所推遂有其地并州按禹貢蓋冀州之域十二牧其一也周禮正北曰并州其鎮曰恒山春秋元命包云管室流爲并州分爲衛國州不以衛水爲號又不以恒山爲稱而云并者蓋以其在兩谷之間也統郡國六縣四十五永興元年劉淵僭號于平陽稱漢于是并州之地皆爲其所

有

雍州按禹貢黑水西河之地十二牧其一也以其四山之地故以雍名焉亦謂西北之位陽所不及陰陽氣雍閼也周禮西曰雍州蓋并禹梁州之地周自武王克殷都於鄴鎬雍州爲王畿及平王東遷洛邑以岐郿之地賜秦襄公則爲秦地累世都之至始皇遷平六國秦滅漢又都之及武帝置十三州其地以西偏爲涼州其餘竝屬司隸不統於州後漢

晉書

卷十四

志

十

光武都洛陽關中復置雍州後罷後置司隸校尉統三輔如舊獻帝時又置雍州自三輔距西域皆屬焉魏文帝卽位分河西爲涼州分隴右爲秦州改京兆尹爲太守馮翊扶風各除左右仍以三輔屬司隸晉初於長安置雍州統郡國七縣三十九建興之後沒于劉聰

涼州按禹貢雍州西界周衰其地爲狄秦興美陽甘泉宮本匈奴鏽金人祭天之處匈奴

既失甘泉又使休居渾邪王等居涼州之地
二王後以地降漢漢置張掖酒泉敦煌武威
郡其後又置金城郡謂之河西五郡漢改周
之雍州爲涼州蓋以地處西方常寒涼也地
勢西北邪出在南山之間南隔西羌西通西
域于時號爲斷匈奴右臂統郡八縣四十六
永寧中張軌爲涼州刺史鎮武威是時中原
淪沒元帝徙居江左軌乃據河西稱晉正
朔是爲前涼及張天錫降於苻氏其地尋爲
晉書卷十四 志

呂光所據

秦州按禹貢本雍州之城魏始分隴右置焉
太康三年罷秦州并雍州七年復立統郡六
縣二十四張駿分屬涼州江左分梁爲秦寄
居梁州又立氏池爲北秦州

梁州按禹貢華陽黑水之地十二牧其一也
梁者言西方金剛之氣疆梁故因名焉周禮
職方氏以梁并雍漢不立州名以其地爲益
州秦始三年分益州立梁州於漢中統郡八

縣三十八惠帝末沒于李特

益州按禹貢及舜十二牧俱爲梁州之域周
合梁於雍則又爲雍州之地春秋元命包云
參伐流爲益州益之爲言阨也言其所在之
地險阨也亦曰疆壤益大故以名焉始秦惠
王滅蜀置郡以張若爲蜀守及始皇置三十
六郡蜀郡之名不改漢初有漢中巴蜀高祖
六年分蜀置廣漢凡爲四郡武帝開西南夷
更置犍爲牂牁益州四郡凡八郡遂置

益州

十三

益州統焉益州蓋始此也及武帝泰始二年
分益州置涼州以漢中屬焉七年又分益州
置寧州益州統郡八縣四十四惠帝之後皆
沒于李特及桓溫滅蜀其地復爲晉有咸安
二年復沒於苻氏

寧州於漢魏爲益州之域泰始七年武帝以
益州地廣分益州之建寧興古雲南交州之
永昌合四郡爲寧州統縣四十五以後廢置
不常亦爲李氏所有

志第四

晉書十四終

晉書卷十四

志四

志第五

晉書十五

三徑藏書

竟陵鍾惺原評

橋李蔣之翹刪定
同里儲本叅校

地理下

青州按禹貢爲海岱之地舜置十二牧則其一也舜以青州越海又分爲營州則遼東本爲青州矣周禮正東曰青州蓋取土居少陽其色爲青故以名也春秋元命包云虛危流爲青州漢武帝置十三州因舊名歷後漢至晉不改州統郡國六縣三十七自後永嘉喪亂淪于石勒終爲慕容氏所據

晉書卷十五

志

十

徐州按禹貢海岱及淮之地十二牧其一也於周入青州之域春秋元命包云天氏流爲徐州蓋取舒緩之義或云因徐丘以立名州領郡國七縣六十一永嘉之亂淪于石氏元帝渡江後所得惟半

荊州按禹貢荆及衡陽之地十二牧其一也周禮正南曰荊州春秋元命包云軫星散爲

將示以書錄生
元征紀

荊州荆、強也、言其氣躁強、亦曰、警也、言南蠻
數爲寇逆、其人、有道後服、無道先強、常警備
也、又云、取名於荆山、六國時其地爲楚州、統
郡二十二縣一百六十七

揚州按禹貢淮海之地十二牧其一也周禮
東南曰揚州春秋元命包云牽牛流爲揚州
分爲越國以爲江南之氣躁勁厥性輕揚亦
曰州界多水水波揚也於古則荒服之國戰
國時其地爲楚分統郡十八縣一百七十三
及元帝渡江建都揚州改丹陽太守爲尹是
時司冀雍涼青并兗豫幽平諸州皆淪沒江
南所得但有揚荆湘江梁益交廣其徐州則
有過半豫州惟得譙城而已

交州按禹貢揚州之域是爲南越之土秦始
皇既略定揚越以謫戍卒五十萬人守五嶺
自北徂南入越之道必由嶺嶠時有五處故
曰五嶺後使任囂趙他攻越略取陸梁地遂
定南越以爲桂林南海象等三郡非三十六

書卷十五

志

二

書卷十五

志

三

郡之限乃置南海尉以典之所謂東南一尉
也後漢馬援平定交部始調立城郭置井邑
順帝永和九年交趾太守周敞求立爲州朝
議不許卽拜敞爲交趾刺史桓帝分立高興
郡靈帝改曰高涼建安八年張津爲刺史士
燮爲交趾太守其表立爲州乃拜津爲交州
牧十五年移居番禺詔以邊州使持節郡給
鼓吹以重城鎮加以九錫六佾之舞蜀以李
恢爲建寧太守遙領交州刺史晉滅蜀以蜀
建寧太守霍弋遙領交州得以便宜選用長
吏統郡七縣五十三
廣州按禹貢揚州之域秦末趙他所據之地
及漢武帝以其地爲交趾郡至吳黃武五年
分交州之南海蒼梧鬱林高梁四郡立爲廣
州俄復舊永安六年復分交州置廣州分合
浦立合浦北部以都尉領之孫皓分鬱林立
桂林郡及太康中吳平遂以荊州始安始興
臨賀三部來屬合統郡十縣六十八武帝後

省高興郡懷帝永嘉元年又以臨賀始興始
安三郡凡二十縣爲湘州元帝分鬱林立晉
興郡成帝分南海立東官郡以始興臨賀三
郡還屬荊州穆帝分蒼梧立晉康新寧永平
三郡哀帝太和中置新安郡安帝分東官立
義安郡恭帝分南海立新會郡

志第五

晉書十五

晉書十五

晉書十五

律
孫云生手校
地土各半爲

志第六

晉書十六

三程藏書

竟陵鍾 惺原評

構李蔣之翹刪定
婁東張 溥參校

律歷上

律歷上
蔣云太史公嘗言六律爲萬事根本
故太初歷法皆本於律律曆之本
亦以律而起歷至班固作漢書律曆
律歷而一之晉書律曆志亦以律爲
各序律而各志亦以律爲序然其文
又云律歷非專心此道者不能其
律猶亦必取文義爲之耳不其然
經幽顯必取外理了耳不其然
史漢志史漢較核雖不若晉書之精
十六

而奇文防句相通而
來自與此等不刊

傳云十二律黃帝之所作也使伶倫自大夏
之西崑崙之陰取竹之哺谷生其竅厚均者
斷兩節間長三寸九分而吹之以爲黃鍾之
宮曰含少吹制十二竹筒寫鳳之鳴雄鳴爲
六雌鳴亦六以比黃鍾之宮皆可以生之以
定律呂則律之始造以竹爲管取其自然圓
虛也又云黃帝作律以玉爲管長尺六孔爲
十二月音至舜時西王母獻昭華之琯以玉

禮云雅興絕
樂在成年五
年此後六六
元年此後六六

鼎云立論最
嚴故不為
外傳所
多矣亦何

為之禮云雅興絕樂在成年五及漢帝時零陵文學奚景於冷道舜祠下得白玉瑱又武帝太康元年汲郡盜發六國時魏襄王冢亦得玉律則古者又以玉為管矣以玉者取其體合廉潤也而漢平帝時王莽又以銅為之銅者自名也所以同天下齊風俗也為物至精不為燥濕寒暑改節介然有常似士君子之行故用焉

漢章帝元和元年待詔候鍾律殷彤上言官

書卷十六 志二

無曉六十律以準調音故待詔嚴嵩具以準
法教子男宣願召宜補學官至調樂器詔曰
嵩子學審曉律別其族協其聲者審試不得
任託父學以聲為聰聲微妙獨非莫知獨是
莫曉以律錯吹能知命十二律其二中不失
一乃為能傳嵩學耳試宣十二律其二中其
門不中其六不知何律宜遂罷自此律家莫
能為學

魏武時河南杜夔精識音韻為雅樂郎中令

鑄銅工柴玉鑄鍾其聲均清濁均古韻字多
不如洪數毀改作玉甚屢之謂夔清濁任意
更相訴白於魏武魏武取玉所鑄鍾雜錯更
試然後知夔為精於是罪玉

泰始十年中書監荀勗中書令張華出御府
銅竹律二十五具部太樂郎劉秀等校試其
三具與杜夔及左延年律法同其二十二具
視其銘題尺寸是笛律也

問協律中郎將列和辭昔魏明帝時令和承

書卷十六 志三

受一笛聲以作此律欲使學者別居一坊歌
詠講習依此律調至於都合樂時但識其尺
寸之名則絲竹歌詠皆得均合歌聲濁者用
長笛長律歌聲清者用短笛短律歌凡絃歌
調張清濁之制不依笛尺寸名之則不可知
也最等奏昔先王之作樂也以振風蕩俗饗
神佑賢必協律呂之和以節八音之中是故
郊祀朝宴用之有制歌奏分敘清濁有宜故
曰五聲十二律還相為宮此經傳記籍可得

而知者也、如和對辭、笛之長短無所象、則率
意而作、不由曲度、考以正律、皆不相應、吹其
聲均、多不諧合、又辭先師傳笛、別其清濁、直
以長短工人裁制、舊不依律、是爲作笛無法、
而和寫笛造律、又令琴瑟歌詠、從之爲正、非
所以稽古先哲、垂憲于後者也、謹條牒諸律
間和意狀如左、及依典制、用十二律造、笛象
十二枚、聲均調和、器用便利、講肄彈擊、必合
律呂、況乎宴饗萬國、奏之廟堂者哉、雖伶夔

晉書卷十六

志中

曠遠、至音難精、猶宜儀刑古者、以求厥衷、合
乎經禮、於制爲詳、若可施用、請更部笛工、選
竹造作、下太樂樂府施行平議、諸杜夔左延
年律可皆留其御府笛正聲下徵各一具、皆
銘題作者姓名其餘無所施用還付御府毀
奏可

密度

起度之正漢志言之詳矣武帝泰始九年
中書監荀勗校大樂八音不和始知後漢至魏

解云此雖古今
尺有長短實可
爲氏一代典製
據之豈特望哉
知古尺而聲斯
第集邪

尺長於古四分有餘、勗乃部著作郎劉恭依
周禮制尺、所謂古尺也、依古尺更鑄銅律呂
以調聲韻、以尺量古器、與本銘尺寸無差、又
汲冢得周時玉律、及鍾磬、與新律聲韻同
于時郡國、或得漢時故鍾、吹律命之皆應、最
銘其尺曰、晉泰始十年中書考古器、揆校、今
尺長四分半、所校古法有七品、一曰姑洗玉
律、二曰小呂玉律、三曰西京銅望臬、四曰金
錯望臬、五曰銅斛、六曰古錢、七曰建武銅尺、
晉書卷十六

志中

五

姑洗微強、西京望臬微弱、其與此尺同、銘八
十二字、此尺者、勗新尺也、今尺者、杜夔尺也、
荀勗造新鍾律與古器諧韻、時人稱其精密、
惟散騎侍郎陳留阮咸、譏其聲高聲高則悲、
非興國之音、亡國之音、亡國之音哀以思、其
人因今聲不合雅懼、非德正至和之音、必古
今尺有長短所致也、勗性自矜、乃因事左遷
咸爲始下相而病卒、武帝以勗律與周漢器
合、遂施用之後、掘地得古銅尺、歲久微腐、不

知所出何代、校度最今尺果短四分、時人服
威之妙、而莫能厝意焉、

嘉量

周禮栗氏爲量、滿深尺、內方尺而圓、其外其
實一滿、其爵一寸、其實一豆、其耳三寸、其實
一升、重一鈞、其聲中黃鍾、槩而不稅、其銘曰、
時文思塞、允臻其極、嘉量既成、以觀四國、永
啓厥後、茲器惟則、

權衡

晉書卷十六

志

趙石勒造建德殿、得圓石、狀如水碓、銘曰、律
權石、重四鈞、同律度量衡、有辛氏造、續成議
是王莽時物、

志第六

晉書十六

唐伯恭云自太
初歷至周歷中
律歷中子元歷
中子元歷中
未合入數次亦

志第七

晉書十七

三

竟陵鍾

惺原評

樵李蔣之翹剛定

漳浦陳士奇泰校

律歷中

漢靈帝時會稽東部尉劉洪考史官自古迄
今歷注、原其進退之行、察其出入之驗、規其
往來、度其終始、始悟四分於天、疎闊皆斗分
太多故也、更以五百八十九爲紀法、百四十
五爲斗分、作乾象法、冬至日、日在斗二十二

晉書卷十七

志

度、以術追日月五星之行、推而上、則合於古
引而下、則應於今、其爲之也、依易立數、遁行
相號、潛處相求、名爲乾象歷、又創制日行遲
速、兼考月行陰陽、交錯於黃道表裏、日行黃
道、於赤道宿度、復進有退、方於前法、轉爲精
密矣、獻帝建安元年、鄭玄受其法、以爲窮幽
極微、又加注釋焉、

魏黃初中太史令高堂隆復詐議歷數、更有
改革、太史丞韓翊以爲乾象減斗分太過、後

當先天造黃初歷以四千八百八十三爲紀法千二百五十爲斗分其後尚書令陳群奏以爲歷數難明前代通儒多其紛爭黃初之元以四分歷久遠疏濶宜改歷明時韓翊首建猶恐不審故以乾象互相參校其所校日月行望朔晦投三年更相是非無時而決按三公議皆綜盡典理殊塗同歸欲使效之瞻璣各盡其法一年之間得失足定委可

晉書卷十七

志

二

董巴議云聖人迹太陽於杓景效太陰於弦望明五星於見伏正是非於晦朔弦望伏見者歷數之綱紀檢驗之明者也

又云昔伏羲始造八卦作三畫以象二十四氣黃帝因之初作調歷歷代十一更年五千凡有七歷頤頤以今之孟春正月爲元其時正月朔旦立春五星會于天歷管室也冰凍始泮蟄虫始發雞始三號天曰作時地曰地昌人曰作樂鳥獸萬物莫不應和故頤頤聖

人爲歷宗也湯作殷歷弗復以正月朔旦立春爲節也更以十一月朔旦冬至爲元首下至周魯及漢皆從其節據正四時夏爲得天以承堯舜從頤頤故也禮記大戴曰虞夏之歷建於孟春此之謂也

魏尚書郎楊偉請六十日中疏密可知不待十年若不從法是校方圓棄規矩考輕重背權衡課長短廢尺寸論是非違分理若不先定校歷之本法而懸聽棄法之末爭則孟軻

晉書卷十七

志

三

所謂方寸之基可使高於岑樓者也今韓翊據劉洪術者知貴其術珍其法而棄其論背其術廢其言違其事是非必使洪奇妙之式不傳來世若知而違之是挾故而背師也若不知據之是爲挾不知而罔知也後議未定會帝崩而寢至明帝景初元年營造景初歷表上帝遂改正朔施行偉歷以建丑之月爲正改其年三月爲孟夏其孟仲季月雖與夏正不同至於郊祀蒐狩班宣時令皆以建寅

爲正、三年正月帝崩、復用夏正、其劉氏在蜀、仍漢四分歷、吳中書令闕澤受劉洪乾象法、於東萊徐岳、又加解注、中常侍王蕃以洪術精妙、用推渾天之理、以制儀象及論、故孫氏用乾象歷、至吳亡、

武帝踐阼、泰始元年、因魏之景初歷、改名泰始歷、楊偉推五星尤疎濶、故元帝渡江、左以後、更以乾象五星法、代偉歷、自黃初已後、改作歷術、皆斟酌乾象、所減斗分朔餘月行、陰陽遲疾、以求折衷、洪術爲後代推步之師表云、

晉書卷十七

志

四

志第七

晉書十七 終

志第八

晉書十八

三徑藏書

竟陵鍾

惺原評

稿李蔣之翹刪定

同里張鳴弦參校

律歷下

魏尚書郎楊偉表曰、臣覽載籍、斷考歷數、時以紀農、月以紀事、其所由來、遐而尚矣、乃自少昊、則玄鳥司分、顓頊帝學、則重黎司天、唐虞舜、則羲和掌日、三代因之、則世有日官、日官司歷、則頒之諸侯、諸侯受之、則頒于境內、夏后之世、羲和洒淥、廢時亂日、則書載胤征、由此觀之、審農時而重人事、歷代然之也、逮至周室既衰、戰國橫驚、告朔之羊、廢而不紹、登臺之禮、減而不遵、閏分乖次、而不識、孟陬失紀、而莫悟、大火猶西流、而怪蜚垂之、不藏也、是時也、天子不協時、司歷不協日、諸侯不受職、日御不分朔、民事不恤、廢棄農時、仲尼之撥亂於春秋、說褒貶、糾黜司歷失閏、則譏而書之、登臺頒朔、則謂之有禮、自此以降、

晉書卷十八

志

一

暨于秦漢、乃復以孟冬爲歲首、閏爲後九月、中節乖錯、時月紕繆、加時後天、饒不在朔、累載相襲、久而不革也、至武帝元封七年、始乃悟其繆焉、於是改正朔、更歷數、使大才通人更造太初歷、校中朔所差、以正閏分、課中星得度、以考疎密、以建寅之月爲正朔、以黃鍾之月爲律歷、初其歷斗分太多、後遂疏濶、至元和二年、復用四分歷、施而行之、至于今日、考察日饒、率常在晦、是則斗分太多、故先密後疏而不可用也、是以臣前以制典餘日、推考天路、稽之前典、驗之以傾朔、詳而精之、更建密歷、則不先不後、古今中天、以昔在唐堯、協日正時、允釐百工、咸熙庶績也、欲使當今國之典禮、凡百制度、皆暗合往古、郁然備足、乃改正朔、更歷數、以大呂之月爲歲首、以建子之月爲歷初、臣以爲昔在往代、則法日顯項、襲自軒轅、則歷日黃帝、暨至漢之孝武、革正朔、更歷數、改元曰太初、因名太初歷、今改

元爲景初、宜曰景初歷、臣之所見景初歷、法數則約、要施用則近、密治之則省、功學之則易知、雖復使研桑心筭、隸首運籌、重黎司晷、義和察景、以考天路、步驗日月、究極精微、盡術數之極者、皆未能竝臣如此之妙也、推甲子爲上元、至秦始皇十年、歲在甲午、九萬七千四百一十一歲、上元天正甲子朔夜半冬至、日月五星始于星紀、得元首之端、餘以浮說、名爲正歷、當陽侯杜預著春秋長歷、說云、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七分之七有奇、日官當會集此之遲疾、以考歲晦朔、以授閏月、閏月無中、而北斗邪指兩辰之間、所以異於他月、積此以相通、四時八節無違、乃得成歲、其役密至矣、得其精微、以合天道、則事敘而不僞、故傳曰、閏以正時、時以作事、然陰陽之運、流動而差、差而不已、遂與歷錯、故仲尼丘明、每於朔閏、務文蓋矯正得失、因以宜明歷數也、劉子駿造三正歷、以修春秋日饒有

甲乙者三十四、而三正歷惟得一傾。此諸家既最疎、又三千餘歲、輒益一日、凡歲當累日為次、而故益之、此不可行之甚者。自古已來諸論春秋者、多述謬誤、或造家術、或用黃帝已來諸歷、以推經傳、朔日皆不諧合、日傾於朔、此乃天驗、經傳又書其朔傾、可謂得天、而劉賈諸儒說、皆以為月二日、或三日、公連聖人明文、其弊在於守一、元不與天消息也。余感春秋之事、嘗著歷論、極言歷之通理、其大旨曰、天行不息、日月星辰各運其舍、皆動物也。物動則不一。雖行度有大量、可得而限、累日為月、累月為歲、以新故相涉、不得不有毫末之差。此自然之理也。故春秋日有頃、月有蝕者、曠年不蝕者、理不得一而算守恒數、故歷無不有先後也。始失於毫毛、而尚未可覺、積而成多、以失弦望晦朔、則不得不改憲、以從之。書所謂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易所謂治歷明時、言當順天以求合、非為合以驗

曆書卷十八 四

知云今歷家於家合所以并說

將云終皆世止用大初歷

天者也。推此論之、春秋二百餘年、其治歷變通多矣、雖數術絕滅、逮尋經傳微旨、大量可知。時之違謬、則經傳有驗、學者固當曲循經傳、月日日傾、以考晦朔、以推時驗、而皆不然。各據其學、以推春秋、此異於度已之跡、而欲削他人足也。余為歷諸論之後、至咸寧中、善竿者李修卜顯、侯論體為術、名乾度歷表上朝廷、其術合日行四分数、而微增月術、用三百歲以愈之意、二元相推、七十餘歲、承以強弱、強弱之差蓋少、而適足以達通盈縮時尚書及史官、以乾度與泰始歷泰校、古今記注乾度歷殊勝泰始歷、上勝官歷四十五事、今其術具存、又并考古今十歷、以驗春秋、知三統之最疏也。後秦姚興時、當孝武太元九年、歲在甲申、天水災、以造三紀甲子元歷、其略曰、治歷之道、必審日月之行、然後可以上考天時、下察地化、一失其本、則四時變移、故律呂之作、春秋

曆書卷十八 五

日以繼月、月以繼時、時以繼年、年以首事、明
天時者、人事之本、是以王者重之、自皇義以
降、暨于漢魏、各自制歷、以求厥中、考其疏密、
惟、交會薄、傾、可以驗之、然書契所記、惟春秋
著日、傾之變、自隱公訖于哀公、凡二百四十
二年之間、日、傾二十有六、考其晦朔、不知用
何歷也、班固以爲春秋因魯歷、魯歷不正、故
置閏失其序、魯以閏餘一之歲爲部首、檢春
秋置閏、不與此部相符也、命歷序曰、孔子爲

曆書卷十八 志 本

治春秋之故、退修殷之故歷、使其數可傳於
後、如是春秋宜用殷歷正之、今考其交會、不
與殷歷相應、以殷歷考春秋、月朔多不及其
日、又以檢經、率多一日、傳率少一日、但公羊
經傳異朔、於理可從、而經有傾朔之驗、傳爲
失之也、服虔解傳、用太極上元、太極上元、迺
三統歷、劉歆所造元也、何絳施於春秋、於春
秋、而用漢歷、於義無乃達乎、傳之達失多矣、
不惟斯事而已、襄公二十七年冬十有一月

唐云漢志則多
本於此所以有
可據

乙亥朔、日有傾之、傳曰、辰在申、司歷過再失
閏也、考其去交分交會、應在此月、而不爲再
失閏也、按歆歷於春秋日、傾一朔、其餘多在
二日、因附五行傳、著晁與制歷之說云、春秋
時諸侯多失其政、故月行恒遲、歆不以歷失
天、而爲之差、說曰、之傾朔、此乃天驗也、而歆
反以已歷非此、寃天而負時歷也、杜預又以
爲周衰世亂、學者莫得其真、今之所傳七歷
皆未必是時王之術也、今誠以七家之歷、以

曆書卷十八 志 七

考古今交會、信無其驗也、皆由斗分疏之所
致也、殷歷以四分一爲斗分、三統以一千五
百三十九分之三百八十五爲斗分、乾象以
五百八十九分之一百四十五爲斗分、今景
初以一千八百四十三分之四百五十五爲
斗分、疏密不同、法數各異、殷歷斗分贏、故不
施於今、乾象斗分細、故不得通於古、景初斗
分、雖在細細之中、而日之所在、乃差四度、日
月虧已皆不及其次、假使日在東井而傾、以

月驗之。適在參六度。差違乃爾。安可以考天時人事乎。今治新歷以二千四百五十一分之六百五爲斗分。日在斗十七度。天正之首。上可以考合於春秋。下可以取驗於今世。以之考春秋三十六餗。正朔者二十有五。餗二日者二。餗晦者二。誤者五。凡三十三餗。其餘餗經元日諱之。名無以考其得失。圖緯皆云三百歲斗歷改憲。以今新歷施於春秋之世。日餗多在朔。春秋之世。下至於今。凡一千餘歲。交會弦望。故進退於三餗之間。此法乃可永載用之。豈三百歲斗歷改憲者乎。甲子上元以來。至魯隱公元年。已未歲。凡八萬二千七百三十六。至晉孝武太元九年甲申歲。凡八萬三千八百四十一算上。

晉書卷十八

志第八

晉書十八

志第九

晉書十九

三德書

竟陵鍾

惺原評

檇李蔣之翹刪定
雲間陳子龍恭校

禮上

鍾云史漢志禮以年歷敘其則以事類敘其亦各自爲體。又云雖未能載而精略道文時餘秀未

夫人含天地陰陽之靈。有哀樂喜怒之情。將

此本漢書禮樂志中成語。然進序云六經之通同歸而禮樂之謂焉。意何等。有把柄。廼聖垂範。以爲民極。節其驕溢。以防其暴

晉書卷十九

志九

亂。崇高天地。虔敬鬼神。列尊卑之序。成夫婦之義。然後爲國爲家。可得而治也。傳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若乃太乙初分。燧人鑽火。志有暢於恭儉。情不由乎玉帛。而酌玄流於春澗之右。焚封豕於秋林之外。亦無得而閔焉。軒項依神。唐虞稽古。逮乎隆周。其文大備。或垂百官之範。置不刊之法。或禮經三百。威儀三千。皆所以弘宣天意。雕刻人理。叔代澆訛。王風凌謝。平睽光國。禮亦愆家。趙簡子

將云齊志序論
俱用聯偶體故
於本文俱不能
有所發明性徒
但得脫句

問太叔以揖讓周旋之禮對曰蓋所謂儀而非禮也天經地義之道自茲尤缺哀公十一年孔子自衛反魯述三代之典垂百王之訓時無明后道嗑不行若夫情尚分流既防之仁是棄澆訛異術洙泗之風斯泯是以漢文罷再耕之喪中興爲一郊之祭隨時之義不其然歟而西京元曲之辰中興永平之日疏壁流而延冠帶啓儒門而引諸生兩京之盛於斯爲美及山魚登俎澤豕聯繩傳樂恒委

晉書卷十九
志二

浮華相尚而郊禋之制網紀或存魏氏光宅憲章斯美王肅高堂隆之徒博通前載三千條之禮十七篇之學各以舊文增損當世豈所謂致君於堯舜之道焉世屬雕牆時逢批政周因之典務多違俗而遺編殘冊猶有可觀者也景初元年營洛陽南委聚山以爲囿丘祀之日以始祖帝舜配房祖生魚陶樽玄酒非摺紳爲之綱紀其孰能與於此者哉宣景戎旅未遑伊制太康準吳九州其一禮經

咸至樂器同歸於是齊魯諸生各攜紉素武皇帝亦初平寇亂意先儀範其吉禮也則三茅不翦日觀停瑄其凶禮也則漆衣布寇降席微膳明乎一謙三益之義而教化行焉元皇中興事多權道遺文舊典不斷如髮是以常侍戴邈詣闕上疏云方今天地更始萬物權輿蕩近世之流弊創千齡之英範是故雙鈎之飾崇而飛白之俗成挾琴之容飾而赴曲之和作其所以興起禮文勸帝身先之也

晉書卷十九
志二

穆哀之後王猷漸替桓溫居揆政由已出而有司或曜斯文增暉執事主成長謝臣道專行記曰苟無其位不可以作禮樂豈斯之謂歟

周官五禮吉凶軍賓嘉而吉禮之大莫過祭祀故洪範八政三曰祀祀者所以昭孝事祖通于神明者也漢興承秦滅學之後制度多未能復古歷東西京四百餘年故往往改變魏氏承漢末大亂舊章殄滅命侍中王粲尚

書術觀草創朝儀及晉國建文帝又命荀勗因魏代前事撰為新禮參考今古更其節文羊祜任愷庾峻應貞並共刊定成百六十五篇奏之太康初尚書僕射朱整奏付尚書郎準虞討論之虞表所宜損增討論新禮訖以元康元年上之所陳惟明堂五帝二社六宗及吉凶王公制度凡十五篇有詔可其議後虞與傅咸續續其事竟未成功中原覆沒虞之決疑注是其遺事也逮于江左僕射刁協

晉書卷十九 禮四

太常荀崧補緝舊文光祿大夫蔡謨又踵修其事云

魏元帝咸熙二年十二月甲子禪位于晉丙寅武帝設壇場于南郊柴燎告類于上帝是時尚未有祖配泰始二年正月詔曰有司前泰郊祀惟用親禮朕不慮改作之難令便為永制眾議紛互遂不時定不得以時供饗神祇配以祖考日夕難企貶食忘安其便郊祀時群臣又議五帝即天地王氣時異故殊其

第五帝

配祖

魏云此有工虞
補也武帝為
外無故配禮多
疑其並

鄭云天為氣祖
帝為天神凡祭
祀皆用人道故
以帝事天非天
本星帝也

魏云此有工虞
補也武帝為
外無故配禮多
疑其並

號雖各有五其實一神明堂南郊宜除五帝坐五郊同稱昊天上帝各設一座而已帝從之二月丁丑郊祀宣帝以配天宗祀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是年十一月有司又議奏古者丘郊不異宜并圓丘方丘於南北郊更修立壇兆其二至之祀合於二郊帝又從之

準虞議以為漢魏故事明堂配五帝之神新禮五帝即上帝即天帝也明堂除五帝之位惟祭上帝按仲尼稱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

晉書卷十九 禮五

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周禮祀天族上帝祀地族四望望非地則上帝非天斯可識矣郊丘之祀掃地而祭牲用醢栗器用陶匏事反其始故配以遠祖明堂之祭備物以薦三牲並陳遶豆成列禮同人理故配以近考郊堂兆位居然異體牲牢品物質文殊趣且祖考同配非謂尊嚴之美三日再祀非謂不贖之義其非一神亦足明矣昔在上古生為明王沒則配五行故太昊配木神農配火少昊配

金、顓頊配水、黃帝配土、此五帝者配天之神、
同兆之於四郊、報之於明堂、祀天大裘而冕、
五帝亦如之、或以爲五精之帝、佐天育物者、
也、前代相因、莫之或廢、晉初始從異議、明堂
及南郊除五帝之位、新禮奉而用之、前太醫
令韓楊上書、宜如舊祀五帝、太康十年詔已
施用、宜定新禮、明堂及郊祀五帝如舊議、詔
從之、

武帝泰始四年有司奏耕祠先農可令有司
行事詔曰夫國之大事在祀典農是以古之
聖王躬耕帝藉藉者借也借人力以理以供
郊廟之粢盛且以訓化天下近世以來耕藉
止於數步之中空有慕古之名曾無供祀訓
農之實而有百官車徒之費今修千畝之制
當與群公卿士躬稼穡之艱難以率先天下
王者詳其其制下河南處田地於東郊之南
洛水之北若無官田謂之官田隨宜便換而不得侵民
也於是乘輿御木輅以耕以太牢祀先農自

書書卷十九

志

六

前云此是水經
注等法始末然
漢加於一惟五
祀官義圖

惠

惠帝後其事便廢

六年散騎常侍華嶠奏先王之制天子諸侯
親耕藉田千畝后夫人躬蠶桑宮漢儀皇后
親桑東宮
親蠶蠶中蠶室祭
其神曰先蚕今陛下以聖明至仁修先王之
緒皇后體資生之德合配乾之義而坤道未
光蠶禮尚缺以爲宜依古式備斯盛典詔使
侍中成綰草定其儀先蠶壇高一丈方二丈
爲四出陛陛廣五尺在皇后採桑壇東南惟
宮外門之外而東南去帷宮十丈在蠶室西
南桑林在其東取列侯妻六人爲蠶母蠶將
生擇吉日皇后著十二筭步搖依漢魏故事
衣青衣乘油畫雲母安車駕六驪馬魏書
馬法黑
已女尚書著貂蟬佩璽陪乘載筐鉤公主三
夫人九嬪世婦諸太妃太夫人及縣鄉君郡
公侯特進夫人外世婦命婦皆步搖衣青各
載筐鉤從蠶先桑二日蠶宮生蠶著簿上桑
日皇后未到太祝令贊明以一太牢告祠謁
者一人監祠祠畢徹饌班條昨於從桑及奉

書書卷十九

志

七

祠者皇后至西郊升壇公主以下陪列壇東
皇后東面躬桑擇三條諸如公主各採五條
縣鄉君以下各採九條悉以桑投黼母還黻
室事訖皇后還便坐公主以下乃就位設饗
宴賜絹各有差

前漢但置官社而無官稷王莽置官稷後復
省故漢至魏但太社有稷而官社無稷故常
二社一稷也晉初仍魏無所增損至太康九
年政建宗廟而社稷祠壇與廟俱徙乃詔曰
書書卷十九 志八

社實一神其并二社之祀於是車騎司馬傅
咸表之以為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若有二而
除之不若過而存之況存之有義而除之無
據乎衆議不同其後華虞奏以為臣按祭法
王為群姓立社曰太社王自為立社曰王社
周禮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壇又曰以血祭社
稷則太社也又曰封人掌設王之社壇又有
軍旅宜乎社則王社也太社為群姓所報所
報有時至不可廢故凡被社祭鼓至奉以從

六宗
解云六宗虞夏
以為四時變易
日月星辰也
通典一書自謂
明儒儒儒儒儒
唐文宗以天旱
大旱立帝社之
社於南郊

是也此皆二社之明文前代之所尊以尚書
召誥社于新邑三牲各文詩稱乃立冢土無
兩社之文故唐帝社惟立太社詩書所稱各
指一事又皆在公旦制作之前未可以易周
禮之明典祭法之正義前政建廟社營一社
之處朝議斐然執古匡今世祖武皇帝躬發
明詔定二社之議以為永制宜定新禮從二
社詔從之至元帝建武元年又依洛京立二
社一稷其太社之祝曰地德普施惠存無疆
書書卷十九 志九

乃建太社保祐萬邦悠悠四海咸賴嘉祥其
帝社之祝曰坤德厚載邦畿是保乃建帝社
以神地道明祀惟辰景福來造
尚書禮于六宗諸儒互說不同王莽以易六
子謂乾坤六子水遂立六宗祠魏明帝疑其
事以問王肅亦以為易六子故不廢及晉司
馬彪等表六宗之祀不應特立遂罷其祀其
後華虞奏之又以為按舜受終類于上帝禮
于六宗望于山川則六宗非上帝之神又非

又云劉涓子
錄似無殊不知

氣光于天不合
禮天之下氣從
天有別屬陰陽
若無所受何所
宗之

卷五

書卷十九

志

十

山川之靈也。周禮肆師職曰：用牲于社，宗黨正職曰：春秋祭宗亦如之。肆師之宗與社並列，則班與社同也。黨正之宗文不繫社，則神與社異也。周之命祀，莫重郊社，宗同於社，則貴神明矣。又月令孟冬祈于天宗，則周禮祭月令天宗六宗之神也。漢光武卽位，高邑侯虞書禋于六宗，安帝元初中立祀乾位，禮同太社。魏氏因之，至景初二年大議其神，朝士紛紜，各有所執，惟散騎常侍劉邵以爲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六宗者，太極沖和之氣，爲六氣之宗者也。虞書謂之六宗，周書謂之天宗，是時考論異同而從其議。漢魏相仍，著爲貴祀，凡崇祀百神，放而不致，有其典之，則莫敢廢之。宜定新禮祀六宗如舊，詔從之。

穆帝升平中，何琦論備五嶽祠曰：唐虞之制，天子五載一巡狩，順時之方，柴燎五嶽，望于山川，徧于群神，故曰因名山升中于天，所以

書卷十九

志

十一

昭告神祇，饗報功德，是以灾厲不作，而風雨寒暑以時降。及三代年數雖殊，而其禮不易。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著在經記，所謂有其舉之，莫敢廢也。及秦漢都西京，涇渭長水雖不在祀典，以近咸陽，故盡得祀。大川之祠而正立之祀，可以闕哉。自永嘉之亂，神州傾覆，茲事替矣。惟滯之天柱，在王略之內也。舊臺選百戶吏卒以奉其職，中興之際，未有官守。廬江郡常遣太史兼假四時禱賽，春釋寒而冬請冰，咸和迄今，又復隳替。計今非典之祠，可謂非一。考其正名，則濤昏之鬼，推其糜費，則百姓之蠹，而山川大神，更爲簡缺。禮俗頽紊，人神雜擾，公私奔惑，漸以繁滋。良山頃國家多難，日不暇給，草建廢滯，事有未遑。今元愍已殲，宜修舊典，嶽瀆之域，風教所被，來蘇之衆，咸蒙德澤，而神明禋祀，未之或甄。巡狩柴燎，其廢尚矣。崇明前典，將俟皇興北旋，稽古憲章，大釐制度，俎豆牲牢，祝嘏大辭，舊

神宗本朝諸制
此以續前二帝
而論之

太廟

神宗本朝諸制
此以續前二帝
而論之

章廢記，可令禮官作式，歸諸誠簡，以達明德。
馨香，如斯而已。其諸妖孽，可粗依法令，先去
其其俾邪，正不黷，時不見省。

武帝泰始元年十二月詔曰：昔聖帝明王，修
五嶽四瀆，各山川澤，各有定制，所以報陰陽
之功故也。然以道莅天下者，其鬼不神，其神
不傷人，故祀史薦而無覩，辭是以其人敬慎
幽冥，而淫祀不作。末世信道不篤，幣禮資神，
縱欲祈請，曾不敬而達之，徒偷以求幸，妖妄

書書卷十九 志 十一

相廟，舍正為邪，故魏朝疾之。其按舊禮，具為
之制，使功著於民者，必有其報，而妖淫之鬼，
不亂其間。二年正月，有司奏：泰分祠厲殃，及
禪祠，詔曰：不在祀典，除之。

太和元年二月，立廟于鄴。四月，洛邑初營宗
廟，掘地得玉璽，方一寸九分，其文曰：天子漢
思慈親，明帝為之改容，以太牢告廟。

孝武帝太元十二年五月壬戌，詔曰：昔建太
廟，每事從儉，太祖虛位，明堂未建，郊祀國之

神宗本朝諸制
此以續前二帝
而論之

大事，而稽古之制，則然，便可詳議。祠部郎中
徐邈議：國丘郊祀，繼典無二。宣皇帝嘗辨斯
義，而檢以聖典，爰及中興，備加研極，以定南
北二郊，誠非異學所可輕改也。謂仍舊為安。
武皇帝建廟六世，祖三昭三穆，宣皇帝創基
之主，寔惟太祖，而親則王考，四廟在上，未及
遷也。權虛東向之位也。兄弟相及，義非二世，
故當今廟祀，世數未足，而欲太祖正位，則違
事七之義矣。又禮曰：庶子王亦禘祖立廟，蓋

書書卷十九 志 十一

謂支胤授立，則親迎必復。京兆府君於今六
世，宜復立此室，則宣皇未在大世之上，須前
世既遷，乃太祖位定耳。京兆遷毀，宜藏至於
石室，雖神祇猶弗及，何者？傳稱級至升合平
太祖，升者，自下之名，不謂可降尊就卑也。太
子太孫，陰室四主，儲嗣之重，升祔皇祖所託
之廟，世遠應遷，然後從食之孫，與之俱毀，明
堂方固之制，綱領已舉，不闕配帝之祀，且王
者以天下為家，未必一邦，故周平光武，無廢

於二京也。明堂所祀之神，積歲莫辨。按易，殷薦上帝，以配祖考。祖考同配，則上帝亦為天而。犧父之義顯。周禮，旅上帝者，有故告天。與郊祀常祀同。周四主故並言之。若上帝是五帝，經文何不言祀天。旅五帝祀地，旅四望乎。侍中車胤議同。

武帝泰始七年四月，帝將親祠車駕，夕牲而儀注，還不拜詔，問其故。博士奏：歷代相承如此。帝曰：非致敬宗廟之禮也。於是實拜而還。

遂以為制。夕牲必躬臨而拜。自江左以來，復止。

禮大事則告祖禰，小事則特告禰。江左其禮久廢。至成帝咸和三年，蘇峻復亂京都，溫嶠等立行廟於白石，復行其典，告先帝及后曰：逆臣蘇峻傾覆社稷，毀棄三正，汗辱海內，臣佩臣矯臣亮等，手刃戎首，冀行天罰。惟中宗元皇帝肅宗明皇帝明穆皇后之靈，降鑒有罪，勛絕其命。萌此群凶，以安宗廟。臣等謹

首推軀，猶生之年。

志第九

晉書十九

志第十

晉書二十

禮中

竟陵鍾惺原評

構李蔣之趙刪定

同郡吳駱泰校

禮中

五禮之別二曰內自天子至于庶人，身體髮膚受之父母，其理既均，其情亦等，生則養，死則哀，故曰三年之喪，天下之達禮也。漢禮天子崩，自不豫至于登遐及葬，喪紀之制，與夫三代變易，魏晉以來，大體同漢，然自漢文革

喪禮之制，後代遵之，無復三年之禮。及文帝之崩，國內服三日，武帝亦遵漢魏之典，既葬除喪，然猶深衣素冠，降席撤膳，太宰司馬乎太傅黃門等，奏以為情過乎哀，輒敕御府易服，內者政坐，太官復膳，諸所施行，皆如舊制。詔曰：每感念幽冥，而不得終苴絰于草土，以存此痛，況當食稻衣錦，誠詭然激切其心，非所以相解也。本諸生家，傳禮來久，何止一旦，便易此情于所天，相從已多，可試省孔子答

臣等以情為重

宰我之言，無事紛紜也。言及悲殺，奈何奈何。乎等重奏，帝不納，遂以此禮終三年，後居太后之喪，亦如之。

泰始二年八月，詔曰：此上旬，先帝棄天下，日也，便以周年，若亮亮當復何時一得敘人子之情邪。思慕頌壽，欲詣陵瞻侍，以盡哀憤。主者具行備，太宰安平王孚尚書令裴秀尚書僕射武陔等奏：陛下至孝蒸蒸，哀思罔極，衰麻雖除，哀毀蔬食，有損神和，秋節尚有餘暑，

謁見山陵，悲感摧傷，群下竊用竦息，以為宜降抑聖情，以慰萬國。詔曰：孤亮忽爾，日月已周，痛慕摧感，永無逮及，欲瞻奉山陵，以敘哀憤，氣自佳耳。又以涼便當行，不得如所奏也。主者便具行備。又詔曰：漢文不使天下盡哀，亦帝王至謙之志。當見山陵，何心而無服其禮以衰絰行。秀等重奏曰：臣聞上古喪期無數，後世乃有年月之漸。漢文帝隨時之義，制為短喪，傳之于後，陛下社稷宗廟之重，萬

新立の夜

陳臥子云三代
已上八千年國
有至平者唐
民制制國有
來之文然其
世不見國後
世絕世唐唐
五十餘年十五
易至可得經制
平政踐踐貴制
宜不貴保古

史 31-745

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已以聽于冢宰三年周景王有后世子之喪既葬除喪而樂晉叔向譏之曰三年之喪雖貴違服禮也王雖弗遂宴樂已早亦非禮也此皆天子喪事見于古文者也稱高宗不云服喪五年而云諒闇三年此釋服心喪之文也諡景王不諡其除喪而諡其宴樂已早明既葬應除而違諒闇之節也堯崩舜諒闇三年故稱還宮八音由此言之天子居喪齊斬之制非

書書卷二十一

志

年

杖經帶當遵其服既葬而除諒闇以終之三年無改父之道故百官總已聽于冢宰喪服已除故稱不言之美明不復寢苫枕土以能大政也禮記三年之喪自天子達又云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又云塋發喪車皆無等此通謂天子居喪衣服之節同于凡民心喪之禮終于三年亦無服喪三年之文然繼體之君猶多荒寧自從廢諒闇之制至今高宗擅名于往代子張致疑于當時此乃賢聖所以

為譏非譏天子不以服終喪也秦燔書籍率意而行亢上抑下漢祖草創因而不革乃至車天下皆終重服旦夕哀臨經罹寒暑禁塞嫁娶飲酒食肉制不稱情是以孝文遺詔歛畢便葬葬畢制紅禭之除雖不合高宗諒闇之義近于古典故傳之後嗣于時預修陵廟故歛葬得在浹辰之內因以定制近至明帝存無陵寢五旬乃葬安在三十六日此當時經學疏略不師前聖之病也魏氏革命以既

書書卷二十一

志

方

葬為節合于古典然不垂心諒闇同譏前代自秦始開元陛下追尊諒闇之禮慎終居篤允臻古制超絕于殷宗天下歌德誠非靖等所能原本也天子諸侯之禮當以具矣諸侯惡其害已而削其籍今其存者唯士喪一篇戴聖之記雜錯其間亦難以取正天子之位至尊萬機之政至大群臣之衆至廣不同之于凡民故大行既葬祔祭于廟則因疏而除之已不除則群臣莫敢除故屈已以除之而

諒間以終制天下之人皆曰我王之仁也屈已以從宜皆曰我王之孝也既除而心喪我王猶若此之篤也凡等臣子亦焉得不自勉以崇禮此乃聖制移風易俗之本高宗所以致雍熙豈惟衰裳而已哉若如難者更以權制自居屈于屈伸厭降欲以職事爲斷則父在爲母期父卒三年此以至親屈于至尊之義也出母之喪以至親爲屬而長子不得有制體尊之義升降皆從不敢獨也禮諸子之職掌國子之倅國有事則帥國子而致之太子唯所用之傳曰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守曰監國不無事矣喪服母爲長子妻爲夫妾爲主皆三年內宮之主可謂無事揆度漢制孝文之喪紅禭既畢孝景卽吉于未央薄后賓后必不得齊斬于別宮此可知也况皇太子配貳之至尊與國爲體固宜遵遵古禮近同時制屈除以寬諸下協一代之成典君子之于禮有直而行曲而報有經而等

有順而去之存諸內而已禮云非玉帛之謂喪云唯衰麻之謂乎此既臣等所謂經制大義且卽實近言亦有不安全今皇太子至孝蒸蒸發于自然號咷之慕旬旬殯宮大行既奠往而不反必想像平政傍徨寢殿若不變從諒間則東宮臣僕義不釋服此爲永福官屬當獨衰麻從事出入殿省亦難以繼今將吏雖蒙同二十五月之事寧至于大臣亦奪其制昔翟方進自以身爲漢相居喪三十六日不敢踰國典而況于皇太子臣等以爲皇太子宜如前奏除服諒間制于是太子遂以厭降之議從國制除衰麻諒間終制于時外內卒聞預異議多怪之或者乃謂其違禮以合時時預亦不自解說退使博士殷暢博採典籍爲之證據令大義著明足以垂示將來暢承預旨遂撰集書傳舊文條諸實事成言以爲定證以弘指趣其傳記有與今議同者亦具列之博舉二隅明其會歸以證斯事文多

將云親之典
何待漢武氏
請公之命其
徒矣其禮周
朝山標之徒
高皇之莊子
傳所與之斤
禮雖小用力也

不載

孝武率康中崇德太后褚氏崩后于帝為從
嫂或疑其服博士徐藻議以為資父事君而
敬同又禮其夫屬父道者其妻皆母道也則
夫屬君道妻亦后道矣服后宜以資母之義
魯議逆祀以明尊尊今上躬奉康穆哀皇及
靖后之禮致敬同于所天豈可敬之以君道
而服廢于本親謂應服齊衰期于是帝制期
服

書書卷二十 志 九

漢魏故事大喪及大臣之喪執紼者輓歌新
禮以為輓歌出于漢武帝役人之勞歌聲哀
切遂以為送終之禮雖音曲推情非經典所
制違禮設術收之義方在號慕不宜以歌為
名除不輓歌華虞以為輓歌周倡和而為推
情之聲銜枚所以全哀此亦以感哀雖非經
典所載是歷代故事詩稱君子作歌惟以告
哀以歌為名亦無所嫌宜定新禮如舊詔從
之

書書卷二十 志 十

故舍舊而不襲仲尼稱三人行必有我師焉
子貢曰夫何常師之有淺學之師暫學之師
不可皆為之服義有輕重服有廢興則臧否
由之而起是非因之而爭愛惡相攻悔吝生
焉宜定新禮無服如舊詔從之

太康元年東平王楙上言相王昌相謂東平

制作祖父恭本居長沙有妻息漢末使入中
國值吳叛仕魏為黃門郎與前妻息死生隔
絕更娶昌母今江表一統昌聞前母久喪言

疾求平議、守博士謝衡議曰、雖有二妻、蓋有故而然、不爲害于道、議宜更相爲服、守博士許猛以爲地絕、又無前母之制、正以在前非沒、則絕故也、前母雖在、猶不應服、段暢、秦秀、駱冲從猛、散騎常侍劉智安議、禮爲常事、制不爲非常設也、亡父母不知其死生者、不著于禮、平生不相見、去其加隆、以期爲斷、都令史虞溥議曰、臣以爲禮不二嫡、所以重正、非徒如前議者、防妒忌而已、故曰一與之齊、終身不改、未有遭變而二嫡、苟不二、則昌父更娶之辰、是前妻義絕之日也、使昌父尚存、二妻俱在、必不使二嫡專堂、兩婦執祭、同爲之齊也、主簿劉卞議、志在南爲邦族、于北爲繼室、旅、以此名分言之、前妻爲元妃、後婦爲繼室、何至王路既通、更當逐其今妻、廢其嫡子、不書姜氏絕、不爲親、以其犯至惡也、趙姬雖貴、必推叔隗、原同雖寵、必嫡宣孟、若違禮苟讓、何、則春秋所當善也、論者謂地絕、其情終已、

晉書卷二十 志 士

亦指此節

不得往來、今地既通、何爲故當追而絕之邪、侍中領博士張華侍郎山瑗侍郎普作陳壽、張普、楊士幹、余曹屬衛恒司空齊王攸司徒李胤等、竝有異議、制曰、凡事有非常、當依準舊典爲之立斷、今議此事、稱引趙姬叔隗者、是也、然後狄與晉和、故姬氏得迎叔隗而下之、吳寇隔塞、故與前妻終始永絕、必義無兩嫡、則趙姬可以專制、隗氏、昌爲人子、豈得擅替其母、且楚二妻、竝以絕亡、其子猶後母之子耳、昌故不應制、服也太興初、著作郎于寶論之曰、禮有經有變、有權、王慈之事、有爲爲之也、有不可責以始終之義、不可求以循常之文、何祥議之紛錯、同產者無嫡側之別、而先生爲兄、諸侯同爵無等級之差、而先封爲長、今二妻之人、無貴賤之禮、則宜以先後爲秩、順乎義也、今生而同室者寡、死而同廟者衆、及其神位、固有上下也、故春秋賢趙姬、遺禮之變而得禮情也、且夫吉凶哀樂、動乎

晉書卷二十 志 五

情者也。五禮之制，所以敘情而卽事也。今二母者，本他人也，以名來親，而恩不于時，敬不及生，愛不及喪，夫何追服之道哉？張惲、劉卞得其先，後之節，齊王衛恒通于服絕之制，可以斷矣。朝廷于此，宜導之以趙姬，齊之以詔命，使先妻恢含容之德，後妻崇卑讓之道，室人達長少之序，百姓見變禮之中，若此可以居生，又況于死乎？古之王者，有師友之禮，待其臣而不敢自尊，今令先妻以一體接後，而

晉書

卷二十

志

主

後妻不敢抗，及其子孫交相爲服，禮之善服也。然則王昌兄弟相得之日，蓋宜袷祭二母，等其禮饋，序其先後，配以左右，兄弟肅雍，交酬奏獻，上以恕先父之志，中以高二母之德，下以齊兄弟之好，使義風弘于王教，慈讓洽乎急難，不亦得禮之本乎？

建武元年，以溫嶠爲散騎侍郎，嶠以母亡，值寇不暇殯葬，欲營改葬，固讓不拜。元帝詔曰：「溫嶠不拜，以未得改卜葬送，朝議又頗有異。」

同爲審由此邪？天下有闕塞，行禮制物者，當使理可經通，古人之制三年，非情之所盡，蓋存亡有斷，不以死傷生耳。嬰絰而服金革之役者，豈營官邪？隨王事之緩急也。今桀逆未梟，平陽道斷，奉迎諸軍，猶未得徑進，情特一身，于何濟其私艱，而以理聞自疑，不服王命邪？其令群臣詳共通議，如嶠比。吾將親裁其中，于是太宰西陽王萊、散騎常侍荀邃等議以昔伍員挾弓去楚，爲吳行人以謀楚，誠志

晉書

卷二十

志

高

在報讎，不苟滅身也。溫嶠遭難，昔在河朔，日尋干戈，志刷讎惡，萬里投身，歸赴朝廷，將欲因時竭力，憑賴王威，以展其情，此乃嶠之志也。無緣道路未通，師旅未進，而更中辭王事，留志家巷也，以爲誠宜如明詔，嶠不得已乃拜。

志第十

晉書二十

志第十一

晉書二十一 三

竟陵鍾

惺原評

楷李蔣之翹剛定
錢唐朱東觀參校

禮下

五禮之別三曰賓蓋朝宗觀遇會同之制是也自周以下其禮彌繁自秦滅學之後舊典殘缺漢興始使叔孫通制禮參用先代之儀然亦往往改異焉漢儀有正會禮正旦夜滿未盡七刻鐘鳴受賀公侯以下執贊來庭二

晉書

卷二十一

志

一

千石以上升殿稱萬歲然後作樂宴饗親武帝都鄴正會文昌殿用漢儀又設百華燈晉氏受命武帝更定元會儀咸寧注是也傳玄元會賦曰考夏后之遺訓綜殷周之典藝揀秦漢之舊儀定元正之嘉會此則兼採衆代可知矣

正旦元會設白虎樽於殿庭樽蓋上施白虎若有能獻直言者則發此樽飲酒案禮白虎樽乃杜康之遺式也爲白虎蓋是後代所謂

禮云始自魏制
魯然王者之制

示忌憚也

武帝泰始四年詔刺史二千石長吏曰古之王者以歲時巡狩方岳其次則二伯述職不然則行人順省故雖幽遐側微心無壅隔下情上通上指達諭至于縣寮罔不得所用垂風遺烈休聲猶存朕在位累載如臨涖洎風興夕惕明發不寐坐而待旦思四方水旱災眚爲之怛然勤躬約已欲令事事當宜常恐衆吏用情誠心未著萬機兼猥慮有不周政

晉書

卷二十一

志

二

刑失謬而弗獲備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惟歲之不易未遑卜征選省之事下之未乂其何以恤之今使使持節侍中副給事黃門侍郎衛命四出周行天下親見刺史二千石長吏申論朕心訪求得失損益諸宜親省政教問民問患苦周典有之以其萬姓之利害爲一書其禮俗政事刑禁之逆順爲一書其暴亂作逆犯令爲一書其北夷凶荒厄貧爲一書其康樂和親安平爲一書每國辨異之以

謝安嘗謂謝安曰
卿欲何為
謝安曰
吾欲使天下
無事而已

返命于王舊章前訓今率由之還具條奏俾
朕昭然鑒于幽遠若親行焉大夫君子其各
悉乃心敬乃事嘉言令國苦言至戒與使者
盡之無所隱諱方將虛心以俟其勉哉最之
稱朕意焉

太康元年九月庚寅尚書令衛瓘尚書左僕
射山濤右僕射魏舒尚書劉寔司空張華等
奏曰臣聞肇自生靈則有后辟年載之數莫
之能紀立德濟世揮揚仁風以登封泰山者

七十有四家其盛號可知者十有四焉沉淪
寂寞曾無遺聲者不可勝記大晉之德始自
重黎實佐顓頊至于夏商世序天地其在于
周不失其緒金德將升世濟明聖外平蜀漢
海內歸心武功之盛實錄文德至於陛下受
命踐昨弘建大業群生仰毓惟獨江湖沅湘
之表凶桀負固歷代不賓神謀獨斷命將出
討兵威煥加數旬蕩定羈其鯨鯢赦其罪逆
雲覆雨施八方來同聲教所被達于四極雖

謝安嘗謂謝安曰
卿欲何為
謝安曰
吾欲使天下
無事而已

又云太康開於
貞觀則帝心復
古漢封禪禮樂
絕之在秦漢之
後一武帝而已

黃軒之征大禹達昭周之奕世何以尚今若
夫玄石素文底號前載象以數表言以事告
雖古河圖洛書之徵不是過也宜宣大典禮
中嶽封泰山禪梁父發德號明至尊享天休
篤黎庶勒千載之表播流後之聲俾百世之
下莫不興起斯帝王之盛業天人之至望也
詔曰今通寇雖殄外則障塞有警內則百姓
未寧此成德之事所未議也璫等又奏曰今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大漠之陰日南北戶

莫不通屬芒芒禹跡今實過之天人之道已
周巍巍之功已著宜修禮地祇登封泰山致
城上帝以答人神之願也乞如前奏詔曰今
陰陽未和刑政未當百姓未得其所豈可以
勤功告成邪詔不許璫等又奏曰臣聞處帝
王之位者必有歷運之期天命之應濟兆庶
之功者必有盛德之容告成之典無不可誣
有不敢讓自古道也而明詔謙冲屢辭其禮
雖盛德攸在推而未居夫三公職典天地實

掌民物、國之大事、取義於此、故漢氏封禪、非是官也、不在其事、臣等前奏、蓋陳祖考之功、天命又應、陛下之德、合同四海、述古考今、宜修此禮、至於克定歲月、須五府上議、然後奏聞、詔曰、雖蕩清江表、皆臨事者之勞、何足以告成、方望群后、思隆大化、以寧區夏、百姓獲又、與之休息、斯朕日夜之望、無所復下諸府矣、璿等又奏、臣聞唐虞三代、濟世弘功之君、莫不仰承天休、俯協人志、登介丘、履梁父、未

書

卷二十一

誌

書

有辭焉者、蓋不可讓也、今陛下動高口皇、一德無與二、茂績宏規、巍巍之業、固非臣等所能究論、而聖旨勞謙、屢自抑損、時至弗應、推美不居、闕皇代之上儀、塞靈祇之歆望、使大晉之典謨、同風於三五、臣等誠不敢奉詔、請如前奏施行、詔曰、方當共思弘道以康庶績、且俟他年、無所復紛紜也、王公有司、又奏請告太常具禮儀、復下詔曰、所議誠列代之盛事也、然方今未可以爾便報絕之、

後漢書卷二十一

書

卷二十一

誌

書

哀帝即位、欲尊崇章皇太妃、桓溫議宜稱太夫人、尚書僕射江彪議曰、虞舜體仁孝之性、盡事親之禮、貴爲天王、富有四海、而暫喪無立錫之地、一級之爵、蒸蒸之心、昊天罔極、寧當忍父卑賤、不以敬號顯之、豈不以子無爵父之道、理窮義屈、靡所厝情者哉、春秋經曰、紀季姜歸于京師、傳曰、父母之於子、雖爲天王后、猶曰吾季姜、言子尊不加父母也、或以爲子尊不加父母、則武王何以追王太王、王季、文王乎、周之三王、德配天地、王迹之興、自此始也、是以武王仰尋前緒、遵奉天命、追崇祖考、明不以子尊加父母也、按禮、幼不誅長、賤不誅貴、幼賤猶不得表彰長貴、況敢錫之以榮命邪、漢祖感家令之言、而尊太公、苟悅以爲孝、莫大於嚴父、而以子貴加之父母、家令之言過矣、爰逮孝章、不上賈貴人以尊號、而厚其金寶幣帛、非子道之不至也、蓋聖典不可踰也、當春秋時、庶子承國、其母得爲夫

人。不審直于命母邪。故當告於宗祧。以先君之命命之邪。竊見詔書當臨軒拜授貴人爲皇太妃。今稱皇帝策命貴人。斯則子爵母也。貴人北面拜授。斯則母臣子也。天尊地卑。名位定矣。母貴子賤。人倫序矣。雖欲加崇貴人。而實卑之。雖顯明國典。而實廢之。且人主舉動。史必書之。如當載之方策。以示後世。無乃不順乎。竊謂應告顯宗之廟。稱貴人仁淑之至。宜加殊禮。以酬鞠育之惠。奉先靈之命。晉書卷二十一

事不在已。妃后雖是配君之名。然自后以下。有夫人九嬪。無稱妃焉。桓公謂宜進號太夫人。非不允也。如以夫人爲少。可言皇太夫人。皇。君也。君太夫人。於名禮順矣。帝特下詔拜皇太妃。

晉

義爲耳目之娛。故冠亦用之。不惟宴饗宴饗之有樂。亦所以敬賓也。故卻至使楚。楚子饗之。卻至辭曰。不忘先君之好。昵之以大禮。重之以備樂。尋斯辭也。則宴樂之意可知矣。公侯大臣。人君所重。故御坐爲起。在典爲下。言稱伯舅。傳曰。國卿。君之貳也。是以命使之日。御親臨軒。百僚陪列。此卽敬事之意也。古者天王饗下國之使。及命將帥遣使臣。皆有樂。故詩序曰。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又曰。采芣。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杖杜以勸歸。皆作樂而歌之。今命大使。拜輔相。比於下國之臣。輕重殊矣。輕誠有之。重亦宜然。故謂臨軒遣使宜有金石之樂。議奏從焉。

五禮之別。其四曰軍。所以和外寧內保。大定功者也。但兵者凶事。故因蒐狩而習之。武帝泰始四年九月。咸寧元年。太康四年。六年。冬。皆自臨宣武觀。大閱衆軍。然不自令進退也。自惠帝以後。其禮遂廢。

元帝太興四年詔左右衛及諸營教習依大習儀作雁羽仗、

成帝咸和中詔內外諸軍戲兵於南郊之場、故其地因名鬪場、自後藩鎮桓庾諸方伯、往往閱習、然朝廷無事焉、

五禮之別其五曰嘉、宴饗冠婚之道、於是乎備、周末崩離、賓射宴饗之則、罕復能行、冠婚飲食之法、又多遷變、周禮雖有服冕之數、而無天子冠文、又儀禮云、公侯之有冠禮、夏之

書

卷二十一

禮

九

末造也、王鄭皆以為夏末、上下相亂、纂弒由生、故作公侯冠禮、則明無天子冠禮之審也、大夫又無冠禮、古者五十而後爵、何大夫冠禮之有、周人年五十而有賢才、則試以大夫之事、猶行士禮也、故筮日筮賓、冠於阼以著代、醴於客位、三加彌尊、皆士禮耳、然漢代以後、天子諸侯、頗採其儀、按魯襄公冠以冬、漢惠帝冠以三月、明無定月、而後漢以來、帝加元服、咸以正月、及成帝咸寧二年秋閏九月

孫志安注
服方疏

書

卷二十一

禮

十

遣使冠汝南王東、此則非必歲首、冠禮於廟、然武惠冠太子、太子皆卽廟見、斯亦擬在朝之儀也、穆帝孝武將冠、皆先以幣告廟訖、又廟見也、惠帝之爲太子將冠、武帝臨軒、使兼司徒高陽王珪加冠、兼光祿大夫屯騎校尉華廙贊冠、江左諸帝將冠、金石宿設、百僚陪位、又東於殿上鋪大牀、御府令奉冕幘簪導袞服、以授侍中常侍、太尉加幘、太保加冕、將加冕、太尉跪讀祝文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皇帝穆穆、思弘袞職、欽若昊天、六合是式、率遵祖考、永承無極、眉壽惟期、介茲景福、加冕訖、侍中繫玄紱、常侍脫帝絳紗服、加袞服、冕冠事畢、太保率群臣奉賜上壽、王公以下三稱萬歲乃退、按儀注、一加幘冕而已、成帝咸康二年、臨軒遣使持節兼太保領軍將軍諸葛恢兼太尉護軍將軍孔恂六禮備物拜皇后杜氏卽日入宮、帝御太極殿群臣畢賀、賀非禮也、王者婚禮、禮無其例、春秋祭

公逆王后于紀，殺梁左氏，傳說與公羊又不
同，而自漢魏遺事，並皆闕略。武惠納后，江左
又無復儀注，故成帝將納杜后，太常華恒始
與博士參定其儀，據杜預左氏傳說主婚，是
供其婚禮之幣而已。又周靈王求婚於齊，齊
侯問於晏桓子，桓子對曰：夫婦所生，若如人，
姑姊妹，則稱先守某公之遺女，若如人，此則
天子之命，自得下達，臣下之答，徑自上通。先
儒以為丘明詳錄其事，蓋為王者婚娶之禮
也。故成帝臨軒遣使稱制拜后，然則儀注又
不具存。
穆帝納后，欲用九月九月是忌月，范汪問王
彪之，荅云：禮無忌月，不敢以所不見，便謂無
之。博士曹毗荀納等，竝謂無忌月之文，不應
有妨。王洽曰：若有忌月，當復有忌歲。
江左以來，太子婚納徵禮，用玉璧一、虎皮二，
未詳何所準。況或者虎取其威猛，有斑彩，玉
以象德，而有潤，尋珪璋亦玉之美者，豹皮采

婦子婚嫁儀注
之類

將以營君子工，肅納徵辭云：玄纁束帛，儷皮
雁，羊前漢聘后黃金二百斤，馬十二匹，亦無
川羊之旨。鄭氏婚物贊曰：羊者，祥也。然則婚
之有羊，自漢末始也。王者六禮尚未用焉，是
故太康中有司奏太子婚納徵，用玄纁束帛，
加羊馬二馴。
武帝泰始六年十二月，帝臨辟雍行鄉飲酒
之禮，詔曰：禮儀之廢久矣，乃今復講肄舊典，
賜太常絹百匹，丞博士及學生牛酒。
漢儀：季春上巳，官及百姓，皆禊於東流水上，
洗濯，祓除，去宿垢，而自魏以後，但用三月，不
以上巳也。晉中朝公卿以下，至於庶人，皆禊
洛水之側。趙王倫篡位，三日會天泉池，誅張
林，懷帝亦會天泉池，賦詩。陸機云：天泉池南
石溝引御溝水，池西積石為硯堂，本水流杯
飲酒，亦不言曲水。元帝又詔罷三日弄，具海
西於鍾山，立流觴曲水，延百僚，皆其事也。九
月九日馬射，或說云：秋金之節，講武習射，象

立秋之禮也

蕭云史記注歷代樂皆分漢書則皆今之
是也晉史但令律歷而禮樂仍分體格似
不一矣然史有封禪漢有郊祀而此猶該
之於禮禮則足以該此二者乎其中所該
諸議亦但兩晉名手所為故言其具是條
理其詳者與漢儒注疏及自虎通亦無甚
別分

志第十一

晉書二十一終

晉書

卷二十一

志

主

將云書諸志作
此性源流多而
議論少無定為
平鋪文字然於
義理言理在故
事特以第一本
實感然

志第十二

晉書二十二 三 征風

克陵鍾 惺原評

楊李蔣之翹剛定
句章錢光緒泰校

樂上

夫性靈之表不知所以發于詠歌感動之端
不知所以闢於手足生於心者謂之道成于
形者謂之用譬諸天地其猶影響百獸率舞
而況於人乎美其和平而哀其衰窶以茲接
律乃播其聲焉農瑟義琴僊鍾和磬達靈成

晉書

卷二十二

志

十

性象物昭功由此言之其來自遠殷氏不綱
遺風餘孽濡奏既興雅章奔散英莖之制茲
已微矣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周始二
南風兼六代昔黃帝作雲門堯作咸池舜作
大韶禹作大夏殷作大濩周作大武所謂因
前王之禮設俯仰之容和順積中英華發外
書稱命夔典樂教冑子則周官所謂奏大呂
歌黃鍾天既來下人祇動色抑揚周監以弘
雅音及褒貶興災平王遂亂禮廢親疎樂沈

云云則此節
然則此節
九妙下結末

河海是以延陵季子聞歌小雅曰其周德之
衰乎猶有先王之道風焉而列壤稱孤各興
吟詠魏文侯聆古樂而恐以晉平公聽新聲
而忘食先王之道漸以陵夷八方殊風九州
異則秦氏并吞遂專刑憲至于絃歌詩頌千
戚旄羽投諸烟火掃地無遺漢祖提劍寶中
削平天下文匪躬于德化武有心於制作太
后憤儒家之道大臣排賈氏之言播紳先生
所以長歎而子政仲舒猶不能已也炎漢中
興明皇帝卽位表圭景而陳清廟樹槐陰而
疏壁流祀光武於明堂以配上帝召桓榮於
太學祖而劉姓濟濟焉皇皇焉不足觀者自
斯厥後禮樂彌殷永平三年官之司樂改名
大子式揚典禮旁求圖議道隣雅頌事邇中
和其有五方之樂者則所謂大樂九變天神
可得而禮也其有宗廟之樂者則所謂肅雍
和鳴先祖是聽者也其有社稷之樂者則所
謂琴瑟舞鼓以述田祖者也其有辟雍之樂

云云極應
其之意因
不能十分

云云此之有
曲致者

者則所謂移風易俗莫善於樂者也其有黃
門之樂者則所謂安樂群臣踴躍舞我者也
其有短簫之樂者則所謂王師大捷令軍中
凱歌者也魏武挾天子而令諸侯思一戎而
匡九服時逢吞滅憲章咸盪及削平劉表始
獲杜襲揚聲總干式遵前記三祖紛綸咸工
篇什聲歌雖有損益愛玩在乎雕章是以王
粲等各造新詩抽其藻思吟詠神靈贊揚來
靈武皇帝採漢魏之道純覽景文之垂則興
舊惟新前者不改泰始九年光祿大夫荀勗
始作古尺以調聲韻仍以張華等所制高文
陳諸下管永嘉之亂伶官既滅曲臺宣榭曰
變污萊雖復繁舞歌工自初歸晉至于孤竹
之管雲和之瑟空桑之琴泗濱之磬其能備
者百不一焉夫人受天地之靈蘊菁莪之氣
剛柔並用哀樂分情經春陽而自喜遇秋凋
而不悅遊乎金石之端出乎管絃之外因物
遷逝乘流不返是以楚王升輕軒于彭蠡漢

按云禮周詩禮
樂皆與樂

樂府詩集以下
一切皆可取
此新能存其意

順聽鳴鳥於樊，衛聖人功成作樂，化平裁曲，乃揚節奏，以暢中和，節其歡欣，止於哀思者也。凡樂之道，五聲八音六律十二管為之綱紀云。

武帝受命之初，百度草創，泰始二年詔郊祀明堂禮樂，權用魏儀，遵周室肇制殷禮之義，但改樂章而已，使傅玄為之辭云：

天郊饗神歌詩云郊祀樂舞亦非而詩不能精奇絕本漢詩時日宋

整泰壇，禮皇神，精氣感百靈，寶福朱火，燎芳

新紫烟，遊詩云遊字得也從冠青雲，神之

壇，屏象形，曠無方，幽以清，神之來，光景昭，聽

無聞，視無兆，神之至，舉故歆，靈真協，動余心，

神之坐，同歡娛，澤雲翔，化風舒，嘉樂奏，文中

聲，八音諧，神是聽，咸絜齊，並芬芳，烹牲牲，享

玉觴，神悅饗，歆禮祀，祐大晉，降繁祉，作京邑，

廣四海，保天年，窮地紀，

地郊饗神歌

整泰壇，埃皇祇，眾神感，群靈儀，陰祀設，吉禮

將云靈若有是
以靈為有靈其
靈是有而無歸
于無極狀鬼神
幽隱不可
為傳耳法入必
不靈也

施，夜將極，時未移，祇之體，無形象，潛泰幽，洞忽荒，祇之出，變若有靈，無遠，天下毋祇之來，遺光景，昭若存，終冥冥，祇之至，舉欣欣舞象，德歌成文，祇既坐，同歡豫，澤雨施，化雲布，樂八變，聲教敷，物咸亨，祇是娛，齊既絜，侍者肅，玉觴進，咸穆穆，饗嘉賓，歆德馨，祚有晉，暨群生，溢九壤，格天庭，保萬壽，延億齡，

祠廟饗神歌三篇

曰晉是常，享祀時序，宗廟致敬，禮樂具舉，惟

書書卷二十二

其來祭，晉天率土，犧樽既奠，清醑既載，亦有

和羹薦斯羞，備蒸蒸永慕，感時典思，登歌奏

舞，神樂其和，祖考來格，祐我邦家，溥天之下，

罔不休嘉，

肅肅在位，濟濟臣工，四海來格，禮儀有容，鐘

鼓振，管絃理，舞開元，歌永始，神胥樂兮，一肅

肅在位，臣工濟濟，小大咸敬，上下有禮，理管

絃，振鼓鍾，舞象德，歌詠功，神胥樂兮，二肅肅

在位，有來雍雍，穆穆天子，相維辟公，禮有儀

將云漢樂府以
有餘斷處食兒
古傳言皆為四
言太先好所以
不及漢其述

樂有則舞象功歌詠德神胥樂兮三

泰始五年尚書奏使太僕傅玄中書監荀勗

黃門侍郎張華各造正旦行禮及王公上壽

酒食舉樂歌詩荀勗云魏氏行禮食舉再取

周詩鹿鳴以為樂章又鹿鳴以宴嘉賓無取

於朝考之舊聞未知所應勗乃除鹿鳴舊歌

更作行禮詩四篇先陳三朝朝宗之義又為

正旦大會王公上壽歌詩并食舉樂歌詩合

十三篇又以魏氏歌詩或二言或三言或四

言或五言與古詩不類以問司律中郎將陳

頌頌曰被之金石未必皆當故勗造晉歌皆

為四言惟王公上壽酒一篇為三言五言焉

張華以為魏上壽食舉詩及漢氏所施用其

文句長短不齊未皆合古蓋以依詠絃節本

有因循而識樂知音足以制聲度曲法用率

非凡近之所能改二代三京襲而不變雖靜

章辭異廢典隨時至其韻逗留曲折皆係於

舊有由然也是以一皆因就不敢有所改易

晉書卷二十二

將云樂府以
有餘斷處食兒
古傳言皆為四
言太先好所以
不及漢其述

此則華勗所明異行也時詔又使中書侍郎

成公綏亦作焉今竝採列之云

四廟樂歌

正旦大會行禮歌 成公綏

穆穆天子光臨萬國多士盈朝莫匪俊德流

化罔極王猷允塞嘉會置酒嘉賓充庭羽旄

昭宸極鐘鼓振泰清百辟朝三朝式式明儀

刑濟濟鏘鏘金振玉聲禮樂具宴嘉賓眉

壽作聖皇景福惟日新群后辰止有來雍雍

獻酬納賁崇此禮容豐養萬祖旨酒千鍾嘉

樂盡宴樂福祿咸攸同樂哉天下安寧道

化行風俗清肅部作詠九成年豐穰世太平

至治哉樂無窮元首聰明股肱忠樹豐澤揚

風清嘉瑞出靈應彰麒麟見鳳凰翔醴泉

湧流中唐嘉禾生穗盈箱降繁祉祥聖皇承

天位統萬國受命應期授聖德四世重光宣

問洪業景克昌文欽明德彌彰肇啓晉邦流

祥無疆

晉書卷二十二

食舉樂東西廂歌

煌煌七曜重明交暢我有嘉賓是應是祝邦
政既圖接以大饗人之好我式遵德讓
賓之初筵謠萬濟濟既朝乃宴以洽百禮頒
以位敘或庭或陛登饋台安亦有兄弟胥子
陪僚憲茲度惜觀願養正降福孔偕
昔我三后大業是維今我聖皇焜耀前輝奕
世重規明照九畿思輯用光時罔有違陟禹
之跡莫不來威天被顯祿福履是綏

晉書卷二十二 志八

冬至初歲小會歌

日月不留四氣回周節慶代序萬國同休庶
九群后奉壽升朝我有壽禮式宴百僚繁肴
綺錯旨酒泉淳笙鏞和奏磬管流聲上隆其
愛下盡其心宜其聖澤訓之德音乃宣乃訓
配享交泰永載仁風長撫無外
泰始九年光祿大夫荀勗以杜夔所制律呂
按太樂總章鼓吹八音與律呂乖錯乃制古
尺作新律呂以調聲韻事具律歷志律成遂

晉書四書樂
律呂注各手
紀歷注各手
律呂注各手
律呂注各手

班下太常使太樂總章鼓吹清商施用焉遂
典知樂事啓朝士解音律者共掌之使郭夏
宋識等造正德大豫二舞其樂章亦張華所
作之云

志第十二 晉書二十二 樂

晉書卷二十二 志九

志第十三

晉書二十三 三徑藏書

瓦陵鍾 惺原評

樞李府之趙剛定
天台陳西輝樂技

樂下

永嘉之亂海內分崩伶官樂器皆沒於劉石江左初立宗廟尚書下太常祭祀所用樂名太常賀循答云魏氏增損漢樂以爲一代之禮未審大晉樂名所以爲異遭離喪亂舊典不存然此諸樂皆和之以鍾律文之於五聲

書書卷二十三 志一

詠之於歌辭陳之於舞列宮懸在庭琴瑟在堂八音迭奏雅樂竝作登歌下管各有常詠周人之舊也自漢氏以來倣倣此禮自造新詩而已舊京荒廢今既散亡音韻曲折又無識者則於今難以意言于時以無雅樂器及伶人省太樂并鼓吹令是後頗得登歌食舉之樂猶有未備太寧末明帝又訪阮孚等增益之咸和中成帝乃復置太樂官鳩集遺逸而尚未有金石也庾亮爲荊州與謝尚修復

將云樂音之道
三千八百餘矣
其大略以意言
四字能斷其後
未復入多少附

雅樂未具而亮薨庾翼桓溫專事軍旅樂器

在庫遂至朽壞焉及慕容儼平冉閔兵戈之

際而鄴下樂人亦頗有來者永和十一年謝

尚鎮壽陽於是採拾樂人以備太樂并制石

聲雅樂始頗具而王猛平鄴慕容氏所得樂

聲又入闕右太元中破苻堅又獲其樂工楊

蜀等閑習舊樂於是四廂金石始備焉乃使

曹毗王珣等增造宗廟歌詩然郊祀遂不設

樂今列其詞于後云無古氣不及傳玄張華

晉書卷二十三 志二

特達故
韻不錄

漢時有短簫鏡歌之樂其曲有朱鷺悲翁艾如張上之回雍離戰城南巫山高將進酒君馬黃上陵有所思雉子班聖人出芳樹上邪臨高臺達如期石留務成玄雲黃爵行釣竿等曲列于鼓吹多序戰陣之事及魏受命改其十二曲使繆襲爲詞述以功德代漢其餘竝同舊名是時吳亦使韋昭製十二曲名以述功德受命及武帝受禪乃令傅玄製爲

二十二篇亦述以功德代魏、改朱鷺爲靈之祥、言宣帝之佐魏、猶虞舜之事堯、既有石瑞之徵、又能用武以誅孟達之逆命也、改思悲翁爲宣受命、言宣帝禦諸葛亮、獲威重、運神兵、亮震怖而死也、改艾如張爲征遼東、言宣帝陵大海之表、討滅公孫氏而梟其首也、改上之回爲宣輔政、言宣帝聖道深遠、撥亂反正、網羅文武之才、以定二儀之序也、改雍離爲時運多難、言宣帝致討吳方、有征無戰也、

書卷二十一

三

主

改戰城南爲景龍飛、言景帝克明威教、賞順夷逆、隆無疆、崇洪基也、改巫山高爲平玉衡、言景帝一萬國之殊風、齊四海之乖心、禮賢養士而纂洪業也、改上陵爲文皇統百揆、言文帝始統百揆、用人有序、以敷太平之化也、改將進酒爲因時運、言因時運變、聖謀潛施、解長蛇之交、離群桀之黨、以武濟文、以邁其德也、改有所思爲惟庸蜀、言文帝既平萬乘之蜀、封建萬國、復五等之爵也、改芳樹爲天

序、言聖皇應歷受禪、弘濟大化、用人各盡其才也、改上邪爲大晉承運期、言聖皇應籙受圖、化象神明也、改君馬黃爲金靈運、言聖皇踐阼、致敬宗廟、而孝道行於天下也、改雉子班爲於穆我皇、言聖皇受禪、德合神明也、改聖人出爲仲春振旅、言大晉申文武之教、改獵以時也、改臨高臺爲夏苗田、言大晉收狩順時、爲苗除害也、改達如期爲仲秋獮田、言大晉雖有文德、不廢武事、順時以殺伐也、改

書卷二十一

三

主

石留爲順天道、言仲冬大閱、用武修文、大晉之德配天也、改務成爲唐堯、言聖皇陟帝位、德化光四表也、玄雲依舊名、言聖皇用人各盡其材也、改黃爵行爲伯益、言赤烏銜書、有周以興、今聖皇受命、神雀來也、鈞竿依舊名、言聖皇德配堯舜、又有呂望之佐、濟大功、致太平也、其辭並列之于後云、

宣輔政

宣皇輔政聖烈深、撥亂反正順天心、網羅文

武才、慎厥所生、所生賢、遺教施、安上治民、化風移、肇創帝基、洪業垂、於鑠明明時赫、戲功濟萬世、定二儀、定二儀、雲行雨施、海外風馳、

文皇統百揆

文皇統百揆、繼天理萬方、武將鎮四隅、英佐盈朝堂、謀言協秋蘭、清風發其芳、洪澤所漸潤、礫石爲珪璋、大道侔五帝、盛德踰三王、咸光大、上恭天與地、至化無內外、無內外、六合並康乂、並康乂、述茲嘉會、在昔義與農、大晉

書卷二十三 志 五

德斯邁、鎮征及諸州、爲藩衛、玄功濟四海、洪烈流萬世、

金靈運

金靈運、天符發、聖徵見、恭日月、惟我皇、體神聖、受魏禪、應天命、皇之興、靈有徵、登大麓、御萬乘、皇之輔、若閔武、爪牙奮、莫之禦、皇之佐、讚清化、百事理、萬邦賀、神祇應、嘉瑞章、恭享禮、薦先皇、樂時奏、磬管鏘、鼓殷殷、鐘鎗鎗、奠尊俎、寶玉觴、神歌饗、咸悅康、宴子孫、佑無疆、

大孝蒸蒸、德教被萬方、

仲春振旅

仲春振旅、大致民、武教於時日新、師執提、工執鼓、坐作起、節有序、盛矣允文允武、蒐田表薦、申法誓、遂開禁、獻社祭、允以時、明國制、文武並用、禮之經、列車如戰、大敘明、古今誰能去兵、大晉繼天濟群生、

仲秋彌田

仲秋彌田、金德常剛、涼風清且厲、凝露結爲霜、白藏司辰、蒼雉時鷹揚、鷹揚猶尚父、順天以殺伐、春秋時序、雷霆振威曜、進退由鉦鼓、致禽祀祊、羽毛之用充軍府、赫赫大晉德、芬烈陵三五、敷化以文、雖安不廢武、光宅四海、永享天之祐、

書卷二十三 志 五

唐堯諮務成、謙謙德所興、積漸終光大、履霜致堅冰、神明道自成、河海稱可凝、舜禹統百揆、元凱以次升、禪讓應大歷、曆聖世相承、我

唐堯

唐堯諮務成、謙謙德所興、積漸終光大、履霜致堅冰、神明道自成、河海稱可凝、舜禹統百揆、元凱以次升、禪讓應大歷、曆聖世相承、我

晉書卷二十三
志七
八

皇陟帝位、平衡正準繩、德化飛四表、祥氣見其微、興王坐侯旦、云王恬自矜、致遠由近始、覆置成山陵、披圖按先籍、有共證靈液、

玄雲

玄雲起丘山、祥氣萬里會、龍飛何曉曉、鳳翔何翩翩、昔在唐虞朝、時見青雲際、今親遊萬國、流光溢天外、鶴鳴在後園、清音隨風邁、成湯隆顯命、伊摯來如飛、先天天不違、後排綜地網、解褐稱天維、元功配二王、芬馨世所希、

晉書卷二十三 志七

我皇敎群才、洪烈何巍巍、桓桓征四表、濟濟理萬機、神化咸無方、髦才盈帝畿、丕顯惟昧、日新孔所諮、茂哉明聖德、日月同光輝、

伯益

伯益佐舜禹、職掌山與川、德侔十六相、思心入無間、智理周萬物、下知衆鳥言、黃雀應清化、翔習何翩翩、和鳴栖庭樹、徘徊雲日間、夏桀爲無道、密網施山河、酷祝振纖綱、當奈黃雀何、殷湯崇天德、去其三面羅、逍遙群飛來、

鳴聲乃復和、朱雀作南宿、鳳凰統羽群、赤鳥銜書至、天命瑞周文、神雀今來遊、爲我受命君、嘉祥致天和、膏澤隆青雲、蘭風發芳氣、蓋世同其芬、

雜舞未詳所起、然漢代已施于燕享矣、傅毅張衡所賦皆其事也、舊曲有五篇、一關東有賢女、二章和、二年中、三樂久長四、四方皇、五殿前生桂樹、其辭並亡、曹植雜舞詩序云、故漢靈帝西園鼓吹有李堅者、能雜舞、遭世荒亂、堅播越關西、隨將軍段熲、先帝聞其舊伎、下書召堅、堅年踰七十、中間廢而不爲、又古曲甚多謬誤、異代之文、未必相襲、故依前曲作新歌五篇、及泰始中、又製其辭焉、

晉書卷二十三 志八

雜舞歌詩五篇、錄其二、蔣云此與宋志俱不若作者姓名樂府作傳玄

有錄

洪業篇

宣文劍、洪業盛德在泰始、聖皇應靈符、受命君四海、萬國何所樂、上有明天子、唐堯禪帝

位虞舜惟恭已恭已正南面道化與時移大
 赦盪萌漸文教被黃支。象天則地體無爲聰
 明配日月神聖參兩儀雖有三凶類靜言無
 所施象天則地體無爲稷契竝佐命伊呂升
 王臣蘭芷登朝肆下無失宿人聲發響自應
 表立景來附咩開順鸞制潛龍升天路備物
 立成器變通極其數百事以時序萬機有常
 度訓之以克讓納之以忠恕群下仰清風海
 外同歡慕象天則地化雲布昔日貴彫飾今
 尚儉與素昔日多纖介今去情與故象天則
 地化雲布濟濟大朝士夙夜綜萬機萬機無
 廢理明明降訓詁臣譬列星景君配朝日輝
 事業竝通濟功烈何巍巍五帝繼三皇三皇
 世所歸聖德應期運天地不能違仰之彌已
 高猶天不可階將復御龍氏鳳凰在庭悽
 明君篇
 明君御四海聽鑒盡物情願望有譴罰竭忠
 身必榮蘭芷出荒野萬里升紫庭茨草穢堂

齊云妙在不傳
 其意其言其美
 其德其不正是
 須看

又云唐詩
 晉何隱於此

齊云白符瑞
 其歌云云平
 白符思其意
 集其意言白

隋掃截不得生能否莫相蒙百官正其名恭
 已慎有爲有爲無不成聞君不自信群下執
 異端正直羅浸潤姦臣奪其權雖欲盡忠誠
 結舌不敢言結舌亦何憚盡忠爲身患清流
 宣不潔飛塵濁其源咬路令人迷未達勝不
 還忠臣立君朝正色不顧身邪正不竝存譬
 若胡與秦胡秦有合時邪正各異津忠臣遇
 設令遭暗主斥退爲凡人雖薄供時用白茅
 猶爲珍冰霜晝夜結蘭桂摧爲薪邪臣多端
 變用心何委曲便辟順情指動隨君所欲偷
 安樂目前不問清與濁積憾同時主養交以
 持祿言行恒相違難屢甚谿谷昧死射乾沒
 覺露則滅族
 拂舞出自江左舊云吳舞檢其歌非吳辭也
 亦陳于殿庭楊叔序云自到江南見白符舞
 或言白鬼鳩舞云有此來數十年矣察其辭
 旨乃是吳人忠孫皓虐政思屈晉也今列之

官全行符也
鳴亦合也打地
舞其義重也

於後云、

拂舞歌詩五篇

錄其三餘俱漢魏舊作

白鳩篇

翩翩白鳩再飛再鳴懷我君德來集君庭白

雀呈瑞素羽明鮮翔庭舞翼以應仁乾皎皎

鳴鳩或丹或黃樂我君惠振羽來翔東壁餘

光魚在江湖惠而不費敬我微軀策我良駒

習我驅馳與君周旋樂道忘仇蕭云忘仇不

餘妙我心虛靜我志猶滿彈琴鼓瑟聊以自

書卷二十三

娛陵雲登臺浮遊太清攀龍附鳳自望身輕

蕭云自樂府作目思致更深
宋志作日父不知作自字矣

濟濟篇

暢暢飛舞氣流芳鍾云上四字奇追念二五

大綺黃去失有時可行去來時同此未央時

冉冉近桑榆但當飲酒爲歡娛衰老逝何有

期多憂耿耿內懷思淵池廣魚獨希願得黃

浦衆所依恩感人世無比悲歌且舞無極已

獨祿篇祿梁府作流

獨祿篇此篇可與
解人通飲耳
若遇其反實辨

獨祿篇此篇可與
解人通飲耳
若遇其反實辨

獨祿祿水潦泥濁泥濁尚可水深殺我雍

雍雙雁遊戲田畔我欲射雁念子孤散翩翩

浮萍得風搖輕我心何合與之同并空牀低

幃誰知無人夜衣錦綺誰別偽真刀鳴箭中

倚牀無施父冤不報欲活何爲猛虎斑斑遊

戲山間虎欲嗜人不避豪賢蕭云獨流篇吾

不似四言所選望而

按魏晉之世有孫氏善弘舊曲宋識善擊節

唱和陳左善清歌列和善吹笛郝索善彈箏

書卷二十三

朱生善琵琶尤發新聲故傳玄著書曰人若

欽所聞而忽所見不亦惑乎設此六人生於

上世越今古而無愧何但夔牙同契哉

成帝咸康七年尚書蔡謨奏八年正會儀注

惟作鼓吹鐘鼓其餘伎樂盡不作侍中張澄

給事黃門侍郎陳遵駁以爲王者觀時設教

至於吉凶殊斷不易之道也今四方觀禮陵

有傾帛之位庭奏宮懸之樂二禮兼用哀樂

不分禮國經制莫大于此詔曰今既以天下

體大、禮從權宜、三正之饗、宜盡用吉禮也、至
娛耳目之樂、所不忍間、故缺之耳、事之大者、
不過上壽酒稱萬歲已、許其大、不足復闕鐘
鼓、鼓吹也、澄遠又啓、今大禮雖降事吉於朝、
然簪帛顯于園陵、則未減有哀、禮服定于典
文、義無盡吉、是以咸寧之會、有徽樂之典、實
先朝稽古憲章、垂式萬世者也、詔曰、若元日
大享、萬國朝宗、庭廡鐘鼓之奏、遂闕起居之
節、朝無磨制之音、實無蹈履之度、其于事義、

晉書

卷二十三

志

十一

不亦闕乎、惟可量輕重以制事、中散騎侍郎
顧臻表曰、臣聞聖王制樂、讚揚政道、養以仁
義、防其滯佚、上享宗廟、下訓黎元、體五行之
正音、協八風以陶物、宮聲正方而好義、角聲
堅齊而率禮、絃歌鐘鼓金石之作、備矣、故通
神至化、有率舞之感、移風易俗、致和樂之極、
末世之伎、設禮外之觀、逆行連倒、頭足人皆
之屬、皮膚外剝、肝心內摧、敦彼行葦、猶謂勿
踐、矧伊生靈、而不惻愴、加四海朝覲、言觀帝

庭、耳聆雅頌之聲、目覩威儀之序、足以踴天
頭以履地、反天地之至順、傷彝倫之大方、今
夷狄對岸、外禦爲急、兵食七升、忘身赴難、過
秦之戲、日糜五斗、方掃神州、經略中甸、若此
之事、不可示遠、宜下太常、纂備雅樂、籥韶九
成、惟新于盛運、功德頌聲、永著于來葉、此乃
所以燕及皇天、克昌厥后者也、諸伎而傷人
者、皆宜除之、流簡儉之德、遮康哉之詠、清風
既行、下應如草、此之謂也、愚管之誠、惟垂採

晉書

卷二十三

志

十四

察于是除高組紫鹿、跋行鼈食、及齊王捲示
竿兒等樂、又減其廩、其後復尚高組紫鹿焉、

志第十三

晉書二十三

終

志第十四

晉書二十四 三

竟陵鍾

惺原評

檄李蔣之翹刪定
同里戴長治恭校

職官

鍾云得其時制以考厥官可為世攬
之益○蔣云晉置官最冗典革最
一大約見于帝紀者十二三故此
不復贅聊錄其序以見大概云

書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所以獎導民萌裁
成庶政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執法在南宮
之右上相處端門之外而鳥龍居位雲火垂
習書卷二十四 志

名前史詳之其以尚矣黃帝置三公之秩以
親黎元少昊配九扈之名以為農正命重黎
于天地召融冥于水火則可得而言焉伊尹
曰三公調陰陽九卿通寒暑大夫知民事列
士去其私而成湯居亳初置二相以伊尹仲
虺為之凡厥樞會仰承君命總及周武下車
成康垂則六卿分職二公弘化咸樹司存各
題標準苟非其道八弗虛榮貽厥孫謀其固
本也如此及秦變周官漢遵秦舊或隨時適

職官
之職所工者如

用或曰務遷革霸王之典義在于斯既獲厥
安所謂得其時制者也四征興于漢代四安
起于魏初四鎮通于柔遠四平止于喪亂其
渡遼凌江輕車強弩式揚遐外川表攻伐典
而復毀厥號彌繁及當塗得志克平諸夏初
有軍師祭酒恭掌戎律建安十三年罷漢台
司更置丞相而以曹公居之用兼端揆孫吳
劉蜀多依漢制雖復臨時命氏而無忝舊章
世祖武皇帝即位之初以安平王孚為太宰
晉書卷二十四 志

鄭冲為太傅王祥為太保司馬望為太尉何
曾為司徒荀顗為司空石苞為大司馬陳騫
為大將軍世所謂八公同長舉雲附翼者也
若乃成平棟宇非一枝之勢處乎經綸稱萬
夫之敵或牽羊以叶于夢或垂釣以申其道
或空桑以獻其術或操版以啓其心臥龍飛
鴻方金機壁秦笑鄒產楚材晉用斯亦曩時
之良具其又昭彰者焉宣王既誅曹爽政由
已出綱羅英俊以備天官又南卿受竊貴公

顯戮、雖復策名魏氏、而乃心皇晉、及文王纂業、初啓晉臺、始置二衛、有前驅養由之弩、及設三部、有熊渠攸飛之衆、是以武帝龍飛、乘茲奮翼、猶武王以周之十亂而理殷民者也、是以泰始蓋于太康、喬柯茂葉、來居斯位、自太興訖于建元、南金北銑、用處茲秩、雖未擬平夔拊龍言、天工人代、亦庶幾乎任官惟賢、莅事惟能者也、

晉書卷二十四 志

志第十四 晉書二十四 終

晉書卷二十四 志

志第十五 晉書二十五 三經義書

竟陵鍾 惺原評 楊李蔣之翅刺定 襄東滿 摩泰校

典服

鍾云車前儀仗足以勸故老款款說之不衷於異仍作志此亦可以覽

史臣曰昔者乘雲放駕、卷領垂衣、則黃帝皂衣纁裳、於助彤車白馬、叶三微之字、今寅丑之建、玄戈玉刃、作會相曜、若乃參旗分景、帝

晉書 卷二十五 志

車合耀、又所以營衛南宮、增華北極、月令季夏之月、命婦官染絲纁丹、班次各有品章矣、高旗有日月之象、式視有威儀之選、衣兼朝服、銜載鳴和、是以闕邪屏棄、不可入也、若乃正名百物、補緝四維、疏懷山之水、解傾天之害、功尤彰者、飾彌煥、德逾盛者、服彌尊、莫不贊良、用成其美、書曰明試以功、車服以庸、禮記曰魯車、不虞氏之路也、鈎車、夏后氏之路也、大路、殷路、周路也、而敝火山龍、以

通其意前史以爲聖人見鳥獸容貌草木英華始創衣冠而玄黃殊采見秋蓬孤轉杓麟旁建乃作輿輪而方圓異則遇物成象觸類興端周因于殷其來已舊成王之會壇垂陰雨五方之盛有八十物者焉宗馬鳥旌奚往不格殷公曹叔此焉低首周禮巾車氏建大赤以朝大白以戎雅制弘多式遵遺範賓人異憲師行殊則是以有嚴有翼用光其武鉤膺雉章乃暢其文六服之冕五時之路王之

書

卷二十五

志

二

常制各有等差追禮業彫訛人情馳爽諸侯征伐憲度淪亡一紫亂于齊飾長纓混于鄉阮孔子曰君子其學也博其服也鄉若乃豪傑不經庶人干典影鷩冠於鄭伯之門踞珠履于春申之第及秦皇并國攬其餘軌豐貂東至獬豸南來又有玄旗皂旒之制鹿頭罕車之飾寫九王之處于咸陽北坂車輿之緣各樹其文所謂秦人大備而陳戰國之後車者也及魏脂布網經書咸燼削滅三代以金

根爲帝軫除棄六冕以衮玄爲祭服高祖入關既因秦制世祖挺英雄之略總文景之資揚霓拂翳皮軒記鼓橫汾河而祠后土登甘泉而祭昊天奉常獻儀謂之大駕車千乘而騎萬匹以幸姬趙飛燕置屬車間豹尾中又揚雄所謂曜天狼之威狐張曜日之靈施駢羅列布霧集雲合者也于後王氏擅朝武車常朝赤眉之亂文物無遺建武十三年吳漢平蜀始造葆車輿轅充庭之飾漸以周備明

書

卷二十五

志

三

帝採周官禮記更服衮章天子冠通天而佩玉璽魏明以繡徽之美有幾千僭于是隨章傾略而損者半焉高堂隆奏曰改正朔殊徽號者帝王所以神明其政變民耳目也帝從其議改青龍五年爲景初元年服色尚黃從地正也世祖武皇帝接天人之規開典午之基受終之禮皆如唐虞故事晉氏金行而服色尚赤豈有司失其傳歟

志第十五

晉書二十五 終

志第十六

晉書卷二十六 三經義

竟陵鍾

惺原評

楷李蔣之翹刪定
雲間陳繼儒參校

食貨

前云史記平準書雖述馬金錢法今
吏治米粟貨物功官室用度諸事
迨班史則以食貨名志遂分食貨為
上下篇然太史文錯雜與文整齊今
此志學班氏者也規制頗弘但中所
載諸文不及漢書補遺實論說述
其所以無光澤其語費太淺
半故予特摘其津致音錄之

昔者先王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固三才

書書卷二十六 志

以節其務。敬四序以成其業。觀其諧俗而正
其紀綱。勗農桑之本。通魚鹽之利。登良山而
採符玉。泛瀛海而罩珠璣。日中為市。總天下
之利。先諸布帛。繼以貨泉。貨遷有無。各得其
所。周禮正月始和。乃布教于象魏。若乃一夫
之士。十畝之宅。三日之餼。九均之賦。施陽禮
以典其讓。命春社以勗其耕。天下所貴者人
也。明之所求者學也。治經入官。則君子之道
焉。高曰。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是以農官

晉書云以租
為工不賦五

而無賦

晉書卷二十六 志

澤虞。各有攸次。父兄之習。不訖而成。十五從
務。始時衣服。鄉無遊手。邑不廢時。所謂厥初
生民。各從其事者也。是以太公通市井之貨。
以致齊國之強。昭夷善發歛之居。以盛中陶
之業。昔在金天。勤于民事。命春鷹以耕稼。屬
戶召夏鷹以耘鋤。秋鷹所以收歛。冬鷹于焉
盡藏。書曰。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傳曰。禹
稷躬稼而有天下。若乃九土既敷。四民承範。
東吳有齒角之饒。西蜀有丹砂之富。充豫漆
絲之賄。燕齊怪石之府。秦邪。旄羽。迴帶。琅玕。
荆鄂。桂林。旁通竹箭。江干。橘柚。河外。舟車。遼
西。旃罽。之鄉。葱右。蒲稍。之駿。殖物怪錯。千何
不有。若乃上法星象。下料無外。因天地之利。
而總山海之饒。百畝之田。十一而稅。九年躬
稼。而有三年之蓄。可以長孺齒。可以養耆年。
因乎人民。用之邦國。宮室有度。旗章有序。朝
聘自其儀。宴饗由其制。家殷國阜。遠至邇安。
旱之災。邱墳瀕之弊。然後王之常膳。乃

又云此處向係
漢書卷二十六
文見他書
不計之數

問笙鋪商周之典用此道也故姬公制以六
典職方陳其九貢頒財內府永為不刊及刑
政陵夷菁茅罕至魯侯初踐祗之稅秦君收
太半之入前王之範靡有孑遺史臣曰班固
為貨殖志自三代至王莽之誅網羅前載其
文詳悉迄魏武之初九州雲擾攻城略地保
此懷民軍旅之資權時調給于時袁紹軍人
皆資堪豪袁術戰士取給亂滿魏武于是乃
募良民屯田許下又于州郡列置田官歲有

書卷二十六
三

數千萬斛以充兵戎之用及初平袁氏以定
鄴都令收田租或粟四升戶絹二匹而綿二
斤餘皆不得擅典藏強賦弱世祖武皇帝太
康元年既平孫皓納百萬而罷三吳之資接
千年而總西蜀之用端于戈于府庫破舟船
于江壑河濱海岸三丘八藪禾耨之所不至
者人皆受焉農祥晨正平秩東作荷鋤風耜
有同雲布若夫因天而資五緯因地而興五
才世隔升平物流倉府宮闈增飾服說相輝

孫云他史述食
貨所以志前
書通食貨所以
志前理財信經
國之義政性
多後之典用
久取重云

于是王濟石崇等更相誇尚與服尚粗之盛
連衡帝室布金埒之泉粉珊瑚之樹物盛則
衰固其宜也永寧之初洛中尚有錦帛四百
萬寶珠金銀百餘斛惠后北征蕩陰反駕寒
桃在御斐雞以給其布食兩幅囊錢三千以
為車駕之資焉懷帝為劉曜所圍王師累敗
府帑既竭百官饑甚比屋不見火烟餓人自
相啖食愍皇西宅餒饑弘多斗米二金死者
大半劉曜陳兵內外斷絕十姓之麴屑而供

書卷二十六
四

帝君臣相顧莫不揮淚元后渡江軍事草創
蠶販賤布不有恒準以時蠶反室中府所
儲數四千匹于時石勒勇銳挺亂江南帝懼
其侵逼往患之乃詔方鎮云有斬石勒首者
賞布千匹云
當黃初中四方郡守墾田又加以故國用不
既時濟北顏斐為京兆太守京兆自馬超之
亂百姓不專農殖乃無車牛斐又課百姓令
開月取車材轉相救匡其無牛者令養猪投

貴賣以買牛、始者皆以為煩、一二年中、編戶皆有車牛、于田役省贍、京兆遂以豐沃、鄠、潁、爲沛郡太守、郡居下濕、水滂爲患、百姓饑乏、潁于蒲相二縣、與陂埒開稻田、郡人皆不以爲便、潁以爲終有經久之利、遂躬帥百姓興功、一冬皆成、比年大收、頃畝歲增、租入倍常、郡中賴其利、刻石頌之、號曰鄠陂、魏明帝世徐邈爲涼州土地少雨、常苦乏穀、邈上脩武威酒泉鹽池以收勝穀、又廣開水田、募貧民佃之、家家豐足、倉庫盈溢、及度支州界軍用之餘、以市金錦犬馬、通供中國之費、西域人入貢、財貨流通、皆邈之功也、其後皇甫隆爲敦煌太守、敦煌俗不作耨犁、隆及不知用水、人牛功力既費、而收穀更少、隆到乃教作耨犁、又教使溉灌、歲終率計所省、庸力過半、得穀加五、西方以豐、及晉受命、武帝欲平一江表、時穀賤而布帛貴、帝欲立平糴法、用布帛市穀、以爲糧儲、議者謂軍資尚少、不宜以

書卷二十六 志五

貨

貴易賤、泰始二年、帝乃下詔曰、夫百姓年豐則用奢、凶荒則節、匱是相報之理也、故古人權量國用、取嚴散滯、有輕重平糴之法、理財鈞施、惠而不費、政之善者也、然此事廢久、天下希習其宜、加以官蓄未廣、言者異同、財貨未能達通其制、更令國寶散于穰歲而上不收、貨弱困于荒年而國無備、豪民富商挾輕資、誼重積、以營其利、故農夫苦其業、而末作不可禁也、今者省徭務本、并力墾殖、欲令農功益登、耕者益勸、而猶或騰踊、至于農民拉傷、今宜通糴以充儉法、至者平議具爲條制、然事竟未行、安帝元興中、桓玄輔政、立議欲廢錢用穀帛、孔琳之議曰、洪範八政、貨爲食次、豈不以交易所資、爲用之至要者乎、若使百姓用力于爲錢、則是妨爲生之業、禁之可也、今農自務穀、工自務器、各謀其業、何嘗致動于錢、故聖王制無用之貨、以通有用之財、既無毀敗之

書卷二十六 志六

費。又自難運之苦。此錢所以嗣功。雖歷代不廢者也。穀帛為寶。不充衣食。分以為貨。則致損甚多。又勞毀于商販之手。耗棄于割截之用。此之為弊。著自于錢。故鍾繇曰。巧偽之人。競濕穀以要利。制薄絹以充資。魏世制以嚴刑。弗能禁也。是以司馬芝以為川錢。非徒豐國。亦所以省刑。錢之不用。由於兵亂。積久自致于廢。有由而然。漢末是也。今既用而廢之。則百姓頓亡其利。今括囊天下之穀。以周天下之食。或倉庫充溢。或糧廩并儲。以相資助。則貧者仰富。致富之道。實假于錢。一朝斷之。便為棄物。是有錢無糧之人。皆坐而饑。因此斷之。又立弊也。且據今用錢之處。不以為貧。用穀之處。不以為富。又民習永久。革之必惑。語曰。利不百。不易業。況又錢便于穀邪。魏明帝時。錢廢。穀用既久。不以便于民。乃舉朝大議。精才達政之士。莫不以宜復用錢。下無異情。朝無異論。彼尚舍穀帛而用錢。足以

明穀帛之弊。著于已誠也。世或謂魏氏不用錢。久積累巨萬。故欲行之。利公富國。斯殆不然。晉文後舅犯之謀。而先成季之信。以為雖有一時之勳。不如萬世之益。于時名賢在列。君子盈朝。大謀天下之利害。將定經國之要術。若穀實便錢。義不昧當時之近利。而廢永用之通業。斷可知矣。思貨由困而思革。改而更張耳。近孝武之末。天下無事。時和年豐。百姓樂業。穀帛殷阜。幾乎家給人足。驗之實事。錢又不妨民也。頃兵革屢興。荒饉薦及。飢寒未振。實此之由。公既援而拯之。大革視聽。弘敦本之教。明廣農之科。敬授人時。各從其業。遊蕩知反。務求自休。同以南畝競力。野無遺壤矣。於此以往。將升平必至。何衣食之足。卹愚謂救弊之術。無取于廢錢。朝議多同。琳之故玄議不行。

將云歷因不法
魏據大碑錄
董仲舒劉向文
子占然而者五
言其法之非
德詳於書史竹
書之故不經
木

志第十七

晉書二十七 三 經 藏 書

竟陵鍾

惺原評

樛李將之剋刪定
上虞倪元璐參校

五行上

經曰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

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

革土爰稼穡

傳曰田獵不宿飲食不享出入不飾奪農時

及有姦謀則木不曲直

晉書卷二十七 志 一

魏文帝黃初六年正月雨水冰按劉歆說上

陽施不下通下陰施不上達故雨而木為之

冰霧氣寒木不曲直也一說以木冰為木介

介者甲兵之象

元帝太興四年王敦在武昌鈴下儀仗生華

如蓮華五六日而萎落此木失其性干寶以

為威儀之富榮華之盛皆如狂華之發不可

久也其後王敦終以逆命取敗

傳曰樂法律逐功臣殺太子以妾為妻則火

不炎上

魏明帝青龍元年六月洛陽宮鞠室災二年

四月崇華殿災延於南閣繕復之至三年七

月此殿又災帝以問高堂隆隆對曰夫災變

之發皆所以明教誡也惟率禮脩德可以勝

之易傳曰上不儉下不節孽火燒其室又曰

君高其臺天火為災此人君苟飾宮室不知

百姓空竭故天應之以旱火從高殿起也按

舊占曰災火之發皆以臺榭宮室為誡今宜

晉書卷二十七 志 二

龍散作役務從節約漆埽所災之處不敢於

此有所營造筮蒭嘉禾必生此地以報陛下

虔恭之德帝不從

惠帝元康五年閏十月庚寅武庫火張華疑

有亂先命固守然後救火是以累代異寶王

莽頭孔子履漢高祖斷白蛇劍及二百八萬

器械一時蕩盡是後慙懷太子見殺之罰也

天戒若曰夫設險擊析所以固其國儲積戎

器以戒不虞今冢廟將傾社稷垂泯禁兵

無所復施，皇旅又將誰衛？帝后不悟，終喪四海，是其應也。張華問續，皆曰：武庫火而氏羗反，太子見廢，則四海可知。

元帝太興中，王敦鎮武昌，武昌火起，典眾救之，救於此而發於彼，東西南北數十處俱應，數日不絕。舊說所謂熾炎妄起，眾不能救之謂也。干寶以為此臣而君行，亢陽失節，是為王敦陵上，有無君之心，故災。

傳曰：修宮室，飾臺榭，內游亂，犯親戚，侮父兄。
青書卷二十七 志 三

則稼穡不成

吳孫皓時，常歲無水旱，苗稼豐美，而實不成，百姓以饑。閭境皆然，連歲不已。吳人以為傷露，非也。按劉向春秋說曰：水旱當書，不書水旱而曰大無麥禾者，土氣不養，稼穡不成，此其義也。皓初遷都武昌，尋還建鄴，又起新館，壯麗過甚，犯暑妨農，官私疲怠。月令季夏不可以典土功，皓皆冒之。此修宮室，飾臺榭之罰也。

金

魏云所傳金不
止此

傳曰：好戰功，輕百姓，飾城郭，侵邊境，則金不從革。

魏明帝青龍中，盛修宮室，西取長安，秋承露槃折，聲聞數十里。金狄泣，於是因留霸城。此金失其性而為異也。
此云青龍中李賀金狄人辭漢歌片又云青龍元年八月其年三月戊戌李賀云青龍元年史魏明青龍五年三月戊戌李賀云青龍元年安期人此云青龍中已誤而李賀云青龍元年抑又誤之甚矣

惠帝元康三年閏二月殿前六鐘皆出涕，五刻止。前年質后祓楊太后於金墉城，而質后

為惡不止，故鐘出涕，猶傷之也。

永興元年成都伐長沙，每夜戈戟鋒有火光，如懸燭。此金失其性而為光變也。天戒若曰：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成都人不悟，終以敗云。

懷帝永嘉元年，項縣有魏豫州刺史賈逵石牌，生金可採。此金不從革而為變也。五月汲桑作亂，群寇起。

石虎時，鄴城鳳陽門上金鳳皇二頭，飛入漳

河、

傳曰簡宗廟不禱祠廢祭祀逆天時則水不

潤下

武帝咸寧元年九月徐州大水 二年七月

癸亥河南魏郡暴水殺百餘人閏月荊州郡

國五大水、流四千餘家、去年采擇良家子女

露而入殿、帝親簡閱、傍在姿色、有蔽匿者、以

不敬論、指紳愁怨、天下非之、陰盛之應也、

經曰庶用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

言書

卷二十七

志

五

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

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

休徵曰肅時雨若乂時暘若哲時煥若謀時

寒若聖時風若咎徵曰狂恒雨若僭恒暘君

豫恒煥若急恒寒若蒙恒風若

傳曰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咎狂厥罰恒雨

厥極惡時則有服妖時則有龜孽時則有雞

鳴司時則有下體生上之病時則有青眚青

祥惟金沴木

魏尚書鄧颺行步弛縱、筋不束體、坐起傾倚、若無手足、此貌之不恭也、管輅謂之鬼躁、鬼躁者、凶終之徵、後卒誅也、

惠帝元康中貴游子弟相與為散、髮保身之

飲、對弄婢妾、逆之者傷好、非之者負譏、希世

之士、恥不與焉、其後遂有二胡之亂、此失在

狂也、

司馬道子於府園內列肆、使姬人酤鬻、身自

貿易、千寶以為貴者失位、降在皂隸之象也、

言書

卷二十七

志

六

俄而道子見廢以庶人終、

吳孫亮太平二年二月甲寅大雨震電乙卯

雪大寒按劉歆說此時當雨而不當大、大雨、

恒雨之罰也、於始震電之明日而雪大寒、又

常寒之罰也、劉向以為既已雷電、則雪不復

當降、皆失時之異也、天戒若曰、為君失時、賊

臣將起、先震電而後雪者、陰見間隙、起而事

陽、逆弑之禍將成也、亮不悟尋見廢

魏明帝著繡帽、披縹緋半袖、常以見直臣、楊

卑諫曰此禮何法服邪帝默然夫縹非禮之色乘服尚不以紅紫況接臣下手人至親御非法之章所謂自作孽不可禳也帝既不承身沒而祿去王室後嗣不終遂亡天下

尚書何晏好服婦人之服傅玄曰此妖服也夫衣裳之制所以定上下殊內外也大雅云玄袞赤舄鉤膺鏤錫暇其文也小雅云有嚴有翼共武之服詠其武也若內外不殊王制失敘服妖既作身隨之亡末嬉寇男子之寇

晉書卷之二十一 七 榮亡天下何晏服婦人之服亦亡其家其咎均也泰始之後中國相尚用胡床胡樂及為羌煮貊炙貴人富室必畜其器吉享嘉會皆以為先太康中又以氍毹為絢頭及絡帶袴口百姓相戲曰中國必為胡所破夫氍毹產於胡而天下以為絢頭帶身袴口胡既三制之矣能無敗乎至後果如其言是服妖之應也太康中天下為晉世寧之舞手接杯槃而反

晉書卷之二十一 八

覆之歌曰晉世寧舞杯槃識者曰大樂生人心所以觀事也今接杯槃於手上而反覆之至危之事也杯槃者酒食之器而名曰晉世寧言晉世之士苟偷於酒食之間而知不及達晉世之寧猶杯槃之在手也元康中婦人之飾有五兵佩又以金銀瑇瑁之屬為斧鉞戈戟以當笄于寶以為男女之別國之大節故服物異等貴幣不同今婦人而以兵器為飾此婦人妖之甚者於是遂有

賈后之事元康太安之間江淮之域有敗虜自聚于道多者至四五十量人或散投坑谷明日視之復如故或云兒狸街聚之于寶以為夫虜者人之賤服處于勞辱賤庶之眾也敗者疲弊之象道者四方往來所以交通王命也今敗虜聚於道者象黔庶罷病將相聚為亂以絕王命也太安中發壬午兵百姓怨叛江夏張昌倡亂荆楚從之如流於是兵革歲起服妖

也。

初魏造白恰橫縫其前以別後名之曰顏恰。傳行之至永嘉之間稍去其縫名無顏恰而婦人束髮其綬彌其齡之堅不能自立髮被于額目出而已無顏者愧之言也。覆額者慙之貌也。其綬彌其者言天下無禮與義放縱情性及其終極至于大恥也。永嘉之後二帝不反天下愧焉。

舊為履者齒皆達橋上名曰露卯。太元中忽

晉書卷二十七

志

九

不微名曰陰卯。識者以為卯謀也。必有陰謀之事。至烈宗末驃騎參軍袁悅之始攬構內外隆安中遂謀詐相傾以致大亂。

孝武太元十三年四月廣陵高平閭嵩家雌雞生無右翅彭城人劉象之家雞有三足京房易傳曰君用婦人言則雞生妖是時主相竝用尼蠃之言寵賜過厚故妖象見焉。

武帝咸寧元年八月丁酉大風折大社樹有青氣出焉此青祥也。占曰東苑常有帝者明

年元帝生是時帝大父武王封東苑山是徙封琅邪孫盛以為中興之表晉室之亂武帝子孫無子遺社樹折之應又常風之罰。

志第十七

晉書

卷二十七

志

晉書二十七

終

志第十八

晉書二十八

三

竟陵鍾——惺原評

楊李蔣之趙剛定

海昌周 琰恭按

五行中

傳曰言之不從是謂不义厥咎僭厥罰恒陽
厥極憂時則有詩妖時則有介蟲之孽時則
有大過時則有口舌之病時則有白眚自祥
惟木沴金

蜀劉禪嗣位譙周曰先王諱備其訓具也後

王諱禪其訓授也若言劉已具矣當授與人

甚於晉穆侯漢靈帝命子之祥也其後蜀果

亡

魏明帝太和中姜維歸蜀失其母魏人使其

母手書呼維令反并送當歸以譬之維報書

曰臣田百頃不計一畝但見達志無有當歸

將云二語遂為後世藥名詩之祖古人維

卒不免

海西公時庚子四五年中喜為飛歌自衛大

馬

鈴為唱使左右齊和又譙會輒令倡妓作新
安人歌舞離別之辭其聲悲切時人怪之後
亦果敗太元中小兒以兩鐵相打於土中名
曰闔族後王國寶王恭一姓之中自相攻擊
也

桓玄初改年為大亨遐邇謹言口一月了故
義謀以仲春發也玄篡立又改年為建始以
與趙王倫同又易為永始永始復是丑莽受
封之年此皆言不從之妖僭也

武帝太康五年六月旱此年正月天陰解而

復合劉毅上疏曰必有阿黨之臣姦以事君
者當誅而不赦也帝不答是時荀勗馮統僭
作威福亂朝尤甚

懷帝永嘉三年五月大旱襄平縣梁水淡池
竭河洛江漢皆可涉是年三月司馬越歸京
都遣兵入京收中書令繆播等九人殺之皆
僭踰之罰也

愍帝建武元年六月揚州旱去年十二月淳

于伯亮死其年卽旱而太興元年六月又旱
 于寶曰殺淳于伯之後旱三年是也刑罰妄
 加群陰不附則陽氣勝故旱
 魏齊王嘉平中有諺曰白馬素羈西南馳其
 誰乘者朱虎騎朱虎者楚王小字也王浚令
 狐愚聞此謠謀立彪事發浚等伏誅彪賜死
 吳孫亮初童謠曰吁汝恪何若若蘆葦單衣
 夜鉤絡於何相求常子闇常子闇者反語石
 子綱也鉤絡鉤帶也及諸葛恪死果以葦席
 裹身篋束之投石子綱云
 孫休永安三年將守質子群聚嬉戲有異小
 兒忽來言曰三公鋤司馬如又曰我笑賊星
 也言畢上昇仰視若曳一匹練有頃沒于寶
 曰後四年而蜀亡六年而魏廢二十一年而
 吳平於是九服歸晉魏與吳蜀並戰國三公
 鋤司馬如之謂也
 孫皓天紀中童謠曰阿童復阿童荷刀游渡
 江不畏岸上虎但畏水中龍阿童王濬小字

晉書卷一百一十八
 志
 晉書卷一百一十八
 志

也武帝聞之加游龍驤將軍及征吳江西衆
 軍無過者而王濬先定秣陵
 武帝太康三年平吳後江南童謠曰局縮肉
 數橫目中國當敗吳當復又曰宮門柱且當
 朽吳當復在三十年後又曰鷄鳴不附翼吳
 復不用力于時吳人皆謂在孫氏子孫故竊
 諷爲亂者相繼按橫目者四字自吳亡至元
 帝興幾四十年元帝興於江東皆知童謠之
 言焉元帝儒而少斷局縮肉者有所斥也
 惠帝元康中京洛童謠曰南風起吹白沙遙
 望魯國何嗟嗟千歲獨懷生齒牙又曰城東
 馬子莫囓啮此至來年經汝髮南風賈后字
 也白晉行也沙門太子小名也魯賈謐國也
 言賈后將與謐爲亂以危太子而趙王因榮
 咀嚼豪賢以成篡奪不得其死之應也
 大安中童謠曰五馬游渡江一作一馬化爲
 龍後中原大亂宗藩多絕琅邪汝南西陽南
 頓彭城同至江東而元帝嗣統矣

史 31-783

也。識者為其文曰：虎形有虧，金虎失儀，聖主應天，斯異何為？言兆亂也。京房易傳曰：足少者下不勝任也。千寶以為虎者陰精，居于曜金虎也。南陽火名也，金精入火而失其形，王室亂之妖也。六水數，言水數既極，火恩得作而金受其敗也。至元康九年，始殺太子，距此十四年，二七十四，火始終相乘之數也。自帝受命至愍懷之廢，凡三十五年焉。

愍帝建興元年，狗與猪交。按漢書景帝時有此，以為悖亂之氣，逆言失聽，異類相交，必生害也。俄而帝沒于初。

安帝隆安中，吳郡治下狗恒夜吠，聚高橋上人家，狗有限而吠聲甚衆，或有夜視之云：一狗假有兩三頭，皆前向亂吠，無幾孫恩亂於吳會焉。是時輔國將軍孫無終家于既陽，地中無犬子聲，尋而地拆有二犬子，皆白色，一雄一雌，取而養之，皆死，後無終為桓玄所誅滅。按尸子曰：地中有犬，名曰地狼，夏禹志

曰：掘地得犬，名曰賈，此蓋自然之物，不應出而出為犬也。

武帝太康十年，洛陽宮西宜秋里石生地中，始高三尺，如香爐形，後如偃人，槃薄不可掘。按劉向說此白青也。明年宮車晏駕，王室始騷，卒以亂亡。京房易傳曰：石立如人，庶士為天下雄，此近之矣。

惠帝太安元年，丹陽湖熟縣夏架湖有大石浮二百步而登岸，民驚噪相告曰：石來，千寶書云：二十八年。

曰：尋有石冰入建鄴。

傳曰：視之不明，是謂不哲。厥咎舒厥罰恒煥，厥極疾時則有草妖，時則有羸蟲之孽，時則有羊羶，時則有目病，時則有赤眚，赤祥惟水沴火。

吳孫皓天紀三年八月，建鄴有兒目菜，於工黃狗家，生依緣棗樹，長丈餘，莖廣四寸，厚二分，又有賣菜生工吳平家，高四尺，如枇杷形，上圓徑一尺八寸，莖廣五寸，兩邊生葉，綠色。

東觀按圖名鬼目作芝草黃葉作平慮遂以
狗爲侍芝郎平爲平慮郎皆銀印青綬千寶
曰明年平吳王濬止船正得平清姓名顯然
指事之徵也黃狗者吳以土運承漢故初有
黃龍之瑞及其季年而有鬼目之妖託黃狗
之家黃稱不改而貴賤大殊天道精微之應
也

惠帝元康二年春巴西郡界竹生花紫色結
實如麥外皮青中赤白味甘

書卷二十八 志九

孝懷帝永嘉二年冬項縣桑樹有聲如解材
人謂之桑樹哭按劉向說桑者喪也又爲哭
聲不祥之甚是時京師虛弱胡寇交侵五年
東海王越薨于此城石勒遷其衆圍而射之
王公以下至衆庶死者十餘萬人
明帝太寧元年九月會稽刺縣木生如人面
是後王敦稱兵作逆禍敗無成背漢哀成之
世並有此妖而人貌備具故其禍更大
魏文帝黃初四年五月有鸛鵲鳥集靈芝池

晉書卷二十八 志九
按劉向說此羽蟲之孽又青祥也

人所謂污澤者也曹詩刺其公達君子近小
人今豈有賢智之士處于下位否則斯鳥何
爲而至哉其博舉天下德茂才獨行君子
以答曹人之刺於是楊彪管寧之徒咸見薦
舉此所謂親妖知懼者也然猶不能優容亮
直而多溺偏私矣京房易傳曰辟退有德厥
妖水鳥集于國中

景初元年陵霄閣始構有鵲巢其上鵲體白
書卷二十八 志十

黑雜色帝以問高堂隆對曰詩云惟鵲有巢
惟鳩居之今典起宮室而鵲來巢此宮室未
成身不得居之象也天戒若曰宮室未成將
有他姓制御之不可不深慮於是帝改顏動
色

惠帝永康元年趙王倫既篡京師得異鳥莫
能名倫使人持出周旋城邑市以問人積日
宮西有小兒見之逆自言曰服留鳥鵲持者
卽還白倫倫使更求又見之乃將入宮密籠

易并問小兒戶中明日視之恐不見時趙王倫有目痛之疾言服留者謂倫留將服其罪也尋而倫誅

孝懷帝永嘉元年二月洛陽東北步廣里地陷有蒼白二色鵞出蒼者飛翔冲天白者止焉陳留董養曰步廣周之狄泉盟會地也白者金色國之行也蒼為胡策其可盡言乎是後劉石相繼亂華

公孫淵時襄平北市生肉長闊各數尺有頭

晉書卷二十八 志 土

日口噪無手足而動搖此赤祥也占曰有形不成有體不聲其國滅亡劉尋為魏所誅愍帝建興二年正月平陽地震劉聰築崇明觀陷為池水赤如血赤氣至天有赤龍奮迅而去流星起于牽牛入紫微龍形委蛇其光照地落平陽北十里化為肉長三十步廣二十七步肉旁常有哭聲晝夜不止數日到聰馬后劉氏產一蛇一虎各害人而走尋之不得頃之見於頃肉之旁聰惡之以問公卿陳

晉書卷二十八 志 土

元達以為內龍太盛下國之後俄而劉氏死

要窺覲述其國漸衰

志第十八

晉書卷二十八

志

土

晉書二十八

終

志第十九

晉書二十九 三徑 寒書

竟陵鍾 惺原評

構李蔣之翹剛定 同里曹禎驥參校

五行下

傳曰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咎急厥罰恒寒
厥極貧時則有鼓妖時則有魚孽時則有豕
魁時則有耳病時則有黑青黑祥惟火沴水
吳孫權嘉禾三年九月朔隕霜傷穀按劉向
說誅罰不由君出在臣下之象也是時校事

晉書二十九 志

呂壹專威福與漢元帝時石顯用事隕霜同
應班固書九月二日陳壽言朔皆明未可以
傷穀也壹後亦伏誅京房易傳曰興兵妄誅
茲謂干法厥災霜夏殺五穀冬殺麥誅不原
情茲謂不仁其霜夏先大雷風冬先雨乃隕
霜有芒角賢聖遭害其霜附木不下地侯人
侯刑茲謂私賊其霜在草根土隙間不數而
誅茲謂虐其霜反在草下
惠帝光熙元年閏八月甲申朔霰雪劉向曰

鼓妖

孫云天無雲而
雷天鼓鳴故

以時之鼓妖

鼓妖

靈陽雨水湯熱陰氣有之則轉而為雹盛陰
雨雪凝滯陽氣薄之則散而為霰今雪非其
時此聽不聰之應是年帝崩

孝武元興二年十二月酷寒過甚是時桓玄
篡位政事煩苛識者以為朝政失在舒緩玄
則反之以酷按劉向曰周京無寒歲秦滅無
煥年此之謂也

孝武太元十五年三月己酉朔東北方有聲
如雷按劉向說以為雷當託於雲猶君託於

晉書二十九 志

二

臣無雲而雷此君不恤於下下人將叛之象
也及帝崩而天下漸亂孫恩桓玄交陵京邑
吳興長城夏梁山有石鼓長丈餘而運三尺
其下有盤石為足鳴則聲如金鼓三吳有兵
至安帝隆安中大鳴後有孫恩之亂
魏齊王嘉平四年五月有二魚集于武庫屋
上此魚孽也王肅曰魚生於水而亢於屋介
鱗之物失其所也遂將其右有棄甲之變乎
後果有東關之敗

桓玄之國在荊州詣刺史殷仲堪行至鶴穴

附錄

蜀車騎將軍鄧芝征涪陵見玄援緣山手射

龍見

中之發、拔其箭、卷木葉塞其創、芝曰、噫、吾違物之性、其將死矣、俄而卒、此射妖也、一曰、猿母抱子、芝射中之、子為拔箭、取木葉塞創、芝歎息投弩水中、自知當死、

武帝太康五年正月癸卯二龍見武庫井中、帝觀之有喜色、百僚將賀、劉毅獨表曰、昔龍祭夏庭、禍發周室、龍見鄒門、子產不賀、孫盛曰、龍水物也、何與於人、子產言之當矣、但其所處實為妖災、夫龍以飛翔顯見為瑞、今則潛伏幽處、非休祥也、

人

將三白龍化為老人老婦住於白龍潭事傳奇地可為神

孫皓寶鼎元年丹陽宜賓母年八十因浴化為龍、兄弟閉戶衛之、掘堂上作大坎、實水其中、龍入坎遊戲、恒延頸外望、伺戶小開、便輪轉自躍、入于遠潭、遂不復還、與漢靈帝時黃氏母同事、吳亡之象也、
惠帝元康中、梁國女子許嫁、其夫戍長安、經年不歸、父母更以適人、女不樂行、強從之、尋得夫、夫還、問其女所在、其家具說之、其夫

將三子字為卿

徑至女墓、不勝哀、便發冢開棺、女遂活、因與俱歸、後增詣官爭之、所在不能決、秘書郎王導議曰、此是非常事、不得以常理斷之、宜還前夫、朝廷從其議、

惠帝世杜錫家葬、婢誤不得出、後十年、開冢附葬、而婢尚生、始如瞑、有頃漸覺、問之、自謂所宿耳、初婢之埋年十五、六、及開冢更生、猶十五、六也、嫁之有子、

惠帝之世、京洛有人兼男女體、亦能兩用人、

道而性尤清、此配氣所生、自咸寧太康之後、男寵大興、天下相倣效、或至夫婦離絕、故男

女氣亂而妖形之作也、
懷帝永嘉五年五月、梟罕令嚴根妓產一龍一、女一、雞、京房易傳曰、人生他物、非人所見者、皆為天下大兵、帝尋陷於平陽、為逆胡所害、

惠帝建興四年、新蔡縣吏任儼妻產二女、腹

晉書卷二十九

米一之妖也。時內史呂會上言。按瑞應圖。異根同體。謂之連理。異畝同穎。謂之嘉禾。草木之異。猶以為瑞。今二人同心。易稱二人同心。其利斷金。蓋四海同心之瑞也。時皆哂之。俄而四海分崩。帝亦淪沒。

康帝建元二年十月。衛將軍督過望所領兵陳瀆女臺。有文在其足曰。天下之母。矢之愈明。京都誼譚有司收繫以聞。俄自建康縣獄云。去。明年帝崩。獻后臨朝。此其祥也。

晉書卷二十九 七

晉書二十九

晉書卷二十九

志第二十

晉書三十 三

竟陵鍾 惺原評

偶李蔣之翹則定 婁東張 采恭校

刑法

傳曰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刑之不可犯。不若禮之不可踰。則吳歲比於饑年。宜有降矣。若夫窮圖摩判。宵貌攸分。流刑播其喜怒。察氣

晉書卷二十九

志

彰其善惡。則有自然之理焉。念室後刑。衛傅

先惠。念字疑誤。將以屏除災害。引導休和。取

營琴瑟。不忘銜策。擬陽秋之成化。若堯舜之

為心也。郊原布肅。軒皇有轡野之師。雷電揚

威。高辛有觸山之務。陳平兵甲而肆諸市朝。

具嚴天刑。以懲亂首。論其本意。蓋有不得已

而用之者焉。是以丹浦興仁。羽山咸服。而世

屬僥倖。事關攸靈。政失禮微。獄成刑起。則孔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及周氏

武又欲復之使群申其父論群漆陳其便時
鍾繇爲相國亦贊成之而奉當王修不同其
議魏武帝亦難以藩國收朝制遂寢不行文
帝受禪又議肉刑詳議未定會有軍事復寢
時有大女劉朱、趙子婦酷暴前後三婦自殺
論朱、朱滅死、輪作尚方、因是下怨毒殺人滅
死之令、魏明帝改士庶罰金之令、男聽以罰
金、婦人如笞、還從鞭督之例、以其形體裸露
故也、及景帝輔政、是時魏法犯大逆者誅及
已出之女、毋丘儉之誅、其子旬妻荀氏應坐
死、其族兄頭與景帝相通、表魏帝以旬其命
詔聽離婚、荀氏所生女芝、爲潁川太守劉子
元妻、亦坐死、以懷姙繫獄、荀氏辭詣司隸校
尉何曾乞恩、求沒爲官婢以贖芝命、曾哀之
使主簿程咸上議曰、夫司寇作典、建三等之
制、甫侯修刑、通輕重之法、叔世多變、秦立重
辟、漢又修之、大魏承秦漢之弊、未及革制、所
已出之女、誠欲殄醜類之族也、然則

晉書卷三十一

志

四

將去此論文須
合言有不盡意
若諸事不便
其意或有所快

史記列傳足
爲一代大典故

法貴得中、刑慎過制、臣以爲女人有三從之
義、無自專之道、出適他族、還喪父母、降其服
紀、所以明外成之節、異在室之思、而父母有
罪、追刑已出之女、夫黨兄誅、又有隨姓之戮、
一○人○之○身○內○外○受○辟○今女既嫁、則爲異姓之
妻、如或產育、則爲他族之母、此爲元惡之所
忽、戮無辜之所重、於防則不足懲奸亂之源、
於情則傷孝子之心、男不得罪於他族、而女
獨嬰戮於二門、非所以哀矜女弱、編明法制
之本分也、臣以爲在室之女、從父母之誅、既
醜之婦、從夫家之罰、宜改舊科、以爲永制、於
是有詔改定律令、文帝爲晉王、患前代律令
本注煩雜、陳群、劉劭雖經改革、而科網本密、
又叔孫郭馬杜諸儒章句、但取鄭氏、又爲徧
黨、未可承用、於是令賈充定律律令、與太傅
卿沖、司徒荀顗、中書監荀勗等十四人、典其
事、就漢九章、增十一篇、仍其族類、正其體號、
改舊律爲刑名法例、辨四律爲告劾繫訊斷

序次不得詳
自是還國家學

獄、分盜律爲請賂詐偽水火毀亡、因事類爲
新官建制、擬周官爲諸侯律、合二十篇、六百
二十條、二萬七千六百五十七言、編其苛穢
存其清約、事從中典、歸於益時、其餘未宜除
者若軍事田農酤酒、未得皆從人心、權設其
法、太平當除、故不入律、悉以爲令、施行制度
以此設教、違令有罪則入律、其常事品式章
程、各還其府爲故事、滅衆斬族誅從坐之條
除謀反、適養母出女嫁皆不復還坐、父母棄
市、省禁錮相告之條、去捕亡亡沒爲官奴婢
之制、輕過誤、老小女人當罰金杖罰者、皆令
半之、重奸伯叔母之令、棄市、淫寡女三歲刑、
崇嫁娶之要、一以下聘爲正、不理私約、峻禮
教之防、准五服以制罪也、凡律令合二千九
百二十六條、十二萬六千三百言、六十卷、故
事三十卷、泰始三年事畢表上、武帝詔曰、昔
蕭何以定律令受封、叔孫通制儀爲奉常、賜
金五百斤、弟子百人皆爲郎中、夫立功立事

解云、法中妙
理、蓋平也、而
明之令人家
性、皆若此更
便一、味、或、斷
注而已、能、何、知
之、

古今之所重、宜加祿賞、其詳考差敘、輒如詔
簡異、弟子百人、隨才品用、賞帛萬餘匹、武帝
親自臨講、使裴楷執讀、四年正月大赦天下
乃班新律、其後明法掾張斐又注律表上之
其要曰、律始於刑名者、所以定罪制也、終於
諸侯者、所以畢其政也、王政布於上、諸侯奉
於下、禮樂無於中、故有三才之義焉、其相須
而成、若一體焉、夫刑者司理之官、理者求情
之機、情者心神之使、心感則情動於中、而形
於言、暢於四支、發於事業、是故奸人心愧而
面赤、內怖而色奪、論罪者務本其心、審其情
精其事、近取諸身、遠取諸物、然後乃可以正
刑、仰手似乞、俯手似奪、捧手似謝、擬手似訴、
拱臂似自首、攘臂似格鬪、矜莊似威、怡悅似
福、喜怒憂懼、貌在聲色、奸真猛弱、候在視息、
出口有言、當爲告下、手有禁當爲賊、喜子殺
怒子、當爲賊、怒子殺喜子、當爲賊、請如此類
自非至精、不能極其理也、故善律者、或計過

以配罪。或化略不循常。或隨事以盡情。或趣舍以從時。或推重以立防。或引輕而就下。公私廢避之宜。除削重輕之變。皆所以臨時觀勢者。用法執詮者。幽於未制之中。采其根牙之微。致之於機格之上。稱輕重於豪銖。考輩類於參伍。然後乃可以理直刑正。夫奉聖典者。若操刀執繩。刀妄加則傷物。繩妄彈則侵直。泉首者惡之長。斬刑者罪之大。棄市者死之下。兇作者刑之威。贖罰者誤之誠。王者立此五刑。所以實君子而逼小人。故為勅慎之經。皆擬周易有變通之體焉。欲令提綱而大道清。舉略而王法齊。其旨達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通天下之志。唯忠也。斷天下之疑。唯文也。切天下之情。唯達也。彌天下之務。唯大也。變無常體。唯理也。非天下之賢聖。孰能與於斯。夫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財之。謂之格。刑殺者。似冬震曜之象。兇罪者。似秋彫落之變。賄失者。是春

此五刑所以實君子而逼小人故為勅慎之經皆擬周易有變通之體焉欲令提綱而大道清舉略而王法齊其旨達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通天下之志唯忠也斷天下之疑唯文也切天下之情唯達也彌天下之務唯大也變無常體唯理也非天下之賢聖孰能與於斯夫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財之謂之格刑殺者似冬震曜之象兇罪者似秋彫落之變賄失者

陽悔吝之兆也。五刑成章。輒相依准法律之義焉。是時侍中庾璜中書侍郎張華又表抄新律諸死罪條目懸之亭廡以示兆庶。有詔從之。及劉頌為廷尉。頻表宜復肉刑。不見省。至惠帝之世。政出群下。每有繫獄。各立私情。刑法不定。獄訟繁滋。尚書裴頠轉表陳之。時劉頌為三公尚書。又上疏曰。自近世以來。法漸多門。今甚不一。臣今備掌刑斷。職思其憂。謹具啓聞。臣竊伏惟陛下為政每盡善。故事求曲當。則例不得直。盡善故法不得全。何則。夫法者。固以盡理為法。而求盡善。則諸下奉文執意。以赴主之所許。是以法不得全。刑書徵文。徵文必有乖於情聽之斷。而上安於曲當。故執平者。因文可引。則生二端。是法多門。令不一。則吏不知所守。下不知所避。姦偽者。因法之多門。以售其情。所欲淺深。苟斷不一。則居上者。難以檢下。於是事同譏異。獄行不平。有傷於法。古人有言。人主詳其政。荒人

至期其事理詳匪他盡善則法傷故其政施也期者輕重之當雖不厭情苟入於文則得而行之故其事理也夫善用法者忍違情不厭聽之斷輕重雖不允人心經於凡覽若不可行法乃得直又君臣之分各有所司法欲必奉故令主者平文理有窮塞故使大臣釋滯事有時宜故人主權斷主者守文若釋之執犯踴之平也大臣釋滯若公孫弘斷邪解之獄也人主權斷若漢祖戮丁公之爲也天

書卷三十一

卷

十

下萬事自非斯格重爲故不近似此類不得出以意妄議其餘皆以律令從事然後法信於下民聽不惑吏不容奸可以言政人主軌斯格以責群下大臣小吏各守其局則法一矣古人有言善爲政者看人設教看人設教制法之謂也又曰隨時之宜當務之謂也然則看人隨時在大量也而制其法法軌既定則行之行之信如四時執之堅如金石群吏豈得在成制之內復稱隨時之宜傍引看人

書卷三十一

卷

十

以亂政典哉何則始制之初固已看人而隨時矣今若設法未盡當則宜改之若謂已善不得盡以爲制而使奉用之司公得出入以差輕重也夫人君所與天下共者法也已令四海不可以不信以爲教方求天下之不慢不可繩以不信之法且先識有言人至愚而不可欺也不謂平時背法意斷不勝百姓願也上古議事以制不爲刑辟夏殷及周書法象魏三代之君齊聖然咸棄曲當之妙要而任徵文之直其非聖有殊所遇異也今論時敦弊不及中古而執平者欲適情之所安自託於議事以制臣竊以爲聽言則美論理則違然天下至大事務衆雜時有不得悉循文如令故臣謂宜立格爲限使主者守文死生以之不敢錯思於成制之外以差輕重則法恒全事無正據名例不及大臣論當以釋不滯則事無閔至如非常之斷出法當罰若漢祖戮楚臣之私已封趙氏之無功唯人

主專之。非奉職之臣。所得擬議。然後情求傍
請之跡絕。似是而非之奏塞。此蓋齊法之大
準也。主者小吏。處事無常。何則。無情則法徒
克。有情則撓法。積克似無私。然乃所以得其
私。又恒所阻以衛其身。斷當恒克。世謂盡公。
時一曲法。遇所不疑。故人君不善倚深似公。
之斷。而責守文如令之奏。然後得為有檢。此
又平法之一端也。夫出法權制。指施一事。厭
情合聽。可適耳目。誠有臨時當意之快。勝於
徵文。不允人心也。然起為經制。終年施用。恒
得一而失十。故小有所得者。必大有所失。近
有所漏者。必達有所苞。故請事識體者。善權
輕重。不以小害大。不以近妨遠。忍曲當之。近
適。以全簡直之大準。不牽於凡聽之所安。必
守微文以正例。每臨其事。恒御此心。以決斷。
此又法之大槩也。又律法斷罪。皆當以法律。
令正文。若無正文。依附名例斷之。其正文名
例所不及。皆勿論。法吏以上。所執不同。得為

異議。如律之文。守法之官。唯常奉用律令。至
於法律之內。所見不同。迺得為異議也。今限
法曹郎令史意有不同。為駁。唯得論釋法律。
以正所斷。不得援求諸外論。隨時之宜。以明
法官守局之分。詔下其事。侍中太宰汝南王
亮。奏以為夫禮以訓世。而法以整俗。治化之
本。事實由之。若斷不斷。常隨輕重意。則王憲
不一。人無所錯矣。故觀人設教。在上之舉。守
文直法。臣吏之節也。臣以去太康八年。隨事
異議。周懸象魏之書。漢詠畫一之法。誠以法
與時共。義不可二。今法素定。而法為議。則有
所開長。以為宜如頌所啓。為永久之制。於是
門下屬三公曰。昔先王議事以制。自中古以
來。執法斷事。既以立法。誠不宜復求法外小
善也。若常以善奪法。則人逐善而忘法。其
害甚於無法也。按啓事欲令法令斷一事。無
二門。耶令史已下。應復出去駁按。隨事以聞
也。及于江左。元帝為丞相。時朝廷草創。議斷

不循法律、主簿熊遠奏曰、禮以崇善、法以開
非、故禮有常典、法有常防、人知惡而無邪心
是以周漢制法、剛弘大道、以至刑厝、律令之
作、由來尚矣、經賢智、歷夷險、隨事斟酌、最爲
周備、自軍興以來、法度陵替、至於處事不用
律令、競作厲命、人立異議、曲適物情、虧傷太
側、府立節度、復不奉用、臨事改制、朝作夕改
至於至者不敢任法、每輒關詒、自委之大
官、非爲政之體、若本曹處事不合法令、監司
當○以○法○彈○違○不○得○動○用○開○塞○以○壞○成○事○按○法○
蓋○癰○術○非○妙○道○也○矯○割○物○情○以○成○法○耳○若○每○
隨○物○情○輒○改○法○制○此○爲○以○情○壞○法○法○之○不○一○
是○謂○多○門○開○人○事○之○路○廣○私○請○之○端○非○先○王○
立○法○之○本○意○也○凡○爲○取○議○者○愚○謂○宜○令○錄○事○
更○立○條○制○諸○立○議○者○皆○當○引○律○令○經○傳○不○得○
直○以○情○言○無○所○依○準○以○虧○舊○典○也○若○開○塞○隨○
宜○權○道○制○物○此○是○人○君○之○所○得○行○非○臣○子○所○
宜○專○用○主○者○唯○當○徵○文○據○法○以○事○爲○斷○耳○是

書書卷三十

志

唐書卷三十

時帝以權宜從事尚未能從及帝卽位河東
衛展爲廷尉上言宜復肉刑時驃騎將軍王
導太常賀循等皆同共議尚書周顒郎曹彥
中書郎桓彝等議以爲復肉刑以代死誠聖
主之至德哀矜之弘私然竊以爲刑罰輕重
隨時而作時人少罪而易威則從輕而寬之
時人多罪而難威則宜化刑而濟之肉刑平
世所應立非救弊之宜也方今聖化草創人
有餘奸背惡之徒爲非未已裁頭絞頭尚不
能禁而乃更斷足劓鼻輕其刑罰使欲爲惡
者輕犯寬刑蹈罪更衆是爲輕其刑以誘人
於罪殘其身以加楚酷也昔之畏死刑以爲
善人者今皆犯輕刑而殘其身畏重之常人
反爲犯輕而致囚此則何異斷刑常人以爲
恩仁邪受刑者轉廣而爲非者日多踊貴屢
賤有鼻者醜也徒有輕刑之名而實開長惡
之源不若以殺止殺重以全輕權小停之須
聖化漸著兆庶易威之日徐施行也議奏元

帝猶欲從展所上大將軍王敦以爲百姓習俗日久忽復肉刑必駭遠近且逆寇未殄不宜有慘酷之聲以聞天下於是乃止咸康之世庾冰好爲糾察近於繁細後益矯違復存寬縱疎密自由律令無用矣

志第二十

晉書三十終

晉書志三十

夫

晉書志三十終

列傳第一

晉書三十一 三徑藏書

竟陵鍾惺原評

樞李蔣之翹剛定
晉安黃景昉恭校

后妃傳上

夫乾坤定位男女流形伉儷之義同歸貴賤之名異等若乃作配皇極齊體紫宸象玉牀之連後星喻金波之合義璧爰自亙古是謂元妃降及中年乃稱王后四人竝列光于帝嘗之宮二妃同降著彼有虞之典夏商以上六宮之制其詳靡得而聞焉姬劉以降五翟之規其事可畧而言矣周禮天子立一后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王者內政故婚義曰天子之與后如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由斯而談其所從來遠矣故能母儀天寓助宣王化德均載物比大坤維宗廟敬其薦羞穹壤俟其交泰是以哲王垂憲尤重造舟之禮詩人立言先獎葛覃之訓後燭流景所以裁其宴私房樂希聲是用節其容

劉云僅備齊文
宋劉盧王早創

止履端正本抑斯之謂歟若乃姆納有方防
開有禮肅尊儀而修四德體柔範而弘六義
陰教洽於宮闈淑譽騰於區域則玄雲入戶
上帝錫母萌之符黃神降徵坤靈贊壽丘之
道終能鼎祚惟永胤嗣克昌至若儷極虧閑
憑天作孽倒裳衣於祖席感眚側於弦望則
龍聲結縵宗周鞠爲禾苗鸞尾挺災隆漢墜
其粉社矣自曹劉內主位以色登甄衛之家
榮非德與浮荒挺性我西郊之禮容婉變含

晉書卷三十一 傳二

辭作南國之奇態誠謂曰斯外入穠德於是
內宣椒掖播枝化之風蘭殿絕河雎之響永
言彤史大練之範逾微緬視青蒲脫珥之猷
替矣晉承其末與世污隆宣皇創基功弘而
道屈穆后一善勸侔於十亂泊乎太祖始親
選良家既而帝掩統緒躬行請託后採長白
實彰妒忌之情賈納短青竟踐覆亡之轍得
失遺跡煥在絳綳興滅所由義同畫一故列
其本事以爲后妃傳云蔣云序論風傳當與沈范雁行而以下敘

蔣云天生所傳
必生此一等人
作書平定物打

宜穆張皇后諱華河內平泉人也父汪魏
栗邑令母河內山氏司徒濤之從祖姑也后
少有德行智識過人生景帝文帝平原王幹
南陽公主宣帝初辭魏武之命託以風痺嘗
暴嘗遇暴雨不覺自起收之家惟有一婢見
之恐事泄遂手殺之以滅口而親自執焚
帝由是重之其後柏夫人有寵后罕得進見
晉書卷三十一 傳三

帝嘗臥疾后往省帝曰老物可憎何煩出也
后慙慙不食將自殺諸子亦不食帝驚而致
謝后乃止帝退而謂人曰老物不足惜慮困
我好兒耳魏正始八年崩葬洛陽高原陵追
贈廣平縣君咸熙元年追號宣穆妃及武帝
受禪追尊爲皇后
景懷夏侯皇后諱徽字媛客沛國譙人也父
尚魏征南大將軍母曹氏魏德陽鄉主后雅
有識度帝每有所爲必豫籌畫魏明帝世宣

帝居上將之重諸子竝有雄才大畧后已知
帝非魏之純臣而后既魏氏之甥帝深忌之
青龍二年遂以鳩崩莽峻平陵武帝登阼初
未追崇弘訓太后每以爲言泰始二年始加
號諡后無男生五女

景獻羊皇后

剛

文明王皇后諱元姬東海郟人也父肅魏中
領軍蘭陵侯后年八歲誦詩論尤善喪服苟
有文義目所一見必貫於心九歲遇母疾扶

壽書

卷三十一

傳

四

侍不捨左右衣不解帶者久之每先意候指
動中所適由是父母令攝家事祖朗甚愛異
之曰與吾家者必此女也惜不爲男矣既笄
歸于文帝生武帝及遼東悼王定國齊獻王
攸城陽哀王兆廣漢王廣德京兆公主后
事舅姑盡婦道謙冲接下嬪御有序及居父
喪身不勝衣言與淚俱時鍾會以才能見任
后每言於帝曰會見利忘義好爲事端寵過
必亂不可大任會後果反武帝受禪尊爲皇

壽書卷三十一
景獻羊皇后

壽書

卷三十一

傳

五

太后宮曰崇化初置公卿重選其職以太常
諸葛緒爲衛尉太僕劉原爲太僕宗正曹楷
爲少府后雖處尊位不忘素業躬執紡績
服無文御浣濯之衣食不參味而敦睦九族
垂心萬物言必典禮浸潤不行帝以后母羊
氏未崇諡號泰始三年下詔曰昔漢文追崇
靈文之號武宣有平原博平之封咸所以奉
尊尊之敬廣親親之恩也於是使使持節謁
者何融追諡皇太后母羊氏爲平陽縣君四
年后崩合葬崇陽陵將遷祔帝手疏后德行
命史官爲哀策其後帝追慕不已復下
詔曰外曾祖母故司徒王朗夫人楊氏舅氏
尊屬鄭劉二從母先后至愛每惟聖善敦睦
遺旨渭陽之感永懷靡及其封楊夫人及從
母爲鄉君邑各五百戶
武元楊皇后諱豔字瓊芝弘農華陰人也父
文宗見外戚傳母天水趙氏早卒后依舅家
舅妻仁愛親乳養后遣他人乳其子及長又

隨後母段氏依其家后少聰慧善書姿質美
麗開女工有善相者常相后當極貴文帝聞
而為世子聘焉甚被寵遇生毗陵悼王軌惠
帝泰獻王東平陽新豐陽平公主武帝即位
立為皇后有司奏依漢故事皇后太子各食
湯沐邑四十縣而帝以非古典不許后追懷
舅氏恩顯官趙俊納俊兄虞女榮於後宮為
夫人帝以皇太子不堪奉大統密以語后后
曰立嫡以長不以賢豈可動乎初賈充妻郭

晉書卷三十一

太

齊云賈氏文原
作賈后誤

齊云賈氏不可
枉卑就者惟心
以意不然而無
以奪之強詞實
可文也

氏使賂后左右求以女為太子妃及議太子
婚盛稱賈氏女有淑德上聽之泰始中帝
博選良家以充後宮先下書禁天下嫁娶使
宦者乘使車給騎馳傳州郡召充選者使
后揀擇后性妒惟取潔白長大其美麗者竝
不見留時卜藩女有美色帝掩扇謂后曰十
氏女佳后曰藩三世后族魏武帝十后孫又其女不可枉以卑位
帝乃止司徒李胤鎮軍大將軍胡奮廷尉諸

葛沖太僕臧權侍中馮臻秘書郎左思及世
族子女竝充三夫人九嬪之列司冀充豫四
州二千石將吏家補良人以下名家盛族子
女多敗衣瘁貌以避之及后有疾見帝素幸
胡夫人恐後立之慮太子不安臨終枕帝膝
曰叔父駿女男胤有德色願陛下以備六宮
因悲泣帝亦泣許之泰始十年崩絕于帝膝
於是有司卜吉定窆有期乃命史官作哀策
敘懷其詞曰天地配序成化兩儀王假有家

晉書卷三十一

七

道在伉儷姜嫄佐譽二妃典嬀仰希古昔冀
亦同規今胡不然景命夙虧嗚呼哀哉我應
圖錄統臨萬方正位于內實在嬪嬙天作之
合駿發之祥河嶽降靈啓祚豐陽奕世豐衍
朱帝斯煌續女惟行受命薄將來翼家邦憲
度是常緝熙陰敘德聲顯揚昔我先妣嘒曜
休光后承前訓奉述遺芳宣嗣徽音繼序無
荒如何不弔背世隕喪望齊無主長去烝嘗
追懷永悼率土摧傷嗚呼哀哉陵兆既寔將

唐云楊氏二后
一曰立貴后已
而後后祿賜其
有內實后也可
其後私祿賜其
祿

遷幽都。齊陳鳳駕元妃其祖宮開邊密階庭
空虛設祖布帛告駕啓塗服聲輪秋寄象客
車金路曉謁。衆懷不餘千乘動軫六驥騰蹕
錦旌樹表。嬰柳雲敷。祁祁同軌。爰爰蒸徒。孰
不云懷哀感萬夫。寧神虞卜。安體玄虛。土房
陶篴齊制。迷初侯行紀。謠聲被八區。雖背明
老亦歸皇姑。沒而不朽。世德作謨。嗚呼哀哉
乃葬于峻陽陵。

武悼楊皇后諱芷字季蘭小字男胤元后從
書卷三十一

妹父駿別有傳以咸寧二年立爲皇后。婉嫕
有婦德。美咲椒房。甚有寵。生渤海王。早薨。
遂無子。太康九年。后率內外夫人命婦。躬桑
于西郊。賜帛各有差。太子妃賈氏酷妒。帝將
廢之。后言於帝曰。賈公闔有勲社稷。猶當數
世有之。賈妃親是其女。正復妒忌之間。不足
以一眚掩其大德。后又數譴厲妃。妃不知后
之助已。因以致恨。及帝崩。尊爲皇太后。賈后
凶悖。忌后父駿執權。遂誣駿爲亂。使楚王瑋

與東安王錞稱詔誅駿。內外隔塞。后題帛爲
書射之城。外曰救太傅者有賞。賈后因宣言

太后同逆。駿既死。詔使後軍將軍荀愔送后
于永寧宮。賈后尋諷羣公有司奏曰。皇太后
陰漸茲謀。圖危社稷。飛箭繫書。要募將士。同
惡相濟。自絕于天。魯侯絕文姜。春秋所許。蓋
以奉順祖宗。任至公於天下。陛下雖懷無已
之情。臣下不敢奉詔。可宣敕王公於朝堂會
議。詔曰。此大事。更詳之。中書監張華等以爲

太后非得罪於先帝者也。今黨惡所親。爲不
母於聖世。宜依孝成趙皇后故事。曰武帝皇
后處之離宮。以全貴終之恩。尚書令下邳王
晃等議曰。皇太后謀危社稷。不可復配先帝。
宜貶尊號。廢詣金墉城。於是有司奏請從晃
等議。廢太后爲峻陽庶人。遣使者以大牢告
于郊廟。以奉承祖宗之命。稱萬國之望。至于
諸所供奉。可順聖恩。務從豐厚。詔不許。有司
又固請乃可之。又奏楊駿造亂。家屬應誅。請

將此處思以
經義亦有得而

樂論

以其妻龐付廷尉行刑詔曰聽龐與庶人相
隨有司希賈后旨固請乃從之龐臨刑太后
抱持號叫截髮積額上表請賈后稱妾請全
母命不見省初太后尚有侍御十餘人賈后
奪之絕膳而崩賈后又信妖巫謂太后必訴
冤先帝乃覆而殯之施諸厭劾符書藥物文說
治見永嘉元年追復尊號別立廟主不配武
帝至成帝咸康七年下詔使內外詳議衛將
軍虞潭議曰世祖武皇帝光有四海元皇后
應乾作配元后既崩悼后繼作至楊駿肆逆
禍延聖母孝懷皇帝追復號謚豈不以縣殯
禹典義在不替者乎又太寧二年臣忝宗正
帝譜泯棄罔所循按時博諮舊齒以定昭穆
典故駟騎將軍華恒尚書荀崧侍中荀遠因
舊譜衆論撰次尊號之重一無改替今聖上
孝思祗肅禮祀詢及羣司將以恢定大禮臣
輒思議伏見惠皇帝起居注羣臣議奏列駿
作逆謀危社稷引魯之文姜漢之呂后臣竊

晉書卷三十一

晉書卷三十一

十一

以文姜雖莊公之母實爲父讎呂后寵樹私
戚幾危劉氏按此二事異於今日昔漢章帝
實后殺和帝之母和帝卽位盡誅諸竇當時
議者欲貶竇后及后之亡欲不以禮葬和帝
以奉事十年義不敢違臣子之道務從豐厚
仁明之稱表於往代又見故尚書僕射裴頠
議悼后故事稱繼母雖出追服無改是以孝
懷皇帝尊崇號謚還葬峻陵此則母子道全
而廢事蕩革也于時祭於弘訓之宮未入太
廟蓋是事之未盡非義典也若以悼后復位
爲宜則應配食世祖若以復之爲非則譜謚
宜闕未有位號居正而偏祠別室者也若以
孝懷皇帝私隆母子之道特爲立廟者此苟
崇私情有虧國典則國譜帝諱皆宜除棄匪
徒不得同祠於世祖之廟也會稽王昱中書
監庾冰等咸從潭議由是太后配食武帝
左貴嬪名芬兄思別有傳芬少好學善綴文
名亞於思武帝聞而納之泰始八年拜修儀

詩云以下蓋我
清微精素之氣

受詔作愁思之文、因為離思賦曰、生逢戶之
側陋兮、不聞習於文符、不見圖畫之妙像兮、
不聞先哲之典謨、既愚陋而寡識兮、謬忝廁
於紫廡、非草苗之所處兮、恒怵惕以憂懼、懷
思慕之切怛兮、兼始終之萬慮、嗟隱憂之沈
積兮、獨鬱結而靡訴、意慘憤而無聊兮、思纏
綿以增慕、夜耿耿而不寐兮、魂憧憧而至曙、
風騷騷而四起兮、霜皚皚而依庭、日曉暖而
無光兮、氣惻惻以冽清、懷愁戚之多感兮、患
下悲子孫
書卷三十一 詩 五

詩經云高規
詩經云高規

詩云高規乃詩
詩云高規乃詩

不自聊、泣漣漣而兮、援筆舒情、涕淚增零、訴斯
詩兮、後為貴嬪、姿陋無寵、以才德見禮、禮厭
多患、常居薄室、帝每遊華林、輒回輦過之、言
及文義、辭對清華、左右侍聽、無不稱美、及元
楊皇后崩、將葬、蘇秦曰、伏惟聖善宣慈、仁洽
六合、含弘光大、德潤四海、妾聞之前志、卑不
誅尊、少不誅長、揚雄臣也、而誅漢后、班固子
也、而誅其父、皆以述揚景行、顯之竹帛、豈所
謂三代不同禮、隨時而作者乎、遂獻誄曰、惟
泰始十年秋七月丙寅、晉元皇后楊氏崩、嗚
呼哀哉、昔有莘遠殷、姜如歸周、宣德中闡、徽
音永流、樊衡二姬、匡齊翼楚、馬鄧兩妃、亦毗
漢主、峨峨元后、光耀晉室、伉儷聖皇、比蹤徃
古、遭命不永、背陽仰陰、六宮號咷、四海惻心、
嗟余鄙妾、銜恩特深、追慕三良、甘心自沈、何
用存思、不忘德音、何川紀述、託辭翰林、乃作
誄曰、赫赫元后、出自有楊、奕世朱輪、耀彼華
陽、惟嶽降神、顯茲祖祚、篤生英媛、休有烈光、

含靈握文、異于庶姜、和暢春日、慘厲秋霜、疾
彼攸遂、敦此義方、率由四教、匪怠匪荒、行周
六親、德音顯揚、顯揚伊何、京室是臧、乃聘乃
納、聿嬪聖皇、正位閨闈、惟德是將、鳴珮有節、
發言有章、仰觀列圖、俯覽篇籍、顧問女史、咨
詢竹帛、思媚皇姑、虔恭朝夕、允釐中饋、執事
有恪、于禮斯勞、于敬斯勤、雖曰齊聖、邁德日
新、日新伊何、克廣弘仁、終溫且惠、帝妹是親、
經緯六宮、罔不彌綸、羣妾惟仰、譬彼北辰、亦

書 卷三十一 傳

車

既青陽、鳴鳩告時、躬執桑曲、率導腰姬、修成
蚕簇、分繭理絲、女工是察、祭服是治、祇奉宗
廟、永言孝思、于彼六行、靡不蹈之、皇英佐舜、
塗山翼禹、惟衛惟樊、二霸是輔、明明我后、異
世同軌、亦能有亂、謀及天府、內敷陰教、外毗
陽化、綢繆庶正、密勿夙夜、思從風翔、澤隨雨
播、中外禔福、遐邇詠歌、天祚貞吉、克昌克繁、
則百斯慶、育聖育賢、教喻姪姒、訓邁姜嫄、堂
堂太子、惟國之元、濟濟南陽、爲屏爲藩、本支

奄謫、四海陰焉、微斯皇妣、孰茲克臻、日乾、蓋
聰、曰聖、允誠、積善之堂、五福所并、宜享高年、
匪隕匪傾、如彭之齒、如聃之齡、云胡不造、于
茲禍殃、寢疾彌留、寤寐不康、巫咸騁術、扁鵲
奏方、祈禱無應、嘗藥無良、形神既離、載昏載
荒、奄忽崩殂、湮精滅光、京哀太子、南昌繁昌、
攀援不寐、蹕踊摧傷、嗚呼哀哉、闔宮號咷、宇
內震驚、奔者填衢、赴者塞庭、哀慟雷駭、流涕
雨零、歔歔不已、若喪所生、惟帝與后、契濶在

書 卷三十一 傳

車

昔、比翼白屋、雙飛紫閣、悼后傷后、早卽窀穸、
言斯既及、涕泗隕落、追惟我后、寔聰寔哲、通
于性命、達于儉節、送終之禮、比素上世、從無
珍寶、嗆無明月、潛輝祥宮、永背昭晰、臣妾哀
號、同此斷絕、庭宇過密、幽室增陰、空設帷帳、
虛置衣衾、人亦有言、神道難尋、悠悠精爽、豈
浮豈沈、豐奠日陳、冀魂之臨、孰云元后、不聞
其音、乃議景行、景行已溢、乃考龜筮、龜筮襲
吉、爰定爰兆、克成玄室、魂之徃矣、于以今日、

詩云：序云七
今：孟秋此作
詩之義何也

仲秋之晨，啓明始出，星陳夙駕，靈輿結綰，其
與伊何。金輦下箱，其駟伊何。二駟雙黃，習習
容華。朱服丹靄，隱隱輻軒，并經總裳，華駟曜
野。素蓋被原，方相伋伋，旌旄翻翻，輓童引駟。
白驥鳴轅，觀者夾塗，士女涕漣，千乘萬騎，迄
彼峻山。峻山我我，肩輿重阿，弘高顯敞，據洛
背河。左瞻皇姑，右睇帝家，惟存拱亡，明神所
嘉。姑姊妹，娣姒膝御，追送塵軌，號咷衢路。
王侯卿士，會星布，羣官庶僚，綿茲無數。咨
書 卷三十一 傳 七

嗟通夜，東方云曙，百祇奉遷，我后安厝。中外
俱臨，同哀竝慕，涕如連雲，淚如湛露。屆閏既
圓，竊窈冥，有夜無晝，曷用其明。不封不樹，
山坂同形，昔后之崩，大火西流，寒往暑過，今
亦孟秋。自我銜卹，僅忽一周，衣服將變，痛心
若抽，逼彼體制，惟以增憂，去此素衣，結戀靈
丘，有始有終，天地之經，自非三光，誰能不零。
存播令德，沒圖丹青，先哲之志，以此爲榮。溫
溫元后，寔宜慈焉，撫育羣生，恩惠滋焉，遺愛

不已，永見思焉，懸名日月，垂萬春焉，嗚呼庶
妾，感四時焉，言思言慕，涕漣而焉，咸寧二年，
納悼后，芬於座，受詔作頌，其辭曰：我我華嶽，
峻極泰清，巨靈導流，河濱是經，惟濱之神，惟
嶽之靈，鍾于楊族，載育盛明，穆穆我后，應期
挺生，含聰履詰，岐嶷夙成，如蘭之茂，如玉之
榮，越在幼沖，休有令名，飛聲八極，翕習紫庭，
超妊邈姒，比德皇英，京室是嘉，備禮致聘，令
月吉辰，百僚奉迎，周生歸韓，詩人是詠，我后
書 卷三十一 傳 七

戾至，車服暉映，登位太微，明德日盛，羣黎欣
戴，函夏同慶，翼翼聖皇，猷詰孔純，愍茲狂戾，
聞惠播仁，蠲瘳滌穢，與時惟新，沛然洪赦，恩
詔遐震，后之踐阼，囹圄虛陳，萬國齊歡，六合
同欣，坤神扶御，天人載悅，典順降祥，表精日
月，和氣烟燭，三光朗烈，既獲嘉時，尋播甘雪，
玄雲掩藹，靈液霏霏，既儲既積，待陽而晞，臨
睨沾濡，柔潤中畿，長享豐年，福祿永綏，及帝
女萬年，公主薨，帝痛悼不已，亦詔芬爲誄，其

謝云恭足紀者
文辭妙絕以
文辭稱本沖之
有貴顯即至聖
之有六家也

謝云恭足紀者
文辭妙絕以
文辭稱本沖之
有貴顯即至聖
之有六家也

文甚麗帝重芬河藻每有方物異寶必詔爲賦頌以是屢獲恩賜焉答兄思詩書及雜賦頌數十篇竝行於世

胡貴嬪名芳父奮別有傳泰始九年帝多簡良家子女以充內職自擇其美者以絳紗繫臂而芳旣入選下殿號泣左右止之曰陛下聞聲芳曰死且不畏何畏陛下帝遣洛陽令司馬肇策拜芳爲貴嬪帝每有顧問不飾言辭率爾而答進退方雅時帝多內寵平吳之

書卷三十一

傳

太

後復納孫皓宮人數千自此掖庭殆將萬人而竝寵者甚衆帝莫知所適常乘羊車恣其所之至便宴寢宮人乃取竹葉挿戶以鹽汁灑地而引帝車然芳最蒙愛幸殆有專房之寵焉侍御服飾亞于皇后帝嘗與之博蒲爭矢遂傷上指帝怒曰此固將種也芳對曰北伐公孫西距諸葛非將種而何帝甚有慚色鍾云貴嬪可爲使婦妙在婦中微氣骨然其賦頌不在此蓋其意素然自雅以爲難耳士之外其天趣自然意素然自雅以爲難耳士

謝云楊后恩德
亦皆廣人而千
此勸政其善者
皆以貴氏之
德共其善則千
沐榮耳

之遇於世者又豈皆軟弱無骨之人也唐太宗言我見魏徵便覺軟弱即此意

諸葛夫人

惠賈庶人諱南風平陽人也小名時父充別有傳初武帝欲爲太子娶衛瑾女元后納賈郭親黨之說欲婚賈氏帝曰衛公女有五不可賈公女有五不可衛家種賢而多子美而長白賈家種妒而少子醜而短黑元后固請荀顗荀勗竝稱充女賢乃定婚始欲聘其妹午午年十二小太子一歲短小未勝衣更娶南

書卷三十一

傳

元

謝云楊后恩德
亦皆廣人而千
此勸政其善者
皆以貴氏之
德共其善則千
沐榮耳

風時年十五泰始八年二月辛卯冊拜太子妃帝常疑太子不慧且朝臣多以爲言故欲試之密封疑事使太子決妃倩給使張泓代對帝省之甚悅以示少傅衛瑾瑾大踧踏衆乃知瑾先有毀言充密遣語妃云衛瑾老奴幾破汝家妃性妒虐多權詐太子畏而惑之頃御罕有進幸者嘗手殺數人或以戟擲孕妾子隨刃墮地帝聞之大怒已修金墉城將廢之充華趙粲從容言曰賈妃年少如是婦

人終非此千情
者不此出此言
高勝此如極是
轉觀本此

齊書原史錄少
年人富事筆力
太補似曉所人
小說故厚之

人之情耳。長自當差。其後楊珉荀勗亦共營
救之。故得不廢。惠帝卽位。立爲皇后。生河東
臨海。始平公主哀獻皇女。后暴疾。日甚。后族
兄侍中賈模。從舅右衛將軍郭彰。后母廣城
君養孫賈模。與楚王瑋。東安公綏。竝干預國
事。綏密欲廢后。賈氏憚之。及太宰亮衛瓘等
表。綏徙帶方。地置帶方郡。奪楚王中候。后
知瑋怨之。乃使帝作密詔。令瑋誅瓘亮。以報
宿憾。模知后凶暴。恐禍及已。乃與裴頠王衍
謀廢之。衍悔而謀寢。后遂荒淫放恣。與太醫
令程據等亂彰內外。又令老嫗以籠箱載道。
上少年人宮。復恐其漏泄。往往殺之。初后詐
有身。內棄物爲產具。遂取妹夫韓壽子慰祖
養之。託諒闇所生。故弗顯。遂謀廢太子。以所
養代立。時洛中諺曰。南風烈烈。吹黃沙。遙望
魯國鬱嵯峨。前至三月。滅汝家。時廣城君以
后無子。甚敬重。恐懷。每勸后使加慈愛。賈謐
驕縱。於太子數無禮。則廣城君恒切責之。及

齊書原史錄少
年人富事筆力
太補似曉所人
小說故厚之

廣城君病。臨終。執后手。令盡意於太子。言甚
切至。又曰。趙粲及午。必亂汝事。我死後勿復
聽人。深憶吾言。后不從。更與粲午專爲姦謀。
誣害太子。事在恐懷傳。初后誅楊駿。及汝南
王亮。太保衛瓘。楚王瑋等。皆臨機專斷。宦人
董猛。參預其事。得親信。封武安侯。猛三兄皆
爲亭侯。天下怨之。及太子廢黜。趙王倫。孫秀
等。因衆怨。謀欲廢后。后數遣宮婢。微服於民
間視聽。其謀頗泄。后甚懼。遂害太子。以絕衆
望。趙王倫乃率兵陳道南。使齊王問入廢。廢
后爲庶人。后與問母有隙。故倫使之。后驚曰。
卿何爲來。問曰。有詔收后。后曰。詔當從我出。
何詔也。至上閣。遙呼帝曰。陛下有婦。使人廢
之。亦行自廢。又問問曰。起事者誰。問曰。梁趙
后曰。繫狗當繫頸。今反繫其尾。何得不然。此
梁趙也。至宮西。見謐尸。再舉聲而哭。遂止。
倫乃矯詔。遣尚書劉弘等。持節齎金屑酒。賜
后死。趙粲賈午韓壽董猛等。皆伏誅。臨海公

得子惠羊皇后
而似改稱羊氏
何以明羊氏失
身則不特不
足為后傳此身
不得為惠帝有

主先封清河、洛陽之亂為人所累、傳貴與與
錢溫、溫以送女、女遇主甚酷、元帝鎮建邺、主
詣縣自言、元帝誅溫及女、改封臨海、宗正曹
統尚之、亦云、賈氏以婦試姑、思帝置若罔聞、
帝殺后、亦云、心極矣、於此時有若義者、起廢
乃無一人及此、竟使如許、罪人不以試逆、誅
而以殺太子誅不誅、太子之趙王倫使人不能
恨、無
羊氏諱、謝容、泰山南城人、祖瑾、父玄之、竝見
外戚傳、賈后既廢、孫秀議立后、羊外祖孫旗
與秀合族、又諸子自結於秀、故以永康元年
永康原史作、立為皇后、將入宮、衣中有火、成
太安非是、都王穎伐長沙王乂、以討玄之為名、又敗穎
奏廢后為庶人、處金墉城、附等唱伐成、都
王大赦、復后位、張方入洛、又廢后、方逼遷大
駕幸長安、留臺、復后位、永興初、張方又廢后
河間王顒矯詔以后廢為庶人、所立、遺尚書
田淑、收留臺、賜后死、詔累至、司隸校尉劉放
與尚書僕射荀藩等、馳上奏曰、羊庶人門戶

殘破、廢放空宮、門禁峻密、若絕天地、無緣得
與姦人構亂、眾無智愚、皆謂不然、刑書猥至、
罪不值辜、人心一憤、易致興動、夫殺一人而
天下喜悅者、宗廟社稷之福也、今殺一枯窮
之人、而令天下傷慘、臣懼凶豎乘間、妄生變
故、臣忝司京輦、觀察衆心、實以深憂、謹密啓
聞、願陛下更深與太宰參詳、勿令遠近疑惑、
取謗天下、願見表大怒、欲收噉噉奔青州、后
遂得免、帝還洛、迎后復位、後洛陽令何喬又
廢后及張方首至、其日復后位、帝崩、懷帝立、
尊后為惠帝皇后、居弘訓宮、洛陽之敗、沒于
劉曜、曜僭位、以為皇后、因問曰、吾何如司馬
家兒、后曰、胡可竝言、陛下開基之聖主、彼亡
國之暗夫、有一婦一子、及身三耳、不能庇之、
貴為帝王、而妻子辱於凡庶之手、遺妾爾時、
實不思生、何圖復有今日、妾生於高門、常謂
世間男子皆然、自奉巾櫛以來、始知天下有
丈夫耳、曜甚寵愛之、生曜二子而死、偽諡獻

將云論者謂
武惠皇后是
不與謝氏子
謝氏必不承
其以太子承
知惟房事遠
特難耳

文皇后壽云惠帝以永康元年立羊氏為后
計之此亦年三十有五矣一衰頹失節之婦
不知何所以

謝夫人名玖家本貧賤父以屠羊為業玖清

惠貞正而有淑姿選入後庭為才人惠帝在

東宮將納妃武帝慮太子尚幼未知惟房之

事乃遣從東宮侍寢由是得幸有身賈后妒

忌之玖求還西宮遂生愍懷太子年三四歲

惠帝不知也入朝見愍懷與諸皇子共戲執

其手武帝曰是汝兒也及立為太子拜玖為

淑媛賈后不聽太子與玖相見處之一室及

愍懷被廢玖尋遇害焉永康初詔改葬太子

因贈玖夫人印綬葬顯平陵

懷王皇太后

元夏侯太妃

晉書三十一

終

列傳第一

晉書三十一

壽云謂男
百多老孫若
是豈得稱名女

章太妃周氏

康獻褚皇后諱蒨子河南陽翟人也父襄見

外戚傳后聰明有罷識少以名家入為琅邪

王妃及康帝即位立為皇后封母謝氏為尋

陽鄉君及穆帝即位尊后曰皇太后時帝幼

沖未親國政領司徒蔡謨等上奏曰嗣皇誕

哲岐嶷繼承天統率土宅心兆庶蒙賴陛下

體茲坤道訓隆文母昔塗山光夏簡狄熙殷

寔由宜哲以隆休祚伏惟陛下德侔二媽淑

美關曉臨朝攝政以寧天下今社稷危急兆

庶懸命臣等軍惶一日萬機事運之期天祚

所鍾非復沖虛高讓之日漢和熹順烈並亦

臨朝近明穆故事以為先制臣等不勝悲怖

謹伏地上請乞陛下上順祖宗下念臣吏推

公弘道以協天人則萬邦承慶羣黎更生太

后詔曰帝幼沖當賴羣公卿士將順匡救以

酬先帝禮賢之意且是舊德世濟之美則莫

重之命不墜祖宗之基有奉是其所以欲正

壽云謂男
百多老孫若
是豈得稱名女

原缺第一葉

唐書卷三十二
禮儀志
此傳

位于內而已。所奏懇到，形于翰墨，執省未究，以悲以懼。先后允恭謙抑，思順坤道，所以不距羣情，因為國計，豈敢執守沖間，以違先旨？輒敬從所奏。於是臨朝稱制，帝既冠，太后詔曰：昔遭不造，帝在幼沖，皇緒之微，眇若贅旒。百辟卿士，率遵前朝，勸諭攝政，以社稷之重，先代成義，僉俛敬從，弗違固守，仰憑七廟之靈，俯仗羣后之力，帝加元服，禮成德備，當陽親覽，臨御萬國，今歸事反政，一依舊典。於是居崇德宮，手詔羣公曰：昔以皇帝幼沖，從羣后之議，既以間弱，又頻丁極艱，銜恤歷祀，況憂在疚，司徒親尊德重，訓救其弊，王室之下，壞實公是。憑帝既備，茲冠禮而四海未一，五胡叛逆，豺狼當路，費役日興，百姓困苦，願諸君子思量遠算，戮力一心，輔翼幼主，匡救不逮，未亡人永歸別宮，以終餘齒。仰惟家國，敢以一言託懷。及京帝海西公之世，太后復臨朝，稱制，桓溫之廢海西公也，太后方在佛屋。

唐書卷三十二
禮儀志
此傳

唐書卷三十二
禮儀志
此傳

內臣啓云：外有急奏，太后出，尚倚戶前視奏，數行乃曰：我本自疑此，至半便索筆答奏云：未亡人懼此百憂，感念存沒，心焉如割。溫始呈詔草，慮太后意異，悚動流汗，見於顏色。及詔出，溫大喜。簡文帝即位，尊后為崇德太后。及帝崩，孝武帝幼，沖桓溫薨，羣臣復啓太后臨朝。太后詔曰：王室不幸，仍有艱屯，覽省啓事，感增悲歎。內外諸君，竝以並上春秋，沖富加蒸蒸之慕，未能親覽，號令宜有所由，苟可安社稷，利天下，亦豈有所執？輒敬從所啓。但闇昧之闕，望盡彌諸之道。於是太后復臨朝。帝既冠，乃詔曰：皇帝婚冠禮備，遐邇宅心，宜富陽親覽，緝熙惟殆。今歸政事，率由舊典。於是復稱崇德太后。太元九年崩，在位凡四十年。穆章何皇后諱法倪，廬江潯人也。父準見外戚傳，以名家，遷升平元年，冊立為皇后。后無子，哀帝卽。稱穆皇后，居永安宮，桓玄篡。

可復等之乃
遺其地焉
夜封其事亦
乃傳所不及者

位、移后入司徒府路經太廟后停輿慟哭哀
戚路人玄聞而怒曰天下禪代常理何煩何
氏女子事邪乃降后爲零陵縣君與安帝俱
西至巴陵及劉裕建義殷仲文奉后還京都
下令曰戎車屢警黎元阻飢而儲御豐靡豈
與百姓同其儉約減損供給勿令有過后時
以遠還欲奉拜陵廟有司以寇難未平奏停

永興三年崩

哀靖王皇后 以下二后別

書卷三十二 傳 五

廢帝孝庾皇后

簡文宣鄭太后諱阿春河南滎陽人也世爲
冠族祖合臨濟令父愷字祖元安豐太守后
少孤無兄弟唯姊妹四人后最長先適渤海
田氏生一男而寡依于舅濮陽吳氏元帝爲
丞相敬后先崩將納吳氏女爲夫人后及吳
氏女竝游後園或見之言於帝曰鄭氏女雖
賢於吳氏遠矣建武元年納爲琅邪王夫
人甚有寵生琅邪悼王簡文帝尋陽公主帝

將三繼統則
意欲供養則
是

稱尊號后雖爲夫人詔太子及東海武陵王
皆母事之帝崩后稱建平國夫人咸和元年
薨簡文帝時爲琅邪王制服重有司以土出
繼宣降所生國臣不能匡正奏免國相諸葛
願王上疏曰亡母生臨臣國沒留國第臣雖
出後亦無所厭則私情得敘昔敬后崩孝王
已出繼亦還復重此則明比臣所憲章也明
穆皇后不奪其志乃徙琅邪王爲會稽王追
號后曰會稽太妃及簡文帝卽位未及追尊

書卷三十二 傳 六

臨崩封皇子道子爲琅邪王領會稽國奉太
妃祀太元十九年孝武帝下詔曰會稽太妃
文母之德徽音有融誕載聖身光延于晉先
帝追尊聖善朝議不一道以殷屈朕述遵先
志常惕于心今仰奉遺旨依陽秋二漢孝懷
皇帝故事上太妃尊號曰簡文太后於是立
廟於太廟路西陵曰嘉平

簡文順王皇后 別

孝武文李太后諱陵容本出微賤始簡文帝

晉稽王有三子俱夭，自道生廢黜，獻王早世，其後諸姬絕孕，將十年，帝令卜者扈謙筮之，曰：「後房有女，當育二男，其一終盛晉室。」時徐貴人生新安公主，以德美見寵，帝常冀之有娠，而彌年無子，更加採納，又數年無子，乃令善相者召諸愛妾問之，皆云：「非其人。」又悉以諸婢媵示焉，時后爲宮人，在織坊中，形長而色黑，宮人皆謂之「崑崙」，既至，相者驚云：「此其人也。」帝以大計召之侍寢，后數夢兩龍枕。

晉書卷三十二

傳

七

膝，日月入懷，意以爲吉祥，向儕類說之，帝聞而異焉，遂生孝武帝。帝及會稽文孝王鄱陽長公主，及孝武帝初卽位，尊爲淑妃。太元十二年，加爲皇太妃，儀服一同太后。十九年八月辛巳，帝臨軒遣兼太保劉耽尊爲皇太后，稱崇訓宮。安帝卽位，尊爲太皇太后。隆安四年崩，葬脩平陵，神主祔于宣太后廟。

孝武定王皇后

以下四后俱刪

安德陳太后

安僖王皇后

恭思褚皇后

史臣曰：方祗體安，儷乾儀而合德，圓舒循晷，配義曜以齊明。故知陽燧陰燧，萬物假其陶鑄；火炎水潤，六氣由其調理。取譬賢淑，作伉儷；翊天造之艱虞，嗣塗山之逸響。蓋有母儀之助焉。武元楊氏，預聞朝政，明不逮遠，愛溺私情，深杜衍瓘之言，莫辨張弘之之詐，運其陰沴，韜映乾明。晉道中微，基於是矣。惠皇稟質天縱，其開識暗鳴蛙，智旨文蛤。南風肆狡，扇禍稽天。初踐椒宮，逞臬心於長樂；方觀梓樹，頒鳩羽於離明。裏后滅周，方之蓋小；妹妃傾夏，曾何足喻。況昔高宗諒闇，總百官于元老；成王冲眇，託萬機於上公。太后御宸，諒之非古，而明穆康獻，仍世臨朝。時屬委素，躬行負康，各免華陽之爨，竟躡和熹之蹤。保陵遲以克終，所幸實爲多矣。

贊曰：二妃光舜，三母異周。妹升夷癸，裝進亡
 幽。家邦興滅，職此之由。穆后沉斷，忘情執喪。
 故劬辭恩，池滿起嘆。崇化繁祉，肇基商亂。二
 楊繼寵，福極災生。南風熾虐，因喪身傾。獻容
 幸亂，居辱凝榮。援筆廢主，持尺威帝。契濶終
 罹，殷憂以斃。芬實窈窕，芳菲婉嫕。呂妾變屬，
 黃姬化芊。彌爾反事見史記石文遠著，金行
 潛徙，婦德傾城，迷朱奪紫。

晉書 卷三十二 傳 九

列傳第二 晉書三十二 終

列傳第三 晉書三十三 三 傳 藏書

竟陵鍾 惺原評 檇李蔣之翹刪定 同里高昌冬參校

王祥 弟覽

祥云王前人所贊不如竟然祥所稱
 於晉者以其不拜馬服耳其不拜
 處正是其好處此與馬道像然受郭
 拜何異其正與世而同心也追臨幸
 調子孫但言信德高節讓為立身本
 而鏡口不及一忠守此豈其存心固
 如是而或自
 譯其所闕微

王祥字休徵琅邪臨沂人也祖仁青州刺史

晉書 卷三十三 傳 一

父融公府辟不就祥早喪母後母朱氏不慈

祥事之謹以孝聞漢末遭亂扶母攜弟覽避

地廬江隱居有年不應州郡之命母終徐州

刺史呂虔檄為別駕祥乃應召虔委以州事

祥云原史載祥被徵年垂耳順此漢建安間
 事至晉太始五年此年當一百二十歲矣然
 祥年止八十有五上下計之則應于時寇盜
 召之年止可二十五六辨詳史通于時寇盜

充斥祥率士頻討破之時人歌之曰海沂之

康實賴王祥邦國不空別駕之功舉秀才除

溫令累遷大司農高貴鄉公卽位與定策功

雖云歌詞雖序
 有實無虛傳蓋
 不傳多矣

京師本

將云祥美不足
多太傅半亦桃
帝而與衆所
人心術品行舉

封關內侯拜光祿勳轉司隸校尉從討毋丘
儉增邑四百戶遷太常封萬歲亭侯天子幸
太學命祥爲三老祥南而几杖以師道自居
天子北面乞言祥陳明王聖帝君臣政化之
要及高貴鄉公之弑也朝臣舉哀祥號哭曰
老臣無狀涕淚交流衆有愧色頃之拜司空
轉太尉加侍中五等建封睢陵侯邑一千六
百戶及文帝爲晉王原作武帝祥與荀顗往
謁顗謂祥曰相王尊重何侯旣已盡敬今便
常拜也祥曰相王魏之宰相吾等魏之三公
公與王相去一階而已班列大同安有天子
三司而輒拜人者損魏朝之望虧晉王之德
君子愛人以禮交不爲也及入顗遂拜而祥
獨長揖帝曰今日方知君見領之重矣武帝
踐阼拜太保進爵爲公加置七官之職帝新
受命虛已以求謫言祥與何曾鄭冲等耆艾
篤老希復朝見帝遣侍中任愷諮問得失及
政化所先祥以年耄累遜位帝不許御史中

丞侯史光以祥久疾闕朝會禮請免官詔曰
太保元老高行朕所毗倚以隆政道者也前
後遜讓不從所執此非有司所得議也遂寢
光奏祥固乞骸骨詔聽以睢陵公就第賜几
杖不朝大事皆諮訪之及疾篤著遺令訓子
孫曰夫言行可覆信之至也推美引過德之
至也揚名顯親孝之至也兄弟怡怡宗族欣
欣悌之至也嗇財莫過乎讓此五者立身之
本顏子所以爲命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其
子皆奉行之泰始四年薨時文明皇太后崩
始踰月其後詔曰爲睢陵公發哀事乃至今
雖每爲之感傷要未得特敘哀情今便哭之
明年東謚曰元祥之薨奔赴者非朝廷之賢
則親親故吏而已門無雜弔之賓族孫戎歎
曰太保可謂清達矣又稱祥在正始不在能
言之流及與之言理致清達將非以德掩其
言乎祥有五子肇夏觀烈芬烈芬並幼知名
爲祥所愛二子亦同時而亡將死烈欲還葬

晉書卷三十三

魏志云：此等事，品實在大儒上，故必取重。蓋之至，臣臣無不，何足作。

舊土芬欲留葬京邑，祥流涕曰：「不，忘故鄉，仁也。不戀本土，達也。惟仁與達，吾二子有焉。」
寬字玄通，年數歲，見母朱遇祥，無道祥殺，楚捷輒持泣諫其母，母屢以非理使祥，寬輒與祥俱，及長，娶妻，母又虐使祥妻，寬妻亦超而共之。祥後漸有譽，母深疾之，害使酖祥，寬知之，徑起取酒，祥亦疑其毒，爭不與，母遂奪反之。自後母賜祥饌，寬輒先嘗，母懼寬致難，遂止。寬孝友恭恪，名亞於祥，咸寧初，為宗正卿。
以太中大夫歸老，後轉光祿大夫，卒，謚曰貞。有六子：義、基、會、正、彥、琛。初，呂虔有佩刀，工相之以為必登三公，可服，虔謂祥曰：「苟非其人，刀或為害。」卿有公輔之量，故以相與。祥固辭，強之，乃受。祥臨薨，以刀授寬，曰：「汝後必興，足稱此刀。」寬後奕世多賢才，興於江左，義子導別有傳。

鄭冲

鄭冲字文和，滎陽開封人也。起自寒微，有操

晉書卷三十三

魏志云：此等事，品實在大儒上，故必取重。蓋之至，臣臣無不，何足作。

行清恬寡欲，博究儒術，任真自守，不嬰曲譽。由是州郡久不加禮。及魏文帝為太子，搜揚創陋，命冲為文學，累遷尚書郎，出補陳留太守。冲以儒雅為德，莅職無幹局之稱，軍食繼袍，不營資產。世以此重之。嘉平三年，拜司空，及高貴鄉公講尚書，冲執經親授。與侍中鄭小同俱被賞賜，俄轉司徒。常道鄉公即位，拜太保，位在三司之上，封壽光侯。冲雖位階台輔，而不預世事。時文帝輔政，平蜀之後，命貢充羊祜等分定禮儀律令，皆先諮於冲，然後施行。及魏帝告禪使，冲奉策武帝踐阼，拜太傅，進爵為公。泰始九年，抗表致仕，詔以壽光公就第。明年薨，謚成。初，冲與孫邑、曹羲、荀顗何晏共集論語諸家訓註之善者，記其姓名，因從其義，有不安者，輒改易之，名曰論語集解。冲無子，以從子徽嗣。

何曾

子勗

何曾字穎考，陳國陽夏人也。父夔，魏太僕陽

此云立論正切
此時尚未有
當時人心然否

武亭侯曾少襲爵好學博聞與同郡袁侃
名魏明帝初為平原侯曾為文學及卽位累
遷散騎侍郎汲郡典農中郎將給事黃門侍
郎頃之遷散騎常侍及宣帝將伐遼東曾上
疏魏帝曰臣聞先王制法必全於慎故建官
授任則置副佐陳師命將則立監貳宣命遣
使則設介副臨敵交刃又參御右益以盡思
謀之功防安危之變也是以在險當難則權
足相濟阻缺不豫則才足相代其為國防至

書卷三十三

傳

七

陳至遠及至漢氏亦循舊章韓信伐趙張耳
為貳馬援討越劉隆副軍前世之述著在篇
志今太尉奉辭誅罪精甲銳鋒步騎數萬道
路迢阻且四千里雖假天威有征無戰寇或
潛遁消引日月命無常期人非金石遠慮詳
備誠宜有副今北軍諸將及太尉所督皆為
僚屬名位不殊素無定分統御之尊卒有變
急不相鎮攝存不忘亡聖達所裁臣愚以為
宜選大臣名將威重宿著者成其禮秩遣詣

北軍進同謀畧退為副佐雖有萬一不虞之
變軍至有儲則無患矣帝不從出補河內太
守在任有威嚴之稱徵拜侍中以母憂去官
嘉平中為司隸校尉撫軍校事尹模惡寵作
威姦利盈積朝野畏憚莫敢言者曾劾奏之
朝廷稱焉時曹爽專權宣帝稱疾曾亦謝病
真誅乃起視事故魏帝之廢也曾實預其謀
焉曾在司隸積年遷尚書正元中為鎮北將
軍都督河北諸軍事假節將之鎮文帝使武

書卷三十三

傳

七

帝齊王攸辭送數十里曾盛為賓主備太牢
之饌侍從吏騶莫不醉飽帝既出又過其子
劭曾先勅劭曰客必過汝汝當豫嚴劭不冠
帶停帝良久曾深以譴劭時步兵校尉阮籍
負才放誕居喪無禮曾面質籍於文帝座曰
卿縱情背禮敗俗之人今忠賢執政綜核名
實若卿之曹不可長也因言於帝曰公方以
孝治天下而聽阮籍以重哀飲酒食肉於公
座宜損四裔無令汙染華夏帝曰此子羸病

釋云齊院侃侃
可為守禮士矣

若此君不能為吾忍邪曾重引據辭理甚切
時人敬憚之蔣云時步兵一段舊在兩共謀
在文帝時上下忌後遷征北將軍進封潁昌
鄉侯咸熙初拜司徒改封朗陵侯文帝為晉
王曾與高柔鄭冲俱為三公將入見曾獨致
拜盡敬二人猶揖而已武帝襲王位以曾為
晉丞相加侍中與裴秀王沉等勸進踐阼拜
太尉進爵為公食邑千八百戶泰始初詔進
太宰侍中如故咸寧四年薨將葬禮官議諡
博士秦秀謚為繆帝不從策謚曰孝太康
末子劭自表改謚為元曾性至孝閨門整肅
自少及長無聲樂嬖幸之好蔣云此稱曾無
雙幸之好而云
虛為勸庶兄何也此等一人一味年老之後與
妻相見皆正衣冠相待如賓已南向妻北面
再拜上酒酬酢既畢便出一歲如此者不過
再三焉然性奢豪務在華侈帷帳車服窮極
綺麗厨膳滋味過於王者每燕見不食太官
所設帝輒命取其食蒸餅上不拆作十字不

然日食萬錢
何無下第處是
何難也

食食日萬錢猶曰無下第處人以小紙為書
者勅記室勿報劉毅等數劾奏曾侈休無度
帝以其重臣一無所問都官從事劉享嘗奏
曾華侈以銅鈎轂紉車轂方物反瑩牛蹄角
細直引反瑩
後曾辟享為掾或勸勿應享謂至公之體不
以私憾遂應辟曾常因小事杖享其外寬內
忌如此時司空賈充擅政曾心平充而附之
及充與庾純因酒相競曾議黨充而抑純以
此為正直所非二子遵劭劭嗣
書書卷三十三 九
劭字敬祖與武帝有總角之好帝為王太子
以劭為中庶子及即位轉散騎常侍甚見親
待劭雅有姿望遠客朝見必以劭侍直遷侍
中尚書惠帝即位初建東宮太子年幼欲令
親萬機故盛選六傅以劭為太子太師累遷
尚書左僕射永康初遷司徒趙王倫篡位以
劭為太宰及三王交爭劭以軒冕游其間無
怨之者而驕奢簡貴亦有父風一日之供以
錢二萬為限時論以為太官御膳無以加之

經云孫曾坤末
一節服老好耳
然若君之前後
甚明性性於不
經意處得之則
其胸中原非機

機者非情懷而
謂此所以
其胸中原非機

然優游自足不貪權勢嘗語鄉人王詮曰僕雖名位過幸少無可書之事惟與夏侯長客諫授博士可傳史冊耳永寧元年薨贈司徒謚曰康子岐嗣劭庶兄遵起家散騎黃門郎累轉大鴻臚性亦奢汰役使御府工匠作禁物又鬻行器為司隸劉毅所奏免官四子嵩紱機羨綏為東海王越所誅初曾侍武帝宴退而告遵等曰國家應天受禪創業垂統吾每宴見未嘗閒經國遠圖惟說平生常事非

書卷三十三

貽厥孫謀之兆也及身而已後嗣其殆乎指諸孫曰此等必遇亂亡及綏死嵩哭之曰我祖其大聖乎兄弟皆矜傲好陵駕人物鄉閭疾之如讎永嘉末何氏遂滅亡無遺焉三國云何養甚屬正而史稱其於節儉之世最為家休其子若孫尤甚蓋驕奢相因而必至之禍有不待數世而見者貽厥孫謀人可不深長思哉

石苞

石苞仲容渤海南皮人也雅曠有智局客儀偉麗不修小節故時人為之語曰石仲客

帝云金鼓舊成
時中徐舉非并
對有違問之道

姣無雙縣召為吏給農司馬會謁者陽翟郭玄信奉使求人為御司馬以苞及鄧艾給之行十餘里玄信謂二人曰子後竝當至卿相苞曰御隸也何卿相乎既而又被使到鄴事久不決乃販鐵於鄴市市長沛國趙元儒名知人見苞異之因與結交歎苞遠量當至公輔由是知名見吏部郎許允求為小縣允謂苞曰卿是我輩人當相引在朝廷何欲小縣乎苞還歎息不意允之知己乃如此也得將云

書卷三十三

士

已反焉數息便是無限感稍遷景帝中護軍司馬宣帝聞苞好色薄行以讓景帝帝荅曰苞雖細行不足而有經國才畧夫貞廉之士未必能經濟世務是以齊桓忘管仲之奢僿而錄其匡合之大謀漢高捨陳平之汙行而取其六奇之妙算苞雖未可以上儔二子亦今日之選也意乃釋徙鄴典農中郎將時魏世王侯多居鄴下尚書丁謐貴傾一時竝較特利苞奏列其事由是益見稱歷東萊琅邪

太守所在皆有威惠遷徐州刺史文帝之敗於東園也苞獨全軍而退帝指所持節謂苞曰恨不以此授卿以究大事乃遷苞爲奮武將軍假節監青州諸軍事及諸葛誕舉兵淮南苞統青州諸軍督兗州刺史周泰徐州刺史胡質簡銳卒爲游軍以備外寇吳遣大將朱異丁奉等來迎誕等留輜重於都陸輕兵渡黎水苞等迎擊大破之泰山太守胡烈以奇兵詭道襲都陸盡焚其委輸異等收餘衆而退壽春平拜苞鎮東將軍封東光侯假節頃之代王基都督揚州諸軍事苞因入朝當還辭高貴鄉公留語盡日既出白文帝曰非常主也數日而有成濟之事後進位征東大將軍俄遷驃騎將軍文帝崩賈充荀勗議葬禮未定苞時奔喪慟哭曰基業如此而以人臣終乎葬禮乃定後每與陳騫諷魏帝禪位武帝踐阼遷大司馬進封樂陵郡公加侍中自諸葛誕破滅苞鎮淮南士馬強盛邊境

書卷三十三 傳主

康云只此已盡無不周列

鮑云自臨得此正是作則本

多務苞既勤庶事又以威畏服物淮北監軍王琛惡之密表苞與吳人交通先時望氣者云東南有大兵起及琛表至武帝甚疑之會荊州刺史胡烈表吳人欲大山爲寇苞亦聞吳師將入乃築壘遏水以自固帝聞之謂羊祜曰吳人每來常東西相應無緣偏爾豈石苞果不順乎祜深明之而帝猶疑焉會苞子喬爲尚書郎上召之經日不至帝謂爲必叛欲討苞而隱其事遂下詔以苞不料賊勢築壘遏水勞擾百姓策免其官遣太尉義陽王望車大軍徵之時苞辟河內孫鑠爲掾鑠先與汝陰王駿善會駿鎮許昌鑠遇見之駿知臺已遣軍襲苞私告之曰無與於禍鑠既出馳詣壽春爲苞盡計苞從之乃放兵步出住都亭待罪帝聞之意解及苞詣闕帝謂之曰卿子幾破卿門遂廢喬詔苞以公還第苞自恥受任無效而無怒色時郭奚官督郭廩上書理苞帝以苞爲司徒有司奏不可詔曰吳

人輕脆終無能爲故疆場之事但欲完固守
備使不得越逸而已以苞計畫不同慮敵過
甚故徵還更授昔鄧禹抗於關中而終輔漢
室豈以一肯而掩大德哉於是就位苞奏州
郡農桑未有賞罰之制宜遣掾屬循行皆當
均其土宜舉其殿最然後黜陟焉詔曰農殖
者爲政之本有國之大務也雖欲安時興化
不先富而教之其道無由而至今四海多事
軍國用廣加承征伐之後屢有水旱之事倉

書

卷三十三

傳

高

庫不充百姓無積古者稼穡樹藝司徒掌之
今雖登論道然經國立政惟時所急故陶唐
之世稷官爲重今司徒位當其任乃心王事
有毀家紓國乾乾匪躬之志其使司徒督察
州郡播殖將委事任成垂拱仰辦若宜有所
循行者其增置掾屬十八聽取王官更練事
業者苞在位稱爲忠勤帝每委任焉泰始八
年薨及葬車駕臨送於東掖門外策謹曰武
咸寧初詔苞等並爲王功列於銘饗有六子

趙喬統後傳崇

崇字季倫生於青州故小名齊奴少敏慧勇
而有謀苞臨終分財物與諸子獨不及崇其
母以爲言苞曰此兒雖小後自能得年二十
餘爲修武令有能名入爲散騎郎遷城陽太
守伐吳有功封安陽鄉侯在郡雖有職務奸
學不倦以疾自解頃之拜黃門郎兄統忤扶
風王駿有司承旨奏統將加重罰既而見原
以崇不諂闕陳謝有司欲復加統罪崇自表

書

卷三十三

傳

主

曰臣兄統以先父之恩早被優遇出入清顯
歷位盡勳伏度聖心有以垂察近爲扶風王
駿橫所誣謗司隸中丞等飛筆重奏劾案深
文累塵天聽臣兄弟弱跡憂心如悸駿威屬
尊重權要赫奕內外有司望風承旨苟有所
惡易於投卵自統枉劾以來臣兄弟不敢一
言稍自申理戕舌鉗口惟須刑書古人稱榮
華於順旨枯槁於逆違誠哉斯言於今惜矣
是以雖董司直繩不能不染其文抱枉含讒

合云傳說氣武
凡神靈客在殿
對聖尊一味遠
以神付不得煩
以氣應之

建云此崇實
議奏惠帝之
漸也

不得不輸其理。幸賴陛下天聰四達，靈鑒昭
遠，存先父勲德之重，察臣等勉勵之志，中詔
申料罪譴，澄雪臣等刻肌碎首，未足上報，臣
即於今月十四日，與兄統浚等詣公車門拜
表謝恩，伏度奏御之日，覽經天聽，此月二十
日，忽被蘭臺禁止，符以統家有恩，出非常，臣
宴然私門，曾不陳謝，復兄彈奏，誦理盡，臣
始聞此，惶懼狼狽，靜而思之，固無怪也。苟導
勢所驅，何所不至，望奉法之直繩，不可得也。

書卷一十三 傳 本

臣以凡才，累荷顯重，不能負載，析薪以荅萬
分，一月之中，奏劾頻加，曲之與直，非臣所計
所恨，不能承奉威屬，自陷於此，不媚於實，實
愧王孫。隨巢子稱明君之德，察情為上，察事
次之。所懷具經聖聽，伏待罪黜，無所多言。由
是事解，累遷散騎常侍，侍中，武帝以崇功臣
子，有幹局深器重之。元康初，楊駿輔政，大開
封賞，多樹黨援，崇與散騎郎蜀郡何攀共立
議，奏惠帝曰：「陛下正位東宮，二十餘年，今承

書云崇之數言
以此則包所附
能由得者是乎

建云以崇實
議奏惠帝之
漸也

洪基，而班賞行爵，優於泰始革命之初，恩澤
之封，優於滅吳之功，輕重不稱，且大晉小世
之數，未知其紀。今之開制，當垂于後，若尊卑
無差，有爵必進，數世之後，莫非公侯矣。奏弗
納，出為南中郎將，荊州刺史，領南蠻校尉，崇
性任俠，無行檢，在南中得鳩鳥，離以與後軍
將軍王愷，時制鳩鳥不得過江，乃為司隸傅
祗所糾，詔燒鳩於都街，在荊州嘗劫達使商
客致富，不賞，徵為大司農，以後書未至，擅去

書卷三十三 傳 主

官免，頃拜太僕，出為征虜將軍，假節監徐州
諸軍事，鎮下邳，崇有別館在河陽之金谷，一
名梓澤，送者傾都，帳飲於此，至鎮與徐州
刺史高誕爭酒，相侮，為軍司所奏，免官，復拜
衛尉，與潘岳詣事賈謐，謐與之親善，號曰二
十四友，廣城君每出，崇降車路左，望塵而拜，
其卑倭如此。先崇與貴戚王愷、羊琇之徒，以
奢靡相尚，愷以粉、渙、釜、崇以蠟、代薪，愷作紫
綵布步障四十里，崇作錦步障五十里，以數

之。崇。屋。以。椒。愷。用。赤。石。脂。崇。愷。爭。豪。武。帝。
 愷。嘗。以。珊。瑚。樹。賜。之。高。二。尺。許。枝。柯。扶。
 世。罕。其。比。愷。以。示。崇。崇。便。以。鐵。如。意。擊。之。
 手。而。碎。愷。既。惋。惜。又。以。爲。疾。已。之。寶。聲。色。
 方。厲。崇。曰。不。足。多。恨。今。還。卿。乃。命。左。右。悉。取。
 珊。瑚。樹。有。高。三。四。尺。者。六。七。株。條。幹。絕。俗。光。
 彩。耀。目。如。愷。比。者。甚。衆。愷。恍。然。自。失。矣。嘗。與。
 王。敦。入。太。學。見。顏。回。原。憲。像。顧。而。歎。曰。若。與。
 之。同。升。孔。堂。去。人。何。必。有。間。敦。曰。不。知。餘。人。
 云。何。子。貢。去。卿。差。近。崇。正。色。曰。士。當。聲。名。俱。
 泰。何。至。棄。爛。哉。其。立。意。類。此。劉。與。兄。弟。少。時。
 爲。王。愷。所。嫉。愷。召。之。宿。因。欲。坑。之。崇。素。與。與。
 等。善。聞。變。夜。馳。詣。愷。問。二。劉。所。在。愷。追。卒。不。
 得。隱。崇。徑。造。於。後。齋。索。出。同。車。而。去。語。曰。年。
 少。何。以。輕。就。人。宿。與。深。德。之。及。賈。謚。詩。崇。以。
 黨。與。免。官。時。趙。王。倫。專。橫。崇。甥。歐。陽。建。與。倫。
 有。隙。崇。有。妓。曰。綠。珠。美。而。豔。孫。秀。使。人。求。之。
 崇。不。許。秀。怒。乃。勸。倫。誅。崇。建。崇。建。亦。潛。知。其。

將云後今將
 得第一排此
 項利處今歌也
 無味亦可爲不
 賈學倫矣

計。乃。與。黃。門。郎。潘。岳。陰。勸。淮。南。王。允。齊。王。剛。
 以。圖。倫。秀。秀。覺。之。遂。矯。詔。收。崇。及。潘。岳。歐。陽。
 建。等。崇。正。宴。於。樓。上。介。士。到。門。崇。謂。綠。珠。曰。
 我。今。爲。爾。得。罪。綠。珠。泣。曰。當。效。死。於。官。前。因。
 自。投。于。樓。下。而。死。崇。曰。吾。不。過。流。徙。交。廣。耳。
 及。車。載。詣。東。市。崇。乃。歎。曰。奴。輩。利。吾。家。財。收。
 者。答。曰。知。財。致。害。何。不。早。散。之。崇。不。能。答。云。
 收。者。亦。達。人。其。高。懷。卓。議。實。出。二。十。四。友。之。上。崇。母。兄。妻。子。無。少。長。
 皆。被。害。死。者。十。五。人。有。司。簿。問。崇。水。碓。三。十。
 條。區。蒼。頭。八。百。餘。人。他。珍。寶。貨。賄。田。宅。稱。是。
 及。惠。帝。復。昨。詔。以。卿。禮。葬。之。封。崇。從。孫。演。爲。
 樂。陵。公。歐。陽。建。字。堅。石。世。爲。冀。之。右。族。雅。有。
 理。思。才。藻。美。瞻。時。人。爲。之。語。曰。渤。海。赫。赫。歐。
 陽。堅。石。爲。馮。翊。太。守。臨。命。作。詩。文。甚。哀。楚。人。
 莫。不。悼。惜。之。云。崇。傳。登。登。多。珍。事。務。爲。變。
 汰。之。

孫鑠

史臣曰若夫經爲帝師鄭冲於焉無愧孝爲

孫云後漢不滅
五記

德本王祥所以當仁何曾善其親而及其親
之黨者也夏禹恭儉殷因損益牲牢服用各
有品章諸侯不恒牛命士不恒豕禦而驕奢
其闕乎治政乘時立制莫不山之石崇學乃
多聞情乖寡悔超四豪而取富踰五侯而競
與春畦霍靡列於凝沍之晨錦障逶迤且以
山川之外撞鐘舞女流宕忘歸至於金谷含
悲吹樓將墜所謂高蟬處乎輕陰不知瑤瑤
襲其後也

晉書卷三十三 傳 手

列傳第三

晉書三十三 終

列傳第四

晉書三十四 三 徑載書

竟陵鍾

惺原評

樛李蔣之翹剛定
臨川章世純蔡校

羊祜

晉書

卷三十四

傳

一

晉書卷三十四 傳 一
羊祜字叔子泰山南城人世吏二千石至祜
九世竝以清德聞祖續仕漢南陽太守父衡
上黨太守祜蔡邕外孫景獻皇后同產弟也

年十二喪父事叔父琰甚謹嘗遊汝水遇一
父老謂之曰孺子後日必建大功於天下遂
去不見及長博學能屬文身長七尺二寸美
鬚眉善談論郡將夏候威異之遂以兄霸之

孫云無子一
女瑛事漢書
此傳終外
孫則曰不獨
瑛也又曰以
瑛為子則
更於子邪況
瑛充傳亦無
祖瑛為瑛孫
知孰是

建云叔子一生
游歷定於三詩

將可使當時
以皆如羊陸也
二十三年之表

子妻焉。舉上計吏州四辟從事秀才五府交
命皆不就。太原郭奕兄之曰：「此今日之顏子
也。」與王沉俱被曹爽辟，沉就徵祐曰：「委質事
人，復何容易。」及爽敗，沉以故吏免，因謂祐曰：
「常識卿前語。」祐曰：「此非始慮所及也。」尋遭母
憂，長兄發又卒，環慕寢頓十餘年，以道素自
居。恂恂若儒者。文帝為大將軍，辟祐未就。公
車徵拜中書侍郎，俄遷給事中，黃門郎。時高
貴鄉公好屬文，在位者多獻詩賦，汝南和迪
以忤意見斥，祐在其間，不得而親。疎有識尚
焉。陳留王立，賜爵關中侯，邑百戶，以少帝不
願為侍臣，求出補吏，徙秘書監及五等建封
鉅平子，邑六百戶。尋拜相國，從事中郎與荀
勗共掌機密。武帝受禪，以佐命勲，進號中軍
將軍，加散騎常侍，改封郡公，邑三千戶。固讓
封不受，乃進本爵為侯。時文帝之喪，臣民皆
從權制，三日除服，既葬，武帝亦如之，而蔬食
哀毀，如居喪者。祐謂傅玄曰：「三年之喪，雖貴

可復矣。傅云云
云上下俱除服
不為其位者
且無復文子耶

達服。自天子達而漢文除之，毀禮傷義，常以
嘆息。今主上至孝，雖奪其服，實行喪禮。若因
此革漢魏之薄，而興先王之法，不亦善乎。玄
曰：「除之數百年，而一旦復古，難行也。」祐曰：「不
能使天下如禮，且使主上遂服，不猶善乎。玄
曰：「主上不除而天下除，此為有父子，無復君
臣矣。」祐乃止。泰始初，詔以祐為尚書右僕射
衛將軍，時王佑實充裴秀皆前朝名望，祐每
讓不處其右。帝將有滅吳之志，以祐為都督
荊州諸軍事，假節出鎮南夏，開設庠序，綏懷
遠近，甚得江漢之心。與吳人開布大信，降者
欲去皆聽之。吳石城守去襄陽七百餘里，每
為邊害，祐患之，竟以計令吳罷守，於是戍邏
減半，分以墾田八百餘頃。祐之始至也，軍無
百日糧，及其季年，乃有十年之積。詔罷江北
都督，置南中郎將，以所統諸軍在漢東江夏
者皆以益祐。在軍常輕裘緩帶，身不被甲，鈴
閣之下，侍衛者不過十數人，而頗以收漁獵

政嘗夜出軍司徐胤執索當營門曰將軍都督萬里安可輕脫將軍之安危亦國家之安危也胤今日若死此門乃開耳祐改容謝之

祐云以收過舉政即安不勝惶恐之意也善藏其用先除亂難不讓其意然執戟一諫自不可少祐欲出而借禮後加車騎將軍開府如三司之儀祐上表固讓見文不聽及還鎮吳

百餘步關舉城來降吳將陸抗攻之急詔祐迎關祐率兵五萬出江陵遣荊州刺史楊肇抗抗不克關竟為抗所擒有司奏祐無功

可免官以候就第遂坐貶為平南將軍而免楊肇為庶人祐以孟獻營虎牢而鄭人懼晏弱城東陽而萊子服乃進據險要開建五城收膏腴之地奪吳人之資石城以西盡為晉有自是前後降者不絕祐乃增修德信以懷柔初附慨然有吞并之心每與吳人交兵刻日方戰不為掩襲之計將帥有欲進誦詐之策者輒飲以醇酒使不得言祐出軍行吳境刈穀為糧皆計所侵送絹償之每會聚江沔

小注正史有祐大事知此項項

鍾云抗與祐同雖善交亦非對

陳云兵馬為要四字詳

遊獵常止晉地若禽獸先為吳人所傷而為晉兵得者皆還之於是吳人翕然悅服稱為羊公不之名也祐與陸抗相對使命交通抗稱祐德量雖樂較諸葛孔明不能過也抗嘗病祐饋之藥抗服之無疑心人多諷抗抗曰羊祐豈醜人者抗每告其戍曰彼專為德我專為暴是不戰而自服也各保分界而已無求細利孫皓聞之以詰抗抗曰一邑一鄉不可以無信義況大國乎臣不如此正是彰其德於祐無傷也祐貞慈無私心疾惡邪佞苟勗馮統之徒甚忌之從甥王衍嘗詣祐陳事辭甚辯祐不然之衍拂衣去祐領謂賓客曰王夷甫方以盛名處大位然收俗傷化必此人也步關之役祐以軍法將斬王戎行戎之從弟也故二人竝憾之言論多毀祐時人為之語曰二王當國羊公無德咸寧初除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得專辟召初祐以伐吳必藉上流之勢又時吳有阿童謠云云見

魏云晉武惟平
吳一事亦不剛
四帝王族附而
羊祜杜預從字
孫之謂一洗
郭地人蜀吳氣
魏祜代吳一洗
始終以義共知
處無生無復功
置使領其原矣

書不附

行祐聞之曰此必水軍有功但當思應其名
者耳會益州刺史王濬小字阿童徵爲大司
農祐知其可任因表留濬監益州諸軍事加
龍驤將軍密令修舟楫爲順流之計祐繕甲
訓卒廣爲戎備至是上疏曰先帝順天應時
西平巴蜀南和吳會海內得以休息兆庶有
樂安之心而吳復背信使邊事更興夫期運
雖天所授而功業必由人而成不一大舉掃
滅則衆役無時得安亦所以隆先帝之勲成
無爲之化也故堯有丹朱之伐舜有三苗之
征咸以寧靜宇宙戡兵和衆者也蜀平之時
天下皆謂吳當并云自此來十三年是謂一
周平定之其復在今日矣議者常言吳楚有
道後服無禮先強此乃諸侯之時耳當今一
統不得與古同論夫進道之論皆未應權是
故謀之雖多而決之欲獨凡以險阻得存者
謂所救者同力足自固苟其輕重不齊強弱
異勢則智士不能謀而險阻不可保也蜀之

書卷三十四 傳 六

唐書卷三十四
見此其後平吳
昔好所規

爲國非不險也高山尋雲窮深谷肆無景束
馬懸車然後得濟皆言一夫荷戟千人莫當
及進兵之日曾無藩籬之限斬將奪旗伏尸
數萬乘勝席卷徑至成都漢中諸城皆鳥樓
而不敢出非皆無戰心誠力不足相抗至劉
禪降服諸營堡者索然俱散今江淮之難不
過劔閣山川之險不過岷漢孫皓之篡後於
劉禪吳人之困甚於巴蜀而大晉兵衆多於
前世資儲器械盛於往時今不於此平吳而
更阻兵相守征夫苦役日尋干戈經歷盛衰
不可長久宜當時定以一四海今若引梁益
之兵水陸俱下荆楚之衆進臨江陵平南豫
州直指夏口徐揚青兗並向秣陵檣旆以疑
之多少以誤之以一隅之吳當天下之衆勢
分形散所備皆急巴漢奇兵出其空虛一處
傾壞則上下震蕩吳緣江爲國無有內外東
西數千里以藩籬自持所救者大無有寧息
孫皓恣情任意與下多忌名臣重將不復自

書卷三十四 傳 七

信是以孫秀之徒皆畏逼而至將疑於朝士困於野無有保世之計一定之心平常之日猶懷去就兵臨之際必有應者終不能齊力致死已可知也其俗急速不能持久弓弩戟楯不如中國唯有水戰是其所便一入其境則長江非復所固還保城池則去長入短而官軍懸進人有致節之志吳人戰於其內有憑城之心如此軍不踰時克可必矣帝深納之會秦涼屢敗祜復表曰吳平則胡自定但

書 卷三十四 傳 八

常速濟大功耳而議者多不同祜歎曰天下不如意恒十居七八故有當斷不斷天與不取豈非更事者恨於後時哉其後詔以泰山之南武陽牟南城梁父平陽五縣為南城郡封祜為南城侯置相與郡公同祜讓曰昔張良請受留萬戶漢祖不奪其志臣受鉅平於先帝敢辱重爵以速官諍固執不拜帝許之祜每被登進常守冲退至心素著故特見申於分列之外見申計之辭其志得也是以朝

得祜物之志
美乎此中無
此快俗

東南之任故寢之祜歷職二朝任典樞要政事損益其謀議皆焚其草故世莫聞凡所進達人皆不知所由或謂祜慎密大過者祜曰是何言歟夫入則造膝出則詭辭君臣不密之誠吾惟懼其不及不能舉賢取異豈得不愧知人之難哉且拜爵公朝謝恩私門吾所不取嘗與從弟秀書曰既定邊事當角中東路歸故里為客棺之墟以自士而居重位何

書 卷三十四 傳 九

能不以盛滿受責乎陳廣是吾師也祜樂山水每風景必造岷山置酒言詠終日不倦嘗慨然歎息顧謂從事鄒湛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來賢達勝士登此遠望如我與卿者多矣皆湮滅無聞使人悲傷如百歲後有知魂魄猶應登此也湛曰公之道業聞望必與此山俱傳至若湛輩乃當如公言耳祜常計吳有功將進爵土乞以賜舅子蔡襲詔封襲關內侯邑三百戶會吳人寇弋陽江夏畧戶

我坐此中
防即須知
見鏡不戴
宜

鍾云當時其
希世則始即
我輩已自入

口詔遣侍臣移書詰祐不追討之意并欲移
州復舊之宜祐曰江夏去襄陽八百里比知
賊間賊去已經日矣步軍安能救之勞師以
免責恐非事宜也昔魏武帝置都督類皆與
州相近以兵勢好合惡離疆場之間一彼一
此慎守而已左傳魯桓公曰疆場之固古之
善教也若輒徙州賊出無常亦未知州之所
宜據也使者不能詰祐疾求入朝既至會景
獻宮車在殯哀慟至篤詔引見命乘輦入殿
肅肅卷三十四傳
無下拜侍坐而陳伐吳之計帝以其病不宜
常入遣中書令張華問之祐曰今至上有禪
代之美而功德未著吳人虐政已甚可不戰
而克混一六合以興文教則主齊堯舜臣同
稷契為百代之盛孰如舍之若係皓不幸而
沒吳人更立令主雖百萬之衆長江未可而
越也將為後患乎華深贊成其計祐謂華曰
成吾志者子也帝欲使祐臥護諸將祐曰取
吳不必須臣自行但既平之後當勞聖慮耳

將之祐欲與吳
此為子所請將
欲之必與吳
之志于先吳
不以有功吳
亦因事不同尤
子孫不能為
老子作傳正得
其用之精者耳

功名之際臣不敢居若事了當有所付授願
審擇其人疾漸篤乃舉杜預自代尋卒遺令
不得以南城侯入塋帝素服哭之甚哀是日
大寒帝涕淚沾鬚鬢皆為冰焉南州民征市
日聞祐喪莫不號慟罷市巷哭者聲相接吳
守邊將士亦為之泣其仁德所感如此從弟
琇等述祐志求葬於先人墓次帝不許賜去
城十里外近陵葬地一頃贈太傅謚成祐喪
既引帝於大司馬門南臨送祐甥齊王攸表
肅肅卷三十四傳
祐妻不以侯飲之意帝乃詔曰祐固讓歷年
志不可奪身沒後存遺操益厲此夷叔所以
稱賢季子所以全節也今聽復本封以彰高
美祐所著文章及為老子傳並行於世襄陽
百姓於峴山祐平生游憩之所建碑立廟歲
時饗祭焉望其碑者莫不流涕杜預因名為
墮淚碑荊州人為祐諱名屋室皆以門為稱
改戶曹為辭曹焉後祐卒二歲而吳平羣臣
皆賀上書帝執爵流涕曰此羊太傅之功也

都云羊叔子無
兒是天通禍害
也又歸羊子盤
其是地通禍害
也其是禍害

因以克定之功，策告祐廟，仍依蕭何故事，封其夫人夏侯氏，萬歲鄉君，食邑五千戶。祐嘗因相墓者言：祐祖墓有帝王氣，若鑿之，則無後。祐遂鑿之，相者見曰：猶出折臂三公，而祐竟墮馬折臂，位至公而無子。帝以祐兄子璽為嗣，璽以父沒不得為人後，帝又令璽弟伊為祐後，又不奉詔，帝怒，竝收免之。太康二年，以伊弟篇為鉅平侯，奉祐嗣，篇歷官清慎，有私牛於官舍，產犢及遷而留之，位至散騎常侍。

侍早卒

傳云：賈充出鎮關中，羊祜留亭別見，充在晉實有佐命之功，明已說祜，代吳之謀，充極沮之，祜不聽，其異已而為之，廢留此本無他志也。而論者謂自充之留，夕陽亭一計遂開，典午亂緒，以爲叔子之留，羊叔子此能利充，答謂一事，固自不必諱也。

杜預

杜預字元凱，京兆杜陵人也。祖徽，魏尚書僕射。父恕，幽州刺史。預博學多通，明典廢之道。

功立言立德
一其意以推
羊叔子乎

常言德不可以企及，立功立言可庶幾也。初其父與宣帝不相能，遂以幽死，故預久不得調。文帝嗣位，預尚帝妹高陸公主，起家拜尚書郎，襲祖爵豐樂亭侯。在職四年，轉參相府軍事，鍾會伐蜀，以預為鎮西長史，增邑千一百三十戶。與車騎將軍賈充等定律令，既成，預為注解詔，班于天下。泰始中，守河南尹，預以京師王化之始，自近及遠，凡所施論，務崇大體，受詔為黜陟之課，其畧曰：臣聞上古之

晉書 卷三十四 傳 主

政因循自然，虛已委誠，而信順之道應，神威心通，而天下之理得，逮至淳樸漸散，彰美顯惡，設官分職，以頒爵祿，弘宣六典，以詳考察。然有倚明哲之輔，建忠貞之司，使名不得越功，而獨美功不得後名，而獨隱皆畔谷博詢，敷納以言，及至末世，不能紀遠，而求於密微，疑諸心而信耳目，疑耳目而信簡書，簡書愈繁，官方愈偽，法令滋章，巧飾彌多，昔漢之刺史，亦歲終奏事，不制算課，而清濁粗舉，魏氏

公孫列之文
一本詳候便得
想至元數百
書行

考課，卽京房之遺意，其文可謂至密，然由於
累細以違其體，故歷代不能通也。豈若申、唐
亮之舊，去密就簡，則簡而易從也。夫宜盡物
理，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去人而任法，則以文
傷理。今科舉優劣，莫若委任達官，各考所統
在官一年以後，每歲言優者一人，爲上第，劣
者一人，爲下第。因計偕以名聞。如此六載，主
者總集，採案其六歲處優舉者，超用之。六歲
處劣舉者，奏免之。其優多少，少者敘用之。劣

晉書 卷三十四 傳 古

多優少者，左遷之。今考課之品，所對不鈞，誠
有難易。若以難取優，以易而否，至者固當準
量輕重，微加降殺，不足復曲以法。盡也。乙丑
詔書以考課難成，聽通薦例薦例之理，卽亦
取於風聲。六年頓薦，黜陟無漸，又非古者三
考之意也。今每歲一考，則積優以成陟，累劣
以取黜，以士君子之心，相處未有官，故六年
六黜，清能六進，否劣者也。監司將亦隨而彈
之，若令上下公相，容過此爲清議大煩，亦無

東云預一子初
足與在車中
野文送至於死

以云古之修國
其言先明此一
際無實用難
此理國總計
國家根本之全
不但一職所也
爲大將者不可
不知

時虜寇隴右，以預爲安西軍司更除秦州
刺史，屬石鑒爲安西將軍，使預出擊之。鑒
何物，以宿憾，奏預免職。及此，又乃開幸預之
敗，以快其私，而不顧國之安危。預不忠，極
矣。況復誣預以虜乘勝馬肥，而官軍懸乏，
宜并力大運，須春進討。鑒怒，復奏預稽乏軍
興，遣御史檻車徵詣廷尉，以預尚主在八議
以侯贖論。其後隴右之事，卒如預策。是時朝
廷皆以預明於籌畧，會匈奴帥劉猛舉兵反，

晉書 卷三十四 傳 五

自并州西及河東平陽，詔預以散侯定計省
國。俄拜度支尚書，預乃奏立籍田，建安邊論
處軍國之要，又作八排新器，與常平倉，定殺
價，較鹽運制課，調內以利國，外以救邊者，五
十餘條，皆納焉。石鑒自軍還，論功不實，預還
糾之，遂相讐。爭訟竝坐，免以侯兼本職。數年
復拜度支尚書。元皇后梓宮將遷峻陽，舊制
既葬，帝及羣臣卽吉。尚書奏皇太子亦宜釋
服，預議皇太子宜復古典，以諒闇不制從之。

預以時曆差舛，不應啓度，奏上二元乾度，歷行於世。預又以孟津渡險，有覆沒之患，請建河橋于富平津，議者以爲殷周所都，歷聖賢而不作者，必不可立故也。預曰：造舟爲梁，則河橋之謂也。及橋成，帝從百僚臨會，舉觴屬預曰：非君此橋不立也。對曰：非陛下之明，臣亦不得施其巧。周廟欽器，至漢東京猶在，御坐漢末喪亂，不復存，形制遂絕。預創意造成，奏上之。帝甚嘉難焉。咸寧四年秋，大霖雨，蝗

晉書

卷三十四

傳

六

起。預上疏多陳農要事，在食貨志。預在內七年，損益庶政，不可勝數。朝野稱美，號曰杜武庫。言其無所不有也。時帝密有滅吳之志，而朝議多違。唯預、羊祜、張華與帝意合。祜病，與預自代。卒拜鎮南大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預旣至鎮，繕兵甲，耀威武，乃襲吳西陵督張政，大破之，以功增封三百六十五戶。政，吳之名將也，恥以無備取敗，不以實告于孫皓。預欲間之，乃表還其所獲之衆，皓果召政還，遣

武昌監劉憲代之。故大軍臨至，使其將帥移易，以成傾蕩之勢。預計定，乃啓請期伐吳。帝報明年方欲大舉，預表陳至計曰：自閏月以來，賊但勅嚴，下無兵上，以理勢推之，賊之窮計，力不兩完，必先認上流，勤保夏口，以東以延視息，無緣多兵西上，空其國都，而陛下過聽，便用委棄大計，縱敵患生。此誠國之遠圖，使舉而有敗，勿舉可也。事爲之制，務從完牢。若或有成，則開太平之基，不成，不過費損日月之間。何惜而不一試之？若當須後年，天時人事，不得如常，臣恐其更難也。陛下宿議分命臣等，隨界分進，其所禁持，東西同符，萬安之舉，未有傾敗之慮。臣心實了，不敢以曖昧之見，自取後累。惟陛下察之。預旬月中又上表曰：羊祜與朝臣多不同，不先博畫而密與陛下共施此計，故益令多異。凡事當以利害相較，今此舉十有八九利，其一二止於無功耳。其言破敗之形，亦不可得，直是計不出已。

晉書

卷三十四

傳

七

功不在身。各恥其前言。故守之也。自頃朝廷事無大小。異意蜂起。雖人心不同。亦由恃恩。不慮後難。故輕相同異也。昔漢宣帝議趙充國所上事。效之後。詰責諸議者。皆叩頭而謝。以塞異端也。自秋已來。討賊之形頗露。若今中止。孫皓怖而生計。或徙都武昌。更完修江南諸城。遠其居民。城不可攻。野無所掠。積大船於夏口。則明年之計。或無所及。時帝與中書令張華圍碁。而預表達至。華推枰歛手曰。

晉書 卷三十四 陳 太

陛下聖武。國富兵強。吳王淫虐。誅殺賢能。當今討之。可不勞而定。帝乃許之。預以太康元年正月。陳兵于江陵。遣參軍樊顯。襄陽太守周奇等。率眾循江西上。授以節度。旬日之間。累克城邑。皆如預策焉。又遣牙門周旨。伍果等。率奇兵八百。泛舟夜渡。以襲樂鄉。多張旗幟。起火巴山。出於要害之地。以奪賊心。吳都督孫歆恐。與伍延書曰。北來諸軍。乃飛渡江也。旨等伏兵樂鄉城外。歆遣軍出拒。王濬大

孫皓等發兵隨歆軍而入歆不覺直至帳下虜歆而還於是進逼江陵吳督將伍延傷

陳云預至意已定始發口非

陳無定議如後世之廷議也

敗旨等發伏兵隨歆軍而入歆不覺直至帳下虜歆而還於是進逼江陵吳督將伍延傷請降而列兵登陴預攻克之於是沅湘以南至於交廣吳之州郡皆望風送印綬預仗節稱詔而綬撫之凡所斬獲吳都督監軍十四牙門郡守百二十餘人又因兵威徙將士屯戍之家以實江北南郡正濱先列上得孫歆頭預後生送歆洛中以爲大笑時眾軍會議或曰百年之寇未易克今水潦方降疾疫將

晉書 卷三十四 陳 尤

起宜俟來冬更爲大舉預曰昔樂毅藉濟西一戰以并強齊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無復著手處也遂指授羣帥徑進秣陵所過城邑莫不束手議者乃以書謝之孫皓平以功進爵當陽縣侯增邑并前九千六百戶封子耽爲亭侯初攻江陵吳人知預病瘵憚其智以飢繫狗頸示之每大樹似瘵輒斫使自題曰杜預頭及城平盡捕殺之預既還鎮以爲天下雖安忘戰必危乃

燕云一段水經
正文字本決非
然有費所

辭云半路杜預
皆有事觀山至
今言觀者不
自半路而不
而此山此山
歌詩公所請杜
以功而半以仁

勤於講武錯置屯營分據要害之地又修邵
信臣遺跡激用渙清諸水渙音渙以浸山舊
餘項分疆刊石使有定分公私賴之號曰杜
父舊水道唯汚漢達江陵千數百里北無通
路又巴丘湖沅湘之會表裏山川實為險固
荆蠻之所恃也須乃開揚口起夏水達巴陵
千餘里內瀉長江之險外通零桂之漕南土
歌之曰後世無叛由杜翁孰識智名與勇功
預公家之事知無不為凡必考度始終鮮有
書書 卷三十四 傳 手

敗事或譏其意碎者預曰禹優之功期於濟
世所庶幾也預好為後世名常言高岸為谷
深谷為陵刺石為二碑紀其勲績一沉萬山
之下一立峴山之上曰焉知此後不為陵谷
乎預身不跨馬射不穿札而每任大事輒居
將率之列結交接物恭而有禮問無所隱立
功之後從容無事乃耽思經籍為春秋左氏
經傳集解又參攷眾家諸第謂之釋例又作
盟會圖春秋長歷備成一家之學比老乃成

辭云書之可傳
後世必不重
於此後世有
大之段此有
子之段此有
第此此去竟傳
知此此去竟傳
固不此此此知
此耳

辭云此是次世
臣亦如是奉
一片苦心知創
其人何如耳

又撰女記讚當時論者謂預文義質直世人
未之重唯秘書監華處貴之曰左丘明本為
春秋作傳而左傳遂自孤行釋例本為傳設
而所發明何但左傳故亦孤行時王濟解相
馬又甚愛之而和嶠頗聚飲預常稱濟有馬
癖嶠有錢癖武帝聞之謂預曰卿有何癖對
曰臣有左傳癖預在鎮數餉遺洛中貴要或
問其故預曰吾但恐為害不求益也後徵為
司隸校尉加位特進行次鄧縣而卒帝甚嗟
書書 卷三十四 傳 主

悼追贈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成
子錫
錫字世駿為太子中舍人屢諫愍懷太子言
辭懇切太子患之後置針著錫常所坐處視
中刺之流血他日太子問錫向者何事錫割
醉不知太子詰之曰君喜責人何自作過也
後轉衛將軍長史孫秀帝求交而錫拒之惠
帝反政還尚書左丞
史臣曰泰始之際人祇呈貺羊公起平吳之

策其見天地之心焉。昔齊有黔夫，燕人祭北門之鬼，趙有李牧，秦王罷東并之勢，桑枝不競，爪潤空懸，垂大信於南服，傾吳人於漢渚。江衡如砥，襁袂同歸，而在乎成功，弗居幅巾。窮巷落落焉，其有風颺者也。杜預不有生知，用之則習，振長策而攻取，兼儒風而轉戰。孔門稱四，則仰止其三，春秋有五，而獨擅其一。不其優歟！夫三年之喪，云無貴賤，輕纖奪於在位，可以興嗟，既葬釋於儲君，何其斯酷。狗

晉書 卷三十四 傳 主

以苟合，不求其正，以當代之元良，為諸侯之庶子，檀弓習於變禮者也，杜預其有焉。

蔣云：羊祜身不披甲，閣不施衛，杜預身不跨鞍，射不穿札，同朝氣合，舉克成功，乃知折衝俎豆，固有在人哉。嘉其不為諛禪之臣，而特立功異域，此當為晉朝佐命第一流人。

列傳第四

晉書三十四 終

列傳第五

晉書三十五

三傳載書

竟陵鍾

惺原評

楊李蔣之翹刪定
吳郡章 美參校

陳騫

陳騫，臨淮東陽人也。父矯，魏司徒，矯本廣陵劉氏，為外祖。陳氏所養，因改焉。騫沉厚有智謀，初矯為尚書令，侍中劉曄見幸於魏明帝，曄矯矯憂懼，騫曰：「主上明聖，大人大臣，今若不合意，不過不作公耳。」騫尚少，為夏侯玄所侮，意色自若，玄異之。起家尚書郎，遷中山安平太守，並著稱績，徵為相國司馬、長史、御史中丞，遷尚書封安國亭侯。武帝受禪，以佐命勲，進車騎將軍，封高平郡公，遷侍中大將軍，出為都督揚州諸軍事，攻拔吳枳里城，破涂

晉書 卷三十五 傳 一

中屯戍，賜騫兄子惺爵關中侯。咸寧初，遷太尉，轉大司馬。騫因入朝，言於帝曰：「胡烈、牽弘皆勇而無謀，強於自用，非綏邊之材也，將為國恥。」願陛下詳之。時弘為揚州刺史，不順騫

命帝以爲不協相構於是徵弘復以爲涼州刺史、奪竊歎息以爲必敗、後二人果失羗戎之和、皆被寇喪沒、帝乃悔之、咸寧三年累稱疾辭位詔以高平公還第帝爲其勲舊耆老禮之甚重然素無蹇愕之風、與帝語傲、及見皇太子加敬、時人以爲諂、元康二年薨諡曰武子與

裴秀

子類

從弟楷

楷子與憲

裴秀字季彥河東聞喜人也祖茂漢尚書令

書

卷三十五

傳

二

父潛魏尚書令秀少好學有風操八歲能屬文叔父徽有盛名賓客甚衆秀年十歲有詣徽者出則過秀然秀母賤嫡母宣氏不之禮嘗使進饌於客見者皆爲之起秀母曰微賤如此當應爲小兒故也宣氏知之遂止時人爲之語曰後進領袖有裴秀渡遼將軍母丘儉嘗薦於大將軍曹爽乃辟爲掾襲父爵清陽亭侯遷黃門侍郎及文帝之討諸葛誕也秀與尚書僕射陳泰黃門侍郎鍾會以行臺

據云此傳修就
則悉耳亦未見
信不

從豫參謀畧誕平轉尚書進封魯陽鄉侯增邑千戶常道鄉公立以預議定策進爵縣侯增邑七百戶遷尚書僕射魏成熙初釐革憲司時荀顗定禮儀賈充正法律而秀改官制焉秀議五等之爵自騎督已上六百餘人皆封於是秀封濟川侯地方六十里邑千四百戶以高苑縣濟川壑爲侯國初文帝未定嗣而屬意舞陽侯攸故武帝之爲世子秀有力焉事在武帝紀帝既卽王位拜尚書令及受書書卷三十五傳三

禪加左光祿封鉅鹿郡公邑三千戶久之詔以秀爲司空秀儒學洽聞且留心政事又以職在地官以禹貢山川地名從來久遠多有變易後世說者或彊牽引漸以暗昧於是甄撫舊文疑者則闕古有名而今無者皆隨事注列作禹貢地域圖十八篇奏之藏於秘府其序曰圖書之設由來尚矣自古立象垂制而賴其用三代置其官國史掌厥職既漢居咸陽丞相蕭何盡收秦之圖籍今秘書既無

古之地圖。又無蕭何所得。惟有漢氏輿地。及括地諸雜圖。各不設分率。又不考正準望。亦不備載名山大川。雖有麤形。皆不精審。不可依據。或荒外迂誕之言。不合事實。於義無取。大晉龍興。混一六合。以清宇宙。始於庸蜀。深入其坼。文皇帝乃命有司。撰訪吳蜀地圖。蜀土既定。六軍所經。地域遠近。山川險易。征路迂直。校驗圖記。罔或有差。今上考禹貢。山海川流。原隰陂澤。古之九州。及今之十六州。郡

晉書卷三十五 四

國縣邑。疆界鄉阡。及古國盟會舊名。水陸徑路。爲地圖十八篇。制度之體有六焉。一曰分率。所以辨廣輪之度也。二曰準望。所以正彼此之體也。三曰道里。所以定所由之數也。四曰高下。五曰方邪。六曰迂直。此三者。各因地而制宜。所以校夷險之異也。有圖象而無分率。則無以審遠近之差。有分率而無準望。雖得之於一隅。必失之於他方。有準望而無道里。則施於山海絕隔之地。不能以相通。有道

將云帝與李福
車口夜以此爲
念何勞同室子
處但尸家亦自
佳

里而無高下方邪迂直之校。則徑路之數。必與遠近之實相違。失準望之正矣。故以此六者。參而攷之。然遠近之實。定於分率。彼此之實。定於道里。度數之實。定於高下方邪迂直之算。故雖有峻山鉅海之隔。絕域殊方之迥。登降詭曲之因。皆可得舉而定者。準望之法。既正。則曲直遠近。無所隱其形也。秀創制朝儀。廣陳刑政。朝廷多遵用之。以爲故事。在位四載。爲當世名公。泰始七年。薨。諡曰元。其後

晉書卷三十五 五

友人料其書記。得表草言。平吳之事。其詞曰。孫皓酷虐不反。聖明御世。兼弱攻昧。使遺子孫。將遂不能臣。時有否泰。非萬安之勢也。臣昔雖已屢言。未有成旨。今既疾篤。不起。謹重尸啓。願陛下時共施用。乃封以上聞。詔報曰。司空薨。痛悼不能去心。又得表草。雖在危困。不忘王室。盡忠憂國。省益傷切。輒當與諸賢共論也。咸寧初。與石苞等竝爲王公配享廟庭。有二子。游早卒。顯嗣。

顧宇逸民，弘雅有遠識，博學稽古，自少知名。御史中丞周弼見而歎曰：「顧若武庫，五兵縱橫，一時之傑也。」顧從母夫賈充表顧才德英茂，足以興隆國嗣，詔襲爵太康二年，徵爲太子中庶子，遷散騎常侍，惠帝卽位，轉國子祭酒，兼右軍將軍。楊駿將誅也，駿黨左軍將軍劉豫，陳兵在門，遇顧問太傅所在，顧紿之曰：「向於西掖門。」遇公乘素車，從二人西出矣。豫曰：「吾何之？」顧曰：「宜至廷尉。」豫從顧言，遂委而去。尋詔顧代豫領左軍將軍，屯萬春門，駿誅以功，當封武昌侯，顧請以封兄子愷，不聽。封顧次子該，該時尚王故也。顧累遷侍中，河南尹樂廣嘗與顧清言，欲以理服之，而顧辭論豐博，廣笑而不言。時人謂顧爲言談之林。蘇頌以賈后不悅太子，抗表請崇太子所生謝淑妃位號，仍啓增置後衛率吏，給三千兵，於是東宮宿衛萬人，遷尚書侍中如故，加光祿大夫，每授一職，未嘗不殷勤固讓，表疏十餘。

晉書卷三十五

六

上博引古今成敗以爲言，顧深慮賈后亂政，與司空張華侍中賈模議廢之。華模皆曰：「帝自無廢黜意，而吾等專行之，上心不以爲是。」且諸王方剛，朋黨異議，恐禍如發機，身死國危，無益社稷。顧曰：「誠如公慮，但昏虐之人，無所忌憚，亂可立待也。」華曰：「卿二人猶且見信，然勤爲左右，陳禍福之戒，冀無大悖。」幸天下尚安，庶可優游卒歲。此謀遂寢。顧旦夕勸說從母廣城君令戒諭賈后，親待太子而已。或說顧曰：「幸與中宮內外可得盡言，言若不行，則可辭病屏退。若二者不立，雖有十表，難乎免矣。」顧慨然久之，竟不能從。還尚書左僕射，侍中如故。顧雖后之親屬，然雅望素隆，四海不謂之以親戚進也。惟恐其不居位，尋使顧專任門下事，顧固讓，以賈模適亡，復以臣代，崇外戚之望，彰偏私之舉。后族何常有能自保？然漢二十四帝，惟孝文光武明帝不重外戚，皆保其宗。豈將獨賢賈以安理故也？昔穆

晉書卷三十五

七

幾先云莫市
 貴無思以崇
 二龍既分
 溫潤然皆持
 爲食因節世
 行已不介則
 以爲空後
 將云此論才
 特廣所理遠
 晉人稱其善
 名理混雜有
 誤以此

叔不拜越禮之餐臣亦不敢聞殊常之詔不
 聽及愍懷之廢也頗與張華又苦諫不聽語
 在華傳頗深忠時俗放蕩不尊儒術何晏阮
 籍素有高名於世口談浮虛不遵禮法尸祿
 耽寵仕不事事至王行之徒聲譽大盛位高
 勢重不以物務自嬰遂相放效風教陵遲乃
 著崇有之論以釋其蔽曰夫總混羣本宗極
 之道也方以俗異庶類之品也形象著分有
 生之體也化感錯綜理迹之原也大品而爲
 書卷三十五 傳 九

族則所稟者偏偏無自足故惡乎外資是以
 生而可尋所謂理也理之所體所謂有也有
 之所須所謂資也資有攸合所謂宜也擇平
 厥宜所謂情也識智既授雖出處異業默語
 殊塗所以實生存宜其情一也衆理竝而無
 害故貴賤形焉失得由乎所接故吉凶兆焉
 是以人君子知欲不可絕而交物有會親
 乎往復積中定務惟夫用天之道分地之利
 躬其力任勞而後饗居以仁順守以恭儉率

以忠信行以敬讓志無盈求事無過用乃可
 濟乎故大建厥極綏理羣生訓物垂範於是
 乎在斯則聖人爲政之由也乃若滿抗陵肆
 則危害萌矣故欲衍則速忠情佚則怨博擅
 恣則興攻專利則延寇可謂以厚生而失生
 者也悠悠之徒駭乎若茲之變而尋艱爭所
 緣察夫偏質有弊而觀簡損之善遂闢貴無
 之議而建賤有之論賤有則必外形外形則
 必遺制遺制則必忽防忽防則必忘禮禮制
 書卷三十五 傳 九

弗存則無以爲政矣衆之從上猶水之居器
 也故兆庶之情信於所習習則心服其業業
 服則謂之理然是以君人必慎所教班其政
 刑一切之務分宅百姓各授四職能令稟命
 之者不肅而安忽然忘異莫有遷志況於據
 在三之尊懷所隆之情敢以爲訓者哉斯乃
 昏明所階不可不審夫盈欲可損而未可絕
 有也過用可節而未可謂無貴也蓋有講言
 之具者深列有形之故盛稱空無之美形器

之故有後。空無之義難檢。辨巧之文可悅。似象之言足惑。衆聽眩焉。溺其成說。雖頗有異。此心者。辭不獲濟。屈於所狎。因謂虛無之理。誠不可蓋也。谷掩唱而有和。多往弗反。遂薄綜世之務。賤功烈之用。高浮游之業。痺經實之賢。人情所殉。篤夫名利。於是文者衍其辭。訥者讚其旨。染其衆也。是以立言藉其虛。無謂之玄妙。處官不親所司。謂之雅遠。奉身敗其廉操。謂之曠達。故砥礪之風。彌以陵遲。放者

晉書 卷三十五 傳 十

因斯或悖吉凶之禮。而忽容止之表。漬棄長幼之序。混漫貴賤之級。其甚者至於裸裎。言笑忘宜。以不惜爲弘。士行又虧矣。老子既著五千之文。表撫穢雜之弊。甄舉靜一之義。有以令人釋然自夷。合於易之損謙艮節之旨。而靜一守本。無虛無之謂也。損艮之屬。蓋君子之一道。非易之所以爲體。守本無也。觀老子之書。雖博有所經。而云有生於無。以虛爲主。偏立一家之辭。豈有以而然哉。人之既生。

以保生爲全。全之所階。以順感爲務。苦味近以虧業。則沉溺之樂興。懷末以忘本。則天理之真滅。故動之所交。存亡之會也。夫有非有。於無非無。於無非無。於有非有。是以申縱播之累。而著貴無之文。將以絕所非之盈謬。存大善之中節。收流通於既過。反澄正於胸懷。宜其以無爲辭。而旨在全有。故其辭曰。以爲文不足若斯。則是所寄之塗。一方之言也。若謂至理。信以無爲宗。則偏而害當矣。先賢達

晉書 卷三十五 傳 十

識。以非所滯。示之深論。惟班固著難永。足折其情。孫卿揚雄。大體抑之。猶偏有所許。而虛無之言。日以廣衍。衆家扇起。各到其說。上及造化。下被萬事。莫不貴無。所存僉同。情以衆固。乃號凡有之理。皆義之埤者。薄而鄙焉。辯論人倫。及經明之業。遂易門肆。頗用矍然。申其所懷。而攻者盈集。或以爲一時口言。有客幸過。咸見命著文。隨列虛無不允之徵。若未能每事釋正。則無家之義。弗可奪也。願退而

論語句解卷之
論語句解卷之
論語句解卷之

漢書此所謂
人非王明也
漢書此所謂

思之雖君子宅情無求於顯及其立言在乎
達旨而已然去聖久遠異同紛糾苟少有彷彿
佛可以崇濟先典扶明大業有益於時則惟
患言之不能焉得靜默及未舉一隅畧示所
存而已哉夫至無者無以能生故始生者自
生也自生而必體有則有遺而生虧矣生以
有爲已分則虛無是有之所遺者也故養
既化之有非無用之所能全也理既有之衆
非無爲之所能循也心非事也而制事必由

晉書卷三十五 傳 三

於心然不可以制事以非事謂心無爲也匠
非器也而制器必須於匠然不可以制器以
非器謂匠非有也是以欲收重泉之鱗非雁
息之所能獲也噴高塘之禽非屏拱之所能
捷也寄投弦餌之用非無知之所能覽也由
此而觀濟有者皆有也虛無奚益於已有之
羣生哉王衍之徒竝攻難之莫能屈又著辨
才論古今精義皆辨釋焉未成而遇禍初趙
王倫誦事賈后數求官頗與張華固執以爲

晉書卷之
卷之
卷之

王元美云此
取法後漢不
外乎此

不可由是深爲倫所怨倫又潛懷篡逆欲先
除朝望因廢賈后之際遂誅之二子嵩茲徒
帶方惠帝反正追復頗本官葬以卿禮謚曰
成以嵩嗣爵

楷字叔則父徽魏冀州刺史楷明悟有識量
允精老易少與王戎齊名鍾會薦之於文帝
辟相國掾遷尚書郎賈充改定律令以楷爲
定科郎事畢詔楷於御前執讀平議當否楷
善宣吐左右屬目聽者忘倦吏部郎閔文帝

晉書卷三十五 傳 三

問其人於鍾會會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皆
其選也於是以前爲吏部郎楷風神高邁美
容儀時人謂之玉人又稱見裴叔則如近玉
山照映人也轉中書郎出入宮省見者肅然
改容武帝初登阼採策以卜世而得一帝不
悅羣臣失色莫有言者楷從容進曰臣聞天
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侯王得一以爲天下
貞帝悅羣臣皆稱萬歲俄拜散騎侍郎累遷
侍中長水校尉孫季舒嘗與石崇酣燕慢傲

劉云此語可人
佛經注疏第已
衆不足中衆服

壽共幾叔國傳
是陳多位例若
無此實充尚不
制一語則其言
其行存諸世說
足矣何必史

書

卷三十五

傳

書

過度崇欲表免之。楷聞之謂崇曰：足下欲人
狂藥責人正禮，不亦乖乎？崇乃止。楷性寬厚，
與物無忤。雖車馬器服，宿昔之間，便以施諸
窮乏。嘗營別宅，其從兄衍見而悅之，即以宅
與衍。梁趙二王，國之近屬，貴重當時。楷歲請
二國租錢百萬，以散親族。人或譏之，楷曰：損
有餘以補不足，天之道也。安於毀譽，其行已
任事，皆類此。與山濤和嶠，竝以盛德居位。帝
嘗問曰：朕應天順時，海內更始，天下風聲，何
得何失？楷對曰：陛下受命四海，承風所以未
比德於堯舜者，但以賈充之徒尚在朝耳。方
宜引天下賢人，與弘政道，不宜示人以私。時
任愷庾純亦以充爲言。帝乃出充爲閬中郡
督，充納女於太子，乃止。平吳之後，帝乃修太
平之化，每延公卿與論政道。楷陳三五之風，
次敘漢魏盛衰之迹，帝稱善。坐者數服焉。楷
子瓚，娶楊駿女，然楷素輕駿，與之不平。駿既
執政，乃轉爲衛尉，遷太子少師，優游無事。點

書

卷三十五

傳

書

如也。及駿誅，楷以婚黨收付廷尉。楷容色不
變，舉動自若。索紙筆與親故書，賴侍中傅祗
救得免。猶坐去官。太保衛瓘太宰亮稱楷真
正，不阿附。宜蒙爵土，乃封臨海侯，食邑二千
戶。代楚王瑋爲北軍中候。瑋怨楷聞之，不敢
拜。轉爲尚書，求出外鎮。除安南將軍，假節都
督荊州諸軍事。當發瑋果矯詔誅亮，瑋密
遣討。楷素知瑋有望於已，聞變，輒單車入
城，匿於妻父王渾家與亮小子一夜，八徙得
免。瑋既誅，以楷爲中書令，加侍中，與張華王
戎竝管機要。楷有渴利疾，不樂處勢。王渾爲
楷請爲光祿勳，不聽。就加光祿大夫，開府儀
同三司。及疾篤，詔遣黃門郎王衍省疾。楷回
眸囑之曰：竟未相識，衍淶嘆其神偶。楷有知
人之鑒，初在河南，樂廣僑居郡界，未知名。楷
見而奇之，致之於宰府。嘗曰：夏侯玄云：肅肅
如入宗廟中。但見禮樂器，鍾會如觀武庫森
森。但見矛戟在前，傅祗汪朗靡所不見。山濤

壽云晉人尚風
修政體自多則
意如生
壽云在朝世說
作江廣俱

若登山臨下。幽然深遠。及卒謚曰元有五子
與瓚憲禮遜

與少襲父爵官散騎侍郎瓚字國寶中書郎
風神高邁特為王綏所重每從其遊綏父戎
謂之曰國寶初不來汝數往何也對曰國寶
雖不知綏綏自知國寶楊駿之誅為亂兵所
害

憲修尚儒學足不踰閭者數年陳郡謝鯤類
川庾敳皆稱明士也見而奇之相謂曰裴憲
書書卷三十五 傳 去

鯨亮宏達通機識命不知其何如父至於淦
弘保素不以世物嬰心者其殆過之初歷黃
門吏部郎北中郎將假節王浚承制以憲為
尚書永嘉末王浚為石勒所破勒素聞憲及
荀綽名謂其長史張賓曰吾不喜得幽州喜
獲二子署從事中郎遷司徒初裴王二族盛
於魏晉間時人以八裴方八王徽比王祥楷
比王衍康比王綏緯比王澄瓚比王敦遐比
王導顧比王戎遠比王玄云

列傳第六 晉書三十六 三徑 蘇書

竟陵鍾 惺原評 楊李蔣之翹刪定

衛瑾 子恒 孫瑛 玠 閻中許 參校

將云傳次瑾生平奸處同多誌其佳
者亦純以純用如桓壯一事此千古
炳炳者然此是使何事乃作辭言況
乃事耳耳耳耳耳耳耳耳耳耳耳耳
死矣益矣益矣

衛瑾字伯玉河東安邑人也父銳魏尚書瑾

累遷散騎常侍陳留王即位拜侍中持節慰

勞河北轉廷尉卿瑾明法理每至聽訟小大

以情斷艾鍾會之伐蜀也瑾以本官持節監

艾會軍事行鎮西軍司給兵千人蜀既平艾

輒示制封拜會陰懷異志因艾專擅密與瑾

俱奏其狀詔使檻車徵之會遣瑾先收艾會

以瑾兵少欲令艾殺瑾因加艾罪瑾知其意

然不可得拒乃夜至成都微艾所統諸將稱

詔收艾其餘一無所問若來赴官軍賞如先

有不山者族至鵲鳴眾悉來赴瑾唯艾帳內

注云此書之失
言失在不知會
反觀其前生及
會以反澤地立
雪文乃與前兩
續而快其報復

在外諸軍已潛欲攻會，未敢發。會使璿慰勞諸軍，璿心欲去，且堅其意曰：「卿三軍主，宜自行。」會曰：「監司先。」璿便下殿。會悔追之，璿醉眩疾動，詐仆地。然璿素嚴，便以因篤。會由是無所懼。及暮，璿作檄宣告諸軍，陵旦共攻會。會拒戰，唯數百人隨，盡殺之。璿於是部分諸將，羣情肅然。艾將士復追破檻車出艾，還成都。璿自以與會共陷艾，懼爲變，又欲專誅會功，乃遣護軍田續至綿竹，夜襲斬艾及其子。初

蜀書卷三十六

怨瑾宣尚公主，數有酒色之過，楊駿惡瑾，欲逐之，遂與黃門等謀共殺宣，諷帝奪公主，瑾慚懼，告老遜位，詔進瑾位太保，以公就第，有司又奏收宣付廷尉，免瑾位，詔不許，帝後知黃門虛構，欲還復主而宣疾亡，惠帝卽位，楊駿誅，以瑾錄尚書事，與汝南王亮輔政，亮奏遣諸王還藩，與朝臣廷議無敢應者，唯瑾贊其事，楚王瑋由是憾焉，賞后素怨瑾，且忌其方直，不得專恣，遂謗瑾與亮欲為伊霍之事，

晉書 卷三十六

晉書卷三十六
終如預言太保主簿劉繇等冒難收瑾葬之
初瑾為司空時帳下督榮有罪瑾斥遣之
及難作隨兵討瑾故子孫皆及于禍楚王瑋
之伏誅也瑾女與國臣書曰先公名謚未顯
無異凡人每怪一國蔑然無言春秋之失其
咎安在悲憤感慨故以示意於是繇等執黃
梅極登聞鼓上言曰初矯詔者至公卽奉送
章綬單車從命如矯詔之文唯免公官右軍
以下積收公及子孫輒皆行刑賊害九人實
晉書卷三十六

晉書

恒字巨山少辟司空齊王府轉太子庶子黃門郎恒善草隸書為四體書勢曰昔在黃帝創制造物有沮誦倉頡者始作書契以代結繩蓋觀鳥跡以興思也因而遂滋則謂之字有六義焉一曰指事上下是也二曰象形日月是也三曰形聲江河是也四曰會意武信

解云巧立名目
信是後漢書
所云

是也。五曰轉注。老考是也。六曰假借。令長是也。夫指事者在上爲上。在下爲下。象形者。日滿月虧。效其形也。形聲者。以類爲形。配以聲也。會意者。止戈爲武。人言爲信也。轉注者。以老壽考也。假借者。數言同字。其聲雖異。文意一也。自黃帝至三代。其文不改。及秦用篆書。焚燒先典。而古文絕矣。漢武時。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尚書春秋論語孝經。時人以不復知有古文。謂之科斗書。漢世秘藏。希得見之。魏書卷三十六 傳 七

初傳古文者。出於邯鄲淳。恒祖敬侯爲淳尚書。後以示淳。而淳不別。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太康元年。汲縣人盜發魏襄王塚。得策書十餘萬言。按敬侯所書。猶有勞髴。古書亦有數種。其一卷論楚事者。最爲工妙。恒竊悅之。故竭愚思以贊其美。愧不足廁前賢之作。冀以存古人之筆焉。古無別名。謂之字勢云。黃帝之史。沮誦倉頡。眺彼鳥跡。始作書契。紀綱萬事。垂法

第

立制。帝典用宣。質文著世。爰暨暴秦。消天作辰。大道既泯。古文亦滅。魏文好古。世傳丘墳。歷代莫發。真偽靡分。大晉開元。弘道敷訓。天垂其象。地耀其文。其文乃耀。繁矣其章。因聲會意。類物有方。日處君而盈其度。月執臣而虧其旁。雲委地而上布。星離離以舒光。禾卉萃薈。以垂穎。山嶽峨嵯。而連岡。蟲跂跂以若動。鳥似飛而未揚。觀其錯筆綴墨。川心精專。勢和體均。發止無門。或守正循檢。矩折規旋。或方圓靡則。因事制權。其曲如弓。其直如弦。矯然特出。若龍騰于川。森爾下頽。若雨墜于天。或引筆奮力。若鴻雁高飛。遙遙翩翩。或縱肆阿那。若流蘇懸羽。靡靡繚繚。是故遠而望之。若翔風厲水。清波漪漣。就而察之。有若自然。信黃唐之遺跡。爲六藝之範先。竊篆蓋其子孫。隸草乃其曾玄。觀物象以致思。非言辭之所宜。昔周宣王時。史籀始著大篆十五篇。或與古同。或與古異。世謂之籀書者也。及平

王東遷，諸侯力政，家殊國異，而文字乖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益之，罷不合秦文者。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大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或曰：下土人程邈爲衙獄吏，得罪始皇，幽繫雲陽十年，從獄中作大篆，少者增益，多者損減，方者使圓，圓者使方。秦之始皇，始皇善之，出以爲御史，使定書，或曰：邈所定，乃隸字也。自秦壞古文，有八

書書 卷三十六

八

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王莽時，使司空甄豐校文書，部改定古文，復有六書，一曰古文，孔氏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卽古文而異者也，三曰篆書，秦篆書也，四曰佐書，卽隸書也，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書，所以書幡信也，又許慎撰說文，用篆書爲正，以爲體例最可得而論也。秦時李斯號爲工篆，諸山及銅人銘，皆斯書也。漢建初中，扶

晉書卷三十六
書書 卷三十六
九

風書，喜少異於斯，而亦稱善。邯鄲淳師焉，畧究其妙，韋誕師淳而不及也。太和中，誕爲武都太守，以能書畱補侍中，魏氏寶器銘題，皆誕書也。漢末又有蔡邕，采斯喜之法，爲古今雜形，然精密閑理，不如淳也。邕作篆勢曰：鳥遺跡，皇頤循，聖作則，制斯文，體有六，篆爲真，形要妙，巧入神，或龜文，或龍鱗，紆體放尾，長短複身，頽若黍稷之垂穎，蓋若蟲蛇之焚繩，揚波振擊，鷹跂鳥震，延頸脇翼，勢似

書書 卷三十六 九

陵雲，或輕舉內投，微本濃末，若絕若連，似水露緣絲，凝垂下端，從者如懸，衡者如編，杳杳邪趣，不方不圓，若行若飛，跂跂翾翾，遠而望之，象鴻鵠群游，駉驛遷延，迫而視之，端際不可得見，指擣不可勝原，研桑不能數其詰屈，離婁不能規其邪間，般倕揖讓而辭巧，籀誦拱手而稽翰，處篇籍之首目，架城域其可觀，摘華競於執素，爲學士之範先，喜文德之弘懿，愷作者之莫刊，思字體之頤仰，舉大畧而

隸字之起
一曰隸
二曰隸
三曰隸
四曰隸
五曰隸
六曰隸
七曰隸
八曰隸
九曰隸
十曰隸

隸子

論旃秦既用篆，奏事繁多，篆字難成，即令隸人佐書。曰隸字，漢因行之，獨符印璽幡信題署用篆。隸書者，篆之捷也。上谷王次仲始作楷法。至靈帝好書，時多能者，而師宜官為最。大則一字徑丈，小則方寸千言，甚矜其能，或時不持錢，詣酒家飲，因書其壁，顧觀者以酬酒計錢，足而滅之。每書輒削而焚其柁，梁鵠乃益為版而飲之，酒候其醉而竊其柁，鵠卒以書至選部，尚書宜官後為袁術將，今鉅鹿。

宋子有耿球碑，是術所立，其書甚工，云是官也。梁鵠奔劉表，魏武帝破荊州，募求鵠，鵠之為選部也，魏武欲為洛陽令，而以為北部尉，故懼而自縛詣門，署軍假司馬，在秘書，以勳書自效，是以今者多有鵠手跡。魏武帝懸著帳中，及以釘壁，翫之以為勝。宜官，今宮殿題署，多是鵠書，鵠宜為大字，邯鄲淳宜為小字，鵠謂淳得次仲法，然鵠之用筆，盡其勢矣。鵠弟子毛弘，教於秘書，今八分皆弘法也。漢末

隸字之起
一曰隸
二曰隸
三曰隸
四曰隸
五曰隸
六曰隸
七曰隸
八曰隸
九曰隸
十曰隸

隸

有左子邑，小與淳鵠不同，然亦有名。魏初有鍾胡二家，為行書法，俱學之於劉德升，而鍾氏小異，然亦各有巧。今大行於世，云作隸勢，曰易曉之變，乃惟佐隸，獨彼繁文，崇此簡易，厥用既弘，體象有度，煥若星陳，鬱若雲布，其大徑尋，細不容髮，隨事從宜，靡有常制，或窮隆恢廓，或櫛比鍼列，或砥平繩直，或蠶蜺膠戾，或長邪角趣，或規旋矩折，修短相副，異體同勢，蒼筆輕舉，離而不紀，纖波濃點，錯落其間，若鍾簏設張，庭燎飛烟，巖巖峨峨，高下屬連，似崇臺重宇，增雲冠山，遠而望之，若飛龍在天，近而察之，心亂目眩，奇姿譎詭，不可勝原，研桑所不能計，宰賜所不能言，何草篆之足算，而斯文之未宜，豈體大之難視，將秘與之不傳，聊俯仰而詳觀，舉大較而論議，漢興而有草書，不知作者姓名，至章帝時，齊相杜度，號善作篇，後有崔瑗，崔寔，亦皆稱工，杜氏殺字甚安，而書體微瘦，崔氏甚得筆勢，而結

字小疎弘農張伯英者因而轉精其巧凡家
之永帛必書而後練之臨池學書池水盡黑
下筆必爲楷則號念念不暇草書寸紙不見
遺至今世尤寶其書草仲將謂之草聖伯英
弟文舒者次伯英又有姜孟頫梁孔達田彥
和及韋仲將之徒皆伯英弟子有名於世然
終不及文舒也羅叔景趙元嗣者與伯英並
時見稱於西州而矜巧自與衆頗惑之故英
自稱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羅趙有餘河間張

書卷三十六

傳

主

超亦有名然雖與崔氏同州不如伯英之得
其法也崔瑗作草書勢曰書契之興始自顓
皇寫彼鳥跡以定文章爰暨末葉典籍彌繁
時之多僻政之多權官事荒蕪勅其墨翰惟
作佐隸舊字是刪草書之法蓋又簡畧應時
論指用於卒迫兼功并用愛日省力純儉之
變豈必古式觀其法象俯仰有儀方不中矩
圓不副規抑左揚右望之若崎嶇企鳥跂志
在飛移狡獸暴怒將奔未馳或點點點點

之反上聲點狀似連珠絕而不離南都
鬱放逸生奇或凌遽惴惴若據高臨危旁點
邪附似蜩蟬揭枝絕筆收勢餘綖糾結若杜
伯捷毒緣蟻腰蛇赴穴頭沒尾垂是故遠而
望之隴焉若沮岑崩崖就而察之一畫不可
移幾微要妙臨時從宜畧舉大較髣髴若斯
及瑾爲楚王瑋所構因遇害後贈長水校尉
謚蘭陵真世子二子璵玠玠字恒唐張懷瓘書
品恒草書入妙錄

書卷三十六

傳

主

玠字叔寶年五歲風神秀異祖父瑾曰此兒
有異於衆顧吾老不見其大耳總角乘羊車
入市見者皆以爲玉人驃騎將軍王濟玠之
舅也雋爽有風姿每見玠輒嘆曰珠玉在側
覺我形穢及長好言玄理後多病母恒禁其
語遇有勝日親友時請一言無不容嗟以爲
入微琅邪王澄聞之輒絕倒於坐時澄及王
玄王濟並有盛名然皆出玠下玠娶樂廣女
表叔道口婦公水清女婿王潤所謂秦晉之

漢書卷之六

匹也。辟命屢至，皆不就。久之，拜太子洗馬。後為散騎侍郎，內侍懷帝。玠以天下大亂，欲移家南行。母曰：「我不能舍仲寶去也。」玠啓論深至，為門戶大計。母涕泣從之。臨別，玠謂兄曰：「在三之義，人之所重，今可謂致身之日。兄其勉之。」乃扶輿母，轉至江夏。初，渡江，形神慘頓。語左右曰：「見此蒞落，不覺百端交集，荷未見有。情亦復誰能遣此乎？」前云：玠傳純，世說文與附注，並出者，其渡江數語，感流係之，特而反棄不錄，故今特正其條而補以此。

晉書卷三十六 傳 高

玠妻先亡，征南將軍山簡見之，甚相重，以女妻焉。遂進豫章，是時大將軍王敦鎮豫章，長史謝鯤先雅重玠，相見欣然，言論彌日。敦謂鯤曰：「昔王輔嗣吐金聲於中朝，此子復王振於江表。微言之緒，絕而復續，不意永嘉之末，復聞正始之音。何平叔若在，當復絕倒。」玠嘗以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造，故終身不見喜愠之容。以王敦豪爽不群，而好居物上，恐非國之忠臣，求向建鄴，會病卒。

史記云：在下，此內世世誤耳。

遂葬於南昌。謝鯤哭之慟，人問曰：「子有何恤而致斯哀？」答曰：「棟樑折矣，不覺哀耳。」咸和中，改葬於江寧。丞相王導教曰：「衛洗馬明當改葬，此君風流名士，海內所瞻，可修薄祭，以敦舊好，其為有識者所重若此。」

鍾云：不及情，恐非意理。此亦之養也。知一王敦之非忠臣，此玠之識也。若無此二事，而但如本傳所稱，玠一美少年作態者耳。

張華 張華字茂先，范陽人也。父平，魏漁陽郡守。華少孤貧，自牧。羊同郡盧欽見而器之，鄉人劉放亦奇其才。以女妻焉。華博學多通，擅辭藻，初未知名。嘗著鷄鵠賦，以自寄。見文陳雷阮籍見之，嘆曰：王佐才也。由是始著聲。郡守鮮于嗣薦華為太常博士。盧欽復言於文帝，累遷中書郎。朝議表奏多見施川。晉受禪，拜黃門侍郎，封關內侯。華強記默識，四海之內若指諸掌。武帝嘗問漢宮室制度及建章千門萬戶，華應對如流，盡地成闕，左右屬目。帝甚

晉書卷三十六 傳 主

漢書卷三十一
卷之

異之時人比之子產數歲拜中書令後加散騎常侍初帝潛與羊祜謀伐吳而群臣多以爲不可唯華贊成其計其後祜疾篤帝遣華詣祜問以伐吳之計語在祜傳及將大舉以華爲度支尚書乃量計運漕決定廟筭衆軍既進而未有克獲賞充等奏誅華以謝天下帝曰此是吾意華但與吾同耳及吳滅進封爲廣武縣侯增邑萬戶封子一爲亭侯時儀禮憲章竝屬華損益詔誥皆所草定聲譽益

書卷三十一 傳

盛有台輔之望焉而荀勗自以大族恃帝恩深憎疾之每伺間隙欲出華外鎮會帝問華誰可託寄後事者對曰明德至親莫如齊王攸由是忤旨間言遂行乃出華爲持節都督幽州諸軍事領護烏桓校尉安北將軍撫納新舊戎夏懷之朝議復欲徵華入相初華毀殺士馬恢於帝統卽恢之弟也深有寵於帝統嘗侍帝從容論魏晉事因曰臣切謂鍾會之衆頗由太祖帝變色曰卿何言邪統免冠

解云魏晉時其言雖善然其意不可入人懷其言好入人懷

謝曰臣愚冗著言罪應死然臣微意猶有可申帝曰何以言之統曰臣以爲善御者必識六轡盈縮之勢善政者必審官方控帶之宜故漢高八王以寵過夷滅光武諸將由抑損克終非上有仁暴之殊下有恩智之異茲抑揚與奪使之然耳鍾會才具有限而太祖誇獎太過嘉其謀猷盛其名器居以重勢委以大兵故使會自謂無遺策功在不賞輯張跋扈遂邀凶逆耳向令太祖錄其小能節以

書卷三十一 傳

大禮抑之以權勢納之以軌則則亂心無由生矣帝曰然統稽首曰陛下旣然徵臣之旨宜思堅水之漸無使如會之徒復致覆喪帝曰當今豈有如會者乎統乃屏左右曰陛下謀謨之臣著大功於天下據方鎮總戎馬之任者皆在陛下聖慮矣帝默然頃之徵華爲太常以太廟屋棟折免官遂終帝之世以列侯朝見惠帝卽位乃徵華爲太子少傅後將廢皇太后會群臣於朝堂議者皆承望風旨

孫雲華使形貌
秀不遠既至得
賜賜不能正其
罪而除之耶

壽云華不信天
道豈不教人事
乎靜以待之歟
何所待也

又云華事畢
壽身皆主唐后
之制而欲則
其西向是難事
當以死生淨
不能無則原
子持宜以去就

人帝乃可其奏初趙王倫為鎮西將軍、借用
參人孫秀、挑亂關中、帝以梁王彤代之、或說
華以當先遣梁王斬秀、刈趙之半、以謝氏羌
不亦可乎、華從之以告彤、秀友人辛冉從西
來、言於彤曰、氏羌自反、非秀之為、故得免死
倫既還、誦事實后、因求錄尚書事、後又求尚
書令、華與裴頠、皆固執不可、由是致怨、倫秀
疾華如讐、至永康初、中台星拆、天文志三台
為天子中台、為三公下台、為華少子、建勸華
士庶人拆者、兩星不相比也
遜位華不從、曰、天道玄遠、不如靜以待之、及
倫秀將廢賈后、秀使司馬雅夜告華曰、今社
稷將危、趙王欲與公共匡朝廷、為霸者之義
華知秀等必成篡奪、乃拒之、雅怒曰、乃將加
頸、猶乃是言耶、不顧而出、遂難作、倫秀詐稱
詔召華、遂與裴頠俱被收、華謂張林曰、卿欲
害忠臣耶、林稱詔詰之曰、卿為宰相、任天下
事、太子之廢、不能死節、何也、華曰、式乾之議
臣諫事具存、非不諫也、林曰、諫若不從、何不

去位華不能答須臾使者至曰詔辦公華曰

壽云華不信天
道豈不教人事
乎靜以待之歟
何所待也

壽云華不信天
道豈不教人事
乎靜以待之歟
何所待也

去位華不能答須臾使者至曰詔辦公華曰
臣先帝老臣中心如丹臣不愛死懼王室之
難禍不可測也遂害之於前殿馬道南夷三
族朝野莫不悲之華性好人物誘進不倦雖
窮賤侯門士有一善者便容嗟稱評為之延
譽華家多藏書身死之日無餘財惟有文史
溢於几篋嘗徙居載書三十乘秘書監華處
有所撰述皆資華本以取正焉博物洽聞世
無與比相傳惠帝中人有得鳥毛三丈以示
華華見條然曰此謂游鳧毛也出則天下亂
矣吳郡臨平岸崩山石鼓槌之無聲帝以問
華華曰可取蜀中桐材刻魚形扣之則鳴於
是如其言初吳之未滅也斗牛之間常有紫
氣及吳平而其氣愈明華問豫章人雷煥妙
達緯象乃問之煥曰寶劍之精上徹於天耳
當在豫章豐城華即補煥為豐城令煥到縣
掘獄屋基得石函光氣非常中有雙劍煥以
南昌西山北巖土拭之先芒黠發遣使致一

與華華得劍報煥書曰詳觀劍文乃十將也
莫邪何復不至雖然天生神物終當合耳因
以華陰土勝南昌者乃致一斤與煥煥更以
拭劍劍倍明華誅失劍所在煥卒于華為州
從事持劍行經延平津劍忽於腰間躍出墮
水使人沒水取之不見劍但見兩龍蟠紫有
文章沒者懼而反華嘆曰張公終合之論此
其驗乎華之博物多此類不可詳載焉後倫
秀伏誅齊王同輔政華虞致箋於同太安二
年詔復華侍中中書監司空公廣武侯及所
沒財物與印綬符策遣使吊祭之初陸機兄
弟志氣高爽自以吳之名家初入洛不推中
國人士獨見華欽其德範如師資之禮焉華
誅後作誄又為誄德賦以悼之華著博物志
十篇及文章並行於世二子祥避

劉卞則

史臣曰夫忠為令德學乃國華譬象星之有
禮義人倫之有冠冕也衛瑾撫武帝之牀張

華拒趙倫之命進諫則伯玉居多臨危則茂
先為美遵乎險難理有可言昏亂方疑則事
朕共趣松筠無改則死勝於生固以赴蹈為
期而不辭乎傾覆者也俱陷滌網同嗟承劍
邦家殄瘁不亦傷乎

晉書卷三十六

華

列傳第六

晉書三十六

陳顯公云司馬
之有字亦原泉
中之孤感也不
可通于其傳
云此九卷重刊
有誤也則其心
事可證矣

列傳第七

晉書三十七 三 晉書

竟陵鍾 惺原評

簡李蔣之翹剛定
海昌周 廷恭校

宗室傳

安平獻王孚字叔達宣帝次弟也初孚長兄
朗字伯達宣帝字仲達孚弟也朗進通徽主
人亦皆以達為字皆知名故時號為八達焉
孚溫厚廉讓博涉經史漢末喪亂與兄弟處
危亡之中軍食飢飲而披閱不倦性通恕以
晉書卷三十七 一

貞白自立未嘗有怨於人陳留殷武有名於
時嘗罹罪謫孚省之遂與同處分食談者稱
為魏陳思王植有俊才清選官屬以孚為文
學掾植負才陵物孚每切諫初不合意後乃
謝之遷太子中庶子魏武帝崩孚與尚書和
洽罷群臣備禁衛具喪事奉太子以即位是
為文帝時當選侍中常侍等官太子左右舊
人頗諷論至者欲就用孚曰嗣王新立當進
用海內英賢猶患不得奈何欲因際會自相

晉書不存

將云晉書不存
神隱顯與子不
說事自是問立
正身違害四年

晉書卷三十七 二

薦舉邪官失其任得者亦不足貴也遂更選
轉孚為中書郎給事常侍宿省內除黃門侍
郎加騎都尉初魏文帝置度支尚書專掌軍
國支計朝議以征討未息動須節量及明帝
嗣位欲用孚問左右曰有兄風不答云似兄
魏帝曰吾得司馬懿二人復何憂哉轉為度
支尚書後除尚書右僕射進爵昌平亭侯遷
尚書令及大將軍曹真擅政孚遂不視庶事
但正身違害而已及宣帝誅爽孚與景帝也
司馬門以功進爵長社縣侯加侍中時吳將
諸葛恪圍新城以孚進督諸軍二十萬防禁
之孚次壽春遣毋丘儉文欽等進討諸將欲
連擊之孚曰夫功者借人之力以為功且當
詐巧不可力爭也後月餘乃進軍吳師望風
而退魏明悼后崩議書銘旌或欲去姓而書
魏或欲兩書孚以為經典正義皆不應書凡
帝王皆因本國之名以為天下之號而與往
代相別耳非為擇美名以自光也天稱皇天

則帝稱皇帝、地稱后土、則后稱皇后、此乃所以同天地之大號、流無二之尊名、不待稱國號以自表、不俟稱氏族以自彰、是以春秋隱公三年、經曰三月庚戌天王崩、尊而稱天、不曰周王者、所以殊乎列國之君也、八月庚辰宋公和卒、書國稱名、所以異乎天王也、襄公十五年、經曰劉夏逆王后、齊不云逆周王后、姜氏者、所以異乎列國之君也、至乎列國、則曰夫人姜氏至自齊、又曰紀伯姬卒、書國稱姓、此所以異乎天王后也、由此攷之、尊稱皇帝、赫赫無二、何待於魏乎、遂從平議、遷司空代王凌為太尉、轉太傅、及高貴鄉公遭害、孚乃奔赴枕尸於股、哭之慟、曰殺陛下者臣之罪也、奏推主者會太后、令以庶人禮葬、孚與群公上表乞以王禮葬從之、孚性至慎、宣帝執政、常自退損、雖當廢立之際、未嘗預謀、景文二帝、以孚屬尊、不敢逼、後進封長樂公、及武帝受禪、陳留王就金墉城、孚拜辭執

書書 卷三十七 傳 三

三

書書 卷三十七 傳 四

四

王手流涕、歔歔、不能自勝、曰臣死之日、同大魏之純臣也、詔封為安平王、邑四萬戶、進拜太宰、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及元會、詔孚乘輿車上殿、帝於阼階迎拜、既坐、帝親奉觴上壽、如家人禮、帝每拜、孚跪而止之、孚雖見尊寵、不以為榮、常有憂色、臨終遺令曰、有魏貞士河內溫縣司馬孚字叔達、不伊不周、不夷不惠、立身行道、終始如一、當以素棺單槨、歛以時服、泰始八年薨、九子、邑望輔翼、晃、環、珪、衡、景、而不及所選、志謂二千年間有生于道、亂氏之彼、彼、精、未、溫、之、兄、全、豈、皆、能、知、築、逆、之、非、然、惟、彼、精、未、溫、之、兄、全、豈、皆、能、知、築、逆、之、非、及、然、卒、至、受、王、爵、而、不、辭、其、歸、與、全、豈、足、怪、者、惜、乎、胸、中、知、有、魏、貞、士、三、字、而、行、遜、如、此、豈、可、笑、耳、義陽成王望、河間平王洪、二子威、泥、威、嗣、徙、封、章、武、其、後、威、既、繼、義、陽、王、望、更、立、泥、為、洪、嗣、泥、歷、位、散、騎、常、侍、光、及、洛、陽、陷、混、諸、子、皆、沒、于、胡、而、小、子、治、初、嗣、新、蔡、王、璠、亦、與、其、兄、俱、沒、後、得、歸

與新蔡太妃不協太興二年上疏以兄弟並沒在遼東章武國絕宜還所生太妃訟之事下太常太常賀循議章武新蔡俱承一國不絕之統義不得替其本宗而先後旁親按洺既已被命爲人後矣必須無復兄弟本國永絕然後得還所生今兄弟在遠不得言無道里雖阻復非絕域且鮮卑恭命信使不絕自宜詔下遼東依劉群盧諶等例發遣令還繼嗣本封謂洺今未得便委離所後也元帝詔

書

卷三十七

傳

三

曰洺雖出養自有所生毋新蔡太妃相待甚薄洺執意如此如其不聽終當紛紜更爲不可今便順其所執還襲章武

竟陵王琳

以下八王俱刪

太原成王輔

下邳獻王晃

太原烈王瓌

高陽元王珪

常山孝王衡

沛順王景

彭城穆王權

高密文獻王泰字子舒彭城穆王權之弟魏

陽亭候補陽翟令遷扶風太守武帝受禪封

隴西王邑三千二百戶永熙初代石鑒爲司

空尋領太子太保及楊駿誅泰領駿營加侍

中給步兵二千五百人騎五百匹泰固辭乃

給千兵百騎楚王瑋之被收泰嚴兵將救之

祭酒丁綬諫曰公爲宰相不可輕動且夜中

書

卷三十七

傳

六

倉卒宜遣人參審定問泰從之瑋既誅乃以

泰錄尚書卒遷太尉守尚書令改封高密王

邑萬戶元康九年薨泰性廉靜不近聲色雖

爲宰輔食大國之租服飾肴膳如布衣寒士

任真簡率每朝會不識者不知其王公也恭

謹下物爲宗室儀表當時諸王惟泰及下邳

王晃以節制見稱雖竝不能振施其餘莫得

比焉泰四子越騰略模越自有傳騰出後叔

父弟略立

釋云：兵不可驟
戰則敗

新蔡武哀王騰字元邁少并完從僕射封東
嶺公歷南陽魏郡太守所在稱職徵為宗正
遷太常轉持節寧北將軍都督并州諸軍事
并州刺史惠帝討成都王穎六軍敗績騰與
安北將軍王浚共殺穎所署幽州刺史和演
率眾討穎穎遣北中郎將王斌距戰浚率鮮
卑騎擊斌騰為後係大破之穎懼挾帝歸洛
陽進騰位安北將軍永嘉初遷車騎將軍都
督鄴城守諸軍事鎮鄴又以迎駕之勲改封
書卷三十七 傳 七
新蔡王初騰發并州次于真定值大雪平地
數尺營門前方數丈雪融不積騰怪而掘之
得玉馬高尺許長數尺時穎既廢瓦其故將
公師藩與平陽人汲桑等為群盜起於清河
鄒縣眾千餘人寇頓丘以葬成都王穎為辭
載穎主而行與張泓故將李豐等將攻鄴騰
曰孤在并州七年胡圍城不能克汲桑小賊
何足憂也及豐等至騰不能守率輕騎而走
為豐所害四子虞矯紹確虞有勇力騰之被

釋云：騰乃為
四字便清現例
在書人先舉
而不後者急也
無所何如利益

害虞逐豐豐投水而死是日虞及矯紹并鉅
鹿太守崔曼車騎長史羊和從事中郎蔡克
等又為豐餘黨所害其諸名家流移依鄴者
亦死亡無遺初鄴中雖府庫虛竭而騰資用
甚饒性儉嗇無所振惠臨急乃賜將士米數
升帛各丈尺是以人不為用庶子確立
南陽王模以下三王則
范陽康王綏
濟南惠王遂
書卷三十七 傳 八
譙剛王邈二子隨承俱作承襲定王隨立廢
子邃立沒于石勒元帝以承嗣邈閔王承才
敬才少篤厚有志行初以廣威將軍出鎮安
定從惠帝還雒陽拜游擊將軍永嘉中天下
漸亂間行依征南將軍山簡會簡卒進至武
昌元帝初鎮揚州承歸建康補軍諮祭酒愍
帝徵為龍驤將軍不行元帝為晉王承制更
封承為譙王太興初拜屯騎校尉領左軍將
軍討加散騎常侍時王敦有無君之心表疏

輕慢、帝夜召承、以敦表示之曰、王敦頃年位任足矣、而所求不已、言至於此、將若之何、承曰、陛下不早裁之、難將作矣、初、劉隗為帝謀、出腹心以鎮方隅、會敦表以宣城內史沈充代甘卓為湘州、帝謂承曰、湘州南楚險固、在上流之要控、三州之會、是用武之國也、今以叔父居之如何、承曰、臣幸託末屬、身當宿衛、未有驅馳之勞、頻受過厚之遇、夙夜自厲、思報天德、君之所命、惟力是視、敢有辭焉、然湘

書 卷三十七 傳 九

州蜀寇之餘、民物凋盡、若上憑天威、得之所莅、比及三年、請從戎役、若未及此、而欲遽以圖之、雖復焚身、亦無益也、於是詔曰、夫王者體天理物、非群才不足濟其務、外建賢哲、以樹風聲、內睦親親、以廣藩屏、是以太公封齊、伯禽居魯、此先王之令典、古今之通義也、我晉開基、列國相望、乃授琅邪武王、鎮統東夏、汝南文成、總一淮許、扶風梁王、迭據關右、爰暨東廡、作司并州、今公族雖寡、不逮曩時、豈

王敦承命時

王敦承命時

得替舊章乎、熊王承貞素款亮、志存忠恪、便漢左右、恭肅彌著、今以承監湘州諸軍事、南中郎將、湘州刺史、承行達武昌、釋戎備見敦、敦與之宴、欲觀其意、謂承曰、大王素雅佳士、恐非將帥才也、承曰、公未見知耳、鈴刀豈不能一割乎、敦頗謂錢鳳曰、彼不知懼而學壯語、此之不武、何能為也、乃聽之、鎮時湘土荒殘、公私困弊、承躬自儉約、乘輦焚車、而傾心接撫、甚有能名、敦恐其為已忠、詐稱北伐、悉

書 卷三十七 傳 十

召境內船乘、示知其計、分半與之、敦尋搆難、遣參軍桓胤說承以劉隗專寵、今便討擊、請承以為軍司、承嘆曰、吾其死矣、地荒民鮮、勢孤援絕、將何以濟、然能赴君難、忠也、死王事、義也、惟忠與義、夫復何求、時長史虞悞亦慷慨有志節、謂承曰、王敦居分陝之任、而一旦作逆、天地所不容、人神所痛疾、大王宗室滿屏、寧可從其偽邪、便宜屯奮、存亡以之、於是與悞及其弟前丞相掾望、建昌太守長沙王

循衡陽太守淮陵劉翼等共盟誓囚恒羅曉
檄湘川指期至巴陵零陵太守尹奉首同義
謀山軍營陽於是一州之內皆同義舉乃使
虞望討諸不服斬湘東太守鄭澹澹教姊夫
也敦遣南蠻校尉魏又將軍李恒率甲卒二
萬攻承承且戰且守待救於尹奉虞望而城
池不固人情震恐或勸承南投陶侃又云可
退據零桂承曰吾舉義衆志在死節寧偷生
苟免爲奔敗之事乎事之不濟其令百姓知

書書

卷三十七

傳

十一

吾心耳未幾虞望戰死初安南將軍甘卓與
承書勸承固守當以兵出沔口斷敦歸路則
湘圍自解承荅書曰季思足下勞於王事天
綱暫北中原丘墟四海義士方謀克復中興
江左草創始爾豈圖惡逆萌自寵臣吾以聞
短託宗皇屬仰豫密命作鎮南夏親奉中詔
成規在心伯仁諸賢扼腕岐路至止尚淺凡
百茫然豺狼易驚遂肆醜毒聞知駭踊神氣
衝越子來之義人思自百不命而至衆過數

千誠足以央一旦之機聽山海之憤矣然迫
於倉卒舟楫未備魏又李恒尋見圍逼是故
事與意違志力未展猥辱來使深同大趣嘉
謀英筭發自深衷執讀周復欣無以量足下
若能卷甲電赴猶或有濟若有狐疑求我枯
魚之肆矣兵間拙速未覩工遲季思足下勉
之勉之書不盡意絕筆而已卓軍次睹口聞
王師敗績停師不進又等攻戰日逼敦又遣
所得臺中人書疏令又射以示承城內知朝

書書

卷三十七

傳

主

廷不守莫不悵惋劉翼戰死相持百餘日城
遂沒又檻送承荊州刺史王廙承敦旨於道
中害之敦平詔贈車騎將軍子無忌立
烈王無忌字公壽承之難以年小獲免咸和
中累遷中書黃門侍郎江州刺史褚裒當之
鎮無忌及丹陽尹桓景等餞於板橋時王廙
子丹陽丞耆之在坐無忌志欲復讐拔刀將
手刃之哀景命左右救捍獲免王胡之與無忌共相誚嘗共遊無忌入告母請爲供母流涕曰王敦昔時臨汝父叔手丁廙吾所以值

帝云朕初臨不
能事事有司
卿勿謂然也

年不吉汝者以王氏門強汝兄弟尚幼不
使此去已達于帝與此當即一建元開遷御
事而其說不同乃爾故附見之
史中丞出爲輔國將軍歷南郡河東二郡太
守隨桓溫伐蜀以勲進號前將軍二子恬愔
恬立

敬王恬字元愉累遷御史中丞值海西廢簡
文帝登阼未解嚴大司馬桓溫屯中堂吹警
角恬奏勅溫大不敬請科罪溫視奏歎曰此
兒乃敢彈我其可畏也恬忠正有幹局在朝
晉書卷三十七傳主

憚之孝武時深仗之以爲都督南北軍事薨
追贈車騎將軍四子尚之恢之允之休之尚
之立
忠王尚之字伯道爲驃騎諮議參軍宗室之
內世有的人物故會稽王道子以尚之昆季竝
居列職每事仗焉兖州刺史王恭忌其盛也
與豫州刺史庾楷竝稱兵以討尚之爲名尚
之距之允之與楷子鴻戰於當利鴻敗走斬
楷將段方楷單馬奔于桓玄道子以尚之爲

豫州刺史假節一依楷故事尋進號前將軍
允之爲吳國內史恢之驃騎司馬丹陽尹休
之襄城太守後元顯執政寵倖張法順每宴
會坐起無別尚之入朝正色謂元顯曰法順
小人何暴被拔擢如此元顯默然尚之又曰
王者尚納芻蕘之言況尚之與使君骨肉不
遠何可坐視得失邪因叱法順令下舉坐失
色尚之言笑自若元顯深銜之後符下西府
令出勇力二千人尚之不與曰西藩濱接荒
晉書卷三十七傳古

餘寇虜無常兵止數千不足戍衛無復可分
徹者元顯尤怒會欲伐桓玄元顯稱詔西伐
命尚之爲前鋒尚之子文仲爲宣城內史桓
玄至姑孰遣馮該等攻歷陽斷洞浦焚尚之
舟艦尚之率步卒九千陣於浦上先遣武都
太守楊秋屯橫江秋奔于玄軍尚之衆潰逃
涂中譙國人以告玄玄害之於建康市
休之字季預以平王恭庾楷功拜龍驤將軍
襄城太守鎮歷陽桓玄攻歷陽休之嬰城固

傳云此書不
必論其文詞工
拙自然是一
種元氣噴薄而
出

晉書卷三十七 傳 主

守及尚之戰敗休之以五百人出城力戰不
捷乃還城携子姪奔于慕容超聞義軍起復
還京師大將軍武陵王以休之才幹貞審宜
委分陝之重使監荆益梁寧秦雍六州軍事
領獲南蠻校尉荆州刺史假節初至鎮桓振
復襲江陵休之出奔襄陽寧朔將軍張暢之
高平相劉懷肅自河攻振走之休之還鎮御
史中丞王頌之奏休之失戍免官追劉毅誅
復以休之都督荆雍梁秦寧益六州軍事平
西將軍荆州刺史假節後以子文思性凶暴
奸通輕俠太尉劉裕惡之休之請解所任歸
罪闕庭不許由是怨望遂結雍州刺史魯宗
之將其誅裕裕往征之時休之次子文寶及
兄子文祖竝在都收不廷尉賜死裕密以書
招休之治中韓延之延之報曰聞親率戎馬
遠履西畿國境士庶莫不恒駭何者莫知師
出之名故也辱來疏始委以熊王前事良增
歎息司馬平西體國忠貞款懷待物以君有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晉紀三十五

匡復之勲家國蒙賴推德委誠每事詢仰謙
王往以微事見劾猶自遜位況以大過而當
默然也前已奏表廢之所不盡者命耳推寄
相與正當如此有何不可便及兵戈自義旗
以來方伯誰敢不先相諮而徑來天子可
謂欲加之罪其無辭乎劉裕足下海內之人
誰不見足下此心而復欲誑國士天地所不
容在彼不在此矣來言虛懷期物自有由來
今伐人之君陷人以利真可謂虛懷期物自
有由來矣劉藩死於閭閻之門諸葛葬於左
右之手甘言詭方伯襲之以輕兵遂使席上
靡歎懷之士闕外無自信諸侯以是為得策
良可恥也吾誠鄙劣嘗聞道於君子以平西
之至德寧可無授命之臣乎假令天長喪亂
九流渾濁當與臧洪游於地下耳不復多言
裕得書嘆息以示諸佐曰事應如此宗之聞
裕向荆州自襄陽就休之共屯江陵使文思
及宗之子軌以兵距裕戰于江津休之大敗

晉書卷三十七
晉書卷三十七
晉書卷三十七

遂與宗之俱奔于姚興裕平姚泓休之將奔
于魏未至道死韓延之字顯宗南陽藉陽人
後以劉裕父名翹字顯宗延之遂字顯宗名
兒為翹以示不臣劉氏云

高陽王睦

任城景王陵子順字子思初封習陽亭侯及
武帝受禪順歎曰事乖唐虞而假為禪名遂
悲泣由是廢黜徙武威姑臧縣雖受罪流放
守意不移而卒

晉書卷三十七

主

西河繆王斌

列傳第七

晉書三十七

列傳第八

晉書三十八

竟陵鍾惺原評

構李蔣之翹剛定
雲間徐平遠恭校

宣五王

宣帝九男穆張皇后生景帝文帝平原王幹
伏夫人生汝南文成王亮琅邪武王伷清惠
亭侯京扶風武王駿張夫人生梁王彤余中
柏夫人生趙王倫汝南王亮及倫別有傳
平原王幹字子良魏撫軍中郎將封定陶伯

晉書卷三十八

一

武帝踐阼封平原王邑萬一千三百戶咸寧
初遣諸王之國幹有篤疾性理不恒而頗清
虛靜退簡於情欲故特詔留之太康末拜光
祿大夫加侍中幹雖王太國不事其務有所
調補必以才能爵祿若不在已秩奉布帛皆
露積腐爛陰雨則出犢車而內露車或問其
故對曰露者宜內也朝士造之立車馬於門
外或終夕不見時有得覲與人物酬接亦恂
恂恭遜無闕失趙王倫輔政以幹為衛將軍

晉書卷三十七
晉書卷三十七
晉書卷三十七

鍾云處同舉師
有關係女界之
有字雖作用耶
轉才同皆未可
於表類中求之

惠帝反正復爲侍中加太保齊王剛之不趙
王倫也室宗朝士皆以牛酒勞剛幹獨懷百
錢兒同出之曰趙王逆亂汝能義舉是汝之
功今以百錢賀汝雖然大勢難居不可不慎
剛既輔政幹詣之剛出迎拜幹入踞其牀不
命同坐語之曰汝勿效白女兒其意指倫也
及問誅幹哭之慟謂左右曰宗室日衰唯此
兒最可而復害之從今殆矣東海王越與義
至洛陽往視幹幹閉門不通越駐車良久幹
乃使人謝道而自於門間闕之當時莫測其
意或謂之有疾或以爲晦迹焉永嘉五年薨
二子世子廣早卒次子承以太熙中封安德
縣公散騎常侍會劉聰寇洛遇難死
琅邪武王仙字子將正始初起家爲寧朔將
軍監守鄴城有綏懷之稱累遷散騎常侍五
等建封南皮伯武帝踐阼封東莞郡王邑萬
六百戶始置二卿特詔諸王自選令長仙表
讓不許入爲尚書右僕射撫軍將軍出爲鎮

舊唐書卷三十八

傳

舊唐書卷三十八

傳

東大將軍假節徐州諸軍事代衛瓘鎮下邳
仙鎮御有方得將士死力吳人憚之改封琅
邪王以東莞益其國平吳之役率衆數萬出
涂中孫皓奉箋送璽綬詣仙請降詔拜大將
軍開府儀同三司仙既戚屬尊重加有平吳
之功克已恭儉無矜滿之色僚吏盡力百姓
懷化太康四年薨臨終表乞分國封四子帝
許之恭王觀立又封次子濬爲武陵王繇爲
東安王湛爲淮陵王
扶風武王駿字子臧幼聰慧清貞守道宗室
之中爲尙望魏景初中封平陽亭侯齊王芳
立駿年八歲爲散騎常侍侍講焉武帝踐阼
進封汝陰王邑萬戶都督豫州諸軍事吳將
丁奉寇芍陂駿督諸軍拒退之累遷征西大
將軍詔駿遣七千人代涼州守兵樹機能候
彈劾等欲先劫仙兵駿命平虜護軍文倅督
涼秦雍諸軍各進屯以威之機能乃遣所領
二十部及彈劾面縛軍門各遣入質子安定

蔣云羊叔子有
堅誠扶風
駿當為下拜

新野莊王歆字弘舒武王薨兄暢推恩請分
國封歆太康中詔封新野縣公歆謹身履道
居母臧太妃喪以孝聞拜散騎常侍趙王倫
篡位以為南中郎將齊王同舉義兵移檄天
下歆未知所從嬖人王綏曰趙親而強齊疎
而弱公宜從趙恭軍孫河大言於眾曰趙王
凶逆天下當共討之大義滅親古之明典何
親疎強弱之有歆從之乃使河詣同同迎執
其手曰使我得成大節者新野公也同入洛

北地金城諸胡及北虜熱間等二十萬口又
來降其年入朝徙封扶風王以氏戶在國界
者增封太康初進拜散騎將軍駿有孝行母
伏太妃隨兄亮在官駿常涕泣思慕聞有疾
輒憂懼不食或時委官定省少好學能著論
與荀顗論仁孝先後文有可稱及齊王攸出
鎮駿表諫懇切以帝不從遂發病薨西土之
民聞之皆泣為之樹碑長者見碑無不下拜
其遺愛如此有子十人暢歆最知名

時云康初用御
之言而終不

將謂之言而終
不之聞終不

世之患公荷藩屏之任居推轂之重拜表輒
行有何不可而使姦凶滋蔓禍發不測豈維
翰王室鎮靜方夏之謂乎歆將出軍王綏又
曰昌等小賊偏裨自足制之不煩違帝命親
矢石也乃止昌至樊城歆乃出距之眾潰為
昌所害

梁孝王彤字子微清修恭慎無他才能以公
子封平樂亭侯及五等建武封開平子武帝
踐阼封梁王邑五千三百五十八戶尋徵為

將云制將軍尤
形而不加罪其
除封美

將云此小人欺
不可為金與也

衛將軍錄尚書事久之為征西大將軍代趙
王倫鎮關中都督涼雍諸軍事又領西戎校
尉屯好時督建威將軍周處振威將軍盧播
等伐氏賊齊萬年於六陌彤與處有隙促令
進軍而絕其後播又不救之故處見害朝廷
尤之尋徵拜大將軍尚書令領軍將軍錄尚
書事彤嘗大會謂參軍王銓曰我從兄為尚
書令不能啖大鰲大鰲故難銓曰公在此獨
嚼尚難矣彤曰長史大鰲為誰曰盧播是也
晉書卷三十八 傳 六

彤曰是家吏隱之耳銓曰天下成是家吏便
恐王法不可復行彤曰我何不善乃爾因指
總管以單衣補之銓曰朝野望公舉薦賢才
使不仁者遠而位居公輔以永補總以此為
清無足稱也彤有慙色永康初共趙王倫廢
賈后詔以彤為太宰守尚書令趙王倫輔政
有星變占曰不利上相孫秀懼倫受災乃自
司徒為丞相以授彤眾加崇進欲以應之或
曰彤無權不益也彤固讓不受及倫篡位以

彤為阿衡倫滅詔以彤為大宰領司徒又代
高密王泰為宗師永寧二年薨原史作永寧
二年誤葬依汝南王亮故事博士陳留蔡克議謚曰
靈按謚法不動成名曰靈彤見義不為不可
謂勤宜以此謚梁國常侍孫霖及彤親黨稱
枉臺乃下符以為義無所據克重議曰彤為
宗室臣而國亂不能匡主顛不能扶非所以
為相故春秋譏華元樂舉謂之不臣且賈氏
之酷烈不甚於呂后而王陵猶得杜門趙王
晉書卷三十八 傳 七

倫之無道不甚於殷紂而微子猶得去之近
者太尉陳準異姓之人加弟微有射鉤之隙
亦得託疾辭位不涉偽朝何至於彤親倫之
兄而不得去乎趙盾入諫不從出亡不遠猶
不免於責況彤不能去位北面事偽主乎宜
如前議加其貶責以廣為臣之節明事君之
道於是朝廷從克議彤故吏復追訴不已故
改焉

文六下

文帝九男，文明王皇后生武帝、齊獻王攸、城陽哀王祉、遼東悼惠王定國、廣漢王廣德、其樂安平王鑒、燕王機、皇子永祚、樂平王延祚，不知母氏。燕王機，繼清惠亭侯，別有傳。永祚，早亡，無傳。

齊獻王攸，字大猷，少而岐嶷，及長，清和平允，親賢好施，愛經籍，能文，才望出武帝右。宣帝每器之，景帝無子，攸嗣，襲封武陽侯，奉景獻羊后於別第，以孝聞。復歷散騎常侍、步兵校尉。書三十八傳八

尉時年十八，綏撫軍部，甚有威惠。五等建敗封安昌侯，遷衛將軍，居文帝喪，哀毀成疾，左右以稻米乾飯雜理中，九進之，攸泣而不受。太后自往勉諭，司馬稽喜又諫曰：「毀不滅性，聖人之教，且大王地卽寄親，任惟元輔，匹夫猶惜其命，以爲祖宗，況荷天下之大業，輔帝室之重任，而可盡無極之哀與？」顏闕爭孝，不可令賢人笑，恩人幸也。喜躬自進食，攸不得已，爲之強飯，喜退，攸謂左右曰：「稽司馬將令

我，不忘居喪之節，得存區區之身耳。」武帝踐阼，封齊王。時朝廷草創，而攸總統軍事，撫寧內外，莫不景附焉。詔議藩王，令自選國內長史，攸表讓不許，其後國相上長吏缺典書，令請求差選，攸曰：「忝受恩禮，不稱惟憂。」至於官人敘才，皆朝廷之事，非國所宜裁也。其令自上請之。時王家人承食皆出御府，攸表租秩足以自供，求絕之，前後十餘，上帝又不許。攸雖未之國，時有水旱，國內百姓則加振貸，須

書三十八傳九

豐年乃責，十減其二，齊民賴之。遷驃騎將軍，攸降身虛已，待物以信，常嘆公府不按吏，然以董御戎政，復有威克之宜。時驃騎當罷營兵，兵士數千人，以攸德不肯去，遮京兆王言之。帝乃還攸兵，攸每朝政大議，悉心陳之，轉鎮軍大將軍，加侍中，數年授太子太傅，獻策於太子曰：「伊尹，上皇建國立君，仰觀天文，俯察地理，創業恢道，以安民承祀，祚延統重，故援立太子，尊以弘道，固以永已，儲德既立，邦

漢書此在當時
原是有名大字
書法深教字中
似從前門一針
所為千古研訓

書卷三十八 傳十

有所侍。夫親仁者功成。邈侯者國傾。故保相
之材。必擇賢明。昔在周成。且夷作傅。外以明
德。自輔。內以親親。立固。德以義濟。親則自然。
肅廢公族。其崩如山。劉建子弟。漢祚永傳。楚
以無極。作亂。宋以伊戾。典難。張禹侯給。卒危。
強漢輔弼。不忠。禍及乃躬。匪徒乃躬。乃喪。乃
邦。無曰。父子不問。昔有江充。無曰。至親匪庶。
或容潘崇。諛言亂真。諧調離親。驪姬之譏。晉
侯疑申。固親以道。勿固以恩。脩身以敬。勿託
以尊。自損者有餘。自益者彌昏。庶事不可以
不恤。大本不可以不敦。見亡戒危。親安思存。
眾子司義。敢告在闕。世以為工。咸寧二年代。
賈克為司空。侍中太傅如故。初。攸特為文帝
所寵愛。每見攸。輒撫牀呼其小字曰。此桃符
座也。幾為太子者數矣。臨崩。為帝敘漢淮南
王。魏陳思故事而泣。漢文孫淮南王長。魏
此二帝以桃攸手以授帝。太后臨崩。亦流涕
咸切帝也。帝曰。桃符性急。而汝為凡不慈。我若遂不

陳云帝實忌攸
故有疑親則之

起。恐必不能相容。以是屬汝。勿忘我言。及帝
晚年。諸子竝弱。而太子不令。內外皆屬意於
攸。中書監荀勗。侍中馮統。皆諂諛自進。攸素
疾之。勗等以朝望在攸。恐其為嗣。禍必及已。
乃從容言於帝曰。陛下萬歲之後。太子不得
立也。帝曰。何故。勗曰。百僚內外。皆歸心於齊
王。太子焉得立乎。陛下試詔齊王之國。必舉
朝以為不可。則臣言有徵矣。統又言曰。陛下
遣諸侯之國。成五等之制者。宜先從親始。親

書卷三十八 傳十

莫若齊王。帝以為然。太康三年。乃下詔曰。古
者九命作伯。或入毗朝政。或出御方嶽。周之
呂望。五侯九伯。實得征之。侍中司空齊王攸。
明德清暢。忠允篤誠。以母弟之親。受台輔之
任。佐命立勳。劬勞王室。宜登顯位。以稱具瞻。
其以為大司馬都督青州諸軍事。侍中如故。
加崇典禮。主者詳案舊制。施行。攸不悅。主簿
丁頤曰。昔太公封齊。猶表東海。桓公九合。以
長五霸。況殿下誕德欽明。恢翊大藩。穆然東

陳云王封就國
此書制之常例
北齊亦是其例
謂攸不悅而此

其代之不留而
死者皆過於富
貴者歟

軫莫不得所。何必絳闕。乃弘帝載。攸曰。吾無
匡時之用。卿言何多。明年策攸曰。於戲。惟命
不干常天。既遇有魏之祥。我有晉既受順天
明命。光建群后。每造王國于東土。錫茲青社
用藩翼我邦家。茂哉無怠。以永保宗廟。又詔
下太常議崇錫之物。以濟南郡益齊國。又以
攸子寔爲北海王。於是備物典策。設軒懸之
樂。六佾之舞。黃鉞朝車。乘輿之副。從焉。攸知
場統構已。憤怨發疾。乞守先后陵。不許。帝遣

晉書卷三十八

傳

主

醫診視。諸醫希旨。皆言無疾。疾轉篤。猶催上
道。攸自強入。辭素持容儀。疾雖困。尚自整厲。
舉止如常。帝益疑辭出。信宿歐血而薨。帝哭
之慟。馮統曰。齊王名過其實。天下歸之。今自
薨。隕社稷之福也。陛下何哀之過。帝遂收淚
詔喪禮。依安平王故事。四子同葬。贊定同嗣。
攸以禮自拘。鮮有過事。雖武帝亦敬憚之。每
引之同處。必擇言而後發云。
史臣曰。平原性理不恒。世莫之測。及其處亂

離之際。屬交爭之秋。而能遠害全身。享茲介
福。其愚不可及已。琅邪武功既暢。飾之以溫
恭。扶風文教克宣。加之孝行。抑宗室之可
稱者也。齊王以兩獻之親。弘二南之化。道光
雅俗。望重台衡。百辟具瞻。萬方屬意。旣而地
疑致逼。文雅見疵。統場陳蔓草之邪謀。武皇
深翼子之滯愛。遂乃虢龍章於袞職。徒侯服
於下藩。未及戒塗。終於憤悲。惜哉。若使天假
以年。奉綴永之命。膺負圖之託。光輔嗣君。允
釐邦政。求諸冥兆。或廢興之有期。後之人事。
庶勝殘之可及。何八王之敢力爭。五胡之能
競逐哉。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攸實有之。
說人罔極。交亂四國。其荀馮之謂也。

晉書

卷三十八

傳

主

列傳第八

晉書三十八

終

太熙承
魏云後文錄傳
又云王沉高平

列傳第九

晉書三十九 三

竟陵鍾惺原評

稿李蔣之翹刪定
西湖陸彥龍參校

王沉 于浚

將云王沉比晉以秋高貴卿公子浚
則承賈后旨而欲慰太子浚至謀
借尊號為石勒所殺自是亂臣賊子
非無家法者宜乎司馬氏之有此臣
此而沉之有

王沉字處道太原晉陽人也祖柔漢匈奴中

郎將父機魏東郡太守沉少孤養於從叔司

書 卷三十九 傳 十

徒和事和如父大將軍曹爽辟為掾累遷中

書黃門侍郎及爽誅以故吏免後起為治書

侍御史遷散騎常侍侍中典著作與荀顗阮

籍共撰魏書多為時諱時魏高貴鄉公好學

有文才引沉及裴秀數於東堂講譙屬文號

沉為文籍先生秀為儒林丈人及高貴鄉公

將攻文帝召沉及王業告之沉業跪白帝以

功封安平侯邑二千戶沉既不忠於主甚為

家論所非尋遷尚書出監豫州諸軍事豫州

將云等亦疑
沈雖白文亦事
以實字物
可也

刺史至鎮乃下教求直言有能說刺史得失

者給穀千斛至薄陳厥許金褚力務反曰堯

舜周公所以能致忠諫者以其欵誠之心著

也冰炭不言而冷熱之質自明者以其有實

也若好忠直如冰炭之自然則諂諂之臣將

濟濟而盈庭逆耳之言不求而自至若德不

足以配唐虞明不足以竝周公實不可以同

冰炭雖懸重賞忠諫之言未可致也昔魏絳

由和戎之功蒙女樂之賜管仲有典齊之勲

書 卷三十九 傳 二

而加上卿之禮功勲明著然後賞勳隨之未

聞張重賞以待諫臣懸殺帛以求盡言也沉

乃止尋遷征虜將軍持節都督江北諸軍事

五等初建封博陵侯及帝受禪轉驃騎將軍

進爵博陵縣公泰始二年薨諡曰元明年帝

追思沉勲詔贈司空子浚嗣後咸寧中復追

封沉為鄉公

沉字彭祖母趙氏婦良家女也貧賤出入沉

家遂生浚沉初不齒之年十五沉薨無子親

陳云王浚不
能對王而後矣

咸共立浚、拜駙馬都尉、太康初與諸王侯俱就國、三年來朝、除員外散騎侍郎、元康初出補河內太守、以郡公不得為二千石、轉東中郎將、鎮許昌、及愍懷太子幽于許昌、浚承旨與黃門孫慮共害太子、遷寧朔將軍、持節都督幽州諸軍事、于時朝廷昏亂、天下方擾、浚欲為自安之計、結好夷狄、以女妻鮮卑、務勿虞、又以一女妻蘇恕延、及趙王倫篡位、三王起義兵、浚擁眾挾兩端、禁所部士庶不得赴義、成都王穎欲討之、而未能、然浚心亦欲因穎、故偷誅、穎遂以右司馬和演為幽州刺史、密使殺浚、演與烏丸單于審登謀、於是與浚期游薊城南清泉、以薊城內西行有二道、演浚各從一道、及欲合、因傳因而圖之、值天暴雨、不果、還、審登以為浚得天助、乃以演謀告浚、浚與審登密嚴兵、圍演斬之、自領幽州營兵、召務勿塵率胡晉合二萬人討穎、以至蓟、祁弘為前鋒、遇穎將石超於平棘、敗之、浚乘

此書其死於石勒之呼喚矣

勝、遂克鄴城、士眾暴掠死者甚多、鮮卑大掠婦女、浚命敢有挾藏者斬、於是沉於易水者八千人、除庶荼毒、自此始也、浚還薊、聲勢益盛、東海王越將迎大駕、浚遣祁弘率烏丸突騎為先驅、惠帝旋洛陽、轉浚驃騎大將軍、都督東夷河北諸軍事、領幽州刺史、以燕國增博陵之封、懷帝即位、以浚為司空、領烏丸校尉、務勿塵為大單于、永嘉中、石勒寇冀州、浚遣鮮卑文鴉討勒、勒走南陽、明年勒復寇冀州、殺州、殺刺史王斌、浚又領冀州、詔進浚為大司馬、加侍中、大都督、督幽冀諸軍事、使者未及、浚會洛京傾覆、浚大樹威令、專征伐、遣督護王昌、中山太守阮豹等率諸軍及務勿塵世子疾陸眷從弟末極攻石勒於襄國、勒率眾來拒、道間使求和、結盟而退、其後又遣祁弘討勒、及於廣宗、時大霧、弘引軍就道、卒為勒所殺、由是劉琨與浚爭冀州、琨使宗人希合眾於中山、幽州所統代郡上谷廣寧之民皆

漢書卷三十九
五

歸現、浚患之、遂報討勒師、而與現相距、浚遣
燕相胡矩督護諸軍、與疾陸眷并力攻破希
騭掠三郡士女出塞、浚復欲討勒、使康嵩督
諸軍屯易水、召疾陸眷將與之俱攻襄國、勒
已遣使厚賂疾陸眷等、由是不應召、浚怒、以
重幣誘單于猗盧子右賢王日律孫、令攻疾
陸眷、反為所破、時劉琨大為劉聰所迫、諸避
亂游士多歸浚、浚因以強盛、乃設壇告類建
立皇太子、布告天下、稱受中詔承制、備置眾
官、浚自領尚書令、以康嵩兼憲、並為尚書使
其子居王宮持節領護、匈奴中郎將以妻舅
崔毖為東夷校尉、又使嵩監司冀并兗諸軍
事、行安北將軍、以田徽為兗州李惲為青州
惲為石勒所殺、以薄盛代之、浚以父字處道
為當塗高應王者之議、謀將僭號、胡矩諫浚
不可、浚忿之、出為魏郡守、前渤海太守劉亮
從子北海太守惲司空掾高柔切諫、北又一柔非
浚竝誅之、時燕國霍原、北州名賢、浚

不點參觀耳

漢書卷三十九
五

問以尊號事、原不答、浚遂誣原與群盜通、殺
而梟其首、於是士民駭怨、而浚矜豪日甚、不
親政事、所任多苛刻小人、康嵩朱碩、貪穢尤
甚、故童謠曰、府中赫赫朱丘伯、十數五囊入
棗郎、浚聞之、不為罪也、時復調發厥煩、民不
堪命、多叛入鮮卑、從事韓咸、乃稱慕容廆能
接納士民、以報浚、浚怒、殺之、浚始者惟恃鮮
卑、烏桓以為強、既而皆叛、加以蝗旱、兵勢浸
以孤弱、石勒欲襲之、遂偽卑辭、以事浚、獻道
珍寶、使驛相繼、浚以勒為誠、勒乃遣使刻日
上尊號於浚、浚許之、勒屯兵易水、督護孫緯
疑其詐、馳白浚、而引軍逆勒、浚不聽、使勒直
前、眾議皆曰、胡貪而無信、必有詐、請拒之、浚
怒、欲斬諸言者、眾遂不敢復諫、盛張設以待
勒、勒至城、便縱兵大掠、浚左右復請討之、不
許、及勒登聽事、浚乃走出堂皇、勒眾執以見
勒、勒遂與浚事、竝坐、立浚于前、浚罵曰、胡奴
調汝公、何凶逆如此、勒數浚不忠於晉、并責

王舒及趙粦
海虎俱是快人
孰謂胡無八邪

以百姓餒乏積聚五十萬斛而不振給遂遣
五百騎先送浚于襄國殺浚麾下精兵萬人
越二日乃還孫綽遮擊之勒僅得免勒至襄
國斬浚浚不為屈大罵而死

荀顗

荀顗字景倩潁川人父或魏太尉顗博學洽
聞聰思周密時以父勳除中郎宣帝輔政見
而奇之曰荀令君之子也擢拜散騎侍郎累
遷侍中為魏少帝執經拜騎都尉賜爵關內

侯難鍾會易無互體又與扶風王駿論仁孝
孰先見稱於世尋遷尚書及文帝征諸葛誕
留顗鎮守顗甥陳泰卒顗代泰為僕射領吏
部咸熙中遷司空進爵鄉侯蜀平興復五等
命顗定禮儀顗上請羊祜任愷庾峻應貞孔
顗共刪改舊文撰定晉禮咸熙初封臨淮侯
武帝踐阼進爵為公拜司徒尋加侍中遷太
尉泰始十年薨諡曰康又詔曰太尉不恤私
門居無館宇素絲之志沒而彌顯其賜家錢

二百萬使立宅舍咸寧初詔論次功臣將配
饗宗廟所司奏顗等十二人銘功太常配饗
清廟顗明三禮知朝廷大儀而無執直之操
唯阿意苟合於荀勗賈充之間初皇太子將
納妃顗上言賈充女姿德淑茂可以參選以
此獲譏於世顗無子以從孫徽嗣

荀勗

荀勗字季勗潁川人父或魏太尉顗博學洽
聞聰思周密時以父勳除中郎宣帝輔政見
而奇之曰荀令君之子也擢拜散騎侍郎累
遷侍中為魏少帝執經拜騎都尉賜爵關內
侯難鍾會易無互體又與扶風王駿論仁孝
孰先見稱於世尋遷尚書及文帝征諸葛誕
留顗鎮守顗甥陳泰卒顗代泰為僕射領吏
部咸熙中遷司空進爵鄉侯蜀平興復五等
命顗定禮儀顗上請羊祜任愷庾峻應貞孔
顗共刪改舊文撰定晉禮咸熙初封臨淮侯
武帝踐阼進爵為公拜司徒尋加侍中遷太
尉泰始十年薨諡曰康又詔曰太尉不恤私
門居無館宇素絲之志沒而彌顯其賜家錢

荀勗

荀勗字公曾潁川潁陰人漢司空爽曾孫也
父勗早亡勗依於舅氏於魏太傅鍾繇為從
外祖年十餘歲能屬文繇兄之嘆曰此兒當
及其會祖既長遂博學達於從政仕魏辟大
將軍曹爽掾遷中書通事郎爽誅門生故吏

無敢往者。勗獨臨赴。衆乃從之。既爲安陽令。轉驃騎從事中郎。勗有遺愛。安陽生爲立祠。遷廷尉正。叅文帝大將軍軍事。賜爵關內侯。轉從事中郎。領記室。高貴鄉公欲爲變。時大將軍掾孫佑等守閤門。帝弟安陽侯幹聞。難欲入。佑謂幹曰。未有入者。可從東掖門。及幹至。帝遲之。幹以狀白。帝欲族誅佑。勗諫曰。孫佑不納安陽。誠宜誅貴。然事有逆順。用刑不可以喜怒爲輕重。今成倖刑。止其身。佑乃

晉書卷三十九 傳九

族誅。恐義士私議。乃免佑爲庶人。時官駢路遺求爲刺客入蜀。勗言於帝曰。明公以至公宰天下。宜仗正義以伐違貳。而名以刺客除賊。非所謂刑于四海以德服遠也。帝稱善。及鍾會謀反。帝出鎮長安。主簿郭奕。叅軍王深以勗是會從甥。少長舅氏。勗帝斥出之。帝不納。而使勗陪乘。待之如初。先是勗伐蜀。宜以衛瑾爲監軍。及蜀中亂。賴瑾以濟。會平還洛。與裴秀羊祜共管機密。時將發使聘吳。拉

道當時文士作書與孫皓。帝用勗所作。皓既

報命。和親。帝謂勗曰。君前作書。使吳思順。勝

十萬之衆也。帝卽晉王位。以勗爲侍中。封安

陽子。邑千戶。武帝受禪。改封濟北郡公。勗以

羊祜議。乃固辭。爲侯。拜中書監。加侍中。領著

作與賈充共定律令。相爲黨友。故充之將出

鎮關右也。勗謂馮統曰。賈公遠放吾等。失勢

太子婚尚未定。若使充女得爲妃。則不留而

自倖矣。勗與統伺帝問。竝稱充女才色。遂成

婚。久之。進位光祿大夫。既掌樂事。修律呂。初

勗爲路。逢趙賈人牛鐸。識其聲。及掌樂。音韻

未調。乃曰。得趙之牛鐸。則諧矣。遂下郡國。悉

送牛鐸。果得諧者。又嘗在帝座。進飯。謂坐人

曰。此是勞薪所炊。咸未之信。帝遣問膳夫。乃

云。實用故車脚。舉世伏其明識。俄領秘書監。

與中書令張華。依劉向別錄。整理記籍。乃得

汲冢中古文竹書。詔勗撰次爲中經。列在

秘書。又立書博士。置弟子教習。以鍾胡爲法

勗此因得傳
而不及牛鐸
等而後及分
門上公解不
煩房

丹云省心謀本
暫作清心非是

咸寧初與石苞等竝為佐命功臣列於銘饗
及王濬表請伐吳勛與賈充固諫不可帝不
從而吳果滅以專典詔命論功封子一人為
亭侯干時有議欲省州郡縣半吏以赴農功
者勛議以為省吏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事
省事不如省心昔蕭曹相漢載其清靜致畫
一之歌此省心之本也漢文垂拱幾至刑措
此省事也光武并合吏員縣官固邑裁置十
一此省官也魏太和中遣王人四出減天下
吏員正始中亦并合郡縣此省吏也今必欲
求之於本則宜以省事為先凡居位者使務
思蕭曹之心以翼佐大化篤義行崇敦睦使
昧寵忘本者不得容而偽行自息浮華者懼
矣重敬讓尚止足令賤不妨貴少不陵長遠
不問親新不問舊小不加大溢不破義則上
下相安遠近相信矣位不可以進趣得譽不
可以朋黨求則是非不妄而明官人不惑於
聽矣去奇技抑異說好變舊以徵非常之利

書卷三十九 主

將云省事後復
我出省官甚難
雖有禁制起一
篇精神不烈則
通篇未免虛薄
應云設官分職
簡而不繁亦山
時宜之事想官
職之設非徒為
威此議則有事
之者可謂詳明
無礙

者必加其誅則官業有常人心不遷矣事留
則政稽政稽則功廢處位者而孜孜不怠奉
職司者而夙夜不懈則雖在挈瓶而守不假
器矣使信若金石小失不害大政忍忿捐以
容之簡文案畧細苛令之所施必使人易視
聽願之如陽春畏之如雷震勿使微文煩擾
為百吏所黷二三之命為百姓所廢則吏竭
其誠下悅上命矣設官分職委事責成君子
心競而不力爭量能受任思不出位則官無
異業政典不奸矣凡此皆愚所謂省事之本
也苟無此愆雖不省吏天下必謂之省矣若
欲省官私謂九寺可并於尚書蘭臺宜省什
三府然施行歷代世之所習是以久抱愚懷
而不敢言至於省事實以為義若直作大例
皆減其半恐文武衆官郡國職業及事之典
廢不得皆同凡發號施令典而當則安儻有
駁者或至壅否凡職所臨履先精其得失使
忠信之官明察之長各裁其中先條上言之

書卷三十九 主

將云實充勛
為能雖比周
奸然得以行
計者實在其
義固在焉太
子乎

然後混齊大體詳宜所省則令下必行不可
搖動如其不爾恐適惑人聽比前行所省皆
須更輒復或激而滋繁亦不可不重勛論議
損益多此類太康中乃詔勛為光祿大夫儀
同三司開府辟召守中書監侍中候如故時
太尉賈充司徒李胤竝薨太子太傅又缺勛
表陳三公保傅宜得其人若使楊珧參輔東
宮必當仰稱聖意尚書令衛瓘吏部尚書山
濤皆可為司徒如以雅新為令未出者濤即
書書卷三十九 傳 五

其人帝竝從之時帝素知太子闇弱恐後亂
國遣勛及和嶠往觀之勛還盛稱太子之德
而嶠云太子如初及帝將廢賈妃勛又與馮
統等諫請故得不廢時議以勛傾國害時孫
資劉放之匹然性慎密每有詔令大事雖已
宣布然終不言不欲使人知已豫聞也并以
語諸子曰人臣不密則失身樹私則背公是
大成也汝等亦當宦達人間宜識吾此意久
之以勛守尚書令課試令史以下覈其才能

有聞於文法不能決疑處事者即遣出帝謂
曰魏武帝言荀文若之進善不違不止荀公
達之退惡不違不休二令君之美亦望於君
也居月餘以母憂上還印綬帝不許仍奉詔
視職以太康十年薨詔贈司徒謚曰成勛有
才思善伺人主意以是能固其寵久在中書
專管機事及遷尚書甚固張人有賀者勛曰
我鳳凰池諸君賀我邪勛有十子其達者
潘輯嗣官至衛尉卒謚曰簡子峻嗣卒
書書卷三十九 傳 五

諡曰烈
組字大章弱冠太尉王衍見而稱之曰夷雅
有才識初為司徒左西屬補太子舍人及惠
帝西幸長安以組為河南尹遷尚書轉司隸
校尉于時天下已亂組兄弟貴盛懼不容於
世雖居大官竝諷議而已永嘉末復以組為
侍中領太子太保未拜會劉曜王彌逼洛陽
組與潘俱出奔懷帝蒙塵司空王浚以組為
司隸校尉組與潘移檄天下以琅邪王為盟

唐書卷三十九
上開缺并改

主。愍帝稱皇太子。組。即太子舅也。及領司隸校尉。行豫州刺史事。與藩竝保榮陽之開封。建興初。詔藩行留臺事。俄而藩薨。帝更以組爲司空。領尚書左僕射。又兼司隸。復行留臺事。進封臨穎縣公。明年。進位太尉。領豫州牧。假節。元帝承制。以組都督司州諸軍。加散騎常侍。餘如故。及西都不守。組乃遣使移檄。天。下共勸。進於是拜組爲司徒。組以逼於石勒。不能自立。大興初。自許昌率其屬數百人渡江。頃之。詔組與太保西陽王羨竝錄尚書事。永昌初。遷太尉。領太子太保。未拜薨。諡曰元子奕嗣。

馮統

史臣曰。夫立身之道。曰仁與義。靜動旣形。悔吝斯及。有莘之腰。殊北門之情。渭濱之叟。匪西山之節。湯武有以濟其功。夏殷不能譏其志。王沉才經文武。早尸人爵。在魏參席上之珍。居晉爲幃中之上。桐宮之謀。遠泄。武閭之

禍遂臻。是知田光之口。豈燕丹之可絕。豫讓之形。非智氏之能變。動靜之際。有據蒺藜。仁義之方。求之彌遠矣。彭祖謁由捧雉。孕本質。絲。因家乏主。遂登顯秩。擁北州之士馬。偶東京之廢沸。自可感召諸侯。宣力王室。而乘間伺隙。潛圖不軌。放肆獯虜。遷播乘輿。遂使漳蓬蕭然。黎元塗地。縱貪夫於藏戶。戮高士於燕垂。阻越石之內難。邀世龍之外府。惡稔毒痛。坐致焚煥。假手仇敵。方申凶獷。慶封之戮。書書卷三十九

本

慢罵何補哉。公會慈明之孫。景倩文若之子。踐隆堂而高視。齊逸軌而長驚。孝敬足以承親。周慎足以事主。刊姬公之舊典。採蕭相之遺法。然而援朱均以貳極。煽褒閭而偶震。雖廢典有在。隆替靡常。稽之人事。乃二荀之力也。至於斗梁興謠。踰里成詠。助之階禍。又已甚焉。馮統外駟成施。內竊狙詐。斃攸安質。交助豐張。心滔楚費。過踰晉伍。爰絲獻壽。空取慰於仁心。統之陳說。幸收哀於迷處。投畀之

罰無聞青蠅之詩不作矣

列傳第九

晉書卷三十九

七

晉書三十九終

得云書之陳
治下無一人降
故可足徵矣

列傳第十

晉書四十

三徑裁青

竟陵鍾惺原評

檇李蔣之魁刪定
同里吳天泰參校

賈充

爾崧從子模

滿云充老奸本傳不足盡之須參任
歷事頗純諸傳合看至篇末又載沒要
緊事頗元氣雖乏裁故痛削之○又云
充於魏為族逆於晉實有佐命之功
其在晉奸處獨忘平吳功與結婚耳
其女雖傾晉此亦不得答充譬如呂
公能于風塵識其主而不知

賈充字公問平陽襄陵人也父達魏豫州刺

史遠晚始生充言後富有充問之慶故以為

名字焉充少孤葉父爵拜尚書郎後為文帝

大將軍司馬轉右長史帝初秉政恐方鎮有

異議使充慰勞四征詣淮南見諸葛誕論說

時事因曰洛中諸賢皆願禪代君以為何如

誕厲聲曰卿非賈豫州子乎世受魏恩豈可
欲以社稷輸人若洛中有難吾當死之充默
然及還白帝曰誕在揚州威名夙著能得人
死力觀其規畧為反必也今微之反速而事

漢書卷四十一
卷四十一
三

小不徵事遲而禍大帝乃徵誣為司空而誣
果叛充復從征誣以勲進爵宣陽鄉侯增邑
千戶遷廷尉充雅長法理有平反之稱轉中
護軍高貴鄉公之攻相府也充率眾拒戰於
南關軍將敗騎督成倖第太子舍人濟謂充
曰今日之事何如充曰公等養汝正擬今日
復何疑濟於是抽戈犯蹕及常道鄉公即位
進封安陽鄉侯加散騎常侍鍾會謀反於蜀
帝假充節以本官都督關中隴右諸軍事西
漢書卷四十一
三

明大命轉車騎將軍更封魯郡公充素無公
方之操不能正身率下專以諂媚取容侍中
任愷中書令庾純等咸共疾之又以充女為
齊王妃懼後益盛會氏羌反叛時州族能帝
時深以為慮愷因進說請充出鎮關中以為
無綏之計庾純亦稱之帝遂命充
為使持節都督秦涼二州諸軍事朝之賢良
欲進忠規獻替者皆幸此舉充自以失職深
銜任愷將之鎮百僚餞于夕陽亭荀勗私焉
漢書卷四十一
三

充以憂告勗曰公國之宰輔而為一夫所制
不亦鄙乎然是行也辭之實難獨有結婚太
子不頓駕而自留矣充曰然孰可寄懷勗曰
品請行之俄而侍宴論太子婚事帝納其言
遂詔充居本職尋遷司空侍中尚書令領兵
如故初帝疾篤朝野屬意於攸河南尹夏侯
和謂充曰卿二女婿親疎等耳立人當立德
充不荅及是帝問之徙和光祿勳乃奪充兵
權而位遇無降尊轉太尉行太子太保錄尚

謝云郭槐殺乳母以子還純
竟後宋書
帝以其子下

書事伐吳之役詔充爲使持節總統六師充慮大功不捷表陳西有昆夷之患北有幽并之戍天下勞擾年穀不登與兵致討懼非其時又臣老邁非所克堪詔曰君不行吾便自出充不得已乃受節旗將中軍爲諸軍節度以冠軍將軍楊濟爲副南屯襄陽吳江陵諸守皆降充乃徙屯項至王濬之克武昌也充猶遣使表曰吳未可悉定方夏江淮下濕疾疫必起宜召諸軍以爲後圖雖腰斬張華不足

書事卷四十四

傳四

足以謝天下華豫平吳之策故克以爲言中書監荀勗奏宜如充表帝不從杜預問充奏馳表固爭使及至輟轅而孫皓已降吳平軍罷充大慙懼欲請罪帝問充當詣闕豫幸東堂以待之與群臣上告成禮及疾帝遣皇太子躬省起居以太康三年薨與石苞等爲王功配享廟庭追贈充子黎民爲魯陽公充婦廣城君郭槐性最妒初黎民三歲乳母抱之當問充就而拊之槐謂充私乳母卽殺之黎

實之遺書郭槐
子二行李水相
顯○錄云天保
手抄婦郭槐殺
之故自是後

民悲思啼泣不飲他乳死充後終無嗣及薨槐輒以外孫韓謚爲黎民子奉充後郎中令韓咸中尉曹軫諫槐曰禮無異姓爲後之文無令先公懷腆后土良史書過豈不痛心槐不從咸等上書求改立嗣事寢不報槐遂表陳之云充遺意帝許之仍詔自非功如太宰始封無後者皆不得以爲此及下禮官議充謚博士秦秀議謚曰荒帝不納博士段暢希旨建議謚曰武帝帝乃從之惠帝卽位賈后擅

書事卷四十四

傳五

機加充廟餽六份之樂母郭爲廣城君及郭氏云謚曰宣特加殊禮時人議之而莫敢言者初充前妻李氏淑美有才行生二女荃癘荃爲齊王攸妃初父豐誅李氏坐流徙後娶陽城太守郭配女卽廣城君也武帝踐阼李以赦得還帝特詔充置左右夫人充母亦勅充迎李郭槐怒乃攘袂數充充乃荅詔託以謙冲不敢當兩夫人盛禮實畏槐也特爲李築室於永年里而不往來然充每出行槐輒

郭云郭槐是母
而偏袒婦小
人之最無行者

齊書卷四十一
傳
賈后專恣，謚遂權過人主，至乃鑲繫黃門侍

使人伺之，恐其過李也。初，充母柳，見古今重節義，竟不知充與成濟事，以濟不忠，數追罵之。問者竊笑，及將亡，充乞遺命。柳曰：「敎迎李新婦，尚不肯，安問他事？」遂無言。李氏作女訓行於世，謚字長深，母賈午，充少女也。父韓壽，字德真，南陽堵陽人，魏司徒璽曾孫，官散騎常侍。河南尹以妻之，事本世說，未可信。況前人已稱其淫，云韓壽通者，乃陳壽女，即以妻壽，未嫌而女亡，壽因娶賈氏，故世因傳是充女。謚好學，有才思，既爲充嗣，繼佐命之後，又賈后專恣，謚遂權過人主，至乃鑲繫黃門侍耶，驕侈踰度，極其室宇，器服歌舞之盛，海內貴游莫不爭禮事之。或著文章，稱美以方賈誼，渤海石崇，歐陽建，榮陽潘岳，吳國陸機，陸雲，蘭陵穆徵，京兆杜斌，華虞，鄆郡諸葛詮，弘農王粹，襄城杜育，南陽郡捷，齊國左思，清河崔基，沛國劉瓌，汝南和郁，周恢，安平索秀，類川陳珍，太原郭彰，高陽許猛，彭城劉訥，中山劉典，劉琨，皆傳會於謚，號曰二十四友。其餘

齊書卷四十一
傳
賈后專恣，謚遂權過人主，至乃鑲繫黃門侍

不得預焉。歷位散騎常侍，後軍將軍，尋轉侍中，領秘書監。謚時從帝幸宣武觀，校獵，諷尚書於會中召謚受拜，誠左右勿使人知。於是衆疑其有異志矣。謚既親貴，數出入二宮，常與太子奕棋爭道，態甚倨，成都王穎見而叱之，謚懼，言於后，遂出穎爲平北將軍，鎮鄴。於是與后成謀，誣陷太子，及趙王倫廢后，以詔召謚於殿前，將殺之，走入西鍾下，呼曰：「阿后救我，就斬之。」模字思範，充從子也，沉深，有知算，深爲充所信愛。充衰疾，恒憂已謚傳，模曰：「是非久自見，不可掩也。」起爲車騎司馬，豫誅楊駿，封平陽鄉侯，邑千戶。及楚王瑋矯詔害汝南王亮，太保衛瓘詔使模將中騶三百人救之。是時賈后既豫朝政，欲委任親黨，拜模散騎常侍，二日擢爲侍中。模乃與張華、裴頠同心輔政。故數年之中，雖聞主在上，而朝野寧靜。模等之力也。尋加授光祿大夫，模潛執權勢，外形欲

齊書卷四十一
傳
賈后專恣，謚遂權過人主，至乃鑲繫黃門侍

將云復於地王
之應幸進利

遠之。每事啓奏賈后。事入。輒取急。或託疾以避。其與模素嫌忿者。多所中陷。加以貪冒。聚歛日甚。但后性甚剛暴。模每盡言。爲陳禍福。后不能用。反謂模毀已。而疎之。模不得志。憂憤而卒。

楊駿

將云駿之罪雖不如充而威權過之
使無馬廐之禍則三楊亦賈郭流耳
雖日曉清退讓自居然到此地位亦
不得不爾試觀賈模裝賦亦持客不
以細權盡言乎總之小人不可
以任社稷之重斯言得之矣

書

卷四十

傳八

楊駿字文長弘農華陰人也少爲高陸令後以女貴遷車騎將軍封隔晉侯議者議之曰夫封建諸侯所以藩屏王室也后妃所以供榮盛弘內教也后父始封而以臨晉爲侯兆於亂矣尚書褚詵郭奕並表駿小器不可以任社稷之重帝不從太康以後駿及其弟珧濟並在高位勢傾天下時人號爲三楊及帝疾篤未有顧命朝臣惶惑無計而駿乃盡斥群公獨侍左右因輒以私意改易要近樹其

書

卷四十

傳九

而駿不下殿惠帝卽位乃進駿爲太傅以其甥段廣張邵居近侍之職焉凡有詔命帝省訖入呈太后然後乃出駿自知素無美望欲依親明帝卽位故事大開封賞以悅衆然爲政嚴碎懷諫自用中外多惡之故馮翊太守甄胤謂駿曰公以外戚居伊霍之重握大權輔弱主當以至公誠信謙順處之今宗室盛盛而公不與其參萬機內懷猜忌外樹私昵禍至無日矣駿不從弘訓少府蒯欽駿之姑

子也。屢以正言犯駿。他人皆爲之懼。欽曰。楊文長雖闇。猶知人之無罪。不可妄殺。必當疎我。我得疎外。可以不與俱死。不然。傾宗覆族。其能久乎。會殿中中郎孟觀。李肇素不爲駿所禮。陰攜駿將圖社稷。死。賁后欲預政事。而素憚駿。又不肯以婦道事太后。故書密通其意於黃門董猛。謀廢太后。猛乃與肇觀潛相結托。賁后乃令肇報汝南王亮。使連兵討駿。亮曰。駿凶暴。死亡無日。不足憂也。又報楚王

示威。索造事者。首開萬春門。引東宮及外營兵。公自擁翼皇太子入宮。取姦人。殿內震懼。必斬送之。可以免難。駿素怯懦不決。乃曰。魏明帝造此大功。奈何燒之。侍中傅祗夜白駿。請與尚書武茂俱入宮。觀察事勢。因謂群僚曰。宮中不宜空。便起揖。於是皆走。尋而殿中兵出。燒駿府。又令羣士於閣上。臨駿府而射之。駿兵皆不得出。駿逃於馬廐。以戟殺之。觀等受賈后旨。誅駿親黨。皆夷三族。初駿徵高士孫登。遺以布被。登裁被於門。大呼曰。斫斫刺刺。旬日託疾詐死。及是共言果驗。

璜字文弼。歷位尚書令。衛將軍。素有名稱。得幸於武帝。時望在駿前。書同荀彧輩。擢出青

王攸。中護軍。年瑋。與北軍中候成綏。謀欲手刃之。璜因醉疾。諷有司察瑋。轉爲太僕。璜知權寵不可居。以兄太貴盛。自乞遜位。初聘后。璜來曰。歷觀古今一族二后。未嘗以全。而受覆宗之禍。乞以表事。藏之宗廟。若如臣之言。

示威。索造事者。首開萬春門。引東宮及外營兵。公自擁翼皇太子入宮。取姦人。殿內震懼。必斬送之。可以免難。駿素怯懦不決。乃曰。魏明帝造此大功。奈何燒之。侍中傅祗夜白駿。請與尚書武茂俱入宮。觀察事勢。因謂群僚曰。宮中不宜空。便起揖。於是皆走。尋而殿中兵出。燒駿府。又令羣士於閣上。臨駿府而射之。駿兵皆不得出。駿逃於馬廐。以戟殺之。觀等受賈后旨。誅駿親黨。皆夷三族。初駿徵高士孫登。遺以布被。登裁被於門。大呼曰。斫斫刺刺。旬日託疾詐死。及是共言果驗。

璜字文弼。歷位尚書令。衛將軍。素有名稱。得幸於武帝。時望在駿前。書同荀彧輩。擢出青

王攸。中護軍。年瑋。與北軍中候成綏。謀欲手刃之。璜因醉疾。諷有司察瑋。轉爲太僕。璜知權寵不可居。以兄太貴盛。自乞遜位。初聘后。璜來曰。歷觀古今一族二后。未嘗以全。而受覆宗之禍。乞以表事。藏之宗廟。若如臣之言。

得以免禍。詔從之。堯臨刑稱冤云。事在石田。可問張華。西晉書云。按華與云。自王氣千戶之外。族黨促行刑者。遂斬之。時人莫不嗟歎焉。濟字文通。歷位鎮南征北將軍。遷太子太傅。濟有才藝。嘗從武帝校獵北芒下。與侍中王濟俱著布袴褶騎馬。執角弓在輦前。猛虎突出。帝命王濟射之。應弦而倒。須臾復一出。濟受詔。又射殺之。六軍大呼稱快。帝重兵官。多習書。卷四十一傳主授貴戚清望。濟以武藝號爲稱職。皆深慮盛滿。乃與諸甥李斌等共切諫。駁斥出王佑爲河南太守。建立皇儲。皆其謀也。初駿忌大司馬汝南王亮。使之藩。濟與斌數諫止之。駿遂疎濟。濟謂傅咸曰。若家兄徵大司馬入。退身避之。門戶可得免耳。咸曰。但徵還。其崇至公。便立太平。無爲避也。夫人臣不可有專。豈獨外戚。今宗室疎。因外戚之親。以得安。外戚危。倚宗室之重。以爲援。所謂唇齒相依。計之善

史臣曰賈充以諂諛陋質幸屬昌辰濫叨非
據抽戈犯順曾無猜憚之心仗鉞推干遠有
知難之請非惟魏朝之悖逆抑亦晉室之罪
人歟逮乎貽厥乃嗣惡稔煽茲哲婦索彼惟
家雖及誅夷曷云塞責昔當塗闕翦公閭實
肆其勞典午分崩南風亦盡其力可謂君以
此始必以此終信乎其然矣楊駿階緣寵幸

遂荷棟梁之任敬之猶恐弗逮驕奢滌汰庸
可免乎括母以明智全身會昆以先言獲瘡
文琚職同曩烈而罰異昔人悲夫

列傳第十

晉書四十 終

列傳第十一

晉書四十一

鍾

竟陵鍾惺原評

楊李蔣之翹剛定
同郡王庭恭校

魏舒

鍾云魏舒就孝廉之選可愧世之偽
退者甘即官之退可愧世之冒進者
然總是一念只是極真極不苟耳
亦云此在晉書為最峻潔文字敘事
亦有筆力然由舒本

魏舒字陽元任城樊人也少孤為外家霽氏
所養霽氏有相宅者云當貴甥外祖母以盛

晉書卷四十一

氏甥小而慈意應之舒曰當在我為外祖
成此宅相久乃別居身長八尺二寸姿望秀偉

鍾云通鑑實
舒一生德業
周作周終始不
出此四字

飲酒石餘而遲鈍質朴不為鄉親所重從叔
父吏部郎衡有名當世亦未之知使守水碓

每嘆曰舒堪數百戶長我願畢矣舒亦不為
意不修常人之節不為岐屬之事每飲客才

長物終不顯人之短性好騎射著韋衣入山
澤以漁獵為事唯太原王又謂舒曰卿終當

鍾云一語可嘆
其雄其氣其

為台輔然今未能令妻子免飢寒吾當助卿

此故舒受而不
辭若使人便有
許多難事

營之常振其匱乏舒受而不辭舒嘗詣野王

夜寢達主人妻產俄而聞車馬之聲相問曰

男也女也曰男書之十五以兵死復問寢者

曰魏公舒後十五載舒詣主人問所生兒曰

因條桑斧傷死舒乃心獨喜自負年四

十餘郡上計掾察孝廉宗黨以舒無學業勸

令不就舒曰舒曰若試而不中其負在

我安可虛竊不就之高以為已榮乎于是自

課百日習一經因而對策升第除涇池長遷

晉書卷四十一 傳二

浚儀令入為尚書郎時欲沙汰郎官非其本

者罷之舒曰吾即其人也襜被而出同僚素

無清論者咸有規色談者稱之累遷後將軍

鍾毓長史毓每與參佐射舒常為畫籌而已

鍾云射之畫籌猶
校堂之釋算也後遇朋人不足舒滿數

毓初不知其善射舒客範雅發無不中舉

坐愕然毓謝而嘆曰吾之不足以畫卿才有

如此射矣豈一事哉舒云毓道自是古大臣

出善觀人用人處士之真知已固非轉相國

鍾云常為畫
不獨妙於自
亦高於自

蔣云舒生平
似多此一事

陳云凡情遇之
人最有味舒可
味也

軍封劇陽子。府朝碎務未嘗見是非。至廢典
大事。人莫能斷者。舒籌之多。出眾議之表。文
帝深器重之。每朝會。坐罷。目送之。曰。親舒堂
堂。人之領袖也。遷宜陽榮陽二郡太守。甚有
聲。徵拜散騎常侍。出為冀州刺史。三年。以簡
惠稱。入為侍中。武帝以舒清素。特賜絹百匹。
遷尚書。以公事當免。官詔以贖論。太康初。拜
右僕射。舒與銜。璿山。潘。張華等。以六合混一。
宜用古典。封禪東嶽。前後累陳其事。帝謙讓
不許。以舒為左僕射。領吏部。及山濤薨。以舒
為司徒。舒有德望。凡祿賜。皆散之九族。家無
餘財。陳留周震。累為諸府所辟。辟書下。公輒
喪亡。僉號震為殺公掾。莫有辟者。舒乃命之。
識者以此稱其達。後以年老。稱疾。遜位。祿賜
如前。時論以為晉興以來。三公能辭榮祿。終
者。未之有也。司空衛瓘與舒書曰。每與足下
共論此事。日日未果。可謂瞻之在前。忽焉在
後矣。太熙元年。薨。諡曰康。子泥。清慧。有才行。

卷四十一 傳 三

蔣云舒生平
似多此一事
陳云凡情遇之
人最有味舒可
味也

為太子舍人。先舒卒。舒為哀慟。退而歎曰。吾
不及莊生遠矣。豈以無益自損乎。于是終服
不復哭。

李意

李意字季和。上黨銅鞮人也。父佺。漢大鴻臚。
意少有高行。博學研精。與北海管寧。以賢良
徵。不就。宜帝復辟。意為太傅屬。固辭疾。郡縣
扶輿上道。時意母疾篤。乃竊踰汶氏城而徙。
還。遂遭母喪。論者嘉之。後為并州別駕。時驍
騎將軍秦朗。過并州。州將畢軌敬焉。令乘車
至開。意固諫。以為不可。軌不得已。從之。景帝
輔政。命意為從事中郎。因問意曰。昔先公辟
君不應。今孤命君而君至。何也。對曰。先君以
禮見待。故得以禮進退。明公以法見繩。意畏
法而至耳。帝甚重之。尋拜右長史。從討毋丘
儉。還。遷御史中丞。當官正色。不憚強禦。百僚
震肅焉。後除涼州刺史。甚有聲。羌虜犯塞。意
因其隙會。不及啓聞。輒以便宜出軍。遂大獲。

卷四十一 傳 四

漢書卷四十一
卷四十一
傳
五

以功重免譴，于是請還，許之。累遷司隸校尉，及魏帝告禪于晉，意以本官行司徒事。副太尉鄭冲奉策，泰始初封祁侯。意上言，故立進令劉友前尚書山濤、中山王睦，故尚書僕射武陵各占官三，更稻田，請免滿，睦等官陔已云請貶，謚詔曰：「法者，天下取正，不避親貴。然後行耳。」吾豈將枉縱其間哉？然案此事，皆友所作，優制百姓，以繆惑朝士，姦吏乃敢作此。其考竟友以懲邪佞，滿等不貳其過，皆勿有所問。今意尤志在公當官而行，可謂邦之司直矣。光武有云：「貴戚且欲手以避二鮑，豈其然乎？」其申勅群僚，各慎所司，寬有之恩，不可數遇也。意為二代司隸，朝野稱之以公事，免會皇太子立，以意為太子太傅，還尚書僕射。拜特進光祿大夫，以年老遜位。及齊王攸出鎮，意上疏諫，爭辭甚懇切。意自歷仕，雖清非異氣，而家無儲積，親舊故人與之分示共食，未嘗私以王官及卒，追贈太保，謚曰成子贊。

魏書卷四十一
傳
五

劉寔字子真，平原高唐人。漢濟北惠王壽之後也。父廣，斥丘令。寔少貧苦，賣牛衣以自給。然好學，手約繩，口誦書，博通古今，清身潔已，行無瑕玷。州郡察孝廉，舉秀才，皆不行。以計吏入洛，調為河南尹丞。後歷吏部郎、參支帝相國軍事，封循陽子。鍾會、鄧艾之伐蜀也，有審問寔曰：「二將其平蜀乎？」寔曰：「破蜀必矣。而皆不還，客問其故，笑而不答。竟如其言。寔以世多進趣，廉遜道闕，乃著崇讓論以矯之。泰始初，進爵為伯爵，遷少府。咸寧中，轉尚書杜預之伐吳也，寔以本官行鎮南軍司。初，寔妻盧氏生子，躋而卒。華氏將以女妻之，寔弟智諫曰：「華家頗貪，必破門戶，辭之不得，竟婚華氏而生子。」寔竟坐夏受賂，免官。頃之，為大司農，又以夏罪免。寔每還州里，鄉人載酒肉。

傳云石家一厨
有兩故事一為
定其供人其內
一為王執事新
示定出機是奸
事本極言季倫
信法耳

以候之寔難逆其意輒共啖而返其餘或謂
寔曰君行高一世而諸子不能遵何不旦夕
切礪之寔曰吾之所行是所聞見不相祖習
豈復教誨之所得乎世以寔言為當後起為
國子祭酒散騎常侍愍懷太子初封廣陵王
高選師友以寔為師元康初進爵為侯累遷
太子太保加侍中九年策拜司空遷太常轉
太傅太安初寔以老病遜位懷帝即位復授
太尉寔自陳年老固辭不許左丞劉坦上言
晉書卷四十一
以為古之養老以不事為優不以吏之為重
謂宜聽寔所守詔始聽寔以候就第位居三
司之上辛謚曰元寔每崇儉素雖處榮寵居
無第宅嘗詣石崇家如廁見有絳紋帳裯褥
甚麗兩婢持香囊寔便退笑謂崇曰誤入卿
內崇曰是廁耳寔曰貧士未嘗得此乃更如
他廁錄云羊石崇奢侈非惟失事上之禮亦時
係身之道劉寔誤入卿內一語正點化
不暇耳用意甚微出語甚妙崇於此驚悔
何時禮教陵遲而寔獨持已以正喪妻為廬

或云寔云爾故
大似子真

杖之制終喪不御內輕薄者笑之寔不以介
意自少及老篤學不倦雖居職務卷不離手
尤精於三傳辯正公羊以為術輒不應辭以
王父命祭仲失為臣之節舉此二端以明臣
子之體遂行于世又撰春秋條例二十卷
弟智字子房貞素有兄風少貧寒每負薪自
給讀誦不輟竟以儒行稱歷中書黃門吏部
郎出為潁川太守平原管轄嘗謂人曰吾與
劉潁川兄弟語使人神思清發昏不假寐自
晉書卷四十一
此之外殆白日欲寢矣人為秘書監累遷侍
中尚書太常著喪服釋疑論多所辯明太康
末卒謚曰成
高光別
史臣曰下士競而文中庸靜而質不若進不
足而退有餘也魏舒劉寔發慮精華結綬登
槐覽止成務可為得之矣詩曰貪人敗類豈
劉夏之謂歟
贊曰舒言不矜惠對千乘子真宜茂雅志難

陵、進忠能舉、退讓攸興、皎皎瑚璉、來光玉繩。

列傳第十一

卷四十一

六

晉書四十一終